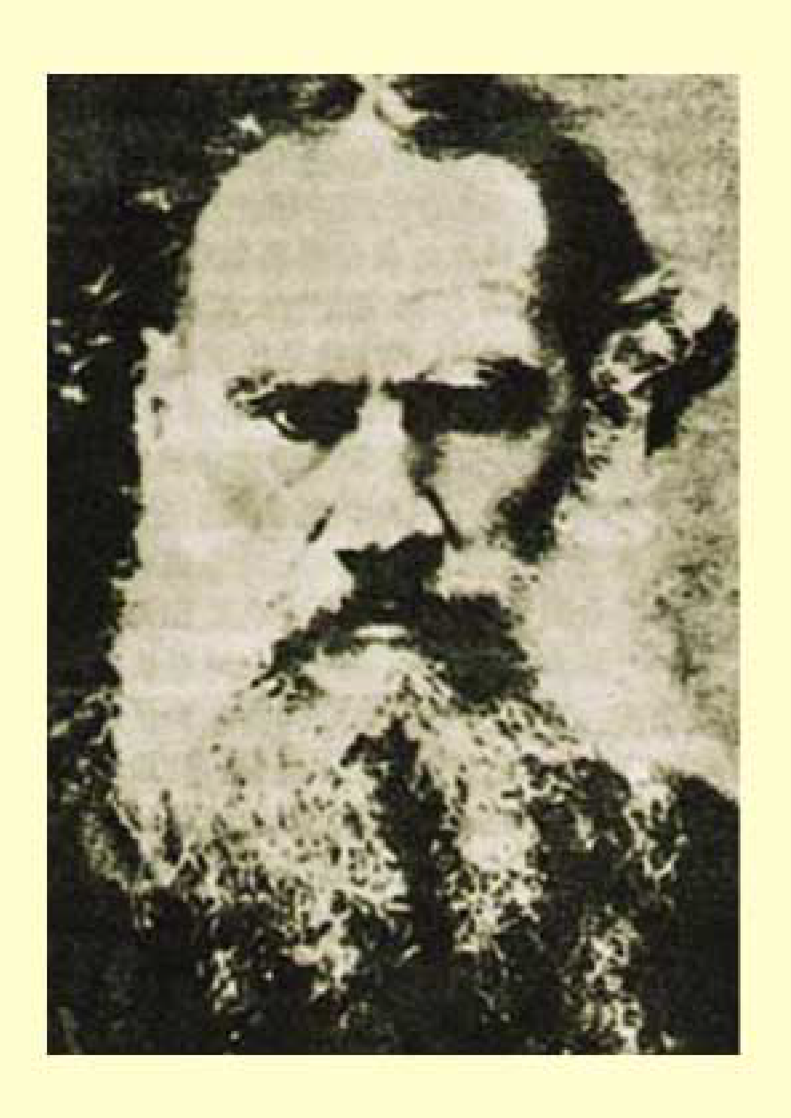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傅　慧
张云绯　译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于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俄国伟大的作家。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在喀山大学学习，一八五一年在高加索参军，曾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一八五六年退伍。

托尔斯泰一生著作颇丰，《战争与和平》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间，长达一百二十万言。这部煌煌巨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一八〇五至一八二〇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俄奥联军与法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底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的溃败等。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拿破仑、库图佐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小说并非围绕这些帝王将相而展开，而是以一批虚构的主人公作主角。在整个作品中，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作者以四大贵族——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为重点，以四大贵族的主要成员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人的命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生动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客厅到战场，从首都到外省等广大的生活场景。作者笔下的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危难时刻能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罗斯托夫家族、保尔康斯基家族、别祖霍夫家族；另一类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腐朽的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贵族和宫廷显贵。

作者笔下的战争气势恢宏，人物刻画复杂多样、栩栩如生。同时，小说还带有极其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看到彼得堡贵族典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博古恰罗沃宁静的庄园、生动的狩猎场景等。

《战争与和平》一发表，就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法国作家福楼拜被作者的文笔折服，惊呼“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屠格涅夫说：“《战争与和平》……发表以后，他在公众中便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小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美誉。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他的作品里也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如他虽然认为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但他却认为这只是一种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同时，作者把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等宿命论思想作为一种美德来赞扬，并把爱一切人、顺从天命作为改革社会的良药，等等。所有这些无疑是作品中的消极成分，请读者明鉴。

一九九九年二月

第 一 卷

第一部

一

“噢，公爵，现在波拿巴家族占据了热那亚和卢卡[1]。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您要是否认我们现在的战争，您要是还敢为这个基督的敌人（是的，我把他当做基督的敌人）的种种罪孽和暴行申辩，我就和您断交，您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也不会再像您自称的那样，是忠实于我的仆人。[2] 噢，您好，您好！我知道我这些话把您吓着了，请坐下来谈吧，请坐。”

一八〇五年七月的一天，赫赫有名的玛丽太后的女官兼心腹安娜·巴夫洛夫娜·舍勒在接待首位参加她晚会的高官华西里公爵时，对他说了以上这番话。安娜·舍勒已经咳嗽好几天了，她自称是得了流感（那时流感还是个新鲜词，没几个人用它）。那个早上，她打发一个穿红色号衣的听差分发请帖，请帖上写着同样的内容：

伯爵（或公爵）！假如您没有别的更好的消遣，假如您不会为接受一个值得同情的病妇人的晚会邀请感到为难，今晚七点至十点我会在寒舍恭候您的大驾。

安娜·舍勒

“呵，您这张嘴可是真不饶人！”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回答女主

---

① 热那亚：一八〇五年并入法国，卢卡同年也改为侯国，受拿破仑管制。
② 原文为法语，以下凡法语一律用仿宋体，不再加注。

人道，对这样的迎接方式，他根本无所谓。公爵扁平的脸上神采飞扬，他身穿绣花官服，脚穿长统袜，浅口鞋，几枚勋章佩戴在胸前。

他满口优雅的法语（当年我们的祖辈既用这样的法语讲话，也用这样的法语思想），语气中显露出在社交界见多识广、在朝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特有的温和。他来到安娜·舍勒面前，低下洒过香水的光秃秃的头，吻了吻她的手，便悠然自得地坐到了沙发上。

“请您先告诉我，您身体可好？我亲爱的朋友，好让我放心。”他虽然仍用刚才的声调和口气说话，但冷漠甚至是嘲弄的意味已从表面的礼貌和体贴中流露出来。

“要是一个人心里烦闷，身体怎么会好？在当今这样的时代，凡是感情丰富的人谁能过得那么轻松呢？”安娜·舍勒说，“今晚您就留在这儿，好吗？”

“那么，怎么应付英国公使的招待会？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出席招待会。”公爵说，“过会儿小女会来接我，陪我一同去。”

“我还认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老实说，什么招待会呀，放焰火呀之类的，越来越让人厌烦了。”

“他们要是得知您不喜欢这些，早就把招待会取消了。”公爵说，他就像一只上足发条的闹钟，嘴里很自然地流出自己也没指望别人相信的话。

“别拿我开玩笑。那么，到底对诺伏西尔采夫的急电做了什么决定？您是消息灵通的。”

“怎么对您讲合适呢？”公爵没精打采地冷冷说道。“做了什么决定？他们表示，波拿巴既然已经拿定了主意，那我们也只好同他决一死战了。”

华西里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无精打采，如同演员背诵旧台词。和他正相反，别看安娜·舍勒已有四十岁，可说起话来精神焕发，兴致勃勃。

她的热心使她得到这样的社会地位。即使有时她不情愿，但为了不让别人扫兴，她也会尽力做个热心人。安娜·舍勒脸上常常露出淡淡的笑意，这与她日见衰老的容貌不相称。可是，她就像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孩子，明明知道这是讨人喜爱的缺点，却不愿意也不想办法加以改变，甚至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话题一涉及政治，安娜·舍勒就更投入了。

"哼，您别和我讲奥地利了！对此我大概一无所知，但我了解奥地利向来不想发动战争，现在也是这样。他们出卖了我们。只有俄国才能成为欧洲的救星。圣上深知自己承担着高尚的使命，并为之而奋斗。是的，我对此毫不怀疑。仁慈的圣上将承担起世上最伟大的责任，他是那么宽厚那么英明，上帝一定会保佑他的。圣上一定会完成这个使命，消灭革命这个恶魔的。现在这个刽子手和恶棍是革命恶魔的代表，变得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能为先驱者报仇雪恨。请问，我们能依赖谁呢？……英国人只知道赚钱，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高贵的精神。英国拒绝将部队从马耳他撤离。他们要弄明白我们行动的目的。他们对诺伏西尔采夫讲了什么？什么也没讲。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圣上自我献身的精神。圣上是大公无私的，只想为世界谋求利益。可他们承诺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承诺。即使他们做了什么承诺，也不会实现！普鲁士已公然声称，波拿巴是所向无敌的，整个欧洲都对他束手无策……哈登堡的话也好，霍维茨的话也罢，我什么也不相信。声名狼藉的普鲁士中立无非是个阴谋罢了。我只信赖上帝，信赖我们仁慈的圣上的崇高使命。他一定能拯救全欧洲！……"她突然打住话头，因为自己过于激动而露出嘲讽的微笑。

"我想，"华西里公爵面带微笑地说，"若是让您去接替我们那位可爱的文森盖罗德的职务的话，您一定会说服普鲁士国王的。您的口才真好。您能给我杯茶吗？"

"请稍等。顺便提一下，"安娜·舍勒重新镇静下来说，"今晚

我请了两位特殊的客人；莫特玛子爵，他通过罗亨家同蒙莫朗西家沾亲，是法国的一个名门望族。莫特玛子爵可是真正的上等侨民，还有一位是莫里奥神父。您认识这位有着超常智慧的人物吗？皇帝都亲自接见过他。您知道吗？”

“噢，这太妙了，”华西里公爵说。“您讲讲，”似乎他刚想到一件事，心不在焉地说，实际上他今晚到这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探听这件事，“太后打算任命冯克男爵做维也纳使馆头等秘书，确有此事吗？这位男爵好像没什么特殊的才干。”华西里公爵想为自己的儿子谋到这份美差，而别人也正在通过太后为冯克男爵争得这个职位。

安娜·舍勒的双眼似乎都已闭上，暗示包括华西里公爵在内的任何人，谁也无权评述太后的旨意。

“是太后的令妹把冯克男爵举荐给太后的，”安娜·舍勒不高兴地冷冷地说。一说到太后，她脸上立刻显现出忠心虔诚和崇拜敬畏的神色，中间还夹杂着几分忧虑。每当话题提到她这位最高保护人，她总是这样。她说，太后陛下很赏识冯克男爵，随后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忧虑的神情。

华西里公爵默不作声，神情冷漠。安娜·舍勒运用她那特有的宫廷女官的圆滑手段，一面要挫挫公爵的锐气（因为他竟敢指责举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想法安慰他。

“现在还是讲讲贵府的事吧，”安娜·舍勒说，“说真的，令千金刚踏入社交界，就迷住了所有的人。她可真是个绝代佳人。”

华西里公爵点头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总是想，”安娜·舍勒停了停又继续说下去，把身体凑近公爵，向他露出亲热的笑容，好像表明政治性和社交性的话题结束，现在要谈谈心了，“我总在琢磨，人世间的幸福有时也算不上公平。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两个这样出色的孩子，两个这样惹人喜爱的孩子？当然我不是指您的小儿子阿纳托里，我可不喜欢他，”她眉毛一竖，不容争辩地补充道，“可说真的，您根本不喜欢

他们，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

安娜·舍勒洋洋自得地浅浅一笑。

“那能怎么办呢？拉法特[1]会说，我生来就没有父爱的面相。”公爵说。

“别开玩笑了。我要和您说正经事。说实在的，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我也只能对你说说（忧虑的神色又显现在她脸上），别人在太后殿下跟前提到他，也为您惋惜……”

华西里公爵没有做答；安娜·舍勒也就没再往下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等着他的回答。华西里公爵皱起了眉头。

“可我又能怎么样呢？”他终于开口了，“实不相瞒，在他们的教育上，我已尽了做父亲的职责，可最终他们两个都是蠢材。伊波利特这傻瓜起码还算安分，而阿纳托里是个胆大妄为的小混蛋。这就是他们惟一的区别。”他说着便笑起来，笑得比往常更不自然、更激动，使脸上深深的皱纹显得十分粗俗，令人生厌。

“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有孩子呢？要是您不做父亲，我对你可真的无可指责了。”安娜·舍勒边说边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这话只能对您一个人讲，我的那两个孩子简直成了我的负担。他们就是我的十字架。我就这么认为。能怎么办呢？……”他沉默下来，做出了一个向残酷的命运表示屈服的手势。

安娜·舍勒开始沉思。

“难道您不想为您那个放荡的儿子阿纳托里找个妻子吗？人家都说，老姑娘都爱替人说媒。到现在我还没觉出我有这个癖好，但我却想到个姑娘，她一直和她父亲一起生活，很烦闷，是我家的亲戚，叫玛丽雅·保尔康斯基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没做答复，但他和一般头脑灵活、思维机敏的深通世故的人一样，就

---

[1] 拉法特：瑞士作家，著有《相面术》一书。

点点头来表明他愿意考虑考虑此事。

“哎，实不相瞒，阿纳托里这小子每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呢。”华西里公爵说，显然压抑不住心中的苦恼。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再过五年要还是这样可怎么得了？这就是为人父的福气啊。您说的那位公爵小姐有钱吗？”

“她的父亲是大富翁，但很小气。他叫保尔康斯基公爵，小有名气。他退役时先帝还在世，绰号叫‘普鲁士王’。这人很精明，就是有个叫人难以忍受的怪脾气。公爵小姐的日子真不好过，可怜的人。她哥哥是库图佐夫的一名副官，刚刚同丽莎完婚。今晚他会到我这儿的。”

“亲爱的安娜，听说我。”突然华西里公爵握住对方的手，莫名其妙地往下拉它，说道：“这事就拜托您了，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奴仆（村长给我的信也是这样写的）。她出身名门，又富有。这些正合我意。”

华西里公爵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他特有的优雅姿势亲昵而不失潇洒，接下来又拉着她的手晃了晃，然后把身子靠在安乐椅上，目光转到别处。

“别着急吗，”安娜·舍勒边想边说：“今晚我就和丽莎（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夫人）谈谈。也许这事大有希望。为了给您帮忙，我得尝试一下老姑娘的行当了。”

二

客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安娜·舍勒的客厅。这些人都是彼得堡的名流，都来自上流社会，虽然他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大美人海伦——华西里公爵的女儿也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同去参加公使的招待会的。她身穿舞会礼服，戴着花字奖章。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夫人——彼得堡最迷人的女子也来了。去年冬天她

结了婚，因现在有孕在身不出席重大交际场合，但这种小型晚会还是参加的。华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来了他要引见的莫特玛。莫里奥神父和许多其他客人也都一一到场。

“您还没见过吧？”或者“您还不认识我的姑妈吧？”安娜·舍勒对来宾说着，一边把他们郑重其事地领到头上打着高高的花结的小老太太跟前（她是在客人们刚开始到来时，悄悄地从隔壁房间出来的），介绍了来客的姓名，并把视线从来宾身上缓缓移到我的姑妈身上，然后走开了。

出于礼貌，客人们一一向这位谁也不认识、谁都不感兴趣、对谁都没用处的姑妈问候。安娜·舍勒注视着他们，默默地表示赞许，神情忧郁而严肃。姑妈则对每个客人都一样地先询问他的健康，又谈起自己的身体，再谈到太后陛下的健康，并说到，感谢上帝，太后陛下的身体现在好些了。所有来到老太太跟前的人，为了表示礼节，都表现得十分从容，但从她面前走开时都松了口气，如同完成了一项沉重的义务，而且一晚上也再不会到她那去了。

安德烈公爵夫人随身带着一个做针线活用的丝绒绣的金手提包。她的嘴唇上长着一道浅浅的微黑的绒毛，薄薄的上唇挡不住牙齿，嘴唇微张时看上去很美，而上下唇抿在一处时就更加可爱。和那些富有魅力的女人一样，她身上的缺点——上唇微翘，嘴巴微张——反倒成了与众不同的美。这位年轻貌美的未来母亲，面容姣好，身体健康，正轻松地渡过妊娠期，谁见了她都为她高兴。不论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是苦恼的年轻人，只要和她随便聊聊，都会受到她的感染，像她一样快活。任何一个同她交谈的人看到她说话时的开朗笑颜和不断露出的皓齿，都会觉得今天自己特别讨人喜爱。任何一个男人都这样想。

臂上挂着针线袋的娇小的公爵夫人踏着急促的小碎步，一摇一摆地绕过桌子，开心地理理衣服，到银色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那神态好像在表明她所做的这些，对自己和她周围的人来说

同样是开心之事。

“我带来了针线活。”她边打开提包，边对在场的人说。

“安娜，您瞧，您真会拿我寻开心，”她对女主人说，“您去信说今晚只是个小型晚会。您瞧，我穿得多不体面。”

她边说边摊开手臂，让众人看她身上那件镶着花边的典雅的灰色连衣裙，胸部下方还束着一条宽缎带。

“丽莎，您放心吧，谁都不及您漂亮。”安娜·舍勒回答。

“您知道，我丈夫要丢下我不管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对一位将军说，“他要去送死。您来说说，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倒霉的战争，”她对华西里公爵说，但还没等到对方回答又转身和他的女儿美人海伦交谈。

“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实在太迷人了！”华西里公爵悄悄和安娜·舍勒说。

一位身材高大、有些肥胖的年轻人在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来后不久，到了会场，他短短的头发，戴副眼镜，身穿浅色裤子、棕色燕尾服和高硬领衬衫，打扮入时。这个胖青年，就是叶卡德琳娜女皇时代知名的大臣、此刻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刚在国外受教育后回来，还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今天是他第一次走进社交圈。安娜·舍勒向他点头，算是打招呼。这是她对客厅里最低等的客人的礼节。尽管用的是低等的礼节，一见到皮埃尔走进来，安娜·舍勒脸上就露出了惊慌和不安，好像觉得他是个不应在这里出现的庞然大物。的确，皮埃尔的身材比客厅里的其他男士都高大，不过，安娜·舍勒是因为注意到他那显得聪慧而羞涩、机敏而朴实的特殊眼神，才感到惊慌的。

“您真好，皮埃尔先生，能抽空来探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舍勒对他说，并把他带到姑妈面前，不安地向姑妈递了个眼色。皮埃尔嘴里小声说着什么，一直东张西望。当他看到娇小的公爵夫人时，他愉快地微微一笑，像对老朋友那样对她点点头，

来到姑妈跟前。安娜·舍勒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还没等姑妈讲完太后陛下的健康状况，皮埃尔就走开了。安娜·舍勒连忙把他拦住说：

“您认识莫里奥神父吧？他这个人很有趣……”她说道。

“是的，我对他那维护永久和平的计划已有所闻。这很有意思，恐怕不太现实……”

“您这样认为吗？……”安娜·舍勒勉强找出话来应付，接着想去招待别人，这时皮埃尔的举动又有些失礼。刚刚他没等姑妈把话说完就走开，现在又找出话题不让正要走开的女主人脱身。他低头看着女主人，两条粗壮的腿叉开来，向她讲明神父的计划为什么不切实际。

“以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吧。”安娜·舍勒冲他笑着说。

她摆脱这个涉世不深的青年，又去尽主人的义务，四处倾听、观察，随时准备激发谈话冷场的一伙人的兴致。纱厂的老板给工人们分好工，自己就在车间里来回巡查，一旦发觉哪儿的纱锭不转或声音异常，就赶紧去停住机器调理一下，让它恢复正常运转。此刻安娜·舍勒就在起这个作用。她在客厅里转着，走到冷场或谈笑声太大的一伙人里，插进句话或调换一下客人的位置，使谈话机器又不慌不忙地正常转动起来。在这样的忙碌中，仍看得出她最担心皮埃尔。无论后者是走到莫特玛周围的那伙人旁听他们的谈话，还是到神父那边去，她都是顾虑重重地盯着他。对于皮埃尔来说，今天安娜·舍勒的晚会是他国外留学回来在俄国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他深知这里来的都是彼得堡所有的知识分子，他像一个走进玩具店的孩子那样，因为新奇而目不暇接。他一直担心自己漏掉任何一段精辟的言论。望着这里一位位自恃清高，风度不凡的人物，他满心希望聆听到远见卓识的言论。最后，他来到莫里奥神父面前。他感到这里的话题有意思，就停住了，也像一般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自己发表意见的机会。

三

安娜·舍勒的晚会正处在高潮。四面八方的纱锭在匀速地转动着,喧闹声一直不断。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坐在姑妈身边。她眼睛红肿,憔悴的面容与这个豪华的交际场所有些不协调。她们二人以外的其余客人分成了三组。第一组中心人物是莫里奥神父,组员多半是男士;第二组是年轻人,包括华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公爵小姐,以及相貌端庄、面庞红润,由于年轻而显得发福的安德烈公爵夫人。莫特玛子爵和安娜·舍勒则是第三组的中心人物。

莫特玛子爵是个相貌堂堂,极有风度的青年,有些自高自大,但很有教养,对谁都一样彬彬有礼。显然,安娜·舍勒想利用他这一点来款待来宾。就像精明的酒店老板,把一盘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一见到就没有味口的牛肉当作好菜那样,安娜·舍勒今晚依次把子爵和神父当做佳肴来款待客人。很快,莫特玛那个小组话题转到当甘公爵被害[①]一事。莫特玛子爵说,由于当甘过分宽容他才被害,而拿破仑对他的憎恨另有缘由。

"噢,真是这样吗?子爵,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吧。"安娜·舍勒说,自鸣得意地感觉到她说"子爵,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吧"这句话时的口气,有些像路易十五。

(莫特玛子爵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鞠了一躬表示从命)。安娜·舍勒请客人们在子爵周围坐好,来听他讲话。

"子爵和当甘公爵认识。"安娜·舍勒对一个客人说。"子爵的口才相当不错。"她对另一位客人说,"一眼就能觉出,他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她对第三个客人说。安娜·舍勒以这种道地

① 当甘被害:当甘参加了法国保王党,因被控参与谋杀拿破仑被处死刑。

的方式向客人们介绍子爵，好像是在介绍一盘热乎乎的配着生菜的煎牛排。

莫特玛子爵抱以落落大方的微笑，准备开口讲话。

“亲爱的海伦，请您到这儿来。”安娜·舍勒招呼那位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是另一个小组的中心人物，位置离这儿稍远。

海伦公爵小姐面带微笑站起身来。刚才她进来时也带着这样的笑容，这是一种绝代美人永不褪色的笑容。她身穿一套白舞服，上面绣有常青藤和青苔的图案，舞服发出轻微的响声。她那雪白的臂膀、光亮的头发和她的贵重的钻石一样光彩耀人。她从给她让路的男士中间走过来，昂起头不注意任何人，但一直向大家保持着这种微笑，毫不吝惜地让每一位来宾欣赏她优美的身段、丰满的肩膀、时髦的酥胸和光滑的脊背，令整个客厅增辉，最后，她来到安娜·舍勒面前。海伦的美真是无以伦比，她不但没有丝毫卖弄的意味，反而似乎因为自己令人惊叹的美而感到难为情。她似乎想减少自己的魅力，但又无能为力。

“真是个绝色美女！”见过她的人都这样称赞。当海伦坐在莫特玛子爵面前，向他也露出经常在脸上浮现的微笑时，子爵好像被什么奇特的景象所震惊，耸了一下肩膀，垂下目光。

“夫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我真担心自己出丑。”莫特玛子爵含笑鞠了一躬说道。

海伦公爵小姐觉得无需对这话表什么态，她把一条丰满的手臂搭在小桌子上。她笑盈盈地等待着。子爵讲话时，她始终保持挺直的坐姿，不时看看自己轻靠在小桌上美丽圆润的胳膊，间或看看越发美丽的胸脯、整理一下胸前的钻石项链，还几次抚平裙子的皱褶。她每听到动人之处，就回头看看安娜·舍勒，随即显现出和后者一样的神情，接着又静静地露出开心的微笑。安德烈公爵夫人也在海伦之后从茶桌那边转移到这群人中。

“请稍等，等我把针线包拿过来。”她说。“喂，您怎么了？您在想什么”她对伊波利特公爵说，“帮我把手提包拿过来。”

安德烈公爵夫人笑容可掬地同大家打招呼。大家都纷纷让座给她。她坐下后，愉快地理了理衣裙。

“我现在坐好了。”她说，示意子爵开讲，自己则开始做针线活。

把手提包交给她以后，伊波利特公爵走到她身后，把圈手椅挪到她身边，坐了下来。

可爱的伊波利特和他那美丽的妹妹长得很相像，尽管俩人酷似，他却相貌丑陋。他的五官虽然酷似妹妹，但没有妹妹脸上的自信、乐观和青春的活力，妹妹总是笑容满面，具有希腊美人的古典风韵；恰恰相反，在哥哥同样的面庞上却显现一种呆板的神色，而且总要表现自命不凡和愤怒，身体又很瘦弱。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全都聚在一处，是一种不讨人喜爱的怪模样，而举手投足又总是做作。

“您是在讲鬼故事吗？”伊波利特问，在公爵夫人身旁坐稳后，连忙把带柄眼镜架在眼前，好像没了这副眼镜他就不知怎样讲话似的。

“绝对不是。”讲话的人惊异地耸耸肩。

“我可最不爱听鬼故事了。”伊波利特公爵说，他的口气让人感觉，他随口讲出话后，才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

因为他说起话来十分自负，让人弄不清楚他说的话表明他本人是聪明呢还是糊涂。他穿着墨绿色燕尾服，裤子的颜色按他自己的描述是受惊吓的林中仙女身体的颜色，长统袜和浅口鞋。

莫特玛子爵绘声绘色地讲着当时流行的趣谈，说当甘公爵到巴黎和乔紫小姐[①]幽会，竟然和也青睐这位著名女演员的拿破仑不期而遇。拿破仑见到公爵，他的昏厥症立刻发作，他的生死就掌握在公爵手中，但公爵并没有落井下石，没想到拿破仑后来竟恩将仇报，结果了他的性命。

---

① 乔紫小姐：法国演员，拿破仑的情妇。

故事讲得激动人心，特别是那段一对情敌突然相遇认出对方时，在座的女士无不紧张万分。

“妙极了。”安娜·舍勒回头看看安德烈公爵夫人，带有询问的神色说。

“妙极了。”安德烈夫人也轻声说，她把针插在她的活计上，好像故事讲得太扣人心弦，她连手工都做不下去了。

莫特玛子爵很在意这样无形的赞叹，抱以感激的微笑，继续他的话题。安娜·舍勒却始终注意着那个令她担忧的小伙子，看到他这时同莫里奥神父谈得有些过火，声音太大，连忙到这个危险地带去救援。不出所料，皮埃尔大谈政治均势，神父对这个单纯而又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十分感兴趣，就和他大摆自己得意的看法。俩人此刻都很兴奋，全不顾及周围人的反应，这令安娜·舍勒十分不安。

“办法是在欧洲保持均势和保障民权。”神父说，“只要有以强悍著称的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大公无私地倡导以保持欧洲均势为目标的联盟，世界就有希望得救了！”

“请问怎样达到这种均势呢？”皮埃尔刚一开口，安娜·舍勒已来到他们近前。她狠狠地瞪了皮埃尔一眼，询问意大利神父是否适应当地的气候。意大利神父的面目表情立刻起了变化，摆出令人肉麻的恭维相。很显然，他同女士们交谈时一贯如此。

“很荣幸我被邀请参加晚会，你们的社交领域尤其是女士们的聪明才智和文化修养令我为之倾倒，我根本无暇顾及气候呢。”神父说。

安娜·舍勒不想再让神父和皮埃尔单独在一起，为了便于监督，就设法拉他们入人多的一组里。

客厅里这时又多了一位贵宾。他就是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娇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他中等身材，相貌英俊，清秀的脸庞带着冷峻。他的整体形象，从倦怠呆板的眼神到缓慢匀称的步履，都和他那位活泼娇小的妻子形成明显的对比。看得出，他不

仅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对他们非常厌恶，就连看看他们，听听他们谈话，都觉得无聊。在所有让他觉得无聊的人中，似乎他那位迷人的妻子最使他反感。他在他俊美的脸上做出了难看的鬼脸，背着身对着她。他吻了吻女主人的手，眯起眼睛扫视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

“您要去参战吗，公爵？”安娜·舍勒问。

“库图佐夫将军想让我当他的副官……”安德烈公爵用带点法国腔的音调说。

“那么您怎么安排尊夫人丽莎？”

“她住到乡下去。”

“您怎么忍心让我们离开您那位可爱的太太呢？”

“安德烈，”像对其他人说话时一样，妻子娇滴滴地对丈夫说，“子爵给我们讲了乔紫小姐和拿破仑的秘闻，实在太有趣了。”

安德烈眯起眼睛，转过身去。自从他步入客厅，皮埃尔就一直高兴而友善地盯着他。他来到安德烈面前，握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表示对拉他的人的反感，他没有回过头、但目光一接触到皮埃尔的笑脸，立即也露出亲切而开心的微笑。

“噢！……连你也到这广阔天地来了！”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

“我想您准会来的。”皮埃尔答道。“过会儿我到贵府吃晚饭，”他低声补充，尽可能不影响还在讲故事的子爵，“可以吗？”

“噢，那怎么行，”安德烈公爵笑着说，握住皮埃尔的手臂，表明这事是不用问的。安德烈公爵还要说点什么，但此时华西里公爵和女儿要起身离开，男宾们纷纷起身送别。

“亲爱的子爵，请您原谅。”华西里公爵对法国人说，抓着他的袖子亲热地往下拉，阻止他站起来，“公使馆那边麻烦的招待会真令我扫兴，还打断了您讲故事。现在就离开您这儿迷人的晚会，我真觉得恋恋不舍。”华西里公爵说的最后一句是对女主人

的。

他的女儿海伦公爵小姐轻轻拉起裙子，穿过几把椅子走来。她那漂亮的脸蛋笑得更可爱了。她从皮埃尔身边走过时，皮埃尔简直用惊讶而激动的目光瞧着这位美人。

“长得太美了。”安德烈公爵说。

“太美了。”皮埃尔说。

华西里公爵走过来，握住皮埃尔的手，同时冲着安娜·舍勒说：

“您帮我开导开导这头熊吧。”他说，“您瞧他在我那住了一个月，我这才第一次看见他出来交往呢。对一个年青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与聪颖的女人接触。”

四

安娜·舍勒微微一笑，说一定多关照皮埃尔。她晓得皮埃尔的父亲同华西里公爵沾亲。坐在姑妈身旁的老妇人匆忙站起来，到前厅追上华西里公爵。她脸上强装出的兴致不见了。只有焦虑和恐惧占据了她那张哭肿的和善的脸。

“公爵，请您告诉我，我儿子保里斯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在前厅，她追上华西里公爵问道（她的南方口音把“保”字咬得特别重）。“我不能再在彼得堡等下去了。请告诉我，我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去什么消息？”

尽管华西里公爵很勉强地听这位老妇人说话，甚至表现得很不耐烦，她仍旧向他讨好地赔着笑脸，拉住他的手不放。

“您只要向皇上说句话，就能把他调到近卫军里了，对您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她请求着。

“公爵夫人，请放心，凡是我能力所及，我一定效劳。”华西里公爵回答她，“可是让我到皇上那求情有困难，我劝您通过高里

岑公爵去找鲁勉采夫。这是上策。”

这位老妇人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出身于俄国的一个望族，后来家道败落，脱离了上流社会，原来的社会关系也失去了。这次她来是想让她的独生子调进近卫军。为了能见到华西里公爵，她主动来参加这个晚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听了莫特玛子爵讲的故事。华西里公爵的话出乎她的意料，她那张年轻时颇有姿色的脸上显现出恼火，但只是短短的一瞬。她马上又微微一笑，更用力地抓住华西里公爵的手。

“请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未求过您，以后也不会，我也不愿提起家父怎样善待您。可是，这一次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帮我儿子一下，我永远记住您的大恩大德。”她匆忙补充道，“哦，您别介意，您就答应我吧。我求过高里岑，可他不肯帮忙。您向来为人厚道，请务必帮这个忙。”她眼睛里含着泪水，却努力想做出笑脸。

“爸爸，我们要来不及了。”这时站在门口等候的海伦公爵小姐，从肩上转过她那古典美人美丽的头颅说。

在社会上权势就是一种资本，不能随意动用。华西里公爵对于这个道理再清楚不过了。他深知如果自己有求必应，以后自家的事就不能再求别人了，所以他很少使用自己的权力。但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再三请求下，他为这事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她的话让他想起了一件事，最初他步入官场全凭她父亲的栽培。还有，她的态度表明，她属于这样一种女人，尤其是做母亲的，她们一旦拿定个想法，就非得达到目的，要不然就死命纠缠，更有甚者大闹一番。最后的思索动摇了他的决心。

“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他用习以为常的亲昵却单调的语气说，“您让我办的事，我实在无能为力；但为了让您了解我是多么敬重您，多么怀念令尊，我要去办这件我能力以外的事：把令郎调到近卫军。我答应您了。这回您满意了吧？”

“噢，亲爱的公爵，您真是我的恩人！我知道您会答应的。我

知道您心肠好极了。”

华西里公爵想离开了。

“请稍等，我还有个请求。等他调到近卫军后……”她犹豫了一下：“您和库图佐夫将军关系不错，您就推荐保里斯当他的副官吧。那样我就更满意了，那样我就……”

华西里公爵微微一笑。

“我决不能答应此事。您有所不知，从库图佐夫登上总司令的宝座，有多少人求他。他亲口对我说，莫斯科所有的贵妇人都商量好了似的，都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他做副官。”

“不，您就答应我吧，我的大恩人，否则我不放您走。”

“爸爸，我们要来不及了。”美人海伦又以相同的语气说。

“噢，再见，再见！您瞧她……”

“那明天您就奏明皇上吗？”

“是的，但库图佐夫那儿，我不能应允。”

“不，您答应吧，答应我吧，华西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紧跟在他身后说，露出少女一样撒娇的笑容。她年轻时常常带着这种笑容，但如今却和她憔悴的面容十分不相称了。

看得出，她已忘了年龄，习以为常地运用了女性一切传统的手段。可等到华西里公爵一走，她的脸上又恢复了冷漠虚伪的表情。她回到原来的一组人中，莫特玛子爵继续讲他的故事。她又做出认真倾听的假象，实际上她是在伺机离开，因为她已办完了事情。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米兰加冕礼那场最新推出的喜剧？”安娜·舍勒问，“还有别的新喜剧：热那亚和卢卡人民向拿破仑先生请愿。（拿破仑高坐在宝座上），应允了他们的要求。噢，妙极了！这事真叫人激动不已。说真的，全世界都丧失了理智。”

安德烈公爵直盯着安娜·舍勒，嘿地笑出声来。

“‘上帝赐予我王冠，谁若冒犯我，谁就倒霉。’”他重复了拿破仑在加冕时说的话，接着又说：“据说，他讲这一句话时趾高气

扬。”这话，他用意大利语又说了一遍。

“我希望，”安娜·舍勒说，“这是他最后的伎俩。各国首领再也不能忍受这个天下公敌了。”

“各国首领吗？我说的不包括贵国皇上。”莫特玛子爵恭敬而失望地说，“哼，各国首领！他们为路易十六、为王后、为伊丽莎白公主效过力吗？没有。”他义愤填膺地说，“相信我的话，他们会为出卖波旁王朝付出沉重的代价。各国首领吗？他们还派去使臣去恭贺这位篡权的奸贼呢。”

莫特玛子爵满怀蔑视地叹口气，又调整了一下坐姿。伊波利特公爵手持长柄眼镜观察了子爵好长时间，听完这段陈词，突然转向娇小的公爵夫人，向她要来一根针，给她在桌面上画了个康德家的家徽。他煞有介事地向她讲解这个图案，好像是她要求他这么做的。

“康德家的家徽就是由天蓝色兽嘴构成的兽嘴棒。”他说。

公爵夫人面带笑容地听着。

“如果拿破仑再当一年法国的皇帝，”子爵接着讲。他的神气劲表明他比谁都清楚此事，所以不想听别人的看法，一直沿着自己的观点说下去，“局面就会大乱。法国社会，当然我指的是上层社会，将会断送在阴谋、暴力、放逐和死刑手里，那时会……”

他推开两手，耸耸肩。对这样的谈话，皮埃尔很感兴趣，也想发表点意见，但监视他的安娜·舍勒阻止了他，让他无法开口。

“亚历山大皇帝说过，”一提到皇帝，她总是带着一点忧虑，“他叫法国人自己挑选政体。我坚信，这个国家一旦推翻篡权的奸贼，必将一致拥护合法的君主。”安娜·舍勒在尽力讨好法国侨民中的保皇派。

“这可不好说。”安德烈公爵发表自己的意见，“子爵先生以为局势大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以为走回头路也不那么容易。”

“据我了解，”皮埃尔红着脸又插话了，“几乎所有的贵族都

倾向于拿破仑了。”

“这是拿破仑自己说的，”子爵没有抬起眼看皮埃尔就说道，“现在很难了解法国的舆论到底如何。”

“这是拿破仑自己说的。”安德烈公爵冷笑着说。很明显，他不喜欢子爵，尽管他望都没望子爵一眼，他的话可是冲着子爵说的。

“‘我给他们指出光明大道，他们不愿意走，’”沉默了一下子后，安德烈公爵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我把接待室的门向他们大开，他们就一拥而至。’……我真不明白他有什么资格讲这样的话。”

“任何资格都没有。”子爵回答。“自从当甘公爵被害，就连过去崇拜他到五体投地的人也不再把他当成英雄了。即便有些人原来把他当成英雄，可从当甘公爵被害，天上就多了一位殉道者，人间就失去了一位英雄。”

女主人和其他宾客还没有来得及露出笑脸来夸赞这一席话，皮埃尔就连忙插话。虽然安娜·舍勒有他会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的预感，但为时已晚，阻止不了他了。

“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才把当甘公爵处死。”皮埃尔说，“我认为拿破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胆量承担这件事的责任。”

“噢！我的天！”安娜·舍勒发出恐怖的低语。

“什么，皮埃尔先生，您认为杀人就意味着伟大吗？”娇小的公爵夫人拉过她的针线活来，笑盈盈地问。

“啊！噢！”几个声音同时发出。

“太妙了！”伊波利特边用一只手拍着膝盖边用英语说。子爵的反应只是耸耸肩。

皮埃尔则从眼镜上方十分得意地看看听众。

“我这样说的理由，”他毫无顾忌地讲下去，“是因为波旁王朝躲避革命，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也只有拿破仑懂得革命的意义，并且得在革命中取胜，所以为了公众的利益，他不惜剥夺

一个人的生命。”

“您想不想到那边一桌去？”安娜·舍勒问。可皮埃尔对她毫不理会，继续他的演说。

“不，”皮埃尔越讲越亢奋，“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站得比革命高，他避免了革命中的过分行为，保持了像民权平等、言论出版自由等一切好的方面，所以他得到了权力。”

“是的，如果他取得权力后，把权力交给合法的君主而不是用它去杀人，”莫特玛子爵说，“那我就会称他为伟人了。”

“他不会这么做。人民赋予他权力。就是为了让他推翻波旁王朝。人民才把他看做是伟人。革命是伟大的。”皮埃尔先生继续说。他毫无顾忌的充满挑战性的插话、忙于一吐为快的行为，表明他充满活力。

“难道革命和叛君就是伟大的？……现在……请您能不能到那边一桌去？”安娜·舍勒又说。

“《民约论》[①]。”莫特玛子爵和蔼地微笑着说。

“我指的不是叛君。我是在指思想。”

“是啊，这是掠夺、屠杀、和叛君的思想。”又插进一句嘲弄的话语。

“这些行为当然是过分的，但重要的不在于此，重要的是人权，是去除偏见，是人人平等，而拿破仑是绝对维护这些思想的。”

“平等，自由，”子爵好像终于下决心要认真指出这个年轻人的糊涂之处，用轻蔑的口吻说，“这些好听的词语早已丧失了名誉。试问，谁不受享平等、自由？我们的上帝早就宣讲过自由、平等了。革命之后，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呢？恰恰相反。我们渴望自由，而拿破仑却在毁灭它。”

---

① 《民约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名著，又译为《社会契约论》。

安德烈公爵微笑着，不时地看看皮埃尔、看看子爵，再看看安娜·舍勒。尽管女主人善于社交，但一听到皮埃尔的言论，仍然免不了吓了一跳。她注意到虽然皮埃尔说了些大逆不道的话，但子爵还没有发怒。后来她意识到已无力阻止他发言，就和子爵联合作战，集中火力向滔滔不绝的皮埃尔发起进攻。

“可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安娜·舍勒说，“一个有权力的人可以不通过审判就把一位公爵处死，或者说，处死一个无罪者，您对此有何高见呢？”

“我想请教一下，”莫特玛子爵说，“先生如何看待五月十八日事件？这难道不是个骗局吗？这是个骗局，完全同一位有权力的人的行为背道而驰。”

“还有他在非洲残害俘虏的事呢？”娇小的公爵夫人说，“真是可怕极了！”她耸了耸肩。

“不管怎样，他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弄得皮埃尔先生不知先回答哪一位，他微微一笑，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他的笑不同于别人的似笑非笑。他一笑起来，那种严肃略带忧郁的神色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真善良，甚至傻里傻气的似乎求饶的表情。

虽然莫特玛子爵与他初次相识，但已觉出这个雅各宾派分子并没有他的言论那样可怕。大家默默不语。

“你们怎么能叫他一下子回答好几个人的问话呢？”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应该对政治家的行为划分清楚，哪些是私人行为，哪些是首领或者皇上的行为。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理应如此。”看到有人为他解围，皮埃尔高兴地接口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拿破仑在阿尔科

拉桥上的举动，[①] 在雅发医院里和鼠疫患者握手一事，都说明他有伟大之处，可是……可是他的其他做法就让人很难为他辩护了。”

很显然，安德烈公爵是要缓和一下由于皮埃尔言谈过于直率造成的气氛。这时他起身准备离开，并暗示了一下他的妻子。

忽然，伊波利特公爵站起来，做出让大家再留一会儿的手势，说道：

“啊，我今天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莫斯科笑话，我要说给各位听。请您原谅，子爵，我要用俄语说。否则就没意思了。”

接着伊波利特公爵用俄语讲了起来。他的俄语听起来有些像一个在俄国待了一年的法国人讲的。大家都没走开，因为伊波利特公爵那么盛情、那么坚决地要求大家听他的故事。

“有一位莫斯科的贵妇人，一位太太。她很小气。她需要两位随车的跟班。要大高个儿。这是她的嗜好。她有一个丫头，身材比男人高。她说……”

说到这，伊波利特公爵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苦思冥想。

“她说，……是的，她说：‘丫头，把号衣穿上，随我出去拜访别人。’”

说到这儿，还不等听的人发笑，伊波利特公爵就自己忍不住嘿嘿一笑，造成了不良效果。但有很多人微微一笑，包括那个老妇人和安娜·舍勒。

“她乘上马车出门。一阵狂风骤起。使女的帽子被风吹掉了，长长的头发飘散开来……”

说到这儿，他再也憋不住，就气喘吁吁地哈哈大笑，边笑边讲：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

① 一七九六年十一月，法军进攻意大利北方的阿尔科拉桥，双方相持了三天。第三日决战时，拿破仑手举军旗，亲自率军冲上大桥，取得大捷。

笑话讲完了。虽然安娜·舍勒和别的来宾都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讲这故事，为什么一定要讲俄语，但是他们还是夸奖了伊波利特公爵，因为他以这样愉快的方式终止了皮埃尔先生的胡闹。听完这个笑话，大家就进行分散的闲谈，比如聊聊下次或上次的舞会，聊聊戏剧演出，还有谁和谁将在何处会面，等等。

五

来宾们纷纷谢过安娜·舍勒安排了一个迷人的聚会，就分别离去。

皮埃尔生就愚笨。他身形肥胖，比一般人高出一头，肩宽胸阔，有两只又大又红的手，他不善于进入交际场合，更不善于离开这样的场合，换句话说，他对告辞时说的漂亮话一无所知。而且，他有点心猿意马。他站起身，没去拿自己的帽子，却拿了一顶带将军翎子的三角军帽，抚弄着帽缨，直到将军向他索要。不过，他那种心猿意马的形象，在交际中不善讲适宜的话的缺点，却被他和善、质朴、谦虚的态度所弥补。女主人转向他，以基督徒的宽厚来原谅他的不得体言论：

“希望有机会再与您见面，但我希望您能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她说。

听了安娜·舍勒的这番话，他没有回答，只鞠了一躬，又向众人微微一笑。这笑容只有一个意思：“观点归观点，但是请你们看看我为人多么善良而出众。”这一点，大家深有体会，安娜·舍勒也不例外。

安德烈公爵来到前厅，将肩膀靠近为他披斗篷的仆人，漫不经心地听着妻子同也来到前厅的伊波利特公爵聊天。伊波利特公爵站在怀有身孕的美丽的公爵夫人跟前，举着带柄的眼镜直盯着她。

“安娜，请回吧，您会受凉的。”娇小的公爵夫人向安娜·舍勒道别，“就这样说定了。”她轻声补充。

安娜·舍勒和丽莎已经说过要给阿纳托里和安德烈公爵的妹妹保媒的事。

“全拜托您了，亲爱的朋友。”女主人低声说：“您给她写信，然后告诉我，她父亲怎么看待此事，再见。”说着她走出前厅。

伊波利特公爵来到娇小的公爵夫人近前，把脸凑过去，和她说了句悄悄话。

两个仆人——一个是安德烈公爵夫人的，一个是伊波利特公爵的——拿着披肩和斗篷站在一边，等他们把话说完。尽管仆人们不懂法文，但脸上的表情好像表明听懂他们谈话的意思，只是不愿说出来。安德烈公爵夫人还是说话时带着笑容，听的时候笑出声来。

“真高兴我没有去参加公使馆的招待会。”伊波利特公爵说，“乏味……这儿的聚会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是不是？”

“听说那里会举行盛大的舞会，”公爵夫人翘着长有绒毛的上唇说，“所有上流社会的漂亮的女士都将参加。”

“不是所有的，您没去，就不能说是所有的。”伊波利特畅快地笑着说，抢过仆人手里的披肩，险些把仆人推开，把它亲自给安德烈夫人披上。也不知是手笨还是故意的（谁也不了解），披好以后，他还是好一会儿才把手拿开，好像是在搂住这位年轻女子。

安德烈公爵夫人以优雅的姿态避开他，脸上还是微露笑容，转身看了丈夫一下。安德烈公爵正很困倦地闭着眼睛。

“您准备好了？”他没看妻子，问道。

伊波利特公爵匆忙披上有些绊脚的时髦斗篷，紧跟在安德烈公爵夫人身后跑上台阶。这时公爵夫人正由仆人扶着上车。

“公爵夫人，再见。”伊波利特公爵大叫，他的舌头和他的两脚一样不听使唤。

安德烈公爵夫人提着裙子，坐上了昏暗的马车；她的丈夫摆弄着军刀；伊波利特公爵宣称自己在效劳，实际上却妨碍了大家的行动。

“对不起，先生。”安德烈公爵对挡在路上的伊波利特公爵干巴巴地说。

“我等着你，皮埃尔。”安德烈公爵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稳，但口气却亲切而柔和。

车夫启动马车，车轮辘辘作响。伊波利特公爵站在台阶上等着子爵（他答应送子爵回去），还在不断地发笑。

“噢，我的好朋友，你们那位娇小的公爵夫人真迷人，真迷人。”子爵与伊波利特一起坐到马车上，吻吻自己的手指尖。“与法国女人没什么不同。”

伊波利特忽然笑出声来。

“依我看，您这人表面老实，实际很可怕。我可怜她那个不幸的夫君，那个小军官，他非要装出有权有势的样子。”

伊波利特又笑了起来，一边说道：

“您亲口讲过，俄国女人比不上法国女人。要善于应付她们。”

皮埃尔坐车先到了安德烈公爵家。他像走进自己家里一样，先进书房，随即习惯地在沙发上躺下，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恺撒的《笔记》），用臂弯支起身子，把书翻开，从中间看起来。

“刚才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安娜·舍勒小姐？这回她可要大病一场了。”安德烈公爵走进来，边搓着他那白皙的小手边说道。

皮埃尔转过身，把沙发压得咯吱直响。他兴奋地对着安德烈公爵轻轻一笑，摇了摇手。

“噢，那个神父挺有意思，就是看问题的方式不对……依我的观点，是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不过不能依赖政治上的势均力敌……”

显然，安德烈公爵对这样的空想不感兴趣。

“老弟，无论你到哪儿，总爱想什么就说什么，这可行不通。那么，你最终决定了吗？你想做近卫骑兵还是外交官？”一阵沉默过后，安德烈公爵开口说道。

皮埃尔盘着双腿，在沙发上坐着。

“实不相瞒，我还没打定主意。两者我都不喜欢。”

“但你总得做出选择啊！你父亲可等着呢。”

十岁的时候，皮埃尔被一个做家庭教师的神父带到国外，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他回到莫斯科时，父亲把那个神父辞了，对儿子说：“你现在到彼得堡去开开眼界，选个职业。你做什么我都不反对。喏，这是一封给华西里公爵的信，这是给你的盘缠。把你在那边的情况写信详细告诉我，我可以在各个方面想法帮助你。”这样皮埃尔用了三个月来挑选职业，但一直悬而未决。此时，安德烈公爵就是在和他探讨择业问题。皮埃尔抹抹额头。

“他肯定是个共济会成员。”皮埃尔话中所指的是在晚会上见到的那个神父。

“别讲废话了。”安德烈公爵又打断他说，“我们还是言归正传。你去过近卫骑兵队吗？……”

“不，没有去过。我现在有个想法想和你谈谈。这次战争是冲着拿破仑的。假如这次是为自由而战，我完全能理解而且会第一个报名参军；可是要协助英、奥两国去对抗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这可不好……”

对皮埃尔这些幼稚的谈话，安德烈公爵只是耸耸肩。他的神色表明无法回答这样的傻话；不过，对这样天真的想法除了像安德烈公爵那样回答外，也的确很难应付。

“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信仰而战，那就没有存在战争的可能性了。”安德烈公爵说。

“那可就太棒了。”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的回应是冷冷一笑。

“那样可能是很好，可惜永远不能实现……”

“那么，您是为了什么而战呢？”皮埃尔问。

“为了什么？我不清楚。我要去。再者，我去……”他停了一下，“我去是因为这儿的生活……我厌倦这样的生活！”

六

隔壁传来衣裙的磨擦声。安德烈公爵好像惊醒过来，身体抖了一下，脸上又现出在安娜·舍勒家的客厅里一样的表情。沙发上的皮埃尔把双腿放下。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她换上了便装，但服饰还是十分典雅艳丽。安德烈公爵站起来，十分有礼貌地给她搬过一把椅子。

“我总爱考虑，为什么……”公爵夫人还是用法语说，马上费劲地坐在椅子上，“安娜为什么不出嫁？你们这些蠢先生们，怎么没有一个人要娶她。恕我直言，你们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思。皮埃尔先生，您可真爱抬杠！”

“我和您丈夫还在抬扛，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参战。”和公爵夫人讲话，皮埃尔很放松，不像大多青年男子对青年女士说话时那样。

公爵夫人身体颤抖了一下。显然，这话说到了她的难言之处。

“噢，这恰好是我想说的！”公爵夫人说，“我不理解，一点都不理解，为什么男人不打仗就活不下去？为什么我们女人根本不希望，根本不需要打仗？噢，您给评评理。我一直和他讲，在这儿他是叔叔的副官，地位显赫。谁都认识，谁都器重他。前不久我在阿普拉克辛家听到一位太太问：‘他就是大有名声的安德烈公爵吗？她就是这样说的！’”公爵夫人笑了，“无论他到哪儿，都是受欢迎的。他大有希望当上侍从武官。实不相瞒，皇上还亲自接见过他。我和安娜也说过，这事是举手之劳。您怎么看？”

皮埃尔看了看安德烈公爵，觉出朋友不爱听这类话，就保持着沉默。

“您何时起程？”皮埃尔问。

“噢，您别在我跟前提他出门的事，千万别提！我不想听。”像在客厅里同伊波利特说话时那样，公爵夫人又是那样任性、娇气，显然这对家人不适合，在这儿皮埃尔就是自己人。“今天我想到，要是你和所有的亲友断绝交往……还有，你知道吗，安德烈？”公爵夫人别有意味地对夫君眨眨眼，“噢，我害怕，怕极了！”她后背直发抖，喃喃地说。

丈夫面带惊讶地看着她，如同发现房间里除了他和皮埃尔之外还有别人。但他还是那么冷冰冰、干巴巴地问：

“你害怕什么，丽莎？我不明白。”

“哼，男人都太自私，个个如此！天晓得他为什么异想天开要丢下我，让我孤苦伶仃地呆在乡下。”

“你别忘了，还有我父亲和妹妹和你在一起呢。”安德烈公爵小声说。

“如果与我的朋友们分离，还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他竟想让我不害怕。”

公爵夫人的话里含着抱怨，翘着上唇，脸上的表情像松鼠样不高兴。好像她觉得在皮埃尔面前说自己怀孕的事很不光彩，就没往下讲，而这恰恰是她想说的事。

“我就是不理解，你害怕什么？”安德烈公爵慢吞吞地说，目光还放在妻子身上。

公爵夫人羞红了脸，挥挥手表示她很失望。

“啊，安德烈，你简直换了个人，换了个人……”

“医生嘱咐你早些休息，”安德烈公爵说，“你快去吧。”

公爵夫人那有绒毛微翘的双唇哆嗦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耸耸肩，在屋里走来走去。

皮埃尔从眼镜上方一会看看安德烈，一会看看公爵夫人。感

到惊讶，目光充满了天真，他抬抬身子好像也准备站起来，但又改变了主意。

“皮埃尔先生在这儿，可这无关紧要，”娇小的公爵夫人忽然开口，她那美丽的面容表现出哭相，“我早就准备和你说了，安德烈，你怎么变得用这样的态度待我？我对你怎么样？你去从军，你不疼爱我。到底这是为什么呀？”

“丽莎！”安德烈公爵只叫了一声，这一声中隐含着恳求、威胁，特别是要让她意识到她会懊悔说这样的话。她却急冲冲地说下去：

“你把我当做病人或者孩子一样看待。我对此一清二楚。难道你半年以前就如此吗？”

“丽莎，我请您不要这么说。”安德烈公爵的口气更加强硬了。

听了他们的谈话，皮埃尔越来越心潮澎湃。起身来到公爵夫人近前。好像他见不得别人哭泣，一见到这样的情形自己也会陪着落泪。

“请放心，公爵夫人。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像出来的，因为，我老实说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噢，很抱歉，局外人不该留在这……不，您别介意……再会……”

安德烈公爵把他的手拉住，拦住他。

“先别走，请稍等，皮埃尔。公爵夫人心地好，她不会不让我和你度过一个快乐的夜晚的。”

“哼，他总是为自己着想。”公爵夫人气得直流泪，说道。

“丽莎。”安德烈公爵把嗓门提得更高，声音冷冰冰的，表明他已无法忍受。

在公爵夫人迷人的脸庞上那种恼怒的松鼠般的神色，忽然变成惹人怜惜的恐惧。她皱起眉头用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看了看丈夫，做出胆怯的求饶表情，就像一只快速而无力地摇着低垂尾巴的狗。

“天哪！天哪！”公爵夫人说着，一手提起裙摆，来到丈夫面前，亲了亲他的额头。

“再见，丽莎！”安德烈站了起来说，像对陌生人一样很有礼貌地吻吻她的手。

两个朋友沉默着。谁也不讲话。皮埃尔看着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用自己的小手揉了揉额头。

“咱们去吃晚饭吧。”安德烈公爵叹了口气便往门口走。

他们来到新布置的金碧辉煌的餐厅。从餐巾到银器、瓷器和水晶玻璃器皿，餐厅里的一切用品都流露新婚家庭所特有的喜气。吃到一半，安德烈公爵用胳膊支着桌子，就像此刻突然决定要讲出早就有了的心事。他带着皮埃尔从没见过的神经质似的激动地说：

“千万别……千万别结婚，我的朋友！请记住这一忠告：除非你认为自己已做了最大的克制，除非你不再迷恋你相中的那个女人并且已看清了她的本来面目，不然你千万别成家，否则你就犯下弥天大过。直到你老了，完全不中用了，再成家……否则你就要失去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东西。琐事会消耗掉你的全部精力。要是你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那么一成家，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你哪儿也别想去，除了客厅，而在那里你就会成为宫廷侍者和傻瓜一样的货色……就是如此！……”

安德烈公爵用力地挥了下手。

皮埃尔把眼镜取下，不戴眼镜的这张脸显得更善良。他惊异地盯着朋友。

“我的妻子很贤惠，”安德烈公爵继续讲，“她是个难得的正派女人，她能做到让自己的丈夫不为名誉而担忧。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现在能让我做个单身男子，我甘愿付出一切！我只能和你讲这样的话，也是第一次说出口，因为我喜欢你。”

安德烈公爵说这些时，和他斜倚在安娜·舍勒家的圆椅里，眯起眼睛，从牙缝中挤出法语时判若两人。因为过于激动，他冷

漠的脸上每块肌肉都在神经质地颤抖；那双眼睛中好像已经熄灭的生命之火又发出耀眼的光辉。看来，在平时他越没精神，在激动时就越神采奕奕。

“你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这样说，”安德烈公爵继续讲，“这是我毕生的经验。你提到拿破仑和他的事业，”他这样说，其实皮埃尔没有提拿破仑，“你提到拿破仑，但拿破仑做事，毫无顾虑地一步步向目标靠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最后终于成功了。可是如果和女人纠缠在一起，就如同戴上桎梏的囚徒，完全失去了自由。你的一切渴望和力量只会不断地折磨着你，只会令你不断地产生悔恨。客厅、闲谈、舞会、虚荣、琐事——这一切构成一个无法挣脱的魔网。现在我就要去参战，去参加盛况空前的战争，可是我一无所知，什么本事都没有。我只会讲空话。”安德烈公爵继续讲，“在安娜·舍勒的晚会上大家都在听我说。这些人都没有品味，可我的妻子离开他们就不能活。这种女人……真不明白这些所谓正派女人，或者包括所有的女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我父亲说得很对：一心为己，贪恋虚荣，愚蠢至极，一钱不值——这就是女人的本质。在交际圈里她们做出故弄玄虚的样子，其实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不要成家，我的朋友，绝对不要成家。”安德烈公爵最后说。

“这话很逗人发笑。”皮埃尔说，“您以为您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以为您的生活失去了光彩。事实上您前途光明，前途光明。而且您……”

皮埃尔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您这算什么话，”但他的口气显明他非常看重朋友，认为朋友大有前途。

“这样的话怎么会从他的口中说出！”皮埃尔心想。在皮埃尔眼里安德烈公爵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因为安德烈公爵充分具备他皮埃尔所没有的优点，用最合适的词来表述，这个优点就是毅力。皮埃尔向来钦佩安德烈公爵善于周旋在各种人中间的能力，他超群的记忆力，他渊博的知识（他博览群书，无所不知，有独到

的见解)，尤其是他学习和工作的本事。对安德烈缺乏哲理猜想(皮埃尔很精于此道)皮埃尔有些感到奇怪，而他并不把它视为不足，却当成长处。

如同车轴需要润滑油一样，奉承和夸赞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这辈子没救了，”安德烈公爵说，“我没有值得谈的事了。还是讲讲你的事吧。”他停了停说，自我解嘲地微微一笑。皮埃尔顿时被这笑容感染了。

“我的事有什么值得一谈？”皮埃尔张开嘴露出明朗愉快的微笑。“我算怎么回事？一个私生子！”他脸猛地红了起来。显然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说出此话。“没有地位，没有财产……其实……”他把“其实”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我现在很自由，我感觉不错。我就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准备和您好好商讨一下。”

安德烈满怀友爱地看着他。但是，他那亲切友好的目光中还是流露出优越感。

“我很器重你，因为只有你才是我们圈子里的自由人。你很幸福，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毫无顾虑。你可以到任何地方，但我想奉劝你：别住在华西里·库拉金公爵家，别像他们那样生活。整日花天酒地，贪图享乐……这对你有害无益。”

“能怎么办，我的朋友。”皮埃尔耸耸肩说，“女人啊女人！”

“我不清楚，”安德烈回答，“正派女人是一码事，可是对华西里公爵家的女人、女人和酒，我真不理解！”

皮埃尔住在华西里公爵那，和他的儿子阿纳托里过着放荡的生活。为了能让阿纳托里浪子回头，家里人正筹划让他和安德烈公爵的妹妹成亲。

“说真的！”皮埃尔好像突然有个好主意，“真的，我早就这样想了，目前这样的生活，让我无从思考，也拿不定任何主意。整天浑浑噩噩，又没有钱。今天他让我和他一起出去，我拒绝了。”

“你能对我发誓不去吗？”

“我发誓！”

皮埃尔离开朋友的住宅时已半夜一点多。恰逢彼得堡六月的白夜。皮埃尔叫了辆出租马车。可离家越近，他越觉得在这个更像黄昏或黎明的夜晚难以入眠。一眼望去可以看到空荡荡的街道的尽头。皮埃尔边走边想，今晚阿纳托里那里照例会有赌局，赌局之后会是一顿畅饮，最终将以皮埃尔所喜爱的娱乐方式告终。

“到阿纳托里那儿也没什么不好。”皮埃尔想，但马上记起自己刚向安德烈公爵发的誓。

但也和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一样，皮埃尔非常想再过一次他很熟悉的放荡生活，并且下定了决心要去。他心想，他起的誓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对安德烈起誓之前已经对阿纳托里公爵发誓说今晚要去他那儿。他最后想，这些誓言都无所谓，特别当他想到说不准明天就会死去，或者发生什么意外，那么这些誓言不就更是毫无意义了吗。皮埃尔习惯用这些念头打消他的决心和意图。于是他就到阿纳托里家去了。

他来到阿纳托里住所所在的近卫骑兵大楼，迈上灯火通明的阶梯，来到二楼，走入一扇敞开的门中。前厅里到处都是空酒瓶、斗篷、套鞋，酒气熏天，没有一个人影，可以听到里屋的言谈和喧闹声。

赌局和夜宵已经结束了，但客人们还没离去。皮埃尔把斗篷脱掉，走进第一间屋子，这里只有残羹冷炙。一个仆人正乘人不备，在偷喝杯里的残酒。喧闹声，笑骂声，熟悉的喊叫和熊的吼声从第三个房间里传出。有八九个青年情绪高涨地挤在敞开的窗口。有三个人正在逗弄一只小熊，其中一人正牵着拴熊的链子，拿熊来吓唬别人。

“我给斯蒂文思押一百卢布！”一个人喊道。

“注意不许用手把住东西！”另一个嚷道。

“我押陶洛霍夫！”第三个人叫起来，“阿纳托里，你来分手[1]！”

“嗨，把熊带走，这儿在打赌！”

“只能一口气喝下去，否则就算输了。”第四个人喊道。

“雅可夫，快拿瓶酒，雅可夫！”主人阿纳托里叫着，他是个身体颀长的英俊男子，只穿了一件薄衬衫，敞着怀，站在人群中。“稍等，各位。看，皮埃尔来了。”他向皮埃尔转过去说，“亲爱的伙计！”

一个个子不高，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人在窗子呐喊：“快过来，把我们的手分开！”在所有带着醉意的声音中，他的声音最清醒。他就是谢苗诺夫团里的军官陶洛霍夫，嗜赌如命，常常与人决斗，和阿纳托里同住。皮埃尔微笑着看着大家。

“我一点都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等等，他还没喝多。快拿瓶酒。”阿纳托里边说着，边从桌上拿起一只酒杯，来到皮埃尔面前。

“先喝了它！”

皮埃尔一大杯一大杯地灌着酒，皱起眉头看着又在窗口聚集的喝醉的客人，注意听他们说话的内容。阿纳托里一边倒酒，一边讲给他听，原来陶洛霍夫正和英国海军军官斯蒂文思打赌，条件是陶洛霍夫要坐到三楼窗口，两脚垂到窗外，一口气喝下一瓶朗姆酒。

“来，把这瓶喝完！”阿纳托里把最后一杯酒递给皮埃尔说，“否则我可不放过你！”

“不，我不能再喝了。”皮埃尔说，把阿纳托里的手推开，来到窗前。

陶洛霍夫拽住英国军官的手，明明白白地说出打赌的条件，但主要是说给阿纳托里和皮埃尔听的。

---

[1] 俄国人打赌时要握手，然后由证人把双方的手分开。

中等身材、头发鬈曲，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陶洛霍夫，今年大约二十五岁。也像所有步兵军官一样，他没留胡须，嘴唇暴露无疑，整个脸上最动人之处就是线条清晰的嘴唇。上唇中间像一个尖尖的楔子，有力地垂到厚实的下唇上，面颊两旁分别有个酒窝，总是显露出来，整体看上去，尤其还有他刚毅、傲慢而聪明的眼神，更使人不得不注意这副面孔。陶洛霍夫没有家产，也没有响当当的社会关系。虽然阿纳托里奢侈浪费，一年里花去几万卢布，但陶洛霍夫和他住在一起，还是受到了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的尊重，人们对陶洛霍夫的尊重在对阿纳托里的之上，连阿纳托里本人也很看重他。陶洛霍夫赌什么都在行，并且几乎每赌必胜。他喝再多的酒也醉不倒。他和阿纳托里一道，是彼得堡当时鼎鼎有名的浪子酒鬼。

一瓶朗姆酒已经拿来了。两个仆人正忙着拆去让人不能坐下的窗框，显然他们已被七嘴八舌瞎出点子的主子们搞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

神气十足的阿纳托里走到窗口。他要拆掉什么东西。他推走仆人，拉拉窗框，可窗框纹丝不动。他就把玻璃打碎。

“喂，你来，大力士。”他叫皮埃尔。

皮埃尔抓住横木，一用力，只听咔嚓一声，栎木窗框被拆下来了。

“全都拿掉，别以为我还想抓住什么东西呢。”陶洛霍夫说。

“英国人讲大话……是不是？……好了吧？……”阿纳托里说。

“好了。”皮埃尔看着陶洛霍夫说。陶洛霍夫手里拿着一瓶朗姆酒，来到窗前，从窗口可以望见晚霞和曙光交汇的天空。

陶洛霍夫拿着这瓶酒跃上窗台。

“听好！”他站在那儿，向屋里人大叫。大家都不出声了。

“我打赌，”陶洛霍夫讲的是法语，为了让英国人听懂，可惜

他的法语并不怎么样。“我押五十金卢布[1],您想不想押一百?”他向英国人发问。

“不,我也押五十。”英国人说。

“好,那就这样。我就坐在窗台上,坐在这儿(他低头指指外侧倾斜的窗沿),不抓任何东西,一口气喝完这瓶酒……没错吧?……”

“很好。”英国人说。

阿纳托里转向英国军官,揪住他燕尾服上的扣子,低头看着他(英国人是个小矮个儿),把打赌的条件用英语重复了一遍。

“等一下!”陶洛霍夫叫道,拿酒瓶敲敲窗子,以引起众人的注意。“等一下,阿纳托里,听我说。要是别人也能效仿,我愿出一百金卢布。听清了吗?”

英国人点了点头,但没有表示他是否准备接受这个条件。阿纳托里没有放开英国人,尽管后者已用点头表示他听清楚了,阿纳托里仍旧把陶洛霍夫的讲话译成英文。一位年轻的身材瘦小的近卫骠骑军官,那天晚上赌输了,爬到窗台边,探头朝下张望。

“哎哟!……哎哟!……哎哟!……”他望望窗下的石板路,叫道。

“别捣乱!”陶洛霍夫嚷道,把这位军官拉下窗台。这位军官被马刺绊了一下,狼狈地蹦到屋里。

为了容易拿到那瓶酒,陶洛霍夫把它放到窗台上,然后十分谨慎地爬了上去。他垂下双腿,双手撑在两边窗框上,估计了一下位置,坐稳后放下两手,微微向右接着又向左挪了一下,然后拿起酒瓶。虽然天色已经大亮,阿纳托里还是点燃两支蜡烛,把它们插在窗台上。陶洛霍夫穿白衬衫的脊背和弯曲的头发在两侧烛光的映照之下。大家都围在窗口,英国军官站得最靠前。皮埃尔微笑着,沉默不语。当中一个年龄最长的人,脸上布满惊恐

---

① 金卢布:当时一个金卢布合十个卢布。

和恼怒的表情，突然蹦过去，想揪住冒险者的衬衫。

“各位，这太过分了，他会摔死的。”这个还算理智的人说。

阿纳托里拦住他。

“别乱来，你会把他吓着的，他会摔下去。明白吗？……那可就完了？……啊？……”

陶洛霍夫转过身来坐好，双手又撑住两边的窗框。

“谁再敢靠近我，”这几个字从陶洛霍夫抿紧的薄嘴唇缝中慢腾腾地吐出来，“我就马上把他从这儿扔出去。哼！……”

他哼了一声，又转过去，把手放下，拿起那瓶酒，送到唇边，仰着头并举起另一只手以维持平衡。一个刚动手收拾碎玻璃的仆人，此刻就弯着腰呆在那儿，眼睛紧盯着窗子和陶洛霍夫的后背。阿纳托里挺直身子，瞪大眼睛站着。英国军官噘着嘴在那儿冷眼旁观。那个试图阻拦这次冒险的人躲在屋角的沙发上面壁。皮埃尔捂着脸，脸上是凝固的笑容，露出惊恐的表情。大家都在沉默。皮埃尔把手从眼睛上移下来。陶洛霍夫仍保持原来的姿势，只是头更向后仰着，到了后来鬈发都碰到衬衫领子了，他那握酒瓶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吃力地越举越高。酒瓶就要空了，瓶底还在向上，他的头也越发向后仰着。“怎么这么长时间哪？”皮埃尔想。他感觉如同过了半个多小时。突然，陶洛霍夫的后背往后倒，他的一只手不自主地狠命颤抖；这样的颤抖完全可以导致他坐在倾斜的窗沿上的身体往下滑。他整个的身子滑了一下，他的手和头也更紧张地哆嗦着。他想用举着的那只手抓窗框，但又放弃了，皮埃尔再次闭上双眼，决定再不睁开了。他忽然感到周围的人动起来了。他忙看了一眼，只见站在窗台上的陶洛霍夫那苍白的脸上洋溢着兴奋。

“喝干了！”

他把酒瓶抛向英国人，后者利索地把它接住。陶洛霍夫跳下窗台。他全身散发着浓浓的朗姆酒味。

“棒极了！这才是条硬汉！噢，这才是真正的打赌！真他妈

的！”大家都在喝彩。

英国人数着从钱袋里拿出来的金币。陶洛霍夫紧锁眉头不吭声。皮埃尔跳到了窗台上。

“各位！谁想和我打赌！我也要这么做。”他叫道，“没人和我赌，我也来。拿瓶酒来。我也要这么做……把酒拿来。”

“别拦他，别拦他！”陶洛霍夫微笑着说。

“你干什么？疯了吗？谁叫你这样的？站在楼梯上你都会发晕的。”几个人齐声劝他。

“我能行，给我一瓶朗姆酒！”皮埃尔醉意朦胧地用力拍着桌子，随后就往窗台上爬。

众人抓着他的胳膊，但他的力气太大，任何接近他的人，都被他甩得远远的。

“不行，这样蛮干可不行，”阿纳托里说，“来吧，让我来哄哄他。你听我说，我和你赌，可要到明天，现在我们马上到×××那儿去。”

“走，”皮埃尔叫着，“走！……带着小熊去……”

说着他抱起小熊，一会又举起来，一会又抱着它在屋里打转儿。

七

华西里公爵果然像他在安娜·舍勒的晚会上向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保证的那样，帮她的独子保里斯调动了职位。华西里公爵把此事奏明皇上，保里斯就被获准破格提升他到近卫军谢苗诺夫团作一名准尉。不过，无论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怎样四处活动，都没有实现他要得到库图佐夫的副官这一职务的愿望。在安娜·舍勒的晚会后不久，德鲁别茨基夫人就回到富有的莫斯科的亲戚罗斯托夫家里。她寄居在那儿，她的宝贝儿子保里斯从小

就在那儿受教育，多年后才参军，最近被调到近卫军任准尉。八月十日，近卫军已经从彼得堡出发，保里斯还留在莫斯科筹备行装，准备在通往拉齐维洛夫的大路上追上队伍。

罗斯托夫家母女同名，都叫娜塔莎。这天恰逢她们俩人的命名日。从一大早，载着前来祝贺的客人的马车排着长队，毫不间断地来到厨司街闻名莫斯科城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官邸。伯爵夫人带着漂亮的大女儿在客厅里接待着一批批来宾。

伯爵夫人具有东方女人的瘦削面庞，四十五岁左右，生过十二个子女，有些未老先衰。因为体质虚弱，她举止迟缓，讲起话来慢悠悠，因此让人感觉她十分稳重，为之肃然起敬。坐在那的德鲁别茨基夫人像自家人一样，帮着招待宾客，陪客人聊天。觉得不需要自己来陪客的年青人都呆在后面房间里。罗斯托夫伯爵忙着应酬，邀请大家就餐。

“我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我两位过命名日的家人，十分感谢您，亲爱的朋友（无论男女，不分职位高低，他一概称呼亲爱的朋友）。请您一定来就餐。您别惹我生气，亲爱的朋友。我代表全家邀请您，亲爱的朋友。”罗斯托夫伯爵一遍遍地重复这几句话，快乐的胖脸上胡须被刮得干干净净，露出不变的表情，并且总是同样紧握住对方的手、同样不断行礼。每回伯爵送走一位客人，马上回到客厅里，接着款待其余的客人。他搬来一个扶手椅坐下，脸上带着既爱享受又懂得怎样享受的神气劲。他大大方方地分开两条腿，两手搭在膝盖上，满有情趣地晃着身子，聊聊天气、询问健康，一阵儿讲俄语，一阵儿讲很拙劣但自认为很不赖的法语，随后表露出疲惫又对自己的礼貌招待很自信的神情，捋捋稀落的白发，请客人们入席。时而，他走出前厅，穿过花房和仆人的房间，走进摆着八十副餐具的宽敞的用大理石装饰的大厅，看着端银器和瓷器、搬桌子和铺锦缎桌布的仆人们，叫贵族出身的总管德米特里来到他身边说：

“哎，哎！德米特里，注意，一定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对

了，对了，”他看看摆开的大餐桌骄傲地说，“摆餐桌最最重要了。对了，对了……”他放心地舒了口气，又来到客厅。

“玛丽雅·卡拉金娜以及小姐前来祝贺！”伯爵家高大健壮的跟班走进来，用低沉的声音报告。伯爵夫人闻了闻画有丈夫肖像的金鼻烟壶，考虑了一下。

“这么多的来客，真要把我累垮了，”伯爵夫人说，“好吧，我再接见最后一位。她很懂礼仪的，请她进来！”她可怜兮兮地对跟班讲。似乎在埋怨，“唉，你们真要把我累死了！”

一位身材高大、体态臃肿、十分傲慢的太太带着满面笑容的圆脸女儿，衣裙沙沙作响地走进客厅。

“伯爵夫人……我们好久没……这可怜的孩子病了……在拉祖莫夫家的那次舞会上……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见到……我真荣幸……”只听得女人们此起彼伏的谈话，夹杂着衣裙相互磨擦发出的声响和搬动椅子的声音。一个人的话音刚落，就接着另外有人衣裙沙沙作响地站起来，引出另一个话题：“我十分、十分快乐……妈妈的健康……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然后又是衣裙的沙沙声，有人走到前厅，穿好外衣或披上斗篷，登上马车离去了。一些人提及当时城中的首要新闻；叶卡德琳娜女皇时期的巨富兼美男子别祖霍夫伯爵的病情，还有他的私生子皮埃尔在安娜·舍勒家的晚会上的过分举动。

“我真同情可怜的伯爵。”一位女宾说，“本来他的身体就够糟的了，现在又为儿子操心，可真够他这把老骨头受的了！”

“发生了什么事？”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忙问，就像她不明白那位女宾谈话的意思，其实关于别祖霍夫伯爵的苦处，她至少也听过十几遍了。

“哎，这都怨当今的教育啊！”那位女宾说，“这个青年在国外时就无所顾忌，听说，如今在彼得堡又做出让人震惊的事，被警察驱逐出境了。”

“您仔细讲讲！”罗斯托夫伯爵夫人要求道。

“他和坏人交朋友，”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接下去说，“华西里公爵的儿子，再加上个叫陶洛霍夫的人，鬼才晓得他们在一起做些什么。现在他们都尝到了苦头。陶洛霍夫被降职为士兵，别祖霍夫的儿子皮埃尔被驱逐回莫斯科。阿纳托里虽然有他父亲华西里公爵为他周旋，但也被驱逐出彼得堡。”

“请问，到底他们做了什么坏事？”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继续发问。

“他们完全是一群强盗，尤其是陶洛霍夫。”那女宾说，“他是声望极高的陶洛霍夫夫人的儿子，可他做了些什么事呀？您简直想像不到：他们三个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头狗熊，用马车把它带到女演员家。警察前去阻止。他们竟然抓住警长，把他同那狗熊背靠背捆在一块，扔进莫依卡河里；狗熊在河里游，背上还背着警长。”

“噢，亲爱的朋友，警长的那个形象一定挺滑稽。”罗斯托夫伯爵大声说，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噢，这太可怕了！可这有什么值得笑的，伯爵？”

可太太小姐们也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倒霉的人救上岸来。”女客继续讲。“这就是别祖霍夫伯爵的公子做的好事！”女宾添上一句，“还听说他又聪明又有教养。看看吧，这就是国外培养出来的人才。我希望这里的人不要接待他，尽管他很有钱。有人想把他介绍给我，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还有女儿啊。”

“您怎么晓得这个年青人很有钱？”伯爵夫人问，俯下身不让姑娘们听到，姑娘们马上做出不去听的模样。“实不相瞒，他的孩子都是私生子。皮埃尔可能……也是个私生子。”

女宾挥了挥手。

“我觉得，他恐怕要有二十几个私生子。”

德鲁别茨基夫人说话了，很显然她是想夸耀自己的社会关系，让别人了解她多么熟悉内幕。

“就是这样的。”她饶有趣味地轻声说，“谁都知道别祖霍夫伯爵的名声……他究竟有多少个孩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可这个皮埃尔是他的心肝。”

“这个老头儿在去年还挺精神的！”伯爵夫人说，“我没见过有哪个男人比他更精神。”

“如今他可大不一样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据我所知，公爵夫人娘家全部财产的继承人是华西里公爵，作为父亲他最得意皮埃尔，注重他的教育，还奏明过皇上……因此难以预料，如果他去世了（他病得很重，随时有生命危险，劳兰医生已经为此从彼得堡赶来了），谁将得到这么一大笔遗产：皮埃尔还是华西里公爵。那可是四万个农奴和上百万的家财啊！因为这些事是华西里公爵亲口对我说的，我不会弄错的。还有，别祖霍夫伯爵是我的表舅呢。他还是保里斯的教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补充道，故意做出并不留意此事的样子。

“昨天华西里公爵抵达了莫斯科。据说，他是来视察的。”那个女宾说。

“的确，可我只跟你一个人透露，”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这只是借口，实际上是他获悉别祖霍夫伯爵危在旦夕，特意赶来的。”

“啊，亲爱的朋友，那个玩笑真是棒极了，”罗斯托夫伯爵发觉年纪较大的女宾不听他讲话，就转向小姐们说道，“我猜，那位警长的形象一定非常滑稽。

他做出警长当时怎样舞动双手，又低沉而洪亮地笑起来，直笑得肥胖的身体全都抖起来，和那些吃惯珍馐美味的阔佬一样。“对了，请到寒舍来用晚餐。”他说。接下来是一阵沉寂。

八

伯爵夫人愉悦地微笑着瞧着女宾，但她毫不忌讳地在女客们告辞时表现出那份高兴的神色。女客的女儿整理一下衣裙，用目光探询着母亲。忽然，隔壁房间里传出几个男女撞翻椅子，向房门跑去的噪杂声。接下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边跑边在短纱裙下藏着什么东西，冲到屋子中间停住了。看得出，她跑的速度太快，没想到跑得这么远。这时门口处随后跟上来一位穿红领制服的大学生、一名近卫军军官，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和一个身着童装的红脸蛋的胖男孩。

罗斯托夫伯爵一下子跳起来，张开双臂蹒跚地拥抱跑进来的小姑娘。

“噢，她到了！”伯爵笑着喊，“今天就是庆贺她的命名日！我的小心肝的命名日！”

“宝贝，任何事都得看个场合。”伯爵夫人假装严厉地说，“埃利，你总是娇惯她。”她又对丈夫说。

“噢，我的心肝，我衷心地祝福你。”女宾说。“她真是可爱极了！”她又向做母亲的夸奖道。

这位小女孩黑黑的眼睛、嘴巴很大，称不上漂亮，但很有活力，由于刚才跑得太快，挂肩滑了下来，露出肩膀，一头梳向脑后的黑鬈发，露着两只细小的手臂，一双瘦伶伶的腿穿着带花边的长裤，脚上是双低口鞋。她正处在脱离孩童时期，但还未成为少女的美妙年华。她挣脱开父亲的拥抱，跑到母亲跟前，并不在乎母亲的责备，把她绯红的脸庞埋在母亲的带花边的披肩里，笑了起来。她从裙子下面拿出一个布娃娃，边笑边气喘吁吁地说起布娃娃的事。

“您瞧见了吗？……布娃娃……她名叫咪咪……您瞧。”

娜塔莎无论如何也讲不下去了，她感到一切太有意思了。她伏在母亲怀里开怀大笑，使那古板的女宾也忍不住跟着笑了。

“喂，快走吧，领着你这个小怪物快走吧！”母亲假装恼火地推开女儿说。她向女宾介绍：“她是我的小女儿。”

娜塔莎从母亲的花边披肩里抬起面庞，眼里含着笑出来的泪花，看了看母亲，又把脸埋了下去。

意外地见到这种天伦之乐，那女宾觉得自己应该对此做出反应。

“告诉我，我的乖乖。”她对娜塔莎说，“你怎么得到这个娃娃的。是你的孩子，对吗？”

娜塔莎对女宾这种世故的语气很反感，没有回答她，只是表情木然地看看她。

这时，所有的晚辈，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军官儿子保里斯、罗斯托夫伯爵的长子大学生尼古拉、十五岁的伯爵的外甥女宋尼雅和伯爵的小儿子彼嘉都来到客厅。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开心的青春活力，但担心失礼，都在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他们刚从后屋匆忙跑出来，在那里他们的话题一定比这里的关于本市传闻、天气如何与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之类的讨论有意思多了。间或他们互递个眼神，强止住笑意。

两位青年，一位是军官，一位是大学生，他们自幼相认，年龄相仿，都很帅气，可彼此很不相像。保里斯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相貌堂堂，眉清目秀，神态稳重。尼古拉呢，个子不高儿，头发弯弯的，看上去性格开朗，在他的上唇之上已长出黑黑的胡须、脸上带着刚毅而热情的神色。尼古拉一来到客厅，就涨红了脸，他显然不知所措。保里斯却恰恰相反，马上镇静下来，沉着又风趣地讲着，他早就认识这个布娃娃咪咪了，那时她还是个鼻子完好的小女孩，这五年里她老多了，连脑袋也裂开了。讲完了这些，他看了娜塔莎一下。娜塔莎有意避开他的目光，看了她弟弟一下，只见弟弟眯起双眼，不作声地笑得浑身直颤。娜塔莎再也

受不了了，跳起来，一股劲地往屋外跑。保里斯却没笑。

“也许您也想走了吧，妈妈？给您叫马车吗？”保里斯笑着问母亲。

“好的，你去，去，让他们备车。”德鲁别茨基夫人笑着回答。

保里斯默默地退出去，去找娜塔莎。胖男孩随后气呼呼地跑去追他们，好像因为他的计划受挫而恼火。

九

年轻人里，除了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大女儿（她比妹妹娜塔莎长四岁，举手投足都是大姑娘的样子）和做客的小姐，客厅里只有尼古拉和宋尼雅两个人了。宋尼雅是个小巧的黑发女孩，长长的睫毛，目光温柔，头上盘了两卷一条乌黑的粗辫子，脸上的皮肤，尤其是肌肉微丰的瘦削的胳膊和脖颈上的皮肤，略带黄色。她举止端庄，肢体柔滑，为人处事机敏而稳重，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猫，终会变成一只美丽的母猫。显然，她觉得听人谈话时应面带微笑，她那双长长睫毛下的眼睛却不能自己地看着就要从军的表兄，目光中表露出少女的痴情和爱恋，连她脸上的微笑一分一秒也躲不过别人的眼睛。十分明显，这只暂时趴着不动的小猫，只是等待时机能更有力地纵身一跃，以便与她的表兄也同保里斯同娜塔莎一样，跑出客厅去玩。

“啊，亲爱的朋友，”老伯爵指着尼古拉对女宾讲，“您看，他的好朋友保里斯成为一名军官，他为了友情不甘落后，就丢下学业和我这个老头子去参军，亲爱的朋友。我已经为他在档案馆里找了个职位，安排好了一切。哎，究竟有这样为了友情的吗？”伯爵对此表示怀疑。

“噢，我听说已经宣战了。”女宾说。

“早就有这种说法，”伯爵说，“现在又在传了，只不过说说而

已。亲爱的朋友，您看，这就是友谊！”他重复了一遍，“他要去当骠骑兵。”

女宾摇摇头，不知怎样回答。

“与友谊无关。”尼古拉红着脸说，好像要驳斥对他的恶语中伤，“与友谊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服兵役是我的责任。”

他转过头，表妹和做客的小姐们，全都微笑着、赞许地看着他。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舒伯特上校今天来我这吃午饭。他是来休假的，准备带他走。我能怎么办呢？”伯爵耸耸肩，半真半假地说，这件事显然令他很烦恼。

“我已经和你讲过了，爸爸。”尼古拉说，“如果您不想让我这么做，我可以放弃。只不过我清楚我这个人除了参军，别的都做不好。我成不了外交家，也不会当官，因为我不会掩饰真情。”说这些话时，尼古拉一直带着有优越感的青年喜爱炫耀的神色看着宋尼雅和做客的小姐。

“小猫”紧紧盯着他，好像时刻准备着跳起来和他玩耍，显示猫的本性。

“噢，噢，好吗！”老伯爵说，“他总爱冲动，脑子被拿破仑弄混了，时刻记着他如何从中尉变成皇上。好吧，愿上帝保佑。”老伯爵一味地说着，没有看到女宾脸上露出的嘲讽的笑意。

大人们的话题转到了拿破仑的身上。卡拉金娜的女儿裘丽对尼古拉说：

“真可惜，您星期四没到阿尔哈罗夫家。没您在场，我觉得挺没意思的。”裘丽娇媚地冲他笑着说。

受到如此礼遇使这个年轻人格外惊喜，讨好地露出微笑，往裘丽身边凑得更近了，独自同春风得意的裘丽讲话，根本没看到他这无心的微笑如同一把刺入脸色通红、强装笑脸的宋尼雅的嫉妒心里的尖刀。在谈话中间，尼古拉瞅了宋尼雅一眼。宋尼雅爱恨交加地看了他一下，强忍住眼中的泪水，嘴角仍旧带着微

笑，站起来走了出去。顿时，尼古拉兴致全无。他等谈话一停，就心慌意乱地出去找宋尼雅。

“这些年轻人的心事真是一目了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用手指着尼古拉的背影说，“表兄妹的关系最让人头痛。”她补充说。

“是的，”伯爵夫人在这群像太阳一样照亮了客厅的年轻人出去之后说，好像在回答一个无人向她发问却经常萦绕在她脑海里的问题，“为了现在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快乐，记不清费了多少神，遭了多少罪啊！可即使到了今天，说实在的，也是焦虑多，快乐少。老让人焦虑，老让人焦虑！无论男孩女孩到了这个年龄，都是最危险的。”

“这就要看怎么教育他们了。”女宾说。

“是的，您说得在理。”伯爵夫人继续说，“感谢主，迄今为止我一直是自己孩子们的朋友，他们十分信赖我。”伯爵夫人说，她也和其他为人父母的一样，不正确地以为孩子们没有不让她知道的秘密，“我相信我永远是我女儿的首席顾问，我了解我的尼古拉急脾气，但即使他再淘气（这是男孩子不能避免的），也不会像彼得堡的浪荡公子哥那样。”

“是的，都是不错的孩子，不错的孩子。”伯爵随着他夫人说，凡是他搞不清的事总是说不错，“你们瞧，他要当骠骑兵！可您能怎么做，亲爱的朋友！”

“你家的小女儿可爱极了！”女宾说，“急性子！”

“是啊，急性子。”伯爵说，“和我一样！她的嗓子棒极了！虽然她是我的女儿，可我还要说，她将成为歌唱家，第二个莎乐莫妮！我们专门请来一位意大利教师教她。”

“会不会过早了些！据说，这么小的年龄学唱歌对嗓子不好。”

“唔，不，根本不早！”伯爵说，“我们的母亲十二三岁时不是都成家了吗？”

“她现在爱上保里斯了！您认为，她怎么样？”伯爵夫人看着保里斯的母亲，微笑着问，显然在回答一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啊，实不相瞒，我对她管教太严，我不许她……天晓得他们会偷偷地做出什么事来（伯爵夫人指的是他们会亲吻），但现在她还把什么事都告诉我。晚上她总是跑进我屋里，和我说心里话。可能是我娇惯他，可说真的，这样更不错。我对大女儿要求得严厉多了。”

“是的，他们教育我的方式就是截然不同。”漂亮的大女儿薇拉伯爵小姐微笑着说。

总的说来，微笑能添加女人的美感，可薇拉的微笑并没有让她变得更迷人，反而使人觉得她笑时脸色不自然，看着很别扭。薇拉长相好，人又聪敏，学习成绩不错，又有修养，嗓子不错，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也很得体；但说来蹊跷，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女宾和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回头看了她一下，好像没弄清她为何要这么说，而且很反感。

“总的来说对长男长女要求就是严些。指望他们成才嘛。”女宾说。

“没有必要隐瞒吗，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要求薇拉严厉一些，”罗斯托夫伯爵说，“噢，这无关紧要！毕竟她是个好孩子。”他对薇拉赞赏地眨眨眼，又补充了一句。

客人们站起来告别，说以后来吃饭。

“这算什么行为啊！总是一坐就是老半天，老半天！”伯爵夫人送走客人说。

十

娜塔莎跑出客厅又继续向前，到了花房。她等在那儿，倾听着客厅里的交谈，等着保里斯跟出来。她不见他人影，气得直跺

脚，马上要哭出来时，猛听到一阵年轻人不急不缓的沉稳的脚步声。她急忙躲到花盆中间。

保里斯站到房子中间，回头瞧了瞧，拍拍制服袖子上的灰尘，来到镜子跟前，照照自己英俊的面庞。娜塔莎从花盆中间有意憋住呼吸往外瞧，看他准备做什么。保里斯在镜子跟前站了一阵儿，轻轻一笑，就往门口走。娜塔莎准备喊他，可又改变了想法。

“让他找去吧。”娜塔莎自言自语。保里斯刚走，宋尼雅就从另一扇门进来了。她脸红红的，眼含泪花，气呼呼地低语着。娜塔莎刚想冲她跑过去，又立即忍住，呆在原地不动，像隐身人似的向外瞧，看有什么事发生。她有一种新奇感。宋尼雅嘴里嘟囔着，回头看看客厅的门。尼古拉从那走来了。

“宋尼雅！你怎么啦？怎么会这样？”尼古拉说着跑到她身边。

“没怎么，没怎么，不用管我！”宋尼雅放声大哭。

“不，我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

“您明白，那就好，您找她去吧。”

“宋——尼雅！听我一句话！你怎么会胡思乱想，这样折磨我又折磨你自己呢？”尼古拉握住她的手说。

宋尼雅没有把手抽回，却也不哭了。

娜塔莎大气不敢出，纹丝不动，一双明亮的眼睛从藏身之处向外瞧。“又会怎么发展下去呢？”她琢磨。

“宋尼雅！在这世上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是我的一切。”尼古拉说，“我会向你证明的。”

“我不喜欢听这些。”

“行，那我就不说了。请原谅，宋尼雅！”尼古拉把她拉过来了吻了吻。

“啊，真美妙啊！”娜塔莎想。宋尼雅和尼古拉走了出去，她跟在后面，把保里斯叫了过来。

“保里斯，快过来！”她诡秘地说。“我有件事跟您说。快来，

快来。”她说着，边领他来到刚才躲起来的花盆中间。保里斯笑盈盈地跟着她。

“是什么事？”保里斯问。

她有些害羞，向周围看了看，瞧见扔在盆花中的布娃娃，把它拾起来。

“您来吻吻它。”娜塔莎说。

保里斯十分有心而亲切地望着她激动的脸庞，一言不发。

“您不乐意吗？那么到这儿边来。”娜塔莎边说边走到花丛深处，扔下布娃娃。“来，来！”她不断地小声说着。她抓起年轻军官的袖口，红润的脸颊上露出惊喜的神情。

“那么您想吻吻我吗？”娜塔莎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问，皱着眉头看着他，脸上带着笑，激动得马上要哭了。

保里斯的脸红了。

“您可真逗人！”保里斯低头对他说，脸越来越红了，但没有什么举动，只是在等待。

忽然，娜塔莎跳到一个大花盘上，站得比他还高，双手抱住他，她那瘦削的光胳臂圈住他的脖子，一下子把头发甩向脑后，吻了一下他的嘴唇。

然后她从花盆的中间移到另一侧，低头站着。

“娜塔莎，”保里斯说，“您明白我爱您，可是……”

“您真的爱我？”娜塔莎打断他，问道。

“这是真的，我爱您。可我们不要再像刚才那么做……再等四年……到那时我就向您求婚。”

娜塔莎考虑了一下。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拿修长的手指算着。“好！那么，一言为定！”

满意而欣喜的微笑使娜塔莎的激动的脸显得更神采飞扬了。

“一言为定！”保里斯说。

“永不反悔？”女孩子说，“至死不渝？”

娜塔莎挎着他的胳膊，兴冲冲地和他一同悄悄走进起居室。

十　一

招待了那么多来宾后，伯爵夫人感到非常劳累。她嘱咐仆人她不再会见任何客人，并要求门房必须把贺客都留在这儿就餐。伯爵夫人非常想同幼年时期的老朋友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单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自从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从彼得堡回来后，她还没有同她好好谈过。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哭丧着脸，但努力赔笑，把椅子靠近伯爵夫人的身边。

“我想和你真心实意地聊一聊，”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我们的老朋友没有几位了！所以我更加珍视我们的友情。”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没有往下讲，而是看看薇拉。伯爵夫人握了握老朋友的手。

“薇拉，”伯爵夫人对明显不受偏爱的大女儿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难道你看不出来你在这儿碍事吗？找你妹妹去，或者……”

漂亮的薇拉微微一笑，带着看不起的意味，显然对此并不感到委屈。

“您若是早说，妈妈，我早不在这儿了。”薇拉边说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她走过起居室，看见两个窗子下分别坐着两对男女。她停住了，轻视地微微一笑。宋尼雅坐在尼古拉身边，尼古拉正给她抄写他的处女诗。保里斯和娜塔莎坐在另一个窗下，薇拉刚一进去，他们就不言语了。两个女孩子含羞而幸福地看了一下薇拉。

见到这两个正处在热恋中的姑娘本应让人开心和感动，可很明显，薇拉面对眼前的景象并不开心。

“我嘱咐过你们多少回了，别动我的东西。”薇拉说，“你们都有自己的房间。”她从尼古拉的手中夺下墨水瓶。

“稍等，稍等。”尼古拉拿着笔蘸着墨水说。

“你们做什么事都不分场合。”薇拉说，“刚才突然闯到客厅里，弄得大家都没有面子。”

显然薇拉的话没有错，或者正因为如此，谁也没有吱声。四个人只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薇拉拿着墨水瓶呆在屋里没走。

“像你们这么大年纪，娜塔莎和保里斯，或者说你们俩之间，能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只不过是闹着玩罢了！”

“啊，薇拉，这和你有何相干？”娜塔莎低声反驳。

今天娜塔莎对任何人都比往常更亲切、更随和。

“就是闹着玩，”薇拉说，“我替你们脸红。你们能有什么秘密呢？……”

“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们并没有多管你和别尔格的事。”娜塔莎愤怒地说。

“是，你们是没有管。”薇拉说，“因为我的行为向来都不过分。但你和保里斯的事我可要让妈妈知道。”

“娜塔莎对我很好，”保里斯说，“我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不用说了，保里斯。你真是位了不起的外交家(外交家一词当时在孩子们中间很盛行，他们说这个词时另有意义)，实在无聊。”娜塔莎被气得声音在颤抖说，“她为什么总找我麻烦？”

她接着对薇拉说：“你永远都不会理解这种事，因为你没爱过任何人，你没心没肺，你是位让理夫人[①]（这是尼古拉为薇拉起的外号，带有嘲讽的意味）。破坏他人的兴致是你最大的乐趣，你要和别尔格调情，就去好了。”娜塔莎一下子说完这些话。

“当着客人的面去追求小伙子，我可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

---

① 让理夫人(1746—1830)：法国教育家和小说家，小说以反映上层社会的古板礼节为主。

……”

“哼，这回你总算达到目的了。”尼古拉插话了，“讲了这么多难听的话，把大家的兴致都弄没了。咱们到育儿室去。”

四个人如同一群受惊吓的小鸟，起身走出去了。

“你们才对我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可没有对别人说过什么。”薇拉争辩道。

“让理夫人！让理夫人！”门外传来起哄声。

漂亮的薇拉惹恼了众人，对别人的话她并不在意，只是一笑了之。她站在镜子前，整理一下围巾和头发，照照自己娇好的面容，似乎更冷静更稳重了。

客厅里的人还在交谈。

“哎，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说，“我的生活也不都是风平浪静的。难道我没有意识到，照如今这样过日子，我们也挺不了多长时间！这全都怨俱乐部和他的好心眼。尽管我们住在乡下，也得不到安宁。看戏呀，打猎呀，天晓得有多少花样。唉，我的事不值得一提！还是讲讲你怎样安排那些事的吧。看到你我总觉得惊讶，安娜，像你这个岁数，一个人坐车，一会儿去莫斯科，一会到彼得堡，一会儿找大臣，一会儿见名人，你知道怎样应付不同的人，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哦，你是怎样把这些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唉，我可一点都不行。”

“啊，我的好姊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回答说，“但愿上帝不让您了解，作为一个寡妇，孤苦伶仃，还带着个宝贝儿子，生活有多不容易哪！要去学着做任何事，”她带着几分得意说，“是通过那场官司让我开了眼界。我想见哪位名人，就写个条子：‘某某公爵夫人拜见某某。’然后我就乘车前去拜访，一次不行、两次、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我才不理会呢。”

“那么，保里斯的事你求谁办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问，“你看，你的儿子已成为近卫军官了。可我的尼古拉只不过是个士官

生。没人为他找人帮忙。你这是求谁办的?”

“求的是华西里公爵。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一下就答应了,奏明了皇上。”德鲁别茨基夫人一点都没有想起她为达到目的受到的委屈,自鸣得意地说。

“他看上去没老吧,华西里公爵?”伯爵夫人问,“上次我们在鲁勉采夫家一同演戏以后,我再没见过他。我想他一定忘了我了。他追求过我。”说到这件事,伯爵夫人笑了。

“还是老样子。”德鲁别茨基夫人回答,“待人亲切,谈吐风趣。名誉和地位并没有使他改变。他对我说:‘亲爱的公爵夫人,我对您表示歉意,我很少为您尽力,有事您只管吩咐。’噢,他的确是个好人,是个好亲戚。当然,娜塔莎,您知道我非常心疼儿子。为了他能幸福,我愿做任何事。可是我的境遇太糟了,”公爵夫人难过地压低嗓音,“简直糟透了。那场倒霉的官司让我倾家荡产,可是没有任何说法。说真的,有时我真的身无分文,我不知该用什么来给保里斯准备行装。”她拿出手帕,哭起来。“我需要五百卢布,可是手上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钱币。我现在的境遇……我现在惟一指望着别祖霍夫伯爵。如果他不想帮他的教子(是他给保里斯施的洗礼),不给他一点东西,那么,我这阵子就白忙了:我没有能力为他准备行装。”

伯爵夫人流着泪,暗自想着心事。

“我常常这么想,也许这么想是有罪的。”公爵夫人说,“我总是想,别祖霍夫伯爵一个人生活……有那么一大笔家产……他活着有什么意义?他活得很痛苦,而保里斯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呀。”

“他一定会给保里斯留下点什么的。”伯爵夫人说。

“天才晓得,亲爱的朋友,这些高官显贵都很自私。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带保里斯去看望他,向他坦白地提出请求。这事与我儿子的前途紧密相关,别人怎么想,我不放在心上。”公爵夫人站起身,“现在是两点钟,你们四点吃饭,我去一趟还能赶回来。”

像彼得堡的女强人一样，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能够很好地把握时间。她叫人把儿子找来，和他一道来到前厅。

“再见，我的好姊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送到门口的伯爵夫人说，“祝我成功吧。”她怕儿子听到，低声说。

“你们要去别祖霍夫伯爵家吗，亲爱的朋友？”罗斯托夫伯爵从饭厅赶来说，“若他好点儿了，您就叫皮埃尔来我这儿来吃饭。他来过这里，和孩子们一起跳过舞。您一定把他请来，亲爱的朋友。啊，让我们看看，塔拉斯今天怎么显示他的手艺。他说，连奥尔洛夫伯爵家都没有像我们这么讲究的晚餐呢。”

十　二

“保里斯，我亲爱的孩子，”当公爵夫人母子俩人乘着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马车，经过铺着干草的街道，驶进别祖霍夫伯爵家的院子时，母亲同儿子讲道，“保里斯，我亲爱的儿子，”她从旧斗篷里把手伸出来，谨慎而亲热地放在儿子的手上，“你要亲切地、热情而周到地对他。毕竟别祖霍夫伯爵是你的教父，你的前途全仰仗他了。你记着，我的宝贝，你要想方设法讨他欢心……”

“我明白，除了受气，没有别的下场……”儿子冷漠地说，“可是我向你保证，按你说的去做。”

虽然门房知道大门口停着哪家的马车，他还是忍不住看了看母子二人（他们没用通报就径自穿过两行放在壁龛里的塑像，走进门窗宽敞的门廊），别有用心地瞧瞧旧斗篷，询问他们想见谁，是打算见公爵小姐们还是伯爵。听说想见伯爵，他就说大人今天病情很重，不见任何人。

“咱们回去吧。”儿子用法语说。

“我的好朋友！”母亲恳切地说，又抚摸一下儿子的手，好像这样做可以安慰儿子，或者可以给他鼓鼓劲儿。

保里斯沉默着，也没脱去外衣，只是用询问的眼神望望母亲。

“老朋友，”公爵夫人轻声细语地对门房说，“我晓得别祖霍夫伯爵的病情很严重……我是特意来探望他的……我是他的亲戚……我不会打扰他，老朋友……我只想看看华西里公爵。他不就住在里面吗？麻烦你通报一下。”

门房不痛快地拽着通到楼上的铃铛，转了过去。

“德鲁别茨基夫人求见华西里公爵。”门房朝从楼上跑下来、在楼道拐角处向下张望的、穿着燕尾服、长统袜、浅口鞋的仆人大声喊。

母亲整理好染色绸连衣裙的皱褶，在墙上的大镜子前照了照，然后才用穿着旧的地双脚，满有精神地踏上铺着地毯的楼梯。

“我的朋友，你向我保证过。”她又向儿子嘱咐着，用手碰了碰他给他鼓鼓劲儿。

儿子眼睛看着下方，无所谓地跟在她身后。

俩人来到大厅，这里有一道通往华西里公爵房间的门。

母子俩人来到大厅中间，正准备问那个一见到他们就站起来的老仆人怎么走，这时有一扇门的青铜把手转了转，华西里公爵穿着丝绒皮袄，像往常在家一样，只戴一枚徽章，把一位英俊的黑发男士送出来。这人正是彼德堡的名医劳兰。

“真是这样吗？”华西里公爵问。

“公爵，常言道：‘谁能没有过失’呢……”劳兰医生用法语腔讲着拉丁语。

“好的，好的……”

这时华西里公爵看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母子俩人，就向医生行告别礼，带着狐疑的神色不言语地来到他们面前。儿子注意到母亲的目光中忽然闪现出深深的哀伤，又微微一笑。

“哎，公爵，我们在这么令人伤感的地方见面……请问，我们

心爱的病人情况如何呢？”她说，好像没有发现那注视她的冷漠的目光有多么让人窘迫。

华西里公爵用疑惑的眼神看看她，然后再看看保里斯。保里斯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华西里公爵没有回应，向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转过去，摆摆头、动动嘴唇表示回答她提出的问题，说明病人的情况不妙。

“这是真的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惊呼着，“啊，这太恐怖了！想一想都让人胆寒……这是我的儿子。”她指着保里斯又说，“他是来向您当面道谢的。”

保里斯再次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

“请您相信，公爵，做母亲的将永远记住您的大恩大德。”

“我十分愿意为您效劳，亲爱的公爵夫人。”华西里公爵理着衬衫的硬领说，在莫斯科这里，他对受他恩惠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比在彼得堡安娜·舍勒晚会上傲慢多了。

“你得好好干，要对得起皇上的恩赐。”华西里公爵严肃地对保里斯说，“我很开心……你在这里度假吗？”他冷淡地、干巴巴地说。

“大人，我在等待上任新职。”保里斯回答，并不为公爵的苛刻态度而生气，也不愿意加入话题，却表现得十分沉稳，很懂礼节。令华西里公爵禁不住又看了看他。

“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吗？”

“我住在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家里，”保里斯回答，又添了一句：“大人。”

“就是那位把娜塔莎娶走的伊里亚·罗斯托夫家。”德鲁别茨基夫人说。

“晓得，晓得。”华西里公爵语气平平地说。“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娜塔莎竟然嫁给那头脏熊。这人又笨又好笑。听说还是个赌鬼。”

“可是他心地很好，公爵。”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做出迷人的微笑，好像明白罗斯托夫伯爵理应受到谴责，但她在为这个可怜的老人求得同情。

“医生们怎么说？”公爵夫人稍做沉默后问，伤心的脸上又现出无限的悲哀。

“没有多大希望。”公爵说。

“我是来再次答谢叔叔对我和保里斯的恩情。保里斯是他的教子。”她说话时的口气好像表明，华西里一定会为此感到喜悦的。

华西里公爵锁住眉头，思索起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意识到，他怕她也是抢别祖霍夫遗产的对手，赶忙让他安心。

“我对叔叔的确是真心一片。”她说叔叔这个称呼时语气十分顺口而坚定，“我知道他品德优秀、豁达，可是只有几位公爵小姐在他身边，……她们还年轻……”她低着头轻声问：“他有没有完成最后的责任，公爵？[1] 这最后的时刻相当宝贵了！看来情况已恶劣到了极点，既然如此，那就要准备后事。公爵，我们女人，”她温柔地轻轻一笑，“都知道这种事该怎么开口。我必须见见他。无论这对我来说有多痛苦，我可是个饱经风霜之人。”

华西里公爵十分明白，要摆脱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困扰是不容易的，就像上回在安娜·舍勒家一样。

“与您会面会不会让他感到痛苦，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华西里公爵说，“我们还是等到晚间吧，医生推测也许会有危险。”

“可是，公爵，到了这个地步可不能再等了。您也清楚，这事与他灵魂的超脱相关，……唉，真是太恐怖了，一个基督徒的职责……”

里屋的门被打开了，一位公爵小姐出来了。她是别祖霍夫伯

---

① 指基督教徒的终敷礼。

爵的侄女，面带忧伤而又冷漠，上身长，腿很短，身段极不谐调。

华西里公爵转向她。

“哦，他现在如何？”

“老样子。您能期待怎样呢，这儿一点都不得安宁……”公爵小姐朝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那儿扭头望望，好像不认识她一样。

“噢，亲爱的，我没看出来是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面带愉快的微笑，轻手轻脚来到伯爵侄女面前。“我是来帮您照料叔叔的。我能体谅，您太辛劳了。”她补充说，转动着眼睛以示同情。

公爵小姐二话没说，笑都没笑，扭头便走。德鲁别茨基夫人摘下手套，像占据阵地似的在安乐椅上坐下，并请华西里公爵也坐到旁边。

“保里斯！”她脸上露出微笑对儿子说，“我去见见伯爵，见见叔父，宝贝，你先去找皮埃尔，别忘了转达罗斯托夫家对他的邀请。他们请他去吃饭。我觉得他不能去吧？”她对华西里公爵说。

“不是，”华西里公爵很生气地说，“如果您能帮我把这个小伙子领走，那我太感激了……他待在这儿，可是伯爵对他从不过问。”

华西里公爵耸耸肩。保里斯由男仆领着下了楼，又踏上皮埃尔住的那座房子的楼梯。

十　三

在彼得堡，皮埃尔最终没能决定下来做什么工作，并且千真万确因喝酒滋事而被驱逐到莫斯科。人们在罗斯托夫伯爵家说的一点不假。皮埃尔参与了把警察和狗熊捆在一块的闹剧。几天前他刚到，像以前一样住在他父亲这儿，他虽然已预料到他的事已经在莫斯科传得沸沸扬扬，本来父亲周围的那几个女人就对他不好，一定会抓他的把柄惹伯爵发火，他还是在回来当天就

到了父亲屋里。他来到公爵小姐们平日活动的客厅，分别和两位正在刺绣和一位正在看书的女士问候。在这三位女士当中，最年长的是那位上身很长、服饰整洁、神情严肃的，刚才出来看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那位小姐，那时她正在看书，年纪较轻的两位红润的脸庞，很秀气，正在刺绣，惟一的区别就是其中一位唇上长着一颗黑痣，使她显得格外妩媚。她们看见皮埃尔，如同见到一具死尸或者魔鬼。大公爵小姐把书放下，神色惶恐地看看他，没有吱声；没长痣的小公爵小姐是一样的表情；有痣的最年幼的公爵小姐天性活泼，此刻低头看着刺绣架，免得别人发觉她，一想到马上就有一出好戏而憋不住要笑。她往刺绣架下牵着毛线，好像在低头辨认花样，实际上是在掩饰笑容。

“您好，表姐。”皮埃尔说，“您看不出来是我吗？”

“我太看得出您了，太看得出来了。”

“现在伯爵好吗？我可不可以见见他呢？”皮埃尔还是笨嘴拙舌地问，并没觉得难堪。

“伯爵在肉体和精神上受着双重的折磨，您难道还要给他的精神增添痛楚？”

“我可不可以见见伯爵？”皮埃尔还在问。

“哼！……假如您想要他的命，让他一命呜呼，那您就去见吧。奥尔加，您去瞧瞧，为叔叔煮的肉汤好没好，差不多是时候了。”她补充说，以此向皮埃尔说明，她们都在尽力照顾他父亲，可他却来增加他的烦恼。

奥尔加走了出去。皮埃尔站了一会儿，看看表姐们，施了一礼说：

“那我就回自己房间。请你们告诉我一声，何时可以见到他。”

他离开了。他走时听到身后有黑痣的表姐那低低的、清脆的笑声。

华西里公爵第二天就来了，住在别祖霍夫伯爵家。他把皮埃

尔叫过来，对他说：

“老弟，如果你在这儿还如同在彼得堡一样，那就没什么好果子吃。我实话告诉你。伯爵病得太重了，太重了，你没有必要去见他。”

以后就不再有人去打搅皮埃尔，他整日独自呆在楼上自己的屋子里。

保里斯来到时，皮埃尔正在屋子里踱着方步，间或在墙角里停一会儿，冲着墙壁做出恐吓的动作，似乎在用利剑刺向无形的敌人，并且从眼镜上方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然后再踱起步，口中念念有词，耸耸肩，又摊开两手。

“英国垮台了，”皮埃尔锁紧眉头说，一只手指指点点地，“庇特背叛了民族和民权，应处以……”他想像着自己就是拿破仑，并且已经冒险横渡加来海峡，攻占了伦敦。他还没有讲出怎样处置庇特，就注意到一个年轻帅气、身材健美的军官走进来。他停住了。皮埃尔出国时，保里斯刚刚十四岁，如今他一点也想不起这是谁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迅速而热情地与保里斯握手，友善地淡淡一笑。

“您还认得我吗？”保里斯镇静而开心地笑着说，“我随母亲来探望伯爵，他似乎身体不大好。”

“是的，也许他病了。他总是受到打搅。”皮埃尔边说着边尽力想着这位青年到底是哪位。

保里斯感到皮埃尔没有想起他是谁，但认为自我介绍是多余的，只是无所谓地看着他的眼睛。

“罗斯托夫伯爵邀请您今天到他家吃晚饭。”在皮埃尔觉得很尴尬的长久沉默之后，保里斯说。

“啊，罗斯托夫伯爵！”皮埃尔愉快地说，“您就是他的儿子伊里亚罗，是吧？噢，刚一见面，我没认出来。您还记着咱们和若科夫人一同乘车到麻雀山吗……那是老早的事情了。”

“您搞错了，”保里斯不紧不慢地说，带着几分过分的嘲弄。

“我是保里斯，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儿子。关于罗斯托夫家，父亲名叫伊里亚，儿子叫尼古拉。我不知道谁是若科夫人。”

皮埃尔摆摆头又摇摇手，好像有蚊子或蜜蜂在他眼前飞。

“啊，原来如此啊！我都弄混了。在莫斯科我有这么多亲朋好友！您是保里斯……是的。好，现在不糊涂了。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布伦远征的？只要拿破仑一横渡海峡，英国人就遭殃了。您说对吗？我认为很有可能远征。但愿维尔纳夫[1]不要有什么疏忽。”

保里斯不看报纸，不知道布伦远征，连维尔纳夫的大名也是头次听说。

“在莫斯科这儿，大家对请客吃饭和传播绯闻的兴致比对政治的浓。”保里斯镇静而嘲笑地说，“我一点都不了解这种事情，也不想考虑。在这里，大家最留意的是传言，”他往下说，“如今大家都在议论您和令尊大人呢。”

皮埃尔憨厚地轻轻一笑，好像在为对方担忧，害怕他讲出些会后悔的话来。可保里斯盯着皮埃尔的眼睛，一字一句讲得明明白白，不动声色。

“在莫斯科，众人无所事事，只知道妄加议论，”保里斯接着说，“众人关注的是，伯爵会把财产留给哪一位，但有可能他比我们都长寿，我也真心这样祝愿……”

“是的，这一切都令人厌烦，令人厌烦。”皮埃尔接着说。他还在为这位军官担忧，害怕他说出使自己难堪的话来。

“也许您认为，”保里斯略微涨红了脸说，仍没有变换口气和姿态，“也许您认为，大家都想从富翁那儿得到些好处吧。”

“就是这样。”皮埃尔心想。

“以防产生误解，我要和您说，您如果把我和我的母亲当做这类人，那您就完全错了。我们不富裕，可我最起码可以代表我

---

① 维尔纳夫：法国海军上将。

自己说，正因为您父亲富有，我才不愿意和他攀亲，无论是我还是我母亲，决不可能要求他什么，也不会从他那里接受任何东西的。”

皮埃尔很长时间不理解他说这话的意图，可等到一明白，就从沙发上蹦起来，用他特有的忙乱而不灵活的姿态抓住保里斯的手，脸涨得比保里斯的还红，恼羞成怒地说：

“这叫什么话！难道我……谁能往这方面想……我十分明白……”

但保里斯又打断了他的话：

“我很开心，把想说的话都吐出来了。也许这么做让您不高兴，那就请您谅解。”他不但不等皮埃尔来劝慰他，反而劝慰起皮埃尔来了，“但愿我没冒犯您。我这人就是讲话直来直去……我该怎么回话？您是否去罗斯托夫家吃饭？”

保里斯摆脱了难堪的境地，却把别人推到这个位置，他感到如同卸下一个沉重的负担，无比轻松。

“不，您听我说，”皮埃尔镇定下来说，“您可真行啊。您刚才讲的真好，好极了。当然，您不熟悉我。我们那么长时间没交往了……那时我们还没长大……您认为我会……我理解您讲的话，十分理解。如果是我，就做不到这点，我缺少这样的胆量，不过这也不错。认识您，我很荣幸。真奇怪，”他沉吟了一下，笑了笑，又说，“您竟然这么看我！嗯，那也没什么，以后我们会彼此更加了解的。就是这样。”皮埃尔握了握保里斯的手。“实话告诉您吧，我还一次没进去过伯爵的屋呢。他没让我去……我认为他是个十分可怜的人……可是能怎么办呢？”

“您认为拿破仑的部队能渡过海峡吗？”保里斯笑着问。

皮埃尔听出保里斯在转移话题，就随着他的思路，分析起布伦远征的利害关系来。

仆人来请保里斯回母亲那儿去。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要告辞了。皮埃尔答应到罗斯托夫伯爵家吃饭，为了可以有机会和保

里斯交往。他紧握着保里斯的手，亲切地从眼镜上方看着他……保里斯离开后，皮埃尔继续在房间里踱了好一会儿，没再用利剑刺向隐身的敌人，却笑眯眯地回味着这个机敏、坚强、可爱的年轻人。

皮埃尔说不出有多喜欢保里斯，心里暗自思量一定要和他交朋友。在青年时代，尤其在孤独的时期，是极易产生这样的情绪的。

华西里公爵把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送出去。公爵夫人用手帕擦拭着双眼，泪痕满面。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无论需要多大的代价，我也要尽到我的责任。晚上我来守夜，不能这样丢下他不管。现在分分秒秒都十分珍贵。我不知道公爵小姐们怎么这样慢慢腾腾的。上帝也许会帮我为他料理妥当后事……再见，公爵，愿上帝保佑您……"

"再见，亲爱的朋友。"华西里公爵说，转身走开了。

"唉，他病得太重了，"母子俩坐上马车时，母亲对儿子说，"他几乎谁都不认识了。"

"妈妈，我不知道他到底以什么态度对待皮埃尔？"儿子问。

"遗嘱将表明一切的，我的乖乖；咱们的命运也得靠遗嘱决定了……"

"您依据什么会认为他会留点财产给我们呢？"

"啊，我的乖乖！他多么富有，我们却一贫如洗！"

"啊，妈妈，这理由可不算充分。"

"唉，天啊，天啊！他的病实在太重了！"母亲叹息着。

十　四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和儿子上别祖霍夫伯爵家去探望后，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用手绢捂着双眼，单独坐了好久，最后她拉了拉铃。

“您是怎么回事，小姐。”她火冒三丈地冲着晚了几分钟的下女说，“想不干了，还想怎么的？那样我可以为您另寻去处。”

伯爵夫人在为朋友的穷苦境地而伤心，每逢这个时候，她总要刻薄地嘲讽使女一番，称呼她为“您”或“小姐”。

“都怪我不好，太太。”下女说。

“把伯爵请到我这儿来。”

伯爵带着几分带有歉意的神情，晃动着身子来到妻子面前。

“啊，我的伯爵夫人！用调料和马德拉酒做的松鸡好吃极了，亲爱的！我先尝了：买塔拉斯花我一千卢布一点都不多。真划算！”

他坐在太太身旁，洒脱地把臂弯架在膝盖上，挠挠花白的头发。

“您有何指示，伯爵夫人？”

“噢，我的朋友，你这儿是怎么弄脏的？”伯爵夫人指着背心问，“可能是调料吧。”她笑着又说，“我说，伯爵，我急需钱用。”

她满面愁容。

“噢，伯爵夫人！……”伯爵赶紧掏出皮夹子。

“我急需一笔不小的数字，伯爵，我想要五百卢布。”她边说，边用麻纱手绢擦着丈夫的背心。

“我马上拿来，马上拿来。喂，快来人！”伯爵叫人的口气让人觉得，凡是听到他叫的人都会立即跑来。“给我把米嘉找来！”

米嘉出身贵族，在伯爵家得到的教育，现在任伯爵家的总管。这时他轻轻地走进来。

“我说，老弟，”伯爵对十分有礼貌的刚进来的年轻人说，“你给我取……”他思筹了一下，“对了，取七百卢布，是的。千万注意，别拿像上次那样脏兮兮的旧票子，要拿新的，是伯爵夫人要用。”

“是的，米嘉，麻烦你拿些干净票子来。”伯爵夫人伤心地叹息着说。

“老爷，您什么时候要？”米嘉问，“您晓得，……不过，请您放心，”他觉出伯爵正急促地喘着粗气，明白马上要发脾气，赶忙说，“我忘了……是现在就要吗？”

“对，对，现在就要。拿给伯爵夫人。”

“米嘉这孩子可真不错。”等年轻人走了，伯爵笑着说，“他能办到任何事。我最讨厌听别人说‘办不到’。办得到任何事。”

“唉，伯爵，钱啊钱，它给天下人带来多少烦恼！”伯爵夫人说，“可我急需这笔钱。”

“您哪，伯爵夫人，您大手大脚地花钱都闻名遐迩了。”伯爵边说边吻了吻太太的手，回书房去了。

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从别祖霍夫那回来时，伯爵夫人前面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钱，每张都是崭新的，用手绢蒙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觉得伯爵夫人有些忐忑不安。

“啊，情况如何，我的朋友。”

“唉，他病得太重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恐怖，真恐怖，我只待了几分钟，什么话也没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娜，你别拒绝，”伯爵夫人说，把钱从手绢下面拿出来，脸红红的，这是很难在她已不年轻的瘦瘦的却稳重的面庞上出现的。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弯下腰，立即要拥抱伯爵夫人。

“这些是我为保里斯准备的治装费……”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抱着她，泪流满面。伯爵夫人也哭了。她们哭的缘由，是因为她们是好友，因为她们心地善良，因为她们虽是老朋友，却不得不为肮脏的金钱而奔忙，还因为她们的青春已逝……不过，她们都哭得很尽情……

十　五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已和女儿陪着很多客人坐在客厅里。男客由伯爵带到书房,请大家把玩他收藏的土耳其烟斗。他不断地走出来问:“她还没来吗?”人们都在等阿赫罗西莫娃。在交际圈中她被称作蛟龙。不是由于财富和地位,而是因为她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毫不隐讳而使她名声大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没人不知道她,连皇亲国戚也认识她,觉得她这人怪怪的,背地里笑她粗俗,议论她的趣事,可同时人们又尊重她、畏惧她。

书房里烟雾缭绕,人们在议论着宣战诏书和征兵的事。虽然还没有人亲眼见到诏书,但谁都知道已经发布了。伯爵坐在美人榻上,两边各有一位客人,他们边抽烟,边谈论着。伯爵本人不抽烟也不说什么,但他间或冲这边点点头,间或向那边点点头,满有情趣地看着吸烟的人,听着旁边的客人因他引起的争论。

说话的人中有一位文官。他一脸皱纹,脸上带着怒气,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瘦脸,虽然一把年纪,却还是入时的青年的装扮。他盘着腿坐在美人榻上,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嘴里斜叼着琥珀烟嘴,眯着眼睛,连抽几口烟。他就是伯爵夫人的堂兄,老单身汉申兴,是闻名于莫斯科社交界的“毒舌头”。他与人说话时,总做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另一位是脸色红润容光满面的近卫军军官,他从上到下,穿戴整洁,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真可谓没有一点缺憾,在嘴巴正中衔着琥珀烟嘴,鲜红的嘴唇轻轻地吸着烟,又从漂亮的嘴里吐出一个个烟圈。他是谢苗诺夫团军官别尔格中尉,他是和保里斯一起入伍到这个团的,而娜塔莎讽刺姐姐薇拉,就说别尔格是姐姐的男友。罗斯托夫伯爵坐在他们二位中间,仔细倾听他们谈话。除了玩波斯顿,伯爵的最大嗜好就是听别人说话,尤其喜好挑起俩人之间的争辩。

“噢，那么，老弟，可敬的别尔格先生。”申兴说，有意把粗俗的俄语和高雅的法语搅在一块，“您打算从政府那里得到进账，从连队里得到好处吗？”

“不，申兴先生，我只是为了说明，骑兵的收入比步兵的低得多。还有，申兴先生，请您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考虑考虑……”

别尔格讲起话来向来落落大方，举止文雅。他只讲与他有关的事，别人讲话时，他总是毫不相干地保持沉默。他可以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自己不觉得尴尬，也不会让别人紧张。可一谈及他个人的事，他就打开话闸子讲个不停。

“您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考虑考虑，申兴先生：如果我当了骑兵，即使是个中尉，四个月的俸禄也没有两百卢布；可如今我月收入两百三十卢布。”别尔格十分得意地笑着说，看看申兴和伯爵，好像坚信，他的成功永远是众人最大的企盼。

“还有啊，申兴先生，我当了近卫军，地位就更让人羡慕了，”别尔格继续说，“况且近卫军步兵的空缺更多些。还有，请您想想，两百三十卢布怎能够我花呢？我得攒上一笔，还要供养父亲。”别尔格嘴里吐着烟圈，接着说。

“是的……常言道：德国人可以从斧背上挤出油来。”申兴说，把琥珀烟嘴挪到另一嘴角，向伯爵眨眨眼。

伯爵开怀大笑。看见申兴讲话，其他的客人也凑过来。对别人的冷嘲热讽别尔格毫不在意，继续吹嘘他调到近卫军，等级比军校同学高了一级，讲到在战场上连长最容易牺牲，而他在连里最有资格，最有当连长的可能性，还说他在团里人缘不错，他父亲也以他为荣。谈到这些时别尔格当然很骄傲，一点也没意识到其他人会觉得没意思。当然他说得很动听，那么心安理得，又毫不掩盖年轻人的私欲，让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啊，老弟，您当步兵也好，当骑兵也好，都会前途无量的。这一点我能保证。”申兴从榻上放下腿，拍拍他的肩膀说。

别尔格开心地微微一笑。随后，伯爵带着来宾们到客厅里

去。

晚宴将要开始，来客们聚在一块，不再夸夸其谈，只等着饭前的拼盘。大家觉得应当走动走动，谈些什么，表示大家并不着急进餐。男女主人不断向门口张望，彼此交换眼神。客人从他们的眼神中尽力揣测他们在期待某个人或什么东西：是哪位迟迟不肯露面的贵宾，还是什么没做好的菜肴。

皮埃尔在晚宴之前赶来了，见到客厅中央有一个安乐椅，就笨拙地一下子坐在那儿，拦住大家的路。伯爵夫人打算让他讲点什么，可他只顾戴着眼镜天真地四处张望，好像在找哪个人，对伯爵夫人的问话只答上一两个字了事，自己并未发觉他在妨碍他人。大多数客人听说了狗熊事件，好奇地看着这位肥大而和气的小伙子，搞不清楚这样一个呆头憨脑的老实人怎么能对警察开那样的玩笑。

“您回来没几天吧？”伯爵夫人问他。

“是的，夫人。”皮埃尔转过头看看她，答道。

“您还没见到我丈夫吧？”

“没有，夫人。”他没有理由地轻轻一笑。

“近来您去过巴黎，对吗？那里一定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

伯爵夫人与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互递了个眼神。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理会了伯爵夫人让她来应付这个小伙子，就坐在他身旁，与他说起他父亲的事儿，可他仍像对待伯爵夫人的态度，只用一两个字来回答。客人们都在互相谈论着。

“拉祖莫夫斯基一家……这好极了……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各个角落传来说话声。罗斯托夫伯爵夫人起身来到客厅。

“是阿赫罗西莫娃吗？”客厅里传出伯爵夫人的问话。

“是她。”一个粗声粗气的女人声音回答说。阿赫罗西莫娃随后走进客厅。

小姐们都站了起来;上了年纪的除外,连太太们也都站了起来。来者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她五十岁左右,胖胖的,花白的鬈发。她高扬起头,环顾着众人,从从容容地拍拍肥大的衣袖,似乎想卷起来。阿赫罗西莫娃一般总爱讲俄语。

"祝贺过命名日的母女二人!"她字正腔圆地说,压过了所有人的声音,"你怎么样,老混蛋,"她对吻她手的伯爵说,"在莫斯科你憋得难受啦?没找个地方打猎吗?可是,老头子,真是没办法,这些丫头都长成人了,"她指着姑娘们说,"不管你怎么想,还是得给她们寻个婆家呀。"

"啊,我的哥萨克好吗?(阿赫罗西莫娃一直管娜塔莎叫哥萨克)"她说,亲切地爱抚着胆大而高兴地吻她手的娜塔莎,"我明知这姑娘是个大狐狸精,我还是喜欢她。"

阿赫罗西莫娃从大手提包里拿出一对梨形琥珀耳坠,送给神采飞扬、面色绯红的娜塔莎,马上又转身叫皮埃尔。

"喂!喂!亲爱的朋友!到这来,"阿赫罗西莫娃故意细声细气说,"到这来,亲爱的朋友……"

她怒气冲冲地把袖管挽得更高了。

皮埃尔来到她跟前,从眼镜上方天真地看着她。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亲爱的朋友!在你父亲当权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讲实话,如今上帝也让我对你这么做。"

阿赫西莫娃停顿了一下。大家沉默不语,等着下文,觉得这只是她的开场白。

"好小子!没什么可说的!好小子……父亲重病在身,可他却在无理取闹,把警察和狗熊捆在一起。真是毫无廉耻之心,好家伙,毫无廉耻之心!你最好还是去打仗。"

阿赫罗西莫娃转了个身,把只手伸给伯爵,只见伯爵强忍住笑。……

"啊,我说可以入席了吧?"阿赫罗西莫娃问。

伯爵与阿赫罗西莫娃走在前面;紧跟着是骠骑兵上校挽着

伯爵夫人，上校是位贵客，因为尼古拉将随着他参军。申兴陪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别尔格让薇拉挎着他的胳膊。笑盈盈的裘丽和尼古拉一道来到餐桌旁。在他们身后还有好多对宾朋好友，长长地站满了整个大厅，单身孩子和男女家庭教师站在最后。仆人们忙起来了，乐队开始演奏，宾客分别入坐，搬动椅子发出声响。这时，伯爵的家庭乐队又停止了奏乐，只听到大厅里的刀叉声，客人的言谈声和仆人小心翼翼的脚步声。餐桌的一端，伯爵夫人坐在了主位。右侧是阿赫罗西莫娃，左侧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和别的来宾。餐桌的另一侧，伯爵坐在主位上，骠骑兵上校在他左边，申兴和其他男士在他右侧。长桌一边是年龄稍大的青年；薇拉靠着别尔格，皮埃尔离保里斯很近；餐桌另一侧是孩子和家庭教师。伯爵偶尔从水晶玻璃杯、酒瓶和果盘中间看看妻子和她那顶配着蓝色绸带的高帽，周到地给邻座满酒，当然也没忘了照顾自己。伯爵夫人时刻记着尽主妇的职责，隔着菠萝含情脉脉地看着夫君。她觉得丈夫那头白发和秃秃的额头把脸色衬得十分红润。女宾那一侧发出均匀的细语声；男宾这边，就听得谈话声愈来愈高，尤其是那个骠骑兵上校，他狼吞虎咽，脸色越来越红，声音越来越大，而伯爵就让大家都来学他。别尔格深情地对薇拉笑着说，爱情这种情感不属于尘世上的，而是属于天上的。保里斯忙着把餐桌上的客人介绍给皮埃尔，并不停地与坐在对面的娜塔莎眉目传情。皮埃尔张望着一个个不熟悉的面孔，话说得不多、菜吃得不少。他从两样汤中挑了甲鱼汤，从馅饼到松鸡，他亲自尝了每道菜，也亲自品了每种酒。仆人用餐巾包着酒瓶，小心地从邻座客人的肩上递过来，嘴里说着："干马德拉酒"，要么"匈牙利酒"或"莱茵葡萄酒"。每份餐具旁备有四个刻有伯爵姓氏的酒杯，皮埃尔拿起手边的一个，甜美地喝着，越来越憨态可掬地看着众人。娜塔莎坐在他对面，看着保里斯，那目光如同一位十三岁的少女注视着刚刚与她有过初吻的男孩一样。她这种目光有时扫过皮埃尔，而皮埃尔在这个天真活泼的少

女的注视下,说不清什么理由地总想笑。

尼古拉挨着裘丽,离宋尼雅很远,同时不自觉地带着笑意和裘丽说话。宋尼雅心中的妒意油然而生,但强装笑脸;她专心地听着尼古拉与裘丽之间的谈话,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家庭女教师神色不安地环顾四周,好像如果有哪位要欺负孩子们,她将奋力保护孩子。德国男教师费心记下每种菜肴、甜食和酒的名称,以便写信给德国的亲友,详细地告诉他们这一切。当仆人举着包餐巾的酒瓶忘了给他满酒时,他极为不满。德国人眉头皱紧,极力表示他并非想喝这种酒,他不满,只是因为没有人了解他绝非为喝酒而喝酒,而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

十　　六

酒席间,男客那一面的讲话越来越热闹了。上校说,彼得堡已经发布宣战诏书,他亲眼目睹到今天,一份诏书已经由专使送到了司令部。

"活见鬼,为什么我们要和拿破仑开战呢?"申兴说,"他已经灭了奥地利人的锐气,恐怕如今要轮到我们倒霉了。"

上校是个体魄伟岸、脾气冲动的日耳曼人,显然是位爱国热情极高的老军人。他听了申兴这么说很不高兴。

"为什么?阁下,"他用德国腔的俄语说,"皇帝陛下深知为何这样做。他在诏书里说,看到俄国面临困境不能置之不理,它关系到帝国的安全、帝国的尊严和同盟的威望。"他说,不知为什么尤其强调"同盟"这两个字,好像关键就在于同盟。

接着凭他非凡的记忆力,他背诵诏书的引言……"皇帝的心愿和惟一目的是建立欧洲永久和平,因此向国外派部分军队,再次做出努力,并希望达到这一目的。"

"这就是缘由,阁下。"他做着教诲式的总结,喝完一杯酒,看

着伯爵，等着他的赞扬。

“有句常言说得好：‘叶列马，叶列马，与其离家乱闯，不如在家纺纱。’”申兴皱着眉笑着说，“这话对我们来说很适合。连苏沃洛夫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又到哪儿去找苏沃洛夫呢？请您赐教。”他不断地讲着法语夹杂俄语的句子。

“我们应当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上校拍着桌子说，“为我们的皇上而牺牲，这样就会大获全胜了。至于牢骚要尽——量——（他把这两个字音拉得特别长），尽——量——少发。”他讲完这句，又转身对伯爵说，“这就是我们骠骑兵的观点。那么，年轻人，年轻的骠骑兵，你们有何高见？”他转身问尼古拉。一听到战争这个话题，尼古拉就不再理会谈话的女伴，瞪着双眼，竖着耳朵听上校讲话。

“我举双手赞成您，”尼古拉回答，脸红红的，毅然决然地转动盘子，拿开酒杯，好像此时他正面临着极大的险情，“我坚信，俄国人民不战胜，不苟活。”他说完这话觉得很不好意思，如同一般人讲了太过分的话一样。

“好！您讲得太精彩了。”他身边的裘丽赞美着。就在尼古拉发言时，宋尼雅周身颤抖，脸先红到耳根，再到耳后、脖子、甚至肩膀。听着上校的话，皮埃尔赞同地点点头。

“呵，好极了。”皮埃尔说。

“这才是位真正的骠骑兵，小伙子。”上校拍拍桌子，大声说。

“你们在瞎嚷嚷什么呢？”突然，在桌子的另一边的阿赫罗西莫娃用低沉的声音说。“你干吗拍桌子？”她问骠骑兵上校，“你这是在冲谁发火？是不是法国人现在就在你眼前？”

“我讲的都是事实。”骠骑兵上校笑着说。

“总是说战争，”伯爵从桌子的那一端喊起来，“您知道吗？阿赫罗西莫娃，我的儿子要参军了，要参军了。”

“我的四个儿子全都从军了，可我并不为他们担忧。在床上躺着也会死，上战场却未必会牺牲，全靠上帝的安排。”阿赫罗西

莫娃低沉的语调从桌子的另一端轻而易举地传过来。

“讲的有道理。”

谈话又集中起来：女士们在桌子一端，男士们在另一端。

“你没有胆量问。”小弟弟彼嘉对娜塔莎说，“你没有胆量问！”

“我偏要问。”娜塔莎回答。

她忽然满面通红，表现出愉快而无畏的决心。她抬起身子，眼睛注视着坐在对面的皮埃尔，让他注意听，然后对母亲说：

“妈妈！”从小姑娘胸膛中发出的声音响彻整个餐桌。

“你想要什么？”伯爵夫人惶恐地问，可从女儿的表情上看出她在恶作剧，就冲她严厉地摆摆手，摇摇头，不许她淘气。

谈话停住了。

“妈妈！我们吃什么甜点？”娜塔莎更大胆地问。

伯爵夫人想皱眉，但是没有皱起来。阿赫罗西莫娃举起一根粗手指吓唬她。

“哥萨克！”她用吓小孩子的口气说。

大部分客人看着年长的人，不知该怎么对付娜塔莎这种行为。

“哼，我让你尝尝！”伯爵夫人说。

“妈妈！我们吃什么甜点？”娜塔莎任性而放肆地叫着，相信大家会欣赏她的。

宋尼雅和小胖子彼嘉低着头偷偷地笑。

“看看，我不是问了吗？”娜塔莎对小弟弟和皮埃尔说，她又扫了皮埃尔一眼。

“冰淇淋，可是没你的份儿。”阿赫罗西莫娃说。

娜塔莎知道这也无所谓，因此连阿赫罗西莫娃她也不怕。

“阿赫罗西莫娃阿姨！哪种冰淇淋？我不爱吃奶油的。”

“胡萝卜冰淇淋。”

“不可能，到底是哪种冰淇淋？阿赫罗西莫娃阿姨，哪一种？”

娜塔莎差不多喊起来。“快告诉我！”

阿赫罗西莫娃和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笑了起来，客人们也被逗笑了。大家不是觉得阿赫罗西莫娃的回答好笑，而是笑娜塔莎有胆量又机敏，笑她竟然敢这么和阿赫罗西莫娃讲话。

直到大家告诉娜塔莎是菠萝冰淇淋她才作罢。先给客人们斟上了香槟酒，再上冰淇淋。乐队又开始演奏，伯爵吻了吻他的夫人。于是客人们先后站起来向伯爵夫人道喜，隔着桌子与伯爵和孩子们碰杯，彼此间再碰。仆人们又繁忙起来，又响起一片挪动椅子的声响，客人们按着原先的次序回到客厅或伯爵的书房，他们喝得脸色更红了。

十　七

几张波士顿牌桌已经摆在那儿了，玩牌的人也选好了。伯爵的客人分别在起居室、图书室和两个客厅里。

伯爵把纸牌铺展成扇形，强迫自己不去进行已习惯的饭后小睡，看着大家都笑容满面。受到伯爵夫人的鼓动，年轻人聚在古钢琴和竖琴旁。应大家的推举，裘丽先用竖琴弹了一支变奏曲，然后又与别的姑娘们一道，请赋有音乐细胞的娜塔莎和尼古拉唱一曲。娜塔莎受到大家的重视，十分得意，还带着几分羞涩。

“我们唱什么歌？”她问。

“《泉水》吧。”尼古拉建议。

“好，快点。保里斯，快过来。”娜塔莎说，“宋尼雅怎么不见了。”

她转身看了看，在屋里没见到她的朋友，就跑去寻。

娜塔莎来到宋尼雅的屋里，没找到她。她又跑到育婴室，也没见宋尼雅。娜塔莎想起来了，她肯定在走廊的大箱子那儿。那里是罗斯托夫家的姑娘们排遣伤感之处。果真，身穿粉红色薄纱

衣裙的宋尼雅，趴在箱子上保姆用的脏兮兮的条纹羽绒褥子上，掩面而泣，窄窄的光肩膀随着哭声而颤动。这一整天，娜塔莎的脸都充满喜气，此刻忽然消失了：她目瞪口呆，丰满的脖颈随后抖了一下，嘴角撇了下去。

“你怎么了？宋尼雅！……你……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哇哇哇……”

娜塔莎咧开大嘴，样子很不好看，痛哭流涕。她像小孩一样不知为何而哭，只因为宋尼雅哭了，她就跟着了。宋尼雅想把头抬起来，想回答她。可是无济于事，脸反而埋得更深了。娜塔莎坐到羽绒褥子上，抱住朋友，哭个没完没了。宋尼雅振作了一下，坐起来，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

“再过一个星期尼古拉就要走了，他的……通知书……到了……他亲自对我讲的……是的，我不应该哭……”她给娜塔莎看手里的一张纸，上面是尼古拉写的诗，“我不应当哭，可是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心肠多好。”

想到他的好处，宋尼雅又要哭了。

“你真幸福……我毫无妒意……我爱你，也爱保里斯，”宋尼雅振作了一下，说，“他这人很不错……你们是不会遇到困难的。可我是尼古拉的表妹……必须得到……总主教许可[①] ……不然不可以的。还有，若有人和妈妈讲（宋尼雅称伯爵夫人做妈妈），说我有碍尼古拉的前途，说我没良心，说我忘恩负义，上帝可以作证，（她画个十字）……我真地爱他，爱你们大家……只是薇拉自己……为什么呀？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我十分感谢你们，愿意为你们付出所有，可是我没有力量……”

宋尼雅怎么也说不下去了，又蒙着脸，把头埋在羽绒褥子里。娜塔莎镇静下来，但她的表情说明，她了解朋友十分伤感。

“宋尼雅！”娜塔莎忽然说，好像看透了表姐伤心的真正原

---

① 俄国教会习俗，表亲结婚须得总主教的许可。

因，“是不是吃过饭薇拉和你讲了什么？对吗？”

“没错，这些诗是尼古拉自己写的，我还抄了几首其他的诗。薇拉在我桌子上发现了，说要让妈妈看，还说我忘恩负义，说妈妈决不会同意他和我成亲，他将娶裘丽。你也看见了，他天天和她在一块……娜塔莎……到底为什么呀……”

宋尼雅哭得更难过了。娜塔莎扶她坐起来，抱着她，含着泪花微笑着劝说她。

“宋尼雅，你千万别信她，宝贝，别信她。你还记得我们和尼古拉三个人饭后在起居室里说什么了，还记得吗？我们不是约定好将来的事了吗？我记不清确切怎么讲的，可还记得一切都随人心愿，一切都得做到。申兴舅舅的一个弟弟就和他表妹结了婚，我们是远亲。保里斯也说这不是不可以的。实话对你讲，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这人真聪明，真好，”娜塔莎说，“你呀，宋尼雅，别哭，我的宝贝，我的乖乖，宋尼雅。”娜塔莎吻了吻宋尼雅，哭了，“薇拉太坏了，别理她！一切会平安无事的，她也不能和妈妈讲什么。尼古拉自己会说的，他根本就不喜欢裘丽。”

娜塔莎亲了亲她的头。宋尼雅稍微直直身子，这只“小猫”又快活起来，双眼闪闪发光，好像又准备甩甩尾巴，蹬起柔软的爪子跳起来，机灵地玩着线团了。

“你这么想吗？真的吗？”宋尼雅一边问，一边快速地整理着衣服和头发。

“是的，没错！”娜塔莎边回答着，边为朋友盘着从辫子里散开的一缕粗硬的头发。

俩人又哭了。

“好了，我们去唱《泉水》吧。”

“走吧。”

“你瞧，那位坐在我对面的皮埃尔胖子多好玩！”娜塔莎忽然停住了，说，“我多开心啊！”

娜塔莎顺着走廊跑去。

宋尼雅抖落身上的绒毛，在脖颈下胸骨突出的怀里藏好几页诗稿，红着脸，迈着轻松的步履，随着娜塔莎穿过走廊往起居室跑。应客人们的心愿，年轻人唱了《泉水》四重唱，大家都爱唱这首歌；随后尼古拉唱了一首新歌：

月色溶溶的晚上，
我一个人幸福地畅想：
世上有这样一位姑娘，
在把你苦苦思念！
她那柔弱的手指，
弹起金色的竖琴；
竖琴奏起热情的音乐，
呼唤你去和她相见！
再有一两天，天堂就将出现……
可是，你的朋友已等不到那一天！

最后一句还没唱完，年轻人就已经准备到大厅跳舞去了；长廊里传来乐师们的脚步声和咳嗽声。

皮埃尔坐在客厅里，申兴得知他刚刚回国，就和他讲政治话题，可是皮埃尔对此不感兴趣。还有几位客人也加入这个话题。娜塔莎来到客厅，正好音乐响起。她直接来到皮埃尔那，涨红了脸，笑着说：

“妈妈让我请您跳舞。”

“我会走错步子的，”皮埃尔说，“但如果您愿意指导我……”

接着他垂下粗胳膊，让这位瘦女孩搭上。

当一对对舞伴分开，乐师调音的时候，皮埃尔与他的小舞伴坐下来。娜塔莎心里美美的，因为她和大人跳舞了，而且是出国见过世面的人。她坐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像大人一样和他攀

谈。她手中握着一把扇子，那是一位小姐让她先帮着拿着的，她摆出交际圈中女士的模样（天晓得她是何时何地学来的），摇着扇子，把扇子半挡着笑脸，和她的舞伴交谈。

“她像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子？你们看，你们看。”老伯爵夫人走过客厅，指着娜塔莎说。

娜塔莎红了脸，笑起来。

“噢，您怎么了？妈妈？噢，你为什么这么说？这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当第三支苏格兰舞曲奏到一半，罗斯托夫伯爵和阿赫罗西莫娃玩牌的客厅里传来椅子的移动声，大多数贵宾和年纪大的人坐得时间长了，都伸伸筋骨，把皮夹和钱包装好，向大厅里走。阿赫罗西莫娃和罗斯托夫伯爵带头，俩人脸上全都愉快万分。伯爵假装出殷勤逗众人开心，像跳芭蕾舞似的，向阿赫罗西莫娃伸出一只粗胳膊。他挺直身子、神采飞扬，做出洒脱而顽皮的笑容。当众人跳完最后一曲苏格兰舞时，他向乐队拍拍手，又对首席小提琴喊着：

“谢苗！你会演奏《丹尼洛·古柏》吗？”

这是伯爵最喜爱的舞曲，他年轻时常跳这一曲。（其实《丹尼洛·古柏》是英格兰舞曲中的一段。）

“你们看爸爸。”娜塔莎对大厅里所有的人叫着（完全记不起她是在和大人跳舞），笑得她蓬松卷发的脑袋瓜弯到膝盖上，响亮动听的笑声响遍整个大厅。

果真，大厅里每人都兴致勃勃地看着开心的老头儿。他双臂搂着比他高的、严肃的阿赫罗西莫娃，随着节拍摇动身体，挺着胸膛，转动双腿，轻踏着节拍。他圆脸的笑容越来越美，逗起观众想看他接着会弄出什么花样的乐趣。《丹尼洛·古柏》欢快而激烈的节奏颇似轻快的民间舞曲，音乐一起，大厅的几个门口都挤满了人，一边是男仆，另一边是乐呵呵的女仆，都出来看开心的主人。

“终究是咱们家的老爷，像头鹰！”保姆在一个门口大叫。

伯爵跳舞很不错，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可他的舞伴却不会跳，也不打算好好配合。她挺直高大的身躯，垂着两只肥胖的胳膊（她把手提包放在伯爵夫人那了），只有她那副严肃而好看的面孔在舞蹈。伯爵用浑圆的身体来表现一切，阿赫罗西莫娃只有用笑得愈来愈欢的脸和抽动的鼻子来表现。不过，越舞越激动的伯爵是以灵敏的旋转和跳动让观众发出意想不到的赞叹，可不管阿赫罗西莫娃的身子多胖、表情多严肃，在她转圈和踏拍子时，那轻轻颤动的双肩和弯曲的手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越跳越高兴，越来越兴奋。人们已不再关注其他成对的舞伴，他们也没想引起众人注意。人们的目光全倾注在伯爵与阿赫罗西莫娃身上。娜塔莎依次拽拽所有在场人的袖子和衣服，让人们快看她父亲，实际上他们一直就盯着他不放。在跳舞间歇时伯爵大喘粗气，向乐师们挥手嚷着，让他们加快节奏。乐曲被演奏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伯爵转得更加起劲儿，一会儿用足尖，一会儿用脚跟，围着他的舞伴转个不停，最终将女伴送到位子前，在娜塔莎起头的雷鸣般的掌声和哄笑声中轻盈地向后弯起一条腿，低下满是汗水的笑脸，右臂在前划了一个圈儿，跳了最后一下。这对舞伴停下来，气喘吁吁，用麻纱手绢擦着汗。

“年轻时我们就是这么跳的，亲爱的朋友。”伯爵说。

“的确，跳《丹尼洛·古帕》就应如此！”阿赫罗西莫娃吃力地呼吸着，卷着袖管说。

十　八

在罗斯托夫家大厅里，疲劳的乐师们已弹得跑了调，大家正在跳第六段英格兰舞，疲惫的仆人和厨师正忙着预备晚餐。就在此刻，别祖霍夫伯爵第六次中风发作。医生们说他已没有痊愈的

可能;神父让病人做了默默的忏悔,并让他接受了圣餐,正要行终敷礼;屋里屋外一片混乱。大门口云集着棺材商,避让着赶来的马车,希望承办伯爵体面的葬礼。由莫斯科军区总司令不断派来的副官打探伯爵的病情,晚上又亲自赶来同叶卡德琳娜朝代的大臣别祖霍夫伯爵告别。

豪华的会客室里坐满了人。总司令一个人和病人待了半个小时。当他走出病室时,大家都严肃地站起来。他轻轻点头回礼,赶忙从医生、神父和亲友们注视他的眼神中躲开。华西里公爵近几日消瘦而面色苍白,陪送总司令出来,不断小声和他说话。

送走总司令,华西里公爵一个人坐在大厅里,架起二郎腿,胳膊撑在膝盖上,双手捂住眼睛。他这样呆了一会儿,随后站起来,紧张地环视了一下,便迈开大步穿过长廊,到后院找大公爵小姐去了。

会客室里灯光昏暗,人们正忐忑不安地小声低语。每次有人进出临终病人的房间,房门有细小的响动时,大家就闭上嘴,疑虑而有所期盼地看着门。

“大限到了,”老神父对身旁那位天真地听他讲话的太太说,“大限到了,无法躲避啊。”

“我想,行终敷礼还来得及吧?”那位太太用教会尊称问神父,对此事好像一无所知。

“夫人,圣礼可是大礼啊。”神父回答。摸摸只剩下几缕的往后梳的花白头发的秃头。

“他是哪位? 总司令吗?”房间另一头有人问。“多年轻啊!……”

“六十多岁了! 噢,听说伯爵已经记不得谁是谁了,是吗? 要行终敷礼吗?”

“我听说有个人行过七次终敷礼。”

从病人屋里出来的二公爵小姐眼睛哭肿了,她坐在劳兰医生身边。后者手臂支在桌子上,姿势优雅地坐在叶卡德琳娜像

下。

“天气真不错，天气真不错，公爵小姐。”医生这样回答，“莫斯科的气候让人感觉像在乡下一样舒服。”

“是吗？”公爵小姐叹息着，“请问能给他水喝吗？”

劳兰想了想。

“他把药吃了吗？”

“是的，吃了。”

医生看了一下怀表。

“拿一杯开水，放一小撮（他用细细的手指表示一小撮是多少）酒石……”

“我前所未闻，”德国医生用德语腔的俄语和副官讲，“三次中风后还可以活下来。”

“他原来精力有多旺盛啊！”副官说。“谁将拥有这一大笔财产啊？”他低声问。

“总有人愿意继承的。”德国人乐呵呵地回答。

这时门吱呀一响，人们转头看去。原来是二公爵小姐遵照劳兰医生的嘱咐配好药水拿给病人。德国医生来到劳兰近前。

“大概还能支撑到明早吧？”德国人用极不熟练的法语问。

劳兰把嘴一歪，板着面孔，举起一根指头在鼻子前面晃晃，表示否定。

“今晚，不能再晚了。”他小声说，因为能判定病情而得意地微笑。说完就走了。

这时，华西里公爵推开大公爵小姐的房门。

屋子里昏暗，只在圣像前点着两盏神灯，散发着神香和鲜花的气息。屋子摆满别致的衣柜、书架和桌子。屏风后面有一个铺羽绒褥子的高床，床上铺着白色罩子，一只小狗叫起来。

“噢，原来是您，表哥！”

她整理一下头发，站了起来。向来她的头发都是那么光滑，头发和脑袋就像是一种东西做出来的，上面还漆过油。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她问，“可把我吓坏了。”

“没怎么，还是老样子。卡嘉，我只想和你说件事儿。”华西里公爵说，在她让出来的逍遥椅上没精打采地坐下，“椅子都让你坐热了。你也坐过来。咱们好好谈谈。”

“我想没发生什么事吧？”公爵小姐问，还是那一副化石似的表情坐到华西里公爵对面，准备听他说。

“我很困，表哥，可怎么也睡不着。”

“噢，情况如何，亲爱的表妹？”华西里公爵说，握住公爵小姐的手，习惯地把它往下拉。

“噢，情况如何？”这句话很含蓄，但他们互相都心有灵犀。

公爵小姐细长的腰身与她的腿很不相称，一对灰色的突眼球茫然盯着公爵。她摇摇头，叹息了一声，看看圣像。这种神态像表示悲哀和虔诚，又像在表达疲惫和希望马上能有机会休息。华西里公爵认为她太累了。

“你认为我就好过吗？我像匹驿马一样疲惫不堪，可无论如何，我要和你谈一谈，卡嘉，认真谈一谈。”

华西里公爵没再往下说，两颊不自主地抽动，忽左忽右，这让他的面孔很难看。在客厅里他从没这样表现过。他的眼神也与往常不同：一会儿十分不礼貌，一会儿惊慌不定。

公爵小姐那枯瘦的手抱起小狗放在她腿上，留心地注视着华西里公爵的眼睛，可是十分清楚，就算要到天亮，她也会一直沉默，不会先开尊口的。

“啊，我亲爱的公爵小姐，我的卡嘉妹妹，”华西里公爵说，显然心中在作斗争，“到了现在，得考虑考虑每一件事。考虑考虑将来，还要为你们着想……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你们，这你一定十分清楚。”

公爵小姐仍然不解地看着他。

“最后也应当考虑考虑自己的家庭。”华西里公爵愤怒地推开前面的桌子，眼睛没看着她，接着说，“你很清楚，卡嘉，你们马

蒙托夫家三姊妹，还有我的妻子，只有我们才是伯爵的合法继承人。我很清楚，我很清楚。说这类事，考虑这样的问题，对你来说是苦恼的。但我也很难过，不过，我的朋友，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事都要做好准备。实话告诉你，我派人去叫皮埃尔了，伯爵指着他的肖像要见他。"

华西里公爵困惑地看看公爵小姐，搞不清她是在思考他的话，还是只望着他而已……

"我正在为一件事不断地祈求上帝，亲爱的表哥，"公爵小姐回答，"求上帝可怜他，好让他高贵的灵魂安静地离开这个……"

"是的，理应如此，"华西里公爵有些不耐烦了，摸摸秃头，又愤怒地把刚推开的小桌子拖回来："可问题……问题在于，你也清楚，伯爵在去年冬天立了遗嘱，让皮埃尔来继承全部财产，却没有合法继承人的份，没有我们的份儿。"

"他立过的遗嘱多了！"公爵小姐平静地说，"但他不可以让皮埃尔来继承财产。他是私生子。"

"亲爱的表妹，"华西里公爵把小桌子拉到更靠前一些，突然激动地快速说着，"可如果伯爵给皇上写了信，要求立皮埃尔为嗣，那可如何是好？你要清楚，就伯爵的功勋来说，他的要求会获准的……"

公爵小姐微笑着，洋洋自得地如同自以为比别人更知道内幕的人那样。

"我还得告诉你，"华西里公爵握着她的手接着说，"信已经写完了，但还没有发出，不过这事皇上也已经知道了。关键在于这封信销不销毁。要是还没有，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全完了。"华西里公爵叹息了一下，以便让她理会出"就全完了"是什么含义，"只要伯爵的文件一开封，遗嘱和信就会呈给皇上，皇上就会恩典他的要求。皮埃尔就以后嗣的身份继承全部财产。"

"那么我们那部分呢？"公爵小姐笑着讥讽地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件事，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的一样。

“可是，亲爱的卡嘉，这事是明白摆在那儿的。那时候他就是独一无二的合法继承人，你们就别想捞到什么。你应当明白，亲爱的朋友，写没写过这样的遗嘱和信，后来有没有销毁。如果这两样东西因为某种原因给遗忘了，你应当知道在什么地方，一定得把它们找出来，因为……”

“毫无道理！”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刻薄地嘲笑着，眼神却没有改变，“我是个女人，依您的观点我们女人全都是笨蛋；但据我所知，私生子根本没有继承权……私生子。”她接着说，好像用法语说私生子这个词，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伯爵的话是没有依据的。

“你怎么还不明白，卡嘉！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能不明白：如果伯爵给皇上写过信，要求认可他的儿子是嫡亲的，那么，皮埃尔就不是现在的皮埃尔，而是别祖霍夫伯爵了。到了那时他就能依据遗嘱继承所有的财产。如果让遗嘱和信还留在这个世上，那么，你除了得到贤惠的美誉和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外，就一无所获。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知道是立过遗嘱的，但我也知道它是不会生效的。您好像把我当做一个十分愚笨的人，亲爱的表哥。”公爵小姐的神色，就如同一般女人自认为说了什么俏皮话似的。

“我亲爱的卡嘉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毫无耐心地说，“我到这儿来，不是想与你互相挖苦，而是想和一位亲戚、一位真诚善良的亲戚，说说关系到她自身利益的事。我和你讲过十遍了，如果伯爵的文件中果真有那封给皇上的信和偏向于皮埃尔的遗嘱，那么，你，亲爱的表妹，和两位令妹就与这份财产无缘了。如果你信不过我，也该相信专家：我刚刚与德米特里（他们的家庭法律顾问）谈过了，他是这样说的。”

眼看着，公爵小姐的想法猛然起了变化：她的薄嘴唇失去了血色（她的眼神一如既往），说话的声音像雷鸣一般，连她自己都始料不及。

“这也不错，”公爵小姐说，“以往我没想得到什么，现在也是一样。”

她从身上推开小狗，整理着衣裙的皱褶。

“别人为他付出那么多，他竟如此来感激别人，报答别人！”她说，“好吗！好极了！我没什么可需要的，公爵。”

“是啊，可这不止是你个人的事，还关系到你的两个妹妹。”华西里公爵提醒她。

“是的，我早就知道这件事。可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在这个家里，除了欺诈、无耻、嫉妒、阴谋、除了忘恩负义，最可耻的忘恩负义，还能期待什么别的……”

“你知不知道那份遗嘱放在什么地方？”华西里公爵问，他面部的肌肉抽动得更厉害了。

“是的，我太傻了，我轻信他人，热爱别人，不惜奉献自己。可是只有无耻小人才能一切顺利。我明白这是谁在捣鬼。”

公爵小姐准备站起来，可公爵拉着她的手。她的神色表明她好像对全人类都感到失望；她凶巴巴地盯住华西里公爵。

“还有机会，我的朋友。你记得，卡嘉，所有的一切全是在他发火、生病的时候做的，之后就记不得了。亲爱的表妹，改正他的过失，减轻他死前的痛苦是我们的责任，防止他做出不合理的事情，防止他死前伤害了那些……”

“那些为他奉献一切的人。”公爵小姐马上接着说，又尽力想站起来，但公爵还在握着她的手不放，“他从来不懂得看重这些。不，亲爱的表哥，”她再次叹息着说，“我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想得到回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和公理可言。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得狡诈、歹毒。”

“好了，好了，你镇定些。我知道你心肠好。”

“不，我心狠手辣。”

“我知道你有良知，”公爵又说，“我珍重你的情谊，希望你对我也同样看待。你平静下来，让我们好好谈谈，现在还有机会

——也许还有一天或者还有一个小时可以利用。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关于遗嘱的事,主要是遗嘱在什么地方,这你应当清楚。现在我们就把遗嘱拿给伯爵看看。他肯定记不得了,现在他想起后,肯定会把它毁掉。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实心实意地按他的意愿做,我来到这儿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这儿,就是来帮助他和你们姐妹。”

“现在我都醒悟了。我知道这是谁在捣鬼。我知道了。”公爵小姐说。

“关键不在于此,亲爱的表妹。”

“这全是您的那位被保护人,您那位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弄的鬼,让她给我做仆人我都不干,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啊,您闭嘴吧!她去年冬天闯到我们这里来,和伯爵讲了那么多攻击我们的坏话,尤其是说莎菲的坏话,我根本无法重述,结果气得伯爵得了大病,足足两个礼拜不想见我们。我清楚他就在那时写了那张讨厌的遗嘱,可我认为那张纸分文不值。”

“关键就在于此,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件事?”

“放在他枕头下面那个镶花文件夹里。现在我清楚了,”公爵小姐没有回答公爵的话,“是的,如果我有过失、有不可弥补的过失,那只有恨那个卑鄙下贱的女人。”公爵小姐完全不能自己,大声喊着,“她闯到这儿来做什么呀?我要和她当面对质,当面对质。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十　九

当会客室和公爵小姐的屋里正展开这样的讨论的时候,皮埃尔(是由别人找来的)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她以为自己非常有必要陪他去)一起坐马车来到别祖霍夫伯爵家。车轮慢慢地

压过窗外的干草坪，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讲了些安慰皮埃尔的话，看见他正在马车的角落里打瞌睡，就叫醒他。皮埃尔醒来了，随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下了车，这时他才意识到马上要去见奄奄一息的父亲。他发觉马车不是在前门停下的，而是后门。他下马车踏板的时候，有两个小市民模样的人连忙从门口躲闪到墙角的暗处去了。皮埃尔站在那，见房子两侧昏暗的地方还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可无论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听差、还有车夫，虽然也一定看在眼里，却毫不理会。皮埃尔心想，看上去这些人到这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就跟着公爵夫人走进门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慌忙沿着昏暗的狭窄的后楼梯走上去，让落在后面的皮埃尔抓紧时间。虽然皮埃尔没有弄懂他为什么一定要见伯爵，更不懂为什么一定走后楼梯，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信心十足的样子和匆匆忙忙的劲头儿说明，这么做是非常必要的。当走到一半的楼梯时，有几个仆人拎着水桶咚咚地跑下来，差一点儿撞倒他们。这些仆人身子贴着墙壁，给皮埃尔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让路，并不为他们在此出现而惊讶。

“这儿能到公爵小姐们的房间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问其中一个仆人。

“是的，”仆人胆大地大声回答，好像现在做什么都毫不顾忌似的，“靠左边的门，太太。”

“可能伯爵没想见我，”皮埃尔走到楼梯口说，“我还是到自己屋里去吧。”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站在那，等着皮埃尔和她一块走。

“啊，我的朋友，”她像早晨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抚摸皮埃尔的手，“实话告诉你，我并不比您轻松，可您要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必须得去吗？”皮埃尔问，从眼镜上方亲切地看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

“啊，我的朋友，忘记别人对您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吧，要记

住，他是您的父亲……说不准马上要永远地离开人世了。”她叹息了一声，“我向来像疼爱自己的骨肉一样疼爱您。您要信任我，皮埃尔。我不会忘记您的利益的。”

皮埃尔没有弄清任何事情，他只清楚地感到这一切理应如此。他十分听话地随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推门进去了。

这是道通向后面穿堂的门。公爵小姐的老仆人坐在角落里织着袜子。皮埃尔一次也没有来过儿，几乎没想过竟然有这种地方。一个拿盘子托着水瓶的下女从后面走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向她（她称呼她好姑娘）询问公爵小姐们的身体，领着皮埃尔继续沿着石廊往前走。石廊左边的第一个门通向公爵小姐们的卧房。端水瓶的下女忙碌中（这时整座院子里一片忙碌）没关上门。皮埃尔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恰巧从此经过，不自主地向屋里扫了一眼，只见大公爵小姐和华西里公爵正促膝交谈。华西里公爵一发觉有什么人经过，往椅背上烦躁地一靠，大公爵小姐不顾一切地跳起来，用力把门砰地一下关严了。

公爵小姐一反常态，与她往常的落落大方极不相同，华西里公爵的惊慌失色与他往日的高傲也反差极大，致使皮埃尔忍不住停下来，用发问的目光从眼镜上方看着他的指导者。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没表现出一点惊奇，只轻轻一笑，叹息了一下，好像表明她已预料到目前的一切。

“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来，我的朋友，我会为您的利益效劳的。”她用这段话来回答他的眼神，加快了脚步沿石廊走去。

皮埃尔弄不懂事情的原委，更不懂得为您的利益效劳是指什么，但他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穿过走廊他们来到昏暗的大厅，大厅通往伯爵的会客室。这就是皮埃尔一进大门就十分熟悉的那种阴沉而豪华的房间。可这个房间正中有一个空澡盆，地毯上洒满了水。一个男仆和端香炉的教堂职员蹑手蹑脚向他们走来，却没有搭理他们。他们走入皮埃尔熟悉的会客室，里面有两扇向花房敞开的意大利式窗户，室内装饰着叶卡德琳娜的巨大

半身塑像和全身画像。会客室里还是原来的人，差不多都坐在早先的位置上，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密谈话。回头看见从门外走进的红肿的眼睛、苍白的脸孔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和低着头十分听话地跟在她身后的高大肥胖的皮埃尔，大家都闭上了嘴巴。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脸色表明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她做出彼得堡精明强干的女人的架式，拽着皮埃尔，比早上更有胆量地走进屋子。她以为，她带着生命垂危的人最想见的人一定会被接见。她急速地扫视了一下所有屋子里的人，找到了伯爵的忏悔神父。她没有行礼，却突然缩紧身体，用急匆匆的小步来到神父面前，毕恭毕敬地先后接受了两位神父的祝愿。

"感谢上帝，您赶来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神父说，"作为亲属我们全都十分担忧。您看，这位青年就是伯爵的儿子。"低声又说，"这种时刻真让人难过。"

她讲完这话，来到医生面前。

"亲爱的医生，"她和医生讲，"这位青年是伯爵的儿子，……还有希望吗？"

医生很快抬起眼睛，耸耸肩，没说一个字。同样，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也耸耸肩，抬起就要合上的眼皮，叹息一下，离开医生走到皮埃尔那儿。她用十分恭敬、温和而伤感的口气和皮埃尔说话。

"你要相信仁慈的上帝！"她对皮埃尔讲，指指沙发示意他坐在这儿等她，自己则轻轻地向众目所关注的门口走去。随着门吱呀一响，她就消失在门里了。

皮埃尔下决心一定遵从他的指导者，走向她指定的沙发。他发现德鲁别茨基夫人一走，每个屋里人的目光都同情且十分感兴趣地聚集在他身上。他发觉大家都在私下里议论纷纷，眼睛看着他，露出惊恐不安甚至奉承的表情。大家向他表示前所未有的敬意：一位正在和神父交谈的不相识的太太站起来给他让座位；

一位副官忙弯腰拾起皮埃尔掉下的手套并递给他；当他经过的时候，医生们都闪到两边，十分有礼貌地停止交谈，给他让路。皮埃尔打算换一个位置，省得给那位太太找麻烦，他打算自己去拾手套，走过并没有挡他路的医生跟前；可他猛然意识到这么做不妥当，因为他今晚要履行一种大家所期待的恐怖仪式，因此理所当然要接受众人的效劳。他一语不发地从副官手里接过手套，坐到那位太太让给他的位置上，一双大手分别放在两侧膝盖上，摆出如同埃及雕像那样天真的姿态。他坚信，这一切都理所当然，而且为了不丢面子，不出笑料，他今晚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完全遵从他的指导者的意愿。

不足两分钟，穿着长袍，胸前挂着三枚星章的华西里公爵挺胸抬头大踏步地走进来。和早晨相比，他又瘦了一些；当他环顾四周，发现皮埃尔的时候，眼睛睁得比往常还大。他来到皮埃尔面前，握住他的手（他从没这么做过），好像在试试这只手长得结不结实似的，往下拉它。

“坚强些，坚强些，我的朋友。他吩咐要见您，这很好……”说着，华西里公爵想离开。

可皮埃尔觉得有询问一下的必要：

“病情如何……”他迟疑了一下，不知称呼弥留的人为伯爵是否合适，又不好意思叫他父亲。

“他半小时前又发作了。又发作了。坚强些，我的朋友……”

皮埃尔的心里一片迷茫，搞不清“发作”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不知所以然地望望华西里公爵，后来才理会“发作”是指病情危重。华西里公爵一面走，一面和劳兰医生讲了几句，然后踮起脚尖走入病房。他不会这样走路，整个身体都不灵活地跳来跳去。大公爵小姐跟着他，随后，神父、教堂职员和仆人也走了进去。屋里传出挪动物件的声响。最后，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色苍白，以认真完成职责的神情跑过来，碰碰皮埃尔的胳膊说：

“无比仁爱的上帝。马上要行终敷礼了。来吧。”

皮埃尔进了门，踩着十分柔软的地毯。他发觉副官、不相识的太太和仆人都跟着他进来了，好像已不必经过允许才进屋了。

二　十

皮埃尔对这个墙上挂着波斯壁毯，被圆柱和拱门分成两部分的大房间很熟悉。圆柱后面的部分，摆着一张高高的红木床，床上挂着绸幔帐；另一部分房间设有一个镶神像的大壁龛被照得通红明亮，如同晚祷时的教堂。被照亮的神像服饰下有一张伏尔泰式长逍遥椅，逍遥椅上放着刚换过的没有皱痕的雪白枕头。皮埃尔所熟识的父亲别祖霍夫伯爵魁伟的身躯躺在逍遥椅上，一条浅绿色的被子齐腰盖着，他那宽宽的额头上的银丝有些像狮子的鬃毛，高贵的深深的皱纹在他那英俊的棕黄色脸上显现。他躺在神像下，两只宽厚的手被拉出来放在被子上。他的右手向下，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支蜡烛，由一位老仆人在一旁弯腰扶着。逍遥椅旁站着身穿庄重的闪亮法衣、披着长发、手持蜡烛的神职人员，做着缓慢而庄严的祷告。两位小公爵小姐站在他们身后，用手绢捂着双眼；前面站着大公爵小姐卡嘉，她面露凶狠而蛮横的神色，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圣像，好像在向众人表明，她如果向四周扫视，就压抑不了自己的情感。带着温和、悲哀和宽容的神色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和那位不相识的太太站在门口。华西里公爵站在门的另一侧，靠逍遥椅很近。他把一只刻花天鹅绒椅子转过来背对着自己，拿着蜡烛的左手放在椅背上，右手划着十字，每当他把手举到前额时，眼睛就向上翻。他一脸诚敬和安详，好像在说：“如果你们体会不了这样的心情，那就糟透了。”

他身后是副官、医生和男仆，和在教堂里一样，男女分列两

侧。大家都静静地划着十字，只听得见诵读祷文和低吟的赞美诗声。在间歇时，只有稍稍挪动的脚步声和哀叹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露出一本正经的很内行的神色，穿过房间来到皮埃尔面前，递给他一支蜡烛。皮埃尔点燃蜡烛，忘乎所以地观赏身边的一切，竟然用拿蜡烛的手划着十字。

红扑扑的脸蛋上有一颗黑痣，很喜欢笑的小公爵小姐莎菲看着皮埃尔，又笑起来了。她一瞧见他就想笑，可又抑制不住自己不去看他。为了防止这种诱惑，她悄悄走到圆柱后面。祈祷进行到一半，神父们的声音戛然而止；他们彼此之间说着悄悄话；扶着伯爵手的老仆人站直身子，对太太们说了些话。德鲁别茨基夫人马上走过去，向病人弯下身子，从身后向劳兰招招手。这位法国医生手中没有蜡烛，靠着圆柱站着，表现出外国人的谦逊有礼，表明尽管不同的宗教信仰，他完全理解这个仪式的重要性并大加赞叹。他迈着精力充沛的人的有力步伐走到病人跟前，用他细长的白手指从绿色被子上拿起伯爵没拿蜡烛的手，转过身体，一面号脉，一边思量，他们让病人喝了点什么，在他身边忙了一会儿，然后又分别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进行着仪式。在祷告的间歇，皮埃尔看到华西里公爵离开椅子，那副尊容表明他知道该如何处理，谁看不出来这一点，谁就会遭殃的。他没有走到病人那儿，却从他身旁经过，来到大公爵小姐面前，和她一同向挂绸幔帐的高床走去。华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从床那边出了后门，还没等祈祷完，就双双回到原先的位置。对这件事皮埃尔对其他事情一样没放在心上，只想着今晚在他身边所进行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唱赞美诗的声音停止了，神父诚敬地向病人祝贺他接受了圣餐。病人还是纹丝不动、垂危地躺着。他四周的人纷纷开始活动，只听到一阵脚步声和小声的说话，德鲁别茨基夫人的声音是最尖的。

皮埃尔听见这个声音在说：

“必须搬到床上，放在这儿可万万不行……”

医生、公爵小姐和仆人把病人紧紧围在当中，致使皮埃尔无法看到那个披着银白长发的棕黄色脑袋。刚刚祈祷时，皮埃尔虽然也看得到别的人，但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从逍遥椅四周人们非常小心谨慎的动作上，皮埃尔觉出他们在搬动奄奄一息的病人。

“抓住我的胳膊，否则他会滑下去。”皮埃尔听见一个仆人的小声说话的语气中带着惊恐，“托住下边……再来一个，”随之人们沉重的呼吸声和脚步声更加急促了，好像尽力搬着一种人们搬不动的重物。

抬病人的人，包括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在内，从皮埃尔面前走过。从他们的脊背和脖颈后的空隙中，皮埃尔看到由大家抬着的病人高高隆起的胖胸部、宽厚的肩膀和狮子鬃毛般鬈起的银丝。他那格外宽阔的额头和颧骨、漂亮好色的嘴唇以及冷峻的眼神，在临终前都没有任何变化。当别祖霍夫伯爵三个月前让皮埃尔去彼得堡时，他就是这个样子。此刻因为抬他的人步履不一致，他的头无可奈何地晃动着，看不出他冷漠的目光落在何处。

人们在高床边忙了一会儿，仆人们走开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拉拉皮埃尔的手，说了声：“过来。”皮埃尔就与她一同走到床边。很显然是由于刚举行过圣礼，病人被安放在床上的姿势庄重而严肃。他仰面而卧，头高高地靠在枕头上。他的双手对称地放在绿绸被的外面，手心向下。皮埃尔走过去，伯爵的目光注视着他，可目光中的含意却很难领会。要么这目光中不带有什么意味，只因为眼睛急要看着什么地方，要么就寓意深刻。皮埃尔站住了，不知所措，就用目光回头看着指导他行动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向她发问。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赶忙向他示意，她看看病人的手，又动着嘴唇向这只手送着飞吻。皮埃尔竭力伸长脖子怕碰到绸被，按照她的意思亲了亲骨骼粗大的手。无论是伯爵的手和他脸上的肌肉，都没有任何反应。皮埃尔又看看德鲁别茨基公

爵夫人，问她接着该做什么。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目光转向床边的逍遥椅。皮埃尔听从地坐在椅子上，继续用眼神来探询他做得是否正确。他的指导人点点头以示认可。皮埃尔又做出埃及雕像一样端正而天真的姿势，只怕他那笨重肥大的身躯占据太多的地方，尽力紧缩着自己的身体。他看看伯爵。伯爵还是看着刚才皮埃尔站着的地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表情说明，她深知这父子的最后一面是多么让人感动。这样持续了两分钟，可皮埃尔觉得如同过了一个小时。忽然伯爵厚实的面孔开始抽动。抽动越来越强烈，漂亮的嘴巴扭曲了（皮埃尔现在才意识到他父亲就要死了），从扭曲的口中发出模糊的沙哑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认真地盯着病人的眼睛，努力推测他想做什么。她一会儿指指皮埃尔，一会儿指指饮料，或者低声叫着华西里公爵的名字，要么指指被子。病人的目光和神色有些不耐烦了。他吃力地看了看始终站在床头的仆人。

“老爷想翻个身。”仆人小声说，欠身把伯爵沉重的身躯翻过去冲着墙。

皮埃尔起身来帮忙。

在伯爵翻身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无力地向后垂着，他试图把它举到前边，可没用上力。搞不清是伯爵觉出皮埃尔在看着他这只软绵绵的手，还是他濒死的思维中闪过别的念头，他看看这只无法支配的手，看看皮埃尔恐慌的神情，又看看这只手，在他的面孔上露出了与他的仪态极不相符的一丝苦笑，好像在自嘲他的虚弱。一见到这苦笑，皮埃尔突然觉得胸口发胀，鼻子发酸，泪水立刻模糊了双眼。病人已被转过身面向墙壁。他叹息了一声。

“他睡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发觉了来换班的公爵小姐，说，“我们走吧。”

皮埃尔走出去了。

二十一

会客室里，只有华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坐在叶卡德琳娜女皇像下谈得正在兴头上，没有其他的人。一见到皮埃尔和他的指导者，他们就立即停止说话。皮埃尔看见公爵小姐正匆忙藏起一件东西，还听到她小声说：

“我不能见这个女人。”

“卡嘉已安排把茶摆在小客厅里。”华西里公爵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到那儿去吧，我可怜的公爵夫人，去用点茶吧，否则你会累垮的。”

他没对皮埃尔说什么，只用力握握他的前臂。皮埃尔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到小客厅去了。

“熬了一夜，喝一杯俄国好茶是最能提神的了。”圆形的小客厅里，劳兰站在摆着茶具和冷餐的桌子旁说。他拿着中国产的无柄细瓷茶杯品着茶，抑制住内心的兴奋。这一天在别祖霍夫伯爵家过夜的人全围在桌边用茶点，以补充能量。皮埃尔对这个有镜子和小桌的圆形小客厅印象很深。每次伯爵家举办舞会，不会跳舞的皮埃尔喜欢坐在这个有镜子的小客厅里，欣赏那些穿着舞衣，裸露的肩上点缀着钻石和珍珠的女士们。她们经过这个灯光明亮的屋子，总是在亮堂堂的镜子前照一照，仔细端详一下。此刻屋子里只燃着两只蜡烛，十分暗淡，小桌上的茶具和菜肴十分杂乱，每个神情悲伤的人在深夜里坐在那里，小声说着话。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表明，大家都记得此时卧室里正在和就要发生的事情。虽然皮埃尔也有想吃东西的欲望，可他没有吃。他回头又用探询的眼神看看他的指导者，看到她又踮着足尖走入华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呆着的会客室。皮埃尔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微微犹豫了一下，就跟随着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站在公

爵小姐身旁，俩人激动地一同小声说着话。

“公爵夫人，很抱歉，请您指教，哪些是应当做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公爵小姐仍然像她重重地关上房门时一样激动。

“可是，亲爱的公爵小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柔和而坚决地说，挡在通往卧室的路上，阻止着公爵小姐过去，“现在，可怜的叔叔正想要休息，您这么做难道不是在加重他的痛苦吗？现在还讲人世间的事，可他的灵魂已准备……”

坐在逍遥椅上的华西里公爵，仍旧随随便便地、高高地把腿架起来。他脸上的肌肉猛烈地抖动，放松下来时就显得更胖。他假装作出自己并不在意这两个女人在谈什么的样子。

“听我说，亲爱的公爵夫人，就由着卡嘉吧。您要知道，伯爵有多疼她呀。”

“我也不清楚这份文件的内容，”公爵小姐指着手里的镶花文件夹，对华西里公爵说，“我只知道在他办公桌里的那份才是正式的遗嘱，他早已不记得这份文件了……”

她打算绕过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但后者快步向前又把她拦住。

“我明白，亲爱的好心的公爵小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把抓住文件夹，抓得太紧了，很明显不会立即松开。“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求求您，我拜托您，可怜可怜他吧。我拜托您……”

公爵小姐一语不发，就听到俩人争抢文件夹的声音。显而易见，即便公爵小姐讲话，也讲不出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顺耳的话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用力抓住文件夹，尽管这样，她说起话来还是和往常一样和气而甜蜜。

“过来，皮埃尔，我的朋友。公爵，我认为，在家庭会议上他是家里人，对吧？”

“您为什么不开口，我的表兄？”公爵小姐忽然大叫起来，客厅里的人全都十分惊讶。“现在有人在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房间门口胡搅蛮缠，干预别人家的内务，您为什么不开口？你太阴险

了！”她小声说着恶语，用全身的力气抢着文件夹。

“噢！”华西里公爵埋怨而吃惊地说，他站起身来，“真可笑！您松手。我跟您讲。”

公爵小姐放开文件夹。

“您也松手！”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没听他的。

“您松手，我跟您讲。由我来处理此事。还是我去问问他。我……这样您同意了吧？”

“可是，公爵，”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施过这么庄重的圣礼，先让他安歇一会儿吧。现在，皮埃尔，谈谈您的想法。”皮埃尔来到他们面前，吃惊地看着公爵小姐原形毕露、无所顾忌的面孔和华西里公爵颤抖的表情肌。

“记住，您将对后果负全部责任。”华西里公爵严厉地说，“您清楚您现在的行为吗？”

“你这个贱货！”公爵小姐大叫，冷不防向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扑去，抢那文件夹。

华西里公爵摊开两手，低下头。

这时候，皮埃尔盯着很长时间以来那扇一直轻轻地开关的恐怖的房门，猛然砰地打开，撞到墙上，二公爵小姐从屋里跑出来，一拍手。

“你们在做什么！”她毫无顾虑地说。“他马上要咽气了，你们却把我自己丢在那儿不管！”

大公爵小姐放开文件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赶忙弯下腰，捡起这件互相抢夺的目标，跑入卧室。大公爵小姐和华西里公爵醒悟过来，跟着她跑进去。过了几分钟，面无血色的大公爵小姐咬着下唇，从里边第一个出来。她一见到皮埃尔，就怒不可遏。

“好呀，您现在满意了。”她说，“您的目的达到了。”

她拿手绢捂着脸，痛哭流涕，跑了出去。

华西里公爵在公爵小姐之后出来的。他摇摇晃晃地走到皮

埃尔坐着的长沙发前，一手捂着眼睛，倒在沙发上。皮埃尔注意到他惨白的脸，下颌像发疟疾一样抖动着。

“唉！我的朋友！”华西里公爵抓住皮埃尔的胳膊肘说，声音里充满了皮埃尔向来没听过的诚恳和软弱。“我们做了多少坏事，骗了多少人，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的朋友……实话告诉你……到最后还是难免一死，难免一死。死实在是恐怖。”他哭起来。

最后出来的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她悄悄靠近皮埃尔。

“皮埃尔！……”她说。

皮埃尔用目光向她探询。她亲了亲小伙子的额头，泪水沾湿了他的脸。她停顿了一下。

“他不在了……”

皮埃尔从眼镜上方看着她。

“我们走吧，我陪着您。您哭吧，眼泪是最能让人轻松的了。”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领他来到昏暗的客厅。皮埃尔因为那里不会有人看清他的脸而庆幸。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丢下他走了。当她转回来时，他已经头枕着胳膊呼呼大睡呢。

次日早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皮埃尔讲：

“的确，我的朋友，这是我们大家的重大损失，您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上帝会保佑您的，您还年轻。我确信，您将继承大笔的财产。遗嘱还没被打开。我十分了解您，相信您不会为此激动得晕了头，但您得负起责任，表现出男子汉的气魄来。”

皮埃尔沉默着。

“将来我有可能跟您讲，如果那时我不在场，天晓得会出什么事。实话告诉您，前天叔叔还应允许我要照顾保里斯，可他没来得及那么做。我希望，我的朋友，您能完成您父亲的遗愿。”

皮埃尔一窍不通，难堪地羞红了脸，静静地看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她和皮埃尔讲完话，坐车到罗斯托夫家休息去了。次日早晨醒来，她详细地把别祖霍夫伯爵逝世的前后经过讲给罗

斯托夫家的人和所有的熟人听。她说，伯爵在死神面前也不失身份，如同她所企盼的那样；说他的死不但感人至深，而且使人受益匪浅；父子的最后相见更感人，她一想到此情景就止不住泪水；她无法判断在这么恐怖的时刻他们俩人谁表现得更不一般：是在临终时回想起所有的人和事并对儿子讲了些肺腑之言的父亲呢，还是痛苦至极又尽力掩饰着，为了使奄奄一息的父亲不会因此而痛心的可怜的皮埃尔。“这让人十分难过，但非常有教益；看到伯爵与他那个好儿子，人的灵魂也会得到净化。”她说。对公爵小姐和华西里公爵的所作所为，她很反感，可她还是说了，只是谈到这些的时候格外隐密，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二十二

在童山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一家人时刻都在企盼着小安德烈公爵夫妇的造访。然而，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扰乱老公爵家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在社交界绰号为普鲁士王的陆军元帅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公爵，自从保罗执政时被贬入乡下后，向来很少外出，和女儿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她的女伴布莉恩小姐一同生活。新皇登基后，虽然他获准可以进京，可还是住在乡间，维持原来的生活。他表示，若有人想见他，可以到离莫斯科一百五十俄里的童山来找他，而他则无所需，亦无所求。他总是说，懒惰与迷信是人类罪恶的惟一根源；勤劳和智慧是惟有的两种美德。对女儿他以身作则。为了使她具有这两大美德，他教她几何和代数，把她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自己也不得空暇；一会儿写回忆录，一会儿演算高等数学，一会用车床做鼻烟壶，一会儿到花园里劳作。要么就监察庄园里没完没了的建筑工程。秩序是过勤劳生活的首要条件，所以在他的生活模式中，秩序已达到最为严格的程度。每天他按时吃饭，不但钟点不变，几乎不差

毫分。对待身边的人，从女儿到仆人，公爵一直是严厉而刻薄，所以，他虽不能称得上残酷，但大家都十分敬畏他。要得到如此的敬畏，就是最残酷的人都很难得到。虽然他已不在职位上，在社会上没有任何权力，可所有的本省长官都觉得经常来拜访他是一种职责，而且如同建筑师、花匠和玛丽雅公爵小姐那样，在约好的时间里等候在宽敞明亮的接待室里，得到公爵的接见。当宽大的书房门打开，戴着敷粉假发的矮小老头出现时，所有接待室里的人都心中充满着敬意，甚至有些胆怯。公爵的手十分瘦小，花白的眉毛倒立着，当他皱眉时，眉毛就挡住了充满才智而又有活力的明亮眼睛。

小公爵夫妻回来的那天早上，玛丽雅公爵小姐像往常一样在规定时间来到接待室向父亲请安，并心惊胆战地划着十字，默诵祷文。每天她进来时都请上帝保佑，让她今天的会面顺利。

一位戴敷粉假发的老仆人在接待室里坐着，看到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小声说："请进。"

门里传过来车床有规律的声响。公爵小姐胆怯地推开了灵活的房门，站在门口。老公爵站在车床边，回了一下头，继续做他的活。

巨大的书房里备有各种需要的东西。一张摆着许多书籍和图纸的大桌子，几个高高的玻璃书柜，柜门上插着钥匙，一张供人站着写字的高书桌，桌上放着一个敞开的笔记本，还有几件工具，一台车床，四周满是刨花——所有的摆设说明主人总是井然有序地进行各种活动。公爵那穿着绣银线鞑靼式靴子的小脚的步子和他那显露筋脉的瘦手的力量都表明老公爵精神旺盛，体力充沛。他在车床的踏板上又踩了几圈，才移开脚，擦了擦凿子，把它放入挂在车床上的皮口袋里，然后走到桌子旁，把女儿叫过来。他向来不祝福自己的子女，只伸着今天还没有刮过的有硬胡须的脸庞让女儿亲，严厉而关切地看着她，说：

"身体怎么样？……好，坐下吧！"

他用脚把椅子勾到身旁，拿起自己编写的几何学讲义。

“明天讲这部分！”他用硬指甲从一段到另一段划了记号说。

公爵小姐低头看着讲义。

“等等，有你一封信。”老头儿忽然说，从挂在桌面上的信插里拿出一封女人笔体的信，扔在桌上。

一看到信，公爵小姐脸就红了。她急忙拿起来，低头看起来。

“是爱洛绮丝[①]写给你的吧？”公爵冷笑着问，露出发黄但很坚实的牙齿。

“没错儿，是裘丽来的信。”公爵小姐胆怯地看着父亲说，胆怯地微笑着。

“再给你两封信的机会，我一定要看看第三封了。”公爵严厉地说，“我担心你们在信里胡言乱语。我一定看看第三封。”

“您当然可以看这一封，爸爸。”公爵小姐脸更红了，把信递给父亲说。

“是第三封，我说了，看第三封。”公爵推开信，不容分说地大声喊，然后把臂弯支在桌子上，拽过画着几何图形的讲义。

“喂，小姐，”老头说，紧挨着女儿，低下身子冲着讲义，一只手臂搭在公爵小姐座椅的椅背上。这时，公爵小姐所熟悉的父亲的烟草味和浓郁的老人气味就包围着她。“你看，小姐，这是几个相等的三角形；请看角 abc……”

公爵小姐看着父亲炯炯有神的眼睛紧逼自己，她十分害怕，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然她一窍不通。她太害怕了，越是这样越听不懂，尽管父亲讲得格外清晰。不知道这个责任是在于老师还是学生，可每天都是如此：公爵小姐双眼模糊，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感觉到靠得很近的严父的瘦脸，感觉到他的呼吸和体味。她满心盼望马上离开书房，回自己的房里不

---

① 爱洛绮丝：卢梭小说《裘丽或者新爱洛绮丝》的主人公。公爵不赞成这部小说宣扬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思想，所以故意把裘丽叫成爱洛绮丝。

受约束地做习题。老头儿压抑不了自己，嘎地一声推开座椅，接着又拉它回来。他尽力压抑火气，但差不多每回都发脾气，大骂一通，有时还扔讲义。

公爵小姐答错了题。

“哼，笨极了！”公爵推开讲义，呼地一下转过来，大骂一声，又马上站起来，来回走了一会儿，两手抚摸一下公爵小姐的头发，坐下来。

公爵把椅子搬近一些，接着往下讲。

“不可以，公爵小姐，不可以。”看到公爵小姐拿起笔记本要离开，他就说，“我的小姐，数学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我不想见到你像我们那些蠢丫头那样。多学学，就有兴趣了。”他拍拍女儿的脸蛋，“脑筋就灵活了。”

女儿还要走，他做了个手势阻止她，从高桌子上拿下一本没开封的新书。

“这又是你的爱洛绮丝给你寄来的什么《奥秘解答》。一本宗教书籍。但我不干涉别人的信仰……我看了一下。你拿走吧。好，走吧，走吧！”

他拍拍女儿的肩，她出去后，就亲自把门关上。

玛丽雅公爵小姐面带不易消散的忧郁和惊恐的表情，——这种表情丑化了她病态的颜容——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写字台旁，写字台上摆满了微型肖像画、书本和随意堆放的笔记本。公爵小姐生活习惯上的极不条理和她父亲的一丝不苟恰好达到同一水平。放下几何笔记本，她急不可耐地打开信。这封信是公爵小姐儿时的伙伴，即那天参加罗斯托夫家命名日庆祝会的裘丽写来的。

信上是法文：

亲爱的不可替代的朋友，分别是多么让人痛苦和可怕的事啊！我总是想，我一半的生命和幸福都是您给予我的，

虽然我们两地分离，我们的心却紧紧相连。虽然我过着不愁吃穿，自由自在的日子，我却恨命运的安排，无法克制我们分别后的伤感。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去年夏天那样，坐在您那大书房的蓝沙发上促膝谈心？我为什么不再像三个月前那样，从您那柔和平静、明察秋毫的目光中得到新的精神力量？啊，我多么喜欢您的目光，而此刻在我用笔来向你倾吐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它又在注视着我。

玛丽雅公爵小姐看到这儿，叹息了一声，向右边的穿衣镜扭头看了看。在镜子里她看到自己丑陋病态的身子和瘦瘦的脸庞。她向来忧愁的眼睛，正无精打采地看着镜中的身影。“她在恭维我，”公爵小姐想，转过去继续读着信。而这并不是裘丽对她的恭维，公爵小姐的大眼睛明亮而深沉，有时目光中带着温暖别人的力量，的的确确很美。虽然她的相貌不好看，眼睛却独具魅力。遗憾的是公爵小姐从没捕捉过自己美丽的目光，原因在于只有在她没考虑自己时，她的目光最美丽。和其他普通人一样，她照镜子时绷紧面孔，不放松、很不好看。她接着读信：

在莫斯科，战争是大家不变的话题。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已经出国，另一个参加近卫军，正向边境挺进。我们宽厚的皇上离开彼得堡，听说陛下将不怕生命危险，亲自出征。无所不能的上帝赐给我们一位天使做君主，但愿他会征服这个扰乱欧洲的科西嘉怪物。放着我的两个哥哥不提，这场战争还让我被迫离开一个最亲近的朋友，我是说年轻的尼古拉伯爵，他一腔热血，不愿意无所作为，放弃大学的学业去当兵了。实话告诉你，亲爱的玛丽雅，虽然他年纪不大，这次他离家入伍让我感到格外难过。我在去年夏天与你谈到，在当代二十岁的青年一般都死气沉沉，可他却充满活力、品格高尚，这是十分难得的！他十分坦诚，而且完美无缺，文采

不凡，虽然我们只有短暂的接触，却令我这颗饱经痛苦的可怜的心感到了甜蜜和快乐。有机会我再讲给你听我们分手时的情景和讲过的话语。此情此景仿佛就在眼前……啊，亲爱的朋友！您真幸福，因为您没有那种烈焰般的欢愉的体验，也没有经历过那种烈焰般的痛苦。您真幸福，因为往往痛苦要比欢乐更多。我很明白，尼古拉伯爵十分年轻，我和他只能做朋友，不能越雷池一步。而这种温馨的友情，这种如此诗情画意而单纯的关系，正是我心灵所求。好了，这事就谈到这吧。最近老别祖霍夫伯爵的去世和他的遗产归属问题在全莫斯科闹得沸沸扬扬。出乎您的意料，三位公爵小姐分得的实在可怜，华西里公爵扑了一场空，皮埃尔却继承了全部，并被立为后嗣而世袭别祖霍夫爵位，拥有俄国最多的财产。传闻说在此事上华西里公爵表现极为恶劣，最后窘迫万分地回彼得堡去了。说真的，我对遗嘱之类的事孤陋寡闻；我只知道，自从我们认识的那位名为皮埃尔的小伙子成为别祖霍夫伯爵和俄国首富后，我惊奇地发觉，那些有未嫁女的母亲和女孩本人忽然对他的口气和态度都转变了。带上一笔，我向来认为这人成不了大器。他们两年来一直饶有兴致地为我挑选对象（其中大多数我不认识），莫斯科的关于婚事的传闻就认为我要被选为别祖霍夫伯爵夫人的候选人。可您清楚，我毫不关心这件事情。说到婚事，实话告诉您，不久前我们共同的姨妈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十分诡密地和我说，有人在筹划您的婚姻大事。男方不是别人，就是华西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里。他们打算为他寻觅一位富有的大家闺秀，他父母就看上了您。我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此事，可我觉得事先提醒您是我的责任。据说，他很英俊，是个浪荡公子。我就对他了解这么多。

好了，聊得不少了。第二张信纸快写满了，妈妈让人来叫我到阿普拉克辛家吃饭。

您可以读读我邮给您的那本充满神秘色彩的书。在我们这里，这本书很轰动。虽然普通人简单的思维很难理解书中的有些地方，但它仍是一本了不起的书。读了它可以让人平心静气，净化灵魂。再见了。代我向令尊大人问好，并向布莉恩小姐致意。紧紧拥抱您。

裘丽

又及：请转告我令兄及他可爱的妻子的情况。

公爵小姐思量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轻轻一笑，她的眸子明亮起来，让她的容貌完全变了。她忽地站起身，踏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桌前。拿出信纸，她急速地在纸上写着。她用法文回了信：

亲爱的不可替代的朋友：您十三日的信带给我无比的欢乐。您仍然爱我，我的如诗美丽的裘丽。您怨恨分别，可显然分明并没有影响您的精神。您埋怨分别，那么所有亲近的人别我而去，我又能——如果我有此胆量——说什么呢？唉，如果从信仰上我们得不到安慰，人生将有多么悲哀哪！谈及您对那个小伙子的情感，是何原因让您认为我会责备您呢？在这方面我只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可我会理解他人的这种情感的。我还没经历过这种情感，纵然不赞同，也不会妄加指责。我只是感受到，信仰基督教的人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比迷人的小伙子的眼睛在您这样充满诗意的善感少女的心中激发的情感更为宝贵、更为愉快、更为美好。

在您的信到来以前，我们已听到别祖霍夫伯爵与世长辞的消息，家父为此十分伤心。他说，伯爵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倒数第二个代表人物，紧随他去的应非自己莫属了，可他要努力让这事迟些降临。但愿上帝不让我们有此不幸！

我不赞同您对皮埃尔的观点，因为我自幼与他相识。我

以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灵,而我认为这种品格是难能可贵的。他获得了遗产和华西里公爵在此事中的表现,在我看来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幸的。噢,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救世主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入天国还轻松,可真是寓意深刻!我可怜华西里公爵,而觉得皮埃尔尤为不幸。他小小年纪就得到这么一大笔财产,要受到多少诱惑呀!若有人问我,活着的最大心愿是什么,我将回答,我甘愿做个一贫如洗的人。亲爱的朋友,您给我邮来的那本在你们那儿影响极大的书令我十分感激。然而,既然您说,书中除了精妙之笔还有普通人简单的思维很难理解的地方,那么,我想阅读很难理解的东西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不会带给读者任何有益的东西。我向来无从理解有些人的偏好,他们致力于阅读神秘的书本而让自己的思想混乱不堪。这样的书只能增强他们的猜疑之心,促发他们的幻想,促长他们违背基督徒淳朴天性的轻薄作风。最好我们还是读读《使徒行传》和《福音书》。我们不应在那种书里去寻求高深莫测的东西,因为还有难以看穿的帷幕隔在我们的肉体与永生之间,我们这些不幸的罪人又怎能理会上帝神圣而庄严的秘密呢?我们还是着眼于研究救世主指示我们如何在人世间行动的不朽的教义吧。让我们努力遵循它,并坚信,我们愈减少混乱的思想,就愈能得到上帝的青睐,上帝否定所有不是他传授的知识;我们越远离他不愿让我们了解的东西,他就能尽快地用他神圣灵慧的头脑启发我们。

父亲没向我提到过亲事,他只简单地说接到华西里公爵的来信,期待他的来访。至于我的婚事,亲爱的不可替代的朋友,我可以和您讲,我的想法是,婚姻是每个人必须遵从的神圣的规定。如果无所不能的上帝让我来承担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不管这对我来讲有多大的困难,我也会忠诚地执行而决不自找不快,去琢磨我对上帝恩赐给我做丈夫的

人的情感问题。

我已收到家兄的信，他说将要和嫂子一同来这儿。这只不过是一次短短的相聚，因为他将抛下我们去战斗，而只有上帝才晓得我们为何要卷入这场战争，以及如何卷入。不仅在你们那儿，在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而且在这儿，在被城市居民的心目中认为是远离世俗的田园，也传来了战争的回应，让人心中极不轻松。家父总在提进军和调动，可我对这类事一无所知。前天，我像往常一样在村路上散步，见到一些肝肠寸断的场面。我们这里有一些新兵应征入伍。真让人看不下去那些出征的人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听到诀别的人的哭喊！请想想，人类竟然把救世主让我们彼此相互爱护和宽容的教义抛到脑后，而把相互残害奉为主要的美德。

再见，亲爱的好心的朋友。但愿我们的主和圣母用他们的圣明与万能来庇护您。

玛丽

"噢，您想把信寄出去吗？公爵小姐？我已寄过了。我给我可怜的母亲去了信。"布莉恩小姐满面笑意，用动听的语调急忙说。她把轻快活泼，无所顾虑的因素增加到公爵小姐十分沉重而不开心的情绪里。

"我应当让你知道，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小声接着讲，"公爵对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大动肝火。"她故意用很重的喉音说，有些自命不凡，"他的情绪糟透了，极为不满，您可要小心……"

"噢，我亲爱的朋友。"玛丽雅公爵小姐答道，"我向您请求过永远不要提到我爸的情绪。我自己不会指责他，希望别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公爵小姐看了看表，发现练钢琴的时间已超过了五分钟，就赶紧往起居室走。按照固定的时间表，每天十二点到两点公爵午

休，公爵小姐练琴。

二 十 三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仆人坐在前厅里，听着公爵的鼾声从大书房里传来，自己也打着瞌睡。在房屋的深处，隔着一道道紧闭的门，传来丢赛克[1]奏鸣曲，其中不易演奏的乐曲已重复了二十几遍。

此时，一辆轿车和一辆篷车驶到大门口。安德烈公爵下了轿车，把娇弱的夫人扶下来，让她走在前面。满头银丝的季洪戴着假发，从前厅里伸出头来，小声报告说老公爵正在睡午觉。然后急忙关上门。季洪深知，纵然少爷回家或其他特别情况都不能扰乱作息时间。显然，安德烈对这一点的了解不次于季洪。他看了一下表，好像是在核对一下，从他离开家后父亲是否改变了他的习惯。当他证实这一点后，就转向夫人对她说：

“再过二十分钟父亲才能起来。现在我们去看看玛丽雅公爵小姐吧。”

最近小公爵夫人发福了，但说话时眼神还是充满喜气，含笑的长着绒毛的嘴唇还是调皮地翘着。

“噢，真称得上是一座宫殿。”她四处张望，用一般人们夸奖舞会主办人的神情对丈夫说。“来吧，快点！快点！……”她继续四处张望，对季洪、丈夫和陪伴他们的仆人微笑着。

“是玛丽雅在弹奏吧？我们悄悄进去，别让她发觉。”小公爵夫人说。

安德烈恭敬而忧郁地跟着她。

“你看上去老了一些，季洪。”安德烈公爵一边走，一边向亲

---

① 丢赛克（1761—1812）：生于波希米亚扎斯拉夫尔，著名钢琴家、作曲家。

吻过他的手的老头儿说。

一个俊俏的金发法国女人从传出钢琴声的房间边门里跑出来。布莉恩小姐看上去十分兴奋。

“噢，这回公爵小姐该开心了。”布莉恩小姐说，“终于到了！我这就告诉她。”

“不，不，请您不要……您就是布莉恩小姐吧，我小姑的朋友，我对您早有耳闻了。”小公爵夫人说，和法国女人亲吻，“她肯定想不到我们今天来！”

他们来到起居室门口，听到里面连续地传出重复的乐曲。安德烈公爵站在那皱了皱眉头，好像已预想到将有不痛快的事发生。

小公爵夫人来到屋里。弹到一半的乐曲戛然而止；传出来惊呼声、玛丽雅公爵小姐重重的脚步声和亲吻声。安德烈公爵进去时，只在安德烈公爵婚礼时见过一次面的公爵小姐和她的嫂子还在拥抱，彼此亲吻着可以触及对方身体的任何之处。布莉恩小姐在她们身边站着，两手捂着胸口，露出诚挚的笑容，显然悲喜交加，而且悲喜的愿望同样强烈。安德烈皱着眉头，耸耸肩，就像一个音乐爱好者听到了一个弹错了的音符。两个女人不约而同松开手臂，可马上又像怕失去机会似的，抓住彼此的手亲吻，接着又相互吻脸；然后令安德烈公爵大为意外的是两个女人一起哭起来，哭着哭着再亲吻。布莉恩小姐也哭起来。安德烈公爵感到很别扭，可在两个女人看来，她们相见，哭泣是理所当然的，不存在其他的形式。

“噢，亲爱的！……噢，玛丽雅！……”两个女人又说又笑。“我梦到过您……”“您没料到今天我们会到吧？……噢，玛丽雅，您瘦了……”“您可胖起来了……”

“我马上意识到这位是公爵夫人。”布莉恩小姐插嘴。

“但我根本没料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大叫。“噢，安德烈，我还没见着你呢。”

安德烈公爵和妹妹手拉手彼此吻了吻，说她还是个哭娃娃。玛丽雅公爵小姐转向哥哥时，她那双动人而明亮的眼睛泪水涟涟，用亲切、柔和而温顺的眼神看着哥哥。

小公爵夫人不住嘴地讲着。时而她的嘴合上，那长着绒毛的短上唇微微碰到鲜艳的下唇，然后又张开，露出闪烁着牙齿和目光的笑容。小公爵夫人说起他们在救主山上发生意外，她身怀六甲却险遭不测。然后她马上又讲到她全部的衣服放在了彼得堡，真不了解在这里应穿什么衣服，又讲安德烈安全变了个人，说吉蒂·奥登卓娃和个老头子结婚了，又说有个体面的男人准备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求婚，但又说这事现在暂且不提。玛丽雅公爵小姐还是静静地注视着哥哥，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却带着忧伤。此时她心潮澎湃，可心事与嫂嫂的话毫不相干。嫂嫂说着上回在彼得堡过节的情形时，她就问哥哥。

“你一定要参战吗，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叹息了一下。

丽莎同样也叹了口气。

“我明天就出发。”哥哥答道。

“本来他可以升职，但他却把我留下来不管，真是不明白……”

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听她讲完，只顾想着心事，同时亲切地看看嫂子的肚子。

“果真怀孕了吗？”她问。

小公爵夫人变了脸色。她叹息一声。

“是的，这是真的。”她说，“噢！这真可怕……”

丽莎向下撇着嘴。她的脸贴着小姑的，忽然又哭了。

“她得休息休息了。”安德烈公爵锁紧眉宇说。“对吧，丽莎？把她送到你的房间，我去看望爹。爹好吗，还是老样子吗？”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你见到他会怎么想。”玛丽雅公爵小姐高兴地说。

“还是在固定的时候到花园里散散步？在车床上工作吗？”安

德烈露出一丝笑意问，表示虽然他敬重父亲，可也了解父亲的缺点。

“还是在那个时间上车床，做数学题，给我讲几何。”玛丽雅公爵小姐好像学几何是她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一样高兴地回答。

一般来讲老公爵起床的过程要二十分钟来完成。过了这段时间，季洪走来招呼小公爵去见父亲。为了欢迎儿子的到来，老公爵打破常规：他允许在他饭前更衣时就让儿子进屋。老公爵一副旧式妆扮：身穿乡下长袍，在头发上拍了粉。安德烈公爵（此刻他的神情没有在交际圈中的高傲，却带着与皮埃尔相处时的兴奋劲儿）来到父亲的房间时，老头子正在梳妆室那张宽大的山羊皮逍遥椅上坐着，披着梳头罩衣，伸着头让季洪给它拍粉。

“呵！军人到了！你要去战胜拿破仑吗？”老头开口讲道，因为他的发辫握在季洪手里，他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晃动拍过粉的头。“你要好好教训他一下，否则他就要强迫我们归顺他了。你好！”他向儿子凑去脸颊让他来吻。

老头子在午饭前的小睡，让他心情舒畅（他总是说，饭后睡觉比银子宝贵，饭前睡觉比金子宝贵）。他从倒竖的浓眉下斜眼睛开心地看了儿子一眼。安德烈公爵走上前去，亲了亲父亲允许他亲的脸颊。他不去理会父亲感兴趣的话题，——讥讽当代军人，尤其是讥讽拿破仑。

“爹，我来看望您，有身孕的媳妇也回来了。”安德烈公爵激动而敬重地望着父亲每块表情肌的活动说，“您身体如何？”

“老弟，生病是傻瓜和放荡人的事儿。您知道，我生活充实而有节制，当然十分健康了。”

“感谢上帝！”儿子笑着说。

“这与上帝无关。噢，你讲讲，”他又提起他关心的话题，“德国人如何指导你们用新科技，就是用战略来和拿破仑较量的。”

安德烈公爵略微一笑。

“您让我考虑一下，爹，”此刻安德烈的笑容说明，父亲的缺

点并不影响他对父亲的敬重和爱戴，“我还没有安顿下来呢。”

“瞎扯，瞎扯，”老头儿晃动着发辫，检查一下编得是否结实，然后抓住儿子的手，大声嚷着。“早把你媳妇的房间准备停当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会带她去的，她们一定会聊个没完没了的。这是她们女人家的事，她的到来让我十分高兴。你坐下说说吧。我是了解米海逊的军队的，我也了解托尔斯泰的……同时登陆，南方的部队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普鲁士，坚持中立……我知道这些，奥地利怎么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不停地讲，跟在他身后的季洪一边走，一边给他一件件递衣服。“瑞典呢？他们如何穿越波美拉尼亚[①]”。

安德烈公爵觉出父亲坚持这个话题，就说到当前的战斗计划，刚开始还有所保留，可越讲越兴奋，而且很习以为常地从用俄语改成法语。他说，一定要以九万军队对普鲁士施加压力，才能使它放弃中立，还讲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将在施特拉尔松与瑞典部队汇合，又提到二十二万奥军将联合十万俄军在意大利和莱茵河流域战斗，五万俄军与五万英军将在那不勒斯登陆，加在一起有五十万军队从四面八方进攻法国部队。对儿子说的事，老公爵毫不在意，好像没听进去，还是边走边穿衣服，共打断他的谈话三回。有一次他让儿子先别讲，大声嚷着：

“白色的！白色的！”

这是指季洪递过来的背心不是他要穿的那件。下一次他站住，问：

“她快生了？”然后自责地摇着头说：“不好！继续讲，继续。”

最后一次是在安德烈公爵要讲完时，老头子竟然放开年老的喉咙，跑调地唱着：“马伯禄从军，天晓得何时能回还[②]。”

儿子只报以微微一笑。

---

① 波美拉尼亚：波罗的海沿岸的公国(1170 年起)。

② 法国民歌的两句歌记号。

“我并不是在说我对这个计划毫无异议，”儿子说，“我只告诉您这个事实。拿破仑已经制订出的战略，不会比这个逊色的。”

“唔，你没给我讲什么新内容。”然后老头儿还像说绕口令似地哼唱：“天晓得何时能回还。你去餐厅吧。”

二 十 四

拍过发粉，刮了脸后，公爵在固定时间来到餐厅。在那里，他的儿媳妇、玛丽雅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和公爵家的建筑工程师全在等候他。因为老公爵脾气古怪，让建筑师和家人同桌用餐，尽管从身份而言，像他这样的阶层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平日里，公爵家十分注重等级，连省里的大小官吏也很难被获准与他同席，可他就是对在那个角落里用方格手帕擦鼻涕的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例外，还用他来证明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常常教育女儿说，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和我们相比，并不差在什么地方。在吃饭时他也最爱和这位不善言辞的建筑师聊天。

同住宅里其他的房间相同，餐厅十分高大，家属和仆人都站在每个人的椅子后面，恭候着老公爵。胳膊上搭着餐巾的管家正查看着桌上的餐具，用目光向听差们示意，心神不定地时而看看挂钟，时而看看公爵将要走进的门。安德烈公爵看着他从没见过的一个大金框，框里镶着保尔康斯基公爵家的家谱，它的对面挂着一个相同大小的镜框，里面是当权公爵戴冕的画像，工艺很粗糙（很明显是家庭画工画的）。那位公爵肯定是留里克的后世，即保尔康斯基家族的始祖。看着家谱的安德烈公爵，如同看着一幅十分逼真而又好笑的画像，摇摇头，终于忍不住笑了。

“我看他果真是没有丝毫改变啊！”他对走过来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吃惊地看着哥哥。她不明白有什么能让他

发笑。父亲的所作所为她十分崇敬，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缺点，”安德烈接着说，“以他如此的聪明才智，竟为这些琐碎之事所缚！”

玛丽雅公爵小姐根本体会不出哥哥怎么能讲出这么有勇气的话来，她正要质问他，忽然听到大家一直期待的脚步声从书房里传来：像往常一样，老公爵以快速而轻松的步子走了进来，好像故意用匆忙的行动来削弱一下家庭秩序的严格。此时，大钟打了两下点，另一台客厅里的钟也在清脆地回应着。公爵停下来，他从下垂的浓眉下方用机灵、明亮而严肃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看着小公爵夫人。如同臣民拜见皇上那样，小公爵夫人心中充满了诚挚和畏惧，其他的人也是这种感觉。老公爵抚摸着小公爵夫人的头，又笨拙地拍拍她的右脑勺。

“你到这来，我十分高兴，十分高兴。”他又看了看她的眼睛说，快速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坐吧，坐吧！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坐吧！”

老公爵让儿媳妇挨着他坐下来。仆人为她移开椅子。

“嗬嗬！”老头看看她臃肿的腰部说，“真是急性子，不好！”

他不太开心地冷笑了一下，就像往常一样只是嘴在笑、眼神里没有笑意。

“应该多散步，尽可能多走动，尽可能多走动。”他说。

小公爵夫人没听到要么就是不想听他的话。她有些神魂不定，一语不发。直到老公爵问及她父亲，小公爵夫人才微笑着说话了。当他又谈到那些都认识的熟人时，小公爵夫人更活跃了，口若悬河，代家人向老公爵问候，又谈到了城里的热门话题。

“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丈夫去世了，可怜的人都哭坏了双眼。”她越讲越起劲儿。

她越是这样，公爵却越板着脸看着她。随之，好像把她研究明白了，对她已经十分了解。就转过去与建筑师说起来。

“噢，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我们的拿破仑要遭殃了，安德烈

公爵，”他一直用正式的称呼叫儿子，“告诉我，集结了多少兵力来讨伐他？可我们向来认为他软弱无能。”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几时这么评价过拿破仑，可他明白这样可以过渡到老公爵喜欢的话题上。他惊讶地看看小公爵，不知道这么谈下去的后果。

“他是个了不起的谋略家！”公爵用手指着建筑师对儿子说。

战争、拿破仑、现任将军和官员又成为谈话的主题。好像在老公爵的心目中，现任的官员都是对军事和政治一点都不懂的孩童，拿破仑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法国佬，只因为没有波将金和苏沃洛夫那样的人物来抵制他，他才获胜。老公爵甚至于认为，欧洲并不存在任何政治纷争、也不存在战争，每个人都假装做大事，事实上只在演着受人操纵的把戏。安德烈公爵听到父亲对新派人物的讥讽，引诱他讲话，觉得很有意思。

“依您之见，任何过去的东西都不错。”安德烈公爵说，“苏沃洛夫难道不曾陷入莫罗[①]的诡计而无法脱身吗？

“谁这么对你讲的？是谁？”老公爵嚷嚷着，“苏沃洛夫！”他扔起一个盘子，季洪赶紧接住它。“苏沃洛夫！……你好好想一想，安德烈公爵。只有腓得烈和苏沃洛夫两位了不起的人……莫罗太渺小了！如果苏沃洛夫能不受约束，莫罗早已被俘了，可是御前军事香肠烧酒参议院[②]对他百般限制。他真不走运。哼，您到了那儿，就能亲自体验那御前军事香肠烧酒的味道了！连苏沃洛夫都拿他们没办法，库图佐夫又奈何得了吗？！不，朋友，”他接着说，“你和你们那些将军不是拿破仑的对手：只有利用法国人，令他们反目为仇。他们派德国人巴仑到美国纽约去找法国人莫罗。”他这是指今年曾经邀请莫罗加入俄军一事。“真是莫名其妙！！……难道波将金、苏沃洛夫、奥尔洛夫全是德国人吗？不，

---

① 莫罗(1763—1813)：拿破仑手下名将，后因拿破仑忌才而遭流放。
② 这是老公爵对奥国军事参议院的蔑称。

老弟，现在不是你们精神错乱，就是我老得不中用了。但愿上帝能保佑你们，让我们走着瞧吧。拿破仑竟然成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哼！……”

“我并不是说全部的计划都不错，”安德烈公爵说，“我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这么评价拿破仑。您想怎么讽刺都可以，但拿破仑毕竟是个功勋卓著的统帅！”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公爵大声对建筑师说，而此时建筑师正吃着热菜，巴不得大家暂时忘记他的存在。“我曾经和您说过，拿破仑是个卓越的谋略家吗？看，他如今也这么看待他。”

“的确，大人。”建筑师回答。

老公爵又是一声冷笑。

“拿破仑生来就很幸运。他有出色的部队。而且他第一步是攻打德国人。只有傻瓜才不这么做。自古以来，德国人一直受欺负。可是德国人不对别的民族开战，只知道自相残杀。拿破仑就是依仗他们来取胜的。”

接下来老公爵开始阐述他认为的拿破仑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种种过失。儿子没提出异议，可是能看得出来，不管别人对他讲出哪些依据，他也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顽固。安德烈一面听一面强迫自己不去反驳他，同时不禁感到十分意外，老人家一直隐居，却对近年来欧洲的所有军政要事非常清楚，而且对此有精妙的评述。

“你认为我这个老头子不知晓目前的形势吗？”他最后说，“我倒是蛮关注的！我晚上睡不着。请问，你那位功勋卓著的统帅，他在哪儿大显身手过？”

“这可就得从头说起了。”儿子回答。

“你最好到你的拿破仑那儿去吧。布莉恩小姐，这里又来了一个你们无赖皇上的崇拜者。”他大声讲着流利的法语。

“公爵，您很清楚，我不属于拿破仑派。”布莉恩说。

“天晓得何时能回还……”老公爵做作地哼唱着，更做作地

笑了笑，离开了餐桌。

在他们争论和吃饭时小公爵夫人一直沉默着，担惊受怕地一会儿看看玛丽雅公爵小姐，一会儿看看公公。离开餐厅时，她拉着小姑的手，拉她到另一个房间。

“你爹真是聪明过人，”小公爵夫人说，“大概我因为这一点有些对他敬而远之。”

“噢，老人家心肠特好！”玛丽雅小姐说。

二十五

次日傍晚安德烈要出发了。老公爵按照原先的生活规律，饭后来到书房。小公爵夫人在小姑的房间。身穿行装的安德烈公爵，没戴肩章，在屋里与随从一起收拾行李。他亲自查看了马车，监督随从装好行李，再命令套马。房间里只有安德烈公爵的随身行李还没装：一只手提包、一个大银餐具箱，两把土耳其手枪和一柄马刀——父亲从奥恰科夫[1]带回来的礼品。他的随身行装很整齐：崭新、洁净、罩着呢套子，用带子仔仔细细地捆好了。

在即将远途跋涉、开始新生活的时刻，只要对自己的选择深谋远虑的人，总是心情沉重。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总会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安德烈表现出正在深思和格外温柔的表情。他背着手，在屋子里快速地来回走动，从这个角落到那一个，眼睛注视前方，心事重重地摇摇头。不知道他是畏惧战场呢，还是对妻子恋恋不舍？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可很显然他不想让别人看出他此刻的心情。听到门廊里传来的脚步声，他赶忙放下手，站到桌边，假装在捆箱子罩，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落落大方而又不易体会的表情。这沉重的脚步声原来是玛丽雅公爵小姐的。

---

[1] 奥恰科夫：土耳其的一个城市。一七八八年被俄国将领苏沃洛夫攻克。

“我听说你已经派人去备马。”玛丽雅公爵小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显然她是跑过来的),“可我还要与你再单独谈谈。天晓得我们这次分手何时才能重逢。我来,你不反感吧?我的好安德烈,你的变化可真大。”她又说了一句,好像在解释她为什么要这么说。

她说“我的好安德烈”时,轻轻一笑。面前这个不苟言笑的英俊男士就是从前那个瘦小调皮的孩童,也是她儿时的伙伴。想到这一点,她觉得很好笑。

“丽莎在什么地方?”安德烈问,只用微笑来答复妹妹的提问。

“她太疲劳了,睡在我房里的沙发上。噢,安德烈!你太太可真完美。”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着,坐在哥哥对面的沙发上。“她真像个孩子,那么快活,那么惹人喜爱。我非常喜欢她。”

安德烈公爵没有开口,可公爵小姐注意到他脸上的讽刺和蔑视的神色。

“别对小毛病耿耿于怀,谁是完人呢?安德烈!你要记着,她是在上流社会成长起来的。还有,现在她的境遇也不尽人意。我们应当站在她的角度为她着想。了解别人的人,就能体谅别人。你应当想到,这个可怜的女人离开了往常的生活氛围,现在又将与丈夫分别,孤孤单单地留在乡下,又身怀有孕,这是什么感受?她一定痛苦不堪。”

安德烈公爵微笑着注视着妹妹,如同我们在听最亲密的朋友讲话时一样。

“你就住在乡下,但你并不觉得乡下的生活很枯燥。”安德烈公爵说。

“我是另一码事。说我做什么!我不打算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不知如何去改变,因为我不了解另一种生活会是怎样。但是你应当为她着想,安德烈,她还年轻得很,习惯于过社交生活,如今却让她将美好年华消磨在乡下,又是独自一人,因为爸爸从早忙

到晚，我呢……你也很了解，习惯于过社交生活的女人会感到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情趣。只有布莉恩小姐……”

“我有点讨厌她，你的那位布莉恩。”安德烈公爵说。

“噢，您不要这么讲！她这位姑娘心地好，又可爱，而且又让人怜悯。她举目无亲，没有一个亲人。说真的，我并不需要她来陪伴，与她不投脾气。你知道，我这人向来不合群，如今这个毛病就更严重了。我喜欢独处……爸爸很喜欢她。对她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爸爸总是和霭、亲近，因为他对他们有恩。斯特恩那句话说得多好：‘与其我们爱那些施恩于我们的人，不如爱那些受我们恩惠的人。’爸爸把这个孤女从大街上领回来。她心肠好。爸爸愿意听她朗诵。每天晚上她都给他读书。她读得不错。”

“哦，说真的，玛丽雅，爸爸的脾气有时让你很尴尬，对吧？”安德烈公爵忽然问。

听到这句话，玛丽雅公爵小姐很惊讶，紧接着又觉得不安。

“让我？……让我？……让我很尴尬？！”她说。

“他向来对人很严厉，我感到他现在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了。”安德烈公爵在稍微责怪父亲，很明显是故意刁难妹妹，要么就是看她有何反应。

“安德烈，你这人哪样都不错，就是有些自负。”玛丽雅公爵小姐讲话不是按照谈话的规律，而是随着自己的思维，“这要算一大罪过。我们怎能对父亲妄加评论呢？即使可以，那么对爸爸这种人，除了崇拜还会有其他的感情吗？我和他一起生活感到非常满足，非常幸福。我诚挚地希望每个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哥哥疑惑地摇摇头。

“只有一件事让我伤心，安德烈，实话告诉你，就是关于父亲对宗教的看法。我真不明白，像他如此聪慧的人竟无视一目了然的道理，糊涂而顽固，就是这件事让我伤心。不过在这一点上他最近也改变了一些。最近他已不太尖酸刻薄了，不久前还接见了一位修士，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噢，我的朋友，我担心你和修士徒劳无功。”安德烈公爵嘲讽而亲切地说。

“啊，我亲爱的哥哥！我只有祷告上帝，但愿他可以听到。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停顿了一下，有些胆怯地说，“我要求你做件大事。”

“什么要求，我的朋友？”

“是这样的，你要首先向我保证你一定会答应。它不会添一点麻烦给你，也不会有失你的体面。你就让我安心吧。答应我，我的好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把一只手伸进提包，抓住什么东西，可不拿出来，好像这就是她所要求的东西，只有在他答应之后才能拿出来。

她胆怯地用恳求的眼神注视着哥哥。

“这事要是给我带来大麻烦……”好像安德烈公爵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就说道。

“随便你怎么想吧！我知道你这个人和爸爸没什么两样。无论你怎样想，你理应答应我这件事。就答应我吧！这东西还是爸爸的爸爸，我们的祖父，每回上战场时都带着的……”玛丽雅公爵小姐仍没有拿出手提包里的东西。“那么，你答应我了？”

“好吧，到底是什么？”

“安德烈，我用圣像为你祈祷。你要答应我永远带着它……你答应吗？”

“要是它没有两普特沉，不会坠断脖子的话……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安德烈公爵说，可注意到妹妹听了这句玩笑话后很不高兴的脸色，他很后悔。“我十分愿意，真的十分愿意，我的朋友。”他又说。

“无论你是否相信，上帝都会挽救你，保佑你，让你信赖他，因为只有他才拥有真理和平安。”玛丽雅公爵小姐用颤抖的语调激动地说，十分庄重地捧给哥哥一个系着精致的银链的椭圆形黑脸银袍古圣像。

玛丽雅公爵小姐划了个十字，吻了吻圣像，把它递给安德烈公爵。

“安德烈，为了我你就……”

和善而羞涩的光芒在她那双大眼睛中闪烁着。她瘦削的病容因此而变得动人，神采奕奕。哥哥伸出手去接圣像，可被她阻止了。安德烈领会了，就划了个十字，吻了吻圣像。他表现出亲切（他受到了感动）而又嘲讽的神情。

“谢谢你，我的朋友！”

玛丽雅公爵小姐亲了亲哥哥的额头，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来。他们都沉默着。

“我和你谈过，安德烈，你向来仁爱大度，如今就不要对丽莎太挑剔。”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她心肠那么好，那么惹人喜爱，如今的境遇又那么让人难过。”

“玛丽雅，我仿佛从来没告诉过你，我因为哪些事责怪过我的妻子，或者不满意她。为什么你总对我说这样的话？”

玛丽雅公爵小姐脸开始红了，没有答话，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我自己没和你讲过，可有人对你说了某些事。这真让我伤心。”

玛丽雅公爵小姐的额头、脖颈、双颊上相继出现的一片片红斑显得更明显了。她想开口，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猜想到：饭后小公爵夫人向小姑哭诉过，她感到将会难产，心里很恐惧，怨命运不好，怨公公和丈夫不照顾她。哭完后她睡着了。安德烈公爵觉得妹妹有些可怜。

“听我说，玛丽雅，我没埋怨过我的妻子，以前没有，往后永远也不会埋怨她。我如何待她是无需自责的。无论我境遇如何，都将一如既往。可你如果想弄清实情……你想问我是否幸福？不。她是否幸福？答案是相同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无从知晓……”

说着安德烈公爵站起身来，走到妹妹跟前，低下头亲了亲她的额头。她那双闪烁着智慧、仁慈和特殊的目光的眼睛十分迷人，可他没有看着妹妹，而是在她头上看着门外的一片阴暗。

“我们去找她吧，是与她告别的时候了。要么你先去叫醒她，我随后就到！”接着安德烈招呼听差，“彼得鲁施卡，过来运东西。这个放到座位上，把这个放到右边。”

玛丽雅公爵小姐往门口走。她停了下来。

“安德烈，如果你有信心，你就祈求上帝吧，让他给予你不具有的爱心。上帝能听到你的祈求的。”

“噢，果真如此？”安德烈说，“去吧，玛丽雅，我随后就到。”

在往妹妹房间的路上，安德烈在连接两座房子的走廊里碰到了笑容可掬的布莉恩小姐。这一天，他这是第二次在没人的走廊里碰到这位带着激动而纯真的笑容的小姐了。

“噢！我一直以为您在自己的房间呢。”她眼睛看着下方说，不知何故满脸通红。

安德烈公爵狠狠地看了她一下，忽然面带愠色。他对她毫不理睬，躲开她的眼睛，藐视地瞧瞧她的额头和头发，使得法国女人脸更红了，无言地走开了。他来到妹妹的房门口时，小公爵夫人已经醒了，从敞开的门中接连传出她畅快的声音。她讲话的速度很快，好像在弥补长时间沉默浪费的时间。

“哈，您想像一下，祖波夫老伯爵夫人戴上一头假发，装了一口假牙，似乎不愿服老……哈，哈，哈，玛丽雅！”

安德烈公爵大概已经有五六回听到妻子这样议论和讽刺祖波夫伯爵夫人了。他蹑手蹑脚地进了屋。身材微胖、面色红润的小公爵夫人，手里拿着活计，坐在逍遥椅上，口若悬河地说着彼得堡的往事和当时的话题。安德烈公爵走近她，抚摸她的头，问她是否已完全消除了旅途带来的疲劳。她应了一声，继续她讲话的内容。

一辆六驾马车停到了大门口。外面是黑黑的秋夜。车夫在

这黑暗中都看不到车杆。几个举着灯笼的下人在台阶上忙碌着。巨大的宅院灯火通明,高大的窗户透出灯光。准备给小公爵送行的家奴们都来到前厅。全家人都站在大厅中,有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布莉恩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小公爵夫人。因为父亲想单独与儿子告别,安德烈公爵被叫到老头子的书房。大家都在等候他们。

安德烈公爵到书房里时,戴着老花镜、身穿白睡袍(他穿这类衣服时,他只接见自己的儿子)的老公爵,正坐在桌子那儿写什么。他扭头看了一下。

“你准备出发了?”他说着,还没停笔。

“来向您道别。”

“亲这儿,”老公爵指着一侧的脸颊,“谢谢,谢谢!”

“您怎么要谢我?”

“因为你没被女人们的裙带缠住,没有耽误。把公务放在首位。谢谢,谢谢!”老公爵还在用力书写,从沙沙作响的笔尖溅出墨水来。“你还有什么话,尽管开口。我可以边写边听两不误。”他又说。

“我妻子……留在这儿请您关照,真是不好意思……”

“尽说些没用的?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我妻子要生孩子时,希望您能派人到莫斯科接个产科医生来……让他照料着。”

老公爵仿佛不解其意地停下笔,十分严厉地盯着儿子。

“我知道,如果老天不相助,谁都无能为力。”安德烈公爵又说,显而易见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当然,出意外的比例是百万分之一,可我们都有些忧心忡忡。她听别人对她讲了什么,她本人也做过噩梦,她有些担忧。

“哼……哼……”老公爵小声应着,接着写下去。“我可以这么做。”

他签上自己的大名,猛然转向儿子笑起来。

“事情不太好办，是吗？”

“什么事不好办，爸爸？”

“妻子！”老公爵用短短的两个字回答，却又十分含蓄。

“我不懂什么意思。”安德烈公爵说。

“这是没法子的事，我的朋友。”老公爵说。“女人就是如此，你又不能离婚。你不必担心，我不能跟别人讲，可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他那瘦骨嶙峋的小手握住儿子的，晃了晃，同时他那足以看透人心思的敏锐眼睛直视着儿子的面庞，又是一声冷笑。

儿子叹息着，表明对父亲这番话的认可。老头儿接下来把信叠上、封好，熟练地拿起火漆、封印和纸，又放下它们。

“有什么法子呢？她太漂亮了！我会安排好一切的，你大可不必担心。”老公爵一边封信，一边唠唠叨叨地说。

安德烈无言以对：父亲知道他的苦处，这令他既高兴又不高兴。老头子站起身，把信递给儿子。

“听着，”他说，“不必惦记妻子。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现在听着：你把这封信交给库图佐夫。我在上面写了，让他分派给你个合适的职位，不要做太长时间的副官，不会出人头地的！你和他讲，我很想他、爱他。过一阵儿写信给我，讲一下他待你如何。如果他待你不错，你就干下去。我尼古拉·保尔康斯基的儿子决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的。好，你现在到这儿来。”

老公爵讲得太快，常常只讲半句，可儿子已经习惯了，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他带儿子到写字台前，打开盖子、拉出抽屉，拿出一个用他豪迈笔迹写着的笔记本。

“毫无疑问，我会在你之前死去。不要忘了，这是我的备忘录，我死后你把它呈给皇上。这些当铺证券和信：把这作为奖金发给写成苏沃洛夫战史的人。由你来把它赠送到科学院。这本是我的笔记，等我不在人世了，你看一下，会对你有益的。”

安德烈没对父亲讲，他肯定会长命百岁的。他知道无须说这

类话。

“一切遵照您的意思，爸爸。”安德烈说。

“好吧，再会了！”他让儿子亲吻他的手，又拥抱了他。“不要忘了，安德烈公爵：如果你战死沙场，我老头子会很难过……”突然他话锋一转，喝到：“可如果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不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的儿子，我会觉得……耻辱！”他大声说。

“您无需对我讲这些，爸爸。”儿子微笑着说。

老头子不开口了。

“我还有件事相求。”安德烈公爵接着说，“如果我战死了，如果她生的是男孩，您一定要让他留下，像昨天我和您谈的，由您将他抚养成人……全靠您了。”

“不允许他和你妻子一起生活吗？”老头儿笑着说。

他们相视无言地站在那儿。老头儿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儿子的眼睛。老公爵颧骨以下颤动了一下。

“告别仪式结束了……走吧！”老公爵忽然开口，“走吧！”他恼火地大叫着，打开房门。

“怎么了？怎么了？”看到安德烈和探出房门穿着白色睡衣、戴老花镜、没戴假发、恼火地高叫着的老头儿，小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急忙问。

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只是报以一声叹息。

“好了，”他对妻子说。这一句“好了”蕴含着冷嘲的意思，好像在说：“此时就看您的了。”

“安德烈，你要离开我了！”小公爵夫人面无血色，惊恐地看着夫君说。

安德烈拥抱了她。她大喊一声，晕倒在他怀中。

安德烈公爵小心翼翼地挪开她依靠着的肩，看了看她的面庞，小心地把她扶到逍遥椅上。

“再会，玛丽雅！”他小声和妹妹说，手拉着手互相亲吻了一下，疾步走出去。

布莉恩小姐为躺在逍遥椅上的小公爵夫人按摩着太阳穴。玛丽雅公爵小姐扶着嫂子，她那双哭得红肿的迷人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安德烈公爵出去的门，为他划着十字。老头子像开枪似的气愤的擦鼻涕的声响不断从书房里传出来。安德烈公爵刚一走出去，书房门就随即打开。穿白睡衣的老头儿从门里又探出身子。

“已经走了吗？走了就好！”老公爵气鼓鼓地看看不省人事的小公爵夫人，带着埋怨的意味摇着头，把门砰地一下关上了。

第二部

一

一八〇五年十月，俄国部队开进奥地利大公国很多乡镇，还有部队从俄国不断而来，在布劳瑙要塞附近安营扎寨，给附近居民带来许多不便。库图佐夫总司令把总部就设在这儿。

就在这个十月份的十一日，一个刚刚抵达布劳瑙的步兵团在距城半英里外安下营盘，等待总司令来阅兵。尽管这个团不是在俄国领地，四周的环境也不同于本国（四面八方是果园、石墙、瓦屋顶、连绵的远山），很多非俄罗斯老百姓用新奇的目光围观着俄国士兵，可他们每一位都像俄军在本国准备接受阅兵一样整洁。

团里是在行军最后一站的那个黄昏接到总司令将检阅行进中的队伍的命令。团长感到命令不是很明确，不清楚是否要身着行军服来接受检阅。在营长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全团士兵要穿阅兵服，原因在于注重礼仪不会惹麻烦，礼过总要比失礼强。于是全团将士在行军三十俄里之后，没有一分钟休息时间，就连夜刷洗、缝补；连长与副官一遍遍清查人头，排除那些不合要求的人。次日早上，这个团不再是昨天最后一程行进时那么松松垮垮的样子，而是整编成两千人的整齐队伍，每位将士都知其位、行其职，连他们身上的每个扣子和每条皮带都闪着光。不但外表整洁，而且，如果总司令想检查内衣，那他看到的将是每个人穿着一样干净的衬衣，人人背包里装着统一的物件，如同士兵们自己描述的，“锥子肥皂，样样齐全”。让大家担心的只有一件东西，那

就是足上的靴子。大多数人的靴子已磨破了。可这点缺憾不能埋怨团长，因为尽管再三要求，奥国当局仍然没发给他们皮靴，虽然他们已行军一千俄里。

团长是位年纪不小，须发花白的多血质将军，体格健壮，胸背厚实得比肩膀还宽。他身着一套熨得挺直的崭新军服，沉甸甸的金肩章好像没有压低，而是加高了他那圆圆的肩膀。团长的精神劲儿如同是在举行一次生平最盛大的仪式。他略微拱着背，在队列前来回走着，身体随着每一次迈步抖动一下。显而易见，团长对自己的团十分满意，为它而骄傲，而事实上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军队上。尽管这样，他那抖动的步子好像在表明，在军事之外，他对社交活动和女人一样很着迷。

“噢，米哈依洛老弟，”他对一位营长说（营长笑着走过来，看得出俩人都很开心），“我们一夜未眠，可我们这支队伍看上去挺棒的……是吗？”

营长领会了团长的幽默，笑起来。

“就是参加皇家草场上的阅兵也不能被刷下来的。”

“什么？”团长问。

就在这时，在没有信号兵的进城大道上来了两个骑马的人。是一位副官，后面紧跟一名哥萨克。

总司令派来的这位副官是向团长讲明昨天命令里没有明确指出的地方的，那就是总司令想看到他们的士兵维持行军模式，穿军大衣，背行军行李，不做任何刻意的准备。

昨晚，有个维也纳御前军事参事来到库图佐夫那里，转达了奥方的提议，要求库图佐夫尽早与斐迪南大公和马克军队会师。可库图佐夫觉得这样的会师毫无益处，除了提出各种理由，还打算让奥国将军看到俄国部队的倒霉相。这就是他此次前来检阅的目的，所以部队的状况越是不妙，总司令就越开心。虽然副官没领会其中的含义，但是他向团长指示了总司令下达的必须遵守的命令，让士兵全部穿上军大衣，背行军行李，否则总司令就

会动怒。

闻听此言，团长低下头来，无言地抬抬肩膀，很激动地把手一摊。

“简直坏透了！”他说，“唉，米哈依洛老弟，我和你讲过，维持行军模式，穿军大衣。”他埋怨营长说，“啊，天哪！”他又说，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各位连长！”他像发布命令一样喊着，“各位司务长！……他驾到了吗？”他向刚来的副官问，一副十分崇敬的表情，这神情显然与他提到的人密切相关。

“依我看，还需要一个小时。”

“我们能换完衣服吗？”

“我不清楚，将军……”

团长亲自来到队列前，发布命令再换上军大衣。连长们跑步回各连，司务长们也赶紧行动起来（军大衣都已破旧不堪了）。本来整齐平静的方队立即混乱起来，纷纷散开，噪杂声四起。士兵们穿梭往来，抬着一个肩膀，从头上取下背包，拿出军大衣，把双臂高举让它们伸进袖筒里。

过了半个小时，除了方队已经由黑变灰色，一切又和原来一样了。团长又摇摇晃晃地来到队列前，在较远处审视着他们。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这叫什么事！”团长站在那儿训斥道，“三连连长！……”

“三连连长去见将军！连长去见将军！……”队伍里接二连三传出喊声，副官也忙跑去找那位迟到的军官。

当激昂的传唤声到了目的地，已变成了“将军去见第三连”，这时从连队当中走出来被传唤的那位连长。尽管他年岁不小，已不适宜跑步，可他仍然踉踉跄跄地向将军那边跑步过去。大尉满脸的惊慌失措，就像被叫起来回答没有复习好功课的小学生。他红红的脸上（明显是因为酗酒）出现了斑点，嘴也不安地抖动着。团长上下看了看大尉，看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慢慢减速。

“您就要让弟兄们穿萨拉方[1]了！这叫什么事？”团长喊道，他抬起下颏指着站在三连队伍中一个身穿与大家截然不同的颜色的军大衣的士兵。“您到什么地方去了？人人都在恭候总司令，可您却脱离岗位，啊？……您让弟兄们穿着娘们的衣服来检阅，我要惩罚您，惩罚您！……您看如何？……”

连长死死盯着长官，用力让两个手指紧靠帽檐，好像此时只有这么做才能逃脱惩罚。

“喂，您为什么不出声？你们那里那个穿匈牙利服装的是哪一位？”团长狠命地讽刺他。

“大人……”

“哼，什么‘大人、大人’的？大人！大人！谁晓得‘大人’是怎样的人。”

“大人，他是陶洛霍夫，是贬为士兵的军官……”大尉小声说。

“到底他是被贬为元帅还是贬为士兵？如果是贬为士兵，就应该和众人穿得一模一样。”

“大人，是您亲自允许他在行军时这么穿的。”

“我允许过！我允许过？唉，你们年轻人就是这样。”团长微微冷静下来说。“我允许过？别人告诉你们些什么，你们就……”团长停顿了一下，“别人告诉你们些什么，你们就……什么？”他说着说着又大发脾气。“请让士兵穿得有点体统……”

团长回头看看副官，步态不稳地向队列走去。显然，发脾气让他痛快，因此，当他走过队列前时，还想故意找茬。他骂一位军官的徽章没擦亮，骂另一个军官没整好队列，接着走到三连那儿。

“你是怎——么站着的？腿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地方？”在离穿蓝大衣的陶洛霍夫还有五个士兵时，团长就怒气冲天地

---

[1] 萨拉方：俄国乡下女人穿的无袖长衣。

大声喊着。

陶洛霍夫慢慢把弯曲的双腿伸直，用明亮而高傲的眼神盯着将军的面庞。

“怎么能穿蓝大衣？快换掉！……司务长！给他拿一件……快……”他的话还没讲完。

“将军，执行命令是我的义务，可我没有义务忍受……”陶洛霍夫赶忙说。

“站直了不许讲话！……不许讲话，不许讲话！……”

“我没有忍受侮辱的义务。”陶洛霍夫用响亮的嗓门大声说道。

将军与士兵四目相对。将军没言语，恼怒地把勒得过紧的武装带往下拉。

“请原谅，请您换一下衣服。”他一边走开一边说。

二

“到了！”信号兵此时喊道。

团长的脸红了，跑到马旁，颤抖的双手拉住马缰，跃身上马，拔出军刀，摆好姿态，脸上露出高兴而果敢的表情，张开嘴预备喊口令。全团将士如同梳理羽毛的小鸟，鼓舞士气，接下来十分肃静。

“立——正！”团长这一声令下震撼人心。这声音体现出他内心的愉悦，可对全团弟兄来说是严厉的，又表示出对马上驾临的总司令的欢迎。

在宽宽的没有任何铺砌的林荫路上，急速地驶来一辆高大的蓝色维也纳六驾马车，它发出轻微的弹簧的声响。紧跟在马车后面的是一队骑马的跟班和克罗地亚士兵。库图佐夫与一位奥方将军在车上并肩而坐。那位身着白军服的奥国将军，在穿着黑

军装的俄国人中显得很特别。马车就停在队列前。库图佐夫与奥国将军小声细语。接下来，库图佐夫笨拙地走下马车踏脚，略微一笑，好像面前压根儿就没有大气不敢出的注视着他和团长的二千名士兵。

团长一声令下，全团士兵同时刷地一声举枪致意。在一片肃静中能够听到总司令细微的声音。全团高呼："祝大——大——大人身体健康！"接下去又是一片沉寂。在全团人员还没肃静下来时，库图佐夫站在那儿没移动脚步。接着，他与白衣将军由跟班护卫着走过队列。

从团长挺直身躯，张大眼睛，小心翼翼地靠近总司令并向他施礼的神态上，从他俯下身子、跟着将军后面、极力不让身体发抖的姿势上，从他看到司令有所举动就马上凑过去的动作上都表明，他履行部下的职责比履行其指挥官的职责更在行。由于团长的一丝不苟和勤勉，他的团比同时抵达布劳瑙的其他部队状况要好。总共才有二百一十七人掉队和生病。除了脚下的皮靴，其他军备都没有受损。

从士兵的方队前走过时，库图佐夫时而与他在土耳其战争中结识的军官聊几句亲近的话，时而与士兵说几句。他看着士兵的靴子，好几次难过地摇摇头，并让奥国将军也注意这些靴子，他的神情好像对奥国将军表明，他并不把责任归咎给任何人，但不能不关注这么糟糕的境况。每当这个时候，团长就马上赶上前去，害怕疏忽了总司令关于他的队伍的任何意见。在库图佐夫身后跟随着二十几名随从，他们寸步不离，即便总司令的话语很细微，他们也听得清楚。这些人互相交谈，时而传出几声笑声。离总司令最近的是一位英俊的副官，他就是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他身边就是他的同事聂斯维茨基校官。后者魁梧的身材，相貌堂堂，双目炯炯有神，面带微笑。他被身边那位黑面孔的骠骑兵军官逗得忍不住要发笑。骠骑兵军官板起面孔，目光直直地看着团长的后背，效仿团长的一举一动。每回团长打哆嗦、弯腰，

骠骑兵军官也打哆嗦、弯腰。聂斯维茨基一边笑着，一边挑动其他人，让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可笑的家伙。

库图佐夫萎靡不振地在几千双眼睛前缓缓走过。这些眼睛全都睁得大大的，向长官行注目礼。他来到三连前面，忽然停住了。随从们没想到这一点，收不回步子，都往前继续走。

“喂，基莫兴！”总司令认出那位因蓝大衣而受过训的红鼻头大尉，叫着。

刚刚基莫兴在接受团长的责骂时，他已经把身子挺得再直不过了。这时总司令与他讲话，他就挺得更直了，好像总司令再看他几眼，他会支持不下去的。好像库图佐夫很理解他，不忍心让他太拘谨，赶忙转过身子。库图佐夫带着伤疤的胖脸上闪过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又一位伊兹梅尔战役的战友。”他说，“一位有胆量的军官！你对他感觉如何？”库图佐夫问团长。

团长没有注意到骠骑兵军官在时时刻刻效仿他的举动，浑身打了个哆嗦，迈上前去回答：

“很满意，大人。”

“没有谁能完美无缺，”库图佐夫笑着走开了说，“他嗜酒如命。”

团长担忧起来，不明白这是不是归于他的过失，不敢言语。这时骠骑兵军官看到红鼻头，胖肚皮大尉的面目表情，又非常逼真地模仿他，令聂斯维茨基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库图佐夫转过身来。很明显，骠骑兵军官可以随意变换表情，在总司令转身的一瞬间，他做了个鬼脸，马上就表现出非常正经、谦恭和纯真的神色。

三连是最后一连。库图佐夫一定是想到了某件事，就思筹起来，安德烈公爵走出随从的队伍，用法语小声提醒总司令：

“您让我提醒您这个团中被贬的军官陶洛霍夫。”

“陶洛霍夫在什么地方？”库图佐夫问。

已换上灰色士兵大衣的陶洛霍夫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传唤。这位头发微黄，长着一对有神的蓝眼睛、体格健美的士兵走出队列。他来到总司令近前，举枪致敬。

“有什么意见吗？”库图佐夫微蹙眉头问。

“这位就是陶洛霍夫。”安德烈公爵介绍说。

“噢！”库图佐夫说，“我希望这次惩罚会让你痛改前非，你要好好干。皇上是仁爱的。只要你干得不错，我不会忘了你的。”

那双有神的蓝眼睛无所畏惧地看着总司令，如同看着团长那样。好像他要用这样的目光来撕碎存在于总司令与士兵之间的无形帷幕，就是这样的帷幕把他们远远地隔开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大人。”陶洛霍夫以响亮、坚定而大方的嗓音说，“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以此证明我对皇上和祖国的赤胆忠心。

库图佐夫转过身去。像刚刚离开基莫兴时一样，他眼神中带着一抹笑意。他转过身后，皱着眉头，好像表明，他早已料到陶洛霍夫对他所说的一切，以及陶洛霍夫能对他表达的一切，这些全让他厌恶，这些话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库图佐夫转身往马车那儿走去。

这个团以连队为单位，向指定在布劳瑙附近的宿营地开拔。他们渴望在这里能得到皮靴和衣服，在艰难的行军之后好好休息。

“您不会生我的气吧，基莫兴？”团长骑着马追上向宿营地挺进的三连，来到领头的基莫兴大尉身边问。在检阅顺利通过后，团长有些沾沾自喜。“为皇上效劳……不得不……在检阅时有时会脱口而出……我向您首先表示抱歉，您了解我……他很满意！”说着团长向连长伸出手来。

“这怎么说的，将军，我怎会生您的气！”大尉的鼻头涨得更红了，张开嘴笑着，可以让人看到在伊兹梅尔战场上被枪托打掉两个门牙的缺口。

“您告诉陶洛霍夫先生一下，我会记着他的，让他不必担心。可我仍要打听一下，他近来表现如何？到底……”

“他干得相当好，大人……可是他的秉性……”基莫兴说。

“秉性，什么秉性？”团长问。

“天天都不同，大人，”大尉说，“他今天和气、机智、有修养，明天就成了一头猛兽。实不相瞒，在波兰，他把一个犹太人打得半死……”

“是的，是的，”团长说，“还要照顾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知道吗，他的背景可不一般……所以您……”

“是，大人。”基莫兴微微一笑说，表明他对长官的意思心领神会。

“是的，是的。”

在队伍中，团长找到陶洛霍夫后勒住马。

“一开战，你就能得到肩章了。”他对陶洛霍夫说。

陶洛霍夫转过身，没有开口，嘴角上嘲讽的表情也没改变。

“嗯，那好吧。”团长接着说，“我的弟兄们每人一杯伏特加酒。”他又大声说，以便士兵们都听得到，“我感谢你们！称颂上帝！”他赶到三连前面，向另一个连队飞马而去。

“呵，说实话，他人不错，能够与他相处。”基莫兴和身边的一位下级军官说。

“反正，他是红心老K吗！（团长的绰号叫红心老K）”。下级军官笑着回答。

检阅后，士兵们也被长官们愉悦的心情所感染。全连人兴高采烈地向前走。随处可以听到士兵的谈论。

“听说库图佐夫是个独眼龙，对吗？”

“那还有错？是个百分之百的独眼龙。”

“不……老弟，他的眼睛比你的还敏锐呢。他连靴子与裹脚布都看得一清二楚……”

“噢，兄弟，当他看着我的双腿时……噢，我心想……”

“与他一块来的是个奥地利人，白白的皮肤如同刷上过白灰。就像白面。我说，真像枪炮一样擦得一尘不染。”

“费迪绍！他是否提到，何时开战？当时你不是站得最靠前吗？传闻说拿破仑现在就在布劳瑙。”

“拿破仑本人在那！胡扯，笨蛋！还有他不晓得的事！现在普鲁士造反了。奥国人知道此事，正在平息。等到平息了他们，就要向拿破仑打仗了。怎么说拿破仑在布劳瑙！看上去你就是个笨蛋，还是多听听别人怎么说的吧。”

“我们那些军需官真没用！看，五连已经拐到村里做粥喝了，而我们还没到达宿营地。”

“给我一块干面包，小鬼。”

“昨天是你给我的烟草吗？好吧，老兄。嗨，给你，上帝保佑你。”

“如果我们能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否则就得肚皮空空地赶五、六俄里路呢。”

“如果德国人给我们配上马车就太棒了。坐马车多威风！”

“可是在这儿，老哥，老百姓都一贫如洗。那边大概都是波兰人，受俄罗斯帝国的管制。可这儿，老哥，都是德国佬。”

“歌手们到前边来！”大尉的喊声。

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人从队伍中跑到连队前面。领唱的鼓手向歌手们转过脸，挥动一只手臂，唱起拉长音的战士歌来，以“天正黎明，红日初升……”开头，以“光荣啊，弟兄们，卡敏斯基大人带领着我们前进……”结束。这支歌本是在土耳其时写下的，现在是在奥地利唱的，所以就将“卡敏斯基大人”换成“库图佐夫大人。”

鼓手四十左右的年纪，是个瘦瘦的很俊美的男子。他和士兵一样唱完最后一句，挥了挥手，就像扔了什么东西在地上，又蹙着眉一本正经地看了一眼歌手。接着，确信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一个人时，他好像用两只手把一件稀罕物高举过头，这个动作

坚持了几秒钟，又用力把它向下一扔：

“唉，我的门廊，我的门廊！”

“我的新门廊……”二十几个人接下去唱着。那个敲响板的士兵，顾不得身上沉甸甸的武器，灵活地蹦到前面，面对全连倒走几步，晃着双肩，用响板恐吓着什么人，士兵们全部随着乐曲节拍晃动胳膊，大步向前，脚步十分自然地合上拍子。车轮声、弹簧声和马蹄声从连队后边传过来。是库图佐夫正带领随从进城去。总司令表示让大家随意走。他与随从们听到士兵们的歌唱、看到士兵们的舞蹈以及全连将士斗志昂扬地前进，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满意的表情。马车经过连队右侧，第二行中那个蓝眼睛士兵很惹眼。他就是陶洛霍夫。他英姿勃勃地随着节拍前行，表情好像是在惋惜那些骑马和坐车的人没能和连队一起步行。刚才库图佐夫随从里那个效仿团长的骠骑兵少尉落在马车后面，此刻骑马来到陶洛霍夫身边。

在彼得堡时，热尔科夫骠骑兵少尉曾经是陶洛霍夫流氓团伙的成员。到了国外，他发觉陶洛霍夫已贬为士兵，就觉得没有认他的必要。如今，库图佐夫已与陶洛霍夫说了话，他又像老朋友似的十分愉快地与陶洛霍夫打招呼。

“亲爱的朋友，你近况如何？”热尔科夫让马随着连队的步伐走，在一片歌声中说。

“我近况如何？”陶洛霍夫冷漠地答着，“和你见到的一模一样。”

雄壮的歌声令热尔科夫轻松的口气与陶洛霍夫的冷漠答话别具意味。

“那么，你与长官们处得来吗？”热尔科夫问。

“很好，都是些好人。你怎么会溜进司令部？”

“暂时过来当随从的，值班嘛。”

他们都不讲话了。

“她松开右手，从衣袖里放出一只雄鹰，”——听到这歌词他

们的心情禁不住放松了。如果没听到它,他们就要转移话题了。

“奥国人被打败了,果真如此吗?”陶洛霍夫问。

“鬼才晓得,倒是有这个传闻。”

“我真开心。”陶洛霍夫简要地答着,这一片歌声也只能让他这么回答。

“好吧,你哪个晚上有时间的话上我们那儿玩玩法拉昂[1]吧。”热尔科夫说。

“是不是你们的钱太多了?”

“过来吧。”

“绝对不可以,我发过誓了。在复职之前,戒酒戒赌。”

“好吧,只要一开战就……”

“到时候再说。”

他们又都不开口了。

“若是你有什么难处,到司令部找我,司令部里总会有法子……”热尔科夫说。

陶洛霍夫发出一声冷笑。

“不必费心。我缺少什么,不会去求人的,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不要紧,我不过是……”

“噢,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再会。”

“再会……

……飞得十分高远

飞回家乡……”

热尔科夫踢了一下马,马猛地跳起来,在原地踏了几步,不

---

① 法拉昂:一种牌戏。

知先出哪条腿。它稳了一下神，就迈出蹄子，超过连队，随着节拍追赶马车去了。

三

检阅过后，库图佐夫陪同奥方将军来到办公室，把副官叫进来，命令他把关于部队抵达情况的报告与指挥先锋部队的斐迪南大公的信函拿来。安德烈公爵就拿着这些文件来到总司令办公室。库图佐夫与奥方御前军事参议官一同坐在桌旁，桌子上面摆了作战地图。

“噢！……”库图佐夫转头看看安德烈对他说，仿佛用这个声音让副官稍等，自己接着讲着法文。

“我只打算讲一句，将军，”库图佐夫带着令人愉悦的表情和语调说，让人不由自主地被他从从容容的谈吐所吸引，不想漏掉一个字。库图佐夫对自己的谈话也得意的很。“我只打算讲一句，将军，如果事情能够按我个人的愿望来定夺的话，那么，早就能够实现弗朗茨陛下的旨意了，我早就与大公兵合一处了。说实在的，如果把我手中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移交给比我还有学问、还有本事的将军——在贵国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让我无官一身轻的话，我自己是十分愉快的。可是形势所迫，我们无能为力啊，将军。”

库图佐夫轻轻一笑，他的神情好像在表明：“您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我，可无论您是否相信，我都不在乎，不过您没有任何理由和我这样讲话。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奥国将军满脸的不高兴，可他只得用同样的口气回敬库图佐夫。

“恰恰相反，”他的口气中充满了责备和恼怒，这样的口气与他那奉承话儿却极不相符，“恰恰相反，对于阁下的参战，陛下十

分重视；但我方的想法是，当前的缓慢行动会令享有极高荣誉的俄军及其总指挥官给他们在有史以来的战斗中赢得的威名抹黑。”他用早就预备好的措词结束了他的发言。

库图佐夫施了一礼，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改变。

“可我确信无疑，依照斐迪南大公殿下的指示，我确信，有像马克[①] 将军这样出色的副总司令所领导的奥军现在已胜利在握，无需要我们来相助了。”库图佐夫说。

将军眉头紧蹙。虽然目前还没有奥军败兆的确切消息，可有很多事实已说明这已经在劫难逃，所以库图佐夫说奥军取胜，听起来就是冷嘲热讽。可库图佐夫和善地微笑着，面部的神情好像表明，他有充分的依据做这样的假设。事实上，他不久前接到马克部队的来信，那是一封捷报，并阐明了十分有利的战势。

“把那封信拿来，”库图佐夫对安德烈公爵说，“请您看一下，”接着库图佐夫唇边带着笑意，用德文为奥国将军念了斐迪南大公信中的一段：

> 现在我们集中大约七万兵力，如果敌人试图强渡莱希河，我们就出击并把他们打败。我们既然已经控制了乌尔姆，我们就有控制多瑙河两岸的能力；如果敌人不这么做，我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渡过多瑙河，捣毁他们的交通，然后从下游带队回防；如果敌人妄图集结全部兵力向我们忠实的盟军进攻，那就阻止他们的计划。如此这般，我们就能够安心等候，俄皇军队准备停当，然后两军联合，不费吹灰之力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

念完这一段儿，库图佐夫长叹一口气，随后和蔼而留意地看看皇家军事参议官。

---

① 马克（1752—1828）：奥地利将军。

“可我认为，大人，您肯定晓得‘多考虑不良后果没有坏处’这句格言吧。”奥国将军十分明显地打算不再开玩笑，回到严肃的话题上。

他毫不在乎地转过头看了一下副官。

“很抱歉，将军，”库图佐夫没让他说下去，把头转向安德烈公爵，“听着，我的好孩子，你把我们侦察兵得到的情报从科兹洛夫斯基那儿全拿到这儿来，这是诺斯基茨伯爵寄来的两封信，这封是斐迪南大公殿下来的信，还有，”库图佐夫边说边把信件递给安德烈，“读过后依照这些材料写个简明扼要的法文备忘录，写明我们掌握的关于奥国部队作战的所有情况。写好后交给这位将军。”

安德烈公爵点点头，表明他不但一开始就理解了库图佐夫说话的含义，而且已经想到他要说而没说的内容。他收好文件，向俩人弯腰施礼，小心翼翼地从地毡上走过，来到接待室。

虽然安德烈公爵离开祖国不长时间，可他在这一段日子里变化很大。以前那种虚伪、疲惫和松散的模样已在他的神情、举止和步态上差不多踪迹全无。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琢磨别人如何看待他，一心一意为一件开心而有意思的事情忙碌着。从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很赞赏；他的微笑和目光愉快而动人。

安德烈公爵是走到波兰时追上库图佐夫的。后者十分亲切地招待他，应允照顾他，在副官中尤其偏爱他，带他来到维也纳，总是让他承担重要的任务。库图佐夫在维也纳给他的老同事——安德烈的父亲，写了封信。

“令郎，”他写道，“干练、有毅力、勤恳，有希望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军官。我得力的助手，十分荣幸。”

如同在彼得堡社交圈里一样，安德烈在库图佐夫的司令部里，在同事中和部队里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有少数人觉得安德烈公爵在各个方面强于自己，也比其他人精明，他的前途光

明，所以佩服他、听从他、效仿他。对这样的人，安德烈公爵平易近人，亲切温和。另一些大多数的人，他们很讨厌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傲慢、冷漠、让人恶心。可对待这些人安德烈公爵照样应付自如，让他们对自己敬而远之。

当安德烈公爵拿着文件从库图佐夫的办公室来到接待室，值班副官科兹洛夫斯基正在窗子那坐着读书。

"噢，公爵，有事吗？"科兹洛夫斯基问。

"按照司令的指示写个备忘录，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前进。"

"干什么呀？"

安德烈公爵耸了耸肩。

"马克那儿没来消息吗？"科兹洛夫斯基问。

"没有。"

"如果他真的失败了，那就应当有消息传来。"

"应当有消息。"安德烈公爵边说边向门口走。可正在此时，一个高高的奥国将军急冲冲地走进接待室，向他迎面走来，砰地一下把门关上。这位身着礼服、头裹黑布的将军脖子上挂着玛丽、泰利撒奖章，显而易见是新来的。安德烈公爵停在那儿了。

"库图佐夫元帅呢？"新来的奥国将军用浓浓的德国腔匆匆忙忙地问，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瞧，一边往办公室走去。

"元帅正忙。"科兹洛夫斯基赶紧来到陌生的将军跟前，拦住他说，"请问将军尊姓大名？"

陌生的将军轻视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个子不高的科兹洛夫斯基，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不认识自己。

"元帅正忙。"科兹洛夫斯基从容不迫地重复了一遍。

将军脸色阴沉，嘴唇颤抖。他掏出一个笔记本，拿铅笔在上面急速地写了几行字，扯下这一页交给科兹洛夫斯基。然后急速来到窗前，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环视了一下房间里的人，好像在问：大家为何这么看着他？接下来，他抬着头，伸伸脖子，好像打

算开口讲话，但只是毫不经意地低声嘟囔几句，发出奇怪的声响，随后又止住了。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库图佐夫在门口出现了，头裹黑布的将军身子还没伸直，就甩开瘦腿急速来到库图佐夫近前，似乎在躲避危险。

“我是倒霉的马克。”他结结巴巴地说。

站在房门口的库图佐夫，好一阵儿面无表情。随之他的脸上呈现出一条条波浪似的皱纹，前额逐渐舒展。他诚挚地低下头，双目紧闭，一言不发地让马克先走进去，随后把门关上。

到了此时，关于奥军惨败和全军在乌尔姆投降的消息被证实了。半小时后，几名副官分别到四处传达军令，指示至此还没进行过战斗的俄军很快就要和敌军一比高低。

安德烈公爵是司令部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关注战势的军官之一。一见到马克，听到他全军覆没的详情，他就意识到这次战斗已经输了一半，俄军的境遇格外艰难。他清醒地估计着俄军的未来，以及他个人应如何发挥在军中的作用。他想到自负的奥地利受到耻辱的失败，想到可能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能目睹并参加继苏沃洛夫之后俄法两军的第一次交锋，不由得心潮起伏。他为拿破仑的聪明才智会战胜俄军饱满的士气而担忧，同时他又不想看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没有面子。

因为想着这些事，安德烈公爵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来到自己的屋里给父亲写信——每天他都要写一封给父亲的信。在走廊里，他碰到同屋的聂斯维茨基和喜欢开玩笑的热尔科夫。他们像往常一样满面笑容。

“为什么这么不开心？”聂斯维茨基发觉安德烈公爵面无血色，双目炯炯，便问道。

“没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安德烈回答。

就在安德烈公爵遇到聂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时，库图佐夫司令部里负责管理俄军给养的奥国将军施特劳赫与昨天刚到的奥国皇家军事参议官从走廊另一头迎面走来。走廊足够宽，足可

以让两位奥国将军大大方方地从三位俄国军官身边走过，偏偏热尔科夫用臂弯碰碰聂斯维茨基，气喘吁吁地说：

“来了……来了！……躲开，让路！请让路！”

两位将军带着好像要避免繁琐的礼节的神情走过来。喜欢捉弄人的热尔科夫突然露出不能克制的开心傻笑。

“夫人。”热尔科夫向前迈一步，对奥国将军讲着德语，“我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他低着头，如学跳舞的小孩子那样，时而并上左脚，时而并上右脚。

那位皇家军事参议官严厉地瞪了他一下，看见对方在一味地憨笑，不由得引起了注意。他眯着眼睛，表明他在用心听。

“我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马克将军已平安归来，只不过在这儿挂了彩。”热尔科夫又说，脸上微笑着，指着自己的头。

将军紧蹙眉头转身走了。

“我的天，太幼稚了！”他边说边怒火冲天地走了几步。

聂斯维茨基笑嘻嘻地搂住安德烈公爵。安德烈脸色变得更惨白了，恼怒地推开他，转身训斥热尔科夫。马克的到来及他受挫的消息，还有自己对俄军将要面临的处境令他十分烦躁。恰好这时，因为热尔科夫开了太过分的玩笑，安德烈公爵就把满腔怒火向着他发作了。

“如果您想做小丑，阁下。”他下颏稍稍颤抖，尖起嗓子说，“我没有阻止您的权力；可我要警告您，如果您再有胆量在我跟前故做傻事，我可要教训教训您了。”

见安德烈发脾气，聂斯维茨基与热尔科夫十分惊讶，都一言不发地瞪着他。

“有什么呀，我仅仅是向他表示一下祝贺。”热尔科夫说。

“请您不要说话，我不与您开玩笑！”安德烈叫着，挽着聂尔维斯基，把热尔科夫一人留在那儿；热尔科夫不知道怎么解释。

“噢，老弟，你怎么会这样？”聂斯维茨基劝着他。

“怎么会这样？”安德烈公爵激动地站住说，“你应当清楚，我们是为皇上和祖国尽忠的军官，应当为全体的胜利而开心，为全体的失败而伤心，决不是毫不关心主人的下人。四万人战死沙场，我们的盟军无一生还，您还在这种时候开玩笑。”安德烈讲着法文，好像这样能增强这几句话的分量，“对像您朋友那样不是正人君子的人还可以原谅，但是对您就不可原谅，不可原谅。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才开这样的玩笑。”安德烈公爵感觉到热尔科夫仍能听到他说话，就用法国腔又说了回俄语。

他等了一下，看这位骑兵少尉是否还有话说。可骑兵少尉一扭身走出了走廊。

四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在距布劳瑙两英里处扎下营盘。士官生尼古拉所在的骑兵连安扎在一个叫扎尔采聂克的德国村子里。这个连的连长是杰尼索夫大尉，凭着他的在全骑兵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华西卡·杰尼索夫的大名，被分派到全村最好的住所。士官生尼古拉在波兰追赶上骠骑兵团后，就一直和连长住在一块儿。

十月八日，即马克战败的消息令总司令部十分震惊的那一日，骑兵连的军事生活没有丝毫改变。尼古拉在一清早骑马采办粮草归来时，打了一整夜牌始终没赢过的杰尼索夫仍未回营。身穿士官生制服的尼古拉骑马来到台阶前，踢了踢坐骑，一条腿灵活地跨过马鞍，在马镫上稍站了一下，好像不愿意离开他的马。然后他跳下来，叫勤务兵过来。

“啊，邦达连科，亲爱的朋友，”尼古拉和急忙跑到马匹房的勤务兵说，“去溜溜马，老兄”。他用和善的青年人称心如意时招呼人的那种愉快腔调说。

“是，老爷。”乌克兰骠骑兵愉快地甩甩头答道。

“记住啊，一定让它溜个痛快！”

还有一位骠骑兵也向这边跑来，可缰绳已经被邦达连科接在手中。很明显，这位士官生向来在酒钱方面很大方，侍奉他是会得到小恩小惠的。尼古拉拍拍马脖子，又摸摸它的臀部，随后站到台阶上。

“真威风！它一定能成为一匹好战马的！”尼古拉乐呵呵地手按军刀自言自语着跑上台阶，腿上的马刺叮当作响。身穿羊毛衫、戴尖顶帽的德国房东正手拿打扫厩肥的耙子，站在中棚中往外瞧。一见到尼古拉，他就精神倍增，高兴地笑了笑，朝他挤挤眼睛，说着德语：“早上好！ 早上好！”他重复了几遍，显而易见愿意招呼这个小伙子。

“已经在忙着了！”尼古拉充满朝气的脸一直带着愉悦的笑容。“奥国人民万岁！ 俄国人民万岁！ 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尼古拉把挂在德国房东嘴边的话跟他说了几遍。

德国人笑着从中棚里走了出来，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挥了几下，喊着：“全世界人民万岁！”

也像德国人做的那样，尼古拉把帽子举过头顶挥动几下，笑着喊：“全世界人民万岁！”虽然正在清扫牛棚的德国房东和领着一排士兵刚采办粮草归来的尼古拉都没有任何值得格外开心的理由，俩人还是愉快又亲切地互相对视了一下，点点头以示友好，又笑着分开：德国人回到牛棚，尼古拉则来到杰尼索夫借住的小房间。

“老爷如何？”尼古拉向杰尼索夫的勤务兵拉夫鲁施卡发问。拉夫鲁施卡以鬼心眼儿最多闻名全团。

“从昨晚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一定是输钱了。”拉夫鲁施卡说。“否则，他早就回来吹嘘了，如果天亮了还不见他人影，准是输了，回来就大动肝火，我可是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您喝咖啡吗？”

“行，来一杯。”

拉夫鲁施卡在十分钟后端来了咖啡。

“他回来了！”拉夫鲁施卡说，“这回可太糟糕了。”

尼古拉朝窗口望去，见杰尼索夫正向这边走来，身材矮小的杰尼索夫红润的面庞，乌黑的眼睛，黑黑的胡须和头发乱作一团。他披着一件没系纽扣的骠骑兵外套，下身穿着宽松打褶的马裤，一顶皱皱的骠骑兵帽子扣在脑后。他郁郁寡欢地耷拉着脑袋，走近台阶。

“拉夫鲁施卡！”怒火冲天的杰尼索夫模糊不清地叫着，“快来帮我把衣服脱掉，笨蛋！”

“我正在脱呢。”拉夫鲁施卡答道。

“噢，你已经起来了。”杰尼索夫进了屋说。

“起来好长时间了。”尼古拉说，“我已经筹备好草料，还见到了马蒂尔达小姐。”

“当真！老弟，我昨晚输得分文皆无，实在像个狗崽子！”杰尼索夫叫着，“真没运气！真没运气！……你刚离开，我就开始输。喂，把茶拿来！”

杰尼索夫眉头紧锁地苦笑着，露出一排短而坚硬的牙齿，用手指短短的双手胡乱搔着坚硬浓密的黑发。

“我鬼使神差地到了耗子（一位军官的绰号）那儿，”杰尼索夫两手擦着前额和面庞说，“你想一想，他没给我一张像样儿的牌，没给我一张像样儿的牌。”

杰尼索夫接过递给他的烟管，用手握住，又把它在地板上敲了敲，直弄得火星飞溅，接着叫嚷：

“有小注他就不要，有大注就吃进。有小注就不要，有大注就吃进。”

杰尼索夫敲烟管敲得火星四射，终于把它敲折了，扔在一旁。他一言不发，忽然又用黑黑而有神的眼睛愉快地看了一眼尼古拉。

“如果有女人陪着就好了。可在这儿除了喝酒，没有别的玩法。真希望早些开火……”

“喂，哪位？”他听到门外传来沉重的皮靴声，清脆的马刺声和小心翼翼的咳嗽声，就问：

“是司务长！”拉夫鲁施卡说。

杰尼索夫更是紧锁眉头了。

“坏了，”杰尼索夫说着，扔给尼古拉一个装着几个金币的钱包，“尼古拉，好弟兄，数数还剩多少，然后把它藏到枕头下面。”说着他走向司务长。

拿到钱的尼古拉，毫无意识地分开新币和旧币，开始数钱。

“啊！吉梁宁！你好，昨晚我被搜刮得一干二净。”杰尼索夫在隔壁房间说。

“在谁那儿？在耗子贝科夫那儿吗？……我清楚。”另一个尖尖的声音，然后一个连队的矮个子军官——吉梁宁中尉进了屋。

尼古拉把钱包藏在枕头下，握住伸向他的潮湿的小手。不知何故，吉梁宁在部队开拔前从近卫军那调到这边。在团里他表现不错，可大家都不喜欢他，特别是尼古拉，不能克制也掩饰不住对他说不出的厌恶。

“噢，年轻的骑士，您对我那匹白嘴鸦感觉如何？”吉梁宁问。白嘴鸦是吉梁宁卖给尼古拉的那匹小马。

中尉与人交谈时从不看着对方的眼睛；他总爱不住地四下张望。

“今天我见到您骑马了……”

“很好，是匹好马，”尼古拉答着，虽然他花了七百卢布交易的马不值这价钱的一半儿，“只不过左前腿稍稍瘸……”他又说。

“是蹄子裂了！不要紧的。我告诉您，在上面钉个掌就没事了。”

“行啊，请您赐教。”尼古拉说。

“我告诉您，我告诉您，这不是什么秘密。可您一定会因为这

匹马而感激我的。”

“那么，我让人牵马去。”尼古拉一味要摆脱吉梁宁，就走出去让人牵马。

在门廊里，叼着烟管的杰尼索夫团着身子坐在门槛上，前面站着的司务长正向他做什么汇报。一见到尼古拉，杰尼索夫就板起面孔，用拇指指了一下身后吉梁宁呆着的房间，皱一下眉头，十分厌烦地哆嗦了一下。

“啊，我真讨厌那家伙。”杰尼索夫说，并不在乎司务长在场。

尼古拉抬抬肩，好像说：“我和你一样讨厌他，可又能怎样！”尼古拉命令勤务兵把马牵来后，又回来找吉梁宁。

吉梁宁还像尼古拉刚才出去时一样懒洋洋地坐在那儿，两只白净的小手不停地搓着。

“世上怎么还有这么让人厌恶的人。”尼古拉走进去时心想。

“那么，您已叫人把马牵来了？”吉梁宁边站起身边问，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

“是的。”

“那我们俩人过去就行了。我只不过到杰尼索夫这儿打听一下昨天的命令。您接到命令了，杰尼索夫？”

“还没呢，您要到哪儿？”

“我去教年轻人如何打马掌。”吉梁宁说。

他们出了大门，到了马厩。教完他如何打马掌，中尉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尼古拉回来后，看见一瓶伏特加酒和香肠摆在桌子上。坐在桌前的杰尼索夫正不住地写着什么。他抬起头，郁郁寡欢地看着尼古拉。

“我在写信给她。”杰尼索夫说。

他手里握着笔，臂弯搁在桌子上，很显然因为可以把信上写的先让尼古拉知道而开心。

“你要清楚，老弟，”杰尼索夫说，“在我们还没有恋爱的时

候，就相当于是睡着的。我们是尘世的子女……有一天开始恋爱了，我们就变成了神仙，就如同开创世界第一天那样纯洁，……这是谁又来了？让他快滚开。我没时间！”杰尼索夫对斗胆来到他身边的拉夫鲁施卡叫着。

“能有谁？是您自己吩咐的。司务长来要账了。”

杰尼索夫锁着眉头想大喝一声，可又忍住了。

“糟透了。”他自言自语道，“钱包里还剩几个钱？”他问尼古拉。

“七枚新币，三枚旧的。”

“唉，糟透了！你还站在那儿干吗，木头人，快把司务长叫来！”杰尼索夫冲着拉夫鲁施卡喊着。

“噢，杰尼索夫，你先用我的钱吧，反正我还有。”尼古拉满脸通红地说。

“我不愿意借朋友的钱花，不愿意。”杰尼索夫说。

“如果你不愿接受我的钱，就太客气了。不骗你，我有钱。”尼古拉反复强调说。

“不，不。”

杰尼索夫来到床边，在枕头下边摸钱包。

“你把它放在哪儿了，尼古拉？”

“在下边的枕头底下。”

“没找到。”

杰尼索夫把两个枕头全扔到地上，还是没见到钱包的影儿。

“真奇怪！”

“等等，你没把它弄丢吧？”尼古拉说着便捡起枕头一个个地抖着。

他又掀起被褥抖了起来。仍然没找到钱包。

“难道是我搞忘了？不能啊，我放的时候还想着，你就爱把它当珍宝似的枕在头下面。”尼古拉说，“我的确把它放在这里了。到底放在哪儿了？”他问拉夫鲁施卡。

“我没进过这屋。你刚才放在什么地方，肯定还在那儿。”

“可是找不着啊……”

“你就是这样，乱扔东西，又没个好记性。您看看自己的口袋里有没有。”

“不可能，如果我把它当做普通的东西，可能会记错。”尼古拉说，“我清清楚楚地记着把它就放在那儿了。”

拉夫鲁施卡把床铺翻个底朝上，又在床下边、桌子下边找了找，查找了整个房间，最后站在屋子中间。杰尼索夫看着拉夫鲁施卡的每一举动，一言不发。他见到拉夫鲁施卡惊异地分开两手，说在哪都没找到，杰尼索头就回头看了看尼古拉。

“尼古拉，你别玩小孩子的把戏了……”

尼古拉感受到杰尼索夫盯着他的目光，抬眼看了看，然后又低了下来。刚才他周身的血液还卡在喉咙下面，此时一下子涌上来了，涌到他的脸上和眼睛里。他冲动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屋里只有中尉和您两个人在。肯定就在这屋里。”拉夫鲁施卡说。

“哼，你真该死，仔细找找。”杰尼索夫脸涨得通红，做出恐吓的架势冲到勤务兵近前，“必须找到钱包，否则我就揍你，全都得挨揍！”

尼古拉躲开杰尼索夫的注视，系上外套，佩好军刀，把帽子戴上。

“我告诉你，必须找到钱包。”杰尼索夫抓住勤务兵的肩晃动着，把他搡到墙上，叫着。

“放开他，杰尼索夫；我想到谁拿了它。”尼古拉连眼睛都没抬地往门口边走边说。

杰尼索夫站在那儿考虑了一下，显而易见他猜出尼古拉指的人是谁，就抓住他的胳膊。

“胡扯！”杰尼索夫大叫着，令脖子和前额上的青筋暴露，“我说你准是疯了，我可不干。钱包就在这儿，如果扒去这混账的皮，

钱包一定能找到了。”

“我想到谁拿了它。”尼古拉颤抖的声音说，往门口走去。

“我告诉你，不能这么做。”杰尼索边喊边冲向士官生，截住他。

可尼古拉怒不可遏地抽开胳膊，狠命地盯着杰尼索夫的眼睛，好像杰尼索夫是他你死我活的敌人。

“你对你自己说的话清楚吗？”尼古拉的声音在发抖，“除了我这屋里没来过任何人，所以，如果不是……”

话还没说完，尼古拉就直冲向屋外。

“哼，都见你们的鬼去吧。”这是尼古拉听到杰尼索夫讲的最后一句。

尼古拉来到吉梁宁的住处。

“老爷不在，他去司令部了。”吉梁宁的勤务兵告诉他。“有什么事吗？”见士官生脸色阴沉，吉梁宁的勤务兵吃惊地问。

“不，没什么事儿。”

“你迟了一步。”勤务兵说。

司令部距离扎尔采聂克不过三俄里。尼古拉没回自己那儿，骑马上司令部了。那个设有司令部的村庄子有一个小酒馆，军官们常去那儿喝酒。尼古拉径直到这个酒馆，见在这儿的门口拴着吉梁宁的坐骑。

吉梁宁中尉在酒馆的第二间屋里坐着，眼前放着一盘香肠和酒。

“啊，小伙子，您也来了。”吉梁宁高挑着眉毛，微笑着打招呼。

“是的。”尼古拉艰难地吐出这一句，马上就坐在旁边的桌子那儿。

俩人都没再说什么，屋里还坐着两个德国人和一位俄国军官。大家都不说话，只听到刀叉与碟子互相碰撞的声音和中尉嚼东西的声响。吃过早点，吉梁宁从衣兜里掏出双层钱包，翘着又

白又小的手指把它拉开，摸出一块金币，挑起眉毛，把钱给了伙计。

“请快一些。”吉梁宁说。

那金币是崭新的。尼古拉站起身，来到吉梁宁跟前。

“请把您的钱包让我看看，”尼古拉的话音轻得不能再轻了。

吉梁宁故意躲开对方的眼神，可还是挑着眉毛，把钱包给尼古拉。

“的确，这钱包很好……的确……的确……”吉梁宁说着脸色忽然变白，“您看看吧，小伙子。”他又说。

尼古拉拿着钱包看了看，又看了看包里的钱，再看看吉梁宁。中尉习以为常地四处张望。忽然他心情豁然开朗。

“如果在维也纳，我就会花光所有的钱，但在这样的鬼地方，有钱也花不出去。”吉梁宁说，“好了，小伙子，还给我吧，我该走了。”

尼古拉一言不发。

“您来做什么？也到这吃饭吗？这儿的饭菜真不错。”吉梁宁接着说，“还给我吧。”

吉梁宁伸手去拿钱包。尼古拉把手松开了。拿过钱包后，吉梁宁把它放到马裤兜里，心不在焉地挑起眉毛，嘴巴稍稍张着，好像在说：“是呀，是呀，我的钱包放到我的衣兜里。这事儿十分简单，与任何人都没关系。”

“喂，你看如何，小伙子？”吉梁宁叹息一声，从挑起的眉毛下看了看尼古拉的眼睛。忽然，一道闪光从吉梁宁的眼睛射到尼古拉的眼睛上，又从尼古拉的眼睛反射回吉梁宁，而这么一个来回，只不过是一瞬间发生的。

“您过来。”尼古拉揪住吉梁宁的手说，差一点把他拽到窗口，“这是杰尼索夫的钱，您拿了它……”尼古拉冲着吉梁宁的耳朵小声说。

“什么？……什么？……您竟敢？什么……”吉梁宁说。

可这句话听着如同他在无望地请求宽恕。一听到这种语气，尼古拉心中的困惑如同一块石头一样落了地。他顿感轻松，又感到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很可怜；可既然开了这个头儿，就一不做，二不休。

“这儿还有人，天晓得别人能怎么认为。”吉梁宁含糊地说着，抓起帽子，往一个不算宽敞的空屋走，“必须要讲清楚……”

“我认识这钱包，我可以作证。”尼古拉说。

“我……”

吉梁宁吓得面无血色，整个肌肉都在抽搐，他的眼神还是躲躲闪闪，只是看着下面，而没有胆量看尼古拉的脸。他开始抽泣。

“伯爵！……可别毁了一个年轻人……喏，这些要命的钱，您拿去……”吉梁宁把钱包扔在桌子上，“我上有双亲！……”

尼古拉拿起钱包，躲开吉梁宁的眼神，沉默不语，往屋外走。在门口他站住了，又转过身。

“天啊！”尼古拉眼中含着泪水说，“您怎能做出这样的事？”

“伯爵。”吉梁宁靠近士官生说。

“别挨着我。”尼古拉躲开他说，“如果您手头紧，就把这钱拿着。”他扔给他那个钱包，跑出小酒馆。

五

就在那天晚上，在杰尼索夫的住处，骑兵连军官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交谈。

“我跟您讲，尼古拉，您应当向团长道歉。”一位身高马大、花白头发、胡须稠密、宽宽的脸庞上都是皱纹的骑兵大尉对激动得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儿的尼古拉说。

这名骑兵大尉姓吉尔斯顿，曾经两次因为与人决斗而贬为士兵，两次都官复原职。

“无论哪位说我不诚实，我都不答应！”尼古拉喊着，“他说我不诚实，我说他不讲真话。就是这码子事儿。他可以让我每天都值班，可以拘留我，可不应强行让我道歉。作为团长，他要是感到答应我的要求[1] 会让他的名誉受损，那么……”

“等等，老弟，您听我讲，”骑兵大尉镇静自若地捋着长髯，低沉地讲，“在军官们的面前，您就和团长说，是一位军官偷走了……”

“有其他军官在场时我把这件事讲出来，我没犯什么错。也许应在没有外人的时候说出这件事，可我不善于外交。我入伍骠骑兵，本来认为在这儿不用耍花招，可他竟然说我不诚实……所以他得让我受损害的名誉得到补偿……”

“这一切都没错，没有人会说你胆小怕事，关键不在于此。您问问杰尼索夫，一个士官生要求团长补偿名誉，这成何体统？”

杰尼索夫咬着胡子，一脸严肃地听着他们讨论，很明显不打算参与。对于骑兵大尉问的问题，他摇摇头表示答案是否定的。

“在军官们都在场时您对团长说出这么丢人的事，”骑兵大尉接着说，“波格丹内奇（他直呼团长的大名）就不让您这么做。”

“不是不让我这么做，而是说我不诚实。”

“的确，您跟他说了些傻话，您应当对他表示歉意。”

“休想！”尼古拉叫嚷着。

“您真是出乎我的意料，”骑兵大尉面孔阴沉严肃地说，“您不愿意道歉，但是老弟，这意味着您不但对不起他个人，而且对不起我们大家，对不起全团将士。本来应当这样，您好好考虑一下，和大家商讨商讨，该如何处理此事，偏偏您不这么做，当着军官们的面说出了这件事。现在叫团长如何处置？送那位军官到法庭受审，毁坏全团的名誉吗？为了一个无耻小人让全团面上无光吗？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但我们觉得这么做不合适。波格

① 指决斗。

丹内奇说您胡编乱造,他没做错。这是件不愉快的事,可有何办法呢,老弟,都怨你自己呀!如今大家要让这件事过去,但您有强烈的自尊心,不愿认错,还让这件事人人皆知。您觉得让您值班很委屈;您又坚决不向一位正直的老军官认错!无论如何,波格丹内奇终究是位正直有胆识的老上校,但是毁坏全团的名誉,您就不在乎!”骑兵大尉的声音开始颤抖。“老弟,您刚到团里才几天;今天您在这儿,明天就有可能被调到其他地方当副官;如果那儿的人说‘保罗格勒团里有小偷!’您无所谓,可我们介意。是不是,杰尼索夫?我们介意,是吧?”

杰尼索夫始终保持沉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只是乌黑闪亮的眼睛不时看看尼古拉。

“您若只顾自己的自尊,拒绝道歉,”骑兵大尉接着说,“可我们这些一把年纪的人都是在团里成长的,没准日后会死在团里,我们以全团的名誉为重。波格丹内奇深知这一点。噢,我们格外重视,老弟!您这么做不对,不对!无论您是否生气,我还是要讲真心话。这么做不对!”

骑兵大尉站起身来,转头不去看尼古拉。

“讲得好,好极了!”杰尼索夫一跃而起叫着,“你看如何,尼古拉,你说!”

尼古拉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瞧瞧那个军官。

“不,各位,不……你们不要认为……我全都清楚,你们千万别把我当成这种……我……就我而言……我重视全团的名誉……怎么?我将以具体行动来表明,就我而言团旗的名誉……可不管怎样讲,我的确做错了!……”尼古拉热泪盈眶,“我做错了,彻底地做错了!……噢,你们还想怎么处置?……”

“噢,这就好了,伯爵。”骑兵大尉转身冲着尼古拉,拍着他的肩膀喊着。

“我跟你讲吧,”杰尼索夫叫着,“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这就对了，伯爵。”骑兵大尉再三说着，似乎因为他承认了错误，就叫他的封号。“那么，您过去道歉吧，阁下，去吧。”

“各位，我可以遵从刚才所说的一切，任何其他人不会听到我关于这件事的话。”尼古拉恳切地说，“可我不会道歉，千真万确，无论如何，我做不到！我怎会像小孩似的求饶呢？”

杰尼索夫笑了起来。

“这么做对您更不利。波格丹内奇最喜欢怀恨在心，您这么不听劝告有你的苦吃。”吉尔斯顿开口了。

“说实在的，我并不是固执己见！我无法对您表达我的感受，无法……”

“那么，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骑兵大尉说，“那个该死的人在什么地方？”他问杰尼索夫。

“他自称患了病，那么明天就让他滚蛋。”杰尼索夫说。

“惟一的理由是他染上了疾病，否则不好让人信服。”骑兵大尉说。

“无论他是否得病，他千万别撞见我，我要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杰尼索夫凶狠地叫着。

热尔科夫进了屋。

“你出了什么事？”军官们问热尔科夫。

“就要开战了，各位。马克带着他所有的部队投降了。”

“胡扯！”

“我已经亲眼见到他了。”

“什么？你见到马克还没死吗？四肢健全吗？”

“开战！开战！这是他带来的消息，让他喝一瓶酒。什么原因让你到这儿来了？”

“都怪马克那个鬼头，我又被派到团里了。奥方将军把我控告了。我恭喜他马克大驾光临……你出了什么事，尼古拉，为什么像刚洗完澡似的？”

“噢，老兄，在我们这儿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两天了。”

团副官的到来，证实了热尔科夫的消息。明日开战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开战了，各位！"

"噢，感谢老天，我们真是闲得难受了。"

六

库图佐夫部队向维也纳方向撤退，沿途毁掉身后的印河（位于布劳瑙）和特劳恩河（位于林茨）上的桥梁。俄军十月二十三日渡过恩斯河。当日中午，俄辎重、炮兵与各纵队兵分两路从桥上穿过恩斯城。

这个秋天的气候温暖而多雨。俄国炮兵连驻守在小高地上保卫桥，一片辽阔的原野在高地前展开，忽而被轻纱般的斜雨笼罩，忽而又显露着，在阳光下的远景如同刷过油漆一般亮光闪闪。高地的下面是一个小城镇，镇里到处是红顶的白色小房子、教堂和桥梁，桥的两侧全是行军中的俄国部队。很多船只在多瑙河的河湾里，那里还有一个岛屿和有花园的城堡，从恩斯河流入多瑙河的水环绕在城堡的四周。在高地上还能看到多瑙河的左岸，那里有茂密的松林，突兀的岩石；还可以看到在那充满神秘感的远方那绿色的树影和蓝色的峡谷。在人迹罕至的松林中，高耸着修道院的尖塔，这一景色也映入眼帘。位于恩斯河彼岸的前面的远山上，还能见到敌方的侦察骑兵。

一位指挥后卫部队的将军带着一个随从，站在高地上的大炮中间，用望远镜查看地形。聂斯维茨基在稍稍靠后一点的地方，此刻正坐在炮尾上，他遵照司令部的命令来到后卫部队。聂斯维茨基的随从哥萨克把背包和酒瓶递给他。聂斯维茨基请军官们品尝油炸包子以及纯正的茴香酒。军官们高兴地围在他身边，有的跪着，有的盘着腿在潮湿的草地上坐着。

“的确，那位奥国公爵很明智，在这儿建了一座城堡。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各位，你们为何不吃啊？”聂斯维茨基说。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公爵。”一位军官应和着，深感有机会与这么重要的参议官讲话很荣幸。“这地方的确不错。经过花园时，我们还见到了两只鹿。那真是一座漂亮的房子！”

“公爵，您看，”另一位军官说，他的神态表明他十分想再拿个包子吃，可又忸怩，所以假装在观察地形，“您看，我们的步兵已经到那里了。看，那边树后的草坪上的三个人正拖着什么东西。他们马上就要把宫殿抢夺一空了。”他赞成地说。

“的确，的确，”聂斯维茨基说，“然而，我很希望，”他那漂亮的嘴有滋有味地嚼着包子，又说：“到那儿转一圈儿。”

他用手指着山上那座有尖塔的修道院，眼睛眯眯着，两眼放光。

“那里面肯定妙不可言，各位！”

军官们都笑了。

“即便吓吓那些修女也不错。听说，那儿还有年纪轻轻的意大利小妞儿呢。噢，我宁可折寿五年也得去一趟！”

“修女们保准寂寞难耐。”一个更放肆的军官笑着说。

就在这时，在他们前面站着的随从军官指着某个东西让将军看。将军用望远镜看着。

“没错，没错。”将军放下望远镜，抬抬肩，怒冲冲地说，“敌军准备炮轰渡口了。咱们的人在那边慢腾腾地干什么呢？”

单凭肉眼就足以看到河对面敌军和他们的炮垒，还可以看到炮垒里冒出来的白色的烟雾。随后，炮声从远方传来。可以看到正抓紧渡河的我方军队。

聂斯维茨基鼓着腮帮子，站起身，笑着来到将军跟前。

“大人需不需要吃点什么？”他问。

“好的，您走一趟，”将军说，再次讲着已经仔细下达过的命令，“通知骠骑兵，让他们遵照我的命令在最后过桥，并要烧掉

桥，再好好检查检查烧桥的引火材料。”

“很好。”聂斯维茨基答道。

他把照看马匹的哥萨克叫过来，命令他把背包和酒瓶整理好，自己灵活地将沉重的身躯跃上马鞍。

“我真是要到修女那儿去了。”聂斯维茨基冲着军官们说，他们正微笑地看着他，接着他顺着蜿蜒的小路向山下奔去。

“喂，大尉，放一炮看看能射多远，”将军对炮兵军官说，“让大家开开心。”“炮手各就各位！”军官发布命令。随着这一声令下，炮手们立即愉快地离开篝火，去装弹药。

“一号位，放！”军官高喊了一个口令。

一炮手果敢地跳开了。惊天动地的金属磨擦声从大炮中发出，榴弹呼啸着从山下我方的士兵头上掠过，可落脚点距离敌军那儿还很远。

一团烟雾表明它落下和爆炸的方位。

将士们听到炮声，都喜形于色；大家站起身，俯看着我军的行动和前面紧追不舍的敌军，所有的事情都一目了然。太阳此刻已从乌云后面露出来了。这动听的炮声和明媚的阳光让人有了雄壮和快乐之感。

七

两枚敌军的炮弹打过桥顶。桥上十分拥挤。聂斯维茨基公爵翻身下马，在桥中央站着，臃肿的身体紧贴着栏杆。他回过头笑着看随从哥萨克，后者正牵着两匹马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聂斯维茨基公爵正准备向前去，却让士兵们以及辎重车拦住，把他挤得又贴在栏杆上。他无能为力，只好苦笑着。

“老兄，你怎么这样！”哥萨克冲着一位从步兵的车马中强行挤过去的辎重兵说，“你怎么这样！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没瞧见

将军在过桥吗？”

可辎重兵对什么将军毫不理会，吆喝着挡住他去路的士兵：

“喂，同乡们！往左边点，等等！”

可同乡们肩挨肩，刺刀碰刺刀，挤得水泄不通的从桥上走。聂斯维茨基公爵倚栏俯瞰，只看到恩斯河哗哗的激流在桥桩附近打着漩涡，向前奔流不息。他再看看桥上，只见士兵、肩章、带布罩的高筒军帽、背包、刺刀、长枪、和军帽下宽颧骨、深陷的两腮、死气沉沉的面孔和在桥面的稀泥上挪动的脚，所有这些也如同单调的河水一样流动着。时而，在单调的人流里，一位身着外套、面庞与士兵不相似的军官，如同恩斯河波澜上的浪花似的，挤过桥。时而，一位步行的骠骑兵、勤务兵、或市民、如同河水中浮着的小木片似的，走过桥。时而，一辆满载着连队或军官的皮篷大车，如同在河面上漂流着的一大段木头似的，从桥上漂过。

“你看，真像大堤决口了。”哥萨克无助地站在那儿说，“后面仍有不少吗？”

“大概有一百万！”一个穿破大衣的士兵高兴地挤挤眼睛，转眼就不见踪影；跟上来的是一位年纪略大的士兵。

“他们（指敌军）这阵儿如果往桥上炸，”一个老兵忧虑地和同伴讲，“你就没时间抓痒了。”

这个老兵也走过去了。跟上来的是一位在行李车上坐着的大兵。

“喂，鬼家伙，你把包脚布放到什么地方了？”一个一边跑一边问的勤务兵，把手伸到车子后面搜索着。

这个士兵也跟着大车过去了。

跟上来的是几个饮过酒的开心的士兵。

“哈，老朋友，他们抡着枪托冲着门牙打……”一位把军大衣高高卷起的士兵，舞动着两只胳膊，快乐地说。

“好啊，这倒是一块可口的火腿。”另一个士兵乐呵呵地回答。

他们边说着就走过去了，所以聂斯维茨基没弄明白，谁被打掉了门牙，这事儿与火腿有何相干，

“哼，瞧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儿！敌人刚开了一炮，但是他们觉得小命儿都没了。”一位军士愤怒地谴责。

“那东西从我身边飞过，大叔，我说的是炮弹。”一个大嘴的小兵强忍住笑说，“真要吓死我了。的确，要吓死我了，活见鬼！”那个小兵说，似乎在夸耀他的胆怯。

这个兵也走过去了。跟在他后面的是一辆大车，它与前面开过去的大车全都不同。这是一辆双套式德国大车，上面载着一家人的所有家当。一位德国人在前赶拉着牲口，车尾拴着一头大乳房的漂亮的花牛。在车的羽绒褥垫上坐着一位怀抱婴儿的老妇人和一位两腮红润的体格强壮的德国少女。显而易见，这是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所有士兵们的眼睛都盯在女人身上。当那辆车缓缓地从身旁经过时，士兵们谈话的内容就没离开过这两个女人。每个人都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你看，德国佬也逃难了！”

“把小女子卖给我吧！”另一士兵怪里怪气地对那个又担惊受怕又生气的德国人说，后者正低下目光，迈大步前行。

“噢，看她打扮得多讨人喜欢！真是个妖精！”

“最好你住到她们家里，费多托夫！”

“这样的女人我见得可不少，老兄！”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一位嘴里嚼着苹果的步兵军官，也似笑非笑地盯着那位美丽的少女。

德国人紧闭双眼以示听不明白。

“你想吃，就送一个给你！”军官递给少女一个苹果说。

姑娘很迷人地一笑，接过苹果。如同桥上所有的人，聂斯维茨基目光紧跟着这两个女人，直到她们走过去为止。在她们走过去以后，还是一样的士兵，一样的话题，最后所有人都停住了。是连队辎重车堵住了桥头，这事司空见惯，大家只能等候。

“为什么停住了？没有任何秩序！”士兵们说，“你朝什么地方挤？鬼家伙！不可以等等吗？如果敌军炸桥，就惨了。看，军官都堵在这儿了。”停住的人们彼此看看彼此，从各个方向拥向桥头。

聂斯维茨基低头看了看桥下的恩斯河，猛然听见一种以往没听过的声音急速地传来，有一种大东西轰地一声落在水中。

“妈呀，打到什么地方了！”身边的一位士兵扭过头朝发出声响的方向看去，气愤地说。

“这是他们让我们加把劲儿，快点过桥。”另一位士兵心慌地说。

人潮又涌向前去。聂斯维茨基心里很清楚刚才落下来的是炮弹。

“喂，哥萨克，把马牵来！”他喊着，“大家让一让！让一让！让出一条路来！”

费了好大劲儿聂斯维茨基才挤到马旁边。他不断地嚷着，把马催动了。为了给他让路，士兵们挤做一团，可他们又拥过来，连他的腿都被挤得生痛。这不能责怪旁边的人，因为其他人挤他们的力量更大。

“聂斯维茨基！聂斯维茨基！你这个丑陋的家伙！”这时他身后传来沙哑的喊声。

聂斯维茨基转头看了看，发现了十五步开外的杰尼索夫。杰尼索夫神气十足地肩披斗篷，让移动的步兵隔在那儿，乱糟糟的黑发，脸涨得通红，脑后歪戴着军帽。“让这些魔鬼躲开。”杰尼索夫大叫不止，很明显怒火中烧，他的白眼仁充血，如同煤炭一样乌黑发亮的黑眼仁不住地转着。那只和脸庞一般红的小手挥舞着带着鞘的军刀。

“啊，杰尼索夫！”聂斯维茨基愉快地和他打招呼，“你在干什么呢？”

“骑兵连无法过桥！”杰尼索夫叫着，凶狠地露出白花花的牙

齿，用刺刀碰了碰跨下好看的黑马贝督因。贝督因被碰得双耳直竖，打着响鼻，衔铁周围溅起白沫，铃铛震得叮当响，蹄子得得地踏着桥板，好像一旦主人准许，就向桥栏外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一群羊！真像一群羊！滚开……让路！……停住！你这不要命的大车！我要杀了你！”杰尼索夫喊着，果真拔出军刀，舞动起来。

惊恐不已的士兵挤做一团让路。杰尼索夫就朝着聂斯维茨基走去。

“今天你为什么没喝酒呢？”当他来到聂斯维茨基近前时，聂斯维茨基问道。“连喝酒的空儿都没有！”杰尼索夫答道，“他们成天让一团兵马转来转去，想打仗就痛快点。鬼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今天你穿得真漂亮！”聂斯维茨基看看杰尼索夫的新斗篷和鞍垫夸奖他。

杰尼索夫轻轻一笑，从佩袋里拿出一个带着香味的手帕，递到聂斯维茨基鼻子下面。

“那是啊，今天就开战了！我刮了脸，刷了牙，喷过香水了。”

聂斯维茨基领着随从哥萨克的那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和杰尼索夫手舞军刀、大声疾呼的果敢神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冲到桥的另一端，让步兵站住。在桥头，聂斯维茨基找到接受命令的上校，完成了任务后就掉头往回跑。

杰尼索夫冲出一条路，站到桥头。他心不在焉地勒住嘶鸣着准备向其他的马冲过去的公马，看着迎面奔跑而来的骑兵连。几匹马奔过了桥板，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在军官们带领下的骑兵连，四人一横排列队过桥，队伍的前方已到了桥的另一端。

步兵受阻了，在靠近桥头的泥泞中聚集着。他们看着从身边而过的整齐、干净、英俊的骠骑兵，脸上带着非常厌恶的冷漠和讥讽的神色。这是不同兵种相遇时常有的情形。

“小伙子们打扮得真漂亮！就跟要去赶波德诺文斯克集市一

样！”

“他们能干什么！也就能拉出来摆个架势！”另一个步兵说。

“步兵，不要把土扬起来！”一个骠骑兵讽刺着，有意让跨下的马跳起，溅了步兵一身烂泥。

“如果你背着背包行军两回，肯定会把你的背带磨烂。”一个步兵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泥巴说，“你到那时就不会像人而像只鸟了！”

“齐金，如果你骑上马，你就威风了。”上等兵冲着一个背包压弯了腰的瘦兵说。

“拿根棍子夹在腿中央，你就有马骑了。”骠骑兵毫不相让地说。

八

其他的步兵急忙过桥，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如同要通过一个大漏斗。最后，大车全开过去了，桥上不像原来那么拥挤不堪，最末尾的一个营也到了桥上。只剩下杰尼索夫的骠骑兵连还留在桥那端拦截敌人。站在对面的山上能够看到敌军，在桥上就看不到，是因为在河水流过的洼地向前没有半俄里处的一个高地挡住了地平线。前面是一片原野，我方的几队哥萨克侦察兵在那儿执行任务。忽然，身着蓝色外衣的步兵和炮兵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这是法国部队。哥萨克侦察兵骑着马飞速向山下奔去。杰尼索夫骑兵连所有将士，虽然口中讲着其他的事，目光注视着其他地方，却始终惦记着那边山上的情形，不住地看看地平线上的黑点，分辨出那就是敌军。午后的天空又晴朗起来，明媚的阳光普照着多瑙河以及四周苍茫的群山。四面八方十分肃静，只是从那边的山上间或传来敌人的军号和呐喊声。除了少数几个分散的侦察兵在骑兵连和敌军之间，其他的人都已离开了这个地带。

大约三百丈的空地隔在交战双方之间。敌军已不再射击，越来越明晰的是那条分开交战双方的残酷、恐怖、无法逾越和捉摸不定的界线。

“一旦超过那条生死线一步，就将面临着未知的痛苦与死亡。那片田野、那棵树、那个沐浴着阳光的屋顶过后是何处？有何人在那里？无人知晓，可每个人都想看个究竟。超越这条界线让人心惊胆寒，可每个人都有这个愿望。你也很清楚或早或晚要越过它，而且心里肯定清楚界线那边是何处，如同肯定知晓死亡的那边意味着什么一样。可此时你身体强壮，充满朝气，而身边的人也一样健康、愉快、生气勃勃。”所有迎战敌人的人，即使没有这么想，最起码也会有这种感受。正因为有了这种感受，目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让人留下了十分光明、愉悦和深刻的印象。

一缕硝烟从敌军山头腾空而起，随之一发炮弹从骠骑兵连头顶呼啸而过。集结在一块儿的军官分散开，各就其位。骠骑兵尽力让马排成整齐的一列。骑兵连里十分肃静。众士兵看看前方的敌人，看看连长，等着接受命令。一发又一发炮弹飞过来。很明显，敌军发射的目标是骠骑兵，可发出急速而均匀的呼啸声的炮弹飞过骠骑兵的头顶，在他们后面落地开花了。骠骑兵们没回头看，可每当听到炮弹的响声，整个连队就如同接到命令似的，做出相同而又不同的表情。屏住呼吸，在马背上抬抬身子，随后又坐下来。士兵们头不转动一下，从眼角好奇地察看着同伴的面部表情。从杰尼索夫到号手，每个人的唇边和下巴上都反映出心中的斗争和激愤的神情。皱着眉的司务长扫视着士兵，好像要惩罚他们。士官生米罗诺夫一听到炮弹飞来就弯下腰。尼古拉骑着那匹腿稍稍瘸可仍威风凛凛的白嘴鸦站在左侧，就像一位神气的小学生被叫到众人面前应试，对自己定能获得好成绩充满信心。他精神抖擞地看着所有的将士，好像让大家来注意到他在炮弹的攻击下有多沉着冷静。可在他的唇边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平时没见到过的严肃。

“那是谁在点头哈腰啊？士官生米罗诺夫！这可不怎么样，您看看我！”杰尼索夫叫着，在固定的地方他待不下去，骑着马在队伍前面转。

杰尼索夫一脸蓬松的黑胡须，狮子鼻，短小健壮的身躯，手上汗毛浓密，青筋暴露，手指短小，手握刀柄，他这个模样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尤其像在晚间两瓶酒下肚以后。此时他不过脸比平时红得多，像小鸟喝水似的仰着须发乱糟糟的头，他那短小的双腿狠踢着好马贝督因的两肋，向后一倒身躯，奔到骑兵连的另一侧，用嘶哑的喉咙大叫着，让大家检查检查手枪。他骑马来到吉尔斯顿近前。吉尔斯顿骑着一匹背部宽阔、神情庄重的母马，向着杰尼索夫迈出一大步。留着长长的八字胡的骑兵上尉，像往常一样不苟言笑，只是眼睛比往常更有神。

“感觉如何？”吉尔斯顿和杰尼索夫讲，“压根就开不了战。你等着瞧吧，我们还得向后撤。”

“鬼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杰尼索夫叫着，“啊！尼古拉！”他看到美滋滋的士官生。喊道，“是呀，这回你可盼到了。”

杰尼索夫夸赞地轻轻一笑，看得出来很得意这个士官生。尼古拉心中热乎乎的。就在这时，团长来到桥上。杰尼索夫跑向他。

“大人！请下令进攻！我要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

“怎么会在这儿进攻，”团长不高兴地说，好像被只苍蝇闹得蹙起眉头。“您怎么还待在这儿？您看，两边都在往后撤。带骑兵连回去！”

骑兵连过了桥，退到敌人的射程之外，没有一人伤亡。刚才布下散兵线的第二骑兵连也过了桥，最后面一批哥萨克也撤到这岸来了。

两个保罗格勒团的骑兵连过桥后，依次往山上撤离。波格丹内奇团长骑马追上连长杰尼索夫，在距离尼古拉很近的地方缓缓地走着，根本不理会他，虽然这是他们为吉梁宁的事发生不愉快以来的头一次见面。尼古拉的目光停留在团长运动员似的强

健的脊背、金发盖着的后脑勺和红色的脖子，心中清醒地意识到在前线自己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可此时感到对他有点歉意。尼古拉一会儿感到波格丹内奇只不过故意装出不注意他，是想看看他的勇气，他就挺起胸，高兴地四处张望。他一会儿感到波格丹内奇有意骑马靠近他，向他显威风。他一会儿想，他的对头如今故意指派骑兵连去冲锋陷阵，让他尼古拉受到惩罚。他一会儿又琢磨，等到进攻一结束，波格丹内奇会来到他跟前，大度地对他这个受伤的人伸出和解之手。

保罗格勒骠骑兵所熟识的高耸双肩的热尔科夫（他离团不久）骑马来到团长近前。从司令部里被赶出来后，热尔科夫没有回到团里，他说自己可不是在前线服苦役的傻子，在司令部不做什么，军饷倒拿得更多。于是他就当了巴格拉基昂公爵的传令官。此时他给老上司带来了后卫司令官的命令。

"上校，"热尔科夫带着伤感而严肃地对尼古拉的对头说，与此同时左右看了看战友们，"下令停止前进，烧掉桥。"

"给谁下令呀？"上校不高兴地问。

"上校，我也不清楚给谁下令。"骑兵少尉一本正经地答道，"不过公爵命令我：你去通知上校，让骠骑兵马上回去把桥烧了。"

紧随热尔科夫其后，一位随从军官给骠骑兵上校传达了相同的命令。在随从军官身后，臃肿的聂斯维茨基骑着一匹哥萨克马赶到了。那匹驮着他的马跑起来的确很吃力。

"喂，上校，"聂斯维茨基一边跑着一边喊，"我早就告诉您要把桥烧了，但是不知是哪位传错了命令；他们在那边急得团团转，搞不清出了什么事。"

上校镇定自若地命令他的部下停止前进，转过来对聂斯维茨基说。

"您和我提到过引火材料，"他说，"关于把桥烧掉，您可没和我提到过。"

“怎能没提过，老兄，”聂斯维茨基摘下帽子停下来说，他的胖手正抚摸着汗淋淋的头发，“引火材料都准备停当了，怎能没提到烧桥？”

“我可不是您的什么‘老兄’，校官先生，您根本没和我提过要烧桥！我深知自己的职责，向来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您提到烧桥，但是谁来执行烧的命令，我的确一无所知……”

“哼，一贯如此。”聂斯维茨基一挥手说道，“怎么你会在这儿？”他问热尔科夫。

“也是为了此事。你全身都湿透了，我帮你拧拧。”

“您说，校官先生……”上校又恼火地说。

上校一语不发地看看随从军官，看看胖校官，看看热尔科夫，眉头紧锁。

“我将把桥烧掉。”他庄严地宣布，好像表明尽管他面临种种不愉快，可还要履行他的职责。

上校用健壮的长腿踢了踢马，如同所有的错儿都是由马引起。他骑马向前，命令第二连队，即尼古拉在杰尼索夫手下尽职的那个连，返回桥上。

“哼，不出所料，”尼古拉心想，“他要考验考验我！”他的心缩成一团，血向上涌到脸上。“就让他看看我是否是胆小如鼠。”他想。

骑兵连将士一副副开心的面孔，又像刚刚面临炮弹的轰炸时那么严肃了。尼古拉注视着他的对头团长，希望在他的表情上找到自己揣测的证据，可团长根本没看尼古拉一眼，还如同往常在前线时一样严肃而庄重。口令下达了。

“快！快！”他身边发出几个喊叫的声音。

骠骑兵的马刀缠住了缰绳，马刺叮当作响。他们急匆匆跳下马，不知所措。每个骠骑兵都划着十字。尼古拉已经没时间再看着团长了。他担心落在骠骑兵身后，担心得心脏都不再跳动了。他把马交给马夫，一只手在颤抖，他感觉血液在不住地涌向心

脏。杰尼索夫向后仰着身子，口中喊着什么，从他身边奔过。尼古拉只看到他四周奔驰而过的马刺和战刀发出有力声响的骠骑兵，其余什么也没见到。

“担架！”后面有人喊着。

尼古拉根本没想叫担架的原因。他急速地跑着，只一门心思要赶到所有人的前头。可跑到桥头，他没注意脚下，一脚踏在泥泞的稀泥里，马被绊住了，他就两手着地趴下了。后面的人跑到他前头了。

“贴着两边跑，大尉。”尼古拉听到团长的喊声。团长骑着马跑在前边，此刻面露得意之色，在离桥较近的地方勒住缰绳。

尼古拉把沾满泥巴的手在马裤上擦擦，转回头看看自己的对头，打算向前跑，觉得跑得越远越好。可是虽然波格丹内奇没有在意、也没把尼古拉认出来，却喊住了他：

“谁在桥当中瞎跑？靠右侧走！士官生，回来！”波格丹内奇恼怒地叫着，又转过头冲着跑到桥上逞能的杰尼索夫喊。

“您去冒什么险，大尉！赶快下马吧。”团长说。

“噢，炮弹是长眼睛的。”杰尼索夫在马背上转过身答道。

此刻，聂斯维茨基、热尔科夫与随从军官一同站在射程以外，时而瞧瞧聚在桥边一小堆戴着高筒黄色军帽、身穿墨绿色镶条军装和蓝马裤的士兵，时而瞧瞧从远处走来的穿蓝外衣的牵马的士兵。他们看上去极像炮队。

“他们能不能把桥烧了？哪边先赶到那儿？是他们先到一步烧掉桥，还是法国人冒着霰弹先打死他们？”每个士兵都不自禁地心惊肉跳地琢磨这个问题。在明亮的夕阳下他们远眺着骠骑兵和桥梁，远眺着彼岸慢慢靠近的佩着刺刀，推着大炮，穿着蓝外衣的敌军。

“啊！骠骑兵要挨打了！”聂斯维茨基说，“他们已经位于霰弹射程以内了。”

“他不应当领这么多人去。”随从军官说。

“的确。”聂斯维茨基说，“派两位勇士去就可以了。”

“噢，大人！”热尔科夫插话了，目光还注视着骠骑兵，可仍是满脸的天真，让人难以捉摸他是在讲正经事还是闹着玩儿，“啊，大人！您到底怎么了！就派两个人执行任务，那么哪位会奖给我们符拉基米尔勋章？而如今这么做，尽管他们挨打，还能替骑兵连请功，他个人也能够获得勋章。我们的波格丹内奇深知怎样处理此事。”

“噢，”随从军官说，“那是霰弹炮！”

他用手指着从炮架卸下来的匆匆挪开的大炮。

敌军那头，一团硝烟在炮兵中央腾起，随后又是一团，接下来又一团，而就在第一声炮响传来的时刻，第四团硝烟又冒起来了，紧接着两声炮响，随之是第三响。

“哎哟！”聂斯维茨基似乎是由于剧烈的疼痛而抓紧随从军官的胳膊，“您看，一个士兵倒在那儿了，倒在那儿了！”

“可能是两个吧？”

“如果我是皇上，我就不再开战了。”聂斯维茨基扭过身说。

敌军的炮又赶忙装上弹药。穿蓝外衣的步兵往桥上冲。又有硝烟冒起来，随之霰弹又在桥上开花了。然而聂斯维茨基此时根本看不清楚桥上的情形。桥上浓烟滚滚。骠骑兵已经把桥引着，而敌方炮手此时开炮的目的已不再是阻止他们，只不过炮已拉到，总该发射一下。

敌军在骑兵连仍没赶回马夫那儿时，已经发射三枚霰弹。两枚霰弹打得太远，没击中，可最后一枚恰巧落到骠骑兵中间，击倒了第三个人。

尼古拉站在桥上，专心考虑着他与波格丹内奇的关系，不知所措。没有什么人可以让他砍杀（他一直以为打仗就是砍杀），又没法帮别人烧桥，原因是他没和其他士兵一样随身携带干草。他站在那儿四处观瞧，忽然一阵如同撒核桃似的声响从桥上发出，靠他最近的一位骠骑兵惨叫一声倒在桥栏杆上。尼古拉与其余

几个人跑到他身边。还有人喊着:“担架!”四个人拽住骠骑兵,将他抬起来。

“噢噢噢! ……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我放下。”受伤的士兵喊起来,可众人仍旧抬起他把他放到担架上。

尼古拉转回身去,好像正在寻找什么,眺望着远处,眺望着多瑙河,仰视着天空和太阳。天空有多蓝、有多静、有多美、有多远! 夕阳是多么灿烂、多么辉煌! 远处多瑙河的流水闪烁着迷人的光亮! 而比这些还美的是多瑙河后边连绵、苍绿的远山、修道院、幽深的峡谷、薄雾笼罩的松林……那里一片平和,幸福……“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不需要任何东西,我只想到那儿去,”尼古拉想,“在我的内心中,在阳光下,是无比幸福快乐,但在这里……只存在呻吟、悲苦、惊恐、还有心惊胆寒、杂乱无章……哦,他们又在那边喊起来了,人们还在向原来的地方跑,我也随着他们跑,噢,死神,死神就在我头顶上,在我旁边……仅仅需要一瞬间,我就与阳光、河流、峡谷永别了……”

此刻,乌云遮住了太阳,尼古拉前边又出现了几个担架。出于对担架与死亡的惧怕、对阳光与生活的眷恋,所有这一切融为一个难以忍受的痛苦印象。

“上帝啊! 天父啊! 你宽恕我,拯救我,保佑我吧!”尼古拉喃喃自语。

骠骑兵跑回到马夫那儿,语调恢复了原有的响亮和沉着,已经看不到担架了。

“感觉如何,老弟,闻到火药味了? ……”杰尼索夫的话音响在他的耳畔。

“所有的都结束了,我胆小如鼠,的确,胆小如鼠。”尼古拉心想。他深深叹了口气,从马夫手中接过瘸腿白嘴鸦,跨上了马。

“那到底是什么? 霰弹吗?”他问杰尼索夫

“还会是别的东西嘛!”杰尼索夫喊着,“小伙子们干得利索! 但是干这样的事最没意思! 冲锋才带劲儿,把狗崽子们杀个痛

快，可如今鬼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给人家当靶子打。”

在离尼古拉很近之处，团长、聂斯维茨基、热尔科夫与随从武官等人都站在那儿，杰尼索夫朝着他们走去。

“我似乎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尼古拉暗暗琢磨。的确没有人注意过他，因为每个人都能体会这位初上战场的士官生的感受。

“依我之见，您的功迹会上报的，”热尔科夫说，“我大概可被升为少尉。”

“报告公爵，我完成烧桥任务了。”上校十分得意的说。

“如果问及损失呢？”

“微乎其微！”上校用低沉的语调说，“两名骠骑兵受伤，一名阵亡。”他十分高兴地说，阵亡两个字格外响亮，抑制不住面庞上幸福的微笑。

九

库图佐夫率领的三万五千俄国部队，在拿破仑所带领的十万法军追击之下，又遭到所到之地居民的敌视。俄国部队的军用品缺乏，失去了对盟军的信心，还要不得已在出乎想像的恶劣条件下打仗，只得顺着多瑙河仓皇撤退，也只得在敌军追上来之前才停止前进，为捍卫辎重展开后卫战。在兰巴赫、阿姆希特顿和莫尔克都打响过战斗，虽然连敌军也不得不认可俄军的坚强勇敢，可交战的结果只是进一步的撤退。在乌尔姆城下奥军避免了失败而在布劳瑙与库图佐夫兵合一处，如今也脱离了俄国部队。如此这般，库图佐夫统率着仅有的一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根本不必提保卫维也纳了。在维也纳的时候，奥国皇家军事参议曾交给库图佐夫一份经过周密策划、依据现代战略制定的作战计划，可如今库图佐夫只剩下一个渺茫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尽可能不要

像马克在乌尔姆城下那样全军覆没，能够与新调来的俄军汇合。

库图佐夫在十月二十八日带军渡过多瑙河来到左岸，与敌军主力以河为界开始对峙，算是头一次停下来。三十日，他与多瑙河左岸的莫尔吉耶师开战并取胜。在这场战斗中俄国部队首次获得战利品：军旗、大炮与两位敌将。俄国部队在两星期的不断撤退后，首次站稳脚跟。通过这场战斗不但保住了阵地，而且击退了敌军。尽管衣衫不整的俄军疲惫不堪，同时由于掉队、死伤、疾病而损伤三分之一的兵力，尽管落在多瑙河彼岸的伤病员拿着库图佐夫的亲笔信，要求敌人用人道主义来善待他们；尽管克雷姆斯的大医院和大庭院都变成了野战医院，仍然装不下所有的伤病员，——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在克雷姆斯俄军守住阵地并且在莫尔吉耶旗开得胜这件事，仍然极大地壮了军威。在全军上下，在总司令部，都传说着各种令人欣喜而不确切的消息，说什么俄军的增援军队马上就要到了，奥国部队取胜了，拿破仑仓皇撤军。

在这次交战中，安德烈公爵随从着后来阵亡的奥国将军施密特。他的马受伤了，自己的胳膊也被子弹擦伤。为了表示对他格外器重，总司令特意指派他前去奥国宫殿传送喜报。那时奥国宫殿已从受法军威胁的维也纳搬到布尔诺。交战的夜晚，安德烈公爵心情激动得不知疲倦（他表面上是文弱书生，实际上他比一般身体强健的人更加能经得住折腾），他拿着陶霍杜罗夫的报告催马来到克雷姆斯找库图佐夫。当夜安德烈公爵就被任命为派往布尔诺的信使。当此重任，不但是一种奖赏，而且是升职的重要一步。

夜，黑漆漆的，可满天繁星闪烁。在昨日交战时下了一场雪，这阵儿在雪白的积雪中把道路映衬得十分乌黑。坐在飞奔的驿车里的安德烈公爵，一会儿回想起昨日的战斗，一会儿高兴地设想着他去送喜报的情形，又想到总司令与伙伴们为他送别的一幕，他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一个刚刚体会到期待已久的幸福的人

的心情一样。一合上双眼，他耳畔中就响起枪炮声，而这些声响又与车轮声以及获胜的印象融为一体。他一会儿假想着俄军溃逃，自己也战死沙场，可他马上醒悟过来，愉快地感觉到那种事根本就不存在，反之，是法军溃逃了。他再次回忆起取胜的前后经过，回忆起自己在战场上冷静而勇气十足，感到无愧于人，就打起瞌睡来……星光点点的夜晚消失了，晴朗愉快的清晨来到了。在阳光下积雪消融，马匹飞奔，在道路两旁不停地有各种树林、田野和村庄掠过。

他在一个驿站上追上一队俄军伤员车。指挥运送的俄国军官四肢展开躺在首辆马车上，大叫不止，用粗俗的语言骂着士兵。一队德式长马车在石头路上猛烈地摇晃着，每辆车上都有六七名面无血色、缠着绷带、浑身污秽的伤兵。在这些人中有的在讲话（他听到有人讲俄语），有的在嚼面包，伤势最重的沉默不语，一副像生病的孩子一样可怜的老实相看着旁边飞奔而去的信使。

安德烈公爵命令停车，打听一位士兵在哪场战斗中受伤的。

“前天在多瑙河上。”士兵答道。安德烈公爵取出钱包，送给他三块金币。

“给大伙的。”他对走过来的军官说，“弟兄们，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他对士兵们讲，“日后还要打许多仗呢。”

“噢，副官先生，带来了什么消息吗？”那位军官问，很明显打算聊几句。

“好消息！上路吧。”他向马车夫喊道，马车就接着向前走了。

安德烈公爵抵达布尔诺时，天色已晚。他见到周围林立的高楼大厦，灯光闪耀的商店和住宅，马路上路灯闪亮，不停驶过的好看的马车，还有大都市那一片繁荣景象。对于刚走出军营的人来说，这样的景象尤其具有吸引力。尽管安德烈公爵经受了快速飞奔与不眠之夜，他抵达皇宫时，却感到自己比昨天更有精神。他的眸子如同发高烧时一样闪亮，思绪清晰而敏锐。战斗的前后

经过在他的脑海中一幕幕闪现，自己又在心中简明地对弗朗茨皇帝报告着。他还形象地假想着他们会问他哪些问题，以及他应当如何答复。他认为自己会马上被带去拜见皇上。可此时一位官员跑出皇宫大门来迎接他，了解他是信使，就带他到另一个门口。

“穿过走廊右拐；在那儿，大人，[①] 您能够找到值班的侍从武官。”官员和他讲，“他能带你见陆军大臣的。”

值班的侍从武官迎接安德烈公爵、让他稍等，接着进去禀告陆军大臣。五分钟过后，侍从武官回来了，非常礼貌地弯腰施礼，让安德烈公爵在前边走，送他走过走廊，来到陆军大臣的办公室。侍从武官做得格外有礼节，好像害怕俄国副官向他表示过度的亲切。安德烈公爵朝着陆军大臣办公室走过去，他那愉悦的心情立即冷却下来。他感到受到了冷遇。他这种受冷遇的感受马上就转变成对毫无根据的蔑视。他超乎寻常的聪慧，马上意识到，他同样也能蔑视侍从武官和陆军大臣。他心想：“他们嗅不出火药味，还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胜呢！”他蔑视地眯着眼睛，故意慢腾腾地进了陆军大臣的办公室。他见到陆军大臣端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过了两分钟仍没理睬进来的人，这使他更加强了这种蔑视的心情。陆军大臣两鬓花白的秃脑袋低在两支蜡烛之间，批阅着文件，用铅笔做标记。他听到了开门声和脚步声，可还是低着头把文件读完。

“把它拿去发布。”陆军大臣将公文交到副官手中，还是没理会信使。

安德烈公爵感到，不是陆军大臣公务繁多，对库图佐夫部队的举动毫无兴致，就是故意使俄国信使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根本没什么关系。”安德烈公爵想。直到陆军大臣整理好剩下的公文，他才抬起头来。他的头颅看上去聪敏而极具个

① 原文为德文。

性。可就在他招呼安德烈公爵的一刹那，陆军大臣聪敏而坚决的表情一半由于习惯一半由于故意而发生了改变：他的面孔露出愚笨虚伪并且又毫不加以掩盖这种虚伪的笑容，这是那些会见源源不断的来访者的人惯有的面容。

“是库图佐夫大将派来的吧？”陆军大臣问，“肯定是带来好消息了吧？是否与莫尔吉耶交过手？获胜了？也该到时候了！”

接过写给他的紧急文书，陆军大臣神色忧虑地读了起来。

“啊，我的主！我的主啊！施密特！”他讲着德语。“太悲惨了！太悲惨了！”

读完紧急文书，陆军大臣把它放到桌子上，看了安德烈公爵一眼，很明显在考虑什么问题。

“唉，太悲惨了！您看这场战斗有决定性的意义吗？可惜没生擒莫尔吉耶。”陆军大臣考虑了一下。“您送来了喜讯，我很高兴，尽管以施密特的生命换到胜利，代价实在太高了。陛下肯定会愿意接见您，可今天不可以。非常感谢您，您去休息吧。明日检阅后朝见，您再过来吧。我会通知您什么时间允许的。”

陆军大臣的面孔上又浮现出交谈时未见踪迹的傻笑。

“再会，十分感谢您，皇帝陛下肯定愿意接见您。”陆军大臣再三说着，随后点点头。

出了皇宫时，安德烈公爵感到胜利带给他的所有喜悦与幸福现在都落到冷漠的陆军大臣与毕恭毕敬的副官手中。他所有的思绪立即转变了：好像战争已变成久远的往事。

十

安德烈公爵住在布尔诺的朋友俄国外交大臣比利平那儿。

“噢，亲爱的公爵，没有任何一位客人能比您更受欢迎了。”比利平边说边走出来迎接安德烈公爵，“弗朗茨，将公爵的行李

放到我卧房去！”他向着带安德烈公爵进来的下人说，“怎么，您来送喜报吗？好极了。但是您看，我生病了。”

安德烈公爵洗漱过后，换了衣裳，来到外交大臣富丽的书房，坐下来品尝特意为他预备的晚餐。比利平自在地在壁炉边坐着。

安德烈公爵自从离开家后，尤其是行军途中，始终没过上自幼习惯的干净舒适的生活。此刻，在富贵的生活环境里，再次得到了开心的休息。另外，在受到奥国人的冷遇后，可以与一位俄国同胞聊一聊，纵然不讲俄语（他们讲法语），他也感到很高兴。更不用说这个俄国人和大多数俄国人一样对奥国人深恶痛绝，而此刻在他的内心里这样的感觉尤为突出。

今年三十五、六岁的比利平，未婚，与安德烈公爵同属一个阶层。在彼得堡时他们就互相认识了，可自从安德烈公爵跟随库图佐夫到了维也纳后，他们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年纪轻轻的安德烈公爵大有作为，在军界非常有前途。年轻的比利平和安德烈一样大有作为，在外交界他更是前途光明。别看他年龄不大，从事外交的资历可挺深了，那是因为十六岁开始他就在这一部门工作，在巴黎、哥本哈根等地任职，如今又到维也纳高就。奥国首相与俄国驻维也纳公使全认识他，而且对他很重用。他不像大多数外交大臣那样只具备外表的优点，只懂得遵照外交大臣纪律，讲讲法语。他属于那类喜爱本职工作又有才华的外交大臣，尽管往常也有些懒怠、散漫，可万一需要，却能伏案加班，彻夜不眠。无论哪项工作，他都干得得心应手。有事情要他处理，他关注的并非“为什么要做”，而是“如何将它做好。”无论哪项外交事务，他完成起来都一样一丝不苟。他拟写的通告、备忘录或报告，都是精妙、适当而文采飞扬，并且从中感到无穷的乐趣。比利平得到器重，不但由于他擅长拟草文件，还由于他在上流社会与人接触非常有风度，谈吐应辩讲究礼节。

比利平喜欢讲话也如同喜欢工作一样，可每次开口准要表

现他的教养与幽默。在社会场合中，他总爱寻找机会讲几句玩笑话，而万一找到时机，就加入谈话。比利平讲起话来总是妙趣横生、独具特色，十分吸引人。所有的妙语全是比利平自己在头脑中捏造的，生动而简洁，方便社交圈中凡夫俗子记住，并从一个客厅照搬到另一个。的确如此，比利平的妙语流传于维也纳客厅，而且传闻讲，常常会影响大局势。

他面容消瘦、萎靡不振、枯黄、脸上皱纹累累，可一直洗得十分干净，如同洗浴后的手指尖。他主要的表情是面部皱纹的活动。时而，他额头上露出宽阔的皱纹，高挑着眉毛；时而，眉毛下垂，两腮现出粗线条的皱纹。他那双不算大的塌陷的眼睛始终高兴地直视着别人。

“那么，此时给我们说说你们的不朽功绩吧。”比利平说。

安德烈公爵十分谦虚地讲述了那场战斗和陆军大臣的会见，可对自己的功劳丝毫不提。

“我送去喜讯，他们如同人们玩九柱戏时对待狗似的对待我。”他最后说道。

比利平哧地笑出声来，展开面孔上的皱纹。

“不过，老朋友，”比利平说，距离较远的检察着自己的指甲，皱着左眼睑，“虽然对东正教俄军我十分尊重，可我觉得你们这次的获胜并不怎么风光。”

比利平说的还是法语，只有当他蔑视什么时，才讲俄语。

“难道不是？你们集中所有的兵力对付可怜的莫尔吉耶和他率领的一师人马上，最终仍然让他逃走了，不是吗？还称得上什么获胜了？”

“可是，说句公道话，”安德烈公爵答道，“不管怎样，我们能够一点都不夸大地讲，这总算要比乌尔姆的状况要强吧……”

“为何你们不为我们俘虏个大将来呢？即使只有一个也不错！”

“因为世事难料，也不会像阅兵那么正规。我刚与您讲过，我

们预计早上七点以前包抄敌军后方，可是直到黄昏五点仍没达到。”

“可是你们为何早上七点钟还没达到呢？你们应当早上七点钟达到，”比利平乐呵呵地讲，“应当早上七点钟达到。”

“你们为何不通过外交手段说服拿破仑放弃热那亚呢？”安德烈用相同的语气反问。

“我了解，”比利平插上一句，“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您感到俘虏个大将轻而易举。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你们为何不俘虏呢？您也用不着吃惊，实际上，不但陆军大臣，就连至高无上的皇上兼国王弗朗茨陛下对你们的取胜也不能太开心。包括我这位俄国使馆的糟糕秘书也不太激动呢……”

比利平直视着安德烈公爵，忽然展开额头上的皱纹。

“现在该我向您发问‘为什么’了，老朋友！”安德烈说，“我坦诚地告诉您，我无法理解，可能是外交的微妙之处是我这简单的思维所无法理解的，可我实在搞不明白：马克全军被俘，斐迪南大公与卡尔大公根本就没生气，接二连三的失误，最终只有库图佐夫一人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打破了法国军队没有对手的神话，但是陆军大臣连具体的作战情况都不愿了解！”

“的确如此，老朋友。您要明白，老朋友，这是在为沙皇，为俄罗斯，为信念欢呼！所有的一切做得都不错，然而你们的取胜对于我们，我是说对奥国宫廷，又有何相干呢！如果您给我们送来卡尔大公或斐迪南大公（这是两位地位相当的大公）的喜报，即使只打败拿破仑手下的一个消防连，情形就会大不一样了，我们就将鸣炮庆贺。如今你们的喜讯如同故意讽刺我们。卡尔大公做不成任何事情，斐迪南大公丧失了名誉。你们丢下维也纳不管，不再守卫它，你们似乎在向我们讲，我们运气好，你们以及你的京都就顺从天意吧。你们任由大家所深爱的施密特将军中弹丧命，还要向我们庆贺取胜！……您应当承认，再也找不到比您送来的消息更让人气恼的了。真是故意捣乱，故意捣乱。话又说

回来，即使你们取得了伟大的战绩，即使卡尔大公也胜利了，能扭转乾坤吗？现在法国部队已占据了维也纳，已成定局了。”

“怎么会被占领了？维也纳失守了？”

“不仅占领了，拿破仑已经过了申勃隆[①]，还有，伯爵，我们敬爱的符尔勃拿伯爵，将到他那儿听从指挥了。”

安德烈一路颠簸，旅途中又有不少见闻，在被接见以后，尤其是吃过饭觉得头晕脑胀，不理解他听到的话的含义。

“今日早上李赫顿费尔斯伯爵来过了，”比利平接着往下讲，“他给我看了一封信，信中对法国部队在维也纳的检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缪拉亲王之流……您看，你们的取胜并没让人太高兴，人家也不会把您奉为救世主的。……”

“这对于我来说无所谓，的确，根本就无所谓！”安德烈公爵说，终于明白，他那克雷姆斯战役的消息与奥国京都沦陷这种头等大事相比，的确算不上什么。“到底维也纳是如何被攻占的？那架桥梁，以及那个闻名于世的桥头堡，还有奥古斯滕堡公爵怎么样了？我们听说他在保卫维也纳。”他说。

“奥古斯滕堡公爵在河这岸，在保卫我们呢。我觉得他保卫得不怎么样，可终究还是在保卫。可维也纳在河的那岸。不，桥仍旧没被占领，我认为它不会被攻占，原因在于那里布下了地雷，而且下了炸桥的命令。否则，我们早已躲到波希米亚山里去了，那你们就该品品前后夹击的滋味了。

“可如今并不能说战事已经结束了。”安德烈公爵说。

“依我之见已经结束了。在这儿，头脑不发达的大人物全这么认为，可就是没胆量这么讲。在战事一开始我就讲过，战争不是因为你们在杜仑斯坦交战决定的，要么说，不是依靠弹药决定的，而是由造弹药的人决定的。”比利平再三重复他的精辟语句，舒展开额头上的皱纹，停了停，“目前要等亚历山大皇帝与普鲁

① 申勃隆：奥国皇帝在维也纳的夏宫。

士国王在柏林会谈的结果如何。如果普鲁士加入联盟，他们将给奥地利施加压力，就会开战。否则，就只剩下商讨在何处签订新的康坡·福米奥[①]和约的初步条款的事情了。”

“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天才！”忽然，安德烈公爵握紧小拳头，往桌上一敲，“这家伙真幸运！”

“您指的是白拿伯吗？”比利平问，紧锁眉头。让人觉得他立即又要说出哪句妙语的感觉。

“指的是白拿伯吗？”他把“白”字咬得格外重。“可我认为，现在他在申勃隆为奥国制定法律，那么我们就不能还称呼他白拿伯了。我想要革新一下，从今以后叫他波拿巴[②]了。”

“行了，不要再说笑话了。”安德烈公爵说，“您果真认为战争停止了吗？”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奥国受了损失，可它不会心甘情愿的。它将复仇。它之所以受了损失，因为首先，几个省都受到抢劫（听说正教徒抢得很厉害），军队惨败，京都被攻占，而所有的一切都因为萨丁尼亚陛下[③]那对迷人的眼睛。所以，老朋友，咱们偷偷地说一句，凭我的直觉，我感到我们上当了，凭我的直觉，我感到他们正在与法国纠缠不清，准备缔结和约，秘密地进行此事。”

“这决不可能！”安德烈公爵说，“否则简直卑劣透了。”

“那就走着瞧吧。”比利平展开额头上的皱纹，表明已经结束了谈话。

安德烈公爵来到专门为他准备的房间，换上干净的衬衫，睡到羽绒床垫上，头枕上香喷喷、暖乎乎的枕头，感到他来报喜的那次战斗已经离他远去了。此刻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着的是：普鲁士缔结联盟，奥地利的背叛，波拿巴再次获胜，弗朗茨皇帝明日

---

① 康坡·福米奥：意大利村庄。一七九七年在此签订法奥和约。
② 这里是文字游戏，指的是拿破仑。
③ 萨丁尼亚陛下：指的是拿破仑。

上朝、检阅并接见他。

他紧闭双眼，可枪炮声和滚滚的车轮声马上在耳畔回荡，火枪手组成单一纵队冲下山来，法国部队又在射击，他感到心在颤抖，他与施密特一同骑马走在前边，在他们身边，子弹愉悦地呼啸而过，他体会到十倍的活着的快乐，那是他自幼还没体会到的。

他醒过来了……

“的确，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如同孩子一样幸福地微笑着说，立即进入年轻人的睡梦中。

十　一

次日安德烈公爵起得太晚。他回忆近几天来的事，最先想起今天要去拜见弗朗茨皇帝，又想到陆军大臣，十分有礼节的奥国御前侍从军官，比利平以及昨夜的交谈。为了拜见皇上，他换上了很长时间没穿的全套礼服，容光满面，神采飞扬、一只手还缠着绷带，来到比利平的书房。四名外交使团的官员在书房里。安德烈早就认识使馆秘书伊波利特公爵，另外三位比利平给他介绍了一下。

聚会在比利平书房里的全是富有而无忧无虑的上层社会年轻人。在维也纳以及在这里他们组成自己的圈子，比利平是他们的带头人。他叫他们叫做咱们自己人。这个圈子中的人差不多都是外交官，对战争与政治他们根本没兴趣，可对于上层社会、个别女人以及官场上的文章态度却截然相反。很明显，这些老爷喜欢把安德烈公爵当做自己人——他们很少把这样的荣誉送给别人。出于礼节，也为了寻找话题，他们首先向他打听一些部队与战场上的情形，然后就东一句西一句地开着玩笑，讲着漫无边际的议论。

“可绝妙之处在于，有人谈到一位外交官的惨痛遭遇说，“可绝妙之处在于，奥国首相竟然公开和他讲，他调到伦敦是升职，并希望他要这么看待此事。你们可以想像出当时他的那副面容吗？……”

“可极其恶劣的是，各位，我将向你们披露伊波利特：人家遭了殃，但是这个唐璜，这个恶魔，还想趁人之危！”

躺在一张高背逍遥椅上的伊波利特公爵双腿搭到扶手上，开怀大笑。

“接着说！接着说！”他说。

“啊，你这个唐璜！这条毒蛇！”有几个人说。

“您不了解，安德烈，”比利平对安德烈公爵讲，“法国部队（我差点儿说俄国部队）所做的坏事合到一块儿，也赶不上这个人在女人身上犯下的罪过。”

“女人是男人的陪伴者嘛，”伊波利特公爵拿着带柄眼镜看看自己搭在椅子上的双腿。

比利平与自己人盯着伊波利特的眼睛，全都大笑起来。安德烈公爵觉察到，伊波利特是这伙人中的丑角，他必须承认，他从前差一点由于妻子的缘故嫉恨他。

“噢，我应当让您赏识赏识伊波利特，”比利平低声对安德烈讲，“一谈到政治他就实在是惟妙惟肖，您应当看到他那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

比利平坐到伊波利特身边，皱纹在额头上显现，与他谈起政治来了。安德烈公爵与其他的人把他俩围在当中。

“柏林内阁不能发表关于联盟问题的意见，”伊波利特一本正经地张望着在场的人说，“不能发表关于联盟问题的意见……如同不久前照会中提到的……你们清楚……你们清楚……只有在皇帝陛下改变联盟性质的情况下……”

“等等，我还有话要说……”伊波利特揪住安德烈公爵的胳膊，向他讲，“我的观点是干预比不干预要合适。最后……我们十

一月二十八日的官方文件被拒绝，不可以认为事情就这样处理完毕了。

他放开安德烈的手，以示他讲完了。

“德摩斯梯尼[1]，从你金口中的石头我就把你认出来了！”比利平说，兴高采烈地向后一甩他那头浓密的头发。

众人都笑起来。伊波利特比任何人都笑得欢。直笑得他喘不过气来，却仍旧狂笑不止，他那紧绷绷的脸也就此松弛下来。

“好了，各位，”比利平说，“无论在我家或是在布尔诺家，安德烈都是我的贵客。我准备好好款待他，叫他痛痛快快地尝试这里的高兴事。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些事情极易办到，但是在这儿，在这个可恶的摩拉维亚山洞里，就大有困难了。因此请大家鼎力相助。我们应该尽到布尔诺主人的义务。你们陪着他去看戏，我带他进行社交活动；您，伊波利特，理所应当地把女人介绍给他了。”

“应该让他认识认识阿美丽，嗨，太妩媚了！”一个自己人亲亲手指尖说。

“简言之，该让这位充满杀气的大兵多体会体会亲情。”比利平说。

“各位，我只能心领你们的深情厚意，此时我要去了。”安德烈看了看表说。

“到什么地方？”

“去拜见皇上。”

“噢！噢！噢！”

“好吧，再会，安德烈！”“再会，公爵，上我们这里吃饭。”几个人说，“我们可以照应您的。”

“在皇上面前您要多夸奖夸奖军需供给非常及时，行军路程安排得当。”比利平将安德烈送到前厅说。

---

[1] 德摩斯梯尼（约前384—前322）：古希腊演说家。

“我非常想这么做，可我了解实情，因此做不到。”安德烈笑着说。

“好了，反正您要尽可能多谈谈。他愿意接见别人，可他本人话语不多，也不善表达。过会儿您会了解的。”

十　二

朝见时，安德烈公爵被指派站到奥国军官之中。弗朗茨皇帝仅仅凝望着他的面庞，冲他点了点长脑袋。在朝见完毕后，昨日那位御前侍从军官毕恭毕敬地禀告安德烈，说皇上将单独召见他。接见他时，弗朗茨皇帝站到房间正中。在开始谈话前，安德烈公爵注意到皇上好像有些不知所措，脸涨得通红，不知怎样开口，他有些奇怪。

“请问，战斗是何时打响的？”皇帝忙乱地说。

安德烈公爵回答了他的提问。随后皇上又问了些相似的简单问题：“库图佐夫一向可好？他离开克雷姆斯多长时间了？”诸如此类。皇上讲话时的表情好像表明，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问几个固定数量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毫无兴致。

“战斗是几时打响的？”皇上问。

“前沿战斗在何时打响，我不能向陛下汇报，那时我在杜仑斯坦，那儿的部队是在黄昏五点多钟开始发动进攻的。”安德烈越讲越激动，认为这回能够将事先琢磨好的见闻一五一十地汇报一下。

但是皇帝笑了笑阻止他讲下去。

“距离多少英里？”

“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陛下？”

“从杜仑斯坦到克雷姆斯？”

“三英里半，陛下。”

“法军离开左岸了?”

“依据侦察兵汇报,最后一队法军是夜晚采用木筏过河的。”

“克雷姆斯的粮草是否充足?”

“粮草欠缺……”

皇上又不让他说下去。

“施密特将军是几时牺牲的?”

“大约在七点钟?”

“七点钟吗? 惨透了! 惨透了!”

皇上说自己十分感激他,随之点了点头。安德烈公爵刚一走出来,马上被全朝上下官员紧紧围住。他随处可见亲切友好的目光,听到亲切友好的言语。昨日那位御前侍从军官埋怨他为何不在宫中住下,而且甘愿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陆军大臣走来恭贺他,因为皇上将三级玛丽·泰利撒勋章授予给他。皇后的随从请他参见皇后殿下。大公夫人也希望见到他。他不知答复哪一位,就镇静了一下。俄国公使搂着他的肩,拉他到窗口,与他攀谈起来。

与比利平的预料不符,安德烈带到的消息得到热烈反响。皇帝下旨进行感恩礼拜。库图佐夫被奖赐玛利·泰利撒大十字勋章,全军受赏。安德烈接到来自各方的邀请,只好一个上午都用在拜会奥国的高官显贵。安德烈公爵在下午四点多钟结束拜会,回到比利平的住处,一路上思考着如何向父亲汇报战斗与此次布尔诺之行的见闻。一辆载着半车东西的篷车停在了比利平家大门外,比利平的下人弗朗茨吃力地拉着一个皮箱走出门来。(在返回比利平住处之前,安德烈公爵到书店买了几本想在行军时读的书,在那儿停留了一阵儿)。

“发生什么事了?”安德烈问。

“噢,大人!”弗朗茨艰难地把皮箱拉到车上,用德语回答,“我们将搬到远远的地方去。那贼人又追到这儿来了。”

“你在讲什么? 什么?”安德烈公爵问。

比利平出来迎接安德烈。他那向来镇定自若的面容出现不安的表情。

“噢，噢，你不得不承认，这场战斗打得真精彩。”比利平说，“我是指泰波桥事件。他们没受到一点阻拦就过来了。”

安德烈公爵根本找不到头绪。

“您刚才去哪儿了？”“连城里马车夫都知道的事，您竟然一无所知。”

“我刚从大公夫人那儿回来。我在那儿没听到任何风声。”

“您没见到大家都在收拾行装吗？”

“没见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德烈公爵焦虑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哼，敌军已通过了奥古斯滕堡守护的那座桥，桥没被炸毁，此时缪拉正沿着大道向布尔诺奔来，要么今天要么明天就到这儿了。”

“怎能到这儿？既然桥上埋了地雷，怎么没能炸毁。”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谁也不晓得这一点，连拿破仑都无从知晓。”

安德烈抬抬肩。

“既然敌军过了桥，军队也就无能为力了，它会被阻隔的。”安德烈说。

“这正是问题所在。”比利平答道，“您听我讲。我刚刚和您讲过，法军已攻入维也纳。他们进行得顺畅无阻。次日，即昨日，几位将军大人：缪拉、兰纳、裴里亚骑马来到桥上（注意，三个人都是吹牛专家）其中一位讲：‘各位，你们要明白，泰波桥埋下了地雷与排雷设施，前面就是恐怖的桥头堡，而且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奉命炸毁这座桥，阻止我们前进。可若我们夺下这座桥，拿破仑皇帝陛下会开心的。咱们三人就攻下这座桥吧！’其余俩人也说：‘咱们去吧！’他们果真夺下桥，从桥上通过，他们的所有部队就开到多瑙河的这一岸，对我们，也对你们，攻击你们的交通线。”

“别闹笑话了。”安德烈公爵忧虑而一本正经地说。

这个消息令他悲喜交加。他闻听俄军身处险境，就意识到只有他才是能解救这支部队的人，而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让他崭露头脚的土伦[1]！他一边听比利平的讲述，一边心中考虑着，他归队后将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惟一可以拯救部队的计划，随后他就要受命单独完成这项计划。

“别再闹笑话了。”安德烈公爵说。

“我没有闹笑话，”比利平又说，“再没有事情比这件更真切更悲惨的了。这几位老爷没领随从，骑马上了桥，挥舞白手帕，让人确信已经停火，他们几位大将是与奥古斯滕堡公爵谈判来的。值勤军官就准许他们来到桥头堡。他们对他不切实际地乱吹一顿，讲什么战争结束了，弗朗茨皇上约见拿破仑，他们要拜会奥古斯滕堡公爵，如此之谈。值勤军官打发人去找奥古斯滕堡。这几位老爷拥抱军官，讲玩笑，坐到大炮上。与此同时，一营敌军偷偷来到桥上，将装有引燃物的袋子扔在河里，逼近桥头堡。最后，陆军中将，我们亲爱的奥古斯滕堡公爵到了。‘亲爱的对手！奥国部队的强将，土耳其战争的英雄！战争停止了！我们应当重新修好……拿破仑皇帝十分想尽早结识奥古斯滕堡公爵，’总的说来，这些老爷的确是货真价实的骗子高手，他们向奥古斯滕堡公爵讲着虚假而动听的话语，法国将军们如同老友的情义把奥古斯滕堡公爵弄得迷迷糊糊，缪拉的外衣和鸵鸟翎羽又让他头晕眼花，最终只注意到他们火热的友情而想不起应当对他们开枪。”虽然比利平讲得绘声绘色，仍想着要稍做停顿，以便让听众有功夫品味他的佳句，“一营法国兵进了桥头堡，堵住炮口，占领了桥梁。但是，绝妙的还在后边，”他说得意犹未尽，非常激动，这时他平静下来，又说，“看守这门大炮的中士负有发信号炸桥的责任，这时正准备开炮，可兰纳把他的手扯住。显然，这位中士比

---

[1] 土伦：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党人进攻土伦，拿破仑在此初试锋芒，大显身手。

他们的将军有头脑，他来到奥古斯滕堡近前说：'公爵，您上当了，您看，法国兵向这边冲来了！'缪拉察觉出，若让那个中士接着讲，他就会揭露他们的阴谋。他故作吃惊（的确是个纯粹的骗人高手），对奥古斯滕堡说："您若是纵容下级这么与您讲话，那我真是在任何地方找不到闻名于世的奥军军纪啦！"实在绝妙。奥古斯滕堡公爵感到丢了面子，就下令押走那位中士。噢，您只得承认，在泰波桥上演的这出戏实在妙极了。这不该称作愚笨，也不该称作卑鄙……"

"可能是叛变吧。"安德烈公爵说，形象地构想着灰外衣，伤员、硝烟、枪炮声与等候他的奖赏。

"也不可能。这让朝廷太窘迫了。这不属于叛变，也不属于卑鄙，也不属于愚笨，这种情形与乌尔姆类似……"比利平思筹着，寻找恰如其分的词汇，"这与马克风格类似。我们都变成马克了。"谈完这句时，比利平感到自己又讲出一个佳句，一个新颖的佳句，它又会被传诵一个时期。

比利平额头上紧皱的纹路快速展开，面露喜色。他轻轻一笑，认真察看着自己的指甲。

"您到什么地方去？"看到安德烈公爵站起身走向自己的房间，比利平急忙问。

"我要离开了。"

"到什么地方？"

"归队。"

"您不是还准备逗留两日吗？"

"我立刻就要动身了。"

安德烈公爵指派随从预备出发，就来到自己的房间。

"听我说，老朋友，"比利平随着他来到房间说，"我为你着想。你又何必离开这呢？"

为了表明他的意见十分正确，比利平面庞上的皱纹彻底消失了。

安德烈公爵狐疑地看看他，没回答任何话。

“您又何必离开呢？我深知，部队面临困境，您感到自己必须赶回去。我理解这一点，老朋友，真正的英雄理应如此。”

“绝非如此。”安德烈公爵说。

“您既然是位哲学家，那就应当做个纯粹的哲学家。您应考虑到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您要清楚地意识到，您的责任恰恰是保重自身。让那些一无是处的人去做这种事吧……上级没要求您归队，这里还需要您留下；所以您不必离开，随我们共同到命运指定我们要到达的地点。大家都在传说着，我们将到奥洛莫乌茨那里。奥洛莫乌茨是个很好的城市。我们能够共同舒舒坦坦地坐我的马车走。”

“别闹笑话了，比利平。”安德烈说。

“我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诚心才讲这番话的。您好好想想吧！既然能够留下来，您有必要离开吗？您将面对两种可能，”比利平左鬓角上的皮肤起了皱纹，“一种是您还来不及赶回部队，就签订了和约；另一种是与库图佐夫一同大败而归，名誉扫地。”

比利平感到他的论点是无可反驳的，面部的皱纹就再次消失了。

“这个对于我来说没有考虑的余地。”安德烈公爵冷淡地讲，心里却有着强烈的愿望，“我将回去挽救我军。”

“老朋友，您是位真正的英雄。”比利平说。

十　三

当夜，安德烈与陆军大臣告别后回去找寻军队，可不晓得部队在何方，又担心在去往克雷姆斯途中被法军抓获。

布尔诺城中的皇宫内院都在整理行装，而且先把笨重的物品送到奥洛莫乌茨。安德烈公爵在靠近埃萨斯多夫处上了大道。

此刻，俄军正顺着这条大道撤退，惊慌失措，混乱不堪。道路上堵满了大车，马车根本无法通过。饥饿疲乏的安德烈公爵向哥萨克军官要了一匹坐骑和一名哥萨克兵，越过辎重车，去寻总司令以及他的行李车。在途中他听到部队举步维艰，而士兵匆忙逃窜的情形使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英国的金子把俄国部队从天边运来，我们将使他们遭受同样的命运（指乌尔姆彻底惨败），"安德烈公爵回忆起拿破仑出发前对部队下的命令，这几句话让他崇拜这位天才的勇士，同时也使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令他有了取得荣誉的强烈愿望。"一旦只有一条死路怎么办？"他想，"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也无所谓！我决不会表现得不如其他人。"

安德烈公爵十分蔑视地看着这没有尽头的杂乱队伍、行李车、辎重车、大炮、然后还有行李车。五花八门的车辆互不相让，三四辆并行，堵塞了泥泞的道路。四面八方，前前后后，耳畔响的全是车轮滚滚的声音，马车、大车、炮车的隆响声，马蹄的得得声，马鞭的清脆声，车夫的吆喝声，以及士兵、勤务兵与军官的埋怨声。道路两侧，随处可见剥去皮以及没有剥皮的死马，受损的大车，车旁坐着一伙伙散兵，在等候着什么。还有那些落伍的战士，他们成帮结伙地涌入附近村子，从那里逮鸡擒羊，抢走干草以及装满物品的口袋。在上下坡处，人更稠密，吵闹声更是灌满耳鼓。士兵们陷入没膝的烂泥里，双手推着炮车和大车，鞭子抽得啪啪直响，马蹄打滑，缰绳挣断，人们都疲惫而沙哑地喊着。指挥前行的军官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在车辆中穿梭往来。这一片吵闹声差不多淹没了他们的声音，从面目表情能够看出，他们对制止慌乱已无任何幻想了。

"噢，这就是我们亲爱的**正教部队**。"安德烈记起比利平的话来。

安德烈打算跟他们询问总司令的下落，就催马往车队奔去。迎面赶来一辆样式奇特的单骑马车，像大车，又似轻便马车，还

似四轮马车，很明显是士兵们瞎拼起来的。一位士兵赶着车，车上挂着皮帘子，里边坐着一位包着围巾的女人。安德烈公爵催马过去，正准备向那个士兵发问，突然车中的女人喊出一声无望的尖叫。负责辎重队的军官甩起皮鞭抽打赶车的士兵，因为那赶车的士兵打算赶超其余的车辆，女人发出尖锐的喊声。一见到安德烈公爵，她马上从车帘下面伸出头来，又把两只枯瘦的手从羊毛围巾中伸出来，不停摆着，口中喊道：

“副官！副官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吧……让我们怎么做哪？……我是第七猎骑兵军医家属……他们不允许我们通过，我们掉队了，与亲人失散了……”

“我将把你压成肉泥，滚回去！”军官火冒三丈地厉声喝道，“马上拉着你那个臭娘们滚回去！”

“副官先生，帮帮我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军医夫人喊道。

“给这辆车放行。您没见到里面坐着一位夫人吗？”安德烈公爵骑马奔到那军官面前说。

军官看了他一下，没理睬，又转身训斥那士兵：“我叫你往前赶，……回去！……”

“我跟您讲，给他们放行。”安德烈公爵咬咬嘴唇，接着说。

“你是何人？”忽然军官醉意大发地和他讲，“你算干什么的？你（他格外刺耳地喊你字）是长官吗？这儿的长官是我而非你。你走开，否则我将你压成肉泥。”军官又讲了一遍，显然很得意这句话。

“这回给小副官颜色看了。”后面有人说。

安德烈公爵感到这个军官火冒三丈，几乎不知天高地厚了。他很清楚他袒护军医夫人，也许成为笑料，这正是他最担忧的，可本能驱使他这么做。没等那军官把话讲完，安德烈公爵脸气得歪到一边，骑马冲到他眼前，举着皮鞭：

“请——给——她——放——行！”

军官摇摇手,急忙走开了。

“这种混乱的形势全是你们参议官搞的。”那军官嘟囔着,“您看着办吧。”

安德烈公爵眼睛也没抬,赶忙离开那位叫他为救命恩人的军医夫人,厌恶地仔细回想着刚才耻辱的一幕,就冲着据说是总司令停留的村子跑去。

安德烈公爵跑入村子,翻身下马,来到最近的一所房子,打算静静地休息一下,吃点食物,仔细反思一下刚刚受到的侮辱。“这是一伙赖皮,不是部队。”他一边想着一边靠近那所房子,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

安德烈转过身去。聂斯维茨基俊美的面庞从一个小窗口中伸出。他鲜艳的嘴咀嚼着食物,招招手让安德烈进来。

“安德烈,安德烈!你听到了吗?马上过来啊!”他喊着。

安德烈公爵进了屋,见到聂斯维茨基与另一位副官在进餐。他们马上寻问安德烈是否带来什么消息。安德烈公爵注意到他所熟悉的面孔都流露出惊恐。这样的表情在聂斯维茨基向来乐呵呵的脸上尤其明显。

“总司令在什么地方?”安德烈问。

“在这儿,在那所房子里。”副官答道。

“听说言和了,投降了,这是真的吗?”聂斯维茨基问。

“我正准备问你们哪。我历尽艰辛才跑到你们这儿,我也无从知晓。”

“我们这儿啊,老兄,甭提了!太糟糕了!很抱歉,老兄,从前我们嘲笑马克,现在我们的下场比他还糟糕。”聂斯维茨基说,“快请坐,来吃些东西。”

“如今啊,公爵,行李车没找到,什么都找不到,您的彼得也无影无踪。”另一位副官讲。

“大本营设在何处?”

“我们将在茨那依姆过夜。”

“我将能用上的物品都装成包裹，驮在两匹马上，”聂斯维茨基说，“他们认为我装的两个包很不错，即使爬波希米亚山也不担心了。老兄，情形不妙啊。您怎么啦？身体发抖，病了吗？”聂斯维茨基发觉安德烈公爵像触电似的全身颤抖，问道。

“没怎么。”安德烈公爵回答。

他猛然想起与军医夫人和辎重官的磨擦。

“总司令在这儿干什么？”安德烈公爵问。

“我一无所知。”聂斯维茨基说。

“我只了解这一点，所有的一切乱糟糟，乱糟糟，乱糟糟。”安德烈公爵边说边向总司令所在地走去。

安德烈公爵经过库图佐夫的马车，经过侍卫们疲惫的坐骑和大声交流的哥萨克，走入走廊。他听人说，库图佐夫与巴格拉基昂公爵和威罗特在房间里。威罗特是被派来接替阵亡的施密特的奥国将军。在门廊中，又矮又小的科兹洛夫斯基蹲在文书跟前。卷起制服袖管的文书，伏在一个倒置的桶上，匆忙地书写文件。科兹洛夫斯基面容疲惫，显然他熬了个通宵。他看了一下安德烈公爵，也没向他点头示意。

“再起一行……写好了吗？”科兹洛夫斯基接着向文书口授，“基辅投弹兵，波多尔斯基……”

“稍微慢一下，大人。”文书看看科兹洛夫斯基，十分粗暴地说。

这时，库图佐夫愤慨的说话声从门里传出，它时而被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打断。从他们言谈中的口气，从科兹洛夫斯基轻视地看他一下的神情，从疲倦的文书粗鲁的态度，从文书与科兹洛夫斯基在总司令旁边的一个木桶旁蹲着的情景，还有从牵马的哥萨克在窗外大声谈笑的模样，安德烈公爵感觉到，一定出了大事。

安德烈公爵急不可耐地问科兹洛夫斯基一些问题。

“稍等，公爵，”科兹洛夫斯基说，“正在向巴格拉基昂下达书

面命令呢。”

“准备投降吗?”

“压根儿就没有的事儿,战略部署都下达了。”

安德烈公爵走向传出说话声的门。他刚准备开门,屋里就没有谈话声了。门开了,胖脸庞、鹰钩鼻的库图佐夫出现在门口了。安德烈公爵与库图佐夫面对面站着,可从总司令独眼的目光中能够感受到他忧心如焚,正苦思冥想着什么,以至于无视眼前的一切。他脸冲着自己副官的,可没把他认出来。

“怎么样,写完了?”库图佐夫问科兹洛夫斯基。

“立即完工,大人。”

个子不高、瘦瘦的巴格拉基昂模样还年轻,长着一副坚强死板的东方人的面孔,随着总司令走出来。

“向大人报告。”安德烈公爵放开嗓门说,将信递到库图佐夫手里。

“噢,你来自维也纳吧。好吧,稍等,稍等!”

库图佐夫与巴格拉基昂一同走到台阶上。

“啊,公爵,再会了。”库图佐夫和巴格拉基昂说,“上帝保佑你。祝愿你去创下千秋功业。”

库图佐夫的表情忽然变得和善,泪水夺眶而出。他的左手拉过巴格拉基昂,戴戒指的右手习以为常地为他划了个十字,并把他的胖脸贴过去,可巴格拉基昂没亲吻他的面庞,却亲了亲他的脖颈。

“上帝保佑你!”库图佐夫重复了一遍,随后走向马车。“随我来。”他叫安德烈。

“大人,我请求留在这儿尽职。请批准我留在巴格拉基昂公爵的队伍里。”

“上车。”库图佐夫注意到安德烈正在踌躇,就说,“我自己也需要优秀的军官,我自己也需要。”

上了马车后,他们静静地走了几分钟。

“今后要干的事太多了。”库图佐夫面孔上表现出年纪大的人看透一切的神色，好像一眼看出了安德烈的心理，说，“明日他的军队能有十分之一幸存，我就该感激上帝了。”库图佐夫好像自己对自己说似的又说了一句。

安德烈公爵看了库图佐夫一眼，不经意发觉在一步以外的库图佐夫鬓角上洗得十分干净的伤疤（一粒伊兹梅尔子弹在此处穿过他的头颅）和那个空空的眼眶。“的确，他有如此平静地讲述别人死亡的权力！”安德烈心想。

“因此我请求派我到那个部队。”安德烈说。

库图佐夫没有回应。他好像忘记了刚刚讲过的话，坐在马车上苦思起来。五分钟过后，库图佐夫晃晃当当坐在软乎乎的弹簧垫子上，又转身冲着安德烈公爵。他的面容已经恢复平静。他用稍有讽刺的语气向安德烈公爵询问他拜见奥国皇上的详细过程，又问他宫内对克雷姆斯战役有何反响，还问及几位他们共同认识的女人。

十　四

十一月一日，库图佐夫从侦察兵那儿得到消息，他的部队面对险境。侦察兵向他报告说敌军多数兵力通过维也纳桥，正朝着库图佐夫与从俄国赶来的救兵之间的交通线行进。如果库图佐夫决定留在克雷姆斯，十五万拿破仑的部队就要阻断全部交通线，将他的四万疲惫不堪的队伍团团围住，而他的下场就会如同马克在乌尔姆的一样。若库图佐夫决心弃之不顾那条连接俄援兵的交通要道，他必然要拦截敌军的主力部队，放弃大道，开进不熟悉的波希米亚山区，丧失与布克斯赫弗登会师的希望。若库图佐夫决心顺大道从克雷姆斯撤向奥洛莫乌茨，与俄援兵会师，那么他将面临这样的危险：过了维也纳桥的法国军队率先到了

这条大道，如果这样，他就将带着辎重与比自己强三倍的敌军奋战，并且腹背受敌。

库图佐夫决心采取第二种方案。

依照侦察兵的汇报，过了维也纳桥的法国部队正急速地朝着茨那依姆挺进。茨那依姆位于库图佐夫撤军的道路上，距他还有一百多俄里。如果库图佐夫能在法军之前率先到达此地，那么，部队将大有希望获救；如果情况相反，那么，他们要遭到好似乌尔姆那样的极大侮辱，有全军覆没的可能。然而打算率领全军在法军之先赶到是渺茫的。从维也纳到茨那姆的法军走的路，比从克雷姆斯到茨那依姆俄军走的路途近而且顺畅。

得此消息的当夜，库图佐夫命令巴格拉基昂手下四千前卫顺着山脉的右侧从克雷姆斯——茨那依姆大路朝着维也纳——茨那依姆大路挺进。巴格拉斯昂只得毫不间歇地行进，到面对维也纳，背朝茨那依姆的地点安营。如果他能在敌军之前抢先到达，还要尽力阻击他们。库图佐夫本人率辎重向茨那依姆挺进。

在暴风雨的夜晚，巴格拉基昂率领饥肠辘辘的光脚士兵，顺着没有道路的山地行走四十五俄里，沿途丧失三分之一兵力，赶在从维也纳来的法军几小时前到达维也纳——茨那依姆大路上的霍拉勃隆。带着辎重的库图佐夫还要花费一天一夜才能到达茨那依姆。所以，想拯救全军，巴格拉基昂还要靠他那饥饿、疲惫的四千战士与在霍拉勃隆相遇的敌军激战二十四小时，可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可令人惊奇的好运让不可能发生的事变成可能。敌军不伤一兵一卒抢占维也纳桥，这次成功的骗术让缪拉打算以相同方式对付库图佐夫。在茨那依姆途中，缪拉与巴格拉基昂力量薄弱的人马相遇，误认为这就是库图佐夫的全部兵力。想完全消灭这支部队，他等候从维也纳方向来的还没赶到的军队，而且为此提议休战三日，以两方军队原地不动为条件。缪拉口口声声说，正在进行和平谈判，为了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他提议休战。把守前哨的奥国将军诺斯基茨伯爵将缪拉信使的话信以为

真，率队后撤，因此就把巴格拉基昂的队伍暴露出来。另一位信使催马赶到俄军散兵线，也声称和谈在进行，提议对手休战三日。巴格拉基昂答复说，他没有接受或拒绝休战的权力，就派副官向库图佐夫请求。

休战是库图佐夫争得时间的惟一途径，能够让巴格拉基昂整顿一下疲惫不堪的队伍，并给辎重队继续挺进（不让法军知道底细），即便向茨那依姆接着走一站也好。休战的提议是挽救全军的仅有的意外机遇。一得到这个消息，库图佐夫马上派侍从武官头目文森海罗德到敌营去。文森海罗德的任务不但是同意休战，而且要提出投降条件。与此同时，库图佐夫命几名副官去催促全军辎重队，让他们尽可能加快沿左思姆斯——茨那依姆大路前进的速度。巴格拉基昂疲惫不堪又饥饿难耐的队伍为了给辎重与全军行动打掩护，只得独自面临八倍于它的敌人而岿然不动。

恰好在库图佐夫的意料之中，提议投降无一点约束力、却赢得了让部分辎重通过的时机，而缪拉的失误将在不久后被察觉。当时，拿破仑停留在距霍拉勃隆二十五俄里的申勃隆，一收到缪拉的报告和休战与投降的草案，马上意识到其中的诡计，给缪拉写了这样一封信：

致缪拉亲王，申勃隆，一八〇五年雾月[1]二十五日上午八点。

我没找出恰如其分的言语来表达对你的不满。你的职责只不过是指挥我的先锋部队，无我的命令没有决定休战的权力。你让我损失所有的战果。马上撕毁停战协议，向敌军发动进攻。你对他们讲，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将军无此权力，只有俄国沙皇一人才有权这么做。

---

① 雾月：相当于公历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十日。

可是，如果俄沙皇批准那个协议，我也能同意；可这只是个奸计。前进，把俄国军队消灭掉……你们一定会夺取他们的辎重与大炮。

俄沙皇的侍从军官是个骗子……若没给军官授权，他就做不了任何事；他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在过维也纳桥时，奥国人上当受骗。你又上了俄沙皇侍从军官的当。

拿破仑

带着拿破仑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副官催马前往缪拉所在地。拿破仑对他的元帅们不信任，亲领近卫军直赴前线，只担心放走已落网的猎物。可巴格拉基昂的四千士兵却高兴地点燃篝火，烘干衣服，让身体取暖，三日来首次煮粥喝。他们之中无人能知，也无人预料到，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

十　五

安德烈公爵执意请求库图佐夫允许他下部队，并获得了批准。下午三点过后，他来到格仑特，与巴格拉基昂见面了。拿破仑的副官还没赶到缪拉那儿，所以还没进行战斗。在巴格拉基昂的队伍中，人人对局势的一无所知，口中议论和平，可怀疑存在讲和的可能性。人们议论战斗，可不相信战斗迫在眉睫。

巴格拉基昂了解安德烈是位受器重的副官，对他格外优待，并告诉他近两天内会互相交火，给了他足够的自由，让他在战斗中可以留在他身边，也可以到后卫部队察看撤退的情况，“那对我们来说也极为重要。”

“不过也许今天不会交火。”巴格拉基昂似乎在安慰安德烈公爵。

“若他是司令部里一般的少爷，派他到这儿来捞个十字勋

章，那他在后卫部队也能得到的，若他想留在我身边，那该让他……假如是位勇士，倒是能派上用场的。”巴格拉基昂想，安德烈公爵不做任何回答，只要求允许他巡视阵地，掌握军事部署，为了万一接到任务，好认识路线做准备。值班军官是位英俊男士，衣着讲究，食指上戴着钻戒，爱讲法语，可讲得太糟了。他自告奋勇给安德烈公爵领路。

随处可见神情忧郁、全身湿漉漉的军官。好像他们在搜寻什么东西，士兵则从村子里拉出门板、板凳和围墙板。

“您看，公爵，实在拿这些人没法子，”校官指着这群人说，“让指挥官给他们宠坏了。您再看看，”他指着随军商贩的帐篷，“他们全集中在这儿。今儿早上刚把他们轰走，可一转身他们又回来了。公爵，我要去吓唬一下他们。马上回来。”

“行，我们一同去。我也想从他们手里买些干酪和面包。”安德烈公爵说。他一直还没吃东西呢。

“您为何不早说，公爵？要么我早说招待您了。”

他们翻身下马，进了商贩的帐篷，几位面容憔悴，脸涨得红红的军官正坐在桌边进餐。

“哼，这是干什么，各位！”校官训斥说，他的口气表明他已讲过多次这样的话了，“如此擅自离岗是不准许的！公爵下过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做。可是您看，大尉先生。”他冲着一位瘦小而脏兮兮的炮兵军官讲。这个没穿皮靴（他让随军商贩拿去烘干），只穿袜子的炮兵军官一见到有人进来就难堪地傻笑着站起来。

“啊，土申大尉，您为何不难为情？”校官又说，“身为炮兵军官的您，应为以身作则，可您没穿皮靴。万一警报拉响，这就有你的笑话看了。”校官轻轻一笑，“全给我各就各位，各位，全回去，全回去。”他用上司的语气又说。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土申大尉，禁不住轻轻一笑。土申不出声地微笑着，掉换着两只光穿袜子的脚，用他那机灵和善的大眼睛发问似的时而看看安德烈公爵，时而看看校官。

“战士们讲，不穿皮靴方便一点。”土申大尉说，胆怯地微笑着，很明显打算用笑话来脱离难堪的境地。

可他没讲完，就感到他的玩笑不受喜欢，没发挥作用。他有些窘迫。

“请诸位回去。”校官尽可能装作严肃的样子说。

安德烈公爵又看了一眼矮小的炮兵军官。他本人具有一种与军人互相抵触的特点，有些好笑，可十分惹人喜爱。

校官与安德烈公爵催马继续向前。

出了村庄，他们不停地超过和遇到各个部队的战士和军官，见到左侧有露出红土的新建的防御工事。几营战士不在乎寒风袭人，仅穿一件衬衣，如同白蚁似的在工事上掘土。一锹锹红土不停地从土堤后面扬出来。他们策马靠近工事，察看了一下，又走开了。他们注意到几十位战士在工事里出来进去。他们只得捂着鼻子，催马前行，赶快远离这味道难闻的地方。

“这就是兵营生活的趣味，公爵。”值班军官说。

他们冲到对面山上。从这座山上已经能看见法军了。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察看。

“那儿是我们的炮兵连，”校官指着最高点说，“就是由那个不穿靴子的怪物指挥的，在那儿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过去吧，公爵。”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现在独自去就可以了。”安德烈公爵说，想甩开这位校官，“不劳驾您了。”

校官留在后边，安德烈公爵一人骑马走了。

安德烈公爵越向前走，越靠近敌军，军队的秩序就越严紧，士气越高涨。最混杂、士气最低落的是他早上在茨那依姆附近见到的辎重队，那儿距敌军仅有十俄里。在格仑特，人们也有些惊慌失措。可安德烈公爵越靠近敌军散兵线，我军也越信心十足。穿军大衣的战士排队站在那儿，司务长与连长清点人数，指指每列最后一位士兵的胸口。下令他举着一只手，分散在场地上的战

士拉着木柴与树枝搭棚子,谈笑风生。一些战士坐在篝火旁,有的穿着衣服,有的露着肩膀,他们在烘烤衬衫和裹脚布,要么在缝补靴子和外衣,全围在烧水与煮饭的锅周围。一个连队已把饭做好,士兵们全部垂涎三尺地看着冒着蒸气的大锅,等司务员拿一木碗食品,拿给坐在棚子前木头上的军官检查。

在另外一个格外幸运的连里(因为并非每个连队都有伏特加),士兵们簇拥着宽肩的麻脸司务长。那位司务长举起酒桶依次倒满伸向他的水壶盖。战士们全都神情严肃地将水壶盖送到唇边,一干而尽,随后舔舔唇边,拿大衣袖口抹抹嘴,十分满足地从司务长身边走开。每个人的面目表情都很镇定,好像此时就在本土内某一地方准备安营,而绝非迎着敌军准备战斗。何况最起码要有一半人将战死沙场。安德烈公爵走过一个猎骑兵团,来到威武的基辅投弹兵队伍中,见到他们在忙碌着往常的活动。他走出团长高大的棚子来到投弹兵跟前,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躺在那儿。他被两名战士按住,还有两位士兵挥舞柔软的枝条抽打他光光的脊背。被打的人狂叫不止。在队列前,一位胖少校来回走着。对他的尖叫不予理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偷东西的士兵是无耻的,作为战士应当诚实、高尚、勇敢。既然他偷走了自己兄弟的东西,他就不诚实,就是无耻之徒。还要打!还要打!”

接着鞭子的抽打声与装出来的狂叫声又接着响下去。

“还要打!还要打!”少校说。

一位年青军官面带着疑惑与痛苦,从挨打的人身边走开,用诧异的眼神转过头看看过路的副官。

安德烈公爵策马来到前沿阵地,沿着阵地走去。左右两侧,我军散兵线与敌方的距离较远,可在中间,在早上使者交往的地方,散兵线相距不远,两方战士能够见到彼此的面孔,甚至还能够互相交谈。除了散兵线上的战士,这儿的两旁还有很多好奇心强的看热闹的人们,他们讥笑着看着模样奇特的陌生敌人。

从清晨起，虽然已经下了严禁靠近散兵线的命令，上司们仍然不能把好奇的人们驱走。散兵线上的士兵如同在展览什么稀罕物似的，不再向敌军眺望，而是观看着热闹的人群，没耐心地等着换岗。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向敌军观望。

“你看，你看！”一位士兵指给伙伴瞧，有位俄国火枪手与军官靠近散兵线，匆忙而热切地和一位法国投弹兵攀谈。“看他讲得有多快！那法国佬就要跟不上他了。你看，西多罗夫！”

“等等，你听。说得太流利了！”西多罗夫答道，众人一致认为他法语讲得棒。

他们所指着的那个战士就是陶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认得他，就停在那儿听他谈话的内容。陶洛霍夫是随着他的连长一同从他们团的左侧来到散兵线的。

“啊，接着讲，接着讲！”连长怂恿他，身子弯着尽力去听每一句他弄不明白的话。“请你再说说。他说的是什么？”

陶洛霍夫没有答连长的提问。他不停地与敌人的士兵争辩着。当然，他们谈论的主题是那场战争。法国人将奥国人与俄国人混淆了，讲什么俄国部队投降了，逃离乌尔姆了。陶洛霍夫坚持讲，俄国部队不仅没投降，而且教训了法国人一顿。

“我们受命在这儿将你们轰得远远的，我们准能办到。”陶洛霍夫说。

“小心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哥萨克，不要全被生擒了。”法国投弹兵说。

旁观者与一旁听着的法军全笑起来。

“我们要把你们打得晕头转向，如同苏沃洛夫时代那样……我们要把你们打得晕头转向。”陶洛霍夫说。

“他在吹嘘什么呀？”一个法国人问。

“翻旧账，”另一位法国人猜想到是在说以前的战争，说，“我们皇帝将给你们这些苏沃洛夫之辈一点颜色瞧……”

“拿破仑……”陶洛霍夫刚说话，就让法国人制止了。

“不是拿破仑，是皇帝！真见鬼……”法国人怒火冲天的咒骂。

“让你们的皇帝见他娘的鬼去吧！”

陶洛霍夫用士兵的粗俗俄语痛骂一句，背起枪转身走了。

“我们走吧，伊凡·鲁基奇。”陶洛霍夫叫连长。

“看，就是要这么说法国话。”散兵线上的战士们说，“你也去试试，西多罗夫！”

西多罗夫眨眨眼，转过身冲着法国人，快速地说出没人听不懂的话。

“卡里，马拉，塔发，萨斐，缪特，卡斯加。”西多罗夫匆匆地讲，尽力讲得和谐悠扬，绘声绘色。

“呵，呵，呵！哈，哈，哈！噢，噢！”战士们发出健康而愉悦的笑声，禁不住感染了阵线对面的法国人，好像从今以后大家都应当放下枪支，毁弃弹药，马上回家。

可枪弹并未被卸掉，房间与工事中的枪口依然严肃地看着前方，卸去前车的大炮依然彼此瞄准着。

十　六

安德烈公爵从前线的左侧走到右侧，登上炮台。听校官讲，从那里足以看到整个战场，在这儿他跳下马来，在四门卸去前车的大炮中最靠边的一门近前停住。一个站岗的炮兵在大炮前来回走动，见到军官，正准备立正，可安德烈公爵示意他免礼，他就又开始了他那均匀而单一的踱步。在大炮后面放着前车，再往后是拴马柱和炮兵的营火。左侧，离靠边的那门炮很近有一座新建的树枝棚，军官们热闹的交谈声从那儿传出。

果不其然，从炮台上能够望见差不多所有的俄军阵线和大部分敌人的阵线。炮台正对着的前方的丘陵上是申格拉本村；左

侧与右侧，通过敌军营火的烟雾，在三个地方可以看到敌兵，其中大多数在村里与山后。村庄的左侧，在烟雾笼罩中有几处仿佛是炮台，可肉眼看起来很模糊。我军的右翼驻守在俯临敌军阵线的险峻高地上。我方的步兵设在那里，右翼边缘很显然是龙骑兵。土申的炮兵连设在中央，在安德烈公爵察看阵线之处，这儿有一个非常平缓的上下坡，通向分隔我军与申格拉本的小河。我们的部队在左侧深入树林，那儿有我方砍柴的步兵点燃的营火。敌人的阵线比我方宽，他们若从两翼包抄我军，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军阵线后面是一个坡度大而且深深的峡谷，炮兵与骑兵极不容易从那撤退。安德烈公爵取出笔记本，臂弯架在大炮上，在本上画出个部队部署草图。他用铅笔做了两处标记，打算向巴格拉基昂汇报。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将所有炮兵集中在正中；其次，将骑兵撤后到峡谷那一边。安德烈公爵经常在总司令左右，常常对部队的行动与总部署很留心，而且潜心研究战史。他设想着目前这次战斗的前景。他设想出几种最易发生的情形："如果敌军从右翼进攻，"他自言自语道，"基辅投弹兵与波多尔斯克猎族兵应担负起在中央救兵到达前坚守阵地的责任。这样的话，龙骑兵就能够从侧面偷袭，将他们击退。如果他们向我们的中央阵线发动进攻，我们就将炮台设置在这个高地上，而且在它的掩护下撤退左翼，分批退往峡谷。"他暗自揣摩。……

他在大炮旁停留，始终听着棚子里军官们的谈话，可还是听不清他们谈话的内容。忽然棚子中传来一个和蔼的声音，他禁不住侧耳倾听。

"不对，老兄，"安德烈公爵熟悉的一个高兴的声音说，"我说，如果可以了解死后如何，我们就会没人怕死了。就是如此，老兄。"

另一个稍年轻的声音打断他的谈话：

"无论怕与不怕，都是相同的，在所难免啊。"

"终究还是怕的！嗨，你们可太聪明了，"第三个人浑厚的声

音，打断了前面二位的话语。“你们炮兵太聪明了，带着各样东西在身边：又是伏特加，又是下酒菜，应有尽有。”

嗓音浑厚的人，听语气是位步兵军官，笑起来。

“终究还是怕的！”第一个熟悉的声音又说，“怕就怕在不了解来生如何。不管怎样讲，灵魂升天……而我们了解，不存在什么天，只有大气。”

那个浑厚的嗓音又把炮兵的话打断了。

“喂，土申，请我喝口药酒吧。”他说。

“噢，原来是在商贩那儿碰到的那位没穿皮靴的大尉。”安德烈公爵琢磨，开心地分辨出那个富有哲理的愉悦声音。

“想喝药酒，可以。”土申说，“可是要弄清楚来世……”他没说完这话。

正在此时，一声呼啸从空中传来，愈来愈近，愈来愈快，愈来愈清晰。随之一发炮弹轰地一声掉到棚子附近的地上，以强大的力量爆炸了。地面受到猛烈的轰击，发出痛苦的声音。

身材矮小的土申立即从棚子中跳出来。他口里叼着烟斗，机敏和善的脸稍稍泛白，随着他跑出来的是那位嗓音浑厚的威武的步兵军官。他朝着自己的连队奔去，一边跑，一边系衣服扣子。

十　七

安德烈公爵骑马站在炮台上，目视着那门刚刚发射过的古炮冒出的硝烟。他的目光巡视着广阔的原野。他只见到岿然不动的法军开始活动，不出所料，他们在左边也设有炮台。硝烟还没在炮台上消散。有两位法国人，也许是副官，骑着马在山上奔跑。法军的一支小分队移向山下，可能去到散兵线给予增援。第一团硝烟没消散时，又一团硝烟出现了，炮声也响起了。战役打响了。安德烈公爵掉转马头，奔回格仑特向巴格拉基昂汇报。他

听见身后的炮声愈来愈密集，愈来愈响亮。我军的炮火开始还击。山下，在信使们以前走过的地点响起了枪声。

拿着拿破仑那封措辞严厉的信刚刚赶到缪拉这里。缪拉读后惊恐万分，非常想尽早将功补过，马上往中央阵地调派兵力，还包抄俄国部队的两翼，打算在天黑之前，在皇帝驾临之前，就击溃眼前这支寡不敌众的军队。

“噢，这回开战了！打起来了！”安德烈公爵心想，感到血液在向心脏奔流。“可我的土伦在何处？如何才能达到愿望？”他想。

他经过一刻钟前仍在喝粥饮酒的几个连队，见到各处全都在以相同的迅速站队和拿起武器，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他所感受到的兴奋。“战斗打响了！您看！又吓人又有意思！”每位将士的面容都这么表示。当他还未到达建筑工事的地方时，就看到在秋日迷茫的暮色中几个骑马的人向这边跑来。带头的是一位身披毡斗篷，戴着羔皮帽，跨下一匹白马的将领。这人正是巴格拉基昂公爵。安德烈公爵勒住马等着他。巴格拉基昂公爵让马停下来，看出是安德烈公爵，冲他点头示意。安德烈公爵向他汇报所见到的情形，他一边听，目光依旧看着前方。

“战斗打响了！你看！”这样的神色竟然表露在巴格拉基昂公爵坚强的棕色的面庞上，表露在他那似闭非闭，好像还没睡醒的浑浊的眼睛里。安德烈公爵着急而又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他呆呆的面容，要了解此刻他是否在思考，是否有感觉，他在思考什么，有怎样的感受，“到底在这个漠然的脸孔中是否有内涵？”安德烈公爵看着他，暗自思量。巴格拉基昂把头低下，表明赞同安德烈所说的，口中讲着：“不错！”而面目表情好像表明，所发生的一切与所对他汇报的一切，全在他的意料之中。安德烈公爵催马累得气喘吁吁，可还是很快地讲着话。巴格拉基昂用东方口音把话讲得十分缓慢，好像表示何必着急呢。可是，他还是策马扬鞭，朝土申的炮台跑去。安德烈公爵与侍卫紧跟上。在巴格拉基昂身后的还包括：侍从军官、公爵的私人副官热尔科夫、传令官、骑短尾

宝马的值勤校官、由于感到好奇请求上前线的军法官。军法官是位圆脸庞的胖子，露出无邪的开心微笑左顾右盼。身穿粗呢外罩的他，晃晃荡荡地骑着辎重队的马，被骠骑兵、哥萨克与副官们夹在当中，看上去怪里怪气的。

“他想要看看战争，”热尔科夫指着军法官对安德烈说，“但是胸口已经在隐隐作痛。”

“噢，您不要说了。”军法官露出无邪而又顽皮的乐天派微笑说，好像热尔科夫的讽刺让他十分荣幸，有意作出傻乎乎的样儿。

“太有趣了，公爵先生，”值勤官说。他记着在法语中有一个“公爵”的专门称谓，可他记不准了。

就在他们赶到土申的炮台附近时，恰巧有一枚炮弹落在他们前边。

“掉下来个什么东西？”军法官天真地笑着问。

“法式薄饼。”热尔科夫说。

“这东西是他们用来揍人的，对吗？”军法官问，“太恐怖了！”

他高兴到了极点。他的话刚说完，忽然又传来一声恐怖的呼啸，砰地掉到一个软物体上——在军法官右后方的一名哥萨克人仰马翻。热尔科夫与值勤官趴在马背上，掉头策马而逃。军法官站在哥萨克跟前，好奇地端详着他。哥萨克没命了，那匹马仍在挣扎。

巴格拉基昂公爵眯起双眼，转头望了望，找到产生混乱的缘由，再镇定地转过身，好像表示：“区区小事，何必惊慌失措！”他以优秀骑手的潇洒体态把马勒住，稍稍向前倾斜身子，解下勾住斗篷的宝剑。这是一把老式长剑，与当代军官们所佩带的不一样。安德烈公爵回想起苏沃洛夫在意大利向巴格拉基昂赐剑的传说，心中顿生格外亲切之感。他们到了安德烈公爵刚刚视察战场布置的炮兵连。

“这个连队由谁指挥？”巴格拉基昂公爵向站在弹药箱边的

炮兵发问。

他问“这个连队由谁指挥”，实际上他的含义是：“你们在这儿害怕吗？”那位炮兵领会了他的话。

“土申大尉，大人。”红发、脸上长满雀斑的炮兵打了个立正，开心地说。

“噢，噢！”巴格拉基昂一面说一面考虑着问题。他走过一列前车，往边上的一门炮走去。

他刚走过去，那门炮就爆发出巨大的声响，令他与他的随从震耳欲聋，大炮立刻被浓烟笼罩，在浓烟中可见到炮手们把住炮，急速地将它复位。魁梧的第一炮手拿起炮刷，两腿叉得很宽，跳到轮子旁，第二炮手两手颤抖，将炮弹推入炮膛。矮小而稍有些驼背的军官土申，被炮尾绊了一下，往前跑去，没察觉到元帅到来，用小手，挡着眼睛朝前远望。

“再升高两分就可以了。”土申尖着嗓子喊着，尽力要做出威武的模样，可那模样与他的个头不符。“二炮手，”他下了命令，“狠命地打，梅德维杰夫！”

巴格拉基昂叫他过来。土申胆怯地将三个指头举到帽沿，不像在行军礼，却好似牧师在祝福，来到将军近前。尽管土申的几门炮接到向谷地射击的命令，可他却在用烧夷弹炮轰前面视野中的申格拉本村，因为成批在村庄前的敌军正向前行进。

没有哪一位命令土申朝何处和用什么炮弹射击。他和他得意的司务长扎哈尔谦科商议过，判定将村子扫为平地为上策。“好！”听完连长的汇报，巴格拉基昂说，他环视着他眼前的阵地，好像在思筹着什么。敌军的右支边最靠近我方。在驻扎着基辅团的高地下面，在小河流经的低洼地带，极度惊险的步枪对射声传来。再向右，在龙骑兵后方，随从军官指点巴格拉基昂注意一队正在包抄我军右翼的敌纵队。左侧的地平线让近处的一片树林挡住了。巴格拉基昂公爵下了从中央调出两营兵力去援助右翼的命令。随从军官有胆量地对公爵讲，假如调走这两个营，就

丧失了那门大炮的掩护。巴格拉基昂转身冲着随从军官，静静地以淡漠的眼神看看他。安德烈公爵认为随从军官的提议是正确的，的确无可挑剔。可此时一位副官从守卫谷地的团长那儿骑马赶到，报告大批敌军从山脚涌上来，我团节节败退，正向基辅投弹兵处撤退。巴格拉基昂公爵低着头，表示自己很赞同。他跨上马向右方一步步走去，命令副官给龙骑兵团下达向敌军冲锋的命令。可被派去的副官三十分钟后回来报告，龙骑兵团长带队撤到山谷后，由于火力向他猛烈攻击，他白白丧失兵力，所以命狙击兵进了树林。

"好！"巴格拉基昂说。

在他从炮台走开时，左面的树林中也炮声轰鸣。由于左翼离这儿很远，巴格拉基昂公爵没时间亲临指挥，他指派热尔科夫传令给老元帅（在布劳瑙他的团接受过库图佐夫的检阅），让他赶快撤向峡谷后边，因他考虑到右翼无法抵御敌军的进攻。他把土申与掩护他的那个营抛到了脑后。安德烈对巴格拉基昂与指挥官们的交谈以及他下达的作战指令十分留意，可吃惊地察觉到实际上并没有具有指导性的建议，巴格拉基昂公爵仅仅是故弄玄虚，好像无论是出于必然、意外、或长官们的意愿，尽管不是由他来下达的，可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他的意愿不谋而合。安德烈公爵察觉到，巴格拉基昂公爵靠着他高明的手段，虽然这些情况出于意外，与这位长官的意愿不相干，可他的亲临现场指挥作战，仍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神情恐慌的指挥官们来到巴格拉基昂公爵跟前，可这时都吃了定心丸，将士们高兴地向他敬礼，在他跟前表现得更加活跃了，而且夸耀自己的胆量。

十　八

巴格拉基昂公爵催马赶到我军右侧的制高点，随后向下走，

那里不断传来射击声，可浓雾重重，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愈靠近谷地，前方的景物越是模糊，可越有靠近前沿阵地之感。他们开始遇见伤兵，一名伤兵，帽子没了，头上鲜血直流，让两个战士架着走。他的嗓子中咕噜咕噜作响，口中呕着血。看情形，子弹要么击中他的嘴，要么击中了他的喉咙。他们又碰到一名伤员，没带枪支，口中痛苦地哀叫着，舞动着一只刚受伤的胳膊，血一滴又一滴地从胳膊流到他的军大衣上，可他倔强地一个人走着。他的面部表情惊恐的成分比痛苦要多，他刚刚受伤。穿过大道，他们下了陡坡，见到几个人在坡上躺着。他们还碰到一伙战士，其中的几人没有受伤。士兵们气喘吁吁向山上走，也不在乎元帅还在，接着大声交谈，打着手势。向前望去，透过浓烟能够看到一排排灰色军大衣。一见到巴格拉基昂，军官便去追赶那伙逃兵，训斥着让他们回来。巴格拉基昂催马朝队伍而去。队伍中一会儿这边，一会那边不停地响起射击声，淹没了谈话声与口令。空气里浓烟滚滚。战士们的面庞被弹药熏黑，可是比较激动。他们中有人在捅枪管，有人在药池里添火药，有人在射击。可看不清他们射击的目标，由于浓烟还没散尽。时时传来清脆悦耳的枪弹呼啸声。“这叫怎么回事？”安德烈公爵跟到那伙战士跟前，琢磨着，“这算不上是散兵线，因为他们拥在一块；算不上是冲锋，因为他们没有跑动；算不上是方阵，因为他们没有整齐的排列。”

身材消瘦的老团长，带着愉悦的笑意，眼皮挡住了他那双老眼的一半儿，令他看上去十分亲切。他催马赶到巴格拉基昂公爵近前，对他待以贵宾式的欢迎。他对巴格拉基昂公爵汇报着，敌方骑兵冲向他们，尽管我方打退了进攻，可他们的团死伤过半。团长考虑了一下他们团的遭遇应用何军事术语表达，就说我方打退了进攻，实际上连他本人都搞不明白，三十分钟内的遭遇到底算是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呢，还是他的团让敌人的进攻打垮了。他只清楚地记着，战斗刚一打响，炮弹与榴弹飞向他的团，士兵中弹身亡，接着有人大喊：“骑兵”，我军就开始还击。我方战士此

时仍在射击，可是不是向已撤退的骑兵开枪，而是还击在谷地中的敌步兵。巴格拉基昂公爵点头表示，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都是他所企盼的。他转过来命令副官，让他传令给他们刚刚碰到的第六猎骑兵的两营兵力下山来。此时，安德烈公爵注意到巴格拉基昂公爵的表情变化，感到十分吃惊。在巴格拉基昂公爵的面庞上表露出开心凝神的决心，如同一个准备在炎热的天气中跳入水里时最后跑了几步的神色。那种睡眼朦胧的淡漠目光消失了，那种虚假的冥思苦想的神情也消失了，只剩下一双瞪得大大的、坚毅的鹰眼激动而傲然地注视着前方，可是并不是在一个点上停留，尽管他的举动依然不慌不忙，镇静自若。

团长转向巴格拉基昂公爵请求他回去，原因是留在这儿危险极大。“大人，请您看在上帝份上！”他一边讲着，一边用眼神朝随从军官求助，那随从军官恰巧转过身子。“喏，请您瞧一瞧！”他让他注意到四周不停地呼啸着、发出刺耳声音的子弹。他的语气中既带着恳切又带着责备，如同一位木匠冲着手持斧子的老爷讲：“我们做惯了这种活，可让您来做，会把手磨起泡的。”他讲这几句时，如同枪弹没有打死他本人的可能性，而那双微闭尚睁着的眼睛令他的话更让人信服。校官迎和团长的劝说，可巴格拉基昂对他们不予理睬，只下了停止射击的命令，变换队形，好腾出前来的两个营的位置。他讲话时，风自右向左吹来，如同一只隐密的手拉开了笼罩着谷地的烟幕。于是对面山上的移动着的敌军就在他们眼前呈现出来。每个人的目光都禁不住盯着在斜坡上向他们前进的敌纵队。已经能看见士兵毛茸茸的军帽，能分辨开战士与军官，还能见到旗杆上飘展的军旗。

“走起来还蛮威风的！”巴格拉基昂的一名随从说。

敌纵队的前方已经走下谷地。战斗就要在这边山坡上打响……

我军的残余兵力急忙右移。第六猎骑兵的两个营冲散落伍的战士，从后方赶来。他们仍未到达巴格拉基昂所在地，可已能

听到他们沉重一致的脚步声。左侧，最靠近巴格拉基昂身边是一位体态匀称、圆面庞、神情开朗而愚笨的男子，他就是刚刚从棚子中跑出来的连长。显而易见，他此刻没有任何心思，只打算从长官面前威风凛凛地走过。

他如同接受检阅一般自命不凡，轻松地挺直身躯，如同游泳似的迈着轻盈的健壮的双腿。他这种轻盈的步履，与合着他步履行进的战士们沉甸甸的步履造成明显的反差，他身佩一把出鞘的长剑（一把不似武器的长剑），时而望望上司，时而看看战士，健壮的身体在灵活地转来转去，可脚步没出错儿。他尽可能地要以最神气的姿态从上司面前走过。他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得意洋洋。“一……二……一……”——他每迈出一步，好像心中都在喊着号子。照着这个节拍，几百名面带不同严肃表情的战士，背着背包和步枪，如同一面墙一样地前进着。每个战士每向前一步全在心中默念着“一……二……一……”胖少校上气不接下气，步履混乱，绕着道边一丛灌木走着。一位落伍的战士一副惊惶的神情，气喘吁吁地追赶着自己的连队。一枚炮弹划开空气，飞过巴格拉基昂公爵与随从的头顶，和着“一……一”的节拍掉入队伍中。“靠紧！”连长神气十足地喊着。战士们绕过炮弹击中的地方列成弧形走过。侧翼，一位骑兵连的老军士在牺牲的战士身边稍做停留，又追赶自己的队伍去了。他蹦了蹦，修正步伐，恼怒地向后看了看。在一片静穆的沉默里，在枯燥单一而整齐的步伐声里，好像又响起“一……二……一……”的喊声。

“真像样，弟兄们！”巴格拉基昂公爵喊着。

“给大——人——效——劳！……”左边一名阴沉着面孔的战士，一面喊；一面两眼盯着巴格拉基昂，那副神情似乎表明：“我们自己明白”；另一名战士没回头儿，似乎担心分散精力，嘴张得大大地喊着走过去。

发布了立定与放下背包的命令。

巴格拉基昂公爵绕过身边前行的部队，跳下马。他将缰绳递

给哥萨克，连脱下的斗篷一同给了他，伸伸腿，端正了头上的军帽。几位军官带领下的敌纵队的前方已到达山下。

“上帝保佑！”巴格拉基昂用响亮而坚定的声音喊道，他转身望了望前沿阵地，稍稍挥动双手，迈开骑惯马的人不灵活的步履，顺着坑坑洼洼的原野朝前走去。安德烈公爵感到有一种不能抵抗的力量在指引他前进，他体会到由衷的幸福感。

敌军已经逼近。安德烈公爵走在巴格拉基昂身旁，已经可以分辨出敌军的背带，红肩章，甚至敌军的面容。(他明明白白地见到一名年纪大的敌军官，足蹬半统皮靴，迈着八字步，凭借着灌木，艰难地往山上爬。)巴格拉基昂公爵没下达新的命令，始终沉默着在队伍前头走着。从敌军方向忽然爆发出连续不断的枪声，从他们松散的队伍中飞腾起一片浓烟，炮声响起来了。我军的几名将士应声倒下，其中就有那位精神抖擞地走着的圆面庞的军官。可就在第一枪响起的时候，巴格拉基昂回过头喊：“冲啊！”

“冲啊！”我军将士高呼着。士兵们超过巴格拉基昂公爵，争先恐后，散乱而激动地冲着山下混乱的敌军杀去。

十　九

第六猎骑兵团的冲锋为右翼的撤退创造了条件。在中央，被忘得一干二净的土申炮兵连把申格拉本炸得着起火来，阻止了敌军的进攻。法军忙于熄灭让风吹旺的大火，让俄军赢得了撤退的时间。俄军在中间地带经过峡谷后退，尽管喧哗热闹，可是还算顺畅，还保持原来的队形。可是构成左翼的亚速步兵团、波多尔斯克步兵团以及保罗格勒骠骑兵团，因同时遭到兰纳手下的敌方主力的攻打与围陷，处于一片无序的状态。巴尔拉基昂让热尔科夫去往左翼的指挥官那里，下令马上撤离。

热尔科夫把手举起行了军礼，机灵地催马前行。可他一与巴

格拉基昂分开，就全身无力。他无法压抑心中的恐慌，没胆量到危险地带。

他靠近左翼军队，没有朝着子弹密集的前方跑，却到不可能是将军与他的参议官所在之处去找他们，所以没有将命令带到。

依据资历，左翼部队受曾在布劳瑙接受库图佐夫检阅的团长指挥，而陶洛霍夫就是这个团中的一员。保罗格勒骠骑兵团长带队极左翼——尼古拉就在那个团里任职。两个头领之间产生了误解。他们二人互相相让，彼此埋怨，那时右翼早就还击了，敌军已开始冲向他们，可两名指挥官为了羞侮对方却还在热衷于谈判。无论他们两个团中的哪一个，应付目前的战事都准备不充分。两团将士，职位从低到高的每个人，全未进入迎战状态，没发生什么情况似地做着日常工作：骑兵给马添草料，步兵去拾柴。

“既然他的职位在我之上，”德国血统的骠骑兵上校满面通红，跟骑马跑来的副官讲，“他爱采取什么行动就采取什么行动了。我决不让我的手下去送命。号手！吹撤退号！”

可是情况刻不容缓。枪炮声在右边与中央混在一处，不断传来。在兰纳的带领下，穿敌军外衣的射击手已走过磨坊堤坝，在距离有两信步枪射程的地方排出队列。步兵上校足下不稳地来到马前，上了马，直起身子，跑向保罗格勒指挥官。两位团长相见后，表面上客套地施礼，彼此在心中却嫉恨着对方。

“我重复一遍，上校。”将军讲，“我不能将一半兵力留在树林里。我请求您，我请求您，”他再三强调，“占领阵地。做好进攻的准备。”

“然而，我要请求您别干预他人的事情，”上校粗暴地回答，“您既然身为骑兵……”

“我并非骑兵，上校，我是俄国将领。若您不了解这一点……”

“我十分了解，阁下，”忽然上校喊起来，催动了坐骑，血往脸上涌，“您应当到前线去瞧瞧，那里的阵地真可谓一无是处，我决

不能损伤自己的兵力来博得您的欢心。”

“您太过分了，上校。我不是来找乐子的，您不可以讲这样的话。”

将军视上校的邀请为对他的胆量的挑战，挺胸、蹙眉，与他一同催马向前线跑去，好像他二人只有在前线的密集炮火下才能解决分歧。到了前线，几颗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他们静静地停在那儿。实际上在这儿没有值得看的，原因是在他们刚才处的地方同样可以看明白，在灌木丛与峡谷中骑兵发挥不了战斗力，而敌军正从左翼包抄。将军与上校如同两只想拼斗的公鸡，凶狠而充满敌意地彼此对视，毫无希望地打算在对方身上寻找出懦弱的表现。二人都互不相让。因为没什么话可讲的，并且哪一方也不愿让对方提出自己先撤离前沿。如果此时在俩人身后的树林中没有猛然发生枪声与噪杂的高呼声，他们仍能长时间对峙，考验对方的勇气。敌军向在树林中拾柴的战士开枪了。骠骑兵已经不能与步兵一同撤离。敌军已截住了左边退路。此时不管地势多么不利，他们只有进攻一个选择了，杀出一条退路。

尼古拉所在的骑兵连刚上马，就迎面遭遇敌军。如同在恩斯河桥上一样，骑兵连与对手之中没任何障碍、只存在一条无法预料与让人不寒而栗的界线，如同生死界线。每个人都感受得到这一界线，可是否自己要跨过以及如何跨过，这个问题却让众人心慌意乱。

上校策马来到前沿，恼怒地回答了将领们提出的问题，他是个倔强的人，也下了一道命令。任何人都没确切地讲什么话，可骑兵连中在传说着要冲向敌军。指挥官令士兵列队，闪闪发光的马刀纷纷出鞘。可还没人向前移动一下，在左翼军中无论是步兵还是骠骑兵，都体会到连上司们都不知所措，而上司的犹豫不知不觉也感染了战士们。

“迅速出击，迅速出击！”尼古拉想着，感到终于得到了进攻的机会，他能够亲自体会经常从骠骑兵同伴儿们那里听到的冲

锋陷阵的欣喜了。

“弟兄们，冲啊，上帝保佑，”是杰尼索夫洪亮的声音，“跑步——冲！”

前一列马匹的臀部抖动起来。白嘴鸦牵动缰绳，自觉向前。

尼古拉从右侧见到我军最前沿的几列骠骑兵，再远一些，有一道模糊的黑漆漆的人影，他感觉那是敌军。能够听得到枪响，可很遥远。

“快些冲！”口令传来。尼古拉感到白嘴鸦扭开臀部，快跑如飞。

尼古拉想像到了马会如此飞奔，越来越开心，他看到前方有一棵孤单的树，这棵树原本就处于那条恐怖的界线中央。此时他们冲过了界线，不但没有恐惧之感，反而觉得心中越来越畅快。“哼，我要杀他们个屁滚尿流。”尼古拉紧紧抓住刀柄，琢磨着。

“上——啊——啊！”一片高呼声响起。

“哼，此时无论哪个落到我手中……”尼古拉琢磨，刺了刺跨下马，赶到所有人的前头，不松劲儿地向前猛冲。前方已能见到敌军。忽然如同一把大扫帚扫过骑兵连头顶，尼古拉高举马刀预备砍杀，可就在此时，在他前方奔跑的战士尼基京科把他甩在了身后。尼古拉感到如同在梦中一般仍在飞奔着，但同时又留在原地。与他相识的骠骑兵邦达尔丘克从后头追上他，恼怒地看了看他。邦达尔丘克的马急速地闪过，从他身边冲过去。

“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动不得了？我倒下来了，我负伤牺牲了……”在一刹那间尼古拉自问自答。此刻他独自倒在旷野上，他没看见奔跑的马匹与骠骑兵的背影，只看到四周一片平静的土地和残存的禾茬。他身底下是一堆带着体温的血液。“噢，我被击中了，马被打死了。”白嘴鸦试着靠前腿支撑来站起，可又倒下去了，压住了主人的一条腿。血从马头中涌出。马挣扎着，可站不起来。尼古拉试着站起身子，可也失败了：他的背包被马鞍勾住了。自己人在何处，敌军在何处，他无从知晓。四周见不

到一个身影。

尼古拉抽出腿站起来。“两军间那条明确的界线在哪？在什么方位？”他问自己，可没有答案。“是否灾难已降临到我头上，有这种事吗？发生这种事该如何面对？”他一边起身一边问自己，同时感到他那失去知觉的左胳膊上吊着一件多余的物品。他的胳膊似乎已脱离了他的身体。他瞧瞧自己的手，上面没有血迹。“噢，来人了，”他见到有几个人朝他跑过来，快乐地想，“是救我的人来了，”跟在前头的那个人头戴怪模怪样的高高的帽子，穿着蓝大衣，黝黑的脸膛，鹰钩鼻子。他身后还有两个人跑来，然后有更多的人奔来。其中一位讲着稀奇的话，不像是俄语。有一位俄国骠骑兵在后边带高帽子的人中。他双臂被人架住，他的马在后头由别人牵着。

“这肯定是我军的人被活捉了……的确，难道我也要被活捉了？”尼古拉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始终在琢磨着。“难道真的是法军吗？”他看着逐步靠近的法军，虽然刚刚他还在冲向敌军，要将他们杀光，但现在他们近在咫尺，令他惊恐得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是何人？他们跑来做什么？难道他们是来捉我的？他们要做什么？要我的命吗？想要了我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人的命吗？”他想到母亲、亲人、好友对他的喜爱，感到敌军是不会要他的命的。“可是大概会要我的命的！”他静静地站了十几秒钟，不清楚自身的境地。带队的鹰钩鼻法军离得很近了，连他的面目表情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这个人抬起刺刀，屏息、轻盈地向他奔来，他那兴奋的陌生的面容令尼古拉恐惧。尼古拉握住手枪没有开，却把它扔向法国人，然后就奋力向灌木丛中跑。他如今不像过恩斯河桥时那样心中充满怀疑与斗争，倒好似一只被猎狗追赶的兔子。他全身心地为自身年轻而快乐的生命发愁。他好似追逐游戏似的横穿田梗急速奔跑，间或转过他毫无血色的年轻和善的面庞向后看，他的脊背上不由得冒出丝丝寒意。“不，最好不要向后看。”他心想，可进了灌木丛还是向后看了看。敌军

被他甩到了身后。就在他回望的一瞬间，带队的敌人不再奔跑而走起来了，而且转头向身后的伙伴大喊着。尼古拉收住脚。“搞错了，”他琢磨，“他们不会要我的命。”这时，他发觉自己沉甸甸的左胳膊，如同上边吊着一个重两普特的铁锤。他再也没有力气跑了。敌人也停住了，而且冲着他瞄准。尼古拉两眼眯起，低下身子。一颗又一颗子弹从他身边嗖嗖掠过。他使出全身力气用右手抓住左臂，跑入灌木丛中。那里有几位我军射手。

二　十

几个步兵团在树林中遇到袭击，从中逃出来。几个连队混做一团，乱哄哄向后撤退。一名战士慌了神，喊出了在战场上吓人而根本无意义的话：“我们被阻隔了！”这叫喊中的惊恐感立刻感染了在场的人。

“我们遭到围困了！被阻隔了！我们完蛋了！”大家一边喊着一边跑。

一听到枪炮声与身后的叫嚷声，他马上意识到他的部下倒霉了。他考虑到自己这名在任多年，没出过差错的优秀将领，也许会让司令定罪为不忠于职守和指挥不力，忍不住胆战心惊。他把那名高傲的骑兵上校与自己元帅的尊严丢到九霄云外，更是记不起目前的危险与自身保护的本事。他抓紧鞍鞒，催动跨下马，顶着身旁密密袭来的子弹，向他的部下飞驰。他只怀着一个心愿：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是他的过失，那就要想方设法来弥补，以避免他这名在任二十二年、还没遭到过指责的优秀将领不得不承认其过失。

团长费了好大力穿过敌军，奔到树林以外的旷野中。我方战士没按命令行事，正穿过树林，向山下跑去。战场上的输赢关键决定于精神状态，可此时已到了紧要关头：我方战士应当服从团

长的命令呢，或者仍是回头望望他接着向前奔。无论在战士们的心目中特别严厉的团长如何扯开嗓门高呼，无论他气得怎样面色铁青，用尽力气挥舞长剑，战士们仍旧一门心思地逃跑，彼此交谈着，朝空中放枪，不理睬他。惊恐明显在决定输赢的精神状态中压倒了一切。

将军因为高声喊叫和硝烟的作用而咳起来，绝望地站在那儿。好像这场仗已经打败了，可恰在此时，忽然向我方进攻的敌军没头没脑地往回跑，消失在树林边，我军射手出现在林中。原来是基莫兴的连队。只有他们忠于职守，在林中的沟渠中打下埋伏，此时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基莫兴狂呼着扑向对手，生死不顾地冲敌人挥动长剑。敌军来不及防范，只得丢弃武器逃窜，陶洛霍夫在基莫兴身边冲锋，打死一名对面跑过来的敌兵，首先揪住一名投降敌将的衣领。刚才逃走的俄军赶回来了，几个营的兵合一处。最初将左翼俄国部队截成两半的法国军队顷刻间被打退了。后援队伍汇合一起，逃跑的战士也收住了脚。站在桥旁的团长与埃科诺莫夫少校让后退的几个连队走过去。此时，有位战士来到他面前，抓住他的马镫，就要靠到他身上了。这位身穿蓝呢料大衣的战士，没背背包，也没戴军帽，头上缠着绷带，肩背法式弹药盒。他手持一把将领的长剑。这位战士面无血色，一双蓝眼睛无畏地盯住团长的面孔，唇边带着微笑。尽管团长正忙着向埃科诺莫夫少校下命令，可他还是禁不住将注意力转向这位战士。

“大人，我这里有两件战利品，”陶洛霍夫指点着法式长剑与弹药盒说，“我抓住了一名将领。我阻击了一个连。”陶洛霍夫累得气都喘不均匀，话说得也不连续，“全连人都能证明。请您别忘了，大人！

“好，好！”团长回答，接着与埃科诺莫夫少校交谈。

可陶洛霍夫还没走；他打开头上的绷带，扯下来，让团长看他头发上的血迹。

“这一处伤是刺刀留下的，可我坚守阵地。请您不要忘了，大人。”

土申的炮兵连被忘到了脑后，到战斗结束后仍能听到炮声从中央阵线传来，巴格拉基昂公爵这时候才指派值勤校官，随后又让安德烈公爵给炮兵连下令全速撤离。为土申炮兵连做掩护的分队不知按照何人的命令中途撤离了，但炮兵连依旧连续开火，而它没被敌人击败的原因只有一个：敌军根本无法相信四门没任何掩护的火炮能那么无所畏惧地发射。反之，正因为这个炮兵连的密集火力，敌方误认为中央阵线集结了俄军主力。他们两次试图攻占这个阵地，可每次都被独守高地的四门大炮的霰弹打退。

巴格拉基昂公爵刚撤离不长时间，土申就将申格拉本打得着起火来。

“瞧，他们抱头鼠窜了！着火了！瞧那烟！好极了！太妙了！多浓的烟，多浓的烟！”炮手们欢呼雀跃。

每门大炮都自觉向着起火的地点猛轰。每打一发，战士们就好像彼此鼓舞一样喊道：“太妙了！打得真不错！你瞧……棒极了！”火凭风力急速蔓延。攻到村外的敌纵军此时也回去了。为了洗刷这次失利的耻辱，敌人在村子的右侧架起十门火炮，朝土申的连队发射。

我方炮兵处于大火带来的天真的愉快与成功攻击敌军的兴奋里，没有注意到对手的这个大炮阵地。直到有两枚、随之又是四枚炮弹击到火炮中间，一枚击倒两匹马，另一枚炸掉弹药车车夫的一条腿才恍然大悟。战士们的兴致并没有消退，只不过表达的形式换了。换上了拉后备炮车的马匹，抬走了伤员，将四门火炮扭头儿轰击敌军的大炮阵地上的十门火炮。战斗一打响，土申的助手军官就牺牲了。一小时内，四十名炮手伤亡十七名，可炮兵们仍旧那么开心快活。有两回，他们发觉敌军在离他们不远的

下方出现，就用霰弹炮轰。

身材矮小的土申，举动无力而不灵活，让勤务兵“为此再装上一斗烟”。他敲落烟斗中的火星，来到前头，用小手搭起凉棚向敌军观望。

“开炮，弟兄们！”他说着，亲手握着方向盘调整方位。

在硝烟弥漫中，在回回都将身体震得发抖、耳朵失聪的炮声里，土申还是拿着他的短烟斗。他从这门炮跑向另一门，一会儿瞄准，一会儿数炮弹，一会儿下达换掉死伤的马匹的命令，还用他细微尖锐与犹犹豫豫的声音高呼着。他的表情愈发兴奋起来。只是在有战士受伤或牺牲时，他才皱起眉头，把脸转过去，恼火地训斥像以前一样没尽快抬伤兵和尸首的人。战士们大多数是相貌堂堂的小伙儿（在炮兵连中他们按惯例仍旧比他们的上司高两头，身体魁梧一倍），他们都如同碰到困难的孩子一样看着连长，而连长的神情总会丝毫不差地反映到他们自己的面孔上。

虽然存在如此骇人的轰响，土申由于聚精会神，积极行动，毫不畏惧，也丝毫不存在他被打死或身负重伤的想法。他反而越发兴奋起来。他的记忆中，即便不是在昨天发现敌人和打第一炮，那么也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他所停留的土地也是他早已熟悉与亲切的土地。虽然他记着所有的一切，思考过各种问题，而且做到的事是一位最棒的将领处于他的位置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一直处于极度高涨的激情或沉醉的状态中。

因为四周我军几门火炮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因为敌军炮弹的呼啸声与爆炸的声响，因为炮兵们汗流满面、面色涨红、在火炮四周奔忙的情形，因为兵马血流满地的情景，因为敌人的阵地不断升起一团团浓烟（每次烟雾出现后就有一枚炮弹飞来，落在我方击中将士、火炮或者战马），——因为这样的种种情形，一个奇异的世界在他的意识中闪现，让他沉醉。他将敌军的大炮幻想成烟斗，有一位隐形的吸烟者正时断时续地吐出一口口烟来。

“瞧，又冒烟了，”土申喃喃自语，此时从山上吹来一团烟，被

风吹成长长的一条，朝左边飘去，“这回炮弹马上飞来了，我们将它扔回去。”

“您有何指令，大人？”一位炮兵军士站在他身旁，听到他小声说什么，就问道。

“没事儿，一枚榴弹……”他答道。

“来吧，我们的马特维夫娜。”他对自己说。他将靠近的那门老式炮想像为马特维夫娜。他认为集结在大炮附近的敌军如同一窝蚂蚁。在他的印象中第二门炮的一炮手，称得上是位潇洒的酒鬼叔叔，土申看他的次数和时间最多，欣赏他的每个动作。山下步枪互相还击，起起伏伏，如同是有人在喘气。他倾听着这种喘息的声音。

“听，又喘上来了，又喘上来了。”他对自己说。

他把自己想像成身强体壮而高大，两手足以将炮弹投到敌人阵地。

“嗨，马特维夫娜，老丫头，不要给我丢脸！”他从大炮旁边离开时说，此时有个陌生的声音在他头顶喊：

“土申大尉！大尉！”

土申恐慌地回头望去。原来就是把他从格仑特酒馆中赶出来的那位校官。校官气都喘不上来地冲他嚷嚷：

“您怎么了，发疯吗？两次下令您撤离，但您……”

“噢，他们怎么总找我麻烦？……”土申胆怯地看着上司，心中琢磨。

“我……没怎么……”他举着两个手指靠上军帽檐说，“我……”

可还不等上校讲完，一枚炮弹擦着他飞过，他急速地将头低下，伏在马背上。他停了停，刚打算接着说，另一枚炮弹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他掉转马头就跑。

“撤离！全部撤离！”他在远处喊着。

战士们哈哈直笑。一分钟过后，副官骑着马带到了相同的命

令。

这次来的人是安德烈公爵。他到了土申的炮兵连前线，第一眼见到的一匹卸套的缺腿马。它在一群套着马具的马匹旁边哀鸣着。它的腿上血流如注。两具尸首放在炮车之间。安德烈公爵靠近他们时，炮弹不断从他头上飞过，他感到脊背上冷风袭来。可一意识到他不应胆怯，便又鼓足勇气。“我不应胆怯，”他心想，在火炮中间从容不迫地下了马。他下达了命令，可没离开炮兵连。他决定马上撤回大炮，撤离前沿。他和土申一同在尸首间走着，在敌人猛烈的炮击下撤走大炮。

“刚刚来的那位上司，马上就溜了，”一位炮兵军士对安德烈公爵讲，“您与他截然不同。”

安德烈公爵没有与土申讲一句话。他们俩人都很繁忙，互相仿佛没注意到对方。炮手们将四门炮中两门无损的套到前车上，丢下一门被击坏的以及一门独角兽炮，朝山下转移。安德烈公爵这时策马来找土申。

“嗯，再会了。”安德烈公爵与土申握手时说。

“再会，好朋友。”土申说，“可爱的人！再会，好朋友。”土申不知何故忽然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一

风不再吹了，乌云低低地压在战场上空，与地平线上的浓烟连成一片。天色暗下来，两处大火尤其耀眼。炮击声慢慢稀少了，可后方与右方的步枪射击声却越发密集，越发靠近。土申带领着火炮从伤兵旁或中间经过，刚离开火线，退至峡谷，便碰到几位长官与副官，其中就有值勤校官与两回奉命派往土申所在连却没完成任务的热尔科夫。他们争抢着对他传令，向哪去，怎么到达，而且训斥他，指责他。土申没有下一条命令，也不开口。他害

怕讲话，因为一讲话，自己也不知何故，就要哭出来，于是沉默着骑着匹本连的驽马跟在部队后面走。尽管已经下了丢下伤兵的命令，很多伤员还是硬坚持着走在军队后面，请求允许他们坐上炮车。那位战斗打响前从土申棚子中跑出来的威武的步兵将领，腹部中弹，被放在“马特维夫娜”身上。山下一名面无血色的骠骑兵士官生，用一只手托起另一只，来到土申面前，请求搭炮车。

“上尉，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胳膊扭了。”他胆怯地讲，“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没力气走了。看在上帝的面上！”

很明显，这位士官生已经多次请求过搭车，可屡遭拒绝。他用那种犹豫的可怜兮兮的话语请求着：

“看在上帝的面上，允许我坐列车上吧。”

“让他上去，让他上去！”土申说，“小老弟，你给他铺上大衣，”他对他所得意的一名战士说，“那位受伤的将领呢？”

“被抬走了，没救了。”有人告诉他。

“坐上吧！坐上吧！兄弟，坐上吧！安东诺夫，铺好大衣。”

这名士官生正是尼古拉。他一只手托起另一只，面无血色，高烧令他的下颌不停颤抖。他们叫他坐上“马特维夫娜”即刚刚拉过牺牲的将领的那辆炮车上。铺在上面的大衣血迹片片，尼古拉的马裤与胳膊上也全是鲜血。

“怎么，您受伤了，兄弟？”土申来到尼古拉躺着的炮车前问。

“没怎么，擦破点儿皮。”

“那为什么炮车上全是血？”土申又问。

“大人，是前一位将领淌的血。”一位炮兵边回答边拿军大衣的袖管去擦血迹，似乎由于炮车上的污秽而觉得歉疚。

在步兵的协助下，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大炮拖到山上，在根特斯陶夫村停住了。夜幕降临，在十步以外就分辨不清战士的衣服，也不再响起枪声。忽然，在离右侧较近的地方再次响起喊杀声与炮击声。大炮在黑暗中发出火光。法军在进行最后的攻击，留守在林中的战士们还在奋战。众人再次向村外冲去，可

土申的大炮寸步难行。炮兵、土申与士官生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在那儿顺其自然。枪炮声停息了，一伙激动地交谈着的战士从横街中涌现。

“你没怎么样吧，彼得罗夫？”一名战士问。

“老兄，毫不留情地揍了他们一下。他们没胆量再来了。”另一位战士说。

“看不见任何东西。他们自相残杀了！看不明白，黑乎乎的，老兄。有喝的吗？”

我方粉碎了敌人的最后一次攻击。在黑暗中，土申的两门大炮让闹吵吵的步兵紧紧围住，朝前行进。

低吟声、交谈声、马蹄声与车轮声在夜幕中交融着，如同一条无形的阴暗的河流在向一个方向流动。在黑黑的夜色中，伤兵痛苦的呻吟与交谈声比其他任何噪杂声都清楚。他们的呻吟声弥漫了这笼罩在队伍上的黑暗，与夜色融为一体。一面跑，一面讲着什么话。

“他在讲什么？此时到哪去？在此处停下来吗？他在向我们表示感激，对不对？”四处焦急地传来种种疑问。前行的人群忽然聚到一块儿（前面的人肯定停止不前了），传说有停止前进的命令。众人全在泥泞的道路中间停住了。

升起了篝火后，讲话声听得更真切了。土申上尉下令给所有部下，命一名战士为士官生寻找救护站或军医，接着在道路旁战士们点燃的篝火边坐下来。尼古拉也一瘸一拐来到那儿。疼痛、寒冷与潮湿把他折磨得如同发高烧一样打着寒颤。他十分困倦，可胳膊上的剧痛令他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他一会儿将眼睛闭上，一会儿看看耀眼的篝火，一会儿看看蜷缩着虚弱的身体、盘着腿坐在他身边的土申。土申那一对和善而机敏的大眼睛带着同情与怜爱地望着他。他觉出土申一心要帮他，可无能为力。

路过步兵的行进声和散坐在四周的交谈声从四处传来。交谈声、脚步声、在泥地里前行的马蹄声与远远近近每堆燃烧的柴

禾的劈啪声，融汇成一片时起时落的喧嚣声。

原来在夜幕中那条无形的河流，此刻变成如同暴风雨后逐渐平息的昏暗的大海。尼古拉无意识地看着和听着他眼前与四周所发生的一切。一名战士来到篝火边，蹲下身把手伸去取暖，又转过头去。

“能取取暖吗，大人？”他问土申，“我落伍了，大人。我也不清楚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了。真丧气！”

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步兵连长，带着一位战士来到篝火边，请土申派人把炮挪开一些，以便让大车开过。在此之后，又来了两名战士。他们互相谩骂，厮打着抢夺一只皮靴。

“会是你捡到的！哼！真是诡计多端！”一名战士嘶哑地喊着。

接着走来一名瘦瘦的面色苍白的战士，他脖子上绕着一条带血迹的缠脚布，恼怒地向炮兵要水喝。

“难道让我和狗一样死去吗？”他说。

土申让人给他一些水。接着有一名开心的战士跑来，向步兵讨个火。

“给他一个火种！愿你们幸运，同乡，非常感谢，我们日后将加倍补偿。”他拾起一块红通通的木炭消失在黑暗里。

接着又有四名战士赶来。他们拿着军大衣裹着一样沉重的物件，经过篝火旁。其中一名被绊得摔了个跟斗。

“哼，活见鬼，将柴禾摆在路上。”那名战士念叨着。

“人都死了，干吗还抬着他？”其中一名说。

“闭嘴！”

他们抬着那件重物消失在黑暗中。

“怎样？疼吧？”土申小声问尼古拉。

“是的。”

“大人，元帅想见您。他在这儿的农民家。”一名炮兵来到土申面前报告。

“我马上去，老弟。”

土申站起身，系好军上衣，整整衣服，从篝火旁走开……

在距炮兵篝火较近的地方，巴格拉基昂公爵坐在专为他备好的农家里用餐，与集会在那儿的几位将领交谈：一名小老头眼睛半睁，贪婪地啃着一块羊骨头；一位是任二十二年无过失的将领，神采奕奕，酒足饭饱；一只手上戴有图章戒指的热尔科夫校官惶惑地望着在场的人；还有面无血色的安德烈公爵，紧闭双唇，眼睛如同发烧一样忽闪着。

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缴来的法国军旗，军法官天真地摸摸它，不解地晃晃头，大概他的确对军旗感兴趣，或者因为他饥肠辘辘看别人用餐而轮不到自己而难过。隔壁的小房间里关着一名被龙骑兵抓住的敌军上校。几名俄国将领围住他端详着。巴格拉基昂公爵依次向将领们致谢，询问战斗与伤亡的细节。在布劳瑙接受了检阅的团长向巴格拉基昂公爵汇报，说战斗一打响，他就领兵从树林里撤离，将拾柴的士兵集合，让敌人从旁边走过，接着依靠两营战士拼刺刀，将敌人击退。

“大人，我注意到一个营已乱作一团，我便站在道边上琢磨：‘让大家撤离，随后掉头猛打敌人。’我就这么做了。”

团长心中十分打算这么做，又后悔没来得及，可他讲起来活灵活现。是的，大概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吧？在这一场厮杀中，有哪一位能讲得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编造出来的。

“大人，我还应当向您汇报，”团长回忆起陶洛霍夫与库图佐夫的交谈，还有他与这位贬职的人最后一个照面说道，“我亲眼目睹贬为士兵的陶洛霍夫捕获了一位敌将，他表现得勇气非凡。”

“大人，我在这儿见到保罗格勒骠骑兵杀向敌军。”热尔科夫神情紧张地四处看着，插了句话。实际上他压根儿没见过骠骑兵，只不过听到一位步兵将领提到他们。“他们突破了两个方阵，大人。”

有几个人听了热尔科夫的话轻轻一笑，仍旧把它看成笑料，

可意识到他讲的话能令我方荣耀，就做出严肃的表情，尽管大多数人心中明白，热尔科夫在胡言乱语。巴格拉基昂公爵转向老上校。

“各位，我感谢你们，步兵、骑兵以及炮兵都英勇善战。为什么中央阵地放弃了两门大炮？”他边问边用目光寻视着什么人。（巴格拉基昂公爵没提及左翼的大炮，因为他了解，战斗一打响，那儿的每一门炮都被丢弃了。）“我似乎是派您去的。”他对值日的校官讲。

“其中一门被击坏了，”值日校官答道，“另一门，我可不清楚，我始终在那儿照应着，刚走开……的确攻击得很猛。”值日校官毕恭毕敬地又说道。

有人提到，土申大尉就在这个村中停留，已命人去找了。

“您不是去过那儿吗？”巴格拉基昂公爵问安德烈公爵。

“的确，我们恰恰没碰着。”值日校官向安德烈公爵开心地微笑着说。

“我没有见到您的福气。”安德烈公爵冷漠地回答。

众人都沉默着。土申胆怯地从上司们身后挤过来，站在门口。他见到上司仍然有些难为情，在不宽敞的农家里绕过将领们，没注意到旗杆，被它绊倒了。有几人笑出声来。

“为什么丢弃一门大炮？”巴格拉基昂公爵紧锁眉头问。他并非冲着大尉皱眉头，而是对发笑的人，在这几人中，热尔科夫的笑声最响亮。

面对着严格的上司，土申此刻才惊恐地认识到自己活命而放弃了两门火炮是一种过失与耻辱。他十分激动，原因是他从未这么想过。将领们的笑声让他更为难堪。他在巴格拉基昂面前站着，下颌抖动，艰难地说出：

“我不清楚……大人……那时兵力不足，大人。”

“您可以让掩护部队增援！”

当时掩护部队不在，可土申没说出来。他担心这样会连累其

他将领，沉默不语，目光呆滞地注视着巴格拉基昂的面孔，如同一名做错考题的小学生看着主考官。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显然，巴格拉基昂公爵不打算让人觉得自己太严厉，可又找不到话题；余下的人又没胆量插话。安德烈公爵紧锁眉头看着土申，手指因过于冲动而颤抖着。

“大人，”安德烈公爵以尖尖的声音划破了沉默，“您命我去了土申大尉的炮兵连。我到了那儿后，发现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两门大炮受损，压根儿就不存在哪支掩护部队。”

此刻，巴格拉基昂公爵与土申全注视着激动而又努力克制自己的正在讲话的安德烈。

“大人，您如果准允我发表看法，”安德烈公爵又说，“那么我要说的是，我们今日的战果应当首先归功于这支炮兵连的行动以及土申大尉和他部下的果敢坚强。”安德烈公爵话音刚落，没等众人反应，就离开了餐桌。

巴格拉基昂公爵看了看土申，显而易见不想表现出自己对安德烈严厉的指责的怀疑，又感到他的话又不能百分之百相信，就冲土申点点头，说他可以离开了。安德烈公爵紧随其后走了出来。

“噢，太感谢了，您把我给救了。”土申对他讲。

安德烈公爵感到难过而苦恼。所发生的一切全是那么稀奇，让他始料不及。

“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到这儿来做何事？他们想得到什么？何时才能结束这一切？”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人影，尼古拉琢磨着。胳膊上越来越疼痛难忍。他不能克制困意，眼前显现了一个又一个红圈，那些声响以及那些人的面孔、孤独以及疼痛互相交织。就是他们，这些战士，受伤的与没受伤的，是他们在挤他，压他，抽出他的筋，烧着他的断臂与臂膀。他合上了双眼以脱离这一切。

尼古拉昏睡了一阵儿，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梦到了很多情

景：他见到自己的母亲和母亲那白嫩宽大的手，见到宋尼雅清瘦的双肩，娜塔莎的双眼与笑声，以及杰尼索夫和他的言谈声与小胡须，还见到吉梁宁，还有他与吉梁宁和波格丹内奇间的不愉快。这件事原来与那位尖嗓门的战士是一码事儿。这件事与那些战士如此痛苦、如此固执地抓紧和挤压他的胳膊而且朝一边拽也是一码事儿。他要从他们的手中摆脱出来，可他们死死抓住他的膀子，时刻不放松。若他们没有强行拽他的膀子，他就不能觉得疼痛，但是他根本挣脱不了。

尼古拉睁眼看看天空。黑黑的夜幕在距篝火一码的上空垂悬着。在这条火光里，细小的雪花飘洒下来。土申还未归来，也看不到军医的影子。尼古拉孤苦伶仃，只有一名战士光着身子坐在篝火旁，烤着他那瘦黄的身躯。

"没有谁需要我了！"尼古拉想，"没有谁来帮帮我，没有谁怜惜我。但我以前没离家时有多么健壮、快活、惹人疼爱。"他叹息了一下，马上又不由自主地呻吟着。

"疼得厉害吗？"那名战士在篝火上边边抖着衬衣边问，然后没等回答，便干咳了一下，接着说："就在今天有多少人受伤，真让人心惊啊！"

尼古拉没理会那名战士的话。他看着篝火上飘飞的雪花，想到俄罗斯的冬季，想到亮堂堂而温暖的家，想到厚厚的皮大衣、飞奔的雪橇、健壮的体魄，以及亲人对他的疼爱与关心。"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呀！"尼古拉想。

次日，法军没有进行再次攻击，巴格拉基昂的残余兵力与库图佐夫的部队会师了。

第三部

一

华西里公爵很少反复思考自己的规划，更少考虑自己的规划是否于人有害于己有利。他精通世故，在社交界如鱼得水，惯于从中得利。他的计划和打算总是根据不同环境、不同对象而决定。尽管他并不深思自己的策略，但他生活的全部快乐之处却是制订规划。在华西里公爵的思维中，不只有一个两个计谋和策略，而是有一堆，有的渐露端倪，有的业已实现，有的则已自生自灭。他从不预先设想好。好比说，他并不向自己说："这人现在有势力，我一定要获得他的信赖和友谊，通过他替我谋得特别津贴。"或者："现在皮埃尔富有，我一定要促成他和我的女儿的婚事，向他借来我所急需的四万卢布。"华西里公爵一遇到有地位的权贵，他的本能立刻对他说，这人可供利用，应该同他套套近乎。他就会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去谄媚他，亲近他，说出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莫斯科，华西里公爵把皮埃尔拉笼住了，给他张罗一个相当于五等文官的宫内侍从的职位。他坚持要这个年轻人陪他一同到彼得堡并且寄居在他家里。华西里公爵仿佛是漫不经心，但却又胸有成竹，费尽心机要使皮埃尔和他的女儿结婚。如果华西里公爵事先周密地权衡过自己的计划，那么他的态度就不会这么自然，对待任何人，不管职位比他高的，还是低的，就不会这么坦率和亲切。他善于见风使舵，他在掌握何时应当和何时可以利用人的时机方面，具有超凡的才能。

不久以前还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皮埃尔，在出乎意外地成为富翁和别祖霍夫伯爵之后，每天要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要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务，一直到夜晚上床的时候才得安宁。他要在文件上签字，在官府办事（他不明白那种地方的作用），要向总管询问家事，视察莫斯科郊区庄园，接待许多人。这些人以前对他视而不见，而现在他如果不愿见他们，他们就会感到屈辱和难过。各种各样的人——商人、亲戚、熟人对这位年轻的继承人都十分奉承友好，他们显然相信皮埃尔的高尚的美德。他时常听到："以您的博爱的胸怀，"或者"凭您的善良的心肠"，或者"您是那么纯洁，伯爵……，"或者"要是他能像您那样聪明，"诸如此类的话，于是他真的相信自己具有无限的仁慈和非凡的智慧了，何况他时常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具有无限的仁慈和非凡的智慧。甚至以前对他蛮横无礼，怀有敌意的人现在也变得温和亲切了。那个身材颀长，头发梳得像洋娃娃似的，脾气糟糕透顶的大公爵小姐在办完丧事后来到皮埃尔房里。她眼睑低垂，脸庞绯红，对他说，她为他们过去的隔膜感到后悔，现在她觉得她没有权利要求什么，只请求在他遭到这次打击之后，允许她在这所她喜爱和付出很多牺牲的房子里停留几星期。她说着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这位冷冰冰的石像般的公爵小姐竟有如此之转变，令皮埃尔大为感动，他抓起她的手，请求她谅解，连他自己也不知要她谅解什么。从那天起，公爵小姐亲自动手给皮埃尔编织带条纹的围巾，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你为她做件好事吧。亲爱的，她毕竟为已过世的伯爵受过不少苦头。"华西里公爵对皮埃尔说，让他在一张对公爵小姐有好处的文件上签字。

华西里公爵认为，这个好处（三万卢布的支票）终究要给可怜的公爵小姐，要不然她准会说出他曾参与抢夺镶花文件夹的事。皮埃尔在支票上签了字，从此公爵小姐变得更和善了。两个小表妹对他也亲热起来，特别是那个俊俏的，脸上生有黑痣的最

年幼的公爵小姐，一见他就嫣然一笑，现出窘态，弄得他有点难堪。

皮埃尔觉得人人喜欢他是应该的，自然的，要是有人不喜欢，那就反常了，所以他不能不相信周围人们待他的诚心诚意。而且他也没功夫考虑这些人是不是真心诚意。他总是忙个不休，总是沉醉于亲切愉快的氛围之中。他觉得他处在某种重要活动的核心地位，他觉得人们总是对他有所希望，他如果不去做某件事，就会使许多人感到烦恼沮丧；相反，就会使大家满意。于是他就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但结果却并不如意。

在最开始的时候，华西里公爵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操纵皮埃尔的行动。自从别祖霍夫伯爵过世后，他就没有让皮埃尔有任何一点逃出自己的掌握。华西里公爵摆出那副神气，好像是说，尽管他俗务缠身，忙忙碌碌，但出于同情心，不能眼看这个孤立无援的青年人受命运和骗子的玩弄而置之不理。他终究是老朋友的儿子，况且有这么一大笔财产。别祖霍夫伯爵死后，华西里公爵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里，经常把皮埃尔叫到跟前，或者亲自去找他，教导他应该做什么，听他那倦怠而自信的语气，似乎每次还附加这样的话：

“你知道我事务缠身，但我要是对你不闻不问，于心不忍，你要知道，我对你说的是惟一现实的办法。”

“我说，老弟，我们明天一定要走了。”有一天，华西里公爵闭上眼睛，摸着皮埃尔的胳膊对他说，那语气仿佛在说一件很久以前就已决定而不能更改的事。

“我们明天就出发，我在马车里给你留了个空位。我很高兴把这里的重要事情都处理完。我早该走了。我刚接到一位大臣的信。我曾向他推举过你，他在外交使团里为你补了个缺，你已当上宫内侍从了。现在，外交官的前程已在你脚下铺开。”

虽然华西里公爵说话疲倦而自信。但长期思考自己前程的皮埃尔，却很想表示不同意见。然而华西里公爵用沉重而柔和的

语气说在前头，使他无法插进话，并且觉得惟有屈服才行。

“不过，老弟，我的行为也是自私的，是为了自己的良心，用不着感谢我。从来没有人抱怨人家对他的疼爱。再说，你仍是自由的，即使你第二天就撒手不干也行。等你到了彼得堡你就知道了，而且你早该远离那些令人恐惧的回忆了。”华西里公爵叹了口气。“就这么定了，老弟。让我的侍从也搭你的马车走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华西里公爵又说道：“你知道，老弟，你父亲还欠我一笔债务，所以我收到梁赞田庄寄来的款子就收下了，反正你也不缺钱用，自己人，好算账。”

华西里公爵所说的“从梁赞田庄寄来的一笔款子”，是农奴上缴的几千卢布的代役租金，这笔钱早就被他留下了。

彼得堡和莫斯科没什么区别，亲切和睦的气氛笼罩着皮埃尔，华西里公爵为他谋求的职务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头衔（因为他什么事也不用做）的盛情他无法推却，而社交、宴会请柬和社会事务又是如此之多，以致皮埃尔觉得比在莫斯科更加快乐、繁忙和幸福。这种幸福，无边无际。

皮埃尔从前的光棍朋友，很多都不在彼得堡。近卫军上了战场，陶洛霍夫贬为士兵，阿纳托里在外省军队里，安德烈公爵身居国外，因此，皮埃尔既不能过从前他钟情的夜生活，也不能跟尊敬的老朋友谈谈心以抒胸臆。他把全部时间消磨在宴会、舞会上，主要是在华西里公爵家里，同肥胖的公爵夫人和他们漂亮的女儿海伦待在一起。

安娜·舍勒也像社交界其他人一样，改变了对皮埃尔的态度。

以前，只要有安娜·舍勒在，皮埃尔总觉得自己说话粗鲁，欠分寸，多余的。他的话在脑子中似乎很美妙，一旦脱口而出就显得很愚蠢。而伊波利特的最愚蠢的话，听来却令人觉得充满智慧而且可爱。现在呢，皮埃尔不论说什么都是悦耳的。即使安娜·舍勒不说出这一点，他也看得出，只是因为出于对他的谦虚的

尊敬，才忍住没有说出来。

从一八〇五年初冬到一八〇六年，皮埃尔经常收到安娜·舍勒常用的粉红色请柬，请柬上附言："在我这里你能看到百看不厌的海伦。"

皮埃尔看到这里，第一次感到他和海伦之间形成了一种为别人承认的关系。这个想法令他吃惊，似乎给了他一种无法履行的义务，但同时，又因为这一种有意思的设想，又令他很高兴。

安娜·舍勒的晚会还跟第一次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在安娜·舍勒不再用莫特玛款待来宾，而是用从柏林来的一位外交官。他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有关亚历山大皇上到达波茨坦以及这两位君主为了维护正义誓结固若金汤的同盟以反对人类公敌的详细情况。安娜·舍勒在接待皮埃尔时，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她这种神情显然是由于这个年轻人最近遭到的丧事——别祖霍夫伯爵之死而引起的。（大家都认为，应该使皮埃尔相信，他对于他几乎不认识的父亲的死感到十分悲痛，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她这种悲伤的神情就像提到至尊的玛丽雅太后一样。皮埃尔为此感到荣幸。安娜·舍勒熟练地将客人分成几组。外交官被分到了华西里公爵和外交官们所在的大组。另外一组围着茶桌坐着。皮埃尔想加入第一组，但安娜·舍勒俨如战地总司令，头脑里有无数妙计却未来得及付诸实现，因此心情紧张。她一见皮埃尔，就用手指碰了碰他的衣袖说：

"等一等，今晚我要同您谈件事。"她望了望海伦，对她微笑了一下。

"亲爱的海伦，请您给我可怜的姑妈做点好事，她是爱慕您的，和她作十来分钟的伴吧。为了不让您太无聊，这里有位可爱的伯爵，他不至于反对跟您做伴。"

美人儿到老姑妈那里去了。安娜·舍勒仍把皮埃尔留在身边。她的神情显示，她还有必要指示他一些事。

"她美极了，是吧？"安娜·舍勒指着飘然而去的佳人对皮埃

尔说。“真是优雅的举止！这样年轻的姑娘，就有这样得体的风度和雍容华贵的风采！她一举一动都出自内心！她嫁给谁，谁就会得到幸福！有了她，一个交际笨拙的丈夫也会在社交界如鱼得水，应付自如。您以为呢？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一直说到这儿，安娜·舍勒才让皮埃尔走了。

对安娜·舍勒谈到的海伦得体的风度的问题，皮埃尔深表同意。如果说，他有时想到海伦，想到的正是她的美丽，正是她在社交场雍容大度，优雅娴静的风度。

姑妈在一个角落里接待了这两个年轻人，但似乎掩藏起了对海伦的爱慕，只是更多地显露出对安娜·舍勒的敬仰。她望着侄女，似乎问她该如何接待这两个年轻人。安娜·舍勒离开他们的时候，又用手指碰碰皮埃尔的衣袖说：

“我希望您再也不会说在我这里无所事事了。”安娜·舍勒望了海伦一眼。

海伦骄傲地笑了一下，似乎是说，她不承认，有谁看见了她还能不被她迷住的。姑妈咳嗽了一阵，咽下唾沫，用法语说，她很喜欢看见海伦；然后带着同样的脸色向皮埃尔说了同样的话。在枯燥无味时断时续的谈话中，海伦看了看皮埃尔，对他明媚地一笑，像她对所有人一样。皮埃尔已习惯了这种笑容，并不觉得有什么深意，所以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姑妈说到皮埃尔先父别祖霍夫伯爵特别喜欢收藏鼻烟壶，并向他们出示她收藏的一个鼻烟壶。海伦公爵小姐希望看看鼻烟壶上姑父的画像。

“这可能是维奈斯的作品，”皮埃尔说出著名微型画家的大名，一面从桌上探身去拿鼻烟壶，一面倾听另外一张桌上的谈话。

他立起身子想走过去，可是姑妈从海伦背后直接把鼻烟壶递了过来。海伦俯身让开，回眸嫣然一笑。她像往常去赴晚会时那样，穿着时髦的前后领口都开得极低的晚礼服。她的上半身（皮埃尔一向觉得它像用大理石塑成的）紧挨着他的眼睛。她那

具有生动魅力的肩膀和脖颈在她那双近视眼中显得如此清晰。并且离他的嘴唇是那么近，他只稍稍一弯身，就能碰到她了。他感到她身上的体温，闻到香水的气味，听到她呼吸时胸衣在沙沙作响。他没看见她的和衣服合成一个整体的大理石般的美丽，他只看见并且感觉到她的只被衣服所遮蔽的身体的全部魔力。一旦发现了这点，他便不能再以原来的方式看她，就像我们不能再相信已经被揭露的骗局一样。

“难道您到如今还没留意到我是多么美吗？”海伦似乎这样说，“您没留意到我是个女人吗？是的，我是可以属于任何男人，也可以是只属于您的女人。”她的目光这样说，就在刹那间，皮埃尔觉得，海伦能够，而且应该做他的妻子，而且非如此不可。

就在此刻，他深信她会嫁给他，好像他现在似乎已同她举行婚礼一样。这件事如何实现？何时实现？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好是坏（不知为什么，他甚至觉得这不是件好事），但是他知道这将要实现。

皮埃尔垂下了眼睑，又抬起来，想要重新把她看作一个对他是疏远而又陌生的美人，就像从前每天他所看见的那样；但是他已经不能够这么办了。他不能够，正如一个人，先前在雾中看野草，把它当做树，现在发现了是草，就再也不能够把它当做树一样。她靠他非常近。她已经支配了他。在他与她之间，除了他自己意志的障碍，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阻碍了。

“好，我把你们留在你们的小角落里。我看你们在那儿挺好。”安娜·舍勒的声音传了过来。

皮埃尔心惊胆战地回想自己是否有什么不得体的行为，他涨红了脸四处张望。他好像觉得，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不久，当他走近大组的客人的时候，安娜·舍勒对他说：

“听说您在装修您在彼得堡的房子。”

的确如此:建筑师说,他必须这样做。连皮埃尔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就装修起他在彼得堡的房子来了。

“这当然好,但不要从华西里公爵家搬出去。有公爵这样的朋友是很好的。”她说,向华西里公爵微笑着。“我知道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您说是不是?您年纪还轻,您需要听听别人的劝告,您不要生我的气,说我卖弄老资格。”安娜·舍勒沉默了,就像一般女人说到自己年纪时静静地等待别人说话那样。“假如您结婚的话,那可是另一码事了。”她用视线把两个人连在了一起。皮埃尔没看海伦,海伦也没看皮埃尔。但她靠他靠得非常近。他自言自语了一句,脸红了。

皮埃尔回到家里,好久不能安睡,总想着刚才发生的事。他出了什么事啦?什么也没有。他只知道:他从小认识的那个女子(过去别人对他说海伦是个美人,他总是不经意地说:“是的,她长得很好看,”)。现在可能属于他了。

“但她很愚蠢,连我也总是这样说,”皮埃尔想。“她在我身上引起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丑恶、肮脏的感情。有人告诉我,她哥哥阿纳托里爱过她,她也爱上了他。他们之间产生过丑闻,所以阿纳托里被从家里赶走了。还有他的哥哥伊波利特……她父亲华西里公爵……事情不妙,”他想,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这些想法还是不完全的),他又情不自禁地产生另一种想法,一方面,他觉得她庸俗肤浅;另一方面,他又很想娶她为妻,她可能爱他,她会彻底改变,而他所想的所听到的关于她的一切,也许是不确实的。他又不把她看作华西里公爵的女儿,只看见穿着一身灰色衣裳的那整个的身体。“不对,以前我为什么没起这个念头的呢?”皮埃尔又对自己说,这不可能,这样的婚姻有点恶心,不自然,不体面。他想起她以前说的话和眼神,以及当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看见他们的人说的话和眼神。他想起安娜·舍勒在提起房子的时候对他说的话和眼神,回忆起华西里公爵和别人的许多类似这样的暗示。他不寒而栗了,他害怕他不得不做一件明显

不好而又不该做的事。可是，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在他心中另一方面，浮现出她的形象和她全部的女性的美。

二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华西里公爵准备到四个省巡视，他为自己弄到这份差事，以便同时视察他那衰败的田庄。他从驻扎部队的营地里找来儿子阿纳托里，跟他一起去拜访保尔康斯基公爵，他希望儿子能娶这个老富翁的女儿。但在出发办理这些新事务之前，华西里公爵必须先解决皮埃尔的问题。的确，皮埃尔最近一直住在他家里，并且像所有恋爱中的人一样，被海伦所迷倒，显得可笑、愚笨，但是还没有求婚。

“这一切都很好，但这件事应该解决妥当。”一天清晨，华西里公爵忧郁地暗自叹息。他觉得皮埃尔承他那么大的情（上帝保佑他！）在这件事上却做得不怎么好。“年少……轻浮……唉，上帝保佑他，”华西里公爵想，自以为很善良，“这件事总得有个解决啊。再过两天是海伦的命名日，我要请些人来。如果他不明白他该做什么，那么就由我来办吧。是的，由我办，我是父亲！”

皮埃尔参加了安娜·舍勒的晚会，激动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认定和海伦结婚是没有幸福的，他要摆脱她，过了一个半月，皮埃尔还没从华西里公爵家搬走。他惊恐地发现，在大家的眼中，他和海伦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密切了。他无法恢复从前对她的看法，他无法摆脱她，这虽可怕，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她联系起来。也许他可以控制自己，但是华西里公爵家没有一天没有晚会（过去他很少请客），假使皮埃尔不愿破坏大家的兴致，不愿辜负大家的期望，他便不得不到场。华西里公爵很少在家，他只要经过皮埃尔的身旁，就拉拉他的手，心不在焉地把刮光的有皱纹的腮伸给他吻，或说，“明天再见，”或说：“来一起用

餐吧，不然我就看不见你了，”或说，“我是为你留下来的。”等等。虽然华西里公爵为了皮埃尔才留下来（他是这么说的），他并没有同皮埃尔说过两句话，皮埃尔却觉得自己不能够辜负他的期望。他每天向自己说同样的话：“总之，应该了解她，并且弄明白：她是什么样的人？是我从前错了，还是现在错了呢？不，她不笨，不，她是顶好的姑娘！”他有时向自己说，“她从来没有做过错事，从来没有说过愚蠢的话。她说话很少，但直截了当。她的确不愚蠢。她从来不胆怯，现在也很落落大方，她的确不是个坏女人！”他同她谈各样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每次她都用简单明确的语言回答他，表示自己没有兴趣；或是用沉默的笑容和目光来回答。但皮埃尔却觉得她与众不同，非同一般。她沉默的笑容，使一切议论都显得可笑，只有她才是正确的。

海伦一见到他，总是愉快而信赖地妩媚一笑。她仅对他一人这样笑，比她平时的微笑更加含义深长。皮埃尔清楚，大家都等待他跨过界线，说出一句肯定的话。他知道他迟早得跃过这条界线，但一想到这可怕的一步，他就感到不寒而栗。在这一个半月里，他感觉自己越来越被拉近那个危险的深渊，他屡次问自己：“究竟怎么回事？我要下定决心！难道我没有意志吗？”

皮埃尔想下决心，但惊恐地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坚定的意志。皮埃尔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只在他们觉得自己十分纯洁的时候才有力量。那天，他在安娜·舍勒家观看鼻烟壶时被一种欲望所支配，这种欲望引起了罪恶之感，毁坏了他的决心。

海伦命名日那天，华西里公爵邀请至亲好友（按公爵夫人的说法）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所有赴宴的亲朋好友都体会到，命名人的命运就要在这天决定。客人坐下来吃饭了。那位当年庄严漂亮现在身体发胖的华西里公爵夫人，坐在了主位。她两旁坐的是最尊贵的客人——老将军和他的妻子。还有安娜·舍勒；坐在餐桌末端的是年纪较轻的贵宾，家里人也坐在那里，皮埃尔和海伦并排坐着。华西里公爵没有入席，他在桌子旁绕来绕去，兴

高采烈，时而在这个客人旁边，时而在那个客人旁边坐下。他向每个人说点很随便的，令人开心的话，只除了皮埃尔和海伦，似乎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在场。华西里公爵使大家都活跃起来。灯烛辉煌，照得银器和水晶玻璃器皿、女人们的盛装和将军们的金肩章、银肩章闪闪发光。穿红制服的仆人在餐桌周围奔忙着。桌上餐具叮当作响，桌旁有正进行热情洋溢的讨论；在餐桌尽头，一位上了年纪的宫中高级侍从正在要一位老男爵夫人相信他是热爱她的，她听了大笑；另一边，有人在讲一个叫玛丽雅・维克多罗夫娜的痛苦经历；在餐桌中间，华西里公爵把很多听众吸引到他的周围，他的嘴唇露出戏谑的微笑，给太太们描述最近一次（星期三）机密会议的情况。在会议上，维亚兹米金诺夫，新任彼得堡军务总督接到并宣读亚历山大皇帝从营地中寄来的当时赫赫有名的诏书。皇帝向维亚兹米金诺夫说，他接到了各方民众表示效忠的声明，而彼得堡的声明尤其使他满意，并且说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他荣幸做这个国家的元首，他要极力使自己无愧于这种光荣。这道诏书开头的话是："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

"那么，除了尊贵的维亚兹米金诺夫就没有别的了？"一位太太问。

"是啊，是啊，别无其他的东西。"华西里公爵笑着回答。"'尊贵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可怜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怎么也读不下去了，他几次从头读起，但一读到尊敬的……就抽泣……维—亚—兹—米……他就流泪……据各方消息……他就伤心地哭起来，再也念不下去。他拿出手帕，又念'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眼泪又涌出来……结果只好请别人代念。"

"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眼泪又流出来……"有人笑着重复说。

"不要贫嘴，"安娜・舍勒从桌子另一端用一个手指威胁说，

“维亚兹米金诺夫可是个善良的人……。”

大家都笑得很厉害。坐在上席的贵宾都很愉快，很激动。只有皮埃尔和海伦默不作声地并排坐在下座。两个人的脸上都凝结着快活的笑容，这并不是因为维亚兹米金诺夫的笑话，而是羞涩的笑容，是为了他们自己心情而有的。尽管别人互相戏谑，谈笑风生，尽管大家很有胃口地喝莱茵葡萄酒，吃加调料的菜肴和冰淇淋，眼神有意躲开这对青年，仿佛并不在意他们，但从偶尔投向他们的目光中，总使人感到，无论是维亚兹米金诺夫的笑话也好，笑语声也好，美味的食物也好，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所有在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皮埃尔和海伦这对情侣身上。华西里公爵一边学着维亚兹米金诺夫的抽抽搭搭的样子，一边用眼睛瞟着女儿。在他笑的时候，他脸上的神态显露着这样一种心情：“好了，好了，一切顺利，今天一切就可以有结果。”安娜·舍勒吓唬他不要戏谑老实的维亚兹米金诺夫，华西里公爵却从她望向皮埃尔的眼神里读出，她在祝贺他有了乘龙快婿和女儿幸福终身。老公爵夫人忧心忡忡地叹气向邻座的女客让酒，同时愠怒地向女儿一瞥，这声感叹仿佛在说：“是啊，亲爱的，现如今咱们除了喝杯甜酒，再没咱们干的事，现如今，年轻人都会旁若无人地为自己谋划幸福。”外交官注视着这对情侣幸福的面庞，想：“我讲的一切多么无趣，好像我真的对此感兴趣似的，事实上，只有他们才是幸福的。”

在这群上流社会虚伪做作，烦琐乏味的兴趣中，汇入了一对美丽健康的青年男女互相倾心的真挚情感。这种感情高高在上，远比那些无聊的闲谈高雅。玩笑无味，新闻无趣，热闹显然是假装的，不单是他们，连在餐桌旁侍候的仆人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望着容光焕发的海伦和皮埃尔那副红光满面的、幸福的、心神不安的胖脸，竟忘了服务。烛光似乎也只集中在这两张幸福的脸上。

皮埃尔觉得他成了晚会的中心，这个地位使他又高兴又难

受。他好像是专心注意做某事，他看不清，听不见也不明白任何事。只有不连贯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片断偶而在他心中突然地闪过。

“所有一切都完了！”他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么快！现在我知道了，不是为她一个人，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这件事是不可避免要实现的，他们都那么期待这件事，都相信它会实现。因此我不能，我不能令他们失望。但是这件事将如何实现呢？我不知道。但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皮埃尔想着，望着眼前耀眼的裸露的肩膀。

不知为什么，这时他忽然害羞起来：他一个人受到大家的注意，他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幸运儿，面孔平庸的他却成为占有海伦的帕里斯。“不过这种事向来这样，”他安慰自己说。“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为这件事做了什么？这是何时开始的。我是跟华西里公爵一块儿从莫斯科来的。那时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后来，我有什么理由不在他家里住呢？后来，我和她一起玩牌，替她捡起过手提包，和她一起乘车游玩。这是从何时开始的？这是从何时开始的？”此刻他靠近她坐着，好像是她的未婚夫；他听见、看见、感觉到她就在旁边。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美丽，她的动作。有时，他忽然觉得，不是她，而是他自己非常英俊，觉得他们正是因此而望着他。皮埃尔因为大家的赞赏而感到高兴。他挺起胸，抬起头，感到十分幸福。忽然，他听到一个熟人的声音，反复对他说什么，但他聚精会神地沉思着，以致不明白人家在对他说些什么。

“我问你，你何时收到安德烈公爵的信？”华西里公爵重复了三遍。“你怎么这样心不在焉，老弟。”

华西里公爵含着微笑，皮埃尔看见，所有的人都对他和海伦微笑。“既然你们都知道，那就知道吧，”皮埃尔自言自语。“那又有什么关系？这是真的。”皮埃尔现出了微笑，温和而天真。海伦也笑了。

“你什么时候接到的?从奥洛莫乌茨寄来的吗?”华西里公爵重复说,他似乎为了解决争端,非知道此事不可。

“是的,是从奥洛莫乌茨寄来的。”他叹了口气回答。

饭后皮埃尔领着女伴跟别人进了客厅。客人们开始散去。有的没跟海伦告别就走了,有的过来待一下就走了,好像怕妨碍她的正事,而且不让她送。那位外交官闷声不响地走出了客厅,一言不发,他觉得他的外交官身份和皮埃尔的幸福相比微不足道。老将军在回答她老伴问他腿病的时候,竟勃然大怒,他心里想:哼,傻婆娘,看人家海伦即使到五十岁也仍然美丽。

“看来我可以向您道喜了。”安娜·舍勒向公爵夫人一面低声说,一面使劲地吻了吻她,“要不是头痛,我就可以多留一会儿了。”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她对女儿幸福的妒嫉使她苦恼。

皮埃尔和海伦送走客人后,又单独在小客厅呆了一阵。最近一个半月来,他常单独同海伦呆在一起,但从未与她谈情说爱,现在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但又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感到有愧,他似乎觉得他在海伦身边占的是别人的位置。“这种幸福你不该拥有。”内心有个声音对他说。“只有那些气质和你迥异的人才能拥有这种幸福。”但是他必须说点什么,于是他开始说话了,他问她是否满意今天的晚会,她和平常一样,单纯地答道这天的命名日她非常快乐。

还有几个近亲没走,他们坐在大客厅里。华西里公爵慵懒地走到皮埃尔面前。皮埃尔站起来,说天已不早了。华西里公爵带着疑问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似乎他所说的是奇怪的让人不中听的话。但马上华西里公爵严厉的神情改变了,他抓住皮埃尔的手让他坐下,亲热地微微一笑。

“怎么样,小海伦?”他随即问女儿,用的是疼爱子女的父母惯用的亲昵语调。不过这种语调是华西里公爵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他又扭转身子对皮埃尔说话。

“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华西里公爵一边说，一边解开背心最上面的一颗钮扣。

皮埃尔微笑了一下，但是从他的笑脸中可以看出，不是维亚兹米金诺夫的笑语使华西里公爵发生兴趣。而华西里公爵也明白，皮埃尔知道这一点。华西里公爵忽然咕噜了一句什么，走出去了。皮埃尔觉得连华西里公爵也有点窘，这个社交界老人的窘态使皮埃尔很感动。皮埃尔回头看了看海伦。而她，似乎也窘了。她的目光仿佛在说：“有什么办法，都是您的错。”

“非得下决心不可，可是我办不到，我办不到，”皮埃尔想，于是又谈不相干的事，谈维亚兹米金诺夫，问关于他的趣事的具体内容，因为他没听清。海伦微笑着回答他说她也没听清。

当华西里公爵走进客厅的时候，公爵夫人正低声同一位老太太谈着皮埃尔。

“当然，这是很美满的一对儿，老大姐，但幸福……。”

“婚姻是命定的”。老太太回答。

华西里公爵好像不愿听太太们的谈话，走到客厅的另一角，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打盹，他的头往前一冲，随即清醒过来。

“阿林娜，”华西里公爵对妻子说，“去瞅瞅他们在做什么。”

公爵夫人走到门口，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向客厅瞟了一眼。皮埃尔和海伦仍坐在那里谈话。

“还是那样。”公爵夫人回答丈夫。

华西里公爵皱了皱眉，把嘴歪了一下，他的腮帮带着不愉快，粗鲁的表情，颤动了一下；他打起精神，站立起来，把头向后一仰，用坚定的脚步，经过太太们面前，走进小客厅里去了。他快步地、高兴地走到皮埃尔面前。公爵的脸得意洋洋，以致使皮埃尔一看见他，就惊恐地站起身来。

“感谢上帝！”华西里公爵说。“我太太告诉了我一切！”他一手搂着皮埃尔，一手搂住女儿。“海伦，我的孩子！我感到万分高

兴。”华西里公爵的声音发颤了。“我一直敬慕你的父亲……她会成为你的贤妻的……上帝保佑你们！……。”

他拥抱女儿，然后又拥抱皮埃尔，用他那老年人的嘴吻皮埃尔，眼泪打湿了他的腮。

“公爵夫人，到这边来！”华西里公爵嚷道。

公爵夫人进来，也哭了，那个上了年纪的太太用手帕擦着眼泪，大家都吻了皮埃尔，皮埃尔反复吻着海伦的手。过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单独在一起了。

“这事只好如此，非如此不可，”皮埃尔想，“因此不必问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好，既然事情定下来了，再也不用像原来那样犹疑不决了。”皮埃尔沉默地握住未婚妻的手，望着她那一起一伏美丽的胸脯。

“海伦！”皮埃尔大声说，接着又停住了。

“在这种时候应该说些特别的话，”皮埃尔想，但他想不起来，究竟应该说些什么。他看了看海伦的脸，海伦向他靠近了，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啊，把这个取下来……取下来……”海伦指指他的眼镜。

皮埃尔摘掉眼镜，他的眼睛除了现出一般人刚摘去眼镜时的怪样子外，还有惊疑的神色。他想弯下身去吻海伦的手，但海伦快速而粗鲁地一仰头，截住了他的嘴唇，让他的嘴唇贴住自己的嘴唇。她脸上变样、慌张，难看的神情使皮埃尔吃了一惊。

“现在已太迟了，一切都完了，但我是爱她的。”皮埃尔想。

“我爱你！”皮埃尔想起这种场合该说的话，于是说了，但有气无力，连他自己都觉得惭愧。

一个半月后，皮埃尔结婚了，并迁入新居——在彼得堡粉饰一新的别祖霍夫的宅邸，并且正如大家所说的，成了个娶了娇妻又拥有百万家产的幸运儿。

三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老公爵保尔康斯基接到华西里公爵来信，信中说，他将要和儿子一同前来登门拜访。“我正在各地巡视，为了拜访您，我尊敬的恩人，多走一百里路根本无所谓。”华西里公爵写道，“小儿阿纳托里伴我同行，他要到军队去，他也和我一样对您充满敬意，希望您能允许他当面向您表示敬意。”

“哦，用不着带玛丽雅出去交际了，未婚小伙子自动上门了。”小公爵夫人听到这个消息，随口说了一句。

保尔康斯基公爵皱皱眉头，什么也没说。

收到信的两星期后，一天晚上，华西里公爵的仆人先来了，第二天，公爵本人和儿子也到了。

保尔康斯基老头一向看不惯华西里公爵的为人，近年来，华西里公爵在保罗和亚历山大宫廷有了高官厚禄，就更加瞧不起他了。现在，从信中和小公爵夫人的暗示中了解到怎么回事后，心里对华西里公爵的厌恶变成痛恨了。他提起他总是怀着鄙视的语气。华西里公爵到达那天，保尔康斯基公爵心情恶劣，极不高兴。不知是因为华西里公爵的到来使他有脾气，还是由于正当他心情糟糕时，华西里公爵到来了，反正他就是情绪烦躁不安。那天早晨，季洪劝建筑师见公爵时，不要带报告去。

“您听他是怎么走路的，”季洪说，他让建筑师注意公爵的脚步声，“他用整个脚后跟走路，我就知道……”

但是，和平常一样，八点多种，公爵还是身穿貂皮领丝绒大衣，头戴貂皮帽出来散步。头天晚上下了雪，公爵经常散步走过的，通往暖房的路径已经扫过了，小路上残留着扫帚的痕迹。在路旁松软的雪堆上插着一把锹。公爵皱着眉，沉默着，走过花房、下房和厢房。

“雪橇能过来吗？”他问伴他回家的总管。总管知书达理，相貌和举动都有点像主人。

“雪很厚，老爷。我正吩咐人把大道扫净了。”

公爵点点头，向台阶走去。“谢天谢地，”管家想，“乌云总算过去了！”

“雪橇难以过去，老爷。”总管加了一句，“据说，有位大臣要来拜会老爷，是吗？”

公爵向总管转过身来，愠怒地盯着他。

“什么？大臣？什么大臣？是谁说的？”保尔康斯基公爵用刺耳的声音喝道，“你们不替我的女儿公爵小姐清道，却替大臣扫路！这里哪有什么大臣！”

“老爷，我以为……”

“你以为！”公爵咆哮着，他越说越快越不连贯了。“你以为……强盗！混蛋！……我要教训你怎么以为，”公爵举起手杖向总管挥去，要不是管家闪得快，肯定会挨一下。“你以为！……混蛋！……”公爵急促地嚷道。总管虽然大着胆子躲开了手杖，但不免还心有余悸。他走到公爵面前，谦恭地垂下秃头。也许正因为这样，公爵继续骂道：“混蛋！……把雪扫回路上去！……”这次他却没有再举起手杖，疾步回屋了。

午饭前，公爵小姐和布莉恩小姐得知公爵心情不佳，就在餐厅里等候他。布莉恩小姐神采奕奕，似乎在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像平常一样，”玛丽雅公爵小姐面色苍白，眼睑低垂。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深感痛苦的是，她知道此时应和布莉恩小姐一样显得若无其事，但她无法办到。她想：“我要是装得什么也没发生，他会以为我不关心他。我要是抑郁不乐，他会说（这是常有的事）我精神不振。”

公爵看了看女儿慌恐的神色，哼了一声。

“哼……傻孩子！……”公爵嘟囔了一句。

“那一个不在，肯定有谁向她透露过什么坏消息。”公爵想的

是没到餐厅里的小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呢？”他问，“躲起来了？……”

“她感觉不舒服，”布莉恩小姐面带微笑地说，“她没有出来，遇上这种情况，她不出来是可以理解的。”

“哼！哼！哼！哼！”公爵气呼呼地，坐在桌旁。

他看见盘子不干净，指指上面的污迹，把它扔了。季洪一把接住，把它递给餐厅侍者。小公爵夫人并非身体不适，她只是害怕公爵，听说他情绪极差，就不敢露面了。

“我为腹中的孩子担忧，”小公爵夫人对布莉恩小姐说，“天晓得，受惊吓会对胎儿产生什么影响。”

一般说来，小公爵夫人住在童山，时常对老公爵怀着恐惧和厌恶。因为恐惧占优势，以致她还没感觉到厌恶。在老公爵这方面，也对她有点厌恶，但他的蔑视掩盖了这种厌恶。小公爵夫人习惯住在童山，她特别喜欢布莉恩小姐，整天同她在一起，请她在她房里过夜，常常同她谈起公公，议论他的是非。

“我们这有来客拜访，公爵。”布莉恩小姐说，用白里透红的手指打开白餐巾，“我听说是华西里公爵大人和他的儿子一起来，是吗？”她问道。

“哼，这个大人是个毛头小子……他的职位是我帮他获得的。”公爵气哼哼地说，“我真弄不懂，他儿子来干吗。或许公爵夫人和玛丽雅公爵小姐清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儿子带来，我不需要他。”他望着面红耳赤的女儿。

“你不舒服吗？还是害怕我们那个蠢材总管所提到的大臣？”

“不，爸爸。”

尽管布莉恩小姐话题选得很不得当，但她还是喋喋不休。她谈到花房，谈刚开的一朵花怎么好看。喝过汤后，公爵的情绪慢慢变好了一些。

饭后公爵去看儿媳妇。小公爵夫人正在桌旁同使女玛莎闲聊，一看见公公，她脸色唰地变白了。

小公爵夫人的样子完全变了，她不是变好看而是变丑陋了。两腮下陷，嘴唇翘起，眼皮耷拉着。

“是的，不太舒服。”当公公问她身体情况时，她回答说。

“需要什么吗？”

“什么也不需要，谢谢，爸爸。”

“那么好的，好的。”

公爵说完话来到侍仆房间里，总管阿尔巴瑞奇低下头，站着。

“路面填上了吗？”

“填上了，老爷，看在上帝份上，请原谅我那时的愚蠢。”

公爵打断他的话，不自然地笑了。

“好了，好了。”

公爵伸出手来让阿尔巴瑞奇吻了吻，就向书房走去。

当天黄昏时，华西里公爵到了。车夫和仆人在大路上迎接他，人们在故意堆满雪的路上吆喝着，把他的马车和雪橇拉到厢房那边。

华西里公爵和阿纳托里被安排在两个房间里。

阿纳托里脱了斗篷，坐在桌前，手叉着腰，面带着微笑，用他那美丽的大眼睛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桌角。他轻浮放纵，把他的全部生活看作连续不断的娱乐，这种生活有人专为他安排的。现在，对于访问怪癖老头和富而丑的女继承人，他也是这种看法。照他的设想，一切都会圆满结束，大家都会满意。“既然她很富有，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又不碍事。”阿纳托里想。

同平常一样，他刮了脸，洒了香水，带着天生的、善意的、得意的表情，高抬着漂亮的头，走进父亲房间。华西里公爵身边有两个侍从忙着替他穿衣打扮。华西里公爵幸福地左右张望，高兴地对进来的儿子微微颔首。似乎说：“对了，我正需你打扮成我这样。”

“哦，说实话，爸爸，她长得很难看，是吗？”阿纳托里用法语

问，好像是在继续着在途中谈过不止一次的问题。

“不要说了，废话！最重要的是在老公爵面前尽量表现得恭敬，要老练。”

“假使他要发火，我就走，”阿纳托里说，“我可不愿忍受这种老头子的坏脾气，啊？”

“记住，你的一生就靠这一次了。”

这时候女仆们的房间里不但知道了大臣和他儿子的来访，而且详细地谈到了两个人的外表，玛丽亚公爵小姐独自坐在房间里，徒然地想要压制住内心的激动。

“为什么他们要写信来？为什么丽莎要对我说这件事？但这是决不可能的？”她照着镜子，对自己说，“我要怎么进客厅呢？就算他令我满意，但若单独与他呆在一块，我仍会感到拘谨。”我自己现在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一想到她父亲的目光，她便觉得战战兢兢。

小公爵夫人和布莉恩小姐已从女仆玛莎那得到可靠的情报：大臣的儿子是个英俊的男子，脸色红润，眉毛乌黑，他父亲上楼都颤颤巍巍，而他却像一头鹰一样矫健，一步三级地跟在他后面跑着。小公爵夫人和布莉恩小姐得到这些消息，在走廊里兴高采烈地交谈着，走进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房间。

“玛丽雅，他们到了。您知道吗？”小公爵夫人一边说，一边腆着大肚子，沉重地坐在扶手椅上。

她没有穿她早晨所常穿的外衣，换了一身漂亮的连衣裙，她的头发用心修饰了，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这却没有遮盖她的憔悴的、惨白的面容。她穿上这件参加彼得堡社交活动的衣裳，使她显得更加难看了。布莉恩小姐也稍作修饰，使她鲜艳俊俏的面庞更加惹人喜爱。

“哦，您还是这副样子？亲爱的公爵小姐！”她说，“客人来了，马上就会来通报。我们就得下楼去，您却一点也没有装扮！”

小公爵夫人从椅子里站起来，打铃唤来使女，极其热心地对

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装束出主意，并且动手替她打扮。玛丽雅公爵小姐因求婚者的到来心慌意乱，这件事伤害了她的自尊心，而更令她尴尬的是，她的两个女友也认为必当如此。要是对她们说，她为自己也为她们感到羞耻的话，这就更暴露了她内心的气愤。要是拒绝打扮，这就会引起她们没完没了的取笑和纠缠。她脸红了，那对美丽的眼睛变得暗淡无神，脸上布满了红斑，她带着常有的殉道者的难看的表情，她像个木偶似的任凭布莉恩小姐和丽莎摆布。这两个女人发自内心想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她长得太难看了，她们谁也不会把她看作竞争对手。她们带着女性所有的那种单纯的固执的信念，以为服装可以使得面孔美丽。布莉恩小姐和玛莎就动手替她换衣服。

"不行，我亲爱的，真的，这件衣裳不好看。"丽莎远远打量着公爵小姐说，"我记得你有件紫红色的衣裳，对了！这可是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啊？这件衣服颜色太素了，不合适，不好！"

难看的并不是衣服，而是公爵小姐的脸和整个身材。这点布莉恩小姐和小公爵夫人却没察觉到。她们一味认为一袭棕色连衣裙，配上一条浅蓝色纱巾，然后将头发高高拢起，扎一条浅蓝色的缎带，等等，这样就可以使她光彩照人。她们忘记了，丑陋的容颜和难看的身材是难以改变的，虽然衣服和装饰换来换去，这张脸仍显得可怜巴巴而且并不好看。玛丽雅公爵小姐任凭她们不厌其烦地给她换装，她的头发高高束起（这种发式改变了她的相貌，使她看起来更加难看），脖上系着淡蓝色围巾，身上穿着紫红色连衣裙。小公爵夫人围看她转了两三圈，用小手弄好衣褶，抻抻围巾，时而从左边，时而从右边低着头细细端详。

"不行，这不行"，她两手一拍，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玛丽雅，这对您绝对不合适，我还是比较喜欢您平日穿的那件灰色的连衣裙，看在我的面上，请您再换一次吧。卡嘉，"她对使女说，"您把公爵小姐那件灰色连衣裙拿来，布莉恩小姐，您等着看我怎样安排吧。"她说这话时，含着一种艺术家得意的微笑。

但当卡嘉把衣服拿来时，玛丽雅小姐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镜前，瞧着自己的脸，从镜中看出，她的眼睛噙着泪水，她的嘴在打颤，眼看就要放声大哭了。

“哦，亲爱的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说，“您再努力一下吧。”

小公爵夫人从使女手中接过衣服，向玛丽雅公爵小姐走去。

“好吧，这回我们一定要把她打扮得朴素可爱。”她说。

她的说话声、布莉恩小姐的笑声、卡嘉的笑声、三者融会在一起，像小鸟的声音一样婉转。

“得了，不要管我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她的声音严肃而痛苦，小鸟的啾啾声立刻停止了。她们看到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明亮地恳求望着她们，眼睛里充满着泪水和忧愁，于是，她们明白了，坚持是无用的，甚至是残忍的。

“至少得改一改头发的样子，”小公爵夫人说，“我对您说过，”她责备布莉恩小姐道，“玛丽雅的脸型一点也不适合这种发型。得请您改一改。”

“不要管我了，反正都一样。”公爵小姐强忍着眼泪说。

布莉恩小姐和小公爵夫人内心不得不承认，玛丽雅公爵小姐这样打扮是很丑的，比原来更丑，但已经太迟了。她带着她们所熟悉的哀伤而忧虑的神情望着她们。这种神情没有引起她们对于玛丽雅公爵小姐的畏惧（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畏惧）。但是她们知道，当她脸上显出这种神情时，她总是沉默着，而她的决心却不会动摇。

“您会换个发式的，对吗？”丽莎说，玛丽雅小姐一声不吭，丽莎走出了她的房间。

玛丽雅公爵小姐单独留在房间里。她没有按丽莎的请求做，不但没有换发式，连镜子也没再照一下。她无力地垂下眼睛和双手，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沉思。她想像她有个丈夫，一个男人，一个具有不可思议魅力的男人，突然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幸福的世界。她想像着怀抱着自己的孩子，就像昨天她在乳母的女儿那里

看见的孩子一样。丈夫就站在跟前，温柔地望着她和孩子。“咳，这是不可能的，我长得太丑了。”她想道。

“请您去喝茶。公爵马上就要到了。”女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醒悟过来，对自己的这些想法吃了一惊。在下楼之前，她走进了圣像室，注视着被神灯照亮的救世主巨像的黑色面孔。她两手交叉在胸前，在圣像面前站了几分钟。她犹疑痛苦地思索着。她能得到爱情的欢乐吗？她能得到所喜爱的男子的尘世快乐吗？在考虑婚姻问题时，玛丽雅公爵小姐憧憬着家庭幸福，憧憬着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最强烈的愿望是获得尘世的爱情。这种感情愈是想对别人隐藏，甚至对自己隐藏，就愈是强烈。“天哪，”她说，“我怎样才能压住心中的魔鬼呢？怎样才能摒弃心中的邪念？心情平静地奉行上帝的旨意呢？”玛丽雅公爵小姐刚提出这个问题，上帝在她的内心回答说：“不要为自己追求任何东西；不要寻觅，不要焦急，不要忌妒。人类的将来和你的命运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但你得这样地生活，就是要对一切有所准备。假使上帝要在婚姻的责任上考验你，你便准备执行他的旨意。怀着这种安慰的念头（但她还是希望实现她的被禁止的尘世的幸福），玛丽雅公爵小姐叹了口气，划了十字，走下楼，根本没去想她的服装、发式，也没想到她该如何走进客厅，说些什么话。这一切都无法同上帝的旨意相比！我们都知道，没有上帝的旨意，人的头上不会落掉一根发丝。

四

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进客厅的时候，华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已在那里了，他们正同小公爵夫人和布莉恩小姐交谈。当她脚跟着地，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来的时候，两位男子和布莉恩小姐欠

起身来。小公爵夫人指着她向两位男客说："看，玛丽雅来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仔细看了看所有的人，她看见华西里公爵的脸，华西里公爵看见公爵小姐就沉下了脸，随即又露出了微笑。接着她又看见了小公爵夫人的脸。小公爵夫人好奇地观察着客人们的表情，想知道玛丽雅给了他们什么印象。她看见布莉恩小姐头上扎着缎带，容颜俏丽，炯炯有神地盯着他，但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却不能够看见他，她进屋时，只觉得一个巨大的、俊美的东西向她移动。华西里公爵先走过来，玛莉雅公爵小姐吻了他的低垂在她手上的秃头，回答了他的问话，说她没有忘记他，而且记得很清楚。然后阿纳托里走到她面前，但她还是没有看见他。她只感觉到一只温柔的手紧握着她的手，她几乎接触到他白净的额头，在额上是洒过香水的美丽的亚麻色的头发。当她注视的时候，他的英俊使她吃惊了。阿纳托里把右手的大拇指插在制服的扣着的扣子下边，挺起胸膛，轻摆着一条伸在后边的腿，头微微下垂，沉默地、愉快地望着公爵小姐，其实他心里根本没想着她。阿纳托里不敏捷、不伶俐、不善于说话，但却具有上流社会所欣赏的沉着镇定、自信的风度。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初次同人见面往往无话可说，但又觉保持沉默无礼，就极力找话题，结果适得其反。但阿纳托里沉默着，摆着腿，愉快地注意着公爵小姐的发妆。显然，他是能够保持沉默很久的人。他的神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感到沉默不舒服，那你就先讲话吧，我可不愿意。"此外，阿纳托里和女人相处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引起女人的好奇、畏惧和爱意。这种本领就是傲慢的优越感。似乎他的态度向她们表明："我明了你们，明了你们，但我何必为你浪费精神呢？你们自己高兴就是了！"也许他遇见女人们，并没这么想（他大概不会这么想，因为他通常很少思索），但他的神情和态度却显得如此。公爵小姐感觉到这一点，并且好像想要向她表明，她不敢奢望他的注意，她便向老公爵转过身去。大家一起谈得很热闹，这多亏小公爵夫人清脆的声音和翘在雪白牙齿外面的、生有绒毛的两片嘴

唇。她就像那些喜爱夸夸其谈的人一样，对待华西里公爵，好像他们俩人早就知道一些不为人所知的趣事和往事，而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现在，小公爵夫人和华西里公爵的情况就如此，华西里公爵毫不犹豫地附和这种语调；小公爵夫人也吸引了她几乎不认识的阿纳托里也回忆这种从未有过的可笑的事件。布莉恩小姐和玛丽雅公爵小姐也高兴地被吸引来参加回忆。

“亲爱的公爵，现在终究有机会向您求教了。”小公爵夫人向华西里公爵说，用的当然是法语。“这里可不是安娜·舍勒家的晚会，您在那里常偷偷离开。您对那位可爱的安娜还有印象吗？”

“当然，希望您别像安娜那样同我谈政治！”

“那您对我们这里的茶会感兴趣吗？”

“那还用说！”

“为什么您从不到安娜·舍勒家去呢？”小公爵夫人问阿纳托里。“啊！我知道，我知道。”她眨了眨眼睛，“您哥哥伊波利特向我说过您的事。哼！”她用手指指着她“我还知道您在巴黎的胡闹！”

“但是，伊波利特没对你说过吗？”华西里公爵说。他转身对着儿子，同时抓住小公爵夫人的手，好像她要逃跑，而他费劲才抓住了她。“他没对你说过，他自己，伊波利特，为了可爱的公爵夫人害了相思病，而她却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吗？”

“哦！她真是巾帼英雄，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对公爵小姐说。

布莉恩小姐一听提到巴黎，就抓住这个机会，也参加大家回忆往事的谈话。

她冒失地问阿纳托里离开巴黎多长时间了，是否喜欢这个城市。阿纳托里非常乐于回答这个法国女人的问题，他笑容满面地望着她，跟她谈起她的国家。阿纳托里看到漂亮的布莉恩小姐，就确定童山的生活不会过得枯燥无聊了。“长得挺漂亮！”他端详着布莉恩小姐，想，“这位女伴真不赖。我希望玛丽雅嫁给我

时，带了她一起来。她长得真不赖，真不赖。”

老公爵在房里慢悠悠地换着衣服，皱着眉头，思考他该怎么办。他非常不欢迎这两位客人的到来。“华西里公爵父子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华西里公爵最爱吹牛皮，简直就是废物，儿子想必也是个孬种，”他暗自沉吟。尤为生气的是：这两个客人的到来勾起他一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不是玛丽雅小姐有一天得离开他，把她嫁给一个丈夫。”老公爵一向逃避这个问题，从不敢正面面对，因为他知道得对此作出一个公正的回答，而公正的回答不仅不合他的心意，还会影响他的生活。尽管保尔康斯基公爵看似并不疼爱玛丽雅公爵小姐，但是没了她，他的生活将无法想像。“她为什么要结婚？”老公爵想，“她结婚一定不会幸福，看丽莎与安德烈结婚（要找到比他更好的丈夫只怕很难），难道她对自己的生活就心满意足了吗？没有人会爱上她并娶她？她既难看又愚笨。即使有人愿同她结婚，也无非是看中她的财产和地位。不是也有人终生未嫁？她们反倒过得很幸福！”保尔康斯基公爵一边考虑，一边换衣服，而那个一直被延误的问题需要他立刻解决。华西里公爵把他的儿子带来，显而易见是来求婚的，就在今明两天，他就会要求我们给他个明确的答复。门第、社会地位是相当的。“那么，我不反对。”公爵向自己说，“但要他配得上她。这是我们所要留意的。”

“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一点，”他出声说，“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一点。”

他像平时一样，快步走进客厅，迅速地向大家扫视一眼，看见小公爵夫人换了衣裳，布莉恩小姐头上系了缎带。玛丽雅公爵小姐发型很难看。布莉恩小姐和阿纳托里谈笑风生。他的女儿则被冷落一旁。“打扮成这样十足一个傻瓜！”老公爵气咻咻地看了女儿一眼想，“也不害羞！人家理都不愿理她！”

他走到华西里公爵面前。

“啊，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友谊不远千里。”华西里公爵像平常一样，快速、自信、亲密地说，“这是我的次子，请垂爱关照。”

保尔康斯基公爵看了看阿纳托里。

“好孩子，好孩子。”他说，“嘿，来吻吻我，”他把脸颊伸了过去。

阿纳托里亲吻了老头，用充满好奇而镇静的眼神望着他，看他是不是像父亲所说的那样发怪脾气。

保尔康斯基公爵坐在沙发角落里他常坐的地方，帮华西里公爵拖过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紧接着开始询问政事和新闻。他好像很细心地听着华西里公爵的讲话，却时不时望向玛丽雅公爵小姐。

“那么，他们已从菠茨坦写信来了？”他重复着华西里公爵最后一句话，忽然，他站起来，走到女儿面前。

“你是为了客人才这样精心妆扮的吗？”老公爵说：“好，很好。你为了客人而换了个新发型，可是我要在客人的面前跟你说，没有我的许可，以后不允许你改变装束。”

“这是我的过错，父亲。”小公爵夫人结结巴巴地说，脸也红了。

“您自己可以随便怎样。”保尔康斯基公爵袒护儿媳妇说，“但是她用不着把自己弄丑，她已经够丑的了。”

老公爵又坐在老地方，不再搭理被他奚落得满眼泪水的女儿。

“依我看，这发式很适合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说。

“喂，小公爵，老弟，您叫什么？”保尔康斯基问阿纳托里，“到这里谈谈，我们认识认识。”

“啊，这下子有笑话可看了。”阿纳托里想，他面带微笑地坐在老公爵身边。

“哦，老弟，听说你到国外读过书。不像我和你父亲是受教会职员启蒙的，告诉我，老弟，你目前是不是在近卫骑兵队服役？”

老头儿靠近阿纳托里，盯着他问。

“没有！我调到陆军了。”阿纳托里强忍着笑容回答。

“啊！这很好。如此说来，老弟，您想报效沙皇和祖国吗？当前是战争年代，像您这样的青年应该入伍，应该入伍，怎么，上过战场吗？”

“没有，公爵，我们部队已经开拔了。我另有所属，我编在哪了，爸爸？”阿纳托里笑着问父亲。

“好极了，好极了，‘我编在哪了’？哈，哈，哈！”保尔康斯基公爵纵声笑起来。

阿纳托里的笑声更高，突然，保尔康斯基公爵锁起了眉头。

“好，你可以离开了。”他对阿纳托里说。

阿纳托里微笑着走回女人这边。

“你把他送到国外读的书，对不对？华西里公爵？”老公爵问华西里公爵。

“为了他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向您说，那里的教育远比我们的好。”

“是啊，如今什么都变了样，一切都是新式的。真是个好青年！好青年！怎么样，到我房间里去吧。”

保尔康斯基公爵拉着华西里公爵的手，走进了他的书房。

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华西里公爵立刻向老公爵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和愿望。

“您想到哪去了，难道我要留着她，不让她离开我？”老公爵气愤地说。“她就是明天嫁出去，我也无所谓，不过我要告诉你，我要考查考查我的女婿。你知道我做事的原则：一切开诚布公！我明天要你在场的情况下问问我女儿：要是她同意，就让你儿子住下来。住下来，我要观察观察。”老公爵哼了一声，“就让她出嫁吧，我无所谓。”他用和他儿子分别时的尖锐的声音咆哮起来。

“老实说，”华西里公爵说，语气好似一个狡猾的人知道在一个精明的谈话者面前不能需要手段，“我很清楚，您有一双能看

透人的锐眼，阿纳托里谈不上是天才，却是一个正派善良的孩子，待人诚恳。”

“好的，好的，眼见为实。”

正像长久没有跟男人来往的女人那样，阿纳托里的到来，使得老公爵家中的三个女人都感觉到以前的生活简直不算生活。她们的思维、感觉、洞察力一下子提高了十倍。她们仿佛一直在黑暗中过日子，而现在犹如一道光明划破长夜，让人兴奋不已。

玛丽雅公爵小姐完全忘掉了自己的长相和发型，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那个也许会成为她丈夫的男人的俊秀明朗的脸上。她觉得他心肠好、勇敢、坚强、豁达大度、充满阳刚之气，她对此很有把握。她浮想联翩，未来生活的种种画面不断地涌现在她脑海中。她赶走它们并极力避开。

“是不是我对他太冷漠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想，“我极力控制自己，因为在我心中，我觉得同他太亲近了。但我想的这一切，他并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我反感他呢。”

于是玛丽雅小姐极力想对这位新客人表示好感，可是她不知该怎么做。

“可怜的姑娘，太丑了。”阿纳托里想到她。

阿纳托里的到来也使布莉恩小姐感到激动兴奋。她有自己的打算。当然，这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亲朋好友，甚至没有祖国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并不情愿一生侍奉老公爵，给他朗读，以及做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女伴。布莉恩小姐久已盼望着一位俄国公爵，他能立刻赏识到她比那些长相难看，服饰难看，笨手笨脚的俄国公爵小姐美妙得多。他会爱上她，并带她离开这里。而如今，这位俄国公爵终于出现了。布莉恩小姐曾从她姑母那里听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尾由她自己补充完整。她喜欢反复回忆这个故事：一个人诱骗了一个女孩，女孩可怜的母亲来到她的面前，谴责她不结婚就献身于这个男子。布莉恩常在想像中向‘他’，引诱者，讲述这个故事，她自己也因感动而流泪。现在，一

位真正的俄国公爵，“他”来到了她身边了。他要带她走。然后可怜的母亲出现了，最后他们俩人结了婚。布莉恩小姐嘴里同阿纳托里谈着巴黎，脑海里却在编织着未来的生活。布莉恩小姐事先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她丝毫没考虑她应该做什么），而是一切办法早在她心中准备好了，阿纳托里一出现，她心思便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她极力想博得他的欢心。

小公爵夫人就像一匹久经沙场的老马，一听到号角声，便不自觉地卖弄起了风骚，甚至忘了自己怀了孕，她没有什么隐密的动机和企图，而只是出于幼稚轻浮的天性。

虽然对于女人们的追求，阿纳托里感到腻烦，但现在他看到自己对这三个女人产生的影响，仍然感到虚荣心的满足。此外，他对俊俏迷人的布莉恩产生了难以遏制的兽性的欲望。这种蓬勃高涨情欲的出现，促使他干出最粗俗、最大胆的行为。

用过茶后，大家走进起居室，公爵小姐应大家的请求弹起了古钢琴。阿纳托里胳膊支着钢琴，站在布莉恩小姐旁边，目光含笑快乐地望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受到了他的目光，感到又痛苦又激动。心爱的奏鸣曲把她带到了诗意的境界，而他的目光又使这个世界增添了更多的诗意。阿纳托里的眼睛虽然看着她，心里并不在她身上，而在注意着布莉恩小姐一只纤足的动作——这时他正用自己的脚在钢琴下触动着布莉恩小姐的脚。布莉恩小姐也望着公爵小姐，在她美丽的眼睛里，玛丽雅公爵小姐感觉到一种未曾见过的，惊讶、兴奋、充满希冀的表情。

“她多么喜欢我！”玛丽雅公爵小姐想，“我现在多幸运啊。有这样的女友和丈夫，我将多幸运！他会做我的丈夫吗？”她这样想着，不敢看他，但仍然感觉到那注视她的目光。

吃过晚饭，大家分开时，阿纳托里吻了吻公爵小姐的手。公爵小姐突然不知有了哪里来的勇气，竟照直地看了看那个朝她近视眼凑近的英俊的面孔。然后阿纳托里又吻了吻布莉恩小姐

的手（这是非礼的，但他却做得自信随便）。布莉恩小姐脸色绯红，她吃惊地看了看公爵小姐。

“礼貌如此周全！”公爵小姐想，“难道艾米莉（布莉恩小姐的名字）以为我会嫉妒她，我会不看重她对我的真情与忠实吗？”她走到布莉恩小姐面前，用力吻了吻她。阿纳托里走过去要吻小公爵夫人的手。

“不！不！等您父亲写信告诉我，您是个正经人，我才让您亲我的手。在这之前可不准。”小公爵夫人说着，竖起一个指头，笑盈盈地走出屋去。

五

大家离开了，那晚，除了阿纳托里一上床立刻入睡外，别人都很久没有入睡。

“他果真能做我的丈夫吗？这个陌生、英俊、善良的男人；主要是善良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内心掠过从未有过的恐惧。她不敢回头，她觉得有一个人站在屏风后面的暗角里。这个人是个魔鬼，也就是那个白额头、黑眉毛、红嘴唇的男人。

玛丽雅公爵小姐按铃唤来了女仆，要女仆睡在她的房间里。

这晚，布莉恩小姐在花房里徘徊了很长时间，毫无结果地等待着一个什么人。时而微笑，时而想像可怜的母亲责备她堕落而使她悲伤落泪。

小公爵夫人埋怨女仆床铺得不舒适，她既不能侧睡，也不能俯睡，浑身难受，她的肚子让她睡不好觉，今天特别妨碍她。阿纳托里的出现，使她回想起没有怀孕时自由快乐的日子。她身穿短袄，头戴睡帽，坐在安乐椅上。睡意沉沉，头发零乱的卡嘉咕噜着什么，第三次拍打着、翻转着沉重的羽绒褥垫。

“我告诉过你，床铺得褶褶皱皱的。”小公爵夫人再三说，“我

倒是乐意睡觉，所以这不是我的错。”她的声音颤抖着，好像要哭的孩子似的。

老公爵也没入睡。季洪在睡梦中感觉到他忿怒地来回走动着，哼着鼻子。老公爵觉得他为女儿受了屈辱，使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是女儿受了侮辱，而不是他，而他爱女儿胜过爱自己。他对自己说，他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但他却找不到，因而更把自己激怒了。

“头一次遇到男人，就把父亲抛到脑后了，把一切全忘了，煞有其事跑上楼梳妆打扮，看把自己弄成什么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完全抛弃了父亲！她知道我会注意到的。呸…呸…呸…难道我没有看见这个混蛋眼睛只盯着布莉恩（得把她赶走）？玛丽雅怎么连这点也看不出，一点儿自尊心也没有？即使你没有自尊，也得考虑到我的脸面啊。得让她明白，那个蠢东西心里根本没有她，只是盯着布莉恩。她没有自尊，但我要告诉她这一点……”

老公爵明白，对女儿说她看错人了，阿纳托里一心只同布莉恩调情，这样会重新唤起女儿的自尊心，而他不愿同女儿分离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他也可以放心了。他把季洪叫来，开始脱衣服。

“是魔鬼把他们引来的！”当季洪把睡衣套在他那枯瘦、胸上长着灰毛的身上时，他这样想。“我没请他们来，他们的到来打乱了我的生活，我的日子所剩无几了。”

“活见鬼！”当他的头还在睡衣里时，他骂道。

季洪知道老公爵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所以当老公爵的愠怒和怀疑的目光从睡衣下面射向他时，他仍然面不改色。

“他们都睡下了？”老公爵问。

季洪像一切好仆人那样，能很快地揣摸出主人的真实意图。他猜出，主人问的是华西里公爵父子俩。

“都睡了，灯也灭了，老爷。”

“没什么，没什么……”公爵匆忙地说，穿上拖鞋，手伸进睡袍，走向他睡的长沙发。

虽然阿纳托里和布莉恩小姐之间没有说什么，但在可怜的母亲出现之前，在偷情这类事情方面，他们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也知道彼此有很多话要在背地里谈，所以一清早他们就寻找独处的机会。当公爵小姐按照惯例的时刻去见父亲时，布莉恩小姐和阿纳托里正在花房里幽会。

玛丽雅公爵小姐走到书房门口时，心情极度恐慌，她感觉不仅所有的人知道今天将要决定她的命运，而且知道她心中正想着这件事。从季洪的脸上，从那个去取热水，路过走廊时碰见她并向她深深鞠躬的华西里公爵的仆人的脸上，她都看出了这种神情。

这天早晨，老公爵对女儿特别慈祥特别和气。玛丽雅公爵小姐非常熟悉这种神态。每当玛丽雅公爵小姐做不出数学题，老公爵气得紧握干瘦的手，站起来从她身边走开去，嘴里低声重复同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出现这样的神态。

老公爵单刀直入，谈到正事，并对女儿用“您”来称呼。

“他们向我提出了您的婚事，”他不自然地微笑着说，“我猜，您已料想到了。华西里公爵到这来，还带着他的晚辈（保尔康斯基公爵不知为什么把阿纳托里叫做晚辈）来，并不是为了找美丽的眼睛，他们昨天向我提到您的婚事，您知道我的原则，所以我让您知道这件事。”

“我要怎样理解您的话呢，爸爸？”公爵小姐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怎样理解？”父亲愤怒地喊道。“华西里公爵想让你做他的儿媳妇，替他的小辈向您求婚。就这么理解。哼，怎么理解！！……我就是来问你。”

“我不知道您的意思，爸爸……”公爵小姐低声说。

“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您不要管我怎么想，也不是我出

嫁，您有什么想法？这是我想知道的。”

公爵小姐明白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此时她又想到，她一生的命运要么现在决定，要么就永远地错过了机会。她垂下眼帘，躲开父亲的目光，她觉得在父亲的目光的逼视下，她没有办法思考问题，只能惟命是从，于是就说：

“我只愿遵照您的意思去做，”她说，“如果要我表示自己的想法的话……”

她没有来得及说完，公爵打断了她的话。

“好极了！”他嚷道。“他娶你是为索取陪嫁，还要把布莉恩小姐带走，把布莉恩小姐当做她的夫人，而你……”

公爵停住了，他看出这些话伤了女儿的心，玛丽雅公爵小姐低下头，快哭了。

“算了，算了，我是开玩笑，开玩笑，”老公爵说。“你记住，公爵小姐，我的规矩是：女子有充分选择丈夫的权利。我给你自由。记住这一点，你的选择将决定你一生的幸福，你不用考虑我。”

“我不知道……爸爸。”

“你不用考虑我！他父亲要求他这样做，他可以和你结婚，也可以和任何别的女人结婚；而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你回去仔细想想，一小时后到我屋里来，当着他的面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我知道你要去祈祷。好，那就去祈祷吧。不过要仔细想清楚。去吧。”

“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还是不同意。”当公爵小姐迷迷瞪瞪，晃晃悠悠走出书房的时候，老公爵还在那里叫喊着。

她的命运决定了，而且幸福地决定了。但父亲所说的关于布莉恩小姐的话却是个可怕的揣测。不一定有这样的情况，但仍然很可怕，她不能不想这件事。她穿过花房一直朝前走，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忽然，布莉恩小姐熟悉的低语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眼睛，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看见了阿纳托里，他

搂着那个法国姑娘，正向她低语。阿纳托里回头看了看玛丽雅公爵小姐，英俊的面孔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但一时没有放开布莉恩小姐的腰，而布莉恩小姐还没有看见她。

“谁在那里呀？什么事？等一下！”阿纳托里的表情仿佛这样说。玛利雅公爵小姐无言地望着她们，她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布莉恩小姐尖叫了一声，跑掉了。阿纳托里厚着脸皮微笑着对玛丽雅公爵小姐鞠了一躬，似乎在引她嘲笑这费解的一幕，然后耸耸肩，就向通往他的房间的门走去了。

过了一小时，季洪来叫玛丽雅公爵小姐。他找她去见老公爵，还说，华西里公爵也在那儿。季洪进来的时候，玛丽雅公爵小姐坐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把流泪的布莉恩小姐抱在怀里。玛丽雅公爵小姐抚摩着她的头。公爵小姐美丽的眼睛洋溢着像平常一样安详的光辉，温情而怜悯地望着布莉恩小姐美丽的面庞。

“啊，公爵小姐，我将永远失去您的欢心了？”布莉恩小姐说。

“为什么这么说？我比过去更爱您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为了您的幸福，我会尽力做一切。”

“可是您会看不起我的，您那么纯洁，您会看不起我的，您永远不会明白情感的魅力。啊，我可怜的母亲……。”

“我全都明白。”玛丽雅公爵小姐忧郁地微笑着说，“您放心，我的朋友，我要到父亲那去了。”她说着就出去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进书房的时候，华西里公爵面带深受感动的笑容，一只腿高高架在另一条腿上，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鼻烟壶，又好像对自己多愁善感表示抱歉，他急忙捏了一撮鼻烟送进鼻子里。

“哦，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华西里公爵站起来拉住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双手说。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儿子的命运就操纵在您手里了，作出决定吧。亲爱的，善良的玛丽雅，我一向视您如同我自己的女儿。”

华西里公爵含着眼泪走到一旁。

“哼…叭哼……”保尔康斯基公爵气呼呼地咕噜着。

“公爵代表他的晚辈……代表他的儿子向你求婚。你是否愿意嫁给阿纳托里公爵？你说，‘同意还是不同意！’”老公爵嚷道，“我要保留说出我自己想法的权利，当然，我只代表我个人的。”保尔康斯基公爵向华西里公爵转过身去，为了回答他那乞求的神情，又补充了一句，“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的愿望，爸爸，是永远不与您分离，永远不让我的生活离开您的生活，我不想结婚。”玛丽雅公爵小姐用美丽的眼睛看看华西里公爵和父亲，坚决说。

“胡说，蠢话！胡说，胡说，胡说！”保尔康斯基公爵眉头紧皱嚷道，抓住女儿的手，并没有吻她，只是把自己的前额低下去碰了碰她的前额，并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握得她直皱眉头，叫了起来。

华西里公爵站起来。

“我的好孩子，我要告诉您，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时刻，但是，最亲爱的孩子，您就不能给我们留下一点希望吗？希望说不定哪天能打动您那颗善良敦厚的心！请您说说，也许……来日方长。您就说：也许会。”

“公爵，我说的都是内心的实话，我谢谢您给我的荣幸，但我永远不会嫁给您儿子。”

“那么，这就完了，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见你，很高兴，公爵小姐，回你的房间去吧。”老公爵说，“见到你很高兴，很高兴。”他搂着华西里公爵反复说。

“我的使命与众不同。”玛丽雅公爵小姐心里想。“我的使命是另一种幸福，是以仁爱和牺牲自我为幸福。无论我付出多大牺牲，我都要为可怜的艾米莉谋幸福。她那么热烈地爱他，她那么沉痛地忏悔。我要尽力地促成他们的婚姻。如果他不富有，我就给她钱，我会请求父亲，请求安德烈给予资助。只要她能和他结婚，我就非常快乐。她孤单单一人，漂泊异国，举目无亲，真令人

同情！上帝啊，她这样无所顾忌，说明她爱他多么深。如果是我，说不定也会这么做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想。

六

罗斯托夫家很长时间没听到尼古拉的音讯了。在仲冬的时候，伯爵才接到儿子一封亲笔信。伯爵一接到信，急忙踮着脚偷偷跑进书房，关了门，读起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听说（她了解家中所有的事）来信了，就悄悄走进书房，发现伯爵手里拿着信，又哭又笑。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仍住在罗斯托夫家。

“是我们那个好孩子的信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忧伤地问，随时准备表示同情。

伯爵哭得更凶了。

“我的尼古拉……来信……他受伤了……我亲爱的……受伤了……伯爵夫人……他当军官了……感谢上帝……怎么告诉伯爵夫人呢？……”

德鲁别茨基夫人坐在他身边，用手绢擦掉他的泪水和滴在信上的泪水，又擦掉自己的泪水，读了信，安慰了伯爵，并且决定，在午餐后晚茶前由她给伯爵夫人做些思想准备工作，要是上帝保佑，晚茶后，在由她把一切告诉伯爵夫人。

用午餐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始终在谈论有关战争的新闻，谈论尼古拉，她问了两次，是什么时候接到他最后一封信的，虽然她早已知道这事。她说也许今天会有来信。这种猜测每次都使伯爵夫人感到惶恐不安。她时而瞅瞅伯爵，时而看看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于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就用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法把话题引到小事上去。娜塔莎在全家人中最擅长揣摸别

人的心思。从一开始就餐，她就仔细聆听，她看出，在父亲和德鲁茨基公爵夫人之间有什么秘密，很大程度同哥哥有关，而德鲁茨基公爵夫人正在为她妈妈做思想准备工作。娜塔莎知道她母亲非常关心尼古拉的消息。因此，她虽然胆大，却不敢在吃饭时提任何问题，而且由于心绪不宁，什么也吃不下。女教师责备她，她仍然在饭桌边坐立不安。一吃完饭她立刻追上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在起居室里跑上去搂住她的脖子。

“姑妈，亲爱的，告诉我，是什么事？”

“没什么，我的心肝。”

“哦，好姑妈，亲爱的，您一定要告诉我，我知您肯定有事。”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摇摇头。

“你真是个机灵鬼，我的孩子。”她说。

“尼古拉来信了吗？肯定是的！”娜塔莎看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未加否认的表情，大声喊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千方要小心，你知道，这事会吓坏你妈妈的。”

“我会的，我会的，那您一定得告诉我，你要是不讲，我立刻就去告诉妈妈。”

德鲁茨基公爵夫人简单地把信上的内容转述给娜塔莎，而附加条件是不允许她告诉别人。

“就这么着”，娜塔莎画着十字说，“我谁也不告诉。”说完就去找宋尼雅。

“尼古拉……受伤了……来信了……。”她得意洋洋地说。

“尼古拉！”宋尼雅刚一脱口，面色便唰地变白了。

娜塔莎看见哥哥受伤的消息，使宋尼雅受到如此大的影响，才意识到这消息的悲剧性一面。

她扑向宋尼雅，搂着宋尼雅哭了起来。

“伤不重，已升了军官。现在很健康，信是自己写的。”娜塔莎泪水涟涟地说。

“哼，你们女人都爱哭，”彼嘉迈着有力的大步在房间里走，说，“哥哥真伟大，我很高兴，真高兴。可你们只懂得哭，什么也不懂。”

娜塔莎含泪笑了。

“你没读信吗？”宋尼雅问。

“没有，我听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一切都没事了，他现正升为军官了……。”

“上帝保佑，”宋尼雅划着十字说。“也许她骗你呢？我们去妈妈那里吧。”

彼嘉一声不响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我要是尼古拉，我会杀死更多的法国人。”彼嘉说。“这些可恶透顶的家伙，我要杀得他们尸骨成山。”彼嘉继续说。

“不要说了，彼嘉，你真是傻瓜！……”

“我才不傻呢，只有一点小事就哭的人才傻呢。”彼嘉说。

“你记得他吗？”沉默了一会儿，娜塔莎突然问，宋尼雅灿然一笑。

“我记不记得尼古拉？”

“不，宋尼雅，你是不是记得他的全部，记得清清楚楚的？”娜塔莎极力地比划着，看样子，她显然想使她的话带有严肃的意义。

“我也记得尼古拉，记得非常清晰。”娜塔莎说，“可是我不记得保里斯，一点印象没有……”

“什么？你不记得保里斯了？”宋尼雅吃惊地问。

“并不是说我记不得他，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但不是像尼古拉那样有清晰的印象。尼古拉，我闭上眼睛就回忆起他来，可是却记不起保里斯（娜塔莎闭起眼睛），一点也记不起来！”

“啊，娜塔莎！”宋尼雅说，热情而严肃地望着女友，好像她认为娜塔莎不配听她要说的话，好像她在向一个不能与之说笑的人说话。“我一旦爱上你哥哥，无论是我，无论是他发生了什么

事，我一生都不会终止对他的爱。”

娜塔莎那好奇的眼睛吃惊地望着宋尼雅，沉默着。她知道宋尼雅说的是对的。宋尼雅所说的爱情是有的，但娜塔莎从未遇到过类似的爱情。她相信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她不能理解。

“你准备给他写信吗？”娜塔莎问。

宋尼雅陷入了沉思。给尼古拉写什么，有没有必要写信？这是个令她苦恼的问题。现在他成为一个军官，受了伤，当了英雄，提醒他，让他记起她，让他记起对她应负什么责任，这样做是否恰当呢？

“我也不太清楚。我想，既然他已来了信，我就该回信。”宋尼雅说，脸红了。

“你给他回信。不害羞吗？”

“不害羞。”宋尼雅微笑着说。

“给保里斯写信，我觉得害臊，我不写。”

“为什么害臊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自在，不好意思。”

“我明白她为什么难为情，”娜塔莎刚才的话触怒了他，“因为她一开始爱上了那个戴眼镜子的胖子（彼嘉如此称呼皮埃尔），现在又爱上了那个歌唱家（彼嘉如此称呼教娜塔莎唱歌的意大利籍教师），所以她难为情。”

“彼嘉，你这蠢货。”娜塔莎说。

“并不比你蠢，小姐。”九岁的彼嘉说，他的口气俨然像个老将军。

伯爵夫人吃饭时多少明白了些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暗示。她回到房里，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鼻烟壶上儿子的画像，泪水溢满了眼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手里拿着信，蹑手蹑脚地走到伯爵夫人门口，停住了。

“您不要进来。”她对跟在她身后的老伯爵说，“等一会儿。”说着顺手把门关上。

伯爵将耳朵紧贴在钥匙孔上，仔细听屋里的动静。

刚开始他只听见平静的说话声，然后只有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了很长的话，然后是喊叫声，然后是一片沉默，然后是俩人欢快的语调，然后是脚步声，接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把门给伯爵打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上呈现骄傲的神情，仿佛一个外科大夫做完了困难的手术，等待别人赞赏他的技艺似的。

"没事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用胜利的姿势指指伯爵夫人对伯爵说。伯爵夫人一只手拿着有画像的鼻烟壶，一手拿着儿子的信，时而将嘴唇贴在鼻烟壶上，时而贴在信上。

她一见到伯爵，就向他伸开了双臂，搂住他的秃头，掠过秃头的上方看信和画像，并且为了再把信和画像贴上嘴唇，她把秃头微推开了一点。薇拉、娜塔莎、宋尼雅和彼嘉陆续进屋，伯爵夫人开始念信。在信中，尼古拉简单谈到行军和参加两次战役的情况，说他已荣升为军官，信末，他吻妈妈和爸爸的脸，愿意他们为他祝福，他还吻薇拉、娜塔莎和彼嘉。此外，他还向舍林先生和肖斯夫人问候，向老保姆问候；他要求代他吻亲爱的宋尼雅，他依然深深爱她，深深思念她，宋尼雅听到这里，脸色绯红，泪水夺眶而出。她不能忍受向她注视的目光，向大厅跑去，跑着，旋转着，衣服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她满脸通红，面带笑容，往地板上一坐。伯爵夫人哭了。

"您为什么要哭呢，妈妈？"薇拉说，"看了他的信，你应该笑啊，不应该哭。"

她说得十分对。但伯爵，伯爵夫人，娜塔莎，大家都谴责地望着她。"她像个什么样的人！"伯爵夫人想。

尼古拉的信被念了数百遍，凡自己以为值得去听那封信的人都跑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听，而伯爵夫人一直攥着这封信不放开。家庭教师、保姆、总管米嘉和其他熟人都来过，伯爵夫人每次都怀着新的快乐来读信，每读一次信，她都能从中感觉到尼古拉新的美德。想到二十年前她的儿子在她腹中轻轻蠕动，后来因为

他经常同过度宠爱孩子的伯爵争执。儿子先是学会说“梨”，后来是学会叫“奶奶”，如今正是这个儿子勇敢地在国外战斗，没有帮助和指导，独自做着男子汉的事业，想到这些，她总觉得骄傲和高兴。

尽管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在一年年中逐渐长大成人的，但是她儿子的长大对她来说却是件非凡的事。就像在二十年前，她难以相信腹中的小东西有一天会哭，会吃奶，会说话一样，她现在也难以相信信中所说的，这个小东西已成为一名强壮勇敢的男子汉，一个优秀的儿子，一个模范的军人。

“多么优美的文笔，多么动人的描写？”伯爵夫人读到信中描写的部分说，“多么高尚的灵魂！关于自己，只字不提……只字不提！只提杰尼索夫，而他自己肯定比谁都勇敢。自己的痛苦也一个字不提，多么好的心肠！连我都不敢认他了！他总是怀念大家！一个人也没有忘记。我常说。他还只有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说……。”

花了一个多星期，一家人给尼古拉写信，从草稿到抄写。在伯爵夫人的督促和伯爵的张罗之下，他们筹置了新任军官的服装费和各项生活用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是一个会办事的女人，连她跟儿子通信的事都能在军队里得到关照。她可以把信让近卫军指挥官康斯坦丁亲王[①]转交。罗斯托夫一家人认为“国外俄国近卫军”是个稳定的通信地址。如果把信送到亲王手中，就一定会送到就近的保罗格勒团。所以决定通过亲王的信使把信和钱转交保里斯，而保里斯肯定会转交给尼古拉。信是联合署名的，有老伯爵、伯爵夫人、彼嘉、薇拉、娜塔莎和宋尼雅。最后又连同伯爵给儿子的六千卢布的服装费和生活用品一块送去。

① 康斯坦丁亲王(1779—1831)：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胞弟。

七

十一月十二日，在奥洛莫乌茨附近驻扎的库图佐夫野战军准备第二天沙皇和奥国皇帝的阅兵仪式。刚从俄国开来的近卫军，在离奥洛莫乌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要在第二天上午十时前，开到奥洛莫乌茨郊外接受检阅。

这一天，尼古拉收到保里斯的信，信中通知他，伊兹梅尔团在离奥洛莫乌茨十五俄里的地方驻扎，保里斯在那里等他去取信和钱。此时正是罗斯托夫特别需要钱的时候，因为军队作战归来，驻扎在奥洛莫乌茨附近，营盘里挤满了随军小贩和奥地利籍犹太人，他们准备了琳琅满目的货物。保罗格勒团接连几日举行宴会，庆祝他们战功受赏，并到匈牙利女人卡罗林娜在奥洛莫乌茨新开的有女招待的酒馆里玩乐。前段日子，尼古拉庆贺过自己荣升为骑兵少尉，从杰尼索夫那里买了一匹叫贝督因的战马，因而向同事和随军商贩借了一大笔钱。尼古拉接到保里斯的信后，和一个同事一块骑马来到奥洛莫乌茨。在那里吃了饭，喝了一瓶酒，然后一个人到近卫军营地去找儿时的伙伴。尼古拉没时间去添置军官服装，他穿着破旧的带十字肩章的士官生军服，穿着一条被皮带磨损的马裤，腰间挎着一把带穗的军刀。他骑的马是在行军中向一个哥萨克买的顿河马，揉皱的骠骑兵帽雄赳赳地歪戴在头后边。他骑到伊兹梅尔团营地时，心里想，保里斯和他的近卫军同事们看到他那副久经沙场的骠骑兵模样一定会很惊讶的。

近卫军在全部行军中好像旅行一样，炫示着他们的整洁军容和严格纪律。他们每天的行程短短的，大车运送他们的背包，一路上奥国当局还替军人们预备了可口的饭菜。队伍带着乐队出城入城，并且奉亲王的旨意，在全部行军中士兵都要步伐整

齐，军官也在各自的位置上徒步行进。这种行军方式使得近卫军们感到骄傲。在行军途中，保里斯起居行止都和现已升为连长的别尔格在一起。在行军中取得连长职务的别尔格，办事认真勤勉，获得长官的信任，管理钱财也自有一套办法。保里斯在行军中认识了许多可能对他有利的人，通过皮埃尔的介绍信，认识了安德烈公爵，并希望借助安德烈的关系在总司令部谋个职位。经过一天的行军后，别尔格和保里斯在分给他们的屋里稍微休整了一会儿，然后服饰整洁地坐在桌旁下棋。一根冒烟的烟管被夹在别尔格的双膝下，保里斯向来整洁，他用细白嫩长的手指把棋子排成金字塔，等别尔格出棋。他望着别尔格的脸，看来他在想着棋局，因为他做任何事都很认真。

“走啊，看您如何解救这个局面？”保里斯问。

“让我试试，”别尔格答道，摸了摸棋子，又放下来。

这时门开了。

“啊，他终究来了！”尼古拉叫道，“别尔格也在这里！喂，孩子们，上床睡觉吧！”他模仿着奶妈的腔调，大声喊着。这是他和保里斯过去常拿奶妈别扭的法语寻开心的方式。

“啊，老兄！你变化太大了！”保里斯起身欢迎尼古拉，但起身时，并未忘记把倒下的棋子扶起来放在原处。他想拥抱朋友，但尼古拉躲开了他。尼古拉充满了年青人新奇的心理，不愿遵循长辈们虚伪做作的姿态，而用特别的方式来表示同朋友重逢时的欢乐：他想捏捏他，捅捅他，而不是像大家做的那样去吻他。保里斯则相反，镇静而友爱地搂抱尼古拉，吻了他三次。

他们分开差不多半年了。在这初涉人生道路的年龄，彼此都发现对方身上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他们初涉社会的鲜明反映。在上一次见面之后，他们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们都极力向对方表现自己的变化。

“啊，你们这些该死的花花公子！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就像刚跳完舞，不像我们这些有罪的大兵。”尼古拉用保里斯

感到新奇的上低音说，同时用军人的派头指了指沾满泥巴的马裤。

德国女房东听到尼古拉的大嗓门，从门里伸头张望。

“啊，她挺标致，是吗？”尼古拉眨眨眼说。

“你干吗这么大的嗓门！你把她们吓坏了。”保里斯说。“真没想到今天能见到你。”他又说，“我昨天才找到一个熟人——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交给你一封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这么快就把信给你了……那么，你怎么样？上过前线了？”保里斯问。

尼古拉没说话，只抖了抖系在军服上的士兵圣乔治十字章，又指指自己绑着绷带的手臂，微笑着看了看别尔格。

“像你看到的这样。”尼古拉说。

“啊，了不起，了不起！”保里斯微笑着说，“我们这次行军也很好。你知道，皇太子常骑着马跟我们的团一起走，因此我们得到很多便宜和实惠。在波兰有多么好的招待、多么好的宴会和舞会，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皇太子对全体军官好极了。”

两个朋友彼此倾诉：一个讲骠骑兵的纵酒作乐和战斗生活；另一个讲在皇亲贵族手下干事的甜头和利益。

“啊，近卫军！”尼古拉说，“我说，让人搞点酒来。”

保里斯皱起眉头。

“你非喝不可的话。”他说。

保里斯走到床头，从整洁的枕头底下取出钱包，吩咐人去买酒。

“对了，我要把钱和信给你。”保里斯又说。

尼古拉拿了信，把钱抛在沙发上，把两只胳膊搭在桌上，开始读信。他看了几行，忿怒地瞪了别尔格一眼。尼古拉碰到别尔格的目光，就用信纸挡住脸。

“啊，寄来的钱挺多嘛，”别尔格看着沉沉的压在沙发上的钱包，说，“但是，伯爵，我们只能凭借军饷过日子。以我为例吧

……”

“听我说，别尔格，”尼古拉说，“如果您收到家信，或者碰到一位亲人，想向他了解情况，碰巧我在那里，我就会马上离开，不会妨碍你们。告诉你，请您现在离开，离开，随便找个地方……活见鬼！”尼古拉喊道，但立刻又抓住别尔格的肩膀，和善地盯着他的脸，显然想减轻他言语的粗暴，补充说：“听我说，请您不要介意？哦，宝贝，我那样直言不讳，是把您当做了老朋友。”

“哦，很抱歉，伯爵，我能体谅您。”别尔格说着站起来，喉咙里咕噜着。

“到房东家去吧，他们让您过去。”保尔斯插话说。

别尔格穿上纤尘无染的礼服，照着镜子，把鬓角梳得向上翘起，像亚历山大皇帝的样子。他发现尼古拉注意到他的礼服，便带着愉快的笑容走出房去。

“唉，我简直是畜生！”尼古拉看着信，低语。

“怎么啦？”

“唉，我简直是头猪，我总不写信，一写信又把他们吓坏了。唉，我简直是头猪！”尼古拉突然面红耳赤，重复说，“行了，让加夫利洛去买酒，好，我们喝一杯！”尼古拉说。

一封致巴格拉基昂公爵的介绍信被附着在家信中。这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给老伯爵夫人的建议，托朋友弄到的，她嘱咐尼古拉按地址送去，充分利用这层关系。

“真没意思，我不需要它。”尼古拉说着把信扔在桌子底下。

“你为什么把信扔掉了。”保里斯问。

“一封推荐信，我要它没用！”

“怎么说没用？”保里斯捡起信，仔细看了下收信人的名字，说，“这封信将会对你很有帮助。”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不愿做任何人的副官。”

“为什么不？”保里斯问。

“那是服侍人的差使！”

“原来你还是个幻想家。”保里斯摇了摇头说。

“你还是个外交家。但问题不在这里……那么，你如何呢？”尼古拉问。

“嗯，你全看到了。目前为止一帆风顺。但是得承认，我却愿意做个副官，我不愿留在前线。”

“为什么？”

“因为既然跻身军界，便要极力搏个美好前程。”

“哦，原来这样。”尼古拉说，心中显然在想其他的事。

尼古拉用疑问的目光盯着朋友的眼睛，好像在寻求某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却无用。

加夫利洛老头买酒回来了。

“现在把别尔格叫来好吗？”保里斯说，“他陪你喝，我不能喝。”

“去叫他，去叫他！这个德国佬[1] 人怎么样？”尼古拉轻蔑地微笑着说。

“他是个非常诚实又讨人喜爱的人，”保里斯说。

尼古拉又定睛看了看保里斯的眼睛，叹了一口气。别尔格回来了，三个军官围着一瓶酒，谈话的气氛活跃起来。两个近卫军军官向尼古拉讲述他们行军的情况，及在俄国、波兰和国外怎样受人重视。说到他们当指挥官的亲王，说他既仁爱又脾气大。别尔格在讲到与他无关的问题时便一声不响，但一讲到亲王大发脾气时，他就热情洋溢地说到，亲王某次在加利西亚检阅军队，发现他们违反军规而暴跳如雷，那天他有幸和亲王讲话。他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说到，亲王怒气冲冲，骑马来到他前面叫道：“阿尔巴尼亚佬！”（亲王发脾气时，喜欢用这个词骂人）并让人把连长叫来。

“您信不信，伯爵，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

---

① 指别尔格。

说实话，不是我说大话。所有的军令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操典也背得像“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样熟。所以，伯爵，在我们的连里绝没有一点疏忽的地方。因此，我很放心，我就去拜见他。”别尔格站起来，即兴表演他怎样举手致礼。的确，他的神态恭敬而得意。“亲王果然破口大骂，大骂，骂人厉害极了。又是‘阿尔巴尼亚佬’，又是‘活见鬼’，又是‘流放你到西伯利亚’，别尔格机灵地笑着说，“我知道我没错，所以一声不吭。您说对不对，伯爵？他叫道：‘你怎么回事可是哑巴吗？’我仍然不吱声。你猜怎么样，伯爵？第二天的命令里也没有提这事，这就是心里不慌的好处。就是这样，伯爵。”别尔格一面说，一面点上烟斗，吐出一个个烟圈。

“是啊，好极了。”尼古拉微笑着说。

保里斯知道尼古拉要嘲笑别尔格了，就急忙巧妙地转变了话题。他请尼古拉告诉他们，他是怎样受的伤，在什么地方受的伤，这是尼古拉所乐意的，就开始说起来，越说越起劲。他向他们说了他在申格拉本作战的情况。和参战的人们平常说到会战时的说法一样，口若悬河，似乎是在讲述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故事那样，极力渲染，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尼古拉是个诚实的青年，他决不会有意说谎。开始的时候，他力求讲得真实，然而不自觉地吹起了牛。如果他对他们说实际情况，那么他们（他们和他自己听过许多相似的冲锋故事，知道冲锋的固有概念，此时也准备听这种故事，就会或者不相信他，或者，更麻烦的是，以为他根本没有遇到通常骑兵冲锋时常遇到的情况。不是尼古拉自己的错。他不能平淡无味地对他们讲，当时大家一齐纵马驰骋，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手臂脱了臼，而且拼命向树林里跑以避免一个法国士兵的追击。况且，要想讲当时的实际情形，就得竭力控制自己，只说到发生过的事。说实话是很困难的事，青年人很少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他说的是，他们怎样像一团烈焰，忘乎所以，如一阵飓风袭进敌营，左砍右斩，军刀怎样沾满了血腥，以及他怎样砍得筋疲力尽，摔下马来，等等。于是，他就向他们讲了这一切。

故事讲到中间，他正说“你想像不出，在冲锋的时候，你能体验到一种多么奇异的疯狂感觉”的时候，保里斯等待的安德烈公爵走了进来。安德烈公爵总是喜欢照顾年青人，并且以别人求他帮助为幸事。保里斯昨天对他溜须拍马，他对保里斯留下了好印象，想满足这个年轻人的愿望。他被库图佐夫派来送公文给皇太子，顺便来瞧瞧保里斯，希望和他单独会面。他走进屋里，看见一个骠骑兵正在讲述战绩（安德烈公爵很讨厌这种人）。他亲热地向保里斯微笑了一下，皱起眉头，眯起眼睛，对尼古拉微微鞠了一躬，懒懒地坐在沙发上。他遇到不喜欢的人，心里有点不舒服。尼古拉觉出这一点，脸红了。但他无所谓，因为他不认识安德烈。尼古拉看了看保里斯，发现他也因为这个骠骑兵而不好意思。尽管安德烈态度生硬，带着蔑视的神态，尽管尼古拉从作战部队的观点轻视司令部里的小副官（进来的人看起来似乎是个小副官），尼古拉却感觉到狼狈不安，满脸通红，他默不作声。保里斯问参谋部里有什么传闻，有什么可以公开的计划？

“可能要继续进军。”安德烈公爵回答，明显地不愿在外人面前多谈。

别尔格趁机恭敬地询问，是不是像小道消息的那样连长的粮草津贴要发双倍？对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微笑回答说，他不能随意评论政府的这种重要决定。别尔格高兴地笑起来。

“您的事，”安德烈公爵对保里斯说，“咱们以后再谈。”接着他又看了看尼古拉，“阅兵以后您来看我，我们要尽可能地去办。”

安德烈公爵向房间里环视了一下，也不管尼古拉恼怒的窘态，对他说：

“刚刚您似乎在讲申格拉本的战斗吧？您参加了吗？”

“我参加了。”尼古拉没好气地说，好像想以此来侮辱这个副官。

安德烈注意到骠骑兵的态度，觉得有趣，他有点嘲讽地微微

一笑。

“是啊，关于这一战役现在到处都是传闻。”

“哼，传闻！”尼古拉大声说，突然间变得狂怒的那双眼睛时而瞧瞧保里斯，时而望望安德烈，“对，传闻不少。但我们的故事都是冒着敌人炮火出生入死的英雄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有意义的，可不是参谋部里公子哥们的故事，他们寸功未立，却坐享其成。”

“那您说我也是其中一个了？”安德烈公爵镇静而快乐地笑着说。

此时，在尼古拉心中，怒火交织着对这个人镇静稳重的尊敬之情。

“我没指您，”尼古拉说，“我第一次见过您，说实话，也不想认识您。我只是泛泛而指参谋部人员！”

“但我要对您说，”安德烈公爵用稳重而严肃的声音打断他的话。“您想侮辱我，如果您没有自知之明，我认为这并不难。但您得知道，您找的时间和地点都很糟。在最近一两天内，我们都要参加一次严酷的大决战。另外，不幸的是我的相貌令您讨厌，这件事丝毫不能怪您的老朋友保里斯！不过，”安德烈公爵说着站起来，“您知道我的名字，知道上哪儿找我，但是您要记住，”他加上一句，“我认为您没有侮辱我，我也没有侮辱您，我岁数比您大，我劝您把这件事搁下。那么，保里斯，我会等您的，在星期五阅兵完以后，再见。”安德烈公爵说完，向俩人鞠了一躬，走了出去。

等到安德烈公爵走出去后，尼古拉才想到应该怎样回答他。他因为刚才没有来得及说这些话，更加生气。他马上叫人备马，向保里斯冷淡地告别之后，回住处去。明天是去总司令部向那个装腔作势的副官决斗呢；还是真的把这事放下？这个问题使他一路上很苦恼。一会儿，他激愤地想，他如果看到这个瘦弱、矮小，自大的人在他的手枪下魂飞胆破，那该多么高兴；一会儿，他又

惊奇地发现，他极愿同这个讨厌的副官做朋友。这种殷切的心情是他对任何人所没有过的。

八

保里斯同尼古拉会面的第二天，奥军和俄军举行了一次检阅。参加阅兵仪式的有刚从俄国调来的和库图佐夫带领出征回来的军队。俄国皇帝携同皇太子，奥国皇帝携同大公，一起检阅了八万盟军。

清早起，漂亮整洁的军队开始移动，在要塞前的原野上排着队形。有时，千万只脚和千万把军刀在随风飘动的军旗下行进，根据军官的口令立定、转身、变换队形，绕过穿其他军服的另外的步兵队伍；有时，穿蓝色、红色、绿色镶边军服的骑兵，骑着黑色、棕色、灰色的马，伴随着服装漂亮的军乐队，发出有节奏的马蹄声和刀枪声；有时，炮兵拉着响声阵阵铜件被擦得明亮的大炮，散发着点火杆气味，在步兵和骑兵之间穿梭前进，慢慢开到指定的地点。不但将军们穿了全副礼服，挂了绶带和全部勋章，他们肥胖和消瘦的腰身束得紧得不能再紧，脖子被硬领撑得发红；身上满是绶带和勋章，不但军官们头上抹了发油、身着考究的军服，就连士兵们也把脸刮得发青，把武器擦得雪亮。每匹马都料理得如同缎子一样毛色发亮，润湿的鬃毛梳得整整齐齐。人人都晓得这是一次至关紧要的大典礼。每个将军和每个士兵都觉得自己渺小，只是如同海水中的一滴，同时又感到自己是海水整个全体的一部分，因而又很强大。

一清早就开始了紧张而匆忙的活动，十点钟时，一切各就各位，队伍在广阔的田野上排列好了。全军排成三个横队，前面是骑兵，后面是炮兵，最后面是步兵。

横队与横队之间留有街道似的间隔。这支大军的三部分

——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保罗格勒骠骑兵团排在前排右翼），刚从俄国开来的作战部队加上近卫军的几个团，还有奥国军队——壁垒分明。但他们都站在同一横队中，接受统一的指挥，保持同一队列。

好像风吹树叶一样地发出了一片兴奋的低语声："来了！来了！"又发出了一阵惊惶的声音，整个部队在作最后的准备，发出一片忙乱声。

从前面奥洛莫乌茨那边出现了一群渐渐移近的人群。虽然那天无风，这时却有一阵微风掠过军队。长矛上的小旗微微拂动，飘展的军旗拍打着旗杆，似乎军队在用这种举措来欢迎皇帝的光临。这时发出一声口令："立正！"然后，好像黎明的鸡一样，在各个方向此起彼伏地喊了起来。接着，全体安静下来。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传来得得的马蹄声。这是两位皇帝的侍从。两位皇帝来到侧翼，于是第一骑兵团吹响了进行曲的号声。似乎不是号手们在吹，而是军队本身，由于皇帝们的驾临，高兴地发出这种声音。在这些声音中，亚历山大皇帝年轻的、和善的声音，可以清晰地听见。皇帝慰问大家，于是第一骑兵团就惊天动地，激动不已地连续高喊"乌拉"，以致他们自己都吃惊于众多的人数和强大的威力。

尼古拉站在库图佐夫军队的前列，那是皇帝最先到达的地方。像队伍里其他人一样，尼古拉也产生了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为国家威力而骄傲的感情，并向举行这次盛大阅兵的人热情致敬。

他觉得只要这个人说句话，这个庞大的集体（他是其中的一个沙粒）就会冲锋陷阵，就会去犯罪、去杀人，就会将生死置之度外，去建功立业，因此一想到他就要说这句话，就不能不颤栗，心跳中止。

"乌拉！乌拉！乌拉！"各方欢呼声叠起，一个团跟着一个团演奏进行曲欢迎沙皇，然后又是高喊"乌拉"，又是奏进行曲，又

是高呼“乌拉”。喊声越来越有力，越来越高，最后交集成一片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当皇帝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每个团都一片寂静，好像是脱离灵魂的躯壳。但当皇帝一来那里，这个团立刻就有了生气，它的叫喊声就和皇帝已检阅过的横队的叫喊声汇成一处。在这片惊天动地的呼喊声中，在这仿佛石头般的方阵之间，几百名随从随随便便但对称排列着骑马跑过。两位皇帝走在他们前面。在这支大军里，每个人都约束着自己的内心的热情，目光聚集在他们身上。

年轻英俊的亚历山大皇帝穿着近卫军骑兵制服，戴着一顶前檐伸出的三角帽。他那透着快乐的脸和清亮低沉的声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尼古拉站在离号手不远的地方，他那双敏锐的眼睛远远地便认出了皇帝，注视着他渐渐走近。当皇帝走到距他二十步远的地方，尼古拉清晰而详细地看见了皇帝年轻、漂亮和透着喜气的面孔。他心中泛起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温情。他似乎觉得皇帝一举一动都令他着魔。

皇帝在保罗格勒团前站住，用法语对奥皇说了句什么话，并且露出了笑容。

看见了这个笑容，尼古拉自己也禁不住笑了。一种更强烈的对皇帝的敬慕之情在心中涌动着。他想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表示对皇帝的热爱，可知道这不可能，这使他直想哭。皇帝叫了团长，同他说了几句话。

“上帝啊！如果皇上对我说几句话，我会怎样呢！”尼古拉想，“我会幸福死的。”

皇帝转身对军官们说：

“各位，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们。”

尼古拉感觉到每一个字似乎都来自天庭，现在如果能为沙皇去死，那将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获得了圣乔治军旗，一定要无愧于这个荣誉。”

“想死，想为他而死。”尼古拉想。

皇帝又说了几句话，尼古拉没有注意听。士兵们用尽力气高喊“乌拉！”

尼古拉在马背上俯下身子，声嘶力竭大叫，只要能充分表达出对皇帝的狂热崇拜，他情愿喊破嗓子。

皇帝在骠骑兵面前站了几秒钟，似乎有所迟疑。

“皇上怎么会迟疑呢？”尼古拉想，接着又觉得这种迟疑的神情也是庄严而有魔力的，因为他觉得皇上的所有行为都令人着迷。

皇帝迟疑的神情只持续了一瞬间，皇帝的脚上穿着时髦的尖头靴，他用脚碰了碰短尾栗色马的腹部，戴白手套的手缆起缰绳。在一大群乱哄哄的副官的陪同下离开了。他越走越远，在每个团前面作短暂的停留。最后，尼古拉只能从环绕皇帝们的侍从后面看见他的白翎子了。

尼古拉在侍从中间看见了懒洋洋的骑在马背上的安德烈。尼古拉记起了昨天同他的争执。想到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同他决斗。“当然不应该”尼古拉想，“在现在这种时候，这种事不值一提，在这样狂热、欢喜，忘我的时刻，我们的争执和伤害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爱戴所有人，容忍所有的人。”尼古拉想。

皇帝走过几乎所有的团队以后，军队开始用分列进行式走过他的身边。尼古拉骑着刚向杰尼索夫买来的骏马贝督因，走在自己骑兵连的后边，即是独自显眼地从皇帝面前走过。

尼古拉是名优秀的骑手，在走到皇帝面前之前，他就拍了两下贝督因，贝督因狂奔起来。贝督因激动时总是这样的。贝督因仿佛也感觉到了皇上的注视，把冒着白沫的嘴弯在胸脯，抬起尾巴，好像脚不触地在空中飞腾一样，威武潇洒地换着腿向前奔跑。

尼古拉向后圈着腿，收紧腹部，感觉自己同马合而为一。他

眉头紧皱，露出像杰尼索夫所说的魔鬼般得意的神气，从皇帝面前跑过。

“保罗格勒团，了不起！”皇帝说。

“是啊，如果他现在要我跳入火海中，我是多么幸福啊！”尼古拉想。

阅兵仪式完了之后，新来的军官和库图佐夫部下的军官三三两两扎成一堆，谈论奖赏，谈论奥军和他们的服装，谈论前线，谈论拿破仑，谈到他立刻就要遭到厄运，特别是爱森军团就要开到，普鲁士也将加入我们的行列。

但是在各个人群，他们主要谈到的还是亚历山大皇帝，他们传诵他的每句话，形容他的每个动作，对他赞美不休。

人人都有一个心愿：皇帝统率他们赶快去迎击敌人，在皇帝亲自指挥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没有战不胜的敌人。尼古拉在阅兵之后如此想，大多数军官也如此想。

九

阅兵仪式后的第二天，保里斯身着最好的制服，带着同事别尔格的美好祝愿，到奥洛莫乌茨去找安德烈，指望利用他的关系来为自己求个好位置，最好能在权贵下面当个副官，因为他觉得这是军队中最让人羡慕的职位。他想：“尼古拉他父亲一次就给他一万卢布，他当然可以敢说他谁都不巴结，谁都不侍候，可是我除了自己的头以外，什么也没有，我必须自己努力，抓紧利用一切可趁之机。”

这天他在奥洛莫乌茨没有见到安德烈公爵。但是总司令部、外交使团、两个皇帝和随从们、朝臣们、近侍们都在奥洛莫乌茨。那里的景象更加强了他想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愿望。

他不认识谁，虽然他穿着讲究的近卫军制服，但那些大官都

戴着翎子、佩着绶带和勋章，坐着华丽的马车在街上来往着。与他这个近卫军小官的地位相比，高高在上，根本不屑于理他。他到库图佐夫总司令行营里询问安德烈，所有的副官和勤务兵都对他不屑一顾，似乎向他表明，像他这样往这里跑的军官太多了，已经使他们腻烦透顶。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第二天，午饭后，他又来到奥洛莫乌茨库图佐夫行营，拜访安德烈。安德烈公爵正好没外出，保里斯被引到一个大厅中。这里以前大概常跳舞，现在摆着五张床和各种家具：桌椅、钢琴等。一个身着波斯式睡袍的副官坐在靠门的桌旁写东西。另一个副官，红润肥胖的聂斯维茨基，头枕双臂，躺在床上，同一个坐在身边的军官谈笑。第三个副官在古琴上弹奏维也纳圆舞曲，第四个靠在钢琴上跟着曲子唱。安德烈没有在这儿，这些绅士们见到保里斯，没有一个变换姿态。那个在写东西的副官，也就是保里斯问话的那一个，厌烦地扭过身子说，安德烈在值班，要见他的话，进左首的门，到接待室去找。保里斯谢过他之后，就到接待室去了。有十来个军官和将军在接待室里。

保里斯进去的时候，安德烈公爵藐视地眯缝着眼睛（带着强打精神的倦怠神情，似乎表示，假如不是我的责任，我连一分钟也不愿同您谈），正在听一个老将军的报告。那个老将军身上挂满勋章，踮着脚，站得笔直，他那发紫的脸上带着士兵般献媚的表情。

"很好，请等一等。"安德烈公爵说，他的俄语带着浓重的法国腔（每当他表示不屑一顾时，就用这种腔调说话）。一看见保里斯，就不愿再听老将军的话。将军要求他再听听，央求地跟在他后面跑着。安德烈公爵带着愉快的笑容转向保里斯，向他点着头。

保里斯这时候已经明白地了解了他从前所推测的事情，即，在军队中，除了军事条令规定的和团里所共知的上下级关系和纪律之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上下级关系，正是这种上下级关系

使得这个腰身挺直、紫膛脸色的将军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待。而上尉安德烈公爵却可以轻松随便地同保里斯准尉谈话。保里斯比以前更下决心，以后不按军事条令办事，而要按照这种不成文的上下级关系办事。他现在觉得，只由于他认识了安德烈公爵，他便比这个将军高出一等了。但要是在其他场合，要是在前线的话，他这样一个近卫军准尉的生死予夺之权，肯定是掌握在将军手中的。安德烈公爵走上前来，与他握手。

“十分对不起，昨天您没找到我。我昨天一整天在应付德国人。我和威罗特审核作战部署去了。德国人特别认真，没完没了！”

保里斯轻轻一笑，好像安德烈公爵所说的是一件人所皆知的事。事实上他是初次听到威特罗这个名字，也是初次听到“作战部署”这个词。

“怎么样，老弟，您还愿做副官吗？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仍这么期望。”保里斯不知为什么脸红了，说：“我打算去求总司令，华西里公爵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准备向他提出请求，因为”他似乎道歉地补充说：“我恐怕近卫军不作战。”

“好的，好的，咱们等一会儿细谈，”安德烈公爵说，“让我先去报告这位先生的事，一会儿来陪您。”

当安德烈公爵去报告紫脸将军的事时，这个将军明显不认同保里斯关于不成文从属关系的见解。他瞪着这个妨碍他同副官谈话的胆大妄为的准尉，保里斯浑身不自在起来。他别过身子，期待着安德烈公爵从总司令办公室里出来。

“我说，老弟，您的事我一直在想。”当他们走进有钢琴的大厅时，安德烈公爵说。“您不要去见总司令，他会同您讲一些客气辞令，会请您到他那吃饭。（保里斯想：“按照不成文的从属关系来说，这样的方式也很好。”）但不会有任何下文，我们这里的副官和传令官快有一个营了。咱们这么办：我有个好朋友陶尔戈鲁科夫公爵，现任侍从武官长，心肠极好，您可能不认识他，但事实

是现在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官以及我们全体人员都作不了主，皇帝掌握着全部的权力。咱们去找陶尔戈鲁科夫，我正要去他那儿。我已向他提起过您。让我看看是否他能把您留在身边，或者把您安排在靠近皇上的位置上。”

安德烈公爵特别愿意引导帮助青年取得社会地位。他禀性高傲，自己从不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他以帮助别人为借口，接近这个给人成功，同时也吸引他的社交圈。他非常乐意帮保里斯，于是带他去见陶尔戈鲁科夫公爵。

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才走到两国皇帝和随从居住的奥洛莫乌茨行宫。

这天正好刚刚开完一个军事会议，御前军事参军和两位皇帝都出席了。会上与两位老将军库图佐夫和施瓦岑贝格公爵的意见相左，决定立刻进攻，与拿破仑展开决战。安德烈公爵带着保里斯到行宫找陶尔戈鲁科夫公爵时，军事会议刚刚完毕。司令部里的人个个情绪激昂，陶醉于少壮派在会上的胜利。稳健派们主张伺机而动，暂缓进攻的意见被驳得一无是处。军事会议上谈到即将到来的战斗和我方必胜的可能，似乎不是将来的事，而是已成事实了。我方军队占据了全部优势。大军汇合一处，无疑强大的兵力远胜拿破仑。皇帝的御驾亲征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人人跃跃欲试，统率军队的奥国威罗特将军对战略形式十分熟悉，现在准备与法军战斗的地方，正好去年奥军在那里演习过。他们十分了解那里的地形，而且在地图上作过详细的记号。拿破仑的战斗力已明显不如以前，并且没作丝毫防备。

陶尔戈鲁科夫是主战派中的一员干将。他刚开完会议回来，虽很疲惫，但精神振奋，为取得胜利而骄傲。安德烈公爵把保里斯介绍给他，但陶尔戈鲁科夫只是客套地紧紧握了握保里斯的手，没有和他说话，盘旋在他头脑里的那些思想紧紧缠绕着他。他用法语同安德烈公爵谈起来。

“啊，老兄，我们打了多么大的一个胜仗啊！但愿将来也能取

得同样的胜利。不过，老兄，”陶尔戈鲁科夫激动地说：“我承认我误会了奥国人，特别是误会了威特罗，他们做事精确细密对地形了如指掌，对一切可能性，一切细节，一切条件都预料得丝毫不爽。是的，老兄，再也找不到比现在更有利的境况了。奥军的细致再加上俄军的勇敢，就会所向披靡！”

“这么说，进攻已完全决定了？”安德烈问。

“您可知道，老弟，我认为拿破仑已慌了阵脚。今天接到他给皇上的一封信。”陶尔戈鲁科夫含义深长的微微一笑。

“原来是这样！他写些什么？”安德烈问。

“他会写什么呢？还不是老一套，无非是想争取时间。实话跟您说，我们已把他掌握于股掌之中了，真的，但最有趣的是，”陶尔戈鲁科夫突然亲切地笑起来，“回信时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既不能称执政，当然也不能称皇帝，那么只好称他‘波拿巴将军’了。”

“但是不承认他是皇帝，而只称他为‘波拿巴将军’，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安德烈说。

“问题就在这里，”陶尔戈鲁科夫打断他的话，笑着说：“您认识比利平吧，他很聪明，他这样称呼他‘篡位的奸臣和人类的公敌’。”

陶尔戈鲁科夫愉快地大笑起来。

“没有其他称号了吗？”安德烈问。

“另外，比利平还想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号，他这个人机敏聪慧……”

“什么称号？”

“法国政府首脑，法国政府首脑，”陶尔戈鲁科夫庄重而满意地说，“不是很好吗？”

“好当然好，但他肯定不高兴。”安德烈说。

“当然会不高兴！我哥哥认识他。在巴黎时，他曾在当今皇帝那里吃过许多次饭。他和我说，他从未见过这么老练狡猾的外

交家了。他兼有法兰西的圆滑和意大利的表演天才！您知道他和马尔科夫伯爵的笑话吗？只有马尔科夫伯爵一人能应付他。您听说过手帕的故事吗？有趣极了！”

于是爱说话的陶尔戈鲁科夫就一会对着保里斯，一会儿对着安德烈公爵，谈到拿破仑如何想考验一下公使马尔科夫，故意在他面前扔下一手帕。他站住，看着马尔科夫，可能希望马尔科夫替他捡起来。马尔科夫立刻把自己的手帕扔在旁边，然后捡起来，却没管拿破仑的。

“棒极了。”安德烈说，“听我说，公爵，我是来求您给这个青年人帮忙的，您知道……”

安德烈公爵还没有说完话，一个副官走进来说，皇帝要见陶尔戈鲁科夫。

“唉，真对不起！”陶尔戈鲁科夫说，连忙起身，握了握安德烈公爵和保里斯的手，“我非常愿为您和这位可爱的年轻人效劳，只要我力所能及。”他又握了握保里斯的手，露出亲切、诚恳和愉快的神情。“可是您也看到了……再约个时间吧。”

保里斯感觉到他已走近权力层，非常激动。他意识到他在这里接触到指挥整个大规模运动的发条，而他自己在团里，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部件而已。安德烈和保里斯随着陶尔戈鲁夫公爵来到走廊里，这时从皇帝的办公厅里走出一个文官，而陶尔戈鲁科夫也正向办公厅走去。这个文官身材不高，看上去很聪明，下巴颏往前突，但突出的下巴颏并不影响他的外表，反而使他表情灵活机警。这个文官对陶尔戈鲁科夫点了点头，像见到自家人似的，然后漠然冷冰冰地看着安德烈公爵，一直向他走去，显然希望安德烈公爵给他鞠躬或让路。但安德烈公爵并不吃这套，脸色现出怒容，年轻文官转身沿着走廊边走掉了。

“他是谁？”保里斯问。

“他是很优秀，但是我很厌恶的人，他是外交大臣查多利日斯基公爵。”

“唉，就是这些人，”他们走出行宫时，安德烈不禁感叹说，“就是这些人主宰着民族的命运。”

第二天军队出征了。一直到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时候，保里斯才看见安德烈和陶尔戈鲁科夫，目前暂时仍待在伊兹梅尔团里。

十

十一月十六日黎明，杰尼索夫的骑兵连——隶属巴格拉基昂公爵的部队，尼古拉就在这个连里服役——从宿营地开拔投入战斗，在其他纵队后面走了一俄里左右，被阻在大路上停了下来。尼古拉看见，从他身边走过的有第一和第二骠骑兵连的哥萨克、步兵营和炮兵，还有巴格拉基昂将军和陶尔戈鲁科夫将军，后面跟着一群副官。像过去那样在作战前所体验的恐惧心理，他战胜这种恐惧的内心斗争，在这次战斗中像骠骑兵式的立功的梦想——所有这一切都落了空。他们的连队留下来作后备部队，尼古拉只好无所事事地打发这一天。上午八点多钟，他听到前方的射击声和“乌拉”声，看见抬回后方的伤员，伤员人数并不多，最后看见一队法国骑兵被几百名哥萨克押着。战斗显然结束了，看来战役不大，但很顺利。回来的士兵和军官谈到光荣的胜利，谈到维绍城的占领，和整个骑兵连的被俘。夜间寒冷，白天风和日丽，美丽的秋色同胜利的消息如此协调，尼古拉身旁经过的士兵、军官、将军和副官的脸上都呈现出胜利的喜悦。令尼古拉悲哀的是，他经历了一场准备战前的恐慌，在这欢快的一天里却无所事事。

“尼古拉，到这儿来，喝一杯酒浇浇愁！”坐在路边的杰尼索夫喊道，在他前面摆着军用水壶和下酒的菜肴。

在杰尼索夫的食品箱周围聚集着一群军官们，他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

“看，又来了一个！”军官中有一个人说，指着由两名哥萨克步兵押送的一个法国龙骑兵俘虏。

“把马卖掉吧！”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喊道。

“是！ 大人……”。

军官们站起来，围住哥萨克和被俘的法国兵。这个法国龙骑兵是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带着德语口音说法语。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脸涨得通红。听到有人说法语，便立刻同军官们攀谈起来。他说，本来他不会被俘，被俘不能怪他，而是那让他去取马衣的伍长的过。他对伍长说，俄国人已到达那里了。每句话他都加上一句：可不要损害我的小马啊！说着又去摸摸自己的马。很明显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有时说他的被俘情有可原，有时又像在他的长官面前一样表示自己勤勉和忠贞。他把法军中那欢快活泼的气氛带进了我们后卫队中，使我们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哥萨克将那匹马卖了两枚金币的价格。尼古拉得到家中的接济后，成为军官中最富有的人，他把那匹马买了下来。

“可不要损害我的好马啊！”当尼古拉接过马匹时，阿尔萨斯人天真地说。

尼古拉微笑着，抚慰龙骑兵，并给他些钱。

“走！走！”哥萨克用蹩脚的法语说，碰碰俘虏的手臂，让他继续走。

“陛下！ 陛下！”突然，骠骑兵中有人喊道。

大家奔跑忙碌起来。尼古拉看到几个在帽子上插着白帽缨的人骑马奔来，转眼间，大家都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等待着。

尼古拉稀里糊涂地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回原位并且骑上马的。他因没参加战斗的遗憾和处在看腻了的面孔中的气味感觉顿时消遁一空。关于他自己的思想顷刻消失了。由于这么近地接触到皇帝，感到身心幸福。他觉得仅是皇帝的到来，便足以弥补这一天的损失。他激动得像一个等待约会的情人。他不敢回头望，也没有回头望，只是狂喜地感觉到了他的临近，也是因为

皇帝的临近，四周的一切变得更加明亮、更加欢乐、更有意义、更有过节的意味。这个太阳离尼古拉越来越近，向周围发散出柔和庄严的光芒。他觉得他已感觉到这光芒，他听见他的声音，亲切、安静、庄严而又质朴。就像尼古拉所渴望的那样，出现了一片寂静，在寂静中传来了皇帝的声音。

“是保罗格勒的骠骑兵吗？”

“是后备队，陛下！”在听到“是保罗格勒骠骑兵吗”这样不同寻常的声音之后，这回答的声音就显得太普通了。

皇帝站在尼古拉旁边，亚历山大的面孔较三天前检阅时更为漂亮，那是一张焕发着快乐和青春光辉的面孔，好像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天真无邪，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庄严高贵的皇帝的面容。皇帝环视骑兵连，他的视线偶尔和尼古拉的视线相遇，但顶多两秒钟。不管皇帝是否了解尼古拉的内心活动（尼古拉觉得皇帝明了一切），他那双蓝眼睛射出祥和仁慈的光辉，照射在尼古拉脸上两秒钟。接着皇帝忽然扬起眉，用左后跟刺了刺坐骑，疾驰而去。

前卫传来的枪炮声，使得年轻的皇帝按捺不住亲临战场的渴望，对大臣们的苦苦劝阻不予理会，正午十二时从他所在的第三纵队出发，向前卫奔去。他还没跑到骠骑兵那里，有几个副官迎面而来，送来了战事胜利的消息。

这场战役仅仅俘虏了法国一个骑兵连，却被夸张成一次大败法国人的了不起的胜利。因此皇帝和全体将士，特别是战场仍弥漫硝烟的时候，都认为已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已退却了。皇上走过一会儿，保罗格勒因奉命继续前进。在德国小城维绍，尼古拉又一次见到了皇帝。在城里一处广场，在皇上未到之前，发生过一场激烈交锋，现在还躺着几具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尸体和几名伤员。在一群文武官员的簇拥下，皇帝骑着一匹短尾枣红马——与检阅时骑的那匹不同，——侧着身子，姿势优美地把一个长柄金眼镜凑在眼睛上，望着一个躺在地上，头上满是鲜血的士

兵。这个伤兵如此肮脏、粗俗，使人感觉要呕吐。尼古拉感觉同他接近是对皇帝的一种侮辱。尼古拉看到，皇帝微驼的肩膀好似遇到风寒似的颤抖着，他用左脚的马刺拍了拍马肚，那匹驯熟的马不知所措地张望着，仍在原地不动。一个副官从马上跳下来，托起伤兵的胳膊，把他扶起来，放在抬来的担架上，伤兵呻吟着。

“轻一点，轻一点，你不会轻一点吗？”皇帝说，看起来他比那个濒死的士兵更痛苦，说完就转身走了。

尼古拉看见泪水溢满了皇帝的眼睛，听到他走开时用法语对查多利日斯基说：

“战争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可怕的事情！战争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前卫部队驻扎在维绍城前面，从敌军的散兵线上可以望见。敌人在这一天里稍微射击一下便退却。皇帝的旨意被传达到了前卫部队，宣布进行奖赏，散发给士兵双倍的伏特加。劈劈啪啪的营火，不绝于耳的士兵的歌声，大家比昨晚更快乐。杰尼索夫在这夜庆祝后已被提升为少校。已经喝了许多酒的尼古拉，在酒宴快要结束时，建议为皇帝的健康干杯，但不是像在正式宴会上所说的那样说：“为皇上健康干杯”，而说，“为仁慈的，富有魅力的伟大皇上的健康，为他的身体健康和打败法国人干杯！”

“既然我们以前同法军作战也不示弱，”尼古拉说，“像在申格拉本那样，那么，皇上现在御驾亲征，我们又该如何表现呢？我们都要视死如归，心甘情愿为皇上去死。对不对；各位？也许我说的不对，我喝多了，但我有这样一种愿望，你们肯定也有同样的愿望。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健康干杯！乌拉！”

“乌拉！”军官们热烈地喊叫着。

那个岁数很大的骑兵大尉吉尔斯顿不亚于二十岁的尼古拉，热情而真诚的喊叫着。

军官们喝干酒，砸碎酒杯，基尔斯顿又拿了另外几个杯，倒满了酒。他只穿着衬衣和马裤，端着酒杯向士兵的篝火走去。他

留着两撇花白的长胡子，白色的胸脯露在敞开的衬衫里，扬起手，在篝火光中，威严地站着。

“弟兄们，为了皇上的健康，为了打败敌人，干杯，乌拉！”他用一种低沉、豪迈的骠骑兵的声音喊道。

骠骑兵围上来，一致高喊附和着他的建议。

深夜，人群散去，杰尼索夫用一只短粗的手拍拍他心爱的尼古拉的肩膀。

“嗨，出征中没有人可被您爱上，就爱起沙皇了。”杰尼索夫说。

“杰尼索夫，这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事。”尼古拉喊道，“这是一种非常高尚、非常美好的感情，一种……”。

“我懂，我懂，老弟，我赞同，我理解……”

“不，你不明白。”

尼古拉站起来，在篝火群里来回走动着、幻想着，不是因为救驾（这点他不敢奢望），而是在皇帝的眼前死去，那该多么幸福！他确实爱上了沙皇，爱上了俄军的荣誉，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信心。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前那些令人怀念的日子里，不只他一人体验着这种感情，俄军中十之八九都爱上了沙皇，爱上了沙皇的荣誉，不过不像他那么强烈而已。

十一

次日，皇上在维绍驻留。御医威利耶数次应召前去探视，在总司令部和附近部队里流传着圣体欠安的消息。据侍从们说，那天皇上没有吃东西，晚上睡得也不安稳。圣体欠安的原因是，死伤人员的惨状极大地刺激了皇上那颗敏感脆弱的心灵。

十七日清晨，一个法国军官被人从前哨带到维绍来，他打着军使旗要求谒见俄皇。这个军使名叫萨瓦里。皇帝刚刚睡着，萨

瓦里只得等候。中午，皇帝接见了萨瓦里，过了一个小时，萨瓦里偕同陶尔戈鲁公爵骑马去法军前哨了。

据说，萨瓦里此次前来的目的是建议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订个和约会面，俄皇拒绝亲自会面，这使全军感到高兴和骄傲。陶尔戈鲁夫公爵，维绍城下的胜利者，奉命随萨瓦里去和拿破仑谈判，如果对方真的具有讲和诚意的话。

傍晚，陶尔戈鲁科夫回来，他径直去见皇帝，单独和皇上谈了很久。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军队又向前行军，敌军的前哨在短促的交火后就退走了。从十九日中午起，直到第二天，十一月二十日早晨，也就是令人纪念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的那一天，军队不断地调动着。

十九日中午以前，所有的活动，热烈的谈话，奔波繁忙，副官的派遣，只限于皇帝的行宫，那天午后，库图佐夫总司令部和各纵队参谋部也参与了这种活动。晚上，经过副官的转达，活动已经传布到各个角落和军队的多个部分。十九日到二十日夜间，八万联军从宿营地出发，人声鼎沸，浩荡绵长九俄里，向前进发。

皇帝大本营从早晨开始的集中活动，仿佛钟楼上大钟主轮的第一个活动，逐步推动各部分运转。一个轮子慢慢地动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所有的轮子，滑轮和齿轮愈来愈快。于是钟的奏鸣开始，跳出报时的小人，时针不快不慢地移动着，表示运动的结果。

军事机器也如钟表机械一样，一旦发动，就必然会运动到底，而在没有转动以前，各部分静止不动，也像钟表的各个零件一样，轮子在轴上响着，齿轮互相咬合，滑轮迅速地呼呼转动，可是附近的轮子仍然安静不动，仿佛要这样静止一百年，但到了一定的时刻，被杠杆抓住了，它就顺从地发出响声，转动起来，纳入统一的行动，即使不知道运动的目的和结果是怎样的。

如同钟表一样，无数各式各样的轮子和滑轮复杂运动的结

果，只是让时针均匀而缓慢地运动而报时，同样，十六万俄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带着他们的激情、渴望、痛悔、屈辱、伤害、自豪、恐惧和狂喜，进行所有的复杂活动，其结果不过是形成所谓三帝会战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失败，也就是人类历史钟表上时针的迟缓运动。

那天，安德烈公爵值勤，在总司令身边一步不离开。

下午五点多钟，库图佐夫来到皇帝行宫，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去访皇帝的亲信大臣托尔斯泰伯爵。

安德烈公爵趁此机会去陶尔戈鲁科夫那里探询详细军情。安德烈感到库图佐夫心情很坏，对什么问题不满，而行宫里的官员也对他不满。他们说话的腔调表明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安德烈觉得有必要找陶尔戈鲁夫谈谈。

"您好，老兄，"陶尔戈鲁科夫正和比利平一起喝茶，说，"明天要贺功了；您那老头子怎么啦？心情不大好吧？"

"也不能说他心情不好，他只是要别人听听他的建议。"

"他在军事会议上讲述他的意见，只要他说的有理，大家还是会采纳的。但此时正是拿破仑最忌讳会战的时候，不能再迟延，再等待了。"

"嗯，您见到他了吧？"安德烈公爵说。"波拿巴怎么样，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是啊，我看见他了，我肯定他对会战怀有一种恐惧。"陶尔戈鲁科夫反复说，显然，他很看重会见拿破仑以后总结的这个结论。"要是他敢于会战，那他为什么要会见皇上，进行谈判，尤其是为什么要退却？退却与他一贯的战术不符。请您相信我，他吓坏了，他惧怕大会战，他快完了，我敢保证。"

"那您说说，他长得什么样？"安德烈公爵又问。

"他穿着灰色礼服，希望我称他为'陛下'，但他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没从我口中得到任何称呼，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不过如此。"陶尔戈鲁科夫微笑着扭头看看比利平，答道。

“虽然我对老库图佐夫充满敬意，”陶尔戈鲁科夫接着说，“但目前敌人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如果我们踯躅不前，就会坐失良机，让他们逃走或上他们的当，那才真是有好戏看呢。是的，我们应该记住苏沃洛夫和他的座右铭：要主动进攻，不要被动挨打。我以为，在战争中，精神百倍的小将常常比犹豫不决的老将更能找到正确的途径。”

“可是我们应该从哪个阵地向敌人进攻呢？我今天去过前线，但无法知道他们的主力在什么地方。”安德烈公爵说。

他想对陶尔戈鲁科夫讲讲他所拟订的作战计划。

“哦，这无所谓。”陶尔戈鲁科夫立刻说，同时站起，铺开桌面上的地图。“所有的情况都被估计到了：假如他在布尔诺……”

于是陶尔戈鲁科夫讲起威罗特的侧翼迂回的计划，讲得迅速而含糊。

安德烈公爵不同意这个计划，并证明自己的计划和威里特计划一样好。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威里特计划已被批准了。安德烈公爵刚刚开始说明那个计划的缺点和自己计划的优点，陶尔戈鲁科夫却不愿再听他说，也不看地图，只是心不在焉地瞅着他的脸。

“好吧，库图佐夫今晚准备开一次军事会议，您可以在会上讲讲您的意见。”陶尔戈鲁科夫说。

“我会这么做的”安德烈公爵说，离开地图。

“各位，你们担什么心？”直到此时，始终微笑着听他们谈话的比利平，显然想说说笑话了。“明天无论战胜还是战败，俄军的荣誉是不会被损害的。除了库图佐夫，各纵队的指挥官没有一个是俄国人。现在的指挥官是威姆普芬将军阁下，朗热隆将军，里赫顿斯坦公爵，霍恩洛厄公爵……还有一串波兰名字。”

“住嘴，恶毒的舌头。”陶尔戈鲁科夫说。“不对，现在已经有两个俄国人了：米洛拉多维奇和陶霍杜罗夫，还可能有第三个，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但他的心理太脆弱了。

“我猜，库图佐夫这会儿该出来了，”安德烈公爵说。“各位，祝福你们，祝你们马到成功”，他又说，握了握陶尔戈鲁科夫和比利平的手走出去。

回去的路上，安德烈公爵禁不住问沉默无语坐在他身边的库图佐夫，对于明天的会战他是怎么想的。

库图佐夫严肃地看了看他的副官，沉默了片刻，回答说：

“我想会战要失败，我已转告了托尔斯泰伯爵，恳求他把这些话转告给皇上。你猜他怎么说的，‘亲爱的将军！我是管米和肉的，军事是归您管的，’看……这就是他给我的答复！”

十　二

夜晚九点多，威罗特携带他的作战计划到库图佐夫住处。这里将举行军事会议。各纵队指挥官都得到通知来到总司令部，除了拒绝出席的巴格拉基昂公爵之外，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威罗特是预定会战的全权指挥人，他精神振奋，动作敏捷。库图佐夫勉强主持军事会议，心怀不满，昏昏欲睡，俩人对比鲜明。威罗特显然觉得自己是这场难以避免的会战的首脑，他好像是一匹上了套的马，拉着车向山下飞奔，他是拉车呢，还是被车推着跑呢，他不知道，只是用力的奔跑，没有功夫考虑这场会战的后果。威罗特这天晚上两度到敌军前线亲自视察，两度向俄皇和奥皇汇报情况，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德语宣布作战部署。他十分疲惫，现在他来到库图佐夫的住处。

看来他太忙了，甚至忘了对总司令应有的礼貌：他打断了总司令的话头，说得急急忙忙，含含糊糊，眼睛也不看对方的脸，也不回答对方的问题。他满身泥污，样子可怜巴巴，精疲力竭，但仍十分自信、骄傲。

奥斯特里茨附近的一座贵族小城堡，便是库图佐夫的住所。

聚在作为总司令办公室的大客厅里有库图佐夫、威里特和军事会议成员。大家喝着茶，单等巴格拉基昂公爵到来便开会。七点钟，巴格拉基昂的传令官送来公爵不能来的消息。安德烈公爵进来向总司令禀报这事，由于总司令事先允许他参加会议，因而他就待在了客厅里。

“既然巴格拉基昂公爵不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开会吧。”威罗特说，急忙站起来，向铺着布尔诺大地图的桌子旁走去。

库图佐夫敞着制服扣，肥胖的脖子露着，他坐在安乐椅上，那一双肥胖老迈的手对称地放在扶手上，几乎睡着了。听见威罗特的声音，费力地睁开那只独眼。

“是，是，赶快开吧，要不就晚了。”他点点头，接着又低下头，闭上了眼。

如果刚开始，参加会议的人更以为库图佐夫装睡，那么后来宣读计划时，他鼾声证明，尽管作为总司令，他很想对作战计划表示不屑一顾，但实在克服不了人类本能的睡眠欲望，真的进入了梦乡。威罗特以一分钟都不能损失的紧张神态看了看库图佐夫，相信他的确入睡了，就拿起文件，开始大声单调地宣读未来会战的部署，他连标题都读了。

《攻击柯贝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后面敌军阵地的作战部署，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个部署非常复杂，非常难懂，德文全文开始如下：

“因敌军左翼依据林木覆盖的山地，右翼沿着其后布满池塘的柯贝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村展开，相反，我军左翼比敌军右翼占优势，利于攻击敌军右翼，特别是如我军占领索科尔尼茨和柯贝尔尼茨两个村庄，就能攻击敌人侧翼，并在施拉巴尼茨和丘拉斯森林间的平原上追击敌军，而避开施拉巴尼茨和贝洛维茨间掩护敌军前线的关口。为了达到目的必须……第一纵队挺进……第二纵队挺进……第三纵队挺进……”威罗特宣读道。

将军们看来都不喜欢听这种令人费解的作战计划。头发淡

黄、瘦高的布克斯赫弗登将军倚墙而立,眼睛注视着燃烧的蜡烛的火苗,看样子他没有听,甚至不愿人家以为他在听。在威罗特对面坐着的是面色红润,胡须翘起,肩膀高耸的米洛拉多维奇,他睁着两只明亮的大眼,两手放在膝盖上,臂肘向外,一副雄赳赳的姿态,他一直保持着沉默,盯着威罗特的脸,直到这位奥国参谋长读完了,目光才从他脸上移开。这时米洛拉多维奇含义深长的瞅了瞅另外两位将军。然而看不出他那含义深长的目光究竟表示什么:他对这个作战部署是赞同还是不赞同,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坐在靠威罗特最近的是朗热隆伯爵。在整个宣读作战部署的过程中,他那张法国南方人的脸上始终含着奇妙的笑容,眼睛看着那捏着绘有肖像的金质鼻烟壶的两角迅速转动的纤细手指。在读到一个长句子时,他停止摆弄鼻烟壶,抬起头来,他那薄薄的唇角表现出虚伪的恭敬,打断威罗特的朗读,想说点什么。可是威罗特的朗读并没有停下来,只是气咻咻地皱起眉头,摆了摆胳膊,好像是说:"等一等,等一等,您在告诉我您的想法。现在请您看看地图,听我讲"。朗热隆带着迷惑的表情抬起眼睛,回头看了看米洛拉多维奇,好像在寻找解释,但一碰到米洛拉多维奇意味深长而又不表任何意思的眼神,他于是郁闷地垂下眼睛,又玩弄起鼻烟壶了。

"一堂地理课。"朗热隆好像在对自己说话,然而声音颇大,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普尔杰贝歇夫斯基神情庄严而恭谨,一只手罩住对着威罗特的耳朵,似乎在专心倾听。小个子陶赫杜罗夫坐在威罗特对面,看上去很用心和谦虚,低头看着摊开的地图,仔细研究作战部署和陌生的地形。他多次请求威罗特重复他没有听清的字句和难记的村名,威罗特满足了他的愿望,陶赫杜罗夫就写下了这些地名。

作战部署的朗读持续了一个小时才完毕。这时,朗热隆放下鼻烟壶,没有看威罗特,也没有看任何人,开始说这个作战部署

执行起来有困难。因为敌人在运动中，无法准确知道敌人阵地的位置。朗热隆的意见是有根据的，但提意见的目的显然是要威罗特将军明白，他自以为是的宣读作战部署，似乎是在给小学生上课。事实上坐在他面前的都不是傻瓜，而在军事问题方面都可以作他的老师。

威罗特枯燥的宣读声一停下来，库图佐夫就醒了，仿佛一个磨坊主在令人昏昏欲睡的磨盘声停止时醒过来。他仔细听了听朗热隆的话，好像在说："你们还在废话连篇啊！"接着又赶快闭上眼睛，把头垂得更低。

朗热隆尽力恶语中伤威罗特作为制订作战计划者的自尊心，证明拿破仑会轻易由受攻击方变为被攻击方，所以制订这样的作战部署毫无用处。对于一切反驳，威罗特始终报以不以为然的微笑，他显然早有准备，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置之不理。

"假使他能攻打我们，今天就攻打了。"威罗特说。

"所以，您认为他没有力量吗？"朗热隆说。

"他顶多有四万人。"他脸上流露出一位医生听到巫婆向他指点治疗方法时的微笑。

"如果是这样，他等着我们的进攻，不是坐以待毙吗？"朗热隆暧昧地笑着说，又转脸看看离他最近的米洛拉多维奇，期待得到他的支持。

但米洛拉多维奇此时显然并没思考两位将军所争执的问题。

"不错，"米洛拉多维奇说，"明天我们在战场上就会看到一切了。"

威罗特冷冷一笑，好像在说，"作战部署会遇到俄国将军们的反驳，这一点不仅他相信会发生而且两位皇帝也相信会如此。因此，他觉得可笑而不可理喻。"

"敌人那边黑灯瞎火，营地里不断传出吵闹声。"威罗特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逃走（这是我们惟一应该担心的）就是

进行阵地转移”，他又冷冷一笑。“但即使他们占领了丘拉斯阵地，也不过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麻烦罢了，我们的全部计划不必作任何变动。”

“怎么能这样呢？……”安德烈公爵问，他早就等待时机表示怀疑了。

库图佐夫醒来，费劲地咳嗽了一会儿，回头瞅了瞅将军们。

“各位，明天的部署，不如说今天的部署（因为已经过了十二点多），不能变动了。”他说，“你们已经听到了，我们都要恪尽职守。在战斗前……（他停了一下）再没有比睡一个好觉更重要的。”

他做出要站起的样子，将军们都鞠躬告辞，已是午夜时分，安德烈公爵也离开了。

安德烈公爵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在会上讲出自己的计划，会议给他留下了令人费解，让人不安的印象。他不知道究竟是陶尔戈鲁科夫和威罗特这一方对，还是库图佐夫和朗热隆这一方对。“为什么库图佐夫不向皇上当面陈述他的意见呢？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难道由于朝廷中某些个人的意见就非得拿几万人的生命作赌注吗？包括我的生命？”他想。

“没错，很可能，明天我就会被打死。”一想到死，他心中勾起一连串久远的和亲切的回忆。他想起最后一次告别父亲和妻子的景况，想起和妻子初恋的日子，想起她腹中的孩子，他开始怜悯她，同时也怜悯自己。他怀着伤感和难以平静的心情走出和聂斯维茨基同住的房子，在门前来回徘徊。

夜雾弥漫，月光神秘地穿过雾霭。“是的，明天，明天！”他想，“明天对我来说，已不存在一切回忆，一切已毫无意义，我的一切都已完了。明天，也许就在明天，我预感到，我终于要第一次表现我们能做的一切。”他想像到会战，它的损失，集中在一点的战事，指挥官们手忙脚乱。于是那个幸福时刻，盼望已久的土伦，出现了。他坚决明了地向库图佐夫，向威罗特，向皇帝陈述过他的

建议，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却没有人采纳。于是他带领一团人，一师人，事先说好谁也不许干涉他的指挥，他带领一师人奔赴决定成败的地点，独自打了胜仗。“如果遭遇死亡和痛苦呢？”另一个声音说，但安德烈公爵不再想这个难堪的问题，而继续编织胜利梦。他单独制订了下次会战的部署。他名义上是库图佐夫的值勤官，事实上事无巨细都由他单独去做。他独自取得了下一次会战的胜利。库图佐夫被罢免，而他被任命……，“那么，这以后该如何？”另一个声音又说：“就假定在此之前你十次没有负伤，十次没有死亡，十次没有受骗，那么以后怎样呢？”安德烈公爵自问自答：“以后怎样我不知道，我也不想也不可能知道。但我向往荣誉，向往出名，向往受人爱戴，那不是过错，这是我的愿望，这是我的愿望，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愿望，是的，就是为了这个愿望，我对谁也不会说这话。但是，上帝啊！如果除了荣誉，受人爱戴之外，我什么也不爱，我又该怎么办呢。尽管我爱许多人——父亲，妹妹，妻子，爱我最亲的亲人，可奇怪的是，为了得到短暂的荣誉，为了打败敌人，为了获得陌生人们的尊敬，我会坚定不移的把这些割舍。”安德烈一边想，一边听库图佐夫在院子中的谈话。在库图佐夫的院子里，传来了收拾行李的勤务兵的谈话声，还有一个车夫的说话声，他正在和安德烈公爵认识的一个库图佐夫的老厨子季特开玩笑。说：“季特，是季特吗？”

“嗯。”老头子回答道。

“季特，快去打谷。[1]”那个滑稽的车夫说。

“哼，滚开！”勤务兵的笑声盖住了老头子的回答。

“无论如何，我就是喜欢战胜所有的人，只有头脑中悬浮的神秘力量和荣耀值得我去珍爱。”安德烈公爵想。

---

① “季特”在俄语里和“打谷”谐音。

十　三

那天夜里，尼古拉领着一排骠骑兵在巴格拉基昂分队前面设置侧防线。骠骑兵两两散开，他自己骑着马在侧防线上巡逻。极力驱赶沉重的睡意。他后面是一大片空地，盟军的营火在浓雾中闪着幽光，他的前面是沉沉的黑暗。不论尼古拉怎样使劲辨认蒙蒙的远方，还是一无所获。”时而像是灰色的影子，时而又好像有个黑黑的东西；时而感觉敌人那边有火光闪烁；时而又感觉自己眼冒金花。一合眼，一会儿皇帝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一会儿又是杰尼索夫；一会儿又是莫斯科的往事。他赶忙睁开眼睛，看见了他骑的马的头和耳朵，有时看见六步之遥的骠骑兵的身影，而远方仍然是大雾弥漫的夜色。“为什么不会呢？”尼古拉想，“很可能皇帝遇见我，就像祈祷其他军官那样对我说：‘你去看看那里怎么回事。’他偶然遇见一个军官，就把他调在自己身边。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如果他把我调在他身边，那该多么幸福啊！哦，我会誓死捍卫他，我要誓死效忠于他，揭穿那些欺骗他的人！”尼古拉幻想着自己对皇帝的无限爱戴与忠心耿耿，他想像要是碰到一个敌人或德国骗子，他不仅要痛快淋漓地干掉他，而且要当着皇帝的面扇他的耳光。忽然远远的一声叫喊惊醒了尼古拉，他打个寒噤，睁开眼睛。

“我在哪？噢，在侧防线上。口令和回答是车杠，奥洛英乌茨。多么遗憾，我们的骑兵连明天是后备队……”。尼古拉想。“我要请求上前线。”这也许是惟一能够看见皇上的机会了。是的，快要换班了，我再巡逻一次，然后回去去请求将军。他在马鞍上坐正，催动战马再去巡视一遍自己的骠骑兵。他觉得天有些亮了，他看见，左边是一片被照亮的山坡，对面是个小岗，陡直的矗立着。在山岗上有一个白点子，尼古拉怎么也弄不明白：它是月光照亮的

林间空地呢，还是一堆积雪，还是一幢白屋。他甚至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白点上面移动。“那可能是雪，一堆白雪。”尼古拉想。

“那天……哦，娜塔莎，妹妹，黑眼睛。娜……塔莎（我要告诉她我见到了皇上，她会多么惊奇啊！）娜塔莎……拿大厦……”——“靠左，长官，要不碰上树了。”骑在马上睡意朦胧的尼古拉，听见旁边的骠骑兵说。尼古拉把几乎垂在马鬃上的头抬了起来，在骠骑兵身边站住了。孩子般不可抵制的瞌睡侵袭着他。“但是，我刚才在想什么呢？千万不能忘了，我该同皇上说什么话？不，不是，那是明天的事。对了，对了！拿大厦，拿下什么？骠骑兵……胡子兵……那个有胡须的骠骑兵在特维尔大街上跑，在古里耶夫家对面……古里耶夫老头……哦，杰尼索夫真是个好人！对，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在这儿。他这么看着我，他想同我说话，但是他不敢，……不对，是我不敢。这些都无所谓，主要是不能忘记我所想的要紧事。对，拿大厦，我们要拿下，对，对，对，这很好。”尼古拉的头又垂到马脖子上。突然他感觉有人向他射击。“什么？什么？什么？……杀！什么？……？尼古拉念叨着醒过来。就在尼古拉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前面敌军那边传来了成千上万人的呐喊声，他的马和骠骑兵的马听到这些声音都竖起了耳朵。在发出喊声的地方，有一个火光燃着又熄灭了，接着又是一个火光，随后，全线法军在山上燃起了火，喊叫声越来越大。尼古拉听见说法语的声音，但是很模糊，声音乱而杂，只听见啊啊啊、呃呃呃的声音。

“什么声音？你听？”尼古拉问身旁的骠骑兵，“是不是敌人的声音？”

骠骑兵没吭声。

“怎么？你没听见？”尼古拉等了一会，不见他回答，又问。

“谁知道呢，长官。”骠骑兵不乐意的回答。

“从方位上判断，应该是敌人，对吗？”尼古拉又说。

“可能是敌人，也可能不是。”骠骑兵说，“天太暗了，看不清。

喂，站住！”他训斥着胯下骚动不安的马。

尼古拉的马也开始烦躁起来，蹄子踏着冻硬的土地，听着声音，望着火光。叫声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汇成整片的轰鸣声。火光沿着法军营地扩展开来。尼古拉已没有了睡意。敌军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使他清醒过来。“皇帝万岁！皇帝万岁！”尼古拉现在已听得很清楚了。

“大概不远了，大约就在小河对岸。”他对身旁的骠骑兵说。

骠骑兵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气愤地咳嗽了几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骠骑兵散兵线那里传来，在夜雾里忽然出现一个像庞然大物的骠骑兵军士的身影。

“长官，将军们来了！”军士策马跑到尼古拉身边，说。

尼古拉仍然回头望着火光，听着喊声，和战士一同骑马去迎接几个顺着散兵线骑马奔过来的人。巴格拉基昂公爵骑着白马，他和陶尔戈鲁科夫公爵带着副官前来观察一下敌军那边奇怪的火光和喊声。尼古拉到巴格拉基昂面前，向他禀告，然后走到副官们中间，留神听将军们谈话。

“请您不必怀疑，”陶尔戈鲁科夫公爵对巴格拉基昂说：“这不过是敌人玩弄诡计，他们已退却，然后叫后卫点火，呼叫，欺骗我们。”

“未必，”巴格拉基昂说，“我傍晚还看见他们在那个山丘上，假使他们要退却，那他们也就不会在那里了。军官先生，”巴格拉基昂对尼古拉说，“敌人的侧翼哨兵还在巡逻吗？”

“黄昏时我们还见到他们，现在不清楚，长官，请您派我带几个骠骑兵去那边观察一下。”尼古拉说。

巴格拉基昂停住了，没有答复他，他极力想在雾中看清尼古拉的脸。

“那么好吧，您去看一看。”停了片刻，巴格拉基昂说。

“遵命，长官。”

尼古拉拍了拍马，喊来中士费德青科和两名骠骑兵，命令他

们跟他一起朝着山下传来喊声的方向飞奔而去。尼古拉独自和三个骠骑兵向那个神秘、危险，以前没人去过的，雾气沉沉的远方驰去，感到又怕又喜。巴格拉基昂从山上叫喊着，让他不要越过小河，但尼古拉假装没听见，向前越走越远，不时地把灌木当做大树，把壕沟当做人，然后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错误。跑下山时，他已看不到我方和敌人的火光，法国人的喊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在一处地势较低的地方，看见前面依稀是一条河，但走近了才发现，发现原来是条宽阔的道路，到了路旁，他停下马，他无法决定是顺着大路跑，还是穿过大路，经过黑漆漆的原野上山。在雾中走明亮的大路较为安全，因为比较容易看清楚人。“跟我来。”他说，他穿过大路，向法军晚上放哨的山上驰去。

“长官，有敌人！”后面一个骠骑兵说。

尼古拉还未能看清那在晨雾中出现的黑家伙是什么，便有一道亮光闪出，枪声随之响起，子弹好像抱怨着什么，高高地射入雾中，眨眼间就不见了。还有一枪没有响，只是亮了一下火光。尼古拉掉转了马，向回急奔。断断续续又放出了四枪，子弹在雾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尼古拉勒住像他一样听见枪声激动的坐骑，缓缓往回走。“好吧，再开几枪，再开几枪！”一个欢快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但枪声却消失了。

快要走到巴格拉基昂时，尼古拉才纵马狂奔，举手敬礼，跑到他跟前。

陶尔戈鲁科夫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法军已退却，点火不过是为了迷惑我们。

“这意味着什么呢？”尼古拉跑到跟前时，陶尔戈鲁科夫说，“他们撤退时，可能把哨兵留下来了。”

“看来他们还没有全走，公爵。”巴格拉基昂说，“等到明天早晨吧，明天早晨就什么都明白了。”

“山上有哨兵，长官，仍然在晚上所在的那个地方。”尼古拉报告说，他向前俯着身子行举手礼。按捺不住由于狂奔，尤其是

由于子弹的尖啸而带来的笑声。

“很好，很好，”巴格拉基昂说，“十分感谢，军官先生。”

“长官，”尼古拉说，“我提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明天我们的骑兵连是后备队，请您把我调到第一骑兵连。”

“您叫什么？”

“尼古拉伯爵。”

“啊，好的！那就给我当传令官吧。”

“你是罗斯托夫伯爵的儿子吗？”陶尔戈鲁科夫问。

但是，尼古拉没有回答。

“那么我就随时听候您的调遣，长官。”

“我会通知你的。”

“也许明天他会派我送信给皇帝，”尼古拉想，“感谢上帝！”

敌军阵地上之所以发出喊声和火光，是因为在宣读拿破仑命令时，拿破仑正亲自骑马视察阵地，士兵们看见皇帝，就燃上火把，紧跟在他身后高呼：“皇帝万岁！”拿破仑的命令如下：

> 战士们！俄国军队进攻你们，是要为乌尔姆的奥军报仇。他们就是你们在霍拉勃隆击溃的军队，就是被你们一直追到这里的军队。我们的阵地牢不可破，当俄军从右侧迂回时，他们就把侧翼暴露给我们！战士们！我将亲临指挥第一线。假如你们以一向的勇猛无畏打败敌军，我就远远留在火线以外。但如果你们没有必胜的信心，你们就会看到你们的皇帝亲自上阵直面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胜利的信心是决不能动摇的，尤其是在关系法国步兵荣誉和法国民族荣誉的时刻。
>
> 不要以疏散伤员为借口而搅乱我们的队伍。每个人都要有信心，战胜对我们怀有深仇大恨的英国雇佣军。我们的

长线出击将以这次战役的胜利而结束。在冬季营地，我们将与我们的新兵会合。那时我将缔结一个条约以不辜负法国人民，不辜负你们，不辜负我自己。

拿破仑

十 四

清晨五点半钟，天还未亮，中路部队，后备队和巴格拉基昂的左翼还没行动，可在左翼，步兵、骑兵和炮兵纵队已起身活动，他们应首先下坡去攻击法军右翼，依据计划，把他们赶到波希米亚山中。所有没用的东西都被抛在火堆里，冒出的烟熏痛了大家的眼睛。天又黑又冷，军官们匆匆忙忙地喝茶，吃早饭；士兵们啃干面包，为了取暖而使劲跺脚。他们围在篝火旁边，把带不走的东西：不用的棚子、椅子、轮子和木桶等全都扔到火里烧掉。充任前锋的奥军纵队向导在俄军中来回走着。奥国军官刚刚走到团长驻地的附近，这个团就开始行动起来。士兵们从篝火旁跑开，把烟斗藏到靴筒里，行李放在马车上，扛上枪，站好队。军官们扣好衣服，背上军刀和行包，一边喊叫着，一边视察着队伍。辎重兵和后勤兵在套车、装车、捆扎。副官、营长和团长骑上马，向上帝祈祷，对后面的辎重部队发出最后的命令和指示，交待应办的事项。然后，部队发出了整齐的脚步声。各纵队开拔了，但不清楚目的地在何处，由于到处是人、烟和愈来愈浓的雾，既看不清他们出发的地点，也看不清他们要去的地点。

行进中，士兵被自己的团队追围着、限制着、带领着，正像水手被他所乘的船所包围着、限制、带领一样，不论他们是多远，不论他进入的地带有多奇怪、神秘、危险，在他周围永远到处是那些伙伴、那些队伍、那个司务长、那只军犬、那些长官，正如一个

水手周围到处是甲板、桅杆和绳索。士兵平时对自己在那里并不在意，但一旦打仗，不知何故，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紧绷绷。预示着一种庄严的、决定性命的时刻的到来，并唤起不是通常所有的好奇心。在交战的日子里，战士们情绪激昂，注意力倾向他们所在的团之外，他们会仔细谛听，留意观察，急切地探询周围发生的事情。

天虽渐亮，但由于雾越来越浓，十步以外的地方仍然朦胧一片。灌木看起来像大树，平地好像悬崖和斜坡。四面八方，十步开外都可能突然碰上看不见的敌人。但俄军各分队一直行进在浓雾中，上山下山，绕过花园和围墙，在不熟悉的地方没有遇到敌人。相反，士兵都清楚，前后左右的俄军纵队都在向一个方向行进，士兵们的心情都很愉快，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自己人都在向同一个未知的地方行进着。

“你看，库尔斯克团刚走过去了。”队伍里有人说。

“嘿，弟兄们，我们的部队来得真多！晚上放眼望去，全是火光，没有边际，简直就像莫斯科。”

虽然没有一个纵队指挥官来到队伍中间，同士兵们谈谈话（就像在军事会议所表现的那样，纵队指挥官对当前的战役心怀不满，情绪低落，只是依令而行，并不理会士气是否高涨），虽然如此，士兵们还是愉快地去作战，尤其在进攻敌人时，但是在厚厚的晨雾中走了将近一小时后，大部分军队停了下来，一种无秩序的、不舒服的感觉在队伍中蔓延开来。很难判断这种感觉是怎样传播开来的，但的确在传播着。就像往低处流的水一样，悄无声息，无法堵截很快地流传开来。假如没有同盟军的话，这种骚动的感觉可能会传播的慢一些。但现在大家都倾向于把骚动的原因一股脑地推向德国人，都相信危险的骚动是那些爱吃灌肠的家伙制造的。

“怎么站着不动？路堵住了？是不是碰到法国人了？”

“不是，没听说，不然会有枪响的。”

“先是匆忙出发,现在又不知所措地站在野地里,都是那些该死的法国佬搞的鬼,这些蠢货!”

“我真恨不得把他们全送到前线,他们多数人准躲在后面了,现在让我站在这儿挨饿。”

“怎么样?快过去了吧,听说骑兵把路堵住了。”一个军官说。

“这群该死的德国佬,连自己的地方都搞不清楚。”另一个军官说。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一个副官骑马来到跟前,喊道。

“十八师的。”

“你们还在这待着干什么?你们早该走到前面了。照这样到晚上也走不到。真是蠢笨的命令,他们自己也没弄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军官说着骑马走了。

不一会儿,一位将军策马奔来,哇哇乱叫,他说的不是俄语。

“叽里哇啦,说什么呢,一句也听不懂。”一名士兵学着将军说话,说,“把这些混蛋都毙掉才痛快。”

“命令我们在九点钟之前到达目的地,可现在我们走了不到一半,这是什么命令!”类似的牢骚声从各个方向传来。

队伍出发时那股劲头,开始变为对糊涂命令和对德国人的不满、愤恨。

造成混乱的导火线是,最高指挥部发现部队离开右翼太远,下令把正在行进中的左翼奥地利骑兵全部调往右侧。几千名骑兵从步兵前面通过,步兵只好原地待命。

前面一个俄国将军同一个奥军纵队向导发生了争执。俄国将军大喊大叫,要求骑兵停下来,奥国将军却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是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这时队伍停在那里,沉闷无聊,神情颓废。一小时后,军队向前移动,走下山去。山上的雾渐渐散开,但山上的雾气却浓重了。在前头雾里响了一两枪,起初枪声零零落落:啦嗒啦嗒……嗒,然后越来越均匀稠密。于是哥德巴赫河上的战斗打响了。

正在河边碰到敌人是出乎俄军意料之外的，而且是在雾中遇到。他们没有听到上级长官鼓舞士气的话，而且普遍感到他们的行动慢慢腾腾。特别是，在浓雾中看不到四周和左右的东西。指挥官、副官的命令也不能及时传到，就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懒懒散散地同敌军对射一阵。而指挥官和副官由于不熟悉地形，在雾中乱走，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下了山的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就这样开始了战斗。第四纵队驻扎在普拉岑高地，库图佐夫就在这个纵队里。

开始交战的洼地上仍然满天大雾，高地上稍微明亮一些，但还是看不见前面的情况。敌人的全部人马就像我们料想的那样在十俄里以外，还是就在这片迷雾里呢？九点钟之前没人能知道。

上午九点钟，山下的雾像一片茫茫的大海，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所在的施拉巴尼茨村的高地上，天气完全放晴了。拿破仑头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巨大的太阳仿佛是一个红色大浮球在乳白色的雾海上飘荡着。不仅所有法国军队，而且拿破仑本人和参谋都不在河对面，不在我们企图据为阵地并准备在那里开战的索科尔尼茨村和施拉帕尼茨村洼地对面，而是在这边，离我军那么近，拿破仑用肉眼就可以分清我军的骑兵和步兵，拿破仑身着蓝色军大衣，那是他在征伐意大利时穿的，骑一匹灰色的阿拉伯小马，在元帅们前面站着。他沉默地望着小山丘，它的对面是冒出雾海中孤岛，俄军正远远地在那些小山丘上移动；他倾听着山谷中的射击声。他那张当时还是瘦削的面孔上，呆板而无表情，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朝着一个地方纹丝不动地盯视着。他的预想是对的。一部分俄军已经下到了洼地里，向池塘和湖泊那里走去，一部分正离开那个他打算进攻并认为是至关重要阵地的普拉岑高地。拿破仑在雾中看到，在普拉茨村附近的谷地里，俄军纵队始终向洼地行进，刺刀闪着光，一队又一队隐没在雾海中。根据昨天夜里得到的情报，夜里在前哨听到的车轮声和脚步声，

俄军各纵队移动时杂乱无章的状况，把一切综合起来推测，他清楚地看出，联军误以为他离得很远，看出俄军的中心是在普拉岑附近移动的纵队，而这个中心力量以往削弱到无法组织进攻的程度，但是他仍然没有发动战斗。

今天是拿破仑加冕一周年的大喜日子。天亮前他小憩了几个小时，感到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心情快乐，似乎他无论做什么都会得心应手，干什么都会成功。他骑着马来到野外。他在坐骑上纹丝不动，眺望着隐在雾中的高地。他那冷酷严峻的面孔上呈现出骄傲自信的神情，似乎是一个陷入爱河的幸福少年。在他身后元帅们静静地站着，不敢干扰他。他一会儿看看普拉岑高地，一会儿看看从雾中浮出来的太阳。

当太阳完全从雾中露出脸来，灿烂的光辉洒向田野和迷雾时，——他似乎正在等待此时发动战役——他从俊秀白皙的手上脱下手套，向元帅们作了一个战斗开始的手势。元帅们带着副官向不同的方向急驰而去。几分钟后，法军主力迅速开向普拉岑高地，而俄军正逐渐撤出这里，向左边洼地退去。

十　五

八点钟，库图佐夫骑马奔向普拉茨，他跑在了米洛拉多维奇第四纵队的前面。第四纵队是来接替下山的普尔杰贝歇夫斯基纵队和朗热隆纵队的。库图佐夫问候先头团的将士，发出前进的命令，表明他将亲自指挥这个纵队。他走到普拉茨村前就站住了。安德烈公爵和一大群随从站在总司令后面。安德烈公爵很高兴、很兴奋，但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好像一个人在长久期盼的时刻就要来到时那样。他坚信，今天就是他的土伦日，或阿尔科拉桥日。这个日子怎样到来，他不知道，但相信一定会到来。他对盟军的地形和状况的了解，就像盟军中任何一个人知道的那

么多。他自己制订的作战计划肯定不现实，他早已把他置之一边。安德烈公爵现在已开始考虑威罗特的计划，他设想着多种意外情况，重新设计一些新的方案，以便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坚定的意志。

在左边下方的雾里，可以听到看不见的军队之间的放枪声。安德烈公爵觉得会战就集中在那里，我们就要在那里遇到阻碍。“我将奉命指挥一个旅或一个师杀向那里，手拿军旗冲锋，击毁一切阻力。”

安德烈公爵不能淡漠地望着走过的各营的军旗，望着军旗，他老是想：也许就是那个军旗，我要拿着它冲锋在前。

早晨，在高地上的夜雾散尽，只剩下一片白霜，白霜又变成露水，在山谷里形成像乳白色海洋一样的雾。左边谷地里看不到任何东西，从那里传来枪声，我军正往那里挺进。在高地之上是明朗的天空，左边是巨大的太阳。在前面远方，在雾海彼岸，可以望见树木繁茂的山岗，敌军可能就在那里，那里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些东西。左边，近卫军正往雾里走去，响着脚步声和车轮声，有时还可看到刺刀闪出的白光；左边，在村子后面，同样的骑兵队隐没在雾海中。前面后面都有步兵在移动，总司令站在村口，看着队伍从他身边走过。这天早晨，库图佐夫看起来疲乏而焦躁。从他身边经过的步兵没有命令便停止了，显然是因为前面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们。

“让他们必须排成营纵队，绕着村子走，”库图佐夫对骑马过来的将军气汹汹地说，“难道你不懂得，阁下，我们是在向敌人进军，怎么能排着长队穿过狭窄的村街呢。”

“我打算出了村子，再排成纵队，大人。”将军回答。

库图佐夫忿忿地笑起来。

“好哇，准备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整队，真是太好了。”

“敌人还离得很远呢，按照作战部署……”

“哼，作战部署！”库图佐夫不耐烦地喊道，“是谁告诉您的？

……请执行我给您的命令。”

“是，大人，”

“老弟，”聂维茨基对安德烈公爵悄悄地说，“老头子心情不好。”

一个头戴绿翎帽，身穿白色军服的奥国军官骑马跑过来，他代皇帝询问：第四纵队是否已经投入战斗。

库图佐夫没有回答，转过脸去，他的目光偶然间落到站在身旁的安德烈公爵身上。库图佐夫一看见安德烈，他那凶狠、辛辣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他似乎觉得，他的副官对目前发生的事并没有责任。他没有回答奥国副官，转过脸对安德烈说：“亲爱的，去看看第三师过了村子没有，叫他们停下来，等候我的命令。”

安德烈公爵刚要离开，库图佐夫又把他叫住。

“你去打听一下，狙击兵布置好了吗？”库图佐夫又说。“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对自己说，还是没有理会那个奥国军官。

安德烈公爵打马扬鞭而去执行命令。

他赶过在前面行进的各营，叫第三师停下来，确信我军各纵队前面的确没有派狙击兵。当听到总司令命令布置狙击兵时，先头团的团长非常惊讶。团长还以为，在他前面还有其他部队，十俄里以内不会有敌人。的确，前面除了被大雾笼罩的空斜坡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安德烈公爵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补救这个疏忽的命令后，就驰马而归了。库图佐夫还在原地未动，衰老而肥胖的身子坐在马上，眼睛闭着，艰难地打着哈欠。军队已经不再行进，放下枪站着。

“好，好，”他对安德烈公爵说，接着他向一位将军转过身来，这位将军手里拿着一块手表说，左翼各纵队已经下来，是不是应该动身了。

“不着急，阁下。”库图佐夫哈欠连天地说，“不着急。”他又说了一遍。

这时，在库图佐夫后面，可以听到各团敬礼的声音。这声音沿着俄军纵队展开的行列迅速地逼近。显然，被致敬者正骑马飞驰而来，当库图佐夫背后的那人叫喊时，他向旁边闪开了一点，皱眉回顾了一下。顺着去往普拉岑的大路上，似乎有一连穿各式军服的人驰骋而来。其中领先的是两个人。一个穿黑军服，戴白翎帽，骑一匹短尾枣红马；另一个穿白军服，骑一匹黑马。他们是两位皇帝和侍从们。库图佐夫，做出前线老军人的样子，向站立的军队高喊"立正"的命令。于是敬着礼，向皇帝面前飞奔而去。他的整个身姿和态度都截然不同了，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他致敬时，那种虚伪做作的样子显然使亚历山大皇帝感到不高兴。库图佐夫到了皇帝跟前，又向皇帝举手敬礼。

不愉快的感觉只不过像晴空中的残云一样，从皇帝年轻、幸福的脸上扫过。病后的皇帝比安德烈在国外奥洛英乌茨野外第一次见到他时，消瘦了些。但皇帝那双秀美的蓝眼睛仍透露出严肃和温厚。他那两片薄嘴唇仍然能做出各种表情，主要是年轻人的和气、纯洁表情。

在奥洛莫乌茨阅兵时，他似乎较为庄严，在这里他似乎较为愉快，较为有活力。他驰骋了三俄里，面孔有些红润。他勒住了马，松了口气，回头看看随从们和他一样富有朝气而激动的脸。查多利日斯基、诺伏西尔采夫、安德烈公爵、斯特罗冈诺夫等人，个个都是服饰亮丽，神清气爽的年轻人。他们骑着膘肥力壮，微微冒汗的骏马停在皇帝后面，面带笑容互相交谈着。弗朗茨皇帝，一个面色红润的长脸青年，挺直地坐在黑马上，面色忧虑而又镇定自若地环顾四周。他召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军官，问了他什么。"大概是问他们几点钟出发的。"安德烈公爵想，注视着他的老相识，不禁微笑地回想着他那次觐见。在皇帝们的随从中，有从近卫军和陆军中挑出来的俄、奥两国的传令官。在他们当中，几个调马师牵着皇帝备用的披有绣花马衣的骏马。

这群雀跃而来的英俊青年，显示出的勃勃生机、活力，充沛

的精力和对胜利的信心，涌进到了沉闷压抑的库图佐夫司令部，仿佛田野中的清新空气忽然吹进了窒闷的屋里。

“您为什么还不开始啊，库图佐夫元帅？”亚历山大皇帝礼节性地看了一眼弗朗茨皇帝，急忙问库图佐夫。

“我在等待，陛下。”库图佐夫弯下身子恭敬地说。

皇帝微微皱起眉头，向前侧着耳朵，表示他没有听明白。

“我在等待，陛下。”库图佐夫重复了一遍。（安德烈公爵注意库图佐夫说“等待”两个字时，上唇不自然地哆嗦了一下。）“纵队还没有到齐，陛下。”

皇帝听清了，但这个回答显然没有使他满意；他耸了耸瘦削的肩膀，看了看站在附近的诺伏西尔采夫，好像是在用这种目光抱怨库图佐夫。

“要知道我们不是在女皇检阅场，库图佐夫元帅，在哪里，没有到齐，不能检阅。”皇帝说，又瞧了一眼弗朗茨皇帝，好像表示对方即使不参与，也应该至少听听他的话，但弗朗茨皇帝仍然四处张望，没有听他的话。

“就是因此而没有开始，陛下。”库图佐夫用响亮的声音说，好像生怕别人听不明白，同时脸上有一块地方哆嗦了一下。“我没有开始，就因为我们不是在阅兵，也不是在女皇检阅场上。”他清晰明白地说。

皇上的随从们很快互相看了一眼，流露出了埋怨和谴责。“他虽然年老，也不应该用这种语气和皇帝说话呀。”每个面孔都这样表示。

皇上凝神专注地看着库图佐夫的眼睛，看他是不是还说什么，但库图佐夫毕恭毕敬地垂下头，看样子也在等待，寂静一直延续了约一分钟。

“不过，如果您下命令，陛下。”库图佐夫说，抬起头来，又把语气转回到了先前笨拙的、不假思索的、驯服的将军腔调。

他动了动坐骑，把纵队长米洛拉罗维奇叫到跟前，向他下达

了进攻的命令。

队伍已开始行动起来。诺夫哥罗德团的两个营和阿普雪隆团的一个营从皇帝面前走过。

当阿普雪隆团的这个营走过时，红脸膛的米洛拉多维奇，没有穿大衣，穿了军服，佩了勋章，大缨帽歪戴在头上，他奋力向前飞驰，到皇帝面前突然拉住缰绳，英武地敬了个礼。

“上帝保佑你，将军。”皇帝对他说。

“陛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陛下。”米洛拉多维奇愉快地回答，然而他那笨拙的法语却博得皇帝随从们的一片笑声。

米洛拉多维奇迅速掉转马头，停在皇帝后面不远的地方。阿普雪隆团的士兵们因皇帝在场而士气大振，踏着英勇矫健的步伐，从皇帝和他的随从面前走过。

“弟兄们！”米洛拉多维奇用嘹亮、自信、愉快的声音呼叫着。虽然，枪声，会战的期待，从皇帝面前轻快地走过的苏沃洛夫时代的伙伴们以及阿普雪隆的勇士，使他那么激动不已，以致忘记了皇帝在场。“弟兄们，这并不是你们第一次攻打村庄啊。”他叫道。

“愿意尽力！”士兵们喊道。

皇帝的马因为意外的叫声惊骇了一下。这匹马，曾在俄国的多次阅兵中驮过皇帝，现在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又驮着主人，承受着主人用左脚漫不经心地刺蹬，就像在彼得堡检阅场上一样，一听到枪声就竖起耳朵。它既不懂它所听到的枪声的意义，也不明白弗朗茨皇帝的黑马在旁边的意义，也不明白骑它的人今天说的话，想的事和感到的一切的意义。

皇帝微笑地指着英勇的阿普雪隆团斗士们，对他的一个侍从说了句什么。

十　六

库图佐夫周围跟着一大堆副官，在卡宾枪手后面慢慢向前移动。

他尾随着纵队走了大约半俄里，在交叉路口一座无人居住的孤零零的房子（以前大概是家酒店）前停下。这里有两条路伸向山下，两条路上都行进着军队。

雾开始散去，在对面两俄里的高地上，已经模模糊糊可以看见敌军。左下方，枪声离得更近了。库图佐夫站住和一个奥国军官谈话，安德烈公爵站在他们后面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他回过身，想向一个副官借望远镜。

“快看！快看！”这个副官没有望远方的军队，却指着他前面山脚的军队，说。“这是法国人？”

两个将军和副官们急急忙忙地抢着一个望远镜想看个清楚，他们面容大变，脸上浮现出惊慌失措的神情。他们本以为法国人在两俄里之外，却忽然意外地出现在面前。

“这是敌人吗？……不！……是的，您瞧，……他……的确……这是怎么回事？”几个人说。

安德烈公爵不用望远镜就看到离库图佐夫不到五百步的地方，密密麻麻的法国纵队正冲上来迎击阿普雪隆团。

“伟大的时刻降临了！这就是我的机会！”安德烈公爵想，策马来到库图佐夫跟前。

“得让阿普雪雾隆团站住，大人！”安德烈公爵叫道。

一瞬间，一切都被硝烟笼罩住了，附近响起了枪声。在安德烈公爵两步之外一个稚嫩的声音惊惶地喊道：“哦，弟兄们，不行了！”这个声音似乎是个命令，一听到后，大家一溜烟往后。

纷乱的人群越来越多，一齐向五分钟前从皇帝面前经过的

地方跑去。这股逃跑的洪流势不可挡，而且任何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种洪流之中。安德烈努力想寸步不离地跟着库图佐夫。他向周围看着，迷惑不解，不知道前面出了什么事。聂斯维茨基面孔通红，焦急地对库图佐夫大喊大叫，如果他还留在这儿，他准得成为俘虏。库图佐夫即不后退也不说话，只掏出一块手帕。他的腮帮在流血。安德烈公爵穿过人流挤到他跟前。

“您受伤了？”他问，下巴颏禁不住不停地抖动。

“我没有受伤，受伤的是他们！”库图佐夫用手帕按住受伤的脸，指着正四散奔逃的士兵说。

“挡住他们！”库图佐夫喊道，就在这一瞬间，他大概想到已经不可能阻挡他们，就打马向右飞奔而去。

又涌过来一大群逃跑的人流，他也杂在其中往后退。

奔跑的军队如此密集，一旦裹进去，就很难出来。有人在喊，“走啊，为什么不动了？”有人即刻转身朝空中放枪。有人打着库图佐夫所骑的马。库图佐夫费了很大的劲从左边的人流中脱身出来，带着人数减少了一半的随从，跑向附近响炮的地方。安德烈公爵挤出逃跑的人群，吃力地紧跟着库图佐夫，看见山坡上硝烟缭绕中还有一个俄国炮兵连在开炮。法国兵迎面冲向他们。在较高的地方，站着俄国步兵，他们即不上前支援炮兵，也没随着人流逃跑。一个将军离开步兵，骑马向库图佐夫跑来。库图佐夫只剩下了四个随从。个个脸色刷白，惊慌失措。

“拦住这些混蛋！”库图佐夫喘着气指着逃兵对团长说。就在这一瞬间，似乎是对他这句话的谴责，一阵子弹像一群小鸟一样飞向部队和库图佐夫的随从。

法国人在进攻炮兵连时，发现了库图佐夫，就向他射击。随着这阵枪响，团长抱住自己一条腿；倒下几个士兵，拿着军旗的准尉松了手，旗子晃荡了一下，倒了下来。挂在附近几个士兵的枪上。士兵没等命令就开始射击起来。

“啊，啊！”库图佐夫发出绝望的低吼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

“安德烈，”他低声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年老体衰而声音发颤。“安德烈，”库图佐夫指指混乱的一营人和敌军，低声说：“这究竟怎么了？”

但库图佐夫还没说完这句话，安德烈公爵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涌起了屈辱和气愤的眼泪，他从马上跳下来，跑向军旗。

“弟兄们，前进！”他用儿童般的尖利的声音高喊道。

“机会到了！”安德烈公爵抓起旗杆，兴奋地听着对他飞来的子弹声，又倒下了几个士兵。

“乌拉！”安德烈公爵喊，双手吃力地拿着沉甸甸的军旗，向前奔跑。他觉得全营人都会跟着他跑。

果然，他只单独跑了几步，士兵们都纷纷行动起来，全营的人大呼“乌拉！”跟着他向前奔跑。营中的一名军士跑过来，接过安德烈公爵手中因过于沉重而摇晃的军旗。但他立即被击倒了。安德烈公爵又抬起旗，拖着旗杆跟着全营人一起向前跑。他看见前面我军的炮兵，其中有的在战斗，有的丢下炮向他迎面跑来；他看见法国步兵在夺炮兵马匹，在掉转大炮。安德烈公爵和全营离大炮只有二十步了。他听见头上响起一片子弹的呼啸声，在他的两旁，不停地有士兵哼着倒下。但他没有管他们，他只注视着面前所发生的事，看着炮兵连。他清晰地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炮兵，歪戴着高筒军帽，他抓住一头，法国兵抓住另一头，他们在争夺一个炮膛刷。安德烈公爵还明明白白地看见了这两个惊慌而气愤的表情，他们显然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

“他们在干吗？”安德烈公爵看看他们，想。“红头发炮兵没有了武器，为什么不跑呢？法国人为什么不用刺刀捅他呢？要是法国人想起来用刺刀捅他，他便来不及跑了。”

果然另外一个法国士兵横拿着枪，跑到争斗的士兵们面前。红头发炮兵还不清楚下面要发生的事，高兴地夺回了炮膛刷，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就要被决定了。但安德烈公爵没有看到这件事的结果，他似乎觉得，身边有个士兵挥舞起大棒在他的头上狠狠

地击了一棒，他感到有点痛，这疼痛干扰了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看见正在发生的事。

“怎么了？我倒下了？我的腿站不稳了，”安德烈想着，仰面朝天跌倒了。他张开眼睛，想看看法国兵和炮兵之间的争斗结局如何。他想知道，红头发炮兵死了吗？大炮还在吗？可是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头上除了高高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天空虽不明朗，但极其高远，几片苍云慢慢浮动。“多么安静，多么肃穆，多么庄严，根本不像我那样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奔跑，呐喊，搏斗，完全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样满脸带着气愤和惊恐互相争夺炮膛，片片云彩在无限的高空中无忧无虑地飘移着。我以前怎么从未发现这么高远的天空？现在我终于发现它了，我是多么快乐！是啊，除了这无垠的天空，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除了天空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天空也没有，除了安静、肃穆，什么也没有。赞美上帝！……”

十　七

巴格拉基昂率领的右翼到九点钟还没有投入战斗。巴格拉基昂公爵不想同意陶尔戈鲁科夫开火的请求，又想推卸责任，就向陶尔戈鲁科夫提议派人去请示总司令。巴格拉基昂很清楚，两翼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十俄里，假使派去的请示人员不被打死（这种可能性很大），假使他能找见总司令（这很不容易）他也不会在黄昏之前赶回来。

巴格拉基昂用那双睡意朦胧的，呆板的大眼睛对随从们扫了一眼，尼古拉那张孩子般的脸，由于激动和期待而神色异常，进入他的视线。巴格拉基昂就派尼古拉去。

“大人，如果在没有碰见总司令之前就碰见了陛下呢？”尼古拉举手敬礼，说。

"那您就向陛下请示。"陶尔戈鲁科夫生怕巴格拉基昂回答，急忙抢在他之前说。

尼古拉把放哨任务交给别人，在天亮之前休息了几个钟头，他觉得自己愉快，英勇，果敢，充满力量，相信自己的幸运，并且有这样的心情：认为任何事都是容易的、轻松的。

他的全部希望都在这天早晨实现了：有了大会战，他参加了这个大会战；他做了最英勇将军的传令官；此外，他奉命去见库图佐夫，大概还会见到皇帝本人。晨光明媚，他的坐骑又是一匹骏马，他的心情欢快而幸福。接到命令后，他就纵马沿着撤兵线驰骋。起先他沿着还没开始战斗、驻在原地待命的巴格拉基昂部队的阵地走，然后进入乌瓦罗夫骑兵团的驻地。这里已经可看出军队转移和准备开火的迹象。过了乌瓦罗夫骑兵团，他便清楚地听到前线枪炮射击的声音，射击声越来越密集。

在清晨的清新空气中，已经不像先前那样，隔三差五地发出步枪声，偶而是一两下大炮声，而现在从普拉茨高地前面的山坡上传来阵阵步枪的排射声，时而夹着稠密的大炮声，炮声已密集地不能彼此分辨，而是混合成一个共同的巨响。

山坡上的枪烟似乎在互相追逐奔跑，炮烟团团冒起，散开，又互相融合，借着刀光剑影，还能发现移动的步兵和带着绿色弹箱的炮兵的狭窄阵地。

尼古拉在小山上驻马停了一会儿，想观察一下前方的情况，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搞不明白，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只看见有人在硝烟中移动，到处都有一群群军队在移动，但移动的意图、目的地、对象，却无从知道。这些情景和这些声音不仅没有引起他的沮丧或者畏惧，反而给他增添了力量和果敢。

"哦，快啊！快啊！"尼古拉默念道，他又顺着前沿阵地驰骋，越来越深入到战斗地区。

"我虽然不清楚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但一切都会好的！"尼古拉想。

尼古拉经过一些奥军队伍，注意到前面的部队（这是近卫军）已经开始战斗。

“那更好！我要靠近看看。”他想。

他几乎是沿着前沿阵地飞奔。有几个骑兵迎面驰来。他们是溃退下来的近卫军骑兵。尼古拉从他们身边跑过，不禁注意到其中一个在流血，他继续向前跑去。

“这和我不相干。”尼古拉想。他才跑了几百步，左边出现了大批身穿耀眼白军服和骑黑马飞奔的骑兵。尼古拉想给骑兵让路，策马全速奔驰。他本来可以躲开的，如果骑兵保持原来的速度，但他们越跑越快，其中有些马已在腾空而跑。尼古拉清晰地听见他们的马蹄声和武器的碰撞声，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他们的马、身形、甚至面孔。这是我们的近卫军骑兵前去迎战法国骑兵。

近卫军骑兵一面奔跑，一面勒住马。尼古拉已经看得见他们的脸，听见一个骑骏马全速奔跑的军官发出“冲啊，冲啊！”的命令，尼古拉害怕被撞倒或者被卷进对法军的冲锋，就顺着前线拼命策马狂奔，但仍然没有避开他们。

最前面的近卫军骑兵是个麻脸的大汉，看到前面的尼古拉已不可避免地同他相撞，凶狠地皱起眉头。如果不是尼古拉向近卫军骑兵的马眼晃了晃鞭子，尼古拉肯定会被从贝督因身上撞翻，（尼古拉觉得同这些大汉和高头大马比起来，自己显得瘦小可怜）。这匹大黑马贴住耳朵，闪了一下，麻脸的近卫军骑兵用马刺刺了一下马腹，那马翘起尾巴，伸长脖子，跑得更快了。近卫军骑兵刚过去，尼古拉就听见他们呼喊着“乌拉”。尼古拉扭头一看，看见近卫军骑兵的最前列已同佩戴红肩章的外国骑兵（大概是法国的）战成一团。恰好这时大炮紧接着就开始轰击目标，硝烟笼罩了一切，什么也看不清了。

近卫军骑兵跑过尼古拉的身边，消失在硝烟中。尼古拉踌躇了一会儿，跟他们一起跑呢，还是到该到的地方去呢。这是近卫军骑兵一次辉煌的冲锋，法国人也为此惊讶不已。尼古拉后来听

说，这些骑着宝马的英雄们（包括富家子弟、军官和士官生）在那次冲锋之后只剩下十八人了。这消息令他毛骨悚然。

“我何必要羡慕他们呢？我还有机会，我可能马上就会见到皇上了！”尼古拉想，继续向前奔跑。

他跑到近卫军跟前，发现不断有炮弹从他们头上和身边掠过。倒不是因为他听见了炮弹的呼啸声，而是注意到了士兵们脸色惊慌失措，军官们流露出很勉强的威严表情。

他从近卫步兵团的阵地经过时，听见有人叫他。

“尼古拉。”

“什么？”他应了一声，没有认出是保里斯。

“哦，我们到前线来了！我们的团冲锋过了！”保里斯带着年轻人初次上战场的那种快乐笑容。

“是吗？”尼古拉说，“打得怎么样？”

“打退了。”保里斯高兴地说，他变得话多了。“你想像不到吧。”

于是保里斯开始说到近卫军如何进入阵地，以为前方军队是奥军，直到有炮弹飞过来，才发觉他们已到了前线，只好仓促地投入战斗，保里斯还没说完，尼古拉就准备催马而去。

“你干什么去？”保里斯问。

“给陛下送信。”

“哦，他就在这里！”保里斯说。他听错了，以为尼古拉说的是“殿下”而不是“陛下”。

保里斯给尼古拉指了指亲王，亲王站在一百步之外，外戴头盔，身着骑兵服。他正蹙着眉严厉呵斥着一个穿白军服、脸色苍白的奥国军官。

“这是亲王，我要见的是总司令或皇上。”尼古拉说，又准备打马而去。

“伯爵，伯爵！”别尔格像保里斯一样兴奋，从另一边跑来，“伯爵，我右手负伤了。”他说着，把用手帕包着的流血的手伸出

来，“但我不后退，我用左手握战刀，我们别尔格家都是英雄。”

别尔格继续说着，但尼古拉没听完他的话，就扬鞭策马而去。

尼古拉经过近卫军防地，穿过一片空旷地带。为了不再像刚才碰到重骑兵冲锋一样闯进第一线，就顺着后备队行列，远远绕开枪炮声最集中的地方。忽然在他前面，在我军后方，在他意料不到会出现敌人的地方，他听到了很近的枪声。

“这是怎么回事？敌人在我军后方，不可能。”尼古拉想，他忽然为自己，为整个战局担心害怕起来。“不论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想，“现在已经用不着绕着走了，我应当就在这儿找总司令，如果一切都结束了，我的使命也就没有意义了。”

他在驻有各兵种的普拉茨村后的开阔地越往前走，就越验证了突然袭上心头的不祥的预想。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对谁射击？对谁射击？”尼古拉向那些乱做一团挡住他前进道路正在逃跑的俄奥两国士兵问道。

“谁知道！都溃败啦！都结束啦！”逃跑的人群用俄语、德语和捷克语回答，他们也和他一样不明白那里所发生的事。

“打德国人！”有人喊道。

“真见他们的鬼，叛徒！”

“这些混账的俄国佬！……”德国人用德语咕噜着。

有几个伤员在路上走。诅咒，呼叫，呻吟汇成一片嘈杂声。射击声开始停了下来，后来尼古拉才知道，这是俄奥两军对射。

“上帝啊，到底怎么了？”尼古拉想“这里，皇上可能随时看到他们……不，这只不过是几个恶棍干的。这马上会过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可能有什么麻烦的。”他想，“要快一点，快一点离开他们！”

失败和逃跑的想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尼古拉的脑子里。尽管他看见法国的大炮和军队就在他要找总司令的普拉岑高地上，但是他不能，而且也不愿相信那是事实。

十　八

尼古拉的使命是到普拉茨村周围寻找库图佐夫和皇帝，但是这里不但找不到他们，甚至连一个长官也找不到。只剩下一些游兵散勇。他催赶着已经疲乏的马，想快点从这些人群中走过去，但他愈往前走，人群愈混乱。在他想要通过的那条路上，塞满了许多马车，各兵种的俄国兵和奥国兵，负伤的和没负伤的。他们在普拉岑高地法国炮兵打来的炮弹凄厉的声音伴奏中乱作一团，发出一片骚动的声音。

"皇上在哪？库图佐夫在哪？"尼古拉拦住人就问，但是没有人回答他。

最后他拎起一个士兵的衣领，逼得他一定要回答。

"哎！老弟；他们早跑了！"那士兵回答，不知何故，他一面摆脱尼古拉的手，一面笑了起来。

尼古拉丢开了这个明显喝醉的士兵，又截住某个大官的勤务兵（或马夫），问他情况。勤务兵说，大约一小时前，皇上坐着一辆马车从这条路上飞驰而过，皇上受了重伤。

"不可能，"尼古拉说，"大概是另外的人吧。"

"是我亲眼所见，"勤务兵微笑着肯定地说。"我当然认识皇上，在彼德堡我见过好多次了。他在马车里坐着，脸色惨白。四匹黑马驾着车，天啊，从我面前隆隆地狂奔而过。我当然认识那几匹御马和伊里亚。说实话，除了皇帝外，伊里亚决不会给任何人赶车。

尼古拉放开他的马，想要向前走。一个受伤的军官，从他身边走过，同他说话。

"你找谁呀？"军官问，"找总司令吗？他被炮弹打死了，他在我们团里，被炮弹击中了胸膛。"

“没死，是受了伤。”另一个军官做了修正。

“在说谁，是库图佐夫吗？”尼古拉问。

“不是库图佐夫，他叫什么来着？——哦，都一样，剩下的人不多了；您就到那里去，到那个村庄里去，所有的指挥官都聚集在那里。”这个军官指着荷斯吉拉迪克村说，然后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尼古拉漫无目的地慢慢走着。皇上受伤了，会战失败了，现在不能不相信这一点。尼古拉顺着军官指的方向走去，老远便看到了塔楼和教堂。他为什么还要着急呢？即使是皇帝和库图佐夫还活着，也没有负伤，他现在要向他们说什么呢？

“从这条路上走，大人，走那条路您肯定会被打死。”一个士兵向他大声说，“走那条路要被打死的？”

“哦，你说什么呀！”另一个士兵说，“他要去那，走那条路近一点。”

尼古拉思索了一下，朝着人们告诉他可能被打死的方向走去。

“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如果皇上真的受了伤，我还爱惜自己干吗？”尼古拉想。他来到那个从普拉岑撤退时伤亡最多的地带。法国尚未到达这个区域，而受伤的和活着的俄国兵早已逃跑了。在原野上，每亩地上零零落落地有十到十五个伤亡的人，就好像田地上堆着的干草堆。伤兵们三五成群地爬在一起，可以听到他们的悲惨的、有时在尼古拉看来是虚伪的沉吟和喊叫。尼古拉策马快行，他开始觉得恐惧，他不是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而是为他所需要的勇气担心，他知道，他没有勇气面对这些不幸的人。

法军本已对这块横尸遍野的土地停止了射击，因为这儿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但是看到一个从这里骑马走过的副官，就对他射了几炮。可怕的呼啸而来的炮弹声和周围的死尸让尼古拉产生了恐怖的感觉，他不禁怜惜起自己的生命。他回忆起了母亲

最后一封信的内容。“如果她知道我在这炮声呼啸的地方，”他想，“她会有什么感想？”

在荷斯吉拉迪克村，撤退下来的俄军虽然还有些混乱，但已经有序多了。这里远离了法军炮弹的射程，枪声听起来也遥远了。这里每个人都已经清楚知道会战失败了，而且不再讳言失败。尼古拉不论问谁，没有一个人说得出皇上在哪儿，库图佐夫在哪儿。有人说，皇帝受伤的消息是真的，又有人说这个消息不确凿，皇帝的马车的确经过战场，但上面坐的是吓得失魂落魄的御前大臣托尔斯泰伯爵，他陪同皇帝一起来战场，谣言就是这么传出去的。一个军官告诉尼古拉，在村后左方他看见一个大官，于是尼古拉就往那去了，但不抱希望找到什么人，只不过为了消除良心不安。尼古拉骑马跑了大约三俄里，赶上了最后一批俄军，在挖了一条沟的菜园附近看见两个骑马的人，他们面对沟站着。其中一个戴着白缨帽，尼古拉觉得眼熟；另一个陌生人骑一匹枣红马（尼古拉觉得原先见过这匹马）走到沟前，刺了刺马，松开缰绳，轻快地跳过沟渠。只见尘土顺着马后蹄壕沟往下面溜。他迅速地掉转马头，又跳过沟渠，毕恭毕敬地向有白羽翎的骑马人说话，显然是请他也跳过去。骑马的人（尼古拉觉得认识此人，不由得去注意他）摇头摆手做了一个否定的姿势，这个姿势使得尼古拉马上认出这就是他所哀怜和仰慕的皇帝。

“这决不可能是他，他不会单独待在旷野上。”尼古拉想。这时亚历山大扭过头来，尼古拉看见了深深镌刻在他记忆中的可爱的面容。皇帝面色憔悴，没有血色，两腮下陷，双眼下凹，但他的容貌却更美丽，更文雅，尼古拉觉得幸福，确信皇上受伤的消息是误传。尼古拉觉得幸福，还因为他又一次见到了皇上。他知道他能够，而且也应该向皇上报告陶尔戈鲁科夫让他报告的事。

但是，正像一个谈恋爱的青年，当梦魂牵萦的时刻来临，单独会见恋人的时候，竟不敢说出日夜思念的话，只是颤抖不停，目瞪口呆，慌慌张张地四处张望，想寻求依靠，或者想找个别的

时间能够逃避的机会。现在,尼古拉实现了他生平最大的愿望,但是不知道怎样去见皇上,而且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在警告他,认为他这样去见皇上是不合适的、不礼貌和不可能的。

“那怎么行啊!我似乎要利用他独自一人而且灰心丧气的时机去接近他。在这令人伤心的时刻,与陌生人的相见或许会使他不高兴,甚至觉得难过。再说,我现在能对他说什么呢,只要一看见他,我的心脏就停止跳动。舌头也发干?”为了要见皇上而准备的千言万语,现在一句也想不起了。而且那些话大部分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多半是在胜利的时刻和庆功的日子要说的,主要是在他受了重伤弥留之际,皇上感谢他的英勇行为时说的,他要在奄奄一息时,向皇上表示,他以事实证明了他对皇帝的一片爱戴之情。

“况且,现在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会战已经失败,我怎么还能请皇上向右翼发布命令呢? 是的,我坚决不能到他面前去,不能妨碍他的沉思默想。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看到他声色俱厉。”尼古拉下了决心,伤心失望而去,不断回头看看依然站在那里犹疑不定的皇帝。

正当尼古拉这样想,悲哀地离开皇上的时候,冯托尔大尉恰好经过此地,他看见皇上,就跑上前去为他效劳,帮他走过沟渠。皇帝感觉不适,想休息一会儿,就坐在了一棵苹果树下。冯托尔站在他身旁。尼古拉在远处又嫉妒又懊悔地看见冯托尔热情地和皇帝说了好长时间话,皇帝流了泪,用手蒙住脸,同时握着冯托尔的手。

“我本来是可以处在冯托尔位置上的!”尼古拉默默地想,他强忍着同情皇上的眼泪,沮丧地骑马往前走,不知道现在该去往何方,也不知道去做什么。

他觉得他自己的软弱是他悲伤的原因,因而他更加感到绝望了。

他本来能够……不仅能够,而且应该走到皇帝那里去。这是

他向皇帝表示尽忠的仅有的机会。可是他却让它失去了……“我做了什么？”尼古拉想。于是掉转马头，跑向刚才见皇上的地方，但那里已空无一人。只有些车辆从那里经过。尼古拉从一个车夫的口中知道了库图佐夫司令部就在这村庄的附近，车队恰好也去那里，尼古拉就跟着他们走。

走在他前面的是库图佐夫的马夫，马夫牵着几匹披着马衣的马。马夫后面是一辆大车，在车后面有一个老家奴步行着，他头戴便帽，身穿羊皮袄，两腿向外弯。

“季特，喂，季特！”马夫叫道。

“什么事？”老头儿懒懒散散地回答着。

“季特，快去打谷！”

“呸，你这蠢货！”老头吐了口唾沫，愤怒地说。

他们不出声儿地走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次同样的玩笑。

下午四点钟，会战全线吃了败仗。一百多尊大炮落入法国人手中。

普尔杰贝歇夫斯基和他的军团缴了武器。别的纵队，损失了大约一半人，乱哄哄的溃退下来。

朗热隆和陶霍杜罗夫的残余军队，混在一起，挤在奥格斯特村旁的池塘边和堤上。

五点钟以后，只有在奥格斯特堤坝那里还能听到激烈的大炮声，那是法国人在普拉岑高地斜坡上摆开许多大炮射击我们逃亡的军队。

陶霍杜罗夫等人在后卫集合了几个营，向追赶我军的法国骑兵狙击。天慢慢地暗了下来，在狭窄的奥格斯特堤坝上，多少年来，头戴尖顶帽的老磨坊主，曾坐在这里安闲地垂钓。他的孙子，卷起袖子，把银色的鲜活的鱼捡进网兜里。在这个堤坝上，多少年来，戴着皮帽，穿着蓝短褂的摩拉维亚人曾赶着满载小麦的双驾马车悠闲地走过，然后又浑身沾满面粉，赶着装满白面的大车从这里回去。而现在，在这窄窄的堤坝上，被死亡吓得面无血

色的人们拥挤在辎重车和炮车之间，在马蹄下面，在车轮之间，他们临死之前，互相倾轧着，从还残存着一口气的人身上踏过去，把他们踩死，只不过是为了再走出几步后，同样地死去。

每隔十秒钟，便飞来一颗冲开空气的炮弹，或者在密集的人群中爆炸一颗炮弹，炸死一些人，鲜血溅到附近的人身上。陶洛霍夫手上受了伤，带着他连里的十个士兵（他已是连长）步行着，他的团长骑着马。全团只剩下这些人了。他们被人群卷到堤坝口，到处都是人，他们只好停了下来，因为前面有一匹马倒在大炮下面。人群在拖这匹马。一颗炮弹炸死了他们后面的一些人，另一颗落在前面，鲜血溅在陶洛霍夫身上，人群拚命地拥挤、推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

“走过这一百步，一定会得救；再站两分钟，一定会死。”每个人都这样想。

陶洛霍夫从人群中向堤坝边猛挤过去，撞倒了两个士兵，跑到池塘光滑的冰面上。

“来这儿！”陶洛霍夫大喊，在冰上跳着，冰面上开了缝，“来这儿！”他向拖着大炮的人喊叫。“这里冰厚！……”

冰能撑得住他，但有点下陷，而且轧轧直响，很明显，冰面不仅禁不住大炮和人群，而且他一人站上去也会破裂。大家看着他，向岸边拥挤，但不敢到冰上去。骑着马的团长站在堤坝口，向陶洛霍夫举着手，张着嘴正要说话。突然从人群头上低低飞过一颗炮弹，大家急忙弯下身子。噗哧一声，炮弹落在潮湿的地方，那个将军随即从马上跌倒在血泊中。不仅没有人想到去扶起他，甚至没有人看他一眼。

“到冰上去！从冰上走！走！过去！你没有听见吗！走！”在炮弹击中将军后，忽然发出了无数的声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喊。

后面一尊被拖到堤上的大炮又被拖到了冰面上。成群的士兵从堤坝上跑到结冰的池塘里，在最前面的一个士兵的脚下，冰

破裂了，他的一条腿落进了水里，他想拔出来，却陷到了腰。附近的士兵都退缩了，炮车的驭手勒住了马，但后面仍然传出喊叫声："到冰上去！为什么停下了！走啊！走啊！"人群中响起可怕的喊声。炮车四周的士兵打着马，要马掉头前进。几匹马离开了堤坝。原先承受步兵的冰坍塌了一大块，冰上大约有四十来个人。有的向前跑，有的向后跑，互相把对方撞沉在水里。

炮弹仍旧有规律地呼啸着，落在冰上，落在水中，多数落在堤坝、池塘和岸边密集的人群中。

十　九

安德烈公爵躺在普拉岑高地他手拿旗杆倒下的地方，流着血，嘴里不自觉地发出低微的、可怜的、小孩般的呻吟。

傍晚时他停止了呻吟，完全安静下来。他不知道失去知觉多久了。突然间他清醒过来，感到头部火烧的、撕裂般的疼痛。

"那片天空在哪儿？那个我以前看到过的，今天第一次发现的高远的天空在哪儿？"这是他首先想到的，"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他想，"是的，至今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现在在哪呢？"

他仔细聆听，听见马蹄声临近，还有讲法语的声音。他睁开眼睛，头上仍是高远的天空和浮动的片片云彩，透过浮云是深邃的苍穹。他没有扭动头，从马蹄声和说话声中他判断出有人向他走来，站在他旁边，他看不见他们。

骑马过来的人是拿破仑和两名随身副官。拿破仑巡视战场，发出最后的命令，加强炮击奥格斯特堤坝，然后看看战场上伤亡的士兵。

"了不起的人民！"拿破仑望着一个被打死的俄国掷弹兵说。那个兵脸贴着地面，他的后脑勺发黑，一条僵硬的手臂伸得老远。

“炮弹打完了，陛下！”这时从轰击奥格斯特村的炮兵队里来了一位副官，说。

“命令到后备队里去取。”拿破仑说，走了几步，在仰面躺着的安德烈公爵跟前停下来，他身旁丢弃着一根旗杆（军旗已被法国人拿去当战利品了）

“死得英勇！”拿破仑望着安德烈说。

安德烈公爵心里清楚，这是指他说的，说话的人是拿破仑。他听到他们用陛下称呼这个说话的人。但是这些话对于他来说，就像苍蝇嗡嗡叫一样，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不放在心上，立即就把忘掉了。他的头像火烧一样，他感觉他在流血，他望见头上高远、无垠、永恒的天空。他知道这是拿破仑，他心中崇拜的英雄，但是此刻，他觉得，拿破仑同他的心灵和飘动浮云的天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比起来是那么的渺小和不重要。现在无论他身边站的是谁，无论说什么，他都无所谓；他只高兴有人站在他身边，只希望这些人帮助他，使他活下来。生命在他眼中是那么美好，现在他对生命的理解全然不同了。他鼓起全部力量，想要动弹一下，发出点声音。他微微动了动脚，发出可怜、微弱、疼痛的呻吟。

“啊，他还活着，”拿破仑说，“把这个年轻人抬到救护站去！”

说完这话，拿破仑就骑马跑向兰纳元帅，兰纳元帅脱掉帽子，微笑着走向皇帝向他祝贺胜利。

以后的事安德烈公爵就不记得了：由于放上担架后行动时的颠簸和在救护站探伤所引起的疼痛使得安德烈公爵昏迷了过去。他醒来时，已是傍晚时分，他和其他受伤及被俘的俄国军官被送到医院。在这次移动时，他神志稍微清楚了些，能够四处张望，甚至说话了。

他苏醒后听见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护送的法国军官匆忙说的：

“在这里得停一下，皇上马上就要经过这里，看见这些被俘的先生们，他一定会高兴的。”

“今天这么多俘虏，几乎把俄军全部都抓来了，他怕是看够了。”另一个军官说。

“哼，不一定，据说这一个是亚历山大皇帝近卫军的司令官呢。”第一个军官指着身穿近卫骑兵白制服，受伤的俄国军官说。

安德烈公爵认出他是在彼德堡社交界见过的雷普宁公爵，他旁边站着另一个受伤的近卫骑兵军官，一个十九岁的青年。

拿破仑骑马跑来，勒住马。

“哪一个官大？”看见俘虏们，拿破仑说。

人们说出上校雷普宁公爵的名字。

“您是亚历山大皇帝近卫骑兵团团长吗？”拿破仑问。

“我指挥一个骑兵连。”雷普宁回答。

“你们团光荣地尽了职。”拿破仑说。

“伟大统帅的表扬是军人最高的荣誉。”雷普宁说。

“你们应该得到这个荣誉。”拿破仑说，“您旁边的年轻人是谁？”

雷普宁公爵说了苏赫吉伦中尉的名字。

拿破仑看了看他，面带笑容说：

“他太年轻了，不能够和我们打仗。”

“年轻并不妨碍做个勇士。”苏赫吉伦不连贯地说。

“答得妙。”拿破仑说，“年轻人，您前程不可限量！”

为了展示全部的俘虏，安德烈公爵也被抬到法国皇帝面前，他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拿破仑显然想起了在战场上见过他，还像上次那样称他为年轻人。

“怎么样，年轻人？”拿破仑对安德烈说，“您觉得怎样，我的勇士？”

虽然安德烈公爵在五分钟前还可以和抬他的士兵说几句，然而此时却直挺挺地看着拿破仑，沉默无语……就在这一瞬间，他觉得，和那崇高的、公正的、仁慈的，他所看见的、所理解的天空比较起来，拿破仑所关心的一切，那么不值得一提，这个他崇

拜的英雄满怀庸俗的虚荣和胜利的喜悦，是那么渺小，以至于他不愿回答他。

由于流血过多而引起的软弱无力和痛苦不安，以及死神的到来，使得安德烈公爵产生一些神圣而庄严的想法，与这些想法比较起来，一切都显得琐屑和微不足道。安德烈公爵盯着拿破仑的眼睛想：伟大其实无足轻重，生命（谁也弄不清它的意义）也无足轻重，而死亡（活人不明其真谛，无法阐释）更是无足轻重。

法国皇帝不等回答就勒转了马，临走时对一个军官说：

“好好照顾这些先生们，把他们转移到我的宿营地，让我的拉雷医生给他们检查伤口。再见，雷普宁公爵。”于是，他策马急驰而去。

拿破仑脸上呈现出志得意满的神色。

抬送安德烈公爵的法国兵偶然看到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挂在哥哥脖子上的小金圣像，就把它摘了下来，取走了，现在看到了皇帝对俘虏所表示的善意，又赶快交还了圣像。

安德烈公爵没有注意到谁替他重新挂上了，只是感觉到胸前制服上又出现了挂着细金链的小金圣像。

“如果一切都像玛丽雅公爵小姐所想的那么单纯明了，就好了。”安德烈公爵望着妹妹那么热情而虔诚给他戴上的小圣像，心里想，“那就好了。如果能够知道今生去何处去寻求帮助，而在死后会有什么遭遇，那该多好啊！如果我现在就能说：‘主哇，怜悯我吧’，那我该是多么快乐，多么安宁啊！……但是我要向谁说这话呢？是向那个不清楚，不明确，不可思议，甚至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力量——伟大的万有或虚无说呢，还是向玛丽雅公爵小姐缝制在我身上的护身符里的神说呢？除了我所理解的无关紧要的一切和我难以理解但却至关重要的伟大事物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靠得住的。”

担架向前移动了，他又在每次的颠簸中感觉到难以忍受的疼痛，灼烧加剧了，他开始昏迷了。父亲、妻子、妹妹和未来的儿

子，他在会战前夜所感受到的缠绵柔情，无足轻重的矮小的拿破仑的身材，尤其是那高远的天空——这一切构成了他昏迷中幻觉的主要内容。

他想起了童山的宁静的生活和甜美的家庭幸福。正当他领略这种幸福时，忽然走来了矮小的拿破仑，他带着无情快乐的眼神冷冷地注视着别人在受苦。于是安德烈公爵又觉得怀疑、焦虑和难受，只有天空能给他慰藉。黎明时，一切幻像都混乱了，融合成一片没有知觉的黑暗。据拿破仑的医生拉雷说，安德烈公爵的结局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恢复健康。

“这人神经质，肝火太盛。”拉雷说，“康复不了啦！”

安德烈公爵同其他无法挽救的伤员在一起，留下来交给当地居民照料。

第 二 卷

第一部

一

一八〇六年初，尼古拉回乡度假。正好杰尼索夫也要回到家乡沃罗涅日，于是尼古拉就邀请他去莫斯科他家里逗留几天。在距离莫斯科的前一站，杰尼索夫与一个同事巧遇，俩人便喝了三瓶酒。在驿站的雪橇上，杰尼索夫与尼古拉并肩躺着，虽然道路崎岖不平，可一直到莫斯科，杰尼索夫都沉醉于梦乡之中。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罗斯托夫的心里愈来愈急切。

在城门口验过了准假证，到了莫斯科城里，尼古拉心想："快了吧？快了吧？哎，这些令人厌恶的街道、小铺子、面包房、街灯、雪橇！"

尼古拉身子前倾，好像是要用这种姿态让雪橇跑得更快一些。他说："杰尼索夫，别睡啦，已经到了！"可杰尼索夫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唔，那便是车夫扎哈尔喜欢逗留的十字路口。看，那不正是扎哈尔和他的那匹马吗？哦，那间小铺子是卖蜜糖饼干的。快了吧？哦，快了！"

车夫问道："去哪儿？"

尼古拉答道："哦，我们去街头的那幢高大的房屋，你怎么没看见，那就是我家，那就是我家！"

"杰尼索夫！杰尼索夫！已经快到家了！"

杰尼索夫抬头咳嗽了几声，却依然一声未吭。

尼古拉转过身去，对坐在驾驶座上的随从说："德米特里，那

有灯光的地方不正是我家吗？”

“少爷，没错，老爷的书房里灯还没熄呢！”

“他们也许还没上床睡觉吧？呃？你说呢？”

尼古拉抚摸着脸上刚刚长出来的胡须，又说：“喂，一定要记着把我的那件新的短外套拿出来。”说罢又冲车夫大喊：“喂，跑快点！”接着对杰尼索夫说：“瓦夏，别睡了，醒醒吧！”杰尼索夫又低垂着脑袋。再经过三幢房子，雪橇便可抵达他家大门口了，这时，尼古拉又喊道：“喂，跑快点，跑快点，我赏你三卢布买酒喝！”他似乎觉得马儿总是在原地踏步。雪橇终于拐向右边，驶向大门口。那熟悉的灰泥斑马的飞檐、台阶和人行道柱已经进入了尼古拉的眼帘。雪橇还没停下，他就一跃而下，跑进门廊。屋子里依旧很沉闷，似乎根本没在意是谁来了。门廊里没有一个人影。尼古拉心想：“家人是否都平平安安的？”他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停留了片刻，立即沿着门廊和熟悉的倾斜的楼梯跑去。那个曾因留有灰尘而惹得伯爵夫人大发脾气的门把手悄无声息的转开了。前厅里，一支蜡烛正在燃烧。

一个大柜上，米哈依洛老头正躺着睡觉。随从普罗科菲，——他力大如牛，能抓着马车的后座把它举起来——正坐着编草鞋。他抬起头来，望了望开了的大门，那迷迷糊糊、漠然的表情一下子被惊喜交加所取代。

他一眼就认出了小主人，便大声喊道：“啊，少爷！小伯爵！真想不到！我的宝贝！”普罗科菲兴奋得浑身颤抖。他跑向客厅，可能是去通报一声，可又半途跑了回来，俯下身子，在小主人的肩上吻了又吻。

尼古拉闪在一边，问道：“大家都好吗？”

“谢天谢地！一切都很好！他们刚刚用罢晚饭！哦，少爷，让我好好看看！”

“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吧？”

“感谢老天，谢谢上帝！”

尼古拉把杰尼索夫忘得一干二净，未等仆人进去通报，便脱下皮外套，踮着脚向黑乎乎的大厅跑去。一切都是老样子，依然是那几张牌桌，依然是那盏带罩的枝形吊灯。肯定是谁发现了他，他还没跑到客厅，一个人如一阵风似地冲出边门，拥抱着他，吻他的脸。然后又有两个人从另一扇门冲出来，众人又是拥抱，又是接吻，又是叫喊，快乐得热泪直流。尼古拉根本没法分清哪是爸爸，哪是娜塔莎，哪是彼嘉。所有的人同时开口喊叫，说话，吻他。尼古拉发现了一点，那就是这时母亲不在身边。

"哦，真想不到……尼古拉……我的朋友！我的宝贝！"

"瞧……我们的宝贝……他改变了很多！喂！把蜡烛拿过来！……倒茶！"

"快，亲亲我！"

"宝贝……亲亲我！"

宋尼雅、娜塔莎、彼嘉、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他。客厅里挤满了男女仆人，大家交谈着，不时发出一阵阵叹息声。

彼嘉搂着尼古拉的腿，喊道："别忘了，还有我呢！"

娜塔莎则搂着他的脑袋，把他的脸吻了个遍，闪在一旁，手里拽着他的外套前襟，尖叫着，像山羊般快乐地蹦跳着。

尼古拉的周围是晶莹剔透的快乐的泪水，一双双深含爱意的眼睛，一张张期盼着亲吻的嘴。

宋尼雅青春焕发，满脸通红，如同一块红布。她拽着尼古拉的手臂，注视着他的双眼，目光中洋溢着幸福充满了期盼。宋尼雅已年满十六，出落得美丽动人，尤其是在这个令人高兴的时刻，她面带微笑，屏住呼吸，专注地注视着尼古拉。尼古拉用充满了感谢的目光看了她一下，在等待和寻找着谁。老伯爵夫人还不在这里。过了片刻，门口传来了十分急促的脚步，来人不会是他的母亲。

然而那正是他的母亲。她穿着一件新连衣裙，那是他走后做

的。大家都放开了手，他冲向母亲。俩人相见，伯爵夫人立刻扑倒在儿子怀里失声痛哭。她低垂着头，脸贴着他外套上的凉凉的扣带。杰尼索夫轻轻地走了进来，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他站在一边不住地擦泪。

他见伯爵用充满了疑问的目光注视着他，便自我介绍说："我名叫杰尼索夫，是您儿子的朋友。"

伯爵与杰尼索夫拥抱，接吻，连声说："欢迎，欢迎！我明白，我明白，尼古拉在来信中提到过您……喂，娜塔莎，薇拉，这是杰尼索夫。"

一张张欣喜若狂的面孔团团围住了有着一头蓬乱的黑发的杰尼索夫。

娜塔莎得意忘形地尖叫一声："好朋友，杰尼索夫"，蹦到他面前，拥抱他，吻他。众人为娜塔莎的动作感到挺不好意思的。杰尼索夫也满面绯红，但他面带微笑，吻了吻娜塔莎的手。

仆人领着杰尼索夫来到为他预备的房间。起居室里，罗斯托夫全家团团围着尼古拉。

老伯爵夫人坐在儿子身边，不停地吻着爱子的手。其他的人则专心致致地注视着他的每个举动、每句话和每一个眼神。那一双双眼睛里，热情似火，深含爱意，自始至终，都没离开过他。他的弟弟妹妹们吵着要坐在他身边，争着为他递茶水，送手巾，拿烟斗。

尼古拉见众人这么深爱着他，心中洋溢了幸福，但与刚才那种欣喜若狂相比，此时的幸福就黯然失色了。他一直盼望着更多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经过长途跋涉的尼古拉和杰尼索夫一直睡到九点多。

客房外面的房子里，胡乱地堆着军刀、挎包、皮囊、已经打开了的箱子，脏兮兮的皮靴。墙边放着两双十分干净的带马刺的军靴。仆人们拿来了洗脸盆，刮胡须用的热水以及干净衣服。屋子

里弥漫着烟草味和男人的气味。

杰尼索夫的嗓音嘶哑地喊道："喂，格里沙，把烟斗拿过来！尼古拉，起床吧！"

尼古拉揉了揉迷糊的睡眼，从温暖的枕头上昂起头发凌乱的脑袋。

"怎么，起晚了吗？"

"你起晚了，已是九点多钟了"。回答他的是娜塔莎的声音。从邻屋传来了被浆洗的衣服的沙沙声、姑娘们的低声交谈的声音和笑声。从微启的门缝里不时可以看见缎带、黑色的头发、一张张欢乐的面孔和一件蓝色的衣服。原来是娜塔莎、宋尼雅以及彼嘉来察看尼古拉和杰尼索夫是否起来了。

门外，娜塔莎又在大喊："尼古拉，赶快起床。"

"马上就起来。"

此时，彼嘉在外面的房里发现了军刀，忙抓在手里，如同小孩看见参军入伍的哥哥一样，非常兴奋。他也不管姐姐见到裸着身体的男子会难为情，突然打开了房门。

彼嘉嚷道："这把刀是你的吗？"少女们赶紧躲在一边，杰尼索夫慌慌张张地用被子盖住了毛茸茸的腿，转过头去向朋友求助。彼嘉走了进来，带上了门。笑声从门外传了过来。

"尼古拉，穿着睡袍，走出来！"依然是娜塔莎在喊叫。

彼嘉问道："这刀是你的吗？"又讨好地问留着黑胡须的达尼索夫："是您的刀吗？"

尼古拉连忙穿好鞋子、睡袍走出房间。娜塔莎已经穿好了一只带马刺的靴子，此时正在穿另一只。当尼古拉走出房门时，宋尼雅正在旋转以把裙子撒开，行个屈膝礼。娜塔莎和宋尼雅都身穿一件式样相同的浅蓝色的新连衣裙，全是那么生机勃勃，两颊绯红，兴高采烈。宋尼雅连忙跑了，娜塔莎则挽着哥哥来到起居室。俩人说起话来，都抢着问对方或者回答许多俩人感兴趣的小事。哥哥每说一句话或她每说一句，娜塔莎都笑个不停，并不是

因为这些话好笑，而是由于她心里十分高兴，禁不住笑出来。

“啊，太好了！太妙了！”无论说到什么事，娜塔莎都会这么赞叹不已。尼古拉觉得离家一年半以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纯洁的笑，在娜塔莎洋溢的热情的影响下又重新浮现在他的心里和脸上。

娜塔莎说：“不，你先听我说，现在，你已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对吗？我为你是我的哥哥而感到高兴。”她抚摸了一下哥哥的胡须，又说：“我对你们男子汉是什么样的感到很好奇，与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尼古拉问道：“宋尼雅为什么走了？”

“没错！不过，说来话长。你现在称宋尼雅‘你’还是‘您’？”

尼古拉答道：“依情形而定。”

“你最好还是称她为‘您’，以后我再告诉你原因。”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

“好，我现在就说了吧！实话告诉你，宋尼雅是我的好朋友，我为她烙了手臂，还发了誓。你看！”她把麻纱裙的袖子卷了起来，在那纤细白皙的手臂上，赫然有一个红色的疤记。它距离肩膀很近，即使是穿舞衣也可以不露出来。

“这烙印是我自己弄的，是为了表示我爱她。我是用一把烧得通红的铁尺烫的。”

坐在书房的沙发上的尼古拉倚着扶手上的沙垫，注视着娜塔莎那活泼调皮的双眼，他的心又在重温他的童年世界。这个世界对别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可对他来说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给予了他毕生最大的快乐。他觉得，用铁尺在手臂上烙下印记来表示爱，也不无道理，于是没有大惊小怪。

尼古拉又问娜塔莎：“还有呢？”

“哦，我们非常要好，在手臂上烙印只是觉得很有趣，我们终生终世都是好朋友。如果她爱上了某一个人，就会爱他一生一世。可我不太明白这一点。我忘性大。”

“那又有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她是那样地爱我，也是那样地爱你。”娜塔莎忽然满脸通红。“哦，你还没忘记在你离家之前……她说你可以将所有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她说：‘我会爱他一生一世，但是他是自由的。’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真的了不起，真伟大！你说呢？伟大，对吗？”娜塔莎显得十分认真，也非常激动。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以前她也含泪说过这一席话。尼古拉陷入了沉思之中。

尼古拉说：“我决不收回我说过的话，而且宋尼雅长得这么可爱，只有笨蛋才会置这样的幸福于不顾，对吗？”

娜塔莎叫了起来：“不，不，我同她谈起过这事。你这么说话仍在我的意料之中。但这是不行的，你应该知道，你这么说话表明你受到诺言的束缚，如此一来，好像她是故意这么说话。那么就表明你不得已才同她结婚，这就有点不对劲呀！”

尼古拉觉察到了：她俩认真考虑过此事。昨天他就惊奇于宋尼雅的美貌。今天匆匆一见，尼古拉就更觉得她魅力四射。宋尼雅长得很美丽，今年刚满十六岁，显然热恋着他（他一直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尼古拉心想：我怎会不爱她，不同她结合呢？只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今他还有许多别的活动和快活的事情！他想：没错，她们的这个主意非常美妙，但是，我要保卫我的自由不受侵犯。

尼古拉说：“那很好，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见到你，我非常高兴！”他又加了一句，“那么，你呢？你对保里斯依旧一往情深吗？”

娜塔莎笑了，说：“胡说八道！我既不想他，也不想别人。我才不干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你心中又在想什么呢？”

娜塔莎幸福地微笑着，反问道：“我？你见过杜波吗？”

“没见过。”

“你没见过久负盛名的舞蹈家杜波？那么你就不会明白了。我要像她一样。娜塔莎双手提着裙子，跳舞般地向后退了几步，旋转了一下，又跳了起来，双脚撞在一起。然后她又踮着脚走了几步。你瞧，我站得稳稳的，是吗？对，就这个样子”！娜塔莎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却没法站住。“我就要像她一样！我终生不结婚，我也要当个舞蹈家。但这事你得保密！”

尼古拉乐了，大笑起来，里屋的杰尼索夫不禁羡慕不已。娜塔莎也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娜塔莎不停地说：“这不是挺好的吗？”

“很好！那么你不愿意嫁给保里斯为妻吗？”

娜塔莎顿时脸色通红。

“我不做任何人的妻子。我与他见面时，我会这样告诉他。”

尼古拉说：“原来是这样。”

娜塔莎继续胡说八道：“对呀！这都是些废话。那么，你认为杰尼索夫的为人好吗？”

“他为人不错。”

“哦，再见吧！你赶紧穿好衣服。那么杰尼索夫可怕吗？”

尼古拉问道：“可怕？为什么？瓦夏一点都不可怕，反而很可爱。”

“你称呼他瓦夏？对吗？……真奇怪！那么他挺不错的？”

“对，挺不错的。”

“好了，来喝茶，全家一块喝茶。”

娜塔莎站起身，像舞蹈家那样，踮着脚走了。但她的脸上挂着属于十五岁的少女的甜蜜的微笑。在客厅里，尼古拉再次与宋尼雅相遇，他顿时脸红了。他不知该怎样对待她。昨天初次重逢，俩人高兴得接了吻。今天，他觉得那样不太好。他发现母亲和姐妹们的目光中都充满了疑问，都在注意他对宋尼雅的态度。尼古拉拉着宋尼雅的手，吻了吻，而且还称呼她“您宋尼雅。”俩人的目光一旦碰在一起，那流露出来的却是彼此以“你”相称，而且还

亲吻。宋尼雅的眼神在请他原谅她，因为她居然让娜塔莎与他提及他的承诺，并对他的爱情表示谢意。尼古拉的眼神也在为她给予他自由以示感谢，而且还表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会不改初衷，因为他没法不爱她。

大家默默无语时，薇拉说："真奇怪，现在宋尼雅和尼古拉彼此称"您"，如同外人一般。"薇拉的话很有道理，如同她平常说话一般，她的许多话都是这样。这话却让众人十分难为情，不但宋尼雅、尼古拉和娜塔莎感到难为情，而且连担心宋尼雅的爱情会阻碍爱子选择伴侣的的老伯爵也如姑娘一般，满脸娇羞。让尼古拉没料的是：杰尼索夫身穿崭新的军装，头发也搽了发油，全身洒了香水，潇洒地走进了大厅，就像上战场一般。但他对女士十分礼貌，如同一位多情的骑士。

二

尼古拉从部队回乡度假，他的家人都把他视为好儿子、英雄和看不够的尼古拉。在亲戚眼中，他是个惹人喜爱的正经青年，熟悉的人则把他视作潇洒英俊的骑兵中尉、舞场能手和莫斯科人的乘龙快婿。

罗斯托夫家交际甚广，与莫斯科各界人士都有往来。由于今年老伯爵抵押了一切地产，因此闲钱甚多，于是尼古拉又购进了一匹纯种的高头骏马，添了一套在莫斯科还无人穿过的新潮马衣、一双最时髦的带着银制马刺的尖头马靴，过得逍遥自在。回到家里，尼古拉慢慢地对以往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了，心绪也十分高兴。他认为自己变老练了一些。他曾为圣经考试未过而十分沮丧，把向加夫里借的钱给马车夫，偷偷地与宋尼雅亲吻，这些事仿佛发生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现在他已是一位骑兵中尉了。身穿有银色装饰片的骑兵披肩，佩带士兵的圣乔治勋章，他与身

负众望的老骑士们驯马。与他认识的一位太太家住林荫道上，他常在夜晚去拜访她。在阿尔哈罗夫家举办的舞会上，他领跳玛祖卡舞，与卡明斯基陆军元帅就战争发表高见，到英国俱乐部去玩，杰尼索夫为他介绍了一位四十岁的上校，他与上校很快并结成忘年之交，以兄弟相称。

在莫斯科，尼古拉对皇帝不再那么狂热了，因为这段日子里他与皇帝没见过面。然而，他常常提及皇帝以及他对皇帝的拥护，而且还让人感到他对皇帝的感情并非这些，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种感情。当时的莫斯科笼罩在对亚历山大皇帝的无限崇拜之中，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天使的化身”，而尼古拉的心中也确实觉得是这样的。

归队之前，尼古拉呆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不仅没有与宋尼雅更加亲近，反而更加疏远。宋尼雅长得美丽可人，而且狂热地爱着尼古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尼古拉青春年少，甚感事务繁杂，没空与她卿卿我我。而年轻人由于觉得许多事情都离不开自由，不想受羁绊，也就更以自由为重。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尼古拉每想起宋尼雅，常常对自己说：“哦，世上不乏这样的姑娘，将来还会遇到许多这样的姑娘。如果我想谈情说爱，机会众多，可现在没有时间。另外，他还觉得整天与女人厮混会损害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形象。他佯装无可奈何地出入舞会和女性堆里。可赛马，去英国俱乐部玩耍，同杰尼索夫开怀畅饮，去那种地方又另当别论了，那些活动很适合年轻的骑兵。

阳春三月之初，在英国俱乐部里，老罗斯托夫伯爵张罗着安排宴席，为巴格拉基昂公爵接风洗尘。

大厅里，伯爵穿着睡衣忙个不停，命令俱乐部总管和赫赫有名的掌勺厨师费奥克齐斯特去采购芦笋、新鲜黄瓜、草莓、小牛肉和鱼。伯爵一直都是俱乐部的成员之一，而且还担任了俱乐部主席。现在他受俱乐部之托安排为巴格拉基昂举行的接风宴会，因为那时能担当此任的人极少，而肯自己掏钱的人更少。由于俱

乐部掌勺厨师和总管知道替罗斯托夫伯爵安排宴会与替别人安排几千卢布的宴会不同，可以获利甚丰。因此他们都欢天喜地地听命于伯爵大人。

“注意，别忘了在乌龟汤里放鸡冠子！”

厨师问道：“要三道冷菜，对吗？”

伯爵思索了片刻。

“对，要三道，不可少于三道……另外还要一道蛋黄色拉。”伯爵弯曲一个手指说道。

总管问道：“老爷，还要买大鲟鱼，对吗？”

“就算人家不肯低价出售，也得买大鲟鱼，没办法。哦，上帝，还必须准备一道开席菜，我差点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哦，老天哪！”伯爵双手抱着脑袋，吩咐应声而来的管家：“派谁去买鲜花呢？米嘉，喂，米嘉，你去一趟莫斯科郊区，赶紧去莫斯科郊区，叫花匠马克西姆派农奴用毡子包好温室中的鲜花，在星期五以前送来，一共要二百盆。”

伯爵又布置一番，便准备去伯爵夫人那里稍作休息。忽然又想起了一些事情，马上找来掌勺厨师和总管安排了一番。这时候，男人走路时的轻轻的声音和马刺发出的叮当声传入了耳中，片刻之后，满面春风、留着小胡子的伯爵少爷便出现了。由于在莫斯科过得不错，所以他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在爱子面前，老头子显得有点不好意思，面带微笑说：“哦，老弟，我都忙得昏头昏脑的，要是你能帮帮我，那该多好呀！喏，我们还得请一帮歌手。虽有乐队，但是否要请一些吉卜赛人？你们军人就爱听歌呢！”

儿子笑嘻嘻地说：“爸爸，说真的，巴格拉基昂公爵备战申格拉本时，也没你这么忙呀！”

老伯爵佯装生气地说：“哼，风凉话你倒会说，要不，你来试试！”

老伯爵对殷勤乖巧而又毕恭毕敬地打量着父子俩的掌勺厨

师说："费奥克齐斯特，你瞧，现在的年轻人变成什么样了？竟然敢笑话我们老头了。"

"老爷，可不是这样，他们只想吃好，根本不管准备宴席，采购菜肴等事情。"

"好了，好了，"伯爵抓住儿子的双手，高兴地叫道："哈，现在我可逮着你了！你马上坐双马橇去皮埃尔家一趟，告诉他罗斯托夫伯爵想买些新鲜的草莓和菠萝。许多地方都买不到这些东西。如果他不在家，你就告诉公爵小姐们。然后去一趟游乐场，车夫伊巴特卡知道这个地方，你请吉卜赛人伊留沙来一趟，你还记得吗？他当年曾在奥尔洛夫伯爵家跳过舞，身穿白色的哥萨克装束。你带他来一趟。"

尼古拉面带笑容，问道："也带那些吉卜赛女人来吗？"

"是的，是的。……"

此时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依旧忧心忡忡，面带基督徒般的虔诚，她轻轻地走进屋里。虽然德鲁别茨基夫人天天看见身穿睡衣的伯爵，可伯爵总是很难为情，请她原谅他衣衫不整。今天依然如此。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温柔地闭着双眼，说："没什么，伯爵，好人，我去皮埃尔那里吧！他已经回家了，我们可以去他的温室里拿任何东西。我正好要见他一面。他捎来了一封保里斯的信，保里斯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司令部，谢谢上帝！"

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自告奋勇地伸出援助之手，伯爵心里非常愉快，忙叫仆人为公爵夫人备一辆小轿车。

伯爵说："您告诉皮埃里，一定要来一趟。宾客名单中已有他的名字。他会携妻一同前来吗？"

紧闭双眼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脸上流露深深的悲伤……

她说："唉，我的朋友真不走运，如果我们听到的传闻属实的话，那真是不敢想像。开始，我们为他得到了幸福而高兴不已，真

没料到会有这般下场！这位年轻的伯爵的心如天使般地崇高。是啊，我打心底里同情他，我会尽力安慰他。”

罗斯托夫父子异口同声地问道：“到底怎么啦？”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发出了深深的叹息。

她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说：“听说陶洛霍夫，也就是玛丽雅·伊凡诺夫娜的儿子，使她名声扫地。皮埃尔救了他的命，并让他住在彼得堡的家里，谁知……她来了以后，那个无赖就对她紧追不舍，”尽管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想表示同情皮埃尔，可是她那情不自禁的口气和似笑非笑的表情却表明她同情那个无赖（她对陶洛霍夫的称呼）。“听说，皮埃尔十分伤心。”

“无论如何您请他来俱乐部一趟，一切都会成为往事。宴会十分丰盛呢！”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三日，中午一点钟以后，英国俱乐部的二百五十名会员和五十位来宾都在恭候贵宾——奥地利战役的英雄巴格拉基昂公爵的大驾。当奥斯特里茨战役失败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众人还大惑不解。那时俄国人对捷报习以为常，忽然听到坏消息，一些人根本就不肯相信这是真的。有些人则找一些不同寻常的借口来解释失利的消息。一切信息灵通的达官显贵都聚集在英国俱乐部里。十二月份传来了消息，众人都对战事和最后的一次战役只字不提，似乎已经商议好对此事守口如瓶似的。而拉斯托普庆伯爵、陶尔戈鲁基公爵、华鲁耶夫、马尔科夫伯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等一些引导舆论的人却没有在俱乐部里出现，而是聚集他们亲近的几个人家中。一向喜欢附和的莫斯科人（罗斯托夫也不例外）还未对战事明确表态，也无人带头发表意见。莫斯科人认为时局不利，也很难对这些坏消息发表评论，于是还是缄口不言为好。可是过了一段日子，那些能影响俱乐部舆论的富豪们又出现在俱乐部里，如同陪审员从议事厅里走出来一样，于是众人说话不再模棱两可了。他们为俄军那闻所未闻而又难以置信的失败寻找了种种原因。于是事情便水落石出，莫

斯科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奥国人不守信用，军粮质量极其低劣，波兰人普尔杰贝歇夫斯基与法国人郎热隆置信义二字于不顾，库图佐夫才能平庸，（窃窃私语）皇帝年轻，经验不足，宠信小人，这便是俄军战败的原因。在众人的眼里，俄国军队作战英勇，曾经创造了众多的奇迹。从士兵、军官到将军，都是英雄。而巴格拉基昂公爵更是英雄之中的英雄。他因申格拉本之战和奥斯特里茨撤军而名闻天下。他孤身一人领导军队后撤，一切都井然有序，而且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使兵力比俄军大一倍的敌人落荒而逃。莫斯科人视巴格拉基昂为英雄，而且还因为在莫斯科他不是个本地人，不与任何党派纠缠不清。在他的身上，作战英勇无畏、光明磊落的俄国军人的崇高品德得到充分的体现，也使人们联想起苏洛夫远征意大利的伟大业绩。再说，贬低库图佐夫的最佳途径便是赋予巴格拉基昂以崇高的荣誉。

喜欢开玩笑的申兴模仿伏尔泰的话说："如果不存在巴格拉基昂，就不得不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人来。众人只字未提库图佐夫，还有人压低嗓音，诅咒他是朝廷的风向旗和老色鬼。

莫斯科人竞相引用陶尔戈鲁基公爵的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用以前的辉煌来为今天的失败寻找安慰。众人还模仿拉斯托夫所说的话：要用高帽子来鼓舞法国兵，要使德国兵相信临阵脱逃比勇往直前更加危险，只能严加约束俄兵，使他们保持头脑冷静。我军官兵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英勇杀敌的消息纷至而来。有的奋勇救旗，有的力杀五个法国兵，有的孤身放响五门大炮。有人提及了别尔格，与他不相识的人传言他右手受伤，左手握剑冲锋陷阵。然而却无人谈及安德烈，只有他的一些熟人哀叹他英年早逝，使有孕在身的妻子只能寄居在性格怪异的父亲处。

三

三月三日，英国俱乐部的各处厅堂之中，吵闹的人声此起彼伏。俱乐部的会员和来宾或一身戎装或礼服，或往头发上扑了发粉，或身穿俄罗斯长袍，如同春天中的小蜜蜂，飞来飞去，或坐或站，或围成一圈，或四处分散。差役们的头上都扑了发粉，穿着制服，脚上穿着长统袜和低口鞋，恭立于门边，对众人的一举一动十分在意，随时准备上前服务。大多数人都已年迈，而且德高望重，长得脸庞宽阔。他们神态从容，手指粗大，举止稳健，说起话来不慌不忙。他们都坐在惯常坐的地方，围成一个固定的圈子。少数人是临时请来的客人，以年青人居多，其中就有杰尼索夫、尼古拉和陶洛霍夫。如今的陶洛霍夫已是谢苗诺夫团的军官了。在年青人的脸上，尤其是在青年军人的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既尊敬而瞧不起老年人的神情，似乎在宣称："我们愿意尊敬你们，但请你们牢记，未来属于我们。"

作为俱乐部的老会员的聂斯维茨基也在场。皮埃尔听从妻子之言，留起了长发，不再佩戴眼镜了，身穿流行的时装。可是却神情沮丧地在几个厅堂之中来回走动。与在别处一样，羡慕他富有的人团团围住了他。他依然带着毫不在乎的神情漫不经心地敷衍着他们。

从年龄而言，他应该与年轻人为伍；若论财产和社会地位，他则应该与德高望重的贵宾呆在一起。于是他就在这两群人之间晃来晃去。几位声望极高的老人是这两个圈子的核心人物，连陌生人也凑了过来听他们高谈阔论，形成了以拉斯托普庆伯爵、华鲁耶夫和纳雷施金为中心的几个大圈子。拉斯托普庆正在讲俄军如何被溃逃的奥军冲散，被迫用刺刀杀出一条血路。

而华鲁耶夫则信心百倍地谈到彼得堡派遣乌瓦罗夫来调查

莫斯科人是怎样来看待奥斯特里茨战役的。

第三个圈子里的纳雷施金正谈及在奥国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苏沃洛夫如公鸡鸣叫一般，以此作为对奥国将军们的荒唐话语的回应。在场的申兴也想开个玩笑，说库图佐夫都没继承苏沃洛夫学公鸡鸣叫的本领。然而老人们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他几眼，让他觉得在今天即便是稍微提及库图佐夫也是没有礼貌的。

罗斯托夫伯爵脚蹬一双软靴，在餐厅和客厅之间匆忙来回奔波，不分尊卑地与不同身份的人打招呼，时而四处张望，寻找他那英俊潇洒的宝贝儿子的身影，高兴地注视着他，还挤了挤眼睛。尼古拉与陶洛霍夫伫立窗边，他刚与陶洛霍夫相识，却极其重视彼此之间的友情。老伯爵走到俩人面前，与陶洛霍夫握手致意。

“欢迎你大驾光临，你与我的小家伙相识了。……你俩一同，一同奋力抗敌……啊，华西里·伊格纳基奇，老伙伴，你好，”他与擦肩而过的一位老人打招呼，还没等俩人交谈，屋子里的人便不安分起来，一个仆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贵客大驾光临！”

既未戴帽子也没佩带宝剑的巴格拉基昂在前厅门口出现了。他遵循了俱乐部的规定，在门房里脱下了帽子，解下了佩剑。与尼古拉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前夜看到的那个头戴羔皮帽，肩搭短皮鞭的巴格拉基昂不一样，此时他身穿簇新的紧身军装，许多俄国的或外国的勋章挂在胸前，左胸上佩戴着一枚圣乔治星章。来此之前，他已经理了发，刮了胡子，然而，这却损害了他的形象。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再加上他那强壮威武的身材，有点引人发笑。陪同他前来赴宴的别克列沙夫和乌瓦罗夫在门口停下了脚步，让他这位最主要的来宾走在前面。巴格拉基昂不愿接受礼让，走在前面，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在门口，他停留了片刻，最终还是走在最前面。他有点不自在地踏着接待室里的镶木地板向前走着，两只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同他在申格拉本战役

中走在库尔斯克团前面一样，对在枪林弹雨中的田野上走路，他更是习以为常。理事们站在门口恭迎他，并致了欢迎词，不待他说话，就簇拥着他走进了客厅。客厅门口被俱乐部成员和来宾挤得水泄不通。众人拥挤不堪，透过别人的肩膀看巴格拉基昂，如同看珍稀动物一般。数罗斯托夫伯爵最起劲，他面带笑容地说："朋友，请让开一点，请让一下，请让一下！"他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道，带着客人走进客厅，并请他们在中间沙发上落座。俱乐部的贵族们又团团围住了刚来的贵宾。罗斯托夫伯爵又挤出客厅。过了片刻，他又同另一位理事手端一个大银盘挤了回来。他把盛放着歌颂这位英雄的诗篇献给了巴格拉基昂公爵。一见银盘，巴格拉基昂求助般地惊惶地回头看了一眼。然而众人的眼神都示意他不要推辞。巴格拉基昂感到难以推辞，便毅然双手接过银盘，仿佛责备似的生气地看了看手端银盘的伯爵。不知是谁殷勤地将巴格拉基昂手中的盘子接了过来（否则他好像会整晚端着盘子，入席时也不例外），请他看看盘子里的诗篇。巴格拉基昂似乎在说："好吧，我来看看吧！"，然后就用疲惫不堪的双眼看诗篇。诗篇的作者拿过稿本开始朗诵。巴格拉基昂公爵垂头倾听。

你保卫皇上江山永固，
为亚历山大皇朝增添光彩。
你是严肃而又威风凛凛的统帅，善良
的好心人；
你是战场上的英雄，国家的栋梁之才。
即使拿破仑幸运吉祥，
也会挨巴格拉基昂的一番训斥，
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侵犯俄罗斯大国……。

他还没念完，就响起了管家那洪亮的嗓音。"恭请诸位来宾

入席！”一打开门，波兰舞曲就传出了餐厅：“胜利的炮声惊天动地，快乐吧，英勇的俄罗斯……罗斯托夫伯爵用恼怒的目光看了看还在喋喋不休的诗歌作者，向巴格拉基昂鞠躬致敬。众人纷纷站了起来，因为酒席比诗更加重要。巴格拉基昂带头走向餐桌。主人安排他在主宾位子上落座，别克列沙夫和纳雷施金陪伴左右，由于俩人与皇帝同名，均叫亚历山大，如此这样以示尊敬他。依据官爵和权势，三百个人依次落座。离主宾越近的人，官爵越高，如同水流向低洼处一般自然。

罗斯托夫伯爵在开宴前将儿子介绍给了公爵。巴格拉基昂认出尼古拉后，说了几句与那天的话一样不太适宜的几句话。巴格拉基昂对尼古拉说话之时，罗斯托夫伯爵异常得意地看着众人。

尼古拉、杰尼索夫，他的新朋友陶洛霍夫一块儿端坐餐桌中央。皮埃尔和聂斯维茨基公爵与他们相对而坐。罗斯托夫伯爵与其他的几个理事与巴格拉基昂相对而坐。他像对待莫斯科的友好使者一样地殷勤地招待这位贵客。

罗斯托夫伯爵没有白费功夫。尽管道道菜肴都精美无比，可是宴会还未结束时他的一颗心却始终没法彻底地放下来。他冲餐厅总管挤了挤眼，低声吩咐了侍者几句，带着兴奋的表情等待着侍者端上他所熟悉的每一道菜。一切都完美极了。当侍者端上第二道菜大鲟鱼时，罗斯托夫伯爵兴奋得两颊通红。侍者开启了香槟并给众人倒酒。当上过这道给人印象颇深的大鱼后，罗斯托夫伯爵与其他理事互递了个眼色。他低声说：“要干好几次杯呢！现在开始吧！”说罢，他便举杯站了起来。众人都默默地等待着他的开场白。

罗斯托夫伯爵热泪盈眶，高呼一声：“祝皇上身体安康！”此时，《胜利的炮声惊天动地》的曲子又奏起来了。众人起立，纵声高喊“乌拉”。巴格拉基昂也纵声高喊，像在申格拉本战场上一样嗓音异常洪亮。在三百人的高呼声中，尼古拉那激动得差点要哭的声音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尼古拉高喊了一声，“祝皇上身体安康，乌拉！”便一口气喝掉了杯中的酒，把杯子摔在地上。好多人纷纷模仿他的动作。呼声延续了好长时间。呼声终于平息下来了，侍者拾起了碎玻璃。众人重新落座，由于纵声高呼了一阵，都满面笑容的。然后便互相交谈起来。罗斯托夫伯爵起身看了看盘子边的条子，建议众人为最近一次战役中的英雄巴格拉基昂公爵的健康再干一杯。他的那双蓝眼睛中满是泪水。三百个人又齐呼乌拉！歌手们高歌诗人古图卓夫的诗，以此代替了乐曲。

俄国人战无不胜，
英勇捍卫了胜利。
我们拥有巴格拉基昂，
敌人只得举手投降……

歌手们刚刚停止了歌唱，众人又无休无止地干杯。罗斯托夫伯爵愈来愈激动不已，越来越多的酒杯摔成了碎屑，呼声也越来越洪亮。众人依次为别克列沙夫、纳雷施金、乌瓦罗夫、陶尔戈鲁科夫、阿普拉克辛、华鲁耶夫的健康、为俱乐部经理的健康、为俱乐部全体会员和来宾的健康干杯，最后轮到了宴会的主办人罗斯托夫伯爵，见大家为他的健康干杯，伯爵用手帕遮住脸失声痛哭。

四

皮埃尔坐在陶洛霍夫和尼古拉的对面像往常一样大吃大喝。可认识他的人都看出了今天的皮埃尔有点反常。他默默无言，双眉紧皱，眯着双眼四处张望，有时则双眼圆瞪，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用手指揩了揩鼻梁。他忧愁不堪，似乎看不见身边的

一切，听不见人们的说话声，专注地思索着那个没解决的难题。

这个没解决的难题就是莫斯科的表姐暗示过他，说陶洛霍夫和他妻子关系暧昧。另外，他今天早上收到一封匿名信，信同所有的匿名信一样卑劣地讽刺他尽管戴着眼镜，却还看不出来，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他妻子同陶洛霍夫关系暧昧，只瞒着他一个人。尽管皮埃尔不肯相信表姐的话和匿名信，可他如今害怕看与他相对而坐的陶洛霍夫。每次与陶洛霍夫那漂亮而高傲的眼神相遇，他就心慌地转过头去。他自然而然地想起妻子的一些旧事以及她同陶洛霍夫之间的关系。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这事不是与他妻子有关的话，信中所言也许属实，至少并非是一点可能性都不存在。皮埃尔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战后陶洛霍夫回到彼得堡时还去他家拜访过。他以他与皮埃尔是酒肉朋友为由常来皮埃尔家走动。皮埃尔不但留宿而且还借钱给他。皮埃尔又想起了海伦曾经面带微笑地不同意留宿陶洛霍夫，陶洛霍夫曾经厚着脸皮恭维他妻子长得漂亮，自从那时到现在来莫斯科，陶洛霍夫都和他们呆在一起。

皮埃尔心想：不错，他长相俊美，我也深知他的为人。由于我帮过他的忙，接济过他，因此，当他讽刺我、嘲弄我时，我都觉得十分有趣。假如此事属实的话，我知道他会对他的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而甚感自豪。真的，假如此事属实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我无权信以为真，也很难相信这会是事实。他又想起陶洛霍夫做坏事时的样子，譬如他将警长和熊捆在一起扔进了河里，或无事生非地与人决斗，或枪杀驿马。皮埃尔经常看见陶洛霍夫的这种神情。他寻思：“对，他是个不把杀人当一回事的亡命之徒。他也许自认为人人怕他而得意洋洋。他可能认为我对他心存畏惧。我倒也真的怕他。”这样一想，皮埃尔又心慌意乱了。现在就坐在他对面的陶洛霍夫、杰尼索夫、尼古拉看上去兴高采烈的。尼古拉正满面春风地同两个朋友说着话，其中一个是英勇的骑兵，另一位则是臭名远扬的亡命之徒和浪子。尼古拉时不时地用嘲弄的

目光瞟一眼皮埃尔。在此盛大的宴会上，皮埃尔那忧心忡忡、心不在焉的样子以及那伟岸的身材十分引人注目。尼古拉之所以用眼角看皮埃尔，是因为首先他只认为皮埃尔是个普普通通的富翁，一个美丽的女人的丈夫，反正是个胆小怕事之人。其次皮埃尔忧心忡忡，既没认出尼古拉，也没向他行礼致意。他呆呆地出神，以至于众人为皇上的健康干杯时，既没起立，也没举杯。

尼古拉怒气冲天地大声喊道："你怎么了？您没听见为皇上的健康干杯吗？"皮埃尔一声长叹，顺从地起身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众人坐下时，他又面带微笑善意地对尼古拉说："我还没认出您呢！"可尼古拉没空与他说话，纵声高呼乌拉。

陶洛霍夫问尼古拉："你为何不理睬他？"

尼古拉答道："见鬼去吧！他是个笨蛋。"

杰尼索夫接过话头，说："美人的丈夫应该受到巴结的呀！"

皮埃尔没能听清楚三人之间的对话，但他明白他们正在谈论他。他满脸通红地转过身去。

陶洛霍夫一本正经地说："好了，现在让我们为美人的健康干杯！"他的嘴角挂着一丝笑意，举杯对皮埃尔说："皮埃尔，为了美人和她的情人的健康，干一杯！"

皮埃尔垂着双眼喝了一口酒。他既没瞧陶洛霍夫一眼，也没理睬他。一个分发古图卓夫的颂歌的仆人认为皮埃尔是贵宾，递了一张给他。皮埃尔刚要伸手去接，可陶洛霍夫已经探身将诗歌一把抢在手中，看了起来。他冲陶洛霍夫使了个白眼后又垂下了眼皮。在宴会上突然发生了这件使他烦恼不堪的可怕的丑事，他没法再控制住自己了。他那胖胖的身子向桌子那边前倾，他还大声喊道："不准拿！"

聂斯维茨基和右边邻座的人见皮埃尔对陶洛霍夫如此大喊大叫，急忙来劝解。

他们压声嗓音，惊惶地说："别吵了，别吵了，您怎么了？"陶洛霍夫则用他那快活、凶狠而又明亮的双眼看了看皮埃尔，像往

常一样面带微笑，似乎在说："嘿，我高兴这样。"他清清楚楚地说道："不给"！

皮埃尔顿时脸色苍白如纸，嘴唇颤抖，一把抢过那张纸。

皮埃尔骂道："你……你这个……流氓！我要与你进行一场决斗。"说罢，他推开椅子，站在桌后。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觉得一天到晚搅得他心神不宁的妻子不贞的事情变得一清二楚。他恨她，从此将夫妻之情一笔勾销。尽管杰尼索夫百般规劝尼古拉别掺和此事，可尼古拉还是一口应承当陶洛霍夫的副手，等宴会结束以后，他还要同皮埃尔的副手聂斯维茨基就决斗条件展开谈判。皮埃尔早早回了家，而尼古拉、陶洛霍夫和杰尼索夫则坐在俱乐部里欣赏吉卜赛人和歌手们的歌声，一直到了深夜才罢休。

在俱乐部的门口，陶洛霍夫与尼古拉话别时说："那么，明天在索科尔尼基森林见！"

尼古拉问道："此时你的心情很平静吗？"

陶洛霍夫停下了脚步。

"嗯，你看，决斗的秘密用两句话就可以讲清。在决斗之前，如果你想立遗嘱，给你父母写一封伤心的信，还有如果你想到你会一去不回，那你就是一个笨蛋，失败的可能性会是八或九成。然而，如果你决心尽快除去对方，那你就会平安无事的，科斯特罗马的猎熊人曾经这么对我说过。他说熊怎么会不令人畏惧呢？但当你看到熊时，你就会想：一定要逮住它，于是心中的畏惧就消失了。他也不例外。朋友，明天再见！"

第二天早晨八点，当皮埃尔与聂斯维茨基到达索科尔尼基森林时，发现陶洛霍夫、杰尼索夫和尼古拉早已在此等候。皮埃尔似乎在想一些与决斗无关的事情。他憔悴不堪，脸色焦黄，看上去彻夜未眠。他眯着双眼，似乎怕见太阳光似的，恍恍惚惚地看了一下周围。他在想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妻子不守妇道，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另外就是陶洛霍夫是冤

枉的。对他来说，维护一个与他毫不相关的人的清白是毫无必要的。皮埃尔心想："如果我是他的话，也许也会采取这种行动。甚至会百分之百地这么做。如此一来，又何必进行决斗，杀人呢？不是他死在我的枪下，就是我的脑门、手臂或者膝盖中弹。我不如逃离这里，躲起来吧！"这样一想，他就镇定自若了，让人肃然起敬了。他假装平静地问道："你准备妥当了吗？快好了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雪地上插有两把军刀作为界标，子弹已经上膛了。聂斯维茨基走到皮埃尔的面前，用怯生生的口气说："伯爵，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我不实话相告，我就没履行我的责任，也愧对您如此信任我，让我当副手。我觉得这么做缺乏理由，流血牺牲是不值得的……你这么做是错误的，有点太急躁了……"

皮埃尔说："对，这么做很蠢……"

聂斯维茨基说："我代替您去向他们道歉，好吗？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我们的歉意。他像其他的几个参与人一样，也同面临这种情况的人一样，不肯相信决斗会成为事实。伯爵，您要明白，敢于认错比事情难以收拾要体面。反正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让我过去……。"

皮埃尔说："不了，还要说什么呢？反正两者并无差别……那么，咱们准备妥当了吗？"他又加了一句："我只需您告诉我应该走到哪儿，向何处射击。"他神情尴尬，面带微笑，显得很温顺。他拿着枪向聂斯维茨基请教如何射击。因为他从没摸过枪，可他不愿承认事实。他说："哦，是的，我懂，可我又忘了。"

杰尼索夫也想化干戈为玉帛，可陶洛霍夫答道："根本不必道歉，决不！"调解失败了，杰尼索夫便走向规定地点走去。

决斗地点距离雪橇有八十步，是一块林中小空地，这几天，积雪已经开始消融。决斗双方相隔四十来步，分别站在空地边上。双方的副手走到十步远的插着双方军刀的地方，数着步子，湿湿的雪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积雪还在融化，却又白雾弥

漫，四十步以外都看不见人影。三分钟过去了，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俩人还未开始决斗。大家都默默无语。

五

陶洛霍夫说："行了，开始决斗吧！"

皮埃尔依然面带微笑地说："可以。"

大家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显而易见，这件事已经草率地开始了，已经没法中途停止，只能让它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一直到完毕。杰尼索夫第一个走到界标处，说："既然决斗双方都不肯化干戈为玉帛，那么是否可以开始决斗？大家拿好枪，当我喊"三"时，你们就开始。"

杰尼索夫怒火冲天地喊道："一……二！三！……"然后站到一旁。俩人沿着在雪地里踏出来的路慢慢地走近了，彼此都能看清。决斗双方走到界标处，只要想开枪都可以开枪。陶洛霍夫没有举枪，缓慢地走了过去，还用明亮的蓝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同往常一样，他的嘴角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

一听到"三"，皮埃尔疾步走向前，从踏出来的小径上走到皎洁的雪地里。他伸出握枪的右手，似乎是害怕打中了自己。他的左手放在身后，本来他想用左手托着右手的，可他明白这么做是违反规定的。皮埃尔在洁白的雪地里走了六七步，又回头看了看，还飞快地扫了一眼陶洛霍夫，学着人家教他的样子扣动了扳机。枪声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他先是全身颤抖，然后又为自己的胆小笑了笑，站在原地未动。硝烟和迷雾使他无法看清一切，但这只是一瞬间。他等待着陶洛霍夫的回击，可没有动静。只听见陶洛霍夫急促地走动着，烟雾中，他的身影隐约可见。他的一只手放在左腰上，另一手还握着手枪，枪口向下。他的脸苍白如纸。尼古拉跑过去跟他说了几句话。

陶洛霍夫紧咬牙关，说：“不，……不！不！决斗还没有结束。”他踉踉跄跄地走向插着军刀的地方，可没走几步就摔倒在地。他的左手上鲜血淋淋，他用外衣擦拭了一下，又用左手支撑着身躯。他依然脸色苍白，眉头紧皱，脸颊不停地抽动。

陶洛霍夫刚说了个“不”字，便没法再说下去了。他努力地说：“可以了，就这样吧！”皮埃尔强抑住哭声，跑向陶洛霍夫。他想从插有界标的那一小块空地里跑过去，可陶洛霍夫一声大喝：“走回界线！”皮埃尔明白了他的想法，停在刀旁。俩人相隔十步之遥。陶洛霍夫贪婪地低头吃雪，然后抬起头，缩拢着双腿坐好，保持了身体重心的稳定。雪冰凉冰凉的，他吮吸着雪水，嘴唇发抖，却依然面带微笑。他竭尽全力，凶光毕露，举枪瞄准目标。

聂斯维茨基告诉皮埃尔：“侧身用枪保护自己。”

杰尼索夫也不由自主地冲对方喊道：“掩护自己！”

皮埃尔温顺地微微一笑，显得既内疚又悔恨，无奈地张开手脚，昂首挺胸地站在陶洛霍夫的前面，用悲伤的目光看着他。当杰尼索夫、尼古拉和聂斯维茨基眯着眼睛时，耳边传来了枪声和陶洛霍夫的怒喝声。

陶洛霍夫大叫一声“打偏了”，非常沮丧地扑倒在雪地里。皮埃尔双手抱着脑袋，转身走到林中的雪地里，迈着大步向前走，嘴里咕咕哝哝的。

“真笨……真笨！死……撒谎……”皮埃尔紧锁双眉，不停地说着这些话。聂斯维茨基拦住他并把他送回了家中。

尼古拉和杰尼索夫也带走了中弹的陶洛霍夫。

雪橇上，陶洛霍夫双眼紧闭，静静地躺着。无论别人问什么，他都一声不吭。然而，当雪橇进入莫斯科城时，他骤然清醒过来，艰难地抬起头，一把抓住坐在身旁的尼古拉的手。陶洛霍夫与刚才判若两人，他显得兴奋而亲切，尼古拉见此惊讶不已。

尼古拉问道：“哦，感觉怎样？你自己感觉如何？”

陶洛霍夫断断续续地说：“非常糟糕！但这并不成问题。我

的朋友，我们现在何处？我知道在莫斯科城里。我还行，可我却要断送她的性命，断送她的性命……一旦知晓此事，她肯定会挺不住，挺不住的……

尼古拉问道：“你说谁呀？”

“我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天使，我的可敬的天使母亲”，陶洛霍夫抓住尼古拉的手失声痛哭。他略微平静了一点，向尼古拉解释说，他与母亲同住，如果母亲看见他奄奄一息的样子，肯定会挺不住的。他要尼古拉去看望一下他的母亲，让她做好思想准备。

尼古拉连忙去实现陶洛霍夫的重托。他真没想到，在莫斯科，喜好争斗的亡命之徒陶洛霍夫与老母和驼背的姐姐同住，而且还是个孝子和乖弟弟。

六

近来，皮埃尔极少单独与妻子见面。他们在彼得堡和在莫斯科的家中常常门庭若市，宾客川流不息。就在决斗后的那个晚上，没去卧室休息的皮埃尔像往常一样呆在他父亲的那间宽敞的书房里，也就是在这里，别祖霍夫伯爵与世长辞。尽管彻夜未眠令人痛苦不堪，可如今他心里却更加难受。

皮埃尔斜躺在沙发上，想用睡觉来冲去发生的一切，然而，他却没法如愿以偿。由于情感、思想和记忆如同暴风雨般地袭上心头，他不但没法安然入梦，而且连安坐在沙发上也是不可能的。他只得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在书房里疾步走来走去。他一会儿想起了新婚燕尔的妻子，她裸露着肩膀，懒洋洋的目光热情似火。一会儿，他又看见陶洛霍夫站在妻子身边，像宴会上一样，他的神情中夹杂着英俊、蛮横、倔强和讥讽，接着皮埃尔的眼前又浮现出他倒在雪地上的那张苍白、抽动不已而又痛苦不堪的脸。

皮埃尔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枪杀了情夫，枪杀了妻子的情人。对，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在他的心里，有个声音响起来了，"因为你娶了她为妻。"

皮埃尔又扪心自问："我到底错在何处？就错在你对她没有爱，却又娶她为妻，你不但自欺欺人，也欺骗了她。"往事历历在目，那天，他在华西里公爵家用罢晚饭，言不由衷地对她说："我爱你。"这句话就是一切错误的源泉。皮埃尔心想："当时我就感觉不妙，我无权说我爱她。落得了如此的下场。"一想起蜜月生活，他不禁满脸通红。他清楚地回想起结婚后的一天，大约中午十二点左右，他身穿丝绸睡衣走出卧室，走进书房时与总管不期而遇。总管毕恭毕敬地鞠躬致敬，目光在他脸上和睡衣上游动，微微一笑，似乎是对主人的幸福表示与他身份相宜的祝贺。一想起这些往事，皮埃尔感到尴尬不堪和羞愧难安。

皮埃尔心想："曾经多少次，我为她深感自豪，她那高贵的美丽的仪表和她在社交场合的风度都让我自豪不已。我为她拥有接待过彼得堡全市的社会名流的豪华住宅而自豪，为她那自命不凡的举止和美丽而自豪。实际上，我又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荣的？我原来以为自己对她知之甚少。我常常思索她的禀性，总是责怪自己对她缺乏了解，不明白她为何总是冷冰冰的，毫无激情可言，实际上都是因为那个可怕的事实，即她生性淫荡。一说出这件事情，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

"阿纳托里常常找她借钱，亲吻她那裸露的肩膀，尽管她不肯借钱给他，却又让他亲吻。想让她醋劲大发的父亲开玩笑，她却面带笑容，镇定自若地说，她不会蠢笨得到吃醋的地步：'随便他怎样。'她说的是我。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感觉怀孕了，她面带笑容，不屑地说，她决不是个笨蛋，决不会生小孩，再说她决不为我生小孩。"

接着皮埃尔又回忆起来了，虽然她出身上流社会，思想却极俗气，说话也粗鲁不堪。她说："我可不是个笨蛋……你去尝试一

下……我命令你滚开！”皮埃尔经常注意到：在男女老少之间，她都深受欢迎，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爱她。皮埃尔喃喃自语：“我从没对她产生过爱情，我心里清楚她是个淫荡的女子。”他在心里不停地说：“可我没有勇气承认现实。”

“如今，陶洛霍夫坐在雪地里强作欢颜，说不定他生命垂危，却又硬撑着来答复我的忏悔！”

一些看起来很软弱的人遭遇不幸时，却不肯告之他人，宁愿自己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皮埃尔就是这样的人。

皮埃尔喃喃地说：“都是她不好，所有的一切都得怪她，可我又能怎样呢？我为何要同她捆绑在一块儿呢？我为何要说我爱她呢？我在撒谎，甚至比撒谎更坏。我是自找苦吃……什么？这是毁掉了名誉吗？是人生中的不幸吗？哼，无聊至极！无论是耻辱，还是荣誉，一切都另有缘由，并非我一人可以决定的。

皮埃尔心想：“由于他们说路易十六卑鄙无耻，罪孽深重，所以路易十六被押上了断头台。他们认为他们是正确的，而那些为他舍弃生命、奉他为圣人的人也没有错。后来，罗伯斯庇尔由于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被处以死刑。到底谁对谁错？没法找到答案。既然今天你还在活在世上，那你就活下去。也许明天你就会死去，就像一小时前我差点命丧黄泉一样。与永恒相比，人生只是一瞬间。为何要自找烦恼呢？”一想起这些，他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了。可这时他又突然想起了她，想起了自己曾经虚假地向她示爱，顿觉心脏里热血沸腾，只好起身走来走去，凡是能拿到手的东西，他都毁坏了。他不停地埋怨自己：“我为什么要对她说‘我爱你’呢？这句话他都说了十遍，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莫里哀说过的一句话：“我何必自寻烦恼？”于是他开始嘲笑自己。

晚上，皮埃尔喊来侍仆，吩咐他收拾好行李，准备明天启程去彼得堡。他没法和她共同生活。他想像不出以后该怎样与她交谈。他已经决定明天启程，并留下一封绝情信，宣布将与她断绝夫妻关系。

早晨，当仆人把咖啡端到书房里时，看见躺在土耳其沙发上的皮埃尔手拿一本翻开了的书，进入了梦乡。

他突然醒了，惊惶地环顾四周很久很久，他不知他现在身处何处。

仆人说："伯爵夫人打发我来看看老爷您是否在家。"

皮埃尔还没想好该如何回答他，伯爵夫人已经走进了书房。她身穿一件绣花银白色的丝绸睡衣，头发还没梳理（两条粗粗的发辫如同冠冕一般，在她那美丽的头上盘了两圈），她的神情庄重而平静，只是有一条愤怒的皱纹浮现在她那稍稍凸起的如大理石般的光洁的额头上。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至于在仆人面前失态。她是特意来找他谈谈昨天他与陶洛霍进行决斗一事。她等待着仆人放好咖啡以后走开。皮埃尔从镜片上方怯怯地看了看伯爵夫人，依旧躺在沙发上看书，如同一只已经被猎犬困住的兔子，竖起两只耳朵，躺在敌人面前一动不动。可他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而且他不可能老躺着不动。于是他又心惊胆战地瞥了她一眼。她依旧冷笑着，站在那里等待仆人离去。

海伦厉声问道："这又是怎么搞的？您做了些什么？我在问您！"

皮埃尔说："我？……什么？我……"

"哼，您真不愧是个英雄！您自己说说决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以决斗来证明什么？证明什么？我在向您提问！"躺在沙发上的皮埃尔翻身张开嘴巴，却欲言又止。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

海伦接着又说："既然您不说，还是让我来对您说吧……无论别人对您说什么，你都深信不疑。别人告诉你……"说到这里，海伦的脸上出现了笑容"陶洛霍夫是我的情夫，"她说的是法语，"情夫"这两个字很自然地从她嘴里蹦出来了，真的，她什么样的话都敢说，"而您却轻易地相信了！可是您到底要证明什么？您凭借这场决斗，到底要证明什么？难道您以此来证明您是个笨蛋

吗？您是个笨蛋，这是众所周知的。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将会成为所有的莫斯科人嘲讽的对象。人人都认定你喝得稀里糊涂的，莫名其妙地与别人争风吃醋，鼓动别人与你决斗，”海伦的嗓音越来越洪亮，情绪也愈来愈激动，“而他却处处比你强……”

“哼……哼……”皮埃尔冷哼几声，眉头紧锁，不拿正眼看她，依然一动不动。

“您怎能相信他会真的是我的情夫呢？……凭什么呢？就因为我喜欢与他呆在一起吗？如果您比现在的您聪明，有情调，我会心甘情愿地与您呆在一起。”

皮埃尔用嘶哑的嗓子低低地说：“求求您别再提了……。”

她说：“我干吗不说！我有权利说，也有勇气说，拥有您这样的丈夫的女人大多会找个情人，但是我没有找情人。”皮埃尔想张口说话，却又神情古怪地看了她一眼，这奇怪的目光是她无法理解的。他重新躺倒在沙发上。此时此刻，他觉得身上痛苦不堪。他的胸部绷得紧紧的，连喘气都很困难。他清楚该怎样来消除痛苦，然而他想采取的行动确实可怕极了。

皮埃尔的话时续时断，不太连贯：“我们最好还是分手。”

海伦说：“你说分手？那么，对不起，你必须分给我一部分财产，你想用分手来吓唬我！”

皮埃尔一跃而起，蹒跚地冲了过去。

他大声喊道：“我将取你的性命！”并一把抓住放在桌子上的大理石板，向前迈了一步，挥了挥手中的石板。

海伦顿时脸色骤变，神情很可怕：她发出一声尖叫，连忙躲起来了。皮埃尔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脾气发作了。他忘记了一切，狂怒不已。他把大理石板摔得粉碎。他张开两臂扑向海伦，还大声喝道：“滚开！”他的声音是那么的让人生畏，都传入了全家人的耳中。幸亏海伦逃走了，否则真不敢想像皮埃尔会怎样对待她。

七天以后，皮埃尔让妻子管理他在大俄罗斯[1]的全部产业（占他所有财产的一大部分），孤身一人去了彼得堡。

七

两个月前，童山就已经知道了奥斯特里茨会战的结果以及安德烈公爵阵亡的消息。虽然写信给使馆，多方打听寻找，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尸首。他也没有被列入俘虏名单。最让他的家人担心的是残存着一线希望：也许当地居民从战场上救走了他，也许此时此刻他正和陌生人呆在一起，身体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但是也许他已经奄奄一息，却没法告知家人。老公爵最早是从报纸上得知奥斯特里茨会战失利的。像往常一样，报道很简洁而且含糊其词。它说在取得辉煌的战果之后，俄军顺利后撤，而且井然有序。老公爵从官方的报道中知道俄军已经战败。一个星期以后，他收到库图佐夫的来信，信中讲述了他儿子的不幸遭遇。

> 我亲眼看见令郎高举军旗，一马当先，壮烈牺牲，对得起他的父亲和国家。他生死不明，我和全军将士深感遗憾。由于他没有被列入敌军提供的阵亡名单，和您一样，我希望令郎还活在世上。”

收到这封信时，已是晚上了，老公爵正独自呆在书房里，他封锁了这条消息。第二天早晨，他依旧出门散步去了，然而却没有与管家、花匠和建筑师交谈。他阴沉着脸，不同任何人说话。

玛丽雅公爵小姐准时来到公爵的书房里，此时公爵正在车

---

[1] 指俄罗斯本土。

床边凿东西，依旧没有回头看她。

“哦，玛丽雅公爵小姐！”突然，他不自在喊了一声，把凿子扔在地上。由于惯性的作用，车轮依旧在转动。好长时间以后，玛丽雅公爵小姐还能回想起车床发出的吱吱声夹杂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之中。

走到父亲面前的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见父亲的脸色如此难看，她的心在坠落，双眼模糊。见父亲的表情中没有悲伤和沮丧，只有气愤和抽搐，她就知道她面临着一场无法挽回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也就是说她心爱的人已经与她永别了。

长相并不美丽而且笨手笨脚的公爵小姐问道：“爸爸，安德烈怎么啦？”因为她显得无比地悲怆和激动，所以当她父亲与她目光相接时，也控制不住自己，抽噎一声，转过头去。

“我已经收到了通知。他没有被列入俘虏名单和阵亡名单。信是库图佐夫写来的，”老公爵尖着嗓子喊道，似乎要把公爵小姐赶出书房，“他牺牲了！”

公爵小姐既没有倒在地上，也没有失去知觉，晕死过去。一听此话，她顿时脸色骤变，原本苍白的脸上，明亮而美丽的双眼闪闪发亮，似乎是一种与人间悲欢无关的巨大的欢乐取代了她心中的莫大的悲哀。她把对父亲的敬畏抛至九霄云外，走上前抓住父亲的手，把他拽了过来，抱住他那青筋绷起的瘦骨嶙峋的脖子。

她说：“爸爸，您别抛下我一个人，我们一起哭泣吧！”

老头子连忙转过脸去，喊道：“混蛋！无赖！他们不但毁了军队，也毁灭了人！为什么要这样呀！去，去，把这个消息告知丽莎。”

公爵小姐沮丧极了，无力地倒在父亲身边的椅子上，失声痛哭。她回忆起哥哥与她和丽莎话别时的情形，他那高傲而又柔顺的神情，他佩戴圣像时那讥讽、亲切的样子。她心想：“他是否信奉神灵？他是否为自己不信奉宗教而忏悔？他是否去了那个永

远安静、充满了欢乐的世界？”

她泪水盈眶，问道：“爸爸，请您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走吧，走吧！他死在了战场上，死在那使俄国最优秀的人和俄国荣誉毁于一旦的战争中。玛丽雅公爵小姐，走吧，将此事告诉丽莎，我随后就到。”

当玛丽雅公爵小姐去找小公爵夫人时，她正在房里做针线活，脸上浮现出一种孕妇所特有的快乐，神态安详地看了看玛丽雅公爵小姐。显而易见，她的目光并没落在玛丽雅公爵小姐身上，而是落在她自己身上，她在端详自己体内的那个渐渐长成的幸福而神秘的小东西。

她身体后仰，在她面前是刺绣架。她说：“玛丽雅，把手伸给我。”她把公爵小姐的手放在自己的腹部上。

她的眼睛里洋溢着笑意，像小孩子一样噘起长有许多绒毛的嘴唇。

玛丽雅公爵小姐跪在嫂子面前，用衣褶捂着脸。

丽莎说：“喏，喏，你是否听到了？我感觉很奇怪，说实话，玛丽雅，我会十分爱他的。”她用那双洋溢着幸福的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小姑子。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哭泣，没法抬起头来。

“玛丽雅，你怎么啦？”

玛丽雅公爵小姐答道：“没事……我思念……思念安德烈。”她趴在嫂子膝盖上，擦着泪水。整个早上，玛丽雅公爵小姐为了让嫂子有个思想准备，曾经几次试图暗示她，可还没开口就泣不成声。小公爵夫人生性粗枝大叶，缺乏观察力，她不明白小姑子哭泣的缘由，可看见小姑子流泪，她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她默默无言，不安地看看四周，在寻找着什么。老公爵在午饭前来到了小公爵夫人的房中。小公爵夫人一向就畏惧公公。此时，他显得异常恼怒，一声没吭又转身离去了。她看了看玛丽雅公爵小姐，脸上呈现出孕妇所特有的对自己身体的专注，寻思了片刻，忽然哭了。

她问道:“有安德烈的音讯吗?”

“没有他的消息。你知道不可能现在就有消息,只是爸爸着急,我也甚感不安。”

“那么他平安无事吧?”

玛丽雅公爵小姐炯炯有神地盯着嫂子,答道:“平安无事。”她已经打定了主意,不把此事告诉嫂子,并劝告父亲隐瞒这个可怕的消息,等她分娩了以后再说。而她的分娩期就在这几天。玛丽雅公爵小姐和老公爵用各自的方式默默地承受着和隐瞒着悲伤。老公爵完全绝望了,他认为安德烈公爵已经为国捐躯了。虽然他派遣了一位官员去奥国寻找儿子,但是他在莫斯科预定了一块墓碑。他将把它立在花园里,而且他把他儿子阵亡的消息告诉了他见到的每一个人。他竭尽全力地维持过去的生活方式,不愿有丝毫的改变,可是他终究力不从心;他很少走动,饭量也小了,很少睡觉,身体日渐衰弱。玛丽雅公爵小姐还未彻底死心。她向上帝祷告,认为哥哥尚在人世,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哥哥归家。

八

三月十九日,早餐结束后,小公爵夫人习惯性地噘着那长满了绒毛的嘴唇,说:“亲爱的朋友。”自从噩耗传来,全家人笑的时候、说话时、走路时都带着悲伤的神情。尽管如今小公爵夫人还蒙在鼓里,可这种情绪影响了她的笑容,使得全家人更加悲哀。

“亲爱的朋友,我担心今天的糟餐。”由于厨师福卡发音不正,常把早餐说成糟餐,因此小公爵夫人模仿他的声调说:“会让我难受,咽不下去。”

玛丽雅公爵小姐惊讶而又不安地说:“我的宝贝,你怎么啦?你的脸苍白如纸,唉,白得吓人。”她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到

嫂子面前。

一个女仆问道："小姐，是否请波格丹诺夫娜来一趟？"波格丹诺夫娜是城里的接生婆，在童山已经逗留了一个多星期。

玛丽雅公爵小姐附和道："哦，说得不错，可能是分娩期来临了，我立即去。我的天使，别害怕！"她亲吻了几下丽莎，想转身离去。

"哦，不要走，不要走！"小公爵夫人不仅脸色苍白，而且还因痛苦不堪而像小孩子一样惊恐不已。

"不是的，我是犯了胃病……你说，玛丽雅，我是犯了胃病……"小公爵夫人像个爱使小性子的孩子，甚至还有点矫揉造作地哭了，一双小手扭来扭去。公爵小姐跑出了房间，她是去请波格丹诺夫娜。

背后传来了几声尖叫："哦，老天哪！老天哪！"

就在这时候，镇定自若的接生婆揉搓着一双白嫩的小手，走进屋里。

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波格丹诺夫娜，孩子好像有动静了。"说罢，圆睁双眼，惊恐地注视着接生婆。

波格丹诺夫娜依旧像刚才那样向前走，说："噢，谢谢上帝，公爵小姐，这种事情，你们做姑娘的不该知道。"

公爵小姐问道："那么莫斯科医生怎么还没到啊？"(这是丽莎和安德烈公爵的主意：在未临产时已派人去了莫斯科请产科大夫，此时大家正在等待着他的来临。

波格丹诺夫娜说："没什么，公爵小姐，别慌慌张张的，即使医生没来，我保证平安无事的。"

五分钟过去了，这时公爵小姐听见外面有人搬动笨重的东西的声音。她探头看见仆人们正忙着把皮沙发从安德烈公爵的书房里搬到卧室里。他们显得庄严而平静。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个人呆在卧室里，倾听着屋里的动静。偶尔有人从门口走过，她便忙把门打开，看看走廊里的动静。几个

女人走来走去，看了看公爵小姐，又转身离去了。她不敢问她们，便关门回屋，时而在安乐椅上坐下，时而拿着祈祷书，时而向神像跪拜。祈祷并没使她平静下来，为此她甚感惊讶和苦恼。忽然房开轻轻地开了，头戴头巾的老保姆萨维施娜出现在门口。因为公爵不允许，因此她几乎从没来到过公爵小姐的房间。

老保姆说："小姐，我来陪陪你。你瞧，我带来了安德公爵的结婚蜡烛，点燃放在圣徒像前，我的天使！"她一声长叹。

"哦，妈妈，是您啊！我感到很高兴！"

"宝贝，上帝是善良的。"她点燃了涂金蜡烛，放在神龛前，然后拿着要编织的袜子，在门口坐下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开始看书。当耳边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时，公爵小姐的目光便与保姆的目光相遇。公爵小姐的眼睛满是惊恐和疑问，而保姆则显得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家里的所有人都怀着与玛丽雅小姐一样的心情。听人说如果知道产妇痛苦的人愈少，那么产妇的痛苦就会愈小。因此所有的人都佯装不知此事，都对此只字不提。然而，虽然大家严守公爵家严肃庄重、礼貌周到的家规，但显而易见，众人都焦灼不安，对小公爵夫人充满了同情，而且还觉得一件重大的神秘事情正在发生。

宽敞的女仆室，无人欢笑，侍应室里，男仆人则静静地坐着，在准备着什么。下房里，农奴们点燃了火把和蜡烛，无人安然入睡。书房里，老公爵脚尖不沾地地来回走动，他派季洪去向波格丹诺夫娜打听动静。

"你就说是公爵派你来问问情况如何的，把她说的话说给我听。"

波格丹诺夫娜用颇有深意的目光看了季洪一眼，说："你回禀公爵，小公爵夫人正在分娩。"

季洪便将此话告诉了公爵。

公爵说："很好。"并顺便把门关上了。季洪听见书房里毫无动静。过了片刻，季洪以装烛花为幌子走进了书房，只见公爵躺

在沙发上，季洪看了他几眼，又看了看他那张愁云密布的脸，探了探头，一声不吭地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肩膀上亲吻了几下，转身走了。他既未剪烛花，也没说明他的来意。此时，正在发生一件世上最严肃而神秘的事情。夜色更浓，已是晚上了。全家无人入睡，更强烈地期待和担心着这件神秘的事情。

此时正是三月的一个晚上，冬天尚存余威，风在怒吼，大雪飘扬。大家都在等待着从莫斯科来的德国医生，备换的马已经等候在大路上，还派了几个骑手打着灯笼守候在道路转弯处。为的是当医生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或泥泞的水洼处时为他照明。

玛丽雅公爵小姐已经放下了书。她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保姆的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她非常熟悉这张脸，即使是对那绺露出头巾的花白的头发和那个十分松弛的下巴也是如此。

保姆萨维施娜拿着袜子，无意识地低声讲述着已经重复了几百次的陈年往事：已经去世了的公爵夫人在基什尼奥如何生下了玛丽雅公爵小姐，那时候是一个摩尔达维农妇为她接生而不是产婆。

保姆说："上帝是仁慈的，根本没必要请医生。突然，一阵猛烈的寒风刮向少了一层槅子的窗户（公爵吩咐过，当云雀啼叫时，所有的窗户都要去掉一层槅子），没有关严实的窗户一下子开了，花缎窗帘被风吹起，涌入的寒风和雪花使蜡烛熄灭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不禁颤抖了一下，保姆放下手中的袜子，走到窗前，身子向前倾，想关上窗户。寒风中，她的头巾梢儿飘飞，露出来的花白的头发也随风飘动。

"公爵小姐，好人，大路上来了人。"保姆已经抓住了窗户，却仍然让它开着，接着说："还有人打着灯笼，也许是医生来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哦，老天！真该赞美上帝！他不会说俄语，我必须去接他。"

玛丽雅公爵小姐披上披肩，跑出门去。经过前厅时，她从窗口看见一辆马车停在门口，旁边还有许多盏提灯。她来到了楼梯口，准备下楼了。寒风中，栏杆下的一支蜡烛泪如雨下。男仆菲里普站在下面的楼梯口，手中也拿着一支蜡烛，神色慌张。下面的楼梯拐角处，穿暖靴发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耳中。

“谢谢上帝！爸爸在哪？”这是那个熟悉的嗓音。

楼下传来了管家杰米扬的声音：“已经上床休息了。”

后来那个熟悉的声音又说了许多话，杰米扬一一作答了。穿暖靴发出的脚步声距离楼梯拐角处越来越近，而且更快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心想：“来人是安德烈！不，不可能是他，太出乎意料了！”她正在不断地肯定和否定自己时，在仆人手中的蜡烛的照耀下，安德烈公爵的脸和身躯出现在楼梯口。他身披皮大衣，衣领上积满了雪花。对，没错，正是安德烈，可是脸色苍白，也消瘦了许多，但显得温柔可亲而且激动不已。他走上楼紧紧地抱住了妹妹。

安德烈公爵问妹妹：“难道你们没收到我的信吗？”却没有回答。此时公爵小姐十分激动，说不出话来，因此她不可能回答他。他和产科大夫一起走上了楼梯后，又和妹妹拥抱了一下。

安德烈公爵说：“真是出乎意料！亲爱的玛丽雅！”说罢把皮大衣和靴子脱了下来，走向公爵夫人的卧室。

九

小公爵夫人戴着白色的睡帽，倚靠着枕头，阵痛刚刚消失。在她那张因发烧而大汗淋漓的脸上，一绺绺黑发垂了下来，她那张长满了黑色绒毛的红润而美丽的樱桃小嘴也张开了，脸上带着欢乐的笑意。安德烈公爵走进来后面对着躺在沙发上的妻子

站着。小公爵夫人注视着他，亮晶晶的眼睛里流露出孩子般的惊恐和激动。她就这样看着他。她仿佛在说："我爱你们所有的人，从没伤害过任何人，我为什么要遭受这份罪？救救我吧！"当她看见丈夫时，她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安德烈绕着沙发走了过去，亲吻着妻子的额头。

"我的宝贝！"安德烈是第一次如此称呼爱妻。"上帝是仁慈的……"

小公爵夫人看了看他，目光中充满了疑问和孩子般的责备。

她的眼睛仿佛在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救我，可是却行不通，你也没法救我。"丈夫来到身边，她没有感到惊讶，可是她不明丈夫的来意。他的到来与她经受的痛苦毫无关联，也不能使之减轻。阵痛又向她袭来了，波格丹诺夫娜劝说安德烈公爵出去。

这时，产科大夫进来了，安德烈公爵走出了房间。他又碰见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便走近她与她低声说着什么，时而停止了说话，在期待着、倾听着。

玛丽雅公爵小姐说："进去吧，我的朋友！"安德烈公爵又看了一眼爱妻，然后就等候在隔壁的房间里。一个女人惊慌失措地走出了妻子的卧室，当她看见安德烈公爵时，神情尴尬。安德烈公爵双手捂着脸坐在那里，几分钟过去了，这时，一声绝望已极的惨叫传了出来。安德烈公爵起身去推门，可有人死死地顶住了门。

里面传来了慌张的叫喊声："不能进来，不能进来！"

安德烈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叫喊声停息了。几秒钟又过去了。突然，邻屋又传来一声惨叫。那不是她在叫，她的叫喊声不可能那么的凄惨。安德烈公爵疾步来到门口，惨叫声没有再次响起，接着又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是婴儿的啼哭声。

在开始的瞬间，安德烈公爵心想："怎么把小孩子放在房里？孩子？什么孩子？屋里怎么会有孩子呢？是否是她刚生了小孩？"

他忽然明白这啼声代表着怎样的喜讯，他顿时哽咽了，他把

双臂撑在窗台上，像小孩一样失声痛哭。房门被打开了。大夫高挽袖子，没穿外衣，脸色苍白，下颌颤抖，走出了房间。安德烈与大夫打招呼，可是大夫却不知如何是好地看看她，默默无言，与他擦肩而过。从房里跑出来一个女人，当她看见安德烈公爵时，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安德烈公爵进了屋，发现妻子死了，躺在沙发上，像五分钟以前他看到的那样。在她那张像孩子一样带着胆怯的小脸上，上唇长了黑色的绒毛，尽管眼珠停止了转动，脸色苍白，可依然是那副神情。

她那张没有怒气的美丽的小脸似乎在说："我热爱你们所有的人，从没伤害过谁，你们为何如此待我呀？唉，你们为何如此待我呀？"波格丹诺夫娜站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嫩的两手颤巍巍地托着一个啼哭的粉红色的小东西。

两个小时以后，安德烈公爵悄无声息地走进父亲的书房，所发生的一切老人已经全部知晓。他就站在门边，当门刚刚打开时，他默默地用铁钳般的双手搂着儿子的脖子，如孩子般地嚎啕大哭。

三天以后，小公爵夫人的葬礼正式举行。安德烈公爵站在棺材边的台阶上，和爱妻依依惜别。棺材里，小公爵夫人容颜依旧，只是双眼紧闭。她的表情一直仿佛在说："唉，你们为何如此待我呀？"安德烈公爵顿觉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他犯下了弥天大错，已经没有了补救办法，他也无法遗忘。他哽咽了，哭不出声。老公爵也来与她话别，亲吻了她那双安置胸前的蜡黄的小手。她的神情似乎在问老公爵："唉，您为何如此待我呀？"见此，老公爵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又是五天过去了，全家为刚刚出生的小尼古拉公爵举行洗礼。奶妈用下巴压着襁褓，神父用鹅毛蘸酒，涂在婴儿那粉红色的皱巴巴的小手掌和小脚掌上。

祖父做了孩子的教父。他颤巍巍地怀抱婴儿，担心摔坏了他，沿着一点都不平的白铁圣水盘走了一周，然后便让教母玛丽

雅公爵小姐抱着他。安德烈忐忑不安地坐在隔壁的房间里，生怕他们会淹死小孩，直到仪式结束，他才放下心来。奶妈抱着婴儿过来了，他高兴地看了看。保姆说放在圣水盘中的婴儿的头发和蜡仍然浮在水面上，他点头表示满意。

十

老伯爵努力了一番，才使尼古拉参与陶洛霍夫和皮埃尔决斗一事暗中了结了。出于尼古拉的预料，他不但没被降职，而且还担任了莫斯科总督的副官一职。于是，他不能陪家人去乡下，整整一个夏天都呆在莫斯科。陶洛霍夫恢复了健康。在他养伤的那段日子里，尼古拉与他的友情更加深厚了。陶洛霍夫与母亲住在一块儿，母亲特别疼爱他对他体贴入微。由于尼古拉是儿子的朋友，因而老太太也很喜欢尼古拉，经常与他谈论儿子的种种事情。

“伯爵，不错，他心地过于善良，品性过于纯洁。”陶洛霍夫的母亲告诉尼古拉，“在这个腐化堕落的世界上，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无人欣赏崇高的品质，还觉得它刺目，嗳，伯爵，您给评评理，皮埃尔的行为正确吗？讲理吗？我的费嘉品性崇高，一直很喜欢他，即使是现在也不肯说他的坏话。在彼得堡开警察局长的玩笑，恶作剧，难道不是俩人一块干的吗？可结果皮埃尔平安无事，而我们的费嘉却独自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唉，他遭受的罪还少吗？我想他这样的爱国青年为数不多。就拿那次决斗来说吧！他们那些人到底凭不凭良心说话，讲不讲情义？他们明知道他是个独生子，却还要和他进行决斗，对他射击！幸亏上帝保佑我们。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如今这个世道谁不耍阴谋诡计？哼，既然他醋劲那么大，就应该早点采取行动。那已经快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好吧，他要进行决斗，还以为费嘉借了他的钱就没有胆量决

斗。实在是卑鄙无耻！下流至极！亲爱的伯爵，我知道您理解费嘉，因而我也真心实意地喜欢你，我说的是实话。能够真正了解他的人为数极少！他的心地纯洁高尚，像天使一般……”

在养伤的那段日子里，陶洛霍夫经常说一些让尼古拉大吃一惊的话。

陶洛霍夫说：“我知道别人说我是个坏人，随便他们说去吧！我心里只有我喜欢的人。我可以为我所喜欢的人舍弃生命。如果有人阻拦，我就会飞起一脚，把他们踢飞。我有一位世上最好的我心爱的妈妈，还有两三位朋友，你便是其中之一。至于别的人，我只在乎他们是有利于我，还是有害于我。实际上，似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害的，尤其是女人。跟你说实话，兄弟，高尚可爱、刚正不阿的男人我也见过，但是除了那些出卖自己的下贱女人——不管是伯爵夫人还是厨房中佣人，都是一路货色——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女人。我还没有见到一个如天使般纯洁和忠贞不二的女人。如果能见到这样的女子，我将不惜为她舍弃生命。然而那些！”陶洛霍夫不屑一顾地做了个手势。“说实话，我之所以珍惜生命，是因为我的希望之火没有完全熄灭，我希望总有一天，我将与一位天使相遇。她有助于净化我的灵魂，让我高尚起来，重新开始生活。不过你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

尼古拉的心被这位刚结识的朋友感动了，他答道：“不，我非常理解这一点。”

一八〇六年的秋天，罗斯托夫全家回到了莫斯科的家中。初冬，杰尼索夫再次住在罗斯托夫家。对于尼古拉来说，在莫斯科度过的这个初冬是他和家人最愉快最幸福的日子。尼古拉把许多年轻人带回了家。薇拉是个芳龄二十的漂亮姑娘，宋尼雅是个年满十六、含苞待放的少女，而娜塔莎则是少女和孩子的混合体，时而活泼天真，时而娇柔妩媚。

在这段日子里，罗斯托夫家像那些养有几个漂亮的少女的家庭一样，笼罩在谈情说爱的气氛之中。所有来罗斯托夫家玩的

年轻人，目睹这些浪漫多情、正当妙龄、无故发笑（也许是为自己拥有的幸福而笑吧）的少女，看到她们生动活泼的活动，倾听她们那充满了憧憬的亲密的聊天以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和琴声，就会对谈情说爱充满了渴求，对幸福怀着憧憬，同罗斯托夫家的几个年轻一模一样。

在尼古拉带回家来的年轻人中，数陶洛霍夫来得最多。家里人都很喜欢他，只有娜塔莎例外。她为了陶洛霍夫差点与哥哥发生口角。她断定陶洛霍夫是个坏蛋，在这场决斗中，皮埃尔没错，而陶洛霍夫犯了大错。装腔作势、令人生厌也是她给他的评价。

娜塔莎任着性子大声喊道："我不必再了解了！他为人很坏，无情无义。我还是喜欢你的那个杰尼索夫一些，虽然他酷爱喝酒，但是我还是喜欢他。应该这么说，我了解杰尼索夫。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陶洛霍夫老于世故，这样的人我就是不喜欢，然而杰尼索夫……"

尼古拉答道："哦，杰尼索夫又该另当别论。"从他的口气中，你会觉得杰尼索夫根本不能与陶洛霍夫相提并论。"你要知道，陶洛霍夫心地善良，对母亲十分孝顺，良心很好！"

"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和他呆在一起，我浑身难受。你知道吗？他爱上了宋尼雅！"

"胡说八道……"

"我有把握，不信，你等着瞧。"

娜塔莎的话后来证明是真的。平素不喜欢同女性打交道的陶洛霍夫开始频繁地来罗斯托夫家。他来这儿到底是为了谁？终于找到了答案（尽管无人公开说过），他是为了宋尼雅。虽然宋尼雅把它藏在心里，但是她心里很清楚，每次陶洛霍夫来了，她就羞得满脸通红，如同红布一般。

陶洛霍夫经常留在罗斯托夫家吃饭。他还跟着罗斯托夫家去看戏。舞蹈教师约盖尔家的舞会也少不了他，因为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也常去光顾。对宋尼雅，他更是分外殷勤，还用脉脉含

情的目光注视着他，不但宋尼雅满脸绯红，而且老伯爵夫人和娜塔莎一见他的眼神，也都满脸含羞。

显而易见，这个身体强壮，性格古怪的男人对这位皮肤稍黑、体态优美的姑娘产生了深深的迷恋，然而，她却爱上了另一个人。

尼古拉察觉到陶洛霍夫与宋尼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他不能肯定俩人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对宋尼雅和娜塔莎，尼古拉是这样认为的："她们都在谈恋爱。"与宋尼雅和陶洛霍夫呆在一起时，他没法像以前那样轻松自然，于是，他很少呆在家中。

从一八〇六年的秋天开始，众人又对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争谈论不休，而且与去年相比，更是劲头十足。新的命令又发布下来了，不但要在一千人中征录新兵十名，而且还要征收九名后备兵。无处不在诅咒拿破仑，莫斯科人挂在嘴上的也就是逼近的战争。至于如何备战，罗斯托夫家最关心的事情便是尼古拉坚决不愿呆在家中。等节日过后，杰尼索夫假期已满时，他们就一同归队。马上就要出征作战了，尼古拉的情绪不但没有受到影响，他反而更加高兴。他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里度过的，而是消磨在名目繁多的宴会、晚会和舞会上。

十　一

圣诞节的第三天，尼古拉留在家中用餐。近来这是一件难得的事情。由于尼古拉和杰尼索夫在主显节后归队，所以家中准备了隆重的宴席，为他饯行。有二十来个人出席了宴会，杰尼索夫和陶洛霍夫也在其中。

这天，在罗斯托夫家，谈情说爱的气氛空前浓厚。人们似乎在说："抓住幸福的时刻去爱人和被人爱吧！爱情是最可贵的，别的都毫无意义。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像往常一样，尼古拉都累坏了两对马，却仍然没有跑遍他要去的地方，宴会开始了，他才回到家中。刚进门，他便觉察到了家中恋爱气氛十分热烈，还有几个人神态反常，宋尼雅、陶洛霍夫和老伯爵夫人是最兴奋的，第二就数娜塔莎了。尼古拉心里明白，饭前宋尼雅和陶洛霍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生性敏感，吃饭时便对他们更加小心谨慎，体贴备至。那一天，舞蹈教师约盖尔像往常一样，为学生们举行舞会。

娜塔莎说："尼古拉哥哥，你去参加舞会吗？你一定要去。他尤其关照一定要你去，杰尼索夫也去参加舞会。"

杰尼索夫说："既然伯爵姐姐有令，我能不从吗？在罗斯托夫家，他幽默地自称为是娜塔莎的骑士。我还要跳披巾舞呢！"

尼古拉说："只要时间还来得及就行。我已经答应了阿尔哈罗夫家，去参加他家举办的晚会。"

"那么你去吗？"尼古拉问陶洛霍夫，话刚溜出嘴边，他顿感不该如此。

陶洛霍夫冷漠而又气愤地答道："嗯，可能……"他看了一下宋尼雅，然后又像那天在俱乐部的宴会上看皮埃尔一般，眉头紧锁，看了尼古拉几眼。

"肯定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尼古拉心想，陶洛霍夫用罢晚饭，转身就走，因此使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他喊来娜塔莎，打听仔细缘由。

娜塔莎跑到尼古拉面前，说："我正四处寻你呢！"她面露得意之色，"我告诉过你，可你却不信，他向宋尼雅求婚。"

虽然近来尼古拉极少想起宋尼雅，但闻听此言，还是甚感失落。对于宋尼雅而言，她是个孑然一身，没有陪嫁，而陶洛霍夫是很适合她的，甚至是出类拔萃的。根据老伯爵夫人和世俗的看法，她没有理由拒绝他的求婚。因此，尼古拉闻听此事，就对宋尼雅有气。他想说："太好了，她应该接纳他，理所当然地将儿时的诺言抛至脑后。"可话还未出口，娜塔莎就抢着说话了。

“肯定出乎你的意料，她竟拒绝了，断然拒绝了！”“她说她爱的是另外一个人。”娜塔莎停了半刻，又加上这么一句。

尼古拉心想：“是啊，我的宋尼雅不会做别的什么！”

“妈妈规劝她好多次，她都断然拒绝了。我清楚她这个人，一旦话已出口，就没法改变了。”

尼古拉用责备的语气说：“妈妈规劝过她！”

“对，没错，”娜塔莎说：“听我的，尼古拉，你别生气，你是不会娶她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到底是为什么，我说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娶她为妻。”

“嗯，你不懂这种事情。”尼古拉说。他又面带微笑地加上一句，“但是我必须和她谈谈。宋尼雅这个姑娘真的可爱极了！”

“她是个好姑娘，真的。我去找她。”娜塔莎亲吻了哥哥，跑了。

过了片刻，宋尼雅走进来了。她一副惊惶不安的样子，显得很羞愧。尼古拉走近她，亲吻了她的手。自从尼古拉归家后，这是俩人第一次单独交谈，并且谈论的话题是爱情。

“宋尼雅，”开始时，尼古拉说起话来畏畏缩缩的，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大，“如果您拒绝了他，那是很遗憾的，他是个合适的伴侣，而且是个品性高尚的好人……他是我的朋友……”

宋尼雅打断了他的话头。

她连忙声明：“我已经拒绝了他的求婚。”

“如果你拒绝他是为了我，我担心我将……”

话头又被宋尼雅打断了。她看了看尼古拉，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和恳求。

宋尼雅说：“尼古拉，别谈这件事。”

“不行，我应该谈。我可能有点骄傲自大，但是我一定要谈。如果您拒绝他是为了我，那么我应该实言相告。我想，我对您的爱超过对任何人。”

“那么，我也心满意足了。”宋尼雅带着哭音说。

“不，虽然我谈过不知多少次的恋爱，将来还会谈恋爱，但是像我对您的友情、信任和爱情是永远不会出现的。另外，我年龄不大，我妈妈又极力反对这事。不过，我从没许诺过什么。我请求您重新考虑一下陶洛霍夫的求婚。”尼古拉十分艰难地说出了朋友的名字。

“别这么说。我不需要什么，我像爱哥哥一样地爱您，我爱您一辈子，我不需要别的什么。”

“您真是一位天使，我不够格，可是我担心会误了您的终身大事。”尼古拉又亲吻了她的手。

十　二

“在莫斯科，约盖尔举办的舞会数得上是最快乐的。”母亲看着自己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孩子跳着刚刚学会的步子，如此说道。跳得筋疲力竭的少男少女们也这么说，带着屈尊参加舞会神情的大姑娘和小伙子也这么说，而且感到万分高兴。今年有两件婚事是这种舞会促成的。在舞会上，高尔察科夫家两位美丽动人的公爵小姐有了求婚者，而且双双结合了。于是，这种舞会更是声誉倍增。它的特点就是不存在舞会主人。约盖尔严守舞会规则，来回飘舞着向客人收取入场券，轻盈得如同一片羽毛。参加舞会的都是些真正喜爱跳舞和玩的人，他们极度兴奋，如同十三四岁的少女第一次穿上拖得长长的舞衣一般。姑娘们都十分漂亮，只有少数几个例外，至少是看上去很美，人人都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满脸喜色，眼睛发亮。优秀的女学生时而跳起了披巾舞，数娜塔莎最为秀丽。不过在今天的舞会上只盛行苏格兰舞和刚刚流行起来的玛祖卡舞。舞会大厅是约盖尔借皮埃尔家的，众人都认为舞会举办得极其成功。有许多美丽的姑娘光临，而罗斯托家的两位小姐更是出类拔萃，与众不同。那晚，娜塔莎和宋尼

雅都倍感幸福和快乐。因为陶洛霍夫向她求婚，自己断然拒绝，同尼古拉谈心，所以宋尼雅得意非凡，不停地在房中旋转，使女们都没法给她梳好辫子，此时此刻，她更是心花怒放，没法控制自己。

娜塔莎是头次身穿舞衣、参加这种正式舞会，与宋尼雅相比，她的快活毫不逊色，她甚至更加幸福。俩人都身穿白纱衣裙，束着粉红色的绸带。

刚踏进舞池，娜塔莎就一头栽在爱情漩涡之中。她爱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凡是她看到的人，她就心生爱恋。

“哦，开心极了！”她边说边跑向宋尼雅。

大厅里，尼古拉和杰尼索夫不停地来回走动，十分和善而又屈尊地打量着舞池中的人。

“她可爱极了，一定会出落成一个美女。”杰尼索夫说。

“你指的是谁？”

杰尼索夫答道：“娜塔莎伯爵小姐。”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她的舞跳得真棒，舞态也优美极了！”

“你在说谁呀？”

杰尼索夫怒火冲天，大声说：“我说你妹妹。”尼古拉闻言一声冷笑。

身材矮小的约盖尔走到尼古拉面前，说：“亲爱的伯爵，在我的高材生中，你是其中之一。你应该跳舞。您看，这里会聚了多少美貌女子！”他对杰尼索夫也重复了一遍。他曾经教杰尼索夫跳过舞。

“不，老师，还是让我充当旁观者吧！”杰尼索夫对他说，“难道你忘记了我学得很差吗？……”

“哦，不是的！”约盖尔赶紧出言相慰，“您只是没专心学舞，实际上您很有才华，很有才华。”

刚刚流行的玛祖卡舞曲又响起来了。尼古拉盛情难却，就请

宋尼雅跳舞。杰尼索夫坐在老太太身旁，手臂放在军刀上，用脚和着拍子，注视着跳舞的年青人，起劲地说着什么，老太太被逗得大笑不已。约盖尔最初的舞伴是他的得意门生娜塔莎。约盖尔脚蹬浅口皮鞋，脚步轻移，怯怯的娜塔莎认真地跳着舞，体态轻盈地飘来飘去。杰尼索夫专注地看着她，用军刀打着拍子，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表明他不是不会跳舞，而是不愿跳。跳了一半，他叫住了与他擦肩而过的尼古拉。

"根本不是的！"杰尼索夫说："这就是波兰的玛祖卡舞吗？！然而她跳得十分优美。"

尼古拉深知即使是在波兰，杰尼索夫的玛祖卡舞也跳得很有名气，就跑向了娜塔莎。

尼古拉说："你邀请杰尼索夫跳舞吧！他跳得出色极了！优美极了！"

轮到娜塔莎了，她站起身来，轻移穿着蝴蝶结皮鞋的小脚，小心翼翼地孤身穿过舞厅，向杰尼索夫坐着的角落跑去。她看到自己成了众人的焦点，等待着她再跳一曲。尼古拉看见杰尼索夫和娜塔莎都满面笑容地争论着什么，杰尼索夫没有接受邀请，但面带微笑，显得很快乐。尼古拉忙跑了过去。

"来，杰尼索夫，"娜塔莎说："我们共舞一典吧！"

杰尼索夫说："哦，对不起，伯爵小姐。"

"别推三推四的，杰尼索夫，跳一曲吧！"尼古拉劝道。

杰尼索夫开了个玩笑，说："你们就像规劝小猫似的。"

娜塔莎说："哪天我为您唱个通宵。"

杰尼索夫说："真是个小妖精，对她真是无计可施。"说罢把军刀解了下来。他绕过一排椅子，紧紧握着舞伴的手，头微微昂起，一脚前伸，等待着播放舞曲。杰尼索夫只有在骑马和跳玛祖卡舞时，才不显得身材矮小。他认为自己如骑士一般很有风度。舞曲响起来了，他得意洋洋而又十分调皮地转过头去看了舞伴几眼，突然一只脚点地，从地板上弹跳了起来，如同一只皮球，带

着舞伴轻盈地旋转起来。他单足着地,悄无声息地滑过半个舞厅,对眼前的椅子视而不见,向前冲去。然后又忽然碰响了马刺,脚跟着地,大约一秒钟以后,碰响了双脚的马刺,飞快地旋转了一下,左脚碰向右脚,又绕着圈子轻盈飞舞。娜塔莎凭直觉感知他的意图,身不由己地听任他摆布。他时而用右手让她旋转,时而用左手,时而单膝着地,让她绕着自己转圈子,然后他又忽然站了起来,向前猛冲,似乎要一口气穿越所有的房间,接着又戛然而止,摆出一个新颖漂亮的姿势。当杰尼索夫送回舞伴,碰响马刺,向她鞠躬致谢时,娜塔莎都忘记了行屈膝礼。她迷惑不解地注视着他,面带微笑,似乎他是个陌生人似的。

娜塔莎问道:"这是怎么搞的?"

虽然约盖尔否认这是真正的玛祖卡舞,但众人都惊叹于杰尼索夫的舞技,纷纷相邀。老人们都满面笑容地谈起了波兰,谈起了已逝去的美好岁月。杰尼索夫跳得脸红扑扑的,用手帕擦着脸,和娜塔莎坐在一块,一直到舞会结束,都和她寸步不离。

十　三

从那次舞会后,尼古拉在家里有两天没见到陶洛霍夫了,去他家找他也未果。第三天,尼古拉收到陶洛霍夫捎来的一张便条。

"因为你所知晓的缘由,我不再来贵府造访,而且归队之日在即。今晚略备薄酒招待几位友人,请阁下一定来英国饭店相聚。"那天晚上,尼古拉与家人以及杰尼索夫去戏院看戏,九点多钟时他便离去了,去英国饭店赴约。刚刚到达饭店,他就被带到了陶洛霍夫那晚租下的最好的单间。

大约有二十个人坐在桌边。陶洛霍夫的两边各燃着一支蜡烛,他端坐中间。桌上有金币和钞票,陶洛霍夫是庄家。自从宋

尼雅拒绝了他的求婚以后,尼古拉就与他没见过面,一想到与他相见的情形,心里难免有点七上八下的。

尼古拉刚刚进门,陶洛霍夫就用那双明亮而冷漠的眼睛注视着他,似乎对他的到来已经等候多时。

陶洛霍夫说:"很久没见面了。大驾光临,不胜感谢!我马上就发牌完毕,伊留施卡将带着他的合唱队来。"

尼古拉脸色绯红,说:"我找过你。"

陶洛霍夫没有作答。

接着他说:"你可以下注。"

这时,尼古拉的脑海中浮现出与陶洛霍夫的一次奇怪的谈话。当时陶洛霍夫曾说:"只有笨蛋赌钱才靠运气。"

陶洛霍夫问道:"你是否害怕与我赌钱?"他似乎洞察了尼古拉的内心,微微一笑。从他的笑容里,尼古拉就明白了他的心绪。在俱乐部的宴会上,在最近的这段日子里,这种心绪都有所表现。为了打发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似乎陶洛霍夫采用了一种奇怪甚至是残酷的行为。

尼古拉感到不自然。他本想说句玩笑话以回击陶洛霍夫,可是没想出来。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想好,陶洛霍夫就瞪大双眼,注视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地说:"我与你谈过的有关赌钱的话,你还没忘吧?……只有傻瓜赌钱才靠运气。赌钱一定要自信,我来试试!"

尼古拉心想:"赌钱靠的是运气还是自信心呢?"

陶洛霍夫又加了一句:"你最好还是不要赌,"说罢把一副新牌拍得哗哗响,"诸位,下注!"

陶洛霍夫向前一推钱,就要发牌了。尼古拉坐在他身边,开始时没赌。陶洛霍夫看了看他。

"您干吗不赌?"陶洛霍夫问道。奇怪的是,尼古拉觉得必须抓一张牌,就下了一个小赌注开始赌钱了。

"我囊中羞涩。"尼古拉说。

"我允许你记账。"

尼古拉押了五个卢布，可结果输了，又押上去，依旧输了。陶洛霍夫气一口气吃了（即赢了）尼古拉十张牌。

发了一会儿牌，陶洛霍夫说："各位，请在牌上放钱，否则我会出错的。"

有个赌汉提出，希望允许他记账。

陶洛霍夫答道："可以记账，但是我担心搞混了，请诸位在牌上放钱。"又对尼古拉说，"你不用担心，以后我们能把账算清的。"

赌博在继续进行，侍者则忙着递送香槟。

尼古拉把牌输完了，八百卢布记在他的账上。他本打算在一张牌上写上八百卢布，可是当侍者把一杯香槟递给他时，他又变了卦，依旧写上二十卢布。

"别急，"陶洛霍夫好像没看尼古拉，说，"你的本钱都快捞起来了。我输给了别人，却赢了你。你是否是对我心有惧怕呀？"他又重复了这句话。

尼古拉对他言听计从，没有动八百卢布的账，拾起地上的一张破破的红桃七，然后放在桌上，后来他记得一清二楚，他用粉笔头在这张牌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一个数目：八百。把侍者递给他的一杯暖香槟一饮而尽。闻听陶洛霍夫的话，笑了笑，目不转睛地看着陶洛霍夫的手，怀着紧张的心情等着翻出七来。这张红桃七对尼古拉来说举足轻重。上个星期天罗斯托夫伯爵拿了两千卢布给儿子。他素来不愿提及手头不宽裕，但是这一次，他告诉儿子，在五月之前只能给这么多，要省着用。尼古拉回答说，这些钱已经足够了，他保证在春天以前不再向家里要钱。如今，还只剩下一千二百卢布了。所以这张红桃七不但与一千六百卢布的输赢有关，而且还与他的保证是否算数有关。他紧张不安地注视着陶洛霍夫的手，心里在想："哦，让我早点拿到这张牌，一旦这牌到手，我就拿帽子回家，与杰尼索夫、娜塔莎和宋尼雅共进晚

餐。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碰牌了。此时此刻，家庭生活的情景历历在目：同彼嘉开玩笑、同宋尼雅闲聊、同娜塔莎合奏、同父亲玩牌，甚至还有位于厨司街的家中那舒适的床，似乎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再拥有的极大的幸福。他不堪设想，因为不幸的意外，这张红桃七放在右边，而不是在左边，那他将失去所有的刚刚来到的幸福，从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深渊。虽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形，但是他还是忐忑不安地注视着陶洛霍夫的手。这双手宽大，稍稍呈浅红色，手腕从衣袖里露了出来，长着汗毛，它放下了牌，接过递来的酒杯和烟斗。

陶洛霍夫又问道："那么你敢和我赌牌吗？"他似乎将讲述一件趣事，把牌放在桌上，倚着椅背，面带笑容，不慌不忙地说："对了，诸位，据说莫斯科流言四起，说我是个骗子，因此奉劝大家小心提防我。"

尼古拉说："喂，开始发牌吧！"

"唉，这都是莫斯科的三姑六婆信口胡诌的！"说罢，笑嘻嘻地伸手抓牌。

"哎呀！"尼古拉几乎叫出了声，双手抱头。他需要的那张红桃七居然是第一张副牌，他已输得失去了偿还能力了。

陶洛霍夫说："但是你不要拼命胡来。"并瞥了尼古拉一眼，继续发牌。

十　四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大多数的赌徒对自己的牌不再关心了。

尼古拉已经成了众人的焦点，他欠下的已经不是一个六百卢布，而是长长的一串数字。本来他估计欠下了一万卢布，然而此时估计已经不止一万五千了。实际上他已经欠下了不止两万卢布。陶洛霍夫不再倾听别人谈话，也不再讲故事了。他盯着尼

拉手上的动作，时而瞟一眼账上的欠款数目。他打定主意赌下去，一直赌到欠款数目达到四万三千卢布为止。因为他和宋尼雅的年龄相加为四十三，所以他便选择了这个数字。尼古拉双手抱头，坐在桌边。桌面上用粉笔写满了字，酒水横流，纸牌凌乱地堆着。一个使他痛苦不堪的印象印在他的脑海里；一双露出衣袖的满是汗毛的粉红色的大手，对这双手，他爱恨交加，因为这双手控制了他。

尼古拉心想："六百卢布，爱司，折角，九……不可能翻本！……如果呆在家中该是多么的开心啊！……杰克，加倍……这是不可能的！……他为何要跟我玩这一招？……"有时他下了个大注，可是陶洛霍夫不肯接受，还另外规定一个数。尼古拉没有反对。他时而像战争时期在恩斯河桥上一样向上帝祷告；时而异想天开，从桌子下破牌堆中拾到的第一张牌会帮他扭转乾坤；他时而数着衣服上的绦子，想拼命一搏，在与绦子数目相同的牌上押上全部的欠款；时而向其他几个赌徒投去求助的目光；时而看看陶洛霍夫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极力想洞察他的内心。

"他明明知道，我这样输下去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但是他总不会逼我走上绝路吧？他不是我的朋友吗？我是很喜欢他的……可是这也不是他的错，他运气好，我又能怎样呢？但是也不能怪我。"尼古拉喃喃地说，"我没做错过什么。难道我杀过人？欺侮过人？居心不良、伤害过人吗？我怎会背这么大的时呢？何时开始这样的？不久前我走到这边，心里想赢一百卢布，买一个首饰盒作为妈妈过命名日的礼物，然后回家去。原来的我是多么快活，多么幸福，多么毫无忧愁啊！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体会到这份幸福。什么时候这种幸福生活结束了呢？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可怕的新局面？这样的变化怎么会发生呢？我自始至终以这种姿态坐在这里，坐在桌边，选牌发牌，注视着这双灵巧的大手。这一切始于何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的身体平安无事，我依然是以前的我，自始至终都呆在原处。不，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发生什么！”

尼古拉满面通红，耳根发热，大汗淋漓，虽然屋里一点都不热。他的脸色显得很可怖，也很可怜，因为佯装镇静而越发显得不自在。

账上的欠款终于达到于陶洛霍夫想要的那个可怕的数字——四万三千。尼古拉刚把一张牌的角折好，表示要赢回或加倍支付刚刚输掉的三千卢布。陶洛霍夫却拍响了一副牌，往旁边一推，拿起粉笔记下了尼古拉欠的账，笔迹很粗而且工工整整，然后，粉笔被折断了。

“吃饭，到吃饭的时间了！ 哦，吉卜赛人到了！”果如其言，一群皮肤乌黑的男女从很冷的门外走了进来，用吉卜赛口音彼此交谈。尼古拉心里清楚，一切都完蛋了，可是他装作没事人的样子说：“咋啦？ 你不玩了？ 我却预备了一张好牌。”似乎他对赌博最有兴趣。

“完了！ 我完蛋了！”尼古拉心想：“如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对脑门开枪。”然而嘴上却在兴致勃勃地说：“喂，再玩一张小牌吧！”

“可以，”陶洛霍夫把账目算清了，然后答道“行！押二十一个卢布，”他手指着四万三千卢布后的尾数二十一，操起了牌，准备开始。尼古拉依言把牌角抚平，没有写上六千，而是毕恭毕敬地写上了二十一。

“对我来说，两者毫无区别。”尼古拉说，“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吃掉这张十还是让我赢。”

陶洛霍夫规规矩矩地发牌了。哦，此时此刻，尼古拉对这双手指短、露出衣袖的长有汗毛的呈浅红色的手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因为这双手主宰着他……那张十被他抓到了。

陶洛霍夫说：“伯爵，您欠账四万三千卢布。”他伸着懒腰站了起来。“坐了这么长时间，真累啊！”

尼古拉说：“是呀，我也觉得很累！”

陶洛霍夫似乎是提醒他不要开玩笑，拦住他，说："伯爵，我何时才能拿到钱呀？"

尼古拉满脸通红，招呼陶洛霍夫去隔壁房间里。

"我一次拿不出这么多，你收期票吧！"尼古拉说。

"尼古拉，你听我说，"陶洛霍夫面带微笑，显得很开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尼古拉的双眼，"你肯定知道这句成语：'情场得意，赌场失意。'我知道你的表妹对你心生爱恋。"

尼古拉心想："唉，我落在此人手里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心中清楚，当他输钱的消息传入父母耳中后，他们将受到多大的打击啊！他也知道：脱离困境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他知道，陶洛霍夫明明知道如何让他摆脱这场耻辱和悲哀，却还如猫戏老鼠一般对他百般玩弄。

"你的表妹……"陶洛霍夫刚开始说话，尼古拉就打断了他的话头，抢先说话了。

"我的表妹与此事毫不相干，不必提起她。"尼古拉发了疯似的大声吼道。

陶洛霍夫问："那么，我何时可以把钱拿到手？"

"明天。"说罢，尼古拉转身离开了房间。

十　五

说声"明天"并且维持体面的口气是很容易的，可是孤身回到家中，见到妹妹、弟弟、父母，将自己的过错坦诚相告，而且保证不再接二连三地要钱，这是很难为情的。

全家人都还没有上床睡觉。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已经从剧院回到了家中，用罢晚餐，围着钢琴坐着。尼古拉刚迈进大厅，就被笼罩在那整整一个冬天弥漫在家中的富有诗意的谈情说爱的气氛之中。陶洛霍夫求婚和约盖尔举办舞会之后，这种气氛更加

浓厚了，如同狂风暴雨前夕的空气一般，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宋尼雅和娜塔莎的身上。宋尼雅和娜塔莎身穿浅蓝色连衣裙，从剧院回到了家中。她们显得十分美丽，心中也是得意非凡，满面含笑地站在钢琴边。客厅里，薇拉和申兴正在下棋。老伯爵夫人与一位居住在他们家的贵妇人打牌，等待着儿子和丈夫归家。杰尼索夫双眼发亮，头发乱糟糟的，坐在钢琴边，一脚后伸，短而粗的指头按在琴键上，眼珠不停地转动，用低沉嘶哑而正确的腔调唱着自编的诗《仙女》，还力图为之配乐。

仙女啊，告诉我：
是何种魔力让我再次拨动琴弦；
你在我的心里点起大火，
让我狂欢得手指颤抖！

杰尼索夫热情开朗地唱着歌，用黑玛瑙般的双眼瞥着惊喜交加的娜塔莎。

“美极了！太妙了！”娜塔莎大叫。“再唱一段！”她没有注意到尼古拉。

尼古拉向客厅里望了望，心想，“他们总是如此。”他看见薇拉、母亲以及那个老妇人。

“哦，尼古拉回来了！”娜塔莎欢叫着跑了过去。

尼古拉问道：“爸爸在家吗？”

“你回来，我十分高兴！”娜塔莎没有作答，自顾自地说，“我们十分快活！为了我，杰尼索夫决定再呆一天，你知道吗？”

“没有，爸爸还没回家。”宋尼雅答道。

“尼古拉，你回来了，过来，我的孩子。”伯爵夫人的嗓音从客厅里传了过来。尼古拉走到母亲面前，亲吻了她的手，一声不吭地在桌边坐下了，注视着母亲的那双正在玩牌的手。大厅里笑声不断，还夹杂着恳求娜塔莎唱歌的欢快的声音。

“嗯，好了，好了”，杰尼索夫叫道，“您不要推辞了，该您唱船歌了，我恳求您。”

伯爵夫人回过头去，瞥了一眼一声不吭的儿子。

母亲问道：“你怎么啦？”

“哦，我没事。”尼古拉答道，他似乎已经厌烦了这个问题，“爸爸快回家了吗？”

“我想马上就会回来的。”

“他们总是这样，对任何事情一无所知，我该去哪儿呢？”尼古拉这么想着，又回到了摆放着钢琴的大厅里。

宋尼雅坐在钢琴旁边，正在弹杰尼索夫极其喜欢的船歌的序曲。娜塔莎则准备唱歌。杰尼索夫用如痴如醉的目光注视着她。

尼古拉在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

“怎么会想起来让她唱歌！她会唱什么歌？又没发生值得开心的事情。”尼古拉心想。

宋尼雅弹响了序曲的第一个和音。

“上帝啊！我是个不顾脸面的人，是个堕落分子。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即对脑门射击，还唱什么呀！逃跑吗？又逃到何处去呢？反正没什么区别，随他们去吧！”

尼古拉忧心忡忡地继续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看杰尼索夫和姑娘们，却又避免与她们目光相接。

“尼古拉，你怎么啦？”宋尼雅注视着他，似乎在询问。她立刻觉察出大事不妙了。

尼古拉躲开她投来的目光。娜塔莎生性灵敏，马上发现了哥哥的神情不对劲。她察觉到了这一点，然而，此时此刻，她是如此的兴高采烈，根本来不及伤心、忧愁和斥责，她故意以虚假的话自我安慰！在青年人中间，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不，此时我极度快乐，不能为了同情别人的灾难而扫了自己的兴致。”娜塔莎喃喃自语地说，“不，也许是我误会了，他心里肯定像我一样高

兴！”

娜塔莎喊了一声：“喂，宋尼雅。”然后向客厅中央走去。她觉得站在那里唱歌能引发最好的共鸣。她的头高高昂起，像舞蹈家一样将双臂垂下，脚尖着地，脚步有力，走到大厅中央站住了。

“你瞧，我就是这种人！”娜塔莎似乎如此这般回答着，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她的杰尼索夫。

尼古拉望着妹妹，心里在想：“她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呀？她怎么不感到无聊呢？怎么不感到害羞呢？”娜塔莎高声唱出了第一个音符，昂首挺胸，眼神严肃。此时此刻，她把所有的人和事都抛至脑后。她面带含意唱出的歌声，别人也可以在同样长的时间里用同样的音程唱出来。这种歌即使是唱一千遍还会使你无动于衷，当唱到一千零一遍时，你会震惊不已，两泪交流。

这是这个冬天以来娜塔莎头次认真开口唱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杰尼索夫很欣赏她的歌喉。她现在不再像小孩一样唱歌，已不像昔日那般单纯幼稚，引人发笑，歇斯底里。然而，听过她的歌声的行家说，她唱的还不是很好。大家都如此说道：“未经过训练，但是嗓音不错，需要进行训练。”但是大家总是在她停下来好久以后才这么说。当她借助于错误的送气方法，用没经过训练的嗓音唱歌以及紧张地转换曲调时，即使是行家，也未加评价，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她的歌声，而且还希望再听一遍。她的声音里拥有一种处女的纯洁，对自己的力量的不了解以及没有经过训练的像天鹅绒一样的柔和。这些特征与她的唱歌艺术的缺点合二为一，使人感到，如果对这种声音加以改变，那将会损坏它。

听到娜塔莎的歌声，尼古拉的两眼睁得大大的，心里在想：“怎么搞的？她怎么啦？今天她为什么唱得这么好？”忽然，尼古拉感到整个地球都在专心致志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一个音符、一句歌词，整个世界被分成三拍：“唉，我那无情的爱情一、二、三、……一、二、三……一……唉，我那冷酷无情的爱……一、二、三……一“唉，我们的生活糟得一塌糊涂！”尼古拉心想，“灾难、钞

票、陶洛霍夫、恨、名声，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只有这歌声有意思……哦，娜塔莎，你不愧是个宝贝，不愧是位好姑娘！……她会怎样唱“si”音呢……已经唱了？谢谢上帝”！为了使“si”音更洪亮，不知不觉之中，他开始唱第二声部的高三度音，心里还想：“老天啊！好极了！这是我的歌声吗？太幸福了！”

哦，这三度音唱得十分动人，也触动尼古拉心中最美好的情感。这种情感与世上的一切毫无关联，超越了一切。什么输钱、陶洛霍夫什么承诺！……一切都毫无意义！无论是杀了人，还是偷窃，人总是幸福的……

十　六

好长时间了，尼古拉都没像今天这样领略到音乐带来的乐趣了。然而，当娜塔莎的船歌结束时，他又想起面临的现实。他默默无言地回到楼下自己的卧室里。一刻钟以后，老伯爵兴致勃勃地从俱乐部回到了家中。一听见伯爵的车子发出的声音，尼古拉忙跑去迎接。

罗斯托夫伯爵面带笑容，得意地问儿子：“怎么样？玩得尽兴吗？”尼古拉本想说“是的”，可是说不来，他几乎哭了。伯爵开始抽烟，没有察觉到儿子的神情。

“唉，非说不可！”尼古拉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想。忽然，他用连自己也反感的平静的口气跟父亲说话，似乎只是找父亲要辆马车去一趟城里。

“爸爸，我跟您商量点事儿。我几乎将它忘了。我缺钱用。”

“是吗？”父亲的情绪不错，说，“我告诉过你，挣不到钱了。你需要很多的钱吗？”

“是的，很多。”尼古拉满面通红，若无其事地傻笑着答道，就因为这傻笑，他好长时间都没法原谅自己，“我输了一点点钱，我

的意思是说输了很多的钱，几乎是非常多的钱，我输掉四万三千卢布。”

“什么？都输给谁了？……你不是当真的吧！”伯爵高声喊道，脖子和后颈都通红通红的，如同老年人中了风一般。

尼古拉说：“我已答应明天还钱。”

“哦！……”老伯爵无奈地摊开双手，沮丧地倒在沙发上。

“有什么法子呢？这种事，谁没遇见过？”儿子佯装无事地大着胆子说道，然而，却在心里咒骂自己是个无赖、混蛋，今生今世休想赎清自己犯下的罪孽了。他想亲吻父亲的双手，向他跪下求饶，却又佯装无事的粗声粗气地说，任何人都会遭遇这种事情。

听到儿子的话，罗斯托夫伯爵垂下了双眼，慌慌张张地寻找什么东西。

“是啊，是啊，”他说，“很困难，我担心很难弄到这笔钱，……任何人都会遭遇到！不错，任何人都会遭遇到……伯爵飞快地看了一眼儿子的脸庞，走出去了……尼古拉本来以为父亲会拒绝的，结果却是这样，实乃出乎他的意料。

“爸爸，好爸爸！”尼古拉失声痛哭，在父亲身后喊道，“原谅我吧！”他把父亲的一只手贴在嘴唇上，嚎啕大哭起来。

就在父子谈话时，母女间也发生了一次举足轻重的对话。娜塔莎激动不已，向母亲跑去。

“妈妈，……妈妈！……他向我求……”

“求啥？”

“求，求婚。妈妈！妈妈！”娜塔莎大叫。

伯爵夫人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杰尼索夫求婚？向谁求婚哪？向娜塔莎这小丫头吗？然而不久以前，她还玩布娃娃呢，如今也在上学。

伯爵夫人说：“娜塔莎，行了，不要胡闹了！”她还心存自信，希望这只是个玩笑。

“哼，胡闹，我说正经的。”娜塔莎很生气，“我来向您请教应

该怎么办，您却称之为‘胡闹’……”

伯爵夫人耸了耸肩，说：“如果杰尼索夫真心向你求婚，虽然这件事十分荒唐可笑，但你可以告诉他，他是个傻子。就这么说。”

“不对，他不傻。”娜塔莎显得很气愤，一本正经地说道。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如今你们人人都在谈恋爱。行，既然谈恋爱，那就嫁人吧！”伯爵夫人面带笑容，生气地说：“上帝保佑！”

“不，妈妈，我不爱他，我认为自己并没对他产生爱情。”

“那就这么告诉他吧！”

“妈妈，你不会生气吧？别生气啊，好妈妈，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我的宝贝，那又能怎样？如果你同意，那么我去告诉他吧！”伯爵夫人面带微笑说道。

“不，还是我亲自去说，只要你教一下就可以了。对于您来说，这并不麻烦，”见母亲面带笑意，娜塔莎又加上几句，“真遗憾您没亲眼目睹他向我求婚的那一幕。我明白，他不愿意说那话，乃是无意间说出来的。”

“嗯，无论如何，必须予以拒绝。”

“不，别这样。我很同情他，他是那么可爱。”

“噢，那就答应他吧！你也该出嫁了！”母亲又是好笑，又是生气。

“不，妈妈，我很同情他。我不知该怎样告诉他。”

“你不必说什么，让我去告诉他。”伯爵夫人一想居然有人胆敢把她的小娜塔莎看作大人，不由得有点气愤。

“不，不要这样，我自己去说，你只要在门外听听就行了。”娜塔莎跑过客厅，来到大厅里。杰尼索夫双手捂着脸，依旧坐在钢琴边的椅子上。娜塔莎那轻轻的脚步声传入了他的耳中，他一跃而起。

“娜塔莎！”杰尼索夫疾步走近她，说，“决定我的命运吧！它掌握在您的手里！”

“杰尼索夫，我为您感到难过！不，你为人极好，……可是别……这样，我将一辈子敬爱您。”

杰尼索夫垂下头，亲吻着她的手，她的耳边传来一种来自他的嘴里的奇怪的声音。她亲吻了他那凌乱的黑色卷发。就在这时，伯爵夫人的衣裾发出的沙沙声清晰可闻。她走到俩人面前。

“杰尼索夫先生，你能看得起我们，我心表感谢。”伯爵夫人很难为情地说道，然而杰尼索夫却觉得她的口气十分严厉。“但是，我的女儿年纪尚小，我认为，您作为我的儿子的朋友，你应该先告诉我。这样我就不至于亲自出面拒绝您。”

“伯爵夫人……”杰尼索夫垂下双眼，很抱歉地说，他还想说点什么，然而却结结巴巴的。

一见他这副可怜相，娜塔莎心中十分难过，她不禁大声抽噎起来。

“伯爵夫人，对不起，”杰尼索夫时续时断地说：“然而，请您相信，我非常崇拜您的女儿和您的全家，为此我心甘情愿奉献两次生命……”他看看伯爵夫人，发现她阴沉着脸……“那么，伯爵夫人，再见了！”他亲吻了她的手后说道。然后他都没看娜塔莎一眼，毅然决然地走了。

第二天，尼古拉送走了杰尼索夫。在莫斯科，杰尼索夫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莫斯科的朋友们聚集在吉卜赛人处为杰尼索夫送行。至于他是如何被搀上雪橇的，怎样经过开始的三个驿站的，他都不记得了。

杰尼索夫离去后，尼古拉又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星期，等待着老伯爵为他艰难筹款。他极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姑娘们的房间里度过的。

与以前相比，宋尼雅更加温柔似水，体贴入微。她仿佛要向他表明，因为这次输钱说明他是个男子汉，所以他更加爱他了。

可是尼古拉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配不上她。

在姑娘们的纪念册里,尼古拉写下了诗、曲。最后他把四万三千卢布还给了陶洛霍夫,拿了收据。十一月底,没向任何熟人辞别,便启程去追赶他们那已抵达波兰的部队。

第二部

一

皮埃尔与妻子彻底摊了牌后就启程奔彼得堡而去。当他抵达托尔日克驿站时，那儿连马匹也没有，然而，也可能是驿站长不肯给他。皮埃尔没法，只好等待着。他没有脱衣服，躺在圆桌前的皮沙发上，两只穿着暖靴的大脚翘在桌子上，陷入了沉思。

随从问皮埃尔："要把箱子搬进来吗？要铺床吗？要沏点茶水吗？"

皮埃尔没有理睬他，因为他既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在托尔日克驿站的前一站，他就开始陷入了思索。此时此刻，他还在思考着那个重大问题，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注意。他不但对何时抵达彼得堡、此站上是否有地方供他休息漠不关心，而且他还觉得与他正在思考的问题相比，在这个小站上呆几小时或者一生，结果都是相同的。

驿站长、驿站长的妻子、随从、卖托尔日克刺绣的农村女人轮流来照料他。皮埃尔依然把两脚搁在圆桌上，透过镜片的上方注视着他们，实在搞不明白他们对他所关心的问题置之不理，又来这儿干什么呢？他们怎能活命。自从他去索科尔尼基参加决斗回来，度过第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之后，那些问题一直在他的脑中徘徊，如今，当他孤身一人踏上旅途时，他的心绪就分外强烈地受到这些问题的控制。他不管思考什么问题，都不由自主地绕到这些问题上，而他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却又无法不想。好像他脑中的主要螺丝钉出了毛病，而它又维持着他所有的生活。既

无法拔出这根螺丝钉,又无法使它钉进去,只是在那里不停地转动,而又没有办法使它不再运转。

驿站长走进来后,低眉顺眼地请求大人再等候两个小时,两小时以后他绝对为他弄到驿马。显而易见,驿站长说假话,他满心想在旅客身上多榨取几个子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皮埃尔自己问自己。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可对别的旅客来说,这又是一件坏事,可他却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没钱买吃的了。他告诉我他还因此被一位军官痛打了一顿。因为军官忙于赶路,所以就动手打了他。因为陶洛霍夫欺侮了我,所以我就开枪向他射击。而路易十六被人们认为是个罪孽深重的人,所以命丧断头台,一年以后那些对他施刑的人也被剥夺了生命。何为恶?何为善?该爱什么?该恨什么?为什么活着?我是怎样的人?何为生?何为死?是什么力量主宰着所有的一切?”他向自己提出了疑问。然而,他无法解答这些疑问,但是惟一的解答既不符合思维逻辑,又与这些疑问毫不相干。这就是:你告别人世后,一切都了结了。一旦与世永别,一切都会明白的,或者你不要再提出疑问。”然而,死是一件极其可怖的事情。

托尔日克女贩子尖声吆喝,叫卖货物。尤其劲头十足地叫卖羊皮软底鞋。皮埃尔心想:“我有成百的卢布花不完,她却身穿破破烂烂的外套,站在那里用怯懦的目光注视着我。她为什么要钱?钱能赋予她一丝一毫的幸福或者让她求得灵魂的安宁吗?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可以让她和我减少罪恶,躲避死亡?死使一切都能得到了结,而且迟早都是要死的,与永恒相比,它只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然后他又开始拧那个永远松弛了的螺丝钉,而那个螺丝钉又不停地空转着。

随从把一本裁开一半的苏萨夫人著的书信体小说递给他。他读到了一个名叫爱米丽·曼斯菲尔的女人遭受的痛苦和为了贞操的保全而付出的努力。皮埃尔心想:既然她对勾引她的人产生了爱,又为什么要拒绝呢?“上帝不会向她的灵魂里灌注违反

他的意志的想法。我以前的妻子却接受了勾引者，可能她倒是没有做错。我们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明白。也许我们的无知便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人类最崇高的智慧。”

皮埃尔感到他周围的一切，连同他自己都是混乱不堪、无聊至极和可恨的。然而，在这种憎恨厌恶的心绪中，他获得了一种很刺激的非同一般的乐趣。

驿站长进来了，说道：“我大胆请求大人让一块空地给这位先生。”一位因没有驿马无法赶路的旅客和他一起走了进来。这是个老人，身材矮小，骨架却很大，脸色蜡黄，皱纹密布，两条灰白色的眉毛倒立着，一双浅灰色眼睛炯炯有神。

皮埃尔放下了腿，站了起来，在预备的床上躺了下来，时不时打量着那位刚来不久的旅客。这位老年人脸色憔悴不堪，神态忧郁，无视皮埃尔的存在。随从帮着他很费劲地脱衣服。他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布面羊皮袄，瘦瘦的脚上穿着一双暖靴，在沙发上坐着。他的头发修得很短，前额极宽，头倚在沙发背上。他扫了皮埃尔一眼。同那严肃、聪慧而又锐利的目光交接，皮埃尔不禁大吃一惊。他想与客人说说话，可是刚准备问问旅途中的情形，那位旅客已经闭上双眼，那双满是皱纹的手交叉放在一起——他的手上套着一枚硕大的铁戒指，上面刻着一个髑髅，老年旅客纹丝不动地坐着。依皮埃尔之见，他要么在闭目养神，要么在深思熟虑。他的随从也是一个脸色焦黄，皱纹密布的老头子，下巴上没有留胡须，好像不是刮的，而是从来没有长出来过。他显得乖巧灵活，把装有食物的箱打开，把茶具摆好，还把一个已经烧开了的茶炊搬了过来。这时，那位老年旅客睁开双眼，走到桌子旁，动手给自己斟茶。然后又倒了一杯给他的随从。皮埃尔开始心神不宁起来，觉得必须同这位老头聊聊。

那个随从倒拿着一只杯子和一块剩下的方糖，问道：“老爷，您还需要什么？”

旅客答道：“什么也不需要，拿本书给我好了。”随从把一本

书递给了他，皮埃尔以为那是有关神学方面的书。然后，老年旅客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皮埃尔看了看他。突然，旅客把手中的书放了下来，把书签夹好，又紧闭双眼，依然倚坐在沙发上。皮埃尔又望了望他，没等他回过头去，老头子就睁开了双眼，用孤傲而又严厉的目光直视皮埃尔的脸。

皮埃尔有点不好意思，不愿与他目光相接，可是他却被老头子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牢牢地吸引住了。

二

那个旅客不慌不忙地高声问道："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先生是别祖霍夫伯爵吧？"皮埃尔迷惑不解地透过眼镜上方注视着对方，一声没吭。

旅客接着说："久闻阁下大名，对您遭受的不幸也略有耳闻。"他尤其将"不幸"两字说得很重，仿佛在说："是的，不幸，无论你如何称呼，但我知道您在莫斯科的遭遇实在是倒霉。"然后，他又说："先生，我为您感到难过。"

皮埃尔顿时满脸通红，连忙从床上把腿放了下来，向老头子弯了弯腰，很不自在地羞怯地微笑着。

"我提及此事并非是因为好奇，先生，我有更加重要的缘由提及此事。"他停顿了一会儿，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皮埃尔，挪动了一下身子，表示要皮埃尔挨着他坐下。皮埃尔不想与他聊了，但是还是不由自主地听从了他的旨意，挨着他坐了下来。

老头子接着说："先生，你太不幸了，您还年轻，而我年已老迈，我愿意竭尽全力地帮助您。"

"哦，是吗？"皮埃尔很不自在，面带微笑地说："我万分感谢您，……请问您来自何处？"尽管这位旅客并不显得平易近人，甚至十分冷漠和严厉，可是他的话语和表情却深深地吸引着皮埃

尔。

“如果你有难言之隐，不愿和我交谈，”老头子说道，“先生，你不妨直言相告。”突然他笑了笑，如同慈祥的父亲一般。

“哦，不，根本不是的，截然相反，认识您我十分高兴。”皮埃尔又看了几眼这位刚认识的朋友的手，近看他手上的戒指。戒指上画着一骨骷髅，这是共济会的记号。

皮埃尔问道：“请问您是共济会的成员吗？”

“没错，我是共济会的成员。”旅客更加固执地注视着皮埃尔的双眼，“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和全体会友的名义助您一臂之力。”

皮埃尔面带笑容地说：“我担心。”他被共济会会员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可是他素来对共济会的信仰予以冷嘲热讽，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我担心我根本不能理解，唉，怎么说好呢？我们的世界观截然相反，我担心我们不能彼此理解。”

共济会的会员说：“我明白你的观点。您自以为您的观点是您个人经过思考得到的，实际上它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骄傲、懒惰和无知的结果。先生，请您别见怪，如果我不明白这一点，我就不跟您说了。您的观点是一种可悲的迷误。

皮埃尔微微一笑，说：“同样如此，以我之见，您的思想也是一种迷误。”

共济会会员说：“我决不敢说我的想法是真理。”他那坚定不移的口气使皮埃尔愈加大吃一惊。“没有谁能独自认识真理，只有依靠多少代人的努力，从亚当到今天，为之添砖加瓦，才会建成适合上帝居住的圣殿。”说罢，共济会的会员又是双眼紧闭。

“我应该直言相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上帝！”皮埃尔觉得非坦诚相告不可。

共济会会员闻言仔细地打量了皮埃尔一番，微微一笑，那神情就像是百万富翁见到穷人一般。穷人告诉富人，他连五个卢布都没有，如果有五个卢布，那他就获得了幸福了。

“不错，先生，你与他素不相识，你不可以认识他。正因为你

与他素不相识，因此您才遭到不幸。”共济会的会员说道。

皮埃尔肯定了他的话：“不错，不错，我是遭到了不幸，但是我又能怎样呢？”

“你与他素不相识，先生，因此您非常不幸。您不认识他，然而他就在此地，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话语里，在您的身上，甚至在你刚才那番亵渎了他的话中。”共济会会员的声音十分严肃，而且在颤抖。

他略停顿一会儿，换了口气，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

“如果他不存在，”共济会会员轻轻地说：“先生，我们也不会提起他。”突然，他显得严肃而兴奋，我们在谈论什么呀？谈论谁呀？你否定了谁？如果他不存在，那又是谁想像出来的呢？你为什么认为难以理解的上帝确实存在呢？为什么你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难以置信的、万能的、永恒的上帝存在呢？……他停了下来，好长时间没有开口说话。

皮埃尔不能打破沉默，也不愿意这么做。

“他确实存在，然而理解他却是十分不容易的。”共济会会员不再盯着皮埃尔了，而是自视前方。由于他激动不已，他的那双老手没法安静下来，把书翻个不停。“如果他是个凡人，你对他的存在心存疑问。那我可以把他带到你面前，拉着他让你看个清清楚楚。然而，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我又怎么能让一个瞎子或不愿看见他、不愿正视和了解自身的肮脏和罪恶的人见到他的万能、永恒和慈悲为怀呢？”稍微停了一下，带着忧郁和不屑一顾地说：“你是谁？是干吗的？你自以为聪明绝顶，自以为是，于是胆敢放出亵渎上帝之语。因为小孩子不知道钟表是用来干吗的，怀疑钟表匠，所以他才爱玩精致的钟表零件，实际上，你要比这个孩子笨得多，比他更不明事理。人类不容易理解上帝，从我们的祖先亚当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都对此探索不止，然而，这个目标还遥不可及，正因为不理解上帝，我们看到的只有我们自身的弱点和他的伟大之处……”

皮埃尔用闪闪发光的双眼盯着共济会的会员的面孔，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的话，既没插嘴，也没问为什么，只是对这位陌生人的话深信不疑。不管他是否相信共济会会员的所谓的聪明理论，是否如孩子般轻信共济会会员的口气、信念和恳切，相信共济会会员停顿时那颤抖的嗓音。或者相信他那双因坚持信念而渐渐老迈的却又极有神采的双眼，或者相信共济会会员那洋溢着的镇定自若、刚正不阿以及对自己使命的认识，（这与皮埃尔的颓废和绝望相比，尤其使他大吃一惊），总而言之，皮埃尔心甘情愿相信而且真的相信了，与此同时，一种恬静、净化、和新生的快乐在心头升起。

共济会会员说："要用生活来理解他，而不是用理智。"

皮埃尔说："我不明白。"同时他惊恐地发现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他担心对方的论证不够强劲有力，模棱两可。他担心自己不信他的话。"我不明白，"他说，"为什么人类的智慧不能理解您所说的话。"

共济会会员颇有长者风范，温厚地笑了。

"最高的智慧和真理就如同最纯的水，我们都渴望吸收它。难道我可以用肮脏的容器盛这纯净的水，然而又指责这水肮脏吗？只有本身是干净的，我才能使这水在某种程度上是干净的。"

皮埃尔兴高采烈地说："不错，不错，你说得很对。"

"最高的智慧的基础既不是纯粹的理智，也不是物理、化学、力学等世间科学知识。最高的智慧是惟一的。只有一种科学可以构成最高的智慧即解释世上的万物以及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的科学。只有清洁和改变自己的心灵，才能掌握这门科学。因此，认识的前提便是自信心和自我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把上帝的光辉注入心中，即良心。"

"不错，不错。"皮埃尔表示赞成。

"用心灵的眼睛审视一下自己，扪心自问，你满意自己吗？光凭理智，你又能懂得多少？你是干什么的？不错，你年纪轻轻，家

财万贯、智慧聪明、富有教养，先生，可你凭借这些优越的条件干了些什么呀？对你自己以及你的生活，你感到满意吗？”

“不满意，我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憎恨。”皮埃尔紧锁双眉，说道。

“既然你憎恨它，那就应该予以改变，净化自己。你将获得与你的净化程度相符的智慧。先生，你回顾一下你的生活吧！你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你饮酒作乐，过着荒淫的生活。从社会上，你得到了一切，可你却没向社会回报点滴东西。你有钱了，可是你又是怎样支配钱财的呢？你为你的亲人做了些什么？你是否想起你那难以计数的农奴？你给过他们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帮助吗？没有。你剥削他们的劳动，过着放荡的生活，嗯，这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你是否选择过一项为他们谋福利的活动？没有。你饱食终日，闲得无聊。后来你结婚了，先生，承担起指导一个年轻女人的责任，可是你又是怎么做的呢？先生，你不但没有帮她走上真理之路，却让她掉进了欺骗和苦难的深渊。一旦有人欺侮了你，你就打死了他。你还声称不认识上帝，憎恨你的生活，先生，这里面毫无奥妙可言。”

说完这番话，共济会会员似乎有点疲倦了。又倚在沙发上，双眼紧闭。望着这张严厉、呆板、苍老而又毫无生机的脸，皮埃尔的嘴动了动，却没发出丝毫声音。他想告诉共济会会员，他过着卑劣、空虚而又放荡的生活，然而他不敢打破沉默。

共济会会员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嘶哑地咳了一声后，把随从叫了过来。

他没看皮埃尔，问道：“马怎样了？”

随从答道：“用来换用的马已经到了。你不歇歇吗？”

“不，让他们套好车。”

“难道他就不说话，不答应助我一臂之力就不辞而别，抛下我孤身一人吗？”皮埃尔心想，然后站起身来，低垂着脑袋，看着共济会会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错，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过

着放荡可耻的生活，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不甘心如此度过一生。”皮埃尔心里在想：“但是这个人知道真理，要是他心甘情愿的话，他能开导我。”皮埃尔本想这样对共济会会员说，可是缺乏勇气。这位老年旅客熟练地收拾好行李，穿好羊皮袄，然后转身与皮埃尔面面相对，用冰冷而又客气的口气说道：“先生，请问你去哪里？”

“说我呀！……我到彼得堡去。”皮埃尔像小孩子一样断断续续地答道，“我对您深表感谢，我认为您所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请您别把我想像成十足的坏人。我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你所希望的那种人，然而，别人从没帮助过我……不过，首先是我自己不对。请您帮帮我、开导我，我可能会……”皮埃尔无法再说了，吸了一下鼻子，转身立着。

共济会会员好久没有开口说话，显而易见，他心中有事。

“只有上帝才有能力对别人施以援手，然而，我们共济会可以尽其所能地帮助你，先生。您到了彼得堡后，将这个交给维拉尔斯基伯爵。（他在一个笔记本上的四折的大纸上写了几句话。）我奉劝您，抵达京城以后，先孤身生活一段日子，认真反省自己，不要重蹈覆辙。现在，先生，我祝你一路顺利，”这时，他看见了随从走了进来，又加上一句，“祝您马到成功……”

皮埃尔查了一下驿站长的登记簿，才知那位旅客名叫巴兹杰耶夫。他是诺维科夫时期一位鼎鼎有名的共济会会员和马丁主义者。当他离去以后好长时间，皮埃尔既没上床休息，也没打听驿马，而是在驿站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荒唐的往事历历在目，与此同时，他怀着获得新生的欢乐憧憬着他认为极易得到的高尚、完美和幸福的将来。依他之见，只因为昔日他有时将做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无比幸福抛至脑后，所以过着荒唐透顶的生活。他的心里再也没有丝毫的疑虑了。他坚信可以建立起以互助共济为宗旨的大家庭，而共济会就是如此。

三

抵达彼里堡后，皮埃尔没将回乡之事告知任何人，整天足不出户，一头扎在不知是谁送给他的凯姆庇斯基的书中。读这本书时，皮埃尔一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在心中弥漫，也就是坚信人类可以到达一种完美的境界，人人亲如兄弟，彼此关爱。这一点，巴兹杰耶夫曾经启示过他。一个星期过去了，有天晚上，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年轻的波兰伯爵维拉尔斯基就像陶洛霍夫的副手一样神态严肃地走了进来，并且顺便把门带上了，认为屋中除了皮埃尔别无他人后，开口说道："伯爵，我负有一项使命，带着一个建议，前来贵府拜访。"他没有落座。"本会一位高层人物提议让您提前加入共济会，并且建议让我担任您的保人，以我之见，执行他的意志是神圣的责任，不知您可愿意让我担任保人，成为共济会的一员？"

以前皮埃尔在舞会上见到他时，他总是亲切地笑着，同最出众的女士呆在一起。如今听到他那冷漠而严厉的嗓音，皮埃尔惊讶不已。

皮埃尔答道："对，我愿意。"

维拉尔斯基点头赞许。

他接着说："伯爵，还有一件事情，请您以一个正直的人的身份坦诚相告，而不是以未来的共济会会员的身份，你抛弃以前的信仰，转而信奉上帝，是这样的吗？"

皮埃尔思索了一下。然后答道："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信奉上帝。"

"那么……"维拉尔斯基刚开口说话，皮埃尔就打断了他的话头。

"是这样的，我信奉上帝。"皮埃尔又重复了一遍。

“那好，我们可以动身了。您就坐我的马车吧！”维拉尔斯基说道。

途中维拉尔斯基一直沉默不语。当皮埃尔问他该怎么做，怎样回答问题时，维拉尔斯基只淡淡地说：“地位高于你的兄弟们想考验你一番，你只需实言相告就可以了。”

俩人迈进了共济会分会大厦的门槛，穿过黑乎乎的楼梯，走进灯火辉煌的前室，没有仆人侍候，各自将外套脱了下来。然后，他们又向另一个房间走去，一个打扮古里古怪的人出现在门口。维拉尔斯基忙走上前，低声说了几句法语，接着走到一个放满了各色各样的他从没见过的衣服的小橱前。维拉尔斯基拿出一块手帕，蒙在皮埃尔的双眼上，结打在后脑勺处，把头发扯得生痛，接着把皮埃尔的脸扳了过来，亲吻了两下，挽着他的手向另外一个地方走去。由于头发缠在结里，皮埃尔感到很痛，紧锁双眉，神情尴尬，面带笑意。他满脸苦笑，双臂下垂，那高大魁梧的身躯慢慢地挪动着，忐忑不安地跟在维拉尔斯基身后。

维拉尔斯基拉着他走了十来步后停下了脚步。

“如果您决心加入我们的组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您都要勇敢地面对。（皮埃尔点点头表示同意）当敲门声响起时，您就把蒙在眼睛上的手帕解下来。”然后，维拉尔斯基又加上一句：“祝您勇敢，成功！”说罢，与皮埃尔握握手，转身离去。

只有皮埃尔一个人站在那里，他依旧面带微笑，耸了两次肩膀以后，他抬起一只手，似乎想把手帕解下来，然而旋即他又放了下来。他蒙着双眼，已经度过了五分钟，这五分钟却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双臂发麻，两腿软弱无力，他感到疲惫不堪。他领略到了世上最复杂的感情。他心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畏惧，但他更畏惧别人察觉到他内心的恐惧。他对即将遇见的事情以及他会获得怎样的启示充满了好奇，然而对他来说，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终于踏上新生和行善的生活道路，因为自从巧遇巴兹杰耶夫后，他一直就梦想这样地生活着。

重重的敲门声在屋中骤然响起。皮埃尔把手帕解下，环顾了一下四周。屋里很黑，只能看见一件白色的东西，一盏燃着的小灯就放在里面。皮埃尔走上前去一看，原来小灯放在一张黑色的桌子上，一本书摊放在桌面上，这是一本《福音书》，里面点着小灯的白东西是一个有窟窿和牙齿的骷髅。皮埃尔对着《福音书》，念了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他从桌子边绕过去，一个打开的装满东西的大箱子呈现眼前。原来是里面装着人骨的棺材。他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他希望开始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生活；他希望看到不同寻常的东西，这东西比他以往所见更奇特。他看到的这些骷髅、棺材、《福音书》果然都没有超出他的所料，他希望看到更为稀奇的更多东西。他向四周打量；希望自己能被感动。"上帝、爱情、死亡、博爱"，他同时模糊而又快乐地自言自语。门开处，一个人走了进来。

透过昏暗的灯光，皮埃尔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进走房间。显然这人是从亮处走到暗处，在屋子中心站定；然后，异常小心地走到桌旁，并把那双戴着皮手套的小手放到桌子上。

这个走进房间的人系着白色的皮围裙，围裙将他的胸部和部分大腿完全遮盖了；一串似项链的东西挂在脖子上。项链下方是高高竖起的白皱领，衬托出他那长脸。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皮埃尔弄出的沙沙声使进来的人转过身来问他，"您对真理、光明失去信心，您为了什么来这儿？又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智慧、道德、亦或启发。"

陌生人开门进来时，皮埃尔就像小时候做忏悔那样怀着一种惶恐和庄重的心情。他认为他现在面对的这个人虽然生活环境与他大不相同，但在"博爱"这点上观点一致。皮埃尔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向导师走过来（在共济会中指导请求入会的人称为导师）。皮埃尔渐渐走近导师，认出导师是斯莫里央尼诺夫，以前也认识。皮埃尔心中感到一阵烦恼，因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兄弟和品行高尚的传教士。皮埃尔半晌没有回答，导师只好把他的问

题复述了一遍。

“是的，我……我想获得新的生活。”皮埃尔支吾了一阵才说出口来。

“好，”斯莫里央尼诺夫说，立刻又继续道：“你知道我们神圣的教会是怎样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吗？……”导师语气镇定，迅速问道。

“我……希望……能够得到关于新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激动，加上他不善用俄语表述抽象问题，说话有些不连贯，声音也有些颤抖。

“那你是如何看待共济会的？”

“我个人认为共济会应是一个以行善为宗旨崇尚博爱、平等的组织。”皮埃尔感觉到他的话同这时肃穆的时刻极不相符，因而感到羞愧，“我认为……”

“好。”导师迅速打断了他的话，显然对回答感到满意，“在宗教中你尝试过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没有，我始终认为宗教是唯心的，我没信仰它，”皮埃尔声音很低，导师没听清楚，就问他在说什么，“我是个无神论者，”皮埃尔回答。

“那你一直在寻找真理，以便使生活按真理行事，也就是说您在寻找人生中最高的智慧和美德，对不对？”导师略微停顿了一下说。

“是的，正是这样。”皮埃尔赞成他的想法。

导师清了清嗓子，将戴手套的双手拢在胸前，开始道：

“现在我要庄严向您说明我们的理想，”导师说：“如果您认为它与您的想法不谋而合，您就参加我们的组织，这对您也很有好处。保存和传给后代一项重要的秘密，是本会的宗旨和永不变更的基石。这个秘密从古到今，可能关系到人类的命运，但这种秘密要求每个人要必须进行长期的超越和升华自我，否则就无法认识到它和利用它，但是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很快掌握它。因

此，我们的第二个原则是：依照以前研究这种秘密的人教给我们的方法，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改进会员的精神，净化和启迪大家的智力，尽可能地使大家能够领略到这种秘密。”

“第三，通过对本会会员的精神升华和超越，以我们会员的虔诚和道德为楷模，实现改造全人类的目的，并与统治世界的罪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事您好好考虑，回头我再找您。”导师说完离开了。

皮埃尔重复着“与统治世界的罪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想着以后在这方面的活动。他在想像着那些两周前同他一样的人，他在心里教诲他们。他又想到罪人和苦命人，他要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他们，他又想到那些统治者，他要从他们手里拯救被统治的人。导师所有提出的三个宗旨，最后一个宗旨：“改造人类”，皮埃尔感到最为亲切。至于导师提到的重要秘密，他则认为无关紧要；第二个宗旨，超越和改造自己，他兴趣也不大，因为他此时已开心地意识到，他已赎清自己的罪恶，并一心向善。

半小时过去了，导师回来向他宣布，所有共济会会员都应培养的七项美德，相当于所罗门神庙的七级台阶，就是：一、谦让，对教会的秘密守口如瓶；二、遵循命令；三、养成良好品行；四、博爱；五、无畏；六、乐善好施；七、敢于牺牲。

“第七项是你要认真修行，”导师说，“直到你心里认为死不可怕，而是朋友……它会使你那颗因在人间行善活动中疲惫不堪的精神得到解脱，使您的精神获得宁静。”

“不错，应当如此，”皮埃尔在导师讲完这番话出去后自个儿想，“应当如此，但我还是很脆弱，沉浸于世俗生活，生活的真实意义至今我才稍稍理解。”皮埃尔掐着手指沉思默想，觉得他对其余五项美德，即无畏、施舍、良好道德、博爱和遵循命令，都已具备。而遵循命令他认为尤其重要，他有时甚或觉得这是幸福，而不是美德。（因为他克服了主观武断，并能遵循掌握绝对真理的人的指导，他由衷地感到了快乐。）还有一项美德，皮埃尔怎么

也想不起来。

导师一会儿之后第三次回来了，问皮埃尔是否已做了决定，是否能实践他所提出的要求。

“一切我都愿意！”皮埃尔说。

“我应向您强调，”导师说，“我们教会宣扬教义除了语言，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对于真正的寻求智慧、美德的人来讲，其他方法甚或比语言更加有力。如这个会堂和布置比语言更能让您的心灵得到感应，当然，首先要靠你的诚心。在以后的入会仪式中您也许会得到同样的启发。如我们教会仿效古代象形文字来宣扬教义，”导师说，“象形文字仅仅是一种形式，同图像一样。”

尽管皮埃尔了解象形文字，但他不敢说。他听着导师的话，一言不发。种种迹象表明，考验马上要开始了。

“如果您下定了决心，我要替你举行入会仪式了。”导师走到皮埃尔跟前，“为了说明你好善乐施的品行，请把您所有贵重的东西交出来。”

“但是我现在一无所有。”皮埃尔以为要他交出所有的东西。

“就是你随身带的东西：表，钱和戒指……”

皮埃尔赶紧掏出钱包、表、并摘下结婚戒指，摘戒指时因为手指太胖，费了不少劲。导师说：

“为了验证您对命令的遵循，请脱去衣服。”皮埃尔按照导师意思逐一脱去燕尾服、背心和左靴。导师然后拉开皮埃尔左胸上的衬衫，弯下腰，把他的左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皮埃尔慌慌张张想脱下右靴，把右裤腿卷起来，以免麻烦这个不熟悉的人，但导师对他说不需要那样，并且给他一只左脚穿的鞋。皮埃尔不由自主地露出羞涩、迷惑、自我解嘲的纯真的笑容，双臂下垂，两腿叉开，站在导师面前，等着他的吩咐。

“为表明你的真诚，请向我说明你的主要嗜好。”导师说。

“嗜好，我有过许多嗜好。”皮埃尔说。

“我是特指那种动摇你的修行的嗜好。”导师亦是共济会会

员。

皮埃尔停了停,沉思了一阵。

“好酒贪杯? 拈轻怕重? 偷懒? 脾气大? 愤懑? 贪色?”皮埃尔在心中不断排列出他自己的毛病,但没法判断到底是哪一种。

“好色。”皮埃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导师听到这句话,没有开口说话,纹丝不动。最后他拿起桌上的手帕,走近皮埃尔,又用手帕蒙住了他的眼睛。

“这是我最后的劝诫:集中全部注意力于自身,控制感情,不要从情欲中寻求满足,而要从心灵去寻求……幸福源自于人类的内心,而非外界。”

皮埃尔似乎已从内心深处发现了这种幸福源泉,他的心里已充满了幸福和朝气。

四

过了会儿,保人维拉尔斯基到黑暗的圣殿中来接皮埃尔,而不是原来的导师。皮埃尔是从声音上判别出来的,维拉尔斯基问他是否已下定决心,皮埃尔答道:

“是的,我同意。”皮埃尔脸上挂着孩子般愉快的笑容,露出肥胖的胸脯,一只脚穿靴子,一只脚穿便鞋,步子紧张而小心,随着用剑抵住他的维拉尔斯基走去。从屋里到走廊,绕过几个角落,最后到了会堂门口。维拉尔斯基轻咳一声,回答他的是共济会锤子的敲击声,接着他们正对着的门开了。一个男人低声向他提了些问题(他的眼睛仍被蒙着):姓名? 出生年月? 出生地点? 等等。然后他仍被蒙着眼带走,一路上有人用隐晦的话向他说明巡行的艰辛,神圣的友情,世界的永恒和他经历危难时需要的勇气。巡行过程中,皮埃尔发觉他时而被称为“求道者”,“殉道者”,“申请者”,同时能听到锤子和剑的不断敲击声。他被带到目的地

去的时候，从声音中可以看出领导人之间的混乱和惊惶。周围有人在窃窃私语地讨论什么，有人认为应领他从地毯上走，以后，有人握着他的右手，教他用左手把圆规按在左胸下，并在另一个共济会会员带领下念会誓。然后，皮埃尔感到他们吹灭了蜡烛，点燃了酒精灯，并说他可以见微弱的灯光。有人替他解除蒙在眼睛上的手帕，他则像梦境中一般，微光中几个像导师一样系着围裙的人站在他面前，手持长剑指着他的胸膛。他们中间一个身穿满是血痕的白衬衫很刺目。皮埃尔见到这些，迎着长剑挺起胸膛，希望这些剑刺进他的胸膛。但不久这些剑都从他身前撤回去，立刻他的眼睛又被蒙上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一点光了。”有人说。然后蜡烛又被点燃了，说他理应接受充足的光明，于是，他的蒙眼布又被除下，十几个声音同时道：“世俗的荣华从此断绝。[①]”

皮埃尔慢慢清醒过来，四顾所处的房间及房内的人。十二个人围坐着一张铺着黑布的长桌边，个个穿着他见过的那种服装。其中有几个在彼得堡的社交界见过。上首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脖子上有一个奇怪的十字架，右边则坐着皮埃尔两年前在安娜·舍勒家看见过的意大利神父。另外有一个贵族和一个以前曾在库拉金做过家庭教师的瑞士人。人人都一本正经，默默不语，听那会长（手拿锤子）说话。墙上嵌着一个星形灯；桌子一端铺着一块绣着各种图案的小毯，另一端是一个小祭坛，坛上放着《福音书》和骷髅。桌子四周是七个像教堂用的大烛台。两位会友把皮埃尔带到祭坛前，把他的双脚摆成直角，并命令他趴下，并让他趴到圣殿的大门口。

“他应先领铲子。”一名会友低声提醒。

“哦，闭嘴！”另一个反应过来了。

皮埃尔没有理会，他的近视眼向四周打量，心里起了怀疑：

---

① 拉丁文。

“我现在何处？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捉弄我？以后我回忆这事时会不会害羞？”但这种疑问只持续了几秒钟，四周一张张严肃的脸，想到已经历的一切，不能中途废弃。他也为自己的怀疑而惊恐，并竭力恢复以前的虔诚，趴在圣殿大门口。那种虔诚在他身上重新出现，并似乎比以往更为浓厚。趴了一会，他们吩咐他站起来，并给他系上同别人一样的白围裙，并给他一把铲子和三副手套，然后是会长吩咐他千万不要玷污了这象征坚固、纯洁的白围裙，并叫他用这把奇形怪状的铲子洗净自身的罪恶，宽容地去抚平他人的心灵。第一副男式手套会长说他应好好保存，至于用处他不必知道；另一副手套在集会时必须戴上；最后是一副女式手套，会长说：

“兄弟，您拥有这副女式手套，以后将他送给你认为最值得敬重的女人，或送给你认为与自己同心协力的女伴，以此证明你心灵的善良纯洁。”会长顿了顿，补充道，“不过，兄弟，请千万不要让这副手套戴在肮脏的手上。”皮埃尔觉得会长说最后一句话时有些不自然，但皮埃尔比他更不自在，像个孩子一样脸涨得通红，差点儿哭了出来。他不安地向四周看了看，接下来的沉默让人尴尬。

不久，一位会友打破了这片死寂，他把皮埃尔领到毯子前，并依稿子向他解释毯子上的图形：日月、铅锤、铲子、粗石、方土、粒子、三扇窗子、等等。接着他给皮埃尔规定了一个座位，拿分会纹章给他看，告诉他暗语，这才安排他坐下。会长宣读章程。章程很长，皮埃尔由于惭愧、幸福和兴奋而没能听清，但最后一句皮埃尔听清了，并记在了心里。

“除了善与恶，我们这个地方拒绝其他区别，”会长提醒道，“千万不要制造可能导致不平等的任何差别。尽快救援困难兄弟，指导误入歧途的人，扶助危境中的人，兄弟之间永无仇隙，待人和蔼可亲，让人心中慈悲之火燃烧起来，有福共享，永不玷污这种纯洁的欢乐。”

“宽恕敌人，只对他行善，不报复。这样去执行最高会规，你将因此获得古代传下来的尊严。”会长说完，搂住皮埃尔，并亲吻了他。

皮埃尔含着喜悦的泪水，目视四周，不知该怎样去回答四周的问候与祝贺。他不再局限于原来的熟人，而把所有人平等地看成兄弟，并且期盼同他们一块行动。

会长手中的锤子敲响了，大家马上回到自己的位置，有人读了会员训诫，这个训诫要求大家必须谦让。

会长要求完成最后一次义务，于是被称为“收捐人”的要会友绕场一周，皮埃尔想把他所有的钱都捐出来，但又怕太引人注目，就捐了一个同别人一样的数目。

结束会议之后，皮埃尔回到家里，好像经历了几千年的长途旅行归来，他因此全变了，彻底地与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决裂了。

五

入会后的第二天，皮埃尔坐在家中读书，认真研究一个方块图案的真实内涵。方块一边代表上帝，一边代表精神，一边代表物质，最后一边代表三者的混合物。有时他抛开书本和方块，重新设计新的生活计划。昨天听会员对他讲，皇上已知悉了决斗的事，建议他还是离开彼得堡为佳。皮埃尔打算到南方庄园照管他家的农奴。他正在愉快地品味这种新的生活，华西里公爵不打招呼走了进来。

“我的朋友，你在莫斯科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同我的海伦吵嘴，老弟，是不是太糊涂了？”华西里公爵边走边责备他，“这事我全知道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海伦没有做过任何有负于你的事，就像基督没有有负于犹太人一样。”

皮埃尔想申辩，但华西里不让他开口。

“你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不把我当做朋友，我什么都知道。”华西里公爵说，“你的行为正说明对名誉的珍惜，只是脾气太急了些，这事我们暂且搁下。但有一件事你必须明白，在整个上流社会甚至朝廷，你把我们父女俩放在什么位置？”华西里压低了声音，补充说：“你住在这里，她住在莫斯科，够了，我的朋友。”他往下拉皮埃尔的一只手，“这仅仅是个误会，我想你也一定感觉到了。现在我们写封信让她到这儿来，把问题解释清楚，也不会有什么闲话了。要不，你准会后悔的。”

华西里公爵神态庄重地看了皮埃尔一眼。

“据可靠消息，皇太后对此事很关心，要知道，她很喜欢海伦。”

皮埃尔总想说句话，但一方面华西里公爵不让他开口，总是急忙打断他；另一方面皮埃尔想毫不妥协地反对岳父的建议，但又怕自己改口。再说，共济会的规则要求：“待人和蔼可亲。”他红着脸，皱着眉，站起来又坐下去，强迫自己做平生最艰难的事：当面说不中听的话，不管对方是谁。他以前听惯了华西里公爵的洋洋自得的语言，现在也自觉无力反抗；但是他感到现在要说的话会关系到他的一辈子：是继续往老路走呢，还是走共济会给他指引的新生之道？

“我的朋友，”华西里公爵以挖苦的口吻说，“只要你说一声‘行’，我就给她写信，我们就宰肥牛犊欢迎她[①]。”但是，华西里公爵话未完，皮埃尔就显得气愤的神态，像他父亲一样，视而不见对方的反应，低声道：“公爵大人，我并没有请您来，出去，请立刻出去！”皮埃尔跳起身，给公爵拉开了门，“出去！”他不顾一切地又说了一遍。看到华西里公爵脸上惊慌和窘迫的神情，不禁感到一阵轻松。

---

① 《新约·路加福音》说，浪子回家，他父亲宰肥牛犊欢迎他。

“你是怎么啦？身体不舒服？”

“出去！”皮埃尔的口气并不变软，威胁着说。华西里公爵没有听到任何解释，垂头丧气地走了。

一个星期以后，皮埃尔辞别共济会的会员朋友，并留给他们一大笔捐款，动身前往自己的庄园去。他新认识的兄弟为他开了给基辅和敖法萨共济会的介绍信，并答应保持联络，指导他以后怎样开展活动。

六

皮埃尔与陶洛霍夫决斗一事暗地里不了了之，虽然当时皇帝对决斗严厉禁止，但双方当事人及其副手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但皮埃尔分居，证明决斗是有原因的，这也成为社会上的谈论。本来皮埃尔就是个私生子，大家都对他抱一种平和容纳的态度；后来，他成了俄罗斯帝国最让人满意的女婿，是公众的宠儿。结婚以后，闺女们和母亲们对他已不寄托期望，社会地位也大大下降，更何况他这人不会也不愿去和社交界打交道。现在大家都把这事的责任放在他身上，说他爱吃醋，无事生非，而且与他父亲相同，性子凶残。皮埃尔走后，海伦回到了彼得堡。她所有的朋友不仅热情接待她，反而对她深表同情。但一谈到他，海伦脸上的神色顿显严肃。这只是出于某种本能，尽管她并不明白它会起到什么效果。她的神色让人看来，她决不是推卸责任的人，而是默默忍受自身的不幸，她认为丈夫是上帝加在她身上的负担。华西里公爵一谈到皮埃尔，她总是耸耸肩，一针见血表达自己的意见：

“神经不对头——我向来这么认为。”

“我早就料到了，”安娜·舍勒谈到皮埃尔时说，“当时我就认为，我是第一个说（她总认为自己第一），这个青年不正常，被

时代的颓废的思想毒害了。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还记得吗？那天晚上在我家，他像马拉[1]似的，大家都称赞他。结果怎么样？当时我就反对这门亲事，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安娜·舍勒一有空，晚会也就常在家里举行。只有她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晚会。用她的话来说，参加晚会的，都是上流社会真正的精华，彼得堡知识界的骨干。除了晚会的客人都是精英之外，她家的晚会另一个特色，就是每次晚会总要把一位风趣的新人物介绍给大家。同时，彼得堡保皇派情绪在这种晚会上比哪儿都表现得最强烈。

一八〇六年底，在耶纳和奥尔施泰因，拿破仑打败了普鲁士军队，普鲁士大部分土地失去，俄军开进了普鲁士，我们同拿破仑开展了第二次战争。在这时，安娜·舍勒在家里又举行了一次晚会。真正上流社会的精英包括那位被丈夫遗弃的美丽而不幸的海伦、莫特玛、从维尔纳归来不久的伊波利特公爵、两位外交官、老姑妈、一个在客厅里被大家称为谦谦君子的青年、一个新受命的女官和她的母亲、另还有几位不很出名的人物。

在那天晚上，安娜·舍勒介绍给大家的新人是保里斯。保里斯在普鲁士军队中担任一位要人的副官，作为特使从普鲁士军队中回来。

那天晚上的政治情绪是这样的：无论欧洲各国君主和统帅怎样对拿破伦退让，这使我们感到痛苦和尴尬，但我们对拿破仑的看法可不会改变。我们必须说出对这件事的观点，在普鲁士国王和其他君主面前也只可以这样说：“这样只会使你们处境更坏，乔治·当丹，你这可是自掘坟墓。我们只能这样说。”这就是晚会上所反映的政治温度。保里斯走进客厅里的时候，客人们几乎都来了，女主人还谈及我国同奥地利的外交关系，以及两者结为同盟的可能性。

---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保里斯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副官制服看来做工考究，风度翩翩地走进客厅，他按习惯先被领去向姑妈请安，然后才到客人中间。

他吻了安娜·舍勒那干瘦的手，并向她与另外几个不认识的人作了介绍，同时低声简介了每个人的基本情况。

“伊波利特公爵，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克卢格先生是哥本哈根派来的代办，是位聪明能干的人……西多夫是位品行良好的君子。”

在服役期间，保里斯靠安娜·舍勒的安排，凭自己的翩翩风度和办事稳重，在部队里已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他成了一位极其重要人物的副官，并带着极其重要的任务，被派到了普鲁士，现刚作为专使从那里回来。他已精通他在奥洛莫乌茨所看重的不成文法，根据此种法律，一位准尉的地位可以远远高于一位将军；根据此种不成文法，一个人要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不靠军功和工作、勇敢和耐心，而要靠溜须拍马那些有可能给予自己奖赏的人。他常为自己能够青云直上而别人却不懂得其中奥秘而惊奇。也正由于这一发现，他的生活方式，与老朋友的关系，未来的全部计划都完全变了。虽然他并没有很多钱，但他把仅有的一点钱花在置办服装上，一定要比别人更体面。他宁可不要其他的享受而不肯乘坐不体面的马车，或者身穿旧军服出现在彼得堡街上。他也只和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交往，因为只有那些人才对他有用。他热爱彼得堡，不喜欢莫斯科。在罗斯托夫家的那些陈年旧事和对娜塔莎的天真爱情让他感到不快，自参军以后，他再也不去罗斯托夫家了。他认为进安娜·舍勒的客厅就意味着平步青云。他马上懂得自己应在此时承担的角色，让安娜·舍勒充分利用他。他注意看每一张脸，并揣摸着同每个人接近的机会并估计可能获得的好处。他坐到了给他指定的美人海伦身边，听大家讨论。

“维也纳认为拟定中的条款是不现实的，除了取得一系列大

胜仗。他们对我们获取胜利的方式持怀疑态度。维也纳内阁就是这么说的。”丹麦代办说。

“怀疑是有道理的。”聪明绝顶的人微笑着说。

“应该把维也纳内阁和皇帝区分开。”莫特玛说，“奥地利皇帝绝对不会想出这样的事情来，只有内阁才做得出来。”

“亲爱的子爵，”安娜·舍勒插话了，“欧洲永远不能成为我们坚定的同盟。”

接着安娜·舍勒把话题引入普鲁士国王的坚定和顽强上来，以让保里斯参加谈话。

保里斯留神倾听每个人讲话，等待合适机会发言，同时几次转过头来看身边的美人海伦。海伦的目光则有意无意地几次笑眯眯地同保里斯的目光碰在一起。

谈及普鲁士局势，安娜·舍勒自然而然地请保里斯讲格罗格之行，以及他所看到的普鲁士军队的情况。保里斯非常镇静，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讲了许多军队和宫廷趣事，但却回避明确表示他的观点。保里斯的讲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海伦在听他讲话时很专心，她好几次问他此次旅行中的一些小事情，好像很关心普鲁士军队的状况。保里斯话讲完，海伦就依旧微笑地和他说起话来。

“您一定要来看我。”海伦讲话的口吻显示了这一行为的必要性，尽管保里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周二八九点钟，我想您会带给我快乐的。”

保里斯答应了她的要求，愿意同她谈下去，但安娜·舍勒借口姑妈要听他讲讲，把他叫了过去。

“你对她的丈夫不是很熟悉吗？”安娜·舍勒伤心地闭上眼睛，指了指海伦：“她真是个不幸的美丽的姑娘！千万别在她面前说她的丈夫，千万别忘了。她实在太痛苦了。”

七

当保里斯和安娜·舍勒双双回到客人身边时,伊波利特公爵正在充当谈话的主持人。他坐在安乐椅上,身躯向前倾,说:“普鲁士国王!”说罢,笑了起来,众人不约而同地转身面对着了。伊波利特问道:“普鲁士国王,对吗?”接着又笑了,又一本正经地端坐在安乐椅上。安娜·舍勒等待了片刻,然而伊波利特好像不准备继续刚才的话题。安娜·舍勒便开始讲述不信奉神灵的拿破仑如何在波茨坦盗走了腓特烈大帝的宝剑的故事。

安娜·舍勒刚开口说:“这把属于腓特烈大帝的宝剑,我……”伊波利特立即接过了话头。

“普鲁士国王……”众人看了看他,他作出了一副抱歉的神情,又一声不吭了。安娜·舍勒眉头紧皱。伊波利特的朋友莫特玛用坚定的语气问道:“普鲁士国王怎么啦?”

伊波利特又笑了,然而,他似乎又为自己发笑而感到很难为情。

“不,没什么,我只是想说……”伊波利特想把他在维也纳听到的一个笑话讲出来,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想把这个笑话讲给大伙听听。“我只是想说:我们为普鲁士国王打仗没有丝毫的功劳。”

保里斯小心翼翼地微微一笑,这笑容既可以被认为是嘲弄,也可以被认为是赞赏,不同的人也就有不同的理解。众人都笑了起来。

“您的笑话不甚高明,尽管很好笑,但是有失公正。”安娜·舍勒用瘦骨的手指着伊波利特公爵说道,“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伸张正义,而不是为了普鲁士国王。哦,伊波利特公爵的嘴可真厉害!”

整整一个晚上，众人都在议论纷纷，主要围绕着政治新闻。当晚会接近尾声时，皇帝的奖赏便成了话题，气氛显得尤其活泼。

极其聪明的人说："既然去年N被奖了一个带有皇帝御像的鼻烟壶，那么S为什么没有得到同样的赏赐呢？"

"对不起，那件绘有皇帝御像的鼻烟壶是赏赐品，而不是奖品。甚至可以说是一件赠品。"外交官说道。

"有先例可查，例如施瓦岑贝格也获得过这种赏赐。"

"这是不可能的！"有人反驳道。

"不妨打赌为证。绶带又另当别论了……"

众人起身告辞。这时候，一晚上沉默寡言的海伦亲切而又神秘兮兮地吩咐保里斯星期二到她家来一趟。

海伦面带笑容地回头注视着安娜·舍勒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安娜·舍勒就像谈论上帝时那样忧郁地笑了，对海伦的要求很支持。海伦感到有必要见到保里斯，似乎是因为保里斯说的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某句话，她似乎向他承诺当他星期二来时，她会告诉他让他来的缘由。

保里斯如约于星期二的晚上来到海伦家那布置豪华的客厅里。然而海伦并没有对要他星期二来作任何的解释。客厅里还有客人，海伦伯爵夫人极少与他交谈。后来他亲吻她的手告辞时，奇怪的是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忽然压低嗓门说："明晚来我家用晚餐。您一定要来……一定要赴约。"

从此以后，在彼得堡的日子里，保里斯与海伦伯爵夫人成了密友。

八

战争打得越来越激烈，战火已经烧到了离俄国边境不远的

地方。到处都是骂声不断，诅咒人类共同的敌人拿破仑。农村里在征收新兵，组织民团。各种关于战争的消息纷纷扬扬，大多数消息不是真的，总而言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一八〇五开始，老保尔康斯基公爵、安德烈公爵以及玛丽雅公爵小姐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一八〇六年，老公爵担任了全俄八个民团总司令之一这一要职。尽管老公爵年迈体弱（尤其是在他以为儿子已经为国捐躯的那段日子里），但是他认为不能违抗皇帝的旨意。不过，自从担任新职以后，他重新振作起来，焕发生机。他常常去视察他辖下的三个省，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对下属管理严格，即使是最繁琐的小事，他也事必躬亲。玛丽雅公爵小姐停止了向父亲学习数学。只是在早晨老伯爵空闲呆在家中时，她就带着奶妈、还在吃奶的尼古拉公爵去书房看望父亲。小尼古拉公爵、奶妈以及保姆萨维施娜居住在已经去世了的公爵夫人的那部分房间里，玛丽雅公爵小姐白天的大部时光都是在育婴室度过的，她悉心照料着小侄儿，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布莉恩小姐好像也很喜欢小孩子，于是玛丽雅小姐常常大方地让自己的朋友照料小天使（这是她对小侄儿的称呼）以及逗他玩耍。

小公爵夫人长眠在童山教堂旁边。她的墓房建有一座小礼拜堂。一座运自意大利的大理石纪念碑放在礼拜堂里。碑上刻有一位意欲振翅高飞的天使。天使的上唇向上微微翘起，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有一次，安德烈公爵和玛丽雅公爵小姐来到了小礼拜堂，都惊奇地发现这位天使的脸庞与小公爵夫人有点相像。但更让人惊奇的是——安德烈公爵瞒着妹妹——艺术家随意雕成的天使的神情像极了安德烈公爵所看到的亡妻脸上那稍微责备他的表情：“唉，你们为何如此待我呀？”

安德烈公爵归家后没多久，老公爵就让他拥有距离童山四十俄里的保里察罗伏大庄园。安德烈公爵借保里察罗伏庄园大兴土木之机，把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那里，一部分也想把与童山

有关的痛苦的记忆一笔勾销，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不堪忍受父亲的脾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想离群索居。

自从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安德烈公爵打定主意不再服役。但是战争刚刚打响，人人都要义务服役。为了逃避兵役，他就帮助父亲组建民团。一八〇五年战役以后，公爵父子俩好像是角色互换了。在工作中，老公爵受到了鼓舞，对眼前的战争充满了希望，而安德烈公爵与之截然相反，他看到的总是不好的一面，没有参战，然而，心中还是甚感遗憾。

一八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老公爵前往全军区视察工作。当父亲出去巡视时，安德烈公爵像往常一样呆在童山。小尼古拉已经病了四天了。送老公爵上路的马车夫从城里回到了府中，为安德烈公爵捎来文件、书信。

仆人在书房没有找到安德烈公爵，就跑到玛丽雅公爵小姐房中寻找，然而安德烈公爵依然不在那里。别人告诉仆人，公爵呆在婴儿室里。

保姆的助手，一个年轻女仆报告安德烈公爵："老爷，彼得鲁施卡把文件送来了。"此时，安德烈公爵坐在一把小孩用的小椅子上，紧皱着双眉，用颤抖的双手把瓶中的药水滴落在装有半杯水的杯中。

他气愤地问道："什么？"一不小心，手抖了一下，把过量的药水滴到了杯中，瓶中的药水又被洒在地板上。他再需要一点水，女仆遵命递给了他。

屋里有张童床、两口箱子、两把安乐椅、一张桌子、一套小孩用的小桌椅。此时此刻，安德烈公爵就坐在那把小椅子上。窗上挂着窗帘。桌上燃着一支蜡烛，为了不让烛光射到小床上，烛光被一本乐谱挡住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立在床边，对哥哥说："我的朋友，不如等一会儿……稍等片刻……。"

"哼，对不起，你总说些蠢言蠢语，总是等，现在已经等成啥

样了？”安德烈公爵压低嗓音，气愤地说道。显而易见，他想拿话刺痛妹妹。

公爵小姐恳切地说：“我的朋友，真的，别弄醒他，他已经入睡了。”

安德烈公爵起身拿着杯子，用脚尖走路，来到小床面前。

他犹豫不决地说：“那么，你说别惊醒他吗？”

“随你便，真的……我想……随你便。”玛丽雅公爵小姐答道。很显然，由于她的意见占了上风，她反而害怕和害羞起来。她把轻声呼唤他的女仆指给他看。

为了照料正在发烧的小孩，兄妹俩已经两个晚上没合眼了。这两天两夜里，俩人不肯相信家庭医生，派人去请城里的医生，自己时而用这种疗法，时而用那种疗法。由于彻夜不眠和忧心忡忡，俩人憔悴不堪，满腹怨气，彼此指责，争吵不休。

女仆又低低地说：“彼得鲁施卡从老爷那里把文件带回来了。”安德烈公爵走出了婴儿室。

安德烈公爵怒火冲天地说道：“哼，什么事！”听了仆人传达的口传父命，接过父亲写来的信又回到了婴儿室。

安德烈公爵问妹妹：“怎么样了？”

“没什么变化。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再等等吧！卡尔·伊凡内奇曾说过，睡眠重于一切。”玛丽雅公爵小姐低低叹息了一声。安德烈公爵走到孩子面前，摸了摸他的身子。孩子依然在发烧。

“你、还有你的卡尔·伊凡内奇都滚开！”说罢，安德烈公爵拿着滴过药水的杯子又走了过去。

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安德烈，别这样！”

然而，安德烈公爵又生气，又痛苦不堪，皱着眉头看看她，拿着杯子俯身凑近婴儿。

安德烈公爵说：“可我要给他吃，过来吧，你来喂他吧！”

玛丽雅公爵小姐耸了耸肩，听话地拿起杯子，吩咐保姆过来

喂药。孩子在啼哭，嗓子嘶哑。安德烈公爵紧皱双眉，双手抱头，走出了婴儿室，在邻房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的手里一直握着信。他动作机械地拆开阅读。蓝色的信纸上，老公爵的字写得又大又长，有时还用缩写。信文如下：

> 我刚刚从专差处获得了重大喜讯。如果此言不虚的话，别尼生在埃劳大胜拿破仑的军队。彼得堡一片欢腾，送往前方的慰问品源源不断，虽然别尼生是日耳曼人，但是我依然祝贺他。我不知科尔切瓦的司令官亨德利科夫在忙些什么；如今，后备人员和粮食尚未运到。你赶快去一趟，并转告他，如果一周之内，此事尚未办妥，我将要他的命。关于埃劳战役，我还收到彼嘉的来信，他也参战了，一切属实。只要不该出面干涉的人不出面，即使是日耳曼人，也能战胜拿破仑。听说，他逃跑时狼狈不堪。注意：马上赶到科尔切瓦执行命令！

安德烈公爵长叹一声，又拆看另一封信。这是比利平的来信，他把两张信纸写得满满的。安德烈看都没看就放下了信，又开始读父亲的来信，一直读最后一句："马上赶到科尔切瓦执行命令！"

安德烈公爵心想："不行，请原谅，孩子还没好转，我就不去。"然后走到门口，望了一眼婴儿室。玛丽雅公爵小姐始终站在小床旁边，轻轻地摇晃着孩子。

"哦，他写了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了吗？"安德烈公爵想起了父亲的来信。"对，偏偏就在我没去服役时，拿破仑被我们打败了。是啊，是啊，父亲老是嘲笑我……嗯，随他便吧……"安德烈公爵开始阅读比利平用法文写的来信。可是有一半没有看明白。他读信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摆脱长期困扰着他的一个痛苦的想法。

九

如今，比利平已经在总司令部里担任了外交官一职。虽然他用法国式的俏皮话和风格写信，但是却用纯粹俄国式的勇于自责和自嘲的口气描述了整场战役。比利平说，他对从事外交工作的清规戒律甚感苦恼，幸好他可以给安德烈公爵这么可靠的朋友写信，把心中因目睹军中情形而产生的积愤一吐为快。这封信写于埃劳战役前夕，现在已是昨日黄花。

自从在奥斯特里茨获得辉煌的战果以后，亲爱的公爵，说实话，我始终呆在司令部里。我真的对战争产生了兴趣，对所任职务甚感满意，我在这三个月里的所见所闻，几乎不可思议。

让我细细道来吧！您所知道的人类公敌开始进攻普鲁士人。作为我们的忠实盟友，在三年里，普鲁士人只对我们玩了三次花样。我们保护他们，没想到，人类公敌对我们的甜言蜜语置之不理，蛮不讲理地一味猛攻普鲁士人。未等他们阅兵完毕，人类公敌就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他自己则入主波茨坦宫。

普鲁士国王在写给拿破仑的信中说："我心甘情愿地用陛下最满意的方式在我的王宫里接待陛下。我已经尽可能地安排妥贴。哦，但愿我能如愿以偿！"普鲁士将军对法国人殷勤备至，只要法国人提出要求，他们就放下武器。格罗高城防司令统帅一万士兵，向普鲁士国王请示该怎么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总之，我们本想摆出军事姿态吓唬一下他们，却最终卷进了战火，而且主要是为了普鲁士国王，在我们的国境上与他并肩作战。我们一切都准备妥贴，就差一

样，即总司令。依大家之见，如果还是总司令过于年轻的话，奥斯特里茨的战果会更加辉煌，于是就在八十岁的老将军里物色人选。最终在普罗卓罗夫斯基和卡明斯基之间选择了卡明斯基。卡明斯基模仿苏沃洛夫，乘坐敞篷马车来到我们这里，众人欢呼不已，盛情款待。

四日，来自彼得堡的第一个专差抵达了我部。因为元帅喜欢事必躬亲，于是就把箱子送到了元帅办公室，还吩咐我去协助检信，把我们的信件分检出来。元帅把这个差使交给了我们，自己却充当旁观者，看是否有他的信件。我们找了半天，毫无结果。元帅不耐烦了，就亲自动手，却发现皇上写给 T 伯爵、B 公爵等人的信，他顿时怒火中烧，忘乎所以，一一拆看这些信件……。“哼，他们如此对我。他们不相信我！哼，命令监视我，好，你们见鬼去吧！”然后他就给别尼生伯爵下达了那道著名的命令。

‘我已负伤，不能骑马，没法指挥作战。您被战败了，把残兵败将带到普尔士斯克。他们既无掩体，又无柴禾粮草，因此必须想方设法营救他们。既然您昨天报告说布克斯赫弗登伯爵将退至我国边境，那么你今天就执行吧！’

他在写给皇上的信中说。因长期的戎马生涯，臣身带鞍伤，无法骑马，也无力指挥如此庞大的军队作战，因此把指挥移交给资历胜过于我的将军布克斯赫费登伯爵，并将全体参谋部及所属一切一并移交，并留有忠告，如若粮草不足，即撤往普鲁士境内。目前粮草只够一日之需。根据奥斯吉尔曼师长以及谢德莫列茨基师长的报告，他们部队已经断饮，农民亦无粮可食。如今，我本人已在奥斯特罗仑克医院住院疗伤。谨诚惶诚恐呈上此报告，并奏明陛下，如果军队再露宿半月，开春之时将难寻一健康士兵了。

请皇王恩准我这无力完成崇高而光荣的使命，使国蒙羞的

年迈老人归隐田园吧！我将在医院里恭候圣旨，将我这名义上的司令，实际上的书记职务一并免去。因为我是个瞎子，离队之事不会引起波动。像我这般的俄国人多至千万！

元帅对圣上生气，结果让我们大家吃苦不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只是喜剧的开端。接下来的几幕更加有趣。元帅出走，大敌当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布克斯赫弗登伯爵因资深而担任了总司令一职。然而别尼生将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再说，他和他的军队面临着敌人，极想趁机打一仗。于是他便发动了战争，即普尔士斯克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战役，然而，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的。您知道，作为文官，我们带着一个很坏的习惯去看待战争。我们认为，战后撤退的一方是战败者，于是，在普尔士斯克战役中，我们战败了。总之，我们在战场后撤，却派专差前往彼得堡传捷报。别尼生将军未将全军指挥权移交给布克斯赫弗登将军。他希望彼得堡能让他出任总司令一职，作为他所取得的战果的酬谢。在新旧交替时期，我们的一系列的行动极其奇怪而又十分有趣。我们不是为了躲避或进攻敌人，而为了躲避因资深而任我们长官的布克斯赫弗登将军。我们为此尽心尽力，甚至当我们遇到难以涉足而过的河流时，我们为了阻挡敌人而烧毁了桥梁。然而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拿破仑，而是布克斯赫弗登。由于我们一味保全自己，而布克斯赫弗登将军几乎遭到了势力雄厚的敌军的进攻，差点成了战俘。布克斯赫弗登紧追不舍，我们拔腿就跑。他刚刚渡河来到我们这边时，我们又赶回那一边。后来，我们终于被我们的敌人布克斯赫弗登追上了，他发动了进攻。双方解释了一番。两位将军都大发雷霆，还差点进行决斗。不过，在此紧要关头，幸亏专差及时赶到。他将普尔士斯克的捷报传到了彼得

堡，又带回了总司令的任命。于是，头号敌人布克斯赫弗登最终失败了。如今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对付二号敌人拿破仑了。然而，真没想到，我们的第三号敌人——正教军队又出现在眼前。他们高声呼吁，需要粮食、牛肉、干草、干粮、燕麦，需要所有的一切。结果商店一抢而空，路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正教军队肆意抢劫，比前一次战役更加残酷，没法相比。有一半军人结伙抢劫，杀人放火。居民们空空如也，医院里人满为患，饥荒泛滥成灾。暴徒们甚至向司令部发动了两次进攻，总司令没法，只得调来一营士兵，轰走暴徒。在这次浩劫中，我的空箱子和睡衣也被他们抢走了。皇上意欲授权各师师长，将暴徒就地枪决。但我十分担心，如果这样，军队就会自相残杀。

刚开始，安德烈公爵只是随便读读，但是，越往向下看，兴趣更浓（虽然他知道不能全信比利平信中所言）。看到此处，他把信揉成一团，随手扔了。他倒不是为了信中所言之事而气愤，而是因为那种陌生的生活使他激动不已。他闭上双眼，擦擦额头，似乎要把信中所言之事对他的吸引力驱除干净，一边仔细地倾听婴儿室中的动静。突然，似乎门外有种奇怪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他十分担心在他读信时婴儿出了意外。他脚尖着地，来到婴儿室门口，把门推开了。

当他推门进去时，发现保姆慌慌张张地藏着什么，玛丽雅小姐不在床边。

"我的朋友。"他似乎觉得玛丽雅公爵小姐在他身后绝望地叹息。就像经过长期的失眠和和情绪激动一样，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他心想：可能是婴儿死了。他觉得一切所见所闻都使他心中的恐惧得到了证实。

他心想："一切都完了。"他的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恍恍惚惚地走到床边，相信床上已是空空如也，保姆已藏好了死婴。他一

把撩开蚊帐，双眼惊惶不安，好长时间他都没看到婴儿。最后，他终于发现了婴儿：小脸红扑扑的，手脚张开，横着躺在小床上，小脑袋滑下了枕头，在睡梦中咂着小嘴，呼吸均匀。

一看见孩子，安德烈公爵兴高采烈的，如同失而复得一般。他俯下身子，模仿妹妹教他时那样，用嘴唇贴着孩子，看他是否依旧在发烧。婴儿柔嫩的前额上汗津津的，再摸摸小脑袋，发现头发很潮湿，孩子出了一身大汗。他不但没死，反而脱离了危险，正在康复。安德烈公爵很想把这个娇弱的小家伙紧紧地搂在怀中，但是他不敢。他立在小床边，注视着婴儿的小脑袋和露出被子的小手小脚。身边响起一阵窸窣声，随后一个人影映在蚊帐上。他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婴儿的脸，没有回头，倾听着婴儿那均匀的呼吸声。原来那人影便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她悄无声息地来到小床边，掀开帐子，放在身后。安德烈依旧没有回头，听出了是她来了，伸出一只手。玛丽雅公爵小姐握住了他的手。

安德烈公爵说："他出了一身大汗。"

"这也是我正要告诉你的。"

睡梦中的婴儿轻轻地动弹了一下，微微一笑，前额在枕头了擦了擦。

安德烈公爵看看妹妹。帐中光线昏暗，玛丽雅公爵小姐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满是快乐的泪花，比平时显得更加明亮。她伸头凑近哥哥，亲吻着他，无意之中晃动了蚊帐。他们彼此作手势，示意别惊醒了婴儿。俩人又在昏暗的帐子停留了片刻，似乎是不舍得离开这个只有他们三个人的小天地。纱帐弄乱了安德烈公爵的头发，他第一个离开小床。他长叹一声："是啊，如今我只有他了。"

十

加入共济会没多久，皮埃尔亲拟了一份计划，对自己在庄园该干些什么作了规定，然后便启程去基辅省。那里有他的大部分农奴。

到了基辅以后，皮埃尔把各个庄园的管家都唤到了总账房，说明了他的来意和愿望。他告诉他们，他将立刻采取措施，使农奴得到彻底的解放。在此之前不能加重他们的劳动，哺乳期的妇女歇工休息，农奴们应该获得补助，如再惩罚，只能限于训诫，不可进行体罚。每座庄园里都应该建医院、孤儿院以及学校。有几个管家（其中有的是半文盲），听了这一席话后，不禁心惊胆战，还以为伯爵不满他们管理不善，损公肥私。有几个管家开始时恐惧不安，后来又觉得皮埃尔的独特发音和从没听说过的新鲜名词非常有趣。还有一种管家为能亲耳听到少爷讲话而高兴不已。再有一种管家，总管便是其中之一，聪明过人，听了这番话后，明白了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该如何对付主人。

总管对皮埃尔的意图表示赞赏，但他提出，除了实施这些改革之外，庄园里的经济一塌糊涂，非予以整顿不可。

虽然皮埃尔伯爵腰缠万贯，但是自从他继承遗产，据说年收入为五十万卢布以来，他反而觉得手头远没有昔日每年从已故伯爵处获得一万卢布时宽裕。他隐隐约约地记得以下的预算：所有庄园缴付监护所捐款约八万卢布；维持莫斯科郊区别墅、莫斯科市内住宅的费用以及三位公爵小姐的生活费用共计约三万卢布；养老金支出约一万五千卢布；捐助慈善机关约一万五千卢布；海伦伯爵夫人的生活费十五万卢布；债务利息支付约七万卢布；最近两年内兴建教堂的费用约每年一万卢布；其他花销约十万卢布。他不知道这钱是怎么花的，反正每年他都要负债。另外，

每年都会收到总管的来信，报告火灾，粮食歉收情况，要求翻建工厂和作坊。因此，皮埃尔首先要处理日常实务，而这正是他最不擅长也最不感兴趣的事情。

皮埃尔天天都在与总管算账。他觉得经济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他还感到他的生活与实际脱节，既无法发现问题所在，又无法采取补救措施。一方面，总管总是说情况很糟，他还告诉皮埃尔需要偿还债务，需要农奴来承担新的工作，而皮埃尔是反对这一点；另一方面，皮埃尔想开始解放农奴，而总管认为应该先支付监护所的欠款，因此，这项计划不能很快推行。

总管没说无法办成此事，但是他认为为了实施计划，必须先将科斯特罗马省的树林、河流下游的土地以及克里木的庄园统统卖掉。依总管所言，如要办理这些事情，手续十分繁杂，必须取消某些禁令，申请特殊许可，等等，弄得皮埃尔无计可施，只好说："行，行，就这样吧！"

皮埃尔没法耐心地办理事务，因为他不喜欢办。然而，他又必须在总管面前装出一副正在办理的样子。而在伯爵面前，总管总是装出一副姿态，好像那些事情极其有利于主人，然而却让自己面临着一大堆麻烦。

在大城市基辅，皮埃尔与一些熟人重逢了，连一些素不相认的人也纷纷前来与这位回乡的富翁、本省第一号地主套近乎，向他表示亲切的问候。皮埃尔在加入共济会时承认的那些主要毛病依然还很严重，始终无法将之彻底消除。每天，每日，整年，皮埃尔总是忙碌不堪，频繁出入各种晚会、宴会、舞会，于是他就像在彼得堡时那样，无暇进行自我反省。他没有过上他所期望的那种生活，而是同昔日一样，整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只不过环境改变了一下而已。

在共济会的三大宗旨中，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即每个会员必须带头过上道德生活，皮埃尔坦承他没能如此。而在七项美德中，他有两条没能做到：即品行端正，视死如归。不过，他可以聊

以自慰的是,他在执行另一项宗旨,即改造人类,达到了两项美德,即热爱人类、慷慨大方,尤其是后者。

一八〇七年的春天,皮埃尔打定主意回彼得堡。在回家的途中,他准备去各处庄园看看,亲眼看看他的命令执行得如何,并对上帝托付给他而他也竭力予以恩惠的老百姓有所了解。

总管认为伯爵少爷的想法近乎狂想,既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他总管,也不利于农奴。然而,他依然做出了妥协。他自始至终认为根本没法解放农奴,于是,便在各处庄园里建造学校,医院以及孤儿院,当少爷去庄园巡视时,予以欢迎,不兴铺张(他知道皮埃尔甚是反感那一套),而是携带着神像,面包和盐,洋溢着宗教的感恩气氛。他心里明白,用这种方式可以欺骗伯爵,并使其为之感动。

南方的春天里,乘坐维也纳敞篷马车,稳稳当当地行进在幽静的小路上,皮埃尔顿感心旷神怡。以前他从未来过这些庄园,那里的风景一处胜于一处。农奴们都安居乐业,感恩戴德。虽然各处农奴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仪式让皮埃尔略感不自在,但是他心中十分高兴。

在一处庄园里,农奴把面包、盐以及圣彼得与圣保罗的像献给了他,并且请求伯爵同意他们自费在教堂里修建一个侧祭坛,把他的保护神圣彼得和圣保罗供奉起来,以示对他的感激之情。在另一处庄园里,几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欢迎他的到来,因为他不让她们从事繁重劳役。在第三处庄园里,孩子们簇拥着神父,神父手拿十字架迎接他,因为他的施恩,孩子们接受了教育,树立了宗教信仰。在各处庄园里,皮埃尔亲眼目睹了在统一的规划下正在建造或者已告竣工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的楼房。不久,这些机构将全部开办。在每一处,皮埃尔都听到管告报告说,与此前相比,农奴的劳役大为减少。还有一些身穿蓝布长袍的农奴代表向他倾诉了一些感人肺腑的感谢话。

皮埃尔被蒙在鼓里,人们向他献上面包和盐,并且修建圣彼

得和圣保罗侧祭坛的地方，其实是处贸易村和圣彼得集市，已由村中的富农，即来迎接他的代表们修建完工。然而，村里有十分之九的农民家徒四壁，贫困不堪。他被蒙在鼓里，根据他下达的命令，哺乳期妇女不得从事劳役。然而，就在自己的田地里，她们承受着更加繁重的劳役。他被蒙在鼓里，那个拿着十字架前来迎接他的神父强迫农民交纳苛捐杂税，强收农民的子弟做学生，然后让农民花一大笔钱，才能赎回自己的孩子。他被蒙在鼓里，农民按照图样修建了这些大楼，却因而加重了他们的劳动。所谓的减轻劳役只不过是空口许诺而已。他被蒙在鼓里，管家指着账簿给他看，按照他的旨意，三分之一的田租没有了，而又增加了二分之一的劳役。因此，巡视庄园使皮埃尔心绪高兴，他离开彼得堡时的那种菩萨心肠又复活了。他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他的道兄（这是他对会长的称呼）。

皮埃尔心想："做了这么多的善举，又那么省心，力气也花得那么少。我对这些事情关心得太不够了。"

他因人家感谢他而万分高兴，但与此同时，他又羞愧万分。他不由自主地想：对于这些善良朴实的人们，他还能做些什么？

总管生性蠢笨，却又狡猾多端。他这位聪明而又天真的伯爵的性格了若指掌，把他当做玩具，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上。在皮埃尔的身上，他看见以前使的手脚起了作用，这就更加证明了，无法解放农奴，也没必要解放农奴，因为农奴们本来就过着幸福的生活。

对总管的看法，皮埃尔打心底里赞同。他觉得，无法想像还有人过得比他们还幸福，而且一旦获得了自由，只有天知道他们过得怎样。不过，皮埃尔勉强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它是正确的，虽然总管口头上一口答应尽心尽力地执行伯爵的旨意，但是他心里明白，伯爵决不会来查问的。至于是否采取措施卖出树林和庄园，监护所的欠款是否已偿还，他可能也不会查问，也决不会知道已经竣工的房子闲置着，家中的农奴同别人家的农奴一样，

依然承受劳役，交纳苛捐杂税，也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交出一切。

十 一

当皮埃尔兴高采烈地从南方旅行回来后，他的一个宿愿变成了现实，也就是拜访已有两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安德烈。

在终点站上，皮埃尔获悉安德烈公爵此刻不在童山，而是去了相距甚远的新开的庄园，于是他便前往那里寻找。

保古察罗伏位于平原上，风景并不优美，田野和已经砍伐过的云杉和白桦的混合林围绕着它。村庄的尽头便是地主住的宅院，有大路相通，宅院前面是口池塘，池水满满的，池边没有杂草，一片小树林环绕四周，树林里，生长着几棵大松树。

地主的宅院里，修建了打谷场、下房、马厩、厢房以及一座尚未竣工的带有半圆形山墙的大宅子。房子四周种满了刚栽不久的花草树木，新修的围墙和大门坚固无比。两架消防火龙和一个刷成绿色的大水桶放在棚子里。房子旁边的道路都是笔直的，桥也极其坚固，还有桥栏杆。处处让人感到整齐清洁、有条不紊。皮埃尔遇见几个仆人，便向他们打听公爵住在何处。他们指了指池塘边一座新建不久的偏房。安德烈公爵家的老仆人安东搀扶着皮埃尔下了马车，并告诉他公爵在家，然后便把他带到了干净的前室。

上次在彼得堡，皮埃尔看见安德烈公爵过着极其阔绰的生活。如今，他却栖身在这么一座朴素整洁的小房子里，他不由得万分惊讶。他匆匆忙忙地走进尚未粉刷的弥漫着松木香味的小厅，还想往前走，然而安东脚尖着地，跑在他前面，开始敲门。

“干什么？”一个不高兴的尖尖的嗓音传出了门外。

安东答道：“有客来访。”

“请他稍等，”接着又响起了搬动椅子的声音。皮埃尔疾步走

到门口，安德烈正好从里面出来，俩人撞了个满怀。安德烈双眉紧锁，似乎已苍老了许多。皮埃尔拥抱了一下安德烈，把眼镜向上托起，亲吻了一下朋友的脸，近距离地看着他。

安德烈公爵说："哦，我真没想到你会来。见到您，我万分高兴。"皮埃尔一声没吭，而是惊讶地注视着朋友的面孔。安德烈公爵的巨变使他惊诧不已。安德烈公爵的话语十分热情，嘴唇和脸上都带着微笑，然而他的双眼却毫无神采，显得很呆板，尽管他也努力使双眼射出快乐的光芒。皮埃尔感到吃惊和陌生的不是朋友的消瘦、苍白和老气横秋，而是他那黯淡无光的神情和额头上的密密的皱纹。

如同一般老友重逢一般，好久好久了，他们都没法统一话题。当他们交换对某一些事情的看法时，总是三言两语的。然而这些事情是需要详谈的。他们的谈话终于围绕着开始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如昔日的生活，未来的安排，皮埃尔的旅行和事业、战争等等。从安德烈公爵的双眼里，皮埃尔察觉到凝滞和消沉的神情，现在，当他倾听皮埃尔说话时，他的微笑更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尤其当皮埃尔兴致盎然地谈起往事和将来时，更是如此，似乎安德烈公爵未能如愿以偿地参加皮埃尔谈论的那些事情。皮埃尔觉得不适宜对安德烈公爵谈起快乐、理想以及对幸福和善良的期望。他有点害羞，不敢说出自己刚刚接受的共济会的思想。他最近的一次旅行使得这种思想变得更为强烈和鲜明。他努力地控制自己，生怕使自己显得幼稚可笑，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极想让朋友发觉，此时的皮埃尔比起在彼得堡时的皮埃尔，真是判若两人，变好了许多。

"我没法告诉你，在这段日子里，我有多少感受，我几乎都不认识自己了。"

安德烈公爵说："是啊，从那时候起，我们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嗯，那么您怎么样？有什么计划吗？"皮埃尔问道。

“计划？”安德烈公爵的脸上是一副嘲弄的神情，他重复了一遍皮埃尔的话，“你说我的计划吗？”他又重复了一遍，似乎对这两个字感到很惊讶。“你看，我正在建造房屋，准备明年全家搬来此地居住……”

皮埃尔默默无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安德烈那苍老的脸庞。

“不，我只是问……”皮埃尔正要开口说话，安德烈公爵已打断了他的话头。

“哼，我有什么好说的……还是说说……说说你的旅行见闻吧，说说你在庄园里的所作所为吧！”

于是，皮埃尔便谈起了他在庄园里所做的事情，然而，却极力避免提及他的改革活动。安德烈公爵几次提示他该说些什么，好像他对皮埃尔要说之事早已知晓，他不仅对此毫无兴趣，而且还对皮埃尔所讲之事深感害羞。

同朋友呆在一起，皮埃尔十分不自在，甚至心中十分难受。他一声不吭了。

安德烈公爵说：“老朋友，实话告诉您，”和来客呆在一起，也让他深感拘束和难受。“我只是临时在此地住一段日子，来看看此地如何。今天，我就要回妹妹那儿，我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也许你认识她。”显而易见，如今，安德烈公爵在应付一个与他没有共同语言的客人。“我们吃完饭后动身，现在，你是否想参观参观我的庄园？”俩人便出门散步去了，一直到吃饭时才回来。只有当谈及新庄园和建筑时，安德烈公爵才恢复了点生机，有了一点兴致。然而，当俩人站在脚手架上，安德烈公爵向皮埃尔讲述房子未来的布局时，只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不过，这没有什么意义，走，吃饭去吧！”

吃饭时，皮埃尔的婚姻又成了话题。

安德烈公爵说：“刚听说此事，我万分吃惊。”

皮埃尔顿时满面通红，每次有人提及此事时，他都是如此。他赶紧说道：“至于事情的原委，我以后再告诉您。但是说实话，

这一切都了结了，永远了结了。”

“永远？世上可不存在永远的事情。”安德烈公爵说道。

“那么事情是如何收场的，您知道吗？您听说了进行决斗的事情吗？”

“我已听说了，连这种事情你也干了。”

“然而，我要谢谢上帝，我没有打死那个人。”皮埃尔说道。

安德烈公爵问道：“为什么呢？打死一条恶狗可是件好事情啊！”

“不，杀人是不好的行为，是错误的……”

安德烈公爵重复了一句：“为什么是错误的呢？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人们是无法判断的。人们总是不明白，也永远不明白，尤其对是非问题，更是如此。”

“凡是妨害别人的事情都是错误的。”皮埃尔说道。他十分高兴地发现，自从他来到此地以后，安德烈公爵这才兴奋起来，想开口说话，讲述他是怎样变成这样的。

安德烈公爵问道：“有谁告诉您什么样的事情妨害别人吗？”

皮埃尔答道：“妨害？妨害？我们心里都清楚，什么样的事情妨害自己。”

“是的，我们心里都清楚，但是我不能损人利己。”安德烈公爵愈来愈兴奋不已，很显然，他想让皮埃尔知道他的新观点。接着，他用法语说道，“我知道人生存在两大真正的不幸，即悔恨和疾病。如果这两种不幸不存在，那便是幸福，为自己而活着，避免遭受这两大不幸，这就是我如今的人生哲学。”

皮埃尔问道：“那么，热爱别人和自我牺牲呢？不，对于您的看法，我不能苟同。人活在世上，只求不妨害别人，不悔恨，这是远远不够的。以前，我也曾过着这种生活，为了自己而活着，最后反而毁了自己的生活。如今，我为了别人而活着，至少是努力这么做（出于谦虚，皮埃尔对自己的话作了一下修改），现在我才领略到生活的所有幸福。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也未必是您的

真心话。”安德烈公爵静静地注视着皮埃尔，脸上的微笑带着嘲讽的意味。

“你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妹妹玛丽雅公爵小姐，您会同她相处得很融洽的。”安德烈公爵说道，“也许你的看法对于你自己来说是正确的。”沉默了片刻，他又继续说，“但是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意愿，以前你为自己活着，你说那几乎毁了你的生活，直到你为了别人而活着，你才获得了幸福。然而我的经历正好与之截然相反。以前，我为荣誉而活着（何谓荣誉，荣誉就是热爱别人，就是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事，愿意接受他们的赞扬）。以前，我就是这样为了别人而活着，但最终不是几乎，而是彻底地毁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我为了自己而活着时，我才心情平静。”

皮埃尔激动万分，问道：“您怎么能为了自己一人而活呢？那么，您的儿子呢？妹妹呢？父亲呢？”

安德烈公爵说：“哦，对我来说，他们等同于我，并非别人，而别人，即你与玛丽雅公爵小姐谈起的朋友，他们是各种错误和灾难的主要源泉。所谓朋友，也就是你要施以恩惠的基辅农奴。”

安德烈公爵的双眼里射出嘲弄和挑逗意味的光芒，他看了看皮埃尔，显然，他在向皮埃尔挑衅。

皮埃尔愈来愈兴奋不已。他说：“你在说笑话，我想做一点好事——尽管我做得远远不够，而且没做好，但是我想做，多多少少也做了一点——难道这是错误和罪过吗？不幸的人们，我们的农奴，是与我们一样的人，然而，从出生到长大，直至死去，他们只知道神像和毫无意义的祷告，对上帝和真理一无所知。如果有人来指引他们，使他们相信来生、报应、奖赏以及归宿，难道这是罪过吗？如果有人生了病，已奄奄一息，却无人相助——实际上，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是毫不费劲的——我为他们找医生，让他们住院治疗，收养老人，难道这也是错误和罪过吗？如果农奴夫妇带着孩子不分昼夜地劳动，我给予他们时间休息，难道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好事吗？……”皮埃尔匆匆忙忙而又口齿不清地说

道，“我做了这些事情，尽管没做圆满，做少了点，但我多多少少做了一些。依我之见，这么做，很好，您不但不能使我的信心发生动摇，而且我坚信这并非您的真实想法。主要是我明白，真真切切地明白，人生惟一的幸福便是做好事。”皮埃尔接着说道。

安德烈公爵说：“哦，如果用这种方式提问，那又另当别论了。我修建房屋，开辟花园，你建造医院，我们都可以借此消磨时光。至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还是让那些知晓一切的人去评判吧！我们不能评判。如果你想同我争论，那就开始吧！”俩人离开了餐桌，走到门前代替阳台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安德烈公爵说：“好，我们就来争论一番。你提及学校，”他弯起一个手指，接着说：“教育等等，你想让他……”他指了指一个没戴帽子、从身旁走过的农夫说，“让他脱离动物状态，产生精神上的需求。但是我认为，对他来说，畜生的幸福便是他惟一的幸福，而你却要将他的这种幸福予以剥夺。我对他羡慕不已，而你却要使他像我这样，却没有给予他和我一样的智慧情感和财产。还有，你说要减少他的劳役，但是以我之见，体力劳动于他与脑力劳动于我们同等重要，均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你不能不思索这个问题。晚上，我两三点钟时上床，然而脑中东想西想，没法入睡，辗转反侧，直到东方发白，却依然没能入睡，因为我在思索，我没法不思考，就像他不能停止种地、割草一样，否则他就会去酒店或者生病。我不堪忍受他那种令人生畏的体力劳动，只要干一个星期，我就会累死的，同样如此，如果他像我这样脱离体力劳动，身体就会发福，也会死的。第三……你还说了什么？”

安德烈公爵将第三个手指弯曲起来。

“哦，对了，医院，药品。他中风了，奄奄一息，你放他的血，进行治疗，他残废了，再活十年，就会拖累大家。让他死吧，就会太平些，也省了许多事。别的农夫又会出生，他们这种人不计其数。如果你不愿失去一个劳动力（我是这么看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然而，你是为了爱而去给他治病的，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治

疗。再说，如果说医学能治好病，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医学可以杀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安德烈公爵紧锁双眉，忿忿地说道，并转身，背对着皮埃尔。

安德烈公爵清清楚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显而易见，他已经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似乎好长时间没说过话似的。他的目光愈来愈炯炯有神，然而，他的结论却愈来愈悲观。

皮埃尔说：“哦，可怕极了！ 可怕极了！ 我只是不明白，一个拥有这种思想的人怎么还能生活下去？ 我也曾产生过这样的心绪，就是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和旅途中。那时候，我沮丧、绝望，觉得无法活下去，对一切，我充满了仇恨。首先，我恨我自己。那时候我不吃不喝，不洗脸……那您怎样……”

安德烈公爵问道：“为什么不洗脸？不洗脸，太脏了！截然相反，你应该尽量生活得更快乐些。我活着，这又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要生活得更好一些，不影响任何人，了此一生。”

“那么，你为什么活着呢？ 你拥有这种思想，就这么无所事事。不干任何事情吗？”

“生活不会让人们获得安宁的。我真希望什么也不干，然而，一方面，承蒙此地的贵族抬举我，我被选为首席代表。我好不容易才推掉了此事。他们不知道我无能，没有从事那种事情所必备的善良和傻劲。另外，我要盖好这座房子，为的是能有个落脚之地安宁地过日子。还有那个民团。”

“您干吗不回到军队里去呢？”

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地说：“经历过奥斯特里茨战役后，又重回军中？！不，谢谢你的好意，然而，我已经立下了誓言，再也不加入俄国现役部队了，永远不加入！即便拿破仑打到了此地的斯摩棱斯克，给童山构成了威胁，我也不会加入俄国军队了！嗯，我曾经对你说过这话。”安德烈公爵的情绪平静下来了，接着说，“再谈谈民团。我的父亲任第三军区总司令，呆在他身边便是我

逃避兵役的惟一途径。”

“这么说你在民团里服役了？”

“不错。”他停顿了片刻。

“那么您为什么要服役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父亲是当今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然而他已年迈，他生性说不上残酷，但过于好动。他习惯于独揽大权，这个习惯让人畏惧。现今，皇上又将民团总司令的大权授予了他。两周之前，如果我再迟到两个小时，他就会在尤赫诺夫活活吊死书记官。”安德烈公爵面带微笑地说道，“我之所以要服役，乃是因为除我之外，无人能影响我的父亲。至少我能让他少干些遗恨终生的事情！”

“哦，原来是这样。”

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是的，但是并不同于你的想像。我丝毫不同情，至今也不同情那个盗窃民团靴子的该死的书记官。看到他命丧绞绳，我甚至会高兴万分，但是我没法不替父亲考虑，实际上，也就是为我自己考虑。

安德烈公爵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竭尽全力对皮埃尔说明他从不想施恩于人，他的双眼里放射出狂热的光芒。

“再说，你想解放农奴，”安德烈公爵接着说，“这主意很好。但是不是为了你自己（哦，我猜你从来没有鞭打过人，也没有发配人去西伯利亚吧），更不是为了农奴。如果你狠揍他们，抽打他人，发配他们去西伯利亚，我想，他们的生活不过因此变得更坏。到达了西伯利亚以后，他们依然如畜生般地生活着，肉体上的伤痕会痊愈的，他们又像从前一样快乐。然而，对于那些精神崩溃，悔恨不已，消除了悔恨却又随随便便地处置人，因而变得残酷无情的地主老爷们来说，你们更需要得到解脱。喏，我怜悯他们，如果我要解放农奴的话，最终也是为了他们。你可能没有发现，可是我发现了，某些好心人就是因为手中的权力无限，变得愈来愈暴躁，愈来愈冷酷无情，他们明明知晓这一点，却没法控制自己，

最后变得愈来愈苦恼，愈来愈苦恼不已。”

此时，安德烈显得万分激动。皮埃尔不由自主地想：安德烈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这些思想。他没有理会安德烈。

“你瞧，我珍惜的是人类的尊严、良心的安宁、灵魂的纯洁，而并非他们的脊梁和脑门。无论他们怎样挨打，如何被剃了阴阳头，依旧是那样的脊梁，依然是那样的脑门。”

皮埃尔说：“不，一千个不！您的意见我永远不能苟同。”

十　二

黄昏时分，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乘坐敞篷车启程前往童山。安德烈公爵看看皮埃尔，时而交谈几句，表明他心情不错。

他手指田野，向皮埃尔讲述着他的经济改革。

皮埃尔闷闷不乐，没有说话，只用一两个字作答，显而易见，他陷入了思索。

依皮埃尔之见，安德烈公爵是不幸的，迷失了方向，没法看见真理，他皮埃尔应该助他一臂之力，开导他，让他精神振作起来。然而，当他刚刚思索该怎样开口相劝时，他立即产生了一种预感，安德烈公爵将用一句话，一个理由就会彻底驳倒他的道理。他害怕开口了，害怕心爱的神圣的信念遭到别人的讥讽。

“不，为什么要这么想呢？”皮埃尔突然问了一句。他垂着脑袋，如同一头要发动攻击的公牛。“您为什么要这么想呢？您不应这样。”

“想？我想什么啦？”安德烈公爵大吃一惊。

“想人生，想人类的使命。您不能这样，我也曾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我获救了。您可知道是什么救了我吗？是共济会救了我。别，别笑，共济会并非是有着繁琐的礼仪的教派，与我以前想像的不一样。共济会最好地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优点。”然后，他把他

所理解的共济会解释给安德烈公爵听。

皮埃尔说，共济会遵循基督教义，它不受国家和教会的约束，溶平等、友好、博爱为一体。

“人生的真正意义，只有我们神圣的共济会才能赋予。其他的一切是梦而已。我的意思，你必须明白，一切都是骗局和谎言，只有我们的会例外。你的说法，我表示同意。像你这样一个聪明善良的人不愿妨碍别人，平静地了却此生。除此以外，再无他求。但是如果你对我们的基本信仰表示认同，成为我们会的会员，把您交给我们的组织，接受我们的引导，那样，您就像我一样，觉得自己成了始于天国的一条无形的大链条中的一环。”皮埃尔说道。

安德烈公爵默默无言，眼望前方，倾听皮埃尔说话。有几次，因车轮辘辘作响，他没听清，便请皮埃尔重复一遍。皮埃尔从安德烈公爵眼中的特殊神采和默默无言中看出来了，他的话并非毫无作用，安德烈公爵既不会打断他的话头，也不会讥笑他。

俩人到了一条涨水的河边，只有摆渡，才能过河。一安顿好马车，他们立刻坐上渡船。

安德烈公爵将双臂支在船栏上，静静地注视着夕阳下波光鳞鳞的河水。

皮埃尔问道：“那么，关于此事，您意下如何？您为什么默默无语？”

安德烈公爵答道：“你问我意下如何？我一直在倾听你说话，这一切都不错。你说：‘成为我们共济会的成员，我们将指引你认识生活的目的，人类的使命以及统治世界的规则。’然而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人。为什么你们无所不知？为什么惟独我没法看见你们的所见？你们目睹世界上存在善与真的王国，然而我却不行。”

皮埃尔打断了他的话头，问道：“那么你相信有来世吗？”

“来世？”安德烈公爵反问了一句。然而，皮埃尔没给他时间

作答，认为他的反问就意味着否定，再说，他深知安德烈公爵曾是个无神论者。

“您说世上的善与真的王国您没有看见。我以前也是这样，如果视我们的生活为一切的终结，那么就没法看见这个王国。在这块土地上，就在这片土地上，（皮埃尔指了指田野），不存在真理，只存在欺骗和罪恶。然而在宇宙中，在整个宇宙中，却有真理存在。如今，我们是大地之子，但是若从永恒的角度出发，我们是整个宇宙之子。如今，我不是感觉到我是这个巨大和谐的整体的一个部分吗？我不是感觉到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环节，一级台阶吗？而在这其中，就有上帝（你可能喜欢称其为最高权力）出现。既然我看到、清清楚楚地看到从植物发展至人类的阶梯，我又有何种理由认为那无限的阶梯终至于植物呢？我又有何种理由认为我便是这阶梯的终点，它不再向前延伸，延伸到更加高级的生物呢？我认为我会自动消失，如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会自动消失一样。过去，我是存在的，以后也会存在，直至永远。我感到除了我，我头顶有神明，世界上有真理。”

安德烈公爵说：“没错，这是赫尔德的理论。然而，亲爱的朋友，这不能说服我。我信服生与死。我还信服当我看到一个我爱的人，一个与我有相同命运的人，面对着他，我感到内疚和悔恨（安德烈公爵的嗓音颤抖不已，他转身背对着皮埃尔），忽然此人历尽劫难，消失了……为什么要这样呀？必须对此作出回答！然而我相信此人依然存在……我就信服这一点。”

皮埃尔说道：“是啊，是啊！这不正是我所说的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相信来世的依据并非理论，而是现实。你与另一个人在人生路上携手共进，然而突然那个人不见了，消失了，毫无踪影，而你却面临着万丈深渊，向深渊之中张望。我曾如此张望……”

“嗯，那又如何呢？那里有什么？有谁？您知道吗？那里便是来世，上帝就在那里。”

安德烈公爵默默无语。马车已经抵达对岸，而且套好了。太阳被地平线分成了两半，渡口的水洼子里已经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晚上形成的冰块。然而皮埃尔和安德烈依旧站在渡船上交谈。随从、车夫以及船夫不由得甚感纳闷。

“既然存在上帝，存在来生，那么就存在真理，存在美德，而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便是人类最大的快乐。我们必须活着，必须爱人，必须有信念，不仅仅是在今天，我们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生活着，而且在过去，在未来，我们都永远生活在整个宇宙之中。（他指了指天空）”皮埃尔说道。安德烈公爵双肘搁在船栏上，静静地倾听着皮埃尔的话，注视着夕阳在蓝色的河面上形成的绯红而又鲜艳的反光。说到此处，皮埃尔戛然而止。四周都静悄悄的。渡船已靠近了岸边，只有波浪拍击着船底，哗哗作响。在安德烈公爵听来，波浪的拍击声似乎在附合皮埃尔的话语：“是的，可以相信此话。”

安德烈公爵发出一声叹息，目光显得天真、温柔、明亮，看了看皮埃尔那张因兴奋而通红通红、然而面对他所尊敬的朋友，却又流露出胆怯的面孔。

“对啊，但愿如此！现在，我们该上岸了。”安德烈公爵说罢，走下渡船，并抬起头仰望皮埃尔曾经指着的那片天空。从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迄今为止，他是第一次抬头仰望他曾经躲在战场上看见的那高高的而又永恒的天空。于是，他心中的一种沉睡了多时的美好的感情忽然复活了。然而，当安德烈公爵重回昔日的生活环境时，这种感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他明白，虽然他不会大肆发扬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牢牢地生长在他的心里。见到皮埃尔是安德烈公爵人生的新纪元的开端，从那时候起，尽管他表面上毫无改变，但是在他的心里，一种崭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十　三

当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抵达童山公馆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他们向大门口走去，安德烈公爵面带微笑地提醒皮埃尔留神后门口的动静。一见门口驶来了一辆马车，一个肩背口袋的驼背老太婆和一个身穿黑衣、留着长发、身材矮小的男人神色惊慌地向门里跑去。随即又有两个女人跟着他们跑出了后门。四个人仔细地打量着马车，带着惶恐不安的神情踏上了后门台阶，向门里走去。

“这些人是玛丽雅的神亲。”安德烈公爵说道，“他们误以为我是家父了，这也是她所做的惟一的一件违抗我父亲旨意的事情。我父亲要求她将这些云游教徒驱逐出来，可她却容纳了他们。”

“何谓神亲？”皮埃尔问道。

未等安德烈公爵作出回答，已有仆人迎出门外。安德烈公爵向仆人打听老公爵现在在哪里，是否即将回家了。

原来老公爵去城里了，尚未回来，但时刻都有回家的可能。

安德烈公爵领着皮埃尔来到自己的房中。在父亲的住所里，这间房子始终保持着干净整洁，它随时都在欢迎安德烈公爵的到来。随即安德烈公爵去了育婴室。

安德烈公爵回到房里后，对皮埃尔说道：“我们去看望一下我妹妹吧！我还没有看到她。她藏起来了，与她的那些神亲们呆在一起，她自讨苦吃。她会不好意思的。但是你可以与她的那些神亲们见见面，那确确实实会很有趣的。”

“何谓神亲？”皮埃尔又问道。

“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

他们刚走进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房间，玛丽雅公爵小姐果真

显得很难为情。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在她的这间舒适的卧房里,神龛前的油灯正燃着,一个长鼻子长头发、身穿修士长袍的少年坐在沙发上。

一个脸上布满了皱纹、身材瘦削的老太婆坐在旁边的扶手椅上,充满了孩子气的脸上满是温顺的神情。

“安德烈,你为什么不事先给打个招呼?”玛丽雅公爵小姐说道,口气中略带一丝责备的意味。她站在云游的女教徒身前,如同老母鸡护卫着小鸡一般。

“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当皮埃尔亲吻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手时,她对他说道。打儿时起,玛丽雅公爵小姐就与皮埃尔相识。如今,皮埃尔与安德烈之间的友情,他与妻子之间的悲惨关系,最主要的是他的那张淳朴、真诚的脸庞使玛丽雅公爵小姐对他的好感油然而生。玛丽雅公爵小姐用漂亮且闪闪发光的双眼注视着他,似乎在说:“我对你很有好感,但是我请求您别讥讽我的神亲。”俩人彼此问候了一番,然后落座了。

“哦,小伊凡原来也在这里。”安德烈公爵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少年云游教徒,说道。

“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语气中充满了恳求的意味。

“你知道,这是女人们的事情。”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道。

“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再次恳求道。

显而易见,安德烈公爵对云游教徒讥讽和玛丽雅公爵小姐对他们的无力的护卫是他们兄妹之间屡见不鲜的事情。

“但是,我的好朋友,”安德烈公爵对妹妹说道。“你理应谢谢我,因为我已向皮埃尔描述了你与这个年轻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真的如此吗?”皮埃尔带着好奇而又认真的神态说道。(因此,玛丽雅公爵小姐对他感激不尽)。他透过眼镜的上方上下打量小伊凡的面孔。小伊凡明白众人都在谈论他,用调皮的目光注

视着众人。

玛丽雅公爵小姐为她的神亲感到不好意思是根本不必要的。截然相反,他们毫不胆怯。老太婆垂下双眼,歪着脑袋看着进来的人,拿起茶杯,倒扣在茶杯碟上,又把没吃完的糖块放在杯子旁,然后镇定自若地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企望别人再给她添点水。小伊凡一边啜吸着杯中的茶水,一边用女人般调皮的目光注视着走进房中的两个年轻人。

安德烈公爵向老太婆问道:“你去过哪些地方?去过基辅吗?”

“是的,我去过基辅,老爷。”老太婆啰里啰嗦地答道,“在圣诞节时,我有幸出席了圣礼。现在我来自科里亚靖,在那儿,伟大的神恩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您是否带着小伊凡一同前往的?”

“不,老爷,我是孤身一人前往那儿的。”小伊凡竭力把嗓门压得低低地,说道:“我是在尤赫诺夫才与彼拉盖雅相遇的。”

彼拉盖雅打断了他的话头,显而易见,她很想把她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听听。

“老爷,伟大的神恩在科里亚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安德烈公爵问道:“怎么,又有圣骨被发现了吗?”

“好了,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说道,“不要再说了,彼拉盖雅。”

“您这是什么话?我的小姑姑,干吗不能说呢?我喜欢他,他是个老实人,上帝宠爱他,我记得,我曾经得到这位施主十五个卢布的施舍。这是我在基辅的时候疯修士基留沙对我说的……他是位货真价实的神亲,无论冬夏,他都是光着脚走路。他对我说,为什么不去应该去的地方呢?你应该前往科里亚靖,在那里,一尊奇妙的神像出现了,无比神圣的圣母现身了。听罢此话,我就向主的仆人告辞了,然后就启程了……”

大家都默默无语,只有那个老太婆用鼻子呼吸空气,依然从

从容容地说了下去。

“老爷，我抵达了那里后，他们就告诉我，在这里，伟大的神恩得到了体现，圣油沿着圣母的脸颊向下流淌……”

玛丽雅公爵小姐双颊涨得通红，说道：“嗯，行啦，行啦！以后再说吧！”

皮埃尔说：“让我问问她。”接着便问道，“这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当然是的，老爷，是我亲眼所见。脸上散发着光辉，如同天上的光芒一般。圣油在圣母的脸上流淌、流淌……”

“啊，那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皮埃尔细心地倾听女教徒说话，并单纯地说道。

彼拉盖雅惊恐地说：“哦，老爷，您听听这是什么话呀！”并转身求助于玛丽雅公爵小姐。

“他们在骗人而已。”皮埃尔重复了一次。

“主耶稣基督，”女教徒边画十字边说，“哦，老爷，可别这么说。曾经有位将军也表示怀疑，说：‘教士在欺骗人。’刚说完，两眼就失明了。在梦中，洞窟圣母走近对他说：‘只要你相信我，我就使你重见光明’于是，他便恳求圣母，说：‘带我去她那儿吧！’我说的可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他们便把瞎子带到了圣母面前，他走上去，伏地乞求：‘治好我的双眼吧！我愿意把沙皇的所有赏赐品都献给你。’我亲眼目睹，老爷，他把一枚星章佩在圣母身上。啊，你瞧，怎么样，他重见光明了！你这么说话是有罪的，上帝会惩罚你的。”女教徒用教训的口吻对皮埃尔说。

皮埃尔问：“圣母怎么佩戴勋章啊？”

安德烈公爵笑着说：“圣母成了将军了。”

彼拉盖雅顿时脸色苍白，一拍双手。

“老爷，老爷，罪过啊，罪过！你还有儿子呀！”她说道，苍白的脸顿时变得通红。

“老爷，你说什么呀！上帝宽恕你！”她又画了个十字，“主啊，

请宽恕他吧！圣母娘娘，这是怎么搞的呀？……”她转身对玛丽雅公爵小姐说道。说罢，她站了起来，几乎哭出了声，开始整理袋子。显而易见，她为人们如此说话而感到恐惧和遗憾。而且她还为享受了这种人家的布施而感到害羞。与此同时，她又为必须放弃这种人家的布施而感到可惜。

“唉，你们干吗要这样？你们到我这儿有何贵干？……”玛丽雅公爵小姐问道。

皮埃尔说：“好啦！彼拉盖雅，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公爵小姐，我真的不愿得罪她，只是说着玩的。你别在意，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皮埃尔的脸上带着怯怯的笑意，他想掩饰犯下的过错。

彼拉盖雅半信半疑地停下了脚步，然而，皮埃尔的脸上是一副真心忏悔的神情，安德烈公爵温柔而又一本正经地时而看看她，时而看看皮埃尔，渐渐地，她便放下了心。

十　四

云游的女教徒彻底放下心来。她又和众人交谈起来，讲述了半天有关阿姆斐洛希亚神父的故事，她说他过着极其圣洁的生活，双手香气扑鼻。不久以前，她去基辅巡拜，熟识的神父把洞窟的钥匙给了她，于是，她带着干粮，进入了洞窟，与主人的仆人一起度过了两天。我面对一具圣骨，祷告、致敬，然后又走到另一具圣骨面前。我稍睡片刻，又走上前去，亲吻主的仆人。哦，圣母娘娘，洞中十分安宁，十分快乐，我真不想重回人世了。”

皮埃尔聚精会神地倾听。安德烈公爵离去了。玛丽雅公爵小姐留神亲喝茶，把皮埃尔带到客厅。

玛丽雅公爵小姐对皮埃尔说：“您心地善良。”

“唉，我真的不愿让她受委屈，她的那种感情，我十分了解，也很珍惜。”

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说话，看看皮埃尔，温柔地微微一笑。

“实话告诉您，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很喜欢您，如同喜欢兄弟一般。”玛丽雅公爵小姐说道，“您认为安德烈怎么样？”她匆匆忙忙地问道，没留时间让他对她那亲切的话语作答，“我对他很不放心，去年冬天，他的身体状况有好转，然而，春天来了，他又旧伤复发，医生认为他必须去治疗。至于他的精神生活，我也忧心忡忡。他的性格不同于我们女人，当我们女人心中烦闷时，痛哭一场就会好。但他把任何事情都憋在心里。今天，他显得十分高兴，又开朗，而这都是您光临寒舍的结果。他极少这么兴奋。如果您能劝动他出国散散心，那该多好呀！他需要四处活动活动，老是过着这种平静而又单调的生活，那会毁了他的。别人没发现，但是我察觉到了这一点。”

九点以后，老公爵马车上的铃声传入了仆人的耳中，他们赶紧跑到大门口。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也来到了台阶上。

老公爵从马车上下来时，瞥见了皮埃尔，问道：“这是何人？”

“哦，幸会！幸会！过来亲吻我吧！”当他得知了陌生的年轻人是谁，马上这么说道。

老公爵情绪很好，对皮埃尔的态度十分亲切。

晚饭前，安德烈公爵回到父亲的书房，正碰上老公爵与皮埃尔发生了热烈的争论。皮埃尔认为和平的年代终将到来，老公爵满脸笑容地反驳他，却一点儿也不生气。

“当放掉血管中的血，代之以水时，战争就会消失了。婆娘们的胡说八道，婆娘们的胡说八道。”老伯爵说罢，却十分亲切地拍拍皮埃尔的肩膀，来到安德烈公爵的桌旁。此时，安德烈公爵正在翻看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文件，不想与人交谈。老公爵对他谈起了公事。

“首席贵族，罗斯托夫伯爵都没有征集到一半民团。他到城里来了，意欲请我吃饭，可是我用一顿好饭招待了他……啊，你看看这个……喂，老弟，”老公爵对儿子说话，与此同时，他又拍

了拍皮埃尔的肩膀，“你的这个朋友很好，我很喜欢。他使我精神振奋起来。有些人说些漂亮话，但是我不爱听，虽然他胡言乱语，使我这个老头子精神振作起来。嗯，走吧，走吧！也许我可以陪你们吃晚饭，然后再与你们争论一番。你与我的那个傻丫头玛丽雅公爵小姐做个朋友吧！”走到门口，他大声对皮埃尔说道。

直到如今来到了童山，皮埃尔这才体会到安德烈的友谊的魅力。与其说他与安德烈公爵的关系体现了这种魅力，倒不如说在他同他们全家的关系中，这种魅力得到了体现。皮埃尔本来与严肃古板的老公爵以及温柔胆小的玛丽雅公爵小姐素未谋面，如今却如见故人一般。他们都很喜欢他。玛丽雅对待云游女教徒的温柔态度感动了皮埃尔，不光是她在注视着皮埃尔，两眼闪闪发亮，而且才满周岁的小尼拉公爵（爷爷为他取的名字）也微笑着要皮埃尔抱。当皮埃尔与老公爵交谈的时候，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和布莉恩小姐满面笑容地注视着他。

老公爵出来和他们共进晚餐，显而易见，他是来陪皮埃尔用餐的。皮埃尔呆在童山的两天里，老公爵显得极其亲切，并请他以后常来童山。

皮埃尔离去后，全家人聚在一块儿对他品头论脚，每当一个新客人离开童山后，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然而，众人不约而同地赞扬皮埃尔，这是极其少见的。

十　五

尼古拉休假期满，回到团队，第一次觉得他与杰尼索夫以及全团战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当他即将到达团队驻地时，心中怀着与回到厨司街老家时一样的心情。他看见团中的第一个骠骑兵，军服敞开着，他认出了那是长着一头红发的杰明基耶夫，他还看见了用来系枣红马

的系马桩。拉夫鲁施卡一见自己的老爷回来了，顿时兴高采烈，高声叫道“伯爵回来了！”头发乱糟糟的杰尼索夫从床上一跃而起，从泥屋里跑了出来拥抱尼古拉，其他的军官也都来了。此时此刻，尼古拉的心情与母亲、父亲以及妹妹拥抱他时一样，欢乐的泪水使他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团如同家，永远都是亲切可爱的！

尼古拉向团长报到后，便奉命回归骑兵连。等他值班征粮完毕，又对团里的琐事十分关心。虽然他没有自由，只能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活动，但是他心里安稳，有了依靠，而且如同呆在家中一般，心情愉快，无忧无虑。在这里找不到上流社会的混乱，在上流社会，他找不到自己的恰当位置，经常抉择错误。宋尼雅不在这里，他没必要考虑是否应该向她表明心迹。在这里，他也不用考虑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怎样来消磨每天二十四小时。这里也没有许许多多同他不冷不热的人，在这里，他与父亲之间关于金钱的糊涂账也不存在，也没什么会使他回想起在赌场上，惨败给陶洛霍夫的经历。在团队里，一切都是简单而明了的。整个世界由不相等的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保罗格勒团，另一部分则是其余的世界，而后者与他毫不相干。在团队里，一切都是清楚明晰的，如谁是中尉，谁是大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主要的是谁够朋友。随军的小贩允许赊欠，一年发三次军饷。毋需考虑或挑选什么，只要不做被保罗格勒团视为坏事的事情就没事。只要正确执行下达的命令，就会平安无事。

尼古拉重新过上了有明确规章制度的部队生活，心中感到高兴而安宁，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躺下休息一般。这次出征后，尼古拉分外喜欢部队生活，因为自从在赌桌上输给了陶洛霍夫以后（虽然家里人都百般劝慰他，但是他却无法原谅自己），他决心重新做人，安心服役，成为一名杰出的伙伴和军官。在上流社会里，这是极难办成的，然而在部队里，却存在这种可能性。

自从输钱以后，尼古拉已打定主意，五年之内向父母偿还这

笔债。家里每年都寄给他一万卢布，他也决心以后只收两千，把其余的八千积攒起来偿还欠父母的债务。

俄国军队数次进攻，又数次撤退，经过普尔士斯克和埃劳会战后，他们便聚集在巴滕施泰因附近。众人等候皇上驾到，再发动新的战役。

在一八〇五年出征的俄军部队中，保罗格勒团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在国内补充兵源，因此没有参加开头的几场战役。他既没参加过普尔士斯克战役，也没参加埃劳之战，只是在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加入了作战部队，并被编入了普拉托夫师。

普拉托夫师抛开主力部队，开始独立抗敌。保罗格勒团的部分人员与敌军接触过，活捉了一批俘虏，甚至有一次截下了乌金诺元帅的车马。四月份，保罗格勒团驻扎在一个已成废墟的德国村庄里，一驻就是几个星期。

此时正是冰河解冻之时，道路十分泥泞，春寒料峭，河冰碎裂，道路阻塞。部队已经断粮好几天了，主要是由于辎重车无法到达营地。士兵们分散开来，去荒山野地里寻找土豆，然而，连土豆也很难找到了。

食物已经吃完了，居民们也跑了，没走的居民都难以与乞丐相比，已经一无所有，即使是毫无同情心的士兵也经常不忍心抢他们的东西，甚至把仅剩的一点口粮拱手相送。

保罗格勒团只有俩人战死，然而，由于饥饿和疾病，已有近一半人相继死去。住院必死无疑，于是，因饭菜恶劣而全身浮肿、发热的士兵们宁愿留在军中，拖着双腿奔走于前线，也不肯住院治疗。春天开始以后，士兵们从地里找到一种刚刚挖出来的植物，长得有点像芦笋，不知为什么，他们管他叫"玛莎甜根"（实际上其味极苦），便以此充作粮食，虽然上级下达了命令，禁食这种毒物。春天，有一种新的病症在士兵中流行：手、脚以及脸都肿胀

不堪，医生认为这是误食此物所致。然而，虽然禁令已发，玛莎甜根依然是杰尼索夫所在骑兵连的保罗格勒士兵的主要充饥之物，因为一个多星期以来，每人只能领到半磅干粮，而刚刚运到的土豆已被冻坏，都长出了芽。

一个多星期以来，马匹依靠屋顶上的干草活命，都瘦骨嶙峋的，身上依然生长着已结成块的冬毛。

尽管生活是如此艰难，士兵和军官依旧如昔日一样地生活着。虽然他们脸色发白，浮肿着脸，穿着破破烂烂的军服，骠骑兵们依然列队点名，挖野菜，洗刷马匹，清擦枪支，用屋顶上的干草喂马，坐在大锅边吃饭，笑谈恶劣的食物和空空的饥肠，最终忍受着饥饿，站在锅旁。空闲时刻，士兵们依旧点燃篝火，赤裸着身子取暖、抽烟，把发芽的烂土豆挑选出来烘烤，讲述波将金和苏沃洛夫远征的故事，或者讲讲骗子阿廖沙和神父长工米科拉的故事。

军官们依然三三两两地住在那没有屋顶的破屋之中。老年军官依然四处寻找干草和土豆，寻找一些可以充饥之物。年轻军官依然玩牌（虽然缺乏粮食，然而他们却有许多的钱）。有的玩一些很幼稚的游戏，如投钉、撞柱。他们极少提及战况，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确切的消息，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隐隐约约地觉得形势不利。

尼古拉依然和杰尼索夫同住。休完假归队后，他们之间的友情更加深厚了。杰尼索夫只字不提罗斯托夫家的事，然而尼古拉感到：这位老骠骑兵向娜塔莎求婚遭到拒绝后，他们的友谊较从前更深。显而易见，杰尼索夫尽心尽力地护卫着尼古拉，避免他遇到危险，战斗结束后，见他安然无恙地归来，心中分外高兴。有一次，尼古拉奉命去一个荒村寻找食物，发现了一位波兰老人，还有他那怀抱婴儿的女儿。他们衣衫褴褛，饿着肚子，没法走路，又没有交通工具。尼古拉带他们回到营地，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他们，直到几个星期以后，老人恢复了健康。尼古拉的一个同事，

一谈及女人就神采飞扬，讥讽尼古拉，说他极其狡猾，不把得救的美丽的波兰女子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尼古拉认为这是侮辱他，气得满面通红，对那个军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杰尼索夫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事态平息下来，不再决斗。军官走后，杰尼索夫也并不明白尼古拉与那个波兰女人之间的关系，便责备尼古拉过于暴躁，不能心平气和。尼古拉说："随便你怎么说好了……我视她为姐妹一般，这件事太令人气愤了……因为……因为……"

杰尼索夫拍了拍尼古拉的肩膀，眼睛望着别处，像往常心情激动时一样，急促地在屋里不停地走动。

杰尼索夫说："唉，你们罗斯托夫家的人的性格都很古怪。"尼古拉看见他的双眼里闪着泪花。

十　六

四月份，皇帝驾临的消息传到了军中，全军上下振奋不已。因为保罗格勒团驻扎在前哨，离巴滕施泰因相距甚远，所以尼古拉没能去巴滕施泰因参加皇上的检阅。

保罗格勒团在前哨露营，杰尼索夫与尼古拉居住在士兵们搭建的用树材和草泥糊成的土窑里，土窑的搭建方式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即挖一米宽，再挖一米半深，两米长，便形成了一条沟，台阶做在沟的一头，即作出入口使用。房间就是沟本身，只有像连长一类的有福之人住的沟中，在沟的另一头放块木板，以充当桌子。在沟的两边再挖半米宽，以此充当床和榻。窑顶较高，人可以站在中间，如果靠近桌子，床上可以坐人。杰尼索夫的房间尤其阔气，因为他深受全连士兵的爱戴，所以在他的窑顶的正面，有块木板，板上还嵌有一块拼起来的旧玻璃。当严寒的天气来临时，士兵们便用弯曲的铁皮弄一些柴火放在台阶口（杰尼索

夫管那一部分土窑叫会客室。于是，土窑里暖暖的，军官们去杰尼索夫和尼古拉那里作客，只用穿一件衫衣。

四月份正值尼古拉值勤，他一夜没合眼，早上七点多时回到了营地。他命令士兵取来柴火，脱下湿漉漉的内衣，作完祷告，一杯热茶下肚，身子便暖和了，把角落里和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好。风吹在他的脸上，脸便热乎乎的。他只穿着一件衬衫，仰卧在床上，双手放在脑后，高兴地想：他可能因此对外出侦察而获得提升，同时也在等待杰尼索夫的归来。他想和杰尼索夫聊聊。

突然，杰尼索夫那激动的叫喊声从窑后传入尼古拉的耳中，显然他在发脾气。尼古拉凑近窗口，想看看他在对谁发火，接着，司务长托普青卡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杰尼索夫高声叫喊道："我已经吩咐你别让他们吃那种草根，什么玛莎甜根！我亲眼目睹拉扎楚克把这种东西从田里拖回来了。"

司务长答道："大人，我已经吩咐过了，可他们充耳不闻。"

尼古拉重新躺在床上，心里很愉快。他心想："随便他去争吵好了！我已经尽职了，现在稍躺片刻，觉得真舒服！"他听出来了，窑后除了司务长，还有拉夫鲁施卡的嗓音。他是杰尼索夫的勤务兵，生性狡猾胆大。拉夫鲁施卡说，他出去寻找食物时，看见几车干粮和牛肉。

杰尼索夫的喊叫声渐渐远去了。"备马，二排！"

尼古拉心想："他们打算去哪儿呀？"

五分钟过去了，杰尼索夫这才回到土窑，穿着靴子爬上了床，怒气冲天地抽烟，又把东西扔在床上，操起鞭子，挂上军刀，出去了。尼古拉问他去哪儿，他气愤而又含含糊糊地答道："有事。"

杰尼索夫边走边说："任凭上帝和皇帝陛下审判我吧！"土窑后又传来几匹马踏着泥泞发出的声音。尼古拉根本不想去打听杰尼索夫的去向，在窑角里烤火，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直到

黄昏时分，他才走出土窑。此时天已放晴。两个军官和一名士官生在邻近的土窑边玩投钉游戏，在松软的泥地上掷萝卜。尼古拉也和他们一起玩了起来。刚玩到一半，只见几辆大车向这边开来，车后是十五六个骑在瘦马上的骠骑兵。他们刚把大车押到系马桩旁，就被一群骠骑兵团团围住。

尼古拉说："啊，杰尼索夫一天到晚都为粮食发愁呢，看，送粮车来了。"

军官们说："可不是嘛！士兵们真高兴坏了。"

骠骑兵身边便是杰尼索夫，他正在同两个陪同的步兵军官说话，并骑在马上奔跑。尼古拉迎上前去。

"大尉，我警告您。"一个身材瘦小的军官说道，显而易见，他正在气头上。

"我已经说了，我不会把粮交出去的。"杰尼索夫答道。

"大尉，你必须对此负责。真是目无法纪，竟敢抢劫自己人的辎重队！我们的人已经断粮两天了。"

杰尼索夫答道："可我的人已经断粮两个星期了。"

步兵军官高声嚷道："老兄，这是抢劫！您要对此负责。"

"您为什么偏跟我过不去？啊？"杰尼索夫突然暴跳如雷，"我对此事负责，又不要您承担责任，别在这里高声乱叫。趁我没动手，赶紧滚！"他呵斥两个军官。

身材矮小的军官并不胆怯，也没离去。他高声说："好哇！你们抢劫，那么我给你们……"

"趁我们还没动手，赶快滚开！"杰尼索夫掉转马头，面对着那位军官。

"行，行。"那军官的话语中带着威胁的意味。然后，他掉转马头，抖动缰绳，一催坐骑，走了。

"骑墙狗，百分之百的骑墙狗！"杰尼索夫冲他的背影喊道。用这种字眼是对骑马的步兵的最大的侮辱。然后，他便哈哈大笑起来，跑向尼古拉。

“我拦截步兵的辎重车，是运用武力拦截的。我总不能让大家活活饿死吧？”杰尼索夫说道。

这批粮食本来是指派给步兵团的，但是当拉夫鲁施卡告诉杰尼索夫，没有人护送这批车辆时，杰尼索夫立即带领骠骑兵截下了粮车。于是，大量的干粮分到了士兵的手中，他们甚至还给别的骑兵连送了一些。

第二天，团长召来杰尼索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说：“我是这样看待此事的，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也不想过问。但是我奉劝你一句，最好去参谋部一趟，找军需处解决此事。如果可能的话，你不妨立下一收据，说明收到粮食多少，否则，这笔账就会记在步兵团头上，事情就会变得更加麻烦和复杂了。

杰尼索夫辞告团长后，径直去了参谋部，真诚地想按照团长的意见了结此事。黄昏时分，他回到了土窑里，尼古拉还从没见过杰尼索夫那副模样。杰尼索夫说不出话来，喘个不停。尼古拉问他怎么啦，他只是含含糊糊地骂娘或者说一些恐吓的话语。

尼古拉见此，大惊失色，劝说杰尼索夫脱去衣服，喝点水，与此同时，他吩咐手下，去把军医找来。

杰尼索夫说：“哼！要按照抢劫罪来审判我！再拿点水来……随便他们审判吧，但是我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坏家伙，我决不会饶过他们的……我要禀报皇上。拿点水来。”

随团军医走过来报告，必须放血，黑黑的血汁从杰尼索夫那毛茸茸的手臂上流了出来，流了满满的一盘子。直到此时此刻，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杰尼索夫说：“我去了那里后，便问道：‘喂，你们的长官呢？’他们指给我看，说：‘您稍等片刻。’我说：‘我有公事在身，来自三十俄里外的地方，没时间等候，速去通报。’好，那个贼头目走出了营房，想教训我一顿。他说：‘您的行为是抢劫！’我说：‘为弟兄们找粮吃不是抢劫，只有用粮食养肥了自己才是抢劫！’‘好’，他说，‘你写张收据，交给军需官，此案必须上报。’我转身去找军需

官，我刚进去，就看见桌后坐着军需官……你知道那是谁吗？哼，你绝对猜不到……是谁让我们忍饥挨饿？”杰尼索夫的嗓门很大，并用刚放了血的手一捶桌面，桌子几乎倒在地上，放在桌上的水杯纷纷跳了起来，：“原来是吉梁宁！我说：‘哼，原来存心饿死我们的是你！’我就不停地扇他的嘴巴，打得真准啊！我说：‘哼！你这个东西……’我狠狠地揍他，他被揍得死去活来。我心中畅快极了，跟你说实话，”杰尼索夫喜怒交加，黑色的胡须下的白牙露了出来，“如果不是他们拉走了他，我肯定会把他打死的。”

尼古拉说：“别嚷了，安静点，你看，血又流出来了，等一等，必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他们重新包扎好伤口，让杰尼索夫躺在床上。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时，他显得平静而高兴。

中午，团里的一个副官带着严肃而闷闷不乐的心情来到了杰尼索夫和尼古拉合住的窑洞，让他们看了团长给杰尼索夫的文件，并深表遗憾，要对昨天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副官说：“此事可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一个军法委员会已告成立，严格查处军队抢劫和违纪，降级当兵还是比较轻的处罚。”

受害人报告说：杰尼索夫截下辎重车后，喝得酩酊大醉，并主动找到军需主任，公然称其为贼，还动手殴打，并进行恐吓。当人们把军需处长拉开后，他又冲进办公室，对两名官员拳打脚踢，其中一人的手臂被拧断了。

针对尼古拉提出的新问题，杰尼索夫满面笑容地答道：当时似乎还有一个人在场，但是这都是编造的谎言，无聊之极，他根本不畏惧审判，如果那些坏蛋敢动手，他将予以回敬，让他们永生难忘。

谈及此事时，杰尼索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而尼古拉十分了解杰尼索夫，他察觉到杰尼索夫内心里还是畏惧审判的（他不让别人看见这一点），而且还为此忧心忡忡，因为显然后果是极

其严重的。每天都来传票，传他出庭。五月一日，上级下达了命令，命他让副手接管骑兵连，并去师部，把军需处滋事之事说明清楚。在此前一天，普拉托夫带领两个哥萨克团以及两个骠骑兵连出去侦察敌情。散兵前线依然走着杰尼索夫，他以此炫耀他的勇敢。法国狙击兵击中了他的大腿。如果不是在这种时候，杰尼索夫可能会带伤坚守前线，然而如今他便趁机住进了医院，避免了去师部。

十　七

六月份，弗里德兰战役打响了，但是保罗格勒团没有参战。不久以后战火平息了。尼古拉极其想念他的朋友杰尼索夫，杰尼索夫自从离队以后，便杳无音讯。尼古拉对他的案情和伤势一直放不下心来，于是就趁停战之时请假去医院看望杰尼索夫。

医院位于普鲁士的一个小镇上。俄军和法军曾经两次攻击了这个小镇。此时正值夏季，田野上，风和日丽，风景优美，小镇却显得凄凉。房屋和围墙坍塌，街上肮脏不堪，人们衣衫褴褛，醉汉和生病的士兵四处乱窜。

医院设在一座砖房里，那里墙垣破败不堪，窗框和玻璃残缺不全。几个扎着绷带的士兵，脸苍白如纸，面部浮肿，有的坐在院中晒太阳，

有的走来走去。

尼古拉刚进门，一股腐臭味和医院所特有的味道扑鼻而来。在上楼时，他遇到一位俄国军医，他嘴里含着一支雪茄，助医跟在他身后。

“我没有时间。晚上，你去玛卡尔、伊历克赛伊维奇那儿，我也将去那儿。”军医说道。助医还向军医打听为何事而去。

“哦，你忙你的去吧！还不都是一样的事儿？”军医看见了上

楼的尼古拉，便对助医吩咐道。

军医问尼古拉："先生，您有何贵干？来此地干什么？是不是您没有中弹而亡，便来此地想染上伤寒？老兄，这儿是传染病房！"

尼古拉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兄，伤寒。任何人进去都会死去的。只有我和马凯耶夫（他指了指助医）才勉强逃过此劫。这儿的医生已经死了五六个人。新来的人在一星期之内就会死亡。"军医自命不凡地说道。"我们也曾请普鲁士医生来此工作，可是他们不讨盟国弟兄的喜欢。"

尼古拉告诉他，他想看望在此疗伤的骠骑兵上校杰尼索夫。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清楚，老弟。您不妨想想，我要管理三所医院，病人总计四百多人。幸好几位心地善良的普鲁士太太每日送来两斤咖啡和两斤棉线团。否则一切都完蛋了。"军医笑了起来，"老弟，四百多个人哪！还有源源不断地来此疗伤治病的新病人。共计四百人，对吗？"他转过身去，向助医发问。

助医显得憔悴不堪。显然，他早就烦了，盼望多话的军医早点离去。

尼古拉重复道："杰尼索夫上校，他是在莫利顿负伤的。"

"这个人好像已经死了。马凯耶夫，是这样的吧？"军医平静地问助医。

然而，医生的话并没有得到助医的证实。

军医又问："他是不是长着一头红发，个子很高？"

尼古拉便描述了一番杰尼索夫的长相。

"对，对，有这么一个人。"军医仿佛显得很高兴。"这个人很可能已经死了，不过，我来查一下，我有名单，马凯耶夫，你拿名单了吗？"

助医答道："名单在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手里。"他又转身对尼古拉说："你亲自去军官病房看看，你就会知道的。"

“哦，老弟，您最好还是不要去，否则，很可能您也得住进来。”可是尼古拉与医生道别后，请助医带他去看看。

楼梯下，军医高声说：“咱们一言为定，以后可别怪我。”

尼古拉在助医的带领下来到了走廊里。这儿黑乎乎的，弥漫着强烈的医院里独有的气味。尼古拉只得掩住鼻孔，稍停片刻，再鼓起勇气向前走。右边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瘦削而又蜡黄蜡黄的人赤裸着双脚，只穿着一件衬衣，拄着拐杖走出房门。他倚在门框上，两眼发光，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从此地经过的人。尼古拉朝屋里望了一眼，只见地板上铺有干草和军大衣，躺满了病员、伤员。

尼古拉问道：“这是哪儿？”

助医答道：“这是士兵病房。”他似乎略带歉意地加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呢！”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尼古拉问道。

助医说：“没什么好看的。”助医不允许他进去，他反而偏要进去看看。尼古拉已经习惯了的走廊上的那种气味更加浓烈地弥漫在病房里。这里的臭气稍微有点不同，那就是更加刺鼻，让人感觉到臭气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病房呈长方形，阳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能够清楚地看见伤病员，只见他们分成两排，躺在地上，头顶墙壁，中间是条过道。大部分伤员都已昏迷了，门外有人进来，他们却毫无反应。那些还有知觉的伤员则抬起身子，或者抬起头，露出一张黄瘦的脸，打量着尼古拉，目光中有对帮助的渴求，对别人的责备，对别人拥有健康的不胜羡慕之情。

尼古拉站在房中央，透过打开的门，看了看两间邻房。房中情形依然如此。他停下了脚步，静静地打量着四周。他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副情景出现在他眼前。在他眼前的过道上，一个病人躺在光光的地板上，剃着童花头，由此可见，他是个哥萨克人。他摊开粗大的双手双脚，仰卧在地板上。他的脸是紫色的，双眼

上翻，只露出眼白，发红的腿上或手臂的血管清楚地显现出来，如同绳子一般。他用后脑勺撞击地板，声音嘶哑，不知在说什么，不停地说同一个词。尼古拉倾耳细听，原来他在说："喝水……水……喝！"尼古拉回顾一下身后，看谁能帮帮这个伤员，让他躺好，并给他喂点水。

"谁负责照料病人？"尼古拉问助医。就在这时候，一个值班的辎重兵从邻屋走了出来，毕恭毕敬地站在尼古拉面前。

"祝大人身体安康！"辎重兵大声喊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尼古拉，显然，他以为尼古拉是医院里的长官。

尼古拉指着哥萨克人吩咐道："帮他躺下，倒点水给他喝！"

辎重兵兴高采烈地答道："是，大人。"他的双眼瞪得更大，挺胸而立，但是依旧没动。

尼古拉垂下眼睑，心想："唉，在这里真是无计可施。"他正要出门，忽然察觉到有人用尖利的目光盯着他，忙回头望去，几乎就在房间的角落里，一个老兵坐在军大衣上，脸色枯黄，表情严厉，如同一个骷髅，胡子花白，已经好久没刮了，用倔强的双眼盯着尼古拉。坐在老兵身边的一个人指着尼古拉，嘴里不知在咕哝些什么。尼古拉明白了，老兵想求助于他。他走到老兵跟前，才发现老兵蜷缩着一条腿，另一条腿截至膝盖。距离尼古拉稍远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士兵纹丝不动地躺在老兵的另一边。他鼻子扁平，长满雀斑的脸庞如同白蜡一般。眼白上翻。尼古拉看了看他，顿感脊背上凉嗖嗖的。

尼古拉对助医说："这个人好像已经……。"

老兵颤抖着下巴，说："大人，我们早已提过要求，他是在早上死去的。我们也是人，而不是狗呀！……"

助医连忙说："我现在就去找人，让他们把他抬走，把他抬走。大人，我们该走了。"

尼古拉急促地说："走吧，走吧！"他垂着眼睑，缩着身子，尽量悄无声息地在一双双责备而又羡慕的目光的注视下走出来。

十　八

尼古拉在助医的带领下穿过了走廊，到达了军官病房。这个病房由三间组成，都敞开着房门，房里摆放着许多床。那些负伤或者生了病的军官们或者坐在床上，或者躺着，或者身穿病员服，不停地走来走去。尼古拉最先看到的一个人身材瘦小，而且手臂已断。他戴着睡帽，身着病号服，嘴里叼着烟斗，在第一间病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尼古拉仔细打量着他，努力地回忆他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那个身材瘦小的人说："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地方重逢。我是士申，士申，曾经在申格拉本捎带了您一段，您还记得吗？您瞧，锯条把我截去了一段……。"他满面笑容，指了指空空的衣袖。"您是来看杰尼索夫吧？他和我住在同一间房里。"士申明白尼古拉找的人是谁。"在这，在这。"士申边说，边带着尼古拉来到了第一间病房里，此时正有几个人在那里放声大笑。

尼古拉心想："他们怎么还能大笑呢？而且还准备在这儿长住呢？"他自始至终地闻着士兵病房里尸体腐烂后散发的臭气，看见从身体两旁投射在他身上的那羡慕的目光，还有那个翻着眼白的年轻士兵的脸庞。

尽管已快到中午十二点了，杰尼索夫还在蒙头大睡。

"哦，尼古拉，你好！你好！"杰尼索夫喊道，声调与在团里时没什么区别，然而，尼古拉悲伤地察觉到了，除了一种习惯性的洒脱和开朗，在杰尼索夫的面部神情和嗓音里，有一种过去从没有过的被隐藏的糟糕的情绪。

虽然杰尼索夫的伤势不严重，但是六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康复。如同所有的住院病人一样，他脸色苍白，双颊也浮肿不堪，但是尼古拉并非为此吃惊，他感到吃惊的是，杰尼索夫似乎

不愿意与他见面，而且脸上的笑容也极其不自然。杰尼索夫既没向尼古拉打听团里的情形，也不打听整个局势。尼古拉向他谈及这些事情时，杰尼索夫根本没仔细听。

尼古拉还发现，当他提及团里的情况，谈及医院外面那自由自在的生活，杰尼索夫甚至很不快。他似乎想忘却昔日的生活，他惟一关心的事情便是他与军需官之间的官司。尼古拉刚刚问及此事时，他立即把压在枕头下的军法委员会的公文以及他草拟的答复拿了出来。杰尼索夫开始读文稿了，顿时兴奋不已，特别提醒尼古拉对他文稿中的尖刻话语予以分外留意。病号们见有外面的人进来了，立刻团团围住了他。但是当他们看见杰尼索夫朗读文稿时，便慢慢地四处散开了。从他们脸上的神情，尼古拉便明白了，他们不止一次听过这个故事，如今都已厌烦了。只有旁边床上的胖枪骑兵坐着抽烟，而且紧锁双眉。断臂的瘦小的士申也在倾听，但很不以为然，摇了摇头。当杰尼索夫刚读完一半时，枪骑兵就打断了他的话头。

枪骑兵对尼古拉说："依我之见，你应该直截了当地要皇上施恩。听说现在皇上将颁发许许多多的奖赏，因此他肯定会开恩的……"

"让我请求圣上开恩！"虽然杰尼索夫想依然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话，但是他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我确确实实是个强盗，我当然会请求皇上开恩，然而我是因为揭发了强盗才受到审判的。随便他们审判吧！我不怕任何人，我怀着一颗心为沙皇、为我的祖国效力。我从不偷窃！他们想给我降级处分……告诉你，我就这样坦诚地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我写的是这样的：'如果我盗窃国家公物……，"

士申说："你写得很不错，挑不出丝毫的毛病。但是这并非问题的所在，杰尼索夫。"他同时也对尼古拉说："看来只有服从命令这一条路可走了，但是，杰尼索夫不愿意这样做。军法检察官告诉过您，您的事情的后果比较严重，不太妙。"

杰尼索夫说道："哼，严重就严重呗！"

士申接着说："军法检察官已经为您写好了呈文，但是只有您签字才行，然后让这位先生替您带去。这位先生（他用手指着尼古拉）有熟人在参谋部里任职。再也没有比这好的机会了。"

杰尼索夫插嘴说："我已经说过，我不干低声下气的事情。"说罢，他依旧朗读他的文稿。

尼古拉不敢出言相劝杰尼索夫，虽然他的本能告诉他，士申和其他的军官提出的办法是最妥当的。如果他能给杰尼索夫以帮助，他将会十分高兴。但是，他深知杰尼索夫生情倔强，性子暴躁。

杰尼索夫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念完了那份措辞尖刻的文稿。尼古拉一声没吭。他心中闷闷不乐，与再度围绕过来的杰尼索夫的病友们度过这天剩下的时光。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倒了出来，也倾听别人讲故事。整整一个晚上，杰尼索夫心中甚是不快。

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尼古拉才离去了。他问杰尼索夫是否需要他什么。

杰尼索夫说道："嗯，你稍等片刻。"他回过头看看军官们，把压在枕头下的文稿拿了出来，然后走到放着墨水瓶的窗前坐了下来，在写着什么。

"看来，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杰尼索夫说罢，便离开了窗口，把一个大信封递给了尼古拉，信封中便是军法检察官为杰尼索夫写的呈给皇上的文件。文中对军需处的过错只字未提，只是请求皇上开恩宽恕他。

"请你代我呈上去，看来……"杰尼索夫咽下下面要说的话，一脸无可奈何的苦笑。

十　九

尼古拉回队以后，将杰尼索夫一案的案情报告了团长，然后便带着杰尼索夫给皇上的呈文动身前往蒂尔西特。

六月十三日，法国皇帝和俄国沙皇在蒂尔西特举行会晤。保里斯向他侍候的要人提出了要求，希望让他成为驻蒂尔西特的侍从队的一员。

保里斯说："我想看看那位大人物。"所谓大人物便是拿破仑。一直到现在，他依然像所有的人一样，称拿破仑为波拿巴。

将军满脸笑容地问道："您说的是波拿巴吧？"

保里斯向将军投去了询问的目光，但他立即发现了，上司在和他开玩笑。

"公爵，我说的是拿破仑皇帝。"保里斯答道。将军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前途光明啊！"将军说道，并且带他去。

那天，两国皇帝在涅曼河会晤，只有少数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保里斯便是其中之一。他亲眼看见了饰有花体字母徽章的木筏；看见了在河的那一边，拿破仑从法国近卫军身边走过，看见了在涅曼河边的一家酒店里，亚历山大皇帝静静地等待着拿破仑的到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见了两个皇帝走下各自的小船，拿破仑第一个跳上了木筏，疾步上前迎接亚历山大，并伸出了手，接着，两国皇帝一同进了营帐。自从进入了最上层社会圈子以后，保里斯就养成了细心观察四周的习惯，并把所观察到的东西记录了下来。当两国皇帝在蒂尔西特会晤之时，他四处打听拿破仑的随从姓啥名谁，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仔细倾听要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两国皇帝一同走进营帐时，他看了一下时间。而当亚历山大从营帐里走出来时，他又看了一下时间。两位

皇帝一共交谈了一小时五十三分钟。当天晚上，他记录下此事，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他认为这都是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因为只有少数随从跟随皇上前来，所以那些极其重视宦途沉浮的人便认为当两国皇帝会晤之时，能呆在蒂尔西特乃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保里斯呆在蒂尔西特，因此便觉得完全确定了他的地位。人家不但认识他，而且经常看见他。他曾经两次奉命侍候皇上，于是皇上也认得他。所有的近臣都不再认为他是新手，如果他不在场，众人反而甚觉奇怪。

保里斯与另外一名副官——波兰的齐林斯基伯爵同住。齐林斯基是个波兰人，在巴黎接受教育，家境阔绰，十分喜欢法国人。在蒂尔西特的那段日子里，法国近卫军官和总司令部官员几乎天天都去齐林斯基和保里斯那儿饮茶吃饭。

六月二十四日的晚上，齐林斯基在家设宴款待他的法国朋友。有几个贵宾前来赴宴，如拿破仑的一名副官，几位法国近卫军官，还有拿破仑的一位侍童，他出身于法国的名门望族。这天晚上，尼古拉穿着便服，趁着天黑人家很难辨认，便来到了齐林斯基和保里斯合住的地方。

尼古拉以及他所在部队根本没有发生司令部和保里斯那样急剧的变化，后者与拿破仑以及法军已经化敌为友。部队依旧仇恨，蔑视和惧怕拿破仑和法军。不久以前，尼古拉与普拉托夫师的一名哥萨克军官进行过交谈，尼古拉坚持认为，如果俘获了拿破仑，众人决不会认为他是皇帝，而会认为他是罪犯。不久以前，尼古拉路遇一位挂了彩的法国上校时，他依然气愤不已地坚持认为，一位合法的皇帝是不会与罪犯拿破仑化干戈为玉帛的。所以，当尼古拉在保里斯家中发现法国军官与他在侧翼散兵线上看到的那样，依然穿着那种军服时，他没法不大吃一惊。一看见那将脑袋探出门外的法国军官，他的心里立即产生了一种斗争和敌视的情绪。尼古拉站在门槛上，用俄语问保里斯是否住在此地。一听见从前室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保里斯忙迎了出来。

当他看见是尼古拉前来拜访时，顿时显得很不高兴。

“哦，原来是你，我很高兴看到你，很高兴。”保里斯依旧装出一副笑脸，走向尼古拉。然而，他开始时的神情没有逃过尼古拉的双眼。

尼古拉说：“看来，我来的时间不对。我本来不想来，但是我有事找你……”他的语气十分冷淡。

“不，我只是感到奇怪，你怎么能离团……我马上过来。”有人呼唤他，保里斯便如此回答。

尼古拉重复道：“我知道，我来的时间不对。”

不悦的神情从保里斯的脸上消失了，显而易见，他已经思索过了该怎么办，镇定自若地拉着尼古拉的双手，走到了邻屋。保里斯平静地注视着尼古拉，似乎有一层世故的薄膜蒙住了他的双眼，遮掩着他的真实情感。尼古拉便有此感。

保里斯说：“啊，别说了，你怎会来得不是时候呢？”他带着尼古拉来到用晚餐的房间里，他和客人们作了一下介绍，并向客人们说明了尼古拉并非文官，而是一位骠骑兵军官，同时也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是齐林斯基伯爵，这是某某伯爵，这是某某大尉。”保里斯一一说出客人的姓名。尼古拉紧锁双眉，注视着法国人，勉强点头致意，默默无语。

很显然，齐林斯基并不欢迎这个素不相识的俄国人加入他们的集会，他没同尼古拉说话。对刚来的人造成的尴尬局面，保里斯仿佛没有注意到，依旧显得很高兴，很镇定，同迎接尼古拉时一样，他的双眼上似乎又增添了一层膜，但是他努力想让气氛活跃起来，使谈话变得轻松些。一个法国军官像所有的法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问一声不吭的尼古拉，他来蒂尔西特是否是想求见皇上。

尼古拉简洁地答道：“不，我来此办事。”

当尼古拉看见保里斯甚是不满时，心里一点也不畅快。如同所有心绪不好的人一样，他觉得众人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

他，似乎他妨碍了众人，倒也确实如此，因为谈话已经重新展开，惟独他一声没吭。客人们的目光似乎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坐在这儿？"尼古拉起身走到保里斯面前。

"确实，我妨碍了你们，尼古拉压低嗓子对保里斯说，"我要同你谈一件事，谈完我就告辞。"

"不，没什么，如果你感到疲劳，那就在我的房间躺一会儿，休息一下。"

"可以……"

他们来到了保里斯的小卧室里。尼古拉没有落座，顿时气愤地——似乎保里斯对不起他——向他讲述杰尼索夫的案子，问他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通过将军向皇上为杰尼索夫求情，并把呈文转递给皇上。此时只有他们俩人在场，尼古拉第一次感到，当他注视着保里斯时，他感到难为情。保里斯翘起二郎腿，用左手抚弄着右手的纤长的手指，倾听着尼古拉说话，如同将军听下属报告一般，一会儿看看旁边，一会儿透过那一层无形的膜，看看尼古拉的双眼。见此情形，尼古拉有点难为情地垂下了双眼。

"我听说过这种事情，我知道，对于这种事情，皇上是十分严厉的。依我之见，最好别让皇上知道，我看，最好是当面向军长求情……总而言之，我想……"

"如果你不愿帮忙的话，不妨直说！"尼古拉几乎高声嚷道，他没看保里斯的双眼。

保里斯微笑了一下，说："截然相反，我一定尽力去办此事，只是我想……"

就在这时候，齐林斯基呼唤保里斯的声音传入了屋内。

尼古拉说："嗯，你去吧，去吧。"他婉言拒绝了晚宴，一个人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与此同时，还倾听邻屋的人用法语进行的欢快的交谈。

二　十

尼古拉到达蒂尔西特的那一天恰好最不利为杰尼索夫求情。尼古拉不能亲自去找值班将军，因为他没穿军服，而且来蒂尔西特并没有得到上司的允许。至于保里斯，即使他肯帮忙，也不能在尼古拉抵达蒂尔西特的第二天就着手办这件事。六月二十七日是签订和约的序言的日子，两国皇帝互换勋章，法国荣誉团勋章授给亚历山大，一级安德烈勋章授给拿破仑。在这一天，法国近卫军营举行宴会，邀请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出席宴会，两国皇帝届时也将出席。

尼古拉很不喜欢保里斯，因此，当保里斯用罢晚饭后前来看望他，他佯装已经酣然入梦。第二天清早，他又竭力躲开他，独自出了门。尼古拉穿着燕尾服，头上戴着圆形礼帽，在市里逛来逛去，观察着法国人以及他们的军装，还有大街和两国皇帝的行宫。他看见广场上摆放着许多餐桌，街上悬挂着带有俄国国旗和法国国旗的横幅，还有巨大的花体字母 A 和 N[①]。窗户上也挂着国旗和花体字母。

“保里斯不愿意帮助我，我也不愿意乞求他。就这样吧！我们之间的交情彻底完了，但是，如果我没有尽力为杰尼索夫上下奔走，主要是没向皇上呈交呈文，那我就不走了。把它呈给皇上，皇上就在此地。”尼古拉心想。不知不觉之中，他离亚历山大的行宫已经很近了。

有几匹马站在行宫前，随从们围拢在一起。很显然，他们将要护送皇上。

尼古拉心想：“时刻都会有机会见到他，但愿我能当面将呈

① A 代表亚历山大，N 代表拿破仑。

文呈交给他,并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真的会因为我身着便服而拘捕我吗？不可能！他肯定能判明是非。他无所不知,明白所有的一切。还会有比他更公正更仁慈的人吗？即使他们因为我在此地而拘捕了我,那又能怎么样？”这时,他看见一个军官进去了。“还会有人进去吗？唉,都是胡乱猜想！我要走进行宫,亲自向皇上呈交呈文。这于保里斯毫无好处,是他逼我这么做的。”突然,尼古拉下定了决心,这决心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摸摸装在口袋里的信,走向行宫。

“不,这次可不能像奥斯特里茨战役结束后那样,白白错过良机。”尼古拉心想。他时刻都盼望见到皇上,每想起此事,便全身热血沸腾。“我会全身伏在他的脚下,向他求情。他会扶起我,倾听我的陈述,还会向我道谢。”尼古拉幻想皇帝会说:“做善事固然是一种幸福,然而伸冤却是最大的幸福。”尼古拉从许多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的人的身边走过,上了行宫的台阶。

台阶上修有宽阔的楼梯通往楼上。右边的一扇门是关着的。楼梯下有一道门可以通往底层。

有人问道:“您找谁？”

尼古拉用颤抖的嗓音说:“向皇上呈交一封信,还有个请求。”

“把状子递给值日官,到这儿来(有人指了指底下的门,但是他们不会收下状子的。)。”

尼古拉一听这冷漠的口气,便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一想到时刻都有可能见到皇上,他又忘乎所以了,同时又感到恐惧,几乎想逃走了事。但是,行宫的一名随从发现了他,便把值班室的门打开了,他只得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房间的中央站着一个矮胖子,约摸三十来岁,穿着崭新的麻纱衬衫、白色的长裤,脚上穿着骑兵长靴。他的身后站着一个侍仆,正在为他扣崭新而又十分好看的绸背带。不知怎的,尼古拉特别注意起这副背带来。此人正在同邻室的一个人交谈。

这个人说："她身材纤长，皮肤白嫩，很可爱。"一看见尼古拉，他就打住了话头，紧皱双眉。

"您干什么？是来告御状的吗？"

从邻屋也传来了问话声："什么事啊？"

系背带的人答道："又来了一个告御状的。"

"让他以后再来。咱们一会儿就要启程了。"

"以后再来，以后再来，明天来，今天天色已太晚了。……"

尼古拉便转身准备离去。但是系背带的人拦住了他。

"您是谁派来的？您是哪一位？"

尼古拉答道："我来自杰尼索夫上校那儿。"

"您是谁？您是军官吗？"

"我是中尉，名叫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

"您胆子不小！应该逐级上报。您走吧，走吧！"说着，他便把仆从递给他的军服穿上了。

尼古拉又回到门廊里，他看见许多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将军门聚集在台阶，他必须经过他们面前。

尼古拉在心里骂自己过于鲁莽，一想到时刻都有可能见到皇上，而且将在皇上面前受辱和被捕，他不由得惊恐不已。他知道自己鲁莽从事，心中很后悔，于是垂下双眼，从衣着华丽的随从队伍中走出去了。正在这时候，忽然一个很熟悉的呼唤声在耳边响起，同时，一只手拦住了他。

一个低低的嗓音在问他："老弟，你身着便衣，在此有何贵干？"

原来问话者是位骑兵将军。他曾任过师长，尼古拉在他手下为他效劳过，在这次战役，他获得了皇上的特别宠信。

尼古拉很害怕，便为自己辩解，当他看到将军那温和而又幽默的表情时，便走到他身边，将全部案情激动地讲给将军听，请求将军为杰尼索夫向皇上求情。听罢尼古拉的话，将军神情严肃地摇了摇头。

"可怜啊！那位好汉可怜极了！将呈文递给我吧！……"

尼古拉刚刚把杰尼索夫的案情全部讲完，把呈文交给将军时，便从楼梯上传来了匆匆的脚步声和马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将军赶紧走向台阶口，御侍们纷纷跑下楼，走向各自的马匹。曾经去过奥斯特里茨的马夫埃尼把皇上的坐骑牵过来了，然后楼梯上便传来了轻快的脚步声。尼古拉顿时就辨别出来人是谁。他冒着被认出的危险，夹在好奇的居民中来到了台阶口。于是，在两年后的这一天，他又见到了他崇敬的皇上的仪容，那张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目光、熟悉的步子，还有那庄严和善良的化身……于是，在尼古拉的心里，对皇上的崇拜和热爱之情苏醒了。皇上上穿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的军服，下穿白色的驼鹿皮裤，脚穿骑兵高筒靴，还佩带着对尼古拉来说很陌生的星章（即法国荣誉团勋章），把帽子夹在肋下，边戴手套，边走上台阶。皇帝停下了脚步，望了望四周，把周围的一切看得清清楚。皇帝讲了几句话，还认出了尼古拉过去的师长，微笑了一下，将他唤到面前。

所有的御侍让出了一条通道。尼古拉看见这位将军对皇上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皇上也说了几句话，然后向坐骑迈了一步。侍从和尼古拉身边的人们又涌向了皇上。皇上站在坐骑旁，用一只手抓住了马鞍，提高了嗓门对骑兵将军说话，很显然，他想让众人都听清他的话。

"将军，我不能如此，因为法律强于我。"皇帝说完，把一只脚插进了马镫，将军毕恭毕敬地向他鞠了一躬，皇帝便骑着马沿大街而去。

尼古拉兴奋不已，有点飘飘然，夹在人群中追赶皇帝。

二十一

皇帝骑马来到了广场上。广场的右边是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左边则是头戴熊皮帽的法国近卫军营，两营人面面相对，各站一旁。

皇帝向两个营的一边跑去，所有的士兵都举起了枪，向他致敬。这时候，另一群人骑着马跑向另一边。尼古拉认出来了，带头的便是拿破仑，决不可能是别人。拿破仑戴着一顶小帽，把安德烈勋章绶带挂在肩上，身上穿着蓝色的军服，白色背心露了出来。他跨下是一匹纯种的灰色阿拉伯马，披着深红色饰金鞍褥，飞奔而来。拿破仑跑到亚历山大面前，把帽子举了起来。这对作为骑兵的尼古拉发现，马上的拿破仑坐姿不稳，也比较难看。两营士兵异口同声地高喊“乌拉！”“皇帝万岁！”拿破仑对亚历山大说了句什么。两位皇帝跃下马背，手挽着手。拿破仑做作地微笑着，让人感到不快。亚历山大带着亲切的神情对他说着什么。

尼古拉毫不顾忌分开人群的法国宾兵的坐骑发出的‘得得’声，一直专注地看着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的一举一动。他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亚历山大与拿破仑平起平坐，而拿破仑则显得自然大方，似乎接近俄国皇帝是十分自然的，他已经习惯了和他平起平坐。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向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右边走去，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随从。他们走向那儿的人群。人群和两国皇帝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那么近，站在人群前面的尼古拉心中尤其恐惧，他担心皇帝会认出他。

“陛下，请允许我为贵军最勇敢的士兵授予荣誉团勋章。”有人尖着嗓子，慢吞吞地说道。

说话者便是身材矮小的拿破仑，他仰着头注视着亚历山大

的双眼。亚历山大仔细地倾听着他的话,点了点头,高兴地微笑了一下。

“授给在此次战争中表现得最勇敢的人。”拿破仑又补充道,很清楚地说出了每一个音节。他镇定自若地注视着面前的一排排的俄国士兵,他们虽然向他举枪致敬,目光却注视着自己的皇帝。尼古拉被拿破仑的这副神态激怒了。

亚历山大说:“陛下,请允许我征求一下上校的意见。”说罢,便疾步向营长科兹洛夫斯基公爵走了几步。拿破仑趁此机会把白净的小手上的手套脱了下来,撕破了丢在地上。身后的一个副官赶紧跑上前拾了起来。

亚历山大皇帝低声说着俄语,他在问科兹洛夫斯基:“授给谁呢?”

“陛下,由您命令吧!”

皇帝不满地紧皱双眉,扫了一眼四周,说:

“但是我们必须给他答复呀!”

科兹洛夫斯基果然地扫了一眼士兵们,都没漏过尼古拉。

尼古拉心想:“不会是我吧?”

“拉扎列夫!”上校皱着眉头命令道,第一排的排头兵雄赳赳地应声出列。

“去哪儿?站住!”几个人低声冲拉扎烈夫喊道。拉扎列夫手足无措,不知该去哪儿。他停下了脚步,惶恐不安地用眼睛的余光偷看上校。他同一般被命令出列的士兵一样,脸庞抽动了一下。

拿破仑稍稍回过头来,将他那胖胖的小手伸出来,似乎要拿什么。拿破仑的随从们立即猜到了他的意图,忙碌起来,彼此低声耳语,把一件东西传递了过来。尼古拉昨日在保里斯处见过的那个侍童跑上前,毕恭毕敬地靠近那只手,丝毫不敢怠慢,立即在他的手中放了一个系着红色绶带的勋章。拿破仑都没看它一眼,便用两根手指将它夹住,走到拉扎列夫面前。拉扎列夫却目

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皇帝。拿破仑回头看了一眼亚历山大皇帝，意思是说他是为了盟友才这么做的，他的那只拿着勋章的手与士兵拉扎列夫的衣扣相接触了。拿破仑仿佛明白，只要他拿破仑的手触到这个士兵的前胸，这个士兵就会快乐，获得奖赏，而且位高于人。拿破仑只是把十字勋章按在拉扎列夫的胸前，便把手拿开了，回头与亚历山大交谈，似乎他知道勋章会粘牢似的。果然如此，因为立刻就有几双殷勤的俄国人和法国人的手伸过来，接过了勋章，挂在拉扎列夫的前胸上。拉扎列夫向那个长有一双白嫩的手，正对他做什么的身材矮小的人投去阴郁的目光，依旧纹丝不动地站着，高举枪支致敬。然后看了看亚历山大的双眼，似乎在问皇帝：现在他应该是站在这儿，还是应该归队或者做别的什么？然而，没有命令传达下来，他只好依旧这么站着。

两位皇帝骑着马离去了。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队伍也解散了，他们在法国人为他们准备的餐桌边与法国近卫军混坐在一块。

拉扎列夫在荣誉席上坐着，俄国和法国的军官们与他拥抱，握手，并且祝贺他。军官和群众三五成群地走过来了，他们只想见见拉扎烈夫。餐桌四周的广场，俄语和法语以及哄笑声响成一片。两个军官满脸通红，兴高采烈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老兄，酒席办得真不赖，用的都是银制餐具。你看见了拉扎列夫吗？”其中一个军官说道。

“我看见了他。”

“听说普烈奥勃拉任斯基明天回请他们。”

“啊！拉扎列夫的运气真不错！他拥有一千二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呢！”

“兄弟们，瞧这种帽子！”一个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士兵一面把那有许多毛的法国帽戴在头上，一面喊道。

“好极了！美极了！”

近卫军军官问另一位军官：“你可曾听到口令？”“拿破仑，法

兰西，勇敢是前天的口令，亚历山大，俄罗斯，伟大是昨天的口令。今天的口令由我们皇上发布，明天的口号则由拿破仑发布。明天，我们皇上要把圣乔治勋章授给法国最勇敢的近卫军。这是非送不可的！你来我往嘛！

保里斯和他的朋友齐林斯基也来了，他们是来观看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宴会的，当保里斯回到家时，却看见了站在房子拐角处的尼古拉。

保里斯说："尼古拉，你好！我没发现你。"他看到尼古拉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由自主地问他怎么啦。

尼古拉答道："没什么，没什么。"

"你来吗？"

"来。"

尼古拉在拐角处呆了好长时间，远望着宴会上的人们。他苦苦地思索，却没法理出一个头绪。深深的疑问便涌上了心头。他时而回想起杰尼索夫，回想起他那不正常的样子和听天由命的神情，回想起满是断臂断腿的伤员、垃圾和患者的医院。他清楚地感觉到此时此刻医院里的尸臭味冲进了他的鼻子，他看了一下四周，想弄清楚这臭味到底来自何处。他忽然也回想起了志得意满的拿破仑，以及他那只白嫩的小手。如今拿破仑坐上了皇位，亚历山大皇帝对他很有好感，也尊敬他。这么一来，那些人又是为了什么而肢体残废或牺牲生命呢？他忽然又回想起了获得勋章的拉扎列夫以及没获得宽恕的杰尼索夫。发现自己有这些奇怪念头，尼古拉不由得惧怕不已。

普烈奥勃拉斯基营宴会上飘溢的香气和他的辘辘饥肠唤醒了沉思的他。他觉得必须吃点东西再走。他便来到早晨看见的那家饭店。饭店里有好多人，有许多是同他一样身穿便衣的军官，因此，他好不容易才吃上饭。他与两个同他在一个师服役的军官坐在一块儿。三人很自然地谈及了和约。同大多数军人一样，这两个军官反对在弗里德兰战役后缔结和约。众人说，如果

再坚持一段日子，拿破仑就会彻底地完了，因为他们已经用光了弹药和粮草。尼古拉一声没吭，拼命吃东西、喝闷酒。他已经有两瓶酒下肚了。他心中的结一直没有打开，因此他苦恼不已。他害怕自己会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有一个军官说，他一见法国人心里就烦。听罢此言，尼古拉大发雷霆，莫名其妙地乱嚷，军官们见此十分惊讶。

突然，他满脸通红地喊道："你们怎么能议论纷纷！你们怎能指责皇上的所作所为，我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我们无法了解皇上的用意和行为！"

"我没说皇上什么。"一位军官分辩道。他想尼古拉肯定喝醉了，否则，人们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发火。

但是尼古拉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尼古拉接着说："我们又不是外交官，而只是士兵而已。如果要我们去死，我们就必须去死。如果要惩罚我们，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可没有权利指责皇上。皇上认为拿破仑是皇帝，并与他订立盟约，也就是说理应如此。如果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议论纷纷，那就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了。那么我们就会说：'没有上帝，什么也没有。'"尼古拉捶打着桌面，高声喊叫，听众们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而这些话与尼古拉的思绪是吻合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职尽责，也就是动刀而不是动脑子。"尼古拉喊道。

一个军官不想与他争，说："还是喝酒吧。"

尼古拉附和道："是的，还是喝酒。""喂，再拿一瓶来！"他又高声叫道。

第三部

一

一八〇八年，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皇帝再次在埃尔富特举行会晤。彼得堡上流社会对这次隆重会晤的盛况更是议论纷纷。

一八〇九年，世上两巨头（这是人们对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称呼）之间变得极其亲密，因此，今年，当拿破仑刚刚向奥地利宣战后，俄军立即穿过国境，配合昔日的敌人拿破仑去攻击昔日的盟友奥国皇帝。再说，最上层社会正在议论纷纷，据说拿破仑可能娶亚历山大的一位姐妹。除了外交问题，此时正在进行的全面的内政改革也引起俄国社会的特别关注。

不过，一般的人只关心健康、疾病、劳动、休息、思想、学术、诗歌、音乐、爱情、友谊、仇恨和欲望。他们依然这样活着，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对拿破仑是亲近还是敌对漠不关心，对一切改革也不甚在意。

安德烈公爵在乡下过了两年的隐居生活。皮埃尔不断地在自己的庄园里兴办一项又一项的事业，均无成效。然而，安德烈公爵却轻而易举地做成了这些事情，而且毫不声张。

安德烈公爵有毅力，而这正是皮埃尔所没有的。他依靠这种毅力，不费吹灰之力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在他的一个庄园里，已经有三百名农奴转变成了自由农民（这是俄国农奴解放的一个先例）；在另外的几个庄园里，劳役制被代役制所取代。在保古察罗伏，他花钱请来一个经过训练的接

生婆为产妇接生，又用同样的方式请来一位神父，让他教农奴以及他们的孩子读书识字。

安德烈公爵陪伴父亲和幼子在童山度过了他的一半时间。而另一半时间则是在“保古察罗伏修道院”里度过的——“保古察罗伏修道院”是他父亲对他的村庄的称呼。虽然安德烈公爵向皮埃尔表示，他对外面的事情毫无兴趣，而实际上，他对时局极为关注。他常常收到许多书，国内外的时事他都了如指掌，而那些来自政治生活中心彼德堡探望他们父子的人，对时局了解也没他这个隐居乡间的人详细。对此他也甚感惊奇。

安德烈公爵不仅经营庄园，博览群书，而且近来他正在分析两次战役中，我军屡屡失利的原因，草拟了对我军军事条令进行修改的意见。

一八○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去梁赞庄园视察。他儿子将继承这座庄园，而他则是儿子的法定监护人。

他乘坐着敞篷马车，春天的阳光暖洋洋地晒在身上，他欣赏着田野上的小草，新生的桦树叶以及蓝天上飘浮的朵朵初春的白云。他啥也不想，只是用快乐而又茫然的目光眺望着道路两旁优美的自然风景。

他们从去年同皮埃尔谈话的那个渡口经过。马车依次驶过脏兮兮的乡村、打谷场、田野、残雪未融的桥堍、已冲去泥土的上坡路、一道道留茬地、一丛丛嫩绿色的灌木，然后便驶入有道路穿过的桦树林。树林里没有一丝微风，简直让人感到闷热。桦树上长满了嫩绿的树叶，闪着光泽，毫不摆动；刚长的小草和紫色的野光冲破了陈年落叶，钻了出来。桦树中夹杂着棵棵小杉树，一看见那四季常青的针叶，人们就会回想起令人不快的严寒的冬天。刚进树林，马就打响鼻，而且大汗淋漓。

随从彼得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同意地点了点头。然而，很显然，彼得对此并不满足，从驭座上转过身来，和老爷说话。

“老爷，爽快极了！”彼得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

“你说什么？”

“老爷，爽快。”

安德烈公爵心想：“他说什么呀？可能是说春天吧。”他看了看道路两旁，“是啊，树木返青了……真快！桦树、稠李以及赤杨，都变青了……可是还没有看到栎树。哦，那儿就有一棵。”

一棵栎树屹立在路边。与林中桦树相比，这棵栎树的年龄可能有他们十倍那么大，树干也有他们十倍那么粗，树身有他们一倍那么高。这棵栎树巨大无比，人可合抱树干，老树枝已经折断了许久，树皮上疤痕累累。它如同一个怪物，苍老、愤怒而又高傲，将并不对称的丑陋的手臂和手指伸了出来，兀立在满面春风的桦树中。惟独它没被春意蛊惑，并不欢迎春风的来临，也不想沐浴着阳光。

老栎树似乎在说：“春天，爱情，快乐！难道你们还不腻烦这种年复一年的无聊的骗局吗？总是出现这种骗局，这种骗局！没有春天，没有阳光，没有快乐！瞧，那些受到拥挤的杉树总是这样毫无生机。再瞧瞧，我的残缺不全的手指伸向四周，或一根伸向背上，或一根抵在腰间，到处乱伸。自从我生下来后，我自始至终地这样站立着，我怀疑你们的希望，也怀疑你们设下的骗局。”

在穿越树林时，安德烈公爵几番回头看这棵老栎树，似乎想从它身上发现什么。栎树下生长着野花和青草，然而它一直屹立在它们中间，显得阴沉、丑陋而倔强。

安德烈公爵心想：“是的，老栎树没错，它永远都是正确的。让年轻人去接受欺骗吧！我们已经懂得该怎样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划上了句号！”

在安德烈的心中，一连串消极、悲哀而又欢快的思想都被这棵栎树勾起来了。他在整个旅途中，似乎又重新考虑了自己的人生，而得出的结论是消极的，是安于现状的，觉得自己没有重新开创什么的必要。只要不做坏事，无忧无虑，排除一切欲望，颐享天年就可以了。

二

为了梁赞庄园一事,安德烈公爵吩咐管事去求见县首席贵族。罗斯托夫伯爵便是现任县首席贵族。五月中旬,安德烈前去拜访他。

此时已是暮春时节。树林已经穿上了绿色的衣裳。道路上,灰尘满天飞扬。天气很闷热,从水塘边路过时,真想跳进去洗澡。

安德烈公爵心中甚是不快。满脑子里都是该问首席贵族什么。这时候,马车已经驶上了奥特拉德诺罗斯托夫家花园中的林荫路。从右边树丛里传来了姑娘们欢快的喊叫声,接着,他便看见一群少女跑过他的马车前面,一个满头黑发、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的少女跑在最前面。她身材苗条,出奇得苗条,穿着一件黄色印花布连衣裙,一块白头巾扎在头上,一绺绺经过梳理的头发从头巾中露了出来,这位少女跑向马车,不知在喊着什么,但当她发现来者是个陌生人时,便垂着双眼,笑着跑了回去。

不知怎么搞的,安德烈公爵忽然很不高兴。天气是那么美好,阳光是那么灿烂,四周也是一片欢乐的海洋,然而这个苗条美丽的少女却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的存在,只沉溺在她那愚蠢而又愉快的生活中。"她为什么这么愉快?她想些什么呢?她既不会想到军事条令,也不会想到梁赞庄园的代役制问题。那么,她会思考些什么呢?她为什么这么快活?"安德烈公爵心中充满了好奇,便自己问自己。

一八〇九年,在奥特拉德诺庄园里,罗斯托夫伯爵依然像昔日一样地生活着,即请全省的贵族狩猎、看戏、赴宴、或者听音乐。他像欢迎一切新来的客人一样欢迎安德烈,并强行留宿。

由于命名日即将来临了,因此,罗斯托夫伯爵家中高朋满座。老一辈的男女主人和一批贵宾对安德烈公爵十分殷勤。在

这无聊的时光中，安德烈几次偷看小辈中常无来由的欢笑的娜塔莎，不停地向自己提问："她在思考什么呢？她为什么这么快活？"

晚上，由于安德烈公爵孤身留宿他处，因此，久久不能进入梦乡。他看看书，接着把蜡烛吹灭，然后又点燃。百叶窗是关着的，因此屋中闷热。他埋怨起那个傻老头来（他如此称呼罗斯托夫伯爵），因为伯爵以城里没送来必要的文件为借口，非要他夜里住在这里。他也抱怨自己。

安德烈从床上爬了起来，去开窗户。他刚把百叶窗打开，月光似乎久候窗外似的，立即涌了进来。窗户开了，这是一个清凉、宁静而且明亮的夜晚。一排剪过梢头的树立在窗外，一边是黑黝黝的，一边则闪耀着银色的光辉。潮湿、多汁而且茂密的灌木生长在树下，有的枝叶呈银白色。一个有露珠闪亮的屋顶出现在黑乎乎的树木后面。右边有棵大树，枝叶稀疏，树干发白，在树梢上，一轮即将变圆的月亮悬挂在清澈明亮而又没有星星的春天的天空中。安德烈公爵将双臂支在窗台上，凝视着天空。

安德烈公爵所住的房间位于中间一层。有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那人也没有上床睡觉。他听见楼上有女人在说话。

"再唱一次吧！"一个女人说道。安德烈公爵立刻就知道说话者是谁。

"那么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睡觉？"另一个嗓音问道。

"我不想睡，我没法入睡，我又能怎样！那么，最后一次……"

两个女人的声音合唱了一首歌的结尾部分。

"哦，太美了！好，该上床睡觉了，就此结束！"

"你自己睡吧，我可没法入睡。"窗口响起了第一个女人的声音。显然，她已将身子探出窗外。因为她衣服的沙沙声，甚至她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四周都静悄悄的，一切都纹丝不动，如同月亮、月光以及阴影那样。安德烈公爵一动不动地站着，担心会

有人发现他无意之中听见她们交谈和唱歌。

“宋尼雅，宋尼雅！”又是第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话，“哦，怎么可以睡呢？你看，多么美啊！真是美极了！醒醒，宋尼雅，”她似乎是双眼闪着泪花，“从来没有这么美好的夜晚，从来没有。”

宋尼雅勉强应了一声。

“啊，看，多么漂亮的月亮！……哦，多么美丽啊！过来，好姐姐，过来吧！喂，你可看见了？像这样蹲着，用双手使劲抱住膝盖，抱得紧紧的，那么，你就能飞上天的。就这样！”

“当心，别摔出去了！”

接着，又传来俩人挣扎发出的声音，还有宋尼雅那不愉快的声音：

“都已一点多了。”

“哼，你在这只能妨碍我。好，你走，走吧！”

一切又是静悄悄的。但是安德烈知道她依然坐在那儿。他一会儿听见她活动时发出的轻微动静，一会儿又听见她发出的叹息声。

“啊，我的老天！我的老天！这是怎么搞的？”忽然，她惊恐地叫道，“睡觉就睡觉吧！”说罢，她把窗户关上了。

“她一点儿也不在意我的存在。”在倾听她说话时，安德烈心想，不知为什么，他希望她提及他，却又害怕她这么做。“又是她！好像老天爷故意这么安排的。”突然，一种与他的全部生活毫不相称的凌乱的青春的思想和期望在他的心里涌起。他觉得他没法道明自己的心绪，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三

第二天早晨，没等太太小姐们出来，安德烈公爵就辞别了老伯爵一人，踏上了回乡的路。

当安德烈公爵回到家时，已是六月初了。他再度来到那座桦树林中，在那里生长着一棵疤痕累累的老栎树，他对此树惊异不已，难以忘怀。与一个月以前相比，在树林中，马车铃铛发出的声音变得更为凝重，树林则更为茂密，树林中零零星星的小枞树丝毫没有损害总体的美感，刚长出毛茸茸的嫩绿的针叶，与周围一切很协调。

从早上到晚上，天气始终很闷热，一场雷雨即将来临。但是，天空中只飘着一小块乌云，向路上的尘土和嫩叶上撒下了零零星星的雨点。树林的左边被笼罩在阴影之中，显得很昏暗。树林的右边很潮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阵风吹来，树叶轻轻地摆动。万物都生机盎然，夜莺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时近时远。

“是的，就在这儿，这树林中有棵栎树，我觉得它长得挺有趣，可是它在何处呢？”安德烈注视着道路左边的一棵树，心里想道。这就是那棵他寻找的栎树，只是他没有认出来罢了。老栎树早已彻底变样了，伸展开了青翠欲滴的华盖，在夕阳下轻轻地摇曳。那曾经长了节瘤的手指，那满身的疤痕，暮年的哀伤和疑虑都已彻底地消失了。没有枝条从粗糙不堪的百年老树皮里钻出来，却生长出了许多嫩叶，如此年迈的栎树竟又会披满了绿叶，让人难以置信。安德烈公爵心想：“是的，正是这棵栎树。”一股莫名的春天的喜悦和万象更新的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顿时，他生平所有难忘的时刻掠过脑海，奥斯特里茨战场上高高的天空、妻子死后那哀怨的表情、站在渡船上的皮埃尔、沉醉于夜色中的姑娘、美丽的夜晚、一轮皓月，这所有的一切历历在目。

“是的，不能让三十一岁成为生命的终点。”安德烈公爵忽然果断地说道。“我心中感觉怎样，惟独我自己明白，但这是不够的，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晓，应该告诉皮埃尔，让那个幻想飞上天空的姑娘知道，让每个人都了解我，我不能只为了自己而活着，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像那个姑娘那样，对我的存在漠不关心。我要在大家的身上体现出我的生命，让大家和我共同生活！”

安德烈出门旅行回来后，准备秋天去一趟彼得堡，而且还为此找出种种理由。至于他必须去彼得堡，甚至服役，他都有许多充足的理由。如今，他自己也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曾经产生过怀疑，人应该积极地面对生活，这正如一个月以前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离开乡村的念头。他心里清楚，如果他不将生活经验应用于现实，不积极地生活，那么他的经验是无用的。依据本来就不能成立的理论，他从生活中得到了教训，依然相信自己能有益于别人，能得到幸福和爱情，这只能是自欺欺人。如今理智赋予他一种全新的理论。自从这次旅行后，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乡间生活无聊，对原来的家务失去了兴趣。他常常孤身一人呆在书房里，然后起身来到镜子前面，久久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最后转身注视着丽莎的遗像。她梳着一个希腊式的发髻，在金边镜框中，用亲切而又幸福的目光看着他。她不再把那些可怕的话讲给丈夫听，只是幸福而好奇地看着他。安德烈公爵两手交叉地放在身后，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时而紧皱双眉，时而面带微笑，思考着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带有罪恶感的秘密想法。这些思想与皮埃尔、荣誉、窗口的少女、老栎树、女性的美丽和爱情都有关，而且使他的整个生活得以改观。如果有人在此时此刻走进他的房中，他将变得无比严厉、冷若冰霜、态度生硬，镇定自若得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有时候，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进房间，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今天天气寒冷，小尼古拉不能出门散步。"

而此时安德烈公爵会冷若冰霜地对妹妹说："如果天气暖和，他只需穿件衬衫就可以出门。正是由于天气寒冷，因此要给他穿得暖和些，发明衣服的目的便是抵御寒冷，天气寒冷就该多穿衣服，可不能把需要呼吸新鲜空气的小孩关在房中。"他逻辑清楚，态度严谨。似乎是因为内心违背情理的骚动而惩罚别人。而此时，玛丽雅公爵小姐就会心想："男人由于从事脑力劳动而变得生硬，毫无趣味了。"

四

一八〇九年八月，安德烈公爵抵达彼得堡。此时正值年轻的斯佩兰斯基登上了荣誉之巅。他劲头十足地进行改革。就在这个八月，皇帝摔下了马车，腿部受伤，在彼得高夫特住了三个星期，他每天接见的大臣只有斯佩兰斯基。那时候，他正帮助皇上拟订两项举国轰动的法令，即对宫内官阶予以废除，对八级和五级文官进行考试录用；为了改变上至枢密院。下至乡政府的司法、行政、财政制度，制订宪法。如今，在查多利日斯基、诺伏西尔采夫、柯楚别依以及斯特罗冈诺夫等人的辅佐下，亚历山大皇帝初登王位时所拥有的自由主义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亚历山大开玩笑地称呼他们为社会拯救委员会。

现在，斯佩兰斯基独揽内政，阿拉克切耶夫则主管军事。刚到彼里堡不久，安德烈公爵就以宫廷高级侍从的身份朝觐。皇上两次看见他，却从没与他交谈过。安德烈公爵素来认为他不讨皇上喜欢，他的外表和为人都不讨皇上欢心。当皇上向他投来冷漠而疏远的目光时，安德烈公爵的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大臣们纷纷解释说，因为他从一八〇五年开始就退伍了，因此皇上便疏远了他。

安德烈公爵心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憎，这我也知道，因此，我的有关军事条令的意见已无呈交皇上的必要，但是，事实是最能说服人的。"他向父亲的朋友、年迈的元帅提及了意见书一事。老元帅安排见面时间，亲切地接见了他，并且答应将之呈交皇上。几天以后，安德烈公爵被通知去见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那天早晨九点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准时到达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

安德烈公爵与阿拉克切耶夫素不相识，也从未谋面，但是，安德烈公爵听到过有关此人的一些传闻，心中对此人毫无敬意。

“他官居陆军大臣，又充当皇帝的亲信，他的品德与任何人毫不相关。既然他奉命审阅我的意见书，那么此事只有他有权过问。”当安德烈公爵同许多重要或不重要的人等候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接待室里时，他心中这么想。

安德烈在军中一般都是担任副官，许多要人的接待室里都有他的足迹，接待室里各种多样的情形对他来说也毫不陌生。然而，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里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小人物的脸上充满了羞怯和恭敬，大人物的脸上有窘迫、放肆、自嘲，或对接见他们的人予以嘲弄。有的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有的轻声说笑。安德烈公爵听见有人喊“权力爷”——阿拉克切耶夫的外号。有的说道：“你将会知道老头子的厉害。”所谓的老头子也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一位举足轻重的将军明显不耐烦起来，不停地翘起腿，然后又放下，脸上带着自嘲的微笑。

然而，当门开了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只有一种神情，即惊恐。安德烈公爵再次请求值日官第二次为自己通报，可是值日官看了看他，脸上带着蔑视的神情，说，到时候会喊他的。副官领着几个人去了大臣办公室，然后又送出几个人。有个军官被带进了那道令人生畏的门里，他显得异常谦卑而且诚惶诚恐，安德烈公爵见此不禁大吃一惊。此人在里面呆了很长时间。忽然，一声怒吼声传出了房间，然后这个军官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地走了出来。出来时他双手抱头。

接着安德烈公爵被带到门口。值日官低低地说：“沿着窗口朝右边走。”

安德烈公爵来到一间简朴干净的办公室，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坐在桌旁，他长长的腰，尖而长的头，头发极短，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眉头紧锁，眼睛呈绿褐色，目光呆滞，红色的鼻子向下垂着。阿拉克切耶夫转过头来，目光却没落在他身上。

阿拉克切耶夫问道：“你要求什么？”

“我没有任何……要求，大人。”安德烈公爵低低地说道。阿拉克切耶夫的目光一下子射到他身上。

“请坐下，安德烈公爵。”阿拉克切耶夫说道。

“我没有任何要求，我听说我的意见书已被皇上陛下批交给大人您了……”

“是这样的。老弟，我已阅过你的意见书。”阿拉克切耶夫抢着说，但是只有第一句话的口气比较亲切，然后又将目光从他脸上移开了，口气也越来越不屑和厌烦。“您提出新军事条令，对吗？条令繁多，没有人执行现行的条令。如果大家纷纷制订条令，制订条令比执行要轻松。”

“我奉圣旨来请示大人，您准备如何对待这份意见书？”安德烈公爵毕恭毕敬地说道。

“您的意见书，我已批阅了，转给了委员会。我表示反对。”阿拉克切耶夫站了起来，从写字台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安德烈公爵，说：“您看这个。”

纸上是用铅笔写的一句话，既无大写，也无标点，还有拼写错误：“因为效法法国军法立论不足且不必放弃陆军条令。”

安德烈公爵问道：“意见书转给哪一个委员会了？”

“军事条令委员会。我已推荐先生任委员一职，但是没有俸禄。”

安德烈公爵淡淡地笑了一下。

“我没有这个奢望。”

“没有俸禄，担任委员。”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了一遍。“幸会！喂，喊一下，还有哪一位？”他一面冲安德烈公爵点了点头，一面喊道。

五

安德烈公爵一边等候下达军事条令委员的委任状，一边拜访熟人朋友，尤其是也许能助他一臂之力的手握重权的人。如今他住在彼得堡，怀着与战争前夜相似的心情。那时候，由于好奇，他烦恼不已。他一心一意地期望跻身掌握着千百万人的命运的最上层。如今，他从老人的愤怒，局外人的好奇，当局者的谨慎，众人的忙碌与忧虑、以及每天听到的众多委员会相继成立的消息中知道一场规模盛大的内战已在一八〇九年的彼得堡打响。一位他不认识却又很有天才的神秘人物——斯佩兰斯基担任总司令。他密切关注着那场他认识模糊的改革运动以及主要发起人斯佩兰斯基，结果军事条令一事在他心中退居二线。

局势于安德烈公爵十分有利。彼得堡上流社会对他纷纷表示欢迎。改革派之所以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进行拉拢，是因为：一、他的聪明和博学已人所共知；二、他解放农奴，人称“自由主义者”。反对改革的老一辈只认为他是保尔康斯基公爵之子，希望他支持反对改革。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们之所以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是因为他单身一人，有钱有势，还富有传奇性，曾经有人谣传他已战死沙场而且妻子惨死。另外，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五年来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以前更为成熟，不再矫揉造作、傲慢无礼以及爱嘲弄别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他显得更加稳重、更加沉着。大家对他议论纷纷，而且产生了兴趣，希望与他相见。

拜访了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第二天黄昏，安德烈公爵在柯楚别依伯爵家赴宴。他把会见“权力爷”的过程讲给柯楚别依伯爵听（柯楚别依用讥讽的口气如此称呼阿拉克切耶夫，与安德烈公爵在陆军大臣的办公室里听到的一模一样）。

柯楚别依说："老弟，没有斯佩兰斯基，你也办不成此事。他任何事情都过问，我会告诉他的。他已答应今晚来……"

安德烈公爵问道，"军事条令与斯佩兰斯基有什么相关？"

柯楚别依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似乎为安德烈公爵的单纯甚感吃惊。

"前两天我与他谈及过您，提到您解放农奴的事情……"柯楚别依继续说道。

"哦，公爵，就是您解放农奴吗？"一个叶卡德琳娜时代的老者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看了看安德烈，问道。

安德烈公爵答道："小庄园收益甚微。"他竭力对自己的行为保持低调，避免白白惹老头子生气。

"您担心落后。"老头子眼望着柯楚别依，说道。

老头子接着说："有件事我不明白，如果解放了农奴，那么谁耕地呢？立法是很容易的，但是很难管理呀！像如今这样，伯爵，我问问您，如果任何人都必须考试，那么各部门的长官由谁担任呢？"

"我认为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柯楚别依翘起腿，看看四周，答道。

"例如，我有个叫普略尼契尼科夫的下属，很杰出的一个人，如同金子般珍贵，但是他年过六十，难道他也要参加考试吗？……"

"不错，这有点难办，因为没有实行普及教育……"话还没说完，柯楚别依伯爵已经站起身来。一个高个子男子走了进来，他挽着安德烈公爵前去迎接。那人四十岁上下，秃着头，头发呈淡黄色，宽宽的前额，脸长长的，苍白异常。他身穿藏青色燕尾服，颈上挂着十字勋章，一枚金星勋章佩在左胸上。此人便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一眼就认出了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惧，正如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时一样。他不知道是否是尊敬、嫉妒或者期待使然。斯佩兰斯基长相突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在安德烈

公爵所生活的上层社会中，他从没见过如此迟钝笨拙却又沉着自信的人，也从没见过从半睁半闭的潮湿的双眼中射出如此坚定而又温和的目光，也从没见过如此高深莫测却又坚强刚毅的笑容，也从没听见过如此尖细、均匀而又柔和的嗓音，更没见过如此白嫩的脸庞和手。这是一双宽大而又十分肥胖和柔软的手。安德烈公爵只在久卧病床的士兵身上见过如此白嫩的脸庞。这就是斯佩兰斯基，俄国的国务大臣，皇上的耳目，陪同皇上去埃尔富特的跟班，在那里，他多次与拿破仑见面和交谈。

斯佩兰斯基与一般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的人不一样，他不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看看那个，也没有不慌不忙地说话。他的声调低沉，他知道众人都会倾耳细听，只注视着交谈对象。

安德烈公爵对斯佩兰斯基的话语和举止极其关注。他如同一般人，尤其是严格评价别人的人一样，当见到陌生人，尤其是像斯佩兰斯基这样的名人时，总期望对方完美无缺。

斯佩兰斯基向柯楚别依略表歉意，他不能早来，因为去皇宫有事。他没说皇帝耽搁了他的来临。这种做作的谦逊被安德烈公爵发现了。当柯楚别依向他介绍安德烈公爵时，斯佩兰斯基依旧面带笑容，注视着安德烈公爵，没有说话。

"很高兴认识您，久仰！久仰！"斯佩兰斯基说道。

柯楚别依三言两语地介绍了一下阿拉克切耶夫会见安德烈的情形，斯佩兰斯基脸上的笑容更浓了。

"军事条令委员会主席马格尼茨基先生是我的好友，"斯佩兰斯基把每个音节都咬得很清楚地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见面。"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希望您能发现他富有同情心，凡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他都会支持。"

许多人把斯佩兰斯基围成一圈。那个提及自己属下的普略尼契尼科夫的老头子也向斯佩兰斯基提出了一个疑问。

安德烈公爵默默地观察着斯佩兰斯基的举止。他心想：不久以前，此人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神学院学生，而如今俄国的命运

却被掌握在他的这双白胖的小手里。斯佩兰斯基异常轻蔑而又冷淡地回答了老头子的问话，安德烈见此不禁大吃一惊。他似乎高高在上地纡尊降贵地对老头子说话。老头子的几句话的声调过高，斯佩兰斯基微微一笑，对他说，他无权对皇上想做的事情的好坏予以妄评。

斯佩兰斯基与众人谈了一阵以后，起身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带着他走到房间的另一端。显而易见，他认为有必要和安德烈聊聊。

“那位老先生老缠着我和他们热烈交谈，我都没法与你交谈。”斯佩兰斯基的脸上带着不屑一顾的微笑。这笑容仿佛在表明，刚才与他说话的那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他和安德烈都心中有数。安德烈公爵为此甚是得意。“我已久闻您的大名，因为：一、你解放家中农奴，开了先河，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像你这样；二、众人对朝臣品级新法规议论纷纷，可是您还有另外几位宫廷侍从并不觉得委屈。”

“对，家父不愿我享受特权，我是从低级职务干起的。”安德烈公爵说道。

“令尊身为老前辈，显而易见，他高于我们，但是这种为恢复公道所采取的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可言”。安德烈公爵说道，他竭力与已感觉到的斯佩兰斯基的威力相抗衡。他不愿总是附和，想保持不同看法。平时，安德烈公爵总是轻松自如地谈笑，而此时此刻，他却颇感费劲地与斯佩兰斯基交谈。对这个名人的为人，他关注得有点过火了。

“可能他们抱有狼子野心。”斯佩兰斯基打断了他的话头，低低地说道。

安德烈公爵说：“多少也是为国家着想。”

“那么，您是什么意思？……”斯佩兰斯基缓缓地垂下双眼，问道。

“我信奉孟德斯鸠的理论。对他的思想，我表示赞同。荣誉是君主政体的基础，这是无可非议的，我认为贵族的某些特权是维护这个感情的手段。”

斯佩兰斯基那张白嫩的脸上毫无笑意，这使他好看了一些。也许安德烈公爵的思想引起了他的兴趣。

“如果你持这种观点看待问题，”斯佩兰斯基的法语有点吃力，讲俄语也缓慢，但是其口气异常镇静。他说，不可凭借有损公益的特权来维持荣誉，荣誉是用来防止可耻行为的消极办法，也推动人们争取赞扬和奖赏。”

他得出了这个简洁有力的结论。

“维持这种荣誉的制度是一种竞赛的动力，与拿破仑皇帝的荣誉相似，不但于公务无害，反而有益。但是这并非是一种阶级或朝廷特权。”

“我不愿与你争论这个问题，但是至于朝廷特权是否也有同样的目的，我们并不能予以否认。每个朝廷都认为享有与身份相称的特权是理所当然的。”安德烈公爵说道。

“但是您不愿享用特权，公爵。”斯佩兰斯基说道，他的脸上挂着笑容，表明他要客气地结束这令人尴尬的谈话。“如果您能在星期三光临寒舍，那么我可以先同马格尼茨基打个招呼，再告诉您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事情。再说，再次与您长谈一次，我也感到高兴。”斯佩兰斯基双眼一闭，依照法国的礼节鞠躬，竭力不惊动他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客厅。

六

呆在彼得堡的开始的日子里，安德烈公爵感到这个城市里的诸种琐事彻底淹没了他在离群索居时期所产生的思想。

晚上回到家里以后，他把四五次必要的拜访和约会记在笔

记本上。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被生活的机器，紧凑的日程安排耗尽了。他不干什么，甚至也不思考什么，也没有时间思考，他只说说话，把他在乡间思考的事情顺利地说出来。

有时候，他也不甚满意，因为总在同一天里，在不同的地方，说着同样的话语。但是，他整天东奔西跑的，甚至都没时间想，实际上他什么事情都没做。

星期三那天，斯佩兰斯基单独在家中会见安德烈公爵，俩人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半天。如首次在柯楚别依家那样，斯佩兰斯基留给安德烈公爵的印象非常深刻。

安德烈公爵认为大多数人都是不重要的。因此，他很想找一个偶像，当他与斯佩兰斯基相识后，他就认定斯佩兰斯基是智慧和道德的化身。如果斯佩兰斯基与安德烈属于同一阶层，彼此的教养相同，如此一来，他身上庸俗软弱的一面就会被安德烈发现，就会与英雄相差甚远。然而现在斯佩兰斯基那卓越的逻辑思维能力令他肃然起敬，因为安德烈对他还不甚了解。另外，可能是安德烈公爵的才能获得了他的赏识，或者他觉得有必要收他于麾下，在安德烈公爵面前，斯佩兰斯基竭尽全力地表现他那公平而又冷静的思维能力，而且十分微妙地说安德烈公爵的好话。这是一种夹杂着自负的奉承，表明众人的愚蠢和自己思想的明智与深刻只有他俩心中有数。

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斯佩兰斯基老是说："我们总是带着根深蒂固的习惯去看待问题……"或者面带笑容地说："可是我们既要喂饱狼，又要保全羊……"或者说："他们没法明白这一层……"而他的神态似乎在说："至于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我们都心里明白。"

通过这次与斯佩兰斯基的长谈，安德烈初次见到斯佩兰斯基时心中所产生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在他的心目中，斯佩兰斯基头脑冷静、逻辑严谨、智商极高，凭借着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他手握重权，而且还借助于这种权力来为俄国谋福

利。安德烈认为斯佩兰斯基便是他做人的榜样。对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他能够理智地予以解释，对理性的重要性毫不否认，用理性来衡量一切。斯佩兰斯基简单明了地表达思想，安德烈公爵不禁对他的所有想法均表示赞同。如果安德烈公爵反驳或者进行争论的话，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表明他的见解的独立性，并非彻底地同意斯佩兰斯基的意见。一切都是正确的，一切都合乎情理，但是让安德烈公爵感到困惑不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斯佩兰斯基用冷冷的目光洞察一切，却又不肯让人察看自己的灵魂，还有他那双白嫩的手。安德烈公爵忍不住注视着那双手，如同普通人注视着当权者的手一般。不知怎么搞的，安德烈公爵对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以及白嫩的双手甚感不快。还有斯佩兰斯基过分对人不屑一顾，为了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他总是不择手段，这也令安德烈公爵不快。他除了运用比喻之外，还用各种论证方法，而安德烈认为，当他从一种方法转入另一种方法时，他过分胆大。他时而是实干家，对空想家予以斥责，时而又站在讽刺家一边讥讽反对派，时而对逻辑十分讲究，时而升华到哲学的范畴（他尤其多多使用最后的那种方法。），他把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定义空间、时间以及思想，然后进行反证，重新回到刚才争论的问题上。

总而言之，毫不动摇地坚信理性的力量和正确性便是让安德烈公爵大吃一惊的斯佩兰斯基的思想的特征。显而易见，斯佩兰斯基从未有过安德烈公爵常有的那种思想，即没法毫无保留地表达所思考的一切。他也从没有这样怀疑过，“我的所思所想以及我所相信的一切是否荒唐可笑？”而最让安德烈公爵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正是斯佩兰斯基的这种思想特征。

认识没多久时，安德烈公爵对斯佩兰斯基佩服之至，如同他曾经对拿破仑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样。斯佩兰斯基是神父之子，也许凡夫俗子会因此鄙视他（许多人就是如此），但是安德烈公爵却因此分外看重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而且不知不觉之中，这

种感情愈来愈深厚。

在安德烈公爵首次来访的晚上，当俩人谈到立法委员会时，斯佩兰斯基用嘲讽的口气告诉安德烈公爵，立法委员会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总费用高达几百万卢布，最终却什么事情也没办成，罗森坎姆普夫只是在法律的条文上加上了一些标签。

“国家花去几百万卢布，收获的只有这些！”斯佩兰斯基说道，“我们想让枢密院掌握新的司法权，但是却没有法律。公爵，因此现在你这样的人不为政府做事，真是罪过！”

安德烈公爵回答说，学过法律的人才可以做这种事，但是他却没有学过法律。

“实际上，没有人学过，您又能怎样呢？这是一个必须冲破的怪圈。”

一个星期过去了。安德烈公爵成为军事条令委员会的一员，而且他根本没想到的是，他担任了条令编纂委员会的处长。根据斯佩兰斯基的要求，民法第一部分的编纂工作由他负责，而且还要以《拿破仑法典》和《查斯丁尼法典》为参考，起草有关人权的条文。

七

大约两年前，也就是一八〇八年，皮埃尔视察了庄园后，便去了彼得堡，身不由己地担任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首领。他主办会友聚餐会，主持丧事，吸收新会员，与各地分会联合，共同寻找会章真本。他自己出资修建会场，努力把捐款补足（在这方面，多数会员出手吝啬，不准时交纳捐款）。他几乎孤身一人维持着共济会建在彼得堡的贫民院。

然而，当一年的时光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寻欢作乐之中白白耗尽以后，皮埃尔开始发现，虽然他想坚持共济会的立场，但是

它却从他脚下滑走。与此同时，他还感觉到了，越坚持共济会的立场，他们之间的联系就越密切。刚参加共济会时，他觉得自己如同单足踏在平滑的沼泽地上，刚踩上去，身子立即下沉，为了证明脚下是坚实的地面，他的另一只脚也踩在了上面，结果就深深地陷了进去，最终被迫走在与膝齐平的沼泽地里。

巴兹杰耶夫离开了彼得堡（最近，他放下了彼得堡分会的事务，在莫斯科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分会会员都熟识皮埃尔，皮埃尔很难只把他们当做共济会会员看待，而忘记他们就是熟悉的某某公爵或者某某伊凡、华西里耶维奇，其中大多数人既浅薄又平庸无能。透过共济会的会裙会徽，他发现军服和勋章依然是他们的追求目标。当他收集捐款，统计捐款簿上十来个会员捐助的二三十个卢布时（大多数人只是欠着，而且其中像他一样富有的人有一半之多），他常常会回想起举行共济会入会宣誓仪式时，所有的人都承诺为别人奉献自己的全部财产。他不由得心生疑虑，虽然他努力想摆脱它。

熟识的会友被皮埃尔分成四类。第一类会员对会务活动和世俗事务很不积极，一心研究教会的神秘学问，对上帝三位一体的称号加以探索，或者研究物质三元素，即硫磺、水银以及盐，或者对所罗门神庙方块以及其他图案的涵义寻求解释。这一类人多数年迈，在皮埃尔的眼中，巴杰耶夫便属于这一类。他尊敬他们，但与他们志不同、道不合，共济会的神秘教义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趣。

皮埃尔认为第二类人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相似的人。他们在探索、在彷徨，没有在共济会中找到一条明确的捷径，但仍一心一意地寻找。

依皮埃尔之见，多数会友便属于第三类，在共济会，他们只能看到表面形式和仪式，只知道严格遵守它们，毫不注意它们的内涵和意义。这一类人中有维拉尔斯基，甚至总会会长。

最后，也有许多会友被归入第四类，尤其是新会友。皮埃尔

观察到他们缺乏信仰，没有心愿，他们是为了结交年轻权贵才入会的，而会里又有许多这样的人。

皮埃尔开始不满意自己的活动。共济会，至少是他所见识的共济会，在他的眼里，有时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他并不怀疑共济会本身，但是怀疑俄国共济会已走上了歧途，偏离了其宗旨。于是，为了研究共济会的深奥教义，年底他将出国。

一八〇九年夏天。皮埃尔再回彼得堡。通过与国外的会友写信，俄国共济会了解到皮埃尔获得许多国外高级会友的信任，领悟了许多教义。他在会中的地位上升了，还带回了许多有益于俄国共济会的东西。彼得堡的共济会的会员们纷纷前来拜访，进行巴结，都认为他有事瞒着大家，正打算怎样行动。

共济会分会的二级大会定期举行。皮埃尔将在大会上对彼得堡分会会友们传达最高领导的指示。例行仪式结束后，皮埃尔站了起来，开始讲话。

“亲爱的兄弟们”，皮埃尔满脸通红，把准备好的讲稿拿在手中，话语结结巴巴的，不连贯。“只是悄悄地遵守我们的教义还不够，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行动起来。我们在打瞌睡，但是我们需要行动起来。”皮埃尔开始念讲稿，“为了宣传真正的真理，胜利获得美德，我们必须清除人们的偏见，宣扬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准则，承担起教育青年的责任，与社会栋梁密切联系，大胆而谨慎地驱除迷信、愚昧和疑心，团结那些忠于我们，具有共同目标的权贵。”

“因此，必须使美德战胜罪恶，让正直的人这一辈子也能因德行而得到永远的奖赏。但是如今的各种政治制度阻碍我们实现目标。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呢？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一切，用暴力对付暴力吗？……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作法。必须反对一切暴力改革，因为人们仍若如此，是不可能驱除罪恶的，因为智慧不需要暴力。

“共济会的所有计划应该建立在坚强，有美德和信心的人的

培养上。所谓的信心，便是时刻竭力战胜罪恶和愚蠢，保护才能和美德，从尘世中把有价值的人挽救出来，吸收他们为会员。到那时候，要缚住维护混乱的人们的手脚、逼他们不知不觉地就范，对本会来说，才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总而言之，一个具有普遍权威的管理体制要建立起来，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权力的影响，但是并不有损于公民的义务。除此之外，其他的管理机构可以照常运转，只要对本会的让善胜恶的伟大目标不构成障碍就行。这个目标同时也是基督教的宗旨。它教导人们要聪明善良，为了自己的利益，效法最优秀的贤士，遵循他们的教诲。

“当黑暗笼罩了万物的时候，只需宣教就可以了。因为真理是以崭新的形式出现的，具有非凡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比它更加有力的手段。感情可以支配人，如今我们就需要从道德中寻找感情的魅力。情欲是无法消灭的，我们应该把它引向崇高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在道德范围满足人的情欲。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本会将提供必要的手段。

“等我们在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会友，一个人培养两个人，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时，本会就无所不能了，可以更好地造福人类。”

这次演讲不但给会友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且在他们之间引起了骚动。多数人发现其中体现了光明会的可怕的意图，态度很冷漠，这使皮埃尔大吃一惊。会长也对皮埃尔的演说予以驳斥。皮埃尔更加劲头十足地发挥他的思想，好久没有开过这样争论得很激烈的会议了。会友们分成两派，一派责备皮埃尔，认为他有光明会的思想，另一派则对他表示支持。皮埃尔第一次在这样的集会上惊讶地发现人们的思想是千差万别的。两个人对任何真理的看法都是不同的。甚至那些仿佛支持他的人依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力歪曲了他的观点。这种歪曲是皮埃尔无法容忍的，因为他坚决要求完整地传达自己的思想，让别人正确地理解他的观点。

会议接近尾声时，会长恶意讥讽皮埃尔，说他过于偏激，还说他不是因为敬重美德而与人争论，而是生性好斗。皮埃尔没有作答，只简洁地问他是否接受他的意见，会长等人回答说不接受，没等散会，他就离去了。

八

令皮埃尔十分恐惧的忧郁症再次发作了。在会里作完演讲之后，他一连在家中的沙发上躺了三天，拒绝见客，足不出户。

这时候，妻子来信了。在信中，她要求见他，说十分想念他，甘愿为他奉献一生。

在信的末尾，妻子告诉他，她将马上回国，去彼得堡。

接到这封信没多久，皮埃尔最不屑一顾的一个共济会的会员闯进他家中，与他提及了他的婚姻，以会友的身份告诫他不该这么苛刻地对待妻子。对悔过的人，他不愿原谅，这与共济会的基本准则是背道而驰的。

就在此时，他的岳母华西里公爵夫人派人来请他去她那儿谈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几分钟也可以。皮埃尔发现有人在谋划，强行把他们夫妻俩捆在一起。当时，他心绪不佳，忧郁而烦闷，甚至还认为这件事没什么不好的。由于他心情不佳，因此既不珍视自己的自由，也没坚持惩罚妻子。

“没有人是正确的，也没有人是错误的，因此她也没有过错。如果他没有立刻表态与妻子破镜重圆，那只能是因为他闷闷不乐，没法行动起来。如果现在妻子来到他身边，他不会赶走她。与他所关心的事情相比，与妻子同住或者分居又有什么不同呢？

皮埃尔既没回答妻子，也未答复岳母，那天夜晚，他启程去莫斯科与巴兹杰耶夫会面。皮埃尔写在日记里的话如下：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刚辞别恩人回来，赶紧把所有的体会记录下来。巴兹杰耶夫过着贫困的生活，已患令人痛苦不堪的膀胱病两年多。他从不呻吟，毫无怨言。从早到晚，除了吃最简单的饭菜外，他总是在做学问。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叫我坐在床上。我做了东方和耶路撒冷骑士的暗号给他看，他以同样的手势作答，并面带笑容、态度温和地问我，在普鲁士和苏格兰分会听到了什么传闻，有何收获。我尽量告知他一切。也提及了我向彼得堡分会提出的意见，他们的恶劣态度，我与会友们的分道扬镳。巴兹杰耶夫没有说话，思索了很久很久，然后把他们的观点告诉了我，使我立即对昔日的所有经历以及未来的所有道路一目了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问我对本会的三大宗旨是否还有印象。第一，坚持和参悟教义。第二，为了接受教义，必须净化和完善自己。第三，以自我净化作为完善人类的手段。哪一项宗旨是最重要的呢？当然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净化最重要。只有自始至终地坚持它，我们才能避免受到环境的影响。另外，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这是这项宗旨的要求。但是，我们骄傲自大，而迷失了方向，忽视了这项宗旨，妄想领悟因自身不洁而没资格接受的教义，或者自身肮脏不堪，丧失道德，却痴心妄想完善人类。光明会并非一种纯粹的理论，因为他们极其喜欢参加社会活动，而是目中无人。为此，巴兹杰耶夫批评了我的演讲和所有的活动。我心悦诚服。当谈及我的家庭问题时，他对我说，‘我告诉过你，自我完善是真正的共济会的主要责任。我们常常以为摆脱了生活中的困难，这一目的就可以达到。实际上，截然相反，先生，我们只有在尘世的骚乱中才能达到以下三项宗旨：第一，知道自己。因为人只有比较才能认识自己。第二，自我完善，奋斗才能导致自我完善。第三，达到主要德行——视死如归。生活的变幻无常最能体现它的空虚，

使我们天生对死亡或再生的爱更加深厚。这些话语极其精辟，因为巴兹杰耶夫虽然承受着肉体上的极大痛苦，却从不对生活产生厌倦感，与此同时，他又喜欢死亡，虽然他心地洁净而崇高，对死有准备的心理，准备面对死亡。接着，恩人又把创世大四方形的意义解释给我听，还指出万物的基础是三和七的数字。他劝告我同彼得堡会友恢复交往，只承担会中的次要职务，努力帮助会友们战胜骄傲自大，使他们自知，进行自我完善。另外，他还劝我第一要修身养性，为此，他便把这本日记送给了我。我将在上面记下我的行为。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再次与妻子共同生活。岳母流着泪来找我，说海伦在彼得堡，请求我听她说说，她说海伦是冤枉的，我抛弃了她，为此她痛苦不堪。我知道，一旦我与她相见，就无法拒绝她提出的要求。我左右为难，不知道向谁寻求帮助，同谁商量一下此事。如果恩人在此，他一定会告诉该怎么处理此事。我回到房中，重温巴兹杰耶夫的来信，回想起与他的谈话，然后便得出了结论，我不该拒绝妻子，应该援助所有的人，尤其是与我关系密切的人。我应该将十字架背起来。既然我出自于美德而宽恕了她，那么我就同她结为精神上的夫妻，我已经如此决定了，就将之写在信中告知巴兹杰耶夫。我告诉妻子，我请求她将过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有对不起她的地方，请她原谅。但她却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原谅的。对她说罢此话，我顿感轻松。不能让她发现我再次见到她时心中的痛苦。我住在大住宅楼上，领略到新生的欢乐。

九

在宫廷里或者大舞会上，最上层社会依旧分成几个圈子，而且各有各的特征。最大的要数法国派，即鲁勉采夫伯爵和科兰古大使的拿破仑联盟。自从海伦和丈夫到了彼得堡后，她在这个圈子中的地位显得十分显著。法国使馆人员和法国派中以学识和礼貌著称的人物常常在她家中聚会。

在引人瞩目的三国皇帝会晤时，海伦恰好在埃尔富特逗留。在那里，她与拿破仑派的要人相识了，风头出尽。拿破仑本人曾在剧院中见过她，还打听她的姓名，对她的美貌赞叹不已。她美丽而高贵，风头极健，但是皮埃尔并不为此感到奇怪，因为两年来，她出落得更加妩媚动人了。他只是对她在两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聪明而美丽的迷娘”的美称而甚感惊奇。大名鼎鼎的德利涅亲王写了八页长信给她。比利平则将俏皮话留给海伦伯爵夫人，他说在海伦伯爵夫人的客厅中受到招待如同把聪明才智的毕业证书拿在手中。年轻人都会在参加海伦举办的晚会前几天发奋读书，以便可以在她家客厅里卖弄卖弄自己。使馆秘书，甚至公使，都将外交秘密告知她。海伦的身上拥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力量。皮埃尔深知妻子生性蠢笨，有时他焦虑不安地参加她的晚会或宴会，倾听众人谈论政治、诗歌和哲学。他参加这种晚会的心情同魔术师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会有人拆穿他的骗术。但是大概需要愚蠢的主持这种交际活动，大概受骗者在被骗时，心中是快乐的，没人拆穿骗术，而海伦的名声“美丽而聪明的迷娘”稳如泰山。她即便说出了极其庸俗蠢笨的话语，众人也会对她的每一句话赞美不已，并在话中寻找出乎她意料的深奥的涵义。

皮埃尔最适合做这个出尽风头的交际花的丈夫。他行为古怪，精神恍惚，具有绅士风度，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妨碍，不但无损

于客厅里的高雅的格调，而且显得平庸、笨拙，衬出了妻的高雅大方。两年来，皮埃尔把心思都放在精神生活上，对其他活动不屑一顾，冷漠、超脱和宽容地对待妻子圈子中的一切。他并非佯装这么做，因此众人都很敬重他。他走进客厅如同走进剧院一般。所有的人他都认识，看到任何人他都高兴，然而，他的态度是冷漠的。偶尔他也加入他感兴趣的谈话，根本不管是否有使馆人员在场，喃喃地说出与当时气氛毫不协调的观点。不过彼得堡最漂亮的女人的怪丈夫这一称呼已人所共知，于是无人重视他的所作所为。

海伦从埃尔富特归来以后，在天天来访的年轻人当中，飞黄腾达的保里斯是皮埃尔家的常客。“我的侍童”便是海伦对保里斯的称呼，而且把他当做孩童一般。海伦像对别人一样对保里斯的微笑。保里斯极其严肃而毕恭毕敬地对待皮埃尔。他是如此彬彬有礼，皮埃尔因此感到不安。三年前，妻子使皮埃尔蒙羞，他为此痛苦不堪。如今，他已不再这样了，因为妻子的真正丈夫并不是他，他也不允许自己猜疑。

“不，现在，她变成女学问家，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疯癫癫的。”皮埃尔喃喃自语，“女学问家从不谈恋爱。”这句话不知是他从何处听来的，而且他对此坚信不疑。但有点奇怪的是，每当保里斯在妻子的客厅里逗留（他几乎老在那儿），皮埃尔就会发生心理上的变化，他似乎被捆住了手脚，不能随便行动。

皮埃尔心想：“我怎会如此厌恶他？过去我还十分喜爱他呀！”

在世俗的眼里，皮埃尔是个大富翁，是一位有名的贵夫人的荒唐可笑的丈夫，是个老闲着但并不害人的聪明的怪人，是个惹人怜爱的好男人。而在这个时期，皮埃尔的心里活动既复杂又痛苦。许多启发都来自于这种活动，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疑虑和欢乐。

十

皮埃尔没有停止写日记，他在这个时期里写的日记如下：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点起床，阅读圣经，然后便去处理公务（皮埃尔接受恩人的劝告，分担一个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回家独自吃午餐。许多我不喜欢的客人又聚集在夫人那儿。我节制饮食，吃完饭后，为会友们抄教义。晚上在伯爵夫人那里讲述了某某人的令人发笑的轶事，他们听罢，哈哈大笑起来。直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犯了错误。

上床睡觉时，心情是快乐而平静的。高高在上的主啊，帮我像你一样，第一，心气平和，不动怒。第二，清心寡欲。第三，脱离尘世琐事的骚扰，但并不撒手 ①政府职务；②家庭义务；③与朋友往来；④经济问题。

十一月二十七日

很晚才起床，醒后久久地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主啊，帮帮我，让我振作精神，把我引到你的路上吧！读了圣经，却毫无体会。会友乌鲁索夫来拜见，与我谈及尘世间的事情，他提及新圣旨。我正要开口批评他，忽然回想起行动准则以及恩人所说的话。他说，在国家需要他担任公职时，真正的共济会会员就应该是个勤勤恳恳地工作的公务员。在没被任用时，则应该是位镇定自若的旁观者。祸从口出，我的敌人便是我的舌头。会友T·B君和O君光临寒舍，对招收一名新会员之事做了初步商议。他们提出让我担任导师。我认为自己不坚强，没有资格任导师。然后我们又谈及对神庙七

柱和七级的解释，对七学、七德、七恶和圣灵的七惠作了解释。会友 O 君口才极佳。入会仪式定在今晚举行。会所里装饰一新，显得很壮观。要招收的新会员是保里斯。我充当了他的入会介绍人以及导师。我们一起呆在黑乎乎的神庙里，一种奇怪的激动一直在我的心头荡漾。我无法消除对他的憎恨。因此，我更加愿意使他脱离罪恶，走上真理之路，但是我无法削除对他的嫌恶。我想，他之所以入会，是因为他想接近我们会中的人，并让大家对他有好感。他几次向我打听 N 和 S 是否是我们的会友（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观察到他不可能真正地尊重我们的会，他十分忙碌，一心扑在世俗的生活上，不肯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完美。另外，虽然我毫无理由怀疑他，但是我感到他不够诚心。当我们在黑暗的庙堂里面面相对时，我真想把抵在他那赤裸的胸前的剑插进去。我没有极佳的口才，不能让会友和会长们知道我的猜疑。伟大的造物主啊！帮我摆脱谎言的迷宫，迈上真理之路吧！

接下来的日记中有三页没有字，空白纸后的话如下：

独自和会友 B 进行了有益的长谈，他劝告我和会友 A 友好相处，虽然我不配，但是我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创世主名叫亚当纳伊，万物的主宰者名叫爱洛伊姆。我不知第三个名字，只知他意味着万有。与会友 B 的交谈为行善路上行进的我增添了力量、精神和信心。在他的面前是不存在疑虑的。我明白了可怜的社会科学与我们那无所不包的教义之间的区别。人类的科学分割了一切，然后对此进行理解。在扼杀了一切的基础上进行剖析。根据共济会的神圣教义，万有是统一的，人们是在总体和生活之中来认识它的。物质的三元素是硫磺、水银和盐，三者结合在一起。硫磺中存在

油和火的性质。硫磺与盐混合后，盐的可燃性就会产生一种吸引力，因此，它就吸住了水银。硫磺和水银混合后就会产生各种物体。水银是一种神圣的元素，可以流动，可以飞散开来，也就是基督、圣灵和它。

十二月三日。

很晚才醒来。读了《圣经》，但是没有体会。然后在大厅里散步，想反省一下自己，却又回想起发生在四年前的一件事。决斗结束后，陶洛霍夫先生与我在莫斯科重逢。他说，虽然我的妻子不在身边，但祝我心旷神怡。当时我没有答理他。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详细情形，我在心中恶毒地诅咒了他，作了最刻薄的回答。直到发觉自己怒气冲天，才平静下来，消灭了这个想法，但是我忏悔得还不够。后来保里斯来访，给我讲了许多奇怪的事情，他来了我就心中不快，不客气地说了一些话。他奋力回击。我大发雷霆，许多令人不快甚至粗暴的话脱口而出。他默默无言，等我头脑冷静时，一切都晚了。主啊！我没法与他相处，因为我有过于强烈的自尊心，自以为比他高尚，最终却比他更坏。他并不把我的粗暴无礼放在心上，我却截然相反，非常鄙视他。主啊！但愿在他面前我能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并使我的行为对他有利。吃完饭后，上床睡觉了。在梦中，有个声音在左耳边说："你死到临头了。"

在梦中，我在黑暗中前行，忽然，一群狗围住了我，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突然，我的左腿被一只不大的狗牢牢咬住了。我用双手掐它。刚摆脱它，我的胸口又被一只比它大的狗咬住了。我避开它，这时，第三只更大的狗又冲过来了。我举起它，但是举得愈高，它就愈大，愈沉重。突然，会友 A 来了。他挽着我走到一座大楼前面，必须通过一条狭长的木板才能进楼。我刚踩在上面，它便弯曲了，翻了。我便爬墙，好

不容易才双手抓住了墙，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墙头。我的腿吊在一边，身子则在另一边。一回头，我看见墙头上站着会友 A。他指了指一条林荫路和一个花园，一座漂亮的大楼耸立在花园里。我醒来了。上帝啊！伟大的造物主啊！帮我赶走那群狗——我的情欲，尤其是最后面那条集中了各种情欲的狗，帮我迈进梦中的那座道德圣殿吧！

十二月七日。

梦中，巴兹杰耶夫在我家中坐着。见到他，我十分高兴，也心甘情愿款待他。我不停地和别人闲谈，突然，我想起了他不会赞成我的作法。我想靠近他，拥抱他，但是，当我刚刚靠近他时，他脸色突变，年轻了许多。他低声向我宣讲教义，声音小得没法听见。后来，我们一同走出去了。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或坐在地上或躺着，他对我说着话。我似乎想让他理解我的感情，没有倾听他说话，而是想像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上帝赐给的恩惠。他注意到了我的眼中闪着泪花，我见此十分高兴。但是他扫了我一眼，目光中充满了恼怒。跳了起来，咽下了一半话。我心中害怕，问是否在说我，他没有作答，样子很亲切。随后我们似乎走进了我的卧室，卧室里有张双人床。他在床的一边躺下了，我似乎想爱抚他，也躺在床上。他好像问道："说老实话，您主要嗜好什么？您自己清楚吗？我想您已经清楚。"我很难为情，回答说，虽然我听从他的劝告和妻子同住，但是却丝毫未尽丈夫的责任。他不赞同这句话，说不应该不温存妻子，这是丈夫的义务。他极力想使我明白这一点。我说我羞于这么做。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我醒来以后，回想起了《圣经》里曾说："生命便是人之光。光照耀着黑暗，黑暗却不接纳光。"巴兹杰耶夫的脸庞显得年轻了许多，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今天恩人来信了，他在信中提到了夫妻的义务。

十二月九日。

我做了一个梦，梦醒后心兀自蹦跳不已。我似乎呆在莫斯科家中的大起居室里，巴兹杰耶夫从客厅中走了过来。我似乎知道他已再生，便跑去迎接。我好像亲吻了他，亲吻了他的双手。可是他却说："难道你没发现我的脸发生了变化？"我看看他，依然拥抱着他。我似乎发现他有一张年轻的脸，但是他秃着头，与以前判若俩人。我说："即便我们偶然相遇，我也能一眼就认出您。"然而，与此同时，我心中在想："这是我的真心话吗？"忽然，我看见他如死人一般直挺挺地躺着，后来他又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同我一道来到了十分宽敞的书房里，还把一本用绘图纸装订成的大书拿在手中。我说："我撰写了它。"他点了点头。一打开书，我便发现每一页书上都印有漂亮的图画。我心里似乎明白，这些图画都是讲述心灵之间的恋爱故事的。我似乎看见书页上有一位美女，身穿透明的衣裳，身子也是透明的，向云端飞去。我好像明白这美女便是《雅歌》的插图，而不是别的什么。我欣赏着图画，好像认为我不该看似的，可是我又无法丢下它们。上帝啊！拯救我吧！主啊，要是你将遗弃我，那就依照旨意行事吧！如果是我自己造成这一切的，那么您就教教我如何面对这一切吧！如果您彻底舍弃我，我将会死于淫乱之中。

十　一

罗斯托夫全家度过了两年的乡下生活，然而家境却毫无好转。

虽然尼古拉坚持宗旨，依然在处于偏僻地区的团里服役，省吃俭用，压缩支出，但是奥特拉德诺依然坚持着昔日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米嘉不善理财，因此年年都有新的债务。显而易见，在

老伯爵的眼里，惟一的出路便是做官，于是，他就去了彼得堡，以求个一官半职。同时也正如他所言，让姑娘们最后一次享乐。

罗斯托夫家刚搬到彼得堡，别尔格就向薇拉求婚，而且薇拉也接受了。

在莫斯科，罗斯托夫家属于上层社会（这一点并不为他们所知，至于他们属于哪一个阶层，也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但是在彼得堡，他们虽然交际甚广，但是社交圈子却不是不固定的。他们在彼得堡属于外省人，甚至他们在莫斯科盛情款待过的人也对他们不屑一顾。

在彼得堡，罗斯托夫家依然热情好客，与在莫斯科时没什么两样。晚宴时总是宾客盈门，奥特拉德诺的邻人、囊中空空的老地主以及他的女儿们、王宫中的女官彼隆斯卡雅、皮埃尔以及县警察局局长之子，他如今在彼得堡任职。在彼得堡，保里斯、皮埃尔（老伯爵与他在街上相遇，然后便把他死拉硬拽到家中），别尔格很快就成了罗斯托夫家的常客。别尔格一天到晚都呆在罗斯托夫家，如一般求婚的年轻人一样，对伯爵家的大小姐殷勤备至。

别尔格向众人展示奥斯特里茨战役留给他的那条受伤的右臂，左手握着根本不必要的宝剑。这并非毫无缘由。他劲头十足地向众人反复讲述这次战役，力图使众人相信他的行为的英勇和高尚，还提及了因奥斯特里茨战役，他获得了两枚奖章。

别尔格在芬兰战争中也立下了军功。当时，他把夺去了总司令身边的副官的炮弹弹片捡了起来，便送给了长官。如讲述奥斯特里茨战役一样，他口若悬河地讲述着这件事，使众人相信他的行为的正确性，再说，在芬兰战争中，他又获得了两枚勋章。一八〇九年，身份近卫军大尉的他再次获得了勋章，获得了彼得堡的一个肥缺。

有些听了别尔格的功绩的自由主义者笑了起来，但是他们也没法否认他是一位英勇而勤奋的军官，深受长官的重视，同时

也是一位拥有远大前程和稳固的地位、为人正派的青年。

四年以前，别尔格在剧院里与德国同事相遇，并把薇拉指给他看，用德语告诉他："她将成为我的妻子。"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下定了决心，要娶她为妻。现在在彼得堡，他考虑了一下罗斯托夫家以及自己的社会地位，认为时机已到，就正式向罗斯托夫家求婚。

开始，罗斯托夫家勉强同意了他的求婚，对他来说，这是件丢面子的事情。开始一看，让人感到奇怪。作为一个门第低微的利夫兰贵族的儿子，他居然想娶罗斯托夫伯爵小姐为妻，然而，虽然别尔格生性有点自私，但是直率爽朗，罗斯托夫家不禁认为这是件好事，再说别尔格也自信如此，甚至是件大好事。另外，罗斯托夫家已今非昔比了，求婚者必定知道这一点，而薇拉已二十有四了，这便是主要原因。她出入各种交际场所，虽然很美丽，也颇懂人情世故，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求婚者登门。于是，罗斯托夫家就接受了别尔格的求婚。

"您知道。"别尔格对一个被他称为朋友的同事说道，因为他明白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朋友，"您知道，我已经考虑过这一切，如果我没有反复考虑过，觉得非结婚不可，我真不肯结婚呢。但是如今情形不同，我父母的生活有了着落，我已经替他们安排好了，奥斯采区的地租收入可以支付他们的生活开支。我俩在彼得堡的生活开支可以依靠我的薪俸，还有她的陪嫁，我又会省吃俭用，因此，我们会过得很好。我不是为了钱而结婚的，在我的眼里，为钱结婚是不高尚的。然而妻子和丈夫应该有各自的钱。我拥有官职，而她拥有社会关系和一点儿钱。在如今这个时代，它的作用可不小，你说呢？主要的一点则是她是个美丽的姑娘，而且令人尊敬，而且爱我……"

别尔格满脸绯红，淡淡一笑。

"她性子好，又懂人情世故，所以我爱他。虽然她的妹妹与她系一母所生，可是却毫无相同之处，不但性格不好，而且也不及

她聪明……就是如此，您知道吗？……性格不好……但是我的未婚妻……请您以后过来……”别尔格继续说道，他本想说吃饭，却立即改了口，说道：“喝茶！”说罢，便把舌头卷起，吐了一个小烟圈，以示他对幸福的期望。

自从别尔格求婚，父母二人犹豫一番后，以往这种时候常有的欢乐气氛便笼罩了罗斯托夫家，然而，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欢乐，而是一种表面文章。很显然，对这桩婚事，全家都甚感勉强和内疚。以前，他们给予薇拉的爱甚少，现在却又急着嫁她，他们为此很内疚。老伯爵可算是最窘困的一个了。他也许不会承认经济陷入困境便是他受窘的缘由。至于他还拥有多少财产、背下了多少债务、能为薇拉置办多少嫁妆，他肯定是一概不知。女儿刚生下来时，他准备给每个女儿的陪嫁是三百个农奴，可是如今他已经卖掉了一座庄园，还把另一庄园作了抵押，并且已过期甚久，必须出卖，因此他已不可能把庄园作为陪嫁，他也没有现金。

别尔格订婚已一个月有余了，再过一个星期便要举行婚礼了，然而伯爵还未备好陪嫁，也从未与妻子谈及过此事。伯爵时而想把梁赞庄园作为薇拉的陪嫁，时而想卖掉一片树林，时而想凭期票贷款。婚期的前几天，别尔格早早地来到伯爵的书房里，高兴地微笑着，毕恭毕敬地请求岳父告诉他，薇拉伯爵小姐的陪嫁将是什么。一听这个已在预料之中的问题，伯爵顿时十分窘迫，竟然一口说出了首先想到的。

“我很高兴你关心此事，你会感到满意的，我十分高兴……”

伯爵拍了拍别尔格的肩膀，站起身来，他想结束谈话。然而别尔格面带笑容，高兴地解释说，如果他对薇拉的陪嫁没有确切的了解，甚至连部分陪嫁也不能预先拿到手，那么他除了解约，已别无他法了。

“伯爵，您想一想，如果我不拥有相当数量的财产以养活妻子，现在就贸然结婚，那就格外不好说了……”

最后，伯爵为了显示一下他的慷慨大方，避免别尔格又提出

新的要求，便告诉别尔格，他可以开出一张期票，面值八万卢布。别尔格温和地微笑了一下，亲吻着伯爵的肩膀，说他十分感激，但是如果三万现金拿不到手，那么新生活的安排便是一句空话。

“伯爵，最少也要两万，而六万期票就可以了。”别尔格补充道。

“好，好，好的，”伯爵连忙说，“但是，别见怪，好朋友，我给你现金两万，另外，还有一张面值八万的期票。对，就这样，来，亲吻我！”

十　二

娜塔莎已年满十六了。此时已是一八〇九年，同时也是娜塔莎和保里斯重逢的日子，四年前，娜塔莎和保里斯接吻后，掐着手指计算了这个日子。打那时候起，她从未与保里斯见过面，当着宋尼雅和母亲的面，每当她们谈及保里斯时，娜塔莎佯装无事，似乎那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是发生在童年时期的事情，早已忘怀，不堪一提。然而，在内心深处，她苦恼不已，没法肯定对保里斯许下的诺言是场儿戏还是一项具有束缚作用的义务。

自从保里斯于一八〇五年告别莫斯科去服兵役以后，他与罗斯托夫家的人再也没见过面，他去过几趟莫斯科，也曾打奥特拉德诺一带路过，但是却从没拜访过罗斯托夫家的人。

有时候，娜塔莎心想，他也许不愿与她相见。而长辈用感慨的语气谈及他，这使娜塔莎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伯爵夫人每谈及保里斯时，总会说：“如今时势都把老朋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段时间以来极少去罗斯托夫家登门造访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总是神气活现的，每每谈到儿子的优点以及灿烂的前程时，她总是神采飞扬，为其自豪不已。当罗斯托夫家搬到彼得堡

居住时，保里斯马上去他家拜访。

保里斯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去拜访。对保里斯来说，有关娜塔莎的回忆是最浪漫迷人的。但是他决心让娜塔莎及其父母产生这样的感觉，即他和娜塔莎童年时代的关系对她不具有约束力，对他也是如此。由于他与海伦伯爵夫人关系亲密，因此他在上流社会取得令人瞩目的社会地位。同时由于一位重要人物信任和保护他，因此他官场极其得意。他准备娶一位最富有的彼得堡姑娘，而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保里斯走向罗斯托夫家的客厅的时候，娜塔莎正呆自己房中。当她知道来访的客人是保里斯时，兴奋得满脸绯红，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几乎是一路跑进客厅。

在保里斯的记忆中，四年前的娜塔莎身穿短连衣裙，双眼在鬓发下闪闪发亮，无所顾忌地、单纯地笑着。可是眼前的娜塔莎与以前相比可真是判若俩人，保里斯十分困惑，神情中带着兴奋和惊讶。见到保里斯这副样子，娜塔莎很高兴。

“怎么，您还没忘记那个淘气包朋友？”伯爵夫人说道。

“您真美！”

娜塔莎的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似乎在说：“还用说吗？”

“这么说难道爸爸老了吗？”娜塔莎问道。她坐在那里，没有参与保里斯与她母亲的交谈，静静地端详着儿时的恋人。她的这份倔强而又亲切的目光的分量，保里斯是有所感觉的，他时而也看看她。

娜塔莎立即注意到了保里斯的军装、马刺、领带以及发型都是当今最赶潮流的和最考究的。保里斯微微侧着身子在伯爵夫人旁边的扶手椅上坐着，用右手扯扯戴在左手上的一尘不染的软皮手套，很好看地抿着嘴唇讲述着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一些趣事，用略带讥讽的口吻谈论着莫斯科的旧事和熟识的人。他提及了上层贵族，提及他参加过的公使举办的舞会，也提到了 NN 和 SS 的邀请，娜塔莎感到他是有意这么做的。

娜塔莎始终静静地坐着，紧皱双眉，端详着保里斯，在她的目光的注视下，保里斯愈来愈窘迫不安。保里斯越来越频繁地回头看娜塔莎，交谈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还不到十分钟，保里斯便告辞回家。通过第一次拜访，保里斯告诉自己，娜塔莎依然让他着迷，但是他不该陷入这种情感中，因为如果娶了她这个几乎毫无陪嫁的姑娘，他的前程就会毁了，然而，依旧同儿时一样相处而不娶她，这是一种不高尚的作法。保里斯下定了决心，不再与娜塔莎相见，然而虽然主意已定，几天以后他却再度登门，从此便成为罗斯托夫家的常客，而且一天到晚都呆在那儿。保里斯认为自己应该与娜塔莎谈谈，坦诚告诉她应该忘却昔日的往事，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囊中空空，她家里决不会同意他娶她的。然而他一直都没有正式说明这一切。他觉得很难开口。他越来越没法解脱自己，依母亲和宋尼雅之见，娜塔莎依然对保里斯怀有爱恋。她唱他最喜欢的歌给他听，把自己的纪念册给他看，要求他在纪念册里题词，却从未提及过往事，只是让人感觉到多么美好的现在。每次离别娜塔莎时，保里斯总是精神恍惚，既没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为了什么而来，将会有怎样的结果。保里斯不再登海伦家的门槛，尽管海伦每天都来信责备他。但是他却依然一天到晚地呆在罗斯托夫家。

十　三

有天晚上，老伯爵夫人戴着细布睡帽，穿着短袄，摘掉了假发，一绺鬈发钻出了睡帽，呼哧呼哧地喘气，跪在地毯上做晚祷。正在这时候，房门发出“咯吱”的声音，娜塔莎光着脚，穿着软底鞋，身穿短袄，用卷发纸扎着头发，走进了房间。伯爵夫人回顾了一下，立即紧皱双眉。祷告已经接近尾声了，“难道我将在这张床

上死去吗？”这一下子破坏了她做祈祷的情绪。娜塔莎生机勃勃，满面绯红。见母亲正在祷告，赶紧停下了脚步，蹲在地上，不由自主地伸伸舌头，怪自己冒冒失失的。娜塔莎见母亲依然在祈祷，脚尖着地，跑到床前，飞快地用一只小脚蹭下另一只脚上的软鞋，跳上了令伯爵夫人恐惧的那张床。这是一张很高的床，床上铺了羽绒褥子，有五个枕头叠放在床上，一个比一个小。娜塔莎上了床后，跌入了羽绒褥子里，一直滚到了墙边。她钻进被子，下巴搁在膝盖上，蹬着双脚，压抑着笑声，时而把头蒙在被子里，时而看看母亲。作罢祷告，伯爵夫人沉着脸来到床前，见娜塔莎把头蒙在被子里，慈祥地笑了一下。

“喂，喂，喂！”母亲喊道。

“妈妈，我可以和您谈一件事吗？”娜塔莎说道，“嗯，让我亲吻你的脖子，只吻一下。”说罢，她便搂着母亲的脖子，吻了一下她的下巴。从表面上看，娜塔莎似乎很粗野地对待母亲，实际上，她的动作十分温柔。她抱着母亲，总是既不让母亲觉得疼，又不难受。

“说吧，今天你想谈什么呢？”母亲问道。她依在枕头上，静静地等待着娜塔莎蹬踢着双脚，两次滚过她身子，躺在旁边，钻在同一条被子下，伸出两手，神情十分严肃。

每天晚上，趁着伯爵还没从俱乐部打道回府，母女俩的一大乐事便是娜塔莎来到父母的卧室里。

“今天你想谈什么呢？我可要对你说……”

娜塔莎急忙用手捂住了母亲的嘴。

“谈谈保里斯……我心里清楚。”娜塔莎脸上的神情是一本正经的，“我来这便是为了此事，您不要说，我心里清楚，不，还是您说吧！”娜塔莎把手放了下来。“妈妈，你说说，他长得可爱吗？”

“娜塔莎，你已年满十六了，我和你一般大的时候便已作人妻了。你自己说保里斯可爱。他是十分可爱，我爱他如同爱儿子一般。可是你要干什么？……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被你弄

得神不守舍的，我看得出来这一点……”

说罢，伯爵夫人看了看女儿。娜塔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刻在红木床角上的狮身人面像，因此伯爵夫人所看到的只是女儿的侧面。女儿显得异常严肃而专注，伯爵夫人见此大吃一惊。

娜塔莎倾听着母亲的话语，脑中在思索着什么。

“嗯，那又怎么啦？”娜塔莎说道。

“你弄得他魂不守舍，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要把他怎样？您心中也明白，你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

“为什么不可能？”娜塔莎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问道。

“因为他青春年少，因为他不富有，因为他跟我们是亲戚……因为你对他并没有爱情。”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这一点，这样不合适，我的心肝。”

“但是如果我坚持……”娜塔莎说道。

“别傻了。”伯爵夫人说道。

“但是如果我坚持……”

“娜塔莎，我说的是正经话……”

未等母亲说完，娜塔莎拉住她的大手，亲吻着手背，然后又把手翻了过来，亲吻第一个指关节，随后又亲吻关节之间的地方，亲吻关节，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说下去呀！妈妈，你为什么不说话了？说下去吧！”娜塔莎说道，又回顾了一下母亲，母亲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女儿，似乎在这样的凝视中忘掉想说的话。

“这可不行，宝贝。你们儿时的关系并非是人所共知的，你如此接近他，会给前来拜访的其他的年青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主要的是使他徒然痛苦不堪。他可能已有了合适的、富有的求婚对象，然而如今他有点疯疯癫癫的。”

“他是疯疯癫癫的吗？”娜塔莎反问一句。

“我可以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你听听，我有一个表哥……”

“我知道他，他名叫基里拉·马特维伊奇，如今他不是已经年迈吗？”

“他并不是生来就年迈。娜塔莎，那么好吧，我和保里斯谈谈，他不必老来我们家……”

“如要他很高兴这么做，为什么要阻止他呢？”

“因为我知道后果不妙。”

“您怎会知道？不，妈妈，别对他这么说。您不可以那样。那样太不像话了！”娜塔莎好像别人要夺走他的财物似的。“好吧，我不嫁人了！随便他来，既然他高兴这么做，我也开心。”娜塔莎满面笑容地看着母亲。

“不嫁人，就这样。”娜塔莎又重复道。

“你的意思是……，我的宝贝？”

“就这样。嗯，我坚决不嫁人，但就是……如此。”

“如此，如此。”伯爵夫人重复道，忽然，她全身抖动，慈祥地笑了起来。

“好了，不要笑了。”娜塔莎喊道，“您都快把床摇起来了。您几乎与我一样，喜欢笑……别笑了……”娜塔莎又拉过伯爵夫人的双手，亲吻了一下她的小手指的关节——六月，随后又亲吻另一只手——七月，八月。“妈妈，他十分爱我吗？您说呢？别人也这样爱过您吗？他极其可爱。十分十分可爱！但是与我的口味不完全吻合：他十分单调，如同钟一般，难道您不懂吗？……单调、灰色、浅颜色……”

“你胡说些什么呀？”伯爵夫人说道。

娜塔莎又说道：“您不懂吗？尼古拉会明白……皮埃尔——他是蓝色的，深深的蓝色中夹杂着红色，同时，又是四方形的。

“你也和他打情骂俏吗？”伯爵夫人面带笑容地说道。

“不，我知道他是一名共济会会员，为人十分正派，深蓝带

红，怎么向您说呢……”

“伯爵夫人！”伯爵的嗓音从门外传来。“你睡觉了吗？”娜塔莎光着脚，从床上跳了下来，把鞋拿在手中，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很久很久，娜塔莎都没法进入梦乡。她总在想，她所理解的一切和她心中的一切不为人所理解。

“宋尼雅呢？”娜塔莎注视着蜷缩着身子正沉浸在睡梦中的大尾巴小猫，心想。“不，她什么都不懂，中规中矩的。她爱恋着尼古拉，就不愿知道别的。妈妈也不理解我。太奇怪了，我脑瓜子多灵，她多么可爱，”娜塔莎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喃喃自语，想像着有一个极度聪明、非常不错的男人这么说她……“所有的优点她都具备，所有的优点，”那个男子接着说，“聪明透顶，十分可爱，而且长得很美，非常美丽，她会游泳、骑马，而且活泼可爱，他的嗓子也十分出色。可以这么说，她的嗓子出色极了！”娜塔莎低吟了一句她最喜欢的凯鲁比尼歌剧，扑倒在床上，一想到她会立即入梦，不禁兴奋得笑了起来。她吩咐杜尼雅莎吹灭烛火，杜尼雅莎还没出屋，她已经遨游在更加幸福的梦境中。那里的一切十分轻松美好，和现实一样，而且美于现实，因为那是另外的一个世界。

第二天，伯爵夫人找来保里斯，与他进行交谈。自此以后，保里斯再也没有登门拜访过。

十　四

一八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除夕晚上，叶卡德琳娜时代的一位大官在家中举办迎新舞会。届时外交使团和皇帝陛下将大驾光临。

这位大官的位于英吉利滨河街上的著名公馆里彩灯高挂，灯火辉煌。警察和宪兵站在铺有红地毯、灿烂辉煌的大门口，警

察局局长和几十名警官也守在那里。一批马车走了，又有一批来了，跟班们身穿红号衣，头戴花翎帽，站在车上。身穿军装，胸佩勋章、肩披绶带的男人走下了马车，夫人小姐们身穿绸缎大衣和银鼠皮大衣，小心翼翼地踩在突然放下来的踏板上，迈着急促而轻轻的脚步走过红地毯。

每有马车来到门口，人们就会嘀嘀咕咕的，众人帽子摘了下来。

“来人是皇上吗？……不，是大臣……亲王……公使……你没看见那花翎吗？……”人群中有人说道。其中有个人衣着考究，似乎没有人他不认识的，对达官贵人们如数珍珠。

已有三分之一的客人到场了。可是也在被邀之列的罗斯托夫家的人还在打扮呢。

为了参加这次舞会，罗斯托夫家已经讨论过多次，也做了很多准备，也曾担忧不会受到邀请，或者还未做好衣服，或者没把一切安排妥贴。

彼隆斯卡雅与罗斯托夫一同参加舞会，她和伯爵夫人既是朋友，也是亲戚。她是一位前朝女官，长得又黄又瘦。她常常指导曾是外省人的罗斯托夫全家在彼得堡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

罗斯托夫一家本应赶到晚上十点时前往道里达花园接这位女官。此时已是九点五十五分了，然而小姐们还未妆扮好。

这样盛大的舞会，娜塔莎是生平第一次参加，那天早上八点，她就起来了。整整一天她都处在极度兴奋和忙碌的状态之中。打早晨起，她就尽心尽力地忙碌着，要求她们——她、妈妈以及宋尼雅尽量打扮得好看些。她获得了宋尼雅和伯爵夫人的充分信赖。伯爵夫人应该身穿紫红丝绒连衣裙，她自己和宋尼雅则应身穿粉红绸套裙，外套白色纱质连衣裙，把玫瑰花佩在腰带上，把头发梳成希腊式发型。

她们已完成了主要的梳妆活动，按照舞会的要求精心洗过了腿、手臂、脖子以及耳朵，还喷洒了香水，涂了香粉，脚穿绣花

长袜和饰有花结的白缎舞鞋。头发也梳得差不多了。宋尼雅马上就可以穿好衣服了,伯爵夫人也即将打扮完毕了。然而一直忙着为别人张罗的娜塔莎却落后了。梳妆衫依旧披在她那瘦削的肩膀上,她正在照镜子。宋尼雅已经穿好了,站在房间中央,用大头针别住了最后的一根缎带,还发出了吱的一声,小小的手指顶得发痛。

“不是的,错了,宋尼雅!”娜塔莎回头对宋尼雅说道,还用双手抓住头发,正在为她梳头的女仆都来不及把手拿开。“不是这样打花结的,你走过来。”宋尼雅蹲在地上,娜塔莎重新为她打好花结。

“对不起,小姐,这样不行呀!”使女还握着娜塔莎的头发,嘴里说道。

“哦,老天呀! 稍等片刻,这样就对了,宋尼雅。”

“你们快打扮好了吗?”伯爵夫人在外面喊道。“都已经十点了。”

“马上就好了,快好了! 妈妈,您好了吗?”

“我只有帽子没别。”

“等我来别,你们别不来。”娜塔莎叫道。

“都已十点了。”

本来已经约好十点半到达舞会,然而娜塔莎连衣服也没穿好,还要前往道里达花园。

娜塔莎梳完头,身穿没遮住舞鞋的短裙,把母亲的梳妆衫披在身上,跑了过来,端详了宋尼雅一番,又向母亲跑去,不停地转动着母亲的头,别好帽子,匆匆吻了一下她的白发,又向正忙着把裙子缝短的女仆跑去。

娜塔莎的裙子便是耽搁的原因。她的裙子过长,两个女仆正忙着把它缝短,然后匆匆地咬断了线头。另外一个女仆把大头针咬在嘴里,从伯爵夫人身边跑到宋尼雅面前,还有一个女仆把轻纱衣服高高地托在手里。

“玛弗露莎，动作迅速一些，好姑娘！”

“小姐，把顶针递给我。”

“你们都快打扮好了吗？”伯爵边走进来边问道。“喏，这是香水。彼隆斯卡雅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行了，小姐。”女仆用两手指把缝短了的轻纱连衣裙提了起来，把上面的线头或吹掉、或抖掉了。她的动作表明手中的衣服很轻，而且一尘不染。

娜塔莎开始穿衣了。

“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爸爸，不要进来！”娜塔莎冲推门进来的父亲大声喊道，她的脸上还蒙着纱裙。宋尼雅关上了门，一分钟以后，伯爵才被许可进来。他身穿藏青色礼服，脚穿长统袜和软底鞋，还向身上喷洒了香水，头上也搽了头油。

“爸爸，你漂亮极了！太好看了！”娜塔莎站在房间中央，边把纱裙上的皱褶抚平，边对父亲说道。

“对不起，小姐，稍等片刻，”使女跪在地上，牵着衣服的下摆，用舌头把嘴里的大头针从这边顶到另一边。

宋尼雅端详着娜塔莎的衣服，带着失望的神情说道，“您看着办吧！您看着办吧！裙子依旧过长。”

娜塔莎向后退了几步，照了照穿衣镜，裙子是过长了。

“真的，小姐，不长。”玛弗露莎跟在小姐身后，在地板上不停地爬动，嘴里对娜塔莎说道。

“嗯，如果过长，那就把它缝起来，马上就会好的。”生性果断的杜尼雅莎说道，拿下别在胸口上的针，依然跪在地板上缝裙子。

这时候，伯爵夫人穿着丝绒衣服，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有点难为情地、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哦，我的美人儿！”伯爵冲夫人叫道，“你最漂亮！”他想搂住妻子，可是妻子满面绯红地避开了，生怕伯爵弄皱了她的衣服。

“妈妈，把帽子戴偏点。”娜塔莎说道，“我再为您别一下。”说

罢便向母亲冲去，为她缝衣服的女仆来不及把手松开，扯下了一块轻纱。

“老天啊！怎么回事啊？可是这不是我的过错呀……”

“没关系，我来弄好了，别人不会看出来的。”杜尼雅莎说道。

“美人儿，我的皇后。”保姆走进屋里，说道，“还有我的宋尼雅，哦，都很美！……”

大家终于在十点一刻坐上了马车，离去了。但是必须先到道里达花园去一趟。

彼隆斯卡雅一切都已收拾妥当。虽然她既年迈又丑陋，但是却也像罗斯托夫家人那样精心打扮了一番。尽管她不像她们那样忙得手忙脚乱的，却也洗净了那既老又丑的身体，涂了粉，洒了香水，也把耳朵洗净了。当她身穿有花体字母的黄色的连衣裙来到客厅里时，年岁大了的女仆也如罗斯托夫家的女仆一样，不停地赞叹夫人的妆扮。彼隆斯卡雅也称赞了一番罗斯托夫家的装束。

罗斯托夫全家称赞彼隆斯卡雅的装扮漂亮，显得很高雅，十分小心地保护着发型和衣服，十一点时，他们坐上马车启程了。

十　五

这天早晨娜塔莎一刻也没闲着，丝毫也没想到将会发生什么。

呼吸着户外潮湿冰冷的空气，坐在拥挤不堪、灯光昏暗而又颠簸得厉害的马车上，娜塔莎第一次在脑中生动地勾画着那灯光通明的舞厅，音乐、鲜花、跳舞、皇帝以及彼得堡的英俊青年。

将要映入她的眼帘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与马车里的寒冷、拥挤和灯光昏暗相比，显得那么不协调。她几乎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她从铺有红地毯的入口进入前厅，把皮大衣脱了下

来，与宋尼雅并肩在母亲前面走着，在鲜花丛中爬上灯火辉煌的楼梯时，她才相信自己到了何处。直到此时，她才想起自己在舞会应有的仪态，于是就竭尽全力地把自己认为的姑娘家在舞会应有的端庄风度表现出来。幸亏她觉得眼睛忙不过来，看不清楚任何东西。脉搏跳动的频率为每分钟一百次，血涌向心脏。她十分紧张，简直要晕倒，但是她极力冷静下来，向前走去，不出洋相。她倒是最适合这样。到处都是宾客，都身穿舞服，都低低地说着话。太太小姐的倩影都映在楼梯两边的镜子中，她们的衣服或是洁白的，或天蓝色的，或粉红色的。裸着的双臂和颈上都戴着钻石或珍珠首饰。

娜塔莎在照镜子，哪一个是别人，哪一个是她自己，她根本没法分清。人们形成了一个光艳照人的行列。当走进第一个大厅时，娜塔莎几乎被平稳的语调、脚步声和问候声震聋了耳朵。灯光和反光更加使她眼花了。门口，男女主人已经站了大约半个小时了，一致向来宾说声“欢迎，欢迎光临”，他们同样地接待了应邀而来的罗斯托夫一家和彼隆斯卡雅。

两位姑娘都身穿洁白无瑕的连衣裙，黑色的头发上插着玫瑰花，都屈膝致意。但是女主人却不知不觉地看了身材瘦小的娜塔莎好久。女主人注视着她。本来就挂着笑容的脸上笑容更深。可能是当女主人见到她时，回想起了自己那永远不会再有的少女的黄金时期和第一次出席舞会时的情形。男主人目送娜塔莎走了进去，并向伯爵打听哪一位是他的女儿。

“迷人极了！”他亲吻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尖，说道。

大厅里挤满了客人，众人都挤在门口等待皇上的光临。伯爵夫人站在最前面的一排中。娜塔莎听到和察觉到有许多人打听她，而且注视着她。她知道那些注意她的人对她心存爱慕。见此，她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下。

“有些人与我们相同，有些人则比我们还差。”娜塔莎心想。

彼隆斯卡雅指指点点地向伯爵夫人介绍着舞会上的要人

们。

“你瞧，那个人是荷兰公使，看见了吗？头发发白的那一个。”彼隆斯卡雅指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说道，一群女人团团围住了他。不知他说了什么，众女士们发出了清脆的笑声。

“哦，你瞧，那是彼得堡的女皇——皮埃尔伯爵夫人。”彼隆斯卡雅指着走进客厅的海伦说道。

“真美丽！比起纳雷施金娜来①，毫不逊色。你瞧，老老少少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既美丽又聪明。听说，亲王……为她神不守舍的。还有那两个，虽然说不上美丽，她们的身边却围着更多的人。”说罢，彼隆斯卡雅用手指了指一个正经过大厅的夫人以及她的丑陋的女儿。

“她是一位百万富豪之女。那些人都在追求她。”彼隆斯卡雅说道。

“这是阿纳托里，皮埃尔伯爵夫人的兄长。”彼隆斯卡雅说罢指了一下一位英俊潇洒的近卫骑兵军官。此人正雄赳赳地与她们擦肩而过，他的目光没有落在女人身上，而是看着她们头上的某个地方。“真英俊，你说呢？听说要让这个富有的姑娘做他的妻子。你们的表亲保里斯也对她大献殷勤。听说她的陪嫁有几百万。……对，那位是法国公使！”当伯爵夫人问科兰古是干什么的时候，彼隆斯卡雅这么答复了她。“你看，他几乎是位皇帝。到底法国人可爱，真可爱，社会场里数法国人最可爱。哦，她到了，可不是吗？我的纳雷施金娜是最美的。她的衣着是多么简朴，真美丽！”

“那个戴着眼镜的胖子是举世闻名的共济会会员，与妻子站在一块儿，活像一位小丑。”彼隆斯卡雅指了指皮埃尔，说道。

皮埃尔扭动着胖胖的身躯，从人群挤了进来，显得温和而亲切，随便向两边的人点头致意，如同从市场里的拥挤的人群中穿

① 纳雷施金娜，俄国宫廷中的大美人，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

过一样。他从人群中走了过来，很显然，他在搜寻着什么人。

娜塔莎神情愉快地注视着被彼隆斯卡雅赋予小丑称号的皮埃尔的那张熟识的面孔。她知道他找的是她们，尤其是她自己。皮埃尔曾向她承诺过来参加舞会，并介绍舞伴给她。

然而，没等皮埃尔走到她们身边，一位个儿不高，身穿白军服，肤色微黑的英俊男子立在窗前。皮埃尔走到他面前时停下了脚步。此时，此人正在与一位佩带着勋章和绶带的高个男子交谈。娜塔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个儿较矮、身穿白色军服的年轻人正是安德烈，她还觉得他比过去显得年轻、幸福而英俊。

“看，还有一位熟人也来了，他是安德烈，妈妈，您看见他了吗？”娜塔莎指着安德烈公爵向母亲问道。“您没忘吧！在奥特拉德诺，他在我们家留宿过一晚。

“哦，你们认识呀？我对他可没好感，如今，大家都吹捧他。他几乎忘乎所以了，与他父亲一模一样。他还结识了斯佩兰斯基，共同制订什么计划。瞧他对待妇女的那个态度，人家正与他交谈，他却背过脸去。”彼隆斯卡雅说道，她又指了指安德烈，继续说道：“如果他这么对待我，我一定要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十　六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大家都叽叽喳喳起来，向前拥了过去却又退了回来。音乐响起来了，皇帝穿过列队的人群走进门来。皇帝身后跟着主人夫妇。皇帝的步子迈得很快，向两边的人们点头致意，似乎想尽快地从这开头的欢迎仪式中脱身。乐队演奏着波兰舞曲，它因为皇上唱颂歌而闻名天下。歌词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亚历山大，伊丽莎白，我们共同歌颂。”皇帝向客厅走去，人群则拥向门口，有几个人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匆匆忙忙地来回走动。人们见皇帝到了客厅里，并与女主人交谈，又向后退去。

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跑向女士们，请求她们让开。很显然，其中几位女士已把上流社会的礼节抛至脑后，向前挤去，结果都挤坏了衣服。男子们走了过来，与女士们组成波兰舞的对子。

众人都向两边闪开。皇帝面带笑容地挽着女主人的手臂，不合节拍地走出了客厅。他们的身后跟着男主人和纳雷施金娜，再后面就是公使们、大臣们以及将军们。彼隆斯卡雅如数珍珠地报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女士都有了舞伴并准备跳舞了。娜塔莎发现她、母亲以及宋尼雅被人群挤到了墙边，没有一个人向她发出跳舞的邀请，娜塔莎站在那里，两臂垂立。她那微微隆起的胸脯均匀地起伏着。她屏住呼吸，明亮的双眼里充满了恐惧，望着前方，已做好了接受大喜大悲的准备。无论是皇帝，还是彼隆斯卡雅列举的要人，娜塔莎均毫无兴趣。只有一件事在她的脑中盘旋：没人请我跳舞吗？我不能参加第一轮跳舞吗？所有的男人都没注意到我吗？现在，他们似乎好像没注意到我，即便他们看到了我，他们的神情也好像在说："啊，她并非我的理想舞伴，没必要看她！"不，不能这样！娜塔莎心想。

"他们应该明白，我跳舞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我的舞跳得多么出色，他们与我共舞会多么快乐！"

波兰舞曲响了好长时间。音乐似乎让娜塔莎回想起伤心的往事。她真想大哭一场。彼隆斯卡雅到别处去了。伯爵站在大厅的另一头，伯爵夫人、宋尼雅和她则与这些陌生人呆在一起，如同站在树林中一般，无人注意他们，也无人需要她们。安德烈公爵和一位太太与她们擦肩而过，很显然，他没有认出她们来。美男子阿纳托里面带笑容地与身边的一位太太说着什么，他如同注视墙壁一般地扫了娜塔莎一眼。保里斯两次经过她们身边，却屡次别过脸去。别尔格夫妇没有下舞池，向她们走来。

娜塔莎觉得自家人在舞会上交谈是件丢脸的事情，好像除了舞会，全家人就没有可供谈话的地方了。薇拉以自己的绿色连衣裙为话题与娜塔莎说话，娜塔莎既不倾听，也不看她一眼。

皇帝终于站在他最后的一个舞伴身边，这时音乐也停息下来了。一个副官神情焦虑地跑到罗斯托夫家人面前，请求她们向旁边闪一闪。尽管她们已贴着墙壁无路可退了。乐队又奏起了清晰、细腻、节奏动人的华尔兹。皇帝面带微笑地扫了一眼大厅，一分钟过去了，还无人翩翩起舞。舞会的主持人副官向皮埃尔伯爵夫人走去，邀请她共舞一曲。海伦满面笑容地把手搭在副官的肩上，却没有看他。副官是位舞场高手，他把舞伴搂得紧紧的，不慌不忙地迈着均匀的步子绕着圈跳滑步，一到大厅边上就抓牢她的左手，让她旋转过来。乐曲的节奏越来越快了，副官迈着迅速而灵活的步子，撞响马刺发出的声音频繁地传入耳中。每每跳到第三拍旋转时，他的舞伴身穿的丝绒连衣裙四处飘飞，亮光闪闪。看着他们，娜塔莎几乎要哭，因为迄今为止无人与她共舞第一轮华尔兹。

安德烈公爵穿着骑兵上校的白色军装，脚穿长统袜和软底鞋，兴高采烈地站在圈子前排，距离罗斯托夫家人很近。费尔果夫男爵正在与他谈论明日即将举行的首次国务会议。安德烈公爵亲近斯佩兰斯基，又承担了法规委员会的有关工作，能透露有关明日会议内容的可靠消息，而目前有关这次会议的种种流言四处传扬。然而，安德烈公爵并没倾听，他一会儿看看皇帝，一会儿看看准备跳舞的却还没走下舞池的男人。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那些面对皇帝胆战心惊的男人和那些渴望受到邀请的女人。

皮埃尔走到他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您素来爱好跳舞，我的保护对象娜塔莎小姐也来了，你邀请她共舞吧！”皮埃尔说道。

安德烈公爵问道：“她现在何处？”接着对男爵说：“请原谅，我们以后再谈此事吧！在舞会上应该跳舞。”安德烈按照皮埃尔指给他的方向走过去了。他看到了娜塔莎那张十分沮丧的脸。安德烈公爵知道那是她，也明白她心中所想，知道这是她第一次交

际，又回想起她在那个月夜里在窗口和宋尼雅的交谈内容，于是便满面笑容地来到她面前。

伯爵夫人满脸绯红地说："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的女儿。"

"如果伯爵小姐对我还有印象的话，我很荣幸我和伯爵小姐早已相识。"安德烈公爵说道。他十分有礼貌地行鞠躬礼，与彼隆斯卡雅给他的评价——傲慢无礼截然相反。没说邀请，安德烈伯爵就准备搂住娜塔莎的腰肢。他邀请她共舞华尔兹。顿时，娜塔莎的那张变化无常的脸由沮丧而变为神采飞扬。她幸福、感激而单纯地微笑着。

"我已等你多时了。"这个小姑娘惊喜交集，脸上那含着泪水的笑容似乎这么说道。与此同时，她的一只手搭在安德烈公爵的肩上。他们是第二对进场跳舞的，那时，安德烈公爵成了舞场高手。娜塔莎也跳得极其漂亮。她的那双小巧玲珑的脚上穿着缎子舞鞋，动作轻盈灵活，脸上洋溢着幸福，闪闪发亮。她的裸露的颈和胳膊又瘦又小。比海伦的肩膀逊色得多。她的肩膀瘦削，胸部发育尚不完全，双臂纤细，而在几百双眼睛的爱抚下，海伦的身躯变得光滑，闪耀着光辉。

然而娜塔莎却是第一次这么袒胸露臂的，看上去依然是位小姑娘，如果不是别人力劝她这么打扮，她会十分害羞的。

安德烈公爵爱好跳舞，却有许多人拉着他谈论政治和理论，他希望尽快从这种谈话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迅速远离那些在皇帝面前心惊胆战的人，于是便去跳舞，他之所以选娜塔莎为舞伴，是因为皮埃尔建议他去找她，因为在他所见到女人当中，她是最可爱的。然而，刚搂住她那纤细灵巧的腰肢，她那么靠近他，摇晃着身躯，又那么近地送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顿时，他被她的魅力征服了。当他缓过气来，松开手站在那儿看着那成双结对的翩翩起舞的人们时，他觉得自己焕发着活力，也年轻了不少。

十　七

继安德烈公爵之后，保里斯走过来请娜塔莎跳舞，然后便是舞会的主持人、舞场老手副官。另外几个年轻人也向娜塔莎发出了邀请。娜塔莎把过剩的舞伴让给了宋尼雅，自己则兴奋得满面通红，高高兴兴地跳了一晚。她压根儿没注意，也没看见发生在舞会上的引人瞩目的事情。她没注意到皇帝与法国公使进行了长谈，又极其恩宠一位夫人，也没注意到某某亲王的所作所为，以及他说了些什么，海伦如何大出风头，某某垂青于她，她甚至没发现皇帝。后来舞会笼罩在极其活跃的气氛之中，此时她才发现皇帝已经离去了。在用晚餐之前，安德烈公爵又与娜塔莎跳起了欢快的科季里昂舞，他提及了在奥特拉德诺的林荫道上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月夜她无法入梦，他无意之中听见了她的话语。娜塔莎顿时脸红了，努力辩解，似乎安德烈公爵无意之中听见她表白情感是有失体面的行为。

如一般社交老手一样，安德烈公爵喜欢和不带社会习气的女人谈话。娜塔莎乐观、胆小，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新奇，不讲不正确的法语，这正是娜塔莎的性格。安德烈公爵十分温柔地对待他，小心谨慎地与她交谈。他坐在她身边，聊些鸡毛小事，欣赏着在她眼睛里或笑容里闪烁的幸福的光辉。她的笑容与所谈之事毫不相关，而反映了她内心的喜悦。每当有人请娜塔莎跳舞，她笑盈盈地起身在大厅中翩翩起舞时，安德烈公爵对她含羞的娇态特别欣赏。跳罢第一轮科季里昂舞，娜塔莎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这时候；又有一个男子走了过来，向她发出了邀请。她疲惫不堪，还在喘气，很想婉拒，可是却又立即把手放在舞伴的肩上，并回头冲安德烈公爵笑了一下。

“我真想歇一会儿，陪您坐片刻，我疲惫不堪，但是你看别人

向我发出邀请，我感到很高兴，很快乐，我热爱大家。我们俩都明白这一层。”还有许多别的含义在娜塔莎的笑容里得到了体现。当舞伴松开手时，她疾步走过舞场，去邀请两位女士共舞下一曲。

“如果她先请她表姐跳舞，其次再请别的女士，那我会娶她为妻。”安德烈公爵注视着她，就这样出乎自己的意料地喃喃自语。娜塔莎先来到了她表姐面前。

“人有时候会有多么可笑的想法！”安德烈公爵心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姑娘那么可爱，那么优秀，如果她在这儿跳一个月的话，那么肯定会为人妻……这里这样的好姑娘太少了。”娜塔莎整理了一下插在腰带上的玫瑰花，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此时，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当科季里昂舞接近尾声时，穿着藏青色礼服的老伯爵向跳舞的人群走去。他邀请安德烈爵去家里玩玩，又问女儿是否很快乐？娜塔莎没说话，只是嗔怪似地微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您怎能问这种话呢？

“今天我最开心！”娜塔莎说道。安德烈公爵见她迅速地高举瘦小的双臂要拥抱父亲，然而却又立即放了下来。确实，娜塔莎从未像今天这样开心过。她登上了幸福的顶点，在这种时候，人只知道美妙和慈悲，却怀疑人世间存在邪恶、不幸与悲哀。

在这个舞会上，妻子在上流社会的地位第一次让皮埃尔感到屈辱。他十分忧郁，恍恍惚惚的。一条深深的皱纹刻在他的前额上，他戴着眼镜，立在窗前，呆呆出神，没看见任何人。

娜塔莎准备去用餐时经过皮埃尔的身边。

见皮埃尔如此恼怒的神情，她大吃一惊。娜塔莎站在他面前。她想好言相慰，让他分享自己过剩的快乐。

“真快乐，伯爵，是吗？”娜塔莎说道。

皮埃尔微微一笑，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很显然，他不理解她所说的话。

“是，我很开心！”皮埃尔答道。

娜塔莎心想：“他们怎会有不顺心的事呢？尤其是皮埃尔这样善良的人？”娜塔莎以为来参加舞会的人都一样心地善良、可爱、出类拔萃、彼此关爱，不可能互相欺负，因此大家都应该开心。

十　八

第二天，昨日的舞会又浮现在安德烈公爵的脑海里，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不错，舞会举办得非常出色。另外……是的，娜塔莎十分可爱。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从她体内散发出来，与那些彼得堡的女人不一样。”这就是安德烈公爵对昨日的舞会的一些回忆。喝完茶后，他坐下来，投入了工作。

由于疲劳过度或者缺少睡眠，工作效果不太理想。安德烈公爵没做成任何事情，就很不满意自己，如平日一般。一听说有人前来拜访，他便高兴起来了。

是毕茨基来访。各种委员会都少不了这个人，彼得保的各种交际场合也都有他的身影，他响应新思想，拥护斯佩兰斯基，在彼得堡充当热心的信息传播者，他追求新潮思想，如同追求新潮服装一样。因此，他热心地支持各种各样的思潮。他刚刚把帽子摘下来，就忧心如焚地冲进安德烈公爵的房间，立刻夸夸其谈。他刚刚知道了有关今天早上由皇帝主持的国务会议的一些详细情况，就兴奋不已地以此为话题。皇帝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说。能发表这样的演说，非立宪君主莫属。“皇帝毫不隐瞒地说，国务会议和参政院都属于国家机构，他说，政府不能独断专行地行使职权，而应该坚持坚定的原则。皇帝说，应该改革财政，应该公开收入与支出。”说这番话时，毕茨基强调了几个字，便意味深长地睁大双眼。

“是啊，今天的会议宣告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在历史上，它是最伟大的新纪元。

本来安德烈公爵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召开，他认为这个会议举足轻重。现在听说了会议的情形，他不但觉得这会议没令他感动，而且丝毫没有意义。倾听着毕茨基热心地介绍会议情况，心中暗暗发笑。他只是心想：“皇帝在国务会议上高兴说什么，这与我和毕茨基有关联吗？我的生活会因为这一切而变得更加幸福和美好吗？”

安德烈公爵对改革的兴趣立即被这个简单的念头破坏了。今天晚上，他将前往斯佩兰斯基家和朋友们（主人是如此称呼的）聚餐。本来，在这个被他崇拜的人家中用餐，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尤其因为他还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家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可是现在他却不愿去了。

然而，安德烈公爵还是如约前往斯佩兰斯基的位于道里达花园的私邸。在一尘不染（如修道院一般干净）的镶有木地板的餐厅里，有点来晚了的安德烈公爵发现斯佩兰斯基的朋友们已于五点钟全部到齐了。屋里没有一个女人，除了斯佩兰斯基的小女儿（有着一张和父亲一样的长脸）和她的女家庭教师。席尔维·马格尼茨基和斯托雷平都是客人。还在前厅，安德烈公爵就听见他们在大声说话和哄堂大笑——与戏剧舞台上的笑声一样。有人清楚地哈哈大笑——听上去有点像是斯佩兰斯基的笑声。安德烈公爵从没欣赏过斯佩兰斯基的笑声，因此，见这位政界要人发出如此尖细响亮的笑声，他惊讶不已。

安德烈公爵来到了餐厅，两窗之间一张放有冷菜的小桌旁聚集着所有的人。斯佩兰斯基穿着灰色的礼服，佩戴着勋章，那在著名的国务会议上穿戴的白背心和白领带依然穿戴着，他站在桌边，满面春风。他被客人们围住了。马格尼茨基正讲一件趣事给斯佩兰斯基听，还没听完，斯佩兰斯基就笑了。当安德烈公爵走进餐厅时，笑声又淹没了马格尼茨基的话语。斯托雷平一边

低低地笑，一边吃干酪面包。席尔维则发出“嘿嘿”的低沉的笑声。斯佩兰斯基的笑声则尖细响亮。

斯佩兰斯基不停地笑着，把又白又嫩的手伸向安德烈公爵。

“我很高兴您来了，公爵”。斯佩兰斯基说道。

“稍等片刻，”他打断了马格尼茨基的话头，对他说：“今天大家讲好了，开心地吃饭，公事免谈。”他又转身对马格尼茨基笑了起来。

安德烈公爵怀着惊奇和失望的心情倾听着他们的笑声，注视着发笑的斯佩兰斯基。他觉得此人不是斯佩兰斯基，而是别人。以前的斯佩兰斯基神秘迷人，如今的他却突然成了凡夫俗子。

吃饭时，谈话一直在进行。人们不停地讲着各种各样的笑话。马格尼茨基话音未落，另一个人就抢着讲述更令人发笑的事情。大多数笑话都与官场或者某个官员有关。这些官场中的人确实无聊之极，因此，人们只能善意地嘲笑他们。斯佩兰斯基说，在今天早晨的国务会议上，有人向一位耳聋的高官询问意见，高官则答道，这就是他的意见。席尔维则讲述了一个案子的审查经过，其中有的人荒唐至极，令人吃惊。斯托雷平不连贯地说着话，劲头十足地谈及了旧制度下的舞弊情况，仿佛想使之变成一场严肃的谈话。马格尼茨基嘲笑斯托雷平那激动的表情。席尔维插嘴讲述了一个笑话，谈话再次轻松愉快起来。

很显然，斯佩兰斯基喜欢在公务之余稍稍休息一下，与朋友们呆在一起，使自己得到放松。客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于是就竭尽全力地使他高兴起来，同时，自己也可以高兴高兴。但是安德烈公爵觉得这是一种无聊的闲谈，枯燥无味。他受不了斯佩兰斯基的尖嗓子，也反感他那无休无止的矫揉做作的笑声。安德烈没有笑，然而又担心惟恐扫了大家的兴致。实际上无人注意他的情绪，众人好像都十分高兴。

有好几次，安德烈公爵想加入说笑，然而他的话语如同软木

塞一样浮上了水面。他确实没办法和他们说说笑笑。

他们没说什么不好或者不合适宜的话，而且都是些俏皮话，但是他们不但没法说出真正有意思的话，而且也许根本不知道。

吃完饭后，斯佩兰斯基的女儿和家庭教师起身站了起来。斯佩兰斯基用白嫩的手抚摸着女儿，亲吻了她。在安德烈公爵的眼里，他是矫揉造作。

按照英国的规矩，男子仍留在餐厅里喝葡萄酒。大家都对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行动表示赞同，惟独安德烈公爵持反对意见。斯佩兰斯基淡淡一笑，显而易见，为了改变令人不快的话题，他给大家讲述了一个与此毫不相关的趣事。众人沉默了片刻。

斯佩兰斯基在桌边坐了片刻，把还剩余一点酒的酒瓶盖上瓶塞，说："现在好酒香十里。"然后把酒瓶递给仆人，站了起来。众人纷纷站起身来，走向客厅。信使给斯佩兰斯基送来了两封信。他拿着信走向客厅。他一离开，众人不再那么活跃了，客人们开始低声谈话。

"好，朗诵开始。"斯佩兰斯基走出了书房，说道。"他才干惊人！"斯佩兰斯基对安德烈公爵说道。马格尼茨基立刻起身将姿势摆好，用法语朗诵他以彼得堡的几位名人为描写对象而写的诙谐诗。掌声几次打断了他的朗诵。朗诵一结束，安德烈公爵便走向斯佩兰斯基，向他告辞。

"这么早您去哪儿呀？斯佩兰斯基问道。

"我已答应了人家，去参加晚会……"

俩人没再说话。安德烈公爵近距离地注视着那双不让人看透的如镜子般的眼睛，也觉得自己可笑，竟然对斯佩兰斯基及其活动抱有希望。他又怎能重视斯佩兰斯基的所作所为。当安德烈公爵辞别斯佩兰斯基后，那种毫无生机的笑声还久久地在他耳中回响。

安德烈公爵回到家中时，四个月以来在彼得堡的生活和件件往事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他又回忆起了自己的四处奔波，请求

拟订军事条令的结果。上面已同意审阅这个条令，然而却没有下达任何批示，因为已把一个很差的条令呈给了皇上。军事条令委员会（别尔格也是其中一员）的会议又浮现在他脑中，他想离去，众人在会议上一遍又一遍地对会议的形式程序进行讨论，却对问题的实质避而不谈。他又回忆起他的工作——拟订条令，他是多么认真地翻译《罗马法典》和《法国法典》，将它们译成俄语，一想起这些，他心中有愧。接着，保古察罗伏、乡下事务、赞之行生动地呈现在他眼前，还有农奴和德龙村长。他愿意赋予他们人身自由。如今他心中觉得奇怪，他怎能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十　九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便去拜访几家没拜访过的人家，最近在舞会上恢复旧交的罗斯托夫家便是其中之一。安德烈公爵除了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后，还想再见罗斯托夫家的那个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的出类拔萃而又活泼开朗的姑娘。

在第一批出来迎接他的人中就有娜塔莎。她身穿一件家常的蓝连衣裙，在安德烈公爵的眼里，此时的她比穿着舞服的她更美。娜塔莎及家人把安德烈公爵当做老朋友来接待，态度自然而亲切。以前，安德烈公爵曾对他们一家严厉评判过，如今他才发现他们淳朴而且心地善良。在彼得堡，老伯爵的热情好客和真诚忠厚尤其令人感动，安德烈公爵盛情难却，便在他家用餐。“是的，他们心地善良而且十分可爱。”安德烈公爵心想，“娜塔莎身上的可贵之处不为他们所知。然而，这个漂亮的姑娘在这个家中显得分外生机勃勃，富有诗意。”

在安德烈公爵的眼里，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存在于娜塔莎身上，这个世界里洋溢着他从没感受过的幸福。在奥特

拉德诺的林荫路上和月夜的窗下，他已经迷上了这个世界。如今，他不再对之感到迷惑，也不感到陌生，因为他已经遨游在这个世界，发现了新的幸福。吃完饭后，娜塔莎接受了安德烈公爵的请求，站在钢琴前引吭高歌。安德烈公爵则立在窗边，边与太太小姐们交谈，边倾听娜塔莎的歌声。娜塔莎刚唱完一半，安德烈公爵没再谈话，突然感到喉咙哽咽，热泪盈眶，他从未这样过。他看了看正在高歌的娜塔莎，一种新鲜的幸福感涌上了心头。他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悲哀。他确实不应该哭泣，然而他有一种哭泣的冲动。……为什么哭泣？为昔日的爱情？为小公爵夫人？为他的沮丧绝望？……为将来的希望？是这样，却又不是这样。主要是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尖锐的矛盾而哭泣，一是极其崇高的伟大的理想，一是肤浅的对肉体的迷恋。他是如此，她也如此。在她引吭高歌时，他被这种矛盾折磨得既痛苦不堪又无比快乐。

唱罢一曲，娜塔莎来到他面前，问他是否欣赏她的歌声。话刚出口，她顿觉不好意思，因为她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他注视着她，微微的笑容在脸上一闪而过，说他喜欢她的歌声如同喜欢她干别的什么一样。

夜很深了，安德烈公爵才从罗斯托夫家打道回府。像平时一样，他上床睡觉，但是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法睡觉。他时而点燃蜡烛，坐在床上，时而下地，时而躺下，却毫不因为睡不着觉而心烦。他感到愉快极了，如同走出闷闷的屋子，来到了空气清新的屋外。但是他的脑海里老是出现她的身影，因此他觉得新的生活展现在他眼前。"既然我的眼前出现了生活，洋溢着幸福的生活，我为什么还心存恐惧，为什么还要在封闭的小圈子中忙个不停？"他喃喃自语，很久以来，他第一次思考了一下将来那充满幸福的生活。他暗暗下了决心，他必须关心儿子的教育问题，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托他照料儿子。随后就退伍，周游英国、瑞士以及意大利。

"趁着我年轻力壮，先享受一下自由。"他对自己说道，"皮埃

尔的话是对的，一个要获得幸福，必须自信。如今，我相信了他的话。随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我们只要活一天，就必须生活，而且要幸福地生活着。

二　十

有天早上，别尔格上校前来看望皮埃尔，他穿着簇新的军装，搽了头油，梳着如亚历山大皇帝般的鬓角。皮埃尔交际甚广，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各色人都相识，与别尔格也是熟人。

“刚才，我已与尊夫人伯爵夫人见过面，不幸的是，对我的要求她没有答应，我希望在伯爵您这儿我能稍稍走运些。”别尔格面带微笑地说道。

“上校，您有何吩咐？我可以为您服务。”

“伯爵，现在我已经布置好了新居。”别尔格说道。显而易见，他以为这是个让人高兴的消息。“于是，我和我妻子想举办一次规模较小的晚会，想请我们的朋友光临。”他脸上的笑容更浓了。“我想请伯爵夫人和您大驾光临寒舍，喝茶……吃饭。”

只有在海伦伯爵夫人的眼里，与别尔格之流交往是不体面的行为，所以她才断然拒绝了他的邀请。别尔格直率地解释了他为什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个美妙的晚会，为什么他将为之开心，为什么不舍得在赌钱等坏事上花钱，但是他舍得把钱花在朋友聚会上，他的言辞是那么恳切，皮埃尔盛情难却，只得一口应承。

“伯爵，请原谅我斗胆请求您别迟到了，七点五十五分时能准时光临寒舍。我们将凑个牌局，届时将军也将应邀前来。他对我很不错，伯爵，我们共进晚餐，请您务必赏脸。”

那天，皮埃尔一改往日总是迟到的陋习，他八点差一刻就抵达了皮埃尔家，而不是七点五十五分。

别尔格一切都准备妥当，正在恭候客人的大驾。

别尔格与妻子坐在书房里，那里陈设着半身塑像、油画、以及新家具，显得明亮干净。别尔格穿着直领的新制服，向身边的妻子解释他结交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缘由，因为这是惟一一种有乐趣的结交。

“你可以向他们学习，可以请教他们。你瞧我就是最底层逐渐升上来的，（别尔格不是用年份来计算他的经历，而是用官位）。我的那些同事至今还毫无建树，可是我马上就要坐上团长的位置了。做你的丈夫，我很幸运。（他起身亲吻薇拉的手，并且随手把地毯上的一个卷起的角拉平。）我获得这一切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挑选朋友。当然，还得为人正直，态度认真……”

别尔格的心里有一种胜过妇道人家的优越感，他微微笑了一下，在他的眼里，可爱的妻子到底是位妇道人家，不可能明白男人的优点，对男子汉大丈夫的涵义也一无所知，于是便不再吭声了。薇拉的心中也有一种优越感，她也微微笑了一下，在她的眼里，自己比丈夫高明，尽管丈夫温和亲切，但是到底他同所有的男人一样错误地理解了生活。别尔格则把自己的妻子作为衡量的标准，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蠢笨和软弱的。薇拉则把自己的丈夫作为推论的基础，认为所有的男人都自以为是，其实极其无知，而且还一心为己，自以为了不起。

别尔格站起身来，轻轻地拥抱妻子，惟恐把那条花了他好多钱的披肩弄皱了，准确地亲吻了她的嘴唇。

“必须注意惟一的一件事，我们千万不可早早地要孩子。”别尔格顺着自己的思维方式说道。

“对，我根本不想早早地生孩子，我们应该为社会而活着。”薇拉答道。

“尤苏波夫公爵夫人也有一条这样的披肩。”别尔格指了指披肩，脸上带着快乐而亲切的微笑说道。

正在这时候，仆人进来通报说“皮埃尔伯爵大驾光临。夫妻

俩带着得意的神情互相看了一眼，在所有人的眼里，他的到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善于结交社会名流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别尔格心想：“这就是善于为人处世的后果。”

“当我招呼客人时，不要来打扰我，”薇拉说道，“因为我知道如何待客，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别尔格也微微笑了一下。

“这样不行，有时候，男人有男人的话题。”别尔格说道。

他们在崭新的客厅里接待了皮埃尔。在这里，只要坐个人，客厅的对称、干净以及秩序都会遭到破坏。于是，为了贵宾，别尔格只得把扶手椅和沙发重新调整了一下，不过他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只好随便客人怎么坐。不难明白他的这种心理，皮埃尔动手拉了一张椅子，一下子使对称遭到了破坏。这就是别尔格和薇拉所举办的晚会的开端。他们俩彼此打岔，争着侍奉贵客。

薇拉暗暗下了决心，应该和皮埃尔谈谈法国使馆的有关事情，谈话就这样开始了，别尔格则认为话题应该是关于男人的，于是便截住了妻子的话头，谈及了对奥战争，然后又从一般的谈话上转过话头，提及了对别人建议他参加远征奥国的感受，以及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的缘由。尽管谈话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由于丈夫打岔，薇拉有点生气，但是夫妇俩还甚感满意。虽然只来了一位客人，晚会的开头还是不错的，而且与一切晚会没有什么区别，既有交谈，又有茶点和蜡烛。

过了片刻，别尔格的同事保里斯到了。保里斯纡尊降贵地对待别尔格和薇拉，显得很傲慢。继保里斯之后，一位贵夫人和一位上校来了。再后便是那位将军，最后到达的是罗斯托夫一家。至此，这便与别的晚会一模一样了。别尔格和薇拉看着客厅中的情形，倾听着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衣服发出的沙沙声以及众人打招呼的声音，脸上忍不住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切与别人家没什么两样，尤其是老将军，把房子着实称赞了一番，拍了拍别尔格

的肩膀，安排牌桌的座位，俨然是个长辈。他与罗斯托夫伯爵相邻而坐，认为后者的地位仅低于自己。老年人坐在一块儿，青年人坐在一块儿，女主人则坐在茶桌边，桌上放着一个盛有饼干的银篮子，与潘宁家举办的晚会一样。总而言之，所有的一切与别人家举办的晚会毫无差别。

二十一

作为一位贵宾，皮埃尔应该加入罗斯托夫伯爵、将军和上校的牌局。皮埃尔坐下来玩牌，却正好与娜塔莎相对而座。自从那次舞会以后，皮埃尔对娜塔莎的变化感到很吃惊。娜塔莎默默无言。与那天在舞会上的她相比，她不但要逊色不少，而且如果她不那么温和文静的话，那几乎是丑陋不堪了。

“她怎么啦？”皮埃尔扫了一眼娜塔莎，心想。娜塔莎和姐姐并肩坐在茶桌前，一副赖洋洋的样子，正在回答坐在她身边的保里斯的问话，都没拿眼睛看他。皮埃尔出了一副“同花”牌，一下子吞掉了五张牌，搭档对此深感满意。当每把吃下的牌收过来时，耳边传来寒暄声和脚步声，又看了一眼娜塔莎。

“她到底怎么啦？”皮埃尔更加惊讶地自言自语。

安德烈公爵站在她面前，脸上溢满了依依深情，正在说着什么。娜塔莎仰头望着他，满脸通红，拼命地抑制急促的呼吸声。于是，她内心的那已经熄灭的火焰再次使她光芒四射。她与刚才判若两人，不再丑陋不堪了，如舞会上那样美艳照人。

安德烈公爵来到皮埃尔面前，皮埃尔也发现了朋友那张焕发着青春活力的脸庞。

皮埃尔在打牌时不停地调换座位，一会儿背对着娜塔莎，一会儿面对着娜塔莎，一直到打完六圈牌，他的目光总是在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身上转来转去。

“他俩的关系发生了巨变。”皮埃尔心想，心中感到既高兴又苦涩，为此，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甚至都忘记了出牌。

六圈牌打完了，将军起身说，不能如此打牌，皮埃尔从此被解放了。一旁的娜塔莎正在和宋尼雅、保里斯交谈。薇拉正淡淡地笑着和安德烈公爵说着什么。皮埃尔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是否在说悄悄话，然后便坐在他们身边。薇拉见安德烈公爵对娜塔莎大献殷勤，于是便认为在晚会上，真正的晚会上，应该通过巧妙的暗示来表达感情，当安德烈公爵一人坐着那里时，她便和他谈及了感情问题，以及她的妹妹。她认为应该用外交手腕来对付安德烈公爵这样聪明透顶的人。

皮埃尔走近他们，他看见薇拉正在侃侃而谈，而安德烈公爵却神情窘迫，这种情形对安德烈公爵来说是极其少见的。

“您认为如何？”薇拉带着调皮的微笑说道，“公爵，您眼力不错，能把人一眼看透。你认为娜塔莎如何？能对爱情至死不渝吗？她能和别的女人一样（她指了指自己），一旦爱上了谁，一辈子也不会变心吗？ 以我之见，这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您认为如何？ 公爵！”

“我不太了解令妹。”安德烈公爵回答道，他的脸上带有嘲笑的神情，想以此掩饰窘态，“这么微妙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回答，另外，我发现越是不惹人喜爱的女人对爱情会更加专一。”安德烈公爵加了一句，看了看向自己走来的皮埃尔。

“对，公爵，这话说得有道理。 如今这个时代，”薇拉接着说（她提及了如今这个时代，因为时代总是一些智力不全者的口头禅，认为他们理解时代的特征，并且予以重视，另外，时代的变化会带动人性的变化），“在如今这个时代，姑娘家太无拘无束了，她内心的真正感情常常被她追求的乐趣压倒，应该承认，在这方面，娜塔莎极易冲动。”薇拉再度谈及娜塔莎，安德烈公爵闻之不快地紧皱双眉。他想起身走开，然而微拉的脸上带着更加微妙的笑容，她继续侃侃而谈。

“我认为她的追求者甚多，无人能与之相比。”薇拉说道，“然而迄今为止，她没有真正地爱过谁，说实话，伯爵，”薇拉对皮埃尔说道，“甚至我们亲爱的保里斯表哥就是其中之一……他呀，教我们自己说呀，真是跌进温柔乡中……”她引用了一句当时风靡一时的关于爱情的说法。

安德烈公爵眉头紧锁，一声不吭。

“你和保里斯是朋友，对吗？”薇拉问道。

“是的，我与他相识……”

“他是否向您提及过他儿时对娜塔莎的爱情？”

“他们儿时产生过爱情？”突然，安德烈公爵满脸通红，问道。

“是的，您知道，爱情最容易发生在表兄妹之间，表亲关系是危险的，对吗？”

“哦，绝对是那样的。”安德烈公爵附和道。突然，他变得很活跃，这种活泼是反常的，开玩笑地对皮埃尔说，莫斯科的两位年过半百的老表姐他得防着点，刚说了一半话就站了起来，挽着皮埃尔的手臂，拽着他离去了。

“您怎么搞的？”见朋友那极其兴奋的样子以及他起身注视着娜塔莎的眼光，皮埃尔甚感惊奇，便问道。

“我要……我要和你谈谈，”安德烈公爵说道，“我们的女式手套您是知道的（共济会新会员将之送给心爱的女人），我……不说了，……以后再谈……”安德烈公爵的双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神色慌张地走到娜塔莎面前，在她身旁坐了下来，皮埃尔看见安德烈公爵向她问着什么，她满脸绯红地作答。

此时，别尔格来到皮埃尔面前，缠着他加入将军和上校对西班牙问题的争论。

别尔格洋洋得意，兴高采烈，快乐的笑容始终没有消失，晚会举办得十分成功，与他所看到的晚会毫无差别。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如：太太小姐们轻轻的说话声、打牌时将军高声说话、茶炊、饼干，但是他在别人家常常看到而又极想仿效的一项节目

这儿却没有，即男人们高声谈论着很有意思的大问题，将军刚开口这么说，别尔格急忙拉来了皮埃尔。

二十二

第二天，应罗斯托夫伯爵之邀，安德烈公爵来他家吃午饭，在他们家度过了整整一天。

全家人都知道安德烈公爵此行为谁，他也并不遮遮掩掩的，与娜塔莎呆了一整天，于是不仅娜塔莎心中又惊又喜，预感到一件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而且全家都是如此，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事情的发生。每当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交谈时，伯爵夫人向他投去严肃而忧虑的目光，而每当安德烈回顾她时，她就怯怯地佯装谈论一些琐事，宋尼雅既不敢离娜塔莎而去，却又担心呆在一块会妨碍他们。每当娜塔莎和安德烈呆在一起时，由于怀着恐惧的期待，她会脸色苍白。她为安德烈公爵的畏首畏尾甚感惊讶。娜塔莎预感到他要说些什么，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黄昏时分，安德烈公爵离去以后，伯爵夫人来到娜塔莎面前，轻轻地问道：

"如何？"

"妈妈！请您看在上帝的面上，现在不要问任何事情，我无可奉告。"娜塔莎说道。

尽管这样，这天夜晚，娜塔莎怀着兴奋而又恐惧的心情，睁大双眼躺在母亲床上。很久很久，她时而告诉母亲他如何赞美她，时而说他将出国，时而说他问他们去哪儿度过今年的夏天，时而说他问起了保里斯。

"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从未经历过"，娜塔莎说道。"然而我害怕和他呆在一起，和他呆在一起时，心中总是十分害怕。"为什么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吗？妈妈，您睡着了吗？

“没有睡着，宝贝，我心中也很害怕呢！”母亲答道：“你上床睡觉去吧！”

“反正我没法入睡，睡觉多么没意思！妈妈，好妈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娜塔莎说道，至于自己的情感，她又惊又怕。“能预料到这种事吗？”

娜塔莎认为在奥特拉德诺时，她对安德烈公爵就一见钟情了。她当时的意中人（她坚信这一点）如今又来与她相见了，而且他对她也并非毫无情义。她害怕这种出乎意料的奇特的快乐。她心想：“他居然抓住我们在彼得堡的机会跑来了。那次舞会我们竟然再度相逢。这一切都是命运。显而易见，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当时我看见他时，感觉就是不一般。”

“他还说了些什么话？他为你题的诗是怎样的？……”母亲十分忧虑地问及了安德烈为娜塔莎题在纪念册上的诗。”

“妈妈，做填房夫人是否不体面？”

“不要说了，娜塔莎。向上帝祈祷吧！婚姻是老天爷安排的。”

“妈妈，好妈妈！我真爱您，我真高兴啊！”快乐而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娜塔莎边叫边搂住母亲。

正在此时，安德烈公爵则坐在皮埃尔身边，向他讲述对娜塔莎产生的爱以及娶她为妻的决心。

这天晚上，一次盛大的晚会在海伦伯爵夫人家中举行。来客中有法国公使，亲王以及许多地位显赫的男女客人。从不久前开始，亲王频频造访伯爵夫人府。在楼下的厅堂里，皮埃尔不停地走来走去。见他那副恍恍惚惚、忧郁的样子，宾客们都惊讶不已。

从舞会那天开始，皮埃尔便觉得忧郁症即将侵袭自己，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阻止病情的发作。亲王接近妻子后，突然，皮埃尔被委以宫廷高级侍从一职。从那时候开始，每每在社交场合，他心情压抑，没脸见人，于是万事皆空的思想常常涌上心头。与此同时，受他监护的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之间的感情也被他发现了。两相一对比，他更加心绪低沉。他努力想忘记自己的妻子，

娜塔莎以及安德烈公爵。他又认为，这一切与永恒相比，更显其微不足道。他心里又出现了疑问："何必如此呢？"于是他便逼迫自己为共济会日夜操劳，想以此驱除心中的魔鬼。快十二点时，皮埃尔走出伯爵夫人的房间，上了楼，来到笼罩在烟雾中的矮房间里，他的身上穿着破旧的睡衣，在桌边坐了下来，开始抄写苏格兰共济会的真本。正在这时，有人进来了，来者是安德烈公爵。

"哦，您来了。"皮埃尔的脸上流露出不快的神情，漫不经心地说道。"您瞧，我正在工作。"他说罢，指了指记录簿，如同倒霉的人为了排除生活中的烦恼而投入了工作一般。

安德烈公爵红光满面，兴高采烈地站在皮埃尔面前。对方那忧郁的样子，他丝毫没有注意，自得其乐地微微笑了一下。

"哦，老朋友，"安德烈公爵说道，"昨天我就想告诉你一切，因此今天特意来找你，这种滋味我从没品尝过，我陷入了情网啦，老朋友。"

突然，皮埃尔一声长叹，把笨重的身子躺压在安德烈身边的沙发上。

"您爱上了娜塔莎，对吗？"皮埃尔问道。

"对，对，"我还会爱谁呢？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然而我已被这种感情控制住了。昨天，我十分苦恼，非常难过，但是这种苦恼我不愿意用任何东西去换取。过去，我没有好好地生活过，如今，我才过上了真正的生活，但是没有她我就不能活。然而，她会爱上我吗？……我的年龄比她大，……您为什么不吭声？……"

"我？……我？我告诉您什么了？"突然，皮埃尔说道，然后起身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我素来认为……这位姑娘是个宝，是个……是个不常见的好女孩……亲爱的朋友，我求求您，别心猿意马，别犹豫不决，娶她吧！结合，结合，……我想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那么她又如何呢？"

"她也爱您。"

"别胡说八道……"安德烈公爵说道,面带笑容地注视着皮埃尔的双眼。

"我知道的,她爱您。"皮埃尔怒火冲天地大声喊道。

"不,你听我说,"安德烈公爵一把抓住皮埃尔胳膊,说道,"您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吗? 我真希望向谁倾诉一下心里话。"

"好,好,您说吧! 我很愿意倾听。"皮埃尔说道,他真的脸色突变,皱纹也不见了。他带着高兴的神情倾听着安德烈公爵说话。安德烈公爵仿佛与以前判若两人。他的苦闷,对人生绝望已极的神情呢? 他惟一可以倾诉衷肠的人便是皮埃尔,因此,他向他倾吐所有的心里话。他时而大胆而干脆地为将来的生活制订长期计划,说父亲的怪癖并不能使他抛弃自身的幸福,他一定说服父亲对这桩婚事表示赞同,而且爱娜塔莎,即便父亲反对,他也坚持这样;时而,见自己产生了这种奇怪、陌生而炽热的感情,他万分惊讶。

"如果昔日有人说我会如此陶醉,我决不会相信。"安德烈公爵说道,"这种感情与昔日的截然不同。对我来说,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如果她在那一半上,那里就存在幸福、希望以及光明;她不在另一半上,苦闷、黑暗就充斥着那里……"

皮埃尔说:"苦闷和黑暗,对,对,我能理解这一点。"

"我无法不热爱光明,这并非我的错。如今我感到很幸福,你能理解吗? 我明白你也替我感到快乐。"

"对,对,"皮埃尔坦诚地说道。用温柔而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朋友。在他的想像中,安德烈公爵的命运越是充满了光明,就越觉得自己的命运黯淡无光。

二十三

必须征得父亲的同意才能结婚,于是,第二天,安德烈公爵

就启程前往父亲家。

听完儿子的话，老头子表面上很平静，内心里却怒火中烧。他不明白，既然他的人生也已接近尾声了，怎么竟然有人想使他的生活发生变化，增添新的生活篇章。"只要让我了却残生，以后随便你们怎么办？"老头子喃喃自语道。然而，这一次，他依然运用在关键时刻常用的外交手腕和儿子交谈。他平平静静地把整个问题分析了一番。

首先，若论门第、财富和名望，这是一桩不理想的婚事。其次，安德烈公爵不再是个小青年，而且身体孱弱（老头子尤其强调了这一点），而她却青春年少。再次，他育有一子，若让一个小姑娘抚养他，那太悲惨了。最后，父亲用讥讽的眼睛注视着儿子，说道："我请求你推迟婚期一年，你出国养养身子，如你所愿地为尼古拉公爵请一位德国教师，以后如果爱情、欲望、倔强——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都无法排除，那你就结婚吧！我的结论是这样的，请留心，结论……"老公爵此时通过他的语气表明：他的决定不可更改。

安德烈公爵心里清楚，老头子希望在一年的考验中，他的感情或未婚妻的感情将会失败，或者在这一年里，老公爵将告别人世。因此，安德烈公爵打定了主意，听从父亲的意见。先订婚，婚礼则在一年后举行。

安德烈公爵在一个晚上最后一次拜访罗斯托夫家，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了彼得堡。

娜塔莎那次与母亲进行了谈话后的第二天，整整一天都在等待安德烈公爵的到来，然而，安德烈没有登门。第二天、第三天，依然不见他的人影，也不见皮埃尔来。安德烈公爵去父亲家的事情娜塔莎并不知道，因此她不明白安德烈公爵为什么不来。

就这样，三个星期过去了，娜塔莎不愿出门，无精打采，如影子一般地从这个房间游荡到另外一个房间，夜晚，则关着门，躲在里面偷偷流泪，母亲那儿也没去过。她总是满脸通红地大发雷

霆，她以为她的失望心情人所共知，众人都在笑话她，怜悯她。本来她已苦恼不堪，而自尊心使她更加痛苦不堪。

有一天，她去了伯爵夫人那儿，想说什么话，突然却哭泣起来。她如同一个不知受到惩罚缘由的小孩，十分委屈，双泪交流。

伯爵夫人劝慰着娜塔莎，开始，娜塔莎还仔细倾听，随后她忽然截住了妈妈的话头。

"不要再说了，妈妈，我不想，也不愿意想他来了几次却又不来了，不来了……"

娜塔莎嗓音颤抖，几乎哭出声来，然而却又佯装镇定自若，接着说道。

"我一点也不想为人妻，而且我对他心存惧怕。如今我已彻底平静下来，彻底平静下来了……"

谈话后的第二天，娜塔莎穿着她最喜欢穿的那件旧衣服，一大早就拾起了打舞会以后就被她抛弃了的生活方式。喝罢茶水，她来到了她极其喜欢的能够引起很好的共鸣的大厅里，开始练歌。练罢第一课，她站大厅中央，把她最喜欢的一个乐句再唱一遍。歌声飘扬，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荡漾，最后缓缓地消失了。她愉快的倾听着，觉得音调出乎意料地动听。她的心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了。"干吗过多地思考这件事？难道如今这样不好吗？"娜塔莎自言自语地说。她在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却与平日走在镶木地板上不一样，她每迈动一步，均是脚跟先着地，脚尖后着地（她脚穿一双她心爱的新鞋），而且她快乐地欣赏着均匀的脚跟落地的声音和脚尖磨擦地板的声音，如欣赏自己的歌声一样。她从镜子前经过，看了看镜中的自己。"哦，这就是我！"一见镜中的自己，她的神情似乎在说："嗯，很美丽，我不需要任何人。"

男仆想进来把大厅里收拾一下，然而娜塔莎拴上门，将其拒之门外，依然来回走动。这天早晨，她的心情一如从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娜塔莎这个姑娘十分可爱！"她模仿一个男性第三者如此评论自己。"她青春年少、漂亮、嗓音甜美、不对任何人

构成妨碍、大家也不要去打扰她。”即使不被人打扰，她也没法心静似水。她立即觉察到了这一点。

有人打开了前厅的门，有个声音在问：“在家里吗？”还有脚步声传入耳中。娜塔莎在照镜，却没看到自己的影子。她听见了前厅里有动静，当她看到镜里的自己时，她顿时脸色苍白。来人是他！虽然有门隔着，声音很小，但是她依然断定是他来了。

娜塔莎脸色苍白如纸，惊恐不已地跑进了客厅。

“妈妈，安德烈来访。”她说道，“妈妈，这太恐怖了！真让人难以承受！我真受不住了！我不要……遭罪！我该怎么办呀？……”

没等伯爵夫人答话，安德烈已经带着严肃而紧张的神情来到了大厅里。一见娜塔莎，他立即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他亲吻了伯爵夫人的手，然后又亲吻了娜塔莎的手，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来了……”伯爵夫人说道。然而她的话被安德烈公爵打断了，他匆匆地对她的问题作了答复，显而易见，他想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

“这一段时间，我没登门拜访，是因为我去了我父亲那儿，我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了他。昨天晚上，我才回彼得堡。”安德烈公爵看了娜塔莎一眼，说道。“我要和您谈谈，伯爵夫人。”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

伯爵夫人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垂下了双眼。

“您说吧，我听着。”她说道。

娜塔莎明白此时她应该离开客厅，但是她没法这样。她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她顾不上讲礼貌了，圆睁双眼，注视着安德烈公爵。

“现在说吗？顷刻间就说！……不，这是不可能的。”娜塔莎心想。

安德烈公爵又看了一眼娜塔莎，由于这目光，她相信自己没有搞错，是的，马上就要决定她的命运了。

“娜塔莎,你出去呆会儿,我会叫你来的。”伯爵夫人低低地说道。

娜塔莎看了看安德烈公爵,目光中充满了惶恐和恳求。她又看了看母亲,走出了屋子。

“伯爵夫人,我的来意是向您女儿求婚。”安德烈公爵说道。

伯爵夫人顿时满脸绯红。然而她默默无语。

“您是来求婚……”伯爵夫人郑重其事地说道。安德烈公爵静静地注视着她的双眼,“您是来求婚……”她有点窘迫,“我们十分高兴……我很高兴接受你的求婚,我的丈夫也……我希望……但是她本人才有权决定此事……”

“只要你们同意了,我会对她说的……你们同意了吗?”安德烈公爵问道。

“同意,”伯爵夫人说罢向他伸出一只手,当他弯腰亲吻她的手时,她的心情十分矛盾,陌生而亲切。她亲吻他的前额。她愿如爱儿子般地爱他,然而,她又觉得他不是一家人,而且对她来说十分可怕。

“我丈夫也会同意的,这一点我相信,”伯爵夫人说道,“然而令尊……”

“我已向家父谈过我的计划,也得到他的允许。但是我们必须遵守一个条件,即不能在一年之内结婚,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一点……”安德烈公爵说道。

“是的,娜塔莎年龄还小,但是一年又太长了”。

“毫无办法。”安德烈公爵长叹一声。

“我叫她来一下。”伯爵夫人说罢,走出了屋子。

“上帝啊!可怜我可怜我们吧!”她边找女儿边重复道。宋尼雅告诉她,娜塔莎呆在房间里。娜塔莎在床上坐着,脸色发白,双眼发干,注视着圣像,飞快地划着十字,嘴里嘀嘀咕咕的。一见母亲,她一跃而起,扑向母亲。

“妈妈,怎样了? ……怎样?”

“走吧，去他那儿！他向你求婚了，”伯爵夫人说道。娜塔莎感到母亲的口吻十分冷漠……”“走吧！……走吧！”母亲在女儿身后说道，语气显得悲哀而责备，还深深地叹了口气。

娜塔莎已经忘记了她是如何走进客厅的。她走了进去，一看见他，就停下了脚步。“如今这个外人成了我的所有了？”她提问自己，顷刻又自答道：“对，所有，对我来说，他是最珍贵的。”安德烈垂下双眼，走近了他。

“我对您一见钟情。对我来说，这件事有希望吗？”

他看了一眼娜塔莎，她的神情严肃而热情，见此，他很惊讶。她的表情在说：“何必问呢？对不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何必心存怀疑呢？既然你的感情没法用语言表达，又何必说出来呢？”

她走到他面前站住了。他拉着她的手，亲吻了几下。

“您爱我吗？”

“对，对。”娜塔莎似乎很后悔地说道，长叹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长叹，急促地呼吸着，哭出了声音。

“您怎么啦？怎么啦？”

“哦，我感到幸福极了！”她答道，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微微地笑了一下，靠近他，思索了一秒钟，似乎在问自己是否可以，接着亲吻了他。

安德烈公爵握着她的一只手，注视着她的双眼，原来的那种对她的爱却从心中消失了。他的心绪忽然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富有诗意而又神秘的爱情不再存在了，却对她那女性幼稚的弱点产生了同情，对她的专一和信任产生了恐惧和一种同她同生共死的沉甸甸的却又愉快的责任感。虽然他此时的感情不如昔日那么明朗而富有诗意，却更为严肃而炽热。

“妈妈告诉过您不能在一年之内结婚吗？”安德烈依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双眼，问道。

“真的是我吗？一位被众人称为小姑娘的人？”娜塔莎心想，我以后就要做他的妻子吗？他陌生、聪明、可爱、甚或我父亲也尊

敬他。难道这是现实吗？难道从此我真的以玩儿戏的态度对待生活吗？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吗？哦，他问什么？”

“没有，”她回答道。然而她不理解她的问话。

“对不起，”安德烈公爵说道，“您那么青春年少，然而我是历经沧桑了。我很担心您，您对自己还不太了解。”

娜塔莎专注地倾听着，努力地想明白他的意思，然而还是没明白。

“一年以后，我才能获得幸福。我当然为之痛苦不堪。”安德烈公爵接着说道。“然而在此期间，您可以再考虑一番。我请您在一年之后再给我带来幸福。然而您依然是自由的，我们不对外公开订婚。如果你觉得对我没有爱情，或者爱上了……”安德烈公爵强颜欢笑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话头，“您要明白，当您初次到达奥特拉德诺时，我就对您一见钟情了。”娜塔莎说道。可以充分相信她没有假话。

“一年以后，您对自己会更加了解的……”

“整整一年之久！”娜塔莎突然说道，直到此时，她才知道要推迟一年举行婚礼。“为什么要推迟一年？为什么？……”安德烈把婚期推迟的原因解释给他听，可是娜塔莎充耳不闻。

“非得如此吗？”她问道。安德烈默默无语，然而他的表情在说，这个决定不可更改。

“这样太可怕了！不行，可怕极了！可怕极了！”娜塔莎突然说道，再度哭了！“还要等一年！我会在等待中死去的。不可以这样，真是可怕极了。”她看了看未婚夫的面孔，看见了同情和困惑。

“不，不，我无所不能，”突然，她不再流泪了，说道，“我感到幸福极了！”

父母双亲走了进来，祝福这对未来的夫妇。

自那时起，作为娜塔莎的未婚夫，安德烈公爵便成罗斯托夫家的常客。

二 十 四

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既没举行订婚仪式，也没对外宣布。安德烈公爵坚持这么做。他说，是因为他才推迟婚期的，因此，全部的责任应该由他承担。他说，他将永远遵守诺言，但是他不愿意束缚娜塔莎，心甘情愿地赋予她充分的自由。如果半年过去以后，她不再爱他了，那么她有权利解除婚约。当然，无论是父母，还是娜塔莎，都不愿意听见这句话，但是安德烈公爵依然坚持这样。他每天都来罗斯托夫家，但是并不自居为娜塔莎的未婚夫，称她为您，只亲吻她的手。从求婚那天开始，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之间的关系单纯而亲密，与以前不同。他们似乎刚刚相识。俩人都喜欢回忆往事，当他们毫无关联时，彼此对对方的看法，如今俩人都感到自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候，彼此十分客气，如今彼此坦率而无拘无束了。刚开始，罗斯托夫一家有点不自然地对待安德公爵，似乎他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娜塔莎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家人对他习以为常了，而且还用自豪的口吻说，他只表面上与众不同，实际上和大家没什么两样，她不怕他，任何人都无须怕他。几天过去了，家人习惯了他，不再感到不自然了。有他在时也依然忙着自己的事，而他也帮着大家一起干。他与伯爵谈论庄园经营之道，与伯爵夫人和娜塔莎谈论服装，与宋尼雅谈论纪念册和刺绣。偶尔，罗斯托夫家的人谈及了一系列的兆头（或者在安德烈公爵当面），纷纷觉得奇怪，如：安德烈公爵到达奥特拉德诺，他们全家搬至彼得堡，娜塔莎与安德烈公爵有相似的地方（安德烈初次来访时，保姆就发现了这一点），一八〇五年，安德烈和尼古拉发生磨擦，还有别的许多被家人察觉到的兆

头。

在罗斯托夫家，每当未婚夫妇在场时，一片富有诗意的安宁和默默无言就会出现。众人坐在一块儿，经常一声不吭。偶尔，别人离去了，只剩下了未婚夫妇，然而俩人依然默默无言。未来的生活很少成为他们的话题。安德烈公爵害怕谈及此事，又羞于谈及。安德烈的心思经常被娜塔莎猜中，她和他一起享受他的感情。这个问题也不例外。娜塔莎曾问及有关他儿子的事情，安德烈公爵顿时满脸通红（这段日子以来，他经常满脸通红，他的这副样子尤其讨娜塔莎的喜爱），说将来他儿子不和他们同住。

“为什么不？”娜塔莎十分惊讶地问道。

“我不能从他爷爷那儿带走他，另外……”

“我将会非常喜欢他的呀！”他的心思立即被娜塔莎猜到了，她说，“然而我明白您怕流言蜚语，担心别人责备我们。”

有时，老伯爵走近安德烈公爵，亲吻他，向他询问关于彼嘉接受教育和尼古拉供职的看法。老伯爵夫人注视着他们，老是不停地叹息。宋尼雅老担心妨碍他们，努力寻找借口，以便让他们俩呆在一起。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每当安德烈公爵说话时（他善于说话）娜塔莎总是一脸得意地倾听。而当她说话时，她发现他是怎样专注地端详着她，心中又是害怕，又是高兴。她困惑地扪心自问“他在我身上寻找的是什么？他的目光搜寻的是什么？如果我身上不存在他需要的东西，那又会如何呢？”有时候，她沉浸在她那独特的欣喜若狂之中，她便尤其爱听安德烈公爵的笑声，尤其爱看他的笑容。安德烈公爵很少笑，但是一旦笑起来就会痛痛快快地大笑一场。每每如此笑过以后，娜塔莎就觉得俩人更加亲近了。如果不是娜塔莎想到分别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心中害怕，否则她会感到极其快乐的。

在告别彼得堡的前一天晚上，安德烈公爵带来了皮埃尔。从那次舞会以后，皮埃尔还没有到罗斯托夫家来过。皮埃尔一副心神不宁和拘束的样子。他与母亲交谈。娜塔莎、宋尼雅则坐在棋

桌边，向安德烈公爵发出了下棋的邀请，安德烈公爵走近她们。

“您是否早就与皮埃尔相识？”安德烈公爵问道，“您喜欢他吗？”

“是的，他为人极好，但是令人发笑。”

娜塔莎提及皮埃尔老是讲些他精神恍惚的故事，其实，有的是他自以为是的。

“说实话，我对他吐露了我们的秘密，”安德烈公爵说道，“我打儿时起就与他相识，他的心如金子一般。娜塔莎，我请求你，”忽然，他的神情很严肃，“我即将离去。只有天知道以后会怎样，你可能不再爱……哦，我知道，我不该如此说话，只有一点我想对你说，不管您发生了什么，万一我不在……”

“会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有什么烦恼，”安德烈依旧往下说，“我请求您，莎菲小姐，无论发生了什么，就向他商量，请他出手相助。他这个人恍恍惚惚的，十分滑稽，但是他的心如金子一般。”

无论是父母，还是宋尼雅，或者安德烈公爵本人，都无法料想到，离别未婚夫会给娜塔莎带来什么的影响。那一天，娜塔莎脸色红润，表情激动，两眼发干，在家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做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似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当安德烈公爵与她相别，最后一次亲吻她的手时，她也没有流泪。

“您不要走！”娜塔莎说道，听到她的声音，他不禁思考了一下是否真的不该离开？而且好久以后，这声音还在他耳中回响。他离去以后，她也没流泪，一连好几天她都把自己关在屋里，没有哭泣，但是对任何事都失去了兴趣。只是偶尔叹道：“唉，他为何要离开！”

然而，自从安德烈公爵走后，两个星期过去了，她又出人意料地除去了精神上的病态，一如从前，只是改变了精神面貌，如同久病后的孩子改变了容貌一般。

二十五

在儿子离去后的一年里，保尔康斯基公爵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脾气越来越坏。他愈来愈暴躁，而他多半把无名火撒在玛丽雅公爵小姐身上。他似乎专戳她的痛处，对她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玛丽雅公爵小姐拥有两大嗜好，即两大乐趣，即侄儿尼古拉以及宗教信仰。而老公爵恰恰喜欢攻击和嘲笑这两者。无论谈什么，他都要把话题转到老处女的迷信和对孩子的溺爱上。“你想把他培养成如你一般的老处女，那是不可以的，儿子才是安德烈公爵所需要的，而不是女孩。”老公爵说道。有时，当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场时，他向布莉恩小姐问道，她是否对我们的神父和圣像有所欢心，而且还开玩笑……

老公爵不停地讥讽玛丽雅公爵小姐，然而女儿却毫不在意，原谅了他的过错。难道父亲会为难她么？既然父亲爱她，难道会不公正地对待她吗？另外，何为公正？公正这个高尚的字眼公爵小姐从未思考过。在她的眼里，尘世间的一切复杂的信条可以简单明白地归纳成：爱和自我牺牲。她——仁慈的为人类而受难的上帝教给了我们这一信条。别人是否公正和她有什么关系？她不得不经受苦难，必须爱别人，而她就是这样做的。

冬天，安德烈公爵抵达童山。他显得快乐、温和可亲，很久以来，玛丽雅公爵小姐从未见过他如此高兴。她感到肯定有什么喜事要发生，然而，他却只字不提他的爱情。动身前，安德烈公爵与父亲长谈了一次。玛丽雅公爵小姐发现他启程之前父子俩都很不愉快。

安德烈公爵离家后没多久，玛丽雅公爵小姐给在彼得堡的朋友裘丽来信。如同所有喜欢幻想的姑娘一样，玛丽雅公爵小姐幻想裘丽能嫁给哥哥为妻。近来，由于哥哥在土耳其阵亡，裘丽

呆在家中为哥哥服丧。

看来，我们共同的命运中有悲伤，亲爱的多情的朋友裘丽。

你们遭到了那么惨痛的损失，我只能认为这是上帝赋予你们的独特恩惠。他爱你，也爱你的那位崇高的母亲，于是，便想考验一下你们。唉，我的朋友，宗教，惟独宗教给人以安慰，而且还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绝望。惟独宗教才能对没有它的帮助，人类就无法理解一事做出解释：为什么要召回那些善良、高尚，能在生活中找到幸福、既不妨害别人又赋予他人以幸福的人呢？却又让那些人活在世上，他们邪恶无能、妨害别人，或者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负担。我第一次看到的死亡。即我永生难忘的亲爱的嫂嫂的去世，留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您向命运发问，为什么您那位优秀的哥哥必须告别人世？我也要向它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天使丽莎要辞别人世？她不但没妨害过别人，而且心里只有善良，除之以外，一无所有。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我的朋友！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我那贫乏的智力让我明白了她为何要死，她的死只是造物主表现那无穷的智慧中的一种，尽管我们多半不能理解造物主的行为，但是他对所造物的无限仁爱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心里经常在想，也许由于她如天使般纯洁，因此做母亲的所有责任她承担不起。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年轻的妻子，但是她没法做一个完美无缺的母亲。现在她不仅把最纯洁的哀悼和回忆留给了我们，尤其给安德烈公爵，而且在天国里，一个崇高的位置将是属于她的，我不敢奢望也只有如此）。然而，略去对她本人的影响，她那可怕的早亡最良好的影响了我和我哥哥，尽管这事令人悲伤。她刚离我们而去时，我不可能这样认为，当时我十分反感这种念头，然而如今一切豁然开朗了。我给您写这些话，

只是让你相信福音书的真理(我生活的准则便是如此)。如果上帝不允许,我们的头上都不会掉下一根头发,而上帝的旨意彻底出自于对我们的无限的慈爱,于是我们是为了我们幸福才有这一切遭遇的。您问道,我们今年是否去莫斯科度过冬天?尽管很想与你见面,但是我想我们不会成行的,也不愿意成行。您可能感到奇怪,拿破仑便是我们不愿去莫斯科的原因,实际上,家父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不接受异议,性格暴躁。实话告诉您,是政治问题导致他性格暴躁的。这样的情况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拿破仑与欧洲各国的君主地位相同,尤其是与伟大的叶卡德琳娜的孙子。您也知道,我素来毫不关心政治,然而家父的话以及他与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的谈话让我知道了世界大局势,尤其是拿破仑所获得的声望。我认为,由于政治观点异于别人,而且总是无所顾忌的坦诚自己的意见,从而与人发生磨擦,因此父亲对去莫斯科只字不提。由于不可避免地争论拿破仑问题,父亲将丧失他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效。然而,马上就可以决定此事。除了哥哥安德烈不在家中,我们家的生活一切如昔。我曾经在信中对你说过,近来哥哥变化很大,自从丧失了配偶,直到今年,他的精神才获得了恢复。他又如我儿时所知道的那样:心地善良、亲切,他的心如金子般,任何事物都没法与之相比。我察觉他知道他的生活并没有完。然而尽管精神有所好转,他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他更加瘦削,更加神经质,我十分担心他。医生早就吩咐他去国外疗养,现在,他出国了,我为此甚感欣慰。我希望这次去异地疗养能使他的健康得到恢复。您在信中说,在彼得堡,人人都认为他最聪明,最有才能,最有教养。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我的这种做家人的自尊心希望得到你的原谅。他为这儿的每一个人,下至农奴,上至贵族,做了许多数不胜数的好事。他去彼得堡,只接他应该得到的名誉。我不明白,彼得堡的谣言

怎么传到了莫斯科，譬如你在信中提及哥哥与娜塔莎订婚一事，这更是十分荒唐的。我认为哥哥不会再婚，尤其是娶娜塔莎为妻。主要是因为一、我知道，虽然他很少提及亡妻，然而他的心里埋藏着悼亡的哀痛，因此他没法虑及再婚以及为我们的小天使找个后母。二、据我所知，那个姑娘绝非安德烈喜欢的那一种。我认为安德烈公爵不会让她做自己的妻子。直率地说，我也不希望他如此。信写得十分啰唆，已满两张纸了，就此搁笔。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您得到神圣而万能的上帝的保佑。我亲爱的朋友布莉恩小姐，亲吻您。

玛丽。

二十六

盛夏，玛丽雅公爵小姐突如其来地收到了安德烈公爵的寄自瑞士的来信，他给她带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安德烈公爵宣布了与娜塔莎订婚一事。对未婚妻的热爱，对妹妹的情谊和信任充满了字里行间。他在信中说，他从未如此谈过恋爱，直到如今他才理解了生活，认识了生活。他请求得到妹妹的原谅，他上次回童山时没把这个决定告诉她，尽管与父亲谈及此事。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担心玛丽雅公爵小姐会要求父亲对此事表示赞同，如此一来不仅目的没有达到，反倒惹父亲发火。父亲就会把火撒在她身上。再说——他写道——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最后决定此事，“那时父亲给我一年的期限，如今已有六个月过去了——一半的时间，而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如果不是医生要我在此处的温泉治疗，我则早已归国了，但是如今，我必须把归期延期三个月。你理解我，也理解我与父亲的关系。对他，我毫无要求。我素来自立，将来也永远自立，既然他可能不会与我们相处很久，因此，如果逆他之意，惹他发火，我的一半幸福就会毁

掉。现在我也给他写一封信，请你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交给他，同时把他对此事的看法告诉我，他能否同意婚期提前三个月。”

犹豫、疑虑和祈祷了很久，玛丽雅公爵小姐才把信呈给了父亲。第二天，老公爵心平气和地告诉她：“给你哥哥去信，叫他等我死后再谈此事……时间不会很长的，马上他就自由了……”

公爵小姐想提出异议，然而父亲不许她开口，声调也越来越高。

“结婚吧！结婚吧！宝贝……亲家真不错！……她聪明吗？富有吗？小尼古拉将要有一位好后母了。你在信中对他说，即使是在明天结婚也可以。小尼古拉即将有个后母，那么我也要娶布莉恩为妻了！……哈，哈，哈，他必须要有后母呀！只是我们家里不再需要婆娘了，随他去吧！自己单过！你是否也想和他共住？”他向玛丽雅公爵小姐问道：“上帝保佑！去品尝一下挨冻的味道，去品尝一下……挨冻的味道！……”

自从这次发脾气以后，公爵闭口不谈此事，然而父亲却把对没出息的儿子的气愤表现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除了以前的讥讽的话题外，现在又有了新鲜的话题：与小尼古拉的后母和他对布莉恩小姐的爱情有关。

“为什么我不能娶她为妻呢？”老公爵对女儿说道，“作为一位公爵夫人，她将会出类拔萃的！”

这段时期以来，玛丽雅公爵小姐吃惊地察觉到父亲果真越来越亲近法国女人了。玛丽雅公爵小姐给安德烈公爵去信并告诉他，父亲如何对待他的信，同时她对哥哥好言相慰，说父亲会改变主意的。

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安慰和欢乐就是小尼古拉及其教育、安德烈、宗教。然而除了这些，既然希望人人都有，因此在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心灵深处，她也拥有自己不为外人所知的梦想和希望，在她的生活中，这也是最主要的慰藉。是神亲——瞒着老公爵登门拜访的苦行僧和云游教徒——给了她梦想和希望，从中她获

得了宽慰。玛丽雅公爵小姐年岁越大,生活经验就越丰富,就越深刻地观察生活她就更加觉得茫茫人世间以享乐和幸福为追求的目标的人鼠目寸光。他们辛辛苦苦地奋斗,彼此妨害,想得到那种空虚、罪过和无法得到的快乐。"安德烈公爵爱妻子,妻子离开了人世,这还不行,他要把自己的幸福维系在另一个女人身上。父亲反对,因为他希望安德烈的妻子更富有,出于名门。他们奋斗,历经苦难,为了刹那间的幸福,把自己的灵魂,永生的灵魂糟蹋了。不仅我们自己明白这一点,上帝之子基督也光临人世告诉我们,人生只是一场梦,一场考验,然而我们却牢牢地抓住它,企图从中获得幸福,怎么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呢?"玛丽雅公爵小姐心想。"除了这群被人不屑一顾,背着口袋的亲戚,便再无别人了! 他们从后门进来,惟恐被公爵发现,倒不是为了不被他侮辱,而是为了避免他做坏事。他们不顾家庭、故乡以及人世间的快乐,没有任何留恋,穿着麻布衣服,隐姓埋名,云游天下,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不分尊卑贫贱地为每个人做祈祷,既为驱赶他们的人,也为保护他们的人,这是最高尚的真理,无与伦比,这是最高尚的生活!"

一位名叫费多霞的云游教徒年过半百,身材矮小,性格文静,脸上长有麻子,她光着脚,戴着铁链度过了三十多年的云游生活。玛丽雅公爵小姐极其喜欢她。一天,在点着一盏孤零零的神灯的黑乎乎的房间里,费多霞讲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忽然,玛丽雅公爵小姐认为惟独费多霞的人生道路是正确的,她拿定了主意,自己也去云游四方,不论别人怎么难以理解这一点。她只向她的忏悔神父阿金斐透露了她的决定。神父对她的计划表示赞同。以给云游教徒送礼物为由,玛丽雅公爵小姐把云游的行装都已准备齐全:麻衣、树皮鞋、粗布衣以及黑头巾。玛丽雅公爵小姐经常走近放有行装的抽斗柜,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实施计划了。

每当云游教徒们讲述故事时,她们那千篇一律而颇含深意

的朴素的话语常常感动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导致她数次想舍弃一切，云游四方。她想像着自己身穿粗布衣、手拿木棍、肩背口袋，与费多霞一同行进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从一处云游到另一处，无爱无欲，也无嫉妒，从一些信徒走向另一些信徒，最后到达无忧无虑的地方，那里只有永远的欢乐和幸福。

“我每到一处，就不停地祷告，我还不适应，未等爱上这儿却又要离去，我将走得两腿发软，倒地而死，最终抵达没有哀愁的安息之所。”玛丽雅公爵小姐心想。

然而后来一见父亲和尼古拉，她便开始动摇起来。她悄悄地哭泣，感到自己犯下了罪过：对父亲和侄子的爱超过了对上帝的爱。

第四部

一

《圣经》上有一则故事说，在堕落之前，人类的最早的祖先用安逸来衡量幸福。在堕落之后，好逸恶劳的习惯依然附在人的身体上。人类永远摆脱不了诅咒。那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标准决定了我们不能游手好闲却又没有一丝的良心不安，而并非因为我们必须辛勤劳作以获取食物。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个声音在不断地说："好逸恶劳等同于犯罪。"如果某人不但游手好闲，却又认为自己是个有用之才，而且尽到了责任。那么他所得到的是一种最初状态的幸福。如今有许多人享受着由于职务而产生的、理该如此的安逸。这种安逸不论对于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是担任军队职务的主要吸引人的一点。

自一八〇七年以后，尼古拉依然呆在保罗格勒团里，而且还接任了杰尼索夫的骑兵连连长一职。这种安逸的幸福他是享受够了。

尼古拉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举止粗野，但为人善良。因此莫斯科的朋友都觉得他的举止有欠文雅，但是他的同僚、上司及下属都很敬重他。他自己对此也感到十分满足。一八〇九年，也就是今年，他时常接到母亲的倾吐苦水的来信。在信中，母亲说家里经济日渐拮据，如今他应该回家侍奉年迈的老父老母了。

尼古拉读着这些来信，他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担心他们会让他脱离这种毫无生活琐事干扰的安逸的生活，他也常常感受到自己早晚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操持家务，应付层出不穷的阴谋

诡计,与管家算账争吵。各种交际应酬,与宋尼雅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并兑现对她的承诺。这些事情千头万绪,复杂、难以处理。他给妈妈的回信总是冷冰冰的,如开头总是“亲爱的妈妈,”结尾也总是“您的孝顺的儿子,”却一句不提回家的事情。一八一〇年,他从家书中得知,娜塔莎与安德烈已经订婚了,一年以后将举行婚礼。这是因为老公爵对他们早点结婚表示反对。尼古拉为此感到异常伤心和生气。因为,第一,在家里,娜塔莎是他最喜欢的人,他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妹妹。第二,作为一个骠骑兵,他甚感遗憾,因为那时他不在家中,否则他肯定会告诉安德烈,娜塔莎同他结婚完全说不上是攀高枝。另外,如果他真心爱娜塔莎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取得他那生性怪戾的老公爵父亲的允许。尼古拉也曾犹豫了片刻,是否应该请假回乡,在娜塔莎结婚之前去看望看望她。然而一想到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以及与宋尼雅的事情,家中的混乱局面,他便推迟了归期。然而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他的母亲瞒着伯爵再次给他来信了,在信中,母亲说,如果尼古拉不马上退役返乡,不回去管理家业,家中将拍卖掉所有的庄园,全家都将只好上街去乞讨了。伯爵为人过于厚道,过于软弱,并且对管家寄予了过分的信任,结果是时常上当,家里境况每每下滑也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请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你,如果你不愿意看到家庭破败和全家遭殃,就立即回家。”伯爵夫人在信中这么写道。这封信强烈地震撼了尼古拉的心,根据人之常情,他认为自己应该退役回乡了。

看来现在不得不回去了,即使不退伍,也必须请假了。但是他不明白,干吗必须回家呢?吃罢午饭,他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吩咐下属将他那匹刁悍的久未骑过的“战神”的马鞍备好。等他骑着马回来时,那匹灰马已是汗如雨下,他告诉拉夫鲁施卡(杰尼索夫离任后没带走的勤务兵)和黄昏时分归来的同僚们,他要请几天假回家一趟。虽然他难以想像在他离开之前,由于上次的演习,司令部将让他高升,以任骑兵大尉一职或授予安娜勋章(他

十分关心这两件事），同样，虽然他还难以想像在他离开之前，不把三匹黑鬃的黄色战马出卖给波兰的高鲁霍夫斯基伯爵（他已与他协商好了价格，为二千卢布），以及难以想像骠骑兵为波兰普莎兹杰卡小姐举行的舞会没有他参加，是否会获得成功（这个舞会是有意与枪骑兵为波兰保尔若卓夫斯卡小姐举办的舞会一争高低而举行的），虽然这样，但是他明白他必须马上离开这充满了幸福、欢乐的地方，回到那事情不断、混乱不堪的地方。一个星期过去了，他的请假获得了批准。他的骠骑兵同僚，不仅是本团的，还有旅里的，每人都拿出了十五卢布的份金以为他饯别。还请来了两个乐队和两个合唱团奏乐歌唱，以资兴致。尼古拉同巴索夫少校共舞了俄罗斯顿足舞，酒气熏天的同僚们又是摇晃尼古拉，又是拥抱，又是向上抛起。三连的士兵们最后摇晃了他一次，齐声高喊"乌拉"，然后才把他放在雪橇上，一直把他送到了第一个驿站才罢休。

从克列缅楚格到基辅这前半程的旅途中，尼古拉满脑子仍是连队里的事情，但走了一半路程后，他就把三匹黑鬃黄马、司务长和保尔若卓夫斯卡小姐抛到脑后，心里也忐忑不安地向自己发问，在奥特拉德诺，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离家愈近，他思念家的情绪就愈急切，仿佛引力与距离成反比的定律也适用于人的情绪变化。到了终点站以后，他把三卢布赏给车夫做酒钱。自己便像孩子一样，气喘吁吁地跑向自家门前的台阶。

在经过重逢的极大喜悦之后，尼古拉感觉到现实与原有的想像不一样（要是早知道一切没有什么变化，倒不必急着回来），失望之情便涌上了心头。没过多久，他也便适应了早已熟悉的家庭环境。父母亲只是显得衰老了一些，其他没有什么变化。父母亲有些心烦，彼此有些不和，这在以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不久尼古拉就知道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家境日趋衰败。宋尼雅马上就年满二十了，她没有长得更加美丽，更加引人瞩目，但即使这样，她也是非常可爱的。看到尼古拉回来了，她沉浸在快乐和爱情之

中。姑娘对他忠贞不渝，尼古拉为此十分高兴。彼嘉和娜塔莎更使尼古拉感到惊讶不已。彼嘉已年满十三了，他长得高大魁梧，外表英俊非凡，透着聪明和灵气，嗓音也发生了变化。尼古拉凝视着娜塔莎，心中万分惊讶，最后不由自主地笑了。

“变化很大，和以前判若两人。”尼古拉说道。

“是不是变得丑陋难看了？”

“截然相反，你显得异常神气，而且即将成为公爵夫人了。”尼古拉低低地说道。

“是的。”娜塔莎的语气中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娜塔莎把她和安德烈公爵坠入爱河的罗曼史讲给他听，以及他如何来到了奥特拉德诺，还把这段时期以来的来信给尼古拉看。

“你为我感到高兴吗？”娜塔莎问道，“我如今已心平如水，心中充满了幸福。”

“当然，我为你感到高兴，安德烈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但是，你爱他吗？”

“怎么说呢？”娜塔莎答道，“以前我爱过保里斯，爱过教师，也曾爱过杰尼索夫，可这一次绝对不可与以前同日而语。我已打定了主意，我知道，他是最好的人选。现在我心情平静，而且很充实。总而言之，与以往相比，这完全是两码事。”

尼古拉告诉娜塔莎，他不同意把婚期延迟一年，但是娜塔莎毫不留情地驳斥了哥哥，说违背他父亲的旨意，强行嫁给安德烈非常不妥，必须这么做，她本人也愿意这么做。

“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娜塔莎说道。尼古拉一声没吭，对她的想法表示同意。

尼古拉感到异常惊讶，他凝视着妹妹，她可丝毫不像与未婚夫分别了的那种处于热恋中的姑娘。她与以前一样，依旧平静，乐观而大方。他为此甚感诧异，他甚至为此怀疑娜塔莎是否真的与安德烈订婚了，他怀疑娜塔莎的终身大事就这么定了，尤其是

因为他从没看见过她与安德烈呆在一块儿的情景。反正，他觉得这桩亲事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要延期？干吗不举行订婚仪式？”尼古拉仍在琢磨。有一次他与母亲谈及妹妹，他母亲也同样对这门亲事持有怀疑的看法，这使得尼古拉感到惊奇，更让他得到了一种满足感。

“这是安德烈的来信，”他母亲说道，心中充满了对女儿未来幸福美满的婚姻的妒嫉，她让儿子读了安德烈的来信。“他说，他最早于十二月份回国。但他为什么耽搁了归期呢？我想多半是体弱多病，可你千万别对娜塔莎说。你也别误以为她心情愉快，她做姑娘的日子不多了，我心里清楚，每次接到安德烈的来信，她的心绪如何。然而，上帝会保佑她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的。”母亲的结束语总是千篇一律的，“他是个十分优秀的小伙子。”

二

尼古拉刚刚回到家中后，心情总是沉甸甸的，感到十分烦闷。令他烦恼的是，许多十分难办的经济问题需要他亲自处理，母亲之所以要他回来，目的也就在于此。为了尽快地摆脱这些重负，回到家中的第三天，他就怒火冲冲，也不对娜塔莎问他去哪儿作出答复，双眉紧锁，找管家米金卡要所有的账目。米金卡惶然不知所措地来到他的面前，他与米金卡谈话和算账的时间并不长。村长、农民代表以及乡绅都等候在厢房前室里，怀着恐惧而又高兴的心情聆听着，伯爵少爷刚开始时是吆喝，叫嚷声越来越大，然后便是无休无止的诅咒威胁。

“你这强盗！畜生！恩将仇报！……看我不宰了你这狗崽子……我可不像我父亲……你偷……混蛋！”

不久，这些人又都怀着恐惧而又高兴的心情；看到伯爵少爷

满脸涨红，眼睛红通通的，一把抓住米金卡的领口，一面巧妙地用脚踢他，用膝盖猛撞他的屁股，一面破口大骂："恶棍！滚！永远别在这里出现！"

米金卡一口气跑下了六级台阶，冲进了花坛（对于奥特拉德诺的罪人们来说，此地乃是个有名的避难所，喝醉了的米金卡从城里回来后，常常偷偷地呆在这里，而奥特拉德诺的村民们，为了不与米金卡碰面，也无人不知这个避难所）。

米金卡的妻子、小姨子们都从屋里探出头来，脸上满是惊恐不已的神情。屋子里，一把整洁的茶炊里，茶水正在沸腾。高床上铺有质地甚优的棉被。

伯爵少爷上气不接下气，对她们毫不理睬，迈着坚定的脚步回到了屋里。

伯爵夫人立即从使女那里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一方面甚感宽心，认为从此以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必将好转，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忐忑不安。担心这样的重负会压垮儿子。她几次踮着脚尖来到儿子的卧室门口，听见儿子在屋里抽烟发出的声音，一袋接着一袋。

第二天，老伯爵找到儿子，面带微笑而又小心翼翼地对儿子说道："你听我说，宝贝，你根本没必要生气！米金卡把一切都对我说了。"

"我明白了，"尼古拉心想，"在这种鬼地方，任何事情都是难以弄得一清二楚的。"

"由于他没有把七百卢布记入账中，你大发雷霆。实际上，他记在下一页上了，只是你没有继续看下去。"

"爸爸，我明白，他是个坏蛋，小偷！另外，这事已经过去了，如果你心中不高兴，那么我就不和他谈论任何问题了。"

"不，宝贝！"伯爵甚感羞愧，他觉得他没有把妻子的庄园经营好，对不起孩子们，但苦于无补救之道，"我想这样，由你来处理家里的事情，我年纪大了，我……"

“爸爸，如果因为我而使你感到不快，那么就请您原谅。在管理产业上，我比你差一大截”。

“哼！什么农民，钱财，记在下一页等等，都他妈的滚蛋吧！”尼古拉心想：“我早就知道如何下注，但是我对什么记在下一页上可是一无所知。”他喃喃自语地说道。从这以后，他对家事不闻不问。但有一次，伯爵夫人唤来儿子，对他说，她拥有一张期票，价值两千卢布，开票者为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她问尼古拉该如何处理此事。

“哦，原来是这样，”尼古拉答道，“你曾经告诉过我，由我全权处理此事，我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没有什么好感，对保里斯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家境穷困，却对我们挺好的，那么就这样吧！”尼古拉说罢，一把撕碎了期票。老伯爵夫人为此高兴得热泪盈眶。从此以后，尼古拉伯爵少爷对家事不再过问了，惟独喜欢做的一件使他感到新鲜的事情便是带着猎犬去打猎，而老伯爵的打猎配备仍是气派非凡的。

三

初冬的时节来临了，早晨寒冷的空气将经过秋雨渗透的地面冰冻了。冬小麦一片翠绿，在被牲口踩倒的黄褐色的在秋天播种下的农作物、春天播下的呈浅黄色的茬子和一道道红色的荞麦的衬托下，更显得青翠欲滴。八月下旬，在黑色的冬麦地和留茬地中间的高地和树林间形成了一片绿洲。如今，在翠绿的冬麦地里，它是金黄色或者鲜红色的小岛。灰色的野兔已换了一半的毛，小狐狸已经可以出窝了，狼崽已长得比狗还高大。此时正是打猎的最好时期，喜好打猎的年轻猎手尼古拉的猎狗已被折磨得掉了膘，而且爪子在追逐中受了伤，最后猎人经过商量后不得不让狗休息三天。九月十六日，猎手们又开始出动了，起点是杜

勃拉伏，因为那里有个狼窝，而且没有受到惊扰。

九月十四日，天气很恶劣。猎人们整整一天都呆在屋里。天气异常寒冷，寒风刺骨，但是黄昏时分，天上布满了阴云，地上已经解冻了。九月十五日的早晨，身穿睡袍的尼古拉少爷看了一眼窗外，发现今天的天气最适宜去打猎了。天空沉沉欲坠，没有一丝风。天上飘着细细的烟雾和灰尘。花园里光秃秃的树枝上悬挂着晶莹透剔的水珠，滴在刚刚掉落到地上的树叶上。菜园里的土地如罂粟一般，乌黑乌黑的，闪闪发光。稍远一点的土地与雾气融为一体。尼古拉走上满是泥泞的台阶，这儿散发着枯树叶的味道和狗臊气。灵猩（猎狗的一种）米卡尔长着一双向外突出的黑黑的大眼睛，身上带着黑色的斑点，长着宽大的屁股。它一看见主人来了，马上直立起来，又把后腿伸开，如兔子般地伏在地上，突然跳了起来，去舔主人的鼻子和胡须。另外一条灵猩在花园小径上，看到主人就拱起背跑上了台阶，接着把尾巴翘了起来，在主人的腿上磨来蹭去的。

“哦——呵！”突然，一声低沉而尖锐、夹杂着次中音的猎人所特有的呐喊声从不远处传了过来。这时，专门负责看管猎狗的猎人丹尼洛从拐角处走了出来。他头发花白，按乌克兰人的习俗理成的童花头，脸上皱纹密布，手里还拿着一条长鞭，一副猎人所独有的慓悍不羁和不屑一顾的样子。他站在主人面前，把头上的契尔克斯帽摘了下来，脸上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看了看主人。尼古拉并不为他的傲慢态度感到生气，他知道这个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丹尼洛是他家的奴才和猎手。

“丹尼洛！”尼古拉说道。他胆怯地感觉到，一见天气这么好，猎狗这么不赖，猎人也这么出色，尼古拉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去打猎的欲望，好像遇到了热恋中的情人似的，把刚才的计划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

“老爷，我能为您干什么？”丹尼洛用大辅祭般的低低的声音说道。由于老吆喝猎狗，他的声音已变得嘶哑了，眉毛底下一双

乌黑发亮的眼睛注视着默默无言的主人，“怎么，你等不及了吗？”他的目光似乎在这么说道。

“天气很好，对吗？打一围，跑一圈，好吗？”尼古拉挠了挠米卡尔的耳朵，问道。

丹尼洛不吱声，眨了眨眼睛。

“天刚亮时，我就打发乌瓦尔卡去打探动静了，”丹尼洛停了停，又低声说道：“据他讲，母狼已带着小狼搬家了，重新安居在奥特拉德诺禁区内，从那里传出了它们的嚎叫声，奥特拉德诺禁伐区距离家中有两俄里，地方不大，但是易于围猎。

“看来我们必须去了，是吗？”尼古拉说道，“你去把乌瓦尔卡带来！”

“是，老爷！”

“那么等一会儿再喂狗吧！”

“遵命，老爷！”

五分钟过去了，丹尼洛和乌瓦尔卡走进了尼古拉的那间宽敞的书房。虽然丹尼洛身材矮小，但他一走进屋里，还是像一匹马或一头熊站在家具中间一样。这一点丹尼洛自己也注意到了，他总是自觉地站在门口，尽量把嗓音压得低低的，身子却保持纹丝不动，以免破坏老爷们的宁静，并且用最短的时间说完所有的话，以便早点离开，走到无垠的田野上去。

尼古拉问罢话，知道丹尼洛是说猎狗的状态都好（实际上，丹尼洛本人也有去打猎的愿望），于是吩咐下人赶紧备马。但是丹尼洛刚准备离开，娜塔莎就疾步走了过来。她还没有梳洗打扮，也没换好衣裳，只把保姆的大披巾披在身上，和她同来的还有彼嘉。

“你出去打猎吗？”娜塔莎问道，“我知道你是去打猎，宋尼雅说你们不会去。但是今天天气确实太好了，我知道你肯定会去的。”

“是的。”尼古拉勉强回答道，因为今天他想尽兴去打狼，不

愿带娜塔莎和彼嘉去。“是的，但是我们只打狼，你不会对此感兴趣的。”

“你心里清楚，我可是最爱打狼的了。”娜塔莎说道。“你吩咐仆人备马，自己想去打猎，可是却不通知我们一声，实在太过分了。”

“俄国人既不怕天，也不怕地，我们也要去打狼！”彼嘉喊道。

“你，不行，妈妈说过，你不能去。”尼古拉对娜塔莎说道。

“不，我一定要去，”娜塔莎斩钉截铁地说道。“凡尼洛，吩咐他们为我们把马备好，让米哈依洛带着我的猎狗。”她对猎人说道。

丹尼洛感到自己站在屋子里不合时宜，而且同小姐打交道更是令人浑身不自在。他赶忙垂下双眼，向门外走去，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无关，惟恐无意中把小姐给得罪了。

四

老伯爵有一支配备精良的打猎队伍，现在，他让儿子管理这班人马。这一天，也就是九月十五日，他突然兴致高涨，要亲自参加打猎。

一个小时过去了，整个猎队在台阶前聚集完毕。尼古拉表情严肃，这表情说明他此时此刻不想理会其他的琐事。他与娜塔莎和彼嘉擦肩而过，虽然这时娜塔莎和彼嘉要对他说什么。尼古拉检查了整个猎队，派一个由一小群猎狗和猎人组成的小分队打前站，自己则骑上枣红色的顿河马，冲那群狗吹了一声口哨，穿过了打谷场，来到了野外，向奥特拉德诺禁伐林区飞奔而去。伯爵大人的马夫牵着他的那匹白鬃白尾的、名叫维夫梁卡的枣红色的骟马。老伯爵本人则先坐轻便马车前往野兽的必经之地等候。

总计有五十四条狼狗。六个猎犬手分别带着它们。除了主人，共有八个人带着四十多条灵提，另外，老爷自己也带了猎犬，共有一百三十条狗出猎。除此之外，还有二十名骑马的猎人。这支浩浩荡荡的猎队向田野迈进。

猎犬都是训练有素的，很熟悉自己的主人，也知晓自己的名字。猎人们分工明确，对自己的任务、地点和行动都心中有数。猎队一出庄园就都默默无语，不紧不慢地沿着道路和田野驰向奥特拉德诺禁伐林区。

马在田野上奔驰，好像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般，惟独在穿过道路、踏入水洼里时，才会响起哗啦哗啦的声音。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悄无声息地向地面坠落下来，空气都已静止不动了，宁静而温暖，没有一丝微风。偶尔可以听到猎人们的口哨声，马的喷鼻声、抖动鞭子时发出的呼啸声或者掉队的猎犬的喊叫声。

大约走了一俄里后，只见五个骑马的人带着猎狗迎面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但长相不俗，神采奕奕。

"您好，大叔！"当老人走近时，尼古拉出声招呼道。

"干得不错！……我早就知道了。"大叔（他是一个家境不富裕的远房亲戚，住在罗斯托夫家的附近）说道，"你也要去，很好！我早就想到，你在家里是坐不住的。干得不错！（这是大叔的口头禅。）我们得赶快去占领树林，格列奇克说，伊拉金家正在占领科尔尼基，他们会从你鼻子底下抢走一群小狼的。干得不错！"

"我正要前往此地。我们合伙找猎，好吗？"尼古拉问道，"合伙干……"

他们把狼狗都放在一起。大叔同尼古拉骑着马并排向前走。娜塔莎头裹大披巾，那张开朗的面孔，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从头巾中露了出来。她骑着马走在他们身后。彼嘉、猎人米哈伊和保姆派来照料她的驯马师都走在她的身后，以防她有什么不测。彼嘉不知为什么总是笑个不停，老拉着缰绳，鞭打马匹。娜塔莎骑

着阿拉伯黑马，显得十分老练，轻轻松松地把马勒住了。

大叔带着轻视的神情回顾了一下娜塔莎和彼嘉，他不喜欢别人把打猎的大事等同于儿戏。

“您好，大叔，我们也来打猎了，”彼嘉高声叫道。

“您好，您好，注意，别把狗踩着了。”大叔的语气比较严厉。

“尼古拉，特鲁尼拉这条狗真不赖！它对我很熟悉呢！”娜塔莎对尼古拉谈及了自己的爱犬。

“可是，首先特鲁尼拉是条猎犬，而不是狗！”尼古拉心想，他用严厉的目光向妹妹翻了个白眼，竭力让她知道此时此刻她必须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娜塔莎一下子就洞悉了他的意思。

“大叔，您别以为我们会妨碍别人。”娜塔莎说道。“我们在一边呆着，不会乱跑的。”

“如此甚好，伯爵小姐，”大叔说道，“你可得小心，别从马背上摔下来，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扶持的。干得不错！”

现在离奥特拉德诺禁伐林区只有一百码的距离了。猎犬们早已抵达了目的地。尼古拉就在何处放狗一事与大叔商量妥当了，把娜塔莎安排在一个百分之百不会有野兽出没的地方，然后绕过谷地，曲曲折折地去了围猎场。

“喂，好侄儿，你一定要把那头老狼拦住。”大叔说道，“千万别让它溜走了。”

“好。”尼古拉答道，“卡拉伊，过来。”他吆喝道，以此作为对大叔的答复。卡拉伊是条长毛老公狗，长得丑陋不堪。它因孤身捉到一头老狼而颇有名气。众人各自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老伯爵深知儿子的打猎的癖好，赶紧也赶来了，生怕迟到了一步。他脸上红扑扑的，双颊抽动，欢天喜地的。没等猎犬手们到来，他就亲自驱赶着两匹黑马，从冬麦地里飞驰而过，来到了预定给他的狩猎地。他把皮外套拉了几下，把猎刀、号角挂好，然后骑上他的维夫梁卡，这匹马和它的主人一样，性情温和，毛发灰白，体态肥壮。马车早已被打发回去了。罗斯托夫伯爵自己并

不十分热衷于打猎，但对于打猎的规矩却是一清二楚的。他骑马走到预定的矮树丛边，在马鞍上坐稳了，理好缰绳，认为一切都已准备妥当，然后便环顾了一下四周，微微地笑了一下。

契克马尔是伯爵的随从，此时正站在他身边。契克马尔是位老骑手，然而身子已不如以往灵活。他牵着三条长相凶猛却如主人和马一样腰肥体胖的狼犬，两条嗅觉敏锐的老狗趴在地上，身上没有系皮带。马夫米吉卡站在百米开外的空地上，他是一个英勇的骑手和热情如火的猎手。伯爵则仍然按传统习惯，行猎前把一杯加了香料的白兰地一饮而尽，并吃了一些点心，还把他心爱的波尔多红葡萄酒喝掉了半瓶。

酒后的罗斯托夫伯爵骑过马以后，脸上红通通的，闪烁着光泽，有点潮湿的双眼显得分外明亮。他把皮外套裹得紧紧的，坐在马背上，就像一个即将带到户外散步的孩子。

契克马尔身材纤长，两颊陷了下去。他安排妥了一切以后，看了看主人。他已侍候了主人三十年了，俩人关系一直不错，他发现此时此刻主人心情愉快，正想和他聊聊天。这时树林里小心翼翼地走出来一个人（显而易见，他受过训练），站在伯爵身后。这是一个老头，穿着女式的长衣，头上戴着女帽，此人便是小亚娜斯塔霞。

“喂，娜斯塔霞！”伯爵眨了眨眼睛，低低地说：“如果你吓跑了野兽，丹尼洛不会饶恕你的。”

娜斯塔霞说：“我的嘴上也长了毛……”

“嘘——嘘！”伯爵嘘了一声，转过身去，和契克马尔交谈起来了。

“你看到娜塔莎伯爵小姐了吗？她现在何处？”

“她正同彼嘉少爷一同呆在沙罗夫草地不远处。”契克马尔面带笑容地答道，“别看她是位小姐，对打猎可是颇感兴趣呀！”

“契克马尔，你对她骑马的水平感到惊奇，是吗？”伯爵说道，“简直可与男子汉相提并论。”

“怎么不令人吃惊呢？她是那么勇敢，那么灵活。”

“对了，尼古拉少爷呢？是在梁多夫高地里吗？”伯爵又压低嗓音问道。

“是的，老爷，至于应该在何处等候，他心里可是一清二楚，他的骑马技术实在太高超了，我和丹尼洛为此深感惊奇。”契克马尔说道。他知道如何讨主人的欢心。

“他骑马的技术是挺高明的，对吗？”那么，他在马背上的姿态又是如何呢？”

“与画出来的样子没有什么差别！前些日子，他在扎瓦尔津草地里把一头狐狸赶出来了，他越过了许多道障碍物，真可谓“骏马值千金，骑手应无价”啊！简直太棒了，上哪儿去找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啊！”

“上哪儿找去……”伯爵重复了一句。显而易见，契克马尔的奉承话他还没有听够。“上哪儿找去？”说罢，他把外套的下摆向上翻起，把鼻烟壶掏了出来。

“不久以前，他走出教堂，身上满是勋章，米哈伊尔·西多雷奇就……”契克马尔打住了话头。两三条猎犬追逐野兽时发出的吠叫声从沉寂的草地里传了出来，还有其他的猎犬吠叫着响应。他垂下头仔细倾听，默默无语地冲主人作了个手势，以示警告。“他们找到了狼窝……”契克马尔悄声说道，“跑向了梁多夫高地。”

伯爵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他注视着眼前的林间小路。鼻烟壶依然拿在手上，然而他却没用鼻子嗅。狗叫声之后，随即又响起了丹尼洛追逐狼群的低低的号角声。一大群狼狗在那儿和那三条狗会合了，接着又传来独特的吠叫声，以示此刻它们正在追逐狼群，猎犬手们停止了呼唤猎狗，发出嘘溜溜的声音。而在混杂的声音中，丹尼洛那时而深沉时而尖锐的声音格外刺耳，响彻了整个树林，甚而越过了树林，传送到了田野上。

伯爵和他的马夫静静地倾听着，几秒钟过去了，他们确信此

时狼狗已分成了两群，一群跑向远处，叫得特别洪亮，也极其有劲。另一小群沿着树林向前跑，并且丹尼洛那嘘溜溜的声音连绵不断，狗从伯爵身边跑了过去。两群狗时而汇合，时而分开，渐渐远去了。契克马尔松了口气，俯身把一条被小狗弄乱的皮弄整理了一下，伯爵那紧张的神经也松弛下来了，才发现手里还握着鼻烟壶，便打开取了一撮烟。

“回来！”契克马尔冲一条已冲出了树林的公狗吆喝了一声。伯爵一惊，手中的鼻烟壶一下子掉到了地上。娜斯塔霞赶紧跳下马背，把它拾了起来。

伯爵和契克马尔注视着他，这时，追逐的声音一下子就到了耳边——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好像吹着口哨的丹尼洛及狂叫不已的群犬就在眼前。

伯爵回头一看，发现右边的米吉卡双眼圆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并把帽子举了起来，向前方指了一下。

“小心！”米吉卡大叫一声，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这句话憋了很久，他放开了狗，然后跑向伯爵们那一边。

伯爵和契克马尔骑着马，跑到树林外，发现一头狼正站在他们的左边。这头狼轻轻地摇晃了一下身子，静悄悄地窜至刚才他俩站在的树林边。暴怒不已的狼狗尖利地嚎叫着，从狗群中冲了出来，从马脚边向那一头狼跑了过去。

狼突然停了下来，瞪着群犬，如同喉头发了炎似的，把有着宽宽的额头的脑袋转了过来，然后轻轻地把身子摆正，跳了跳，摇摇尾巴就钻进了树林中。正在这时，一条、两条、三条狼狗从对面的树林中慌慌张张地窜了出来，像痛哭似的吠了起来。于是所有的狗就跑过田野，冲向狼消失的地方。在狼狗的身后，丹尼洛的那匹大汗淋漓因而全身黝黑的栗色马从榛树丛中走了出来。丹尼洛则缩着身子趴在它那修长的马背上，光着头，白发凌乱不堪。脸上容光焕发，汗如雨下。

“嘘溜溜溜！……”丹尼洛打了个响哨，他见到伯爵，双眼里

依然闪着凶狠的光芒。

“哼！……”他高举长鞭，指着伯爵，大声说道，“放走了狼！……真是个出色的猎手！”丹尼洛似乎不屑于手足无措的伯爵白费唇舌，他满腹怨气，鞭打着大汗淋漓的栗色骟马，跟着狼狗向前飞奔。伯爵顿时如同一个受到教师处分的小学生，站在那儿四处张望。然而契克马尔正绕过树林追向逃跑的狼，早已没有了踪影。猎人们从两边进行堵截，但是那狼一钻进了灌木丛，就没有一个猎人能够截得住它了。

五

尼古拉仍静静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候着狼的出现。群狗那忽远忽近的追逐声、那些熟悉的狗的吠声，以及猎犬手们时远时近的高声吆喝，树林里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他知道树林里已发现了老狼和小狼，他知道狼狗分成了两群，他们正在何处追逐逃跑的狼，也知道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他时时刻刻都在等候狼的光临。他在心里做了千万种设想，狼将会从哪里出来，他又该如何去捕捉它。在他的内心里，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他也曾多次向上帝祷告时，就像一些因小事而兴奋不已的人做祷告那样热烈而羞愧，希望狼能向他跑来。“上帝，求您成全了我吧！这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尼古拉对上帝这么祷告。“我知道您是世间最伟大的，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求您真是折辱了您，但是千万求您让那头狼跑到我这儿来，当着大叔的面，让卡拉伊咬断那头老狼的喉咙吧！”尼古拉忐忑不安，时时望向那边白杨树丛中的高高耸立的两棵枝叶稀疏的栎树的边缘，那边有被洪水冲塌的峡谷。他向那边望了数千次了。“是的，这样的好运气不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尼古拉心想，“虽然这是件小事，但看来我不会有这样的好运气。无论打牌还是打仗，我总是不走

运。”他的头脑中相继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陶洛霍夫的身影。“如果在这一生中，我能够捕到一头老狼，我就此生无憾了！”尼古拉思绪翻飞，但是眼睛却不闲着，左顾右盼的，耳朵也在时刻监听着狼狗追捕狼时发出的细微的动静。他看了看右边，发现空旷的田野上有个东西正向这边跑来。“不，这是不可能的。”尼古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同一个人多年的夙愿变成了现实。最大的好运终于降临在他的眼前，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也没有喧嚣，没有光彩夺目的光芒，也没有隆重的典礼。尼古拉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起码迟疑了一秒多钟。很费力地越过一路上的坎坎坷坷，一直向前飞奔，这是一头老狼，背脊呈灰白色，粉红色的大肚子。老狼仍旧从从容容地向前跑，以为无人看见它的身影。尼古拉屏往呼吸，回过头去，看了看群犬。然而都没有注意到那头狼，对眼前的情形一无所知。老狗卡拉伊回过头来，龇着大黄牙咬住自己的后腿，怒火冲天地捕捉身上的狗蚤。

“嘘溜溜溜！”尼古拉噘起嘴唇发出了低低的哨声。群犬抖动着链条，把两只耳朵竖了起来，并且跳跃着。卡拉伊搔完了痒后，站了起来，竖起两耳，轻轻地摇晃着狗毛已粘成一团的尾巴。

“是放它？还是抓它呢？”尼古拉看见狼从树林跑了出来，而且向他跑来，喃喃自语地说道。狼的脸色突变，它看见了一双它从没见过的属于人类的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浑身颤抖了一下。头稍微向尼古拉这边转动了一下，停下了步子。“退去还是向前奔跑呢？全都豁出去了，向前跑！……”狼似乎在喃喃自语，然后便不再四处张望了，坚定地向前走去，步伐果断而且坚决，轻松自如。

“嘘溜溜！……”尼古拉的声音透着怪异。他的骏马箭一般地冲向了山脚，越过道道水洼去阻拦那头老狼。狼狗也不甘示弱，跑得更快，转眼到了尼古拉的马的前面。尼古拉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也没感到自己在飞快地奔驰，也没有看到群犬和脚下的地方。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注意着那头老狼，狼一下子加快速度向

山谷中冲去。花斑宽臀的狼狗米尔卡离那头狼最近，它与那头野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眼看就要追上了，老狼斜着眼睛看了看米尔卡，但是米尔卡不像以前那样攻击敌人，而是忽然竖起了尾巴，把前腿伸直，抵在地面上。

“嘘溜溜溜！”尼古拉继续打着唿哨。

红毛狼狗刘比姆从米尔卡身后窜了出来，一下子猛扑过去，把狼腿咬在嘴中。然而立刻又惊恐地跳开了，狼一蹲身子，龇了龇牙，站起身继续向前奔跑。一大群狼狗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它们之间只相隔一码。

“不好，它就要跑掉了！不，这不行！”尼古拉心想，可是他那嘶哑的唿哨声并没有停下来。

“卡拉伊！嘘溜溜！……”尼古拉边叫边寻找他的那只老公狗——他惟一的希望所在。卡拉伊竭尽全力，把身子伸展开来，死死地盯着老狼，好不容易跑到一边去拦截那狼，但是狼的速度极快，狗的速度则慢一些，显而易见，卡拉伊估计有误。尼古拉看到狼的前面还有树林，狼一钻进林子，肯定会跑掉的。然而，这时迎面跑来了一群狗和一个猎人，还有抓住它的希望！尼古拉从没见过的一条红褐色的四肢瘦小的小公狗飞奔到狼的前面，差点把它撞倒在地。然而那狼出人意料地迅速跳起，龇牙咧嘴地扑向小公狗。小公狗全身鲜血淋漓，身子的一侧被咬伤了，发出了尖利的惨叫声，栽倒在地上。

“卡拉伊，老朋友……”尼古拉伤心地哭了。

卡拉伊后腿上的毛成了团状，它则利用狼受到阻拦的时机挡住了狼的去路，它与狼之间只有五步路的距离。狼似乎察觉到处境危险，瞥了卡拉伊数眼，把尾巴夹得紧紧的，飞也似地逃跑。然而就在此时，尼古拉看见卡拉伊再度行动起来了，它猛地向狼扑去，与狼一同滚进了前面的水沟里。

尼古拉看到几条狗和狼在水沟里搏击，在狗的身下露出了狼的灰毛，后腿伸得老长，耳朵紧紧地贴着脑袋，恐惧不已，不停

地喘气。(它的喉咙被卡拉伊咬住了)。尼古拉一见此情此景,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他一把抓住鞍桥,打算跳下马背去捕捉老狼,这时,只见老狼的脑袋从群犬中探了出来。两只前腿已碰到了水沟的边沿。狼一咬牙(卡拉伊已松开了嘴。)后腿猛蹬,便跃出了水沟,夹紧尾巴,从狗的追逐中脱身,向前狂奔。卡拉伊身上的毛竖了起来,它很有可能是受伤了,艰难地挣扎着出了水沟。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尼古拉失望极了。

大叔的一个猎人从另一个角度去阻拦老狼,他的几条狗又拦住了那只野兽。老狼再次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尼古拉和马夫、大叔以及其他猎人团团围住了老狼,嘘着、叫着。狼一蹲在地上,他们就打算跃下马背,狼一抖动身子,窜向树林,他们就骑马追赶。

追捕开始后不久,丹尼洛一听到嘘声就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他一见狼被卡拉伊咬住了,以为至此,事情也就了结了,便把坐骑勒住了。然而丹尼洛看到猎人们并没跳下马背,狼抖动了一下身子后再度逃跑,他就驱赶着枣红马,并不直接去追赶野狼,而是如卡拉伊那般去阻拦老狼。幸亏他这么做了,当大叔的群犬再次包围了老狼时,丹尼洛正好赶到狼的面前。

丹尼洛默默地骑着马过来了,左手拿着出了刀鞘的小短刀,鞭打着枣红马的两肋,如用皮鞭打着稻谷一般。

在枣红马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尼古拉身边跑过以前,他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丹尼洛去了哪里?丹尼洛是如何下马的?群犬中间的狼背上趴着丹尼洛,他努力地想抓住狼的耳朵。这时,无论猎人、狗、狼都已明白事情至此已全部结束。狼惊恐不已地贴紧双耳,挣扎着,想站立起来,然而它已被群犬团团围住了。丹尼洛则欠起身躯,向前走了一步,压在狼身上,让狼承受着他的体重,与此同时,他把狼的双耳抓在手中,尼古拉刚准备刺杀老狼,丹尼洛却低低地说:"别这样,我们捆着它的嘴!"他变了一下姿态,

用一只脚把狼的脖子踩住。他们在狼嘴里塞了一根棍子，如同上勒子一般，用皮带紧紧地捆住了它，然后又捆住了它的四肢。丹尼洛把狼来回滚了两次。

猎人们都带着快乐的神情，虽然掩不住疲劳，让马驮着这只被活捉的老狼。那马也浑身颤抖不已，打着响鼻。跟着后面的群犬冲狼狂叫不已，通过这种方式，狼被运到了众人集合的地方。狼狗另外还抓住了两只小狼，灵猩则捉到了三只小狼。猎人们都带着各自的战利品聚集在一块，讲述着自己捕猎的经过。大家都聚拢来看被捆的老狼，只见那老狼把脑门宽阔的大脑袋垂了下来，嘴被棍子堵着，用一双玻璃球似的大眼睛凶恶地瞪着围观的狗及人群。如果有人碰它，它就不断挥动被捆住的腿，用凶残而又迷茫的目光注视着众人。

罗斯托夫伯爵也骑着马走了过来，碰了碰那头老狼。

“哦，这头狼的个头好大呀！”他说道，“真的很大，是吗？”他向丹尼洛发问。

“是的，老爷。”丹尼洛慌慌张张地把帽子摘了下来，答道。

伯爵回想起了刚才被他放走的狼以及自己同他之间的不快。

“但是，老弟，你的脾气可真不小。”伯爵说道。丹尼洛一声没吭，脸上浮现出羞愧的神情，如孩子般地温顺而又高兴地笑了一下。

六

老伯爵提前回去了，娜塔莎和彼嘉则没走，留下来和众人一起继续打猎，但答应马上回家。时间还早，众人依旧在打猎，中午时分，他们把猎狗安置在长满了小树的山谷之中。尼古拉站在一片禾茬地里，从这里可以望见他家所有的猎人。

一片冬麦田呈现在尼古拉面前，站在榛树丛后面的洼地里的便是他家的一个猎人。狼狗刚被放出，伏尔顿河那熟悉的吠叫声就传入了尼古拉的耳中。其他的狗纷纷响应，追逐声时有时无。过了片刻，追捕狐狸的声音从树林中传了出来。所有的狗都聚集在一起，从尼古拉的身边走开了，沿着沟岔向冬麦田冲了过去。

尼古拉看见戴着红帽子的猎犬手在山谷边奔跑，甚或隐隐约约地看见了狗群，他时刻都希望狐狸出现在冬麦田里。

洼地里的猎人开始采取行动了，把一群狗放了出来。一头长相怪异的矮脚的红毛狐狸，拖着一条大尾巴，匆匆地跑过冬麦田，正好被尼古拉发现了。群犬一拥而上，眼看就要追上了，狐狸在群犬的追逐下东奔西藏，不断摇晃着毛茸茸的大尾巴。突然，一条白狗与一条黑狗相继冲了上去，于是混战开始了，群犬微微抖动身子，头碰到一起，屁股向外面分开，呈星形。一个头戴红帽和另一个身穿绿袍的两个陌生的猎人奔向群犬。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尼古拉心想，"这个猎人究竟来自何处？他们不是大叔一伙的。"

猎人们一把把狐狸抢了过去，站了好一会儿，并没有立即将它绑在马鞍上。几匹带嚼子、背高鞍的马站在他们旁边。狗也都躺倒在地。猎人们摆摆手，开始处理那只狐狸了。突然耳边传来几声号角声，是打架的特定信号。

"伊拉金的猎人同我们的人打起来了。"马夫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派马夫找来了娜塔莎和彼嘉。自己则骑着马走向猎犬手们集合狼狗的地方。另有几位骑马的猎人正驰向打架的地方。

尼古拉从马上跳了下来，与同来的娜塔莎和彼嘉一块站在狼狗身边静观事情的进展。一个参与了打架的猎人的马鞍上驮着狐狸，从林子边向这儿飞奔而来。大老远他就把帽子摘了下来，竭力想非常有礼貌地说话，然而他的脸色苍白如纸，上气不

接下气，脸上满是愤怒的神情。他的一只眼睛发青，并肿了起来，可能他自己也没有发现这一点。

“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尼古拉问道。

“欺人太甚！从我们的狗嘴里抢走狐狸！这可是我那条灰色的母狗抓住的。我倒要评评理，他要抢狐狸，我就用狐狸打了他一下。要吗？它就挂在马鞍上呢！你要试试它吗？”猎人指了指腰间的短刀，好像现在他还在和对方争吵。

尼古拉没有理睬那位猎人，吩咐娜塔莎和彼嘉在这儿等他，自己则骑着马奔向老对头伊拉金的猎队驻地。

胜利的猎人骑着马跑向众人。好奇心重且又同情他的人一下子团团围住了他。他开始描述自己的功绩。

原来是这么回事：伊拉金同罗斯托夫家产生了纠纷，此时正在打官司。现在他又纵容自家猎人到本来属于罗斯托夫家的地方打猎，闯入打猎区并且抢夺别家猎狗逮住的猎物。

尼古拉与伊拉金素未谋面，但是他容易冲动，失去理智。又听说这个地主蛮横无礼，心中就已是怒火中烧了，认为他是最凶残的仇人。此时尼古拉怒气冲天地来到他面前，手里紧紧地握着马鞭子，准备对老冤家采取最猛烈的危险手段。

尼古拉刚绕过树林的一角，立刻看见了一个戴着海龙皮帽的身体肥胖的地主骑着一匹黑马向他奔来。两名马夫跟在他的后面。

尼古拉觉得伊拉金不仅不是仇敌，而且仪表堂堂，非常有礼貌。他尤其愿意结交尼古拉伯爵，伊拉金跑到尼古拉面前，掀了一下皮帽，说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深感遗憾，并表示一定要对刚才那个从别人的狗嘴里抢取猎物的猎人进行处分，主张同伯爵结为朋友，力邀伯爵去他那儿打猎。

娜塔莎生怕哥哥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神情焦急地跟在哥哥身后，可一见到两个冤家相互友好地行鞠躬礼，就向他们飞奔过来。伊拉金一见娜塔莎，更加高举海龙帽，面带笑容，高兴地

说他久闻伯爵小姐的大名，她不但长得美丽出众，且又爱好打猎，极像狄安娜[1]。

伊拉金为了对自己手下人的过错表示补偿，恳求尼古拉前往一俄里以外他的山麓打猎，他说那里野兔极多。尼古拉表示同意，于是打猎人马骤增了一倍，一同向前进发。

只有穿过田野才能到达伊拉金的山地，猎人们自动排好了队，老爷们走在一起。大叔、尼古拉、伊拉金都在悄悄地打量对方的猎犬，并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群狗中寻找可以同自己的猎犬相提并论的对手，三个人表面上都装作若无其事，不让对方察觉自己心中的念头。

伊拉金的狗群中有一条长有红斑的纯种小母狗，它身材瘦削，肌肉有力，嘴和脸都是长长的，黑黑的眼睛向外突出。它外表很漂亮，让尼古拉赞不绝口。他曾听说过伊拉金的狗跑得极快，现在发现他的米尔卡的对手就是这条漂亮的小母狗。

伊拉金又开始认认真真地讲起了他家今年的收成，刚说了一半，尼古拉指着那条长了红斑的小母狗。

“这条母狗真不赖！”尼古拉心不在焉地说道。“它的奔跑速度快吗？”

“你是说这条母狗吗？对，是条好狗，它能捕捉野兽，”伊拉金心平气和地讲述着去年用三户家奴换来的花斑小母狗叶尔莎。“伯爵，你家的收成是不是也不理想啊？”他又继续谈到收成问题了。伊拉金想对年轻的伯爵报以恭维之词，为了表示礼尚往来，就看着背部非常宽广的米尔卡，说道：“您的那条黑斑狼狗长得很美，真不赖！”

“是的，还让人满意，跑得比较快。”尼古拉嘴上答道，心里地在思量：“如果现在要有一只大兔子跑过田野，你就会见识见识它的厉害之处了。”随即他转身对马夫说，如果谁能发现一只兔

---

[1] 狄安娜：希腊神话里的月神和狩猎女神。

子，就会得到一卢布的奖赏。

“我不懂，”伊拉金接着说了下去，“有些猎人对别人打的野兽心有妒忌，对人家的猎犬也是如此。以我以例吧！伯爵，我喜欢骑马到处走走，就像现在这样，与好朋友呆在一起……这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他又向娜塔莎掀了一下海龙皮帽）。我对到底捕获了多少野兽一点都不会在意。”

“应该如此。”

“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狗比别人家的狗笨，逮不住野兽而生气，我只要能亲眼目睹那种追捕的情形就已足够了，您认为对不对，伯爵？然后我再来判断……”

“快去……逮住它！”这时，一声吆喝传入了他们的耳中。一位猎犬手正站在禾茬地里的草堆上，高举皮鞭，又拖着长腔喊道：“快去……逮住它！”（这叫声和举鞭动作说明他已发现前面有一只野兔）。

“可能已发现一只了。”伊拉金依旧心不在焉地说道，“那么，伯爵，我们去追赶吧！”

“好，必须去，我们一同前往，好吗？”尼古拉端详着叶尔莎以及属于大叔的那条红毛狗鲁加伊，他认为这两条狗可以与他的猎狗相匹敌。只是它们尚未进行过比赛，尼古拉边寻思边答道。“它们可能会把我的米尔卡打败吗？”然后他和大叔、伊拉金一同追赶兔子去了。

“是只大兔子吗？”伊拉金向发现兔子的猎手问道，随即激动非凡地对叶尔莎吹响了口哨。

“怎么样，米哈伊尔大叔？”伊拉金转过身来，向大叔问道。大叔正紧锁双眉，端坐马上。

“我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俩人的狗——干得不错！——价值不菲！我倒希望你俩人的狗比赛一番，让我见识见识。”

“鲁加伊！喂！喂！”大叔大声喊道，“好鲁加伊！”大叔又补充道。从他那亲热的叫唤声中可以看出大叔对这条红毛狗甚是偏

爱，也表明他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娜塔莎看到这两位老人和哥哥都激动不已，也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那个猎人站在土堆上，高举皮鞭，地主老爷们不疾不缓地向他走了过去。群犬走在地平线上，没有靠近兔子。猎人们并非地主老爷、也走到一边去了。众人都从从容容地走着。

“兔子跑到哪儿去了？”尼古拉向那位发现兔子的猎人走了大约一百步后，问道。然而猎人还没来得及回答，那兔子大概发觉大事不妙，不敢再停留了，一下子窜了出来，上了套的狼狗狂叫着向兔子追去。没有上套的灵猩也跟在狼狗后面追赶。负责看管狼狗的猎人大声吆喝道：“站住！”他命令狼狗停下来。而看管灵猩的则大声叫唤：“快去……逮住它！”大家都奔驰在田野上，非常镇静的伊拉金和尼古拉、娜塔莎、大叔也都在飞奔，眼睛牢牢地盯着狗和兔子，惟恐没看见追捕的那一瞬间的情形。谁都不知道该去何处。那只兔子不但肥大，而且跑得极快。兔子一跃而起，并没立即逃走，而是把两耳竖起，倾听着四周传来的马蹄声和喊叫声。它从从容容地上下跳跃，让狗追赶上来，随即挑选方向，当它感到大事不妙时，支起两耳，飞奔而去。兔子趴在麦茬地上，它的前面是一片冬麦地，泥泞难走。首先发现兔子的猎人的两条狼狗距离兔子最近。它们最早向前追去，然而没跑多远，伊拉金的那只红斑叶尔莎就一下子越过了那两只狗，而且与兔子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条狗的体长那么远，猛扑向兔子尾巴，以为能逮个正着，并像陀螺似的滚了一下。兔子却拱起背，更加拼命地向前跑。这时，有着宽大的屁股的黑斑米尔卡刷地从后面窜出，追上了兔子。

“好样的，米尔卡！”尼古拉带着洋洋得意的神情喊道。眼看米尔卡就要逮住兔子了，然而它却扑空了。兔子蹲在地上，俊俏的叶尔莎再次追了上来，即将扑上兔子的尾巴了，但它似乎在估计它与兔子之间的距离，这一次可不能再次扑空，一定要把兔子的后腿抓住。

“叶尔莎，好姑娘！”伊拉金的叫声异乎寻常，像哭一样。叶尔莎对主人的恳求置之不理。在叶尔莎即将逮住兔子的那一瞬间，兔子跳了一下，跑向冬麦地和禾茬地交界的小径上。叶尔莎和米尔卡如同一对拉车马，并排追上前去，在小路上，兔子跑得非常快，对这两条狗来说，并非是轻而易举就能追上的。

“鲁加伊，好鲁加伊！干得不错！”另一个人兴奋的声音响起来了，原来大叔的那条红毛驼背的公狗鲁加伊把身子拉长，越过跑在前面的两条狗，毫不畏惧地扑向兔子，撞倒了兔子，使它摔倒在冬麦地里。但是在泥泞的冬麦地里，它更加猛烈地扑向兔子，四只脚都陷入了泥里，直至膝盖。只见它的背上满是泥水，与兔子在泥里滚来滚去。群犬马上团团围住了它们。过了片刻，猎人们都围拢在狗群的四周。惟独大叔面带得意之色地跃下马背，把兔爪子割了下来。他拿起兔子，抖了抖，兔血都流干了，他却四处张望，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知该与谁交谈，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干得不错！……堪称好狗……打败了千金好狗——干得不错！”大叔仍在喃喃自语，喘着粗气，用凶恶的目光看着周围，好像在诅咒谁。又好像每个人都是他的冤家对头，个个都有对不住他的地方，直到如今他才算有了清白。“哼，千金好狗——干得不错！”

“鲁加伊，兔爪子给你！”大叔说罢，把割下的沾满了泥土的兔爪子扔给它，以示奖赏，“只有你才有资格受用，干得不错！”

“它可真累坏了，它自个儿赶了三趟，”尼古拉既不倾听别人谈话，也不管是否有人倾听他说话。

“怎能如此阻拦呢？”伊拉金的马夫说道。

“它只要一失足，无论哪条看门狗都可以抓住它，”此时，伊拉金很兴奋地说道，他满面红光，气喘吁吁。同时，娜塔莎抑制住呼吸，心中洋溢着快乐的兴奋。发出一声尖叫，震得大家的耳朵嗡嗡作响。她的尖叫同样表达了别的猎人高声说话所表达的心情。这声尖叫显得极其古怪。如果在别的场合，她自己肯定会为

此感到害羞，别人也会深感惊讶。大叔又在鞍子皮带上系好兔子，又手脚麻利地把它放在马背上，似乎不屑于与别人交谈，翻身上马，走了。其他的人显得非常沮丧和委屈，跃上马背，继续前行，过了好长时间，众人都佯装无事。他们又都久久地注视着红毛鲁加伊，鲁加伊浑身泥泞，把背部拱了起来，铁链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神情，跟在大叔的马后，一路小跑。

“是的，平时我和别的狗毫无差别，然而一追赶起野兽来，哼，谁都得小心！”尼古拉感到这只狗似乎在这么说。

过了好长时间，大叔骑马来到尼古拉面前，和他谈起话来。尼古拉感到十分体面，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后，大叔又依然和他交谈。

七

黄昏时分，伊拉金同尼古拉道别离去了。尼古拉因觉得这儿离家太远了一点，就对大叔的邀请表示接受。猎队都被安排在米海洛夫卡村大叔家留宿。

“大家如果去我家的话，干得不错！”大叔说道，“太好了，另外天气也过于潮湿，先去休息一阵，然后让伯爵小姐乘坐马车回家。”众人都接受了大叔的建议，派了一名猎人去奥特拉德诺安排马车，尼古拉、娜塔莎和彼嘉一同前往大叔家。

五个年纪不同的男仆来到前门台阶上，以迎接老爷打猎归来。另有老老少少十几个女仆从后面台阶上探出头来，四处张望。尤其是娜塔莎——一个女人，一位贵族小姐——骑着马来到门口，更令大叔家的奴仆们惊奇不已。更有许多人毫无顾忌地走近她，注视着她的双眼，对她评头论足，似乎她不是人，而是一个怪物，对他们的评论一无所知。

“你瞧，阿林卡，她侧身坐在马背上，裙子飞扬……还有，她的那只小号角！”

“上帝啊！她还带着刀呢！……”

“看，她肯定是个鞑靼女人！”

一个大胆的女仆直截了当地向娜塔莎问道：“你为什么不会栽下马来呢？”

大叔在小木屋前停住了，跳下马背，那儿的草木长得十分茂盛，他向四周的家人们扫了一眼，表情严肃地喝令他们散开，做好接待打猎的客人的准备。

仆人们都四散走开了，大叔把娜塔莎扶下马，并扶着她走上了摇晃得厉害的用木板做成的台阶。房子没有粉刷过，圆木叠成了墙壁，有点不太干净。但并非是凌乱不堪的，看得出主人对整洁不太要求。从过道的屋里飘出了新鲜的苹果的香味，墙上挂满了狼皮和狐狸皮。

大叔请客人穿过前厅，来到了一间摆放着折叠桌子和几把红椅子的小厅里，然后进入客厅，里面摆放着一张桦木圆桌和沙发，最后到达了起居室，地上铺着旧地毯，还有一张破沙发，墙上挂着苏沃洛夫画像、主人的父母双亲以及主人自己身穿军服的画像。浓浓的烟草味和狗腥气笼罩着起居室。

大叔请客人在起居室里随便坐下，自己则向外面走去。鲁加伊走了进来，背上依然满是泥土，便在沙发上躺了下来，用舌头和牙齿舔自己的身躯。起居室和走廊直接相通，在走廊里，有一座帘子破旧的旧屏风。屏风后面传来了女人们的笑声和低低的说话声。娜塔莎、尼古拉和彼嘉把外套脱了下来，在沙发上坐下。彼嘉把头靠在臂肘里，立刻进入了梦乡。娜塔莎和尼古拉则坐在那里，一声没吭。虽然他们感到很饥饿，脸色发烫，但是心情不错。兄妹俩彼此看了一眼（打猎已经结束），已经走进了屋里，尼古拉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在妹妹面前显示男子汉的风度了。娜塔莎冲哥哥挤挤眼，兄妹俩都忍俊不禁，虽然实在找不到值得发

笑的理由。

不久，大叔走了进来，身穿背后打褶的立领短褂，脚上穿着蓝袜和小皮靴。在奥特拉德诺，娜塔莎看到大叔这身打扮，既感到惊奇，又觉得好笑，现在看来，倒觉得很得体，与大礼服、燕尾服相比，毫不逊色。大叔的心情也特别好，丝毫不因为兄妹俩的发笑而气恼（他实在没有想到他俩会笑话他的生活方式），反而也跟着他俩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哦，这么年轻的伯爵……干得不错……我是第一次见到！”他说罢，把一根长长的烟管递给了尼古拉，自己则动作熟练地用三个手指把一根截短的烟管夹在手中。

“一整天都在马背上，还能像男人一样，无所顾忌！”

大叔刚进来一会儿，门又打开了，听声音，是个光着脚的女孩把门打开的，接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女人走了进来。她的脸红扑扑的，有几分姿色，下巴是双层的，嘴唇很丰满，而且鲜红鲜红的，手上端着一个大托盘。她的目光和举止都表现出了她的热情好客、礼节周全。她甜甜地笑着，毕恭毕敬地向客人行鞠躬礼。虽然这位女管家体态肥胖，高昂着头，走起路来却显得轻盈而欢快。她来到餐桌前，用那双白胖的小手一一摆好酒瓶、点心和小菜。这一切做完以后，她走了过去，站在门口，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我是这儿的管家，现在你该对大叔有所了解了吧！”尼古拉从她神态中看出了她的意思。怎么会不了解呢？不仅尼古拉如此，而且娜塔莎也是如此。为什么管家阿尼西雅走进门时，大叔皱起双眉，稍微把嘴唇向上噘起，满足地微笑着。管家送来了草药酒、腌蘑菇、果子酒、乳清黑麦饼、蜂房蜜、苹果、生核桃、炒核桃和密核桃，随即又有蜜饯、糖渍果子、火腿，刚炸好的仔鸡相继上桌。

阿尼西雅精心炒做了这一切。一切都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具有一种特殊风味。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新鲜、干净、白嫩，似乎洋溢着家庭的欢乐。

“请尝尝这个，伯爵小姐，”阿尼西雅说道，并给娜塔莎夹这夹那，娜塔莎每吃一种东西，总觉得这辈子从没见过，更未吃过如此美味。具有特色的乳清饼、果酱、密核桃、炸仔鸡等。不久，阿尼西雅走出门外，尼古拉与大叔喝着樱桃酒，大侃过去、今后打猎的事情，畅叙着鲁加伊和伊拉金的猎狗。娜塔莎将身子挺直，坐在沙发上，倾听他们交谈，双眼闪闪发光。她有好几次想唤醒彼嘉，让他吃点东西，但是彼嘉虽然嘴里咕咕哝哝的，却依旧没醒。娜塔莎十分适应这种新鲜的环境，感到极其快活，生怕马车来得太早，要接她回家。谈话有时中断了，每当此时，大叔也像初次在家里接待一般的客人那样，自言自语道：“是啊！我们都是如此走完人生的……人的一生，也就是一死了之，为什么要做恶事呢？”

说这些话时，大叔神情严肃，几乎可以说很漂亮。尼古拉不由得回想起父亲和邻居对大叔的种种赞誉。大叔是个品质崇高、毫无私心的怪人。也就因为这一点，全区的人都知道他。大家请他充当家庭纠纷的调解员，遗嘱的执行人，信任他，并把种种秘密都告诉了他，选举他担任法官和其他官职，但是他对担任公职不感兴趣，坚决拒绝。他喜好在春秋两季骑着他的那匹粟色骟马在野外飞奔，冬天则呆在家中，夏天则去长满了草木的花园里休息。

“大叔，您干吗不做官呢？”

“曾经做过，后来自己不干了。我对干那一行一窍不通，干得不错！那是你们这些人的事，我的脑子不太好使。至于打猎吗，那又另当别论了！干得不错！对了，打开门！”大叔大声吩咐道，“为什么把门关上？”门在走廊的尽头，与狩猎室相通，即猎人们的居所。这时，光脚走路时发出的啪哒声传了过来，接着狩猎室的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走廊里，听得出一个老手在弹巴

拉来卡。[1] 娜塔莎早已听到了这种琴声，此刻为了听得更加清楚一些，便起身走到了走廊里。

大叔说："弹琴者是我的车夫，他叫米吉卡……我喜欢听这种乐器，专门给他买了一把质量不错的巴拉来卡"。另外，大叔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每次他打猎归来，米吉卡都必须坐在狩猎室里弹奏巴拉来卡给他听，大家甚是喜欢欣赏这种音乐。

"不错，真的很动听！"尼古拉的语气中带着轻蔑的意味，好像羞于承认他对这种音乐也很喜欢。

"说什么动听？"哥哥说话的口气被娜塔莎捕捉到了，她用责备的口吻说道，"不是动听，几乎是美妙极了！"她认为天下最好吃的东西是大叔的蘑菇、蜂蜜、以及果子酒，如今，她又认为人间最美妙的乐曲便是这歌声。

"再弹一曲，再弹一曲！"巴拉来卡的琴声刚刚停息，娜塔莎就冲着门高声喊道。米吉卡把琴弦调了调，又开始弹奏芭勒娘舞曲，一会儿是连续不断的滑音，一会儿又是一阵静默，大叔面带微笑，坐在那儿倾听。那旋律重复了数百次，而听众们总感到百听不厌，总希望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时，阿尼西雅走了进来，肥胖的身躯倚在门框上。

"请听，伯爵小姐。"阿尼西雅面带微笑地对娜塔莎说道，她笑的时候和大叔很像。

"在我们这儿，他是位好琴手。"阿尼西雅说道。

"喂，这一段弹错了，"突然，大叔有力地做了个手势，说道"这里应该是连绵不断的颤音——干得不错——连绵不断的颤音！"

娜塔莎禁不住向大叔问道："您也会弹吗？"大叔微微笑了一下，没有作答。

"你去看看，阿尼西雅！吉他的弦是好的吗？好久没碰过它，

---

[1] 俄国式三弦琴。

干得不错！丢了。”

阿尼西雅立刻去执行主人的吩咐，轻快地跑去拿来了吉他。

大叔没有看任何人，把琴上的灰尘吹净，并用瘦瘦的手指敲打着琴面，拨弄着琴弦，在扶手椅上摆好了姿势。他拉开了左手，握住琴颈的上部，作出表演的架式，向阿尼西雅眨了几下眼睛，不弹芭勒娘舞曲，而是弹了一个清脆而又洪亮的和音。接着节奏慢了下来，镇静自若而又干脆地弹起了名曲《大街上》。曲子那优美的旋律，伴随着阿尼西雅身上焕发出的端庄的欢乐，感染了尼古拉和娜塔莎的情绪。阿尼西雅脸色羞红，用头巾遮住脸，走了出去。大叔的琴声依旧干净利索，热烈有力，同时深情注视着阿尼西雅刚才站立的地方。一丝笑意从他那单边的灰白胡子下露了出来，尤其是在曲子越来越急促、越来越热烈、甚或突然中断时，他的笑意更加浓了。

“太棒了，太棒了，大叔，再来一曲，再来一曲！”娜塔莎在大叔弹完以后就叫开了，她跳了起来，拥抱着大叔，亲吻着他，“尼古拉，尼古拉！”她一边叫喊，一边回头看了看，似乎在问：“这究竟是怎么搞的？”

尼古拉对大叔弹的吉他也很感兴趣，大叔又重弹了一次这支曲子，门口出现了阿尼西雅那张充满了笑意的脸庞。在她的身后，还露出了几张脸。

“喂，不要急，姑娘，
盛清凉的泉水，一块儿去。

大叔弹到此处，手指极为灵活地压在琴弦上，曲子突然中断了，他耸了耸肩。

“啊，大叔，好人，大叔！娜塔莎用恳切的口吻请求道，好像她的生命全系于此。大叔站起身来，仿佛他的身上有两个人的形象：一个正儿八经地取笑那个兴高采烈的人，而那个兴高采烈的

人则极其认真地开始跳舞。

“侄女儿。”大叔用右手把和音中断了，接着向娜塔莎挥了挥手。

娜塔莎一把拉下了身上的披巾，跑近大叔，双手放在腰间，耸耸肩站在那里。

伯爵小姐是由法籍女家庭教师培养出来的。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把法国披巾舞所没有的俄国风味和法国气派吸收进来了？而这也正是大叔对娜塔莎所期待的那种没法学、没法教的俄罗斯风味和派头。娜塔莎刚站稳脚，就显得得意洋洋、傲慢自大，高兴而又调皮地冲大叔微微笑了一下。此时此刻，尼古拉和其他的观众对她最初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都反而兴高采烈地欣赏她的舞姿了。

娜塔莎的舞蹈动作极其准确而且优美，分毫不差，阿尼西雅笑得热泪盈眶，她把一条跳舞用的毛巾递给了她。她一直注视着这位身材苗条、举止文雅、衣着华丽、富有教养的伯爵小姐，觉得她与刚才判若两人。见她竟然能理解阿尼西雅、她的父母以及姑妈，还有许多俄罗人所特有的俄罗斯风味，她对娜塔莎佩服得五体投地。

“哦，伯爵小姐，干得不错！”大叔跳完舞后，带着欢乐的笑容说道。“哦，好侄女，我一定给你找个好丈夫，干得不错！”

“已经有了。”尼古拉笑着说道。

“是吗？”大叔注视着娜塔莎，目光中带着疑问，惊讶地问道。娜塔莎得意洋洋地微笑着点点头。

“他非常棒！”娜塔莎说道。她刚说罢此话，一串新的思想和情绪又涌上了她的心头。“尼古拉说已经有了，他为什么发笑？他对此事是感到高兴还是不快？”他好像以为安德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我们的幸福是安德烈不能理解的，可是截然相反，他能理解一切，目前他又在何处呢？”娜塔莎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但没持续一秒钟。“不想，不去想他。”娜塔莎喃喃自语，又笑容满面地在

大叔身边坐下，请他再弹一曲。

大叔不得不又弹了一曲和一支华尔兹舞曲，然后停顿了一下，清清嗓子，唱起了他最喜欢的猎歌：

“黄昏初降雪，洁白让人怜……”

大叔唱歌与普通平民一样，竟以为一支歌的意义全在于词，先有了词后，才能有曲，离开了词的曲是不存在的，曲子只是用来表达音节。因此，大叔的歌声就像鸟儿的鸣叫那样婉转动听，娜塔莎都听呆了。她向大叔把吉他要了过来，不久就知道这支歌的和弦。

九点多钟，一辆敞篷马车和一辆轻便马车驶到门前，一同前来的还有几个骑马的仆人，他们是来接娜塔莎和彼嘉回家的，他们说伯爵及伯爵夫人焦急万分，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何处。

彼嘉是被抬到敞篷马车上的，他睡得如死人一般，娜塔莎和尼古拉上了轻便马车。娜塔莎被大叔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叔非常热情地与她道别。他步行把他们送至桥边，桥上不能通行，必须绕过浅滩，他就命令猎人们拎着马灯走在前面带路。

“再见了，亲爱的侄女！”大叔高声道别，声音已不是娜塔莎以前熟识的那一种，而是唱《黄昏降新雪》的那种腔调。

马车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点点灯火中，飘来清香的烟味。

“大叔这个人倒真有趣。”马车已驶到了大路上，娜塔莎对尼古拉说道。

“当然。”尼古拉说道，“你觉得冷吗？”

“不，我不冷，我太高兴了。”娜塔莎自己都觉得有些迷惑不解。他们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夜潮湿而黑暗，看不见马，只能听见泥地里啪哒啪哒的马蹄声。

这颗心天真而且多愁善感，又渴望捕捉和注意生活中的各种经验，此刻她的感觉又会如何呢？她心里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的经验吗？不过，她快乐极了。已经到了家门口了，她突然哼唱起“黄昏初降雪。”这可是她一路上要捕捉的旋律，这时候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尼古拉问她。

“那你又在想什么呢？尼古拉。”娜塔莎坦率地问道，他俩之间经常是这样相互询问的。

“我吗？”尼古拉的脸上带着沉思的神情，“告诉你吧！我刚才想，‘鲁加伊那条红毛狗与大叔很像，如果它是人的话，它肯定会留下大叔。即使不是为了他那高超的马术，也会因他的好脾气而留下他。大叔的为人真好，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你又是在寻思什么呢？”

“我吗？稍等片刻。对了，我开始时心想，我们乘马车回家，天又这么黑，谁知道我们去哪儿？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目的地不是奥特拉德诺，而是到了一个仙境……后来我又想……不，只有这么多了。”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起了他，”尼古拉面带笑容地说道。娜塔莎明显地从他的声音中感觉到他在发笑。

“胡说，”娜塔莎大声说道，实际上，她心里想的正是安德烈公爵，认为他一定会和大叔合得来。“我还在想，而且都在想，阿尼西雅表现得棒极了，人又长得漂亮……”娜塔莎说道。不久，她那清脆响亮而又充满了幸福的笑声传入了尼古拉的耳中，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说句实话，”突然，娜塔莎说道，“我自己知道，我没法再像现在这么平静，这么幸福了。”

“胡说八道，尽是胡思乱想！”尼古拉说道。心里却在想：“娜塔莎真是可爱极了，我以后再也没有像她这么好的朋友了，为什么她要嫁为人妻呢？我真想和她一同坐车去游玩呢！”

“尼古拉真是可爱极了！”娜塔莎心想。

“哦，客厅里的灯还没熄灭呢！‘娜塔莎说道，并用手指着黑乎乎而又潮湿，如天鹅绒一般厚的夜色中的那灯火辉煌的窗户。

八

罗斯托夫伯爵不得不辞去首席贵族一职，因为担任这个职务需要一笔极大的花销，他实在难以承担。但是他的经济境况并未有所好转。娜塔莎和尼古拉经常听到父母亲私下商议并准备把罗斯托夫家的豪华祖屋和莫斯科郊区的花园出卖，罗斯托夫伯爵不担任首席贵族，就不必要宴请那么多的宾客。因此，奥特拉德诺的生活清静了不少，但是仍有许多亲友住在大宅院里，而且每天还要供二十多人吃喝。这些人都在罗斯托夫家长住，同自家人一样，当然，有些人是不得不住在伯爵家，如乐师迪姆莱夫妇，舞蹈师约盖尔一家，在家里长住的老处女别洛娃，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如彼嘉的几位教师，女儿们昔日的女教师，以及那些认为住在伯爵家比住在自家更加舒适而且划得来的人。家门口不再像昔日那样，宾客源源不断，但是生活方式变化并不大，否则伯爵夫妇都想像不出该如何度日。尼古拉没有解散扩编了的打猎队伍，依然供养着五十匹马和十五名车夫，每当命名日来临时，他依然潇洒地赠送礼物，举办盛宴，遍请全县的头头脑脑，打惠斯特和皮斯顿，摊开纸牌，让别人亲眼目睹。每天输给邻居几百卢布，而在邻居的眼里，与罗斯托夫打牌是最好的发财致富之路。

在家庭经济方面，伯爵如同一头掉进了网中的猛兽，但是他竭力不肯面对这个事实，人落到网里，越挣扎，越深深地陷了进去。一方面，他不能挣脱网口，另一方面，他又无力撕破网。伯爵夫人很慈祥，她已经意识到，她的孩子将遭受穷困的折磨，然而

这不是伯爵的过错，因为伯爵看到自己和孩子走向穷困，也深感痛苦（虽然他竭力掩饰这一点），但是他已没有办法，因此伯爵夫人开始没法使境况好转，她出于女人的见识，认为可行的办法是让尼古拉娶位富家小姐为妻。她认为这是惟一的希望。然而如果尼古拉拒绝她为其物色的对象，他们家族的衰败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对象便是裘丽，她的父母双亲德高望重，罗斯托夫家自裘丽小时候就与她家互有往来，现在由于裘丽最小的弟弟死了，她就成了富有的正待出嫁的姑娘。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亲自给莫斯科裘丽的母亲卡拉金娜写信，代尼古拉向她女儿裘丽求婚，她的答复是令人满意的，卡拉金娜说她本人没有意见，但要征求裘丽本人的同意。因此，卡拉金娜邀请尼古拉到莫斯科去一趟。

有好几次，伯爵夫人含着泪水告诉儿子，如今她的两位女儿都已找到了夫婿，现在想亲眼目睹他成亲便是她惟一的心愿，而且她还强调，如果了却了这桩心愿，她死也闭目了。然后，她又说已物色好了一位不错的姑娘，问儿子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后来，她又与儿子交谈了几次，竭力夸赞裘丽，并劝说儿子休假，去莫斯科散散心。尼古拉对母亲的意图一清二楚。有一次他要求母亲告诉他事情的真相，母亲说了实话，对他说，他与裘丽的婚姻是改善家境的惟一希望。

“可是，如果我爱上了一位两手空空的姑娘，难道妈妈，您就会要求我为了钱财而放弃我的爱情和荣誉吗？”尼古拉为了表现自己的清高，反问母亲，却不知这句话让母亲心里有多难受。

“不，你误解了我。”母亲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解，“尼古拉，你不懂我的心，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她补充道，但又觉得自己的话不诚实，不由得哭出了声。

“妈妈，您别哭泣，只要您告诉我，您希望我怎样做就可以啦！您要明白，为了让您满意，我愿意把一切都奉献出来，奉献自己的一生，甚至包括自己的爱情。”尼古拉说道。

但是伯爵夫人不愿提出这样的难题，她不愿意让儿子牺牲任何东西，她宁愿为了儿子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是的，我可能是真的爱上了一位没有财产的姑娘。”尼古拉喃喃自语，“我真的会为了钱财而抛弃幸福的爱情和荣誉吗？我不明白妈妈怎么可以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宋尼雅穷，我便不可以爱她，不可以报答她的一片痴情吗？和她终生相伴肯定要比与木偶似的裘丽相伴一生而快乐得多。我不能强迫自己改变感情，既然我爱宋尼雅，感情就应该是最有价值的，比所有的一切都崇高。”

尼古拉到底没有前往莫斯科，伯爵夫人也没有再同他谈及婚姻问题。她见到儿子同穷姑娘宋尼雅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不由得伤心与愤怒。伯爵夫人的牢骚相应地多了，她常找宋尼雅的茬儿，时常无缘无故地责骂她，硬梆梆地称她：“我的宝贝。”但是伯爵夫人常常为此深感内疚。令为人善良的伯爵夫人气愤的是，这个长着一双黑眼睛的侄女心地善良，对恩人感激万分，对尼古拉的爱也十分真诚，勇于牺牲自我，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地方。

尼古拉休假完毕了。安德烈公爵寄来的第四封信发自罗马。他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他的伤口在暖洋洋的天气里再次复发，不得不延迟归期至明年初，否则，他早已动身回国了。娜塔莎对她的未婚夫依旧一往情深，在爱情上依旧心安，依然认为生活中洋溢着幸福。然而在未婚夫走后的第四个月底，她开始有点闷闷不乐，但又摆脱不了忧郁。她可怜自己在虚掷光阴，因为现在正是她最能爱人和被人爱的最好时光。

一片愁云笼罩了罗斯托夫家。

九

圣诞节来临了。罗斯托夫家举行了盛大的午前祈祷，邻居和

家奴们认真而又单调地向主人祝贺，每个人都换上了新衣服，其他的特别活动几乎为零。但这是有着零下二十度的低温、风和日丽的日子，白天，阳光刺目，夜里却是满天繁星，大家都认为这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值得庆祝。

在节日后的第三天下午，一家人都各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也是一天中最没有意思的时刻。上午，尼古拉登门拜访了几家邻居，现在有点乏了，正在起居室打瞌睡。老伯爵也在书房里休息。在客厅里，宋尼雅坐在圆桌边绣花，伯爵夫人在摆牌阵，小丑娜斯塔霞同一个老太婆靠窗坐着，一副哭相。这时，娜塔莎走了进来，她想看看宋尼雅在干什么，然后又一言不发地站在母亲面前。

“怎么像个游魂鬼似的四处游荡啊？”母亲抬起头，问道：“你要什么呀？”

“我要他……此时此刻就要。”娜塔莎的双眼亮晶晶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伯爵夫人抬起头，仔细地端详着女儿。

“不要看我，妈妈，别看我，我就要哭了。”

“坐下，陪陪我！”伯爵夫人安慰她。

“妈妈，我想他。为什么要我受这么多苦，妈妈？……”娜塔莎的眼泪夺眶而出，再也说不下去了，为了不让人家看见自己在哭，她赶快转身走出了客厅。她走进起居室，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又走进女仆室。正好里面一个老年女仆正在责备一个浑身冒着寒气，匆匆跑出家奴屋的小女仆。

“你也该玩够了，”老女仆责备道，“干什么事情都要分个时间。”

“让她去吧！康德拉基耶夫娜。”娜塔莎说道，“玛弗露莎，走吧！”

娜塔莎让弗露莎走后，又穿过大厅，走进前厅。一老两少，共三个侍仆正在前厅里玩牌。他们一见小姐走了进来，放下牌站了起来。“该让他们干点什么呢？”娜塔莎在问自己。

“哦，尼基塔，请你去一趟……”娜塔莎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在犯嘀咕：“叫他去干点什么呢？”随即，她说道：“对了，你去下房捉一只公鸡，另外，米沙，你去拿点燕麦来。

米沙一下子乐了，“一点儿燕麦就够了吗？”

“快去，快去！”老仆人赶紧催促他。

“费多尔，去拿支粉笔给我。”

娜塔莎经过餐厅，命令仆人们开始烧茶炊，虽然还没到喝茶的时候。

管餐室的福卡脾气最好，这在全家是出了名的，娜塔莎喜欢对他试试自己的权力。福卡怀疑娜塔莎的话，就走上前来问个明白。

“啊呀，我的好小姐！”福卡皱着眉头，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

家里也只有娜塔莎最会支使人了，会让仆人干很多事情。她一见仆人，不派他干活，心中就不快活。她似乎要察看一下，在仆人中间是否有人对她生气或者反感她，实际上，仆人们最愿意服从娜塔莎的安排。“现在我该怎么办？该去哪儿呢？”娜塔莎一边沿着走廊慢慢地向前走，一边心想。

“娜斯塔霞，”娜塔莎对身穿女式短袄迎面走来的小丑发问。“你猜我会生个什么呢？”

“你会生跳蚤、蜻蜓、蝈蝈。”小丑答道。

“上帝，怎么还是这些话！唉，我该去哪儿呢？我该怎么办呢？”娜塔莎上了楼，楼梯被踩得橐橐直响。她要到楼上的约盖尔家去。约盖尔屋里有两位女教师，几盘葡萄干、核桃和杏仁放在桌上。两位女教师正在争论住在哪儿最便宜，是莫斯科还是敖德萨。娜塔莎神情庄严，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倾听了片刻，然后又站起身来。

“马达加斯加岛。”娜塔莎说，“马—达—加—斯—加。”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说罢，也不理会问她说什么的肖斯小姐，径自走出了房间。

弟弟彼嘉也呆在楼上，正和他的一个侍仆制作焰火，晚上将要放的。

“彼嘉，彼嘉，”娜塔莎大声叫道，“把我背到楼下去。”彼嘉跑了过来，转过身子，娜塔莎就趴在他背上，双手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彼嘉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背着娜塔莎下楼。“好了，行了，马达加斯加岛。”娜塔莎说罢下来了，自个儿走下楼去。

娜塔莎好像在巡视她的领土，试试她的权力，结果相信大家对她很忠诚，但是她还是感到没劲。她只好来到大厅里，拿起吉他，在柜子后面的那个黑暗的角落里坐了下来，把低音弦拨动了，把她在彼得堡陪同安德烈公爵听歌剧时记下那个半句弹了出来。在别人的耳中，她在吉他上弹奏的曲子没有什么味道，然而她的一串回忆却被它勾起来了。她坐在柜子后面，目光注视着从餐厅门缝里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倾听着自己的琴声，陷入了对往事的回想之中。

宋尼雅拿着一只杯子，经过大厅，来到了餐厅，娜塔莎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餐厅门上的那条缝隙，她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一次，也有阳光射进来，那时候宋尼雅也曾拿着杯子打这儿经过。“没错，毫无差别！”娜塔莎心想。

“宋尼雅，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娜塔莎问道，同时拨动着粗弦。

“哦，原来你在这儿。”宋尼雅吃了一惊，走近了倾听曲子，“我不清楚，是暴风雨吗？”宋尼雅惟恐说错了，口气中透着胆怯。

对了，有一次，她也这样大吃一惊，然后便是怯怯地笑着。娜塔莎心想，“现在也是这样，她似乎缺少了什么。”

“不，这曲子是《挑水人》中的合唱曲，听过吗？”娜塔莎唱起了这个合唱曲，以便让宋尼雅知道。

“现在你去哪儿？”娜塔莎问道。

“把这杯水换一下，马上就可以描好花样了。”

“你整天总是忙碌不堪，可我总不能象你一样。”娜塔莎说

道，“尼古拉现在何处？”

“可能在睡觉。”

“宋尼雅，你叫醒他。”娜塔莎说道：“就说是我请他来唱歌”。娜塔莎又坐了片刻，思索着往事中有什么涵义。她想不出很好的答案，但并没有丝毫的惋惜。她又回想起她和安德烈在一起时，他是那么深情地注视着他。

“真希望他能早点回来，我真担心他会一去不回了！问题是我一天比一天衰老，以后再也没法像现在这样……也许他今天就会回家，马上就到了我身边，也许他昨天就回来了，只是我不记得了。“娜塔莎站直身子，把吉他放下，走进了客厅。桌旁坐着家人，男女教师、客人们，他们都在喝茶。桌子四周站着仆人们，安德烈公爵没有出现，生活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她来了，”罗斯托夫伯爵一见娜塔莎走了进来，就说道，“过来吧，坐到我身边来。”但是娜塔莎在母亲身边也站住了，向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谁。

“妈妈，”娜塔莎又忍不住放声大哭，“把他给我，快点儿，妈妈！”

娜塔莎在桌边坐了下来，倾听着长辈与尼古拉的谈话——尼古拉来喝茶了。“上帝啊，怎么又是那几副面孔，千篇一律的交谈，爸爸还是对着茶杯吹气！”娜塔莎想到这里，恐惧地感到她有些讨厌家里人，因为他们总是毫无变化。

喝完茶后，尼古拉、宋尼雅和娜塔莎一块儿走进了起居室，在他们喜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们总喜欢在那儿聊天。

十

“你是否感觉到，”娜塔莎与哥哥同坐在起居室里，问哥哥，“你是否感觉到，好景不长，前途未卜？你是否有过这种不是无聊

而是凄凉的心情？”

“当然”！尼古拉说道，“有时候，我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美好，每个人都是幸福而快乐的，而我却感到厌烦，认为人人都该死。记得有一次团里开游艺会，还奏着乐曲，可是我却觉得极其无聊，没有参加。”

“是啊，”娜塔莎插话道，“我知道这种心情，我也能体会到，儿时，我也曾碰到同样的事情，你没忘记吧？有一次，为了吃李子，我受到了惩罚，我自个儿在教室里哭泣，而你们都在跳舞，我哭得伤心极了，永生难忘。我感到伤心，为大家伤心，也为自己伤心，为所有的人伤心，主要是因为我没做错事，你没忘吧？”

“我记得”，尼古拉说道，“我后来去看望你，本想好言相慰，可是，对你说实话，我感到难为情，我们大家都引人发笑。当时，我想把我的一个木偶送给你，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娜塔莎面带微笑，似乎在思考问题，“很久以前，我们都很年幼，叔叔叫我们去书房，那时我们还住在老房子里，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我们来到了书房里，忽然看见那儿立着……”

“一个全身都是黑色的人，”尼古拉幸福地笑道，“怎么会忘记呢？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明白，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是我们在梦中见过他？亦或听人家讲的故事中？”

“他的脸是灰色的，牙齿是雪白雪白的，没忘记吧？他就立在那儿盯着我们……”

“你忘记了吗？宋尼雅！”尼古拉问宋尼雅。

“不错，我也记得一些。”宋尼雅答道，她的脸上依然挂着胆怯的微笑。

“我后来问过爸爸妈妈是否有黑人，”娜塔莎回忆道，“他们说根本没有。你还说你没有忘记。”

“当然，他的牙齿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么你没忘记吧？在大厅里，我们正在滚鸡蛋玩，忽然，两

个老太婆走了过来，在地毯上滚了起来，有这事吧？你记得吗？真有趣！……”

“是的，你还记得吗？爸爸身穿蓝外套，站在台阶上举枪射击。”他们幸福地沉缅在往日的一件件趣事中，这不是老年人在感慨万千地回忆往事，而是年青人的诗意盎然的回忆，回忆那梦和现实互相交织的昔日的时光。他们幸福地低声谈笑，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欢乐。

宋尼雅依旧沉默，虽然他们回忆的都是大家共同经历的事情。

宋尼雅不像他们那样，记得那么多的往事，而且她的回忆也缺乏诗意，她只是努力地仿效他们，和他们一样享受幸福。

但当他们回忆到宋尼雅初来乍到时的情形时，宋尼雅就插嘴了，她说当时她对尼古拉心存畏惧，因为他身穿有带子的上衣，而保姆告诉她，也要用带子把她捆起来。

“我还记得，他们告诉我你出生于大白菜下面。”娜塔莎说道，“我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肯定是胡说八道。因此我感到心里难受。”

三人谈兴正浓，有人打开了起居室的后门，一个小女仆的脑袋探了进来，“我已经捉来了公鸡，小姐。”小女仆低低地说道。

“不用了，让他们把它拿走，波丽雅。”娜塔莎说道。

当他们在起居室里交谈时，迪姆莱走了进来，走近放在角落里的竖琴，他把竖琴取了下来，竖琴便叮当作响。

“迪姆莱先生，请您为我弹一首费尔德的夜曲吧！”客厅里响起了伯爵夫人的声音。

迪姆莱弹响了一个和音，冲娜塔莎、尼古拉以及宋尼雅说道：

“你们这群年轻人真爱静！”

“是的，我们正在谈论哲学呢！”娜塔莎说道。她回头看了一下，接过刚才的话题，现在他们的话题是做梦。

迪姆莱开始弹琴了。娜塔莎脚尖着地，来到桌旁，拿出蜡烛，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屋里光线很暗，尤其是他们坐在沙发上，只有透过大玻璃窗泻在地板上的圆月的银辉。

“说实在话，我在想。”娜塔莎低低地说道，并把脑袋挨近尼古拉和宋尼雅。这时迪姆莱已将一曲弹完，依然坐在那儿，轻轻地拨弄着琴弦，显而易见，他拿不定主意，是住手呢，还是再弹别的曲子？“像我们这样不断地回忆、回忆、再回忆，会不会回忆出我们前生的事情？”

“这叫轮回转世。”宋尼雅素来用心学习，记得学过的东西，“埃及人认为，我们的灵魂是附着于畜牲身上，以后还会回到畜牲身上去。”

“不，我反对认为我们是畜生投胎的，”娜塔莎低声反驳，此时琴声已停，“可以肯定我们以前在什么地方做过天使，也到过这儿，因此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能够加入你们的讨论吗？”迪姆莱悄悄地走了过来，在他们身边坐下，问道。

“要是我们以前是天使，又怎么可能下凡呢？”尼古拉说道，“不，这是不可能的！”

“不是下凡，谁告诉你是下凡啦？……我怎么会知道以前的我是干什么的，”娜塔莎语气坚定，信心十足，“灵魂是不朽的……因此，既然灵魂是永生的，那么以前我一定生活过，今后我也将永远活着。”

“虽然有这种说法，可是怎么样去想像永恒呢？”迪姆莱说道。他带着驯服而又不屑的微笑走到年轻人面前，但语气与他们的一样严肃而低沉。

“永恒难以想像吗？”娜塔莎说道：“今天存在，明天存在，永远存在；昨天存在过，前天存在过……”

“娜塔莎！该你了。唱支歌吧！”伯爵夫人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干吗如阴谋家般地坐在那儿悄悄地说话呢？”

“可是，妈妈，我一点唱歌的情绪都没有，”娜塔莎说罢，站起身来。

他们谁都不愿让谈话中止，甚至连年迈的迪姆莱也不例外。走出了起居室。娜塔莎站起身来，尼古拉在钢琴前落座。娜塔莎像以往一样选了个可以引起最好的共鸣的地方，站到大厅中央，唱起她母亲喜爱的歌来。

虽然她说没有唱歌的欲望，但是很久很久以来，这是她唱得最好的一次。

书房里，罗斯托夫伯爵正和米嘉谈话，娜塔莎的歌声响起，他就像一个急于想上完课的贪玩的学生，草草吩咐管家几句，就不再吭声了。彼嘉的脸上满是笑意站在伯爵面前，静静地倾听。尼古拉则与妹妹共呼吸，凝视着妹妹。宋尼雅边听边想，她同娜塔莎之间存在的差别太大了，要是她能有表妹几分那样的魅力就足够了。老伯爵夫人坐在那儿，又快乐又悲哀地微笑着，热泪盈眶，时而摇头。她从娜塔莎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想到在娜塔莎同安德烈公爵即将来临的婚事中蕴藏着的某种不和谐的令人害怕的因素。

迪姆莱在伯爵夫人面前坐了下来，闭着眼尽情地欣赏。

“伯爵夫人，”迪姆莱开口了，“这种才华已达到欧洲水平，她已没有什么缺陷了，唱得那样温柔，委婉而有力……”

“可我真担心她，真担心她，”伯爵夫人说道，她忘记了跟她说话的人是谁。她那颗做母亲的心让她察觉到，娜塔莎身上有的某种东西过多，她将因此而倒霉。娜塔莎尚未唱完，十四岁的彼嘉带着兴奋的神情跑来说化装队到家了。

娜塔莎一下子就停止了歌唱。

“笨蛋！”娜塔莎冲小弟弟喝道，一下子跌坐到椅子上，失声痛哭，许久都难以抑制。“妈妈，没事，彼嘉吓了我一跳。”娜塔莎竭力想装出笑脸，但泪水却哗哗直淌，她的喉咙哽噎了。

仆人们分别化妆成狗熊、土耳其人、饭店老板或贵夫人，有

的模样凶恶可怕，有的却让人忍俊不禁，他们把寒气和喜气一同带到了屋里。开始时，大家都很胆怯地挤在前厅里，并且彼此藏在身后，向大厅涌去。开始，他们由畏畏缩缩到快活、和谐地歌唱、跳舞、合唱、做圣诞游戏。伯爵夫人也看到了几个熟面孔，乐了一阵子，就走到了客厅里。罗斯托夫伯爵坐在大厅里，笑容满面，不断地夸奖着玩耍的人，年轻人都不知去哪儿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大厅里又有一个穿箍骨裙的老夫人出现在化装的人们中间，他就是尼古拉装扮的。彼嘉扮成了土耳其女人。迪莱姆扮成了一个小丑。娜塔莎扮成了一位骠骑兵，宋尼雅则装扮成了粗眉浓须的契尔克斯人。

他们装扮之后，获得了没有化装过的人们的辨认、赞美和惊讶，使他们觉得既然化装得如此巧妙，应该去别处让人看看。

尼古拉坚持要大家坐上他的三驾雪橇，沿着大路向前滑行，并且兜兜风。于是就提议带上十名化装家奴去大叔家。

但伯爵夫人坚决反对，“不行，你们为什么要去打扰老头子？他那里小得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你们还是去梅留科夫家吧！”

梅留科夫夫人死了丈夫，抚养着好几个子女，家中还有几位男女家庭教师。她与罗斯托夫家仅相距四俄里。

“亲爱的，这个主意真不错！”老伯爵兴致盎然地附和说道，“我立即去化装，和你们同去，我要去逗逗帕歇塔。”

但是伯爵夫人不同意伯爵去，因为这几天他总是腿疼。

最后，罗斯托夫伯爵决定不去了，要是肖斯小姐去的话，小姐们可以和她同去梅留科夫家。宋尼雅生性胆小害羞，这次她的态度却最坚决，她要求肖斯小姐陪同他们前往梅留科夫家。

宋尼雅装扮得出类拔萃，她画的眉毛、胡须对她十分适合，大家都称赞她美丽迷人。因此今天，她更加兴高采烈。在她的内心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暗示她，今天晚上将要决定她的命运，否则将永远没有机会了。她身着男装，简直换了个人。肖斯小姐

同意陪同他们前去。半个小时过去了，四辆三驾雪橇上的大小铃铛发出叮当的声音，冰冻的雪地上滑木呼啸着冲向台阶。

娜塔莎首先体现出了圣诞节的快乐气氛，这种欢乐的气氛一个人一个人地传染着，愈来愈炽热。大家走到严寒刺骨的户外，叫啊、笑啊、交谈着、呼喊着，分别坐在雪橇上，此时此刻，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两辆三架雪橇属于普通型，第三辆则是老伯爵的专用雪橇，驾辕的是来自奥尔洛夫养马场的一匹大走马。第四辆是尼古拉的专用雪橇，由一匹长毛矮个的黑马驾辕。尼古拉把老太婆的服装穿在身上，把膘骑兵的束腰外套披在外面，握着缰绳，站在雪橇中间。

夜色很美，月光明亮，可以看见在月光的照耀下，马饰和马眼反射出光芒。马惊恐不安地张望着昏暗的走廊下吵吵闹闹的乘客们。

娜塔莎、宋尼雅、肖斯小姐和两个侍女与尼古拉共乘一辆雪橇。迪姆莱夫妇和彼嘉则乘坐老伯爵的雪橇，另外的两辆雪橇上是化了装的家奴。

“扎哈尔带队！”尼古拉对父亲的车夫喊道，他打算在路上跑到他前面去。

迪姆莱夫妇和一些化装的人乘坐的老伯爵的三驾雪橇带着队出发了，雪橇滑木似乎被雪地冰冻住了，吱嘎作响，铃铛声也很低沉，两匹拉边套的马和辕木贴得紧紧的，马每走一步，都会陷进去，翻起如白糖一般硬硬的闪着亮光的雪。

尼古拉尾随着第一辆雪橇，其余的两辆雪橇跟在后面，吱吱咯咯地作响。他们开始时沿着狭窄的小路小步奔跑着。经过花园时，光秃秃的树枝的影子经常拦断了去路，遮住了洁白的月光，但是他们一走出围墙，月光下的原野就反射出蓝幽幽的光辉，如钻石一般闪烁着光芒，在他们面前展开了。走在最前面的雪橇碰到坑洼，摇晃了一下，后面的雪橇也摇晃了一下。四辆雪

橇一辆接着一辆，中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雪地的寂静一下子被打破了。

“这儿有兔子的脚印，还真不少呢！”娜塔莎的声音划破了冻结了的空气。

“月光真明亮，尼古拉！”宋尼雅说道。尼古拉回过头来，俯下身子，近距离地端详着宋尼雅的脸庞。一张有着浓黑的眉毛、娇嫩可爱的脸，衬着貂皮衣领，时远时近地出现在月光下。

“宋尼雅的样子还没有什么变化。”尼古拉心想，他更近地看着她，微笑了一下。

“怎么啦，尼古拉？”

“没事！”尼古拉转过身来，面对着马匹。

在被滑木扎平、月光下可以看清有数以万计的蹄印的大路上，马自动地把缰绳勒得紧紧的，步子越来越快。在左边的那匹马低垂着脑袋，跳跃着把挽索拉得紧紧的。辕马把两耳竖了起来，晃动身子，似乎在问：“现在动身走还是等一会儿再走呢？”扎哈尔的三匹黑马拉着雪橇已远远地走在前面，沉重而又浑浊的铃铛声远远地传来，但在白色的雪地的映衬下，雪橇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人们的叫声、笑声、说话声从他的雪橇上远远地传来了。

“宝贝，加油！”尼古拉一手拉紧缰绳，一手挥动着鞭子。迎面吹来的风越来越强劲，边马的挽索越拉越紧。速度也越来越快，这都表明雪橇跑得越来越快了。尼古拉回头望了一下，后面的几辆雪橇上的车夫叫喊着，挥动鞭子，加紧驱促辕马，追了上来。辕马在轭下坚强地移动身子，速度不但没有慢下来，而且时刻准备更加卖力。

尼古拉的雪橇终于追上了第一辆雪橇，他们已到了山下，从那条沿河穿过草地的大路上驶过。

“这是哪儿！”尼古拉心想，此地应该是科索伊草地吧。不像，这个地方显得十分陌生，我从未来过此地。这儿不是科索伊草地，也不是焦姆金山，只有老天才知道这是何处！总之，这个地方

显得十分新奇。好了，不去想它是什么地方啦！尼古拉吆喝了几声马匹，企图跑到第一辆雪橇的前面去。

扎哈尔一把把马勒住，转过头来，他的脸上已经满是冰霜。

尼古拉依旧纵马狂奔，扎哈尔伸出双手，摸了一下嘴巴，发出吧哒的声音，也快马加鞭，向前奔跑。

"小心，少爷！"扎哈尔叫道。两辆雪橇并排跑着，速度极快。马儿也劲头十足地飞奔。尼古拉已经领先了，扎哈尔依然伸着双臂，把一只拉着缰的手高高举起。

"少爷，错了！"扎哈尔冲尼古拉大声叫道。尼古拉此时已驱赶着三匹马，远远地跑在前头，马蹄扬起干燥的雪粉，飞溅到乘客脸上，铃铛的响声十分急促，狂奔的马的蹄足和落在后面的雪橇的影子互相交织在一起，滑木的呼啸声和女人的尖叫声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尼古拉再次把马勒住，看了一眼四周，四下依然是那片沐浴着月色、闪烁着银光的神奇的田野。

"扎哈尔示意转向左边，可是为什么呢？"尼古拉寻思着，"我们是去梅留科夫家吗？难道他家的庄园便是这儿吗？上帝才会知道我们去哪儿，也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会怎么样，然而这儿是一块新奇而又有趣的土地。"尼古拉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雪橇。"你看，他的胡子和睫毛都变白了。"一个画着纤细的胡子和眉毛，化装得十分怪异却又挺好看的乘客说道。

"这个人可能是娜塔莎，"尼古拉心想，"而这一个肯定是肖斯小姐，那个留着胡子的契尔克斯人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爱她。"

"你们不感到冷吗？"尼古拉说道，他们都以笑代答。迪姆莱从后面的雪橇上似乎喊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但是谁也没听清楚。

"对，不错。"有人笑答道。

然而，这座树林显得极其神奇，在林中，阴影交错，像钻石般

地闪着光芒，还有一排大理石台阶，宛如仙境的银白色的屋顶，另外还有可怕的野兽的嚎叫声。“要是这儿真是梅留科夫的庄园，那就更加令人奇怪了。当我们不知道哪儿时，最终却到达了梅留科夫家。”尼古拉心想。

果然如此，这儿便是梅留科夫的庄园，众仆人都举着蜡烛，兴高采烈地迎候在台阶上。

“那是干吗的？”台阶上有人问道。

“那是伯爵家的化装队，这一点可以从马匹上判断出来。”回答者有数人。

十 一

梅留科夫夫人精力充沛，身体肥胖，她戴着眼镜，身穿宽松的睡袍，坐在客厅里。她的几个女儿簇拥着她，她则尽力让她们感到很有趣。她们偷偷地让烛油滴落，然后看它的形状。这时，客人的脚步声，谈话声从前厅传了过来。

前厅里，太太小姐、巫婆、小丑和狗熊都在清清喉咙，把脸上的冰霜擦掉，然后才走进大厅。大厅里，众仆人正忙着点燃蜡烛。扮成小丑的达姆莱和扮成贵夫人的尼古拉最先翩翩起舞。化过装的人被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们包围了，他们蒙着脸，说话时用的都是假嗓子，争先恐后地向女主人行鞠躬礼，随即在屋里一字排开。

“我可真是认不出来了，原来竟是娜塔莎！你们看，她是谁啊？对，她像一个人。迪姆莱先生装扮得真巧妙，我都没法辨认。他的舞也跳得棒极了，哦，上帝，这儿还有个契尔克斯人，真的，宋尼雅装扮得像极了！这个真有趣！是谁呢？喂，尼基塔、凡尼亚，搬走桌子！刚才我们还感到冷冷清清的呢！”

“哈——哈——哈！？……骠骑兵，倒像个男孩子！看那两条

腿！……我一看就忍俊不禁……”有几个人打趣道。

娜塔莎与梅留科夫家的晚一辈是好朋友，她与他们一块儿偷偷地来到了后房，又向仆人要来了软木塞，各种各样的长袍和男装。姑娘伸出裸露的手臂，仆人们从半开的门中把这些东西递了过去。十分钟过去了，梅留科夫家所有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化装队。

梅留科夫夫人命令仆人们把客房打扫一下，盛情招待宾客以及他们的仆人。她仍然戴着眼睛，抑制着不让自己发笑，在化过装的人们中间来回走动，仔细辨认他们的脸，却没法认出来。不仅罗斯托夫家的人和迪姆莱她认不出来，甚至都没有认出自己的女儿来。她们穿在身上的她丈夫的睡袍和军装她都没认出来。

“这人是谁家的？”梅留科夫夫人端详着装扮成喀山鞑靼人的女儿，对她的家庭女教师问道。“好像是罗斯托夫家的人，喂，骠骑兵，请问您是哪个兵团的？”她问娜塔莎。“给土耳其人准备点水果软糕。”她吩咐餐厅侍仆，“根据他们的规矩，水果软糕并非禁食之物。”

梅留科夫夫人看着那些令人发笑的而且奇怪的舞步——他们都自以为自己化过装，决不会有人认得出来，因此毫不害羞——她用手绢遮住脸，因为克制不住老年人慈祥的笑容，她那肥胖的身子颤动不已。

“这个是我的小萨沙，我的小萨沙！”她喊道。跳罢俄罗斯舞和轮舞之后，梅留科夫夫人安排全体仆人和主人围成一个大圆圈，并吩咐仆人拿来一个指环、一条绳子和一个卢布，大家一同玩游戏。

一个小时过去了，众人的衣服都弄得皱巴巴的。由于兴奋，他们满头大汗，描画的眉毛胡子都化开了。梅留科夫夫人开始能辨认化过装的人了，不断地称赞他们的服装，说小姐们穿得得体，并再三感谢大家带给她这样的欢乐。然后，她请客人们去客

厅用晚餐，在大厅里盛情款待仆人们。

“太可怕了，在浴室里占卜。”吃饭时，一个住在梅留科夫家的老姑娘说道。

“为什么呢？”梅留科夫的大女儿问道。

“我看您还是不要去，要有勇气……”

“我要去。”宋尼雅说道。

“您认为那位小姐遇到什么事情了？”梅留科夫的次女问道。

老姑娘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位小姐带来一只公鸡，两副餐具，按照规矩坐了下来。她坐了片刻，耳边忽然传来……铃铛发出的响声，一辆雪橇滑过来了，再倾耳细听，有人来了。进来了一个像人样的东西，一副军官打扮，他一进门就在餐桌边坐了下来，和他同桌用餐。”

“啊！啊！……”娜塔莎睁大双眼，惊恐地叫了起来。

“那么，他说话了吗？”

“对了，他完全是人，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对她说动人的话，他们本来该谈及鸡的鸣叫了，然而她恐惧，一感到恐惧，她就用双手捂着脸，他一把抱住她，幸好此时几个女仆跑了进来……”

梅留科夫夫人说：“啊，你干吗要吓唬她们！”

她的一个女儿说：“妈妈，难道您自己没占卜过吗？……”

宋尼雅问道：“那么，怎么在仓库里占卜呢？”

“现在就可以去仓库试试，你会听到声音的。如果有锤子的敲打声、敲门声，这是不吉利的兆头，如果有装粮食的声音，这是吉利的兆头，但是有时……”

“妈妈，你能说说您在仓库里看见什么了？”

梅留科夫夫人微笑了一下。

她说：“我已经忘记看见什么了……你们都不愿意去吗？”

“不，我愿意去，梅留科夫夫人，您允许我去吧，我愿意去。”宋尼雅说道。

“嗯，如果你心中不害怕的话，那就去吧！”

宋尼雅问道：“我可以去吗？肖斯小姐。”

不管是玩指环、跳绳、或玩卢布，或者就这样交谈，尼古拉都和宋尼雅形影不离，而且对宋尼雅另眼相看。尼古拉觉得借助于这软木胡子，他今天晚上才认识她。这天晚上，宋尼雅真的很快乐，又活泼美丽，这是尼古拉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瞧，她长得多么美丽，我真是个傻子！”尼古拉心想。他注视着她那亮晶晶的双眼和那张现出两个酒窝的幸福的笑脸。他从未见过这般笑靥。

宋尼雅说道：“我不怕任何东西。此时就能去吗？”说罢，她站了起来。他们把仓库的地址告诉了宋尼雅，以及她应如何静静地站着倾听，随后让她拿着皮外套。宋尼雅把它披在头上，扫了一眼尼古拉。

尼古拉心想：“这姑娘真可爱！过去我脑中在想些什么呀！”

宋尼雅穿过走廊，走向仓库。尼古拉说他身上热，赶紧来到了门口的台阶上。屋里挤着许多人，倒也真的很闷热。

屋外依然是那片凝滞的严寒，依然是那轮月亮，不过月光更加明亮了。雪地在月光的普照下十分耀眼，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辉，使人不想抬头看天，而真正的星星却闪耀着黯淡的光芒。天空黑暗而且寂寞，地上却欢乐无比。

尼古拉心想：“我真是太傻了，太傻了！我站在这里等什么呀？”他跑上台阶、穿过拐角，走在一条通往后门的小路上。他知道宋尼雅会从此经过，有一堆高高的木柴堆在道路的中点上，上面满是积雪，柴堆在地上投下了影子。柴堆的后面和两旁，老菩提树的光秃秃的枝桠在雪地里和小路上也投下斑驳的阴影。小径的尽头便是仓库。仓库的圆木墙和积了雪的屋顶如同用宝石雕刻而成，月光下，它晶莹发亮。花园里的一棵树被冻裂了，发出咯咯的声音，然后便是一片寂静。胸膛里似乎不是在呼吸空气，而是在呼吸一种永恒的青春和欢乐。

从女仆室的台阶上传来了脚步声，在积了雪的最后一级台阶上，脚步声显得分外清脆。这时，响起了一个老年女仆的声音。

“一直往前走，从这条小路往前走，小姐，您千万不要回头看！”

“我不害怕！”这便是宋尼雅的嗓音。接着，宋尼雅那双穿着薄皮鞋的脚飒飒作响，小路上，她朝尼古拉这边走来。

她身上裹着皮外套。当她离尼古拉只有两步远时，才看见他。她觉得他与以前相比，已判若两人。她对以前认识的那个尼古拉心存畏惧。尼古拉身穿女式服装，头发凌乱，脸上挂着宋尼雅从没见过的充满幸福的微笑。宋尼雅疾快地跑了过来。

“彻底变了样，但真的是她。”尼古拉注视着她那沐浴着月光的脸，心里想道。他的手伸进了她头上的皮外套，他紧紧地搂抱着她，在那散发着软木焦味的胡须上面的嘴唇上吻了吻，宋尼雅吻了吻他的嘴唇中间，用一双小手托着他的双颊。

“宋尼雅！……”“尼古拉！……”他们只呼唤了一下彼此的名字。俩人一块跑向仓库，然后又各自沿着原来的门廊走了回来。

十　二

当辞别梅留科夫夫人打道回府时，生性细心的娜塔莎调整了一下座位，请肖斯小姐和她以及迪姆莱乘坐一辆雪橇，宋尼雅、尼古拉和使女们共坐一辆雪橇。

在回家的途中，尼古拉不再争先恐后，而是驾驶着雪橇缓慢地走着。在美丽的月光的照耀下，他不停地注视着宋尼雅。月光变幻不定，他依靠描画的胡须和眉毛分辨着以前的宋尼雅和此时的宋尼雅，而且还下定决心，永远和她在一起。他细心观察，认出了和原来似像非像的宋尼雅，回味着那带着软木焦味的亲吻。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大口冷气，看了看向后退去的地面和月光明媚的天空，恍如置身仙境。

尼古拉时不时地问道："宋尼雅，你好吗？"

"好，你怎么样？"宋尼雅答道。

半路上，尼古拉让车夫代替自己驾马，自己则站在娜塔莎乘坐的雪橇的跨杠上。

"娜塔莎，"尼古拉说着法语，声音很低，"说实话，我已经决定了宋尼雅的事。"

"你告诉她了？"娜塔莎突然满面春风地问道。

"哦，娜塔莎，你描画了胡子和眉毛，看起来怪怪的！你心里高兴吗？"

"我高兴极了，太高兴了！我曾经生你的气。过去，你没好好待她，但是我没有告诉过你。她为人非常好，尼古拉，我太高兴了，我这个人有时候招人烦，但是宋尼雅不快乐，我一个人快乐，那也不太合适。"她接着说："如今我真是高兴极了，好，你快回到她身边去吧！"

尼古拉说："不，等一会儿，哦，你打扮得引人发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妹妹，发现妹妹身上也存在一种极其温柔迷人的新的东西。"娜塔莎，这太难以置信了，对吗？"

"是的，你做得非常正确。"娜塔莎答道。

"如果过去我看到她这个样子，我早就会问她该怎么办，不管她说什么，我统统照办，那样，情形就会好一些。"尼古拉在心里这么想。

"如此说来，你很快乐，我做得对？"

"啊，好极了！不久之前，我和妈妈争论过此事，妈妈说宋尼雅巴结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几乎和妈妈发生了争执。我决不允许别人说她的坏话，以为她坏透了。因为她只有长处，没有短处。"

"真的是这么好吗？"尼古拉问道，又一次注意妹妹的神态，

看她是否说了实话。他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皮靴踩在地上，咯吱咯吱地响，他跑着回到了自己的雪橇上。那个留着胡须的契尔克斯人头戴貂皮帽，坐在雪橇上，还幸福地微笑着，用亮晶晶的双眼注视着前方。此人便是宋尼雅，而她极有可能做他的快乐的爱妻。

小姐们回到家里后，把她们怎样在梅留科夫夫人家消磨夜晚的情形告诉了母亲，然后便各自回房休息。她们脱下了衣服，却没有把假胡须擦掉，坐了好长时间，倾诉着各自的欢乐。她们谈及了未来的婚后生活，丈夫将对她们体贴入微，她们将会过得多么幸福。娜塔莎的桌上有两面镜子，那是黄昏时杜尼雅莎放的。

“只是什么时候这一切才会变成现实呀？我担心永远不能……如果能变成现实，那该多好啊！”娜塔莎边说边走到镜子前。

宋尼雅说：“娜塔莎，坐下来，你可能会看见他。”娜塔莎点燃蜡烛后便坐下了。

“我看见了一个留着小胡须的人。”娜塔莎从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脸。

“别笑，小姐。”杜尼雅莎说道。

在宋尼雅和使女的帮助下，娜塔莎把镜子摆正了，做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没有吭声。她坐了好长时间，注视映在镜中的一排蜡烛，盼望根据她所听到的话，在黯淡的烛光中看见一口棺材，看到他，即安德烈公爵。但是不管她怎样努力把一个小斑点看成一个人或者一口棺材，她依然什么也没看见。她不停地眨眼，离开了镜子。

“为什么别人能看见，而我却什么也看不见？嗯，宋尼雅，你坐着，你必须要看看，为我看看……今天晚上我心中十分恐惧！”娜塔莎说道。

宋尼雅在镜子前面坐下，摆好姿势，便开始看。

“啊，宋尼雅小姐肯定可以看见，然而您总是笑个不停。”杜

尼雅莎低低地说道。

这句话传入了宋尼雅的耳中，另外，她还听见了娜塔莎那低低的话语。

“我知道她会看见的，去年，她就曾看见过。”

大家都默默无言，三分钟过去了。“她肯定能……”娜塔莎悄悄地说，然而话音未落……突然，宋尼雅一把把镜子推开了，手蒙在眼睛上。

“啊呀，娜塔莎！”宋尼雅说道。

“你看见了？看见了？您看见了些什么了？”娜塔莎迭声地叫道。

杜尼雅莎扶着镜子，说：“我刚才不是说过吗？”

实际上，宋尼雅也没看见什么。她眨了眨眼，刚要正身，就听见娜塔莎在说：“她肯定能……”宋尼雅不愿骗杜尼雅莎，也不愿骗娜塔莎，然而坐在那里，她感到很不舒服，她本人也没料想到，当她用手捂住双眼时，竟然会叫起来。

娜塔莎拉着宋尼雅的手，问道：“你看见了他？”

“对，稍等片刻……我……看见了他。”宋尼雅禁不住说道。至于娜塔莎说的是谁，她还不知道，是说尼古拉呢？还是说安德烈？

“我为什么说没看见？既然别人都看见了！谁知道我是真的看见了还是没看见呢？”这样的念头在宋尼雅的脑海中掠过。

“是的，我看见了他。”宋尼雅说道。

“他怎样了？怎样？他是站着还是躺着？”

“哦，我看见了……开始我啥也没看见，但是后来我忽然看见他躺着。”

“安德烈躺在什么地方？他生病了吗？”娜塔莎用惊惧的眼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朋友，问道。

“没有。截然相反，他一脸喜色。他转过头来，脸正对着我。”宋尼雅说话的时候，似乎真的看见了他。

“宋尼雅，后来怎样？”

“后来我什么也看不清了，一种又是蓝色又是红色的东西……”

“宋尼雅，他何时回家？我何时才能见到他？老天哪！我真的担心他，也担心我自己，我觉得一切都很恐怖……”娜塔莎说道。她躺在床上，蜡烛已灭，她却依然睁着双眼，纹丝不动地躺了好长时间，注视着透过结了冰的窗口射进来的冰冷的月光。

十　三

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尼古拉就向母亲宣布，他爱宋尼雅，决定与她结合。宋尼雅与尼古拉之间的关系早就引起了伯爵夫人的注意，料到他会这么说，此时，她静静地听着儿子说话。然后便告诉他，他可以以同任何人结婚，但是无论是她，还是他父亲，是绝对不会为他俩祝福的。尼古拉生平第一次感到母亲不满意他，虽然她十分疼爱他，但是她不会迁就于他。她显得很冷漠，都不拿眼睛看儿子，便派人去把丈夫请来。伯爵来了以后，伯爵夫人本想简洁而冷漠地将此事告知丈夫，然而她没法控制自己，气得大哭，走出了屋子。老伯爵有气无力地规劝尼古拉放弃这种作法。然而尼古拉却说他不能违诺。父亲发出了一声叹息，显而易见，他心里有点发慌，就打住了话头，找伯爵夫人去了。伯爵每次与儿子发生矛盾，总为家道中落而愧对儿子，所以当尼古拉不愿同富人的女儿结婚，而选择了双手空空的宋尼雅时，他不能为之生气。面临这种情形，他总是感慨万分，如果家道尚未衰落，宋尼雅是尼古拉的妻子的最好人选。而他和管家米嘉应该承担家道中落的责任，再说他挥金如土，再也没法改掉陋习。

父母再也没有提及此事，然而几天以后，伯爵夫人找来了宋尼雅，责备甥女勾引她儿子，忘恩负义，话语之尖刻早已超出她

自己和宋尼雅的预料。宋尼雅低垂着眼睛，默默地忍受着伯爵夫人的讥讽。她不明白伯爵夫人想让人干什么。为了报恩，宋尼雅准备奉献一切。她崇尚自我奉献，然而这一次，不清楚应该为谁奉献，该奉献什么。她没法不爱伯爵夫人以及罗斯托夫全家，然而她也没法不爱尼古拉，而且她还明白对尼古拉的爱也是他的幸福所在。宋尼雅伤心极了，无言以答。尼古拉觉得他不堪忍受这种局面，便态度鲜明地告诉了母亲。他时而要求母亲原谅他和宋尼雅，同意他俩的婚事，时而又用威胁的口气对母亲说，如果她再折磨宋尼雅，他俩就私下结婚。

伯爵夫人冷若冰霜地答道，他已是成年人，安德烈公爵未经父亲允许便要结婚，他也可以仿效，但是她一辈子也不会承认这个阴谋家的儿媳妇。其冷漠的态度是做儿子的从没见过的。

一听到"阴谋家"这个字眼，尼古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冲母亲高声喊道，他不曾想到过母亲会逼迫他出卖自己的感情，如果果真如此的话，他最后宣布……但是那句关系重大的话还尚未出口——从他的表情上，母亲发觉使她恐惧的这句话会永远给他们留下一个痛苦的记忆。没等他说出此话，在门外偷听的娜塔莎苍白着脸，神情严肃地冲了进来。

"尼古拉，你在胡说八道！住口！住口！我命令你住口！……"娜塔莎为了压倒他的声音，高声嚷道。

"妈妈，好妈妈，这根本不是因为……我的好妈妈，可怜的妈妈。"娜塔莎对母亲说道。母亲觉得母子关系即将破裂，用胆怯的目光注视着儿子，但是由于倔强和好胜，她依旧不愿妥协。

"尼古拉，以后我再告诉你，你先出去……听我说，好妈妈。"娜塔莎又对母亲说话。

娜塔莎的话没有丝毫的意义，然而却达到预期的效果。

伯爵夫人伏在女儿胸前，悲伤地哭泣，尼古拉起身双手抱头，走了。

娜塔莎进行调解后所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母亲同意不再

委屈宋尼雅，尼古拉同意不再瞒着父母私自做事。

尼古拉决定先安排妥团里的事情，然后就退伍回乡与宋尼雅完婚。由于没与父母处好关系，他闷闷不乐，但依然热恋着宋尼雅。一月初，他便归队了。

尼古拉走后，罗斯托夫家愈显凄凉。由于心情不好，伯爵夫人生病了。

与尼古拉分开，宋尼雅很是难过。而使她更伤心的却是伯爵夫人的敌对态度。由于家中经济拮据，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伯爵也很烦恼。他只得将莫斯科的房子和莫斯科郊区的庄园卖掉，于是他必须去一趟莫斯科。然而，由于伯爵夫人身体欠安，行期不得不一再拖延。

与未婚夫分离后，开始娜塔莎还没有什么感觉，甚至还兴高采烈，现在她却越来越烦躁不安，痛苦不堪。一想到本来可以与他共叙儿女之情，以度过这大好的年华，而现在却只能白白浪费时光，她更加难过。安德烈的来信经常引发她的怒火。她对他日思夜想，而他却充实地生活着，对新地方和新人物屡见不鲜，每每想到这一点，她心里便很委屈。他的来信越来越有意思，而她却越来越气愤。当她给他写信时，不但不感到慰藉，反而认为是在尽一种毫无意义的、无可奈何的责任。她不擅长用写信来表达情感，因为在信里，她习惯通过声音、微笑和目光来表达的感情的千分之一都没法表达出来。她的去信总是雷同的，内容枯燥，毫无趣味，连她自己也觉得毫无意义，而伯爵夫人还要替她改正信稿上的拼写错误。

伯爵夫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再也不能拖延去莫斯科的行期了。要为娜塔莎置办嫁妆，要卖房子，另外，还要在莫斯科等候安德烈公爵，因为老保尔康斯基公爵要在莫斯科度过今年的冬天，而娜塔莎却坚信安德烈已在莫斯科了。

一月底，伯爵把伯爵夫人安置在乡下，然后带着宋尼雅和娜塔莎启程去了莫斯科。

第五部

一

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举行了订婚仪式后，皮埃尔突然感到再也不能过着与昔日一样的生活了。虽然他深信恩师向他灌输的真理，虽然他以前热衷于修身养性，然而当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和巴兹杰耶夫告别人世，这两个消息几乎同时传入皮埃尔耳中。以前那种生活方式再也不能吸引他了。对于他来说，生活成了一具空架子。他的住所，他的那位深受一位要人宠爱的出尽风头的妻子，他同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交际以及一套表面文章毫无趣味的公务。他忽然认为这种日子无聊透顶。他放弃了记日记，不再与共济会会友交往，重新出现在俱乐部里，疯狂地喝酒，并且与单身汉朋友恢复了交往。他放纵自己过着荒唐的生活，结果海伦伯爵夫人认为很有必要狠狠地批评他一顿。皮埃尔认为她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为了不对妻子的声誉造成影响，他打定了主意，启程前往莫斯科。

刚刚抵达莫斯科，当皮埃尔迈进他那宽敞的房子时，一眼就看到那几位日益面容憔悴的公爵小姐和许多仆人。当他驱赶马车走进城里时，他看见了伊维尔教堂，里面的神像闪烁着金光，烛光明亮。克里姆林宫前广场上积满了一尘不染的新雪，马车夫和西夫采夫·符拉日克所住的棚子，安度晚年毫无所求的老头子和老太婆，莫斯科的贵夫人，舞会和英国的俱乐部，一一从眼前掠过，他一下子就觉得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安宁的栖身之所。在莫斯科，他感到平静温暖，舒适而又脏兮兮的，如同穿上了一

件陈旧的睡袍。

莫斯科上流社会的男女老少们都准备好了座位，如同是欢迎久违的贵宾那样欢迎着皮埃尔的到来。在莫斯科上流社会的眼中，皮埃尔是心地善良、极其可爱、头脑聪明、乐观而又举止大方的怪人，是位传统的懒惰而热情如火的俄国贵族。因他总是慷慨解囊，他的钱袋总是空空如也。

不论是什么事，什么人，如捧场演出、绘画、雕塑、慈善团体、吉卜赛人、学校、募捐聚餐、纵酒狂欢、共济会、教会、书籍，他都不会拒绝。如果不是因为他受到两位曾借过他很多钱的朋友的监护，他早就散尽了财富。在俱乐部里，他光顾了每一次宴会和晚会。只要喝了两瓶马尔果酒，他就会躺到老位子沙发上，许多人团团围住他，谈笑着、争论着、开着玩笑。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争吵，只需要他温和地笑一下，或者讲一句非常适宜的笑话，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要是他没有出席，共济会的晚餐就会索然无味，单调至极。

吃完单身汉晚餐后，他带着亲切而又温和的微笑，对那些兴高采烈的伙伴们的要求表示同意，同去什么地方。于是每当此时，年轻人就会快乐地大声欢呼。在舞会上，如果谁没有舞伴，他就会步下舞池。年轻的太太小姐们对他甚是喜欢，因为他从不追求任何人，客客气气地待人，尤其是吃罢晚饭后。大家都这样评价他：“他可爱极了，但是他是中性的。”

莫斯科的高级宫廷侍卫，有几百人，都在安享晚年。这其中就有皮埃尔。

七年以前，当他回国时，如果有人告诉他，不用探索、不用思考，他所要走的路已经定型，无论如何挣扎都是无济于事的，丝毫不会改变，他肯定十分惊讶。这种论调他是难以相信的，难道他不是在俄罗斯全心全意地推行共和，偶尔也想成为拿破仑一类的人物，或者哲学家、策略家或者拿破仑的征服者吗？难道他不是认为可以而且满怀希望地对堕落的人类进行改造，使农奴

获得解放吗?

然而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他是一个富有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一位在家安度晚年的宫廷高级侍卫,极爱吃喝。他把衣服敞开着,小声诅咒政府,他是莫斯科美国俱乐部的成员,是莫斯科上流社会让人喜爱的红人。他一想到自己竟成为七年前他不屑一顾的退休的高级宫廷侍卫中的一员,心里总是没法平静。

但有时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这种生活不会持续多久的,然而他又为另一种思想感到惊讶不已。许许多多的人开始这种生活,融入这个俱乐部时都是年纪尚轻的,如今退出时,却已是齿发落尽,年已老迈了。

当皮埃尔办事顺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与昔日他所不屑一顾的平庸蠢笨、自得其乐的退休宫廷侍从不可同日而语。他告诉过自己:"如今,我还不骄傲,自始至终,我都想为人类服务。"失意之时,他心想:"可能我的同事们都如我一般地进行过奋斗,探索过新的生活道路。并且如我一样地没有逃脱环境、社会、本性,人类无法抵抗的力量的逼迫,以致落得这个下场。"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日子以后,他不再是不屑一顾,而是怜悯、尊敬和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同事们,就如同对自己充满了同情一般。

皮埃尔再也不像昔日那样有时感到郁闷、失望和厌恶人世,但这些都是赶进了他的内心深处,与他形影不离。"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呢?又何必呢?"每天他都因这些问题感到困惑,身不由己地思考人生的问题、意义。然而,经验告诉他这些问题是不会得到答案的,为了摆脱它们,他只好读书,或者前往俱乐部,或者去阿波隆处海阔天空地大谈各种新闻。

"海伦对什么都毫不在乎,惟独对自己的躯体。"她是天底下最蠢的女人,皮埃尔心想,"大家都认为她聪明透顶,高贵而优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拿破仑成为一位伟人时,大家都瞧不起他,然而当他成为可怜巴巴的小丑之后,费朗茨皇帝竟把女儿嫁给他做外室。西班牙人求助于天主教僧侣,对上帝让他们于

六月十日战败法军而表示感谢，而法国人，求助于天主教僧侣为在六月十四日战败西班人面对上帝表示感激。共济会会员滴血立誓，表示甘愿为别人奉献一切，却不肯拿出一个卢布以帮助穷人。他们之间彼此算计，挑拨阿斯特列亚派反对灵粮派，并努力想获得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和一份共济会真经——连作者都不明真经的含义，而且任何人都不需要真经。大家都宣扬宽恕和热爱人类的基督教义，并为此在莫斯科修筑了不少的教堂，然而昨天动用鞭刑将一位士兵处死了。正是那位宣扬宽恕和热爱人类的神父让那位士兵受刑前亲吻了十字架。”皮埃尔心中是这么想的。虽然他对这种泛滥成灾的虚伪早已习以为常，但是皮埃尔每见到一次都感到像新事物一样令他惊诧。“我知道那种虚假和混乱，然而我怎么能让大家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呢？我尝试过，结果发现他们和我一样，内心非常清楚，只是竭力假装没发现一样。看来只能够如此，可是我该如何是好？”皮埃尔心想。他拥有许多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拥有的令人悲哀的能力。看见了善和真，并且对它的存在深信不疑。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地发现现实中的罪恶和虚假，因此，他无法态度认真地面对生活。在他的眼中，任何活动都与罪恶、欺骗紧密相联。无论想做怎样的一个人，或从事何种活动，他的敌人总是罪恶与欺骗，封住他所有的道路。然而，他必须生存，总得干点事情。他为这些难以解决的人生问题深感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抓住每一个时机吃喝玩乐。出入交际场所。疯狂地喝酒、收购字画、大兴土木，但更多的时候，还是选择了读书。

他读书，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他一回家，仆人尚在为他宽衣解带，他已拿起书本阅读了，读着读着便入了梦乡。醒来以后就走到客厅或者去俱乐部与人闲扯。闲扯之后，便是饮酒或找女人；再以后又重复闲扯、读书、喝酒。酒——一步步成为他生理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寄托。虽然医生警告他，像他这样的身体，喝酒会有生命危险。然而他却依然如故。昏头昏脑地灌进几杯酒，

感到体内暖洋洋的，态度亲切地对待每一个人。对任何问题都糊里糊涂的，无所谓——只有此时，他才会感到全身舒畅。只有喝掉两瓶酒后，他才模模糊糊地觉得，过去认为纷繁复杂的生活问题并没有想像中那样令人生畏。而当他与人闲扯时，倾听别人说话时，吃罢午饭或者晚饭后读书时，他总是昏头昏脑的，发现问题的麻烦。然而当他有了几分醉意后，他便自己安慰自己："这没什么，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一定会解决，然而现在没有时间，以后我会再考虑这个问题。"然而这个以后是永远不会来临的。

早晨，没吃早餐，皮埃尔再次觉得那些老问题很难处理，伤透了脑筋。赶忙读书，但此时如有人来拜访他，他便会格外兴奋。

有时候，皮埃尔回想起别人说的话：战争中，在炮火下壕沟里的士兵，如果无所事事，总会努力寻找事情做。这样可以容易承受危险。皮埃尔认为，生活之中，人人如士兵一般竭尽全力地躲避麻烦，有的借助于虚荣心，有的借助于打牌娱乐，有的借助于修订法律，有的借助于政策；有的借助于打猎，有的借助于酗酒，有的借助于公务。"没有什么大小人物之分，所有的人都一样，都在绞尽脑汁地躲避生活中的烦恼！只要逃避现实，见不到令人恐惧的现实，就可以了。

二

刚入冬，保尔康斯基公爵和他的女儿抵达了莫斯科。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聪明睿智，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因为当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亚历山大政府充满了热情，以及反法爱国情绪达到高潮，公爵很快便成为莫斯科人最尊敬的人和莫斯科反政府派的中坚力量。

老公爵在这一年明显衰老了许多，身上衰老的迹象表现得

特别明显：常常打瞌睡，容易忘事，喜欢回忆往事，在成为莫斯科反政府派领袖后，他常常表现出天真的虚荣心。即使这样，当老人身穿皮袄头戴假发出门喝茶时，尤其是晚上，只要有人一鼓动，他就禁不住东南西北地胡扯往事，颠来覆去地对现状进行尖刻的批评。每当此时，全体来客依然对他钦佩不已。他那年代久远的宅院，巨大的壁镜，带着古典韵味的家具，头戴假发的奴仆，属于上个世纪的严肃而机智的老公爵，温柔的女儿和美丽的法国女人（她对他崇拜不已）——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客人觉得端庄而快乐。但是客人们丝毫没有料到，他们看到的只有两个小时，除此之外，每天还剩下二十二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家庭生活。

在莫斯科，近来，玛丽雅公爵小姐对这种家庭生活感到痛苦不堪。

在童山，她与神亲谈话，体会着孤独的宁静，然而在莫斯科，她不再享有这种最大的快乐。都市生活的任何好处和乐趣都和她无缘。社交活动她也从不参加。她父亲身体欠佳，而他又不允许她独自出门，因此，无人向她发出赴宴和出席晚会的邀请。玛丽雅公爵小姐也完全将结婚的念头从头脑中排除了，凡是她所见的也许会成为她未婚夫的青年上门拜访时，公爵小姐总是态度冷漠，怒形于色地接待和送别他们。现在玛丽雅公爵小姐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这次到莫斯科来，她对她最亲密的两位朋友都甚感失望。布莉恩小姐，原来玛丽雅小姐就不能与她心心相印，现在因某种原因更加讨厌和疏远她了。另一位朋友是裘丽小姐，她在莫斯科居住。玛丽雅公爵小姐与她有五年的通信历史，然而如今再次见面时，裘丽的态度极为冷漠。当兄弟死后，裘丽是全莫斯科最为富有的待嫁姑娘，她正沉浸在社会交际的欢乐之中。年轻人团团围住了她，裘丽自认为是她的优点被他们突然发现了。如今她年纪已不小了，又是出身上流社会，她认为现在正是嫁为人妻的最后时机，如果此时不决定她的命运，那就永远失去

了机会。每个星期四，玛丽雅公爵小姐就悲伤地微笑着回想如今再也没有可以通信联系的人了，因为裘丽就在莫斯科，每个星期都能见到她，而且也不能从见面中体会到任何乐趣。玛丽雅公爵小姐就如同一个流亡的老侨民，始终和一个贵妇人在一起度过黄昏，却不肯娶她为妻。因为如果让她做了妻子，他就找不到地方以度过黄昏了。她深为裘丽就在身边，没有人可以通信遗憾。在莫斯科，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知心人，无人与她分担忧愁，而近来让人苦恼的事却是接连不断。安德烈公爵回国和举行婚礼的日子日益临近，他托妹妹向父亲说情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希望之光已经熄灭。一提及娜塔莎伯爵小姐，心情极坏的老公爵就大发雷霆。这段日子以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新增加的麻烦便是教六岁的侄儿读书。她发现自己对待小尼古拉时如同父亲一般粗暴。她为此已警告过自己无数次了，教侄儿时不要发火，然而一拿起教鞭，坐着教他认法语字句时，急于把自己所有的知识传授给孩子，然而孩子却已经时时担心姑姑即将要发火。只要他一粗心，姑姑就全身哆嗦，生气着急，高声责备，有时拧他的手臂，罚他站在墙角里。当惩罚了小尼古拉后，她就会因为自己脾气暴躁而放声大哭。而小尼古拉则陪她一起哭泣，并自己作主，离开墙角，走近她，从她的脸上拉开她的湿湿的双手，并且好言相慰。但父亲的脾气更让她伤心，他总是冲她发脾气，近来近乎于残酷。如果他是让她跪拜一个晚上或者揍她，或者强迫她打柴挑水，她也不会为此感到痛苦。然而这位善良的暴君，他是出于爱女之心而折磨自己和女儿，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此——他不仅欺负她、伤害她，而且还要证明她处处都错，老是干错事。这段日子以来，一个怪事发生在她身上，也是最令玛丽雅公爵小姐痛苦不堪，即他与布莉恩小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刚得知儿子结婚计划之后，一个有趣的想法立刻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果安德烈结婚，他自己就娶布莉恩小姐为妻。显而易见，这个想法让他兴奋不已。这些日子里，他对布莉恩小姐分外亲热。玛丽雅小姐认为他这是有意令

她难堪，并利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女儿的不满。

在莫斯科，有一次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场时，老公爵亲吻布莉恩小姐的手，并且亲热地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当时她满脸通红，跑到了屋外。几分钟过去了，布莉恩小姐来到玛丽雅公爵小姐房中，满脸喜色，用她那动听的声音兴奋地讲述着什么。玛丽雅公爵小姐赶忙拭去泪水，果断地走近布莉恩小姐，肆无忌惮地大声喝骂着法国女人：

“哼，利用他人的弱点，卑鄙至极！无耻！丧失天良……”玛丽雅公爵小姐哽噎了，“你给我滚得远远的。”她狂怒地叫着，痛哭失声。

第二天，公爵一句话也不跟女儿讲，但玛丽雅公爵小姐发现，用午餐时，公爵命令首先为布莉恩小姐上菜，用罢午餐后，仆人费里普仍然先为公爵小姐端来了咖啡，公爵当时雷霆大怒，举起手杖掷向费里普，并立刻命令送他去当兵……

“都不听话……我强调两次了……真不听话！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是我们家的头号人物，”公爵大声说，“你如果敢，”他从没这样凶神恶煞地冲玛丽雅公爵小姐喊道，“如昨天那样肆无忌惮对她……我就会让你知道这里的当家人到底是谁……我不想再见到你，赶快对她赔礼道歉。”

为了她自己，也为了托她求饶的仆人费里普，玛丽雅公爵小姐对布莉恩小姐和父亲赔了礼道了歉。

每当此刻，一种与自我牺牲类似的自豪感就会涌向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心头。此时此刻，责备她的父亲竟当着她的面寻找就放在手头的眼镜，并且将刚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或者虚弱的双腿一下子踩空了，又回过头来看了一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了他的虚弱，或者，更糟糕的事情是吃饭时如果没有客人让他高兴起来，他会忽然打瞌睡。把餐巾落到地上，摇摇晃晃地把脑袋放到盘子里。“他年纪大了，身子衰弱，然而我居然责备他！”每当这种时候，玛丽雅小姐总是对自己生气。

三

一八一一年的莫斯科，有一位法国医生很有名气。他身材魁梧，英俊潇洒，与一般法国人一样温和而亲切。莫斯科人认为他医术高超，他就是梅蒂维埃。他经常与上流社会交往，大家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医生，而是把他视为一位有着平等社会地位的人。

保尔康斯基公爵向来讥讽医药，但这段时间以来因为布莉恩小姐的劝说，同意让这位医生看病。而且同他关系日渐密切，基本上他每个星期来一两次。

圣尼古拉节，[①] 也就是公爵的命名日，几乎所有的莫斯科人都登门庆贺。然而，公爵已说过不见客人，只请几个人吃饭，玛丽雅公爵小姐手里持有名单。

大清早梅蒂维埃就登门庆贺，作为医生的他居然不遵守规矩，径直闯入公爵的书房（他如此对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不幸的是，在这个命名日的早晨，老公爵的心情糟透了。他整个早晨都费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每个人的麻烦，假装不懂别人在对他说什么，但是别人也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玛丽雅公爵小姐心里清楚，他这满腹怨气的糟糕心情将会以雷霆大怒而结束。这天早晨，似乎在已将子弹上了膛的步枪前行走，随时都有被击中的危险。医生没登门之前，早上都还过得较为太平。玛丽雅公爵小姐允许医生进门后，便找了一本书，在大厅门房坐了下来。如此一来，书房里的动静就逃不过她的耳朵。

开始，玛丽雅公爵小姐只能听到梅蒂维埃的说话声，随即又只能听到父亲讲话声，再接着是两个声音同时响起。门突然打开了，黑发凌乱、身材高大、满脸惊恐的梅蒂维埃出现在门口，戴着

① 此处是指十二月六日的冬尼古拉节。

睡帽、穿着睡袍、双眼下垂，脸都气歪了的老公爵出现在他身后。

“你不懂吗？”老公爵大声喊道，“我可懂，法国间谍！拿破仑的老狗！间谍！告诉你，滚得远远的！”门砰地一声又关上了。

梅蒂维埃无奈地耸耸肩，布莉恩小姐闻声从隔壁跑了出来，法国医生走到她跟前。

“公爵身体欠佳，患了黄疸、高血压。但是没关系，我明天再来。”梅蒂维埃把一只手指放到唇上，匆匆离去了。

“间谍！叛徒！都是叛徒！在自己家里连一分钟的安静都没有！”穿便鞋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传出门外。

自梅蒂维埃离去以后，老公爵把女儿叫到跟前，把她充当了出气筒，责怪她不应该放“间谍”进来。既然已经给她开过名单，并且不准名单外的人进门，为什么还要允许这个无赖进门？她是罪魁祸首！公爵又说，跟她呆在一起，得不到一分钟的安宁，即使是死了，也不会安宁的。

“大小姐，这样不行，我们必须分开！你懂吗？懂吗？非分开不可，我再也没法忍受了。”公爵说完走到屋外。过了一会儿好像怕她想不开，他又走了回来，竭力装作平心静气的样子补充道：“我心情平静，你可别以为我这几句话是在气头上说出来的。这件事我琢磨了好久，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分开，你去为自己找一个栖身的地方……”但他难以控制自己，怀着那种出于爱心的愤怒——显而易见，他自己也痛苦不堪，——舞动双拳，对她怒吼：

“但愿有哪个傻瓜娶她去！”门砰地一声又被公爵关上了，并派人去把布莉恩小姐叫来，这才安静地呆在书房里。

下午两点钟，名单上的六位客人赴宴来了。他们分别是声名显赫的托斯拉普庆伯爵、罗普兴公爵和他的侄儿、公爵的老战友查特洛夫将军，另有两位年轻人——皮埃尔和保里斯。众人坐在客厅里等候着他。

保里斯这段时间来莫斯科度假，很想拜见保尔康斯基公爵。他擅长溜须拍马，因此公爵一反常态，在家中接待了这位未婚年

轻人。

公爵家并非是上层社会的交际场所，这在市里是一个名气较小的小圈子，与别的任何地方相比，在这里受到接待却是最荣幸。保里斯在上个星期才知道这种情形。当时，拉斯托普庆当着保里斯的面告诉总司令，在圣尼古拉节那天，他不能前往他家赴宴。因为他说：

“这天我依旧要去登门拜访保安康斯基公爵的老骨头。”

“哦！对了，”总司令答道，“现在他怎么样？……”

开饭前，这几个人聚集在旧式客厅里，里面摆着旧式家具，似乎是庄严的法庭马上就要开庭了。大家都一声不吭，说话声也都很低沉。保尔康斯基公爵神情庄重、沉默不语地走了进来。玛丽雅公爵小姐好像比平时更加安静、害羞。大家都看得出来她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只勉强同她客套了几句，但拉斯托普庆充当谈话的引导者，一会儿讲述本市新闻，一会儿透露有关政界的消息。

罗普兴和老将军有时也插几句话。保尔康斯基公爵倾听着，好像最高法官在听下属汇报一般，时不时地哼几声，或者插几句话，表示他对此事已有了解。大家都对政府现状表示不满，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谈话语气中听出来。他们讲述的事情都说明时局越来越糟糕。然而无论讲什么或者驳斥什么，但一涉及皇上，说话者就会主动住口，或者被别人拿话岔开了。

吃完晚饭以后，话题围绕最近的政治新闻展开，谈到拿破仑占领奥登堡大公领地，俄国递交欧洲各国反抗拿破仑的照会。

“拿破仑对待欧洲，与海盗们对付他们劫得的船没有什么两样。”拉斯托普庆这句话重复了许多遍，“各国君王们的纵容和昏庸几乎让人惊讶不已。如今轮到教皇了，拿破仑忘乎所以地想要去推翻天主教皇的统治，然而大家都默不作声。惟独我国的皇帝对其强占奥登堡大公领地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拉斯托普庆公爵停止了陈述，因为已经快接近批评的边缘了。

“有人建议用其他的土地与奥登堡大公领地进行交换。”保尔康斯基公爵说道，“他们把大公一会调到这，一会儿调到那，与我把农奴从童山转移到保古察罗伏和梁赞庄园差不多。”

“奥登堡大公镇定自若，让人为之惊叹！他忍受了这场灾难！”保里斯毕恭毕敬地插话了。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从彼得堡来到此地后，已很荣幸地拜谒了大公。保尔康斯基公爵看了他几眼，似乎想说点什么，然而又改变了想法，认为他过于年轻。

“奥登堡事件的抗议文章我已看过了，那份照会措词之低劣令人震惊。”拉斯托普庆伯爵心不在焉地说道，表示这件事情他十分了解。

皮埃尔带着单纯的惊讶神情看了看拉斯托普庆，搞不明白他怎么会因措词不当而如此焦躁不安。

“伯爵，如果照会内容真的有分量，措词会有很大影响吗？”皮埃尔问道。

“小兄弟，现在既然有了五十万军队，应该可以做好文章了。”拉斯托普庆伯爵说道。皮埃尔反应过来了，知道了照会措词不当使拉斯托普庆伯爵如此不满的根源。

“现在看来，文笔好的人层出不穷，”老公爵说道，“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在舞弄文墨，不但会起草照会，还会制定法律。我求安德烈为俄国著一本大法典。如今每个人都在耍笔杆子！”老公爵笑得很不自在。

谈话停下来了，一会儿之后老将军为引起大家注意，干咳了几声。

“大家是否听到最近在彼得堡检阅时发生的一件事？新任法国驻俄大使出了洋相了！”

“什么？这件事我听说了，他对陛下说了些不恭敬的话语。”

“陛下请他一块去看看掷降兵师和分列式，”将军接着说道，“但是公使不以为然，还说什么他们在法国时不太注意琐事，陛下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听说后来再次检阅时，陛下就再也不想搭

理他了。”

因为这件事涉及皇帝陛下，大家都一声不吭，不敢妄加评论。

“真是狂妄自大！”伯爵说道，“梅蒂维埃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把他赶出了我的家门。他今天到我家来过，虽然我早已吩咐今天不准放任何名单外的人进来，可他们却还是让他进来了。”公爵边说，边用暴怒的目光扫了一眼女儿，他重复了他上午同梅蒂维埃谈话的内容，并肯定地告诉大家梅蒂维埃是法国间谍，还列举了数条理由，大家都觉得理由支持力不强，也不甚明显，但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来反驳他。

上完烤菜后，又上了香槟酒。大家都纷纷站起来向公爵祝贺。玛丽雅公爵小姐也走近了他。

老公爵仍用凶巴巴而又冷若冰霜的目光看看女儿，把被刮得光溜溜的皱脸伸给她吻。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他早上说的话忘掉，他作的决定不可更改，只是碍于有客人在场，他不向她重申这种决定而已。

老人们一块走到客厅里，喝咖啡。

保尔康斯基更为兴高采烈，大谈他对当前战争的观点。

老公爵说，只要我们一同日耳曼人结为联盟，干涉欧洲的事情，（蒂尔西特和约已牵扯到了俄国），那么我们同拿破仑一交战，便注定要失败。我们在奥地利战事方面，应保持中立，既不同奥地利开战，也不为奥地利而战。我们的整个政策的重点应在东方，至于对付拿破仑，只要推行强硬措施，把兵力布置在边境上，他就决不敢重演一八〇七年的那一幕，侵犯俄国边境了。

“公爵，我们怎么可以同法国人开火呢？”拉斯托普庆伯爵说道，“难道我们可以同我们的老师或上帝交战吗？再看看我们身边的青年和太太小姐吧！我们的上帝便是法国人，我们的天堂就是巴黎。”

显而易见，拉斯托普庆伯爵为了让人人都能听见，特意放大

了音量。

“我们的服装、思想甚至感情都是法国的，您虽然掐着梅蒂维埃的脖子把他从这里赶了出去，因为他是位法国人，是个无赖，然而我们的太太小姐却匍匐在他的脚下。昨天，我参加了一个晚会，在五个女人当中，其中有三个是天主教徒，皇上特许她们在星期天绣花。然而她们，恕我无礼，简直赤裸着身子坐在那里，如同澡池的广告一般。唉，公爵，您瞧，咱们这些年轻人，我真想从博物馆里拿出彼得大帝的大棒，根据俄国方式，打掉他们满脑子的糊涂观点。”

老公爵面带微笑地看着拉斯托普庆，带着称赞的意味摇晃着脑袋。而大家仍旧默默不语。

“好了，公爵，多保重！”拉斯托普庆以特有的敏捷站起身来，向公爵伸出手。

“老伙计，再见！一言值千金，常听不厌。”老公爵拉住他的手，并把面颊凑过去让他吻。其他的人也跟着拉斯托普庆站起身来。

四

客厅里，玛丽雅公爵小姐坐着倾听，却毫不理解老人们的谈话内容。她只是心想：客人们是否发现了父亲很敌视她。因而她甚至都没有发现保里斯在她吃饭时殷勤备至。保里斯已是第三次到她家来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神不守舍，用询问的目光向皮埃尔望去。皮埃尔脸上笑容可掬，手里拿着帽子，公爵走后，他最后来到她面前。此时，只有他俩呆在客厅里。

皮埃尔说道：“我可以陪您坐一会儿吗？”他那肥胖的身子在玛丽雅公爵小姐身边的安乐椅上落座。

“哦，当然。”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然而她的眼神却在询问，“你没有发现什么吧？”

皮埃尔饭后显得心情舒畅，眼睛直视前方，脸上挂满了微笑。

“公爵小姐，那位年轻人，你早就同他相识吗？”皮埃尔问道。

“哪一位？”

“保里斯。”

“不，刚认识没多久……”

“那么，他讨你喜欢吗？”

“哦，他可是一位很惹人喜爱的年轻人……对了，你为什么问这个？”玛丽雅公爵小姐反问。心里想的依旧是早上与父亲之间的谈话。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年轻人常从彼得堡请假到莫斯科来，其动机就是要娶一位富有的莫斯科姑娘为妻。”

“您发现了这一点吗？”玛丽雅公爵小姐问道。

“不错，”皮埃尔面带微笑接着说，“刚才那位年轻人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哪里一发现富有的姑娘，他就钻到了哪里。我可以说是完全看透了他，他现在是不能确定该向谁发动攻势了：是向您还是向裘丽小姐，他对她可是殷勤备至。”

“他经常去她家拜访吗？”

“当然，经常去！你知道一种新的求爱方式吗？”皮埃尔面带微笑高兴地说，语气中带有一种善意的讥讽。为这个他常在日记中责备自己。

“不清楚。”玛丽雅公爵小姐说道。

“现在要获得莫斯科姑娘的芳心，必须要面带几分哀伤，他在裘丽小姐面前就显得极其哀伤。”皮埃尔说。

“是吗？”玛丽雅公爵小姐问。心中在默思着自己的事，眼睛却看着皮埃尔那张善良的脸。她不由想道：“要是我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他人，我一定会心情舒畅。皮埃尔这人心地善良，品德高

尚，我真想让他知道我的一切。如此一来，我会心情开朗些，我想他会给我想办法的。”

“你愿意与他结婚吗？”皮埃尔问道。

“伯爵！有时候，我想随便找个什么人嫁掉算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语气里带着哭声，突然冲口而出，“唉，你爱着一位亲人，然而却又感到……”她的声音充满了颤抖，“除了徒然给他增添烦恼，不能为他干点什么别的，却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真是让人痛不欲生！现在惟一的出路是远离现实，可是我又能到哪里去呢？”

“公爵小姐，你是不是出了什么麻烦事？”

公爵小姐话未说完，一下子就大哭起来。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今天是怎么回事，真对不起！忘记我刚才说的话吧。”

皮埃尔的心情一下子不再轻松愉快了。他非常关切地问公爵小姐，求她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让他知道她的苦恼。但公爵小姐一口咬定自己没有什么烦恼，也记不清刚才说了些什么，并反复恳求他忘记她刚才说的话，并说除了那件事：安德烈公爵的婚事有可能导致父子间争吵的爆发，其他一无所知。

“罗斯托夫家有何音讯吗？”公爵小姐想转换话题，“听说他们即将到了。我也天天在盼望安德烈回来，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在这儿重逢。”

“那他如今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皮埃尔指的是老公爵，玛丽雅公爵小姐只好摇摇头。

“可是又能怎样呢？一年的限期到目前已只有几个月了。这事很棘手。我愿意在开始的时候帮哥哥一把，我希望他们早些来。我更希望我能同她相处得比较好……您认识他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语气急迫，“请您把真实情况都告诉我，她是怎样的一位姑娘？你又觉得她怎样？请你不要隐瞒什么，务必讲真话，因为安德烈公爵如果违抗父亲的意志，过于冒

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想知道……”

一种不太明晰的本能告诉皮埃尔，这些说明和反复要求讲真话都表明玛丽雅公爵小姐对未来的嫂嫂不怀好感，她希望皮埃尔反对安德烈公爵的决定，然而皮埃尔的话与其说是他的观点，不如说是他的感觉。

“我对你的问题感到无从作答，”皮埃尔说这话时满脸绯红，“我确实不了解她是怎样一个姑娘，我对她摸不透。她很有个性，怎么可能呢？我不知道。对于她的评价我只知道这么多。”玛丽雅公爵小姐发出一声长叹，脸上的神情明显在说：“果然在我意料之中，这也正是我担心的。”

“她头脑聪明吗？”玛丽雅公爵小姐问道。皮埃尔思索了一会儿。

“我觉得正相反，”皮埃尔说道，“但也可以说是，她天性说不上聪明……然而她真的十分迷人，别的倒都谈不上。”玛丽雅公爵小姐又有点不屑地摇了摇头……

“我真想对她有好感。如果您近期能见到她，请把我的意思转告给她。”

“我听说近几天她就会到的。”皮埃尔答道。

玛丽雅公爵小姐告诉了皮埃尔她的打算：如果罗斯托夫家的人到了，她就竭力去与未来的嫂嫂接近，并尽可能使老公爵对她产生好印象。

五

保里斯在彼得堡没有实现要娶一个富有姑娘的愿望，他就带着这个动机到了莫斯科。到了这里以后，他又决定不了向裘丽还是玛丽雅公爵小姐求婚。在他眼中，玛丽雅公爵小姐长的尽管不漂亮，却比裘丽更加有魅力，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如果追求

玛丽雅公爵小姐，心里有点怪怪的，不痛快。尤其是上次在老公爵命名日同她相见后，他好几次想和她谈心，但她却显然在想别的事情，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而裘丽正好不同，大大方方地接受了他的殷勤。尽管是用她的与众不同的方式。

裘丽今年已有二十七岁了，自从两个哥哥去世后，她一下子就变得很有钱了，她长得实在不敢恭维，但她却不仅自以为依旧风采照人，而且甚至更甚从前。她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想法，由于：一、她如今是一位很有钱的待嫁姑娘；二、她年岁越大，对男人的危险程度就越低，男人对她就越少在乎，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享用她的晚宴、晚会和吵闹的交际活动而不必负任何责任。要是十年以前，男人们是决不敢晚上去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家，一是害怕有辱姑娘声名，二也是怕自己被牵扯进去。可现在却可以每天放心大胆地到她家去，他们也不把她看作待嫁姑娘，而是把她看作一位没有性别的故人。

这年冬季，裘丽家成了全莫斯科最热闹、最好客的人家。除了正式宴会和晚会，裘丽家每天都是宾客满座，绝大多数客人为男性。他们一般是午夜十二点才开饭，然后一直坐到凌晨二三点钟才结束。裘丽本人则从不肯放弃任何一次游艺会、舞会和戏剧表演。她总是打扮得最为时髦。即使如此，裘丽依然见人就说她已看破红尘，她既怀疑友谊，也怀疑爱情，甚至对人生的欢乐持悲观态度，只是期盼能在天堂得到安息。她的举止神情如同一个对生活绝望的姑娘，如果不是失恋了，便是在爱情上被人无情地欺骗过。可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根本从未发生过，但大家都以为她是这样的姑娘，甚至她自己也以为已经饱经风霜了。这就是忧郁症，但这并不影响她享乐，也不会对在她那里消磨时光的年轻人有什么影响。每位来宾都自动听从女主人闷闷不乐的心情，然后与她聊天、跳舞、玩智力游戏或参加打油诗竞赛，这种游戏在裘丽家很流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年轻人，如保里斯，较为理解

裘丽的忧郁和烦恼。裘丽也经常和他们这几个青年进行单独长谈，探讨人生的空虚及世事无常。她也给他们看满是哀伤的图片、警句和诗句的纪念册。

裘丽待保里斯分外热情，替他过早看破红尘而长叹，尽管她自己自认为已饱尝生活的辛酸，却仍尽力好言相慰，并让他看自己的纪念册。保卫斯提笔在她的纪念册里留下了两棵树，和一行题词："乡村的树啊，你们枝叶繁茂，把黑暗和忧郁撒在我的身上。"

保里斯在另一个地方画下了一座坟墓，下边写道：

死是解脱，死亡是安息，
哦，摆脱痛苦，别无良策。

裘丽盛赞他写得极为出色。她为保里斯背诵诗里的一段话："忧郁的笑容拥有无穷的魅力。"

"这是黑暗中的一缕光线，横在悲哀和失望之间的一道沟，说明心灵可以得到安慰。"

保里斯则以诗相酬：

你那喜好感伤的心灵如同毒酒，
但是失去你，我就失去幸福。
啊，柔和的忧郁，请来安慰我！
快来给我那凄惨的孤独以抚慰，
请于我滴滴热泪之中，
洒入一丝神奇的甜蜜！

裘丽凭借竖琴，为保里斯弹奏出最凄惨的夜曲。保里斯则朗诵《可怜的丽莎》作答，俩人数次感动得泪流满面。裘丽和保里斯在众目睽睽之下相见，相对而视，似乎人间毫无温情，只有他们

两个才能沟通心意，彼此理解。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经常来裘丽家拜访，她利用裘丽的母亲玩牌的机会，打探到裘丽的嫁妆底细（奔萨省两座庄园以及下城的一座树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绪，注视着儿子和裘丽之间联系的一丝悲哀。

“你总是如此漂亮而忧愁，我亲爱的裘丽。”德鲁别茨基夫人对裘丽说。

“保里斯告诉我他只有在你家中，心灵才是安宁的，他遭遇了无数不幸的事情，而他又是那样的生性敏感。”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裘丽母亲说。

“唉，我的孩子，这段时间以来我特别喜欢裘丽，都难以表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儿子保里斯说道，“哪一个人会不喜欢她呢？保里斯，她简直是个天使，唉，保里斯……保里斯……”她顿了顿，又接着说，“我真的同情她妈妈，今天她把奔萨省来的账单和信件都给我看了（她们有一座大庄园在那里）。她太可怜了，凡事都必须亲自过问，所有的人都在骗她！”

保里斯则微笑地听着母亲的唠叨，他心里在善意地暗笑母亲的狡猾，但听得很用心，甚至向她打听奔萨省和下城庄园的境况。

裘丽则早就期待着她那位生性忧郁的崇拜者前来正式提出求婚，并做好了接受的准备，而保里斯很反感她，以及她那种急于嫁为人妻的迫切心情和矫揉造作的样子，又担心因此舍弃了他真正的爱情，因此犹疑不决。保里斯的假期转眼就要结束了。

一整天一整天，他都是在裘丽家度过的，一想到结婚的事，保里斯就告诉自己明天就去正式求婚。但一看到裘丽那简直总是涂满了胭脂的脸颊和下巴，注视着她那潮湿的双眼和脸上的神情（她那闷闷不乐的表情随时看起来就会转化为结婚快乐的狂喜），他总是把那句即将出口的话压了回去，虽然他早就认为自己拥有奔萨省和下城庄园，甚至把那里的收入都一一安排好

了。裘丽感受到了保里斯的犹豫，偶尔也会联想到他是否是对她没有好感，然而，女性的自我陶醉、自我欣赏麻痹了她，她对自己解释为保里斯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她的闷闷不乐渐转为烦躁不安，在保里斯启程回去之前她毅然采取了行动。那是在保里斯假期即将结束之前，阿纳托里到达了莫斯科，当然，在裘丽的客厅里也出现了他的身影。于是裘丽一改忧郁神态，兴高采烈地对阿纳托里大献殷勤。

“我的孩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告诉儿子，“依据可靠消息，华西里公爵让儿子到莫斯科来，是向裘丽求婚的，我非常喜欢裘丽，失去她我真的舍不得，你怎样看这个问题，我的孩子？”

保里斯一想到他为了裘丽而不得不去忍受那令人难受的闷闷不乐，虚掷了一个月的时光，又眼看已安排好的奔萨省庄园收入即将落入他人之手，尤其是愚蠢的阿纳托里将拥有这一切，他似乎被人愚弄了一番，心中异常委屈，决定去裘丽家求婚。裘丽快乐地接待了他，佯装平静地告诉他在昨天的舞会上她玩得很愉快，并问他何时启程。虽然保里斯决定向她表白爱情，因此尽力表现得温和些，然而他一开口就怒气冲冲地说女人心猿意马，用情不专，由求爱者控制着她们的情绪。裘丽听了很生气。承认他说得对，但又说女人也是人，她所需要的生活是丰富多彩，如果总是千篇一律，不管是谁都会感到厌倦的。

“所以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保里斯刚开口要说一些刺激她的话，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可怕的念头产生了，他也许会两手空空地告别莫斯科，白白浪费了精力，而他是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形。他话已讲了一半，立刻把另一半咽了下去，垂下双眼，以免看到裘丽那满脸怒容、举棋不定的神情，赶紧改口说道：“我此来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跟您过不去，恰恰相反……”保里斯抬头看了她一眼，看是不是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她的怒气一下子又烟消云散，目光中充满了惶恐不安的恳求。“以后我得想办法少与她相见，”保里斯心想。“事情既已到了这种地步，就得坚持到

底！”保里斯脸色刷地红了，抬眼盯着她：“您当然了解我对您的感情。”其他的话便是多余的了。裘丽的脸上充满了神气活现的神情，但她还是硬要保里斯说出了此时此刻此地他应该说出的话，说他爱她，并且从来没有像爱她这样对别的女人产生过爱情。她完全明白凭奔萨省的庄园和下城的森林，她有这样做的权力。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东西。

未婚夫妇不再谈论“撒满黑暗和忧愁的树林”，却一同商议怎样布置彼得堡豪华的住宅。他们拜访亲友，积极筹办举行盛大的婚礼。

六

一月底，罗斯托夫伯爵和娜塔莎以及宋尼雅一行三人抵达了莫斯科。伯爵夫人不能出门，因为身体尚未康复。而他们又不能长期等待，因为安德烈公爵时刻都有返回莫斯科的可能。还要准备嫁妆，出卖莫斯科郊区的庄园，并乘老公爵在莫斯科的时机，让他和未来的儿媳妇见个面。罗斯托夫伯爵在莫斯科的住宅没有生炉火，他们并不打算长期逗留，因为伯爵夫人尚在家中，而阿赫罗西莫娃早就向他发出过邀请，所以罗斯托夫伯爵决定在阿赫罗西莫娃家住一段日子。

就在一天深夜，罗斯托夫一行的四辆雪橇抵达了位于马厩街的阿赫罗西莫娃家，她孤身一人住在那儿，女儿早已嫁为人妻，几个儿子在政府里任职。

阿赫罗西莫娃与以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身体依旧那么健康，说话依旧干脆而坦诚，她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责备别人生性不够坚强，沉溺于情欲之中，因为她自己与这些弱点无缘。她清早起来，穿着短袄处理家事，随即坐车出门。每到节日她都要去做礼拜，做完礼拜后，她就要去监狱，办理从不为外人所知的

事情。平时她着装整洁，在家接待每天来访的客人；然后是吃饭，一般总有三个来宾陪她吃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饭后便是玩纸牌；晚上则是听人读报纸和新书，自己则忙着织毛衣。她极少出去，如果出门，也只是去登门拜访市里的达官显贵。

当罗斯托夫一家抵达她家时，她还没有睡觉，前厅传来咯咯的开门声，客人及她的仆人带着一阵寒气走了进来。阿赫罗西莫娃的眼镜滑下了鼻梁。她抬起头，站在大厅门口，阴沉着脸，注视着来人。如果不是她细心地命令仆人把客人以及他们的行李安顿好，别人还误以为是来人使她感到不快，即将把他们扫地出门。

"是伯爵的行李吗？搬到这儿来。"她不招呼任何人，指着皮箱子说，"把小姐们的行李放到左边，喂！你们在讨什么欢心！"她向使女们呵斥道。"赶紧去烧茶水。哦，你长胖了，变得更加美丽了。"娜塔莎冻得满脸通红，她抓着她的风帽如此说道。"喂，户外寒冷，快脱下衣服！"她冲正要亲吻她的手的伯爵高声说道："哦，你肯定冻坏了，把朗姆酒加入茶水中。宋尼雅，你好。"她问候宋尼雅，她说的是法语，既表示着亲切，又意味着不屑。

三人把外套脱下，梳洗完毕后去喝茶，阿赫罗西莫娃一个个地亲吻了来客。

"你们来到莫斯科，在我家住，我深感高兴。"阿赫罗西莫娃说，"你们本该早点来，"她颇含深意地看了一眼娜塔莎，"老头子住在此地，天天盼望儿子能早日回归，你可一定要见见他。好了，这事以后再谈。"她又补充了一句。回头看了一眼宋尼雅，表示她不愿她在场时谈及此事。"现在听我说，"她对伯爵说，"明天你准备干点什么？要请些什么人？请申兴吗？"她将一个手指弯起，"喜欢流泪的德鲁利茨基公爵夫人和儿子两个人都在这儿，她要给儿子举行婚礼了，皮埃尔也在这儿，对吗？他妻子也来了。皮埃尔不想见她，但她还是追来了。这周三他曾在我家用饭。至于她们，"她用手指指了指小姐们，"明天由我带他们到伊维尔教堂

看看，然后再到奥培尔·舍尔马[1]那儿去。你们也许都想做套新衣吧？但不能参照我的标准，现在流行这样的袖子吗？几天前，伊林娜小公爵夫人到我家来了，她的两条手臂如同吊着一双水桶，简直把我吓坏了，现在可真是一天一个花样。”又用严厉的口吻问伯爵，“你要办些什么事情？”

“事情都赶到一块了，”伯爵答道，“姑娘们要添置新衣服；同买主商量如何出卖莫斯科的庄园和房子，还要抽出一天来，去马林斯科取，我想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请您代为照看一下两位姑娘。”

“可以，可以，这个我保证没问题。我这儿如同监护所一样平安无事，我会带她们去该去的地方，该责备时就责备，该疼爱时就疼爱。”阿赫罗西莫娃一口应承，用大手在她的宠儿兼教女娜塔莎脸颊上抚摸着。

第二天早晨，阿赫罗西莫娃按昨晚的计划，带她们去了伊尔维教堂和奥培尔·舍尔马那里。奥培尔·舍尔马非常敬畏阿赫罗西莫娃，卖衣服给她总要打折，只求她赶早离开。阿赫罗西莫娃几乎把所有的嫁妆都订购下来了。回到家中后，她除了把娜塔莎留在身边外，其余的人全都被赶出了屋去。“好，现在我们两个好好谈谈。首先祝贺你找到了一个好女婿、好婆家。我从小就认识他（她伸出手，距地面约有一码）。”娜塔莎极为兴奋，满脸通红，“我不但喜欢他，也喜欢他的家人。现在你听我说，你可明白，公爵老头子不希望儿子结婚，老头子脾气暴躁，当然，安德烈公爵并非小孩，不依靠老头子也能生活，但是违了父亲的旨意，娶了回家也不太好。大家应和和睦睦、欢欢喜喜才有意思。你生性聪明，懂得该怎么做，你要心平气和，要乖巧一点。如此一来，事情就会容易多了。”

娜塔莎一声不吭。阿赫罗西莫娃以为她是害羞，实际上她不

---

① 奥培尔·舍尔马：一家女裁缝铺的店名，同“大骗子”一词谐音。

愿有外人来掺和她同安德烈的婚事。她觉得他们之间的事情不可与世俗的事情同日而语，而且无人能懂，她只爱，也只理解安德烈公爵一个人，安德烈公爵爱她，他马上就会来娶她，除此之外，她不需要什么。

“对你说实话，我与他早就相识。我也喜欢你的小姑玛丽雅。‘小姑大姑，如同老虎，’可你那未来的小姑连苍蝇也不愿伤害一只，心地善良。她还希望见见你。你明天随你父亲前去与她见面。你要表现得亲热些，因为她比你大。以后等你的那位回来，你已经认识了他爸爸、妹妹，他们对你也很是喜欢，如此一来，岂不是更好一些？”

“是的。”娜塔莎回答得很勉强。

七

第二天，罗斯托夫伯爵按照阿赫罗西莫娃的建议，带着娜塔莎去拜见保尔康斯基公爵。伯爵因自己紧张，心情欠佳。他记得俩人曾在征收民团时见过面，当时伯爵盛情招待，然而由于民团名额不够，公爵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今天，娜塔莎穿上了最美丽的衣裳，心中十分快乐。她心想：“他们不会不喜欢我，别的人都喜欢我。我真愿意为他们出点力，真希望会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他的亲人，是他的父亲和妹妹，他们找不到反感我的理由。”

他们乘坐马车，到达了位于伏兹德维任克街上的一座昏暗、年代久远的宅子，走向门口。

“哦，上帝保佑！”伯爵说道，话中有一半玩笑话的意味。然而娜塔莎感觉到父亲心情紧张，忐忑不安地低声问公爵以及公爵小姐是否在家。客人的到来，在仆人中间引起一阵惊慌。一个仆人准备进去通报，在大厅里却被另一个仆人拦住了。他们压低嗓音说了几句话。一位使女也飞奔进了大厅，也匆匆忙忙地说了什

么，隐约听见她提及了公爵小姐。最后，一位老仆气冲冲地跑来，告诉罗斯托夫家的人，说公爵不见客，但是公爵小姐有请。布莉恩小姐第一个跑出来迎接客人。十分礼貌地接待罗斯托夫伯爵父女俩，并带着他们来到了公爵小姐的房中。玛丽雅公爵小姐迎了出来，然而她脚步沉重、神态慌乱，脸上现出红色的斑点。她想表现得更有修养、自然大方，但正弄巧成拙。玛丽雅公爵小姐第一眼就反感娜塔莎，她认为娜塔莎虚荣心重、举止轻浮、打扮花哨。玛丽雅公爵小姐可没有注意到，在没与未来的嫂子见面时，她早就因为对她的美丽年轻、快乐而羡慕不已，并且对哥哥对她的爱产生了妒忌，对她早就不存在好感了。除了这种先入为主的难以克服的不喜欢之外，此刻，玛丽雅公爵小姐激动不已，因为当仆人说罗斯托夫家仆人登门拜访时，公爵就大发脾气，说不愿与他们相见。但是如果玛丽雅公爵小姐愿意的话，她可以见见他们，但不要安排他们同他见面。玛丽雅公爵小姐最终同意与他们相见。但又忐忑不安，害怕公爵会做出什么怪事来。因为他一听罗斯托夫家人来访，他就激动不已，难以自制。

“亲爱的公爵小姐，我为您带来了我的百灵鸟，”罗斯托夫伯爵惊惶地四处张望，用恭维的语气对公爵小姐说，时刻担心公爵突然出现。“我心里很高兴，你们相识了。遗憾的是公爵贵体一直有恙，”他又客套了几句，站起身来，“公爵小姐，如果您不介意，娜塔莎暂时留在你这儿逗留一刻钟，我先到安娜·谢苗诺夫娜那儿去一下，不远，她就在狗市场，走两步就到了，随后我来把她接走。”

罗斯托夫伯爵为了避免同他畏惧的公爵相见，也为了让这对未来的姑嫂可以畅谈一番（他后来这样对娜塔莎解释）。便想出了这个主意。当时他没有跟女儿解释，但娜塔莎洞悉了老父亲的惊恐不安，感到不是滋味。她为父亲，更为自己感到羞愧，而且恨自己。她用大胆而富有挑战性的目光看了看公爵小姐，以此表明她天不怕、地不怕。公爵小姐说没关系，请他在安娜·谢苗诺

夫娜家多呆一会儿。罗斯托夫伯爵自个儿先走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希望与娜塔莎单独进行一番长谈，但是布莉恩小姐却一点也不管玛丽雅小姐的眼神，大谈特谈莫斯科的戏剧、娱乐，留在屋里不走。娜塔莎则由于自己在前厅被人怠慢，父亲惊恐不安，公爵小姐表现的那种施舍接待他们的矫揉造作的语气，她感到心中难受。她有些讨厌公爵小姐，长得难看，又装腔作势，古板缺乏活力。娜塔莎忽然觉得浑身难受，更加心不在焉地谈话，这进一步拉大了她同玛丽雅公爵小姐之间的距离。这种令人不快的压抑的谈话持续了五分钟，这时，穿便鞋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玛丽雅公爵小姐脸上一片惊恐的神情。房门开了，头戴白睡帽、身穿白睡袍的公爵走了进来。

"哦，小姐，"保尔康斯基公爵说道，"伯爵小姐，娜塔莎伯爵小姐……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请您原谅……我不知道，小姐。上帝在上，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只穿这样的衣服来看女儿，请您原谅……上帝在上，我不知道。"他特别不自在，不愉快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上帝在上"四个字，而且声音也异常洪亮，弄得玛丽雅公爵小姐只得木然地站在那里，垂下双眼，既不敢注视父亲，也不敢注视娜塔莎。娜塔莎行了个屈膝礼，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惟独布莉恩小姐独自得意非凡地微笑。

"对不起，对不起！上帝在上，请您原谅，我不知道。"老头子咕咕哝哝的，他仔细地上下打量着娜塔莎，然后离去了。老公爵离开后，布莉恩小姐第一个平静下来。谈及了公爵的病况。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则静静地注视着对方，没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因此俩人都对对方更添反感和不满。

伯爵刚回来，娜塔莎就不顾礼节，带着高兴的神情要求离开。这时候她简直对这个冷漠无情、枯燥乏味的老公爵小姐感到憎恨，她们一共待了半个小时，她却对安德烈公爵只字不提，这让娜塔莎感到十分难为情，娜塔莎心想有这个法国女人在场，我总不能先提及他啊。公爵小姐也为此烦恼，她明白自己应和娜塔

莎交谈，但因布莉恩小姐在场，有些碍事，并且也不明白对他们的婚事难以启齿。伯爵走出门后，玛丽雅公爵小姐快步走近娜塔莎，握住了她的手，长叹一声，说："稍等片刻，我要……"娜塔莎也不明白为什么，用讥讽的目光注视着玛丽雅公爵小姐。

"亲爱的娜塔莎，您看，我哥哥获得了幸福，我为你们感到高兴……"她顿住了，觉得自己说的是违心话。娜塔莎看出了这一点，并知道了她这么做的缘由。

"公爵小姐，我想此时不适宜谈论此事。"娜塔莎装成一副傲慢而且冷漠的样子，实际上泪水堵住了她的喉咙。

"我说这话干什么呢？我又干了什么傻事呢？"娜塔莎走出门后，心里便这么寻思。

那天吃饭时，大家等候了娜塔莎很长时间，她呆在自己屋里，如孩子般地放声大哭，擤着鼻涕，不停地抽噎。宋尼雅则站在她身边，亲吻着她的头发。

"娜塔莎，你为什么哭呢？"宋尼雅劝慰道，"他们与你有什么关系？ 一切都会成为往事的，娜塔莎。"

"不，你不知道这件事多么令人气愤……似乎我……"

"不要再说了，娜塔莎，你又没做错事，何必折磨自己呢？ 吻吻我吧。"宋尼雅说道。

娜塔莎抬起满是泪痕的脸，亲吻了一下朋友的嘴唇，然后把头贴着朋友的身子。

"我不明白，我说不出来，大家都没有过错。"娜塔莎说道，"都是我不好，但这发生的一切都实在太令人难受了，唉！他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去吃饭时，娜塔莎双眼红肿。阿赫罗西莫娃知道了保尔康斯基公爵接待罗斯托夫家的经过，装作没有发现那悲伤的神情，和伯爵以及其他的家人高声说着笑着。

八

当天晚上，阿赫罗西莫娃将包厢票订好了，罗斯托夫一家前往剧院看歌剧。

娜塔莎为了不辜负阿赫罗西莫娃的一片心意，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因为那票主要是为自己开心订的。她打扮完毕后在大厅里等候父亲。她从大镜子中看见自己长得十分美丽，心里更加悲伤，但这种悲伤是带有甜味的，带有爱情。

“老天哪！如果他在此地，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缩头缩脑、傻乎乎的了，我肯定会容光焕发，自然地拥抱着他，依偎在他怀中，让他用他那双满是好奇的带着研究意味的眼睛注视着我——以前他常常用这样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我会惹得他如过去一样地笑，而他那双眼睛——啊，他的那双眼睛我现在可以看见了。娜塔莎陷入了沉思。他父亲、妹妹跟我一点都不相干，我只爱他一个人，爱他的人、爱他的面孔、爱他的双眼、爱他的笑容、爱他那坚强而纯真的笑容……不，不要去想他！忘掉他！把他暂时从脑中赶走。哦！这种等待我是再也没法忍受的了。我都要大声哭出来了。”娜塔莎竭力压制着自己的哭声，从镜子前走开了。“宋尼雅钟情于尼古拉，她又怎能表现得那么镇定，那么平静，并且是如此耐心地长久地等待着。”娜塔莎注视着手摇扇子、穿戴得十分美丽动人的宋尼雅，心想：“是啊，我完全做不到，她是另一个类型的人。”

娜塔莎此刻充满爱的激情，单纯地被人爱和爱别人是无法满足她的。此时此刻，她要搂着心上人，倾诉满腹依依情话，并且倾听他对自己的依依情话。她上了马车，挨着父亲坐下，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注视着从结冰的窗户里射进来的灯光，觉得更加惆怅，情潮涌动，忘了自己同谁在一起，正前往何处。罗斯托夫家

的马车进入了车流。车轮慢慢压着冰雪，吱嘎作响。到了剧院门口，娜塔莎同宋尼雅赶紧提着裙摆跃下了马车，随从把伯爵搀下了马车。三个人加入了男女观众和卖节目单的人流中，来到了通往包厢的走廊，音乐声从虚掩的门里传了出来。

“你的头发，娜塔莎。”宋尼雅低低地说。礼票员则连忙礼节周到地抢先一步，把包厢门打开了。音乐声更加热烈，门里列着许许多多的包厢，灯光明亮。袒胸露臂的太太小姐坐在包厢里。池座里人声鼎沸，制服闪闪发亮。一位贵妇人向隔壁包厢走去。看了娜塔莎一眼，目光中充满了女性的妒嫉，还未升幕，序曲高奏。娜塔莎整理了一下衣服，与宋尼雅走进去坐了下来，四周张望着对面那灯火辉煌的包厢。她那双裸露的手臂和颈成了百双目光的焦点。很早以前那种又舒服又不舒服的感觉，从她心头涌起，接着，又勾起她一串回忆、希望和兴奋。

在莫斯科久违的罗斯托夫伯爵，以及两位美丽的小姐——宋尼雅和娜塔莎引人注意。再说，娜塔莎同安德烈订婚的事众人也略有耳闻。知道从那时起罗斯托夫一家就在乡下居住。他们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俄国一位优秀人物的未婚妻。

大家一致认为娜塔莎在乡下出落得更加标致更加动人了。而今晚由于兴奋显得分外漂亮。她那充满生气、洋溢着幸福的青春美，加上那副对一切漠然的神态，让人赞不绝口。她那双乌黑机灵的眼睛注视着人群，但并非是在寻找谁，那双自臂肘以上裸露的纤细的胳膊支在丝绒栏杆上，随着序曲的节奏双手一张一合，都揉坏了节目单。

“瞧，那是阿列尼娜。”宋尼雅说，“似乎是和她母亲同来的。”

“我的老天！米哈伊尔·基里雷奇长得更为肥胖了！”老伯爵说道。

“看！我们的德鲁别茨基夫人戴着那顶高高的帽子。”

“卡拉金家的人，还有裘丽和保里斯，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对未婚夫妇。”

“我今天听说，保里斯已经求婚了。”申兴走了进来说道。

娜塔莎沿着父亲的目光望过去，也发现了裘丽，她的脖子又红又肥，上面挂着一串珍珠项链。一脸喜气地坐在母亲身边。保里斯的那梳得光溜溜的美丽的脑袋，从她们身后露了出来。保里斯面露微笑，把一只耳朵向裘丽的嘴靠了过去。保里斯紧锁双眉地注视着罗斯托夫家，满面笑容地对未婚妻说了几句话。

“他们准是在议论我们，议论我和他。”娜塔莎心想，“他肯定是劝说未婚妻对我的妒忌，真是自找麻烦！他们的事情，我才不会再乎呢。”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坐在后面。她戴着一顶绿色的高帽，一脸听天由命、心旷神怡的神情。浓烈的未婚夫妇的亲热气氛笼罩着他们的包厢。那是娜塔莎所熟悉和喜欢的一幕。她一转身，忽然回想起早晨前去拜访时所受到的屈辱。

“他凭哪点不肯认我这个儿媳妇？唉，还是不想他吧！一切等他回来了再说！”娜塔莎心想，张望着池座中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陶洛霍夫在池座前排正中站着。他穿着波斯服装，密密的鬈发向后梳去，倚着乐池栏杆。他站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他心里明白全场观众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他表现得像是在家中一样轻松自如，莫斯科的英俊小伙子围在他的身旁，而他们中的佼佼者非他莫属。

罗斯托夫伯爵碰碰满面绯红的宋尼雅，把她昔日的崇拜者指给她看。

“认识吗？”伯爵问宋尼雅，“他是打何处冒出来的呢？”伯爵转头问申兴，“他不是有好长时间不见了吗？”

“是的。”申兴答道，“他到高加索去过，又离开了那里。据传，他在波斯邦君手下当过大臣，在那里把王储杀死了。哼！现在莫斯科的太太小姐全都对他如痴如醉，波斯人陶洛霍夫！这种称谓就让人着迷。现在这里三句话中就有一句是与陶洛霍夫有关，以他的名字发誓，他几乎成了人们眼中的山珍海味。”申兴说，“陶

洛霍夫和阿纳托里把这里的太太小姐都弄得魂不守舍了。”

一位高个美人走进了隔壁的包厢里，她的头上盘着一条大辫子，裸露着丰满而白嫩的肩膀和脖子，戴着两串大珍珠，优质的绸衣发出沙沙的响声。她好半天才坐了下来。

娜塔莎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她的脖子、肩膀、珍珠和发式吸引了过去，她欣赏着她的肩膀和美丽的项链。当娜塔莎再度把目光投向她的时候，她回过头来，目光与罗斯托夫伯爵的目光相遇，她向他点头一笑。她原来就是皮埃尔的妻子海伦。交际甚广的罗斯托夫伯爵探过头去和她说话。

“伯爵夫人，您来好长时间啦？”罗斯托夫伯爵说道，“我一定会去贵府拜访的。一定去亲吻您的手，我是来此地办点事情，顺便带来了两位姑娘。听说谢芭诺娃的演技乃是世界一流的，皮埃尔伯爵总记着我们，他来了吗？”

“是的，他准备去拜访您。”海伦说道，并且认真地看了看娜塔莎。

罗斯托夫伯爵回来坐下。

“她长得十分美丽，对吗？”伯爵低低地问娜塔莎。

“太美了！谁都会为之倾倒的。”娜塔莎答道。序曲最后的和声响了起来，乐队指挥挥了挥指挥棒，几个姗姗来迟的男士走进池座，已经升幕了。

幕刚刚升起，包厢和池座里顿时静悄悄的，不论男女老少，身着军装的还是穿着礼服的，或裸露着身体的一部分，戴着宝石首饰，个个都十分好奇，聚精会神地看着舞台，娜塔莎也在看戏。

九

舞台上的台面是平滑的地板，两边陈列着用粉红色纸板做成的树木，后面，一大块麻布盖在木板上。几个围着红腰带，身穿

白裙子的少女坐在舞台中央，另外一个体态肥胖的少女身穿白色绸布连衣裙，孤身一人坐在一张矮凳上，一块绿色的硬纸板贴在凳子后面。少女们都在引吭高歌。唱完歌以后，白衣少女走向提词人的小屋。于是，一个双腿粗壮、身穿紧身绸裤的男人手拿一顶帽子，上面插有羽毛，还握着一把短剑，走近白衣少女，双手推开，开始歌唱。身穿紧身裤的男人独唱了一段词，接着白衣少女引吭高歌，俩人唱罢，音乐响起，乐队奏起了乐曲，男人抚摸着白衣少女的双手，显而易见，他在等着节拍，准备合唱。合唱完毕，全体观众热烈鼓掌，高声叫好。舞台上扮演情人的俩人面带笑意，双手张开，向观众鞠躬致谢。

娜塔莎因长期住在乡下，如今心情又不好，她认为剧中的一切十分野蛮，而且古里古怪的，她连音乐都听不入耳，对剧情的发展更是漠不关心。她眼中只有彩色纸板的布景和穿着奇怪的服装的男男女女，在灯光的照耀下，他们不停地说话，唱歌，活动。她也明白演戏就是这样，但又觉得一切过于做作，很勉强，因此她一会儿为演员感到害羞，一会儿又觉得可笑，她向四周观众的脸上望去，企图找到同样的迷惑不解的、讥讽的表情，然而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上，在娜塔莎的眼中，那是一片虚假的赞叹的神情，可能必须如此才行。娜塔莎心想。她时不时地向池座中一个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脑袋望去，又时不时地转头注视着包厢里裸露着胸脯和手臂的女人，特别是隔壁的海伦。海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舞台，安静地微笑着，几乎全身裸露。娜塔莎在辉煌的现场灯光的照耀下，在观众散发着热气因而变得暖和的空气之中，逐渐地陶醉了。这对她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她几乎已是神智模糊，不知道此时此刻她在哪里，也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些什么。她边看边想，一些不连贯的奇怪的念头从她的头脑中掠过。有时她突然想跳到包厢边缘高唱女演员所唱的咏叹调，又想用扇子捣捣不远处的小老头，又想去呵呵海伦的痒。

舞台上一片寂静。下一个咏叹调即将开始了，罗斯托夫家包

厢附近的一扇门打开了，从池座地毯上传来了一个迟到的男人的脚步声。“肯定是阿纳托里来了。”申兴低低地说道。海伦微笑着转身面对着走进来的那个人，娜塔莎沿着海伦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位高傲而又毕恭毕敬的英俊的副官走向他们的包厢。此人正是她曾经在彼得堡舞会上见到并曾打动了她的心的阿纳托里。阿纳托里现在身穿一套带着肩章、肩饰的副官的制服，他迈着矫健而又有所克制的步子走了过来，如果不是他面貌英俊，脸上呈现出温和、满足、幸福的神情，这样的脚步会引人发笑的，虽然舞台上的戏还在上演，他却洋洋得意地把那喷香的头高高昂起，从从容容地把马刺和佩剑微微地响了一下，沿着过道里的地毯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娜塔莎，走近妹妹。戴着手套的手支在包厢的边缘，点了点头，随即弯腰指着娜塔莎说着什么。

“太美了！”阿纳托里说道，很明显，这句话是说娜塔莎的，但是这个意思是娜塔莎从他的嘴唇上看出来的，她根本听不到声音。然后他走到第一排陶洛霍夫的身边，坐了下来，用臂肘亲密而随意地微微碰了一下陶洛霍夫，那时正好有几位青年在恭维他。阿纳托里愉快地向他眨眨眼，露出微笑，把一只脚放在乐池边上。

“他们兄妹俩长得可真像！”罗斯托夫伯爵说道，“两个人都美丽非凡！”

申兴压低嗓音对伯爵讲述了阿纳托里在莫斯科的一件风流事，娜塔莎听得十分专心，因为他刚才称赞她迷人。

第一幕结束了，池座里的观众纷纷站了起来，吵吵闹闹地进进出出。

保里斯来到罗斯托夫家的包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接受了他们的祝贺，扬起眉毛，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并把妻子的邀请转达给娜塔莎和宋尼雅，即请她们出席婚礼，然后他便离去了。娜塔莎同保里斯说话时，显得兴奋而又轻浮，并祝贺曾经钟情于她的人。娜塔莎自己则沉浸在爱情的幻想之中，认为一切都是自

然而简单的。

几乎全身赤裸的海伦在娜塔莎身边坐下，对每个人都露出千篇一律的笑容。娜塔莎对保里斯也同样微笑了一下。

海伦的包厢被人挤满了，靠近池座的那边，则挤着聪明透顶、地位显赫的男人。他们都以与海伦相识引以为荣。

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俩人在幕间休息时，始终站在乐池边，注视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娜塔莎认为他俩在谈论自己，因而更加兴高采烈。她甚至为了让阿纳托里欣赏到她自以为最漂亮的侧面而转过身去。第二幕即将开始了，皮埃尔走进了池座。自从来到莫斯科后，罗斯托夫家的人还未与他见过面。皮埃尔一脸愁容，与娜塔莎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相比，他变得更加肥胖了。他目不斜视，径自走到前排。阿纳托里走近皮埃尔，注视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指指点点，正在和他说着什么。皮埃尔一见娜塔莎，愁容顿时烟消云散了，赶忙穿过一排排座位，走向娜塔莎的包厢。他来到他们面前，将肘部支在包厢的边缘，微笑着和娜塔莎聊了一会儿。娜塔莎与皮埃尔谈话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海伦的包厢中传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她立即知道说话者便是阿纳托里。娜塔莎一回头，俩人的目光正好相遇。阿纳托里的目光令人心醉神迷，就那么直勾勾地望着他，他距离又是那么近，她又那么火辣辣地注视着他，并且确信对方也喜欢自己，但遗憾的是，他与她并不相识，多少有些不舒服。

第二幕的布景是许多墓碑，天幕上的洞代表月亮，脚灯上没有灯罩。低沉的调子不断地从小号和低音提琴中发出，许多穿黑斗篷的人从左右两边鱼贯走出。他们拿着类似短剑的东西不断挥舞着手臂，又有几个人跑了出来，用手拉扯现在身穿蓝色衣服的少女，也就是刚开始时那个身穿白衣的少女。他们并没有立即抢走她，而是一块唱了很久，才拖走了她。不久以后，后台传来三下金属的敲击声，大家一同跪下唱祈祷诗。观众们热烈的喝彩声数次打断了演出。

在这一幕演出之中，娜塔莎不停地向池座中张望，但是每次总是看到阿纳托里的一只手臂搭在椅子背上，眼睛中散发着激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娜塔莎显得异常兴奋，看到他如此迷恋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一幕结束后，海伦伯爵夫人站起身来，转身（她的胸部几乎全部赤裸）面对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用戴着手套的一个手指示意老伯爵过去一下，毫不理睬来到她的包厢里的其他人，脸上带着一脸亲切的微笑。

“请您把您的那两位漂亮的姑娘介绍一下。”海伦说，“现在全城的人们都在夸赞他们，但是我与她们却还不相识。”

娜塔莎站起身来，向美艳迷人的伯爵夫人行了一个屈膝礼，娜塔莎见得到了这个美人儿的称赞，脸一下子涨红了。

“我此时亦希望成为莫斯科人。”海伦说，“你把这样的珍珠埋在乡村的泥土里，难道不感到难为情吗？”

海伦伯爵夫人果真是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并非浪得虚名。她说话不用思考，脱口而出，尤其擅长恭维他人。

“亲爱的伯爵，请允许我来陪伴您的两个女儿吧！我和你们一样，不会在这儿呆很长时间的，但是我会尽力让她们感到愉快的。在彼得堡时，我曾多次听人谈及你们，很想认识你们。”她的笑容非常迷人，却是千篇一律的。我的侍童保里斯告诉过我有关你们的事情，您知道吗？保里斯即将成家了。另外，我丈夫的朋友安德烈公爵也曾提及过您。”当谈到安德烈公爵时，海伦故意把语气放重了一些，暗示她对他们俩的关系一清二楚。为了显得更加亲近，她让罗斯托夫家的一位小姐和她共同欣赏其余的几幕。于是，娜塔莎就和海伦坐在一起。

第三幕背景是一座皇宫，里面燃着许许多多的蜡烛，悬挂着数不清的图画，那是留着胡须的武士们的画像。舞台前面的两个人可能是皇帝和皇后。皇帝将右臂一挥，小心翼翼地唱了两句，很难听，接着在大红宝座上落座了。开始时身穿白衣，后来身穿

蓝衣的少女，此时正穿着一件衬衣，头发散乱地在宝座旁边站立着。她向皇后哀伤地吟唱着什么，然而皇帝却严肃地冲她摇了摇手。这时一群光着脚的男女从舞台两边走了出来，他们翩翩起舞。不一会儿，提琴发出的声音变得尖细起来，而且充满了欢乐。其中一个光着粗壮的双腿和纤细的手臂的姑娘独自走到幕后，紧了紧腰带，又回到舞台中央，跳了起来，两脚相碰。池座中的观众不约而同地拍掌叫好。接着，一个男人站在台角。洋琴和小号发出的曲调更加欢快了。这个光着脚的男人可以跳得很高，并且两脚相碰。此人便是迪波尔，光靠这一手，他一年可以挣六万卢布。池座、包厢和楼座里的观众都在卖力地拍掌叫好。迪波尔停了下来，微笑着对观众鞠躬致谢，而后便是另一群赤脚男女起舞。接着又是一个皇帝响应着乐曲高声呐喊，然后又是全体合唱。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天上刮起了狂风，乐队奏出了半音音阶和降低的七度音，众人都跑光了，又有一个人被拉到幕后，开始落幕了，观众的喧哗声和劈啪声惊天动地，人人都激动不已，高声喊道：

“迪波尔！迪波尔！迪波尔！”

娜塔莎习惯了这种情景，不再感到惊奇。她高兴地微笑着，十分得意地向四周张望。

“迪波尔真有魅力，对吗？”海伦对娜塔莎说道。

“噢，不错。”娜塔莎答道。

十

幕间休息时，一股冷风吹进了海伦的包厢，阿纳托里推开门，走了进来，他弯着腰，竭力不与任何人相接触。

“这是我的哥哥阿纳托里。”海伦的目光显得十分紧张，她从娜塔莎身上移开目光，注视着阿纳托里。娜塔莎扭转她那可爱的

小脑袋，她的目光越过光洁的肩膀，射向美男子，一丝微笑浮现在她的脸上。无论近看还是远看，阿纳托里都是一样的英俊，他大方地坐在娜塔莎的身边，说在纳雷施金家举办的舞会上有幸与她相见，从此她的身影便拂之不去，并从此始终渴望能再次与她相见。阿纳托里与女人呆在一块儿时，比与男人呆在一起时显得更加机灵、自在。他大胆而又随意地说话，娜塔莎惊异于这个引起各种议论的人并不令人生畏。截然相反，他的微笑显得纯真而又开朗，他还告诉她上次演出时，谢苗诺娃在舞台上跌倒了。

“伯爵小姐，”突然，阿纳托里用对老朋友说话的口气说，“我们即将举行一次化装游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那时肯定很有意思的，大家都在阿尔哈罗夫家聚合，您一定来参加，行吗？”

阿纳托里说这话时，满面笑容地一直欣赏着娜塔莎的脸、脖子和光手臂。娜塔莎心中也知道他的意思。她为此感到高兴，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坐在她旁边时，她感到拘束和不自在、粉面发热。当她没有看他的时候，她意识到他在注视着她的肩膀。她禁不住截住他的目光，觉得彼此还是对视为好。她注视着他的双眼，惊恐地发现她和他呆在一起时，那种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的羞怯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自己也糊涂了，五分钟过去了，她觉得她同这个男人之间的距离非常短。当她转身时，她担心他会从后面一把抓住她的光手臂亲吻她的脖子。他们随便聊着，她却觉得他们之间亲密无比，这种感觉是她与其他男人相处时所没有过的。娜塔莎回头看看海伦和父亲，好像要问他们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海伦正忙于与一位将军谈心，没有作出反应。而父亲的目光中除了他一贯标榜的“只要你愉快，我也开心”之外，没有别的暗示。

阿纳托里用他那双眼睛执着而平静地注视着娜塔莎，而她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询问他是否喜欢莫斯科，而娜塔莎问完后，觉得问这话有失体面，不禁羞得满脸通红。阿纳托里微笑着，似乎在鼓励她说下去。

“开始时，我不太喜欢，你可知道，一个城市之所以令人喜爱，关键在于是否有美丽的女人，你认为对不对？现在我愈发喜欢莫斯科了。”阿纳托里颇含深意地注视着她。“您能来参加游艺会吗？伯爵小姐，请您一定赏光。”他边说边用手碰了碰她的花束，然后又低低地说道：“你一定会是最美丽迷人的小姐，来吧，亲爱的伯爵小姐，为了作保证，您必须把这束花送给我。”

娜塔莎如他一般，不懂得他在说什么，但是她感到他的那些暧昧的话里有不规矩的目的。她不知该如何说话，便转过身去，似乎没听到他说的话那样，然而转身后，她又感到他就在自己身后很近的地方。

“他此时怎么样了？是不是感到难为情呀？或者气愤？是否应该弥补一下？”娜塔莎喃喃自语。她到底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看着他的双眼，她的心已被他的亲切、自信和温和的微笑征服了。她也像他一样望着他的眼睛微笑了一下。她又恐惧地感到她与他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物。

幕布又升起来了，阿纳托里镇定沉着、轻松自如地走出了包厢。娜塔莎已适应了这种环境，走回了父亲的包厢，她觉得刚才的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以至于过去的一切，包括她的未婚夫、玛丽雅公爵小姐、乡村生活、从没在她的脑海中出现，好像那一切早已成为很久很久以前的陈年旧事了。

第四幕中，一个小鬼挥着手，唱着歌，直到有人抽掉了他脚下的木板，他跌了下去为止。娜塔莎的心头兴奋和愁苦互相交织，她的目光一直在阿纳托里身上。在整幕戏中，她惟独没错过这个情景。当他们走出剧院时，阿纳托里走近她们，并为她们喊来马夫，把他们扶上车。当他搀扶娜塔莎上车时，把她手腕以上的手臂一把抓住，娜塔莎脸红心跳，心潮起伏地瞥了他一眼。他的双眼闪闪发光，他面带微笑，温柔地注视着她。

回到家中以后，娜塔莎才反应过来，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她头脑中顿时浮现出安德烈公爵的身影，不禁大吃一惊，脸色突变。当众人离开剧院，回到家中，坐下喝茶时，她不顾众人在场，哇地一声大叫，脸色绯红，跑到屋外。“老天啊，我完了！”她自己对自己说，“我怎么可以堕落到如此地步？”她用双手捂住羞得通红的面孔，静静地坐了好长时间，竭尽全力地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对自己的感情也理解不了。她觉得一切都令人恐怖，稀里糊涂的。在那灯火通明的剧场里，身着钉有光片的上衣的迪波尔在潮湿的地板上光着脚不停地跳跃。另外姑娘们、老人们、还有安静而高傲、且裸露着胸部和手臂的海伦都不约而同地鼓掌喝彩。当她呆在海伦身边时，她非常清楚这一切，认为它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如今当她是单独一个人时，却又觉得一切都不可理喻。

“到底是怎么搞的？我见到他时，为什么会感到惊恐不安呢？我又怎么会深感愧疚呢？”她寻思着。

只有在夜里，娜塔莎才会单独向老伯爵夫人倾吐心事。她深知，宋尼雅严肃而又简单地看待问题，她如果听到此事，要么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要么是大惊小怪。于是，娜塔莎打定了主意，由自己来消除自己的苦恼。

“我与安德烈公爵的爱情是否又被玷污了？”娜塔莎问自己，又自我安慰，“我真傻，担这个心干什么呢？我出事了吗？当然没有。我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招惹过谁。更何况谁也不会知道今天的事情，我也不会再与他见面了。所以，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平安无事！我不必忏悔，安德烈公爵当然可以爱我这样的人。可是我这个人又是怎样的呢？老天哪！他干吗不呆在我的身边？”娜塔莎冷静了片刻，又有一种本能告诉她，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尽管平安无事，但原来对安德烈公爵的那种纯真的感情已真正结束了。在内心深处，她又回想起她同阿纳托里的谈话经过，那个大胆而英俊的青年握住她的手臂时的笑脸，所做的手势和深情的微笑。

十　一

阿纳托里在莫斯科居住。父亲把他赶出了彼得堡，是因为他在彼得堡每年的花销是两万多卢布。再说，还有相同数目的债务需要父亲偿还。

父亲在他走之前对他说过，他这是最后一次替他还掉一半债务，还有个条件，他必须要到莫斯科去担任总司令的副官——这个差使是他托人为儿子谋取的，并要求他在莫斯科寻一门好亲。他还怂恿儿子去追求玛丽雅公爵小姐或裘丽。

阿纳托里满口应承，当他抵达莫斯科以后，他在皮埃尔家里住。皮埃尔开始不大愿意接待阿纳托里，但逐渐习以为常了，并同他一道喝酒取乐，凭借“借款”之名赠金于他。

申兴说得一点不假，阿纳托里一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太太小姐们为之魂不守舍，特别是因为他对她们不屑一顾，更宁愿去找吉卜赛女人和法国女演员，与她们头号女演员乔紫小姐关系亲密。陶洛霍夫家和莫斯科其他风流公子所举行的酒会上总会有他的身影，他整夜狂饮，堪称酒中状元。他参加了所有上流社会的晚会和舞会，据说他与莫斯科的几位贵夫人有过风流史。在舞会上，他经常调笑女人。然而他从不向姑娘献殷勤，尤其是那些富有的丑姑娘，主要是因为他在两年前已结过婚。只有少数几个密友知晓此事。其他的人一无所知。两年前，当阿纳托里的团队在波兰驻扎时，一个并不富有的地主强行把女儿嫁给了他。

阿纳托里不久就离开了妻子，但是他同意给岳父一笔钱，以此作为他可以冒充未婚男人的代价。

阿纳托里对自己的生活一直感到很满意。既不怨己，也不怨人。他的本能告诉他，他必须这样生活，而且自信出生以来从未做过坏事。他从不考虑他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

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深信，鸭子注定要在水里游，而他则生来每年的花销为三万卢布，并要在上流社会取得显赫的地位。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怀疑，其他人也是如此。因此既不阻拦他在上流社会中取得显赫的地位，还慷慨地解囊相助。他每遇到一个人，都伸手求助，而是总是永远没有归还之日。

他确实并非恶棍，至少他从来不指望赢钱，甚至宁愿花钱。他不贪图虚荣。他对别人怎么看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人家更不能责备他追求功名。他好几次自毁前程，让老父大发雷霆，他嘲讽所有的荣誉和地位。他并不小气，只要有人相求，他便出手相助，他惟一的爱好便是追求享乐，玩弄女性。他自认为这些爱好并不卑劣。至于满足自己的爱好之后会不会影响别人，他是无暇顾及的。因此，他总以为自己是位无可指责的人，从心底里鄙视所有的恶棍和坏人，并且没有丝毫的良心上的不安，高昂卷头。

这些醉生梦死的浪子，这些男性从良妓女，如同女性从良妓女一般，认为自己无罪，应获赦免。“赦免了她许多的罪行，因为她拥有许多的爱。赦免了他的许多罪行，因为他极其快活。”

陶洛霍夫自从流放过，在波斯历过险后，在这一年里再度回到了莫斯科，过上了吃喝嫖赌的奢靡生活，同彼得堡的老战友阿纳托里狼狈为奸，利用他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阿纳托里倒是打心眼里喜欢陶洛霍夫，因为他聪明透顶，敢做敢为。陶洛霍夫则利用阿纳托里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关系网，以达到勾引富家子弟来赌钱的目的。他精于骗术，利用阿纳托里后，还不让他发觉，而且还兴高采烈的。除此之外，陶洛霍夫有一种控制别人的嗜好，在他的眼里，控制别人是一种乐趣、习惯和需要。

娜塔莎给阿纳托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戏归来之后，吃晚饭时，他则以行家的口吻当着陶洛霍夫的面评判着她的手臂、肩膀、双腿、头发是怎样的美丽，并打定了主意，要把她追到手。至于将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他懒得去想，他也无从知道，如同他

无从知道他的计划的结果一般。

“她确实长得美丽迷人，但是，老兄，我们没有资格。”陶洛霍夫对他说道。

“我吩咐妹妹请她赴宴，”阿纳托里说道；“可以吗？”

“你不如等她嫁为人妻以后……”

“你心里清楚，”阿纳托里说道，“我喜欢姑娘，她会乐得不知东西南北的。”

“在姑娘身上，你已经倒霉了。”陶洛霍夫当然了解他的婚事，“你要小心！”

“噢，总不会接连倒霉的，你认为呢？”阿纳托里傻里傻气地笑了。

十　二

看罢歌剧后的第二天，罗斯托夫一家人都足不出户，也无人前来拜访。阿赫罗西莫娃瞒着娜塔莎同她父亲谈些问题。娜塔莎知道他们可能在谈及老公爵，在想什么办法。她为此感到屈辱，忐忑不安。她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安德烈公爵的归来。曾有两次，她派人去伏兹德维任克街，打听他的消息，他依然在国外。如今，她的心情比刚来时还要沉重了几分。除了烦躁不安和对安德烈公爵的强烈思念之外，现今又增添了与玛丽雅公爵小姐和老公爵相见时那令人伤心的回忆，并且一种莫名其妙的惊恐和紧张笼罩在她的心头。她总是感觉到，要么他一会不返，要么在他回来之前，她会遭到不幸。他再也不能像昔日那样安静而长久地想念他。她只需想起她，就不由自主地想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和老公爵，回想起上次看戏和阿纳托里。她又想到自己到底有没有错，她是否破坏了她对安德烈公爵的忠贞不二？她又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能在她的心中产生难以名状的可怕的感情的人，他所

说的话，他所做的手势以及他的面部神情的每一个细微的改变。家里人都认为娜塔莎比以前开朗多了，实际上，她的内心里远没有过去那样安宁和幸福。

周日早晨，阿赫罗西莫娃邀请客人去本教区圣母升天堂，一同做礼拜。

“那些时髦的教堂，我很反感，”阿赫罗西莫娃说道，显而易见，她为自己的自由思想而感到骄傲。

“上帝是惟一的，我们有很好的牧师，礼拜做得不错，庄严的助祭也很出色。唱诗班举行音乐会，那又怎能说是神圣的呢？我很反感，那几乎是在瞎胡闹。”

阿赫罗西莫娃偏好周日，并且知道如何过周日。每个周六，她家的房子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礼拜天则全家休息一日，穿上节日盛装，前往教堂作礼拜。主人的午餐会加几道菜，佣人们也能享受到伏特加酒，还能吃到烤鹅和小猪。然而，在阿赫罗西莫娃的脸上，节日的气氛最浓。这一天，她总是带着极其庄重的神情。

作罢礼拜，喝过咖啡，客厅里的家具上没有了布套，这时，仆人来向阿赫罗西莫娃报告，说已准备好了马车。她神态庄严，把拜访客人时用的美丽的披巾披在肩上，说前去登门造访保尔康斯基公爵，准备与他谈谈关于娜塔莎的事情。

阿赫罗西莫娃出门后，舍尔玛缝纫铺的一位女裁缝来了，娜塔莎把与客厅相通的房门关好之后，开始试穿新衣，并且表示满意。她刚把一件还没有缝袖子的上衣穿好，回头看镜中的后背是否合身，忽然听见父亲同一位女人在客厅里正高兴地谈着什么。娜塔莎一听就知道是海伦到了，顿时满脸通红，没等娜塔莎把试穿的新衣脱下来，门被打开了，身着深紫色高领丝绒连衣裙的海伦亲切而又温和地微笑着，走进了房间。

“哦，我的小美人！”海伦对面红耳赤的娜塔莎说道。“太美丽了！哦，这太不像话了，我亲爱的伯爵，”海伦对身后的罗斯托夫

伯爵说道，“如今呆在莫斯科，你怎么还能足不出户呢？不，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今天晚上，乔紫小姐要光临寒舍为大家朗诵诗篇。而且还有别的一些客人。如果您不带这两位漂亮的女儿去，我就同你一刀两断。我丈夫正巧不在家，他去了特维尔。否则，我会让他来接你们的。你们务请赏光，务请赏光，九点以前务必到达我家。”海伦向正毕恭毕敬地行屈膝礼的女裁缝点了点头，并摆出一个美妙的姿势，整理了一番丝绒连衣裙上的皱纹，就坐在镜子旁边的安乐椅上。她兴高采烈地夸夸其谈。对娜塔莎的漂亮外表赞不绝口。她看着娜塔莎的衣服，赞美不已，同时炫耀自己的那套在巴黎定购的金纱连衣裙，并力劝娜塔莎也去做同样的一件。

“但是，你穿什么都显得很得体，我的小美人！”海伦说道。

娜塔莎一直得意地微笑着。这位她曾经认为高高在上，现在竟如此温和、亲切的伯爵夫人的赞美之辞令她焕发了青春活力，心中异常兴奋。娜塔莎感到幸福极了，认为自己几乎对这位漂亮而温和的女人产生了爱情。海伦也是打心底里喜爱娜塔莎，并愿意使她幸福。阿纳托里请求她为他和娜塔莎牵线搭桥，她此行的目的也正在于此，海伦一想到为他俩牵线，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她以前恨死了娜塔莎，因为在彼得堡时，保里斯被娜塔莎夺去了，然而如今她也不去想这些事情，根据她的主意，倒是真诚地希望娜塔莎过得幸福。离去之前，她把受她保护的人唤到了一边。

“昨天我哥哥在我家用餐，他只是唉声叹气的，什么也吃不下，都是因为你这个小美人，简直把我乐死了。他看来是爱你爱得发疯了，真正地爱得发狂。”

闻听此话，娜塔莎一下子又满面通红。“嘿，脸红了，不好意思了，我的小美人儿！”海伦说道。“您一定要光临，即使你爱上了别人，小美人儿，也不能因此而足不出户。即使你已经订婚了，但是你的未婚夫也愿意让你出门结交朋友，而不会希望你在家里

闷死。”

“如此说来，她肯定知道我订了婚了，那么她一定同她丈夫，皮埃尔，那个一本正经的皮埃尔谈及过此事，嘲笑过此事了。这么说来，这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海伦的暗示下，她认为此事并不令人生畏，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像这样亲切、温和的贵夫人都如此疼爱我，我干吗不去玩玩呢？”娜塔莎十分惊奇，圆睁双眼，注视着海伦。

吃午饭前，阿赫罗西莫娃回到了家中。她表情庄严、一声不吭。显而易见，与老公爵的交谈没有什么结果，也因为那场谈话过于热烈，她无法心平气和地陈述经过。伯爵问及事情的进展，她只说：“明天再详谈，其他的一帆风顺。”阿赫罗西莫娃得知海伦登门造访，并力邀娜塔莎去参加晚会，就说道：“我反感和海伦交往，也劝你们别和她交往。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她，就去散散心吧！”她对娜塔莎说道。

十　三

罗斯托夫伯爵带着两个女儿抵达了海伦伯爵夫人的府上。有很多人来参加晚会，但是娜塔莎几乎没有遇到一个熟人。罗斯托夫伯爵发现多数男女客人都因行为不太体面而小有名气，心中总是闷闷不乐。乔紫小姐被一群青年包围在客厅里的一角，晚会上来了好几位法国人，梅蒂维埃便是其中之一。自从海伦来莫斯科后，梅蒂维埃便是其中之一。自从海伦来到莫斯科后，梅蒂维埃经常登门拜访。罗斯托夫伯爵拿定了主意，不玩牌，和女儿形影不离。只要乔紫小姐的表演一结束，即可打道回府。

阿纳托里站在门口，显而易见，他在等待罗斯托夫伯爵一家人的到来。他招呼了伯爵后，马上走近娜塔莎，与她形影不离。娜

塔莎一见到他，如同在剧院里一样，因为他爱她，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但又恐惧于他们之间没有道德约束。

海伦极为高兴地接待了娜塔莎，并当众极力赞美她的美貌与得体的装扮。在她们达后不久，乔紫小姐就到外面去换了装。客厅里已安放好了椅子，大家坐了下来。阿纳托里为娜塔莎搬来一把椅子，希望坐在她的身边，然而伯爵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娜塔莎，先挨着她坐下了。阿纳托里无可奈何地坐在他们身后。

乔紫小姐裸露着长有许多肉窝的胖胖的手臂，一面披上一条红色的披巾，走到给她留出来的表演空地上，有些矫揉造作地站在那里，人们兴奋地窃窃私语。

乔紫小姐看了看听众，目光显得庄严而忧郁，用法语朗诵了一首诗，诗中提及母亲对儿子产生了邪恶的爱。她时而大声朗诵，时而洋洋得意地昂首喃喃低语，时而停止眼珠转动，发出嘶哑的嗓音。

"棒极了，太精彩了！"喝彩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娜塔莎注视着身材丰满的乔紫小姐，但既看不清又听不懂，也不明白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只觉自己正日渐远离以前的那种生活，而来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里，那里一切都没有好与坏、合理与胡闹的区别。她觉得坐在她后面的阿纳托里离她很近，怀着恐惧的心情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念完第一段独白以后，众人把乔紫小姐团团围住，为她叫好。

"她太美了！"娜塔莎对父亲说道，她父亲也起身穿过人群，走向女演员。

"但我不赞成你的观点，因为我见到了你。"阿纳托里在娜塔莎身后说道。他的这句话，惟独她一个人能听清，"你真是太美了……自从见到你以后，我就无休止地……"

"过来呀，娜塔莎！"伯爵转过头来冲女儿喊道，"她真漂亮。"

娜塔莎一句话也没有说，走近父亲，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

乔紫小姐朗诵完几节诗后离开了。海伦伯爵夫人邀请客人去大厅。

伯爵起身告辞，但海伦夫人请求他别让她的即兴舞会受到破坏，罗斯托夫伯爵父女只得留下。阿纳托里请娜塔莎共舞华尔兹。跳舞时，他紧紧地搂着她的腰肢和手，告诉她他爱她，她真美！在跳苏格兰舞时，娜塔莎又与阿纳托里共舞。当俩人单独在一起时，阿纳托里默默无语地注视着她。跳华尔兹时，他却和她交谈。娜塔莎怀疑这一切是否在梦中。跳罢第一节，阿纳托里又握住她的手捏了一下。娜塔莎抬起头，恐惧地注视着他，但他的眼神是那么亲切，微笑中饱含自信，充满柔情蜜意，她无话可说，看着他，然后垂下了双眼。

“您别这么说，我已经订婚了，我爱的是另外一个人。”娜塔莎连忙说道……她看了一下他，听罢她的话，阿纳托里既不觉得尴尬，也不感到苦恼。

“您这么对我说话。我能怎样呢？”阿纳托里说道，“我说我发疯般地爱着你，简直都快疯了。您是这么的美丽动人，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轮到咱们跳舞了。”

娜塔莎怀着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惶惑地睁大双眼注视着周围，比往常显得更加活泼。她简直把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她们跳了苏格兰舞以及“老祖父舞”，父亲让娜塔莎回家，娜塔莎却提出了再玩一会儿的要求。她觉得她无论走到那里，无论与谁交谈，他的目光始终跟随着她。后来，娜塔莎记得她向父亲提出去更衣室整理衣服的要求。海伦在她身后面带笑容的告诉她她哥哥已爱上了她。然后，她和阿纳托里在小起居室里再度见面。海伦偷偷地离开了，只有他们俩在起居室里。阿纳托里握着娜塔莎的手，深情地说：“我不能去见您，难道我从此再也没法与您相见吗？我发疯般地爱着您，难道永远也没法见到您了？……”阿纳托里挡在娜塔莎的前面，他的脸凑近了她。

他的那双大而明亮的双眼那么近地注视着她的双眼，因此，

她能看见的只有这双眼睛。

“娜塔莎？！”阿纳托里低低地说道，似乎带着询问的意味，同时，都握痛了她的双手。“娜塔莎？！”

“我啥也不知道。我无话可说。”她的眼神说道。

她的双唇上压上了火热的嘴唇，就在这一瞬间，她感到她已是个自由身。海伦的脚步声和衣服的沙沙声又在屋里响起，娜塔莎回头看了一眼海伦，顿时满面绯红，身体颤抖，看了看他，目光中带着惶恐和疑惑，然后走向门口。

“我要说一句话，只说一句话，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听我说一下。”阿纳托里说道。

娜塔莎停下了脚步。她很想亲耳听到他的这句话，把所发生的事情向她解释清楚，而她也愿意答复他。

“娜塔莎，一句，就一句话。”他重复道。显而易见，他不知该说什么。当海伦走到他们面前时，他才住口。

海伦与娜塔莎一同走回了客厅。罗斯托夫父女连晚饭也没吃就告辞了。

回到家后，娜塔莎整夜都没法入睡。她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苦恼不已。她爱的到底是谁？是阿纳托里还是安德烈公爵？她爱安德烈公爵，她记得她是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然而她也爱阿纳托里，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后来告别时，我对他的笑容报以一笑，这么说我对他一见钟情，也表明他为人善良，品质高尚，长相英俊，我没法不爱他。我爱着他，与此同时我又爱着另一个人，我该如何是好？”娜塔莎喃喃自语，没法回答这些可怕的疑问。

十　四

早晨是在忙碌中过去的。众人纷纷起床，进行活动、交谈，女裁缝再次来了。阿赫罗西莫娃再度现身，又招呼众人用早餐。娜

塔莎睁大双眼，似乎要把射向她的每一道目光截住。忐忑不安地看着众人，努力佯装平静。

吃罢早餐，阿赫罗西莫娃在她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此时是她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叫来了娜塔莎和老伯爵。

“哦，我的朋友，我已通盘考虑过这事。奉劝你们一句，”阿赫罗西莫娃说道，“昨天，说实话，我已拜访过保尔康斯基公爵。是的，我和他谈过了……他竟然高声大叫。可是我不怕！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那他说什么了？”伯爵问道。

“他吗？发疯了……别听；唉，说什么呢？我们已经折磨坏了可怜的姑娘。”阿赫罗西莫娃说道“我奉劝你们一句，干完了事情马上回家。回到奥特拉德诺……等候在那儿……”

“哦，不！”娜塔莎大叫道。

“不行，必须去！”阿赫罗西莫娃说道，“等在那儿，未婚夫一来，这儿，一场争吵是不可避免的，不如先让他亲自和老头子谈谈，然后再去你们那里。”

罗斯托夫伯爵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对这个意见表示赞成。如果老公爵回心转意，那就去莫斯科或者童山与他见面；否则，那只得违背他的意志，在奥特拉德诺举行婚礼。

“完全正确！”罗斯托夫伯爵说道，“我很后悔去拜访了他，而且还带了娜塔莎。”

“不，后悔什么呀？既然已经来了，就必须尽到礼节。至于他不愿意这样，责任在他。”阿赫罗西莫娃说道，她翻着手提包，在寻找什么。“已准备好了嫁妆，还有什么可等的？如果有没准备好的东西，我会派人送给你们的。虽然我对你们依依不舍，但是你们最好还是走。”阿赫罗西莫娃在手提包找到了什么，递给了娜塔莎，这是一封信，写信人为玛丽雅公爵小姐。“她写了信给你。她是多么痛苦啊！可怜的姑娘！她怕你以为她对你不喜欢呢！”

“她本人就不喜欢我嘛！”娜塔莎说道。

“别说傻话了！阿赫罗西莫娃喝叫道。

“我不相信任何人，我知道她讨厌我。”娜塔莎接过信，大着胆子说道。她神情冷漠、气愤而果断，阿赫罗西莫娃细细地端详着她，而且紧锁双眉。

“你呀，大小姐，你可不能如此答复我。”阿赫罗西莫娃说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给她回封信。”

娜塔莎没吭声，回自己房里看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来信。

在信里，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她为发生在俩人之间的误会而伤心。玛丽雅公爵小姐请她相信，无论她父亲的情绪如何，她都会爱她，因为她是哥哥的心上人，而她不惜为哥哥的幸福而牺牲一切。

“然而，”玛丽雅小姐在信中说，“您别认为家父反感您，他已年迈，又体弱多病，你要原谅，但是他为人善良，心胸宽广，对给予他儿子幸福的人，他一定会疼爱的。”玛丽雅公爵还向娜塔莎提出了再次约会的要求。

看罢信，娜塔莎便坐在写字台前写回信。“亲爱的公爵小姐，”娜塔莎毫不思索地写道，又停笔不动了，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她有什么要写的呢？“是的，曾经发生过那一切，但是现在情形截然不同，”看着刚刚开了头的信，娜塔莎坐在那儿心想。“难道我应该回绝他吗？真的如此吗？这一切真是可怕极了！……”为了不再想这些可怕的想法，她找宋尼雅去了，和她一同选择花样。

吃完午饭，娜塔莎回到房中，又把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信拿了起来。“一切真的结束了吗？”她心想：“一切都来得那么迅速，真的毁掉了以前的一切吗？”她热情地回忆起她对安德烈公爵的爱情，同时又感到自己爱阿纳托里，她在脑海中勾画着自己如何成为安德烈公爵夫人的生动图景，反复地想像着自己和安德烈公爵共同生活的快乐。与此同时，她又回忆起昨天与阿纳托里见面

的细节，兴奋不已，浑身燥热。

“为什么不可同时成全两件事呢？”偶尔，她头脑发昏，心中这么想。“惟独如此，我才能获得彻底的幸福。但是如今我必须进行选择，失去任何一个，我都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我没法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安德烈公爵，或者隐瞒着他。然而，那个人并没损失什么。由于安德烈公爵的爱情，我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幸福我真的可以抛弃吗？”

“小姐，”一个年轻的女仆表情神秘地走了进来，低低地说，“有人命我交给您。”女仆把一封信交给了她。“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小姐……”女仆还在滔滔不绝地说话，然而娜塔莎想都没想就把信拆开了，读阿纳托里写的情书，然而却根本没看明白，她只知道写信者是他，是她爱的那个人。“是的，她爱着他。否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否则她怎么会收到他的情书呢？”

娜塔莎用颤抖的双手拿着由陶洛霍夫替阿纳托里代写的语言炽热的情书。她看着信，觉得她所有的感情的回声都在这封信中。

“从昨晚开始，上天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或者获得您的爱情，或者死亡。我再无别的路可走了。”这便是信的开头部分。然后他写道，他明白她的父母不同意把女儿嫁他为妻，其中原由不可告人，他只能告诉她一人，但是如果她爱他，只需说声“是”，他们的幸福是任何人间力量都无法破坏的。爱情能够战胜一切，他将偷偷地带着她去天涯海角。

“是的，是的，我爱他！”娜塔莎心想，她把信反复看了二十遍，在字里行间寻找着极其深奥的涵义。

那天晚上，阿赫罗西莫娃将要去阿尔哈罗夫家，提议带两个姑娘同去，娜塔莎以头痛为由呆在家里。

十　五

夜里，宋尼雅回到了家中，来到了娜塔莎的房中，她很惊讶地看见娜塔莎和衣睡在长沙发上，已被拆开的阿纳托里的信就放在一旁的桌上，宋尼雅便读了起来。

宋尼雅边读信，边盯着睡熟的娜塔莎，希望从她的表情上找出她读了信后的反应，然而一无所获。她的神情是平静的、温柔的、幸福的。宋尼雅用手抓住胸部，以免喘不过气来，她脸色煞白，既惊惶又激动，浑身颤抖，坐在安乐椅上潸然泪下。

"我怎么丝毫没察觉到？这事怎么会这样呢？她真的不爱安德烈公爵了吗？她怎么任阿纳托里如此行事？显而易见，他既是骗子，又是坏家伙。如果尼古拉，可爱的品质高尚的尼古拉知晓此事，他会如何呢？前天，昨天，今天，她老是这么兴奋、果断而怪怪的，原来如此！"宋尼雅心想。但是她不会爱他，她也许不知道写信者是谁，就拆开了信。她也许生气了。这样的事情她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宋尼雅抹掉泪水，走近娜塔莎，端详着她的脸。

"娜塔莎！"她轻轻地喊了一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娜塔莎从梦中醒来，发现了宋尼雅。

"啊，你已经到家了？"

娜塔莎刚从甜蜜的梦乡中醒来，有力而又温柔地拥抱着朋友。当娜塔莎看见宋尼雅那惶恐不安的神情时，顿时显得困惑、疑虑。

"宋尼雅，信你看过了？"娜塔莎问道。

"是的。"宋尼雅轻轻地答道。

娜塔莎兴奋不已，微微笑了一下。

"不，宋尼雅，我再也没法忍受了！"娜塔莎说道，"我必须对

你说实话，你知道，我们都爱对方！……宋尼雅，好人，是他写信来……宋尼雅……”

宋尼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双眼注视着娜塔莎。

“那安德烈公爵该怎么办呢？”宋尼雅问道。

“唉，宋尼雅，唉，你真不会明白此时我感到多么幸福！”娜塔莎说道，“你不懂爱情是什么？是……”

“然而，娜塔莎，以前的那一切都结束了？”

娜塔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宋尼雅，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如此说来，你与安德烈公爵一刀两断？”宋尼雅问道。

“唉，你啥也不懂，别说傻话了，听我对你说。”突然，娜塔莎很烦闷地说道。

“不，我不能相信这件事。”宋尼雅又说了一次，“我不懂，整整一年里，你都在爱着他，突然，……你才与他见了三次面。娜塔莎，我不信，你在说玩笑话。你只要三天时间就会忘掉一切，就是如此……”

“三天，”娜塔莎说道，“我觉得自己已经爱了他一个世纪。我觉得在此之前，我没爱过任何人，像爱他一样地爱过任何人。你没法理解此事，宋尼雅，稍等片刻，来，坐这儿。”娜塔莎搂抱和亲吻宋尼雅，“听说，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你肯定也听说过，但是直到如今，这样的爱情我才体会到，这与过去大相径庭，我一见到他，就觉得我是他的奴隶，他是我的主人，我没法不爱他。对，我是他的奴隶！我做他吩咐的任何事情。你不能理解这一点。我又能怎样呢？我又能怎样呢？宋尼雅！”娜塔莎惊喜交加地说道。

“但是你想想你的所作所为！”宋尼雅说道，“我一定要管这件事。这些秘密信件……你怎能任他如此肆意妄为？”宋尼雅竭力不露出恐惧和厌恶，说道。

“我已告诉过你，”娜塔莎说道，“这由不得我，我爱他！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没法容许这种事情，我要告诉别人。”宋尼雅高声说道，她热泪盈眶。

“你怎么啦？看在上帝的面上……如果你告诉了别人，那我们就是仇人！”娜塔莎说道，“你要我背运，你要分开我们……”

见娜塔莎那一副恐惧的样子，宋尼雅又是替她感到羞愧，又是同情，眼泪夺眶而出。

“那么你们到底怎么啦？”宋尼雅问道，“他说什么了？他干吗不登门拜访？”

娜塔莎一声没吭。

“宋尼雅，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折磨我。”娜塔莎提出了要求，“你要知道，任何人都不应该干涉这种事情。我已经对你说过……”

“但是干吗要保密呢？他到底为什么不亲自登门？”宋尼雅问道，“他干吗不直接了当地向你求婚？安德烈公爵不是让你享有充分的自由吗？这种事情我不相信，娜塔莎，你考虑考虑，这不可告人的缘由是什么呢？”

娜塔莎吃惊地注视着宋尼雅，显而易见，这样的问题她还是头一次听到，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总会有原因的！”

宋尼雅一声长叹，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如果其中有原因……”宋尼雅开口道，但是她的怀疑被娜塔莎发现了，她显得很恐惧地打断了她的话头。

“宋尼雅，你不能对他心存狐疑，不可以，不可以！知道吗？”娜塔莎叫了起来。

“他爱你吗？”

“他爱我吗？”见朋友如此迟钝，娜塔莎遗憾地微笑着，“他的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你不是见过他吗？”

“然而要是他为人不正派呢？”

“他……不正派？你不明白！”娜塔莎说道。“要是他为人正

派，就应该公开他的意图，或者不再见你。你如果不愿意这样，我就给他写信，而且，我还要对爸爸说。”宋尼雅态度坚决地说道。

“可是我不能没有他！”娜塔莎说道。

“娜塔莎，我不理解你。你说什么呀！你为父亲想想，为尼古拉想想！”

“除了他，我不需要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他为人不正派？你怎么敢这么说？我爱他，难道你不明白吗？”娜塔莎嚷了起来。“宋尼雅，你出去，我不愿和你争吵，你出去吧！看在上帝的面上，出去吧！我是多么痛苦！难道你没看到吗？”娜塔莎竭力抑制自己的怒火，神情绝望地说道。宋尼雅失声痛哭，跑了出来。

娜塔莎来到桌前，想都没想就给玛丽雅公爵小姐写好了回信，这封信曾花了她整整一个小时，却依旧没写好。在信中，她简洁地告诉玛丽雅公爵小姐，她们之间不再存在误会了，安德烈公爵在出国前夕曾宽宏大量地让她享有充分的自由，她接受他的好意，请公爵小姐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万一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得罪了公爵小姐，请公爵小姐原谅她，但是她不能嫁给安德烈公爵为妻。娜塔莎觉得现在一切都简单而明了，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

罗斯托夫一家准备于星期五动身回乡。星期三那天，伯爵带着一位买主去看位于莫斯科的庄园。

启程那天，宋尼雅和娜塔莎应邀去库拉金家参加盛大的宴会。阿赫罗西莫娃带着俩人前往。娜塔莎在宴会上再次见到了阿纳托里。宋尼雅发现娜塔莎不愿让别人听见他们的交谈，而且与平时相比，她显得更加兴奋。回到家中，娜塔莎就向宋尼雅解释了一番，这正是她所期待的。

“宋尼雅，你说了他许多坏话。”娜塔莎轻轻地说道，如同期待得到别人的称赞的孩童一样，“今天，我向他挑明了。”

“什么，你说了些什么？他呢？娜塔莎，我很高兴你不对我生气。告诉我一切，告诉我所有的真相。他到底说什么了？”

娜塔莎思索了一会儿。

“唉，宋尼雅，如果你能如我一样地了解他，那该多好啊！他说……他问我向安德烈公爵承诺过什么。当他听说我可以回绝安德烈公爵，他十分开心。”

宋尼雅一副愁闷的样子，发出了一声叹息。

“但是你没有回绝安德烈公爵，是这样的吗？”

“可能我已经回绝了安德烈公爵，可能我已和他断绝了关系，你干吗以为我那么坏？”

“我没有。我只是不懂……”

“稍等片刻，宋尼雅，你会明白一切的。你会知道他的为人的。你别把我想成坏人，也不要把他想成坏人。”

“我从没把任何人想成坏人。我爱任何人，也同情他们。但是我又能怎样呢？”

娜塔莎的口吻很委婉，但是宋尼雅毫不让步。娜塔莎越是一副讨好的温柔相，宋尼雅就显得更加严肃而认真。

“娜塔莎，”宋尼雅说道，“你不允许我和你交谈，那我就依从你，现在是你自己先说的。娜塔莎，我不相信他。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呢？”

“你又来了，又来了！”娜塔莎截住了她的话头。

“娜塔莎，我担心你呢！”

“担心我什么？”

“我担心你会把自己给毁了。”宋尼雅说道，她的态度很坚决，甚至她自己也为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语颇感惊讶。

怒容再次出现在娜塔莎的脸上。

“我愿意把自己给毁了，把自己给毁了，而且越早越好，这与你无关。倒霉的是我，而不是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恨你！”

“娜塔莎！”宋尼雅心惊胆战地叫道。

“我恨你，恨你！你始终是我的仇人！”

娜塔莎冲出了房间。

娜塔莎不再理睬宋尼雅，而且总是不见她。在她既兴奋又吃惊，而且还一副负罪的样子，在房里不停地来回走动，时而抓抓这个，时而拉拉那个，然后又随手放了下来。

宋尼雅心中很不好受，但是依然凝视着朋友。

在伯爵预定回家的日子的前一天，宋尼雅看见娜塔莎在客厅的窗前坐了整整一天，似乎在等谁，一个军人路过，娜塔莎向他打了个手势，宋尼雅还以为那是阿纳托里。

宋尼雅更加细心地注意着朋友的一举一动，吃饭的时候，她发现娜塔莎怪怪的，神情极不自然，晚上时也是如此。她老是答非所问，说话时也是有了上句，没了下句，笑着面对每一个人。

喝罢茶，宋尼雅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怯怯的年轻女仆，她在等待娜塔莎。宋尼雅让她进去了，然后站在门边偷听，于是她发现了女仆是在转交信件。

宋尼雅一下子全明白了，今天晚上，娜塔莎会实施一个可怕的计划。宋尼雅敲响了她的房门，然而娜塔莎不肯让她进屋。

"她要和他离家出走！"宋尼雅心想。"她是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今天，她显得极其可怜，但是却十分坚定。她和舅舅道别时，竟流下了眼泪。"宋尼雅忆起了这一点。"是的，她要和他离家出走，然而我怎么办才好呢？"宋尼雅心里这么想着，与此同时，一些表明娜塔莎怀有可怕的意图的迹象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伯爵外出，我该怎么办呀？给阿纳托里写信让他解释一切吗？但是他能接受谁的命令而做出答复呢？按照安德烈公爵的意思，当不幸的事情发生时，就给皮埃尔写信吗？……也许她果真回绝了安德烈公爵（昨天，她寄了一封信给玛丽雅公爵小姐）。舅舅又不在家！"

把此事告知阿赫罗西莫娃？娜塔莎深得她的信任。然而，宋尼雅心中很害怕。

"无论如何，"在昏暗的走廊里，宋尼雅心想，"现在报答他们的恩情以及尼古拉的爱情的时机来了，否则，便无机会了。不，我

即便熬三个通宵也要守在这条走廊里，我一定要把她拦住，免得全家蒙羞。”

十　六

近来，阿纳托里住在陶洛霍夫家中。几天前，陶洛霍夫已制订好了诱拐娜塔莎的计划。宋尼雅偷听了情况并打定主意保护娜塔莎的那一天正是这个计划的实施日期。娜塔莎已经约定晚上十点走出后门去和阿纳托里碰头。然后，阿纳托里把她送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三驾马车，前往距莫斯科六十俄里的卡明加村，在那里，一位已被免职的牧师将为他们举行婚礼，在卡明加村，换乘的马车也已准备妥当，他们将前往华沙大道，最后乘坐驿车逃往国外。

阿纳托里不但拥有护照、驿马使用证，而且还有两万卢布，一半是找妹妹要来的，一半是陶洛霍夫为他借的。

前室里，两个证婚人正在饮茶，一为退职的低级官吏赫伏斯提科夫，他经常帮助陶洛霍夫布置赌局，一为退伍骠骑兵马卡林，他心地善良，性格软弱，对阿纳托里忠贞不二。

在陶洛霍夫宽敞的书房里，波斯壁毯、熊皮以及武器挂满了四壁，上至天花板。陶洛霍夫身着旅行装，脚蹬高统靴，坐在已打开了盖子的写字台前。账册和钞票放在桌面上。阿纳托里则制服敞开着，走出证婚人坐着的房间，穿过书房，走到后房，在那里，他的法国随从和其他的仆人正在整理行李。陶洛霍夫则数钱记账。

“我说，应该给赫伏斯提科夫两千卢布。”陶洛霍夫说道。

“行，就给他两千卢布吧！”阿纳托里说道。

“马卡林甘愿为你不畏艰辛，从不要求什么。好了，我已经算好了账。”陶洛霍夫说罢让他过目，“是这样的吗？”

“是的，当然正确。”阿纳托里说道，显而易见，他并没倾听陶洛霍夫说话，始终满面笑容地注视着前方。

陶洛霍夫把写字台的盖子砰地一声关上了。他面带讥讽的微笑转身面对着阿纳托里。

“以我之见，你还是放弃此事吧！现在放弃还不晚！”陶洛霍夫说道。

“笨蛋，”阿纳托里说道，“别说傻话了！你真不明白……只有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说真的，算了吧，放弃行动！”陶洛霍夫说道，“我说正经话，难道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

“哼，又来惹我发火了？去！什么？……”阿纳托里紧皱双眉，说道。“现在我哪有时间和你开这种蠢笨的玩笑！”说罢，他出去了。

见阿纳托里走了，陶洛霍夫的脸上带着不屑而又宽容的微笑。

“你稍等片刻。”他在阿纳里身后说，“我并非开玩笑，我是说真的，你回来，赶紧回来。”

阿纳托里又走了回来，他尽量认真地注视着陶洛霍夫，不知不觉地听从于他。

“听我说，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干吗跟你开玩笑？我们俩产生过矛盾吗？为你安排这一切的人是谁？为你找牧师的是谁？给你拿到护照的是谁？为你筹钱的是谁，不都是我吗？”

“谢谢！你以为我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吗？”阿纳托里一声长叹，和陶洛霍夫拥抱。

“我帮助了你，但是我依然要提醒你，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如果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这也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嗯，你带走她，很好！但是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一旦你被发现已结过婚，你就得吃官司……”

“哼！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阿纳托里再次紧皱双眉，“我不

是已经向你做了解释吗？呃？”阿纳托里生性极其倔强，如同一般头脑简单的人那样。他把他已经说过一百遍的道理再次讲给陶洛霍夫听，“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吗？我主意已定。如果这是无效的婚姻，”他弯起一个指头，“那么我就不用承担责任；反之，也没事，到达外国后，这件事无人知道，你说呢？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说真的，还是放弃吧！你干吗要自找烦恼？……”

“滚！”阿纳托里喝道，他双手揪住头发，出了房门，却马上就走回来了，在陶洛霍夫面前的安乐椅上盘腿坐下，“鬼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呃，你摸一摸，跳得多剧烈！”他拉着陶洛霍夫的一只手贴在胸膛上，“啊，老兄，多么美丽的腿！多么迷人的目光！简直是位女神！！呃？”

陶洛霍夫一脸冷笑，他那很漂亮的双眼闪闪发亮，显而易见，他要再开开他的玩笑。

“那么当花完钱时咋办啊？”

“咋办？呃？”阿纳托里重复道，一想到未来，心中确实感到茫然。“咋办？我不知道……哼！干吗说这些废话？”他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到了！”

阿纳托里来到了后房。

“喂，马上就好吗？干吗还磨蹭？”他对仆人大声喝道。

陶洛霍夫收好钱，吩咐仆人拿来起程前吃的酒菜，然后便走向马卡林和赫伏斯提科夫的屋里。

书房里，阿纳托里支撑着手臂，在沙发上躺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面带微笑，嘴里不知在说什么。

“来，吃东西！来，喝酒！”从另一间屋子里传来了陶洛霍夫的喊声。

“不！”阿纳托里答道。他依然面带微笑。

“过来吧！巴拉加到了！”

阿纳托里起身来到餐室。巴拉加是位三驾马车车夫，较有名

气,他为陶洛霍夫和阿纳托里赶了六年的马车。当阿纳托里的团队驻扎在特维尔时,他多次在黄昏时分拉着阿纳托里从特维尔动身,天亮时便已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晚上再把他拉回特维尔。他曾多次拉着陶洛霍夫摆脱追捕,曾多次拉着他们、吉卜赛人、骚娘们(巴拉加是这么说的)在城里游逛,为了他们,在莫斯科街上,他曾多次把行人和别人的车子撞倒在地,老爷们(他对他们的称呼)每次都救下了他。为了他们,有许多马被他赶死了;他们多次鞭打他,多次用他喜欢的香槟酒和马德拉酒灌醉了他。他们各种各样的恶作剧他都清楚。由于这种恶作剧,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去西伯利亚了。他们经常吩咐巴拉加参与吉卜赛人的宴会和舞会,他们通过他花掉的钞票远远不止一千卢布。他为他们服务,每年都有大约二十次要玩命。他为他们服务,他们付给他的钱都不及赶坏了的马匹的价钱。然而他喜欢他们,也喜欢这种时速为十八俄里的飞奔,他喜欢把马车撞翻在地,把行人撞倒,在莫斯科街上风驰电掣地奔跑。他喜欢身后醉酒的老爷纵声大叫:“快点! 快点!”尽管已快到极限;他喜欢鞭打吓得半死躲避的乡下人的脖子。他经常心想:“这样的老爷才是货真价实的!”

巴拉加也甚得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的欢心。因为他技术好,善于赶车,他们有相同的爱好。对别人,巴拉加讨价还价,毫不让步,而且两个小时的价钱为二十五卢布。别人乘车时,他很少亲自动手,经常让下手赶车。但是当“自己的老爷”乘车时,他不但亲自出马,而且从不计价。每几个月后,他从随从处得知老爷们手头宽裕,于是就一点酒也不喝,清早就来见他们,深鞠一躬,乞求老爷援助,而老爷们也常常吩咐他坐下。

“您救救我吧!老爷,大人。”巴拉加说道,“我没有马了,我要到集市上去一趟,尽量多借点给我吧!”

当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手里有钱时,往往一出手就是一两千卢布。

巴拉加是位农民,二十七岁,个子矮小,黄色的头发,红通通

的面孔，塌鼻子、红红的粗脖子，一双颇有神采的小眼睛，一小撮山羊胡子。他穿着羊皮袄，外套一件蓝色的薄长袍，它的里子是用绸缎做成的。

巴拉加面对着门对面的圣像，画了个十字。然后走近陶洛霍夫，把一只不大的黑手伸给了他。

"陶洛霍夫老爷！"他边鞠躬边喊道。

"老弟，你好！"巴拉加向刚进来的阿纳托里打招呼，并且也把手伸给了他。

"巴拉加，我告诉你。"阿纳托里说道，并按着他的双肩，"你是否喜欢我？呃，现在，为我要你跑一趟……你套了什么马？呃？"

"按照你派去的人的吩咐，我把您的千里马套上了！"巴拉加答道。

"好，听着，巴拉加！即使是赶死了三匹马，也务必在三个小时到达。明白吗？"

"如果赶死了所有的马，那我们怎么走路呀？"巴拉加眨了眨眼睛，说道。

"你竟敢开玩笑！小心我把你的脸打烂！"突然，阿纳托里圆睁双眼，大声喝道。

"我咋是开玩笑呢？"车夫面带笑容地说道，"为自己的老爷做事，我什么时候对马心疼过？马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行！"阿纳托里说道，"你坐下吧！"

"对，你坐下吧！"陶洛霍夫说道。

"我站会儿吧！陶洛霍夫老爷。"

"坐下吧！少说废话，喝酒吧！"阿纳托里说道，倒了一大杯马德拉酒给他。一看到酒，车夫顿时双眼发光。出于礼貌，他谦让了一番，随后就一口气喝光了，再把藏在帽子里的红色的丝绸手帕拿出来擦嘴。

"老爷，何时动身啊？"

"这……"阿纳托里看看表，"现在就动身，小心，巴拉加！依

你之见，能来得及吗？”

“只要出门吉利，怎会来不及呢？”巴拉加说道，“上次拉您去特维尔，七个小时就够了。老爷，您该没忘吧？”

“你可知道，有一次圣诞节，我从特维尔动身，”阿纳托里想起了往事，面带笑容地对马卡林说道。马卡林睁大双眼，带着讨好的神情注视着阿纳托里，“你会不相信的，马卡林，我们飞也似地奔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和一个车队相遇，就把两辆大车抛在身后。是这样的吗？”

“那可真是几匹了不起的马！”巴拉加继续说道，“当时，我套了两匹拉边套的小马和栗色的辕马。”他对陶洛霍夫说道，“您可能不会相信，老爷，那几匹马飞奔了六十俄里，我没法勒住它们，双手都冻僵了，发麻，我扔下了缰绳，我说，老爷，您亲自出马吧！说罢，倒在雪橇里，马车根本不需要赶，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是无法勒住它们的。只用了三个小时，那些鬼东西就到了目的地，只有左边的那匹马死了。

十　七

阿纳托里走出屋子。几分钟过去了，他身穿皮袍，腰系银腰带，歪带貂皮帽，帽子与他那张漂亮的脸蛋很相配。他走了回来。照照镜后，他又以同样的姿态走近陶洛霍夫，并随手端起一杯酒。

“陶洛霍夫，再见了，谢谢你的帮助，”阿纳托里说，“喂，兄弟们，朋友们……”他思索了一会儿，“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再见了。”他又转身面对着马卡林说道。

虽然大家都和他一同出发，阿纳托里却对伙伴们讲一些庄严而感人肺腑的话，他昂首挺胸，晃动一条腿，不急不慢地大声说：

“请大家把酒杯都举起来，巴拉加，你也一样。我所有青年时代的伙伴们，朋友们，我们曾在一起吃喝玩乐过，对不对？我们即将分别了，我马上要出国了，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们呢？既然我们曾一起高兴过、生活过，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乌拉！……”阿纳托里一口气喝干了酒，把杯子摔在地上。

“祝你健康！”巴拉加喝干了酒，并用手帕擦拭嘴边。马卡林拥抱着阿纳托里，热泪盈眶。

“唉，公爵，我真不愿让你走。”马卡林说道。

“再见了，再见！”阿纳托里叫道。

巴拉加正准备向屋外走去。

“不，稍等片刻，”阿纳托里说，“把门关上，大家坐一会儿。就是这样。[①]”大家把门关上，又都坐了下来。

“好，朋友们，现在可以出发了！”阿纳托里站起身来。

约瑟夫递过挎包和军刀，众人来到了前厅。

“皮外套呢？”陶洛霍夫说，“伊格纳拖卡，去找一下玛特廖娜，把皮外套——貂皮外套要过来。我曾听别人谈及过如何拐走姑娘。”陶洛霍夫眨眨眼说道，“她肯定身着便服逃出家门，而且半死不活的，只要你一停留，她就会鼻涕眼泪横流，哭爹喊娘，眼看即将冻死了，于是就哭着要回家。就必须用皮外套裹着她，放在雪橇上。

随从拿着一件狐皮女斗篷来了。

“笨蛋，我不是说过要貂皮的吗？玛特廖娜，要貂皮的，”陶洛霍夫高声喊道，即使隔着几个屋子也能把他的叫喊声听得一清二楚。

一个身材瘦削，面容姣好，脸色苍白的吉卜赛女人，她有着一双乌黑乌黑闪闪发亮的眼睛和一头黑里透灰的鬈发，身上披着红围巾，臂上挽着一件貂皮外套跑了出来。

---

① 俄国风俗，出门前坐一会儿，预祝一路平安。

“我不会小气的，没什么，拿去吧！”吉卜赛女人说，她见到老爷，心中恐惧，却又心疼她的貂皮大衣。

陶洛霍夫没有理睬她，拿起皮外套裹起了玛特廖娜。“就是这样做，明白了吗？”陶洛霍夫演示给阿纳托里看，“然后是这样，”他翻起外套领子，让她的一小块脸露了出来，“然后就这样，看见了吗？”他把阿纳托里的头推近外套领口，从那儿可以欣赏到玛特廖娜那美丽的笑脸。

“再见了，玛特廖娜！”阿纳托里亲吻着她，“唉，这样的幸福日子接近尾声了，替我问候斯焦施卡。嗯，再见了，再见了，玛特廖娜，祝福我吧！”

“公爵，上帝会保佑你的！”玛特廖娜以吉卜赛人的嗓音与阿纳托里道别。

两辆三驾雪橇停在门口台阶前，两位年轻的车夫把马勒住。巴拉加上了第一辆雪橇，举起双臂，不急不缓地整理着缰绳。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上了他的雪橇，马卡林、赫伏斯提科夫和随从则上了另一辆雪橇。

“出发吧？”巴拉加问。

“走吧！”巴拉加喊道，手上绕着缰绳，沿着尼基塔林荫大道，雪橇一路飞驰。

“驾，让开，喂……驾！”巴拉加和驾座上的小伙子的吆喝声传得老远。在阿尔巴特广场，雪橇把一辆马车撞翻在地。咔嚓作响，混杂着人的惊叫声，然而雪橇没有理会，依旧沿着阿尔巴特街向前飞奔。

巴拉加在波德诺文斯基街上跑了两段路后，把马勒住了。接着又驶回老马厩街十字路口，停止了前进。

小伙子从驾座上一跃而下，抓住缰绳，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到了一家大门前，吹响了哨音，院内传来一声口哨，一位使女过来开门。

“大家走进院子里吧，否则会被人发现的，她立刻出来。”使

女说道。

陶洛霍夫守候在大门口，阿纳托里被使女带进了院子，绕过拐角，上了台阶。

阿赫罗西莫娃的身材魁梧的随从加夫里洛前来迎接阿纳托里。

随从拦住了去路，低低地说："请去一下夫人那里。"

"什么夫人，你又是谁？"阿纳托里气喘吁吁地问道。

"我是奉命前来为您带路，请进！"

"回来，阿纳托里！"陶洛霍夫大声叫道，"事情有变，快点回来。"

在门口，陶洛霍夫同门房打起来了，因为当阿纳托里进去后，门房锁上后门。陶洛霍夫竭尽全力地推开门房，拉开后门，随即跑向雪橇。

十　八

在走廊里，阿赫罗西莫娃与泪流满面的宋尼雅相遇了，让她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阿赫罗西莫娃一把从宋尼雅手中抢过纸条扫了一下，怒气冲冲地找娜塔莎去了。

"贱货，丢脸的东西！"她对娜塔莎破口大骂，"我不听解释！"她一把推开了正用诧异而干巴巴的眼睛注视着她的娜塔莎，锁上房门，并命令门房提高警惕，只准人进，不准人出。并吩咐跟班带来进来的人。自己则呆在客厅里等着诱拐犯的到来。"

加夫里洛走了进来，报告说来人都已逃之夭夭。阿赫罗西莫娃紧皱双眉，站起身来，双手交叉放在身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思索着该如何行动。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她摸了摸关娜塔莎的房门钥匙，走向娜塔莎的房间。走廊里，宋尼雅则放声大哭。

"看在上帝的份上，阿赫罗西莫娃夫人，请允许我进去看看

她吧！”宋尼雅请求说。阿赫罗西莫娃径直开门进去，对她毫不理睬。“真是个下流胚子，恶心！……在我家里，下贱货……可是她父亲真令人同情。”阿赫罗西莫娃心想，竭尽全力克制住全身怒火。“不管怎么困难，我要大家对此事闭口不提，不要让伯爵知道。”阿赫罗西莫娃迈着大步走近娜塔莎。娜塔莎双手捂脸，纹丝不动，躺在沙发上。刚才阿赫罗西莫娃离开时她就是这幅姿势。

“好哇！真是太好了！”阿赫罗西莫娃大声说道，“在我家里偷会情夫！不要再装腔作势了，你听着，我在跟你说话。”阿赫罗西莫娃推了推娜塔莎的手，“我在跟你说话，你这贱货丢尽了颜面，我本不想轻饶你，但可怜你那老父亲。我不愿让他知道此事。”娜塔莎依旧没动，但由于哭泣，全身抖动。阿赫罗西莫娃回头看了一眼宋尼雅，她坐在娜塔莎的身边。

“算他走运，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但我能找到他。”阿赫罗西莫娃大声说，“你听见我对你说的话没有？”她用一只大手把娜塔莎的脸转了过来，阿赫罗西莫娃和宋尼雅都惊讶不已，她眼睛闪闪发亮，泪水已干，双唇紧闭，脸颊陷了下去。

“不要管我……我没有事……我要死了……”娜塔莎使劲地推开了阿赫罗西莫娃的大手，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姿势。

“娜塔莎！……”阿赫罗西莫娃说，“我是为你好，你躺着，就这样子，我不动你就是，可你得听着……你犯了多大的错误，我不责备你，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然而你父亲明天回来，叫我如何对他交待呀？”

娜塔莎痛哭，全身抖动。

“他终会知道的，另外你哥哥，你的未婚夫都会知道的。”

“我没有未婚夫，我已回绝了他！”娜塔莎喊道。

“那也没有什么不同。”阿赫罗西莫娃接着道，“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他，你父亲，我了解他，他会和他进行决斗的，这样行吗？呃？”

“哦，不要管我，你们什么都要管！为什么？为什么？谁要你

们管?!"娜塔莎欠起身，用凶狠的目光注视着阿赫罗西莫娃。

"你究竟想干吗?"阿赫罗西莫娃火气又上来了，"什么?谁管你了?谁不让他登门拜访了?为什么他们要用对待吉卜赛人的方式带走你?即使他拐走了你，就以为没法找到他了?……你父亲、哥哥、未婚夫就没法找到他了?他是个无赖，是个流氓，仅此而已!"

"可他比你们谁都好，"娜塔莎又欠身大声反驳，"如果不是你们多管闲事……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搞的?宋尼雅，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滚开!……"娜塔莎哭得伤心欲绝。只有发觉自讨苦吃的人才会如此失声痛哭。阿赫罗西莫娃不想开口，但娜塔莎又喊道，"走开!走开!你们都恨我，鄙视我!"再次扑倒在沙发上。

阿赫罗西莫娃又教训了娜塔莎一通，并要求她不要把这一切告诉伯爵，并要她知道，只要她娜塔莎下定决心，忘记一切，不论任何人察觉，那么此事就无人知晓。娜塔莎默默无语。她没有放声大哭，但全身哆嗦，发冷似的。阿赫罗西莫娃为她放好了枕头，并把两条被子盖在她身上，端来菩提花茶，然而娜塔莎毫不领情。

"让她睡吧。"阿赫罗西莫娃说。以为她睡着了，便走了出去。实际上她一直都是醒的，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注视着前方。娜塔莎通宵没有入睡，但也没有哭泣，并没有与数次起床看望她的宋尼雅搭话。

第二天早餐前，罗斯托夫伯爵从莫斯科郊外自家庄园中打道回府了。因为已经成交了，心里十分高兴。现在他再不必呆在莫斯科处理事情了，该回去同伯爵夫人团圆了。阿赫罗西莫娃迎了上去，并马上对他说娜塔莎昨天病了，已经请医生去了，但是今天很有好转。娜塔莎整个早上都呆在房里，她的双唇干裂，紧闭着，瞪着一双毫无神采的、干巴巴的眼睛坐在窗边，惊惶地看着街上的行人，慌乱地回头看进屋的人，显而易见，她在等他的

消息，等他亲自登门或捎信来。

伯爵上楼来看她，男人的脚步声传入她耳中，她忐忑不安地回头望去，冷漠甚至是憎恨依旧呈现在她的脸上。见父亲来了，她都没有起身相迎。

“小天使，你怎么啦？生病了？”伯爵问。

“是的，我生病了。”娜塔莎好一阵子才答道。

伯爵见她脸色不好，极为不安，问是不是未婚夫出事了，娜塔莎告诉他不用担心，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阿赫罗西莫娃证实了一下，家中一切都好。但伯爵早从女儿假装生病的焦躁不安中，阿赫罗西莫娃和宋尼雅难为情的神态中判断出：在他出去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不敢相信爱女会做出丧尽颜面的事情来。另外，他十分钟爱安宁和高兴，就没有问下去，竭力说服自己相信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但是由于女儿患病，归期只得推迟，他心中很不高兴。

十　九

自妻子到达莫斯科的那天开始，皮埃尔就打算离家出走，避免和妻子相处。罗斯托夫一家刚到莫斯科后，娜塔莎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急急忙忙地去了却一桩心愿，前往特维尔巴兹杰耶夫的寡妇处，她同意让他带走亡夫的一批文件。

皮埃尔一回到莫斯科后，阿赫罗西莫娃就来信了，请他去商量一件关于安德烈公爵和未婚妻的重要事情。皮埃尔不想与娜塔莎见面。他觉得他对她的感情已有些不正常了，远远不是一个已婚男子对朋友未婚妻的正常感情。然而命运总是让他俩纠缠不清。

“怎么啦？他们的事同我有什么关系？”皮埃尔边寻思边穿衣服准备动身前往阿赫罗西莫娃家去。“但愿安德烈公爵早点回来

举行婚礼。”在往阿赫罗西莫娃家的路上，皮埃尔心想。

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上，有人在叫他。

“皮埃尔，回来有段时间了？”声音很熟悉；皮埃尔抬头一看，来了一辆由两匹灰马拉的豪华雪橇，阿纳托里和马卡林坐在上面，雪橇狂奔而去，溅起雪泥点点。阿纳托里微垂着脑袋，用海龙皮衣领遮住了脸，笔挺地端坐在雪橇上，一副花花大少的派头。他的脸红扑扑的，容光焕发，白翎皮帽歪戴在头上，擦了油的鬈毛露了出来，上面积满了雪花。

“是啊，”皮埃尔心想，“只顾目前享乐，没有忧愁，心安理得。如果真能如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在阿赫罗西莫娃的前厅里，仆人们帮他脱下外套，请他到女主人的卧室去一趟。

一推开通往大厅的门，皮埃尔一眼看见窗前坐着娜塔莎，脸色憔悴不安，怒容满面。她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紧皱双眉，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走了。

“怎么啦？”皮埃尔刚迈进阿赫罗西莫娃的卧室，开口便问。

“好事！”阿赫罗西莫娃答道，“这是我五十八年来第一次遇到的如此丢脸的事。”在获得皮埃尔保证不泄露秘密之后，阿赫罗西莫娃就把娜塔莎怎样回绝未婚夫，皮埃尔的妻子海伦从中牵线，娜塔莎乘父亲出门了与阿纳托里私奔，然后秘密结婚等情况一一告诉了皮埃尔。

皮埃尔把肩膀耸起，嘴张开后便没有合上，听罢阿赫罗西莫娃的话语，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安德烈公爵的未婚妻，极其可爱的娜塔莎，竟然要舍弃安德烈公爵，钟情于已婚（皮埃尔知道他已结过婚）的傻瓜阿纳托里，甚至疯狂地想同他私奔，皮埃尔几乎没法弄明白此事，也不敢想像。

他从儿时就熟悉娜塔莎的可爱形象，同她如今的下贱，愚蠢而狠毒的行为，怎么也没法吻合。他想起妻子，“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皮埃尔喃喃自语。想到娶坏女人为妻，并非是自己一个人

才遭到的噩运。然而他为安德烈公爵感到难受,为有人重创了他的自尊心而难受。他越是同情朋友安德烈,心中也就更加看不起,憎恨刚才冷冰冰地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娜塔莎。他不明白,娜塔莎此刻心中满是绝望和耻辱,她那庄严而不可侵犯的神气只是一层脆弱的外衣。

“什么,结婚?”皮埃尔听到阿赫罗西莫娃的话,“他不能结婚,他已结过婚了。”

“那简直太卑鄙了!”阿赫罗西莫娃说,“贱小子,真是个混蛋! 可她还在等他呢,已有两天了。总得让她知道这件事,不能再等了。”

阿赫罗西莫娃得知阿纳托里已婚的详细情况后,把阿纳托里骂了千万遍,也难泄心头之恨,然后,便把找他来的原因告诉了皮埃尔。她担心罗斯托夫伯爵或者安德烈公爵(他可能随时会回来)知道真相,而她不想让他们知道,那样可能会引起他们同阿纳托里之间的决斗,因此她要求皮埃尔以她的名义将他的内弟驱逐出莫斯科,滚出她的视野。皮埃尔此时才知道老伯爵,尼古拉·安德烈的困境,同意依言行事。阿赫罗西莫娃又简要地重复了一下要求,就安排皮埃尔到了客厅里。

“一定要当心,伯爵一无所知,因此,你也要佯装一无所知的样子,”阿赫罗西莫娃又叮嘱了几句。“我去告诉她别等了! 如果您愿意,就请别走,一块吃饭。”阿赫罗西莫娃冲皮埃尔大声道。

皮埃尔见到了老伯爵,老伯爵正烦得要命,这天早晨,娜塔莎对他说,她已回绝了安德烈公爵。

“真是烦人!”老伯爵对皮埃尔说道,“老弟,做母亲的没有同来,对付这个小丫头真是伤脑筋,我真后悔来这一趟。我与你推心置腹地说,你也知道,她一声不响地就回绝了未婚夫。说老实话,我从来不认为这门亲事称心如意,即使他是个好人,但是他违背了父亲的意志,总不会得到幸福的。另外,娜塔莎根本不愁没有求婚者。但是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她未征得父母

的许可就走了这条路！现在她又生病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糟糕透顶，皮埃尔伯爵，做母亲的不在这儿，女儿真不容易对付……”皮埃尔见伯爵心情很不好，就竭力岔开话题，然而，伯爵再次回到了令他苦恼的这件事情上。

宋尼雅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娜塔莎感到有点不舒服，她呆在自己房里，她希望与您见面。阿赫罗西莫娃也在那儿，也请您去一下。”

“对了，您和安德烈公爵是好朋友，她也许想请您转达一些话。”伯爵说道，“哦，老天哪！天哪！以前一切都好好的！”他用手揪住两鬓上的稀疏的白发，出去了。

阿赫罗西莫娃对娜塔莎说，阿纳托里是已婚男人。但是娜塔莎不肯相信，要求皮埃尔当面对证。宋尼雅带领皮埃尔穿过走廊走向娜塔莎的房间时，对他说了此事。

娜塔莎脸色苍白，神情严厉，和阿赫罗西莫娃坐在一起。一见皮埃尔来了，就向他投去炽热、闪亮的目光，带着询问的意味。她既没微笑，也没点头致意，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她的目光在问道：他和阿纳托里是朋友，还是如别人一样是仇人？对于她来说，皮埃尔似乎是不存在的。

“他无所不知，”阿赫罗西莫娃手指皮埃尔，对娜塔莎说道，“让他对你说，我所说的话是否是真的？”

娜塔莎一会儿看看阿赫罗西莫娃，一会儿看看皮埃尔，如同一只望着猎狗和猎人的被追逐的受了伤的野兽。

“娜塔莎小姐，”皮埃尔开始说话了，他垂下双眼，心中既同情她，又对他必须做的这件事感到厌恶，“对于你来说，是否是真的没什么。因为……”

“这么说，说他已婚，不是真的吧？”

“不，这是事实。”

“他已经结婚，早已结婚了吗？”娜塔莎问道。“您可以发誓吗？”

皮埃尔对她立下了誓言。

“他还在这儿吗？”娜塔莎急忙问道。

“对，刚才，我还见到了他。”

显而易见，她已无言以对了。只做了手势，表示要众人出去。

二　十

皮埃尔没有在罗斯托夫家吃饭，立即告辞了。他乘车去了城里，四处寻找阿纳托里。一想起他，就立即热血沸腾，都很难呼吸。滑雪场上没有他，吉卜赛人那儿也没有他，康莫奈诺那儿也是如此。皮埃尔来到了俱乐部里，俱乐部里像往常一样：会员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和皮埃尔打招呼，谈论着社会新闻。一个茶房向皮埃尔请安，他的熟人和习惯他都了如指掌，他对皮埃尔说已为他在雅间里留了一个座位。米哈伊尔·扎哈雷奇公爵去了图书馆，巴维尔·基摩费伊奇还没到。在谈论天气时，皮埃尔的一位朋友问他是否听说了阿纳托里诱拐娜塔莎一事，这条满城皆知的消息是否属实？皮埃尔面带笑容地答道，这完全是造谣，因为他刚去了罗斯托夫家。他向人打听阿纳托里的行踪，有人说他还没到。有人则说今天他将来此吃饭。看着这些对他的心事一无所知的冷漠的人们，心中很奇怪。他转遍了几个大厅，直到客满，都没看见阿纳托里的影子。他没有吃饭就回到了家中。

那天，皮埃尔寻找的阿纳托里在陶洛霍夫家用餐，商议如何对这些失败的事情予以补救。他觉得必须再见一次娜塔莎，黄昏时分，他来到了妹妹家，与妹妹商量一下如何安排这次约会。皮埃尔找遍了莫斯科也没看见他的人影，当他到家时，听差告诉他阿纳托里公爵呆在伯爵夫人那儿。此时，伯爵夫人的客厅里宾客满堂。

回到家中后,皮埃尔还没与妻子见面。他走进客厅,也没理睬妻子(这时他对她的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一见阿纳托里,就走了过去。

“哦,皮埃尔,”伯爵夫人走近丈夫,说道,“我们的阿纳托里如今所面临的处境你不知道……”她刚说了半句话,就打住了话头,因为她看见丈夫低垂着脑袋,双眼发光,脚步坚定,神情可怕,显得疯狂而粗野,如同那次和陶洛霍夫进行了决斗一般。

“无论你走到哪儿,伤风败俗的罪恶就出现在哪儿。”皮埃尔对妻子说道,“阿纳托里,过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他说的是法语。

阿纳托里回顾了一下妹妹,顺从地站了起来,打算跟皮埃尔走。

皮埃尔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拉了过来,向外面走去。

“如果你胆敢在我的客厅里……”海伦自言自语地说,然而皮埃尔毫不理睬她,走了。

像往常一样,阿纳托里昂首挺胸地走在皮埃尔的身后,然而,神情忐忑不安。

皮埃尔来到书房,把门关上了,目光不看阿纳托里,说道:“你向娜塔莎伯爵小姐承诺过娶她为妻吗?你想拐走她吗?”

“老兄,”阿纳托里说的是法语(他始终都是说法语),“你采用这种口吻对我进行审问,我想我没有回答你的义务。”

本来皮埃尔就脸色苍白,这一下子更是气得脸色突变。他把阿纳托里的制服领子一把抓住,用力摇晃着他,直到阿纳托里惊恐不已才罢手。

“我告诉你,我要和你谈谈……”皮埃尔又说了一遍。

“什么?真是瞎胡闹!呃?”阿纳托里说道,摸了摸和呢子一块被撕掉的领口钮子。

“你这个无赖,坏家伙,我真想用这玩意把你的脑袋砸个稀巴烂!”皮埃尔说道。由于他在说法语,因此说得很不自然。他把

笨重的吸墨举了起来以对阿纳托里进行威胁，马上他又把它放回原处。

“你承诺过要娶她为妻吗？”

“我，我，我没想过这一点。我从来没有作过承诺，因为……”

皮埃尔截断了他的话头。

“你收到了她的来信吗？收到了吗？”皮埃尔走到阿纳托里面前，问道。

阿纳托里看了一眼皮埃尔，立即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把皮夹子掏了出来。

皮埃尔把阿纳托里递来的信拿了过来，把一张挡住了他的路的桌子推向一边，跌坐在沙发上。

“我不会对你如何的，你不必害怕，”皮埃尔说道，以对阿纳托里那恐惧的神情作出答复。“首先，把信交给我”，皮埃尔似乎在背书似的。“其次，”稍停片刻，他又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明天，你必须离开莫斯科。”

“但是我怎能……”

“再次，”皮埃尔没有理睬他，依旧说了下去，“关于你和伯爵小姐的事情，你必须永远只字不提，这一点，我知道我没法禁止你，但是如果你还讲点良心的话……”皮埃尔没再吭声，在屋里来回走动了几次。阿纳托里坐在桌边，紧锁双眉，紧咬双唇。……

“总而言之，你必须明白，除了你的快乐，别人的幸福和安宁也是要顾及的，为了寻欢作乐，你不惜把别人的一生都给毁了。你有权在我老婆那类女人中找乐子，她们明白从他们身上，你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她们会运用堕落的经历来对付你，但是承诺娶一位姑娘为妻……对她进行欺骗和诱拐……你怎么不知道，这是卑鄙的！与殴打老人和小孩没什么区别！……”

皮埃尔打住了话头，看了阿纳托里几眼，那已不再是愤怒的目光，而是带着询问的意味。

“我不明白这一点。呃？”阿纳托里说道，他见皮埃尔抑制住怒火，不由得胆大起来。“我不知也不愿知道这一点。”他说道，也没看皮埃尔，下颏微微颤抖，“但是您用卑鄙这类的字眼和我说话，作为一个体面人，我可不能答应。”

皮埃尔大吃一惊，看了看他，不知道他想怎样。

“虽然谈话只是在我们俩人之间进行，”阿纳托里继续说道，“但是我不能……”

“那么，您想让我向你道歉？”皮埃尔讽刺道。

“至少，你必须把您所说的话收回去，呃，如果你想让我服从你的吩咐的话，呃？”

“好，我收回。”皮埃尔说道，“对不起，”皮埃尔看看被撕下的钮扣，“如果你需要盘缠……”阿纳托里微微笑了一下。

经常出现在妻子脸上的那种无耻的媚笑又勾起了皮埃尔的怒火。

“哦，你们这些缺少心肝的下流货！”说罢，皮埃尔出去了。

第二天，阿纳托里就动身去了彼得堡。

二十一

皮埃尔坐着马车前往阿赫罗西莫娃家，对她说，已经执行了她的命令，将阿纳托里赶出了莫斯科。现在罗斯托夫一家人都惶恐不安。娜塔莎病情恶化。阿赫罗西莫娃悄悄对皮埃尔说，在娜塔莎知道阿纳托里已婚后，就把偷寻到手的砒霜吞了下去，吃得很少，心中恐惧极了，就把宋尼雅唤醒，把事情告诉了她。因此，及时帮她解毒，现在已没有生命危险，但身子仍很弱，不能回乡下，于是只好派人把伯爵夫人接到了莫斯科，皮埃尔看到了惊慌失措的老伯爵和泪流满面的宋尼雅，然而没看到娜塔莎。

那天，皮埃尔在俱乐部里用餐，众人都在议论诱拐娜塔莎一

事，他就努力否认，说是他的内兄向娜塔莎求婚遭拒，没有别的事。皮埃尔觉得他有义务来保卫娜塔莎的声誉。

皮埃尔整天胆战心惊地等候安德烈公爵的到来，每天都去老公爵那里打探消息。

老公爵从布莉恩小姐处得知关于娜塔莎的传闻，又读了娜塔莎写给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来信，信中要求解除婚约。他顿时仿佛比以前高兴，更希望儿子能早点回家。

阿纳托里离去几天后，安德烈公爵给皮埃尔来信了。说他已经到家了，并请皮埃尔前去看望。

安德烈公爵刚抵达莫斯科，立即找父亲要来了娜塔莎写的要求解除婚约的信（布莉恩小姐从玛丽雅公爵小姐处偷出了这封信，给了老公爵）。父亲又告诉了他一些关于娜塔莎私奔失败的事及一些捕风捉影的话。

安德烈公爵到家后的第二天，皮埃尔一大早就从家动身了，他本来以为他的情绪比娜塔莎好不了多少，因此，当他刚进客厅，听到他正在高谈阔论彼得堡的一个阴谋时，不禁极为诧异。老公爵和另一个人的声音时不时打断他的侃侃而谈。玛丽雅公爵小姐迎了出来，她长叹一声，用目光暗示安德烈公爵呆在隔壁，显而易见，她也流露出对安德烈不幸婚姻的同情。但是，从玛丽雅公爵小姐脸上看出来，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她打心眼里高兴，见哥哥如此对待婚变，她也感到快乐。

"听哥哥说，此事早在他的意料之中。"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当他听到此事时，情绪很好，出乎我的意料。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难道此事就真的了结了？"皮埃尔问道。

玛丽雅公爵小姐吃惊地注视着他，她甚至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提问。皮埃尔来到了书房里。安德烈公爵已改变了许多。身体明显好多了，然而两眉间增添了一缕皱纹。他穿着便服，面对着父亲和密歇尔斯基公爵，有力地做手势，争论已趋于白热

化。

他们正在讨论斯佩兰斯基，他被诬叛国，被流放。

“一个月以前，有人恭维他，但对他的目的毫不了解。现在，却纷纷倒戈批评他，责备他，”安德烈公爵说道，“批判一个倒势的人，把别人的过失全安在他头上，这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以我之见，如果本来有所建树的话，就应归功于他，这功劳全属于他……”安德烈公爵发现皮埃尔后立即停下来了。他的脸抽动了一下，气愤的神情浮现在脸上：“子孙后代会公正地评判他的。”说罢，他立即转过身来和皮埃尔打招呼。“你如何？又发福了？”安德烈公爵用热烈的口吻对他说，额上刚长出来的皱纹好像更加深了。“是的，不错。”他回答道，嗨地一笑。皮埃尔心里清楚他笑的含义：“我身体健康，然而却谁也不接受我的健康。”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略谈了几句，便谈及波兰边境那边，道路特别糟糕。还说他在瑞士与皮埃尔的几个熟人相遇，他还从国外为儿子请来了家庭教师德萨尔先生。然后，他又兴奋不已地加入两位老者对斯佩兰斯基的议论。

“要是他背叛国家和私通拿破仑证据确凿，那么早就向全国公布了。”安德烈公爵的声音激愤而急促，“我本人向来反感斯佩兰斯基，但是我热爱公平。”皮埃尔发现他这位朋友试图通过激烈争论与他毫无关联的事来忘却自身的痛苦。

密歇尔斯基公爵离去后，安德烈公爵就一把挽住皮埃尔的手臂，请他去他的卧室。房中摆放着一张已铺好的床，几个已打开的手提箱、衣箱。安德烈公爵走近一个箱子，拿出一个盒子，又打开盒子，拿出一个纸包。这件事他做得很敏捷，一声不吭。他站了起来，一脸的忧郁，紧闭双唇。

“对不起，麻烦您了……”皮埃尔知道安德烈公爵将提及娜塔莎的事情。同情和怜悯在他那张宽大的脸上交织在一起。皮埃尔的这种表情让安德烈愤怒不已。他就用坚定、干脆而又不快的口吻说：“娜塔莎伯爵小姐的退婚信我收到了，还听人说你内

兄向她求婚，是吗？”

“半真半假。”皮埃尔开口说道。但安德烈公爵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她的信和画像，”安德烈拿起桌上的纸包递给了皮埃尔。

“请把这些转交给伯爵小姐……如果你见到她的话。”

“她病得很严重。”皮埃尔说。

“那她还在莫斯科吗？”安德烈公爵问道，“阿纳托里公爵呢？”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阿纳托里早就离开了莫斯科，娜塔莎已经是半死不活……”

“她病成这样，我真感到难受，”安德烈公爵说道，他像他父亲一样冷酷无情地一笑。

“如此说来，阿纳托里先生没有赏脸向娜塔莎小姐求婚喽？”安德烈说罢，还哼了几声。

“他是已婚男人，他不能再结婚。”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不高兴地笑了，那神情依旧像老公爵。

“那他，你的内兄现在何处呢？我能问吗？”安德烈公爵问道。

“他去了彼得堡……然而，我不清楚……”皮埃尔说道。

“这没什么，”安德烈公爵说，“你告诉娜塔莎伯爵小姐，她不论过去、现在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我祝她心想事成。”

皮埃尔接过那纸包，安德烈公爵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或者倾听皮埃尔说，于是他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皮埃尔。

“我问你，我们在彼得堡的争论你还记得吗？”皮埃尔问道，“争论那个……”

“是的，记得。”安德烈公爵赶紧答道，“我曾经说堕落的女人应该得到宽恕，但是我可没说我可以宽恕，我做不到。”

“但是这是一样的事情吗？……”皮埃尔说道。安德烈公爵截住他的话头，用尖利的嗓音喊道：“要求我再度向她求婚，表现

得大度一些吗？没错，这是很高尚的行为，但是我不会仿效这种君子。如果你愿意做我的朋友，那么从此就别对我提及她……别提此事。嗯，再见，那么你同意转交吗？”

皮埃尔走了出去，前去看望老公爵和玛丽雅公爵小姐。

与平时相比，老头子好像更加兴奋。玛丽雅公爵小姐一如平时，但是皮埃尔发现，她对哥哥除了同情外，还为婚约的解除而快乐。皮埃尔注视着他们，恍然大悟，他们极其蔑视和憎恨罗斯托夫一家。在他们面前，甚至连那个抛弃了安德烈而移情别恋的女人的名字都不能提及。

吃饭的时候，众人谈起了战争，很显然，战争即将来临了。安德烈公爵侃侃而谈，时而与父亲，时而与瑞士教师德萨尔争论，显得很活跃。而皮埃尔深知他为何变得如此活跃。

二十二

那天晚上，为完成使命，皮埃尔前往罗斯托夫家拜访。娜塔莎依然在床上，伯爵到俱乐部去了，皮埃尔便把信交给了宋尼雅，随后就去探望阿赫罗西莫娃。阿赫罗西莫娃极想知道安德烈公爵闻听此事时的反应。十分钟过去了，宋尼雅走进了阿赫罗西莫娃的房中。

“娜塔莎坚持要与皮埃尔公爵见面。”宋尼雅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让他去她房里吗？你们还没把那里收拾好？”阿赫罗西莫娃说道。

“不，她已穿戴完毕，去了客厅。”宋尼雅说道。

阿赫罗西莫娃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伯爵夫人何时到家呀？可等得苦了我！你小心点，别告诉她任何事情。”阿赫罗西莫娃对皮埃尔说道。“又不忍心责骂她，她真可怜，真可怜！”

客厅的中央站着娜塔莎，她脸色苍白，憔悴不堪，却又极其严肃，根本找不到皮埃尔意料中的那种羞愧的神情。皮埃尔迈进大门时，她显得有点慌张，很显然，她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上前迎接还是站在原地等待。

皮埃尔匆匆地向娜塔莎走去。他原以为她一如平时地把手伸向他，然而她走到他面前后就站住不动了，喘着粗气，毫无神采地垂下两臂，如同走到大厅中央高歌一曲一般，但是表情却截然不同。

"皮埃尔伯爵，"娜塔莎飞快地说，"安德烈公爵以前是您的朋友，现在依然如此。"她改正说"（她觉得如今的一切都与昔日迥然不同）当时，他曾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你……"

皮埃尔静静地注视着她，发出沉重的喘气声。他本来一直在心里责备她，看不起她，然而此时此刻，他对她充满了怜悯，再也不忍心出言责备。

"他现在在此处，请您告诉他……请他宽恕我。"娜塔莎住口不说了，更加急促地呼吸，然而却没有流泪。

"行……我告诉他。"皮埃尔说道，"然而……"他不知该说什么。

显而易见，娜塔莎担心皮埃尔会怎么想。

"不，一切都完了，这我知道。"她连忙说道，"毫无挽回的余地了！我给他造成了如此的伤害，我深感难过。你只需告诉他，我请求他饶恕我，饶恕，饶恕我的所作所为……"她浑身颤抖，在椅子上坐下。

一种从未有过的同情涌上了皮埃尔的心头。

"我会对他说的，我会再次对他说的。"皮埃尔说道，"然而……，有一点我想知道……"

"知道哪一点？"娜塔莎用目光询问皮埃尔。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曾经爱过……"皮埃尔不知该如何称呼阿纳托里，每每想起他，他就满脸通红，"那个坏家伙，你是否曾

经爱过他？”

“别称呼他坏人。”娜塔莎说道，“但是我不知道，不知道所有的一切。”她再度哭泣。

怜悯、柔情和疼爱越发涌上了皮埃尔的心头，他觉得泪水从他的眼镜下面流了下来，他希望无人发现他在流泪。

“别说了，我的朋友。”皮埃尔说道。

娜塔莎为他那温柔、恳切、亲切的声音而感到吃惊。

“别说了，我的朋友，我会告诉他一切的。但是有件事我想求求您，请您视我为朋友，如果您需要帮忙、劝说或者聊天，您都可以想起我，当然不是指此时此刻，而是您心情平静的时候。”他握住她的手，亲吻了几下，“我将会感到快乐，如果我可以……”皮埃尔开始慌乱起来。

“别这么说，我不够资格。”娜塔莎高声说道，转过身去。正准备离开，但是皮埃尔握住了她的手，他明白自己还有话要说。然而一旦把话说出来，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您别这样，别这样，您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皮埃尔说道。

“我？不！我算是彻底完了！”娜塔莎的脸上浮现出羞愧和自卑的神情。

“彻底完了？”皮埃尔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要是我与现在不同，如果我是人世间最英俊、最聪明、最出类拔萃的男人，而且是自由之身，我将立即跪在您面前向您求婚。”

这么多天以来，感激和热情的泪水第一次涌出娜塔莎的双眼。她看看皮埃尔，向门外走去。

在她的身后，皮埃尔也疾步走到前厅，强行抑制了喉咙的热情，不让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披上皮外套，在雪橇上坐了下来。

“您现在要到哪儿去？”车夫问道。

“到哪儿去？”皮埃尔向自己发问，“现在我还能到哪儿去呢？难道到俱乐部去或者去别人家登门拜访？”比起他所领略的热情和爱情，比起娜塔莎那含泪的温柔、感激的最后一瞥，所有的人

都是可怜而又俗气的。

“回家。”皮埃尔吩咐道。虽然已是零下十度的寒冷天气，他却让熊皮外套敞开着，把宽广的胸膛高高挺起，高兴地呼吸着。

天气寒冷，却又是晴朗的。幽暗的星空高高地悬在那昏暗而又肮脏的街道上空，在那黑漆漆的屋顶之上。皮埃尔抬头望天，比起他的心灵的高度，他不再觉得尘世间的一切是那么卑微！雪橇驶到了阿尔巴特广场，一片广漠幽冥的星空展现在皮埃尔的眼前。几乎就在圣洁林荫道的正上空，众星烘托着一颗巨大而明亮的一八一二年彗星，它距离大地最近，它发出的白光和向上翘起的长尾巴显得非同一般。据说，这颗彗星可以预示着各种各样的灾难以及世界末日的来临，但是皮埃尔并不对这颗拖着长尾巴的星星感到恐惧。截然相反，皮埃尔显得很快乐，含着泪水仰望着这颗明亮的星星。彗星好像飞快地沿着抛物线划过广阔无垠的长空，突然箭一般地向地球射来，停留在它在夜空中已经选择好了的一点上，固执地翘着尾巴，在闪闪的星群中放射出光芒。皮埃尔认为这颗彗星与他心中对开始新生活的欢欣鼓舞之情和谐地联系在一起。

第 三 卷

第一部

一

一八一一年底，西欧军队开始增加装备和集结部队。一八一二年，这支包括辎重队和供给人员在内的几百万人的军队，声势浩大地从西向东开往俄国边境。自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开始向边境进发。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穿越俄国边境。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这是一场丧失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战争。几百万人犯下的罪行，就是全世界的法庭在若干世纪里都审理不完。暴虐、欺诈、叛变、偷盗、伪造文书、发行伪币、抢劫、放火和杀人，这些累累的罪行却不被做这些事的人所认识。

这场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它的导火索是什么？天真的史学家断言：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奥登堡大公的受辱、大陆体制的解体、拿破仑的侵略野心、亚历山大的强权政治、外交官员的错误判断等等。

照这样说，只要是梅特涅·鲁勉采夫或者塔列兰，在朝拜和晚会期间认真写一篇行文美妙的通牒，或者是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上这样一封信："仁兄陛下，我愿意把公国交还给奥登堡大公"，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这样看待这场战争是很自然的。拿破仑认为，是英国的阴谋诡计导致了这场战争（他在圣海伦娜岛上曾这样讲过），这也不难理解。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是拿破仑的侵略野心导致了这场战争；奥登堡大公认为，是由于对他实施的暴虐导致了这场战争；商人们认为，是因为欧洲大陆体制的解体导

致了这场战争；老战士和将军们认为，要把他们派上用场才有了这场战争；当时的正统派认为，要使良好规则得以恢复必须有这场战争；当时的外交官员们认为，是由于一八零九年俄奥联盟没有巧妙地骗过拿破仑，第 178 号备忘录用词不妥导致了这场战争。人们对此提出的众多原因，是因为他们持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都是不难理解的。但对我们后辈人来说，要全面考察这些铁的事实，从而探究出既简单又可怕的内涵，以上这些理由就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了。我们始终不明白，几百万基督徒的相互残杀、相互陷害，竟是因为什么拿破仑野心勃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诈、奥登堡大公受辱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无法理解，这些理由同相互残杀和暴虐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大公受到了侮辱，千百万人要从欧洲赶来杀戮和迫害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百姓，而他们自己也因此而丧命。

我们这些后来人不是史学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我们能保持冷静的大脑，合乎情理地考察事物，因而我们能发现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越深入，发现的原因也就越多。不管是孤立的原因，还是系列的原因，就它们本身讲，都是没有错误的。但由于它们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同整个战争的巨大规模比较起来，就显得有点荒唐了。不仅如此，如果离开同时发生的其他原因，它们也起不了作用，从这点上讲，它们也是不真实的。我们认为，如果一个法国军士同意服第二期兵役，就如同拿破仑不愿意把军队撤到维斯瓦沙对岸，不愿意把奥登堡公国归还那样，都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试想，如果那个军士不同意服兵役，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千个军士都不愿意服兵役，拿破仑的军队人数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也就打不起来。如果拿破仑不因为让他撤到维斯瓦沙对岸这件事而感到屈辱，而让军队停止进攻，战争也就打不起来；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同意服第二期兵役，战争也就打不起来；如果英国不搞阴谋诡计，奥登堡大公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如果亚历山大不感到屈辱，如果俄

国政府不搞专制，法国革命没有发生及随后的专政和牵制，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事件没有发生，战争也就打不起来。这诸多原因中只要缺少一个，就不会发生什么。所以说，这诸多原因，亿万个原因，集合在一起，才引起了这场战争。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的爆发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原因，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一定要发生不可。上百万人抛开理智、抛开人性，自西向东赶去屠杀同类，就像几世纪前人们自东向西赶去屠杀同类一样。

似乎只要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决定战争能否发生，但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与那些靠抽签或者应征而参军的士兵一样，都是身不由己的。情况只有如此，如果要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好像这些人的意志就可以决定战争）得以实现，必须具备无数综合在一起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哪怕缺少一个，战争就不会发生。这上百万人，这些会打枪、能运送给养和枪炮的士兵们，他们有一定的能力，但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按照某个软弱无能的人的意志去做，并在那些错综纷杂的原因的驱动下，战争才会打起来。

对历史上非理性的现象（这种理性的现象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只有用宿命论来解释。我们越是要对这些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思考，就越感到它们缺乏理性，简直无法弄清楚。

每个人的生活目的都为自己，利用自己的自由去实现个人愿望，并且从心里感到，他能够自由选择做某件事或者不能做某件事，但一旦做了那件事，那件事就必定成为事实，就属于历史事件的范畴，就证明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任何人的生活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单个人的生活，这种生活越是不刻意追求，就越感到自由；第二是自然的群体生活，这种生活需要遵守公共法则。

一个人为自己而生活是自觉的，但被利用去实现某种历史的或者全人类的目的却是不自觉的。已经完成的事是无法挽回

的，这件事同其他成千上万人的事联在一起，历史意义就十分明显了。一个人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他涉及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的支配力量就越大，他的每一种行为的必然性就越鲜明地表现出来。

“帝王的心被上帝掌握。

帝王是历史的仆人。”

人类不自觉的群体生活就是历史，它利用帝王无休止的生活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今，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对本国各族人民是否流血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容易决定（正如亚历山大在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所讲的那样），实际上，对必然规律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遵从，他被驱使为共同事业、为历史完成必须完成的事，但他却以为他可以自由地去行动。

西方人到东方去纵火屠杀。依据综合规律，引起这次运动的和这场战争的微小的原因有千百个：对不遵守大陆体制的指责；奥登堡大公的被辱；军队向普鲁士进逼，按照拿破仑的观点，这是为了用武力取得和平；法国皇帝顺从人民的好战本性和习气；钟情于大规模备战；备战的开支；为了补偿此项开支而必须获取的利益；在德累斯顿接受让人心醉神迷的荣誉；当代人觉得诚心求取和平而实际上是伤害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还有千百万个与发生事件巧合的其他原因。

苹果成熟了就要掉在地上。为什么它会落下来？是因为地球的吸引力，是因为果茎的干枯，还是因为苹果被太阳晒熟后变重了？是因为风吹，还是因为站在树下的孩子想吃苹果？

这些全不是原因。一些重要的有机的自发事件所需条件的偶合，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植物学家说，因为纤维质腐烂才造成苹果落下。站在树下的孩子说，因为自己想吃并为此作了祷告苹果才落下来。他们这样说，可以说是既对又不对。有人说，

因为拿破仑想去莫斯科所以他才去了那里，因为亚历山大让他灭亡所以他才灭亡。还有人说，因为一个人挖了最后一锹土才使一座被掏空的大山塌陷。这两种说法也是既对又不对。那些所谓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不过是为表明事件的标签而已。他们就像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以为，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由他们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些行动是同历史的全部进程相联系。历史不是可以由人任意决定的，而是由一种永远不变的力量决定的。

二

拿破仑在德累斯顿逗留了三个星期，亲王、公爵、国王，甚至一个皇帝一直围着他转。五月二十九日，他离开德累斯顿。出发前，他不断地安抚他所宠爱的亲王、国王和皇帝，而责备对他心怀不满的国王和亲王，并把他的珍珠钻石（实际上是从别的国家劫掠来的）送给玛丽·路易丝皇后。据史学家考证，当时他还热情地拥抱了玛丽·路易丝，给她留下无法忍受的离别的痛苦。玛丽·路易丝自以为是拿破仑夫人，但拿破仑在巴黎却已有了妻子。尽管外交官员们相信和平是仍可持续的，并为此作了不懈地努力；尽管拿破仑皇帝在写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信中称他是仁兄陛下，并真诚地对他说他不愿发生战争，他将永远敬重他——但拿破仑还是到部队中去，每到一处都要发布要部队快速向东推进的命令。他坐在一辆由六匹马拉着的车上，侍从、副官和卫兵前呼后拥，沿着通波森、托恩、但泽和柯尼斯堡的大道前进。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欢迎，但人们的情绪既热情又心惊胆战。

部队从东向西进发。拿破仑每到一站，都有六匹马在那里等

候替换。六月十日,他追上部队,在维尔科维斯森林中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过夜,那是专门为他而设立的。

第二天,拿破仑赶上部队,坐着四轮马车到达涅曼河边。他穿着波兰军服,沿岸边巡视。拿破仑望见河对岸的哥萨克和广阔的草原,圣城莫斯科也在那里,如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过的西徐亚王国的京城。他不遵从战略和外交原则,出人意料地下令继续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六月十二日清晨,拿破仑从当天搭在涅曼河左岸陡坡上的营帐中走出来,拿着望远镜,观察他的军队如何从维尔科维斯森林中冲出来,通过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士兵知道皇帝在那儿,四处张望地寻找他。当他们看到有一个身穿外套、头上戴着礼帽的人离开随从,走上营帐前的山坡上时,就纷纷把帽子抛起,并一起呼喊:"皇上万岁!"接着,他们接连不断从隐蔽的森林里冲出来,通过三座浮桥登上对岸。

"这下子可好了!嗨!只要他亲自挂帅,就没有办不好的事。真的……看他……皇上万岁!看,亚细亚草原就在那里……但那个国家不让人喜欢。再见,波金。我将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运气好。你看见皇上了吗?万岁!我要当印度总督,纪拉德,我封你为克什米尔大臣……万岁!那不是皇上,看见了吗?我曾两次见过他,就像现在和你这样近。小个子的军人……我看见他为一个老战士佩戴十字章……皇上万岁!"身份和性格不同的老人及青年的声音到处响起,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他们为等待很久的进军而兴高采烈,对站在山坡上的穿灰色外套的那个人表现出无比忠诚。

六月十三日,有人为拿破仑牵来一匹个头不高的纯种阿拉伯马。拿破仑骑上马,向涅曼河上的一座桥飞奔而去。人们向他发出一阵阵雷霆般的欢呼声,他对此默默地忍受着,一方面,他不愿阻止大家对他的拥戴;另一方面,这种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搞得他心绪不宁,使他不能集中精力,仔细地思考他来到军队后一

直缠绕在心里的军事问题。他驰过不稳定的浮桥来到对岸，向左急转弯，朝科夫诺方向飞奔，近卫猎骑兵神采奕奕地跑在前面为他开路。他跑到宽广的维利亚河边，停在了波兰枪骑兵团营地的旁边。

“万岁！”波兰人也大声欢呼，并挤进去看他，队形也因此乱了。拿破仑向这条河望了望，随即下马在岸边的一段圆木上坐下。他一言不发，打了个手势，随从把一支望远镜递给他。他把望远镜放在一名跑到他跟前的乐滋滋的侍童的背上，向对岸张望。然后，他认真地察看摊开在木头上的地图。他头也没有抬，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他的两名副官就跑向波兰枪骑兵团。

“什么？他说了什么？”当一名副官跑近波兰枪骑兵时，部队中有人问道。

拿破仑命令找一处浅滩过河。一个俊秀的波兰枪骑兵老上校满脸通红，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问副官可不可以不找浅滩，让他带着枪骑兵泅水过河。他像一个希望骑马又怕遭到拒绝的孩子，要求同意他在皇帝的面前泅水过河。副官告诉他，皇帝对他的这种勇气可能不会反对。

副官刚说完，留着小胡子的老军官就精神抖擞、两眼放光，高高举起指挥刀，大喊一声“万岁”，就命令枪骑兵随他泅水过河。他刺了刺马，向河边跑去。但马迟迟不动。于是，他又恶狠狠地刺了刺马，马就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向河心游去。几百名枪骑兵随他一起跳进河里。河的中间和急流处不仅冷还很危险。枪骑兵们混杂在一起，有的从马上摔了下来，有些马被淹死了，有些人也被淹死了，其余的人骑在马上，紧紧地抓住马鬃，奋勇地向河对岸游去。实际上，半俄里以外就有浅滩，但这些人却以当着那个人的面冒死泅渡而感到光荣。而那个人仍坐在木头上，对他们的英雄行动根本没有在意。副官回来了，趁机同那个人说话，请这位皇帝看看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诚。此时，这位身穿外套的小个子站了起来，把贝蒂埃叫过来，陪着他一起在岸上来回

走动，还向他发布命令，偶尔不快地看看让他精神不能集中的那些淹死在河里的枪骑兵。

他毫不怀疑，从非洲到莫斯科草原，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人们都会对他顶礼膜拜，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已经不奇怪了。他让人把马牵来，骑上马回到住处。

对河里的枪骑兵尽管派船只去抢救，但还有四十来人在河里丧了命。多数人都挣扎着游回到原来的岸上，只有上校和几个人游过河去，费很大劲才爬上对岸。他们刚一上岸，不顾淌着水的湿透的衣服，就高呼“万岁”。他们欢欣鼓舞地望着拿破仑站过的地方，幸福之感油然而生。

当天晚上，拿破仑下了两道命令：一是把印制好的俄国假钞尽快运过来，以便在俄国使用；二是把一个撒克逊人枪毙，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记有法军部署情报的信。此外，他还下了一道命令：将那位自告奋勇地跳进河里的波兰上校调进拿破仑担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希望谁灭亡，就先剥夺他的理智！[①]

三

俄国皇帝在维尔诺住了一个多月，又是阅兵，又是观看演习。虽然大家都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了，皇帝也为此专门从彼得堡赶来，但对战争却一点准备也没有。没有制定作战的总体计划。其他计划虽提出一些，但采用哪一个却不能定夺。这种犹豫不决的情景，在皇帝到达大本营的一个月后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三路大军各有各的总司令，但没有一个统一指挥全军的最高统帅，皇帝也没有担任这一职务。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皇帝在维尔诺住得越久，大家对战争的厌倦感就越大，准备战争工作也就做得越少。皇帝身边的人只想让皇帝生活得悠然自在，却把即将爆发的战争丢掉在九霄云外。

六月间，在频繁举行的由波兰贵族、大臣和皇帝出面的舞会和宴会之后，一位波兰侍从武官希望以自己的名义为俄国皇帝举办一次舞会和宴会，大家对这个提议都表示欢迎，俄国皇帝也点头同意。侍从武官们认捐了筹办舞会的钱。一个倍讨皇帝欢心的女人被邀请担任舞会的主持人。维尔诺省地主别尼生伯爵把郊区别墅提供出来作为这一活动的场所。最后决定于六月十三日在别尼生伯爵的扎克莱特别墅举办宴会、舞会、赛船和焰火会。

拿破仑下令横渡涅曼河，他的前部击败了哥萨克入侵到俄国，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在别尼生别墅里参加侍从武官的舞会。

这是一次奢侈豪华的晚会。据行家们讲，有这么多美人聚集在一起是非同寻常的。海伦伯爵夫人也同其他俄国贵夫人一起，随同皇帝从彼得堡来到维尔诺。在这次舞会上，她那俄国特有的丰韵的体态使瘦小的波兰贵妇们大为逊色。她吸引了许多人，连皇帝也同她跳了一次舞。

保里斯让妻子留在莫斯科，单独参加了这次舞会。他虽然不是侍从武官，但他为这次舞会捐了很多钱。保里斯已成为富有而又有势力的人，不需要躲在别人庇护下了，可以与同辈中的显贵们并肩而立。

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大家还在尽情地跳舞。海伦没有找到合适的舞伴，就自动邀请保里斯跳玛祖卡舞。他们是三对之一。保里斯一边看着海伦从深色绣金薄纱连衣裙里显露出来的光滑细腻的肩膀，一边与她谈论着一些老熟人，还禁不住地悄悄盯着舞厅中的皇帝。皇帝没有跳舞，他不断地拦住跳舞的人，向他们说几句只有他能说的平易近人的话。

玛祖卡舞开始时，保里斯看见皇帝的亲信之一，侍从武官巴

拉歇夫不顾宫廷礼仪，走到正在跟一位波兰贵妇说话的皇帝面前。皇帝跟贵妇说完话，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巴拉歇夫一眼，知道他这样做一定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就向贵妇微微颔首，转身招呼巴拉歇夫。巴拉歇夫刚一说话，皇帝显得十分惊愕。他拉起巴拉歇夫的手，同他一起穿过大厅，两边的人慌忙让出一条两、三米宽的路来。阿拉克切耶夫紧皱眉头看着皇帝，酒糟鼻子里喘着粗气，他从人群中走出来，好像要迎着皇帝以便同他说话。保里斯心里明白，阿拉克切耶夫妒忌巴拉歇夫，对他有重要消息不经过自己而直接面陈皇帝而感到十分恼火。

皇帝和巴拉歇夫都没有看到阿拉克切耶夫，经自走进灯火明亮的花园。阿拉克切耶夫握住长剑，愤怒地向周围巡视着，跟着他们后面走了二十多步。

保里斯继续跳玛祖卡舞，心里却一直在嘀咕：巴拉歇夫听到了什么消息？如何才能比别人早知道这个消息？

在跳舞过程中要选择两个舞伴。保里斯悄悄地对海伦说，他想去找在露台上的波托茨卡雅伯爵夫人，说着就在木地板上溜过去，然后走到花园里。当他看到皇帝和巴拉歇夫在露台上，就立即停住脚步。皇帝同巴拉歇夫向门口走来，保里斯装出来不及躲避的样子，手忙脚乱，低着头，毕恭毕敬地把身子靠在门框上。

皇帝似乎受到侮辱，情绪激动地说："对俄国不宣而战！除非俄国领土上再没有一名武装的法国人，否则我就决不讲和。"

保里斯感到皇帝说这话时很坚决，对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也很得意。但因保里斯听到了他的话，就显得略有不快。

"要保守秘密！"皇帝皱着眉头加了一句。

保里斯知道这话是冲他来的，就紧闭双眼，微微低头。皇帝又回到大厅里，在舞会上又待了大约半个小时。

保里斯第一个知道了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为此，他可以将此作为向某些要人吹嘘的资本，让这些人明白他知道为人不知的事。这样，他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在人们等待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后才流传开来，而且是在舞会上，就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皇帝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恼怒和侮辱，说出了那句充分表达他感情、他自己也得意而日后成为名言的话。皇帝回到营地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叫来秘书希施科夫，让他给军队起草一个命令，还给陆军元帅萨尔蒂科夫下一道圣旨，并固执地要在命令里写上那句话："除非俄国领土上再没有一名武装的法国人，否则我就决不讲和。"

第二天，皇帝给拿破仑写了下面的信：

仁兄陛下：

昨日得悉您的军队置我仍真诚信守对陛下的义务而不顾，纵然越过俄国边境。我刚才收到彼得堡里斯东伯爵送来的照会，知道此次入侵是因为库拉金公爵申请护照引起，从那时起陛下就认为同我处于敌对状态。巴萨诺公爵提出的拒发护照的理由，决不能让我相信，我的大使的行为如何能成为进攻的原因。实际上，正像大使本人所声明的那样，他提出申请不是奉我的命令行事。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表示出对他的不满，并让他依旧在法履行职责。陛下假若不希望因为这种误会而导致两国的流血事件，并同意让您的军队从俄国的领土撤出，我就不会把发生的一切放在心上，我们两国照旧和平共处。如果不是这样，我将被迫对不是由于我们的责任而挑起的进攻进行反击。陛下，您现在仍有可能使人类免受一场新的战争的劫难。

亚历山大（签名）

四

六月十四日凌晨二时，俄国皇帝传见巴拉歇夫，向他宣读致拿破仑的信，然后委派他亲自将此信呈送给法国皇帝。俄国皇帝在向巴拉歇夫布置任务时，又说了一遍"除非俄国领土上再没有一名武装的法国人，否则我就决不讲和。"那句话，并命令他一定要把这句话转告给拿破仑。俄国皇帝之所以没有把这句话写在信里，是因为他考虑到在争取和解的最后时刻把这句话写在信里是不明智的，但他让巴拉歇夫务必把这句话告诉拿破仑。

六月十四日，巴拉歇夫由一名号手和两名哥萨克护送，于黎明时分到达涅曼河畔的富康泰村法军前线。他被法军骑哨拦住。

一个身穿红军服、头戴皮帽的法军骠骑兵士官，命令骑在马上的巴拉歇夫停下。巴拉歇夫没有理睬，继续缓步向前。

那个士官皱起眉头，大声斥责起来，用马的胸部挡住巴拉歇夫，一手紧握马刀，向这位俄国将军大声指责；问他是不是聋子，怎么没有听见他的问话？巴拉歇夫通报了姓名和身份后，士官就让士兵去请示军官。

士官不再理睬巴拉歇夫，对这位俄国将军不屑一顾，而和同伴谈论着团里的事。

巴拉歇夫接近最高当局，身居高位，历来被人尊重，就是三小时前还同皇帝谈过话。现在，在俄国领土上却看到人家这样仇视他，这样粗暴无礼，心里感到十分惊诧。

太阳从一片乌云后面钻了出来，清新的空气湿漉漉的，牲畜从村子里被赶到大路上，一只只云雀大声鸣叫着，从田野里飞腾起来，像水中泛起的水泡。

巴拉歇夫向四周巡视着，焦急地等待军官从村里出来。几名俄国哥萨克和号手同法国骠骑兵之间，只是偶尔一言不发地看

上一眼。

一位法国骠骑兵上校可能刚刚起床，他骑着一匹灰色的马，由两名骠骑兵护送着从村里出来。军官、士兵连同他们的马都穿着整齐，精神焕发。

因为战争刚刚开始，军容还比较整洁，好像平常阅兵一样，外表上显得十分英武，精神上也带着战争开始时的激奋。

法国上校知道巴拉歇夫带着重要使命来此，便强忍住呵欠，对他也很客气。他陪巴拉歇夫经过法军的散兵线，边走边告诉巴拉歇夫，据他了解到的情况，皇帝的住处距此地不远，他很快就要见到皇帝了。

他们骑马从富康泰村穿过，经过法军骠骑兵的圈马处，从岗哨和士兵身旁走过。士兵们向上校敬礼，并带着好奇的目光观看着俄国军服。法军上校和巴拉歇夫来到村庄的另一头。上校说，师长就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将负责接待他，并陪他到皇帝那里去。

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给绿油油的田野带来一片欢乐的光芒。

他们经过一家酒店，刚要上山，就看见从山下迎面跑过来一群人马。领头的个子很高，头戴花翎帽，留着披肩黑发，身上披着红斗篷，两条长腿按照法国人的骑马习惯向前伸出。他骑的是一匹乌雅马，漂亮的马具被阳光照得闪闪发光。这个人迎着巴拉歇夫跑过来，他的花翎、宝石和金饰在阳光下飘动，闪烁着亮光。

巴拉歇夫离这位戴着手镯、翎毛、项链和金饰，浑身洋溢着春风得意之情的骑士只有两米远，法国上校尤尔纳低声对他说："那不勒斯王。"这个人正是缪拉，现在被称为那不勒斯王。虽然谁也不知道他如何成了那不勒斯王，但既然别人如此称呼他，他就自居于此，并处处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从不怀疑自己就是那不勒斯王。在离开那个城市的前天晚上，他挽着夫人在街上漫步，有几个意大利人向他高喊："国王万岁！"他无可奈何地

对夫人说："可怜的人们，他们还不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不过，尽管他对自己是那不勒斯王毫不怀疑，并对自己将离开的臣民的悲伤表示理解。近来，他奉命复职，尤其在但泽见到拿破仑（当时这位至尊的内兄对他说："我封你为王，是让你按照我的意志统领国家，而不是按照你的意志统领国家。"）后，他便轻车熟路地努力工作起来。他好比一匹精壮而又不肥胖的马，只要套上车，穿上漂亮华贵的马衣，就可以春风得意地奔驰在波兰大道上。但他并不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去干什么事情。

他见到俄国将军后，就拿出国王的架式，神气十足地昂起他那黑发垂肩的头，并用探询的目光看法国上校。法国上校毕恭毕敬地把巴拉歇夫的重要使命告诉这位国王陛下，但却说不清他的名字。

"德—波尔—玛歇夫！"那不勒斯王毅然帮助上校纠正发音上错误，接着说，"将军，非常高兴地见到你。"

国王一开口说话，声音显得急促，声调极高，顿时失去了国王的那种威严，自然地流露出他那固有的平易近人的语气。接着，他又把一只手不自觉地放在巴拉歇夫坐骑的脖子上。

"哦，将军，看来战争要爆发了。"他说，好像因为他无法对局势作出判断而感到遗憾。

"陛下，"巴拉歇夫说，"我国皇帝反对战争，这点陛下是明白的。"巴拉歇夫始终把"陛下"挂在嘴上，这对一个不习惯这种称呼的人来讲，就有点装腔作势。

缪拉听到德—波尔—玛歇夫的话，脸上露出一种既呆滞又得意的表现。毕竟，国王有国王的责任，那就是：作为国王和盟友，有责任同亚历山大的使者讨论一下国家大事。于是，他从马上跳下来，挽起巴拉歇夫，离开毕恭毕敬等在一旁的侍从来回走着，尽力装出谈得很是那么回事的样子。他谈到，对于俄国要求法国从普鲁士撤兵一事，拿破仑皇帝十分不满意，尤其是这事传扬开来以后，法国的尊严受到损害。巴拉歇夫说，这个要求并没

有损害谁，因为……这时，缪拉把他的话打断说："如此说来，您认为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战争的发动者啰？"说此话时，他露出亲切的傻笑。

巴拉歇夫向他说明，他认为是拿破仑发动的战争的理由。

"哦，我亲爱的将军，"缪拉再次打断他的话，"对这场争端，我真诚地希望两国皇帝能自己解决。也希望这场违背我的意愿的战争早日结束。"他说这话的语气又像一个仆人，尽管主人间发生矛盾，他倒希望他们当仆人能成为朋友。接着，他就问到亲王，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并回忆和亲王一起在那不勒斯度过的愉悦时光。这时，缪拉好像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国王身份，就挺起身子，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挥动着右臂说："将军，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祝您顺利完成使命。"他晃动着绣花红斗篷和花翎，向恭候他的侍从走了过去。

巴拉歇夫继续前进。缪拉的那番话使他错误地认为不久就能见到拿破仑，但他并没有很快见到拿破仑，达武军的哨兵在下一站又拦住他，一位军长副官把他带到村里去见达武元帅。

五

达武是拿破仑麾下的干将，就像亚历山大手下的阿拉克切耶夫。他比阿拉克切耶夫胆子要大，像阿拉克切耶夫一样忠诚和凶恶，并以这种凶恶来效忠于皇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式。

政府机构中不能没有这种人，就如同自然界必须有狼一样。尽管这种人总是存在，他们在政府首脑旁边并不是件好事，但他们毕竟存在，他们的地位又是不可动摇的。只有用"必须存在"这个理由才能向人们说明白：那个残暴地亲手扯下掷弹兵的胡子、因为神经衰弱而害怕危险、缺乏教养、出身低贱的阿拉克切耶

夫，为什么会在骑士般高尚而善良的亚历山大手下拥有那么大的权力？

巴拉歇夫看到达武元帅坐在农家茅屋里的一只小木桶上正在查账，副官立在一旁。达武元帅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像样的住处，但他有意找个令人郁闷的生活环境，与他那阴暗的心理刚好相配。这种人总是为了相同的理由忙忙碌碌地工作，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告诉人们："你看，我在肮脏的茅屋里坐在木桶上工作，还怎么会顾及享受。"别人朝气蓬勃，他却郁闷而固执地忙碌，这就是这种人的主要乐趣。

巴拉歇夫被领进屋。当这位俄国将军进屋时，达武却在那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从眼镜上方看了一眼巴拉歇夫那张脸，他那张脸由于天气晴朗又同缪拉谈过话而显得红光满面，达武没有站起来，甚至连身子也没有挪动，而是紧皱眉头，露出恶毒的冷笑。

达武看见巴拉歇夫受到慢待而表现出不高兴，就把头抬起来，冷漠地问他有什么事。

巴拉歇夫以为达武如此对待他是因为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武官，并且是代表皇帝来见拿破仑的，就急忙说出自己的官衔和任务。

不料，达武听了他的话以后更加高傲粗暴，说："你带文书了吗？交给我，由我呈送皇上。"

巴拉歇夫告诉他，他的使命是要把文书亲自交给皇帝。

"你们皇帝的命令只能在你们军队中适用。"达武说，"在这里，您应该遵从别人的意志做事。"

达武好像要让俄国将军明白，他置身于暴力之中，就让副官把值日官找来。

巴拉歇夫将装有皇帝信件的文件袋取出来，把它放在桌子上（这是一张用张门板放在两个桶上而做成的桌子，门板上的铰链还留在上面）。达武把文件拿起来，读信封上的字。

“我不在乎你是否尊敬我，”巴拉歇夫说，“但我必须提醒您注意，我的身份是皇帝陛下的侍从武官……”

达武一言不发地看了看他，巴拉歇夫脸上的那种冲动而又窘迫的表情使他很满意。

“我们会恰当地接待你。”达武说完，把信放到口袋里，从茅屋里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元帅的副官德·卡斯特进来，将巴拉歇夫带到为他准备的住所。

当天，巴拉歇夫又在那间茅屋的门板上同元帅一起用餐。

第二天早上，达武很早就要出门，临行前他把巴拉歇夫叫到跟前，威严地对他说，让他留在此地，如接到命令，就拿上行李一起出发。除了德·卡斯特先生之外，不能和任何人交谈。

过了四天孤寂和无所事事、受人控制、受人轻视的生活后（由于不久前他还是个显贵人物，此种感觉就显得十分强烈），巴拉歇夫被带到已经被法军占领的维尔诺，进的也恰好是他四天前出来的那个城门。

第二天，皇帝侍从蒂雷纳先生找到巴拉歇夫，传达了拿破仑皇帝同意接见他的消息。

巴拉歇夫要去的那所房子，四天以前门口放哨的是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而如今站岗的是两个身着敞怀的蓝军服、头戴皮帽的法国掷弹兵。一队警卫骠骑兵和枪骑兵，还有几个衣着漂亮的副官、侍从和将军，他们在门口一起围着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警卫员路斯坦，等待拿破仑出门。在几天前亚历山大派遣巴拉歇夫的维尔诺房子里，拿破仑接见了巴拉歇夫。

六

虽然，对宫廷的豪华巴拉歇夫见得多了，但拿破仑皇帝的奢

侈无度，却仍让他着实吃了一惊。

他被蒂雷纳伯爵带到一间宽大的接待室里。他看到有不少将军、宫廷侍从和波兰贵族等在那里，其中不少人是巴拉歇夫在俄国宫廷里见过的。迪罗克告诉他，拿破仑皇帝在骑马散步前将接见他。

过了几分钟，值班侍从走到接待室，毕恭毕敬地向巴拉歇夫鞠了一躬，请他跟他走。

巴拉歇夫走过一间小接待室，那里有一道门通向书房，就是在那间书房里俄国皇帝派他出使的。巴拉歇夫站了大约一两分钟，就听到门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两扇门被迅速打开，开门的侍从笔直地站在那里，整个接待室顿时变得寂静无声。接着，一个稳健而坚定的脚步声从书房里传了过来，他就是拿破仑。显然他刚洗漱完，准备出去骑马散步。只见他身着蓝色军服，敞着怀，露出那遮着他大肚皮的白背心。下身着一条驼鹿皮裤，紧紧地裹着他那短粗的大腿，脚穿一双高筒皮靴。他的短头发梳得整齐光亮，其中有一绺在他宽大的前额中间垂着。他那又白又胖的脖子非常明显地从军服黑领子里露出来，身上还散发着香水味。他的脸胖胖的，下巴十分突出，显露着皇帝接见使臣时的那种特有的威严与仁慈。

拿破仑走了出来。他每迈一步身子都要很快地颤抖一下，头微微向后一仰。那短小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凸起的肚子和胸部，把这个讲究的具有威严神态的四十岁男子衬托得尽善尽美。从他的表情还可以看出，他今天心情很不错。

巴拉歇夫毕恭毕敬地向拿破仑鞠了一躬，拿破仑向他点头致谢。他走到巴拉歇夫面前，不去思考如何措词就立刻开口讲话，好像要抓紧每分钟的时间，重要的是，他从来认为自己说出的话都是正确妥当的。

“您好，将军！”拿破仑说，“很高兴地见到您，我已看到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给我的信。”他用他那双大眼睛扫了一下巴拉

歇夫的脸，立即又向别的地方望去。

很显然，对巴拉歇夫这个人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感兴趣的只是他自己心里想的事。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因为他的意志可以支配世界上的一切。

“我不希望战争，过去不希望，现在仍然不希望。”他说，“我是迫不得已才进行战争的，就是现在（他强调“现在”两个字），我也愿意听听您的辩解。”接着，他简单地说了一下为什么对俄国政府不满意。

听到法国皇帝温和、镇定、友好的谈话，巴拉歇夫坚决地认为他渴望和平相处，是愿意谈判的。

拿破仑说完，用询问的目光盯着俄国使臣。此时，巴拉歇夫想把早已准备好的话统统说出来：“陛下，我国皇帝……”但当他碰到法国皇帝直视的目光时，又感到十分窘迫。

“您慌什么，放松一点。”拿破仑好像这样说，脸上露出微笑，盯着巴拉歇夫的军服和长剑。

巴拉歇夫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下去。他说，亚历山大皇帝认为，以库拉金申请护照一事为由发动战争，理由不充分。库拉金这样做是他个人决定的。亚历山大皇帝并没有同意。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这事同英国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说没有。”拿破仑想打断他的话，又怕控制不住自己而有失身份，就皱了一下眉，轻轻地点了点头，让巴拉歇夫继续往下说。

巴拉歇夫把奉旨要说的话全说了出来，又说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有一个条件……巴拉歇夫犹豫一下。他忽然想起亚历山大皇帝说的那句话。那句话虽然在信里没提到，但却命令他务必写进给萨尔蒂科夫的诏书里，还要务必当面转告给拿破仑。那句话巴拉歇夫记得很清楚：“除非俄国领土上再没有一名武装的法国人，否则我就决不讲和。”但不知为什么，他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想说这句话，又说

不出口。无奈，他犹豫了一下继续说：“条件是法国军队必须撤退至涅曼河西岸。”

巴拉歇夫说最后这一句话时所表现出的不安的神情，被拿破仑发现了。拿破仑听了后，脸抖动了一下，左腿也轻轻地颤抖起来。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说话的频率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巴拉歇夫听着拿破仑的话，多次垂下眼睛，不敢正视他。他看到拿破仑颤抖的左腿，他说话的声音越高，左腿颤抖得越厉害。

“我希望和平的愿望并不次于亚历山大皇帝。”拿破仑说，“十八个月来，我不是一直为争取和平做着努力吗？十八个月来，我不是一直等待着说明吗？为了谈判，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眉头紧皱，并使劲地挥动着他那白胖的小手。

“陛下，把您的军队撤退到涅曼河西岸。”巴拉歇夫说。

“撤回到涅曼河西岸？”拿破仑反问道，“是不是现在就让我撤回到涅曼河西岸？是不是只要撤回到涅曼河西岸就可以了？”拿破仑狠盯了巴拉歇夫一眼，重复说着这句话。

巴拉歇夫毕恭毕敬的点了点头。

四个月前，俄国人还要求法军撤离波美拉尼亚，现在却只要求撤到涅曼河西岸。拿破仑突然转过身，在房间来回走动起来。

“您说为了进行和谈，只要我撤回到涅曼河西岸。但两个月前，为了谈判你们却要我撤到奥得河和维斯瓦河西岸。你们终于愿意谈判。”

拿破仑从一个屋角走到另一个屋角，一言不发，然后停在巴拉歇夫面前。他铁青的脸显得非常严厉，左腿不停地颤抖。连拿破仑自己也感觉到左腿的颤抖。他后来解释说：“我的左腿颤抖，是我的一种伟大的特征。”

“从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撤退的建议，只能对巴登大公说，不必向我提出，”拿破仑突然大声叫起来，“你们即使把彼得堡和莫斯科送给我，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这场战争难道是我发动

的？那么请问，是谁先到军队里去的？是亚历山大皇帝，决不是我。你们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谈判的？是在我花费掉无数钱财时，你们同英国结成同盟，你们的处境艰难的时候。你们同英国结盟是为了什么？你们从英国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他说得很快，已经不是在说明谈判的益处，不是在讨论谈判的可能性，而是在证明自己的强大和公正，证明亚历山大的不公正和错误。

他一开始讲话就让人觉得他的优势，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进行谈判。他一开口就再也止不住，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

他说这些话的用心无非是标榜自己，打击亚历山大，尽管他开始接见时并不想这样做。

“据说，你们已经同土耳其人讲和了，是不是？”

巴拉歇夫点头表示肯定。

“讲和了……”巴拉歇夫回答。但拿破仑无意让他说下去，而要自己一个人说。因为他平时就养成了骄横的习气和暴躁的脾气，要一个人不停地讲下去。

“我知道你们没有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弄到手，就同土耳其讲和了。我本想把这两个省奉献给贵国皇帝，就如同我曾经把芬兰奉献给他一样。我承认，我曾经同意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奉献给亚历山大皇帝，但现在这两个美好的省份别想得到了。他的帝国版图上本可以把这两个省纳入其中，使俄罗斯的疆土从波的尼亚湾扩展到多瑙河口。即使是卡德琳娜大帝也不过如此。”拿破仑越说情绪越激动，不停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把他在蒂尔西特对亚历山大说过的话统统又说给了巴拉歇夫。“他本可以因为得到这一切而感谢我的友谊……哦，这个王朝有多么强大，这个王朝有多么强大！”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他止住脚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鼻烟壶，放到鼻子前吸了起来。

“哦，亚历山大皇帝本可以创建一个强大的王朝！”

拿破仑装出同情的样子看了巴拉歇夫一眼。巴拉歇夫刚要张口，就被他制止。

“凭我的友谊他任何东西都能得到，他还想得到什么呢？”拿破仑耸了耸肩膀好像困惑地说，“不，他所信赖的正是我的仇敌，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斯坦因、阿姆斐尔德、文森海罗德、别尼生等等，都受到他的重用。斯坦因是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来的叛徒，阿姆斐尔德是个色鬼和阴谋家，文森海罗德是法国的流亡者，别尼生倒是个军人，但依然是个废物，他在一八〇七年没有任何功绩，留给亚历山大皇帝的只有痛苦的回忆……如果他真可用的话，当然可以用他们。”拿破仑仍滔滔不绝地说，他的脑子里不断冒出来证明他正确和强大的思想（他认为正确和强大没有区别），“可是他们是一群窝囊废，既不能打仗，又不会治国。听别人说，巴克莱比这些人要强。不过，从他开始的行动来看，我倒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又能干什么？这些大臣们都能干些什么？普法尔制订了计划，阿姆斐尔德却不赞成，别尼生进行审查，让巴克莱去执行，但他却没有主见，时间就这样的浪费掉了。只有巴格拉基昂像个军人，虽然有点笨，但他似乎有经验，有远见，有决断……在这样一帮不中用的人中间，你们年轻的皇帝能起什么作用？他的声誉被他们败坏了，反倒承担了一切责任。皇帝要么是个统帅，否则就应该离开军队。”拿破仑的这句话显然是对亚历山大说的，他清楚，亚历山大是非常想当统帅的。

“只打了一个星期的仗，你们就把维尔诺丢掉了。你们的军队被切为两半，从波兰几个省被赶了出去，军队中到处怒气冲天……”

“陛下，正好相反，”巴拉歇夫插嘴说，“我军充满信心……”

“我都清楚。”拿破仑不让他插嘴，“我都清楚，我知道你们有多少军队，就像知道我自己的军队一样。你们的军队还不到二十万，而我的军队要比你们多三倍。老实告诉你，”拿破仑忘记了他的这种老实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老实告诉你，我在维斯瓦河这一边就有五十三万人。土耳其人也没法帮助你们，他们能与你们讲和，说明他们是一群不中用的家伙。瑞典人在疯子国王的统

治之下是命运的安排。他们原先的国王就是一个疯子，他们把他废除了。换上另一个——贝尔纳多特，贝尔纳多特一上台也疯了，因为除了疯子外，没人和俄国结盟。”拿破仑奸笑着，又将鼻烟壶放在了鼻子前。

听着拿破仑连珠炮般的话，巴拉歇夫想进行反驳，他几次要讲话，都被拿破仑打断。对瑞典人疯狂问题，巴拉歇夫想讲，俄国帮助瑞典，瑞典就如同与世隔绝一样平安无事。但拿破仑大吼一声，把他的声音硬压下去。拿破仑特别气愤，他需要不停地说话，只是想向他人表明他是正确的，巴拉歇夫心里也不好受，他是俄国使臣，感到不进行反驳就有失尊严。但就个人来讲，面对怒火中烧的拿破仑，他精神上受到极大压制。他认为拿破仑在这里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也许等他火气下来后会感到惭愧。巴拉歇夫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低垂的眼睛注视着拿破仑不停晃动着的胖腿，以躲避他的目光。

“你们那些盟国有什么了不起，”拿破仑说，“我也有盟国，就是波兰人。他们现在有八万人，打起仗来勇猛无比，以后他们的人数将发展到二十万。”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说了谎，而巴拉歇夫站在他面前默默无声、不争不辩的神情，更让他怒火填膺。他猛地转过身，面对着巴拉歇夫的脸，飞快地挥动着他那有力而白胖的手，大声叫道：“老实跟你说，你们如果挑动普鲁士来和我作对，我就把这个国家从欧洲的地图上抹掉。”他气得脸色煞白，面孔也扭曲了，两手用力地拍打着，“哼！我要把你们轰过德维纳河，轰过第聂伯河，把遏制你们的屏障重新建立起来，那屏障是由于欧洲缺乏头脑而听任你们毁掉的。哼！这就是你们的命运，这就是你们远离我的下场。”他说着，又耸了耸他的胖肩膀，一声不响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他把鼻烟壶放进背心口袋里，又几次拿出来闻，在巴拉歇夫面前站定。他沉默了一会儿，用嘲笑的目光盯着巴拉歇夫，小声对他说：“你们的皇帝本来可以建立一个多么强大的王

朝！”

巴拉歇夫感到应该进行驳斥，就说，从俄国方面看，情况并不像你说得那么坏。拿破仑不打断他的话，也不在听他的话，只是仍然用嘲笑的目光望着他。巴拉歇夫说，俄国对战争前景很自信。拿破仑十分大度地点点头，好像在说：“我十分清楚，这样说是你的职责，但这种话并不是你自己的心里话，是我把你说服了。”

巴拉歇夫话音刚落，拿破仑就又掏出鼻烟壶闻了闻，在地板上跺了两下脚示意让人进来。门立即开了，一个侍从毕恭毕敬地弯着腰把帽子和手套递给他，另一个侍从把手帕递给他。拿破仑瞧也不瞧他们，只管对巴拉歇夫说话。

“请代我转告亚历山大皇帝，”他拿起帽子说，“我仍然忠诚于他。我非常了解他，尤其敬重他的高尚品德。我不愿耽搁你的时间了，将军，我给贵国皇帝的回信很快就送给你。”说完，拿破仑疾步向门口走去，接待室的人也一窝蜂地跑过去，跟在他后面走下楼梯。

七

拿破仑对他说了那么一大堆，又那么气势汹汹，最后还冷淡地对他说：“我不愿意耽搁你的时间了，将军，我给贵国皇帝的回信很快就送给你。”巴拉歇夫由此相信，拿破仑不但不想再接见他，还会极力回避他这个被侮辱的使臣。原因是他亲眼看到拿破仑的不体面和生气的样子。使巴拉歇夫十分不解的是，他在迪罗克那里接到让他当天参加法国皇帝宴会的邀请。

同席的有贝西埃·科兰古和贝蒂埃。

拿破仑又看到巴拉歇夫。他态度和气，不仅没有因早上的失态而感到羞愧和不安，还一个劲地安慰巴拉歇夫。显然，拿破仑

早就形成一种习惯，即他一贯正确，永远不会犯错误。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符合正确与否的标准，而是因为这就是他的行为。

皇帝骑马巡视维尔诺后兴致极好。那里的市民热情地欢迎他，为他送行。花毯、旗子和标识拿破仑姓名的花体字母，挂满了沿街的窗子，波兰女人们还向他频频挥舞着手帕。

宴会上，拿破仑把巴拉歇夫叫到自己的身边坐下，对他十分热情，就像对自己的大臣一样。他还让巴拉歇夫赞同他的计划，并祝贺他的胜利。交谈中，拿破仑说到莫斯科，便向巴拉歇夫询问京城的情况。他就如同一个旅游者，不仅对他将要游览的新地方兴趣极浓，还毫不怀疑地认为，巴拉歇夫这个俄国人一定会因为他想知道俄国的情况而倍感荣幸。

"莫斯科有多少居民？有多少房子？莫斯科是否真的被称为圣城莫斯科？莫斯科有多少教堂？"他问。

巴拉歇夫回答说，有两百多座教堂。拿破仑马上接着说："那么多教堂有什么用？"

"俄国人对上帝特别崇信。"巴拉歇夫答道。

"照我看来，修道院多，教堂多，是一个民族落后的标志。"拿破仑说完回头看看科兰古，希望这个观点能得到他的附和。

巴拉歇夫非常有礼貌地表示，法国皇帝的观点他不能赞同。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习俗。"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就不存在。"拿破仑说。

"陛下，请原谅我的坦率。"巴拉歇夫说，"除了俄罗斯，西班牙也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歇夫这样说，是讥讽法国人不久前在西班牙打了败仗，后来在亚历山大那里他因此受到称赞。但此刻在拿破仑餐桌上却没人赞赏他，也没有引起别人兴趣。

从元帅们疑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对巴拉歇夫这句话的讥讽意味，压根就没有理解到。"即使是俏皮话，我们听不明白，可能就没有任何俏皮的意味。"元帅们的脸上都作出了这样

的表示。巴拉歇夫的回答未能引起别人的兴趣，拿破仑更没有理会，还在那里装腔作势地问巴拉歇夫，由这个地方到莫斯科，一路上要经过哪些城市？

吃饭时，巴拉歇夫一直保持着警惕，他回答说："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也可以说，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许多道路都通莫斯科，其中有一条是查理十二世所选择的经过波尔塔瓦的路。[①]"巴拉歇夫对自己这个机智的回答十分得意，脸都涨红了。还没等他把"波尔塔瓦"这个词说完，科兰古就接着谈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路如何不好走，同时回忆起他在彼得堡的那段生活经历。

饭后，大家一起到拿破仑的书房里喝咖啡，四天前这里还属于亚历山大。拿破仑坐在那里，玩弄着塞夫勃生产的瓷咖啡杯，示意巴拉歇夫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当一个人酒足饭饱以后，就会感到特别的惬意和满足，会把所有人都看做是朋友，拿破仑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他觉得周围的人都十分崇拜他。他认为巴拉歇夫吃了他的饭，也成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于是，拿破仑面带开心又略带嘲讽的微笑与他说话。

"据说，亚历山大皇帝也曾在这间屋子里住过，将军，这是不是怪有意思的？"拿破仑这样说，显然是觉得这话会让对方高兴，也可以证明他拿破仑比亚历山大高出一筹。

巴拉歇夫默默地低下头，无话可说。

"是的，四天前，文森海罗德和斯坦因就在此屋开过会。"拿破仑带着一股傲气嘲讽地说，"我真不明白，亚历山大皇帝为什么把与我作对的人都弄到自己身边。这一点我……我真不明白。难道他没有想过，我也会这样做吗？"他问巴拉歇夫。显而易见，一提到此事，他早晨的那股怒火又重新点燃了，那时的情景他仍

① 一七〇九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入侵俄国，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将其击败。

记忆犹新。

“要让他知道我会这样做，”拿破仑说着就站了起来，把咖啡杯推到一边，大声说，“我要把他在维滕贝格、巴登和魏玛的亲戚全都从德国赶出去……对，全都赶出去。就让他为他们在俄国准备避难的地方吧！”

巴拉歇夫点点头，一副想要拂袖而去的样子。他想告辞，但又不能不听下去。拿破仑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他对巴拉歇夫说话时，不像对敌国使臣那样，而是像对一个如今已对他表示效忠并喜欢看到故主受欺辱的人。

“亚历山大皇帝为何要统帅军队呢？为何？打仗是我的职业，他的职业是治理国家而不是指挥军队。他没有必要亲自承担这种责任。”

拿破仑又拿出鼻烟壶，在屋子里默默地来回走动。突然，他走到巴拉歇夫跟前，脸上堆满微笑，非常自信、快捷而又随便地做出一件不仅重大还会使巴拉歇夫感到高兴的事。他举起手，用嘴唇微笑着，抓住这位四十岁俄国将军的耳朵，轻轻地往上提了一下。

“在法国朝廷里，被皇帝拉耳朵是最大的荣耀和恩泽。”

“喂，亚历山大皇帝的崇拜者和大臣，你怎么一声不哼？”拿破仑说。在他看来，不做拿破仑的崇拜者和大臣，而做别人的崇拜者和大臣，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将军的马准备好了没有？”他接着说，微微低头回敬了巴拉歇夫的鞠躬致意。

“把我的马送给他，他要走远路……”

巴拉歇夫把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带了回来，并向皇帝报告了谈话的详细内容。于是，战争开始了。

八

安德烈公爵与皮埃尔在莫斯科会面后，要到彼得堡去。他对家里人说是去办事，实际上是去找阿纳托里公爵，他感到必须见到他。他来到彼得堡，才知道阿纳托里已经离开了。皮埃尔曾告知过内兄，安德烈公爵要去找他。但阿纳托里受陆军大臣的委派，就到摩尔达维亚的部队报到去了。这时，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遇到了库图佐夫将军，这是一位一直待他很好的老上司。库图佐夫老将军刚被任命为摩尔达维亚部队的总司令，因此他希望安德烈公爵同他一起去。安德烈公爵接到去总司令部任职的命令后，就立即动身赶赴司令部所在地——土耳其。

安德烈公爵认为用写信的方式向阿纳托里提出决斗不妥当，他感到如果找不到别的决斗理由，就会有累于娜塔莎伯爵小姐的名声。所以，他想与阿纳托里碰面，以便找到新的决斗理由。但安德烈公爵在土耳其也没有碰到阿纳托里，因为等他到达土耳其部队后，阿纳托里又回俄国了。在新的国家和新的生活环境里，安德烈公爵生活得还很自在。未婚妻有负于他（他越是想掩盖这件事，内心就越感到痛苦）。他原来感到十分幸福的生活环境，如今反而让他痛苦。他以前所向往的自由和独立，如今却让他感到无法接受。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他仰望天空时产生了一些想法。后来，他经常同皮埃尔一起讨论。在保古察罗伏，以后在瑞士和罗马，这些想法常常使他那孤寂的心灵得到慰藉。现在，对那些能够展示锦绣前程的想法，他甚至感到害怕。如今他感兴趣的，是发生在眼前的现实问题，过去的事还是离得越远越好。而他愈关注现实，过去就看得越远，以前那片高悬在他头上的无限光明的天空，突然变为压在他身上的乌云，虽然那里的一切都明明白白，但却没有任何恒远神奇的感觉。

在他所想像的工作中，服兵役是最简捷最了解的事。担任库图佐夫总司令部值班军官这一职务后，他干得非常投入，他的热情和负责精神让库图佐夫惊奇。安德烈公爵在土耳其找不到阿纳托里，感到用不着再回莫斯科找他。他十分清楚，不管过去多长时间，虽然他鄙视这个人，并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明用不着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同他决斗，但如果遇到阿纳托里，他肯定要向他进行挑战，就如同一个饥饿的人看见食物不能躲开一样。报仇雪耻的想法深深地潜藏在安德烈公爵的心底，使他在土耳其用努力工作、追求功名来掩盖的镇静情绪无法保持下去。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开战的消息传到布加勒斯特（在那里库图佐夫已呆了两个月，与一个瓦拉几亚女人厮守在一起），安德烈公爵希望库图佐夫将他调往西路军。库图佐夫对安德烈的勤奋十分反感，好像他这样做倒衬托出库图佐夫的懒惰。因此，他十分高兴放他走，就让他到巴克莱那里去执行一项任务。

安德烈公爵在去五月间驻在德里萨军营的部队报到以前，顺便到离斯摩棱斯克大道三俄里的童山。最近三年来，安德烈公爵的生活变化很大，很多问题一直盘绕在他的脑海里，也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还到过许多地方（西方和东方他都去过）。现在来到童山，却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大家还像以前那样生活，他感到很吃惊。他坐车走进童山的林荫道，穿过石头门，如同进了一座虚幻沉迷的古堡。这座房子还是那样的庄严肃穆，还是那样整洁，还是那样清静，还是那些家具，还是那些墙壁，还是那些声响，还是那种气息，还是那几张怯弱的脸，只是多了几道皱纹。玛丽雅公爵小姐还是一个怯懦、丑陋的老姑娘，天天被恐慌和痛苦所笼罩，没有欢乐没有幸福地打发着青春时光。布莉恩正是一个满面春风、水性杨花的姑娘，贪婪地享受着生活中的美好一瞬，并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安德烈公爵感到，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恐怕是她的惟一变化。德萨尔是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带来的家庭教师，他身穿俄国礼服，说着生硬的俄

语，还是那样有教养，品德好，只是智商不高，思想老朽。老公爵的变化是嘴里缺了一颗牙，精神上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脾气则越来越坏，越来越怀疑外界发生的事。只有小尼古拉一个人变化较大：个头长高了，模样也不一样了，红润润的脸蛋，长出一头黑色弯曲的头发，在兴奋和欢笑时，总是爱把小嘴的上唇微微翘起，特别像死去的小公爵夫人。在这座虚幻沉迷的古堡里，只有他敢于违抗那万古不化的法则。不过，自从安德烈公爵走后，虽然家里表面上没有变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都变化不小。家庭成员已经分成敌对的两派：老公爵、布莉恩小姐和建筑师为一派，玛丽雅公爵小姐、德萨尔、小尼古拉和保姆、奶妈为一派。现在，只是看在他的面上才聚在一块，为了他才变换了往常的生活方式。

安德烈公爵在童山这段日子里，虽然全家都聚在一块吃饭，但大家都感到别别扭扭。安德烈公爵觉得自己好像是客人，大家看在他的面上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习惯，有他在场，大家都有点拘谨。第一天吃饭时，安德烈公爵就有此种感触，但他没有说什么。老公爵看出他的神情有点别扭，也板着脸不说话，饭刚吃完就立即回到自己的屋里。晚上，安德烈公爵走进老公爵的屋里，想努力促使他改变精神状态，就同他谈起小卡敏斯基伯爵的远征。但老公爵不听，反而跟他说起玛丽雅公爵小姐，指责她迷信，说她与布莉恩小姐不能友好相处。他说，只有布莉恩小姐一个人对他十分忠诚。

老公爵说，他如果生了病，肯定会抱怨玛丽雅公爵小姐，因为她故意为难他，经常激怒他，连小尼古拉公爵也在她的娇惯和教唆下学坏了。老公爵心里非常清楚，是他自己在为难女儿，给她造成痛苦，但他感到，他所以要为难她，是因为她命该如此。老公爵想：安德烈公爵什么都看到了，为什么不愿同我谈谈他的妹妹？我在他的眼里是不是也变成了坏人或者老得不中用了？是不是觉得我只知亲近法国女人而不顾自己的女儿？他并不了解

家里情况，必须向他说清楚，让他听听我的看法。于是，他极力解释，为什么他忍受不了他女儿的乖僻性格。

“您如果问我的看法，”安德烈公爵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责怪父亲，眼睛都不看父亲说，“我本不愿说出来。您如果一定让我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果说您与玛丽雅之间存在什么误解和矛盾的话，我一定不去责备她。我知道她非常爱您、尊敬您。您如果问我，”安德烈公爵开始感情冲动了，不知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他总是容易冲动。他继续说，“我只能这样讲，如果有什么误解的话，问题就出在那个下贱的女人身上，她没有资格做我妹妹的伴侣。”

老头子开始时两眼死盯着儿子，嘴上还挂着不自然的微笑，并露出安德烈公爵不喜欢看的牙齿中的新缺口。

“宝贝，什么伴侣呀？啊，你们已经谈论过这件事了，是不是？”

“爸爸，我本来不想当裁判，”安德烈公爵用生硬的语气嘲讽说，“是您逼我这样做的，我只好讲出来。我一向认为，玛丽雅公爵小姐是对的，错的是……错的是那个法国女人……”

“噢！你终于作出判决了……判我有罪了！……”老头子有气无力地说。安德烈公爵感到他的语气有点不对劲。突然，老头子跳起来大声嚷道：“你给我滚出去！滚！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安德烈公爵本打算马上离开这个使他痛苦的家，但玛丽雅公爵小姐强留他多住一天。这一天，安德烈公爵没有见到父亲。老公爵一直呆在屋子里，除了布莉恩小姐和季洪，他谁也不让进去，但多次询问儿子走没走。第二天临走前，安德烈公爵进了儿子的房间。他让身体健壮、鬈发像母亲的儿子坐在自己的膝盖上，给儿子讲蓝胡子的故事，讲了一半就陷入了沉思。他望着膝盖上俊美的儿子，而脑子里却没有想他。他独自忖度，有没有因惹恼父亲而后悔，有没有因离开父亲而难受（这是他有生以来头

一次同父亲争吵），但怎么也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更加糟糕的是，他让儿子坐在膝盖上，抚摸着他，是想找回平时对儿子的那种温情爱意，但他仍然找不到这种感觉。

“喂，你往下讲呀！”儿子催促着他。安德烈公爵没有说话，把儿子从膝盖上放下，默默地走了出去。

安德烈公爵只要放下公务，特别是回到曾经给他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生活环境里，那种难以言表的伤感就会一下子涌上心头。他只有抛开那些回忆，努力找点事情干。

“安德烈，你非得走吗？”妹妹问他。

“感谢上帝，他让我必须走，”安德烈公爵说，“可怜你不能走。”

“你为啥这样说！”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现在，你要投入到那场让人心惊的战争里去了，他也年纪大了，你为啥要说这种话？布莉恩小姐告诉我，他仍然多次地问到你呢……”她说着，嘴唇颤动起来，眼泪流了下来。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去，在屋里来回走动起来。

“噢！天哪！天哪！”他怒气冲冲地说，“真想不到，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和不足挂齿的小人会给人带来如此的不幸！”听了他的话，玛丽雅公爵小姐非常惊讶。

她心里清楚，他说的不足挂齿的小人，不仅是指给他造成痛苦的布莉恩小姐，还指那个断送他幸福的人。

“安德烈，我求你一件事。”她抚摸着他的臂膀，用泪水盈眶的眼睛看着他说，“我了解你（玛丽雅小姐垂下眼睛）。你不能认为是别人给你造成了痛苦，人是上帝的工具。”她的眼睛越过安德烈公爵的头顶，仰望着，就像她经常仰望圣像一样。“痛苦是上帝安排的，不是人造成的。人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人没有罪过。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别往心里去，一定要宽恕他。我们没有惩罚人的权力。你会体会到宽恕的幸福的。”

“玛丽雅，假如我是个女人，我肯定会这样做，因为那是女人

的美德。当然，男人不该也不能忘记宽恕。”他说这话时，并没有想到阿纳托里，但一股无法压制的怒火突然在他心中升起。他想：如果玛丽雅公爵小姐都劝我宽恕，那么，我应该早就惩罚他才是。于是，他把玛丽雅公爵小姐撇在一旁，开始想像他向还在部队里的阿纳托里复仇雪耻的痛快情形。

玛丽雅公爵小姐希望哥哥多住一天，她认为，安德烈如果不同父亲和解就离家，父亲一定非常痛心。但安德烈公爵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还要从部队回家，到部队后他一定给父亲写信。他在家里住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关系就会越糟。

“安德烈，再见！要记住，灾难是上帝安排的，人永远是没有罪过的。”这是他离家告别时妹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唉，事情是无法改变的。”安德烈公爵坐车离开童山的林荫道时这样想到，“她真是个可怜的人，只有忍受那位糊涂的老头子的苦了。老头子明知自己做错了，还对别人发脾气。我的儿子慢慢长大了，他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但以后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不是被骗就是骗人。我现在到部队去，到底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多么希望能遇到那个卑鄙的小人，他即使把我杀了，或者嘲笑我，我也无所谓！”

安德烈公爵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变，不同的是，以前它们是和谐的，统一的，现在都七零八落了。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单独的景象，一个个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九

六月底，安德烈公爵到达部队总司令部。皇帝亲临的第一军在德里萨河畔设防的营地里驻扎，第二军正在后撤，尽快与第一军会合。据传说，数量众多的法军把第一军和第二军切成两半。大家普遍对俄军总的战局不满意，但谁都没想到俄国各省都遭

到了进犯，谁都没想到战火会烧过波兰西部各省。

在德里萨河畔，安德烈公爵找到他要去任职的巴克莱部队。由于营地远离大村庄或小镇，许多将军和随军大臣都被安顿在河两岸方圆十俄里内最舒适的房子里。巴克莱部队的营地距皇帝行宫仅有四俄里。巴克莱对安德烈公爵不怎么热情，对他说话时带着德国的腔调，告诉他在奏明皇帝后再给他安排职务，让他暂时呆在他的司令部里。安德烈公爵想找阿纳托里，但他又不在，他去彼得堡了。安德烈公爵听到这个消息并不觉得沮丧。安德烈公爵的精力被正在进行的战争所吸引，由想到阿纳托里而产生的烦恼可以暂时得以解脱，为此他感到高兴。前四天，安德烈公爵仍没有分配到工作，他就骑着马在整个营地巡视，依仗自己掌握的知识，再加上同熟悉情况的人谈话，尽最大努力了解设防营地的情况。但安德烈公爵仍不能断定这个营地的设防是否合理。他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判断，在战争中绞尽脑汁制定的作战计划没有一点用处（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他体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怎么样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如何进行战斗和由谁指挥作战。为了搞清这些问题，安德烈公爵充分利用自己特有的地位和关系，对军队的指挥状况、参加指挥的成员及其派别，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然后对战局得出以下看法。

皇帝在维尔诺时，部队就编为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莱指挥，第二军由巴格拉基昂指挥，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指挥。皇帝留在第一军，但不挂总司令的头衔。命令中没有明确皇帝将指挥军队，只讲皇帝将随军亲征。还有，指挥机构没有设御前总参谋部，而仅设皇帝行辕本部。皇帝麾下只有行辕长官伏尔康斯基公爵、一些将军、侍从武官、外交官员和一批外国人，就是没有参谋部。另外，跟随皇帝但没有专门职务的有：前任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别尼生大将，皇太子康斯坦丁·巴夫洛维奇亲王，一等文官鲁勉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斯坦因，瑞典将军阿姆斐尔德，作战计划主要起草人普法尔，萨丁移民侍从武官长保卢奇·

伏尔佐根等。这些人在部队里没有担任职务，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各军长，甚至总司令在听到别尼生、亲王、阿拉克切耶夫或伏尔康斯基公爵的询问或意见时，常常不清楚他们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他们的命令或意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代表皇帝发出的，也不清楚该不该执行。当然，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从廷臣的观点来看（在皇帝面前都是廷臣），皇帝带这些人亲临部队其意义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虽然皇帝没有总司令的头衔，但实际上是全军统帅，他的左右就是他的幕僚。阿拉克切耶夫是皇帝的随身侍卫，尽职尽责地负责维护治安；别尼生是维尔诺省的地主，表面上是尽地主之谊负责接待皇帝，实际上是充当军事顾问的角色，而且随时都可能接替巴克莱。亲王愿意随军同行，所以一直呆在军中。前任普鲁士大臣斯坦因的才能很受亚历山大皇帝赏识，他在军中是皇帝的好参谋。阿姆斐尔德是拿破仑的死敌，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将军，对亚历山大影响很大。保卢奇呆在军中，是因为他敢于直言而且坚决果断。侍从武官们在这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们形影不离地跟随。普法尔制定了反对拿破仑的计划，亚历山大也相信这一计划的正确性，让他负责所有军事。普法尔手下还有伏尔佐根，伏尔佐根总是能够把普法尔的思想十分清楚地表达出来，普法尔不过是个傲气十足、目中无人的空头理论家。

除了以上俄国人和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因为在别的国家，说话就无所顾忌，敢于提出让人惊奇的新主张），还有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他们是跟随上司来到军中的。

在这个出色、狂傲、忙碌的庞大集团中，思想不一致，意见不统一，必然形成派别。安德烈公爵把他们区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派是普法尔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以军事理论家自诩，认为军事是一门科学，具有一定的规律，例如迂回战、包围战等。普法尔和他的追随者坚决主张根据军事理论把军队撤回到纵深地带，谁不按照这个理论去做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属于这一派

的还有德国亲王、伏尔佐根、文森海罗德等人，他们大多是德国人。

第二派同第一派针锋相对。当一个极端出现时，必然有另一个极端。这一派在维尔诺就主张向波兰推进，不要受任何作战计划的限制。这一派除了主张勇敢进攻外，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派别争论中就显得特别偏激。这一派都是俄国人，如巴格拉基昂，初出茅庐的叶尔莫洛夫等。当时有关叶尔莫洛夫的一则笑话到处流传，说他要求皇帝给予恩惠，封他为法国人。这派人怀念苏沃洛夫，讲究实干，反对只在地图上摆来摆去，极力主张进攻，击退敌人，把敌人挡在俄国国门之外，不断鼓舞士气。

第三派相对前两派来说是中间派，最受皇帝的信赖。这一派多数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亦属该派。他们就像那些凡夫俗子，本来没有什么信奉，却又装出有信奉的样子。他们说，白拿伯（他们称拿破仑为白拿伯）是个天才，同他作战，必须有细致周密的计划和广博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法尔是个人才。但又必须承认，理论家往往见木不见林，对他们不能完全信任，要征求普法尔的反对派的意见，听听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怎么说。显然，他们选择的是中间道路。这派人主张，可以按照普法尔计划坚守德里萨营地，但其他各军的行动必须改变。尽管这是不能实现任何目的行动，这派人仍感到这样做最妥当。

第四派是以皇太子为代表。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狼狈处境，使他一直耿耿于怀。他当时头戴钢盔，身着骑兵军服，像接受检阅一样走在近卫军前面，希望能痛痛快快地把法军打败。谁知道一下子就陷在第一线，费了好大劲才乘着混乱逃了出来。这派人能特别坦率地发表看法，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惧怕拿破仑，要认清他的强大和自己的懦弱。他们说："除了悲痛、耻辱和毁灭，不会有其他结局。看，维尔诺被放弃了，维切布斯克被放弃了，我们还要放弃德里萨。惟一的出路就是趁我们还没有被驱逐出彼得堡时，尽快讲和！"

这种意见获得军队上层的支持，在彼得堡也有人拥护，一等文官鲁勉采夫出于其他政治目的也主张讲和。

第五派是巴克莱的追随者，他们推崇他，认为他与普通人不一样，他是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无论如何（他们开始总是如此说），他终究是一个讲究实干的人，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出色的人了。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应该让他掌握实权。让他担任总指挥，他就会像在芬兰那样大显身手。我们的军队组织严整，力量强大，就是撤退到德里萨也没有受到一点损失，这些都是巴克莱的功劳。现在，如果巴克莱被别尼生所取代，部队就会走向灭亡，因为在一八〇七年就证明别尼生是个无能之辈。"

第六派是别尼生派，他们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认为别尼生比其他人更出色，经验更丰富，不管怎么样，最后还得向他请教。这派人认为，把军队撤到德里萨是一种耻辱，是以前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必然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多不见得有坏处，至少可以使大家尽快明白，照此下去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的是像别尼生这样的人，而不是巴克莱。在一八〇七年，别尼生就已经显示了他的才能，连拿破仑都对他作过较高的评价。除了别尼生，我们不同意任何人掌权。"

第七派是一批将军和侍从武官，他们总是在皇帝身边形影不离，尤其是在年轻的皇帝身边，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的人就特别多。他们对他忠心耿耿，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因为他也是一个人，就如同一八〇五年尼古拉·罗斯托夫崇信他那样。他们认为，他身上所具有的各种美德，是人类优良品质的体现。这派人对皇帝不要军权虽表示过敬佩，但又感到这是过分谦让，希望他们所崇信的皇帝不要过于自谦，应该向世人宣布他是全军统帅，并建立起御前总司令部，必要时可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咨询，亲自统率全军，这样，全军的士气就会受到极大鼓舞。

第八派是人数最多的一派,与其他各派人数相比是 99∶1。他们既不主张和平,也不赞同战争,既反对进攻,也反对在德里萨河畔或其他地方防御。他们不赞成巴克莱,不赞成皇帝,不赞成普法尔,不赞成别尼生。他们只有一个心愿,一个特别大的心愿:尽最大努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尽情享乐。他们在皇帝行辕里错综复杂的阴谋活动中混水摸鱼,拼命捞取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好处。为了他们既得的利益,有人今天拥护普法尔,明天支持他的对手,后天又说对这件事一点意见也没有,以逃避责任或向皇帝献媚。有人为了捞取好处,得到皇帝的赞赏,极力鼓吹皇帝前一天曾暗示过的事。他们在会议上拍桌子瞪眼,高声喊叫,提出要与反对的人拼个你死我活,以表现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不惜英勇牺牲的壮举。还有的人利用会议休息间隙、反对派不在场的时机,提出获得津贴的要求,因为他清楚,这时伸手要别人不能拒绝。第四种人总是想把自己埋头苦干的样子在皇帝面前故意表现出来。第五种人为了实现能与皇帝一起进餐的愿望,拼命论证某种意见的正确或者错误,并列举出许多有说服力的论据。

这一派人的目的是攫取卢布、勋章和官爵。他们看皇帝的眼色行事,皇帝的风向标指向什么地方,他们就立即一窝蜂地涌向什么地方,使皇帝难以改变既定的方针。在激烈动荡的局势中,在惊恐万状的危机下,在阴谋、虚荣和各种主张相冲突的旋涡里,加之民族各异,这第八派人成为只知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数众多的一派,他们把整个局势搅得一塌糊涂。他们就像一群雄蜂,不论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没有嗡嗡完,就又转到新的问题上去嗡个不停,人们那些真诚的争论全被他们嗡嗡声压倒或淹没。

安德烈公爵到达部队以后,形成了第九派,并开始大声地发表意见。这派人年纪较大,老成持重,知情达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不轻易表态支持对立意见中的任何一方,冷静地观察着司令部中发生的一切,认真地考虑如何从这种举棋不定、模棱两

可、混乱不堪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这派人认为，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皇帝带着他的军事人员来到军队里，使军队沾染了举措不定、迟疑不决的风气。这种风气在朝廷里还没有什么，在军队中是绝对不行的；皇帝的主要职责是治理国家，而不是指挥军队；挽救这种局面的惟一办法是皇帝和他的随从撤离军队；为了使皇帝个人的安全不受威胁，牵涉到五万人马不能用于作战；一个能力最弱、但不受牵制的总司令会比能力最强、但受皇帝控制的总司令要好。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居的时候，该派的一名代表人物国务秘书希施科夫上书皇帝，请皇帝离开军队。巴拉歇夫和阿拉克切耶夫同意这样做并在上面签了名。希施科夫利用皇帝同意的议论国家大事的特权，以皇帝应在京城鼓舞民众斗志为借口，曲折地说出让皇帝离开军队的建议。

由皇帝动员国民保卫祖国，皇帝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于是，皇帝离开军队，留守在莫斯科鼓舞民众斗志，就成为俄国取胜的重要因素。

十

在那封信还没有呈交皇帝时，安德烈公爵在吃晚饭时接到巴克莱的通知，皇帝要召见他，向他询问土耳其情况，因此，必须在晚上六时赶到别尼生司令部。

这一天，拿破仑将有向俄军进攻的新行动这一消息在行宫里风传，后来证明这是个不实的消息。此日清晨，米肖上校陪同皇帝骑马视察德里萨防御阵地，他向皇帝说，这个由普法尔设计建造的工事简直是战术的杰作，足以把拿破仑置于死地。实际上这个工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倒像是为俄军掘的坟墓。

安德烈公爵来到别尼生将军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德里萨

河边一座地主的小宅院里，别尼生和皇帝都不在。皇帝侍从武官契尔内歇夫接待了安德烈公爵，告诉他皇帝带着别尼生将军和保卢奇侯爵又去巡视德里萨工事了，他们对此工事的效用已经产生疑问。

契尔内歇夫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口看法国小说。这个房间原来可能是个大厅，现在里面还有一架风琴，一些毯子堆放在琴上，别尼生副官的一张行军床放在墙角。副官也在这里，正坐在铺盖上打瞌睡，可能是由于被太多的酒宴或事务搞得十分疲倦的缘故。这里有两道门：一道通往原来的客厅，另一道通往右边的书房。德语夹法语的说话声。从第一道门里传出了出来。在客厅里，按照皇帝旨意召开的非军事会议（皇帝喜好使用含义不清的词）正在进行，参加的人不多。皇帝很想知道他们对当前局势有什么看法。这的确不是军事会议，只是请几个人来为皇帝说明几个问题。被邀参加这个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斐尔德、侍从武官长伏尔佐根、文森海罗德（拿破仑称他为流亡的法国臣民）、米肖、托里、完全不是军人的斯坦因伯爵，还有普法尔。别人对安德烈公爵说，普法尔是个核心人物。普法尔在安德烈公爵到任不长时间才到。他走进客厅，停住脚步同契尔内歇夫交谈，安德烈公爵便在一旁细心地观察他。

普法尔穿一身做工极差的俄国将军服，猛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实际上他们从未见过面。安德烈公爵在一八〇五年见过的威罗特、马克和施密特等德国军事理论家的特征，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不过他比其他人更显突出。像他这样集所有德国人特征于一身的德国理论家，安德烈公爵的确没有见过。

普法尔身材矮且瘦，但骨骼粗，身体壮实，臀部宽，肩胛突出。他脸上全是皱纹，眼窝深深陷了下去。两鬓头发梳得很平整，后面却有几绺微微翘起。他走进屋后，东张西望，神情惊惶，好像对此屋有一种恐惧感。他笨拙地手按佩剑，用德语向契尔内歇夫

打听皇帝在什么地方。他对人们鞠躬问候的俗套感到反感，想尽快穿过屋子，坐在地图前工作，这样他才觉得好受些。契尔内歇夫告诉他，皇帝去察看他普法尔根据自己的理论而设计建造的工事，他匆匆点了点头，嘴角上挂着嘲讽的微笑。他如同那些自负的德国人一样，发出低沉又富有节奏的嘟囔声："愚蠢……坏事了……坏事了。"① 安德烈公爵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契尔内歇夫把安德烈公爵介绍给普法尔，并说安德烈公爵从土耳其回来不长时间，那里的战争已经打完了。普法尔看了安德烈公爵一眼，说得准确一点，是对他扫了一眼，笑笑说："对，对，看来那一仗的战术是对的。"② 接着，带着蔑视的微笑向那个有人说话的房间走去。

普法尔本来就容易发火，如今有人竟然背着他去视察他设计的工事还说三道四，就特别气愤。通过在奥斯特里茨的回忆和此次短暂的接触，安德烈公爵就清楚知道了这位将军的为人。普法尔是个顽固不化而心高气傲的狂人，只有德国才有这种人。他们之所以总是摆出舍我其谁的架式，是因为他们相信一种抽象的理念，以为绝对真理总是掌握在他们手中。德国人为什么自信？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具有吸引力。英国人为什么自信？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国家的公民，英国人一向清楚他们做什么，而且做任何事情都百分之百地正确。意大利人为什么自信？是因为他们喜欢激动，容易我行我素，不知天高地厚。俄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从来不相信人能够知道些什么。法国人的自信糟糕透顶，顽固透顶，可恶之极，因为他们总是标榜自己懂得真理，懂得科学。实际上，这种科学是他们臆造出来的，他们却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普法尔就是一个代

① 原文是德语。
② 原文是德语。

表。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就是从腓特烈大帝军事史中抄来的迂回战术。他认为，近代军事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荒唐、蛮横、混乱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敌我双方都犯下不少错误，这样的冲突不能称为战争，因为它违背了理论，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一八〇六年，在耶纳和奥尔施泰因结束的那次战役中，普法尔曾是作战计划的制订者之一，他从战争的结局中看到自己那套理论的无比正确。他认为，没有按照他的军事理论去做，是导致失败的惟一原因。他曾以他独有的幸灾乐祸的口气说："我早就说过事情会彻底失败的。"普法尔也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迷恋于自己的理论，都忘记理论应该应用到实践中去。他热衷于理论，反对一切实践，对实践不闻不问。他之所以为失败而高兴，是因为在他看来，实践没有理论指导而失败，都充分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

他同安德烈公爵和契尔内歇夫聊了几句当前的局势，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告诉别人，他早就知道事情要搞糟，他对此并不感到难受。他脑后翘起的头发和梳得平整的两鬓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他走到另一个房间，不久就响了他那沉闷而生气的话声。

十　一

普法尔还没有从安德烈公爵的目光中消失，别尼生伯爵就急忙走进屋来。他向安德烈公爵点点头，一边向副官作指示，一边向书房走去。皇帝跟着到达，别尼生慌忙跑到前面，站在那迎接皇帝。契尔内歇夫和安德烈公爵也站到门口的台阶上。皇帝下了马，从脸上看显得十分疲倦。保卢奇侯爵向皇帝说着什么。皇帝的头侧向左边，听保卢奇情绪激动地说话，露出很不满意的

神情。皇帝不愿再听他说下去，就向前迈了一步。但这个满脸通红、情绪激昂的意大利人却不顾礼节，跟在皇帝后面唠叨个没完。

“至于那个提出构筑德里萨阵地建议的人。”保卢奇还没说完，皇帝就走上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就眼盯着这个陌生人。

“陛下，对那个提出构筑德里萨阵地建议的人，”保卢奇已经控制不住，毫不顾忌地继续说，“对于他，依我看只有两个去处最合适：要么进疯人院，要么上绞刑架。”

皇帝没有听完，可能就一直没有听他说话。他认出了安德烈公爵，笑着对他说：“见到你很高兴，你到他们开会的地方等我吧。”皇帝向书房走去。伏尔康斯基公爵和斯坦因男爵跟着他走了进去，并顺手把门关上。安德烈公爵得到皇帝的许可，同他去土耳其认识的保卢奇一块走进客厅。客厅里正在举行会议。

伏尔康斯基公爵充任类似参谋长的角色。他手拿几张地图从书房出来，走到客厅，把地图摊在桌子上，介绍了一下情况：夜里得到情报（后来证明不实），说法军正迂回攻击德里萨阵地。然后提出几个问题，让与会者发表意见。

阿姆斐尔德将军首先发言。他提出，为了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需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大道旁边另筑一个新阵地（他没有说这阵地有什么用处，只是为了说明他有自己的看法），军队应在那里集结，防御敌人进攻。阿姆斐尔德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他是利用回答提出问题的机会把它说了出来（实际上，他的想法并没有回答问题）。

这只是无数建议之一。提建议的人似乎都言之有理，实际上他们对战争的特点却一无所知。有人不赞成他的意见，有人同意他的意见，反对最强烈的是年轻的托里上校。他一面争辩，一面从军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写满字的笔记本，请求让他说说所写的内容。托里根据大量记录，推导出一个同阿姆斐尔德和普法尔都不一样的作战方案。保卢奇不同意托里的方案，提出了一个进攻

计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陷阱中拔出脚来（他把德里萨阵地称为陷阱）。

在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普法尔和他的翻译伏尔佐根（他成为普法尔同朝廷联络的桥梁）一直静静地听着，不讲一句话。普法尔背过身去，鼻子里发出轻蔑的哼哼声，表示他根本不想反驳这些奇谈怪论。当会议主持者伏尔康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阴阳怪气地说："何必问我？阿姆斐尔德将军不是提出了一个暴露后方的好阵地吗。那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进攻，不是也很好嘛！[①] 要么就撤退。都不错。何必问我呢，对情况诸位比我知道得还清楚。"

伏尔康斯基紧皱眉头，告诉普法尔他是代表皇帝来征求意见的。普法尔忽地站了起来，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激动地说："事情全搞坏了，乱了套了；既然大家都比我高明，为什么还问我怎么补救。没有什么可补救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我定的计划行事，"他用枯瘦的手指狠狠地敲打着桌子，说，"哪里有困难？一派胡言，幼稚！"[②] 他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戳着地图，飞快地说，德里萨阵地的作用不是任何意外情况所能改变的，一切都事先想到了，敌人如果真的来进攻，肯定会全军覆没。

保卢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向他提问。伏尔佐根走过来，帮助法语说得不好的上司，为他翻译，费很大力才跟上普法尔讲话的速度。普法尔急切地说明，不仅已经发生了的，还是可能要发生的，都会在他的预料之中。假如现在出现了什么困难的话，那是因为没有严格地按他的计划去做。他的嘴角一直挂着嘲讽的微笑，不断地作着说明，最后用蔑视的口吻停止论证，好像数学家对一个早已得到证实的命题不再用各种方法证明一样。

伏尔佐根继续用法语翻译他的话，偶尔停下来问普法尔：

---

① 原文是德语。

② 原文是德语。

“阁下，对不对？”普法尔竟如同一个在战场上杀红眼的人，敌我都不分了，怒不可遏地对伏尔佐夫嚷道：“哼！还有什么可解释的？”[①]

保卢奇和米肖一起用法语攻击伏尔佐根，阿姆斐尔德与普法尔用德语谈话，托里用俄语向伏尔康斯基做着说明。安德烈公爵在那里默默地听着，仔细地观察着。

在所有这些人中，安德烈公爵最同情的就是那位暴怒、顽固、自负得有点可笑的普法尔。所有在场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提什么个人建议，他对谁也不痛恨。他只有一个心愿：让他依据自己多年研究心得而制订的计划得以执行。他这个人有点怪，他的讽刺常使人不高兴，但他对理想的不倦追求却受到大家的敬仰。另外，在所有的发言中，除了普法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拿破仑的才能都非常惧怕，这种情况在一八◯五年军事会议上是见不到的。这种情绪虽然被掩饰着，但从每个人的发言中多少都有所流露。大家认为拿破仑能量很大，与他无法抗衡，当批驳对方建议时，彼此都使用这个可怕的名字。只有普法尔一人认为拿破仑是个野蛮之人，就像他认为的那些反对他理论的人都是野蛮人一样。不过，普法尔除了引起安德烈公爵的敬仰外，还引起他的同情。种种迹象表明，普法尔的垮台已经为时不远。从廷臣们对他说话的口气，从保卢奇敢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从普法尔本人绝望的神情，都可以看出，别人清楚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所感觉。尽管他很自信，还有德国人善于嘲讽的癖性，他那两鬓梳得平整、后面头发翘起的样子却有点可悲。表面看来，他能充分显示愤怒和蔑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感到绝望。他本想通过大规模的实验以便向全世界表明他的理论的无比正确，可惜的是，这种机会已经没有了。

讨论继续了很长时间，争论越来越激烈，甚至有人大声喊叫

① 原文是德语。

或者进行人身攻击，这样，就无法得出共同的认识。安德烈公爵听着那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谈论，听着他们的建议、方案，听着他们的辩论和争吵，感到非常惊讶。在军事活动中他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军事科学是不存在的，因此，所谓的军事天才就无从谈起。现在他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清楚战争的条件和环境，不清楚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还谈得上什么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明天敌我双方的情况将有什么变化？这个部队和那个部队有多大力量？这些谁也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有些时候，只要没有胆小鬼在前面叫喊‘我们被切断了’，就能取得胜利。假如有一个英勇的年轻人在前面高呼‘乌拉’，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完全能抵得上三万人，就像在申格拉米那样。有时五万人碰上八千人也会败逃，就像在奥斯特里茨那样。许多事情往往需要由许许多多的条件来决定，而这些条件又常常在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特别时刻发生作用。战争也是如此，因此，军事科学从何谈起呢？阿姆斐尔德说，我军被切断了；保卢奇却说，法军受到我们的夹攻；米肖说，德里萨阵地没有作用，因为后面有一条河；普法尔却说，它的威力恰好在里。托里提出一个计划，阿姆斐尔德提出另一个计划。这些计划都有利有弊，任何计划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它正确与否。大家根据什么来判定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人能及时下令运送粮草、指挥部队向这向那，他就能称为天才吗？一个军人一旦获得荣誉和权力，就有一些吹牛拍马的小人拜倒在权力面前，把天才强加到权力上面，称有权力的人为天才。相反，据我所知，那些最好的将军全是些愚蠢之徒或游手好闲之辈。巴格拉基昂是位出色的将军，这一点连拿破仑都不否认。拿破仑本人也是这样。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的得意忘形的样子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个出色的统帅，不但不需要天才和特别品质，也不需要仁爱、理想、热情和探索真理的精神等这些人类的美德。他只需要庸俗浅薄，只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他就失去耐心），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统帅。上帝啊，

做人可不要去爱护谁，怜悯谁，也不要思考是非曲直。自古以来，对权威人物早就炮制了一套天才理论，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权力。实际上，战争的成败并不是他们决定的，而取决于那个在队伍中高喊‘完蛋了’或者‘乌拉’的人。只有在这样的队伍里服役，你才能坚信‘自己有用’！”

安德烈公爵听着大家的争论，心里这样想了很久，直到所有人都走了，保卢奇叫他，他才醒悟过来。

第二天检阅时，皇帝问安德烈公爵打算在到什么地方任职，安德烈公爵要求到部队去，而没有提出留在皇帝身边的请求，这样，他在朝廷供职的机会就丢掉了。

十　二

在开战前夕，尼古拉收到父母写来的信。在信中，他们简要地告诉他娜塔莎生病、她同安德烈公爵解除婚约的消息（他们说是娜塔莎提出解约的），还让他退伍回家。尼古拉看完信后既不想请假回家，更不想退伍，他写信给父母，说娜塔莎生病和同未婚夫解除婚约使他十分不安，说一定想办法满足他们的心愿。他还专门给宋尼雅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返回家园。但此时，在即将开战的时候，我如果只顾个人幸福，放弃对祖国的责任，抛弃对祖国的爱，那么，在同事的眼里，在自己的眼里，我都会是一个不光彩的人。我希望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分离了。请你相信，战争一打完，只要我还活在世上，你也仍然爱着我，我就将舍弃一切，飞到你的身边，把你紧紧地拥抱在我火热的怀里，直到永远。”

是这样，因为战争的爆发，尼古拉放弃了如约回家同宋尼雅结婚的打算。奥特拉德诺的秋天和狩猎，冬天和圣诞节，以及同

宋尼雅的爱情，这一切，都像一幅快乐而温馨的庄园生活的图画展现在他的面前。这种生活他以前没有很好地感受，现在却十分向往。他想了很多：可爱的妻子、孩子、一群出色的狼狗、十余条凶猛的猎狗、农活、邻居、贵族选举。可现在要打仗了，只好留在团里。尼古拉性情很随和，既然非这样不可，他就对团里生活比较满足，并能在此种生活中寻找到乐趣。

尼古拉假满回团时，受到同事们的热情欢迎。他奉命去做补充军马的工作，从小俄罗斯买来一群好马。他为此受到上级的奖励，感到十分高兴。出差期间，他被提升为骑兵大尉。当他所在的团实行战时编制时，增加了许多人马，他又奉命指挥原先的骑兵连。

战争开始了，他所在的团向波兰进发。团里发了双饷，并增补了新的军官、新的士兵和新的马匹。尤其重要的是，战争爆发后，团里到处散发着激励斗志的昂扬之气。尼古拉知道自己在团里所受到的器重，虽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退伍回家，仍全身心地投入到军队生活中。

由于国家、政治和战术等各种原因，部队从维尔诺撤退。每后撤一步，司令部里必然情绪不稳，互相争斗，议论纷纷。对保罗格勒团的骠骑兵来说，夏季撤退无疑是最佳时期，再加上充足的粮草供应，使这次撤退显得十分轻松。懊丧、焦急和阴谋只在司令部里看到，一般官兵才不关心到哪里去和去做什么。撤退时，如果有人产生过什么难舍之情的话，那是因为要离开住惯了的营房，离开了漂亮的波兰姑娘。如果有人感到局势不好，那他也能强打笑脸，努力装出优秀军人的样子，不关心什么当前局势，而只顾个人眼前的事。当初，他们在维尔诺附近驻扎，结识了波兰地主，等待和接受皇帝和高级将领的检阅，日子过得好舒心。后来奉命撤到斯文强尼，把不能带走的粮秣统统销毁。斯文强尼在骠骑兵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那是一个醉营（驻扎在这里的军队都这样称呼它），还因为他们利用征粮的命令抢劫波

兰地主的马、车辆和地毯而受到控告。尼古拉对斯文强尼印象深，是因为他们进入这个小镇的当天他就把司务长撤换掉了，对连里那个偷来五桶陈年啤酒的酒鬼，他也无法管理。他们从斯文强尼步步后退，直到德里萨，又从德里萨撤退，如今已撤到俄国边境了。

七月十三日，保罗格勒团被逼头一次打了一场大仗。

七月十二日夜里，天空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直泻而下。这样的暴风雨在一八一二年夏天是经常出现的。保罗格勒团的两个连露宿在已经抽穗但被牛马践踏得乱七八糟的黑麦田里。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尼古拉和他所亲近的青年军官伊林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坐着躲雨。他们团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军官从司令部回来，便拐到尼古拉的棚子里避雨。

"伯爵，我刚从司令部来。您有没有听到拉耶夫斯基立大功的消息？"络腮胡子军官把他在司令部里听到的有关萨尔坦战役的详细情况讲述了一遍。

尼古拉紧缩流着雨水的脖子，叼着烟斗，心不在焉地听着，偶尔看一看蜷缩在他身边的青年军官伊林。这个十六岁的年轻军官到团队没有多长时间，他和尼古拉的关系，就如同七年前尼古拉和杰尼索夫的关系一样。伊林处处模仿尼古拉，并且像女人似的喜欢他。

留"八"字胡子的军官叫兹德尔任斯基，他栩栩如生地讲着，说萨尔坦水坝是俄国的塞尔莫皮莱山口①，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功绩万古流芳。兹德尔伍斯基讲到，拉耶夫斯基冒着猛烈的炮火带着两个儿子在坝上冲锋，尼古拉随便听着这个故事，对兹德尔任斯基的主动热情不但不欣赏，还流露出不愿听这种故事的样子，并且他不想进行反驳。尼古拉根据自身经验知道，在奥斯特

---

① 塞尔莫皮莱山口：在希腊北部，公元前480年少数斯巴达人在此抵抗人数众多的波斯军队的进犯，最后全部牺牲。

里茨和一八〇七年战役后，这种军事功绩常常是言过其实，就连他自己也吹过牛。再者，根据他的经验，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与我们想像和讲述的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对兹德尔任斯基讲的故事他不但不喜欢听，对兹德尔任斯基这个人也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胡子长满脸，说话时总是把头贴近听的人，已经把尼古拉挤到低矮棚子的边上了。尼古拉一声不响地看着他，心里想："首先，那个战斗着的水坝上一定是混乱不堪，即使拉耶夫斯基带着他的儿子冲上去，除了旁边的十来个人，对其他人是不起作用的，其余的人不可能看见拉耶夫斯基跟谁在一起，以及如何在坝上冲。即使那些看见这个情景的人也不会受到感动，因为在生死关头，没有人能顾及拉耶夫斯基的父子之情。再者，萨尔坦水坝能不能攻下，是否像塞尔莫皮莱山口战斗那样关系到祖国的存亡？那么，有必要作这样的牺牲吗？有必要把儿子带到战场上去吗？如果是我的弟弟别嘉，就是伊林这个善良的外人，我也要尽力地保护他。"尼古拉一边听兹德尔任斯基讲，一边想。因为这种事情他经历过，就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知道这类故事能为军队争得荣誉，因此要装出对它十分相信的样子。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我真受不了啦，"伊林说，他发现尼古拉不愿听兹德尔任斯基说话，"袜子、衬衫全淋透了，满身是水，我得找个好地方避避雨。好像雨小一点了。"伊林走了出去，兹德尔任斯基也跟出去了。

过了五分钟，伊林啪哒啪哒地踏着泥浆跑回棚子。

"乌拉！快走，尼古拉。我找到一个地方，有一家小酒店，离这儿有两百步远。那里有我们许多人。至少我们能把衣服烤干。玛丽雅也在哪儿。"

玛丽雅是团里军医的妻子，是个年轻俊秀的法国女人，在波兰她与军医结了婚。可能是因为没有财产，也可能是因为新婚不愿离开年轻的妻子，军医就带着她随部队一起行动，军医的醋劲

经常成为骠骑兵军官们的笑谈。

尼古拉把雨衣披上，让拉夫鲁施卡带上行李跟在后面，自己同伊林走出棚子。头上下着小雨，脚下泥泞的路滑溜溜的，远处的闪电不时地划破黑暗的天空。

“尼古拉，你在哪儿？”

“在这儿。闪电真亮啊！”尼古拉和伊林交谈着。

十　三

军医的篷车停在酒店门口，有五六个军官在店里坐着。玛丽雅是个德国女人，胖胖的，头发淡黄，身穿短衣，头戴睡帽，在前面角落的一张宽凳上坐着。在她后面，睡着她那军医丈夫。在一片嘻笑声中，尼古拉和伊林走进屋子。

“嚯！你们这里真热闹！”尼古拉笑着说。

“这样的好机会你们怎么错过了？”

“看，这一对真成了落汤鸡！小心点，别把我们的客厅弄湿了。”

“别弄脏了玛丽雅的衣服。”有人接着说。

为了避着玛丽雅，尼古拉和伊林连忙找换湿衣服的地方。他们想去隔板后面去换衣服，但看到这个小间人也满了，一个空箱子上放着蜡烛，三个军官坐在那里兴致极浓地打牌，他们说什么也不愿把地方让出来。于是玛丽雅就借给他们一条裙子当帘子遮一下，在拉夫鲁施卡的帮助下，尼古拉和伊林换上了干衣服。

他们用一个破炉子生着了火，又找来一块木板放在两个马鞍上，木板上铺上马衣，还搞到小茶炊、食品箱和半瓶朗姆酒。他们让玛丽雅当主人，大家都围着她坐下。有人送给她一块干净的手绢，让她擦一擦漂亮的小手。有人拿来一件上衣铺在她的小脚下，怕她的脚着凉。有人拿来雨衣挂在窗户上挡风。有人在轰她

丈夫脸上的苍蝇，怕苍蝇把他弄醒。

“不用管他，”玛丽雅愉快地微笑着，面带羞涩地说，“他一夜没睡，在这种环境里也能睡着。”

“不行，玛丽雅，”一个军官说，“一定要好好地侍候医生，说不定有一天我要被截去一条腿或一条胳膊，到那时，他会手下留情的。”

只有三只杯子，水又很脏，连茶的浓淡都看不清，茶炊一次也只能烧六杯水，即使这样大家也感到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按级别大小轮流从玛丽雅那漂亮的胖手里接过茶杯。那天晚上，军官们好像都爱上了玛丽雅。就连在隔板后面打牌的那几个军官，不一会儿也都停下打牌，来到这边，投入到向玛丽雅献殷勤的欢快中。玛丽雅看到周围这些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青年，春情激荡，心中充满快乐。但当她看到丈夫在睡梦中动了一下身子时，就显得十分惊惶。

只有一把匙子，糖却不少，搅不过来，就决定由玛丽雅给大家轮流搅。尼古拉接过杯子，加上点朗姆酒，请玛丽雅替他搅一搅。

“您要不要加糖？”她说。她一直微笑着，好像不管她说什么，也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既可笑，又别有用心。

“我不要糖，我只要您用手搅一下就可以了。”

玛丽雅一边答应着，一边到处找匙子，因为匙子不知被谁拿走了。

“您就用手指搅吧，玛丽雅。”尼古拉笑着说，“这样味道更好。”

“太烫了！”玛丽雅说，兴奋得涨红了脸。

伊林找来一桶水，放进几滴朗姆酒，走到玛丽雅面前，请她用手搅一下。

“这是我的杯子，”他说，“你只需把手指伸进去一下，我就把它喝完。”

等到茶全喝完了时，尼古拉找出一副纸牌，要玛丽雅和他一起玩“国王”。大家采取抓阄的办法决定谁同玛丽雅作搭档。尼古拉提出输赢的奖惩办法：谁做国王，谁就可以吻一下玛丽雅的手；谁做坏人，谁就在军医睡醒后为他烧杯茶。

“那么，如果玛丽雅做了国王呢？”伊林问。

“她本来就是国王，她的话就是法律。”

他们刚开始打牌，突然从玛丽雅身后伸出医生头发蓬乱的头。其实，他早就醒了，一直用心听着他们的谈话，觉得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快乐、好笑和好玩之处。他满脸的不高兴，搔搔头皮，没同军官们打招呼，让挡路的人让开道，他便走了出去。他刚出去，军官们就放声大笑起来，玛丽雅脸红红的，眼睛里浸着泪水，军官们觉得她更加迷人了。医生从院子里回来，对妻子（玛丽雅脸上已没有笑容，胆怯地看着医生，像等候他的判决）说，不下雨了，应该到篷车里去睡，否则车上的东西会被偷走的。

“不要紧，我派一个勤务兵去……派两个勤务兵去，”尼古拉说，“医生，算了吧。”

“我去放哨。”伊林说。

“不，诸位，你们睡足了，我可有两个晚上没有合眼。”医生说着，不情愿地在妻子旁边坐下，等着打完这局牌。

军官们瞧见医生板着面孔，斜眼看着妻子，心里特别高兴，好多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又不得找些其他借口来掩饰。等医生带着妻子离开，并在马车上安顿好了后，军官们就盖着湿外套，穿着衣服睡在酒店里。但他们却一直不能入睡，彼此间时而交谈几句，谈论医生的惊恐和他妻子的高兴样子，时而又跑到台阶上，偷听马车里的动静。尼古拉几次蒙上头想睡一会儿，但又被某个人的话逗笑，于是，大家索性交谈起来，还没有缘由地发出一阵阵快乐的笑声。

十　四

夜间两点多钟，仍然没有人睡着。这时，司务员进来，向他们传达进驻奥斯特罗夫诺镇的命令。

军官们嘻嘻哈哈地收拾着行李，又用茶炊烧着肮脏的水。不等茶烧好，尼古拉就要赶往骑兵连。天气潮乎乎的又刮着冷风，穿上被雨水淋湿的衣服更让人难受。尼古拉和伊林走出酒店，在朦胧的晨光中，俩人看了看医生那辆盖着潮湿发亮皮篷的马车，只见医生的脚伸出车篷，医生妻子的睡帽放在车子中央的坐垫上，并听见医生妻子的打呼声。

"真的，她怪可爱的。"尼古拉对同他一起走出来的伊林说。

"这女人的确迷人！"伊林回答说，脸上露出十六岁年轻人特有的严肃表情。

半个小时后，骑兵连已在大路上列好队。"上马！"一声口令下达后，士兵们纷纷在胸前画着十字然后骑上马。尼古拉骑马跑在前头，大喊一声"开步走"，骠骑兵就四人一列，沿着两边种着桦树的大道，随着步兵和炮兵行进。泥泞的路上响着马蹄的践踏声，马刀的铿锵声，士兵的低语交谈声。

一片片被曙光映红的碎云在风中飘动，天色越发明亮了。昨夜的雨水挂在村道的蔓草上，湿乎乎的，低垂的沾满雨水的桦树枝随风摇摆，不时洒下亮晶晶的水滴。士兵们的脸也看清楚了。尼古拉与紧跟他的伊林一道，在两边长满桦树的路上骑马行进。

在前线，尼古拉不骑军马，而喜欢一匹哥萨克马。他不仅是个爱好骑马的人，还是个识马的行家里手，就在前些日子，他得到了一匹顿河的白鬃白尾的高大枣红骏马。他骑上这匹马，就没有人能追上他。骑上这样一匹骏马驰骋，在尼古拉看来是最大的乐趣。他想到马，想到早晨，想到医生的妻子，而眼前的危险他却

一点也没有想到。

以前打仗时，尼古拉还有点害怕，现在却没有任何恐惧之感。他之所以不害怕，并不是因为对战斗已经习惯了（对危险是无法习惯的），而是学会了在危险关头如何控制自己的言行。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即在战斗中任何事情都能想，就不去想他最关注的事，那就是即将遇到的危险。刚当兵那阵子，不论他如何责怪自己胆小，如何为自己打气壮胆，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经过几年的磨练，他已经适应了战争环境。这时，他同伊林并排骑马在桦树中间行进。时而顺手从桦树枝条上扯下几片树叶，时而踢踢马肚子，时而头也不回地把吸完烟的烟斗递给紧跟着他的骠骑兵，他就像骑马兜风一样，悠哉悠哉的。伊林却在那里不停地说，尼古拉望着他紧张的神色，对他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是经过多次战斗的人，理解这位少尉面临死亡和恐怖而表现出的痛苦，知道他的病只有时间才能治好。

太阳刚钻出乌云升到明朗的空中，风也停了，好像风也不忍心毁坏这暴风雨过后夏天早晨的美景。空中仍在滴着水，但却是直线而落，周围一片宁静。一会儿，太阳完全露出地平线，接着又隐藏在长条形的乌云后面。过了几分钟，太阳冲破乌云，在乌云的上面闪耀着它的光芒。在太阳的照耀下，世上万物都披上金色，明亮灿烂。这时，前方传来隆隆炮声，好像在迎接这片光明。

尼古拉正想推测炮声的远近，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的副官从维切布斯克飞奔而来，传达加速前进的命令。

骑兵连绕过步兵和也在急速赶路的炮兵冲下山坡，穿过一个荒凉的村庄，又登上一个山坡。马身上冒着热气，人被热得涨红了脸。

“立定！看齐！”前面响起营长的口令声。

“向左转，开步走！”紧接一声口令。

骠骑兵沿着步兵行列行进到阵地左翼，停在第一线的枪骑兵后面。右边是我方密集的步兵纵队——他们作为后备队部署

在那里;在他们上方的山上,在地平线处部署着我方的大炮,在清澈天空的衬托下,被早晨的阳光照得十分清楚。前面谷地的前方是敌人的部队和大炮。谷地里,我们的散兵已交上火,英勇地向敌人射击着。

这种射击声尼谷拉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在他看来,如同欣赏欢乐的音乐,使他格外兴奋。哒哒哒,哒哒!枪声时而是连续地响,时而是断断续续地响。接着又静默下来,不一会儿又噼里啪啦地响起来。

骠骑兵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小时左右。开始炮击了。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带着随从跑到骑兵连后面停下,同团长说了几句话后,又向山上的炮阵地跑去。

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刚走,枪骑兵就听到一声口令:"成纵队,准备冲锋!"

他们前面的步兵分成两排,闪开道让骑兵过去。枪骑兵开始出动,向出现在山下左方的法国骑兵冲去,枪上的飘带不停地飘荡。

枪骑兵一下山,骠骑兵就奉命上山掩护炮兵。骠骑兵开到枪骑兵的阵地上不一会儿,就从前方呼啸飞来了没有打中目标的子弹。

尼古拉好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变得更加兴致勃勃。他挺直身体,观望着展开在山下的战场,眼睛一直盯着枪骑兵的行动。枪骑兵冲向法国龙骑兵,硝烟中一场混战正酣。大约过了五分钟,枪骑兵开始后撤,不是退回原来的地方,而是向左边退。一大群身穿蓝色军服、骑灰色马的法国龙骑兵,出现在身穿橘黄色军服、骑枣红马的枪骑兵中间和他们的后面。

十　五

尼古拉凭着他猎手般的锐利眼睛，第一个看到我们枪骑兵被身穿蓝色军服的法国龙骑兵所追击。乱了阵脚的枪骑兵仍然在往后退，法国龙骑兵死死跟在他们后面追击着。他们距我方阵地越来越近，已经能清楚地看见山下这些很小的人在相互追逐着，挥动双臂和马刀厮杀着。

尼古拉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事，像看猎犬追捕野兽那样。他本能地认为，如果现在就率领骠骑兵下去攻击法国龙骑兵，法国龙骑兵必然溃退。要攻击就要马上行动，不然，时机就错过了。他向四周张望，骑兵大尉站在他身旁，眼睛也一直看着山下的骑兵。

“安德烈·谢瓦斯基杨内奇，”尼古拉说，“我看，我们肯定能把他们……”

“这一着倒是不赖，”骑兵大尉说，“肯定……”

没听完他的话，尼古拉就刺了刺马，跑到骑兵连前头，他还没有发命令，全连就有所感觉，并跟着他催动马匹。尼古拉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像打猎一样，见到猎物就本能地行动起来。他看到龙骑兵离得不远，队形不整，拼命乱闯，就知道他们是抵挡不了的，就知道要抓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子弹在他耳边呼啸而过，马不停地向前冲，想勒都勒不住。他使劲催动马匹，发出冲的口令。就在这一刹那，他身后响起一片马蹄声，骑兵连展开队形冲向山下的龙骑兵。他们一下山，马就飞也似地奔跑起来，离枪骑兵和法国龙骑兵越近，马跑得越快。这时，龙骑兵已近在咫尺。前面的龙骑兵看到来势凶猛的骠骑兵吓得转身往后退，后面的也纷纷停止了攻击。尼古拉怀着急切的心情催动着顿河马飞跑，想去堵截溃逃的法国龙骑兵。一个枪骑兵站在那

里，一个步兵怕被马踩着而趴在地上，一匹无人骑的马混在骠骑兵中间跟着跑。法国龙骑兵全都拼命往回跑。尼古拉看准一个骑灰色马的龙骑兵向他杀去。路上，一丛灌木挡住他，他的骏马驮着他飞过灌木丛。尼古拉还没有在马鞍上坐稳，就看见他选定的那个目标，并知道能马上追上他。那个法国人，从服装上看出是个军官，伏在一匹灰马上，挥动马刀飞奔。刹那间，尼古拉坐骑的胸部撞到法国军官的马屁股上，几乎将马撞倒。就在这一瞬间，尼古拉扬起马刀砍向法国人。

就在挥刀要砍的一瞬间，尼古拉的勇气突然没有了。那个军官从马上摔下来，与其说是因为臂肘上方被挫伤，不如说是由于马的有力冲撞和畏惧心理。尼古拉勒住马，用眼睛搜索敌军官，想看清楚是什么人被他打败在马下。法国龙骑兵军官一只脚卡在马镫里，另一只脚踏在地上跳着。他惊惧地眯着眼睛，好像随时等待砍向自己那一刀的到来。他紧锁眉头，恐惶地上下打量着尼古拉。他年轻而苍白的脸上溅满了泥，淡黄的头发，浅蓝的眼睛，下巴上有一个酒窝。看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战场上的敌人，倒像自己的家庭成员。尼古拉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他，那个军官就叫道："我投降！"他慌忙地想把脚从马镫里抽出来，带着哀求的眼睛畏惧地看着尼古拉。几个骠骑兵赶过来，帮他抽出脚，又把他放到马鞍上。其他的骠骑兵都在对付龙骑兵：一个负伤的龙骑兵满脸是血，但仍骑在马上奔跑；另一个把骠骑兵抱住，坐在他的马屁股上；第三个由骠骑兵扶上了马。法国步兵在前面一边奔跑一边射击，骠骑兵急忙带上俘虏朝后跑。尼古拉也跟随其他人往回跑，但心里却感到一阵阵疼痛。他俘虏的这个军官还砍了他一刀，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涌上心头。

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热情地迎接回来的骠骑兵，并召见尼古拉，向他致以谢意，说他将要把他的英雄行为向皇上禀告，还要为他申报圣乔治勋章。当尼古拉听到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要召见自己时，以为是由于他擅自行动而处罚他，因为

他没等下命令就率连队向法军冲杀。现在，当听到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的称赞和许诺给予奖赏时，本应欣喜若狂的，但那种难言的内疚心理却让他格外难受。“究竟什么事使我如此痛苦？”他从将军那出来时扪心自问，“是为伊林吗？不是，因为他一切都是好好的。是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不是。都不是！”那是什么呢？尼古拉感到，使他痛苦的是一种懊悔的感觉：“对了，对了，就是因为那个下巴上有酒窝的法国军官。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我把刀举起来，但没有砍下去。”

尼古拉看见被押解的俘虏，骑马追上去，想再看看那个下巴上有酒窝的法国人。他见那个法国军官穿一身怪里怪气的军服，坐在骠骑兵的驮马上，心神不定地望着周围。他臂上只受了点轻伤。他看见尼古拉，强作笑颜，向他挥了挥手。尼古拉似乎有点内疚，心情仍然不舒畅。

朋友和同事们发觉，这一整天和第二天尼古拉一直抑郁苦闷，态度冷峻，若有所思，但决不是生闷气。尼古拉勉强喝了点酒，一个人躲在一旁思绪万千。

尼古拉一直想着他那辉煌的战功以及由此而意外荣获的圣乔治勋章和勇士美名，可有件他怎么也无法理解的事一直缠绕着他。“看来他们比我更恐惧！”他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气概？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的利益？那个下巴上长着酒窝的蓝眼睛的人究竟有什么罪过？他以为我要杀死他，他是那么的恐惧。我为何要杀死他呢？我的手在颤抖。我还要什么圣乔治勋章。我真不明白，完全不明白！”

对这些问题，尼古拉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就是得不到明确的答案。就在这时，他又喜事临门，在奥斯特罗夫诺战役以后，他被提升为骠骑兵营长，在需要英勇无畏的军官时，新的任务又落在了他的肩上。

十　六

听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尽管自己仍在生病，身体仍然虚弱，还是带着彼嘉和全家来到莫斯科。罗斯托夫一家从阿赫罗西莫娃家搬回自己家里，在莫斯科住了下来。

娜塔莎病得很重，至于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和她同未婚夫解除婚约等，这些事就无人再顾及了。这对她本人和她的父母来说，倒不是坏事。她病情严重，不吃饭，不睡觉，整日的咳嗽，眼看着消瘦下去。医生曾对她的父母暗示，她的处境非常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就没有心思去考虑发生这些事她要承担什么责任，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把她的病治好。医生们来看病，有时来会诊，有的用法语，有的用德语，有的用拉丁语，互相指责，凭自己的医疗经验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娜塔莎的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各人有各人的特殊的、奇怪的、复杂的、医典上所没有的病，那不是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些器官的综合性病症。这种简单道理医生谁都没想到（就如同巫师想不到他的巫术不灵验一样），因为他们的终身职业就是治病，他们也以此作为生活来源，并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到这个职业上。医生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他们断定自己对人类是有用的，他们对罗斯托夫一家人确实有用。他们之所以有用，并不是因为他们迫使病人服用大量有害的东西（这种害处不容易发现，因为用量极小），而是因为病人和喜欢她的那些人精神上的需要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江湖游医、巫婆、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等得以永远存在的原因。一个人生病时，总是盼望能减轻痛苦，获得同情和别人有所表示。这些江湖游医、巫医等就能满足人们的这种原始需求，就如同孩子希望别

人抚摩一下碰痛的地方一样。孩子摔着了，就会立即投入母亲或保姆的怀抱，要她们吻吻他、摸摸被摔痛的地方。她们吻了他、抚摩了他，他就觉得好多了。孩子不相信他们心中的最伟大最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于是，母亲的抚摩和吻他所表示的同情，就使孩子减轻痛苦的愿望得以实现，并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用的，因为他们吻她的肿处、摸她的痛处，并让她相信，只要派车夫到阿尔巴特街药房，用一卢布七十戈比换回一盒有华丽包装的药粉和药丸，病人每隔两个小时服用一次，就会解除病痛，恢复健康。

假如不是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给娜塔莎服药、吃饭，并把其他一系列生活细节安排妥当（这也是一家人每天必做的事和聊以慰藉的事），那么，宋尼雅、伯爵和伯爵夫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他们怎么能够眼看着娜塔莎虚弱下去，消瘦下去而不想办法解决呢？他们以为这些办法越多、越复杂，心里得到的安慰就越多。为了娜塔莎伯爵如果不花费几千卢布，而且为了使她康复不惜再花去几千卢布；如果女儿的病不见好转，他还想再花几千卢布把她送往国外，让名医诊治。如果他不具体说说，梅蒂维埃和费勒如何不懂医道，而弗里茨如何妙手回春，摩德罗夫更有本事确诊，眼瞅着爱女生病，他又将怎样过呢？伯爵夫人如果不同生病的娜塔莎争吵，对她没有完全按照医嘱去做而大加责备，她还有事情可做吗？

“你如果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吃药，你的病就永远好不了！”她忘记了忧愁，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可能转为肺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都不懂肺炎这个词，她能说出这个词，因而就感到十分得意。

宋尼雅开心地想到，开始她有三天没有脱过衣服，严格地按照医生的嘱咐行事，直到现在还经常熬夜，保证按时从金盒子里取出有点毒性的药丸给娜塔莎吃。假如不这样，宋尼雅又有什么可做呢？

就娜塔莎本人来讲，嘴里虽然常说没有哪种药能治愈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来，但她仍高兴地看到，大家为她作出许多牺牲，为此她必须按时吃药。她不按医生的嘱咐办，不相信医生的治疗，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她倒觉得十分得意。

医生每天来为她把脉、看舌苔，对她懊丧的脸色却不理会，反而和她有说有笑。不过，当医生走到另一个房间、伯爵夫人紧张地跟他进去时，他的脸立刻严肃起来，煞有介事地摇摇头说，危险是存在的，但他希望最后一种药能有效果，不过切不可着急，还说她的病属于精神上的可能性最大……

于是，伯爵夫人偷偷地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然后就带着十分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屋中。

娜塔莎的病症是吃饭少，睡觉少，经常咳嗽，精神萎靡。医生们说，病人离不开医药，因此，把她留在空气污浊的城市里就有了依据。这样，罗斯托夫一八一二年的整个夏天就没有到乡下去。

娜塔莎虽然服用了不少药丸、药水和药粉（肖斯小姐喜欢收集小瓶和小盒），虽然离开了已经习惯的乡村生活，但最终还是年轻起了作用。娜塔莎的忧伤被日常生活所冲淡了，逐渐消失了，她的心灵不再受折磨，她的身体也慢慢恢复了。

十　七

娜塔莎心情平静了一些，但还是快乐不起来。跳舞、骑马、音乐会、看戏等娱乐活动她没有一点兴趣，就是笑的时候也总是泪汪汪的。她不能唱歌，哪怕笑一笑，或者独自吟歌，泪水也会使她哽咽。那是忏悔的泪，忏悔她那不会再现的纯情生活；那是怨恨的泪，怨恨她白白毁坏了本来十分幸福的青春生活。她认为，欢笑与歌唱是对她的悲哀的亵渎。她没有任何心思去卖弄风情，更

不需要在这方面抑制自己。她认为并且公开宣称，如今所有男人都如同小丑娜斯塔霞一样。她的欢乐都被她内心的戒律所压制。这个曾经对生活充满幻想的少女，如今她的纯真的兴致已丧失殆尽了。她想得最多也最使她伤心的是逝去的秋天、打猎、“大叔”以及同尼古拉一起在奥特拉德诺度过的圣诞节。哪怕再享受一天那样的生活，她也愿付出任何代价。可惜，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她当时就有预感，那种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了。这种预感现在已得到证实，但人总得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她感到，她并不像她以前所认为的那么好，而变成了坏人，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有这种想法反而使她觉得舒服。当然，只是这样还不行，这一点她清楚，并自问：“以后怎么办？”以后什么也没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快乐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显然，娜塔莎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尽力不去给别人找麻烦，不去妨碍别人。连家里人她都不愿意接触，只有同弟弟彼嘉在一起才感到舒心。她不愿意同别人来往，只愿意同彼嘉在一起。同他在一起，有时她还会笑出声来。她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来客中只有皮埃尔她最有好感。没有人能比皮埃尔对她更体贴、更上心，并且很正经。对这种体贴，娜塔莎是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到的，因而同他在一起她感到很快活。但对他的体贴她并不感谢，她觉得他这么做是自然而然的。是的，皮埃尔待人好是出自内心，他的老实厚道并不是为了向别人讨好。娜塔莎发现，在她面前有时皮埃尔有些拘谨，特别是为了使她高兴想做点什么好事，或者怕说话不注意引起她回首往事而感到痛苦的时候。她感觉到这一点，但认为这是因为他心底善良生性腼腆，而且对其他人也是这样。有一次，见娜塔莎情绪十分激动，皮埃尔脱口说出，如果他没有结过婚，他肯定会跪下来向她求婚。从这以后，皮埃尔再也没有向娜塔莎表示过自己的情感。娜塔莎觉得，他这样说是为了安慰她，就如同大人安慰啼哭的孩子似的。这也不是因为皮埃尔结过

婚，而是因为娜塔莎感到她同皮埃尔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道德鸿沟，而同阿纳托里之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同皮埃尔的接触会引起她对他的爱，或者他对她的爱（这更不可能），他们之间甚至不可能发生亲昵的、自己能感觉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异性情谊。这种情谊的事例，她见过许多。

在圣彼得节临近尾声时，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诺的女邻居别洛娃到莫斯科进行朝拜。她向娜塔莎提出斋戒的建议，娜塔莎高兴地接受了。娜塔莎不听医生清早不能出门的劝告，坚持进行斋戒祈祷，而且不像罗斯托夫家通常做的那样每天在家里做三次祷告，而是像别洛娃那样斋戒一周，教堂里所有的晨祷、午祷和晚祷她一次不落地参加。

伯爵夫人看到娜塔莎如此虔诚，自然很高兴。医疗没有效果，她就希望通过祈祷把女儿的病治好。她心绪不定地瞒着医生，答应了娜塔莎的请求，并让别洛娃照顾她。别洛娃夜里三时就来叫娜塔莎起床，却发现她已经醒了。娜塔莎怕睡过头误了晨祷。她匆匆梳洗完，随便找一件最坏的衣服穿上，披上旧斗篷，不顾冷得发抖的天气，走在晨光熹微中的空荡大街上。在别洛娃的劝导下，娜塔莎不去本教区教堂而到另一个教堂祈祷。别洛娃告诉说，那个教堂的司祭生活检点，品德也好。教堂里的人一直不多，娜塔莎同别洛娃总是站在左边唱诗班后面的圣母像前。在这不一般的早晨，娜塔莎望着被烛光和从窗口透进来的晨光照亮的圣母像的黑脸，认真地听着祷词，面对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一种谦卑感充溢在她心里。当祷词被她所理解时，她那充满个人色彩的感情就同祷词融会在一起。当她不理解祷词时，她就会非常高兴地想，如果我能理解会比什么都值得骄傲，要理解所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只要对上帝信赖和顺从就行了，因为此时此刻是上帝支配着你的心灵。她画十字、鞠躬，当她不理解祷词的时候，她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惶恐，请求上帝宽恕她、可怜她。忏悔祷告，是她最倾心的。在清晨回家的路上，娜塔莎只遇见去上工的泥瓦

匠和清道夫，家里人都在睡梦中。娜塔莎觉得她身上有了一种洗心革面的新鲜感，觉得一种纯真美好的新生活正向她走来。

她如此生活了一个星期，她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领圣餐，或按别洛娃的说法是"与上帝交通"，娜塔莎认为是一种无比的幸福，她担心自己活不到那个幸福的礼拜天。

这幸福的一天终于盼到。在这个难忘的礼拜天，娜塔莎身穿白纱衣服，把圣餐领了回来。几个月来，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畅，没有任何的压抑感。

那天，医生来为娜塔莎看病，嘱咐她继续吃两星期前给她开的药粉。"一定要继续吃药，早晚各一次，"他带着对自己成功的自豪感说，"请准时吃药。伯爵夫人，您尽管放心，她很快就可以又唱歌、又跳舞了。上次那药对她非常非常有效。不信您看，她气色好极了。"医生有点俏皮地说着，敏捷地接过伯爵夫人给他的金币。

伯爵夫人看了看自己的指甲，吐了口唾沫[1]，眉开眼笑地回到客厅。

十　八

七月初，莫斯科散布着越来越让人心惊胆战的战争消息：皇帝已离开军队，回到莫斯科，他发表了告全民书。但直到七月十一日还没看到宣言和告全民书。因此，被夸张了的有关俄国局势的谣言到处流传：据说，因为军队处境危急皇帝才离开的；据说，斯摩棱斯克失守，拿破仑的军队有一百万，除非出现奇迹，俄国才能被拯救。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宣言发表了，但还没有印出来。皮埃尔

[1] 俄国人的习惯，唾指甲可以求得吉利。

来到罗斯托夫家，答应星期天来吃饭，并从拉斯托普庆伯爵那里把宣言和告全民书带过来。

这个星期天，罗斯托夫一家同往常一样到拉祖莫夫斯基家教堂做礼拜。七月的天气十分炎热。已经十点钟了，罗斯托夫一家才在教堂前下车。阳光灼热刺眼，空气又闷又热，道路两旁树木的叶子上积满灰尘，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不时传来小贩的尖声叫卖声和悠扬的军乐声，一队穿着白裤子的士兵前往换班，大路上车水马龙。在城里晴热的天气下，这一切更让人感到暑热的烦倦，对当前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在拉祖莫夫斯基家的教堂里，聚集着莫斯科的高门大族和罗斯托夫家的老熟人（往常，许多豪富人家夏天都在乡下过，今年却全留在了莫斯科，预示今年要出什么事似的）。娜塔莎挨着母亲，随着一个为她们引路的穿号衣的跟班走过去，听见一个年轻人用说得过响的耳语谈论她：

“她就是罗斯托夫家的小姐，就是那个……”

“她比以前瘦多了，可仍然那么漂亮！”

她好像听到，有人提到阿纳托里和安德烈的名字。实际上，她的这种感觉经常出现。她总觉得，凡是见到她的人肯定会联想到她的那些事。娜塔莎穿着镶黑色花边的雪青绸连衣裙，在人群中若无其事地走着。她表面上越是装得平和和凝重，内心就越痛苦和羞惭。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但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使她快乐了。相反，这倒使她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城里度夏的时候。“又是星期天，又过了一个礼拜，”她记起上个星期天她也在此地，便自言自语，“依旧是那种没有意思的生活，依旧是那个快乐的生活氛围。我是漂亮，我年纪轻轻，我也知道我过去不好，但如今好了。这些我都清楚，但美好的年华就这样白白过去了，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她在母亲身旁站着，同附近的几个熟人打着招呼。她像往常一样，打量女人们的穿戴，对旁边一个女人的神态表示不满，说她画十字不合规矩。接着，她又沮丧地想到别人批评她，她

现在也批评别人。突然，她听到祈祷的声音，又懊悔自己的做法，恐惶地觉得她原来所具有的纯情又消失了。

一个仪表堂堂的斯文老头虔诚而庄重地读着祷文，抚慰着做礼拜人的心灵。圣障的中门关闭了，帘子缓缓拉上，那里传来轻微而神秘的低语声。娜塔莎也不明白，为什么此时自己的心在流泪，一种又快乐又烦恼的情绪使她心潮翻滚。

“谁来教教我，我怎么做才好？从此以后，怎样才能洗心革面呢……”娜塔莎想。

助祭走到讲台上，把大拇指叉开，从法衣下理了理长发，在胸前画了十字，用洪亮的声音庄重地念着祷词：“我们大家向主祷告。”

娜塔莎想：“我们大家，不分高低，没有怨恨，凭博爱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向主祷告。”

“为了天赐的和平和被救的灵魂！”助祭念道。

“为了天使和我们头上的所有圣明，”娜塔莎祷告道。

当他们为军人祷告时，娜塔莎想到了哥哥和杰尼索夫。当他们为在海洋上和陆地上流浪的人祷告时，娜塔莎想到了安德烈公爵，她为他祝福，她感到对不住他，请上帝宽恕她。当他们为爱我们的人祷告时，娜塔莎为家里人祷告，为父亲、母亲和宋尼雅祷告，头一次感到她是那么爱他们，又感到对不住他们。当他们为仇视我们的人祷告时，她想到几个仇人为他们祷告。她把债主和所有与她父亲进行交易的人都看成仇人。一提起仇人，她总是想起把她害苦的阿纳托里。虽然他并不怨恨她，但仍然把他看做仇人，为他祷告。只是在祷告时，她才能心平气和地想到安德烈公爵和阿纳托里。她对他们的感情，比起她对上帝的虔诚之情来，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当他们为皇室和正教院祷告时，她非常虔诚地鞠躬和画十字。她自忖，对正教院虽然还不清楚，但对它也不能存有疑心，她还是敬仰正教院，一定为它祷告。

助祭念完祷词，在胸前圣带上画了十字，说：“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整个生命，交给我主基督。”

“把我们自己交给我主基督，”娜塔莎心里复述着，“上帝啊，我把自己交给你吧。我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需要，我该怎么办，该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请你教教我吧！请把我留下，把我留下吧！”娜塔莎在心里默念着，显得十分虔诚和急迫。她没有画十字，两条细小的胳臂低垂着，好像在等待上帝把她带走，使她从怨恨、自责、欲念、幻想和罪恶中解脱出来。

伯爵夫人在祷告时多次窥视女儿虔诚的神色和明亮的眼睛，祈求上帝保佑她。

在礼拜中间，突然助祭违反娜塔莎所熟悉的祈祷程序，搬出一条板凳（他在圣灵降临节曾跪在上面进行祷告），把它放在圣障的中门前。司祭戴着紫绒法冠走出来，理了理头发，吃力地跪下。人们也跟着他跪下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主教院刚送过来的祷文，是面对敌人侵犯而拯救俄国的祷文。

“万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世主，”司祭用清楚、平和的声音念祷文，只有斯拉夫教士才会用这样的声音祈祷，俄国人的心被震动了。“万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世主！现在求你给你的百姓以恩惠，静心地倾听我们的祈祷，怜悯我们，饶恕我们。你的土地正遭到敌人的践踏，妄想让世界变成焦土，与我们作对。这些纠集起来的不法之徒，毁损你的财富，毁坏你的圣城耶路撒冷，毁灭你所爱的俄罗斯。他们污损你的圣堂，拆毁你的祭坛，亵渎你的圣物。主啊，这些不法之徒将横行到什么时候？他们将逞凶到什么时候？

“主啊，请你倾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至尊至圣的亚历山大皇帝的力量得以增强，请顾及他的公允和善良，依照他的善举给予褒奖，让你宠爱的以色列得以安然无恙。保佑他的谋略、创造和事业，用你万能的手使他的王国更加强大，使他战胜敌人，就

像你使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哥利亚[1] 一样。请保佑他的军队，把铜弓赐给以你名义武装起来的人，帮助他们进行战斗。请你拿起刀枪和盾牌驰骋战场，让那群加害于我们的敌人受到诅咒和耻辱，面对忠诚的战士让他们如同风中的尘灰，让你强大有力的天使羞辱他们，驱逐他们，使他们不声不响地投入罗网，自食耍弄阴谋的恶果，让他们在你仆人的脚下跪倒，让我们的军队随意践踏。主啊！你可以拯救强者和弱者，你是上帝，任何人也不能违背你的意志。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始终大度仁慈，不要把我们抛弃，不要嫌弃我们的卑微，你宽宏、仁慈的胸怀，使我们的罪孽和错误得以饶恕。你激发我们纯洁的心灵，唤起我们公道的精神，增强我们的信念，坚定我们的希望，唤起我们的爱心，使我们团结一致保卫你赐给我们的世代相继的土地，不准歹徒奴役你所降福的人民！

“耶稣，我们的主！我们信赖主，我们依赖主，不要让我们对你所希望的仁义破灭吧，请你显示奇迹，让那些对我们对正教怀有仇恨的人遭受耻辱和毁灭，让天下所有邦国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臣民。主啊，请你立即把仁义赐予我们，使我们获得拯救，使你的仁慈给仆人带来温暖，让我们的敌人被打败，让他们在你忠实仆人的脚下灭亡。你是信徒们的守护者、救世主，一切荣誉归于你，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门。”

娜塔莎的心灵已经敞开，听了祷告她非常激动。她一字一句地听着祷文里所讲的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哥利亚，以及耶路撒冷遭受破坏等事情，并且真诚地向上帝祷告，但她不知道有什么能向上帝祈求。她一心一意进行祷告，祈求弘扬正义，增强必胜的信心和希望，用爱去激励人心。但她不能

① 典故出自《旧约全书》。

祈求把敌人踩到脚下，因为几分钟前她还在为敌人祷告，希望有更多的敌人被她爱。她相信此刻诵读的祷文是正确的。她想到人们因罪恶而受惩处，尤其是她自己因罪恶而受惩处，心里感到恐惶和畏惧。她请上帝饶恕所有的罪人，也饶恕她，并把平安和幸福赐予大家。她觉得，她的祷告上帝已经听到了。

十　九

皮埃尔自从到罗斯托夫家以后，经常回忆起娜塔莎感激的目光和仰望高空中的彗星的情形，他感到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他的面前，那个一直使他苦恼的问题，即人生如梦，空虚无聊，早已抛到了脑后。"为什么？有什么目的？"以前不论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会想到这个可怕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也不是别的问题引起他的思考，而是她的形象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不论是听到或参加无聊的交谈，还是听到或知道人们卑鄙愚昧的举动，他已不像过去那样感到惊奇。他不再扪心自问，既然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人们何苦那样忙忙碌碌。如今，他只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的那个样子，每当想到她，他的一切疑惑都没有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常想到的那些问题被她解答了，而是因为每当想到她，就在他的精神上出现一个光明的新世界：那里没有是是非非，只有让人难忘的美和爱。即使尘世的丑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却对自己说："对盗窃国家和皇帝财富的人，就让国家和皇帝赐给他荣誉吧。是的，她昨天对我微笑着，还邀请我到她家里去，我喜欢她，这事却谁也不会知道。"

皮埃尔依然频繁出入交际场所，依然经常酗酒，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因为除了在罗斯托夫家可以呆上几个小时外，他还有其余的更多时间需要打发。可是，在莫斯科养成的恶习和结交的朋友又强烈吸引他过那种生活。近来，从战场不断传来让人忧虑

的信息，娜塔莎的健康也逐渐好转，她不再需要他的怜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在他心中油然涌起。他感到，他现在的处境不会持续多长时间，灾祸很快就要降临，他的全部生活也必将随之改变。他急切地寻找着灾祸降临的各种征兆。共济会一位会友向皮埃尔介绍圣约翰《启示录》中一段与拿破仑有关的预言。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是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同一章第五节说："又赐给他讲夸大亵渎话的嘴；又有权力赐给他，可以一意孤行四十二个月。"

法文字母表，按照希伯来文的数字表现方式，前九个字母表示个位，其余字母表示十位：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o	p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q	r	s	t	u	v	w	x	y	z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依照这个字母表，把组成"拿破仑皇帝"几个字的字母折换成数目，总和是666。因此说，拿破仑就是《启示录》预言的那只野兽。再有，法文"四十二"几个字母折换成数目，也就是给那只有"讲夸大亵渎话的嘴"的野兽规定的期限，所得的总和也是666。由此可以认为，拿破仑掌权的期限是一八一二年，因为该年法国皇帝的年龄是四十二岁。皮埃尔对这个预言很震惊，他常常向自己发问，究竟是什么可以使这野兽（拿破仑）的权力丧失？他努力用数目代替字母的方法来寻找答案。皮埃尔写了"亚历山大皇帝"和"俄罗斯民族"。然后他折算了这几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但数目的总和比666不是大许多，就是小许多。有一次，在计算时他写了自己的名字"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但数目的总和同666也相差不少。他又把拼法改了改，用z代替s，加上一个de，再加上冠词，但仍不能得到他所期望的结果。后来他又想到，

如果他的名字里确有他所探讨的问题的答案，那么，似乎应把国籍加在他的名字前。可是，他写了“俄国别祖霍夫”，折算后的数目是671。只多了5，5也就是e，也就是“皇帝”一词的冠词中所省略的e。只要去掉e（这样做显然不合语法），皮埃尔就得到了他所期望的结果，也就是“俄国别祖霍夫”等于666。这个发现使他异常高兴。他还不清楚，他同《启示录》里所预示的重大事件有什么联系，但他坚信这种联系是存在的。他想，他要把对娜塔莎的爱情、基督的仇敌、拿破仑的侵犯、彗星、六百六十六、拿破仑皇帝和俄国别祖霍夫——这一切都要认真探究，以把他从着了迷的莫斯科习气的小魔圈里解救出来，使他得以创建伟大的功绩，获取巨大的幸福。

在做祷告的那个星期天前夜，皮埃尔曾允诺从老熟人拉斯托普庆伯爵那里给罗斯托夫家带去《告全民书》和最新战事情况。那天早上，皮埃尔去拉斯托普庆伯爵家，在他那里碰上一位刚从部队来的信使。这位信使常到莫斯科舞会上去，皮埃尔对他也熟识。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帮帮我的忙好吗？”信使说，“我带来满满一袋子家信呢。”

在这些信中有一封是尼古拉写给父亲的信，皮埃尔把那封信拿了出来。此外，拉斯托普庆伯爵把刚印好的《告莫斯科全民书》、最新几个军事命令和由他签发的公告一起给了皮埃尔。皮埃尔看着军事命令，在一份伤亡和受奖人员名单中看到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名字。由于在奥斯特罗夫诺战斗中的勇敢表现，尼古拉被授予四级圣乔治勋章。皮埃尔在同一命令里还看到，安德烈公爵被任命为轻骑兵团团长。皮埃尔不想向罗斯托夫家人提起安德烈公爵，但却急着告诉罗斯托夫一家有关尼古拉受奖赏的喜讯，好让他们高兴。于是，他就让人把那个命令和信送往罗斯托夫家，却把《告全民书》、公告和其他命令留在手里，等到吃饭时亲自交给他们。

同拉斯托普庆伯爵的交谈，拉斯托普庆焦虑烦乱的语气，同嘻笑着谈论战争失利的信使的见面，莫斯科出现间谍的传言，关于拿破仑计划在秋季之前攻破俄国新旧两个京城的传单，关于皇帝明天将要到达莫斯科的谈话——这一切都使皮埃尔激动不已，并满怀期待的心情。自从彗星出现以后，特别是战争爆发以来，皮埃尔一直怀有这样的心情。

皮埃尔早就想到军队去。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是受到了两件事的妨碍：第一，他参加了共济会，并发誓宣传和平，不要战争；第二，当他看到许多莫斯科人穿着军装宣传爱国主义时，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这样做有点羞耻。他没有参加军队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朦胧的观念：他，俄国别祖霍夫与666那个野兽的数目相符，命运将注定要他参加限制这头野兽权力的伟大事业，因此，他不能再做其他什么事，只能等待必然事件的发生。

二　十

那天，像通常每个星期天一样，有几个亲戚朋友在罗斯托夫家吃饭。

皮埃尔早早来了，希望单独同罗斯托夫家人面谈。一年来，皮埃尔发福了许多，如果不是他身材高大，四肢粗壮，体格强健，行动敏捷，他的身体就让人觉得胖得不像样子了。

他喘着粗气，嘴里不知咕哝什么，向楼上走去。车夫也没有问他是否等候，他知道伯爵在罗斯托夫家不到八点是不会回去的。罗斯托夫家的仆人笑着跑过来替他脱去外套，从他手里把手杖和帽子接过来。按照俱乐部习惯，皮埃尔总是喜欢把手杖和帽子放在前厅。

他在罗斯托夫家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娜塔莎。他在前厅脱外套时，没看见她的人影就听到她的声音。娜塔莎正在大厅里练习

唱歌。她的歌声使他十分惊喜，因为他知道娜塔莎病了以后还没有唱过歌。他轻轻地推开门，看到娜塔莎穿一件祷告时穿着的雪青色连衣裙，在厅里边走边唱。皮埃尔推门进去时，她正背对着他，当她突然转过身看见他那惊奇的胖脸时，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她急步朝他走去。

“我想再唱一唱，”娜塔莎说：“总要有点事做才好。”她好像在为自己解释什么。

“太好了！”

“看见您我非常高兴，我今天特别快活！”她说，又显现出皮埃尔很长时间没在她身上看见的活泼可爱的样子。“告诉您，尼古拉荣获了圣乔治勋章。我真为他骄傲。”

“我知道了，是我让人把命令送来的。好了，我不打扰您了。”说着，就往客厅走去。

娜塔莎把他拦住。

“怎么，伯爵，您不愿听我唱歌吗？”她的脸涨得红红的，但仍然抬起眼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皮埃尔。

“不……怎么能这样说？正好相反……您为什么这样问我？”

“我也不清楚，”娜塔莎回答，“但我不喜欢做您不愿做的事。我非常信任您。您不知道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您为我做了许许多多事！……”她说话语气急促，没想到皮埃尔听到这话时脸都红了。“我看见命令里有他的名字，就是安德烈公爵（她说这话时声音又低又快），他在俄国，又到部队里去了。你看怎么样？”她说得越来越急，显然是想尽快说完，就怕再无勇气说出来，“他能原谅我吗？他不能怨恨我吧？您看呢？您看呢？”

“我看，……”皮埃尔说，“他没有什么要原谅您的……我要是他……”皮埃尔立即回想起，那天他曾安慰她说，如果他不是现在这样的人，而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人，而且也没有结过婚，他一定会跪下来向她求婚。于是，怜悯、柔情和爱慕又充满在他的心里，那些话已经到了他嘴边，但他没有让他说出口。

“是的，您，”她非常高兴地说出您字来，“您可不一样。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您更善良、更老实、更出色，这样的人是找不到的。当时如果没有您，现在如果没有您，真不知道我会落个什么样子，因为……”说着，泪水夺眶而出，她转过身去，用乐谱把眼睛遮住唱起歌来，并在屋里来回走动着。

这时，彼嘉由客厅里跑进来。

彼嘉现在已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了，他红润润的脸，又厚又红的嘴唇，长得十分英俊，与娜塔莎很相像。他准备报考大学，但前几天他曾跟同学奥勃伦斯基秘密商量，决定去当骠骑兵。

彼嘉跑到他的同名人[①]面前，想和他商量当兵这件事。他让皮埃尔去打听一下，军队里能不能要他去当骠骑兵。

皮埃尔没听彼嘉说话，而是来回走动着。

彼嘉拉拉他的手臂，一定要他听自己说话。

“皮埃尔，我的事怎么样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把一切希望都放在了你身上。”彼嘉说。

“哦，你的事，想当骠骑兵吗？我去问，我去问，我今天就去问。”

“啊，好朋友，怎么样，宣言搞来了？”老公爵问，“伯爵夫人在拉祖莫夫斯基家做礼拜，听到了新的祷文。她说祷文非常好。”

“搞来了，”皮埃尔回答，“明天皇帝就到……要举行一次非常贵族会议，据说要按千名抽十的办法招募壮丁。是的，我恭喜您。”

“是啊，是啊，赞美上帝。那么，军队方面有什么情况吗？”

“我们又往后退了。听说，已经退到了斯摩棱斯克。”皮埃尔回答。

“天哪！天哪！”伯爵说，“那么宣言在什么地方？”

“告全民书吗？哦，有的。”皮埃尔伸手往口袋里摸，但没有摸

---

① 皮埃尔是彼得的法文叫法，而彼嘉是彼得的小名，所以称同名人。

到。他一面继续在口袋里摸着，一面吻着刚走进屋的伯爵夫人的手，同时还不安地张望着，显然在找娜塔莎。这时娜塔莎已停止了唱歌，但也没到客厅来。

“嗨，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他说。

“看你，东西也不放个准地方。”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走进来坐下，她脸色和顺，显得很快活，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皮埃尔。她一进屋，皮埃尔顿时变得神采奕奕，他一边继续寻找文件，一边望着娜塔莎。

“唉！真是的，我得回去一下，我可能把它放在家里了……”

“那您不能按时吃饭了。”

“哎，车夫也不在了。”

宋尼雅去前厅找文件，在皮埃尔的帽子里找到了。原来，他为了安全把文件藏在了帽褶里。皮埃尔想读文件。

“不用，吃过饭再读。”老伯爵说，显然是希望从文件里得到有趣的消息。

吃饭时，大家喝着香槟酒，为最新获得圣乔治勋章的勇士的健康举杯祝愿。此时，申兴谈起城里的新闻事：年老的格鲁吉亚公爵夫人得病了；梅蒂维埃在莫斯科失踪；有个法国人被押解到拉斯托普庆的伯爵那里，说他是间谍（这是拉斯托普庆伯爵自己说的），但拉斯托普庆伯爵又下令放了他，说他只是个德国普通的糟老头子，不是什么间谍。

“要抓人了，要抓人了。”伯爵说，“我对伯爵夫人讲过，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少说法国话。”

“你们听说过吗，”申兴说，“高里岑公爵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学俄语，在街上讲法国话可不得了。”

“那么，皮埃尔伯爵，要是征用民兵，您是不是也要上去？”老伯爵问皮埃尔。

皮埃尔吃饭时也想着心事，因此一直默不作声。他看看老伯爵，好像没听懂他的话。

“是啊，是啊，我要上去打仗。”他说，“不！我算得上什么军人。不过，一切都非常希奇，都非常希奇。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真不知道，我对军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但现在这种局势谁也不能为自己做什么保证。”

吃完饭，伯爵十分舒心地坐在安乐椅上，神情严肃地要宋尼雅读文件，因为谁都知道宋尼雅朗诵得好。

“我们的古都莫斯科！”

“敌人以庞大的军队侵犯俄国。他们正在践踏我们的祖国，”宋尼雅用她那尖细的嗓音认真地读着，伯爵眯着眼睛听着，不时发出叹息声。

娜塔莎直直地坐在那里，时而看看父亲，时而看看皮埃尔。

皮埃尔感觉到她射来的目光，努力不向她那边望。伯爵夫人听到告全民书中的话，总是无所谓地摇摇头。她从告全民书的字里行间听出，威胁她儿子的危险仍然严重存在。申兴嘴角上总是挂着嘲讽的微笑，准备一有机会就把它释放出来：嘲笑宋尼雅的朗读，嘲笑伯爵说的话，如果没有其他可嘲笑的对象，就嘲笑这个告全民书。

宋尼雅读到俄国面临的危险，皇帝对莫斯科的希望，尤其是对莫斯科贵族的希望。看到大家那样聚精会神的听着，她的声音有点颤抖。她念到最后一段话：

“我们立即到京城和我国其他地方的民众中去，以便同民团商议和更好地指挥，因为民团正在阻击敌人的进犯，并在敌人所到之处予以坚决打击。敌人妄图对我们进行灭绝性的打击，就让这种打击落到他们自己身上！俄罗斯的英名将在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的欧洲到处传诵！”

“说得对！”老伯爵睁开迷糊的眼睛叫道。为了让他停止打鼾，好像有人把一瓶香醋放到了他的鼻子下。“只要皇帝一声号令，我们情愿牺牲一切，毫不吝惜。”

申兴还没来得及说出早已准备好的嘲笑伯爵爱国心的话，

忽然，娜塔莎跳起来，跑到父亲面前。

“爸爸，你真是好样的！”娜塔莎吻着父亲说，还不经意地看了皮埃尔一眼。那种娇美和活泼的神态，又在她身上复活了。

“了不起的爱国女英雄！”申兴说。

“谈不上什么爱国女英雄，只是……”娜塔莎生气地反驳道，“您觉得什么都可笑是不是，可这并不是开玩笑的……”

“什么玩笑！”伯爵重复说，“只要他下令，我们就全部出动……我们就全部出动……我们可不是德国人……”

“你们是否注意到，”皮埃尔说，“上面说的是‘同民团商议’。”

“还管上面怎么说……”

这时，一直不被人注意的彼嘉来到父亲跟前，红着脸，嗓音忽高忽低地说：“哦，爸爸，现在我要明白地告诉您，也明白地告诉妈妈，无论如何，你们必须让我去参军，因为我不能……就是如此……”

伯爵夫人大吃一惊，向上翻了翻眼睛，又拍了一下手，怒气十足地冲丈夫说：“这下可要出点事了！”

这时，伯爵已经平静下来。

“行！行！”他说，“又多了一个军人。别再瞎闹了，要努力读书。”

“爸爸，这不是瞎闹，奥勃仑斯基的年纪还没我大，但他也要去参军。我现在什么书也读不进去，现在……”彼嘉停了一下，急得脸上冒出了汗，还是继续说，“现在国家正处于危急之中，……”

“行了，行了，别说傻话。”

“您刚才不是说要准备牺牲一切吗？”

“彼嘉，闭嘴，你听我说。”伯爵叫嚷着，回头望去，只见伯爵夫人脸色煞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儿子。

“您听我说，现在皮埃尔伯爵也有话对您说……”

"您听我说:这是胡闹,小毛孩子也想参军! 哼,哼,我对你说,"伯爵说着拿起了文件(可能在午睡前先到书房里再看看),走出屋子。

"皮埃尔伯爵,去吸支烟吧……"

皮埃尔心烦意乱,迟疑不决。娜塔莎那双充满生气、清澈明亮的眼睛热辣辣地盯着他,使他心旌摇曳。

"不,我想回家去……"

"怎么能回家?您通常不是要在这儿呆到晚上吗……您近来难得来一次。我那丫头……"伯爵指指娜塔莎和气地说,"只要您来,她就快活……"

"真的,我忘记了……我必须回家……我还有事……"皮埃尔急促地说。

"那么再见吧。"伯爵说完就走出屋子。

"您干吗要走? 您怎么不高兴? 为什么? ……"娜塔莎问皮埃尔,有点挑衅性的望着他的眼睛。

"因为我爱你!"他想说,但他不能说,不敢抬头望她,红着脸,几乎要落泪了。"因为最好我还是少来……因为……不,我真的有事。"

"为什么? 不,您说。"娜塔莎的语气坚决,但又没有往下说。

他们俩心乱如麻,两眼对视着。他想笑,实在笑不出,他的笑被痛苦盖住。他一声不哼地吻了吻她的手,走了。

皮埃尔暗自下了决心,再也不到罗斯托夫家去了。

二十一

参军的事遭到父母的坚决拒绝后,彼嘉走到自己的屋子,把门锁上,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喝茶时,他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眼睛都哭肿了,但大家都装着看不见。

第二天，皇帝回到莫斯科。罗斯托夫家几个仆人要求看看皇帝的尊容。这天早上，彼嘉用了好长时间进行打扮。他像大人一样梳了梳头，把衣领拉直。然后，他对着镜子，故意皱皱眉头，打打手势，耸耸肩膀，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他对谁都没告诉一声，戴上帽子，就从后门溜了出去。彼嘉决定直接到皇帝住的地方，想爽快地告诉宫廷侍从，他罗斯托夫伯爵虽然年纪小，却想要为国效劳，效忠皇上不能分年纪大小，他打算……彼嘉动身以前，准备了许多动听的话要跟宫廷侍从说。

彼嘉想，正因为他是个孩子（大家一定能为他的年幼感到惊奇），他可以见到皇帝。他整理好衣领，梳理好头发，神态自若地走路，使自己像个大人似的。他往前走着，涌向克里姆林宫的人群把他吸引住了，走起路来就忘了像大人那样镇定而自然。走近克里姆林宫，他担心被蜂拥的人群挤倒，就威武雄壮地撑开双肘。但到了三一门，不管他参军的态度多么坚决，对他的满腹爱国之情，那些去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并不知道，他还是被人群挤到了墙边，他无可奈何地停住脚步，眼睁睁地看见隆隆的车队驰过大门。彼嘉的身旁正站着一个农妇、一个跟班、两个商人和一个退伍兵。彼嘉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车辆还没走完，他就想抢先走到前面去，便使劲用臂肘开路。站在他旁边的农妇也往前面挤，并对着他气势汹汹地大叫："有什么可挤的，小少爷！你瞧，大家都在那儿站着，你挤什么！"

"大家都在挤。"跟班说着，也用臂肘开路，于是，彼嘉被挤到了散发着臭味的大门的角上。

彼嘉擦擦脸上的汗，拉了拉他那像大人一样笔直的被汗水浸湿的衣领。

彼嘉觉得，在人群的拥挤下他的外表已经不像样子了，生怕宫廷侍从见他这个模样而不让他见皇帝。但周围挤得透不过气来，他没有办法修饰自己，也没有办法再换一个地方。彼嘉看到路过的将军中有一个常去罗斯托夫家，就想请他帮助一下，但又

觉得这样做就把男子汉的面子丢掉了。所有的车辆都过去后，彼嘉被人群挟着一起涌向人山人海的广场。不但广场上，就连斜坡上和屋顶上也站满了人。彼嘉挤到广场上，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喧闹的人语声灌满了他的双耳。

突然，大家摘下帽子朝一个方向涌去。彼嘉被挤得透不过气来，听到人人都在狂喊："乌拉！乌拉！乌拉！"彼嘉被人群挤来挤去，他踮起脚尖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除了周围的人群，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虔诚和欢欣的表情。站在彼嘉旁边的一个女商贩放声大哭，泪水像流水一样淌了下来。

"父亲，天使，老爷啊！"她边说边用一只手擦着眼泪。

"乌拉！"每个角落都响着人们的呼喊声。

人群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向前涌过去。

彼嘉咬咬牙，像野兽一样急红了眼，不顾一切地使劲用臂肘开路往前挤，嘴里也跟着人们喊着"乌拉"，此刻，他仿佛要把自己和所有的人统统杀死才痛快，而站在他旁边的也同样是一张张野兽般的脸，嘴里同样地高喊着"乌拉"。

"噢，原来见皇帝是这个样子。"彼嘉想，"不行，我不可能直接向他请愿，这太轻率了！"虽然如此，他仍然拼命往前挤。他看见，前面人群的背后有一块空地，上面铺着一长条红地毯。人群开始往后退（前面的警察把靠近皇帝卫队的人群推开，皇帝正从皇宫出来向圣母升天大教堂走去），彼嘉感到自己的肋骨处被人猛撞了一下，全身又被挤得无法喘气，于是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在他苏醒的时候，看见一个教士模样的人，披着蓝色旧法衣，一绺白发往后梳着，可能是个助祭，正一手搂着彼嘉，一手挡着拥挤的人群。

"少爷被挤坏了！"助祭说，"这怎么能行，……轻一点……别把少爷挤坏了，别挤了！"

皇帝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人群又疏松了一些。彼嘉脸色

苍白、呼吸急促，助祭把他扶到一尊巨炮旁。有些人同情彼嘉，忽然间人群又涌了过来，彼嘉的周围又被挤得水泄不通。站在他旁边的几个人都来照顾他，替他把军服钮扣解开，把他放在炮台上，还指责那些挤他的人。

“这样下去会挤死人的，成何体统！简直是玩命了，你看，这可怜的孩子，脸色像白布一样。”几个人不满地说。

彼嘉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的脸上又恢复了红润，也不感到疼痛了。他以这种痛苦的代价，在炮台上获得了一个位置。他期望看见从这里回返的皇帝。彼嘉对请愿的事已经不想了，只希望能看到皇帝的尊容，这样他就觉得十分满足了。

礼拜在圣母升天大教堂里举行，庆贺皇帝驾临和同土耳其缔结和约。人群散开了，小贩在叫卖着克瓦斯、蜜糖饼和彼嘉特别喜欢的罂粟糖饼，人们在互相交谈。一个女商贩拿着一被撕破的披巾给大家看，说这是花许多钱买来的；另一个女商贩说，现在丝绸全涨价了。那个救彼嘉的助祭跟一个官员谈论着，谈今天的礼拜是某个司祭同主教一起主持的。两个青年小市民正在同一些吃着核桃的农奴姑娘调情。他们的谈话，尤其是同农奴姑娘的调笑，对彼嘉这样的男孩来讲本来就具有吸引力，但现在却无法引起他的兴趣。他坐在高高的炮台上，想到皇帝和他对皇帝的拥戴，心情非常激动。被挤时他所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恐惧，再加上后来的狂喜，让他感到此时此刻的意义非同一般。

突然，隆隆的礼炮声从河边传来（庆祝同土耳其讲和），人群随之涌向河滨去看放炮。彼嘉也想过去，但助祭一直保护着他，不放他走。炮声继续响着。这时，一些军官、将军和宫廷侍从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跑了出来，接着又有一些人走出来，人们又把帽子摘下，那些跑去看炮的人也往回跑。最后，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走出四个穿军服、佩绶带的人。“乌拉！乌拉！”人群立刻欢声雷动。

“哪一个？哪一个？”彼嘉一边哭一边问周围的人，但没有人

理他。彼嘉认定四个人中的一个，他泪眼朦胧，还看不清那个人是谁，就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到了他的身上，实际上他并不是皇帝。他高声喊着“乌拉”，并下定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明天也一定要去参军。

人群随着皇帝流动，直到把他送至皇宫才散去。有很长时间了，彼嘉身上的汗水把衣服都浸湿了，他还没有吃东西，但仍不想回家。他同慢慢减少，但人数还相当多的人一起站在皇宫前。皇帝已经进餐了，他向皇宫的窗子使劲地望着，好像在等待什么。他非常羡慕那些走上台阶与皇帝一同进餐的高官显爵，也羡慕那些在窗口晃动，伺候皇帝进餐的侍从们。

在皇帝进餐时，华鲁耶夫望了望窗外说：“民众渴望见到皇帝陛下。”

吃完饭，皇帝站起来，一边吃最后一块饼干，一边往阳台上走去。彼嘉随人群涌向阳台。

“天使，父亲！乌拉，皇帝！……”民众叫喊着，几个女人和软心肠的男人，连同彼嘉在内，都激动地哭了起来。皇帝手里的一块饼干碎了，落到阳台栏杆上，又从栏杆上落到地上。那个站得最近，身穿短袄的车夫飞也似地奔到碎饼干前，把它紧紧抓在手里。于是，又有几个扑向车夫抢饼干。皇帝看到这种情景，让人拿来一桶饼干，站在阳台上撒了起来。彼嘉急红了眼，虽然被挤的危险使他非常害怕，但他还是向饼干扑去。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皇帝赐给的饼干。他狂奔过去，撞倒了一个抢饼干的老妇人。老妇人倒在地上，虽没有抢到饼干，但仍不放弃。彼嘉用膝盖顶开她的手，一把紧紧抓住饼干，好像怕再失掉似的，并用嘶哑的声音叫着：“乌拉！”

皇帝回去了，大部分人随之慢慢散去。

“我说再等一等，怎么样，果然等着了。”欢乐的人们向四面散去。

彼嘉虽然感到非常幸福，但又觉得很扫兴，因为他知道这种

欢乐已经完了，现在他得回到家里去。彼嘉离开克里姆林宫，不往回家的方向走，而是去找他的好朋友奥勃仑斯基。奥勃仑斯基才十五岁，也想参军。彼嘉回到家里后，非常坚决地宣布，如果不让他去参军，他就逃出家门。罗斯托夫伯爵虽然没有完全答应他，但第二天还是自己出去打听，看能不能为彼嘉谋一个危险较小的差事。

二十二

第三天，七月十五日的早晨，无数辆马车停在斯洛博达宫前。

皇宫里的几个大厅挤满了人。第一个大厅里是穿着制服的贵族，第二个大厅里是留着胡子、身穿蓝色的长衣、佩戴奖章的商人。在贵族聚会的大厅里人声鼎沸，活动频繁。在皇帝像的大桌子旁边，最显要的贵族坐在高背椅子上，但大多数贵族在大厅里踱步。

所有的贵族，就是皮埃尔每天在俱乐部里或他们家里见到的人，都身穿制服，有的穿叶卡德琳娜朝的制服，有的穿保罗朝的制服，有的穿亚历山大朝的新制服，有的穿普通的贵族制服。这些形形色色的制服使这些互相熟悉的老老少少们，增加了一种怪异的色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老头子，他们老态龙钟，牙脱齿落，秃头秃顶，脸色枯黄，憔悴无神，皮肤皱巴巴的。他们大部分是坐着不动，也不作声，即使走动一下或说几句话，也是跟那些年纪轻轻的人说。这些人的面孔，像彼嘉在广场上看到的那样，显露出两种相反的表情：一种像是等待什么重大的事情，一种是关心日常琐事——打波斯顿牌，厨师彼得鲁施卡做的菜，齐娜伊达的健康等等。

皮埃尔穿着不舒服的、窄小的制服，一清早就来到宫里。他

很兴奋：这里即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不仅贵族参加，商人也参加，是一次三级会议。这事唤起他一连串他早已不提及的但一直埋在心底的思想：关于《民约论》和法国革命的思想。他在《告全民书》中听到皇帝为了同民众商议要到首都来，更印证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在这方面他早已期待的那个重大事件快要到来了，他走动着，观察着，倾听别人的交谈，但无论什么地方也听不到他所关注的那种思想。

皇帝《告全民书》宣读过后，使大家非常兴奋，然后大家散开了，互相交谈着。除了日常话题，皮埃尔还听到他们谈到，皇帝来到时贵族代表应该在哪里，什么时间为皇帝举行舞会，他们是按县分组好还是按省分组好，等等。但当他们刚刚谈到战争和为什么召集贵族开会时，谈话就变得迟疑不决，含糊不清了。大家都喜欢听但不愿发表看法。

一个英俊强壮的中年男子，身穿退伍的海军制服，在大厅里发表议论。他身边围了很多人。皮埃尔走到他旁边听他讲什么。罗斯托夫伯爵穿着叶卡德琳娜朝军官制服，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这里的人他全熟识。他走到他们中间，像往常那样带着和善的微笑听着谈话，频频点头表示赞同。退伍海军讲话十分大胆，这可以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也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看出来：皮埃尔认识的那些胆小温顺的人不赞成地走开或者表示反对。皮埃尔挤进人群中，用心听着，感到讲话的人是个自由主义者，但这种自由主义与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海军军官讲话的声音特别响亮，像男中音唱歌一样，喉音重重的，就像指使仆人那样：“喂，把烟斗拿来！”听得出，他是一个狂妄的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如果斯摩棱斯克人建议皇帝编练民团，那又怎么样？难道我们要听从斯摩棱斯克人指挥吗？如果莫斯科省的高尚贵族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采取其他办法向皇帝效忠。难道我们忘记了一八〇七年筹办民团的事？只让吃教会饭的人和盗贼得到了好

处……”

罗斯托夫伯爵愉快地微笑着，赞成地点点头。

“请问，我们的民团对国家有哪些用处？一点用处也没有！只能破坏我们的农业。还是征兵妥当……不然回来时兵不像兵，农民不像农民，而是一个堕落的浪荡鬼。贵族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可以去招募更多的新兵，而且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为他去死。”说话的人意兴极浓地补充着。

罗斯托夫伯爵兴奋得直咽口水，他推推皮埃尔，可皮埃尔也想说几句。他向前走去，觉得很兴奋，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兴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刚要开口，站在讲演人身旁的一个参议员抢在了皮埃尔前面。这个参议员的牙齿已经一个也不剩了，但生来聪明，一脸怒气。显然他擅长辩论，能抓住要害，说话声音虽然低，但十分清楚。

“亲爱的先生，我认为，”参议员用那没有牙齿的嘴嘟哝着，“我们被召集在这里，不是讨论目前是征兵还是组织民团哪一种对国家更好。我们被召集在这里，是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至于征兵和组织民团哪一种好，那是最高当局决定的事……”

皮埃尔突然发现有机会来表达他的兴奋了。这个参议员提出这种迂腐而狭隘的观点，他要坚决地进行反驳。皮埃尔走上前去，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好。于是，开始兴奋地说着，有时用俄语，有时还夹杂着法语。

“阁下，对不起，”他开始发言（皮埃尔和这位参议员早就认识，但感到此时此地还要对他打点官腔），“虽然我不赞成先生……”皮埃尔犹豫了一下，他本想说我最尊敬的对手，“这位我还无缘认识的先生，我认为，贵族阶级被召集在这里，除了表示团结一致和兴奋外，还为了讨论能够拯救我们祖国的办法。我认为，”他的确兴奋地说，“如果皇帝看到我们只是奴隶主，要把农奴贡献给他，……我们除了充当炮灰就没有其他用处，而他听不到我们的建议，肯定不会满意的。”

看到参议员蔑视的笑容，听到皮埃尔自由主义言论，许多人纷纷从这个圈子走开，只有罗斯托夫伯爵对皮埃尔的话感到满意，正如他对海军军官、参议员以及听到的任何言论都满意一样。

“我认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皮埃尔继续说，“我们必须请求皇帝，极其恭敬地请陛下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有多少军队，我们军队的状况如何，然后……”

皮埃尔还没说完话，就突然受到三个方面的攻击。攻击最厉害的是他早已认识的、并向来待他不错的波斯顿牌友阿普拉克辛。不知是由于阿普拉克辛身穿制服还是其他原因，皮埃尔觉得他与过去判若俩人。阿普拉克辛脸上突然显露出老年人的恼怒，对皮埃尔大声说：

“第一，我要跟您说的是，我们没有权力向皇帝提问题；第二，即使俄国贵族有这种权力，皇帝也不可能给我们回答问题。军队要依据敌人的情况而采取行动，军队人数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

另外一个人的发言把阿普拉克辛的话又打断了。这个人中等身材，四十岁左右，皮埃尔以前在吉卜赛人那里见过他，并知道他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牌手。他也由于换上了制服而改变了模样，他走到皮埃尔面前说：

“要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只发议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战争打到了俄国。我们的敌人来毁灭俄国，挖掉我们祖先的坟墓，蹂躏我们的妻室儿女。”这个贵族捶打着胸脯，“我们必须奋起，人人都要奋勇杀敌，准备为沙皇爷效劳！”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大声叫嚷。人群中发出几声赞许的声音。“为了保卫信仰、主权和祖国，我们俄国人不怕流血，甚至献出生命。既然我们是祖国的儿女，决不能只讲空话。我们要让欧洲知道，俄国人如何保卫自己的祖国。”他叫嚷着。

皮埃尔想驳斥他，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感到，不论他说

什么话，他要表明什么观点，总不如那个兴奋的贵族的话好听。

罗斯托夫伯爵站在人群后面仍用点头的方式表示赞同，有几个人在每个人说完话时都很快地向发言者转过身说：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是不愿捐赠钱财、农奴和作出牺牲，而是应该了解情况，以便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他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许多人一齐说着、叫嚷着，使罗斯托夫伯爵顾不过来点头表示赞同。人群时而聚拢，时而散开，然后咕咕哝哝地低声交谈着，向大厅里的一张大桌子前走去。皮埃尔不但没有机会把话讲完，而且他刚一开口，别人就粗鲁地打断他的话，推开他，避开他，如同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大家不赞成他的发言（大家听了那么多人讲话，他的话早就忘记了），而是需要把人们的情绪煽动起来，就必须寻找一个具体的爱的对象和具体的恨的对象。皮埃尔则成为后一种对象。许多人在那个慷慨激昂的贵族之后发言，他们都用同样的语气说话，不但说得好听，观点也比较独特。

《俄国信使报》发行人格林卡说（大家认出他，于是人群中响起一阵“作家，作家”的呼喊），地狱必须用地狱来攻击，他曾看见一个孩子在雷鸣电闪时仍在微笑，但我们不是孩子。

“是的，是的，现在霹雳声声！”后边的一排人里有人赞同地说。

人们走到大桌子跟前，在那坐着些身穿制服、佩绶带、白发秃顶的老贵族。皮埃尔在家里与小丑玩或在俱乐部里打牌时曾经见过这些老头。人们走到桌旁，不断交谈着。有时一个接一个人讲，有时也两个人一起讲。后面的人把他们拥到了椅子的高背跟前，在发现说话的人漏掉什么后就立刻加以补充。另外还有些人在又热又挤的环境中绞尽脑汁想找些别人还没有说过的话。皮埃尔认识的几个老贵族坐在那里东张西望，大部分只是表现出他们很热。皮埃尔也非常兴奋，并为那种不惜牺牲一切的愿望

（大多表现在众人的声音与面部表情上而不是言语中）所感动。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但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对的地方，很想讲清楚。

“我只是说，如果知道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更好的奉献了。”他说，极力想把别人的声音压倒。

身旁一个老头回头看了看他，但注意力立刻转移到另一端的叫声上。

“是啊，莫斯科要被丢弃了！莫斯科就要成为别人的天下了。”有个人叫喊着。

“他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另一个人喊到。“请让我说句话，……诸位，我被你们挤坏了！……”

二十三

这时，拉斯托普庆伯爵穿着将军服，挂着绶带，下巴凸出，转动着机敏的眼睛，从被冲开的一群贵族中间快步起来。

“皇帝陛下立刻驾到，”拉斯托普庆说，“我刚从那里来。我认为以我们现在的情况用不着议论纷纷。皇帝开恩召集我们和商人。”他指着商人聚集的大厅说，“他们要捐献数百万卢布，而我们的任务则是组织民团，不要害怕牺牲……至少我们可以办到这一点！”

坐在桌前的贵族们开始商谈。会开得很平静，老头们众口一词地说到：“同意”，“我也有这个想法”等等。和刚才的喧嚣相比，这些声音就显得比较沉闷。

书记奉命记下莫斯科贵族会议的决议：莫斯科贵族同斯摩棱斯克贵族相同。每千名农奴中派十名壮丁，还要负责筹措全部装备。协商后的贵族老爷们，如释重负，纷纷站起来，把椅子挪开，在大厅里踱步，或运动运动手脚，还随便挽住一个人的胳臂

闲聊。

“皇上！皇上！”忽然，从几个大厅里传来一片喊声，人们都涌向门口。

皇帝从夹道欢迎的贵族中间穿过，沿着通道走进大厅。所有人的脸上都显露出虔诚、惶恐和奇异的神色。皮埃尔站得远些，不能完全听清皇帝说的话。他只从他听到的话里，明白了皇帝谈到俄国处境艰险，他对莫斯科贵族寄予无限希望。随后，有人向皇帝禀告刚刚通过的贵族决议。

“诸位！”皇帝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群中波动了一下，又平静下来。于是，皮埃尔听清了皇帝人情味极浓的动听的使人感动的声音。皇帝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俄国贵族的忠心。但今天，你们的忠心比我的想像还要浓烈。我以祖国的名义向你们致谢，诸位，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

皇帝的话说完了，人群开始在他的周围涌动，人们一起发出狂热的欢呼声。

“对，最宝贵的……皇上金口玉牙。”罗斯托夫伯爵边抽泣边说，实际上他站在后面什么也没听清，就凭想当然来理解他的话。

皇帝从贵族大厅走到商人大厅。他在那里停了大约十分钟。皮埃尔和其他人看见皇帝从商人大厅走出，眼睛里浸着激动的泪水。后来他们才知道，皇帝刚刚开始向商人讲话，他的眼睛就流出了泪，他一直用颤抖的声音讲完话。皮埃尔望见皇帝，正由两个商人陪着走出来。其中一个胖胖的是皮埃尔认识的酒类专卖商，另一个是黄脸清瘦、胡子稀疏的商会会长。俩人都在哭，瘦子两眼满是泪水，胖子则哭得像孩子一样，嘴里反复说：

“陛下，请接受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吧！”

皮埃尔当时没有任何感觉，惟一要表示的愿望是，他什么都不在乎，准备牺牲一切。他感到他那番有立宪倾向的演说是不对的，他想找个机会加以纠正。皮埃尔得知马蒙诺夫伯爵要提供一

个团，他就立刻向拉斯托普庆伯爵宣布，他要出一千人，并担负他们的全部费用。

回到家，罗斯托夫老伯爵把经历描述给妻子听，禁不住热泪纵横，立即同意了彼嘉的入伍申请，并亲自替他去报名。

次日皇帝走了。所有被召集开会的贵族都脱下制服，又在各自的家里和俱乐部里打发时间。他们长吁短叹，但仍然让管家招募民团，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诧。

第二部

一

拿破仑侵犯俄国的原因是，因为必须去德累斯顿，必然要被荣耀弄得利令智昏，不得不穿上波兰军服，受到六月早晨的鼓舞而自我膨胀，而且先在库拉金面前，后在巴拉歇夫面前大动肝火。

亚历山大拒绝一切谈判的原因，是由于他觉得自己受到羞辱。巴克莱·德·托里努力用最高超的方法指挥军队的原因，是由于他要忠于职守，并获取伟大统帅的头衔。尼古拉挺身跃马进攻法国的原因，是由于他无法抑制在田野上奔驰的欲望。同样的，参加战争的无数的人也都是依据各自性情、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的。他们感到害怕，又爱虚荣，既快活，又恼怒，他们发表意见，自以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并且是为自己而做的，实际上他们全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工具，并一直在做他们自己不清楚而为我们所知道的事。这就是所有实际活动家的无法避免的命运，随着他们官位的晋升，自由则越来越少。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们早就从历史舞台退了出去，他们个人的作用早就无影无踪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历史的结果。

不过，我们设想拿破仑统帅下的欧洲不得不打到俄国纵深地带，并在那里遭到毁灭，那么，参加这一战争的人互相攻击、杀虐而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行动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命运使这些所有追求个人目的的人注定要造成重大后果。这种后果拿破仑想不到，亚历山大也想不到，参加战争的其他人

更想不到。

现在大家都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为什么溃败。谁也不会否认，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溃败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拖延了深入俄国腹地的时间，又没有冬季远征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军焚毁俄国城市，引起俄国人民万众一心地抵抗，因而使战争的性质发生变化。一支由最好的统帅所指挥的、世界上最强的八十万大军，竟然败在一支由经验不足的将帅所指挥的、人数只有法军一半而又缺少作战经验的俄军之手，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而现在却非常清楚了。当时不但没有一个人预见到这一点，而在俄国方面还不断地制止惟一能拯救俄国的办法，在法国方面，虽有拿破仑的所谓军事天才和作战经验，却竭力要在冬季进犯到莫斯科，这就必定要使法军陷入灭顶之灾。

在一些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历史书籍中，法国作者很喜欢说到拿破仑当时曾经察觉拉长战线的危险，说他曾寻找决战的机会，他的元帅们在斯摩棱斯克也曾劝他停止进攻。他们还列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当时就已经感到了战争的危险。而俄国的作者们更喜欢说，战争刚一爆发，就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至于这一计划的制定者有人认为是普法尔，有人认为是一名法国人，有人认为是托里，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并提出这种作战方法，可以从一些笔记、方案和书信中找到踪迹。但是，所有这些提示，不论是法国方面还是俄国方面，现在重新提出来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事实已经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如果那些事没有发生，那么，这些提示也早就被人丢在脑后了，就如同现在成千上万彼此矛盾的提示和推测一样，它们在当时是流行的，现在又被否定了，因而被遗忘了。任何事情的结局总有各种各样的推测，不管一个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总有人要说，“这样的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实际上，在大量的推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截然不同的意见。而这一点，却被他们忘记了。

认为拿破仑早就想到拉长战线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认为俄

国人早就拟定诱敌深入的计划，这显然都是史学家的穿凿附会，他们硬把这种推测强加给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硬把那种所谓的作战计划强加给俄国将领。事实完全否定了这些推测，在整个战争时期，俄国方面并不希望把法国人诱入俄国腹地，而是从法军刚侵入俄国的时候起，就尽一切努力阻止他们前进；拿破仑不但从来没有想过拉长战线的危险，而且把自己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当做是胜利，以前作战时他一贯要求速战速决，如今进行战斗却显得迟缓。

在战争刚开始时，我们的军队就被敌人切断，使他们会合起来，就成为我们所竭力争取的惟一目标。要是我们有心后退和诱敌深入，那么军队的会师就没有意义。皇帝亲临军队，是为了激励军队保卫俄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是为了后退。根据普法尔计划构建规模巨大的德里萨阵地，也是为了进行防守。每当军队后退一步，皇帝都要对总司令大加指责。皇帝从来没有想过把战火烧到莫斯科，也没有想过让敌人占领斯摩棱斯克。在军队会合的时候，皇帝对没能在城外打一场大仗就让斯摩棱斯克失陷和毁坏而表示特别气愤。

皇帝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俄国将领和俄国民众一想到军队后退到腹地也越发愤慨。

拿破仑把俄军切断，深入到俄国腹地，并放过了几次会战的良机。八月里，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只想到如何继续推进，当然我们现在清楚了正是法军的继续推进使它自取灭亡。

事实非常清楚，拿破仑并未料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也未想过诱敌深入，他们想的正好是与此截然不同的事。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不是依据任何人的计划（任何人也没料到有这样的可能），而是参与战争的许多人明争暗斗、争名夺利的结果。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究竟如何办，没有想到用一种什么办法拯救俄国。所有都在意料之外，军队在战争一开始就被切断。我们极力使军队会合，明显的目的是进行作战

和阻挡敌人的前进，但在军队会合过程中，又必须避开强大的敌人，我们只好成锐角形后撤，促使法国人进到斯摩棱斯克。我们之所以成锐角形撤退，不仅因为法国人在我们两支部队之间行动，形成越来越尖锐的夹角，我们只好向更远的地方撤退；还因为巴克莱·德·托里是个不被大家信服的德国人，巴格拉基昂对他也十分怨恨（巴格拉基昂将在他的指挥下），巴格拉基昂正在指挥第二军，力求尽可能地迟缓同巴克莱的会合，以便不受他的调遣。巴格拉基昂之所以拖延会合（虽然所有将领都把会师作为主要目标），因为他感到这样行军将给他的部队带来危险，对他来说，向左和向南撤退是最有利的，可以在侧翼和后方干扰敌人，并在乌克兰使自己的部队得到补充。这似乎就是他所想的，因为他不愿听命于他所怨恨的巴克莱·德·托里，那个德国人的官阶还没有他高。

皇帝亲临军中，本来是为了激励军队的士气，但他不知道怎样决策，加之许许多多的顾问和计划，有他在军中反而使第一军的战斗力遭到破坏，导致军队后撤。

军队原打算驻守在德里萨阵地，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心想当总司令的保卢奇极力影响亚历山大。这样，普法尔制定的计划被废除了，指挥的权力被巴克莱·德·托里攫取。但巴克莱没有受到大家信任，他的权力得不到充分运用。

军队没有凝聚力，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巴克莱丧失人心。正是由于这种忙乱、分散以及德国总司令的人心向背，一方面延缓了作战行动，使会战流产（要是军队精诚团结，巴克莱不担任指挥官，会战是一定要发生的），另一方面激起了人们对法国人的仇恨，激发了军队的爱国情绪。

皇帝终于离开了军队，选择的最恰当的借口是：为了发动全民进行战争，惟有他才能激励新旧两个京城民众的热情。这样，皇帝到莫斯科去，俄国军队的力量反倒增加了两倍。

皇帝离开军队本意是让总司令放手指挥，便于果断地进行

决策。但军队的指挥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更加忙乱，这是没有想到的。别尼生、亲王和一群侍从武官还在军队里，总司令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他们的监督之下，都要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巴克莱在这些皇帝耳目的监督下等于失去了自由，在决定重大行动时就必然畏首畏尾，尽最大努力去避免会战。

巴克莱主张慎重行事。为此皇太子暗示他这是对皇帝的不忠，让他进行一场大会战。刘波米尔斯基、勃拉尼茨基、伏洛茨基之流也在那里煽风点火，于是巴克莱就让他们去彼得堡给皇帝递送奏章，把这些波兰侍从武官打发走了，然后集中精力，公开同别尼生和亲王进行斗争。

最后，尽管巴格拉基昂不愿意，俄军仍然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基昂乘车到达巴克莱的驻地。巴克莱佩着绶带出来迎接他，并向官阶比他高的巴格拉基昂报告。巴格拉基昂虽然自视官阶高，但为了表现豁达的风度就作出服从巴克莱的样子；他虽然服从，他同巴克莱的分歧却有增无减。巴格拉基昂具有有事可直接向皇上呈报的特权。他就写信给阿拉克切耶夫："虽然是皇上的御旨，但我却不能与大臣（巴克莱）融洽相处。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到别的地方去吧，即使是指挥一个团也好，再在这里呆下去我会发疯的。总司令部里几乎都是德国人，没有俄国人的立足之地，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想以自己的生命为皇帝和祖国效力，但实际上我只能为巴克莱服务。说心里话，我不愿这样下去。"

勃拉尼茨基、文森海罗德之辈，在两位司令官之间挑拨鼓噪，就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俄军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城下进攻法军。有位将军奉命巡视阵地。这位将军对巴克莱怀恨在心，就在一个任军长的朋友那里呆了一天，回到巴克莱那里后，对他并未亲眼见到的战场百般挑剔，横加指责。

正在俄军将领就未来战场进行争论和策划军事行动并寻找

神出鬼没的法军时，法军已经和聂维罗夫斯基师遭遇，并直捣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争夺交通线，双方在斯摩棱斯克进行一场出其不意的战役。会战发生了，双方各有数千人的伤亡。

斯摩棱斯克失守了，这是不符合皇帝和民众心愿的。在总督的欺骗下，居民自己焚烧了斯摩棱斯克城。这些受难的居民对自己的损失痛心疾首，带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到达莫斯科，于是，他们反倒成了俄国其他城市居民的榜样。拿破仑继续向前推进，我们继续后退，这就创造了战胜拿破仑的条件。

二

保尔康斯基公爵在儿子离家后的第二天，把玛丽雅公爵小姐叫到面前。

"怎么样，现在你高兴了吧？"他对女儿说，"你使我同儿子吵架，高兴了吧！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你高兴了吧？……真让我伤心，伤心。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得，你高兴吧，高兴吧……"

以后，有一个星期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看到父亲。他生病了，一直呆在书房里。

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惊奇的是，老公爵在生病期间，同样不许布莉恩小姐进屋，只让季洪一个人服侍他。

过了一个星期，老公爵从书房走出，又开始了从前的生活，特别勤快地建造房屋和整理花园，并同布莉恩小姐完全断绝了关系。他的古怪神情，以及对玛丽雅小姐说话时冷淡的语气，似乎是告诉他："你看，你是不是嫁祸于人，对安德烈公爵编造我与这个法国女人的关系，使我同儿子吵架；你要知道，我讨厌你，也讨厌法国女人。"

玛丽雅公爵小姐每天要用半天时间关照小尼古拉，督促他学习，亲自教他俄语和音乐，还同德萨尔聊天。另外半天则坐在屋里看书，或同老保姆在一起，或同有时从后门进来的神亲一起度过。

对战争的看法，玛丽雅同其他女人没什么不同。她为战场上的哥哥担心，对人们互相残杀的战争，既感到恐惧，又不能理解。她弄不懂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觉得它同以前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尽管经常同她聊天的德萨尔热心地关注战争的进展，极力向她灌输他的想法，尽管来看她的神亲恐惧地告诉她基督敌人入侵的消息，尽管如今已成为保里斯公爵夫人的裘丽仍然同她通信，并从莫斯科给她寄来洋溢爱国热情的信，她还是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

"我亲爱的朋友，我用俄文给您写信，"裘丽写道，"因为我恨所有法国人，必然也恨法语，听人家讲法语我真无法忍受……在莫斯科我们都倾注所有的热情来拥戴我们的皇帝。

"我可怜的丈夫在犹太人旅店里吃了不少苦，但我也得到了让我兴奋的消息。

"想必您已经听到了拉耶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他搂着两个儿子说道：'我们决不动摇，我要和敌人同归于尽！'。不错，敌人的力量要比我们大一倍，但我们没有任何动摇。我们要努力把时间安排妥当，打仗毕竟和别的事不一样。阿林娜公爵小姐和莎菲天天同我在一起，我们这些不幸的守着活寡的女人坐着拆洗裹伤的纱布，愉快地谈着话，可惜的是您不在这里，我的朋友……"

玛丽雅公爵小姐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主要是因为老公爵向来不谈论战争，否认有这场战争，吃饭时萨德尔一提到战争，老公爵就嘲笑他。老公爵说话时总是平心静气，而且十分自信，所以玛丽雅公爵小姐对他的话没有怀疑过。

整个七月，老公爵都极其活跃，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生气。他又建筑了一座新花园，新建了一座仆人住的新下房。惟一使玛丽

雅公爵小姐感到不安的是，老公爵觉不多，并且改变了在书房睡觉的习惯，过夜的地方几乎一天一换。有时他让仆人把行军床搭在走廊里，有时衣服不脱地睡在客厅沙发或高背安乐椅上，同时让童仆彼得鲁施卡读书给他听，过去都是布莉恩小姐做这种事，有时他就睡在餐厅里。

八月一日，接到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在他走后不久接到的，在信中他对顶撞父亲一事恭请父亲宽恕，并希望父亲仍像以前那样地爱他。老公爵给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回信，并从此不理睬法国女人。在法军占领维切布斯克后，安德烈公爵在城郊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叙述了战役的简要经过，还在纸上画了一张地图，并谈了自己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在这封信里，安德烈公爵向父亲指出童山离战场很近，是军队的必经之地，他劝父亲搬到莫斯科去住。

当天吃饭时，德萨尔谈到法军已经占领维切布斯克的消息，老公爵听了这话，突然想到了安德烈公爵的信。

“今天我收到安德烈公爵的信，”他向玛丽雅小姐说，“你看见了没有？”

“没看见，爸爸。”公爵小姐惊惶地回答，她没有机会看到信，她甚至不知道有信来。

“他在信里提到这场战争。”公爵仍然带着经常的嘲讽的微笑说，他从来都是用这种神情谈论这场战争。

“一定很有趣，”德萨尔说，“公爵可知道……”

“哦，很有趣！”布莉恩小姐说。

“您去帮我拿过来。”老公爵对布莉恩小姐说，“您知道吗，在小桌子上，吸墨器压着的就是。”

布莉恩小姐高兴地几乎跳了起来。

“不，不麻烦您，”老公爵皱着眉头叫道：“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你去！”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急忙站起来，朝书房走去。他刚出去，

老公爵就不安地回头望着，扔下餐巾，自己去了。

“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做，总是把事情搞错。”

他一走开，玛丽雅公爵小姐、德萨尔、布莉恩小姐，甚至小尼古拉，都一声不哼，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老公爵在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的陪伴下，拿着信和建筑图纸快步走回来。他把信和图纸放在身边，他不许别人在吃饭时看东西。

吃完饭，他朝客厅走去，把信递给玛丽雅公爵小姐，然后在桌子上摊开新的建筑图纸，眼睛盯着图纸，让玛丽雅公爵小姐念信。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边念信，一边用疑问的目光瞟着父亲。老公爵看着图纸，显然在全神贯注地考虑着什么。

“您看如何，公爵？”德萨尔壮着胆问。

“我？我？……”老公爵说，对别人打断他的思考似乎不高兴，但眼睛仍然死盯着图纸。

“我们这里很可能成为新的战场……”

“哈，哈，哈！战场！”老公爵说，“我说过，现在仍然这样说，战场在波兰，敌人决不会跨过涅曼河。”

德萨尔惊异地看了看老公爵，在敌人已经过了第聂伯河时，老公爵还说涅曼河。但玛丽雅小姐也不记得涅曼河在什么位置上，以为她的父亲说得不错。

“等到雪化了，他们一定会淹死在波兰的沼泽地里。但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一点。”老公爵说，显然想到了一八〇七年的战争，好像那是不久前才发生的。“假如拿破仑早一点进入普鲁士，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过，公爵，”德萨尔胆怯地说，“信里说的是维切布斯克。”

“哦，信里写的，对……”公爵不高兴地说，“对……对……”他的脸突然出现了一片乌云。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是写了，法军被击溃了，在哪条河上？”

德萨尔把眼睛垂了下来。

“安德烈公爵没写这件事。”他说话的声音很低。

“他没写吗？噢，那事也不会是我编出来的。”

大家沉默了很久。

“对……对……，喂，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公爵突然抬起头，指着图纸说，“你说说，你想如何修改这新图……”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走到图纸前。老公爵同他谈了谈新建筑的设计图，然后愤怒地看了一眼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德萨尔，转身回到自己的屋。

玛丽雅公爵小姐看见德萨尔注视她父亲时那种疑惑和惊奇的目光，看到他默默无言的样子，又看到父亲把儿子的信忘记在客厅的桌子上，她感到惊讶。但她不仅害怕问德萨尔为什么疑惑和沉默，更害怕想到这件事。

晚上，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依公爵吩咐来向玛丽雅公爵小姐索要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雅公爵小姐把信给了他。她虽然不愉快，还是大胆地向米哈伊尔·伊凡内奇问到她父亲在干什么。

“他一直很忙。”米哈伊尔·伊凡内奇面带恭顺和嘲讽的笑容，这笑容使玛丽雅公爵小姐脸色煞白。“他对新造的房子特别担心。他看了一会儿书，可是现在……”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压低声音说，“好像在写字台上写遗嘱。”近来，老公爵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写预备他去世后留下的文稿，他把这文稿称为遗嘱。

“他是不是要派阿尔巴端奇到斯摩棱斯克去？”玛丽雅公爵小姐问。

“是的，他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

三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拿着信回到了书房，看见老公爵戴着老花镜和遮阳帽，在打开的写字台旁坐着，一只手拿着文稿，离

眼睛远远的(他把它称为“意见书”,准备在他死后让人交给皇帝),带着几分庄重的样子读着。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进去时,老公爵正回忆他写这篇文稿时的情景,他眼睛里饱含泪水。他从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手里接过信,放进衣袋里,摊开文稿,召唤已经等了一段时间的阿尔巴端奇进去。

老公爵把在斯摩棱斯克要办的事一一列在纸上,一边在阿尔巴端奇的身旁来回走着,一边交待着一项项要办的事。

“第一,信纸,八张,听见了吗?照这个样子,要有金边……样子一定要和它完全一样;封蜡,火漆,按照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写的单子买。”

他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看了看他记的东西。

“然后把关于证书的信亲自交给省长。”

然后是新房子所需的门闩,一定要公爵自己选定的那种。然后再要一只存放遗嘱用的考究木盒子。

老公爵对阿尔巴端奇交办事情,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坐下来,沉思片刻,然后闭着眼睛打起了瞌睡。阿尔巴端奇稍微挪动一下身体。

“就这样,去吧,去吧,假如我想起什么事,我会找你的。”

阿尔巴端奇走出书房。公爵又回到写字台旁,看了看里面,摸了摸文稿,然后把它锁在抽屉里,坐到写字台前写信给省长。

他写完信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想睡觉,但他清楚他肯定不能入睡,躺在床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令人厌烦的想法。他把季洪叫来,陪他一个一个房间地走,告诉他今晚把床安在什么地方,他边走边端详着各个角落。

他觉得处处都不好,最不好的是书房里他睡惯了的沙发。他觉得这张沙发让人害怕,可能是由于躺在沙发上就容易想到令人难受的事。没有一个让人称心的地方,但感到客厅里大钢琴后面的那个角落还算妥当,因为那个地方他从来还没有睡过觉。

季洪同男仆搬来一张床，放在那个地方。

“不能这样放，不能这样放！”公爵大声说，亲手把床拉开离角落半尺远，然后又往近处拉一点。

“好，总算做完了，现在我可以睡了。”公爵想，让季洪帮他脱掉衣服。

因为上衣和裤子不好脱，公爵气恼地皱起眉头。费了很大劲脱掉衣服，他重重地坐在床上，蔑视地看着黄黄的枯瘦的腿，好像在想什么。其实，他不是思考问题，而是由于要把两腿放到床上要费很大的力，因此在抬腿前他停顿了一会儿。“唉，真费劲！但愿快一些，快一些做完这件苦事，您就饶了我吧！”他嘴唇咬得紧紧的，用了很大力气才躺在床上，但他刚躺下，身下的床突然有节奏地前后摇动起来，似乎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晃动。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他无可奈何地又睁开了眼。

“没有一刻的安宁，该死的！”他无端地对别人发脾气，“对，对，好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让我留到夜里躺在床上思考吧。是门闩吗？不是，我已经说过门闩了。不是，好像是客厅里用的东西。玛丽雅公爵小姐净说废话，德萨尔这个白痴都讲了什么？衣袋里放着什么东西？我记不起来了。”

“季洪，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说些什么？”

“说到安德烈公爵……”

“别讲了，别讲了。”公爵用手拍打桌子，“是的，我想起来了，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雅小姐读了。德萨尔谈到了维切布斯克。现在我要再看一看。”

他让季洪将衣袋里的信拿出来，把一张茶几推到床前，那上面放着一杯柠檬水和螺纹蜡烛。然后戴上老花镜，读起信来。直到此刻，在夜晚的宁静中，在灯罩下的微弱烛火下，他静心读着信，第一次把信中的意思看明白。

“法军正在维切布斯克，可能再过四天他们就要推进到斯摩棱斯克，说不定那里已经被他们占了。”

“季洪！”季洪听到叫声忽地跳了起来，他叫道，“去，没你的事，没你的事！”

他把信放在烛台下，微微地合上眼睛。他想起多瑙河、明朗的中午、芦苇、俄军营地，也想到了他自己，当时他还是一个年青有为的将军，脸上看不到一丝皱纹，脸色红润润的，精神振奋，生气勃勃，走进波将金华丽的营帐，此刻，一种对宠臣的强烈嫉妒情绪又回到他的身上，并像当时那样使他激动不已。他还想起同波将金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一些话。他想起皇太后，那个脸色泛黄的又矮又胖的女人，她的微笑，她第一次接见他时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他还想起她躺在灵柩台上的遗容，以及当时为了吻她的手而同苏保夫发生的争吵。

“唉，但愿快一些，快一些返回那个时代去吧，但愿如今的一切赶快了结吧，以便让我得到安宁！”

四

保尔康斯基公爵的童山庄园在斯摩棱斯克东部，相距六十俄里，距莫斯科大道只有三俄里。

老公爵向阿尔巴端奇交待办事情的那天晚上，德萨尔见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告诉她公爵身体不好，至今还没想到用什么办法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安德烈公爵的来信中写得十分清楚，住在童山是危险的。因此，为了使老公爵相信希望她写一封信，由阿尔巴端奇送给斯摩棱斯克省长，请他把当前的局势及童山的危险处境告诉老公爵。德萨尔替玛丽雅公爵小姐给省长写了一封信，由她把名字签上，交给阿尔巴端奇，让他当面送给省长，如果遇到危险，就赶快回来。

阿尔巴端奇身负各种嘱托，头上戴着毛茸茸的白皮帽（公爵赠送的），像公爵一样手拿一根拐杖，由家里人护送着，坐上一辆

由三匹肥肥的黄褐色马拉着的皮篷车出了门。

马车上的大铃铛被包了起来，小铃铛里面也塞上了纸。老公爵不允许任何人在童山乘坐响铃的马车，但阿尔巴端奇走远路时喜欢马车响铃铛。阿尔巴端奇的侍仆、秘书、账房、厨娘和厨娘下手、两个老妇人、侍童、车夫和其他家奴，一齐来为他送行。

他的女儿把印花布羽绒垫子放在他的背后和座位上。他的老嫂子把一包什么东西偷偷塞给他。车夫扶他上了车。

"唉，唉，婆娘们啰嗦极了！婆婆妈妈的！"阿尔巴端奇学着公爵的样子一面喘着气，一面急促地说着坐在马车上。他把最近要做的事对秘书作了交待，此刻不再效仿公爵，而是摘下秃头上的帽子，画了三次十字。

"假如有什么事……阿尔巴端奇，您立即回家，看在上帝份上，您要安全地回来，"妻子用哀求的语气说，她暗示的是战争和敌人的危险。

"婆娘们啰嗦极了，婆婆妈妈的。"阿尔巴端奇低声说着，便上路了。他向四周的田地张望着，看到发黄的黑麦、密密的绿燕麦和刚开始复耕的黑土地。一路上阿尔巴端奇欣赏着今年长势良好的春麦，遥望着一块块黑麦地（有一部分已开始收割），思索着播种和收割，回忆着公爵所交办的事情。

在路上喂了两次马，八月四日傍晚，阿尔巴端奇来到城里。

阿尔巴端奇在路上经常碰到和越过辎重车及部队。快到斯摩棱斯克时，他听到了远处响起的枪声，但这些枪声还没有使他感到惊慌。最使他吃惊的是，在他快到斯摩棱斯克时，看到一片长势很好的燕麦被士兵们收割了，显然是为了喂马，还在地里扎上营帐。这情景使阿尔巴端奇惊奇，但他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一心想着自己要办的事。

三十多年来，阿尔巴端奇的全部生活，就是为按照公爵的意志办事，从来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凡是与公爵命令无关的事，他不但没有任何兴趣，而且认为与他也毫不相关。

八月四日傍晚阿尔巴端奇到达斯摩棱斯克，在第聂伯河畔加青纳郊区费拉邦托夫旅店住了下来。三十年来，他在那里住宿已经成了习惯。十二年前，费拉邦托夫利用阿尔巴端奇的关系，买下公爵的一片小树林，开始做生意，如今在省城里买了一幢房子，开了一家旅店和一家面粉铺。费拉邦托夫是个特别肥胖、皮肤黝黑、脸色红润的农民，四十岁左右，厚嘴唇，鼻子上长着一个肿包，皱起的黑眉毛上也有同样的一个肿包，肚皮凸起，显得十分臃肿。

费拉邦托夫穿着印花布衬衫，一件背心套在上面，在靠街的铺子前站着。他看见了阿尔巴端奇，便朝他走了过去。

“欢迎，欢迎，阿尔巴端奇先生。人家都往城外走，你怎么往城里来。”店主人说。

“为什么要出城？”阿尔巴端奇问。

“我也这么说，有些人就是蠢，总是害怕法国人。”

“女人的见识，女人的见识！”阿尔巴端奇说。

“我和您想到一块了，阿尔巴端奇先生。我对他们说，上边有命令不许敌人进来，看来这事是真的。可农民要收三个卢布的车费，哼，心眼不好，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身上连十字架都没戴。”

阿尔巴端奇不经意地听着。他要了一壶茶，要了喂马的草料，喝完茶后躺在床上睡了。

部队整夜地在街上从旅店前面走过。第二天，阿尔巴端奇穿上只在城里才穿的坎肩出去办事。早上阳光照耀，八点钟就很热了。阿尔巴端奇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收割庄稼真是好极了。从早晨起，就从城外传来枪声。

从八点起，枪声之外又响起炮声。街上有很多人急急忙忙地赶路，部队也很多，但同平常一样，仍有车辆来往，店铺前站着商人，教堂里在做祈祷。阿尔巴端奇去过商店、各官府、邮局，去了省长家。在官府、商店和邮局，人人都谈论军队，谈论敌人正在攻城，互相询问怎么办才好，还说一些互相安慰的话。

在省长家的门前，阿尔巴端奇看见一大堆人、一些哥萨克兵和省长的旅行马车。阿尔巴端奇在台阶上碰见两个贵族模样的人，他认识其中的一个，那个贵族曾担任警察局局长，现在正义愤填膺地讲话。

“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他说，“一个人怎么都行。一个人倒霉一人当，但一家十三个人，还有全部财产……如今搞得我倾家荡产，这些当官都是干什么吃的？……哼！真该绞死这些强盗……”

“好了，别说了。”另一个贵族说。

“我才不在乎呢，就是要让他听见，我们又不是畜牲。”前任警察局长说，他回过头来，看见了阿尔巴端奇。

“啊，阿尔巴端奇，你干什么来了？”

“老爷让我来看看省长先生。”阿尔巴端奇回答，骄傲地抬起头，一只手放在胸前——他提到公爵时总是这种表情。“他派我来问问局势如何。”他说。

“哼，你去问吧。”一个地主叫道，“搞得连车子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喂，你听见了吗？”他朝传来枪炮声的方向指着说。“搞得大家一块毁灭……强盗！”那地主继续说，走下台阶。

阿尔巴端奇摇摇头，向楼上走去。接待室里坐着商人、妇人和官员，他们面面相觑。办公室门打开了，大家一起站起来，向门前涌去。从门里走出一个官员，他同商人谈了几句话，又叫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胖官员进去，他又躲到门里，显然是避开向他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和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阿尔巴端奇向前移动了一下，等那官员又一次出来时，便一手放在胸前，招呼官员，接着把两封信递向他。

“陆军元帅保尔康斯基公爵致阿舒男爵大人的信。”他庄重而意味深长地说，那个官员不敢怠慢，急忙向他转过身去，接过他的信。

过了几分钟，省长接见阿尔巴端奇，匆忙地对他说：“请你回

禀公爵和公爵小姐，我什么也不清楚，我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你看……”

他把一个文件递给阿尔巴端奇。

“不过，既然公爵身体不好，我劝他还是到莫斯科去。我马上就要走了，你回禀……”省长还没有说完话，一个满脸汗水、满身尘土的军官跑了进来，用法语对他说着什么。省长脸上露出恐惶的表情。

“你回去吧，”他对阿尔巴端奇点点头说，然后继续询问那个军官。当阿尔巴端奇从省长办公室出来时，一道道热切的、惊惶的和怯弱的目光射向他。阿尔巴端奇身不由己地听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的枪炮声，急忙赶回旅店。省长交给阿尔巴端奇的文件中这样写道：

“我向您保证，斯摩棱斯克城还没有丝毫危险，今后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我和巴格拉基昂公爵从两个方面行进，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会合，会战定在二十二日进行，两军将共同奋力保卫贵省同胞，直到把祖国的敌人赶走，或者直到最后一名勇士为国捐躯。因此，您完全有理由运用自己的权力安抚斯摩棱斯克居民，受到这两支英勇部队保护的居民不用怀疑，他们会必然胜利。”（巴克莱·德·托里致斯摩棱斯克省长阿舒男爵的训令，一八一二年。）

在街上市民们恐慌地奔走着。

一辆辆大车装载着杂物、桌椅和柜子接连驶出居民家，在大街上穿行。费拉邦托夫邻居家的门前也停着几辆马车，女人们在告别时有的哭有的说个不停。一条看门狗狂叫着，在套上车的马匹周围转着跳着。

阿尔巴端奇加快步伐走进院子，走到停着马和车的板棚下。车夫已经睡着了，阿尔巴端奇唤醒他，让他把车套好，然后向门厅走去。从店主的正房里传来孩子惊吓的哭叫声、女人痛心的哭泣声和费拉邦托夫发火时嘶哑的叫喊声。阿尔巴端奇一进去，厨

娘就如同一只受惊吓的母鸡一样在门厅乱窜。

“他把女东家打得快要死了……又是打，又是拽！……”

“为什么？”阿尔巴端奇问。

“她要出外避难。她毕竟是妇道人家！她对他说，你带我们走吧，不然我和孩子都要送命；她正说，别人都走了，我们为什么不走呢？于是他就动手打她，又是打，又是拽呀！”

阿尔巴端奇听了点点头，不想再听下去，就走到对面店主正房的门口，他买的东西就放在那间屋子里。

“你这混蛋，凶手！”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的瘦女人喊叫着，抱着一个小孩，头巾被扯掉了，从屋里冲出来，跑下通院子的台阶。

费拉邦托夫紧追出来，他一碰见阿尔巴端奇就理了理背心，用手捋捋头发，故意打了个呵欠，红着脸跟阿尔巴端奇进入正房。

“你现在要走？”费拉邦托夫问。

阿尔巴端奇没有回答，也没有看店主，只管整理着行李，问店主房钱是多少。

“那好说。怎么，你见到省长了？”费拉邦托夫说，“有什么消息吗？”

阿尔巴端奇回答说，省长什么也没有确定。

“我们有生意，怎么能离开呢？”费拉邦托夫说，“到多罗戈布日一车要付七卢布。我说过，他们不是基督徒，身上连十字架都没有。”

“谢里凡诺夫星期四运气不错，卖给军队的面粉九卢布一袋。怎么，您要喝茶吗？”他补充说。

在车夫套车的时候，阿尔巴端奇同费拉邦托夫喝了许多茶，谈论着粮价，谈论着收成和收割的好天气。

“这会儿声音小一点了，”费拉邦托夫喝了三杯茶，站起来说，“一定是我们军队占了上风。命令上说不许敌人进来。这说明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前天他们说，普拉托夫将敌人追杀

到马利纳河里，一天时间就有一万八千人被淹死。”

阿尔巴端奇把买到的东西整理好，交给车夫装上车，同店主把账结清了。于是，一辆马车驶出大门，响起车轮声、马蹄声和车铃声。

已经是午后很长时候了，街道半边是阴影，半边被阳光照得明亮亮的。阿尔巴端奇望望窗外，朝门口走去。突然听到有嗖嗖的呼啸声和爆炸声，紧接着又是一阵隆隆的炮声，把玻璃窗都震得哗哗响。

阿尔巴端奇在大街上走，见有两个人朝桥那边跑去。炮弹的呼啸声、轰隆声以及榴弹的爆炸声从各个角落传来。但这些声音被城外的炮击声压住了，听不清楚，并未引起居民的注意。拿破仑动用一百三十门大炮，在四点钟后命令炮轰城市。但人们开始并不了解这种炮击的真实情况。

开始，人们对榴弹和炮弹的着地声只是有点好奇。费拉邦托夫妻子起先还在板棚里不停地哭，现在也不作声了，抱着孩子站在大门口，一言不发地端详着行人，听着炮声。

厨娘和一个店员也走到门口。大家都怀着好奇心，满有兴致地望着头上飞过的炮弹。有几个人从街角那边走过来，高兴地交谈着。

“力量太大了！”一个说，“把屋顶和天花板都炸碎了。”

“就如同猪拱地一样。”另一个说，“嘿，真了不起，真够劲！”他笑着说。“你幸亏跑得快，不然会把你炸飞的。”

人群都朝着这几个人看。他们也停住脚步，告诉那群人，刚才有一颗炮弹就落在他们的旁边的屋子里。这时，炮弹不停地飞过他们的头顶，实心弹发出的响声比较重，榴弹发出的声响比较轻，但没有一颗在附近落下，都飞过去了。阿尔巴端奇坐上马车。店主人在大门口站着。

“有什么好看的！”他对厨娘叫道。这个厨娘身穿一条红色裙子，袖子卷到大臂，露出两条光胳膊来回摆动，走到一个角落里

听他们交谈。

“哼，这事真怪！”她刚要说话，一听到主人的声音，急忙放下撩起的裙子跑回屋去了。

又是一声呼啸，但这次离的不远，如同一只天上的大鸟坠落下来，街心先是闪了一下火光，接着一声轰响，随即一股黑烟在街上弥漫。

“混蛋！你们要找死啊？”主人喊叫着，快步向厨娘跑去。

就在这一刹那，响起一片妇女的哭叫声，一个孩子也被吓得哭了。人们个个脸色苍白，静静地挤在厨娘的四周。人群中数厨娘哭得最响。

“喔，喔，喔！天那，我的天那！我不想死啊，我的天那！……”

五分钟过去，街上的人都跑掉了。榴弹片把厨娘的大腿炸伤，人们把她抬到厨房里。阿尔巴端奇、他的车夫、费拉邦托夫的妻子、孩子和守门人都躲在地窖里听着外面的动静。大炮的轰隆声、炮弹的呼啸声和厨娘可怜的嚎叫声，混杂在一起响个不停。女主人时而抖动孩子，哄着他以免哭出声来，时而胆怯地向走进地窖里的人打听有没有看见她那留在街上的丈夫。一个走进地窖的店员跟她说，店主和另一些人一起到大教堂去了，那里正在抬升斯摩棱斯克创造奇迹的圣像。

炮声在黄昏时分停止了。阿尔巴端奇从地窖里走出来，在门口站着。弥漫的硝烟遮住了明亮的天空。在一片硝烟中，一轮新月挂在空中，散发着好看的光芒。在可怕的炮声停止后，城里一片宁静，只有脚步声、呻吟声、远方的喊声和大火的爆裂声时而打破夜晚的沉默。厨娘不再呻吟。大火燃烧着，团团黑烟冲天而起，又逐渐扩散开来。穿着各种军服的士兵们，在街上散乱地奔跑，如同蚁穴被毁的蚂蚁那样。阿尔巴端奇看见有几个兵跑进费拉邦托夫的院子里。阿尔巴端奇走到大门口。有一队兵互相拥挤着，慌乱地向后跑，街道被堵塞了。

“这个城要丢弃了，快逃吧，快逃吧！”一个军官看见他说。接着，又向士兵们嚷道：“我不许你们向人家院子里跑！”

阿尔巴端奇回到屋里，叫上车夫，让他快点赶车上路。费拉邦托夫一家也紧跟着阿尔巴端奇和车夫出来了。一直沉默不语的妇女们一看见滚滚硝烟和暮色中的火光，全都嚎哭起来。街上另外一个角落也传来哭声，似乎同她们呼应。阿尔巴端奇和车夫用颤抖的手整理着打结的缰绳和马具。

阿尔巴端奇坐车走出大门，看见费拉邦托夫的店门敞开着，有十来个士兵大声叫喊着，用袋子和背囊装着面粉和葵花子。这时候，费拉邦托夫碰巧从街上回来，走进他的店铺。士兵的举动被他看见，他刚要叫喊，突然又停止住，然后双手抓着头发，发疯似的又哭又笑起来。

“把东西都拿走吧，弟兄们，何必要留给恶魔！”他叫着，亲自搬来几袋面粉，扔到大街上。

有几个士兵见他的样子很害怕，便跑开了；有几个士兵仍若无其事地装口袋。费拉邦托夫看见阿尔巴端奇扬手招呼他。

“俄国完了，完了！”他叫道，“阿尔巴端奇，完了！让我自己放火烧了这一切，完了！……”费拉邦托夫跑进院子。

街上士兵川流不息，整条街被堵得严严实实，阿尔巴端奇的马车根本无法通过，只好停下等待。费拉邦托夫的妻子带着孩子坐在小车上，也等街上的交通恢复。

已经是夜晚了，天上群星闪烁，一钩新月放射着光芒，时而被硝烟遮盖。在第聂伯河畔的一个斜坡上，阿尔巴端奇和店主妻子的车子夹在士兵和其他车辆中间慢慢地向前移动，此刻又不得不停住。离十字路口不远的巷子里停着许多大车，那里一座房屋和几家店铺都烧着了。大火将要灭了。火焰时而熄灭，被浓烟遮盖，时而又着起来，极其清晰地把挤在十字街头人们的脸照亮。大火中人影晃动，火焰的噼啪声、人们的说话声和叫嚷声夹杂在一起。阿尔巴端奇跳下马车，见他的车仍不能立刻通过，就

拐到巷子里观看燃烧的大火。士兵们在火场前后不停地乱窜。阿尔巴端奇看见两个士兵和一个穿粗呢大衣的军官，从火里把一根燃烧着的梁木拖到街对面的院子里，另一些士兵们抱着成捆的干草。

阿尔巴端奇朝着一群站在猛烈燃烧的庞大仓库前面的人走去。仓库墙壁全都在火里，后墙倒塌了，屋顶也倒塌了，柱子烧着了。显然，大家都在等着整座房子倒塌下来。阿尔巴端奇也是这样。

“阿尔巴端奇！”忽然有人在喊他，这个人的声音也比较熟悉。

“是大少爷，大人！”阿尔巴端奇回答，马上辨出是小公爵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披着斗篷，骑在一匹黑马上，在人群后面，望着阿尔巴端奇。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安德烈公爵问。

“大……大人，”阿尔巴端奇说着哭泣起来，……“大……大人……我们已经失败了吗？大少爷……”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安德烈公爵又问了一遍。

这时，火焰又着起来，借着火光阿尔巴端奇看见少爷的脸十分苍白憔悴。阿尔巴端奇告诉安德烈公爵他为什么来到这里，现在要走又是如何困难。

“那么，大少爷，我们败了吗？”他又问。

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他，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用膝盖垫着，拿铅笔写起信来。这是写给妹妹的：

> 斯摩棱斯克马上就要放弃，一周后童山将被敌人占领，你们必须立刻到莫斯科。什么时候启程，派专人送信到乌斯维亚日。速复。

他写完之后，把信交给阿尔巴端奇，同时还口头告诉他，如何帮助老公爵、公爵小姐、儿子和教师离开，如何快些同他联系，回信送到什么地方。他还没说完，就见一个骑马的参谋官由随从陪着向他跑来。

"您是上校吗？"参谋官高声问道，夹杂着安德公爵熟悉的德国腔调，"有人在您面前烧房子，可您无动于衷！ 这是什么意思？您要对此承担责任。"别尔格叫道，他如今是第一军步兵左路副参谋长。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体面、重要和得意的职位。

安德烈公爵望了望他，没有理会他，继续对阿尔巴端奇说："你就这样跟他们讲，我将等到十号，假如十号还没得到全家动身的消息，那我就要丢开一切，亲自到童山去。"

"公爵，我所以这样讲，"别尔格认出了安德烈公爵，说，"因为我是按命令行事，我总是严格执行……请您不要责备我。"别尔格带着歉意辩解道。

大火又发出一阵噼啪声。火暂时灭了，一团团浓烟从屋顶下窜出来。火中又发出可怕的断裂声，接着又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掉了下来。

"哎哟！"随着仓库顶部倒塌的声音，人们一齐叫了起来，仓库里烧着的粮食发出面饼的香味。火焰升起来，照亮了周围人群兴奋而疲倦的面容。

穿粗呢军大衣的人高举一只手，大声叫道：

"太棒了！ 火烧起来了！ 弟兄们，太棒了！ ……"

"这是主人自己点的火！"几个人都这样说。

"就这样吧，"安德烈公爵对阿尔巴端奇说，"把我的话全告诉他们。"对默默地站在他旁边的别尔格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催动坐骑，向巷子里跑去。

五

军队继续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敌人紧紧追赶着他们。八月十日安德烈公爵所指挥的部队沿大道行进，经过通往童山的岔路。炎热干燥的天气已持续三个多星期了。天上飘着几朵絮云，偶尔把太阳遮住，一到傍晚，天空又一丝云彩也没有，太阳躲进红褐色的雾中。只有夜间的重露给地面带来一点凉意。尚未收割的、已经枯萎的麦粒掉了下来，沼泽也干涸了。牲畜在干焦的草地上找不到吃的，饿得乱叫。只有到夜间和沾着露水的树林里才有点凉快的感觉。而在大路上，在部队行军的大路上，即使在夜间和树林里，也不感到凉爽。路面上沙土有几寸厚，几乎找不到露水的痕迹。天一发白就开始行军。辎重车和炮车的轮毂在沙土里默默地滚动，发热的沙土没及脚踝，步兵则在上面行走。一部分发热的沙土被脚和车轮碾压着，另一部分则飘浮起来，如同云雾一样飞扬在行军部队的上空，钻到行人和牲畜的眼睛、头发、鼻孔里，特别是肺里。太阳升高一点，尘雾也随之升高。即使用肉眼，也可以透过这火热的尘雾直视没有被云彩遮住的如同红色火球的太阳。一点风也没有，士兵们在这纹丝不动的热空气中喘息。他们拿手帕堵着鼻子和嘴走着，每到一个村庄，大家都往水井跑去，他们你争我抢地喝水，一直把井水喝干。安德烈公爵是一个团的首长，管理一团人，关心部下的切身利益，接受和发布命令，每件事他都要过问。斯摩棱斯克的被焚烧和被放弃，在安德烈看来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对敌人的仇恨使他忘记了个人的苦恼。他专心致志地扑在团的工作上，体贴士兵和军官，待他们十分亲切。在团里，大家都称他为我们的公爵，他们以他自豪，并且爱他。他的温和善良，只是对他的部下，对基莫兴等人，对不知道他往事的不同阶层的陌生人。只要一接触到从前的

和司令部里的什么人，他又立刻被激怒起来，变得凶狠和刻薄了，并轻视别人。他尽量避开引起他回忆往事的东西，因此，在同原来朋友的关系上，他只求秉公办事，尽职尽责。

确实，在安德烈公爵眼中，一切都显得黑暗、不光彩的，特别是八月六日放弃斯摩棱斯克以后（他认为那地方能够防守，也必须防守），他生病的父亲也不得不逃往莫斯科，放弃了他呕心沥血营造的世代居住的心爱的童山庄园，听任敌人去劫掠。虽然如此，幸亏有这团，安德烈公爵才能够撇开其他问题，而把精力集中在他的团里。八月十日，他的团所在的纵队进到童山附近。两天后，安德烈公爵接到消息说他的父亲、妹妹和儿子都到了莫斯科。虽然安德烈公爵在童山已经没要办的事，但由于怀旧的心理，他决定再到童山去一趟。

安德烈公爵让人备好马，然后离开行进的部队，骑马朝父亲的庄园跑去，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经过一个池塘，原来这里总有不少村妇边说着笑话，边洗衣服，现在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只见一块断裂的跳板一半浸在水里，斜着漂浮在池塘中。安德烈公爵来到守门人的小屋前。在车马入口的石门那里，门敞开着，一个人也没有。花园的走道上长着杂草，牛马在英国式的公园里游荡。安德烈公爵来到花房，那里的玻璃被打碎了，有些盆花倾倒了，有些干枯了。他喊花匠塔拉斯，没人回答。他绕过花房来到花圃，看到松木雕花的栅栏都被毁坏，李树的果枝被折断了。安德烈公爵小时候在门口经常见到的一个老农，正坐在一把绿色长椅上编织树皮鞋。

他耳朵聋，没听见安德烈公爵骑马过来。他坐在老公爵喜欢坐的长椅上，一条条树皮挂在旁边一株断裂枯萎的玉兰枝上。

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屋前。老花园里的几棵菩提树被砍倒了，在屋前玫瑰花丛里一匹花马带着小马驹走来走去。房子的窗子都封闭了，只有楼下的一扇窗子开着。一个仆人的小孩望见安德烈公爵便跑到屋里去了。

阿尔巴端奇把家眷送去以后，一个人留在童山。他坐在屋里，正在读《圣徒传》。他一听到安德烈公爵回来了，眼镜也没顾得上摘，边扣衣服，边走出屋子，急忙奔到公爵前，一句话也没说，就吻着安德烈公爵的膝盖哭了起来。

接着，他仿佛对自己的怯弱感到羞恼，立刻平定下来，向公爵禀告家里的情况。家里所有贵重物品都已运到保古察罗伏，还有近一百担粮食，牧草和春麦（据阿尔巴端奇说，今年长势十分好），被军队征收并且没成熟就被割走了。破产的农民，有些逃往保古察罗伏，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

安德烈公爵没听完他的话，就打听父亲和妹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原意是指去莫斯科。阿尔巴端奇还以为是问他们什么时候到保古察罗伏，便告诉说七号走的，接着又不停地讲着庄园的事，并问大人有什么吩咐。

“军队如果拿走燕麦，能不能让他们打个收条？我们还有六百石呢。”阿尔巴端奇问。

“让我怎么回答呢？”安德公爵想。他望着老人在阳光下闪亮的秃头，并从他脸上的表情知道，他自己明白问这样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但他之所以这样问，只是为了让自己心中的忧郁能够排遣出去。

“行，让他们拿走吧。”安德烈公爵说。

“您也许看到花园里混乱的情景，”阿尔巴端奇说，“那是没有办法的，有三个团曾在这里过夜，而且多数是龙骑兵。我把他们指挥官的官职和名字记下了，以后再控告他们。”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如果敌人侵占这个地方，你仍留在这儿吗？”安德烈公爵问他。

阿尔巴端奇转过脸对着安德烈公爵，望着他，突然庄严地举起一只手。

“上帝会保护我的，一切听从上帝的安排！”他说。

一群农民和家奴穿过草坪，摘下帽子朝安德烈公爵走过来。

“就这样吧，再见了！”安德烈公爵说，向阿尔巴端奇俯下身，“你自己也离开吧，能带走的东西一点也不要留下。让农奴迁往梁赞庄园或者莫斯科郊区庄园。”

阿尔巴端奇抱着安德烈公爵的一条腿哭了起来。安德烈公爵轻轻地把他推开，然后催了催马，顺着林荫道飞奔而去。

在花圃里，那老头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就如同苍蝇叮上喜爱的尸体一样，敲打着树皮鞋的楦头。两个小女孩用裙子兜着从花房里摘下来的李子，跑了过来，恰巧碰上安德烈公爵。大一点的女孩一看到小东家，脸上一片惊惶，拉住妹妹的手，来不及拾起掉在地上的李子，就和她一同躲到桦树后面去了。

安德烈公爵急忙避开她们，怕她们发现他看见了她们。他很可怜那个美丽的受到惊吓的女孩子。他不敢瞧她，但又情不自禁地想看看她。他望着这两个女孩，想到世界上尚有许多人和他截然不同，他们虽然穷却有自己的乐趣，他的心里禁不住涌起一股新的、愉快的暖流。这两个女孩显然只热切希望：带走和吃掉这些李子，又不能被人抓住。安德烈公爵有和她们相同的心理，让她们的心愿得以实现。他忍不住又望了她们一眼。这两个女孩以为危险已经消除，便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用尖嗓子说着话，快乐地提着裙子，她们晒黑的光脚跳跃着，在草坪上飞快地奔跑。

安德烈公爵从部队行进的尘土飞扬的大道走出来，觉得精神清爽了许多。但在离童山不远的地方，他又回到了大道，追上他那个团中在池塘边休息的人马。这已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好像笼罩在尘土中的一个火球，穿过黑制服热乎乎地烤着他们的脊背。尘土仍旧不动地弥漫在停下休息的人声鼎沸的部队的上空，空中一丝风也没有。安德烈公爵骑马从坝上经过时，一股池塘里泥土的气息扑鼻而来，感到一阵凉意。不管池塘里的水有多脏，他也想跳下去。他朝池塘望了望，那里传出一阵阵叫声和笑声。这个不大的浑浊的绿色池塘，因为挤满了身体白净，而

手臂、脸和脖子却是红棕色的士兵，水面涨高了一尺，水坝被淹没了。这些赤裸裸的白净的人体，带着笑声和叫声，在这肮脏的池塘里扑腾着，好像塞满在水罐里的鲫鱼一样。在水里扑腾显然是快乐的，但也因此更显得特别凄惨。

安德烈公爵认识的三连一个年轻士兵，长着浅色头发，小腿上系着一条皮带，一只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后退几步摆好跳水姿势，接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另外一个士官长着蓬乱的黑头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扭动着肌肉发达的身体，快乐地哼着小调，用一双晒黑的手捧水淋头。池塘里响起一片互相泼水声、叫嚷声和呼号声。

在岸上，在坝上，在池塘里，布满了白净的健康的肌肉发达的身体。红鼻子军官基莫兴在坝上用毛巾擦着身体，看见了安德烈公爵，觉得不好意思，但还是壮着胆子对他说话。

"大人，舒服极了，您下去试试吧。"他说。

"太脏了。"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说。

"我们立刻给您肃清。"基莫兴衣服还没有穿，就跑去赶池塘里的人。

"公爵要洗澡了，你们都上来。"

"哪一个公爵？是我们的公爵吗？"有几个人问。大家都急忙上岸，安德烈公爵费很大劲才把他们叫住。他想到棚子里冲凉总比池塘里雅观。

"肉，一堆肉，充当炮灰的肉！"他望着自己赤裸裸的身体，这么想着。他浑身颤抖，与其说是因为冷，不如说是看到这么多肉体在脏水里扑腾而产生的说不出的厌恶与恐惧。

八月七日，巴格拉基昂公爵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米海洛夫卡他的司令部写了下面的信：

"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大人。"

（他的信虽然写给阿拉克切耶夫，但知道他的信会被皇帝看到，因此他要反复进行推敲。）

“我想，大臣已经向您报告了斯摩棱斯克市弃守一事。此事让人伤心和悲痛，全军也为把如此重要的地方毫无代价地丢弃而倍感失望。在这个问题上，我曾亲自诚恳地劝阻过他，后来还写了信，但都被他断然拒绝。我向您发誓，拿破仑已陷入所从未有的困境中，他大概要损失一半军队，但还是占领不了斯摩棱斯克。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那么战斗过，现在仍然打得十分英勇。我曾用一万五千人阻击敌人达三十五个小时以上，但他连十四个小时也不想坚守。这使我军蒙耻；至于他本人，我想他不该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报告说我军遭受严重损失，这是一派谎言。也许有四千人，但不会更多，也许还没有这么多。即使损失一万人，那也没办法，这毕竟是战争嘛！但敌人的伤亡难以计算……

“他再坚守两天能费多大劲？至少他们会自动退走，因为人马没有水喝。他曾向我做出不后退的保证，但突然送来命令给我，告诉我他夜间撤退。这样作战是不行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把敌人引到莫斯科……

“听说您在酝酿讲和。讲和，上帝保佑！在作出种种牺牲之后，在这样疯狂撤退之后，再讲和，您就会遭到全体俄国人的反对，我们穿军服的人也将无脸见江东父老。即使到了这个地步，只要俄国人还活着，还能打，就要坚持打下去……

“只能由一个人指挥，而不是由两个人指挥。您的那位大臣，做大臣也许是个好大臣，但当将军就不称职，简直可以说是无能，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怎么能交到这种人手里……我简直是气疯了，请恕我这样无礼。很显然，那个主张讲和并把军权交给大臣指挥的人，他并不爱我们的皇上，而希望我们全体灭亡。因此，我向阁下直言：惟一的办法是动用民团。因为大臣正用最巧妙的方式把客人带到首都。全军都对侍从武官伏尔佐根先生没有任何信任感。大家感到，与其说他是我们自己人，倒不如说他是拿破仑的人，而每件事他总是为大臣出主意。虽然我的职位比

他高，但我对他很尊敬，而且像军士那样服从他。这是让人难受的事；但我爱恩主和皇上，没有理由不服从他。我感到可惜的是皇上把这样杰出的军队交给这种人。想想看，我军由于退却劳累和负伤住院的已经超过一万五千人，但要是进攻，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看到我们这样恐惧，看到我们把勤劳美好的祖国交给暴徒，使人民都感到仇恨和耻辱，她又能说什么？我们凭什么怯懦？我们惧怕什么人？大臣优柔寡断，怯懦昏庸，行动缓慢，集中了所有缺点，这是我不能负责的。全军都在痛哭，并诅咒他死……”

六

生活现象可以分为许多类，有些是内容占优势，有些是形式占优势。彼得堡的生活，尤其是贵族的沙龙生活，就是形式占优势，它同乡村的、城镇的、外省的，甚至莫斯科的生活完全相反。这种生活是没有变化的。

从一八〇五年起，我们同拿破仑时而议和，时而吵闹，我们制定宪法，又废除宪法，可是安娜·舍勒的沙龙和海伦的沙龙却没有变化，前者十年如一日，后者五年如一日。在安娜·舍勒的沙龙里，大家都疑惑地谈论拿破仑的胜利，并从他的胜利和欧洲各国君主对他的迁就中，看出一个毒辣的阴谋，其惟一的目的就是使安娜·舍勒为代表的宫廷社会感到不快和不安。鲁勉采夫经常光临海伦的沙龙，并认为她是极其聪明的女人。在海伦的沙龙里，一八一二年同一八〇八年一样，大家兴奋地谈论“那个伟大的民族”和“那个伟大的人物”，对俄国和法国的分裂感到痛惜，并建议应该用议和来结束这种局面。

最近，皇帝离开军队到达这里后，这两个敌对的沙龙之间掀起一些风波，彼此互相攻击，但各自的倾向依然如故。在安娜·

舍勒的圈子里，来的只有法国人里顽固透顶的保皇派，这些人表达的一种爱国思想，是主张不到法国剧院看戏，并认为供养一个剧团的费用相当于维持一个军的经费。他们对战局有浓厚的兴趣，并将有利于我军的传闻到处散布。在海伦的圈子里，也就是鲁勉采夫的亲法派的圈子里，他们否认关于敌人和战争残酷的消息，谈论拿破仑对媾和的各种想法。他们还攻击那些提出尽快把皇家学校和女子学校搬到喀山去的建议的人，尽管这些学校受到太后的庇护。总之，在海伦的沙龙里，整个战争只是一种无用的示威活动，很快双方就会握手言和。现在呆在彼得堡并成为海伦家常客（每个聪明人都一定会到海伦家去）的比利平说，解决问题的不是火药，而是那些发明火药的人。他的这种意见还比较得势。在这个圈子里，人们极其聪明、谨慎地嘲笑莫斯科人的热情，而有关这种热情的消息是同皇帝回到彼得堡一起传出的。

在安娜·舍勒的圈子里情况截然不同，他们称赞这种热情，并且像普鲁塔克谈论古代圣贤那样谈论着。华西里公爵仍然担负着重要使命，成为这两个圈子之间的牵线人。他经常去：“我敬爱的朋友”安娜·舍勒家，也经常去“我女儿的外交沙龙”。因为不停地奔走于两个阵营之间，他又常常弄错，有时把应该在海伦家说的话拿到安娜·舍勒家去说，或者正好相反。

在皇帝来到后不久，华西里公爵在安娜·舍勒家议论战争时，严厉批评巴克莱·德·托里，但又提不出谁当总司令最合适。有一位客人，一位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说他今天看见了新任彼得堡民团司令库图佐夫在税务局主持新兵登记，便小心推测，认为库图佐夫可能是个适宜的人选。

安娜·舍勒苦涩地微笑了一下说，库图佐夫只有惹皇帝生气的本事，不会做任何事情。

“我在贵族会议上反复讲，”华西里公爵打断她的话说，“但我的话大家听不进去。我说，让他当民团司令，皇帝肯定不高兴。他们听不进我的话。”

“完全是一种变态的心理，”他继续说，“反对谁呢？我们就是想要摹仿莫斯科的愚蠢的热情，”华西里公爵说，他又犯了糊涂，忘记了对莫斯科人的热情应该在海伦家进行嘲笑，而在安娜·舍勒家应该称赞。但他马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让俄国年纪最大的将军库图佐夫伯爵负责征兵工作，这妥当吗？他会白忙活一场的！我们怎么能够让一个不会骑马、开会睡觉、脾气极坏的人当总司令呢！他在布加勒斯特名声好极了！我不是说他做将军的才能，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使用一个老朽的瞎子？一个地道的瞎子！使用一个瞎眼将军真是可笑极了！他什么也看不到。好似在捉迷藏……他什么也看不到！”

没有人反对他这个意见。

这番话在七月二十四日是非常正确的。但到七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获得公爵封号。封他为公爵也许意味着不用他，因此华西里公爵的看法仍然是正确的，虽然他现在并不急于表达。而八月八日，萨尔蒂科夫、阿拉克切耶夫、维亚茨米金诺夫、罗普兴和柯楚别依等元帅组成的委员会开会讨论战局，认为军事失利是由于指挥上各行其是，虽然几位委员清楚皇帝不喜欢库图佐夫，但经简短讨论之后，还是提议任命库图佐夫为总司令。就在这一天，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全权统帅全军，管辖各军区。

八月九日，华西里公爵又在安娜·舍勒家碰见那位品德高尚的人。这位品德高尚的人极力讨好安娜·舍勒，特别想谋取皇家女子学校督学一职。华西里公爵以胜利者的姿态，十分得意地走进屋里。

“嗨！你们知道这件重大新闻吗？库图佐夫做了总司令。一切争论都结束了。我很高兴，很高兴！”华西里公爵说，“哦，我们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了。”他说后，别有意味地郑重地望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那位品德高尚的人虽然十分希望谋到督学一职，但还是禁不住向华西里公爵提起他原先的观点。（这样做，对安娜·舍勒

客厅里的华西里公爵，对喜欢听到这一消息的安娜·舍勒，都是不礼貌的，但他还是禁不住地说出来。）

“公爵，不是有人说他是个瞎子吗？”他引用了华西里公爵说过的话说。

“哼，胡扯，他看得十分清楚，真的。”华西里公爵咳嗽几声，声音又低又快地说。他喜欢用这种方式走出困境。“哼，胡扯，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又重复一遍说，“我感到特别愉快，因为皇帝赋予他统帅全军、管理各军区的权力，从来没有一个总司令具有如此大的权力。他是第二个专制君主。”他带着胜利的笑容结束了他的话。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安娜·舍勒说。

那位品德高尚的人在宫廷圈子里还是个新人，非常希望讨好安娜·舍勒，就替她原来的观点作了辩解。

“据说，皇帝把这个权力交给库图佐夫有些迫不得已，”他说，“据说，当人家跟他讲皇上和祖国赐给您这个荣誉时，他的脸刷一下红了起来，就如同一个听人读《约康德》[1] 的姑娘一样。”

“也许这话他不是有心这么说的。”安娜·舍勒说。

“哦，不，不，”华西里公爵激烈地辩解说，现在，他再不能将库图佐夫置于别人之下了。照华西里公爵的意见，库图佐夫不但本身是个好人，而且大家都敬仰他。“不，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很早以前皇帝就对他十分赏识。”他说。

“但愿上帝只让库图佐夫掌握实权，”安娜·舍勒说，“不许任何人跟他过不去。”

华西里立刻知道，这任何人指的是谁。他小声说：“我确实知道，库图佐夫提出一个不可变更的条件，就是不要皇太子留在军队。你们知道他是如何对皇帝讲的吗？”于是，华西利公爵把据说是库图佐夫向皇帝讲的话复述了一遍：“‘假使他做得不好，我却

① 《约康德》：法国诗人拉丹的寓言，被认为内容不正派。

不能处罚他；假使他做得好，我也不能奖励他。’噢！库图佐夫真是聪明过人，有胆有识，噢，我早就和他认识了。”

“据说，”那位缺乏宫廷经验的品德高尚的人说，“公爵还提出一个不可变更的条件：请皇帝不要到军队里去。”

他的话一出口，华西里公爵和安娜·舍勒立刻转身离开他，沉着脸交换了个眼色，为他的单纯天真长长叹了一口气。

七

彼得堡发生这些情况时，法军已经越过了斯摩棱斯克，正向莫斯科迫近。拿破仑的史学家梯也尔，也如同拿破仑的其他史学家那样，极力为他的英雄行为辩护，说拿破仑是不得已被引诱到莫斯科城边的。他说得没错，一切史学家都擅长凭个人的意志来解释历史事件；他说得没错，俄国史学家也是这种观点，他们断言拿破仑是被俄国统帅的计谋引诱到莫斯科的。在这里，除了前面事为后面事作准备的追溯律外，还有非常复杂的交互律。一个好棋手输了棋，就由衷地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走错了一着，并且在开局中寻找这个失误，但他没有意识到，一局棋，没有一着棋走对，从头到尾都有错。他发现了这个错误，只是由于他看到对方利用了这个错误。战争发生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而且决不是由某一个人的意志去支配无数没有生命的机器，而是由许多专横的决断所引起的无数冲突造成的。可见，战局和棋局比较起来，不知要复杂多少倍！

在斯摩棱斯克被攻克后，拿破仑先在维亚兹马、后在察寥夫—扎伊米歇寻找夺取多罗戈布日的战机；但由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俄军在到达距莫斯科一百二十俄里的鲍罗金诺之前不能应战。拿破仑便命令从维亚兹马直接向莫斯科推进。

莫斯科作为这个大帝国的亚洲部分的首都，是亚历山大臣

民心目中的圣城,莫斯科有许多中国寺院式教堂!这个莫斯科使拿破仑产生无穷的遐想。从维亚兹马到察寥夫—扎伊米歇的行进中,拿破仑骑在他那匹淡黄色截尾快马上,周围由近卫军、卫兵、侍从和副官等一群人护送。参谋长蒂埃留在后面,审问了一个被骑兵捕获的俄国俘虏。他带着翻译雷劳恩·蒂特维尔纵马奔驰,追上拿破仑,在他面前喜笑颜开地勒住马。

“嗯,有事吗?”拿破仑问。

“普拉托夫部下一名哥萨克兵说,普拉托夫军正在与大部队会合,库图佐夫已担任总司令职务。这个人聪明得很,却好饶舌!”

拿破仑微笑了一下,让人给那名哥萨克兵一匹马,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来,他要亲自审问他。几个副官奉命骑马跑去。过了一个小时,先前伺候杰尼索夫,后来又伺候尼古拉的农奴拉夫鲁施卡,身穿勤务兵的短上衣,骑一匹法国骑兵的马,脸上带着狡黠、高兴和醉酒的表情,到了拿破仑面前。拿破仑命令他在旁边并排走,然后向他问话。

“你是哥萨克兵吗?”

“正是,大人,是哥萨克兵。”

史学家梯也尔在描述这段插曲时说:

“这名哥萨克兵不知道同他讲话的是谁,因为拿破仑十分简朴,这个东方人的脑袋决不会想到皇帝就在他身边,便十分亲近地谈论当前的战局。”

的确,拉夫鲁施卡前一天喝醉了,搞得主人饭都没吃上,被鞭打了一顿,然后被差遣到乡间去找鸡。他又趁火打劫,结果被法军俘虏。拉夫鲁施卡是个粗鲁无礼的仆从,见过一些世面,认为干狡猾卑鄙的勾当是他们应该做的,他们为了主人什么事都敢干,并且擅长揣摸主人的缺点,特别是在虚荣和猥琐方面。

拉夫鲁施卡同拿破仑在一起时,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他一点也不紧张,只想费尽心机地向新主子献媚。

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身边的这个人就是拿破仑，并且感到在拿破仑面前并不比在尼古拉面前或手拿棍子的司务长面前更可怕，因为司务长和拿破仑都不能剥夺他任何东西。

他随口说出在勤务兵之间流传的消息，其中有许多是真的。但是，当拿破仑问他俄国人是不是认为他们能够战胜拿破仑时，拉夫鲁施卡眯着眼睛想了一下。

他从这句话里看出这是耍了一个小诡计，就像所有和他一类的人一样，看到的到处都是诡计，他皱了皱眉，沉思了一会儿。

"依我看，假如开战，"他假装思索地说，"假如很快开战，那就好。但，假如三天以后开战，就没了机会，我看战事就会拖延下去。"

雷劳恩·蒂特维尔微笑着把这句翻译给拿破仑："假如三天之内发生会战，那么，法国人就能取胜；假如过了三天，那么，结果是无法预测的。"拿破仑听了没有笑，但显然他心情极佳，他命令翻译把这话向他重述一遍。

拉夫鲁施卡看出这一点，为了使拿破仑高兴，仍假装不清楚他是谁。

"我知道你们有个拿破仑，他打败天下无敌手，可是要打我们，那就另当别论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冒出最后那句体现爱国主义的壮语来。译员翻译这段话时，把最后一句省略了。拿破仑微微一笑。"年轻的哥萨克兵把伟大的交谈者逗得忍俊不禁。"梯也尔这样写道。

拿破仑沉默地走了几步，转向贝蒂埃说，他想试试这个顿河孩子，看看当他知道同他谈话的人就是皇帝，就是在金字塔下写下常胜将军英名的皇帝时，他的反应如何。

译员照办了。

拉夫鲁施卡知道这样做是要使他尴尬，拿破仑以为他一定会十分惊恐。为了取悦新主子，他立刻装成吓得目瞪口呆，做出他要挨打时候所惯有的神情。梯也尔这样描述这一幕："拿破仑

的译员话音刚落，那哥萨克兵就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骑在马上默默行进，眼睛盯住这位名震东方草原的征服者。他立刻紧闭喜欢饶舌的嘴，露出孩子般的惊喜。拿破仑赏赐给这个哥萨克兵以自由，就像把一只鸟放回它生活的田野一样。”

拿破仑继续骑马向前，驰骋着他占领莫斯科的梦想，而那只放回田野的鸟儿则向前线飞去，预先杜撰着那些并未发生的故事，以便回去向他的同伴们吹牛。至于真实的经历他却不愿说，因为他认为这事不值得宣扬。他骑马回到了哥萨克兵那里，打听普拉托夫部队所属的团在什么地方，并在傍晚找到了主人尼古拉·罗斯托夫。罗斯托夫住在杨科伏，刚要骑马同伊林一起到郊外兜风。他让拉夫鲁施卡骑上另外一匹马，并带他一道走。

八

玛丽雅公爵小姐并没有像安德烈公爵所想像的那样到莫斯科去以躲避战争。

阿尔巴端奇从斯摩棱斯克回来后，老公爵好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他下令组织民团，把他们武装起来，并写信给总司令，表示他决意死守童山。至于总司令是否采取措施保卫童山，是否不顾一个俄国的老将军被俘或被杀，请总司令定夺。同时，他还向家人宣称，他要留守童山。

虽然老公爵自己留在童山，却让人把公爵小姐、德萨尔和小公爵送到保古察罗伏，再从那里到莫斯科。玛丽雅公爵小姐见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而变得异常狂热，激动得整夜失眠，她感到吃惊，她觉得把他单独留下绝对不行，有生以来第一次违抗了他的意志。她要在童山陪伴他，老公爵勃然大怒，把她大骂了一顿，又重复地说了许多以前曾污蔑她的话。他极力谴责她，说她折磨他，离间他同儿子的关系，无端地猜疑他，她活着就是为

了毁灭他的生活。他把她赶出书房，向她说，假使她不走，他也无所谓。他说，他不愿在他身边看到她这个人，并警告她，不许在他的眼前出现。尽管玛丽雅公爵小姐很担心，但他并没有逼迫她离开，而只是不要在他眼前出现。这一点，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慰藉。这说明，她留在家里不走，他心里还是挺高兴。

小尼古拉走后第二天，老公爵一起床就穿上全套军服去见总司令。马车已在门前等候。玛丽雅公爵小姐看见他穿上军装，佩戴所有勋章，从屋子里走出，到花园里检阅武装的农奴和家奴。玛丽雅公爵小姐在窗口坐着，听到从花园里传来他的声音。突然，有几个人神情紧张地从花园林荫道跑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跑到台阶上，穿过小路，跑到林荫道上。迎面走来一大群民团和家奴，其中几个人抬着一个穿军服、佩勋章的小老头。玛丽雅公爵小姐跑到他面前，在菩提树叶中透过的微弱光线下，她看到老公爵的脸上先前严厉坚决的表情不见了，被畏怯和温顺所替代。老公爵看见了女儿，动了动无力的嘴唇，沙沙地哼了一声。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们把他抬起来送到书房里，放在他近来不喜欢睡的沙发上。

当夜请来了医生为他放了血。医生说公爵中了风，右半身瘫痪。

留在童山显然是危险的，公爵中风后第二天就被送到保古察罗伏。医生也跟他一道走。

他们来到保古察罗伏，德萨尔已带着小公爵去莫斯科了。

老公爵中风后在安德烈公爵新建的保古察罗伏住宅里躺了三个星期，情况没有多大改变，既不见好，也不见坏。老公爵失去了知觉，躺在那里如同一具变形的尸体。他不停地咕噜着什么，脸和嘴唇痉挛着，谁都不知道他神志是否清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非常痛苦，他有什么话要讲。但到底要说什么，却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或是一个神经紊乱的病人发脾气？或是国家当前的局势？或是家庭琐事？

医生说，这种不安和烦躁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完全是一种病态反应。但玛丽雅公爵小姐认为他有话要对她讲。她在场总是使他更加不安，这证实了她的推测。

显然，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非常痛苦。康复已经没有希望了，送他上路又是不可能的。假如他死在路上怎么办？“还不如死了好，一了百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有时出现这样的念头。她几乎日夜不睡地守护着他，说来很可怕，她常常注意他，并不是希望看到病情好转的征候，而是愿意看到他末日来临的征候。

这种心情不论公爵小姐怎样地不愿承认，但在她身上却是存在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更加可怕的是，自从父亲生病以来（甚至还要早些，每当同他呆在一起就有一种发生什么事的期望），长期隐藏在她心中和被遗忘的个人心愿和期望在她身上又复活了。长期以来，她的脑海里不敢产生的那些念头——再也不惧怕父亲，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地，甚至拥有自由的爱情自由和幸福的家庭——像魔鬼的诱惑一样，不断出现在她的想像中。不论她怎样要从自己的心中排除这些想法，她还是经常想到，那事以后，她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魔鬼的诱惑，玛丽雅是清楚的。她知道，反对它的惟一武器是祈祷。于是她试图祈祷。她做出祈祷的姿态，眼睛盯着圣像，嘴里念着祷文，但还是不能祈祷下去。她觉得她现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是人世生活的、艰难的但能自由活动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她以前被禁闭的只有在祈祷中才能寻求安慰的精神世界。她实在祈祷不下去，欲哭无泪，完全陷入尘世生活的烦恼中。

留在保古察罗伏很危险。从各方面传来法军逼近的消息，在离保古察罗伏十五俄里的村庄里，有一座地主庄园被法国兵抢劫了。

医生坚持一定要把公爵搬得远一些，贵族代表派一名官员来慰问玛丽雅公爵小姐，希望她尽快离开保古察罗伏。县警察局局长来到保古察罗伏，也提出同样的意见。他说法军离这里只有

四十俄里，他们到处散发传单。还说，如果到十五日公爵小姐还不带父亲离开这里，后果他就不负责了。

公爵小姐决定十五日动身。她做上路的准备，向仆人吩咐事项，整整忙了一天。十四日晚上，她和往常一样在公爵卧室隔壁屋里和衣而卧。她曾醒了几次，听见他的呻吟、梦话、床声，以及季洪和医生帮他翻身时的脚步声。她不止一次地在门边倾听，觉得他今晚的呻吟比平时高，翻身的次数比平时多。她不能入睡，几次走到门边，想进去又不敢进去。虽然他说不出来，但玛丽雅公爵小姐知道，任何为他担忧的表示都会使他感到不快。她注意到，每次她情不自禁地盯住他，他就会不满地躲避她的目光。她知道，如果她深夜进去，肯定会惹他生气。

但是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怜过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怕失去他。她回想起同他一起生活的日子，从他的所作所为中都可以体会他对她的慈爱。在这样的回忆中，偶尔魔鬼仍会闯入她的心灵，使她想到他死亡的情形，她自由自在的新生活将如何安排。但她厌恶地驱散这个念头。天将亮的时候，他安静下来，她也入睡了。

她醒来得很晚。她刚醒时心地纯洁，清楚地知道对病中的父亲她最关心的是什么。她醒后走到门边听动静，一听到他的呻吟声，她就叹息着自言自语：还是那个样子。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到底希望什么？我希望他死！"她叫着，对自己有一种厌恶感。

她穿好衣服，梳洗完，念了祷文，然后走到台阶上。台阶前停放着几辆还没有套上马的车，仆人们正把东西往车上装。

早晨天气虽阴暗但却比较温暖。玛丽雅公爵小姐站在台阶上，不断地为自己卑鄙的念头而感到惊恐，在她要去看父亲之前，极力将自己的思路进行梳理。

医生从楼梯上下来，走到她跟前。

"他今天还不错，"医生说，"我正在找您。他神志清楚一些

了，说的话似乎可以听懂，去吧，他叫您……”

听到这个消息，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脸色煞白，身子发软，只好靠在门上。此刻，那种可怕的罪恶的想法充斥她的心里时去见他，和他说话，面对他的眼睛，觉得这是又惊奇又高兴又难受的事。

“快去吧。”医生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进父亲的房间，来到他的床前。他高高地在床上仰卧着，那只瘦小的、露着青筋的、疙疙瘩瘩的双手放在被子上，左眼瞪着，右眼斜着，眉毛和嘴唇一动也不动。他的全身是那么消瘦、短小，看上去让人可怜。他的脸由于脱水显得干瘪，脸盘变小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过去，上前吻他的手。他的左手紧紧地把她的手握住，显然是等她好长时间了。他拉拉她的手，由于气愤，眉毛和嘴唇也抖动起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惊恐地望着他，极力地猜测着他要她做什么。她换了个位置，离他近一点，让他的左眼能看到她的脸，他安静了，直盯着她有几秒钟之久。接着他的嘴唇和舌头动了几下，发出哼哼的声音。他露出恳求的神色，怯生生地望着她，说起话来，显然是怕她听不懂他的意思。

玛丽雅公爵小姐全神贯注地望着他。他吃力地转动着舌头，那样子十分可笑，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眼睛，使劲地压制住涌上喉咙的哽咽。他说了句什么，并重复了好几遍。玛丽雅公爵小姐听不懂，但极力地猜测着他说的是什么，并复述这些话，问他是否是这个意思。

“过……过……过……”他重复几次。

谁也听不懂他的话。医生以为自己猜着了，就模仿他的声音问：“公爵小姐害怕”是吗？他摇摇头，又发出同样的声音……

“心里，心里难过。”玛丽雅公爵小姐猜想着说。

他发出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表示肯定，抓住她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口上的不同地方，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位置。

“我始终在想！始终……想你，”他说得比先前清楚多了，也觉得别人明白了他的意思。玛丽雅公爵小姐把自己的头贴在他的手上，极力掩饰自己的呜咽和眼泪。

他用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叫了你一夜……”他说。

“如果我知道……”她含着泪说，“我不敢进屋。”

他紧握住她的手。

“你没睡吗？”

“没有，我没睡，”玛丽雅公爵小姐摇摇头说。她不自主地摹仿父亲，极力用手势来表达意思，好像她的舌头也不听使唤似的。

“宝贝……”或者“亲爱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没听清楚，但他的眼神告诉她，他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温情脉脉的话。“你怎么不来？”

“而我还希望……希望他死呢！”玛丽雅公爵小姐想。

他沉默了一会儿。

“谢谢你……孩子……亲爱的……谢谢你的一切……一切……原谅我……谢谢……原谅我！”说着，泪水从他眼睛里流了出来。“叫安德列来。”他突然说，脸上露出一种孩子般的胆怯和疑虑的表情。他似乎自己也知道，他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至少，玛丽雅公爵小姐有这种感觉。

“我收到了他的信。”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他惊异而胆怯地望着她。

“他在哪里？”

“在部队里，爸爸，在斯摩棱斯克。”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然后，点点头，似乎是解答自己的疑虑，也表示他现在懂得并回忆起一切，睁开了眼睛。

“是啊，”他声音很低但清楚地说，“俄国毁灭了，他们把俄国毁灭了！”他又呜咽起来，泪水又流了出来。玛丽雅公爵小姐看着

她的脸，忍不住地也哭了起来。

他又闭上眼睛，停止了呜咽。他指指眼睛，季洪明白他的意思，帮他擦去了眼泪。

然后他睁开眼睛，说了什么，但别人好久不能明白，最后只有季洪一个人懂了，并重述出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按他刚才说话的心情来猜。她时而以为他在说俄国，时而以为说的是安德烈公爵，时而以为说的是她，他的孙子，时而以为说的是他的死。因此不能猜到他的意思。

"穿上你的白色连衣裙，我喜欢它。"他说。

玛丽雅小姐听明白了这句话，哭的声音更大了。医生拉住她的手臂，把她带到露台上，要她镇静一些，做动身的准备。玛丽雅公爵小姐从房里走出后，老公爵又说到儿子，说到战争，说到皇帝，愤怒地扬起眉毛，提高哑嗓音，然后他又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中风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留在露台上。天气晴朗了，出了太阳，开始热起来。除了对父亲的热爱，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什么感觉也没有，她觉得自己以前从没这样爱过父亲。她跑到花园里，哭着，顺着安德列公爵所种的菩提树林荫道，跑到池塘那里。

"是的……我……我……我希望他死。是的我希望他赶快死……我想要安宁……可我能怎样呢？他死了，我还要安宁有什么用，"玛丽雅公爵小姐自言自语道，在花园里急走着，双手压在胸口上痛哭。她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又回到房前，看见布莉恩小姐（她要留在保古察罗伏，不愿走）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迎面向她走来。这是县里贵族代表，亲自来找公爵小姐，以向她说明必须立即离开这地方。玛丽雅公爵小姐听了后却没有立刻听懂，她把他领进屋里，请他吃早点，同他坐下。然后，她向贵族代表道歉，走到老公爵房门前。医生带着慌张的表情走出来，说她不能进去。

"走吧，公爵小姐，走吧，走吧！"

玛丽雅公爵小姐又走到花园里，走到池塘边一个谁也不会看见的草坡上坐着。她不知道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一个妇女在小道上跑过的脚步声把她惊醒。她站起来，看见她的女仆杜尼雅莎跑来找她。杜尼雅莎一看见公爵小姐，仿佛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步。

“快来，公爵小姐……公爵……”杜尼雅莎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

“马上就来，就来。”公爵小姐急忙说，不让杜尼雅莎把话说下去，也极力不去看她，朝着屋里跑去。

“公爵小姐，上帝的旨意实现了，您应该做好一切准备。”贵族代表在门口碰见她说。

“让我进去，这不是真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愤怒地叫着。医生想阻止她，她推开医生，朝门口跑去。“这些人惊慌失措，为什么要阻拦我？我不需要任何人！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她心里想着随手推开门。一道刺眼的阳光射进这间阴暗的屋子，她大吃一惊。屋子里有几个妇人和保姆。她们从床边给她闪出一条路。他还是那样地躺在床上，但他那木然的脸上的严厉表情吓得玛丽雅公爵小姐站在了门口。

“不，他没有死，这不是真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自言自语着，走到他跟前，克制着内心的恐惧，把嘴唇贴在他的脸颊上。但她立即离开了他。她对他的柔情立刻消失了，只剩下对眼前情景的恐惧。“没有了，他不在了！他不在了，但是在这里，在他曾经呆过的地方有一种陌生的敌对的东西，有一个可怕的、恐怖的，无法理解的谜……”玛丽雅公爵小姐双手掩着脸，倒在扶着她的医生的怀里。

妇女们当着季洪和医生的面，洗了公爵的遗体，用手巾扎住他的头，怕他张开的嘴变硬，另外用一条手巾绑住他叉开的腿。然后，他们给他穿上挂满勋章的军服，把干枯瘦小的遗体放在床上。他们谁也没做过这样的事，但一切都似乎做得有条不紊。快

到夜里时，在棺材四角点起蜡烛，棺材里铺上一块布，地板上撒了刺柏枝，在死人干枯的头下放了一张印刷的祷文。助祭站在房角里诵读诗文。

在客厅里，许多外面的人和自家人围着棺材，贵族代表、村长和农妇，都惊恐地瞪着眼睛，画着十字，鞠着躬，吻着公爵又凉又硬的手。这情形如同一群活马围着一匹死马，它们跳跃着，拥挤着，鼻子发出哼哼声。

九

在安德烈公爵没来以前，保古察罗伏是座外出地主的庄园。保古察罗伏农民与童山农民在性格上完全不同。他们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上也有差别。保古察罗伏农民被称为草原农民。他们常到童山帮助收割、挖塘、掘沟，老公爵常常称赞他们吃苦耐劳，却不喜欢他们粗野的性情。

安德烈公爵移居保古察罗伏以后，进行了一些革新：建医院、办学校、减轻役租，但并没有使他们的性情有所改变，反而增强了被老公爵称为粗野的习性。他们经常散布不明不白的谎言：有时说要他们都编入哥萨克，有时说要他们改信新的宗教，有时说皇帝发出新诏书，有时说保罗皇帝在一七九七年就宣誓让农奴自由，但被贵族取消了，有时说彼得三世将在七年内重做皇帝，到那时大家可以自由地生活，什么麻烦都不会有。关于战争和拿破仑、拿破仑入侵等传闻，在他们的心里是和基督的敌人、世界末日和绝对自由等观念混杂在一起的。

保古察罗伏四周都是官府直辖的村庄和实行代役租的地主村庄。在这一带居住的地主不多，家奴和识字的农奴也很少。俄国农民生活具有的一种神秘的潜意识，在这一带的农民身上比其他地方更显著、更强烈。这种潜意识的原因和意义，是现代人

不能理解的。这种现象之一，是二十年前当地农民向温暖的江河流域大迁移。上百个农民，包括保古察罗伏农民，突然卖掉牲畜，扶老携幼向东南迁移，如同鸟儿飞向海洋一样。他们带着妻子和儿女奔向任何人也没有去过的东南方。他们成群结伙地到那里去，有的赎了身，有的外逃走，或骑马或步行，奔向温暖的江河流域。许多人因此受到惩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冻死饿死在路上，许多人又跑回原地。可是，这个运动自行停止，没有明显的原因，就像它不明不白地兴起一样。但这种潜意识在他们中间从没有停止流动，并不断蕴蓄着新的力量，以便有一天同样奇异强烈而又简单、自然地再次出现。现在，在一八一二年，凡是接触这些农民的人都会发现，这种潜意识来势凶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阿尔巴端奇在老公爵去世前不久来到保古察罗伏，发现农民情绪异常波动。这里与童山一带（半径六十俄里）不一样，童山农民撤离家乡，听任哥萨克兵践踏他们的村庄，而在这草原上，在保古察罗伏，据说这里农民与法军暗中来往，他们接受法国人散发的传单，并留在本地不愿离开。他的心腹家奴告诉他，在村里颇有势力的农民卡尔普，几天前赶官家运输车，他带回的消息说，哥萨克兵对没有居民的村庄大肆劫掠，但法国人却不破坏乡村。阿尔巴端奇知道，昨天另一个农民从斯维洛乌霍夫（已被法军占领）带来一张法国将军的公告，宣称他们不会伤害居民，而且只要他们不离开家园，即使从他们那里拿走东西也将照价赔偿。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农民拿出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他不知道那是假钞），说这是给他预付的干草款。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阿尔巴端奇知道，就在他吩咐村长派车把公爵小姐的行李运出保古察罗伏的那天早晨，召开过一次村民大会，大家决定不离开，留在村里等待。可是时间紧迫。贵族代表在八月十五日公爵去世那天，坚决要求玛丽雅公爵小姐当天必须离开，因为情况危险。他说，八月十六日以后，无论发生

什么事他一概不负责。他在公爵去世那天的傍晚离开了，答应第二天来参加葬礼。但第二天他没来，因为他接到消息，说法军突然向前推进，他只顾得上从家里带走家眷和珍贵物品。

三十年来，保古察罗伏由村长德龙管理。老公爵生前叫他德龙努施卡。

德龙是一个身体和精神都很强健的农民，成年后蓄起胡须，直到六七十岁都是一样，没长一根白发，不掉一颗牙齿，六十岁的人就像三十岁那样，腰骨笔挺，精力充足。

德龙也像别人那样参加过向温暖的江河流域迁移，他回来不久就当上了保古察罗伏的村长和庄园管理员，二十三年来，他担任这个职务可以说是无可指摘。农民怕他甚过怕主人。老爷们，包括老公爵、年轻公爵和总管，都非常尊重他，戏称他为家政大臣。在任职期间，德龙没喝醉过一次酒，没患过一回病；就是几夜不睡觉，或者干一些重活，他都不觉得疲劳；虽然他不识字，却从未忘记一笔账款，未忘记出售许多车面粉的重量，未忘记保古察罗伏任何一块田地里的一堆谷物。

阿尔巴端奇离开被毁坏的童山来到这里后，就在公爵下葬那天找来了这个德龙，吩咐他给公爵小姐的车准备十二匹马，另外准备十八辆车从保古察罗伏运送物资。虽然这里的农民都是缴代役租的，依阿尔巴端奇分析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因为保古察罗伏有二百三十个农户，他们的生活都很富裕。但德龙村长听了他的命令却垂下眼睛，默不作声。阿尔巴端奇说出几个他认识的农民，并命令他向他们要车。

德龙回答说，这些农民的马都拉车去了。阿尔巴端奇又提出别的农民，但德龙说他们也没有马，有的为公家去搞运输了，有的马不好用，有的马因缺少饲料饿死了。照德龙说，不仅运送行李没有马，而且连拉车的马都没有。

阿尔巴端奇凝神看着德龙，皱了皱眉头。德龙是个出色村长，同样，阿尔巴端奇管理公爵庄园有二十年时间，也是个出色

的管家。他凭感觉立即看出他所对付的农民的要求和能力，因此他是最好的总管。他看了看德龙，立刻明白德龙的回答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而是体现了他所管理的保古察罗伏所有农民的心情。同时他还知道，德龙富裕了，村上的农民憎恨他，他一定在地主与农民之间摇摆。阿尔巴端奇从德龙的目光中看出了这种摇摆。因此，他皱了皱眉，走到德龙面前。

“你呀，德龙努施卡，听着！”他说，“你少跟我说这些废话。安德烈公爵大人亲自吩咐我，让全村的人都撤离村子，不能留给敌人，而且皇帝也有这样的旨意。谁不愿走就是对皇帝的背叛，听到了吗？”

“听到了。”德龙回答，仍然垂着眼睛。

阿尔巴端奇不满意这个回答。

“哎，德龙，这样可不行！”阿尔巴端奇摇摇头说。

“随您便，您作主！”德龙痛心地说。

“哎，德龙，不要说了！”阿尔巴端奇又说，把手从怀里抽出来，做着庄重的手势，指着德龙脚下的地板。“我把你看透了，把你这个人从里到外都看透了。”他注视着德龙脚下的地板说。

德龙感到窘迫，偷偷地瞥了一眼阿尔巴端奇，又垂下眼睛。

“少说废话，你叫村民们做好去莫斯科的准备，明天早上把公爵小姐的车备好，你自己不要去参加开会，听见了吗？”

德龙突然跪在地上。

“阿尔巴端奇老爷，您把我撤了吧！我这里的钥匙您拿走。看在基督份上，把我撤了吧。”

“闭嘴！”阿尔巴端奇严厉地说，“我把你从里到外都看透了。”他重复地说，知道自己擅长养蜂，清楚什么时节播种燕麦，二十年来特别搏取老公爵的欢心，早就拥有巫师的雅号，因为惟独有巫师才能从里到外把人看透。

德龙站起来想说什么，但阿尔巴端奇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啊？……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我对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德龙说，“他们都疯了。我已经向他们说了……”

“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件事。”阿尔巴端奇说。“他们在喝老酒吗？”他简单地问。

“他们都疯了，阿尔巴端奇老爷。他们又搞来一桶酒。”

“你听我说，我去找警察局局长，你去说服村民，叫他们不要这样干，要准备车子。”

“是，老爷。”德龙回答。

阿尔巴端奇不再坚持。他长期与农民打交道，知道要让他们服从，主要是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可以不服从的念头。阿尔巴端奇听德龙服从地说了“是，老爷”，也就满足了，虽然他想到，甚至确信，没有军队帮助是搞不到车的。

果然，直到傍晚，车辆还没有准备。村民们又在酒店旁集会，会上决定把马匹赶进树林里去，并且不把车子拿出来。阿尔巴端奇没向公爵小姐提起此事，吩咐仆人把他的行李从童山来的车上卸下，把这些马套在公爵小姐的车子上，自己去找长官。

十

在父亲下葬之后，玛丽雅公爵小姐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客人。使女走到门口说，阿尔巴端奇来询问上路的事。（这是在阿尔巴端奇与德龙谈话以前的事。）玛丽雅公爵小姐从她躺着的沙发上坐起来，隔着门说她不去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要打扰她。

玛丽雅公爵小姐卧室的窗户是向西开的。她躺在沙发上，面对着墙，抚弄着皮靠枕上的扣子，只是看着这个靠枕，想法模糊不清地集中在一点上；死亡是不可挽回的，她在父亲患病期间第一次表现出心灵上的卑鄙。她想祷告却又不敢祷告，不敢在这种心情下祷告上帝。她就这样躺了好久。

太阳已经移到房子的另一边了。斜阳的光线从敞开的窗子中照射进来，照到玛丽雅公爵小姐正看着的皮靠枕上。她的思绪忽然中断了。她无意识地坐起来，整理一下头发，站起身走到窗户前，不由得深深地吸着清凉的黄昏空气。

“是的，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欣赏黄昏的美景了！他已经死去了，再没有谁来妨碍你了。”她自己对自己说，颓丧地坐到椅子上，将头伏在窗槛上。

有人在花园里亲切地轻声叫她，然后在她头上吻了吻。她抬起头一看，是布莉恩小姐。她身穿黑丧服，带着丧章。她轻轻走到玛丽雅公爵小姐面前，叹了口气，吻了吻她，立即哭了起来。玛丽雅公爵小姐转身看了她一眼。玛丽雅公爵小姐回想起几次同她争吵，以及对她的猜疑；又想起他在最后如何改变了对布莉恩小姐的态度，以至于不愿见她，于是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心中对她的责备是多么不应该。“唉，我希望他死，我……我还能责怪谁呢！”她想。

玛丽雅公爵小姐设身处地想像着布莉恩小姐的处境。她近来同他们疏远，但还得住在她家，依靠他们生活。玛丽雅公爵小姐开始怜悯她了，并带着温存和询问的目光看着她，向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布莉恩小姐立即哭起来，又吻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手，说到她的悲伤，并愿意与她共同分担这份悲伤。她说，准许她同她共同分担悲伤是她惟一的安慰。她说，以前一切误会都该在这深重的悲伤中消除，她无愧于任何人，他在天上也会明白她的爱心与感激。公爵小姐听着，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是有时看看她，听她说话的声音。

“您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亲爱的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停了停说，“我知道，您这人一向不考虑自己，但我爱您，我们一定要这么做……阿尔巴端奇到您这来过吗？他和您谈过离开的事了吗？”她问。

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回答。她不明白谁要离开，要去什么地

方。“难道现在还能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可考虑的？还不是都一样？”她心里想，没有回答。

“您知道，亲爱的玛丽。”布莉恩小姐说，“您知道，我们处境危急，我们被法军所包围，现在走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出去，肯定会当俘虏，天知道……”

玛丽雅公爵小姐望了望她的朋友，不清楚她在说什么。

“唉，但愿有人明白，我现在什么都感到无所谓。”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当然，我是无论如何不愿离开他的……阿尔巴端奇对我说到离开……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什么也不想……”

“我同他谈过了，他让我们明天就离开，但是我想，现在最好还是留在这里。”布莉恩小姐说，“因为您会同意，亲爱的玛丽，在路上，落在士兵或暴动农民手里是多么的可怕。”布莉恩小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法国将军拉摩的文告（不是用俄国通常的纸印的），叫居民不要离开家门，法国当局会对他们提供应有的保护。她把文告递给公爵小姐。

“我想，最好是找找那位将军。”布莉恩小姐说，“我相信，他们会对您表示应有的敬意。”

玛丽雅公爵小姐看了文告，无泪的痛苦使她的脸抽动着。

“您是从谁那里弄到的？”她问。

“可能有人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法国人。”布莉恩小姐红着脸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手里拿着文告，站起身离开窗子，脸色苍白地从屋里走出，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

“杜尼雅莎，你把阿尔巴端奇、德龙努施卡或者别的什么人叫过来，”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告诉布莉恩小姐，叫她别到我这里来。”她听见布莉恩小姐的声音，加了一句。“我们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想到自己可能落到法国人手里，感到不寒而栗。

“要是安德烈公爵知道我落到法国人手里，那就不得了了！要是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竟然向拉摩将军提出保护要求，乞求他施恩，那就太不像话了！”这个想法使她恐怖，使她发抖，使她脸红，使她心里涌起空前的愤怒和自尊。她的困难的处境，特别是她会受到的屈辱，她都想像到了。“他们法国人要住到这间房子里来，拉摩将军要使用安德烈公爵的书房，并为了消遣而翻阅他的书信和文件。布莉恩小姐将在保古察罗伏热情接待她。他们会给我一个小房间作为恩慧，士兵们要捣毁父亲的坟墓，拆走坟上的十字架和星章。他们将向我讲述他们如何战胜俄军，还要虚伪地对我的不幸表示同情……”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她没有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问题，而是觉得应该按照父亲和哥哥的思想来思考。就她个人来讲，无论留在什么地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在乎。但她认为她还要代表亡父和安德烈公爵。她不由得用他们的思想来思考问题，用他们的情感来感受一切。她觉得，他们想说什么，她就应该说什么；他们想做什么，她就应该做什么。她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极力想理解他的思想，思考着自己的处境。

她原以为随着父亲的去世，生活上各种要求也没有了。此刻，这种要求竟突然十分强烈地展现她面前，并且控制了她。

她情绪激奋，脸涨得红红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派人叫来阿尔巴端奇，时而派人叫来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时而派人叫来季洪或德龙。杜尼雅莎、保姆和几个使女都说不出，布莉恩小姐的话正确到什么程度。阿尔巴端奇不在家里，他到警察局去了，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被玛丽雅公爵小姐叫来，他睡眼朦胧，什么话也讲不出。十五年来，他对待老公爵总是微笑着表示赞同，自己从不发表意见。如今，他仍然用这种方式回答玛丽雅公爵小姐的问题，使人得不到任何确定的意见。被召来的老侍仆季洪消瘦憔悴的脸上，露出无法消除的悲哀神色，玛丽雅公爵小姐无论问他什么，他总是回答“是，公爵小姐”。他望着她，忍不

住哭泣。

最后德龙村长走进来，对玛丽雅公爵小姐深深鞠躬之后，在门口站住。

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屋里走着，又在他面前站住了。

“德龙努施卡，”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把他当做可靠的朋友，而德龙过去每年到维亚兹马去赶集，总是笑眯眯地给她带来特别的姜饼。“德龙努施卡，自从我们遭受不幸以来，”她开始说，但难以说下去。

“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德龙叹息说。

他们都沉默了。

“德龙努施卡，阿尔巴端奇出去了，我没有人可以商量。他们不让我走，你看如何？”

“为什么不让走，公爵小姐，你必须走。”德龙说。

“他们告诉我说，路上有敌人，非常危险。好朋友，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都不知道，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要么今晚要么明早，我一定要走。”

德龙沉默着，他皱了皱眉抬眼望了望玛丽雅公爵小姐。

“没有马，”他说，“我对阿尔巴端奇先生也说过了。”

“为什么没有马？”公爵小姐问。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德龙说，“有些好马被军队拉走，有些马死了，看这年头，别说马，我们自己也要饿死了。村民们已经三天没吃的了。什么也没有，彻底没有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仔细听着他的话。

“农民都破产了吗？他们没有粮吃吗？”她问。

“大家就快饿死了，”德龙说，“谁还顾得上车子……”

“那你为何不早说，德龙努施卡？难道不能为他们提供帮助吗？我要尽力去解决……”

玛丽雅公爵小姐听到这件事，觉得奇怪：现在，当她心里充满悲哀的时候，哪里还区分什么穷人和富人，富人怎么可以不帮

助穷人？她似乎知道，地主家都储备粮食，而且常常发给农民。她还知道，哥哥和父亲都不会对爱国的农民置之不理。她要向农民发放粮食，别的不怕什么，惟恐说错话。她有了这样的操心事，自然就会忘记自己的悲哀，她为此而高兴。她向德龙详细了解农民的困境，以及保古察罗伏储存粮食的情况。

“我们不是还有粮食吗？ 老爷和我哥哥名下的？”她问。

“老爷的存粮还原封没动，”德龙肯定地说，“我们公爵没让卖掉。”

“那就把粮食分给农民，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我代表哥哥允许你发放。”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德龙没有说什么，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假如够分的话，你就把粮食发给他们。全部发给他们。我代表哥哥命令你，你告诉他们：我们的东西也属于他们。我们什么都愿意给他们。你就这样对他们说。”

当公爵小姐说话的时候，德龙的眼睛没有离开她。

“你撤我的职吧，公爵小姐，看在上帝的份上，叫人把我的钥匙都拿去吧。”他说，“我伺候老爷已有二十三年了，没做过一件错事。你撤了我的职吧，看在上帝份上。”

玛丽雅公爵小姐弄不懂他的要求，为什么他恳求撤他的职。她回答他说，她从来没有怀疑他的一片忠心，为了他和农民，她愿意做任何事情。

十　一

一小时后，杜尼雅莎告诉公爵小姐说，德龙来了，全体农民奉公爵小姐之命聚集在谷仓前，希望同女主人说话。

“我可没有叫他们来，”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我只叫德龙努施卡给他们发粮食。”

“看在上帝份上，公爵小姐，叫人把他们赶走，您不要去见他们。这是一种圈套，”杜尼雅莎说，“等阿尔巴端奇来了，我们就走……您千万不要……”

“什么圈套？”公爵小姐惊讶地问。

“我的确知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就听我一回吧。如果您不信，还可以去问问保姆，听说他们不肯遵照您的命令撤离村庄。”

“你这话不对，我并没有命令他们离开……”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你叫德龙努施卡来。”

德龙来了，证实了杜尼雅莎的话：农民是奉公爵小姐的命令来的。

“我并没有叫他们来呀，”公爵小姐说，“你一定把我的话传错了，我只要你给他们发粮食。”

德龙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叹气。

“假如您下命令，他们就会离开的。”他说。

“不，不，我要去见他们。”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她不顾杜尼雅莎和保姆的阻拦，走到台阶上。德龙、杜尼雅莎、保姆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也跟着她出去了。

“他们可能以为我给他们粮食是要他们留下来不走，我自己走掉，撇下他们听任法国人宰割。”玛丽雅公爵小姐想。“我要向他们说明，在莫斯科乡下保证按月给他们发放口粮，提供住处。我相信，要是安德烈处在跟我一样的处境，也许要做得更多。”她一边想，一边在暮色中朝聚集在谷仓旁牧场上的人群走去。

人们移动身子，紧挤着，匆匆脱下帽子。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眼睛，双腿被裙摆绊着，走到他们跟前。那么多双各种各样的、老老少少的眼睛向她注视着，那么多张不同的面孔出现在她面前，而玛丽雅公爵小姐一张脸也没看清、她觉得必须立刻同他们讲话，却不知如何开口。但是，她一想到是代表父亲和哥哥办事，便浑身增添了力量。她壮着胆子说起来。

“见到你们，我非常高兴。”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只觉得心怦

怦乱跳，不敢抬起眼睛。“德龙努施卡跟我说，战争让你们都破产了。这是我们共同的灾难，我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你们。我快要走了，因为这里非常危险，敌人靠近了……因为……我愿意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你们，我的朋友们，我请你们把我们所有的粮食都拿走，这样你们就不会挨饿了。假如有人说，我给你们粮食的目的是要你们留下不走，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正相反，我请你们带上所有家产到我们在莫斯科的庄园去，我会管你们的生活，你们不会挨饿吃苦的。我会给你们房子住，给你们饭吃。”公爵小姐停了停，人群中只听到叹息声。

“我这样做，不只是我个人的意思，”公爵小姐继续说，“我这样做，是代表先父，代表哥哥和他的儿子，先父原是你们的好主人。”

她又停住了，仍然没有人说话。

“我们的灾难是共同的，我们要共同承担。我的一切，也是你们的。”她望着站在她面前的人群说。

所有的眼睛都带着同样的表情望着她，但她无法理解这种表情。这表情是好奇、忠诚、感激，还是惊恐和疑惑？但每个人的表情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很感激您的恩典，但我们不能拿走老爷的粮食。”后面有人说。

“这是为什么？”公爵小姐问。

没有人回答。玛丽雅公爵小姐环顾着人群，发现她所接触到的眼睛都立刻垂了下来。

“你们为什么不想要呢？”她又问。仍没有人回答。

这种沉默，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难受，她极力想捉住随便那个人的目光。

“您为什么不说话？”玛丽雅公爵小姐向前面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如果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您就告诉我，我可以办到。”她盯着他的目光说。

但他似乎因此而生气了，垂下头说："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不要你的粮食。"

"为什么我们要抛弃一切呢！不，我们不愿意，不愿意……说什么也不愿意。我们同情你，但我们不愿这样做。你自己走吧，一个人走吧……"人群中处处发出叫嚷。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同样的表情，但这表情已不是惊奇与感谢，而是愤懑和坚决。

"你们一定没有弄懂我的意思。"玛丽雅公爵小姐苦笑着说，"你们为什么不愿走？我保证给你们住的，给你们吃的。可你们留在这里不走，会被敌人蹂躏的……"

但她的声音被人群的声音压下去了。

"我们不愿意！让他们蹂躏好了！我们不要你的粮食，我们就是不愿意！"

玛丽雅公爵小姐又在人群中随意捕捉那一个人的目光，但没有一个人的目光对着她，显然大家都有意躲避她的目光。她感到奇怪和为难。

"瞧她说得多好听，要我们为她去做奴隶！毁了家，去做奴隶。不是吗？她说：'我给你们粮食！'"人群中声音嘈杂。

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头，无可奈何地离开人群，走进屋里。她再次命令德龙备好马明天离开，接着走进自己屋里，独自沉思起来。

十　二

那天晚上，玛丽雅公爵小姐在自己房间里敞开的窗前坐了很久，听着从村里传来的农民的说话声，但此刻想的却不是他们。她感到，无论如何她都无法理解他们。她只想到她的悲哀，那种由于操心当前的事而暂时忘记的悲哀。现在，她又可以回忆、哭泣、祷告了。

太阳落山了，风也停了。夜晚寂静而凉爽。在十一点钟以后，人声平息了，公鸡啼叫，一轮满月从菩提树后升了起来，凉爽的带有露水的雾气从地上腾起，村庄和家宅里一片寂静。

最近才发生的景象——父亲的疾病和弥留的时刻，又一一呈现在她眼前。此时她带着忧郁的快感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只恐惧地避开他死前的一幕。她觉得，哪怕在安静而神秘的夜里，她也无法想到这个。这些情景是那么清晰那么细致地呈现在她心中，让她觉得一会儿是现在，一会儿是过去，一会又是未来。

她又清楚地想起他发病的时候；他被人从童山花园中扶回来，他翻动僵直的舌头，白眉毛紧皱着，不安而怯生生地望着她。

"那时他就想对我说出临死那天说的话。"她想，"他总在想说这些话，"她清楚地回想起他中风之前在童山的那一夜，当晚她就预感到要出事，就违反他的意愿留下来与他在一起。她一夜没有睡觉，在夜里踮脚下楼，走到他过夜的花房门前，听他的声音。他在用疲倦而痛苦的声音与季洪谈话。他明显想和我说话。"他为什么不叫我去？为什么不让我代替季洪？"玛丽雅公爵小姐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这么想着。"现在他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出心里话了，他本来可以对我而不是季洪说出他的心里想说的一切，我也可以了解他的意思。那时我为什么不进屋去呢？"她想。"也许那天他就可以说出他临死前说出的话了。那时他与季洪谈话，见到我两次。他想看我，而我却站在门外。他与季洪谈话又痛苦又费劲，因为季洪不了解他。我记得，他与季洪说到丽莎，就像她还活着，他忘记她已经死了。季洪提醒他，她已经不在了，他大骂季洪'傻瓜'！他那时很痛苦。我在门外听到他躺在床上呻吟着，高声叫着'我的上帝'，我那时为什么没有进去？我进去，他会对我做什么？我会损失什么？他若是那时说出这些话，也许心里会好受些。"于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出声说着他临死前对她的亲切呼唤。"心—肝！"玛丽雅公爵小姐这样叫着，流出了使心灵得到安慰的眼泪。她现在看到了他的脸。这不是打一从有记忆以

来她看到的，一向以来远远地看见的脸，而是她在他临死前凑近他想听清他说话时，第一次在近处看见的一张满是皱纹的虚弱的羞怯的脸。

“心肝。”他重复着他的叫声。

“他在说这话时心里在想什么？他现在又在想什么？”她忽然想到这样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她看见了他躺在棺材里被白巾扎着的表情。她亲他的手时，觉得那不是他，而是一个神秘的可憎的东西，她感到恐惧。此时这恐惧又来了。她想想别的事情，她想要祷告，但是一件也办不到。她睁大眼睛看着月光和阴影，觉得随时都可能看见那张死了的面孔，而且觉得笼罩在屋内屋外的寂静让她胆战心惊。

“杜尼雅莎！”她低声唤道。“杜尼雅莎！”她粗野地大叫一声，打破了寂静，向下房奔去，迎头遇上了跑来的保姆与女仆们。

十　三

八月十七日，尼古拉与伊林带着刚刚被法国人释放回来的拉夫鲁施卡和传令骠骑兵，离开距保古察罗伏十五俄里的杨科伏，随便走走，试一试伊林新买的马，再打听一下村里有没有干草。

最后的三天，保古察罗伏处在两军的中间，俄军的后卫与法军的前卫都可以轻易来到这个地方。因此尼古拉这个精明的骑兵连长想抢在法军到来前取走保古察罗伏的存粮。

尼古拉和伊林心情却很好。保古察罗伏有个公爵的庄园，他们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很多家奴和美丽的姑娘。一路上，他们一会儿问拉夫鲁施卡关于拿破仑的事并以此取乐，一会儿又互相追逐，试着伊林的马。

尼古拉不清楚，更没有想到，他要去的村庄，正是他妹妹的

未婚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庄园。

尼古拉同伊林在抵达保古察罗伏之前的最后一次纵马赛跑，尼古拉超过了伊林，首先来到保古察罗伏街上。

“你赢了。”伊林红着脸说。

“是呀，总是领先。在草地上领先，这里也领先。”尼古拉回答，用手抚摩着汗水淋漓的顿河马。

“我骑的是法国马，大人。”拉夫鲁施卡跟在后面说，把他那匹拉车的驽马称作法国马，“我本来可以赶上你们，但我不愿让你们丢面子。”

他们骑马慢步走向谷仓，有一大群农民站在谷仓前。

有些农民脱了帽子，有些没有脱帽，望着骑马的人。两个年纪大一点的高个子农民，留着稀疏的胡子，满脸皱纹，唱着从酒店里出来，身体摇摇摆摆，嘴里唱着不成调的歌，走到军官面前。

“好汉们，”尼古拉笑着说，“这里有草料吗？”

“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伊林说。

“快……乐……的……”农民们高兴地唱到。

有一个农民从人群里出来，走到尼古拉跟前。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

“法国人，”伊林开玩笑地回答，“看，他就是拿破仑。”他指着拉夫鲁施卡说。

“我看你们是俄国人吧？”那个农民又问。

“你们的兵很多吗？”另一个小个子农民走到他们面前问。

“很多，很多。”尼古拉回答，“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是过节吗？”

“老人们在开会，商量村里的事。”那个农民一面回答，一面走开去。

这时，在通往主人住宅的大路上，出现了两个妇人和一个戴白帽子的男人，朝军官这边走来。

“穿红衣裳的那个是我的，谁也不许碰她！”伊林看见快步向

他们走过来的杜尼雅莎说。

“我们大家都有份。”拉夫鲁施卡向伊林挤着眼说。

“哦，我的美人，你需要什么？”伊林笑嘻嘻地说。

“公爵小姐让我来问一下，你们是哪一个部队的？姓什么？”

“这位是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骑兵连连长，我是您忠实的仆人。”

“好个……宝贝……啊！”那个喝醉酒的农民唱着，满脸微笑地望着同姑娘说话的伊林。阿尔巴端奇老远就脱下帽子，随杜尼雅莎之后走到尼古拉面前。

“我冒昧打搅大人，”他把手插在怀里，对年轻军官露出恭敬而又非常轻蔑的神色。“我的女主人，本月十五日去世的上将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因为这些人的蛮横无知，碰到了麻烦，”他指指那些农民们说，“劳驾您……可不可请您……”阿尔巴端奇苦笑着说，“再向前走几步，因为当着他们的面不便……”阿尔巴端奇指着两个像马蝇叮住马那样紧跟着他的农民。

“啊！……阿尔巴端奇……啊！……阿尔巴端奇老爷！……好极了！看在基督的份上，饶了我们吧。好极了！啊！……”农民们快乐地向他笑着说。尼古拉望着喝醉酒的农民，微笑了一下。

“也许这使老爷您感到开心吧？”阿尔巴端奇神态严肃地说，用那只没有插进怀里的手指着老农民们。

“不，这里没有什么可开心的。”尼古拉说着走开去，“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冒昧地报告大人，这里的粗野农民不让女主人离开庄园，并且威胁说，要把马卸下来。如今，虽然一早就把行李装好了，但女主人还是不能走。”

“这怎么能行！”尼古拉大声说。

“我向大人报告的都是实情。”阿尔巴端奇又说。

尼古拉跳下马，把马交给传令兵，同阿尔巴端奇一起向住宅

走去，一路上还向他了解详细的情况。的确，公爵小姐昨天提出把粮食分给农民，她同德龙和集会的农民们说明，结果反倒把事情弄糟，以致德龙终于交出钥匙，站在农民一边，不再服从阿尔巴端奇的命令。而公爵小姐一早吩咐套车准备动身时，一大群农民走到谷仓前，又派人来说，他们不让公爵小姐离开村庄，还说有了命令，不准离开，并动手把马卸下。阿尔巴端奇走到他们面前多次劝告他们，可农民回答他说（说得最多的是卡尔普，德龙没在人群中露面），不能让公爵小姐离开，又说命令上要这样。只要公爵小姐留下，他们便依然侍候她，事事服从她的安排。

当尼古拉和伊林在路上骑马奔驰时，玛丽雅公爵小姐不听阿尔巴端奇、保姆和女仆的劝阻，命令套车，准备动身离开。但车夫们一看见这几个骑马奔驰的骑兵，还以为法国人来了，纷纷扔下车逃走，房子里立刻响起了一片女人的哭叫声。

“天哪！亲爹啊！肯定是上帝派你来的！”当尼古拉穿过前厅时，大家情绪激动地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不知如何办才好，无能为力地坐在客厅里，此时尼古拉被领到她面前。她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来，她将碰到什么事。看见了他的俄国的面孔，并从他进来的最初印象和说的第一句话，她就认出他是他们那个阶级的人。她用她那蓝色明亮的眼睛看了看他，便激动得用不连贯的颤动的声音说话。尼古拉觉得这是一次富有浪漫色彩的奇遇。“一个没有保护的、悲痛欲绝的姑娘，独自遭到造反的粗野农民的作弄！而奇怪的命运又驱使我来到这里！”尼古拉听着她的话，望着她，“她的容貌和神态是多么文雅，多么高贵！”他听着她那羞涩的讲述，想。

她说道，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父亲下葬后的第二天，她的声音打颤了。她转过脸去，又仿佛怕尼古拉以为她的话是要取得他的同情，便用惊恐和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他。玛丽雅公爵小姐看到，尼古拉眼里含着泪水。就用她那明亮的目光又感激地看了他一

眼。她的目光充满魅力，她那不好看的相貌倒让人淡忘了。

“公爵小姐，我偶然来到这里，能为您效劳，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尼古拉说着站起来，“您可以动身了，我向您保证，如果您允许我护送您，就没有一个敢使您不愉快。”他恭敬地向她鞠了一躬，就如同人们向皇家妇女鞠躬一样，然后向门口走去。

尼古拉对她恭敬的态度似乎表示，虽然他觉得认识她非常高兴，但他不想利用她的不幸来接近她。

玛丽雅公爵小姐懂得这一点，也很欣赏他的这种态度。

“我很感激您，”公爵小姐用法语对他说，“但我希望，这一切纯系误会，这里任何人都没有错误。”公爵小姐突然哭起来。

“请您别见怪。”她说。

尼古拉皱了皱眉，又低低地鞠了一躬，便从客厅里走出去。

十　四

“喂，怎么样，可爱吗？但是，老兄，穿红衣裳的那个姑娘真漂亮，她叫杜尼雅莎……”但伊林看看尼古拉的面孔，不作声了。他看出，他这位英雄长官和他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尼古拉烦恼地瞧了伊林一眼，没有理睬他，快步向村庄走去。

“这些混蛋，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狠狠收拾他们！”他自言自语地说。

阿尔巴端奇踏着轻快的步子，几乎是跑步，费力地赶上尼古拉。

“大人，您打算怎么办？”阿尔巴端奇追上尼古拉问。

尼古拉停住，拳头握得紧紧的，忽然威严地走到阿尔巴端奇跟前。

“打算，什么打算？老东西！”尼古拉对他叫着。“你为何站在

一边看？啊？农民要造反，你为什么管不了？你自己就是个叛徒。我看透了你们，我要扒掉你们的皮……”他似乎不愿无端发泄怒气，就撇下阿尔巴端奇，迅速向前走去。阿尔巴端奇忍住一肚子委屈，快步追赶上尼古拉，继续向他说着自己的建议。他说，农民是顽固不化的，当前这里没有军队，镇压他们是不妥当的，最好先派人把部队找来。

“我会用兵力的……我要把他们镇压下去。”尼古拉带着无理智的兽性的狂怒，气急败坏地说。

他没想到要做什么，踏着迅速、坚决的步伐，盲目地向人群走去。尼古拉越走近人群，阿尔巴端奇越觉得他这种轻率的举动可能产生好结果。农民们瞧着尼古拉迅速而坚定的步伐和果断而阴郁的脸，也有同样感受。

当骠骑兵进入村庄，尼古拉去见公爵小姐时，人群中就发生了混乱和争执。有些农民说，来的是俄国人，对他们阻止公爵小姐动身，可能会进行责怪。德龙就有这种看法，但他刚说出来，卡尔普和其他农民就对他进行攻击。

“多少年来，你靠村庄吃饭吃肥了自己，”卡尔普对他叫道，你反正不在乎！你可以把钱罐子挖出来带走，我们家破人亡，与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样？”

“我们见过命令，要维持秩序，不让一个人离开，一粒粮食也不能带走。就是这样！”另一个叫道。

“轮到你的儿子当兵时，你就舍不得让去，”突然，一个矮个子老头攻击德龙急急地说，“结果却让我的凡卡剃了头[1]。唉，还有我们的活路吗！”

“是的，是的，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我从来没反对过村社。”德龙说。

“哼，不反对村社，你饱汉不知饿汉饥！……”

---

① 当时新兵入伍都要剃头。

两个高个子农民说了自己的看法。当尼古拉在伊林、拉夫鲁施卡和阿尔巴端奇陪同下走到人群时，卡尔普把手指插在腰带里，微微地笑着走到前面。德龙则走到人群的后面。人群聚得更紧了。

“喂！你们这里谁是村长？”尼古拉大声问，快步走到人群面前。

“村长吗？您有何贵干？……”卡尔普问。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帽子就从他的头上飞下来，脑袋被拳头猛的一击，被打歪了。

“把帽子都摘下来，你们这些叛徒！”尼古拉怒气冲冲地叫着，“村长在哪里？”他愤怒地问。

“叫村长，村长……德龙，叫您哪。”不知什么人急促而顺从地说，一顶顶帽子也纷纷从头上摘了下来。

“我们不敢造反，我们遵守秩序。”卡尔普说。同时，后面几个人也一起说，“正像老人们说的，你们的长官太多了……”

“你还敢顶嘴？……造反！……混蛋！叛徒！”尼古拉抓住卡尔普的衣领，扯着嗓子破口大骂。“把他捆起来，捆起来！”他叫着，但除了拉夫鲁施卡和阿尔巴端奇，没有人能捆他。

拉夫鲁施卡还是跑到卡尔普跟前，从后面抓住他的手臂。

“要把我们的部队从山那边叫来吗？”拉夫鲁施卡嚷道。

阿尔巴端奇脸朝农民，指名让两个人来捆卡尔普。这两个农民顺从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开始解腰带。

“村长在哪里？”尼古拉大声问。

德龙脸色发白，紧皱眉头，从人群里走出来。

“你是村长？把他也捆起来，拉夫鲁施卡。”尼古拉叫道，知道这个命令也不会遇到障碍。果然有两个农民来捆德龙，而德龙毫不反抗，反而把自己的腰带也解下来递给他们。

“喂，你们大家都听着，”尼古拉对农民们说，“马上都回到你们家里去，不要让我再听到你们的声音。”

“是，我们没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我们只是一时糊涂，瞎闹一场……我早就说过，这样是不妥当的。”传来几个人相互责怪的声音。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们吗，”阿尔巴端奇说，又开始行使他的权力，“你们做不好，弟兄们！”

“都怪我们愚蠢，阿尔巴端奇老爷。”几个人回答。然后，人群立即散开，朝村庄各处走去。

两个被捆的农民被带到主人的院子里。两个喝醉的农民跟着他们。

“哎，让我看看你！”其中一个对卡尔普说。

“怎么可以这样跟老爷说话？你在想什么？”

“白痴，真正的白痴！”另一个帮腔说。

两小时后，几辆大车停在保古察摩罗伏庄园的院子里。农民们卖力地把主人的行李搬出来放到车上。承玛丽雅公爵小姐恩准，把德龙从锁着的大柜子里放出来，此刻正站在院子里指挥农民。

“你不要这样乱放，”农民中一个圆脸大汉笑着说，从使女手里接过一只首饰匣，“这可是非常值钱的。你怎么可以随便扔？用绳子会把它捆坏的，这样不行。什么都得做得妥当，合乎规矩。要用蒲席包起来，再用草盖上，这样做就对了。”

“啊，书真多，书真多。”另一个农民搬着安德烈公爵的书橱，说，“你别碰，重得很，弟兄们，书可真重！”

“是啊，写书可不是闹着玩的！”圆脸大汉指指上面的几部辞典，好像什么都懂地做着鬼脸说。

尼古拉不愿勉强结识玛丽雅公爵小姐，因此，没有去找她，却留在村子里，等她上路。等到公爵小姐的车子从家里出来，尼古拉才骑上马，一直送她到保古察罗伏几俄里外我军控制的大路上。在杨科伏旅店门口，他恭敬地同她告别，第一次大胆地吻了吻她的手。

“您这样说让人难为情，”他红着脸回答玛丽雅公爵小姐感谢他救命之恩的话（她把他的行为看做是救命），“任何警官都能这样做。假如我们同农民打仗，就不会让他们长驱直入。”他羞惭地说，极力变换话题。“有机会认识您，真是我的荣幸。再见，公爵小姐，祝您平安快乐，希望下次能在更愉快的场合同您见面。如果您不愿使我不好意思，请别再说感谢的话。”

不过，即使公爵小姐不用语言感谢他，也用她感激和温存的表情向他表达了谢意。让她不必感谢他，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相反，她肯定地认为，假如没有他，她一定会死在暴徒或法军的手里。而他为了搭救她，显然是冒着最可怕的危险。更不用怀疑的是，他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能理解她的不幸处境。他那双善良和诚实的眼睛，在她哭着向他说到自己的悲哀时，也含着泪水。这双眼睛还留在她的头脑里。

玛丽雅公爵小姐同他告别后，独自坐在车上，一想到他就热泪盈眶，而且，并不止一次，心里冒出一个古怪的问题：我是不是爱上他了？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虽然公爵小姐的境遇并不令人高兴，同车的杜尼雅莎却几次注意到，公爵小姐把头伸在车窗外面，不知什么原因经常又快乐又感伤地独自微笑。

“哎，假使我爱上他，那又有什么呢？”玛丽雅公爵小姐想。

虽然她羞于向自己承认，她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也许永远不会爱她，但可以使她自慰的是，这件事决不会有人知道，她也永远不会对别人说，她这辈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一个男人。她这样做并不是什么错误。

有时她想起他的目光，他的同情，他的话，并且感到她的幸福不是没有希望的。正是这种时候，杜尼雅莎发现她望着车窗外，脸上露出笑容。

“他是注定要到保古察罗伏来的，而且偏偏是在这个时候！”玛丽雅公爵小姐想，“他妹妹又偏偏要同安德烈公爵解除婚约！”

玛丽雅公爵小姐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上天的安排。

玛丽雅公爵小姐给尼古拉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一想到她，心里就十分愉快。同事们知道了他在保古察罗伏的艳遇都取笑他，当说他去找草料，却找到了俄国最富有的姑娘时，他听了十分气愤。他之所以气愤，就因为同温柔的拥有万贯家财的玛丽雅公爵小姐结婚的念头，常常情不自禁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就他个人条件讲，他不可能娶到比玛丽雅公爵小姐更理想的妻子：同她结婚，可以使他的母亲得到幸福，并改善他父亲的境遇，而且尼古拉还觉得，尤其还可以使玛丽雅公爵小姐得到幸福。

那么，宋尼雅怎么办？不是立下山盟海誓了吗？也因为如此，别人拿玛丽雅公爵小姐取笑他时，他就十分气愤。

十　五

库图佐夫担任全军的统帅后，想到安德烈公爵，就把他召到司令部。

安德烈公爵来到察廖夫—扎伊米歇那天，正赶上库图佐夫第一次阅兵。村里司祭家门口停放着总司令的马车，安德烈公爵就在那里歇息。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等候总座——现今大家都这样称呼库图佐夫。村外的田野上，时而传来军乐声，时而传来向新任总司令欢呼的“乌拉”声。大门外，离安德烈公爵十步的地方，两个勤务兵、一名信使和一个管家，趁总司令不在家的时候，在那里晒太阳聊天。一个脸黑黑的、长着络腮胡子的、矮个子骠骑兵中校骑马来到门前，看了看安德烈公爵，问道：总座住在这里吗？他快要回来了吧？

安德烈公爵说，他不是总座司令部里的人，也是刚到的。骠骑兵中校问一个服饰整洁的勤务兵。那个勤务兵带着总司令勤务兵同军官说话时惯有的特别轻蔑的神气说：“你找总座吗？大

概快回来了,您有什么事?”

骠骑兵中校看到勤务兵那种态度,冷笑一声,下了马,把马交给传令兵,然后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向他微微鞠了一躬。安德烈公爵在凳子上让出地方,骠骑兵中校在他旁边坐下。

“您也在等候总司令吗?”骠骑兵中校问。“据说他平易近人,感谢上帝!不像香肠店老板[1]那样难对付。难怪叶尔莫洛夫要求加入德国籍呢。看来,现在俄国人似乎可以说话了。要不,天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一味地撤退,撤退。您参加过战斗吗?”他问。

安德烈公爵回答说:“我不但有幸参加撤退,而且在撤退中失去了所有宝贵的东西,别说田庄和我的家宅了……连父亲也因忧国忧民而死了。我是斯摩棱斯克人。”

“噢?……您是安德烈公爵吧?很高兴和您认识,我是杰尼索夫中校,但人家却叫我华西卡。”杰尼索夫说,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并且特别亲近地望着安德烈公爵的脸。“是的,我听说过,”他同情地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下去:“这是一场野蛮的战争。一切都十分好,可惜苦了那些代人受过的人。您是不是安德烈公爵?”他摇着头。“幸会,公爵,很高兴和您认识。”他又带着苦笑补充说,仍然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

安德烈公爵听娜塔莎讲过,知道杰尼索夫是第一个向她求婚的人。这段又甜又苦的回忆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现在又重新浮起。近来,他经历过许多重大事情,例如斯摩棱斯克的弃守,他的童山之行,不久前父亲的死讯,以致好久没有想起这些回忆,即使想到也不像以前那样激动。对杰尼索夫来说,安德烈公爵的名字在他心中唤起一连串的回忆,那是充满诗意的遥远的往事。那天饭后,娜塔莎唱完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向这位十五岁的少女求婚。他想起当时的情景和对娜塔莎的爱情,微

---

[1] 指德国人。

微一笑，就立刻转到想他现在致力研究的事情上。这是他在撤退时在前哨拟定的作战计划。他曾经向巴克莱·德·托里提出过这个计划，现在他又想呈报给库图佐夫。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法军把战线拉得过长，我们不应该去阻击他们，而应该去破坏他们的交通线，或者双管齐下。他向安德烈公爵解释他的计划。

“他们不可能守住所有交通线。这是不现实的，我带一些人去切断他们，只五百人就够，我有把它切断的把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行游击战。”

杰尼索夫站起来，打着手势向安德烈公爵解释着他的计划。在他解释时，从检阅处传来的军队叫喊声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分散，并同军乐声、唱歌声混合在一起。从村庄里传来了马蹄声和叫喊声。

“他来了！”站在门口的哥萨克兵叫着，“骑马过来了。”

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向大门口走去，那里有一群兵(仪仗队)。他们看库图佐夫骑着一匹不高的枣红马从街上走来。跟在后面的是一大群随从的将军。巴克莱几乎和他并行，一大群军官跟在后面跑，周围一片“乌拉”声。

副官们领先跑进院子。库图佐夫厌烦地催促着在他沉重身躯下小跑的马，不断地点着头，把手举到他那顶有红箍而无帽沿的白色的近卫军重骑兵帽子的旁边还礼。他朝着近卫军走去，他们是勇敢的掷弹兵，多数佩有勋章，他们向他敬礼。他以司令官坚定的目光，向他们注视了大约一分钟，然后转身对着站在四周的将军和军官。他脸上突然露出费解的表情，困惑地耸了耸肩膀。

“有这样出色的战士却一退再退！”他说。“好吧，再会，将军。”他补充说，然后刺动马匹，从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身边经过，走进大门。

“乌拉！乌拉！乌拉！”他身后传来一片欢呼声。

自从同安德烈公爵分别以来，库图佐夫皮肤松弛，身体臃

肿，显得更胖了。但安德烈公爵所熟悉的白眼珠、伤疤、脸上和身上的疲倦表情仍然和往常那样。他穿着陆军礼服，肩上挂着用细皮条编成的鞭子。他坐在那匹骏马上，笨重地左右摇晃。

“嘘……嘘……嘘……”库图佐夫骑马走进院子，轻松地吹着口哨。在紧张的仪式之后，他脸上露出了安闲的神气，似乎想休息一下。他把左脚从马镫里抽出，整个身体侧过来，因为用力而皱了皱眉头，费劲地把脚抬到马鞍上，臂肘支着膝盖，哼哧了一声，落在了准备扶他下马的哥萨兵和副官的怀里。

他定了定神，眯着眼睛环顾了一下，看了看安德烈公爵，显然没有认出他是谁，蹒跚地走上台阶。

“嘘……嘘……嘘……”他吹着口哨，又回头看了看安德烈公爵。就如同一般老年人常有的迟钝，直到几秒钟之后，安德烈公爵的相貌和身份，才被库图佐夫想起来。

“噢，你好，公爵，好孩子，到这里来……”库图佐夫疲倦地说，向周围端祥着，沉重地走上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响的台阶。他解开衣扣，在台阶旁的凳子上坐下。

“哎，你父亲怎么样？”

“昨天才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安德烈公爵简短地说。

库图佐夫睁大眼睛吃惊地看了看安德烈公爵，然后摘下帽子，画着十字：“愿他早日进入天国！愿上帝的旨意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颤抖着，长叹了一口气，又沉默了一下。“我爱他，尊敬他，真心地为你难过。”他拥抱安德烈公爵，把他紧搂在自己肥胖的胸前，好久没有放开。当库图佐夫放开他时，安德烈公爵看见他厚嘴唇在颤动，眼里噙满泪水。他叹了口气，双手撑着凳子站起来。

“来，到我这来，我们去谈谈。”他说。

这时，在长官面前和在敌人面前同样不胆怯的杰尼索夫，不顾台阶上愤怒的副官们的低声阻拦，大胆地碰响马刺，走向台阶。库图佐夫双手撑着凳子，不以为然地看着杰尼索夫。杰尼索

夫自报姓名，说是向总座报告一件关乎国家利益的大事。库图佐夫用疲倦的目光望着杰尼索夫，露出不耐烦的神情，双手交叉地放在肚子上，问道：“什么国家大事？什么事？说吧。”

杰尼索夫像小姑娘似的涨红脸（在这张嗜酒成癖、满脸胡子的苍老脸上看见羞红，使人觉得十分别扭），大胆地讲述他那个在斯摩棱斯克和维亚兹马之间切断敌人交通线的计划。杰尼索夫在这个地区住过，熟悉那里的地形。他的计划无疑是好的，特别是从他满怀信心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来。库图佐夫望着自己的脚，偶尔回头望望隔壁农舍，好像那里会出什么麻烦似的。确实，在杰尼索夫说话的时候，从库图佐夫张望的农舍中出来一个将军，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夹。

“什么？”杰尼索夫讲话时，库图佐夫插嘴问。“已经准备好了吗？”

“好了，总座！”将军说。

库图佐夫摇摇头，似乎说：“那么多的事一个人怎么来得及做。”接着继续听着杰尼索夫的报告。

“我以俄国军官的名义保证，”杰尼索夫说，“我能切断拿破仑的交通线。”

“你同军需官基里尔·杰尼索夫是什么关系？”库图佐夫打断他问。

“是我的叔叔，总座。”

“啊，我们是老朋友。”库图佐夫愉快地说，“好，好，好孩子，你就留在司令部里吧，我们明天再谈。”他向杰尼索夫点点头，转身接过柯诺夫尼岑递给他的文件。

“总座是不是先到屋里去，”值班将军不满地说，“这些计划需要您审查，还要签发几个文件。”

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副官，说屋里一切都已准备好。但库图佐夫显然是想先办完事再进屋。他皱着眉头……

“不，好孩子，叫人把小桌搬到这里来，我在这里看文件。”他

说。他又转身对安德烈公爵说，“你不要走。”安德烈公爵留在台阶上，听值班将军说话。

将军报告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听见门内有女人的低语声和女人绸裙的窸窣声。他朝那个方向瞥了几眼，看见门后有个漂亮的女人，身穿粉红色衣裳，头扎淡紫色丝巾，身体丰满，脸色红润，手里拿着一个盘子，显然是等候总司令进门。库图佐夫的副官向安德烈公爵咬了咬耳朵，告诉他这是女房东司祭太太，她要向总座敬献面包和盐以示欢迎。她丈夫在教堂里用十字架迎接过总座，她则在家里欢迎……“她很漂亮。”副官带着笑容加了一句。库图佐夫听了这话，回头看了一下。库图佐夫听着值班将军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批评察廖夫—扎伊米歇阵地），如同听杰尼索夫报告那样，也如同七年前听奥斯特里茨军事会议上的辩论那样。他之所以听着，显然是因为他有两只耳朵，尽管其中一只耳朵里塞有一小段船索[1]，但他还必须听下去。但很显然，值班将军的报告不仅一点也没有让他惊讶，而且完全引不起他的注意，他早已知道了要向他报告的一切。他听这一切只是因为不得不听，就如同不能不听教堂的祈祷那样。杰尼索夫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明智的，而值班将军的话则更有道理，更加明智。但库图佐夫显然轻视知识和智慧，他知道决定问题的不是知识和智慧，而是其他东西。安德烈公爵留心察看总司令的脸，发现他脸上充满厌倦的表情，而且总司令很想知道门里的女人低声说些什么，但他又不能失去礼节。显然，库图佐夫轻视知识和智慧，甚至轻视杰尼索夫的爱国热情，但他不是凭才智、感情和知识加以轻视（因为他不想显露这些长处），而是凭别的东西轻视他们。他以自己的年纪和生活经验去轻视他们。库图佐夫在听报告时，只就俄军抢劫事发了一个指令。值班将军报告完以后，递上一个公文让总座签字，那是部队指挥官应一个地主的要求赔偿被割的青麦

---

① 按俄国旧俗，此方法可治牙痛。

的报告。

库图佐夫听完这个报告，咂咂嘴，摇了摇头。

“扔到炉子里去……烧掉！我对你说明白，好孩子，把这些公文统统烧掉。割庄稼，烧树木，由他们去吧。我不下命令，也不准许这样做，但我也不能赔偿。只能这么办。劈柴难免有碎片啊[①]！”他又看了看公文，“哦，德国人做事真精明！”他摇摇头，说。

十　六

“啊，现在都办完了。”库图佐夫签好最后一件公文，费力地站起来，把又白又胖的脖子伸直，带着愉快的神情向门口走去。

司祭太太面色赤红，抓起她准备好久而没来得及适时递上的盘子。她低低地鞠着躬，把盘子递给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眯着眼，微笑了一下，一手托起她的下巴说：“哦，多么漂亮！谢谢你，好太太！”

他从裤袋里掏出几枚金币，放在她的盘子里。

“哎，你日子过得好吗？”库图佐夫说，向为他准备的房间走去。

司祭太太红润的脸蛋带着两个酒窝微笑着，跟着他走进屋里。副官走到台阶上，请安德烈公爵去吃饭。半小时后，又有人召安德烈公爵去见库图佐夫。库图佐夫仍然穿着那件军服，解开钮扣，在安乐椅上躺着。他手里拿着一本法文书，看见安德烈公爵进来，就将一把小刀夹在书里，将书合起。安德烈公爵看到书的封面，知道是让理夫人的《天鹅骑士》。

“坐吧，就坐在这里，我们聊聊。”库图佐夫说，“我十分伤心，

① 俄国谚语：意指做大事不能顾细节。

很伤心。孩子,我也是你的父亲,第二个父亲……”

安德烈公爵讲了父亲临死时的情形,也讲了他路过童山的见闻。

“到这个地步……把我们弄成这个地步了!”库图佐夫忽然激动地说,显然,安德烈公爵的一席话使他清楚地看到了俄国的境况。“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他脸带怒气地补充道,显然不愿再谈让他烦恼的话题,接着说:“我找你来,是要留你在我身边。”

“谢谢总座,”安德烈公爵回答,“但恐怕我不适宜留在参谋部里。”他含笑说,库图佐夫看见他的笑容,疑问地望了他一下,“主要是,”安德烈补充说,“我在团里已经适应了,我喜欢团里军官们,我部下似乎也喜欢我。我舍不得离开团。我不愿留在您的身边,那是因为……”

库图佐夫的胖脸上露出聪明仁慈而又微微嘲讽的神情。他没等安德烈公爵讲完,就抢着说:

“很可惜,我本想把你留下,但你说得对,说得对。不是我们这里缺人,这里的谋士很多,但是没有人才。假使谋士们都像你一样留在部队里服务,部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我记得你在奥斯特里茨……我记得,记得,记得你当时高举军旗。”库图佐夫说,他提到这件事,安德烈公爵兴奋得脸都红了。库图佐夫拉过他的手,把面颊伸过去让他吻,安德烈公爵又看到了老人眼睛里滚动着泪水。虽然安德烈公爵知道库图佐夫容易落泪,现在又对他特别亲切怜惜,同情他的悲伤,但他一听到奥斯特里茨,还是感到兴奋和自豪。

“上帝保佑你,走你自己的道路吧。我知道,你走的是一条光辉的路。”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在布加勒斯特为你担心,当时一定要派人找到你。”接着,库图佐夫换了话题,谈到土耳其战争和签订协约的事。“是啊,为了战争,为了和平,我听到很多指责……而且一切都很及时来到。善于等待就能及时等到。那里的谋士也不比这里少……”他说着又谈到谋士,显然,这个问题一

直盘踞在他的心中。“唉，谋士，谋士！”他说。“如果都听谋士的话，我们在土耳其就不会签订和约，也不会结束战争。欲速则不达。卡敏斯基即使不死，他一定也会遭殃。他用三万人猛攻要塞。占领要塞不难，要打胜仗就难了。打胜仗不需要猛攻与冲锋，却需要耐心和时间。卡敏斯基发兵攻击鲁舒克，可我用耐心和时间攻下的要塞比卡敏斯基要多，并且迫使土耳其人吃马肉。”他摇摇头。“还要叫法国人吃马肉！相信我的活，”库图佐夫情绪激昂，拍拍胸脯说，“我要叫他们吃马肉！”他的眼里又噙满泪水。

“那么，我们要不要应战呢？”安德烈公爵问。

“假使大家都想打，当然要应战，这是没有办法的……但你要明白，好孩子，没有比耐心和时间更厉害的武器了。有了耐心和时间，任何事都能做到。但是谋士们不这样想，糟就糟在这里。有的人想打，有的人不想打，怎么办呢？”他问，显然在等待回答。“你说怎么办好？”他又问，眼睛里闪出深邃和智慧的光芒。“我告诉你怎么办好，”因为安德烈公爵还未回答，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办，以及我要怎么办。好孩子，犹豫不决的时候，要先看一看，我现在就是这么办的。”他从容地说。

“好，再见了，好朋友。记住，我对你的不幸十分同情。对你来说，我不是总座，不是公爵，不是总司令，却是一个父亲。如果你有什么事，可直接找我。再见了，好孩子。”库图佐夫又拥抱安德烈公爵，吻了吻他。安德烈公爵还没走出门，库图佐夫就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又拿起没有看完的让理夫人的小说《天鹅骑士》来。

安德烈公爵同库图佐夫会面后，回到自己的团里。他对大局和被委任指挥大局的人感到放心。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安德烈公爵越是明白这位老人没有任何私心，似乎缺乏归纳综合，判断和推论的智慧，只有感情冲动的习惯，以及静观事态发展的能力，他就越感到放心，并相信一切都会得到妥善安排。“他不会有任何自己的主张。他不作任何计划，不采

取任何措施，”安德烈公爵想，“但他能听取各种意见，牢记各类事情，能使一切事都各得其所，不为任何好事开红灯，也不为任何坏事放绿灯。他知道，有一种东西比他的意志更强大更重要，那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他善于了解事态的发展，善于理解它们的意义，因此不干预这些事，并能够放弃他个人的意志，改变原来想法。大家推崇他，主要因为他是俄国人，尽管他读让理夫人的法国小说，说法国成语，而当他说‘都弄到这个地步’时，声音打颤；当他说‘我要叫他们吃马肉’时，他却呜咽。”

选择库图佐夫出任总司令，虽然违背朝廷意志，却获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原因就是出于这种模糊不清的感情。

十　七

自从皇帝离开后，莫斯科一切都恢复正常。城市生活还像过去那样，使人很难想起最近浓烈的爱国热情，很难相信俄国真的处在危险之中，还有英国俱乐部成员，同是祖国的好儿子，他们准备为祖国去作任何牺牲。惟一使人想起皇帝在莫斯科时表现出来爱国热情的事，就是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而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响应，并成为必须实行的法令。

随着敌人的进逼，莫斯科人对于自己处境的看法，不但没有变得严肃些，相反变得更加轻浮了。这是人们眼见大祸降临时所一向具有的情形。每逢大祸临头时，人们心里总会响起两个同等有力的声音：一个声音很理智地说，人应该考虑自己处境的危险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加理智地说，人不能预见一切，不能逃避事件的总的趋势，因此，面临危险时还是别去想它，否则太痛苦太难受了，还是多想想愉快的事为好。单身独处时，大多听从第一种声音；众人群处时，则往往听从第二种声音。现在莫斯科的居民就是如此。在莫斯科，人们很长时间没有像这一

年这样快活了。

拉斯托普庄的传单上边是图画，画着一家酒店，一个酒店掌柜和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施卡，他加入民团，在酒店里多喝了几杯，听说拿破仑想到莫斯科来，不禁发起火来，把法国人都狠狠臭骂了一顿，走出酒店，在鹰徽下向聚集的民众讲话。这份传单像华西里・普希金的打油诗一样到处被人传阅，被人议论。

在俱乐部的角房里聚集了许多人，都在阅读这种传单。有些人很赞赏卡尔普施卡如此取笑法国人，他说：法国人的肚皮要被大白菜撑破，要被麦卡粥撑撑裂，要被菜汤噎死，他们都是矮子，一个农妇能用一把草叉挑起他们三个。有些人不赞成这种腔调，认为这种话既粗鲁又浅薄。据说，拉斯托普庆不仅把法国人，甚至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莫斯科，其中还有拿破仑的间谍和奸细。但他们之所以说这种话，主要是借此复述拉斯托普庆驱逐他们时说的俏皮话。外国人被装船送到下城，拉斯托普庆当时用法语对他们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坐在这条船上，别让它成为你们去阴间的摆渡船。"他们说，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已从莫斯科搬走了，申兴就以此开玩笑说，单是为这一件事，莫斯科就应该感谢拿破仑。据说，马蒙诺夫为他的团耗费了八十万卢布，皮埃尔花在民团上的钱更多，但最精彩的是他将穿上军装，骑马走在民团的前面，并且免费让人观赏。

"您总是不饶人。"裘丽说，同时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纤细手指撕着裹伤用的绒布。

裘丽第二天就要离开莫斯科，现在正举行告别晚会。

"皮埃尔这个人怪可笑的，但他是心底善良，待人和气。何必这样挖苦他呢？"

"罚款！"一个穿民团军服的青年说。他被裘丽称为"我的骑士"，他要陪她到下城。

裘丽的圈子，也像莫斯科许多社交团体那样，规定只许说俄语，谁如果违反规定说法语，就要罚款给捐献委员会。

“说话法国腔也要罚款，”在客厅里一位俄国作家说，“俄语没有‘乐于’这个词。”

“您总是不饶人，”裘丽不理作家的提议，继续对民团军官说。“我说‘挖苦’是我的不是，我接受处罚，但为了享受说实话的乐趣，我情愿再受罚。不过，避免法国腔我可做不到，”她对作家说，“我没有钱，没有时间，可以像高里岑公爵那样聘教师来学俄语。哦，他来了，”裘丽说，“说到……不，不，”她对民团军官说，“您不要抓我辫子。真是说到了太阳，就看见了阳光。”她亲切地对皮埃尔笑着说，“我们刚刚说到您，”裘丽用社交场合中女人特有的说谎本领说。“我们说，您的团肯定比马蒙诺夫的团好。”

“哦，别提我的团了，”皮埃尔回答，吻吻女主人的手，坐在她身边，“我对它烦死了。”

“您一定要亲自指挥这个团吗？”裘丽带着狡黠地同民团军官交换了一个嘲弄的眼色。

民团军官当着皮埃尔的面不敢那么挖苦人了，他对裘丽的笑容感到迷惑不解。虽然皮埃尔是个心地善良而又神情不定的人，但他的高尚的人品使人不敢当面嘲弄他。

“不是，”皮埃尔望着自己胖大的身体含笑回答。“我会十分显眼地成为法国人的目标，而且我恐怕上不了马……”

在谈论时，裘丽家人提到了罗斯托夫家。

“据说，他们家遇到十分倒霉的事情，”裘丽说。“伯爵本人有点不明白。拉祖莫夫斯基家要买他的房子和莫斯科郊区的庄园，可这件事一直没成交。他要价十分高。”

“不，这笔买卖似乎几天之内就可以成交，”有人说，“不过现在，在莫斯科置办产业那不是发疯吗。”

“为什么？”裘丽问，“难道您认为莫斯科的形势的确非常危险吗？”

“那您为什么要离开？”

“我吗？这个问题有点怪。我离开，因为……因为大家都走，

再说，我既不是贞德，也不是亚马孙人[①]。”

“喂，再给我一些碎布。”

“如果他会经营，早就还清债务了。”民团军官又谈到罗斯托夫伯爵。

“他是厚道的老人，可就是太不中用。他们为何要在这里住这么长时间？他们不是早就回到乡下了。娜塔莎现在身体好了吗？”裘丽狡黠地微笑着问皮埃尔。

“他们在等候小儿子，”皮埃尔说，“他参加了奥勃仑斯基的哥萨克团，去了白采尔科维。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团。但现在，他们又把他调到我的团里来了，他们天天都盼他回来。伯爵早就要到乡下去，但是儿子回不来，伯爵夫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莫斯科的。”

“前些日子我在阿尔哈罗夫家看见他们。娜塔莎仍显得又漂亮又快活。她唱了一首歌。有些人怎么轻易淡忘一切呢！”

“淡忘什么？”皮埃尔沉着脸问。

裘丽微笑了一下，说：“您知道，伯爵，像您这样的骑士，只能到苏萨夫人的小说里去寻找。”

“什么骑士？您这话的意思我不明白。”皮埃尔脸涨得红红的。

“哦，不要说了，亲爱的伯爵，整个莫斯科都知道这件事。说实话，您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罚款！罚款！”民团军官叫道。

“行啦！这样下去让人怎么说话，真烦人！”

“整个莫斯科，这是什么意思？”皮埃尔站起来发怒地问。

“不要说了，伯爵，您心里清楚。”

“我什么也不清楚。”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同娜塔莎很亲近，因此……可我一直同薇拉更

---

① 在希腊神话里，里海沿岸英勇善战的女部落叫亚马孙人。

好。那个可怜的薇拉!”

“不是,夫人,”皮埃尔沉着脸继续说,“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做娜塔莎小姐的骑士,我几乎一个月没有到她家去了。但我不知道这样冷酷……”

“真是欲盖弥彰,”裘丽微笑着,得意地挥动绒布。为了不被对方驳斥,她立刻变换了话题。“哦,我今天听说,可怜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昨天到达莫斯科。您知道吗?她父亲死了。”

“当真?她在什么地方?我要见见她。”皮埃尔说。

“昨天晚上我同她在一起。她今天或者明天早晨,要带着侄儿到莫斯科郊区的庄园。”

“她现在怎么样?”皮埃尔问。

“还可以,但仍很悲伤。但您可知道,是谁救了她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是尼古拉·罗斯托夫。有人包围她,想杀死她,打伤了她的仆人。他冲进去,救出了她……”

“又是一个浪漫故事,”民团军官说,“这次全民逃难,就是要让老处女们都嫁人的。卡蒂奇是一个,玛丽雅公爵小姐又是一个。”

“说心里话,我的确认为她有点爱上那个青年了。”

“罚款!罚款!罚款!”

“俄语里该怎么说这句话?……”

十　八

皮埃尔回到家里时,接到拉斯托普庆两张当天签署的公告。

第一张公告说,拉斯托普庆伯爵不许居民离开莫斯科的传闻,纯系谣言。正好相反,拉斯托普庆伯爵对贵族妇女和商人的家眷离开莫斯科感到满意。“沉着镇定能够减少流言蜚语,”公告里说,“但我用我的生命保证,那个匪首想进莫斯科是绝对不可

能的。”这句话第一次明白地向皮埃尔说明，法国人将进入莫斯科。第二张公告说，我们的总司令部设在维亚兹马，维特根施泰因伯爵把法国人打败了，但因为许多莫斯科居民都希望武装起来，所以，军器库为他们准备了刀、手枪、步枪等武器，这些武器居民可以廉价购买。以前他在奇吉林谈话时那样俏皮的语气，在这个文告里已经没有踪影了。皮埃尔琢磨着这两张公告，他一心一意等待着的那个可怕的使他不禁感到恐惧的乌云，显然将要来临了。

“参军服役呢，还是再等等看？”皮埃尔曾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拿起一副放在桌子上的牌，摆起牌阵来。

“如果这副牌能通过，”皮埃尔洗过牌，把牌拿在手中，眼睛向上望着，自言自语，“如果能过，那就表示……表示什么？……”他还来得及决定表示什么，就听见大公爵小姐在门外问能不能进来。

“那就表示我应该入伍。”皮埃尔向自己说。“请进，请进！”他向公爵小姐说。

现在，只有高个子的、脸上难看到笑容的大公爵小姐仍在皮埃尔家住，两个年轻的公爵小姐都已出嫁。

“对不起，表弟，我来找您，”她显得有些激动，语气中带着责备，“要知道，我们总得有个主意啊！总是这样哪能行？人家都离开莫斯科了。老百姓在闹事，为什么我们要留在这里？”

“正好相反，表姐，我感到没有什么危险，”皮埃尔用往常一贯对她所采用的戏谑口吻说。他是公爵小姐的恩人，但担任这个角色常使他感到不舒服。

“哼，没有危险……好一个没有危险！今天华尔华拉告诉我，我们的军队立了功。这的确是他们的荣耀。老百姓都造反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连我的使女都变得粗野了。照这样下去，他们很快就要动手打我们了。在街上走路都胆战心惊。要紧的是，法国人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来到，我们还等什么呢？我只求你

一件事，表弟，”公爵小姐说，“您派人把我送到彼得堡去吧，尽管我这个人算不了什么，但我可不能在拿破仑统治下生活。”

“不要说了，表姐，您这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正好相反……”

“我不会向您的拿破仑俯首称臣的。别人愿怎么样就怎么样，……您如果不肯帮忙……”

“我会办的，我马上吩咐他们去办。”

公爵小姐显然因为没找到泄气的对象而恼怒，她嘴里嘀咕着，坐到椅子上。

“但您听到的消息不真实，”皮埃尔说，“城里面平平静静，没有任何危险。喏，我刚才读了……”皮埃尔把公告递给公爵小姐看。“拉斯托普庆伯爵用自己的生命保证，决不让敌人进入莫斯科。”

“哼，您那个伯爵老爷，”公爵小姐愤怒地说，“他是一个伪君子，是个混蛋，老百姓闹事都是他挑动的。他不是在那些愚蠢的传单上说过吗，无论他是谁，都要被揪住头发送去坐牢。您看，多么愚蠢！他说，谁能够抓住他，荣誉就属于谁。您听，让人肉麻的甜言蜜语。华尔华拉说，因为她说法语，老百姓差点把她打死。……”

“是这样的……您这个人什么事都放在心里。”皮埃尔说，开始动手摆牌阵。

虽然牌阵通过了，皮埃尔还是没有去参军，仍旧留在居民撤走的莫斯科，仍旧不安、迟疑、惊恐、欢乐地等待着什么让人恐惧的事。

第二天傍晚，公爵小姐走了。皮埃尔的总管来向他报告，如果不卖掉一处庄园，他的团所需的费用就不能筹足。总管明白地告诉皮埃尔，这个团的筹建会使他倾家荡产。皮埃尔听了总管的话真想笑，但却努力忍住了。

“好，卖吧，”他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打退堂鼓啊！”

局势变得越坏，特别是他的家境越糟，他就越快活，他所等待的灾难也就越来越迫近。皮埃尔的熟人几乎都不在城里了。裘丽走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也走了。在最亲近的熟人中，只有罗斯托夫一家没有走，但皮埃尔也没有去看望他们。

那天，皮埃尔为了散散心，到伏隆卓伏村观看大气球，这是雷比赫为了消灭敌人而制造的，这个试验性的大气球将在明天升空。这只气球还没有做完，但皮埃尔听说是奉皇帝旨意制造的。皇帝曾为这只气球专门给拉斯托普庆写了这样一封信：

> “雷比赫一旦完工，你就要立即组织一队机敏可信的人做他气球的乘客，并派专使通知库图佐夫将军。我已向他提及此事。
>
> “请叮嘱雷比赫，务必注意首次降落的地点，以免失误，落入敌手。他的行动一定要和总司令的行动相协调。”

皮埃尔从伏隆卓伏村乘车回家，经过鲍洛托广场，看见宣谕台前围着一堆人，就停住下了车。原来，他们在鞭打一个被控犯间谍罪的法国厨子。鞭刑刚结束，行刑兵正把一个穿绿上衣和蓝袜子、长着棕色胡须，不停惨叫的胖子从行刑凳上解下来。另外一个瘦瘦的脸色苍白的罪犯也站在那里。从脸形上看，两个都是法国人。皮埃尔的脸色也像那个瘦瘦的法国人一样，又恐惶又痛苦，他挤到了人群里。

“什么事？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样？”皮埃尔问。

但群众——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身披斗篷和身穿皮大衣的妇女——他们的注意力都热切地集中在宣谕台上发生的事情上，没有人理他。那个胖子站起来，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膀，显然是想装得坚强些，周围的人群连看也不看，动手穿上衣服。但他的嘴唇突然发抖了，他哭起来，同时又对自己生气，就如同一般多血质的人一样。群众大声地交谈，皮埃尔觉得，这是以此

克制他们心中的怜惜情绪。

“他是一位公爵家的厨子……”

“好，先生，让法国人尝尝俄国酱油的味道……涩嘴得很呀。”站在皮埃尔旁边的一个满脸皱纹的小官员，看见法国人哭时这么说。小官员环顾四周，显然是期待别人赞赏他的俏皮话。有的人笑起来，有些人仍惊恐地看着正在脱另一个人衣服的行刑手。

皮埃尔喘着粗气，皱着眉头，迅速地转过身，向马车走去。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咕哝着，直到上了马车。在途中，他几次抖动身子，并且高声叫嚷，使得车夫忍不住问他：

“有什么吩咐吗？”

“你这是到什么地方？”皮埃尔怒斥车夫，他正要把车赶到鲁比扬卡街。

“您不是说过要去总司令家吗？”车夫回答。

“傻瓜！笨蛋！”皮埃尔叫骂他的车夫——这种情形在他是少见的。“我要回家。快一点，笨蛋……”皮埃尔又自言自语说，“我今天必须走。”

皮埃尔看到受刑的法国人和宣谕台周围的人群，便断然决定不能再留在莫斯科，当天就要去参军。他似乎觉得，这事他已对车夫讲过，或者车夫自己应该清楚。

皮埃尔回到家里，就命令他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莫斯科都闻名的车夫叶夫斯塔斐耶维奇，说他今夜就去莫扎依斯克参军，先把他的坐骑送到那里。这事当天是无法办到的，照叶夫斯塔斐耶维奇看来，皮埃尔应把行期推迟一天，这样才可以把替换的马先送走。

二十四日，雨过天晴，午饭后，皮埃尔离开莫斯科。夜间在彼尔胡施科伏换马的时候，皮埃尔听说那天晚上打了一场大仗。据说，在彼尔胡施科伏这里，在大炮的轰击下地面都震动了。皮埃尔问是哪一方打胜了，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二十四日舍

瓦尔季诺村会战）。第二天早晨，皮埃尔来到莫扎依斯克。

莫扎依斯克所有的房屋都住上了军队。在马夫和车夫迎接皮埃尔的旅店里也都住了军官，没有一间空房。

在莫扎依斯克以及它的外围，到处有驻扎和路过的部队，到处可以看见哥萨克兵、步兵、骑兵、大车、弹药车和大炮。皮埃尔急忙往前赶路，他离莫斯科越远，越深入众多的军队中，就越发焦躁不安，越觉得心里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情绪。这种情绪，类似他在斯洛博达宫期待皇帝驾临时的情绪，即必须有所作为、有所牺牲的情绪。现在他愉快地感到，人类的所有幸福：美好生活、财富，甚至生命本身，比起那个东西来，都是应该抛弃的废物……至于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皮埃尔弄不明白，也说不出。他乐于牺牲一切，但他不知道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他对为之牺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但牺牲本身给了他一种新鲜的快乐情绪。

十 九

二十四日，舍瓦尔季诺多面堡附近发生战斗；二十五日，双方都没有开火；二十六日，发生了鲍罗金诺战役。

舍瓦尔季诺战役和鲍罗金诺战役为什么发生，一方怎样挑起的，另一方又如何应战？鲍罗金诺战役怎么会发生的？这次战役对于法军和俄军都没有丝毫意义。它的直接后果，对俄国人来说，就是莫斯科毁灭的时期更近了，（这是我们非常害怕的事），而对法国人来说，就是全军覆没的时期要来到了（这是他们非常害怕的事）。这个后果当时是明明白白的，但拿破仑还是挑起了那次战役，而库图佐夫也接受了这个战役。

假如当时两位统帅的头脑冷静的话，拿破仑就该清楚，大军深入两千俄里，冒着损失四分之一军队的危险，他会招致必然的

毁灭；库图佐夫同样应该清楚，他贸然应战，也冒着损失四分之一军队的危险，他一定会失掉莫斯科。对库图佐夫来说，这件事像数字一样明显，如同下棋，如果我比对方少一个子，我就不能硬拼，否则必输无疑，因此不应该硬拼。

如果对方有十六个子，而我只有十四个，我比对方只弱八分之一；但如果我拼掉十三个子，对方就比我强三倍。

在鲍罗金诺战役以前，我军同法军的力量对比大约是五比六，战役以后，就变成一比二了。换句话说，战役前是十万对十二万，而战役之后是五万对十万。然而，精明而有经验的库图佐夫却应了战。拿破仑这个被称为天才的统帅，发动了战役，损失四分之一的军队，并把战线拉得更长。有人说，他占领莫斯科就如同占领维也纳一样，可以结束战争，实际上许多证据证明结论相反。拿破仑的御用史学家说，他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时就想停止进攻，他知道拉长战线的危险，并知道占领莫斯科并不等于结束战争，因为从斯摩棱斯克起他看到了留给他的俄国城市是什么样子，他一再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在鲍罗金诺，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一个挑战，一个应战，都是无可奈何，又都没有任何意义。后来的史学家面对铁的事实，却还要死皮赖脸地证明统帅的天才和智慧，实际上统帅不过是历史的工具和身不由己的奴隶而已。

在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些典型的史诗中，英雄人物成为历史的中心。然而，我们还不能习惯这样的思想，即这类历史对现代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个问题是，鲍罗金诺战役和这以前的舍瓦尔季诺战役是如何发生的？同样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十分荒谬的观点。史学家们是这样描写的：

俄军在撤离斯摩棱斯克后，一直寻找最有利的阵地以便进行大会战，结果找到了鲍罗金诺。

俄军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大道左侧，与大道几乎成直角，

从鲍罗金诺到乌基察，也就是会战的地方，事先在这个阵地上设了防。

在这一阵地前面，为了便于观察敌人，在舍瓦尔季诺山岗上建立了设防的哨所。二十四日，拿破仑攻击哨所，并占领了它；二十六日，他向驻在鲍罗金诺阵地上的全部俄军发起了进攻。

史书上都这样写，而这一切是完全错误的。凡是愿意弄清事实真相的人，都很容易地知道这一点。

俄军并没有找到最好的阵地。相反，他们在撤退时经过许多比鲍罗金诺更好的阵地，他们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处停留。因为库图佐夫不肯使用不是他自己选择的阵地，因为民众要求会战的愿望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米洛拉多维奇还没有率领民团赶到，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理由。事实是，以前的那些阵地都比鲍罗金诺（会战的地方）坚固些，鲍罗金诺阵地不仅不坚固，而且比大头针在俄罗斯帝国地图上随意钉下的随便哪一个地方都差。

俄军不但没有在左边与大路成直角的鲍罗金诺阵地（也就是会战的地方）设防，而且在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战事会发生在这个地方。证据是，第一，不但二十五日前这里没有工事，而且二十五日开始构筑的工事到二十六日还没有完成；第二，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的情况也可以证明，因为舍尔瓦季诺多面堡设在会战点之前，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要把这个多面堡筑得比其他一切据点更坚固呢？为什么要不惜一切，牺牲六千人，把它一直守卫到二十四日深夜呢？侦察敌情，只需一个哥萨克侦察班就足够了；第三，发生会战的地点是没有预料到的，而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并不是那个阵地的前哨。因为巴克莱·德·托里和巴格拉基昂在二十五日以前还确信，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是阵地的左翼，因为库图佐夫自己在战后所写成的报告中，同样把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称作阵地的左翼。过了好长时间，在认真冷静地编写鲍罗金诺会战的报告时（可能是要为永远

正确的总司令所犯错误进行辩解),竟然虚构出荒诞离奇的说法: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是前哨(实际上不过是左翼的一个设防点),会战是在预先选定的设防阵地上进行的,其实,会战却是发生在完全没有预料到,而且几乎没有设防的地方。

实际情况无疑是这样的:阵地选择在柯洛察河畔,这条河不是成直角、而且成锐角地横截大道,因此,左翼在舍瓦尔季诺,右翼在新村附近,中心在鲍罗金诺,在柯洛察河与伏依纳河相汇的地方。凡是认真观察过鲍罗金诺战场,忘记这场会战是如何进行的人,都会觉得,军队会显而易见地选择这个柯洛察河掩护下的阵地,以阻止敌军沿斯摩棱斯克大道向莫斯科推进。

二十四日,拿破仑骑马来到瓦卢耶瓦,但没有看见(史书上这么说)从乌基察到鲍罗金诺的俄军阵地(他不可能看见这个阵地,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也没有看见俄军的前哨,而在追赶俄军后卫时,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遇到了俄军左翼,并出乎俄军意料,命他的军队渡过柯洛察河。俄军来不及进行大会战,左翼撤出他们计划固守的阵地,转移到一个计划之外的没有设防的新阵地。拿破仑来到柯洛察河左岸,大道左边,他把整个未来的会战从右边移到左边(从俄军这方面看),并将会战地点安排在乌基察·谢苗诺夫斯科耶和鲍罗金诺之间的原野上(这个地方作为双方阵地并不比俄国其他地方有利)。二十六日的大会战就发生在这里。

假如拿破仑没在二十四日晚上骑马去柯洛察河畔,并下令立刻进攻多面堡,而在第二天早上开始进攻,那么,就不会有人怀疑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会成为我军阵地的左翼,会战便会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能够更顽强地坚守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保护左翼;我们就会从中央和右翼攻击拿破仑,而二十四日的大会战就会发生在那个设防的和预期的阵地上。但因为敌人攻击我们的左翼就发生在我们后卫撤退的晚上,即紧随格里德涅瓦会战之后;又因为俄军指挥官不愿意或

来不及在二十四日晚间进行会战，所以，鲍罗金诺会战初期而最要的战斗在二十四日就已经失败了，并显然导致二十六日大会战的失败。

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失陷后，在二十五日早晨，我们发现左翼没有设防，不得不收回左翼，并且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临时设防。

此外，八月二十六日，俄国军队不仅只有未完成的薄弱工事作掩护，而且，俄军指挥官没有高度重视既成的事实（左翼阵地失陷，整个未来战场自右向左移动），仍维持他们从新村到乌基察的长条形阵地，结果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从右向左移动，使局势更加不利。因此，在整个会战期间，俄军只能用相当于法军一半的兵力来对付攻击我方左翼的全部法军。（波尼亚托夫斯基对乌基察的攻击，以及乌瓦罗夫对法军右翼的攻击，都是和会战的进行不相关的单个军事行动。）

因此，鲍罗金诺战役决不是像史学家们叙述的那样进行的（他们对指挥官的错误极力掩饰，结果对俄国军队和人民的荣誉造成损害）。鲍罗金诺战役不是在比敌方稍弱的俄国军队所选择的设防阵地上进行的，而是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失陷后，俄军以只有法军一半的兵力，在几乎没有设防、没有掩护的阵地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连续作战十小时并使战斗不分胜负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连坚持战斗三小时而不全军覆没和溃逃也是不可思议的。

二　十

二十五日早晨，皮埃尔离开莫扎伊斯克。他在城外很高很陡的山坡上下了车，徒步前进。那条山路通向城里，路的右边有一座大教堂，教堂里传来祷告声和钟声。在他后面，有一个骑兵团正走下山，走在前面的是团的歌咏队，迎面是赶上山来的一队大

车，车上载着昨天在战斗中负伤的伤员。赶车的农民一边叫着，一边用鞭子打着马，不断地从这边跑到那边。每辆车上坐着或躺着三四名伤兵。伤兵包着破布，脸色苍白，咬紧嘴唇，皱着眉头，双手抓住车的横木，在车上颠簸着，互相碰撞着。几乎每个伤兵都怀有孩子般的好奇心，看着皮埃尔的白帽子和绿礼服。

皮埃尔的车夫愤怒地冲着伤兵大车嚷嚷，让他们靠着一边走。骑兵团唱着歌直冲皮埃尔的马车下山，道路被堵塞了。皮埃尔被挤到山路边上停下。阳光被山坡挡住，还照不到道路深处，那里仍然阴冷而潮湿。但皮埃尔头上却顶着明朗的八月骄阳，教堂的快乐钟声在空中荡漾。一辆伤兵车紧靠着皮埃尔停在路边。穿树皮鞋的车夫喘着粗气跑到自己的车子那里，为了防止马车后滑，把一块石头垫在没有轮胎的后轮下，动手整理马的皮带。

一个悬着一只胳臂的老兵跟在车子后面走着，用他那只完好的手抓住车子，回头瞧一瞧皮埃尔。

“喂，老乡，是否要把我们撂在这里？还是送到莫斯科去？”他问。

皮埃尔正在思索，没有听见问话。他时而望望迎着伤兵车走来的骑兵团，时时看看身边的大车，车上坐着两个伤兵，躺着一个伤兵，似乎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坐在大车上的一个士兵可能脸颊受了伤，整个头部都用纱布包着，一边腮帮肿得有小孩头那样大。他的嘴和鼻子歪在一边。这个兵望着教堂，划着十字。另一个是年轻的新兵，淡黄的头发，白嫩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带着苦涩的微笑望着皮埃尔。第三个兵趴在车上，皮埃尔看不见他的脸。骑兵团的歌手正从这辆车子旁边经过。他们唱着士兵的歌曲：

啊，顽强的汉子……不见了……

住在异国他乡……

教堂的钟声在空中荡漾，好像在用另一种欢乐回应他们。灼热的阳光倾泻在对面山坡的顶上，也增加了欢乐的气息。但在停

着伤兵车的山坡底下，在皮埃尔身旁喘气的马匹旁边，却是潮湿的，阴冷的，凄惨的。

那个脸腮肿起的士兵愤怒地望着骑兵歌手。

“呸，公子哥儿！”他责骂道。

“如今不仅有士兵，还有农民！农民也被赶上战场了。”站在车子后面的士兵苦笑着对皮埃尔说，“如今大家都一样，……他们动员全民，都是为了莫斯科。他们要拼到底。”尽管那兵口齿不清，皮埃尔还是懂得他的意思，赞同地点了点头。

道路通了，皮埃尔下了山，乘车继续前进。

皮埃尔一边走，一边望着道路两边，寻找着熟悉的面孔，但到处看到的是各兵种的陌生军人，他们都惊讶地望着他的白帽子和绿礼服。

走了大约四俄里，他遇见了第一个熟人，就高兴地同他打招呼。这熟人是一位高级军医，他坐在篷车里向皮埃尔迎面驶来，他旁边还有一个年轻医生。他认出了皮埃尔，叫坐在驾驭台上的哥萨克兵停下车子。

“伯爵！大人，您怎么到这里来了？”军医问。

“啊，想来看看……”

“是的，是的，是有东西可看……”

皮埃尔下了车，站住，跟军医聊起来，向他说了自己要参军作战的心愿。

军医劝他直接去找总司令。

“啊，在会战的时候天知道您该呆在哪里，您不能去别人不知道的地方。”他和年轻的同事互相看了一眼说，“总司令毕竟认识您，他会热情地接待您的。我看，朋友，就这么办吧。”医生说。

军医露出疲劳而急躁的神色。

“您这么想吗？……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下，阵地究竟在哪里？”皮埃尔问。

“阵地吗，”军医说，“这可不是我知道的事。您到塔塔利诺瓦

去，那里有许多人在挖战壕。您爬到那个土岗上，从那里可以看见。”军医说。

“从那里可以看到吗？……假如您要……”

但军医打断他的话，转身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我是可以陪您去的，真的，可是您瞧（军医喉咙口比划了一下，表示忙得不亦乐乎），“我现在要赶到军长那里去。我们的情况如何呢？……您知道，伯爵，明天会战就要开始，十万大军中可能至少有两万负伤，可是，我们的担架、病床、医生、护士，不够六千人用的。大车倒是有一万辆，但还需要别的东西，我们只能对付着办。”

这几万名老老少少、身强力壮的好奇地望着他的帽子的人中，有两万人注定要伤亡——这个古怪的念头使皮埃尔颇感震撼。

“他们也许明天就会死去，除了死，他们何必再想别的事呢？”由于某种隐秘的联想，他具体地想像着莫扎依斯克的山坡，载着伤员的大车、教堂的钟声、太阳的斜晖和骑兵的歌声。

“骑兵去作战，路上遇到伤兵，可他们自己的前途却根本没想到，只向伤员做着鬼脸走过去。他们中间有两万人注定要死去，可他们感兴趣的却是我的帽子！奇怪！”皮埃尔想，向塔塔利诺瓦继续前进。

在路左边一个地主宅院的前面，停着许多马车和运输车，许多勤务兵和哨兵。总司令就住在这里。但皮埃尔来到这里时，总司令正好不在，司令部里几乎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到教堂做礼拜去了。皮埃尔就向果尔基走去。

皮埃尔上了山，来到一条不大的村街上，第一次看见了民团里的农民。他们身穿白衬衫，帽子上有十字架，正在大声地谈着笑着，在路右边长满青草的大土岗上干活，个个挥汗如雨。

他们当中有的用锹挖土，有的用手推车沿跳板运送泥土，有的站在那里什么活也不干。

土岗上站着两个军官正在指挥他们干活。皮埃尔看到那些农民显然对自己从事军务觉得新奇，他又想起莫扎依斯克的伤兵，他突然明白了那个兵说的他们动员全民这句话的意思。这些在战场上干活的大胡子农民，他们脚上笨重奇怪的靴子，热汗流淌的脖子，有些人解开衬衫的斜领露出的晒黑的锁骨——这情景，让皮埃尔更强烈地感受到面前一切的庄严和重大。

二十一

皮埃尔从马车上下来，经过在做工事的民团身边，爬上土岗。军医曾告诉过他，从那里可以看见战场。

此时大约是上午十一时。太阳高悬在皮埃尔的左后方，并透过清洁稀薄的空气，明亮地照耀着展现在他面前的、像露天圆剧场那样的大全景。

斯摩棱斯克大道，通过土岗前下面五百步外有白色教堂的村庄（这就鲍罗金诺），蜿蜒在这个圆剧场的左上方，把它分割开来。这条大道经过村外的一座桥，并经过山坡和高岗，逐渐升高，曲折地通到大约六俄里外瓦卢耶瓦村（此刻拿破仑就驻扎在这里）。过了瓦卢耶瓦村，道路就隐入地平线那边叶子发黄的树林里。在这片白桦和云杉林里，在大道右边，柯洛察修道院遥远的十字架和钟楼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在苍茫的远方，在树林的大道右边和左边，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堆堆冒烟的篝火，以及模模糊糊的敌我双方的军队。在右边，在柯洛察河和莫斯科河流域，是起伏的丘陵和峡谷地带。在这些山谷之间，可以看见远远的别祖波伏村和扎哈林诺村。在左边，地势比较平坦，都是庄稼地，可以看见正在焚烧冒烟的谢苗诺夫村。

皮埃尔所见的左右的一切都朦朦胧胧，以致原野左右的景色没有给他留深刻的印象。没有一处是他所期望看到的战场，只

有田野、草地、部队、树林、篝火的烟、村庄、丘陵和河流，无论皮埃尔怎样细心观察，都不能在这个有生命的地面上找到阵地，甚至不能分清敌我双方的军队。

“应该向了解情况的人打听一下。”他想着，转向一个军官，那个军官正好奇地端详着他那不像军人的胖大身体。

“请问，”皮埃尔对军官说，“前面是什么村庄？”

“布尔季诺，是不是？”那军官问同伴。

“鲍罗金诺。”同伴纠正他说。

军官显然很高兴有个机会同别人说话，就向皮埃尔走近一步。

“那里是我们的人吗？”皮埃尔问。

“是的，再远一点就是法国人了。”军官说，“喏，他们就在那里，看见了吗？”

“在哪儿？在哪儿？”皮埃尔问。

“肉眼就能看见。喏，您看，就在那里！”军官用手指指河对岸左边的浓烟，脸上露出庄严肃穆的神色。皮埃尔在许多人脸上都见过这种神色。

“噢，那是法国人！那边呢？……”皮埃尔指指左边的土岗，可以看见那一带有部队。

“那是我们的部队。”

“噢，我们的部队！那边呢？……”皮埃尔指指远处另一个土岗，岗上有一棵大树，旁边峡谷里有一个村庄也在冒烟，并有一片发黑的东西。

“那还是他们。”军官说，（这是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昨天还是我们的，今天可是他们的了。”

“那么我们的阵地呢？”

“阵地？”军官有点得意地说，“这事我能清楚地告诉您，因为我们的工事差不多都是我建的。那个地方，您看见了吗？我们的中心鲍罗金诺就在这地方。”他指指前面有白色教堂的村庄。“那

里是柯洛察河的渡口。在那里，您看，在那有许多干草堆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桥。那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右翼就在那里。”他向右方指指峡谷远处，“那里是莫斯科河，我们在那里筑了三座坚固的多面堡。左翼……”军官说到这里停住了。“老实话，这事很难跟您说明白……昨天我们的左翼在那里，在舍瓦尔季诺，在那里，您看，有栎树的地方。可现在我们撤回了左翼，您看，在那里，看见那边的树和浓烟吗？那是谢苗诺夫村，就在那里，”他指指拉耶夫斯基土岗。“但是，会战不一定在这里。他们把军队调到这里来，这是欺骗。他们大概要从莫斯科河右边绕过去。哦，不论在什么地方打，明天必定要损失许多人！”军官说。

一个年纪大的军士，在军官说话时走到他旁边，沉默地等候他的长官把话说完。但这时，他对军官的话显然不满意，就插嘴说：

“应该派人去取土筐了。”他严厉地说。

军官似乎有点尴尬，似乎省悟到，他想到明天会损失许多人是可以的，但说出来不吉利。

“好，那就再派三连去。”军官急忙说。

“那么，您是谁？是不是医生？”

“不，我是路过的。”皮埃尔说着下山去，又从民团旁边走过。

“哼，该死的！”军官跟在他后面，捂着鼻子从干活的人旁边跑过。

“看，他们来了！……抬着圣母娘娘来了……你看……不一会儿就到了……”人声嘈杂。军官、士兵，民团们顺着大路向前跑去。

一队神职人员从鲍罗金诺走上山来。大路上尘土飞扬，走在前面的是脱了帽子、倒背着枪、迈着整齐步伐的步兵，步兵后面传来教堂唱诗班的歌声。

士兵和民团没戴帽子，赶过皮埃尔，跑去迎接上山的人。

“把圣母娘娘抬来了！把保护神抬来了！……伊维尔圣母！

……”有人叫着。

“是斯摩棱斯克圣母。”另一个人纠正说。

那些民团们，不论在村子里的，还是在炮兵连干活的，都丢下锹，跑去迎接教堂的行列。一个步兵营在满是灰尘的道路上走着，在步兵营后面，走着几个穿着法衣的司祭、一个戴方帽的老人，还有一批教会执事和唱诗班。在他们后面，士兵和军官一起抬着一座有金饰的黑脸圣母像。这是从斯摩棱斯克撤出并一直随军迁移的圣母像。在圣母像的四周都是摘下帽子的军人，他们有的走着，有的跑，有的在地上跪拜。

圣母像搬到山上放下来。用麻布带子抬圣像的人换了班，诵经士重新点上神香，祈祷开始了。炎热的阳光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凉爽的微风吹拂着不戴帽子的头和圣像上的飘带，唱诗班的歌声在广阔的天空中微微传送。一大群光头的军官、士兵和民团，把圣母像团团围住。官阶高的站在司祭和诵经士后面的空地上。一个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的秃顶将军站在神父的背后，没有画十字（显然是法国人），耐心地等待祈祷的结束。他认为应当听完祈祷，因为听听祈祷可以唤起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另一个将军威武地站在那里，一面用手在胸前颤动地画十字，一面环顾四周。皮埃尔站在农民群中，在这批官员中间看到了几个熟人，但他没有看他们，他的全部注意力完全被凝视着圣母像的士兵和民团们的严肃神情吸引住了。诵经士们念了二十遍祷文，精疲力尽，无精打采地唱着：“圣母啊，从苦难中拯救你的奴仆吧！”司祭和助祭就接着唱到：“我们奔向你的面前向你求救，把你当做坚不可摧的壁垒，庇护众人。”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庄严时刻降临的神色，今天早晨他在莫扎伊斯克山下遇见的许多人脸上都看见过这种神色。他们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头发在风里抖动着，不断发出叹息声，十字架在胸前撞击着。

围着圣母像的人群突然散开，并挤到皮埃尔身上。有个人走向圣母像，从别人给他急忙让路的情形看来，他是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是骑马巡视阵地的库图佐夫。他在回塔塔利诺瓦的路上，走到了祈祷的地方。皮埃尔立刻从他特别的身材上认出了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高大肥胖的身上穿着长礼服，有点驼背，满头白发，浮肿的脸上露出一只有眼白的瞎眼，踏着急促的摇摆的步子走进人群，站在司祭的后面。他用熟练的姿势画着十字，弯腰把一只手触到地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垂下他那长满白发的脑袋。库图佐夫的背后是别尼生和随从。虽然总司令的到来吸引了高级军官的注意力，但民团和士兵却继续做祈祷，没有看他。

等祈祷完毕，库图佐夫走到圣像前面，费力地跪下来，在地上叩头，由于肥胖和衰老，他试了几次还不能站起来。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累得直摇晃。最后他站起来，像孩子般地噘起嘴唇吻着神像，又躬下身躯，把手伸到地上。将军们都照他的样子做了一遍，然后是军官们，在他们之后，是士兵和民团，他们互相拥挤，大口喘着粗气，满脸兴奋地跪拜着。

二十二

在拥挤的人群中皮埃尔踉踉跄跄地走着，不断向四下张望。

“伯爵，皮埃尔伯爵！您怎么到这里来了？”有人对他说。

皮埃尔回头看了一下。

保里斯拍拍膝盖上的尘土（他也许也在圣母像前跪拜过），微笑着走到皮埃尔面前。保里斯穿得很整洁，有点威风凛凛的军人气派。他身穿长外套，像库图佐夫那样把鞭子搭在肩上。

库图佐夫这时候走进了村庄。他来到附近一所房子的阴影处，一个哥萨克兵给他飞快拿来长凳，他坐了下来。另一个哥萨克兵连忙在他面前铺上一条毯子。一大群衣着整齐的随从围住

总司令。

神像在人群的簇拥下朝前移动。皮埃尔和保里斯交谈，离库图佐夫大约三十步远。

皮埃尔说了他想参加会战和观察阵地的心情。

“那就这样吧，”保里斯说，“我代表全营招待您。您在别尼生伯爵那里，可以把一切都看明白。我是他的侍从，您知道，我去向他报告。假如您想观察阵地，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我们马上就要到左翼去。然后我们回来，您可以在我们这里过夜，我来安排个牌局。您不是认识陶洛霍夫吗？他就住在这里。”他指指果尔基村里的第三座房子。

“但我想看看右翼，据说，右翼兵力很强，”皮埃尔说，“我很想瞧瞧莫斯科河和整个阵地。”

“哦，这您晚些时候会看到的，主要是看左翼……”

“行，行。但哪里是安德烈公爵的团呢？您能不能指给我看？”皮埃尔问。

“安德烈公爵吗？我们要经过那里，我可以带您到他那里去。”

“左翼究竟如何？”皮埃尔问。

“跟您说实话吧，我只能私下跟您说，我们的左翼天晓得是什么样子，”保里斯神秘地压低声音说，“别尼生伯爵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提出在那个土岗上设防，根本不主张……可是，”保里斯耸了耸肩，“总座不同意，也许是别人硬说服他的。要知道……”保里斯没把话说完，因为这时库图佐夫的副官凯萨罗夫走到了皮埃尔面前。“哦！凯萨罗夫将军，”保里斯大大方方地招呼凯萨罗夫。“您看，我正努力向伯爵说明我们的阵地。为什么总座能够那样准确地料中法国人的计划！”

“您是说左翼吗？”凯萨罗夫问。

“对，对，一点不错。我们的左翼现在很强，很强。”

虽然库图佐夫裁减了总司令部里所有冗员，保里斯在人事

调整后仍留在司令部里。保里斯被安置在别尼生伯爵身边。别尼生伯爵认为这个青年公爵是稀有人才，这个感觉也像保里斯跟随过的一切人那样。

在最高统帅部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是库图佐夫派，一派是总参谋长别尼生派。保里斯属于后一派，可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一方面对库图佐夫表示卑躬屈膝的敬意，另一方面又使人觉得这老头子不中用，全部事务都是别尼生一人在主持。现在到了会战的关键时刻，这件事应该导致库图佐夫下台而让位给别尼生，即使库图佐夫打了胜仗，也要使人觉得一切是别尼生做的。无论如何，明天打完仗后，一定会嘉奖许多人，并且一批新人将被提拔，因此，保里斯今天整天都处于亢奋状态。

在凯萨罗夫之后，其他一些熟人也来到皮埃尔面前。皮埃尔来不及回答大家向他纷纷提出的关于莫斯科的问题，也顾不上听取别人的讲述。所有人的脸上都表现了兴奋和不安的神情。不过皮埃尔觉得，一部分人所以兴奋只是由于考虑个人的成败得失，而另一部分所以兴奋则不是因为个人问题，而是关于大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库图佐夫看到了皮埃尔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群。

“叫他到我这里来。”库图佐夫说。

副官传达了总座的意思，于是，皮埃尔向长凳走出。但一个民团军官赶在他之前走到库图佐夫面前。这是陶洛霍夫。

“这家伙怎么到这里来了？”皮埃尔问。

“这个人是个骗子，到处钻营！”有人回答皮埃尔。“您知道，他曾被降职，现在又要往上爬了。他提出一些作战方案，有天夜里还爬到敌人的哨兵线……是条汉子……”

皮埃尔摘下帽子，在库图佐夫面前恭敬地鞠了一躬。

“我知道，如果我向总座禀报，您也许会把我赶走，或者您已经清楚我要报告的事情了，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也无所谓……”陶洛霍夫说。

"噢，噢。"

"如果我说得对，我就能为祖国作出贡献，我准备为祖国而战，献身疆场也在所不惜。"

"噢，噢。"

"如果总座需要一名不怕死的人，请别忘记我……也许总座用得着我。"

"噢……噢……"库图佐夫重复说，用他那只笑得眯起来的独眼望着皮埃尔。

这时，保里斯使出他那宫廷侍臣的灵巧劲儿，和皮埃尔并排走近总司令，并用十分自然的表情低声对皮埃尔交谈，好像继续已开始的谈话：

"民团穿了清洁的白衬衫，准备为国捐躯。多么英勇啊，伯爵！"

保里斯对皮埃尔说这话，显然是让总司令听见。他明白库图佐夫会听到这话。果然，总司令对他说：

"你说到民团什么？"他问保里斯。

"总座，他们都穿上白衬衫，准备明天为国捐躯。"

"啊！……伟大无比的老百姓！"库图佐夫说，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伟大无比的老百姓！"他叹了一口气，重复说。

"您想要闻火药味吗？"他对皮埃尔说，"真的，这味儿非常好闻哪。我有幸对您的夫人表示敬慕。她好吗？我的住处可以提供给您使用。"库图佐夫心不在焉地张望着，似乎忘记了他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就像一般老年人那样。

然后，显然是想到了什么，招招手叫副官凯萨罗夫的弟弟安德烈过去。

"马林那几句诗……那几句诗……怎么说的？关于盖抗科夫他写过：'你在军校当教员……'你念念，你念念，"库图佐夫说，显然是要笑。

凯萨罗夫念诗……库图佐夫笑眯眯地随着诗的韵律点着

头。

皮埃尔离开库图佐夫时，陶洛霍夫走到他面前，拉住他的手。

“我很高兴在这里遇见您，伯爵。”他旁若无人地大声说，声音格外坚决和庄重，“天知道明天我们中间谁还能活在世上，我很高兴现在有机会对您解释，对于我们之间发生的误会，我感到很遗憾，并希望您不要对我有什么恶感，请您原谅我。”

皮埃尔微笑着望着陶洛霍夫，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陶洛霍夫眼睛含着泪，拥抱并吻了皮埃尔。

保里斯向他的将军说了几句话。别尼生伯爵招呼皮埃尔，邀他一起到防线视察。

“您会对这事感兴趣的。”他说。

“是的，这事一定很有趣。”皮埃尔说。

过了半小时，库图佐夫到塔塔利诺瓦去了。别尼生带着随从和皮埃尔到防线进行巡视。

二十三

别尼生从果尔基下来，沿着大路来到一座桥边。这座桥就是刚才军官从土岗上指给皮埃尔看，说是左翼中心的地方。在桥边的岸上摆着许多散发着香气的新割下的草秸。他们过桥走到鲍罗金诺村，从那里向左转，经过许多部队和大炮，走到民团正在挖土的高岗上。这是一个多面堡，还没有命名，后来被称为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或者土岗炮台。

这个多面堡没有引起皮埃尔的特别注意。他说不清楚，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要比鲍罗金诺战场的其他地方更有纪念意义。然后他们骑马经过峡谷，来到谢苗诺夫村。士兵们正在拆走村里农舍和仓库的最后一批木料。后来他们上山又下山，穿过好像被冰

雹毁坏的黑麦田，顺着炮兵新铺的路，来到一座正在修筑的尖顶堡旁边。

别尼生在尖顶堡前停住，遥望昨天还是我们的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可以看见那里有几个骑马的人。军官们告诉他，那不是拿破仑就是缪拉。大家都全神贯注地望着这一伙骑马的人。皮埃尔也往那里张望，极力想看清骑马的人中哪一个是拿破仑。最后，那些骑马的人下山不见了。别尼生与走到他跟前的一位将军说话，说明我军的整个阵势。皮埃尔听着别尼生的话，极力想要了解当前这场战役的关键，但他失望地感觉到，在这种事上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什么也不懂。别尼生停止了说话，发现皮埃尔正在旁边听着，忽然对他说：

“我想，您可能不感兴趣吧？”

“不，我非常感兴趣。”皮埃尔显然说了违心话。

他们走下顶尖堡，向左沿着低矮稠密的桦树林间的道路前进。他们来到树林中央，一只棕色的白脚兔子在他们前面跳出来。这兔子被大队人马的马蹄声惊骇得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在他们前面又跑又窜，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笑声，直到有几个人向它叫着喊着，才窜到路旁，又消失在树丛里。他们在树林里走了大约两俄里，来到一块空地上。那里驻扎着负责左翼防卫的杜契科夫军的部队。

在左翼边上，别尼生情绪激昂地说了许多话，并且发布了皮埃尔认为很重要的命令。杜契科夫军队阵地的前面有一个高地，但没有部队驻扎。别尼生大声批评这个失误。他说，这个高地控制全区却无人防守，而把军队驻扎在它下面，简直是发疯了。有几个将军也发表同样的意见，其中一个将军带着军人急躁的脾气说，这是把他们放在那里听任敌人宰割。别尼生自作主张，下令把部队调到高地上去。

左翼上的这个命令，使皮埃尔更加怀疑自己对军事的理解能力。皮埃尔听着别尼生和将军们批评山下部队的阵形，完全明

白了他们的意思，也赞同他们的意见。但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对那个把军队部署在山下的人怎么会犯这样明显而严重的错误而理解不了。

皮埃尔不了解，这些部队不是像别尼生所想的，驻在这里是为了守卫阵地，实际上是隐蔽在那里打埋伏，即为了出其不意地对逼近的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别尼生不知道这个意图，没有报告总司令，就自作主张地把部队调到前面去了。

二十四

二十五日黄昏，天空晴朗，安德烈公爵支着臂肘斜躺在克尼亚兹科伏村的一所破仓房里。这个村在他那个团的营地边缘。通过破墙的裂口，他望着墙旁一排下部树枝被砍去的有三十年树龄的桦树，望着有燕麦垛子的田地，以及有一堆堆篝火冒烟的矮树丛——士兵正在那里烧饭。

安德烈公爵虽然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圈子很小，精神不愉快，也不被人理解，他却如同七年前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前夜那样，感到又兴奋又愤慨。

明天进行会战的命令已发出，他也已接到。此刻他没有别的事要做。但一些最简单、最明了、因而也是最可怕的思想却让他不得安宁。他清楚，明天的会战，将是他参加的最可怕的战斗。他生平第一次，清楚地、几乎是确实地、简单而可怕地想到他可能死去。这事同别人有什么关系他从不考虑，他想到的只是对他本人、对他灵魂的影响。从这一思想高度出发，从前使他苦恼、焦虑的一切，都忽然被一道冰冷的白光照亮了，没有阴影，没有背景，没有轮廓的差别。他觉得整个生活就如同幻灯一样，在人工光的照耀下，他透过玻璃长时间地进行观察。现在，没有那片玻璃，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看见那些拙劣的图片。“是的，是的，这些就是

使我激动、使我欢喜、使我苦恼的幻觉。”他自言自语，在头脑里翻阅着他生活幻灯的主要图片。如今，他是在冰冷的白光——死的白光的照耀下观看这些图片的。“看，这些拙劣的图片，曾经一度显得那么漂亮和神秘。荣誉、社会地位、对女人的爱情、祖国——这些图片我以前认为是多么重要，其意义又是有多么深远啊！可是所有这些，在那个似乎为我而来的早晨的冰冷白光照耀下，又显得那么明了，苍白和粗俗！”他一生中遭遇的三大烦恼使他牵肠挂肚：他对一个姑娘的爱情、父亲的去世和占领了俄国半壁江山的法军侵略。“爱情！……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她充满神秘的魅力。我过去对她倾注了多少爱呀！我有过同她共享爱情和幸福的诗意盎然的幻想。啊，我真是个幼稚的孩子！”他怨恨地说出声。“哦！我相信一种理想的爱情，以为我离家一年她会对我忠实无比！就如同寓言中温柔的小鸽子，她应当在思念中变得憔悴了。这一切其实非常简单……这一切真是太简单也太可恨了！

“父亲在童山建房修路，以为那就是他的领地，他的土地，他的空气，他的农奴，但是拿破仑来了，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个人，把他像路上的草芥一样扫掉，他的童山和他的全部生活顷刻间都毁灭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还说，这是上天的考验。他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可考验的？他去了，再也不可能复活了，那么这是对谁的考验呢？祖国啊，莫斯科被摧毁了！明天我将被打死，甚至不是被法国人打死的，而是被自己人打死的，就像一个士兵昨天在我耳旁放了一枪一样。法国人一来，就会抓住我的双脚和头随便扔到坑里，免得我在他们鼻子底下发臭。新的生活秩序将来还会出现，那种生活别人也会逐步适应，但我不会知道这些，因为那时我已在人间消失。”

他注视着一排在阳光下枝叶黄绿掺杂、树皮发白的桦树。“死，让他们明天杀死我，我这个人明天将在人间消失……一切都存在，却让我消失了。”他清楚地想像到那个没有他的世界。这

些明暗交错的桦树，这些变幻不定的白云，这些炊烟——他觉得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变形了，好像变成可怕的骇人的东西。一阵寒气掠过他的脊背。他急忙起身，走出仓库，在外面散起步来。

他回来以后，仓库后面传来一片说话声。

“谁在那里？”安德烈公爵大声问。

红鼻子大尉基莫兴，原来当过陶洛霍夫的连长，现在因为军官缺乏而升任营长。他胆怯地走进仓库。一个副官和团里的军需官跟着他进来。

安德烈公爵连忙站起来，听军官向他汇报，他又向他们发出几项指示，准备让他们走，此时从仓库后面传来熟悉的不清晰的说话声。

“该死！”一个人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说。

安德烈公爵从仓库向外一望，看见皮埃尔向他走来，他被地上一根木棒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安德烈公爵通常不喜欢看到自己圈子里的人，尤其不喜欢看到皮埃尔，因为他使他回忆起上次去莫斯科的痛苦时刻。

“哦，是你！”他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真是没想到。”

安德烈公爵说这话的时候，敌意多于冷淡，这是他的眼睛和他的脸色显露出来的神情。这一点，皮埃尔立即注意到了。他走近仓库时情绪不错，但看到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立即感到局促不安。

“我来……就是……您知道……我来……我觉得有兴趣……”皮埃尔说，他在这天已经毫无意义地重复许多次“有兴趣”。“我想看看打仗。”

“噢，噢，那么共济会弟兄们对战争有什么看法？如何防止战争呢？”安德烈公爵嘲笑地说，“莫斯科怎么样？我家里的人怎么样？他们最后到了莫斯科了吗？”他严肃地问。

“到了。裘丽告诉我的。我去看他们，但没有碰到。他们到莫斯科乡下去了。”

二 十 五

军官们起身告退，安德烈公爵好像不乐意同他的朋友单独相处，就请军官们就座喝茶。勤务兵送来凳子和茶。军官们面带诧异看着皮埃尔胖大的身躯，聆听他讲述莫斯科的情形，和他所观察的我军阵地。安德烈公爵沉默不语，他一脸阴云，使得皮埃尔同和蔼的基莫兴营长讲话更多些。

“请问你懂军队的整个部署吗？”安德烈公爵从中插话。

“嗳，你说这话是何意图？”皮埃尔说。“我又没当兵，当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还是了解总部署。”

“好像，你我谁都明白。”安德烈公爵说。

“哦！”从眼镜上方皮埃尔打量着安德烈公爵，疑惑地说。“那么，库图佐夫上任，你有什么意见呢？”他问。

“我很高兴，他被任用，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安德烈公爵说。

“那么，请你对巴克莱·德·托里说说你的看法？在莫斯科，别人在议论他什么？你认为他如何？”

“你问一问他们吧。”安德烈公爵指指军官们说。

带着宽厚的微笑皮埃尔望了望基莫兴，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他。

“先生，自从总座受命以来，我们又如重见天日。”基莫兴一边说，一边不时怯生生地看着自己的团长。

“这是怎么回事？”皮埃尔问。

“嗯，拿木柴和草料举例吧。当我们撤离斯文强尼之时，不敢动用树枝和干草，或者其他东西。既然我们要撤离，这些就可以落在他们手中，您说对不对，长官？”他对安德烈公爵说，“可是谁都不敢动。我们团为此吃官司的两个人。但是总座一到，事情明

了了。重见天日了……”

“可是，禁止是何目的呢？”

莫基兴不知所措地看看四周，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问题。皮埃尔也向安德烈公爵就这个问题提问。

“为了不践踏我们留下的敌占区，”安德烈公爵恶狠狠地讽刺说，“不允许抢劫百姓，生怕部队养成趁火打劫的陋习，这倒是必要的。他的判断在斯摩棱斯克，也很正确：法国人能够包抄我们，他们的实力超过我们。但是他没能理解，”安德烈公爵突然低声喊起来，“但是他没能理解，这是我们首次为保卫俄国领土而抗争，军队中士气高涨，那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连续两天抵御法军，通过这一胜利，我方的力量增强了十倍。他下令撤离，我们的努力和损失都付之东流了。他并没有卖国之心，他努力想把事情办得更好，他思考问题也很周全，但因为他不适宜。他之所以不适宜，就因为他与所有的德国人类似，思考问题太过仔细，太过周全了。怎么说呢……好吧，比如说，你父亲有个德国跟班，这个跟班很出色，他能够令你满足一切的需求，他干活也很出色的。但在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就将辞掉那跟班，自己亲自笨手笨脚地照料父亲，即使是手脚笨拙，自己人照料也会比一个不相干的能干的外人强。巴克莱的情况正是如此。在俄罗斯强大之时，是可以请外人干事的，他原来是一个优秀的大臣。但情况一旦危急，需要的是自己的人，需要的是亲人。可是在你的俱乐部中，有人就把他看成叛徒！他被诬蔑是叛徒，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因为错误的指责而感觉羞愧的，若把叛徒称为英雄或者天才，那就更不适宜了。他是一个诚实而很守旧的德国人……”

“但有人称他是精明的领袖。”皮埃尔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精明的领袖’。”安德烈公爵嘲笑着说。

“嗯，就是能预料各式各样的事故……嗯，就是能够看透敌人的内心。”皮埃尔说。

“那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公爵说，好像那是一个不言而喻的

问题似的。

皮埃尔吃惊地看看他。

“不过，有人认为打仗如同下棋。”皮埃尔说。

“正是，”安德烈公爵说，“只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下棋每走一步可以深思熟虑，不被时间束缚。此外还有一个差别，马总是比卒子强，两个卒子又总比一个卒子强。但是在战争中，有时一个营能战胜一个师，而有时却比不上一个连。两军力量的抗争是无人能预知的。说实话，要是参谋部的部署能决定战争胜负，那我也甘愿留下从事部署了，但我现在能有幸在这里服役，在团里和各位先生相处。我以为，是我们真正决定明天的战役，而不是他们……，胜利不是依靠阵地、依靠武器，也不依靠人的数量，尤其不依靠阵地。”

“那么到底依靠什么呢？”

“依靠意志，依靠我们心中的意志，依靠他心中的意志，”他指了指基莫兴，“依靠每个战士内心的意志。”

安德烈公爵瞧了一眼基莫兴，基莫兴惊异地看着自己的指挥官。安德烈公爵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这时变得神情激昂。他显然抑制不住忽然涌上心头的千思万绪。

“下定决心要打胜仗是谁，争得胜利的就是谁。在奥斯特里茨我们为什么会战败？我们同法国人的损失相差无几。但是我们过早预言战败的是我们，果然应验了。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在那里开战，我们只想尽快撤离战场。‘战败了，那只有跑！’于是我们就跑开了。我们要是到傍晚都不曾说过这样的话，谁知道情况又是如何。我们明天就不这样的说话了。你认为，我们的阵地左翼力量薄，右翼偏长。这是瞎说，事实不是如此。我们明天将面临什么样的战局呢？不计其数的五花八门的突发事件会在刹那间从我方或者对方、逃走或不逃走、枪杀这个或枪杀那个来做决定。而现在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玩笑而已。问题在于，与你一起巡视阵地的人不仅不能挽救战局，

反而有碍战局。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微小利益。”

“在这样的时刻吗？”皮埃尔不以为然地说。

“在这样的时刻，”安德烈重复一遍，“他们关心的只是暗算对手、多赢得一枚十字勋章和绶带的机遇。可是我认为明天就是：十万俄国军队同十万法国军队相战，也就是二十万大军的生死搏斗。谁猛打猛冲，谁不畏惧牺牲，谁就会获胜。如果你愿意听，我愿意告诉你，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不管上司如何糊涂，明天我们必胜，明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大人，这话不假，千真万确。”基莫兴说，“现在我们谁都不怕死！说真的，我们营的士兵都戒酒了，他们说现在不是喝酒之时。”

大家没有再说什么，纷纷起身。安德烈公爵和他们一起，走出了仓库，最后向副官作了一些指示。军官们刚离开，皮埃尔便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想与他说话，忽然，在离仓库不远的大道上，传来了阵阵马蹄声。安德烈公爵顺着声音向那边看去，认出了伏尔佐根和克劳塞维茨，一名哥萨克跟在后面。他们骑马过来，边走边谈话，皮埃尔和安德烈在无意之中听见了他们的议论：

“我不敢恭维战争要转移到空旷的地带的意见。”一个人说。

“正是，既然战争的目的是要削减敌人，就不能顾及个人的牺牲。”另一个人说。

“对。”第一个人附和说。

“转移到空旷的地方，”当他们走远了，安德烈公爵愤愤地复述他们的话，“到空旷的地方，在那里，在童山上，有我的父亲、儿子和妹妹。说这样话的人信口开河。是啊，我告诉过你，这些德国老爷若是明天不能战胜，他们就会把坏事做尽，因为在他们德国式的脑袋里，只有一文不值的空头理论，在他们心中没有理想、抱负，但是基莫兴有。他们把整个欧洲都奉献给拿破仑，又跑来教育我们，真不愧为是个好教师！”他高声嚷着。

“那么，你认为我们明天能战胜吗？”皮埃尔问。

“当然，当然。”安德烈公爵漫不经心地说。“要是我手中有权，有一事我必然反对，我拒收俘虏。干吗要收俘虏呢？是骑士精神。法国人侵占了我的家园，又把战火烧近莫斯科，他们一直是在蔑视我们。他们是我们的仇敌，依我的观点，他们罪大恶极。基莫兴也这样认为，全军将士都这样认为。应该把他们斩尽杀绝。既然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就不可能再是我们的朋友，不能听信他们在蒂尔西特说了些什么。”

“对，对。”皮埃尔说，双目有神的望着安德烈公爵，“我完全支持你的明见！”

发生在莫扎依期克山上，至今一直使皮埃尔困惑的那个问题，现在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现在他弄明白了这场战争和即将进行的战役的全部意义及其重要性。他今天所目睹的一切，他匆匆从人们脸上所见的那种庄严肃穆的表情，都体现出了新的意义。人人身上都充满了爱国的潜能(物理学名词)，这种潜能告诉了他，为什么这些人心甘情愿地准备为国捐躯。

“拒收俘虏，”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拒收俘虏，从这一件事情中，就可以改变整个战争，使它变得不那么血淋淋。否则我们是把战争当儿戏。讲宽宏大量，讲恻隐之情，这是很糊涂的。讲宽宏大量和恻隐之情，就像贵族小姐们看见屠杀牛犊时，会感到头晕目眩一样。她们心肠软，见不得血，但吃起加调料的小牛肉来还是爱不释口。有人向我们大讲战争的道义、骑士的精神、停战谈判和怜悯无辜者等等，这些都是谬误。在一八〇五年，我看见过骑士精神，停战谈判：我们上了当，我们又来骗别人。他们抢劫属于别人的财产，发行伪钞，尤其是杀害我的孩子、我的父亲，还大谈什么战争道义和对敌人要宽宏大量。拒收俘虏，只去枪杀别人和自我牺牲！谁要是体验了我所亲身经历过的这些痛苦，谁就可以理解……”

安德烈公爵原来认为，敌人是否像占领斯摩棱斯克那样攻

占莫斯科，对他来说无所谓，但这时，他感到喉咙里一阵痉挛，竟一时说不下去了。他默不作声地来回走了几圈，他的目光中闪烁着灼热的光辉，嘴唇微抖着，他又接着说：

"在战争中如果不讲宽宏大量，那么只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值得牺牲的时候才参与战斗。在这种情形下，要是巴维尔·伊凡内奇打了米哈伊尔·伊凡内奇，那就根本不会发生战争。要是打仗，那就得像现在这样。到那时，部队中的斗志也就不同了。到那时，拿破仑所率领的威斯特法利亚人和黑森人就不会跟着他来入侵我国，我们也就不会莫名其妙地跑到奥地利和普鲁士去参加战斗了。战争不是温文尔雅之事，而是现实中最残酷之事。一定要明白这点，不要以为战争是儿戏。必须严肃认真地慎待这一危险的行动。关键在于不可听信一切谎言，战争就是流血，不是游戏。否则战争也会变成闲来无事和轻举妄动人的消遣之事……军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光荣。战争到底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打胜战？军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战争的目的是残杀，战争使用的手段是间谍、叛变、策反、居民破落、抢劫和盗窃来维系部队的给养；足智多谋来源于欺诈，没有自由就是军人的秉性，有的只是纪律，以及懒散、无知、残酷、淫乱、酗酒。尽管是这样，军人还是受到了普遍尊重和居于最高阶层。除了中国的皇帝，所有的皇帝都身着军服；谁杀人最多，谁就最有本事……两军对垒，就如明天就要展开的战斗那样，相互残杀，几万人受伤，然后举行礼拜感恩，感谢被残杀的数以万计的人（人数还会增加），最后宣布胜利。杀人越多者，功劳也就越大。从上天上帝怎样看待他们的行为呢！"安德烈公爵大声叫着。"唉，近来我对生活看透了，感觉很痛苦。老朋友，我明白我知道的太多了，人不可以分别吃善恶树上的果子[1]……好了，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补充说，"你该睡觉了，我也要休息了，你去果尔基吧。"公爵安德烈

---

① 典出《旧约全书·创世记》。

突然说。

“哦，不必！”皮埃尔回答，他用恐惧而同情的目光看着安德烈公爵。

“去吧，去吧，战前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睡一觉。”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他匆匆走到皮埃尔跟前，拥抱他，亲吻他。“你走吧，再见。”他说，“我们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啊……”他赶紧转过身去，走进了仓房。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黑暗中皮埃尔分不清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是愤恨还是伤感。

皮埃尔沉默地站立了片刻，思考了一下是跟着他进去，还是自己返回家。“不，他不愿意让我去。”皮埃尔偷偷断定，“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他长叹了一口气，骑马返回果尔基去了。

安德烈公爵回到仓库，睡在地毯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他一闭上眼睛，一个个形象就交替着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一个形象上他愉快地停留了一阵儿，有些往事历历在目。彼得堡的一个傍晚，娜塔莎兴致勃勃、生动形象地给他讲述了发生在去年夏天的一件事，她在采蘑菇的时候，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她颠三倒四地讲述着森林深处的景象、她的感觉和她所遇到的养蜂人，并且同他谈话的经过。一边讲一边一再说，“不，我不会讲，我讲不好。不，您不会理解的。”安德烈公爵一再安慰她说他会听懂了，实际上他也明白了她所想表达的一切。对自己的描述娜塔莎并不满意。她觉得，她没有把那天的感觉如诗如画地表达出来。“这位老头挺可爱，那么阴暗的森林……他的心地却是那么善良……不，我没有讲清楚。”她涨红了脸，动情地说。这时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微微一笑，就像他看见她那时的情况一样。“我知道她，”安德烈公爵想。“不只知道，并且我喜欢她身上的这种魅力，喜欢她的诚恳、坦率和她那种血肉相连的心灵……我爱这心灵，爱是如此地强烈，爱中获得幸福……”他突然想起，他的爱情是

如何没有了结果。“原来他根本不需要，根本看不到、也不理解这个问题。他只是看到，她的外表如何美丽漂亮，他不屑把他的命运和姑娘的命运结合紧密。那么我呢？至今他还活着，还活得快快乐乐。”

像被人烫了一下似的，安德烈公爵一下子跳了起来，又在仓库前面来回踱步。

二十六

鲍尔金诺会战的前夜，八月二十五日，法国皇宫总督波塞先生和法布维埃上校来到位于瓦卢耶瓦的拿破仑的行营。波塞先生来自巴黎，法布维埃上校来自马德里。

换上了朝服的波塞先生，命人把他送给皇帝的礼物箱抬在了前面，走进了拿破仑行营的前室，一面和围在他身旁的拿破仑的副官谈话，一面打开了箱子。

没有走进行营的法布维埃，同站在门口认识的将军们交谈。

拿破仑皇帝还没从卧室里走出，正在进行他的梳理打扮。他哼了几声，清了清喉咙，一会儿转过厚实的脊背，一会儿挺起长有胸毛的胖胸脯，让侍者用刷子刷洗。另一个侍者用手拿着香水瓶，向保养得很好的皇帝身上喷洒香水，他那副神气的手在表明，只是他一个人懂得该洒多少香水和洒在哪里。拿破仑的短发湿淋淋地纠结在前额上。他那又黄又浮肿的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情。“接着刷，使点劲……”他耸了耸肩膀，清了清喉咙，对为他擦背的侍者不断说。走进卧室的一个副官，向皇帝禀报，在昨天的战斗中抓获了多少俘虏，报告结束站在门口，等待拿破仑的招示。皇帝皱着眉头，向副官瞟了一眼。

“无俘虏，”他重复着副官的话，“他们宁愿被打死。这对俄军更不利。喂，接着干，使点劲儿。”他说着拱起背，把肥厚的臂膀移

过去。

“好！请波塞进来，把法布维埃也找来。”他对副官说着点了点头。

“陛下，遵命。”副官应声，走出了行营。

两名侍者急忙帮助陛下穿好衣服。拿破仑穿上了蓝色的近卫军军服，步伐坚定而快步地走出了招待室。

波塞正手脚忙乱地把皇后带来的礼物安放于靠门的两把椅子上。皇帝着装完毕很快就走了出来，令他来不及把礼物一一做好摆放。

拿破仑马上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知道他们没有布置完毕。他不想令波塞难堪，就假装没有看见他，先把法布维埃叫了过来。皱着眉头的拿破仑，默默地听着法布维埃的报告，在欧洲另一场萨拉曼卡作战的部队，是何等勇敢和忠诚，他们在努力以行动表示不辜负皇上的重托，生怕皇上不满意。在法布维埃讲话时拿破仑讽刺地说，那里没有他，也不会出现别的什么结果。

“这种局面在莫斯科我要加以弥补。”拿破仑说，“再见。”他补充说，把波塞唤来。这时，波塞已经把礼品摆放完毕，在上面还加盖了一块布遮掩。

按照波旁王朝老臣使用的礼节，波塞向皇上深深地鞠躬，走上前，递上了书信一封。

同他说话的时候，拿破仑很高兴还揪了揪他的耳朵。

“我很高兴你的到来。告诉我，巴黎方面有些什么议论？”他说，刚才严厉的面孔变得和蔼可亲了。

“整个巴黎都在想念您，陛下。”波塞回答得很得体。尽管拿破仑明白波塞喜欢这样说话，尽管在他没有利令智昏之时明白这都是假话，他还是愿意听到来自波塞口中的这些话。他又揪了揪他的耳朵。

“让你长途跋涉，我于心不忍。”他说。

“陛下，我早有预料，见到您的地方是莫斯科的门户。”波塞

说。

微微一笑的拿破仑，漫不经心地抬起了头，朝右侧看了一眼。取来金鼻烟壶的副官，脚步轻盈地走过来，拿破仑接了金鼻烟壶。

“是的，您好运气。”他把鼻烟壶打开，举到鼻子前面，说，“您喜欢旅游，再有三天，您就可以游览莫斯科了。您一定还没料到可以看看这个亚洲部分的首都吧。您会有一次快乐的旅游。”

波塞深鞠一躬，以此来感谢皇帝对他嗜好旅游的关心，虽然直到今日他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嗜好。

“哦！这藏着什么？”拿破仑发现朝臣们都在关注那些用布遮着的地方，问。波塞以朝臣特有的灵活姿势，不转过身体，而是侧身向后倒退两步，立即拉下了这块布，说：

“这些礼物是皇后娘娘送给陛下的。”

这是一幅由席拉尔绘画的色彩浓艳的男孩肖像。他是拿破仑和奥国公主所生的孩子，不知为什么被称作罗马王。

只见画上一个英俊美貌的卷发男孩，眼神类似西斯廷圣母中基督，他在玩木棒接球的游戏。球象征着地球，手中的棒子，象征的是帝王的权杖。

画家用画展现出罗马王用棒子玩耍地球，想表达什么意寓，虽然没有文字的说明，但画中之意，无论是令巴黎的人观赏这幅画，还是拿破仑本人看这幅画，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拿破仑偏爱这幅画。

“罗马王，”他用姿势优美的动作指着画像说，“太好了！”他以意大利人善于变换表情的天赋，走近画像，摆出一副温柔和若有所思的神情。他认为他此时的一举一动将如实写入历史。他认为，此刻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属于自己的伟大。他的儿子任意玩耍整个地球，而他要表露的是，一个父爱的淳朴情感，以衬托他的伟大质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向前挪了一步，回头望了一眼椅子（椅子就在他的身后），然后坐在了画像前。他比划了一个

手势，周围的人都轻轻地退了出去，好让他一个人单独陶醉在自身的伟大之中。

他稍加休息，不知为什么，伸手摸了摸粗糙的画，站起身来，把波塞和值日官唤来。他命令把画像移至营帐外，让营外的老近卫军将士也能观赏到罗马王的风姿，罗马王就是他们所崇敬的皇上的太子和继承人。

不出所料，在他恩赐波塞先生共进早餐之时，行营前传来了老近卫军官兵前来赏画的热烈喝彩声。

"皇帝万岁！罗马王万岁！"一片欢呼声腾空而起。

早饭后，当着波塞的面，拿破仑口授御旨。

"短小精悍，说服力强！"拿破仑一口气朗读了他那不加修饰的公告，自我炫耀地说。公告内容如下：

> 战士们！盼望已久的会战即将开始。胜利全部依仗你们。我们需要胜利，因为胜利会给我们一切；舒适的住宅和即将到来的凯旋返回。如同你们在莫斯科里茨、弗里德兰、维切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那样奋勇歼敌吧！让遥远的后裔满怀自豪地牢记你们今日的辉煌。让历史记住你们，参加过莫斯科战役的英雄！

"莫斯科战役！"拿破仑重复了一遍，后来他邀请爱好旅游的波塞一同骑马出游。他走出行营，走向已经备好鞍的马。

"陛下皇恩浩荡。"其实波塞嘴上这样回答着皇帝的盛情邀请，心中却害怕骑马，很想睡觉。

拿破仑对旅游爱好者点了点头，波塞只好骑上马。拿破仑走出行营，近卫军官兵对皇太子的欢呼声一潮高过一潮，拿破仑皱起了眉头。

"把它取走，"拿破仑潇洒而威严地指了指画像，"战争对于他来说，还为时过早。"

波塞闭了眼睛，长叹一口气，低下头来，表示他很理解和赞赏皇帝的言词。

二 十 七

史学家议论，八月二十五日一整天，拿破仑都在马上观察地形，考虑各种主帅呈交上的作战方案，并亲自向将军们发号施令。

原先沿柯洛察河俄军设置的防线已经冲破了，部分战线，在俄军的左翼，由于二十四日舍瓦尔季诺多堡失守，被迫撤退。这部分战线即没有设防，又没有做河流掩体，一大片开阔地展现在前方。无论是否是军人，都十分明白，法军一定会向这里进攻。这样判断不需要苦思冥想，不需要皇帝和元帅的四处奔忙，更不需要战争天才——这是人们惯用在拿破仑头上的赞词。但是后来史学家发现，其实拿破仑本人和他身边的人，对此都有不同看法。

拿破仑视察战场，认真仔细地考察地理位置，独自点头表示赞许或者疑惑，但他的思路并没有告诉将军们，只是以不可置疑的命令的口吻向他们发出最后的决定。他在听了达武（所谓埃克米尔亲王）包抄俄军左翼的建议后，拿破仑只说了一句没有必要，但未具体说明原因。对孔朋（他负责攻击尖顶堡）提出的他带一师人马越过树林的建议，拿破仑当即接受，虽然奈伊（所谓的埃尔欣根公爵）大胆提出，越过树林可能会令会师陷于混乱的危险。

视察完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前面的地形以后，拿破仑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把在天亮以前攻打俄军工事的两个炮台安置好，同时也安排了旁边野战炮的地方。

命令完毕和一系列布置后，他返回行营，口头下达了会战部

署。

这些命令使以后的法国史学家赞叹不已，也使其他国家的史学家钦佩之至，全文如下：

> “在埃克米尔亲王驻守的平原上夜间安置了两门新炮台，天一亮向敌军对面的两个炮兵阵地开火。”
>
> “同时，第一军炮兵司令内蒂将军统率孔朋师的三十门大炮，以及德赛和弗里安两个师的全部榴弹炮推向前进，以猛烈的炮火轰炸敌军的炮兵阵地，参加炮击的有：
>
> 近卫军炮兵的二十四门炮；
>
> 孔朋师的三十门炮；
>
> 弗里安和德赛两师的储备门炮；
>
> 一共六十二门炮。
>
> “第三军炮兵司令富歇将军亲率的第三军和第八军的全部榴弹炮，一共十六门，安置在炮垒两侧攻击敌军左翼工事，总计动用四十门。
>
> “索尔比埃将军处于待命状态，立即动用近卫军全部榴弹炮，攻击敌方任何一个工事。
>
> “在炮击中，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向村庄和树林挺进，包抄敌方阵地。
>
> “通过树林孔朋将军占领第一个工事。
>
> “开战以后要根据敌人的行动发布命令。
>
> “一听到右翼炮击声，左翼立即开火。莫朗师和副王[1]师狙击兵只要看见右翼进攻，便猛烈开火。
>
> “副王缪拉占领村子后，通过三座桥过河，协同作战并归他指挥的莫朗师和席拉尔师进攻多面堡，和其他部队汇合。

---

① 指缪拉。

“要顺序行动，尽可能保留预备队伍。

“一八一二年九月六日，于莫扎依斯克御营。”

这个部署写的相当含糊不清（不要迷信拿破仑的天才），内容四项，也就是四个命令。这四个命令中没有一个能够实施，事实也不可能实施。

第一个命令是：在拿破仑指定的地点，各炮台，以及贝内蒂和富歇的炮，总共一百零二门，开火轰炸俄军尖顶堡的多面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拿破仑选定的位置，炮弹击不到俄军工事。这一百零二门炮都是在空放炮，除非指挥员私自违反命令，将炮前移。

第二个命令是：波尼亚托夫斯基从树林中向村庄前进，从左翼包抄俄军。这也是无法实现的，实际上也没有实现。因为波尼亚托夫斯基从树林中向村庄推进，他会在那里碰上挡住他去路的托契科夫，他不可能再前进去包抄俄军阵地，实际上也没有包抄。

第三个命令是：孔朋将军向树林挺进，占领第一个工事。实际上孔朋师没有完成占领第一个工事的任务，而是被延误了，因为出树林后该师被迫在霰弹下重新整队，这些拿破仑不可能预料。

第四个命令是：副王要占领鲍罗金诺村庄，经三座桥过河，协同莫朗师和弗里安师（没有提出该在何时何地前进）在同高地前进，在他统率下后两个师进攻多面堡，并与其他部队汇合。

按常理（与其说是依据这些莫名其妙的指令，还不如说是副王通过执行命令的意图），他应该是途经鲍罗金诺，在从左边向多面堡前进，而莫朗师和弗里安师则应在同一时间从前线推进。

这一项，也如同其他指示一样，没有被执行，也没有条件执行。副王通过鲍罗金诺后，被击退在柯洛察河边，无法挺进；莫朗师和弗里安师没能攻占多面堡，而被击溃了；在战斗结束时多面

堡被骑兵占领(拿破仑大概既事先没有预料,事后也没有听说)。因此,没有实现部署的任何一项命令,也没有条件实现。不过,部署中曾指出开战以后可以根据敌军举动发布新的指令,因此可能有人推论,拿破仑会在战役中作出必要的部署,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也没有条件这样做。因为在战役中,远离战场的拿破仑,他不可能知道战役中的实际情况(后来证实了这一点),在战争中他的命令没有一项得到执行。

二 十 八

许多史学家都议论,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法军没有获胜的原因,是因为拿破仑感冒了,如若他没有感冒,那么在战斗前和战斗中他所拟定的部署,一定会是天衣无缝,那么俄国必将灭亡,世界历史将会改写。有些史学家说,俄国的建立是靠彼得大帝一个人的意志,而法国从共和转变为帝国和法军进攻俄国,也是靠拿破仑的个人意志,他们认为,俄国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在八月二十六日拿破仑患了重感冒。史学家作出这样的论断不是凭空想像的。

鲍罗金诺战役的发起,如果是由拿破仑的个人意愿决定,发布的诸如此类的命令如果也是他的随意,那么感冒影响了他的意志,挽救了俄国,而俄国的救星是那个在八月二十四日忘记送防水靴给拿破仑的侍者。依照这样的逻辑推论,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就像伏尔泰玩笑中所说(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而发),巴托多缪在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向对巴黎新教徒的屠杀,是查理九世胃病发作所致。然而,有人不信俄国的建立来自彼得大帝个人意愿,法兰西帝国的建立和对进攻俄国是拿破仑的个人意愿。他的认为这种理论不仅荒谬绝伦,而且违背人类的实际生活。至于历史事件的原因,他们的解释是人世间万物之事是由上

帝主宰的，也取决于参与此事件的所有人的意愿，对这些事件的影响只是表面的、虚伪的。

巴托多缪之夜的屠杀假如并不是出于发布命令的查理九世的意愿（尽管他发布的命令），他不过是发布了命令，仅此而已，这种推测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假如鲍罗金诺八万人的残杀不是出于拿破仑的意愿（尽管是他发布了作战的命令并且指挥了战役），他也不过是发布命令而已，这种推测看来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如此，但是作为人的良知告诫了我们，同时历史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即使不比拿破仑更伟大，也不会比他更渺小。

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拿破仑并没有开一枪，也没有亲手打死什么人。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他手下人，因此亲自杀人的不是他。

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法国人屠杀俄国官兵并不是接受了拿破仑的旨意，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图。全体军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长年远征辛苦作战，全部处于衣衫褴褛、饥饿难忍的状态，当发现了有一支军队横在他们进攻莫斯科的路上，就认为是“酒瓶既然打开，没有必要剩下。”要是现在拿破仑禁止他们同俄国人开仗，他们也会先过来把他干掉，然后再去与俄国人拼命，反正他们是非战不可。

拿破仑在命令中提及，后代将永远铭记他们亲临过莫斯科战役，他们所遭受的伤亡得以安慰。他们大声狂呼“皇帝万岁，”就像他们看见画上拿棒子玩耍地球的男孩子时高喊：“皇帝万岁”相同，不论他们听到什么都会高喊“皇帝万岁”，他们除了高呼“皇帝万岁”前去拼命，以此获得莫斯科征服者的身份去寻求食物和住房，他们没有其他可求。因此，并不是拿破仑的命令，令他们残杀同类。

指挥整个会战的也并非拿破仑，因为被执行的没有一件他的部署，而且在整个战斗中他完全不知道前面实际的战争。因此战场上浴血残杀，不是出自拿破仑的意愿，而是几十万人共同参

战的共同意愿。只有拿破仑一个人认为，一切出自于他的意愿。因此拿破仑有没有得感冒，并不比一个士兵有没有得感冒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有些作者讲，因为拿破仑患上了感冒，他的布置和命令就不如以前好了，那完全是无稽之谈，因此八月二十六日拿破仑患没患感冒无关大局。

拿破仑那天所做的作战部署，一点都不比以前打胜仗的部署差，甚至更好些。战役中所臆想的命令也不比以前差，而是同以前的相当。这些部署和命令之所以显得不如以前，是因为鲍罗金诺战役是拿破仑首次没有获胜的战役。所以即使是最优秀的、经过反复推论的部署和命令，如果结果是失败的话，那么军事专家也会煞有其事地乱加批评，认为这些部署和命令不尽人意。而最差的部署和命令，如果结果是战胜了，严肃态度的理论家也会连篇累牍地挑出它的优点大肆宣扬。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威罗特的部署就是这种作品中的典范，但还是有人指责它，不过是它过于烦琐。

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拿破仑执行政权代表的重任，就如同他在其他战役中一样，甚至更美满。他没有做出任何有损于战役的事情；他采纳最合理的建议，他没有丧失理志，没有自相矛盾之处，没有惊慌失措之举，没有逃离现场，从中他发挥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天赋，从容不迫地扮演了领袖的角色。

二十九

第二次仔细观察战线回来以后，拿破仑说：

“棋子已摆好，明天就要开战了。”

他吩咐给他斟上混合香酒，又招来波塞，和波塞聊巴黎，谈他准备在皇后宫中作出变更，皇宫总监为他对宫中微细环节的

记忆感到惊讶。

他关心繁琐小事，嘲笑波塞是旅游痴，随便聊天，好似一个具有丰富经验又信心十足的外科大夫挽起袖子，换上白大衣，而把病人绑在了手术台上："这事非常明白，我有把握，该什么时候出击，就什么时候出击，而且一定能够旗开得胜。现在我可以随意闲聊，我越讲笑话，越镇静，你们就尽可以放宽心，对我的天赋，也越佩服。"

拿破仑喝完了第二杯混合香酒后回去休息，因为还有一件大事明天要做。

对面临着的大事他非常在意，难以入睡。尽管夜间的潮气加重了他的感冒，在夜里三点钟他大声擤着鼻涕，他走到营房内的大房间，问俄军是否撤退。有人回答说，敌人的火光还在原地。他得意地点了点头。

值班副官走进了行营。

"喂，拉普，你认为我们今天能取胜吗？"拿破仑问。

"陛下，无可置疑。"拉普回答。

拿破仑望了望他。

拉普说："陛下您还记得在斯摩棱斯克对我说过的话吗？酒瓶既然打开，就没有必要剩下。"

拿破仑把头靠在手上皱着眉头，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凄惨的军队！斯摩棱斯克一战减员甚多。命运好似女人一般，朝三暮四，拉普。我一向认为，现在更切实体会到了。那么，拉普，近卫军……近来近卫军可好？"他问。

"放心，陛下。"拉普回答。

拿破仑把一片药放入嘴里，看了看表。他睡不着，但现在离天亮还早，又不能再发布什么命令来打发时间，因为该发的都已经发过了，现在只是执行的问题了。

"近卫军的给养发放了没有？"拿破仑厉声问道。

"放心，陛下。"

“大米呢？”

拉普回答，皇帝赐发大米的命令他已经传达，但拿破仑还是不高兴地摇了摇头，好像不相信他的命令已被执行。拿着混合香酒的侍者走了进来。拿破仑让给拉普也斟上一杯，自己沉闷地喝着酒。

“我品不出味道，也丧失了嗅觉。”他闻了闻酒杯说，“感冒还真讨厌，当医生的，连感冒都治不好，还当什么医生？科维扎尔给了我这些药片，可是什么作用也没有，这些药能治什么病？什么病都治不好。我们的身体像是一架生命的机器，不是靠药物来维持。不能干扰生命，要让生命自己去保护自己，拿药物去扰乱它不如让身体具有抵抗力。我们的身体又像是钟表，它能够走一定的时间；钟表匠打不开这块表，只是瞎摸，胡乱摆弄。我们的体魄就是一架生命的机器。事实就是如此。”拿破仑爱下个定义，战时他又别出心裁地下了一个定义。“拉普，您懂什么是军事艺术吗？”他问，“那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战胜敌人的艺术。事实也是如此。”

拉普没有答话。

“我们明天就要同库图佐夫交战了！”拿破仑说，“我就要看看！您还记得吗，布劳瑙他指挥部队，竟一个星期没有视察过一次工事？我们要去看看！”

他又看了看表，才四点钟。可是他既不想睡，又喝光了混合香酒，还是无所事事。他站起身来，来回踱步。他穿着暖和的外衣，头戴帽子，走出营区。又黑又潮的夜，水珠从空中掉下。近处法国近卫军的营火隐约燃烧；远方，俄军阵营的火光在烟雾中闪亮。周围一片肃静，只能听见调换阵地的法军士兵的沙沙脚步声。

在行营前，拿破仑踱来踱去，一会抬头望望营火，一会儿静静地听听脚步声，他从一个头戴皮帽高个子站岗的卫兵身边走过。卫兵一看见皇帝，立刻把身体挺的像一根黑柱子一样直。拿

破仑站在了他的身边。

“你什么时候入伍的？”他对士兵说话总是拿着腔调，惯用军人那种即亲切又粗鲁的口吻。卫兵回答了他。

“唉，你也是个老兵了！你的团领到大米了没有？”

“陛下，领到了。”

拿破仑点点头，走开了。

五点半钟，拿破仑骑马向舍瓦尔季诺村跑去。

天刚蒙蒙亮，空中渐渐晴朗，可见东方漂来一片乌云。被遗弃的营火在清凉的晨光中熄灭。

从右边传来一声深沉的炮声，在万籁俱寂中渐渐消失。过了几分钟，又响起第二下、第三下炮声，空气为之震动，紧接着，第四下、第五下炮声又在近处右侧轰轰地响起。

还没有消失第一次炮声，后面的炮又接踵而来了，一个接一个，汇成了一片。

拿破仑带着随从，跑向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在那里下了马。这时已经开战了。

三 十

皮埃尔从安德烈公爵处返回果尔基，告诉马夫备马，一早叫醒他。接着就在保里斯留给他的隔板后面的角落中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皮埃尔醒来时，屋里已没有人。小窗户的玻璃被震的琅琅作响，马夫站在旁边摇他。

“老爷！老爷！老爷！”马夫不停地摇着他的肩膀，大声叫他，眼睛并没有看他，显然是不指望能推醒他。

“什么事？开始了？时间到了？”皮埃尔惊醒，问。

“您听炮声。”当过兵的马夫说，“老爷们都走了，总司令也早就过去了。”

皮埃尔赶紧穿好衣服，跑上了台阶。户外晴朗，空气清新，露珠满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从空中乌云后面露出来的太阳，仍有一半阳光被乌云遮掩，从街外面屋顶上照到布满露珠的土地上、房屋的墙上、窗户上和皮埃尔拴在屋外的马身上。在门外炮声更显得格外清晰，带着哥萨克骑马的一个副官从街上跑过。

“该上路了，伯爵，该上路了！”副官喊道。

皮埃尔吩咐马夫拉着马跟在他的身后，沿着街道走向昨天他在那里观察战场的土岗。有一群军人在土岗上，在那里可以听到参谋人员用法语谈话，还可以看见头戴红箍白帽的库图佐夫，他一头白发，后脑勺缩在肩膀里。库图佐夫用一个单筒望远镜观察前面的大道。

皮埃尔走上山岗，向前眺望，一派壮观的景象令他心旷神怡。这就是昨天他从土岗上欣赏过的美丽画面，如今这个地方到处是军队，到处弥漫着炮火的硝烟。这时从皮埃尔的右后方明亮的太阳冉冉升起，斜射的阳光穿过早晨清凉的空气，向大地洒下了金黄色和玫瑰红的光线和长长的阴影。远方的树林好像是用黄绿宝石雕塑成，黑乎乎的树梢相互错落地呈现在地平线上。在树林中，瓦卢耶瓦后面，斯摩棱斯克大道蜿蜒着，大道上布满部队。不远处是金黄色的田野。前前后后到处都是部队。这一切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庄严雄伟、令人振奋。但最令皮埃尔惊讶的还是战场本身、鲍罗金诺村和柯洛察河两岸的阵地。

从柯洛察河上看，在鲍罗金诺村和村庄的两侧，特别是左侧，从沼泽地的两岸伏依纳河流入柯洛察河的地方，笼罩着一片迷雾。迷雾慢慢地散开、融化，在灿烂的晨光下，把大地万物染得五彩缤纷。大炮的硝烟同迷雾交杂在一块儿，在这片烟雾中到处都闪烁着晨曦的阳光：一会儿在河面上，一会儿在露珠上，一会儿又在河的两岸或是在鲍罗金诺军队的刺刀上。在薄雾中，可以看清有座白色的教堂、鲍罗金诺农家的屋顶、一群群的兵士，以及绿色的弹药箱和一门门大炮。这一切都在飘动，或者像是飘

动，这是由于烟雾在空间中不停地飘浮荡漾造成的。和鲍罗金诺附近洼地上满布着迷雾那样，在村庄外面，在天上、特别是在战线的左侧、在树林中、在田野中、在洼地中、在高地中，阵阵烟雾不断地升起，有时成一团，有时成几团，有时稀散，有时密集。硝烟膨胀，扩散、缭绕、融合，把整个空间充满。

令人诧异，这些阵阵硝烟和轰轰炮声竟形成一片迷人的景观。

“噗—噗！”突然平地而起一团浓烟，颜色多变，一会由紫变灰，一会儿由灰变白，一秒钟后又发出了“嘭—嘭！”的响声。

皮埃尔回头一看，是一团硝烟腾空而起，接着又是好几团硝烟，随风飘去。紧接着又是“噗……噗噗……”三四团硝烟腾空而起，隔了一会儿，又是悦耳的、响亮的和有节奏的“嘭！—嘭！—嘭！”声。这些硝烟时而随风飘动，时而停滞不前，树林、田野和闪亮的刺刀就好像在它们的身旁奔驰，左侧田野和树丛中不断升起团团硝烟，接着又是震耳的响声；一团团较小的余烟硝烟在近处洼地和树林中冒出，它们还不能形成球，但接着也发出低低的响声。“嗒拉—嗒拉—嗒拉，”步枪的响声传来，虽然响声不断，但比起炮声来，则更显得无序而低微。

皮埃尔想到那边有硝烟、刺刀闪光、大炮和轰轰声响的地方去。他转头看了看库图佐夫和他的随从，以自己对他的印象和别人对他的印象作了一番比较。大家和他一样，都在眺望战场，并且也有着同样的情感。人人的脸上却闪烁着爱国的热情，这种热情皮埃尔在昨天就意识到了，但是真正领悟和理解却是他和安德烈公爵谈话以后。

“走吧，走吧，好人，基督保佑你。”库图佐夫向站在身边的将军说，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战场。

将军接命走下山去，在皮埃尔身旁走过去。

“去渡口！”将军口气严厉而冷冷地答复了一个参谋官。

“我也同去，我也同去。”皮埃尔心中想着，便随将军走去。

哥萨克给他带来了马，将军骑了上去。皮埃尔走到牵着几匹马的马夫前面，询问哪一匹最驯服，随后骑上了给他指定的马。他抓住马鬃，脚尖向外，用腿夹住马肚子。他感觉眼镜往下滑，但又不敢放松马鬃和缰绳。他跟在将军马后奔跑起来，惹得在土岗上观望的参谋官哈哈大笑。

三十一

跟随着那位将军，皮埃尔下了山。突然将军向左拐走，皮埃尔找不见他，冲到了前面的步兵队伍中。从他们中间他忽左忽右地穿过去，到处都是神色紧张的士兵，他们正在忙着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他们用愤怒而质问的目光盯着这个头戴白帽子的胖子，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骑马冲挤他们。

有人对他大声喝道："你怎么骑马跑到队伍中来了！"另一个士兵用枪托推他的马。皮埃尔伏在马鞍上，极力控制着受惊的马，冲到了士兵前面的空旷地带。

在他的前面是一座桥，桥旁有一队士兵正在射击。皮埃尔跑到他们前面，不知不觉来到横跨柯洛察河的桥旁。这座桥是在果尔基和鲍罗金诺两地之间，法军在占领鲍罗金诺后首先向它进攻。皮埃尔看见了前方的这座桥，发现在桥的两头和草地上，他昨天曾看见的一捆捆干草中，士兵们在硝烟中忙着什么。虽然这里的射击声没有停止，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沙场。他没有听见枪弹的呼啸，也没有看见炮弹掠过头顶，没有瞧见河对面的敌人，也没有发现什么人员伤亡。实际上已有许多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倒下去了，他的脸上仍是笑容满面，东张西望。

"这家伙怎么在前线溜马？"又有人对他大声喊叫。

"向左拐，向右拐。"有人向他叫起来。

皮埃尔向右拐去，无意中看见了他所认识的拉耶夫斯基将

军的一个副官。这个副官火冒三丈地对皮埃尔瞪了一眼，刚要向他发脾气，但发现是他，就向他点了点头。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一边说，一边向前跑去。

皮埃尔感到自己来的不是该来的地方，又不是该来的时候，碍手碍脚，不知该干些什么，就随副官跑去。

“这里发生了什么，您可以带我一起走吗？”他问。

“等一等。”副官说，他跑上前与一个站在草地上的胖上校传达了什么，然后接着同皮埃尔说话。

“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伯爵？”他笑着问皮埃尔，“您还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吗？”

“是的，是的。”皮埃尔说。副官掉转马头，继续向前跑。

“上帝保佑，这里还好。”副官说，“但巴格拉基昂在左翼打得可厉害了。”

“是吗？”皮埃尔问。“这是什么地方？”

“我带你到小山上去，那里可以一目了然。我们的炮兵阵地，坚挺在上面。”副官说，“您愿意去吗？”

“当然，我愿意去。”皮埃尔说，四下环顾，想寻找自己的马夫。这时，皮埃尔才发现有许多伤员，有的步行蹒跚，有的倒在担架上。就在他昨天骑马看见到的，摆着一捆捆芳香干草的草地上，一个士兵僵卧着，头不自然地歪在一侧，军帽也丢在一旁。“为什么不抬走这个兵？”皮埃尔心想，但他发现副官也在向那里瞧，而且面色严肃，就没有作声。

皮埃尔没有发现他的马夫，就随着副官沿着洼地跑向拉耶夫斯基所在的山岗上。皮埃尔的马追不上副官，一路颠簸着很有节奏。

“伯爵，您大概骑不惯马吧？”副官问。

“不，还可以，可是不知为什么它颠得很厉害。”皮埃尔迷惑不解地说。

“哦！……它受伤了，”副官说，“就在右前腿，膝盖以上。显

然是中弹了。伯爵,恭喜您,受到了战争的洗礼。”

他们在炮兵后面的硝烟弥漫的第六军那里经过,走近了一座小树林。炮兵已经前移,正猛烈开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树林里清凉、幽静,一片秋意。皮埃尔和副官下了马,走向山去。

“将军在吗?”副官问。

“刚才在这儿,现在在那边。”有人指了指右边,回答。

副官回头朝皮埃尔看了一眼,显然是不知道他干什么。

“不用您费心,”皮埃尔说,“我到土岗上去,可以吗?”

“去吧,可以,在那里可以浏览一切,也绝对安全。过一会儿我来接您。”

皮埃尔走向炮台,副官继续前进。他俩从此没有见面,皮埃尔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那天副官的一条手臂被打断了。

皮埃尔上去的那个山岗,是一个著名的地方。(后来俄国人叫它土岗炮台或拉耶夫斯基炮台,法国人叫它大多面堡,致命的多面堡,中央多面堡。)在它的四周躺下了几万人,法国人把它看做是整个阵地存亡的关键。

这个多面堡是利用土岗修成的,三面是壕沟,十门大炮在壕沟里摆着,从土墙孔里伸出来炮口。一门门火炮摆放在土岗两边,也在不停地射击。步兵站在大炮后面。皮埃尔登上土岗,他不知道,这个挖有几个壕沟、上面有几门大炮射击的地方,竟是这次会战最重要的军事要地。

然而,皮埃尔还认为这个地方在战斗中无关紧要,站在这儿会比较安全。

皮埃尔登上土岗,在围绕炮位的壕沟的一端坐下,情不自禁地带出快乐的笑容,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偶尔站起来在炮位旁边踱来踱去,仍然笑容满面,竭力不妨碍拿炮弹、开炮,拿弹药袋和炮弹的士兵在他旁边跑来跑去。这个炮位上的炮连续不断地发射炮弹,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四周硝烟弥漫。

这里同掩体内提心吊胆的步兵感觉正好相反,在这个炮位

上，同其他壕沟隔离，有一小群人都忙于干活，在这里，有一种人人平等，情同手足的气氛。

头戴白帽非军人模样的皮埃尔，一开始令他们疑惑和反感，从他身边走过的士兵吃惊甚至畏惧地盯着他的身躯。有一个麻脸、长腿的高个子炮兵校官，好像是要检查那门炮的射击情况，来到皮埃尔身边，好奇地看着他。

一个半大孩子圆脸的年轻军官，好像是从中等武官学校刚毕业的，非常卖力地指挥着两门他所负责的大炮，一脸严肃地对皮埃尔说：

“先生，请让开点，这里不是待的地方。”

士兵们看看皮埃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没做什么坏事，只是安静地坐在土堤上，或者面带着羞涩的微笑，礼貌地避让着士兵们，在炮位旁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如同在林荫道中散步一样。一会儿，对他不信任的敌对情绪转变为戏谑友善的表情，就像看待随军的狗、鸡和羊一样。皮埃尔成为了士兵的自己人，还给他起了个绰号。他们称他是“我们的老爷”，亲切地戏弄他。

在离皮埃尔两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爆炸了。他拂去溅在身上的泥土，仍旧笑眯眯地环顾着。

“老爷，您真的不怕呀，真有您的！”一个红脸宽肩的士兵露着一口雪白的大板牙，对皮埃尔说。

“你真的不怕呀？”皮埃尔问。

“怎么不怕？”那士兵说，“炮弹不长眼睛，砰地一声，五脏就出来了，哪能不怕啊！”他笑着说。

皮埃尔身边站着几个兵笑嘻嘻的，他们好像没有想到他说话也和大家一样，这一发现竟使大家都乐了。

“这是我们大兵干的活。可是您老爷也亲临这里，令人奇怪，老爷真棒！”

“各就各位！”年轻的军官向聚集在皮埃尔周围的士兵发布

命令。这位年轻的军官显然是初次执行任务，对士兵和上级都认真负责。

整个战场隆隆的炮声和啪啪的枪声越来越密集了，特别是巴格拉基昂多面堡的左侧。皮埃尔所呆的地方，由于硝烟弥漫，可见度差。再者，全神贯注的皮埃尔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炮位上亲如一家又与外界隔离的官兵身上。开始，战场的情景和声响令他产生一种情不自禁的兴奋，但是当他发现单独躺在草地上的士兵后，他的心情不由自主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坐在壕沟的斜坡上，关注着周围的一张张面孔。

不到十点钟，从炮位上抬走有二十多个人；两门大炮已被打坏，越来越多的炮弹落在了炮位上，子弹呼啸地在远处发出声响。但炮位里的人仍然若无其事，四处还是一片欢乐的笑语声。

“好炮弹！”一个士兵对嗖嗖而飞的榴弹喊道，“不要往这里飞！飞到步兵那边去！”另一个士兵看见榴弹从头上飞过，落在掩护部队中，哈哈笑着说。

“怎么，相好的来了？”另一个士兵发现炮弹飞来时几个人蹲下，嘲笑说。

聚集在土垒旁的几个士兵，观望着前面的战局。

“瞧，他们撤了散兵线，后退了。”他们指着土垒外面说。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一个老军士对他们喝道，“他们往回走，说明那里发生了事。”老军士抓住一个士兵的胳膊，用膝盖撞撞他，阵地里又发出了一阵哄笑声。

“拉到五号炮那里去！”有人在一旁说。

“大家齐心协力，像拉纤绳一样，一块使劲。”拉炮的士兵快乐地叫道。

“哦，我们老爷的帽子差点被打掉了。”一个爱开玩笑的红脸士兵嘲笑着皮埃尔。“哼，丑娘们！”一颗炮弹落在炮轮和人腿上，他责骂道。

“哈，你们这些狐狸精！”另一个士兵取笑着到炮位上来弯下

身体抬伤员的民兵说。

“这碗饭不好吃,是吧？哼,你们这些乌鸦,畏惧了吧！”他们对站在断腿伤员面前,犹豫不决的民兵嚷道。

“哎哟,哎哟,这家伙,”他们摹仿农民民兵说,“多么不讨人喜欢啊。”

皮埃尔发现,越落越多的炮弹,使伤亡越来越大,但大家的情绪却依然没受什么影响。

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那样,人人的脸上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一种潜在的怒火,好像要与当前发生的战局拼死,抗争一般。

皮埃尔不再眺望前面的战场,也不再理会那里发生的事情,他聚精会神地看着那越烧越旺的火焰,感到心中的烈火同样升起。

十点钟,炮位前灌木丛中和卡明加河岸上的步兵撤退了。从炮位上可以清楚观察到,他们用枪抬着伤员向回撤。一个带着随从的将军走上山岗,与上校说了几句话,火气挺大地瞪了一眼皮埃尔,命令站在炮位后的掩护步兵趴下,以减少流弹伤亡,然后又走下了山岗。接着在步兵队伍中,也就是炮位右转,传出鼓声和喊叫声,从炮位可以看见步兵又向前推进。

从土垒后面皮埃尔向前看,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了他的关注。这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他面色苍白,托着佩剑,一面倒退,一面心神不宁地环顾着。

在硝烟中步兵的队伍消失了,只能听见他们拖长的惨叫和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一队伤员和抬担架的人从那边走过来,落在炮上的炮弹越来越频繁了。有几个倒下的士兵没有被抬走。大炮周围的士兵更加忙碌了。大家没有功夫再理会皮埃尔。两次由于碍事而受到士兵的怒喝。上士皱着眉头,迈着大步,匆匆地在几门大炮之间窜来跑去。那个青年军官满脸通红,更专心地指挥着士兵。士兵们传递炮弹,来回转动身体,装上炮弹,干得

更紧张更专致了。他们就像在弹簧上来回跳动一样。

暴风雨即将来临，人人的脸上都泛出了皮埃尔所能体会到的心灵怒火。一个年轻的军官手举着帽子，向他旁边站着的一个年长军官跑来。

“上校先生，报告，炮弹只有八发了，还继续放吗？”他问。

“霰弹！”年长的军官望着土垒外面喊道，没有顾上回答他的问题。

瞬间，年轻的军官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就像是一只中弹的飞鸟落在地上。皮埃尔感到，一切都变得古怪、模糊和阴暗了。

炮弹还在连续不断地呼啸着，有的打中了土垒，有的击中了士兵，有的炸坏了大炮。皮埃尔以前没有注意这种声音，现在只能听见这种声音。在炮位右边，皮埃尔看见高喊着“乌拉”的士兵不是在向前冲，而是往后退。

一颗炮弹打在了皮埃尔身边的一个土垒上，泥土纷纷撒落下去，他眼前掠过一个大黑影，立即撞在什么物体上。走向炮位的民兵纷纷后退。

“又是霰弹！”军官叫道。

年轻的军官跑到年长的军官面前，怯生生地报告，炮弹没有了。那个样子活像管家报告主人说他想要的酒找不到了。

“混账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年长的军官叫道，一面转向皮埃尔。年长的军官满脸通红，汗水直淌，紧皱眉头，眼睛发光。“让后备队送弹药箱！”他叫道，愤怒地扫了皮埃尔一眼，转身对他的士兵下命令。

皮埃尔说：“我去。”军官顾不上理他，飞跑到别处。

“不要放……等一下！”他叫道。

奉命去搬弹药的兵撞在了皮埃尔的身上。

“哦，老爷，这里不是你散心的地方。”他说着跑下去。皮埃尔跟着那个兵跑下去，绕过了青年军官坐着的地方。

炮弹连续不断在他头顶飞过，落在他的面前、后面和身旁。

皮埃尔向下跑。“我这是上哪去啊？”他突然明白过来，他已经来到了绿色的弹药箱旁边。他停下来，不知该干什么。突然，一股惊人的力量把他向后推倒在地。就在那一瞬间，巨大的火团把他映亮；也就在那一瞬间，他听见了惊天动地的轰鸣声、爆炸声和呼啸声。

皮埃尔清醒过来，用双手扶地坐起。他身旁的弹药箱消失了，只有几块燃烧过的绿色木板和布片散落在烧焦的草地上；拖着断车的一匹马疯跑着，另一匹马也像皮埃尔一样倒在了地上，发出长长的刺耳的惨叫。

三十二

皮埃尔吓得失魂落魄，猛地跳起，奔向炮台，好像那里是躲开一切灾祸的惟一避难所。

皮埃尔走进堑壕，发现那里已经听不到炮声，有些人在那里忙着什么。皮埃尔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些人是谁，他发现有一个老上校背对着他趴在土垒上，好像是在向下观察；他看见一个面熟的士兵，嘴里高喊“弟兄们”，竭力想从那些捉住他手臂的人群中挣脱出来；他还看见了一些其他奇怪的事。

但是他没有料到，那个上校已经阵亡，那个喊着“弟兄们”的士兵被俘，另一个士兵背上挨了一刺刀。他刚跑进堑壕，就看见一个身穿蓝制服、面黄肌瘦、汗流满面的人狂叫着，拿着长剑向他刺来。皮埃尔与他撞在一起，本能地马上进行自我保护，伸出一只手抓住这个人的肩膀，另一只手掐住他的喉咙。这是一个法国军官，他也本能地丢下了长剑死命揪住了皮埃尔的领子。

短兵相接怒目对视，彼此心中都不明白在做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俘虏？还是他是俘虏？”俩人都在暗自猜测。法国军官还是以为自己被俘虏了，皮埃尔由于不自主的恐惧，他那只

有力的手越来越紧地掐住法国军官的喉咙。法国人刚想表示什么,突然有颗炮弹呼啸着紧挨着他们的头顶飞过,法国军官赶快低下了头,以至于皮埃尔以为自己的脑袋没有了。

皮埃尔也低下了头,不自主地松开了双手,他们顾不上分清到底谁是俘虏了,法国人向炮台跑去,皮埃尔朝山下猛跑,在死伤者的身上磕绊着,好像有一种感觉他们要抓他的脚。他还没有跑下山,就一队俄国兵迎面跑来,他们斗志昂然、磕磕绊绊地喊叫着向炮台跑来。(叶尔莫洛夫把这次冲锋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宣传说靠他的勇敢和运气才取得这一胜利,而且他把口袋中所有的圣乔治十字章都扔在了山岗上,奖赏给最先到达的士兵们。)

法国兵从炮台上逃跑了。俄国军队高呼着“乌拉”去追赶法军,一直追到离炮台很远的地方,谁也难以阻止他们。

从炮台上把俘虏押下来,其中有一个受伤的法国将军。他被军官们围住。一群群伤员,皮埃尔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有法国人也有俄国人,他们的脸上都露出痛苦的表情。有的伤员是从炮台上走下来的,有的是从炮台上爬下来的,也有的是用担架抬下来的。皮埃尔又登上了他曾呆过一个多小时的土岗,原来亲同手足的兄弟们,如今没看见一个人。许多阵亡的人他不认识。其中有几个人他认了出来。在土垒旁的血泊中,年轻的军官弯着身子坐在一旁,红脸的士兵还在抽搐,还没有被抬走。

皮埃尔向山下跑去。

“哦,他们现在该罢手了!他们现在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恐惧了!”皮埃尔心想,漫无目的地跟在一群人后面,他们负责从战场上抬下担架。

被硝烟笼罩的太阳还高悬在天空,在前面,特别是在谢苗诺夫村左边,双方正在硝烟中激战,枪炮声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密集了,就像一个人在拼死抗争。

三 十 三

鲍罗金诺会战的主要战场在鲍罗金诺和巴格拉基昂多面堡之间一千俄丈的地区。除去这个地区,一边有乌瓦罗夫俄国骑兵的佯攻;另外在乌基察后边,有波尼亚托夫斯基同杜契科夫进行的接触,但是这些与中心战场的战斗相比,只不过是两场小小的单独战斗而已。在鲍罗金诺和尖顶堡之间的田野上,在树林旁边,这天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双方都看得见的空旷地上,而且采用的是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

双方都动用了几百门大炮进行轰炸,展开战斗。

渐渐地,整个战场硝烟弥漫,在战火中,德赛和孔朋的两个师从右边(以法军方面看)向尖顶堡推进,而副王的军队则从左翼向鲍罗金诺进攻。

尖顶堡离拿破仑所驻的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只相距一俄里,但离鲍罗金诺相距两俄里以上,因此,拿破仑看不见前方的战事,再加上硝烟弥漫和大雾笼罩,把整个地区都笼罩在雾雾朦朦之中了。直到走出尖顶堡前的峡谷德赛师的士兵才被人发现。一到峡谷,尖顶堡上枪炮的硝烟更加密集,把那边的整个山坡上和峡谷都遮蔽了。硝烟中有时穿过一些黑乎乎的影子,好像是人,有时则掠过刺刀的闪光。但是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他们在干什么,从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是看不清楚的。

阳光普照,斜射在拿破仑的脸上,拿破仑用手遮住阳光眺望尖顶堡。只见那里的硝烟扩散开来,一会儿好似烟云滚动,一会儿好似军队转移。在枪炮间歇声中,还可以听见有人喊叫,但在烟雾中不能辨别人们在做什么。

拿破仑站在土岗上,手中拿着单筒望远镜观察。他瞧见了烟雾和人群,有时是自己人,有时是俄国军队,但他放下望远镜的

时候，他还是搞不清楚刚才观察到的事情发生在哪里。

他走下土岗，在土岗前来回踱步。

不仅从他站立的地方或是他的将军们站立的土岗上，就是从尖顶堡上，也看不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尖顶堡上，俄国兵、法国兵、阵亡的、负伤的、活着的、惊吓的、疯狂的，交替出现，乱作一团。一连几个小时，在这个地方，连续不断的枪炮声一直轰鸣，时而出现俄国兵，时而出现法国兵，时而出现步兵，时而出现骑兵。他们站立、趴下、射击、拼搏、喊叫、后撤，极力都想战胜对方。

拿破仑派出的副官和元帅的传令官骑马跑来向他汇报战场上的情况，但这些报告并不见得符合事实，因为在一片混战中，当时的情况无法说清，而且有些副官根本没有跑到战斗现场，而只是转达道听途说的消息，还有一个原因，副官们跑了两三俄里路，来向拿破仑汇报战况，而战局在这段时间又发生了变化，他们带来的消息已经过时了。例如一个从副王那里骑马跑来报告的副官，说鲍罗金诺已被占领，柯洛察河上的桥已经落在法军手中。副官请示军队是否过桥？拿破仑下令军队在对岸整队待命。而事实上，在拿破仑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甚至副官刚刚离开鲍罗金诺，也就是在会战开始前皮埃尔参加的那场搏斗中，俄军又夺回了桥，并且烧掉了它。

副官吓得面无人色，从尖顶堡骑马赶来向拿破仑报告，说进攻没有获胜，孔朋负伤，达武阵亡。然而，就在副官报告法军被击退的时候，尖顶堡又被另一部分法军占领，达武并没有阵亡，只是受了轻伤，拿破仑只能通过这些并不可靠的战情发布命令。这些命令不是在发出之前已经履行，就是命令和当时情况不符，没有办法执行。

元帅们和将军们离战场较近，他们也同拿破仑一样，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只是偶尔走进步枪射程之内，不请示拿破仑，自作主张，命令向哪个方向射击，骑兵往哪个方向冲锋，步兵往哪

里跑。但是他们命令的命运也大体同拿破仑的命令相同，难以执行，或者部分执行。情况的变化往往与他们的命令不同。奉命前进的士兵，遇到子弹掉头后跑。奉命坚守阵地的士兵，突然发现有俄国士兵在前面，或者向后跑，或者向前冲。而骑兵没有等接到命令，也去追击后逃的俄国人。结果是，有两个骑兵团跑过了谢苗诺夫峡谷，正准备上山，又拨转马头拼命向回跑。步兵也是如此，有时甚至完全违反命令，到处乱跑。大炮什么时候移动，移动到哪里，步兵什么时候出击，骑兵什么时候追逐俄国步兵。所有的命令都是由基层指挥官自主决定的，不仅没有请示拿破仑，甚至也没有向奈伊、达武和缪拉请示。他们并不为不执行命令或擅自发布命令而惊恐，因为在战斗中，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有时认为向后跑安全，有时认为向前跑安全，身处在战场炮火中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其实前进或者后退并不能改善或左右部队的状况。他们相互追逐的抗争不会造成什么恶性影响，而他们在旷野上来回奔跑时碰上的子弹和炮弹，却是造成伤亡或残疾的根源。这些人如果离开炮火纷飞的战场，由站在后方的指挥官给他们整顿，严肃他们的纪律，并依靠纪律命令他们返回前线，而在战火硝烟之中，他们在死的恐惧下又会忘记纪律，凭着感觉东撞西跑。

三 十 四

拿破仑手下的将军达武、奈伊和缪拉离火线较近，可以骑马进入战区，把大量整齐的部队一次次调到这里。但与以往战役不同的是，他们事先没有能知道敌人逃跑的消息，队伍整齐而至，却总是败逃而归，士兵个个惊慌失措，溃不成军。他们整队重编，但人数却越来越少。中午时分，缪拉派去副官向拿破仑求援。

坐在土岗上的拿破仑正喝着混合香酒，这时缪拉的副官骑

马跑来，满怀信心地要求，只要陛下再拨一个师的兵力，俄军必败无疑。

“增援？”拿破仑严肃地说，看着披着一头长长黑色鬈发的英俊（像缪拉一样）青年副官，好像没听到他的话。“增援！”拿破仑心想，“有一半的军队在他们手中，只是攻击没有设防线的软弱的俄军侧翼，还要什么增援！”

“回去告诉那不勒斯王，”拿破仑厉声说，“中午的时间还不到，我还没有摸透棋盘。走吧……”

蓄长发的俊美青年副官举手敬礼一直没有放下，他长叹一口气，又返回厮杀的战场。

拿破仑站起身来，把科兰古和贝蒂埃唤来，同他们交谈些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事。

在拿破仑饶有兴趣的谈话中，贝蒂埃从眼角中发现一个将军带着随从骑着一匹大汗淋漓的马，向土岗奔来。他是裴里亚，他下了马，快步向拿破仑走来，大胆地高声请求增援。他发誓称，只要皇上再增添一个师的兵力，俄军必败无疑。

拿破仑耸耸肩膀，没有答话，继续踱步。兴奋的裴里亚同围住他的随从将军们大声谈话。

“裴里亚，你这火暴脾气。”拿破仑走到裴里亚跟前说，“脾气暴，容易出错误。你先回去观察一下，然后再来向我汇报。”

裴里亚的影子还未消失，战场的另一边又有一个使者飞奔而来。

“哼，又出了什么事？”拿破仑说，显然一再被打扰令他厌烦。

“陛下，公爵……”副官刚一开口。

“是不是要增援？”拿破仑生气地打着手势说。副官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报告。皇帝转过身子，走了两步，回头唤贝蒂埃。“该用后备队了”，他轻轻地摊开双手说。“派谁去合适呢？”他对贝蒂埃说，事后他在评论贝蒂埃时说，“我把小鹅培训成老鹰了。”

“派克拉帕雷德师去怎么样，陛下？”贝蒂埃回答说，所有的

师、团、营，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拿破仑点点头表示赞同。

副官骑马向克拉帕雷德师方向跑去。过了一会儿，驻扎在土岗后面的年轻近卫军开拔了。拿破仑默默地看着那边的一切。

“不，”他突然对贝蒂埃说，“我不派克拉帕雷德师去，还是让弗里安师去吧。”他说。

虽然弗里安师代替克拉帕雷德师没有什么优势，而且现在要留下克拉帕雷德而又派遣弗里安要耽误一定的时间，但是圣旨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拿破仑没有明白，现在他指挥军队，就如一个乱投药的庸医，尽管他很明白医生的职责，并加以点评。

弗里安师也如其他军队一样，消失在硝烟战火之中。不断有副官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都像是商量过似的，请示的事情同出一辙，要求增添援兵。大家的汇报说，俄军阵地坚固，不断发出疯狂的炮火，使法军无法前进。

坐在折椅中的拿破仑陷入沉思。

爱好旅行的波塞先生从早晨起还没有吃饭，这时来到皇帝面前，斗胆恭请陛下进膳。

他说：“我想到了向陛下恭贺胜利的时候了。”

拿破仑默不作声只是摇了摇头。波塞先生理解为皇帝摇头是指胜利而不是指进膳，就以俏皮而恭敬的语调说，该吃饭就得吃饭，天塌下来也不影响吃饭。

“走开……”拿破仑突然大发雷霆，转过身去。波塞先生脸上现出歉意，无奈和歉疚交错地怡然微笑，悄悄地躲到别的将军身后去了。

拿破仑战时心神不定，好像一个一直走运的赌徒，随便下注就是赢钱，可是他突然为赌运而焦虑起来，他刚发现，他越是精心布局，而越是惨遭失败。

部队没有变换，将军没有换届，装备只能更好，部署也越来

越完善，公告依然是那样简明有力，他也一切如故，这些他都明白。他还认为，现在的他比以前更富有经验，更加精明，甚至知道敌人还是和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战役时是一个样，可是他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了，那震撼天地的巨臂却如同中了魔法。

炮兵集中到一起，后备队把敌人的阵线突破，铁骑进行攻击，所有这些以前用过的克敌制胜的法宝都用上了，可是还是没有获胜，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都是：将军们伤亡，要求增援，俄军攻而不溃，法军无法获胜。

以前，他只要发出两三道命令，指示两三句，元帅和副官们就会喜气洋洋跑来祝贺，大获全胜，什么俘虏大批敌军、成捆敌方军旗和鹰旗、大炮、辎重车，缪拉只是要求让骑兵去收集辎重车。在洛迪、马仑戈、阿尔科尔、耶纳、奥斯特里茨、瓦格拉姆等地，情况都是如此。如今他的军队好像一切都不灵了。

虽然尖顶堡已被占领的消息传来，拿破仑还是明白这次的形势与他以往的任何战役都不同，甚至完全不一样。他明白，周围有战斗经验的人，也都有同感。个个都是紧锁眉头，彼此躲避目光的交流，只是波塞一个人还不理解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凭他长期作战的经验，拿破仑心中非常清楚，攻方连续八小时浴血奋战，奋力拼搏都不能获胜，这说明了什么。他明白，这几乎就是败局已定。目前，在这生死关头，只要有半点的失误，他们就会全军覆没。

他回想这场反常的对俄战争，他没有一次取胜，两个多月来，没有收俘过一面军旗、一门大炮、一个军团。他看着周围将士心神不宁的表情，听着来自前方俄军固守的报告，他心中泛起了一种类似噩梦般的恐惧，他的眼前浮现出各式各样可能令他死亡的不幸事件。俄军可能攻打他的左翼，可能攻破他的正中，随时可能一颗流弹击中了他。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以前的作战中，他只考虑各种可能的胜利，可是现在却摆有无数不幸的事故在他的面前，他像是在等候他们的出现。这就像是一场噩梦，

一个人在梦中受到了暴徒的袭击，他挥动着手臂，使劲向暴徒猛击，以为能把暴徒击倒。可是发现自己举起的手臂竟如此无力，像抹布一样耷拉下来。可是这个束手无策的人预感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法军左翼受到了俄军的攻击，这一消息在拿破仑心中荡起一种恐惧。他低下头，臂肘支着膝盖，在土岗前的折椅上默默地坐着。贝蒂埃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建议去观察一下战线，以明确局势。

“什么？您说了些什么？”拿破仑问道，“好，把我的马牵来。”

他骑上马，奔向谢苗诺夫村。

拿破仑骑马路过的阵地上，硝烟已渐渐消散，人和马单独或者成堆成堆地倒在血泊之中。在这样一小块地带，死了这么多人，拿破仑前所未见这恐怖的景象，他的将军们也闻所未闻。连续轰鸣了十多个小时的炮声，把人耳震得嗡嗡作响，使得这一景象增添了生动的意义，就像是一幅活动画配上了音乐。拿破仑骑马登上了谢苗诺夫村高地，透过硝烟可以看见一列列身穿陌生军服的俄国兵。

密集的俄军队伍聚集在谢苗诺夫村和土岗后面，他们的炮连续轰鸣，战线上是满布硝烟。战斗现在结束。不间歇的屠杀，对俄国人和法国人都有害而无益。拿破仑站住马，又陷入了刚才曾被贝蒂埃打断的沉思之中，对于当前的事态，他不能制止，而这事一直被认为是他领导和由他决定的。从失败中，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干这件事是多么愚蠢和可怕。

一个将军骑马来到拿破仑面前，大胆提议把老近卫军调来参战。站在拿破仑身边的奈伊和贝蒂埃，相互交换了眼色，对这个将军的无济于事的建议轻蔑一笑。

拿破仑低下了头，沉默了一段时间。

“我不能让我的近卫军在远离家乡的几千里外的地方毁灭。”说完，他调转马头走向舍瓦尔季诺。

三 十 五

库图佐夫还在皮埃尔早上看见他的那个地方呆着，他低着满头的白发，放松着笨胖的身体，在铺毯子的长凳上坐着。他并没有发布什么命令，只是对别人的建议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

“好，好，去办吧。”他们的建议被他采纳时他说，“行，行，好孩子，看看吧。”他一会对这个人说，一会儿对那个人说；或者说：“不，不用，还是再看看。”他认真听取给他送来的汇报，下属要求指示，他就作。他在听取汇报的时候，似乎并不在乎别人说了些什么，却很关注别人的面部表情和语调。他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和老年人的老谋深算懂得一个道理，领导几十万人所进行的这场血肉之战，不是他一个人能胜任的。他明白，决定胜负的因素不是总司令个人的指令，不是部队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劣，也不是大炮的数量和杀人的多少，而是士气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他注重这种力量，力图加以引导。

库图佐夫的整个面孔，聚集了凝神、镇静和紧张，他极力克制着衰老身体的疲劳。

上午十一点，他接到了被法国人占领的尖顶堡夺了回来和巴格拉基昂公爵受伤的消息，库图佐夫又仰天长叹，摇了摇头。

“到巴格拉基昂公爵那里，详细掌握一下情况。”他对一个副官下命令，接着又向站在他身后的符腾堡亲王说：

“殿下能不能亲自指挥第一军？”

亲王没走多一会儿，可能还没有到达谢苗诺夫村，亲王的副官就返回见总司令，提出亲王要求增加兵力。

库图佐夫皱了皱眉头，命令由陶赫杜罗夫指挥第一军，而又请亲王回来，说在这紧急关头他不能没有亲王。当缪拉被抓的消息传来时，参谋们齐声向库图佐夫祝贺，他微微一笑。

“诸位，等一下，”他说，“仗是胜利了，但俘虏一个缪拉并不算什么，最好还是不要过早高兴。”说是这么说，他还是派了一个副官向全军通报这个消息。

法军占领尖顶堡和谢苗诺夫村的消息，谢尔比宁从左翼带回，库图佐夫从谢尔比宁的脸色和语调，断定消息不好。他站了起来，像是伸伸腿，拉住谢尔比宁的胳膊，把他带到一边。

“老弟，你亲自去一下，”他对叶尔莫洛夫说，“看看还能做些什么。”

库图佐夫在果尔基，在俄军阵地的中心。拿破仑对我方左翼发起的几次进攻都没有获胜。在中心地带，法军没有迈过鲍罗金诺一步。乌瓦罗夫的骑兵逼迫法军从左翼逃离。

不到三点钟，法军停止了进攻。库图佐夫发现，从前线归来的人和身边站着的人个个面部表情极度紧张。库图佐夫对于超出期望的胜利感到欣慰。但毕竟年纪已大体力不支，他的头几次低下，像是要摔倒似的。他面色倦怠，有人给他送来了午餐。

在库图佐夫进午餐时，侍从武官伏尔佐根走过来。他就是走过安德烈公爵身旁说战斗应该转移到空旷原野上[①] 的那个人，也是令巴格拉基昂憎恨的人。伏尔佐根从巴克莱·德·托里那边跑来，报告左翼的情况。聪明能干的巴克莱·德·托里看到一批批的伤兵撤退，后卫混乱，判定是战败了，就派来亲信向总司令汇报。

费力嚼着炸鸡的库图佐夫，眯着眼睛愉快地看了一下伏尔佐根。

伏尔佐根毫无在乎地伸伸腿，嘴角带着嘲笑，来到库图佐夫跟前，举手敬了个礼。

伏尔佐根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目的是要表示，他是个受过高级教育的军人，只有俄国人把这老废物当做神物，可是他很明

---

① 原文是德文。

白，他在和谁打交道。“老先生（德国人私下都是这样称呼库图佐夫）过的还挺舒服”，[1]伏尔佐根心想。他向库图佐夫面前的几道菜瞪了一眼，就按照巴克莱的吩咐，加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理解，向老先生就左翼的战况作以汇报。

“我方阵地的所有据点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敌人占领，由于兵力不足，无法把他们击退。士兵逃跑也无法阻止。”伏尔佐根汇报说。

库图佐夫停止咀嚼，双眼惊奇地盯着伏尔佐根，好像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伏尔佐根看出老先生的激动，面带微笑接着说：

“我亲眼目睹的事，不能对总座有所隐瞒……部队正处于土崩瓦解……”

“是您亲眼所见？是您亲眼所见？……”库图佐夫紧皱眉头嚷道，霍地站起来，走近伏尔佐夫“您怎么……您怎么敢！……”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用颤抖着的双手，做出威胁的动作，嚷道。“您怎敢这样与我说话，阁下。您根本什么都不懂。您告诉巴克莱将军，他的汇报不对、不准确，战局的详细真情我总司令比他知道。”

伏尔佐根还想辩解，库图佐夫打断了他的话。

“打退了敌人的左翼，打垮了敌人的右翼。阁下您要是看不清，就不要乱发言。请您回到巴克莱将军那里，转告他，我已做出决定，明天向敌人进攻。”库图佐夫厉声说。大家都没有说话，只能听见老将军独自一人呼哧呼哧猛喘不止。“敌人在各个方面都被击垮，为此我要感谢上帝和我们勇敢的军队。敌人溃不成军了，我们明天就要把他们从神圣的俄国土地上赶走。”库图佐夫画着十字说，眼中流出了热泪，抽噎了一下。伏尔佐根耸耸肩膀，撇撇嘴巴，默默地走开了，心中对老先生的刚愎自用感到惊奇。

“哦，我的英雄，你来了。”库图佐夫对一位走上土岗的魁伟

---

① 原文是德文。

英俊的黑发将军说。这位将军在鲍罗金诺战场的主要据点上待了整整一天，他就是拉耶夫斯基。

拉耶夫斯基报告说，军队死守阵地，法军不再敢轻举妄动了。

库图佐夫听完，用法语说：

“那么，您不像别人那样认为我们应该撤退吗？”

“恰恰相反，总座，在胜负未定之时，总是强者胜。”拉耶夫斯基回答，“我认为……”

“凯萨罗夫！”库图佐夫叫来他的副官。“坐下，写下明天的命令。”他对另一个副官说，“请你去一趟前线，宣布我们明天进攻。”

库图佐夫正和拉耶夫斯基谈话，同时口授命令，伏尔佐根从巴克莱那边回来，报告说，巴克莱·德·托里将军向总司令的请求书面命令。

库图佐夫的眼睛没有去看伏尔佐根，吩咐写出书面命令。前任总司令千方百计地要拿到这份书面命令以推卸责任。

全军将士的情绪，也就是士气，拿库图佐夫的话来说，就是战争的主要中枢，依靠的是一种神经的联系。库图佐夫颁发的明天作战的命令，就是通过这种神经传递，同时传达到全军的各个角落中。

库图佐夫的命令，通过神经传递到达末梢的时候已经走了样，和库图佐夫的原话已没有了共同之处；但是他的基本意思已经传遍战场各个角落，因为库图佐夫发布命令并不是出自于狡猾的目的，而是出自于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发自于总司令心中的每个俄国人心中。

听说明天要向敌人反攻，又从上级军官那里得以证实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事实，精疲力竭的官兵们又重新精神振奋，信心十足。

三 十 六

安德烈公爵的团是后备军，他们的队伍布置在谢苗诺夫的后面，经受了炮火的猛烈轰击，但一点多钟还没有参加战斗，近两点时分，当队伍向前推进在谢苗诺夫村和土岗炮台之间被践踏的燕麦田里，全团已经伤亡了二百多人，这一天，已有几千将士的鲜血洒在了这里，而在两点以前，几百门敌人的大炮集中火力猛烈轰炸这里。

这个团没有转移，没有放一枪一弹，就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从前方，特别是从右翼方，在浓重不散的硝烟中大炮隆隆轰鸣，弥漫在整个地区的神秘烟云中。急促的咝咝响的炮弹和较慢速度呼啸着的榴弹不断飞出。有时，整整一刻钟，没有炮弹和榴弹在他们头上飞过，仿佛让他们稍事休息；有时甚至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好几个战士死了，死亡的人不断地被拖走，负伤的人不断地被抬走。

炮声仍旧轰鸣，对那些现在还没有受伤的人来说，随时将受到死亡的威胁。团分成几个营纵队，纵队之间有三百步的距离，尽管如此，人人心中似乎都很明白。大家沉默着，愁眉不展。队伍中很少有人说话，只要炮弹一落地和叫喊“担架”的声音，谈话就会立即中断，团里的官兵大部分时间都奉命坐在地上。有的人摘下帽子，用手舒展开皱褶，再折起来；有的人用手搓碎干土，拿来擦刺刀；有的人揉皮带，拉佩刀带的带扣；有的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脚布，重新包，再穿上靴子；有的人用田中的草泥盖棚子；有的人用麦草编小篮子。大家好像都在一心一意地干活。有的人身负重伤，有的人不幸阵亡，有时担架抬过，有时我军后退，有时透过硝烟看到大批敌人，但谁都没有精力去注意这一切。如果我方的炮兵、骑兵进攻时，或看见我们的步兵调动时，就会发出

一片赞许声。但惹人关注的却往往是一些同战事不相连的事，好像精神上疲惫不堪的人，可以在生活琐事上得以慰藉。一个炮兵连在队伍的前面走过。一匹拉边套的马在炮兵弹药车的挽索上绊了一下。“哦，看那匹马！…把腿伸出来！它会跌倒的……唉，他们没有看见！……”全团官兵七嘴八舌地嚷道。一会儿，有一只棕色的小狗竖着尾巴跳了出来，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小狗从队伍前面慌张地跑过，在不远处突然落下一颗炮弹，受惊吓的小狗慌里慌张夹着尾巴逃跑了，人群中爆发出一片笑声和叫声。不过，这种欢笑只能持续几分钟，在长达八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人们已经没吃过东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处于等待死亡的恐惧之中，人人的脸色都变得苍白和忧郁了。

和团里所有的人都一样，安德烈公爵面色苍白，神情忧郁，背着手，低着头，在麦田旁草地上的两条田界之间来回走。他没有什么事可做，也没有什么命令要发布。一切都顺其自然。从前线拖走阵亡的人，抬走负伤的人，队伍集中起来。士兵要是跑走，也会立即被赶回来。安德烈公爵起初认为，自己的责任是鼓励士气、以身作则。但后来他明白了，他们现在不需要也不可能受教诲。他的处境也同每一个士兵一样，极力不去思考现在的处境。他拖着双脚，在草地上行走，低头看着落在靴子上的尘土。有时他迈开大步，踩在割草人留在草地上的足印行走。有时他数着步子，计算着从这边的田界走到那边田界来回几趟是一俄里，有时他采下田中的苦艾花，拿在手中搓来搓去，欣赏那刺鼻的苦涩香味。昨天的全部思维也销声匿迹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用疲惫的耳朵去聆听声音，仔细辨别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观察着一些士兵的情绪，等待着。“嘿，又来了……又朝我们这里打来了！”他倾听着从硝烟中逼近的呼啸声，心想。“一个、两个！又是一个！击中了……”他站住，又看了看队伍。“不，飞过去了。哦，这个击中了。”他又迈开大步，计算着走十六步迈到田界那边。

一阵呼啸，紧接着又是一声爆炸。就在离他五步远的地方，

一颗炮弹溅起干土，消失了。他的脊背上不由自主又是一阵寒颤，他望了望部队，大概又有很多人被击中了，因为炸弹就落在了一大批人集中的二营那边。

“副官，”他叫道，“让大家分散开来！”

副官执行命令后，向安德烈公爵处走来。营长也骑马走向这里。

“当心！”一个士兵惊慌失措地叫喊。紧接着一颗榴弹像一只飞鸟带着呼啸飞驰而来，落在地上，在距离安德烈公爵只有两步远的地方，也就是在营长的坐骑旁边。那匹马不管可不可以表示恐惧，首先打了一个响鼻，然后竖起前蹄，差点儿把营长抛下来，然后向一边奔跑。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向地上的副官大声叫道。安德烈公爵还在犹豫不决的站着。在耕地和草地旁边的一丛苦艾旁边，在安德烈公爵和卧倒的副官之间，榴弹冒着烟，像陀螺似地旋转着。

“是死神降临了吗？”安德烈公爵心想，他用从没有过的羡慕眼光看着青草、苦艾，盯着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浓烟。“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热爱生活，喜欢这绿草，喜欢这土地，喜欢这空气……”他想，同时想到大家都在注视着他。

“可耻，军官先生！”他对副官叫。“多么……”他的话音未落，就在这一瞬间，随着巨响，弹片像砸碎了窗户玻璃似的飞溅开来，一股令人窒息的火药味扑鼻而来。安德烈公爵踉跄了一下，举起一只手，摔倒在地上。

几个军官跑到他身边，鲜血从他的右腹部流出来，染红了一大片草地。

民兵抬着担架奔驰而来，安德烈公爵伏在地上，脸贴在青草上，呼吸困难。

“哎，还傻站着干什么，过来！”

几个农民走上前，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他痛苦地呻吟着。农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把他放下。

“小心，抬起来，总得想办法把他抬走！”有人喝道。他们再次把他抬起来，把他放在担架上面。

“哦，天哪！天哪！发生了什么事？……看肚子！这下子可惨了！天哪！”军官中有几个人在说。“弹片从我头上嗖地一下子飞过。”副官说。农民们抬起担架，沿着他们踏出的田间小路向救护站跑去。

“步调一致……哎！……庄稼汉！”一个军官喊道，抓住那些脚步错乱的抬担架的农民。

“跟上脚步，哎，赫维多尔，赫维多尔！”带队的农民说。

“对了，好神气。”后面的人终于跟上了步伐，高兴地说。

“是大人？呃？是公爵？”基莫兴跑了过来，用发颤的声音望着担架说。

安德烈公爵的头深埋在担架中。他勉强睁开眼睛，失神地望了望说话的人，又闭上了眼睛。

安德烈公爵被民兵抬到了树林中，那里停辆辎重车，设立了救护站。救护站是由三座帐篷组成，搭在桦树林边上。桦树林中停着辎重车和马匹。马从车下口袋中咀嚼着燕麦，麻雀飞来抢食零落下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在桦树林的上空急迫地盘旋，嘎嘎啼鸣。帐篷四周，有大约两俄亩大小的地方，到处都是满身鲜血的伤员，他们身着各式各种服装，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们周围是观看的抬担架的民兵，他们的表情即同情又无奈。军官们力图维持好秩序，想让他们离开，但是白费功夫。民兵们不服从军官们指令，仍然靠着担架站在那里，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好像是想搞明白发生在眼前费解的事情。帐篷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号，或者是传出悲惨的呻吟。医助偶尔走出来取水，吩咐把一部分伤员抬进去。等候在帐篷外面的伤员，他们呼喊着、呻吟着、哭泣着、咒骂着，还有讨酒喝的，甚至有人在说胡话。越过还没有包扎的伤员，民兵们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帐篷旁边等候。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半天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

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对生活的渴望。有一个高大英俊的黑发士官站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他的头和腿都受伤了。他大声发表议论，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关注。围在他周围的一群伤员和抬担架的人，聚精会神的听他讲。

“我们冲到哪里，他们都扔下东西慌忙逃跑，王爷都被我们抓到了！”一个士兵闪动着热情明亮的黑眼珠，环顾四周大声说。“要是后备队能及时赶到，他们就会全军覆没，我老实告诉你的……”

安德烈公爵像其他人一样，专心致志地望着他，心中得到一种安慰。“如今还不是如此，”他想。“那里能怎么样？这里又会有什么？我为什么对生命这么珍爱？生命中的内涵过去我不曾理解，今天我还是搞不懂。

三 十 七

一个系着血迹斑斑的围裙的医生，不大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一只手的拇指和小指夹着雪茄（避免污染），从帐篷中出来。这个医生仰着头，向两边张望没有看伤员，看样子，他是出来稍加休息的。他的头左顾右盼之后，长叹了一口气，低下了眼睛。

“可以，马上抬进来。”医助用手指了指安德列公爵，医生回答，并同意马上把他抬入帐篷中。

一阵怒言声从等待止疼的伤员中发出。

被抬进去的安德烈公爵，放在一张刚被医助冲洗洁净的桌子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楚帐篷内的情况，来自四周的悲惨的呻吟声，来自大腿、腹部和后背的剧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见的周围的一切综合成一个图景：赤裸裸、血淋淋的人体充塞在矮小的帐篷中，就像在几周前，在八月的炎热的一天，斯摩棱斯克大道旁肮脏的池塘里填满了这样的人体。正是那些人体，正是

那些炮友，当时就让他感到恐怖，好像是为今天的局面做预告。

有三张桌子摆设在帐篷中，两张已躺上了人，安德烈公爵被放在剩下的那张桌子上。等了一阵没有人顾及他，他不由自主地看到发生在另外两个桌子上的事。一个鞑靼人坐着旁边一张桌子上，从扔在一边的军装上观察，像是个哥萨克。有四个士兵按着他，戴着眼镜的医生，在他那褐颜色的肌肉发达的背上动着手术。

“喔唷唷！喔唷唷！喔唷唷！……”鞑靼人宰猪般地吼叫。突然他抬起高颧骨、狮子鼻的黑脸，龇出雪白的牙齿，挣扎，哆嗦，拖长声音嚎叫。第二张桌子旁边围满了人，桌子上面仰面躺着一个胖胖的伤员，他的头向后仰着（他的卷发，头发的颜色和头形，安德烈公爵看着觉得眼熟）。几个医助使劲按住他。他那白胖的大腿一直在抽搐、哆嗦。这个人拼命嚎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两名医生在他的一条发红的大腿上动手术。有一个医生面色苍白，紧张得身子乱哆嗦。戴眼镜的医生处置好鞑靼人，给他身上盖了一件军大衣，擦完之后，来到了安德烈公爵的面前。

他看一眼安德烈公爵，立刻转过身。

“快把衣服脱了！站着干什么？”他厉声向医助们喝道。

医助急忙卷着袖子，打开他的钮扣，替他脱去衣服，使安德烈公爵不由地回想起了他那阔别已久的童年。医生俯下身子，观察了伤口，用手触擦了一下，长叹了一口气。他向助手做了个手势。来自腹部的剧痛使安德烈公爵丧失了知觉。待他醒来时，手术已将大腿内的碎骨摘走，破碎的肌肉被切除掉，伤口包扎完毕。有人在他脸上喷了点水，安德烈公爵睁开了眼睛，医生弯下身子，吻了吻他的嘴唇，就离开了。

历经了这番生与死的搏斗之后，安德烈公爵体验到了久违了的幸福。他仿佛回到一生中最幸福的美好时段，最难忘的是那遥远的童年，他光着身子躺在小床上时，在他身边的保姆唱着催眠曲，他的头埋在枕头里，体验着人生的幸福。在他脑海中出现

这些情景好像不是回忆，而是现实。

医生们又在另一个伤员身旁紧张地工作着，安德烈公爵看那伤员的头形很眼熟。他们把他扶起来，努力劝慰他。

“让我看看……哦！哦！哦！”他断断续续地哭泣着，疼痛令他不住呻吟。安德烈公爵听到这种声音，眼泪差点流下来。是因为他还没有获得最高奖赏，还是因为他留恋人生的美好，是出自于对那一去不复返童年的留恋，还是因为大家都在苦难之中，还是因为在他身旁呻吟的人的声音是如此悲切。总之，他就是想落泪，那是无邪、善良，近似纯洁的泪水。

他们把那个伤员截下的那条还穿着靴子淌着血的断腿拿给他看。

“哦！哦哦哦！”他像女人似地嚎哭起来，医生站在伤员前面，挡上他的脸，然后走开了。

“天哪！出了什么事？他怎么会在这里？”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

他认出这个刚被截去腿，失声痛哭，身体极度虚弱的不幸的人是阿纳托里。他们扶着阿纳托里，递给他一杯水，但他肿起的嘴唇颤抖着，碰不到杯边，阿纳托里还在悲伤地呜咽着。“对，就是他。对，正是这个人与我有过密切而痛苦的关系。”安德烈公爵心想，但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弄清。“这个人与我的童年，与我的生活有过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自问，但是没有得到解答。忽然，安德烈公爵又想起了难以忘怀的童年时代。他记起了娜塔莎，就和他在一八一〇年第一次舞会上见到她时的那样，细长的脖子、纤软的小手，她那又惊又喜，经常显露兴奋状态的脸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对她的眷恋和爱慕从他内心彻底地觉醒了。现在，他终于醒悟了这个受伤痛哭的人是谁，明白了同他的关系。安德烈想起了这些，心中涌起一种幸福感，同时也充满了对这个人的怜悯和同情。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的泪水为他人、为自己、为

别人和自己的迷茫涌出来了。

“善良、博爱、爱情，对憎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对了，这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宣扬的爱，这就是玛丽雅教授给我的爱，可是我一直没有彻底领悟，。对了，正是这个原因我热爱生命。要是我的生命还能延续，这就是我心中惟一留下的感情。我知道，对我来说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三十八

战场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二十名熟识的将士为国捐躯的消息，以及自己的头脑变得困扰和感到手臂软弱无力，这一切是对拿破仑致命的打击。拿破仑本来喜欢看伤亡残景，认为这可以考验自己的意志。而那个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击溃了他的精神意志，他一向认为自己技高一筹，具有这种魔力，他匆匆骑马离开战场，返回舍瓦尔季诺土岗。他面色桔黄、颜面浮肿、眼神阴郁模糊，鼻子发红，声音嘶哑，坐在折椅上，静静地听着大炮的轰鸣声，他眯起眼睛。他怀着病态的忧郁盼望快些结束这场由他发动但又无法控制的战争。人类的纯朴情感霎时间超越了他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死亡。他心情沉重，头晕目眩，他没料到自己也受于这痛苦和流血的威胁。在那一瞬间，他既想放弃莫斯科，也想躲避胜利和荣誉。荣誉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他现在惟一盼望得到的就是休息、安静的自由。不过，当他来到谢苗诺夫高地之时，炮兵指挥官向他要求再调几个炮兵连火力支持，以攻击聚集在克尼亚兹科伏的俄军。他应允了，并指示向他汇报增加兵力后的实际作用。

副官骑马跑来报告，奉皇帝圣旨，再调二百门大炮猛击俄军阵地，但一切无济于事，俄军阵地仍然固若金汤。

“我们向他们开炮，但没能取胜。”副官说。

“他们的胃口真大！……”拿破仑哑着嗓子说。

“陛下，您说谁？……”副官没有听明白，问道。

“他们的胃口真大，”拿破仑皱起眉头，声嘶力竭地说，“那就给他们增加一点。”

他想干的事情，没有他的命令就已经执行了。而他所以发布命令，是因为大家都在等他下命令。他又回到原来妄自尊大的幻想世界，又回到扮演他那命中注定的角色——残忍痛苦、灭绝人性，好像是一匹马围着磨盘转，还以为自己很努力。

这个人要比任何人都自负。他的理智和良心在这一天，这一时间丧失了，直到生命的末日，他都无法理解真诚、善良、美好，无法理解自己的倒行逆施，灭绝人性的行为的意义。他不愿意放弃有一半世界为他歌功颂德，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真诚和善良，也放弃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

在这一天，他骑马巡视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沙场，他明白，这一切都是他的意志造成的结果。他看着这些伤亡的官兵，计算着一个法国人能抵得上五个俄国人，还为此而自豪。就在这一天，他写信给巴黎，描述战场景象壮观，横尸五万。但后来在圣海文娜岛上，在与世隔绝的宁静中，他说他要利用空暇时间阐述自己所作所为的丰功伟绩，他写道：

> 对俄战争是人类最得人心的战争。这是一场明智和有力的战争，是保卫人类和平和安宁的战争，这场战争完全是正义的和保守的。
>
> 这场战争是为了实现宏伟的目的，制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开创和平的局面。也是为了创造一个新天地，使天下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幸福平安。也是为了建立新的欧洲秩序，并且加以维护。
>
> 这些重要的问题控制以后，到处都是安宁和祥和，那么，我们就会拥有自己的国会和自己的神圣同盟。他们从我

这里盗用的这些思想，在这次各国英明君主的大集会中，我们可以像一家人的身份来研讨我们的共同利益，像账房先生向东家交账那样向人民汇报。

这样，很快欧洲就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不论谁外出旅行，也不过是在自己的祖国中游玩。

我宣布，所有的河流全部开放，海洋属于公有，庞大的常备军要缩编成为各国君主的近卫军等等。

我要是返回法国，返回我那伟大、强盛美丽、太平、光荣的祖国。我要宣布它的国界将永恒不变，未来的任何战争都是出自于防御，而一切侵略战争却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我要带领我的儿子一起治理帝国，我要终止独裁统治，宪政即将开始……

巴黎将成为世界的首都，各国人民都羡慕法国人……

最后，我要在皇后的协助下，在我儿子接受皇宫教育的时候，利用休假和晚年，像其他乡村夫妇一样，悠闲地观察全国各地，受理诉讼，平反冤狱，在各处兴建大厦，造福于民。

他命中注定是充当各国人民刽子手的可悲角色，却在那里自欺欺人地宣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各国人民造福，千百万人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他是依仗手中的权力造福于民众！

他叙述对俄战争时又说：

在跨过维斯拉河的四十万人中，有一半人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梅克伦堡、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那不勒斯人。严格地说，三分之一的皇军是荷兰人、比利时人、莱茵河两岸居民、皮埃蒙特人、瑞士人、日内瓦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三十二师、不来梅人、汉堡人等，其中讲法语的最多不过十四万人。

对俄远征实际上法国损失不过五万人，俄军从维尔诺撤退到莫斯科，在每场会战中兵力损伤都四倍于法军。莫斯科的大火使俄国蒙受了十万人的损失，主要是死于在树林中致命的寒冷和饥饿，后来，俄军从莫斯科反攻到奥德河也是由于天气寒冷和饥饿所致。最终，俄军从莫斯科反攻到奥德河也因为气候寒冷而损失惨重。俄军在抵达维尔诺时还有五万人，而到达卡利什的时候已不足一万八千人。

他认为，是凭着他的意愿发动的对俄战争，令人发指的结局不可能令他胆战心惊。他勇敢地面对这个事件的全部责任，他那丧失理智的头脑还在为自己竭力辩解，说什么阵亡中的几十万人中，法国人少于黑森人和巴伐利亚人。

三 十 九

几万具身着各式军装的尸体，千姿百态地横躺在归属达维多夫家和官府农奴的田野和草地上。几百年来，鲍罗金诺、果尔基、舍瓦尔季诺和谢苗诺夫村的农民在这片田野上种植庄稼、放牧牲口。而现在，在急救所附近的一俄亩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青草和泥土。无论是受伤的还是暂时没有受伤的，士兵们都是惶恐不安，有的向莫扎依斯克后退，有的向瓦卢耶瓦后退。另外一些士兵，拖着疲惫不堪和饥饿难耐的身体，由长官带领着前进。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士兵留在阵地上继续射击。

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整个田野，可见闪闪发光的刺刀，加上硝烟缭绕，好一派壮丽的景观。而现在，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到处散发的是酸涩的硝烟和血腥味。乌云满天，细雨稀稀拉拉地落在死者和伤者身上，落在心有余悸、疲乏迷惑的人们身上，好像在说："够了，够了，人们。停止吧……醒一醒吧。你们所做的

一切是为了什么呀?”

双方忍饥挨饿,精疲力尽的士兵开始疑惑,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是否有必要继续。人人的面部表情都露出了犹豫,个个心中都充满了不满:“为什么,为了谁,我一定要杀人和被杀?你们想动手就动手吧,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要洗手不干了!”时至了傍晚,人人心中的这种思想都成熟了。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感到恐惧和厌烦,甚至想抛弃一切拼命逃跑。

在会战即将结束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行动非常可悲,他们心甘情愿就此罢手,但是,一种惯性力量仍旧牵制着他们。那些汗流浃背的炮兵,虽然已有三分之二的减员,剩下的士兵们仍然在硝烟中和流血中磕磕绊绊、努力拼搏、搬运弹药、装上炮弹、瞄准点火。炮弹照旧迅速而残酷地飞来飞去,将人的肉体炸碎。这些不是出自于平民百姓的意愿,而是出自于统治人类和世界的上帝的意志,宿命决定了那可怕的事情还将继续下去。

凡是看到俄军后方混乱局面的人都说,只要法国人再稍加努力,俄军就会溃败。凡是看见法军后方混乱局面的人也在说,俄国人只要再稍加一点力,法军就会灭亡。但是不论是法国人也好,还是俄国人也好,他们双方都没有这样做,战火是顺其自然慢慢地熄灭下去的。

俄国人不是没做努力,但在战役中不是他们向法国人进攻,他们的任务只是拦截法军,固守在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战役结束后,他们仍坚守在那里,阵地固若金汤,即便俄军的使命是要击退法军,他们也没有精力再做出任何的努力,因为俄军伤亡惨重,没有剩下一支完整的队伍,他们虽然还坚守在阵地上,但人马已经损失一半。

法军时刻不忘地是他们十五年来所取得的胜利,相信拿破仑战无不胜、攻无不破,明白他们已经占领了一部分阵地,他们虽然也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但他们还有两万人的近卫军完整无损,他们有条件做最后的冲刺。法军向俄军进攻,其目的是

要占领他们的阵地。他们应当努力，因为俄军挡在了进攻莫斯科的道路上，法国人的目的没能达到，他们的全部努力和损失都无济于事。法国人应该做而没有作最后的努力。有些史学家推论，拿破仑只要挪用他那完整的近卫军，此仗必赢无疑。说拿破仑动用老近卫军会产生什么结果，就像是说，春天如果变成秋天会有什么结果一样，那是大自然中不可能的出现的现实。拿破仑没有动用近卫军的兵力，并非是他不情愿，而是做不到。法军所有的将军、军官和士兵都明白，情况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当时的状况是士气低落。

不只是拿破仑一个人有类似做噩梦的感觉，觉得自己那只强有力的臂膀变得软弱无力，而且法国全体将军、参战或者未参战的士兵，在经历这场战役之后（只要付出十分之一的力量就能迫使敌人逃跑），面对眼前的敌人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俄军已经兵损一半，但阵地屹立不动。而作为进攻一方的法军，此时士气已经大打折扣。俄军在鲍罗金诺的胜利，不取决于夺获多少杆布比（军旗），坚守了多少个阵地，而决定于士气，也就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战胜敌人，而且要让敌人明白，他们的努力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法国侵略者就像是一头疯狂挣扎的野兽，在搏斗中受了致命伤，它预感到自己走向死亡，但脚步却不能停止，就像兵力削减一半的俄军誓死固守阵地、决不退后一样。法军受到重创之后仍向莫斯科前进。但到达了莫斯科，就是俄国人不再努力反击，也会因在鲍罗金诺受了致命伤流血不止而走向灭亡。鲍罗金诺会战的最终结果是，拿破仑无缘无故地从莫斯科逃跑，沿着斯摩棱斯克故道大踏步后退；结果是五十万侵略军的覆灭和拿破仑法国的灭亡。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法国的士气第一次受到来自它的敌人的沉重打击。

第三部

一

人类智慧难以理解的是运动的绝对连续性。人类只得从运动中随意摘取一些片断用以观察，这种运动的规律性方能被理解。然而，把连续的运动分割为不连续的片断，这成为人类大部分错误的起因。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古代诡辩术：阿喀琉斯虽然比乌龟走得快十倍，而他永远追不上前面的乌龟。这是因为阿喀琉斯走完了他与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也把这段距离的十分之一走完；当阿喀琉斯走完了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把百分之一的距离走完。照这样下去，是循环无止境的。古人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是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荒谬结论。这就是把运动随意分割成为间断的片断而形成的，但是阿喀琉斯和乌龟的运动是不连续的。

掌握越来越小的运动单位，我们不可能获得问题的答案而只能接近这个答案。我们只有承认无限小数和因而产生的十分之一的级数，还要获取这一几何级数的总和，才可能得到问题的答案。数学在其一个新分支上，已经可以处理无限小数的问题，而在其他更复杂的运动问题上，目前也已经能够解决过去一些不曾被解决的问题。

这个数学新分支古人是不知道的，在运动问题的研究上，承认了无限小数的存在，这就是运动恢复的主要条件（绝对连续性），从此人类研究运动的个别片断，而不去研究运动连续性这

一不可避免的错误得以纠正。

这与探索历史运动规律,情况基本相同。

人类的运动,是不间断的,是人类无数意志积累的结果。

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掌握这个运动的规律。为了掌握人世间意愿总的连续运动的规律,人的智慧就通过意志的片断来进行研究。历史学的第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摘取一系列(意愿的)不间断性事件单独地加以研究,实际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一个开头,因为每一件事物都是不间断地从其他事物中派生的。第二种方法是把某个人(皇帝、总统)的个人行为当做民众意愿的总和,实际上众人的意愿总和是不会从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就其自身的发展,趋向于用越来越小的片断进行研究,力图接近真理。但不管历史学研究的片断有多小,我们也以为,承认与其他事情不相关的独立片断,承认所有现象的开端,承认民众的意愿可以体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这全是谬误。

不需要评论界费一点力气,任何历史结论,都会被彻底推翻,片甲不留,这就是因为评论家喜欢采用或大或小的孤立片断来进行研究;评论界总是喜欢利用手中的权力如此办事,因为可以任意选取历史的片断。

只有承认无限小数的单位——历史的微分(这只是个人倾向)来进行研究,同时掌握求积分的方法,我们才能从中了解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欧洲发生了几百万人的极端行为。人们从自己惯常的活动中解脱出来,从欧洲的这里跑到那里,肆意抢劫,胡乱残杀,一会儿欢呼胜利,一会儿垂头丧气,生活在几年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极端的运动。开始时不断扩展,最终逐步走向灭亡。人的智慧提问:这个极端行为的起因是什么?它是依照什么规律发展的?

史学家就这一问题做解答时说，曾经发生在巴黎一座大厦中的几十个人的行为，并被称为“革命”；随后介绍了拿破仑和他的追随者和反对者的详情，讲述他们中的部分人对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推论这就是运动发生的起因，和运动发生的规律。

人的理智不承认这种解释，坦率而言，这种解释方法是无道理的。依照这种解释，微乎其微的行为可能要当做极其重大事件的起源。人类意愿的总和缔造了革命和拿破仑，也正是这些意愿的总和宽恕了他们，但再又把他们消灭。

历史这样记载：“每次的征服都因为具有一个征服者；每个国家产生革命都因为有一个伟大人物。”人的理智答道：是的，每次有征服者的出现就会产生战争，但这也并不表明，征服者就是战争的根源，也不证明在个人行为中可以摸索到战争的规律。我的手每当时针走到“十”时，我就能听到附近教堂的叮当的钟声，但我不能由此产生这样的推论，即每当时针走到“十”，教堂就会传来钟声，好像时针的位置就是敲钟的原因。

我每次看到火车启动，就可听见汽笛声，看见打开阀门，车轮开始滚动；但我不可以由此产生这样的推论：鸣响汽笛和转动车轮是火车开动的原因。

农民们说，早春起寒风，是因为栎树抽芽。是的，每当栎树抽芽之季，总是要刮起寒冷的春风。我虽然不懂得栎树抽芽时为什么刮寒风，但我也不认可农民们以为栎树抽芽是刮寒风的原因，因为抽芽并不能左右风力。我虽然看见生活中有些现象有一些条件偶合，而且明白，无论怎样长时间地细心观察表的指针、滚动的车轮和机车阀门以及栎树抽芽，我都不可能明白出现钟声、机车启动和栎树抽芽刮春风的缘故。所以，我要彻底改变自己的观念，去研究蒸汽运动、钟表和刮风的规律。历史研究者也应该这样做，在这方面已经有人在进行这样的尝试。

在历史规律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研究对象的变换，注重点不要放在帝王将相身上，而要着重研究影响民众的无限小的

因素。没人能够指出，这样研究历史规律，我们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但显而易见，只能采用这种办法，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规律。人的智慧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还不及史学家描述帝王将相丰功伟绩和讲评他们行为的百万分之一呢。

二

欧洲有十二个民族入侵俄国。俄国军队和人民为了避免流血，退到了斯摩棱斯克，后来，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鲍罗金诺。法国军队仍不放弃加速进军莫斯科，向运动的目标奔去。就像物体坠落一般，越接近地面速度越快，法军离目标越近冲力就越大。身后面是几千俄里的饥寒交迫的敌人国土，前面距离目的地只有几十俄里。这一事实每一个拿破仑军队的士兵都能体会到，而侵略者的进军就依着这股惯性向前推进。

俄军往后撤退，使仇恨侵略者的怒火越烧越旺。在后退过程中，队伍逐渐集中，就如手握成拳头，力量也越来越集中。在鲍罗金诺附近地区双方发生了冲突，虽然没有分出胜负，但俄国军队在冲突之后突然后退，像是一个球，碰上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反作用力使它向后撤退一样；那向前猛冲的侵略之球，虽然在冲突时失去了全部的力量，但惯性还要滚一段路。

俄军向后退一百二十俄里，离开了莫斯科。法军到达莫斯科后，就在那里驻了下来。此后在五个星期中没有打过一仗，法军停止不前。他们就像一只负了致命伤、血流不止的野兽，在舔抚自己的伤口，五个星期里一直停在莫斯科，没有做任何事，然后无缘无故突然向后跑。他们直奔向卡卢加大道（在取得胜利以后，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城下的战场又回到了他们手中），没有进行一场大仗，便以很快的速度逃回斯摩棱斯克，过了斯摩棱斯克到维尔诺，又经别列津纳河，一直在后退。

八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库图佐夫和他的全体俄军相信，鲍罗金诺这仗打胜了。库图佐夫把战绩呈报皇上。库图佐夫命令准备新的战斗，以击败敌人。他并非是要欺骗别人才这样做，而是他认为，敌人是被他们打败了，在这一点上，每一个参战人员都这样认为的。

但是在当天晚上和次日，传出的是俄军伤亡一半、损失惨重的消息，因此要进行新的反击显然人力不足。

情报尚未汇集，伤兵还没运走，弹药需要补充，阵亡人数尚待统计，补缺的新指挥官没有到位，士兵饥饿难忍，疲惫不堪，无法进行新的战斗。

但是，在会战后的次日清晨，法军凭着与距离成反比的冲力又向俄军发动进攻。第二天，库图佐夫决定进攻，全体俄军也认为是进攻的时候了，但是进攻光靠愿望还不够，还需有进攻的条件，但这种条件现在不存在。俄军被迫撤退走了一天的路程，第二天又被迫后撤一程，第三天仍旧如此，一直到九月一日，军队退近莫斯科。虽然现在士气有所提高，但目前的形势还是迫使俄军撤过莫斯科。随后，俄军继续撤退，把莫斯科拱手让给敌人。

有的人凭空想像，统帅们和大家一样，坐在房间里，面对地图，考虑部署作战计划，由此制定出战争和战役计划。有的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库图佐夫为什么在撤退时不采取其他方式？他为什么在到达菲里之前不占据阵地？他为什么不立刻后撤到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诸如此类。凭空想像的人，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任何一个总指挥官在制定计划中存在着客观条件。我们不在现场，只是在书房中悠闲地坐着，从地图上分析双方军队的兵力、地理位置来研究一场战役，并假设以某个时间行动。然而指挥官的行为过程不是如此。指挥官不是出现在事件的开端，而我们看过程往往注重它的开端。指挥官是处身于一系列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因此他无暇去考虑当前事件的整个意义。每一件事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的，而事情的每

一瞬间形成了连续性，而在这中间指挥官总是处于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思虑、依赖、决定、权力、建议、欺骗和威胁之中，必须时刻解答摆他面前的诸多矛盾。

军事专家严肃地对我们说，在到达达菲里之前，库图佐夫就应该把军队调到卡卢加大道，甚至还有人向他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摆在指挥官面前的，特别是在关键时刻，通常不会是一个方案，而是几十个方案。这些方案是根据战略和战术制订的通常是相互矛盾的。而指挥官只能从众多方案中选出一个，由于时不待人，事态多变，就连这一点他也做不到。比如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越过卡卢加大道，但此时此刻从米洛拉多维奇骑马跑来个副官向他请示，是立刻同法国人交战还是后退。他必须马上做出决定，而后退就使俄军不可能绕到卡卢加大道上来。副官告退，军需官又来请示，食品送到哪里；医院院长又进来请示，伤兵往哪里运；信使又从莫斯科送来诏书，命令不允许放弃莫斯科；指挥官的对立面（这样的人不仅一个，而是好几个）暗中阻挠他，向他提出与部队转移到卡卢加大道完全相反的方案。指挥官心力交瘁，需要休息和进食；一个功勋卓著而没有获奖的将军前来报怨，当地居民请求保护；一个奉命侦察地形的军官，带回的报告同前次奉派军官的报告正好相反；一名探子、奉命侦察的将军、和俘虏等的敌情报告各式各样。一些根本不了解或者忘记指挥官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需必要条件的人，如果向我们分析菲里两军的形势，并认为指挥官应该在九月一日做出决定，是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实际上当时俄军距离莫斯科还有五俄里，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出现。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做出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城下，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主要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季诺，二十六日在鲍罗金诺，在从鲍罗金诺向菲里后退的每一天，每一时刻中做出的决定。

三

俄军从鲍罗金诺撤退后驻守在菲里。叶尔莫洛夫奉命察视阵地以后，回到陆军元帅那里汇报。

他说："不可能在这个阵地上作战。"库图佐夫惊讶地望着他，请他重复一遍。等他又说了一遍，库图佐夫把手向他伸去。

库图佐夫说："请你把手伸过来。"他把他的手翻过来，摸了摸他的脉搏说："你有病，老弟。你知道，你都说了些什么。"

在距离陶罗戈米洛夫门六俄里的波克朗山库图佐夫下了车，坐在路边的凳子上，有几个将军围在他的身边。这些军事要官三五成群，谈论阵地设防的利弊、军队的现状、提出的建议、莫斯科的战局和其他的军事问题。虽然他们不是奉命前来开会的，但大家都这样以为，这是一次军事会议，谈论的话题都围绕着战事，即便有人谈到或者问及个人私事，也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很快又把话题转到公事上来。在这里没有人顾得上说笑，也没有人发笑，甚至连个笑脸都找不到。大家保持的是一种庄严神圣的表情。每一小群人谈话时都力图离指挥官近一点（他的凳子在几群人的中心），并且力图让说的话能让他听得见。指挥官一言不发听着，不时请他们重复一遍刚才说的话，他并没有表态。他听了这群人的议论，大多数是露出失望的神情（好像他们说的，这并不是他所希望听到的），然后转过身去。有人谈论阵地的选定，他们批评对象与其说是阵地，还不如说是指向选定阵地的人的才智。有人指出，错误早就出现了，前天就应该打仗。有人讲到萨拉曼卡战役，那是位穿西班牙军服的刚来不久的法国人克罗萨尔介绍的。（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研究了萨拉戈萨被围困的局势，认为可以用相同的办法保卫莫斯科。）托斯托普庆伯爵在第四群人中说，他与莫斯科民兵一起，准

备为国捐躯在京城城墙下。但他仍因当时不了解情况而深感遗憾，假如他能早知道情况，局面就不会是这样了……；第五群人中炫耀的是他们深奥的战略思想，涉及部队应该选择的方向等问题，第六群人全部是废话连篇。库图佐夫的面容越发焦虑和悲伤了，他从这些人的谈话中醒悟过来，保卫莫斯科是决不可能的，若是有个近似疯狂的指挥官发出作战命令，出现的将是一片混乱，而仗还是打不起来。仗所以打不起来，就是因为高级官员根本就是认为无法守住阵地，他们所讨论的全是阵地失守后局面的处理。既然指挥官们都认为阵地没法守住，他们又怎能率领军队上战场呢？下级军官，甚至士兵们（他们也纷纷议论）也认为阵地无法守住。他们思想上就认为必败无疑，又怎能去作战呢？如果说别尼生仍坚持守住这块阵地的建议，讨论还得进行，可是无益的讨论继续下去是没有结局的，只不过是争论和阴谋的借口而已。库图佐夫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

在谈话中别尼生表现出强烈的俄罗斯爱国情感，选择了固守阵地，表示坚决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听了他的高谈阔论，不由得皱起眉头。因为库图佐夫对别尼生的用意了如指掌，固守阵地一旦失败，就可以把责任推给库图佐夫，因为他不战而退，直至撤到麻雀山；一旦胜利，可以把功劳归功于自己；如果他的建议没被采纳，可以推卸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现在他无暇顾及这个阴谋，他更关心另一个可怕的问题。而他并没有从任何人的议论中听过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所关心的问题现在只是："难道是我让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吗？什么时候我开始做的？什么地点我做出的决定？是昨天我在命令普拉托夫撤退时，还是前天晚上我在困意十足，吩咐别尼生下了命令？或许更早一些？……但是在什么时候决定了这件可怕的事？莫斯科被迫放弃，部队被迫后退，这样的命令是迫不得已。"他感到下了这样可怕的命令，如同交出军队的指挥权。然而，他生性好权，惯于用权（他曾在土耳其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手下当过差，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获

得荣誉使他心中不快）。他自信命里注定他要成为俄国的救星，因此违反皇帝的意旨，顺从民意，当选为指挥官。他认为，在如此困境中统率全军非他莫属，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个人敢于与常胜不败的拿破仑对抗。他想到他被迫下出的命令，不禁心惊胆战。他必须制止周围过于随便的谈话，他是该作决定的时候了。

他把几位高级将领召集过来。

“不管我的头脑是否清醒，也只能依靠自己了。”他边想边从凳子上站起，骑马到菲里去，那里停着他的马车。

四

午后二点，在农民萨伏斯季扬诺夫的家中一间宽敞明亮的正房内举行军事会议。一家老小都挤在后屋，只有萨伏斯季扬诺夫的六岁小孙女玛拉莎坐在正房的炕上。指挥官很喜欢这个女孩，喝茶时给她一块糖吃。玛拉莎即高兴又胆怯地坐在炕上看着将军们的面孔、军服和十字勋章。他们一个个走到屋内，分别在圣像下宽大的凳子上坐了下来。“爷爷”（玛拉莎这样认为库图佐夫）在炕后单独坐着，那是在黑暗的角落中，他身子深陷进折椅中，他不停地清整喉咙，拉着军装领子，没有扣上的领子仍卡住他的脖子。一个个进来的人首先走到指挥官面前，库图佐夫向他们点头示意，与他们握手问候。副官凯萨罗夫想打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他不满意地用手示意。凯萨罗夫明白，这时指挥官不想让别人看清他的脸。

农家的杉木桌上摆满了地图、作战计划、纸和笔，大家围聚在四周，勤务兵又搬进一条长凳放在桌子旁边。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里坐在这张长凳上。在圣像的首席上就坐的是巴克莱·德·托里，他高高的前额、秃顶、面色苍白、满面病态，圣乔治勋章挂在他的脖子上。他已经发烧两天了，此时全身寒战酸

痛。乌瓦罗夫就坐在他身边，他手势动作很快，向巴克莱低语（人人都是这样说话），汇报着什么。矮子脸圆的陶霍杜罗夫扬起双眉，双臂交叉在腹前，专心地听着。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坐在另一边，他用手托着宽阔的大脑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好像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习惯成自然地卷着两鬓上的黑发，不时望望库图佐夫，不时看看房门。在柯诺尼岑刚毅、俊美而又友善的面容上现出亲切而顽皮的微笑。他的目光与玛拉莎相遇，向她挤挤眼，小女孩忍不住笑了。

大家都在等待别尼生，他以重新观察阵地为借口，其实他是在吃那顿美味的午餐。大家都在等他，从四点等到六点。在等待中，大家没有进行讨论，只是小声闲谈着。

直到别尼生走进屋内，库图佐夫才从角落中走出来，在桌子旁边坐下，但还是避着烛光。不让光亮照在他的脸上。

会议一开始别尼生就发难问："不战斗而放弃俄国神圣的首都呢？还是来保卫它？"大家脸色阴沉，屋内一阵沉默。在一片肃静中库图佐夫愤怒的气喘和干咳声音格外突出。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也在望着"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紧皱的眉头，满脸忧伤。这种局面很短暂。

库图佐夫突然说："俄国神圣的首都！"他气愤地重复着别尼生的话，以此引起大家注意他那虚伪的腔调。"阁下，对不起，此话对俄国人毫无意义。"库图佐夫将笨重的身体向前倾。"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提出来，提出这种问题毫无价值。我邀请各位商议的是军事问题，具体地说，要靠军队拯救俄国。是不战放弃莫斯科呢？还是冒着军队重大伤亡和丧失莫斯科的危险而战呢？我想听听各位对此的高见。"说完，他往椅子背上一靠。

讨论开始了，别尼生是不会轻易服输的。他赞同巴克莱等人的意见，认为在菲里城下进行保卫战是不切实际的。但他以充满俄国式爱国之情和不舍放弃莫斯科之意，提出把军队在夜间从右翼调往左翼，次日去进攻法军右翼。他的建议产生了分歧，有

赞同的有反对的。赞同别尼生意见的有叶尔莫洛夫、陶霍杜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这几位将军不知是出于誓死保卫古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呢，还是出自于其他什么目的。但好像他们没明白，莫斯科其实上已经被放弃了，这次会议不可能改变事态的严重性。其余的将军们理解这一点，避而不谈莫斯科的问题，而主要议论军队后退时应选择的方向。玛拉莎一直在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在她眼中，这次会议是“爷爷”与“长袍”俩人之间的争论(她叫别尼生为长袍)。她知道他们的谈话中火药味十足，她的心中袒护“爷爷”。在谈话中，她发现“爷爷”向别尼生调皮地瞟了一眼，接着她高兴地看到，“爷爷”对“长袍”说了一些话，使得“长袍”哑口无言。涨红了脸，在屋子里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让别尼生激动的原因是，库图佐夫冷静地低声分析了别尼生的建议(把军队在夜间从右翼调到左翼以攻击法军右翼)的利弊。

库图佐夫说：“诸位，我不同意伯爵的计划，在敌人眼皮底下调动军队是傻瓜要做的事，这一点翻阅军事历史可以证明。比如……”库图佐夫像是在思索，寻找战例，他把那明亮天真的目光投向别尼生。“哦，弗里德兰战役就是一个例子，我想，伯爵一定会记忆忧新的。……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部署不妥，军队离战场太近。”

接下来是暂短的沉默，而大家感到这段沉默时间竟那么长。

讨论又开始了，中间经常中断，大家似乎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在一次间歇中，库图佐夫长叹一口气，好像有话要说，大家都转过头来望他。

“诸位，看来我得为破碎的瓦罐付出代价了，”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说：“你们的意见我都理解了，我的意见可能有人不赞成，但是我，”他停顿了一下，“凭着天空和祖国授予的权力，我命令撤退。”

将军们接着庄严地散去了，就如典礼结束一般。

有几位将军低声向指挥官说了几句，语调与会上发言时不一样。

玛拉莎从高板床上小心翼翼地爬下来，光着脚踩在上炕的台阶上，在将军们脚腿之间磕绊着，溜出门去。家里的人已经在等待她吃晚饭了。

在将军们都离开了以后，库图佐夫双肘放在桌上，坐着沉思了很长时间："是什么时间做出放弃莫斯科的决定的？是什么地点把这个问题决定了的？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没有想到，"深夜进来的副官施耐德说，"我没有想到，这事我没有想到！"

施耐德说："大人，您该休息了。"

库图佐夫没有理他，仍然大声训斥，用浮肿的拳头敲着桌子："不行！他们要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他们也要吃马肉，只要……"

五

在当时，比不战而撤退更重要的事情是对莫斯科的放弃和烧毁，而被认为领导这件事的人是拉斯托普庆。不过，拉斯托普庆在行动上与库图佐夫判若两人。

放弃和烧毁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在鲍罗金诺战役后没有条件作战而从莫斯科撤军一样。

每一个俄国人，不用根据推测，只是根据深藏在我们和父辈人心中的爱国之情，都能料到这一点。

从斯摩棱斯克，到遍布俄国的所有的城市与乡村，拉斯托普庆伯爵没有参与，也没有他的传单，与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一样。百姓若无其事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不闹事，不动乱，不向别人发脾气，而是镇静着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自信自己有力量在最

困难的时刻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等到敌军接近这里，有钱人抛下财产远走，穷人们留守在城中，烧毁留下来的东西。

俄国人认为只能顺其自然，莫斯科就要沦陷，一八一二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民众心里只有这种预感。早在七月和八月初时，就有人预料会发生这种事情，从莫斯科离开，有一些人搬走能够搬得动的东西，留下房屋和搬不走的财产，这些都是凭着深埋在人们心中的爱国之情做出的举动。这种感情不是靠豪言壮语，不是靠献出自己的儿女拯救祖国等不合情理的行为，而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因而其效果是最有力的。

有人说："只有懦夫才撤离莫斯科，逃避危险是可耻的。"拉斯托普庆在传单中告诫民众，逃离莫斯科是可耻，他们羞于被别人指为懦夫，羞于撤走，但他们出于无奈，非走不可。为什么要走？并不是拉斯托普庆用拿破仑在占领区的恐怖行为把他们吓走的。首先撤离的是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心中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在拿破仑占领时期并没有遭到毁坏，当地百姓与迷人的法国人在一起过的很开心，而当时的俄国人，特别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非常喜欢这些迷人的法国人。

对于俄国人来说，在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生活根本没有好坏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法国人的统治下根本是无法生活，没有比莫斯科沦陷更糟糕的事了。早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前俄国人就开始走了，鲍罗金诺战役之后，出走的速度更快，他们没有响应保卫城市的号召，也没有理会莫斯科卫戍司令要抬出伊维尔教堂圣母的像作战的誓言，还有那种要放气球来消灭法国人的建议，更不会去理睬拉斯托普庆公告中所讲述的一派胡言。在他们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如果军队不能抵御，那么带上太太、小姐和家奴也不可能到三山区去与拿破仑作战，所以他们只得一走了之，尽管走时要抛弃一些财产。他们在离开莫斯科时，没有料到居民会放弃和烧毁这座京城的（城市是由木头建筑的，因此不可避免被焚焦）。他们是为了自己而离开莫斯科的，但也就是

因为他们的离开，这座城市也完成了俄国人民赋予的流芳百世的庄重使命。贵妇人朦胧地意识到她不能做拿破仑的奴隶，但又担心被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命令留下，她带着黑奴和小丑，早在六月间就从莫斯科逃到萨拉托夫乡下，她的行动倒也是一种参与拯救祖国的伟大事件。而拉斯托普庆伯爵呢，他一会儿咒骂逃离京城的人；一会儿又把政府机关撤走；一会儿又把丧失战斗力的旧武器发给一群酒鬼；一会儿又想起抬着圣像上街游行；一会儿又不允许奥古斯丁神父搬走圣像和圣骨；一会儿又下令收管京城所有的私人马车；一会儿又派一百三十六辆马车搬运雷比赫制作的气球；一会儿又暗示他要将莫斯科整座城市烧毁；一会儿又介绍自己是怎样把他的房子焚掉的；一会儿又写声明给法国人，义正辞严地谴责他们烧毁孤儿院；一会儿把焚尽莫斯科的功劳归于自己；一会儿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一会儿命令百姓把间谍逮捕起来交给他；一会儿又责怪百姓；一会儿把所有的法国侨民从莫斯科赶出去；一会儿又把莫斯科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倍尔—舍尔玛太太扣留；一会儿又无缘无故将德高望重的邮政总监克留恰列夫逮捕；一会儿又在三山区号召民众打击法国人；一会儿为了摆脱民众，叫他们去枪杀某一个人，而自己则可以在后门溜走；一会儿他说要与京城共存亡；一会儿又为了给自己的功绩歌功颂德，在纪念册上写些法语诗词。他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事件的意义何在，他只想借此一鸣惊人，做出爱国英雄的姿态来，像幼童般地玩弄放弃和烧毁莫斯科这一不可避免的事件，他用一些小手段竭力地鼓励或阻挡要把他吞没的民众潮流。

六

海伦随着宫廷从维尔诺回到彼得堡，才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在彼得堡，一位政府要员利用权力庇护了她。在维尔诺，她又与一位年轻的外国亲王密切接触。海伦到彼得堡时，亲王和这位政府要员都在彼得堡。两个人都向她表示，对她享有特殊权力。对此，海伦在她的生活中的新课堂就是，不得罪任何一方，同两个人都保持密切关系。

对别的女人来说这是件难题或者说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海伦却没有为此感到棘手，难怪别人称她是聪明绝顶的女人。如果她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靠玩弄手段来摆平困境，反而会坏事。但海伦是个无所不能的人物，她确信自己永远拥有真理，只有别人是罪责难逃。

当年轻的外国亲王首次批评她时，她把美丽的头傲然昂起，转过身来，口气坚决地说：

"对，男人就是无情无义，自私自利！我对你们根本没有什么指望。作为女人为你们可以牺牲自己，受尽苦楚，最后只能得到这样的回报。殿下，您无权来过问我的爱情与友谊，这个人比我的父亲还要亲近。"

亲王刚要说什么，海伦阻止了他。

"不错，他对我的感情可能超越亲情之上，但我不能因此对他置之不理。我是个女人，不应该忘恩负义。您要知道，殿下，我的内心世界，只能向上帝和自己的心灵彻底坦白。"她说完这些话，把一只手放在她那高耸的美丽的胸脯上，抬起头向天空仰望。

"上帝保佑，您听我说。"

"如果您答应同我结婚，我愿做您的奴隶。"

"这是不可能的。"

"您还是不肯娶我，您……"海伦边哭边说。

亲王开始慰抚她。海伦哭着说（好像是情不自禁），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她结婚，而且还有这种例子（这种例子很少，但她以拿破仑和其他几个要人为例），她只是个牺牲品，从来不是自己

丈夫的妻子。

亲王软下来了，说："但是法律、宗教……"

海伦说："法律、宗教……它们要是连这类事都不能处理，还有什么用！"

亲王听了感到震惊，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道理。于是他找了几个关系亲密的耶稣会会友向他们求教。

几天以后，海伦在她的石岛别墅里召开的一次诱人的宴会上，有人向她介绍了一位年纪较大、满头白发、双眼有神、风度翩翩的耶稣会教士若贝尔先生。他同海伦在花园的灯光下和美妙的音乐声中，长谈了对上帝、对基督、对圣心的爱戴，谈论着惟一的真天主教在今世和来世给人们带来的安抚。海伦为之感动，她的眼睛和若贝尔先生的眼睛一样都饱含了泪水，连声音也有些发抖。有人来请海伦跳舞，把她与良知的导师的谈话中断了。第二天的傍晚，若贝尔先生单独来看望海伦，从此以后成为她的家中常客。

一天，他领伯爵夫人来到天主教堂。海伦在祭坛前跪下，这位年迈而风度翩翩的法国人把手轻放在她的头上。她后来对别人说，当时她感到好像是有一股清凉的风吹进了她的心灵。别人告诉她，这就是神恩。

后来，一位穿法衣的神父走了过来，她向他进行了忏悔，他赦免了她的罪孽。第二天，一盒圣餐给她送来，供她在家中领取。又过了几天，海伦高兴地收到了教堂发给她证书，得知自己已经被纳入了真正的天主教。

现在，发生在她周围的各种事情，她自己所碰上的各类事情、许多聪明的男子以讨她喜欢的巧妙方式向她表示关心。她自身纯洁得像鸽子的羽毛一样（最近她总穿白衣服，扎白缎带）——这一切令她感到得意，尽管很得意，但她没有忘记自己的真正目的。在玩弄诡计上，聪明人往往不及愚人，海伦明白，费再多的口舌，干再多的事情，目的就是要她皈顺天主教，让她为

耶稣会弄点钱(有人已向她做过暗示)。但海伦在出战以前,坚持要为她办好与丈夫脱离关系的必要手续。她认为,任何宗教的宗旨都要满足于人类的要求,还要遵守一定规则。她带着这种想法,在一次同神父忏悔时强烈要求他回答:她的婚姻,对她到底有多大的约束力。

他们在靠客厅的窗户旁坐下来。天色已经黑下来,阵阵花香飘进来。海伦穿着一套胸部和肩头透明的白色连衣裙。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神父老人,胖胖的脸上收拾得很干净,刚毅的嘴巴看上去很可爱,一双白净的双手放在膝上。他离海伦坐得很近,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不时带着欣赏她的美丽的眼神盯着她的脸,就他们谈论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海伦不安地面带微笑,望着他的头发和刮得干干净净的浅黑色的脸颊,随时准备聆听他的新理论。神父很满意谈话者的美丽和得体,他对自己干这一行的技巧也暗自满意。

“良心导师”的推论是这样说的:“您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您曾宣誓要对男人恪守妇道,而男人不了解结婚的宗教意义而成了婚,犯下了亵渎神明罪。这种婚姻缺乏应有的对双方的制约力。尽管如此,您的誓言却束缚了自己。您若是违反誓言,犯的是什么罪呢?是可赦罪还是不可赦罪?是可赦罪。因为您不是故意犯罪。您如果现在是为了要孩子而再婚,您的罪是可原谅的。但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第一……”

海伦听着有点不耐烦,突然带着迷人的微笑打断他的话,说:“但我想,我已经加入了真正的宗教,我就不应该受虚伪的宗教的束缚。”

“良心导师”没想到他的女学生如此机智,提出的问题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简单明了,不由大为吃惊,但他还是坚持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理论。

他笑眯眯开始反驳教女的道理:“伯爵夫人,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七

海伦心里明白，这件事从宗教的观点看来并不复杂，很简单，她的导师们对此总不下决心，是因为他们害怕世俗势力会利用这件事挑起什么议论。

海伦准备要在社会舆论方面多做些工作。她有意调动那个年纪大一点的政府官员的嫉妒，像是对第一个追求者提出的那样（也就是摆出要求），想拥有她的惟一办法就是娶她。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官员听到她想离婚再嫁的要求时，也同年轻的外国亲王一样大吃一惊。但在海伦看来，这件事不过是和姑娘出嫁一样简单而自然。她那坚决的信心也感染了他。如果在海伦身上，有丝毫疑惑、惭愧和掩饰的迹象，她都不会获得成功。但这样的迹象半点没有，而且她还坦率纯朴地、若无其事地告诉给她的好朋友（这样的朋友几乎遍及彼得堡），亲王和要员向她示爱，她的回答是两个人都爱，不忍心看任何一人忍受痛苦。

彼得堡被闹得沸沸扬扬，传说的不是说海伦要同丈夫离婚（如果传播这样的消息，很多人就会起来攻击这种非法的企图），而是美丽又可怜的海伦下不了决心，不知道该爱其中的哪一个。问题已不是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而是哪一个配偶更好一些，和王室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一些老顽固，他们不可能容纳这样的事实，认为这是在亵渎婚姻的神圣。但是这种人为数并不多，他们也只是沉默不语。多数人是在关心海伦的命运，替她考虑应该选择哪一个更好些。至于丈夫还在世就改嫁，这件事是否正确，这个问题谁都避而不谈。因为“比你我还要聪明的人”显然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而提出怀疑此事是否正确，就等于暴露了自己愚昧无知和不识时务。

只有那年夏天阿赫罗西莫娃来彼得堡看望儿子，公然表示

与众不同的观点。阿赫罗西莫娃在舞会上遇到了海伦，把她拦在客厅中央，在一片沉默中粗声粗气地对她说：

“丈夫还在世，您又要出嫁。也许您认为这是赶时髦？姑奶奶，有人抢先了。早有人不仅这样想，并且这样做的，窑子里都是……”阿赫罗西娃边说着，边做出习惯性的威胁动作，挽起袖子，恶狠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走出客厅。

在彼得堡，人们都有点怕阿赫罗西莫娃，把她看做是一名反面角色。平时对她话语中的粗鲁字眼特别注意，彼此低声议论，认为这是她语言的精华。

近来华西里公爵爱忘事，同一件事往往要反复说上无数遍。他每次看见女儿都对她说：

“海伦，我要对你说一些话，”他把女儿叫到一边，拉一拉她的手说，“你知道，我听到一些有关……。哦，我的宝贝女儿，不用你说，我作为你的父亲感到高兴，因为你……你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我的女儿……你就随心所欲吧，这就是我为父的全部看法。”接着，他努力克制着自始至终的激动，贴了贴女儿的脸，走开了。

比利平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又是海伦的一位亲密无间的至交（在出色的贵妇人身旁，总有这样不可能变为情人的男朋友）。有一次，他在朋友圈子中对海伦讲述了他对战事的看法。

“听我说，比利平（海伦对比利平这种朋友总是直呼其姓），”她戴戒指的手摸了摸他的衣袖。“就像我是你的妹妹一样，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应该选择他们俩人哪一个？”

比利平皱了皱眉头，嘴角上仍然带着微笑，考虑了一下说：“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并不感到突然。作为您的最好的朋友，我反复考虑过您的事，依我看，您要是嫁给亲王，那您永远没有机会嫁给另一个人。再者说，朝廷也不会同意。（要知道这里面还有亲戚问题。）您若是嫁给老伯爵，您会给他晚年带来幸福。将来有机会……亲王再娶您这位富贵的遗孀，也不会有失他的面

子。”比利平说着，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海伦满面春风，又摸了摸比利平的衣袖说：“我忠实的朋友，你可知道，两个人我都爱啊，我不愿意让其中任何一人痛苦。我愿意以我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他们俩人的幸福。”

比利平耸一耸肩膀，表示如果是这样他也无能为力了。

比利平想：“真是一件尤物！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她想同时做三个人的妻子。”

“您丈夫对战事有何看法，您不妨说说看。”他声誉卓著，敢于提这样直来直去的问题，“他能同意吗？”

“唉！他也太爱我了！”海伦说，她似乎认为皮埃尔也是爱她的。“他为了我，什么都肯做。”

比利平舒展了眉头，开始开玩笑。

他说：“难道离婚他也同意吗？”

海伦笑了起来。在敢于怀疑和议论婚事的是否合法性的人中有海伦的母亲，华西里公爵夫人。她时常嫉妒自己的女儿，如今嫉妒的对象还是她的一位知己，她更不肯罢休。她前去请教了一位俄国神父，丈夫还在世，是否可以离婚和再婚。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的。更使她得意地是，神父还指给她看了《福音书》中的经文，上面明确写道（神父是这样认为）丈夫还在世不能再婚。

公爵夫人拿了这个神圣的依据作为武器，一大早乘车赶到女儿这里，找她单独谈话。

海伦听完了母亲的反面意见，只是温顺而嘲弄地笑了笑。

老伯爵夫人说：“经书中说，谁要要离婚的女子……”

“啊，母亲，您不要道听途说。您自己什么都没搞明白，处在我的处境中只有我才能负责任的。”海伦说，她从俄语改用到法语，她觉得用俄语已经解释清楚。

“可是我的女儿……”

“哦，母亲，您怎么还不明白，圣父有权力赦免……”

这时，居住在海伦家中一个陪伴她的太太进来传话，说殿下

正在客厅里等候求见。

“您去告诉他，我不想见他，他不守诺言，我还在生他的气呢。”

“伯爵夫人，对于一切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一个长着长脸、长鼻子、头发浅黄的青年走了进来。

公爵夫人看见此人进来，恭恭敬敬地起立，行了屈膝礼。而进来的青年并没有答理她。公爵夫人向女儿点了点头，悄悄地退了出去。

“也许，她说的不错，”公爵夫人心想。她的信念因为殿下的突然出现全部变得无影无踪了。“她说的对，我们在年轻时怎么就不懂这样简单的道理呢？这道理并不复杂。”公爵夫人边想着边坐上了马车。

八月初，海伦的事情已经决定了。她给丈夫（她认为他很爱她）写了一封书信，告诉他，她准备改嫁给什么人，而且她始终信奉真正的宗教，她请求他办理好必要的离婚手续，送信人会把这些手续告诉他。

“因此我祈祷上帝，让您，我的朋友，得到神圣而强有力的保护。您的朋友海伦。”

当这封信送到皮埃尔家中时，他正在鲍罗金诺的战火硝烟之中。

八

在鲍罗金诺战役接近结束之时，皮埃尔再一次从耶夫斯炮台上下来。他和一群士兵在一起，沿着山谷向克尼亚兹科伏走去。他到了急救站，看见了流血，听见了呻吟的哭喊声，他继续夹在士兵中间，急急忙忙向前赶路。

皮埃尔现在所有的希望是，尽快忘记这一天里所见所闻的

可怕刺激，返回平日的生活习惯中去，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安安静静地睡一觉。他认为只有回到平日的生活规律中去，才能理解他自己和他所听到的一切。可是这种平日的安宁环境竟是如此难找。

炮弹和子弹不时地在他所走的大路上轰鸣，周围的情景依旧如同战场。到处可见一张张痛苦、疲惫、又近似冷漠无情的面孔，依旧是一片流血战场的景象，士兵身上还是穿着军大衣，依稀可闻隆隆的炮声（炮声虽然来自远处，却仍然惊心动魄）。此外就只有那沉闷的空气和飞扬的沙尘。

皮埃尔沿着莫扎依斯克的大道走了三俄里的路程，在路边坐了下来。

暮色苍茫，炮声已消。皮埃尔枕着臂肘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在黑暗中从他身边走过的身影。他总是感到炮弹好像带着可怕的呼啸向他头上飞来。他感到周身发抖，坐了起来。他已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停留了多久。深更半夜，有三个兵士拿来了一些树枝，在他身旁动手生起火来。

那三个士兵瞟了瞟皮埃尔，点着火，上面放了一个锅，在锅里放入掰碎的面包干，又加上了点荤油。烟气与油腻的食物的香气混杂在一起。皮埃尔坐了起来，长叹了一口气。三个士兵一面谈话一面吃东西，没有人理会皮埃尔。

有个士兵突然问皮埃尔："你是做什么的？"他显然是想用这个话题搭讪（这也是皮埃尔所想要的）："你要是饿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东西吃，但你得告诉我们，你是正经人吗？"

"问我？ 我吗？ ……"皮埃尔回答。他认为把自己的身份说得低些，可以拉近与士兵的距离。"我是一名民团军官，但我的队伍不在这里，我在打仗时，和他们失散了。"

一个士兵说："你是怎么搞的！"

另一个士兵摇了摇头。

第一个士兵说："你要是饿了，就过来吃点东西吧。"说着，把

一个木匙子舔干净，递给他。

皮埃尔坐在火堆旁，吃起锅里的面糊来。他觉得他有生以来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他弯下腰，面对着锅，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的脸被火光照亮，几个士兵都瞧着他。

“你告诉我们，你要上哪里去？”其中一个兵问。

“我要去莫扎依斯克。”

“那么，你是一位老爷？”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伯爵。”

“哦，皮埃尔伯爵，跟我们走吧，我们领你去。”

在一片黑暗中，士兵们陪着皮埃尔向莫扎依斯克方向走去。

当他们来到莫扎依斯克，开始攀登陡峭的城里小山时，公鸡已经报晓。皮埃尔跟着士兵们走着，把山脚下他自己的旅店都忘记了，他不知不觉走过了头。碰巧他在半山上碰见了他的马夫（马夫在城里到处找他，这时正准备回饭店去。）否则他还想不起这件事，他心神恍惚到了如此地步。马夫看见了白帽子，认出了皮埃尔。

“大人，”马夫说：“我们都快绝望了，您怎么一个人走路？您这是要上哪去？”

皮埃尔说：“噢，是的。”

一个士兵问：“噢，是找到自己人了吧？”

另外两个士兵说：“那么再见吧！皮埃尔伯爵，是吧？再见！皮埃尔伯爵。”

“再见！”皮埃尔说完，同马夫一起向返回旅店的路上走去。

“应该给他们一点什么。”皮埃尔摸了摸衣服口袋心想。“不，不必了。”另一个声音也在他心里说。

旅店已经住满，没有空闲一个房间，皮埃尔走进院子里，在自己的马车里蒙头入睡。

九

皮埃尔头一着枕头就呼呼进入了梦乡，但突然如同醒着一样，他听见炮声轰轰的呻吟声和哭喊声，闻到了血腥味和火药气。他吓得魂飞魄散，就如死亡降临般的恐惧。他惊惶地在梦中惊醒，从军大衣里抬起头。院子里仍是一片沉静，只见一个勤务兵在大门口与店主人聊天，啪哒啪哒地踩着泥地。皮埃尔头上阴凉的房檐下，有几只鸽子看见他坐了起来，吓得直煽动翅膀。整个院子里充满了浓郁的旅店味道，就是那些干草、马粪和油焦的气味。这时皮埃尔感到，只有在旅店中可以寻找回往日的温馨与和平的气氛。从两侧黑暗的屋檐中间看去，是星光灿烂的天空。

“感谢上帝！这样的事不要再卷土重来了。”皮埃尔心里想着，又蒙上了头，“哦，实在是太可怕了，但胆小也是可耻的。看他们……他们自始至终坚强、镇静……”皮埃尔心中的他们就是士兵，就是那些坚守在炮位上，送给他东西吃，还向圣像祷告的士兵们。他们——他以前不曾理解的士兵，同其他任何人都截然不同。

“要当兵，当一个战士就行！”皮埃尔迷迷糊糊地心想，“真心加入到这种生活中去，体验他们的情感。但是如何摆脱身上那些多余的没必要的负担呢？我本可以这样做，可以离开我的父亲。我同陶洛霍夫决斗之后，还是可以去当兵的。”皮埃尔想起来在俱乐部进晚餐时向陶路霍夫提出决斗的事情，又想起托尔日克的恩师，接着在他的脑海中又浮现起共济会庄严的聚餐。是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这次聚餐。他所熟悉的一位贵人坐在桌子的一端。原来是他！恩师。皮埃尔心想：“他不是死了吗？是的，是死了，我真不知道他又复活了。他死了，我为之难过；他又活了，我非常高兴。”

阿纳托里、陶洛霍夫、聂斯维茨基、杰尼索夫等人坐在餐桌的一边(皮埃尔在梦中也把他们这些人归为一类)。阿纳托里、陶洛霍夫等人大声喊叫、唱歌;就在他们吵闹声中还是可以听见恩师滔滔不绝的说话声音,他的话语寓意深刻,如同战场上的炮声一般连续不断、滔滔不绝,让人感觉欣慰。皮埃尔虽然听不懂恩师的话,但是他知道(他在梦中的思维也同样清晰),恩师谈到善良,也谈到他能够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的表情朴实、善良、刚毅,围着那位恩师。他们虽然很善良,但不向皮埃尔这边看一眼,他们不认识皮埃尔。皮埃尔力图引起他们的关注,他刚要说话。他刚要站起来,这时他发现腿很冷,原来腿伸到了外面。

他觉得难为情,用一只手臂遮住腿。军大衣真的从他腿上滑了下去。瞬时间,皮埃尔揪住了军大衣,从梦中惊醒,他又看见了院子、房檐、柱子,但这一切现在都变得灰蓝发亮,上面还覆盖着露水和霜花。

皮埃尔心想:"天亮了,但我愿意重返黑夜。我想听完和理解恩师的教诲。"他又重新披上了大衣,可是共济会的聚餐会消失了,恩师也不在了。思想只有靠语言明确表达出来,那些思想是别人告诉他,或者他自己领悟出来的。

接着,皮埃尔又想起那些由白天的所见所闻而领悟的思想,还以为是什么人告诉他的。他觉得,在他清醒时决不会这样认为,也不会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想。

"战争可以使人类挣脱上帝的法则,"他内心有个声音在说,"纯真就是服从上帝,而人是不可能离开上帝保佑的。他们是纯真的,他们只做,不说。开口便是钱,闭口便是金。人如果惧怕死亡,就一无所有。人如果一无所求不惧怕死,就会拥有一切。如若没有体验痛苦,人就不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就不认识自己。最困难的是,"皮埃尔继续在做梦,"在自己的心中把所有事物的意义归纳起来。综合所有事物,"皮埃尔自言自语地说。"不,不该是综合。不可能综合思想,只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思想归纳在一

起。这样做对！是的，要归纳在一起，要归纳在一起！”皮埃尔心里高兴起来，认为就应该这样，也只有这话能够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意图，并可以消除令他苦恼的问题。

“是的，该套车了，要套车了。”

“要套车了，该套车了，大人！大人！要套车了，该套车了……”有个声音反复说。

这是马夫在说话，他在皮埃尔身边催他起身。太阳已经照在了皮埃尔的脸上，他瞧了一眼污浊的旅店，有几个士兵在院子的中间给他们的瘦马饮水，有几辆大车被赶出大门。皮埃尔厌恶地转过身来，又闭上眼睛，躺回车上。“不，我讨厌这些，我不想看见这些，我要理解梦中得到的寓意。只要再有一秒钟，我便可以理解一切了。我该怎么办？归纳在一起，但如何把一切归纳在一起呢？”皮埃尔内心恐惧，他觉得在梦中所看见的和所思考的一切就要消失了。

马夫、车夫和旅店的主人过来告诉皮埃尔，说有一个军官前来通知，法国人已经向莫扎依斯克推进，我们的军队则大踏步后退。

皮埃尔起身，吩咐马夫套上车来追他，他自己则步行穿过城区。

军队正在转移，近一万名伤员留下来了。有些伤员在院子里，有些在屋子里，有些则挤在街上。大街上，运送伤员的大车旁不断传出喊声、骂声和打架声。皮埃尔让一位相识的负伤将军坐上了自己的马车，一起去莫斯科。在路上皮埃尔得知了自己的内弟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十

八月三十日，皮埃尔回到了莫斯科。在城门附近他遇见了拉

斯托普庆伯爵。

“我们正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要见您，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请您马上到他那里去。”

皮埃尔没有回家，叫来一辆马车，直接前去见卫戍司令。

拉斯托普庆伯爵早上才从索科尔尼基市郊别墅中返回城里。伯爵公馆的前厅和招待室里站满了官员。有的人是奉命而来的，有的人是前来请示工作的。华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经同公爵谈过，向他解释保卫莫斯科已成为不可能的事，莫斯科只有被迫放弃。这消息现在还瞒着居民，但莫斯科将落在敌人手里，文武百官都很明白了。为了推卸责任，官员们都来找卫戍司令请示，有关他们所管辖的部门该怎么处理的问题。

皮埃尔走进了招待室，从军队里来的信使刚好从拉斯托普庆伯爵屋里走出来。

对他的各种提问，信使只是绝望地摆摆手，走过了大厅。

在接待室里皮埃尔等候着接见，疲惫的眼神环顾着屋内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文武官员。看上去这些官员都闷闷不乐、焦躁不安。皮埃尔向一群官员走去，他认识其中的一个。他们与皮埃尔打了招呼，继续自己的谈话。

“先把他们撵走，然后再放他们回来，这倒无关紧要，但现在对于这个局面，我们是不负责任的。”

“可是他是这么写的。”另一个人用手指指一张印刷品，说。

第一个官员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对老百姓这可是必要的。”

皮埃尔问：“你拿的是什么？”

“噢，新的公告。”

皮埃尔把公告拿过来，读了起来。

“总指挥官大人为了和前来向他会师的部队靠近，已经越过了莫扎依斯克，修筑好坚固的阵地，他不会遭到敌人的突然进攻的。已有四十八门大炮和弹药运送到他那里。总指挥官大人说，

他将为保卫莫斯科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准备在城内巷战。同胞们，大家不要因为政府机关的关闭而感到恐慌，秩序我们还将维持，我们的法庭要审判歹徒！我还将在必要时把城乡青年召集在一起。在一两天内我将发号施令，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暂且保持沉默。举起斧子，拿起长矛，最好使用三齿大叉：法国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明天饭后，抬上伊维尔教堂的圣母，我要到叶卡德琳娜医院去看望伤员。我们要在那里洒圣水，祝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我现在身体很好，我有一只眼睛曾患过病，现在双眼已炯炯有神。”

皮埃尔说：“可是我听军人说，城里根本没有条件打仗，阵地……”

第一个官员说：“是的，我们也这样认为。”

皮埃尔问：“‘我有一只眼睛曾患过病，现在已双眼炯炯有神’。这是什么意思？”

副官微笑着回答：“伯爵患过麦粒肿，我告诉他，百姓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为我很不安。伯爵，还有，”副官突然微笑着对皮埃尔说，“我们听说，您家中出了点乱子？您的太太伯爵夫人好像……”

皮埃尔若无其事地说：“我没有听到什么，那您道听途说什么呢？”

“没什么，您知道，人人都愿意信口开河。我也不过是无意中听说的。”

“那您听到了些什么？”

副官还是笑嘻嘻地说：“听说，您的太太伯爵夫人想要出国去，多半是胡乱传说……”

“有这个可能。”皮埃尔说，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那位是谁？”他用手指着一个身着干净的蓝色呢外套、留着雪白大胡子和长着浓眉毛、面色红润的小个子老头问。

“您问他？魏列夏金，他是一个商人，酒店的老板，您也许听

说，关于告示的事吧？”

“哦，他是魏列夏金！”皮埃尔一边说，一边打量着那老商人镇定自若的面孔，想在上面寻找出叛徒的嘴脸。

副官说：“那件事不是他亲手而为。而是他儿子写的告示，那小伙子正在吃官司，看样子他该吃点苦头了。”

一位戴星章的小老头和一位佩十字勋章的德国人来到正在谈话的人们面前。

“说老实话，”副官说，“这个案件错综复杂，两个月前出现这张告示时，有人把它送到拉斯托普庆伯爵这儿。他命令追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负责此事，这张告示已经过了六十三双手的传播。他查问一个人：‘你从哪里搞到的？’回答说：‘从某人那里。’他再找那个人：‘是谁送给你的？’一直追问到魏列夏金，……一个不识字的商人，一个只会做买卖的家伙，”副官笑着说。“人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你们知道他是怎样回答的吗，他是从邮政局局长那里拿来的。好像他们之间有个默契。他说：‘是我自己写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他们盘问他，威胁他，但他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他们就如此去向拉斯托普庆伯爵汇报。伯爵命令把他传来。‘这告示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自己写的。’哦，您了解伯爵的性子。”副官得意洋洋地笑着说，“他火冒三丈，你们想，这还不是胡说八道，信口开河！……”皮埃尔说：“噢，我知道，伯爵是要他指出克留恰列夫！”副官害怕地说：“绝对不是。没有这事克留恰列夫就有罪了，所以把他放逐了。但问题是伯爵火冒三丈。伯爵说：‘你有这个本事写吗？’他拿起放在桌上的《汉堡日报》说：‘你看，这不是你写的，是你翻译的，而且翻译的不怎么样，因为你这个笨蛋根本不懂法语。’您猜那家伙怎么回答？他说：‘不，我没看什么报纸，是我自己写的。’伯爵说：‘如果你承认是你写的，你就是一个叛徒。我要把你送上法庭，你会被吊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从哪里弄来的快说？’他说：‘什么我也没看，就是我自己写的。’案子就这样放在了一边。

他的父亲也被伯爵传来，他还是坚持不改口供。他已被送上法庭，大概要被判服苦役。现在他的父亲跑来为他说情。但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哼，一个商人的儿子，浪荡公子，生活放荡，他在什么地方听了鼓动，就以为了不起了，可以无法无天了。瞧，就是这样一个小坏蛋！他父亲在石桥旁边开了一个酒店；酒店里挂着一幅手持权杖和全球的圣像，他把圣像拿回家放了好几天，也不知干了些什么！他找了一个卑鄙画家……”

十 一

这个新鲜故事还没有讲完，皮埃尔就被召去见卫戍司令。

来到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办公室。皮埃尔一进门，看见拉斯托普庆正紧锁眉头，用手去擦前额和眼睛。一个个子不高的人正和他讲些什么，看见皮埃尔进去，他止住了话，走出去了。

那人一走，拉斯托普庆马上就说：“唉，您好，伟大的战士！您的光荣事迹我们已经听到！但今天我找你谈的还不是这些，老弟，这里面没有外人，告诉我，您是不是共济会会员？”拉斯托普庆伯爵满脸严肃地说，好像这里有什么问题，而只有他才能宽宏大量。皮埃尔没有回答。“我消息灵通，老弟。我明白共济会会员不止一个。我希望你不是那一种人，打着拯救人类的幌子，而实际上要灭亡俄国。”

皮埃尔回答：“是的，我是共济会会员。”

“您看，老弟。我想你应该明白，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两位先生已被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对克留恰列夫先生也没有手下留情，对于其他人打着建设所罗门神庙的借口，而实际上竭力毁坏祖国神庙的人也是如此。您要明白这样做是有法而依的。本地邮政局局长如果不是十恶不赦，我是不会放逐他的。我知道最近您把马车借给他让他离城，还替他保存文件。我是关怀您

的，不忍心看您遭殃。再者，您还年轻，作为父辈的我劝您同这种人一刀两断，然后尽早远走高飞。”

皮埃尔问：“伯爵，那么，克留恰列夫到底犯了什么罪？”

拉斯托普庆喊道：“那是我该管的事，与你无关！”

皮埃尔说，眼睛却没有看拉斯托普庆：“如果指控他散发拿破仑的传单，那是凭空捏造。而魏列夏金……”

拉斯托普庆突然皱起了眉头，打断了皮埃尔的话，更大声地喊道：“事实就是如此！魏列夏金是一个叛徒，一个奸细，他该得到应有的惩罚，”拉斯托普庆气愤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受到侮辱的人。“我找您来不是要您讨论我的事情，而是劝告您或者说是命令，如果您还有理智。我要求您立刻断绝同克留恰列夫先生那种人的交往，并赶快离开此地。我要铲除一切糊涂观念。”他大概发现对无辜的皮埃尔太严厉，又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加了几句：“我们现在是国难当头，我没有时间对找我的人还讲什么礼貌。我现在头晕眼花。老弟，那么，您打算怎么办？”

“没有什么。”皮埃尔回答，他一直没有抬起眼睛，深沉默想的表情也没有发生变化。

拉斯托普庆皱起了眉头，说：“老弟，接受我的忠告。尽早离开，这就是我找您的目地。善于接受别人劝告的人是有福之人。再见，老弟。哦，还有，”他从门里对皮埃尔大声说，“听说，尊夫人坠入耶稣会神父的手中，是真的吗？”

皮埃尔什么话也没说，他皱起眉头，离开拉斯托普庆的办公室时怒气冲冲，这样的神情他从未有过。

天色已经入暮，皮埃尔才返回家中。有七、八个人在那天晚上来找他：有委员会秘书、他营里的上校、总管、管家和各种有求于他的人。皮埃尔心不在焉，对这些事也毫无兴趣，随意回答着各种问题，也不过想尽快摆脱这些人。最后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打开妻子的信来读。

“他们——士兵们在炮位上，安德烈公爵阵亡了……老头子……单纯就是归顺上帝。要受苦……意义是……套车……妻子要改嫁……要忘记……理解……”他走到床边，和衣倒在床上，马上睡着了。

次日清晨，他一觉醒来，管家进来报告说，拉斯托普庆伯爵派来一位警官，打听皮埃尔伯爵走了没有，或者是不是正准备起程。

不同身份的十来个人在客厅里等着见皮埃尔。皮埃尔急忙穿上衣服，没去客厅，却从后台阶溜出大门。

从那时起，直至莫斯科完全被毁，虽然家里人到处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皮埃尔，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十　二

一直到九月一日敌人进入莫斯科之前，罗斯托夫一家人一直留在城里。

自从彼嘉加入奥勃仑斯基哥萨克团，到编队的白采尔科维去后，伯爵夫人一直都是心惊胆战。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前线，两个人都离开了她的保护，他们中间一个，或许两个，随时都可能战死在沙场，就像她的熟人有三个儿子同时牺牲了一样——这样的想法，今年夏天首次活生生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她立即想把尼古拉叫回身旁，又想亲自去找回彼嘉，在彼得堡替他找个差使，但愿望不可能实现。彼嘉不愿意回来，除了随团一起回来以外，或者调到其他现役团里。尼古拉随队伍去了远方，最后一封信写到同玛丽雅公爵小姐会面的情况，从这以后毫无音讯。晚上伯爵夫人失眠，一睡着就梦见两个儿子阵亡。伯爵经过反复商量和谈话，终于想出了办法来安慰伯爵夫人。他把彼嘉从奥勃仑斯基团调至在莫斯科编队的别祖霍夫团。彼嘉虽然还留在部队里

服役，但这样一调动，伯爵夫人也就放心了。她至少有一个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她可以想出办法使彼嘉不再离开她，不要再到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的地方去。这样只有尼古拉一个人处在危险境地，伯爵夫人认为自己爱长子胜过其他孩子，她有点后悔让尼古拉去从军。不过，她的幼子彼嘉读书不用功，在家里总是破坏东西，成为招人讨厌的小淘气，那个塌鼻梁、红脸庞、长着一双可变的黑眼睛，脸上刚长出毫毛的彼嘉也跻身于大男人中间，参加残忍可怕的战斗并从中寻找刺激。作为母亲她认为，她爱他超过其他的孩子。预定彼嘉返回莫斯科的时间越近，伯爵夫人也就越忐忑不安。她总是觉得她可能等不到这种幸福的时候了。不仅宋尼雅在场，就连心爱的娜塔莎或是丈夫在场，伯爵夫人也会无缘无故地发怒。她心中暗想："我不需要他们做什么，除了彼嘉，我什么也不想要。"

八月底，罗斯托夫家里收到尼古拉写来的第二封信。他已派到沃罗涅日省采购马匹，信是从那里寄来的。伯爵夫人接到这封信并没有安心，她知道有一个儿子已经脱离开了危险地带，而更为彼嘉一个人担心了。

到了八月二十日，罗斯托夫家所有的熟人差不多都离开了莫斯科，现在人人都在劝说伯爵夫人赶快离开，但是心爱的儿子彼嘉还没有回来，她根本听不进去这一类的劝告。八月二十八日，彼嘉回到了家。虽然年青的十六岁的军官并不太喜欢母亲对他的迎接过分亲昵，虽然母亲并没有说明她的意图想把他留在身边，但她的用心彼嘉心里很明白，本能地避免对待母亲过分亲热，或者撒娇（他这样暗自思忖）。因此他对她很冷淡，有意躲避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有意与娜塔莎接近，对她怀有一种非常亲热的手足之情。

伯爵天生无忧无虑，到八月二十八日，准备动身的工作一点都没做，直到八月三十日从梁赞到莫斯科庄园搬运财物的大车才到。

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莫斯科全城处于一片忙乱之中。鲍罗金诺战役中的伤员每天有几千名从陶罗戈米洛夫门运进来，在莫斯科全城分散，又有几千辆大车专门运载居民和财物的从几个门出去。尽管拉斯托普庆发出了告示（此事也许与告示并无关系，或者正是由于这些告示），全市流传着各种各样相互矛盾而又千奇百怪的消息。有人传说，没有命令让离城；有人说的正好相反，说圣像已经从教堂里搬出来了，全体市民将被迫离开家园。有人传说，鲍罗金诺之后又发生了新日会战，法国人被打垮了；有的人说的正好相反，说俄军片甲不留。有人传说，在神父率领下莫斯科民兵开往三山区；也有人悄悄地说，不允许奥克斯丁主教离城，叛徒已经抓住。农民在暴乱，抢劫出城的人，等等。但这些不过是些流言蜚语，实际上，不论离开城市的人，还是留下来的人（尽管菲里会议还未召开，莫斯科是否被放弃还没做最后的决定），虽然大家嘴里不讲什么，却都可以感觉到，事态发展到非放弃莫斯科不可，应该早做准备携着财物出逃。大家都预感到，城里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但直到九月一日还风平浪静。就如一个临刑的罪犯，已知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仍顾及周围的情况，把头上的帽子拉正，莫斯科人继续过着日常生活，尽管知道末日即将来临，将要彻底破坏整个生活秩序。

在莫斯科沦陷的前三天，罗斯托夫一家人仍然忙于各式各样的生活琐事之中。作为一家之主的罗斯托夫伯爵在城里四处走窜，打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一回到家，就慌忙作些安排事宜，为动身做准备。

伯爵夫人催促仆人收拾东西，对什么事都表示不满意，不断寻找有意躲避她的彼嘉，她嫉妒娜塔莎，因为彼嘉总是跟她呆在一起。只是宋尼雅一个人在处理繁琐的家务：收拾东西。不过最近宋尼雅特别忧郁和沉默寡言。尼古拉来信说及玛丽雅公爵小姐，伯爵夫人当着宋尼雅的面愉快地议论起来，说玛丽雅公爵小姐与尼古拉是天生一对。

伯爵夫人说："安德列成为娜塔莎的未婚夫，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表示高兴过。因为我有个预感，尼古拉是会娶玛丽雅公爵小姐，那是多么好的事哇！"

宋尼雅以为，这话不错，挽救罗斯托夫家业的惟一办法，就是要一位富家小姐，而这个合适的对象就是玛丽雅公爵小姐。但对件事令她很伤心。尽管她心中在流泪，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伤心，她专心致致指挥着收拾东西和包扎行李的繁重工作，每天手脚不闲。伯爵老夫妇有什么吩咐的事，都来找她。彼嘉和娜塔莎恰恰相反，不仅不帮助父母做什么，而且常常捣乱，招人讨厌。家中几乎整日就是他们的忙碌声音，吵闹声音和无缘无故的嘻笑声音。他们欢乐、高兴并不是有什么事惹得他们发笑，而是他们内心快乐，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都可以成为他们欢笑的原因。彼嘉心里很兴奋，因为他离家出走时还是一个孩子，可是回来已经成为一个小伙子了（别人都这么说）；他心中高兴，因为他回家了，因为他远离了最近没有战机的白采尔科维，来到几天之内就要开战的首都。他心里高兴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娜塔莎很高兴，而她的情绪直接影响着他的情绪。娜塔莎心情愉快，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她闷闷不乐，而现在这种影响她情绪的事情消失了，她的身体也已经复元。她心中高兴，还有一个原因是总有人夸奖她（别人的赞美是她这台机器运转必要的润滑油），彼嘉总夸奖她。他们心中高兴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莫斯科附近即将发生的战事，家门口就要打仗，就要分发武器，大家都在逃离，逃到哪里去，正在发生的非常事件，这些事情总是使人有一种新鲜感，对于年轻人更是如此。

十　三

星期六，八月三十一日，罗斯托夫家中闹了个天翻地覆。屋

内的门户大开，全部家具被移动了位置，或者搬到屋外，墙上的镜子和画被摘下来了。房间里摆满了箱子、干草、包装纸和绳子，乱七八糟。农奴和家奴忙着收拾东西，沉重的脚步在镶木的地坂上嗒嗒作响。挤满了农民大车的院子里，有的大车已经装满扎好，有的大车还没有装东西。

众多家奴和赶大车来的农民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在房子里和院子中潮起潮落，热闹无比。一大早伯爵就出去了。由于忙碌和喧闹伯爵夫人头痛欲裂，在新的起居室里躺着，一块浸醋的布在她头上包着。彼嘉又不在家，他出去看一个朋友，他们俩想申请由民兵转为现役，在客厅中宋尼雅照顾玻璃器皿和瓷器的包装。娜塔莎坐在她那东西搬走空旷的房间地板上，衣服、缎带和围巾散落一地，她眼神呆滞地看着这些东西，手中还拿着一件旧舞衣，款式已经陈旧，这是她在彼得堡首次参加舞会时穿的那一件。

家中的人都在忙碌，娜塔莎无事可做，她内心感到惭愧。从早晨开始，她一直打算做点事情，但又一直心神不宁。她平日做事时总是需要全神贯注，否则一事也无成。她在宋尼雅旁边站着，看他们包装瓷器，本想帮助他们，但又改变了主意，返回到自己的屋子中收拾东西。开始，她给使女分送一部分衣物和缎带，感到很高兴。但剩下的东西还得收拾，她又觉得腻烦了。

“好姑娘，杜尼雅莎，你过来收拾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杜尼雅莎很情愿地应允帮助她收拾好一切，娜塔莎坐在了地板上，手里拿着那件旧舞衣，陷入了与当前现实毫无联系的沉思中。使女们在隔壁屋中的说话声音和她们从下房走到后台阶的忙乱脚步声把娜塔莎从沉思中惊醒。她站起身来，向窗外望去，只见街上停放着一长列运送伤员的大小车。

大门口站着使女、仆人、管家、保姆、厨司、车夫、马夫和厨司下手，他们都去看伤员。

娜塔莎包上一块白毛巾，两只手拉着头巾梢走到了街上。

原来的老管家玛芙拉从站在大门前的人群中走开，来到一辆有席篷的马车旁，和一个面色苍白、躺在车上的青年军官交谈。娜塔莎走了几步，又猛地站住了，双手还在拉着头巾，听老管家和年轻军官的交谈。

“您的意思是，在莫斯科您一个亲人也没有吗？”玛芙拉说。“最好您住到那座屋子里稳妥点……住在我们家里也可以。老爷们就打算走了。”

那年轻军官的声音微弱地说：“我不知道人家能否答应。哦，长官来了……这事还得请示他。”他指了指那个胖少校，他正经过一排排的车子从街上走回来。

娜塔莎惶恐地看了看负伤军官的面孔，马上朝着少校走去。

她问：“伤员可以在我们家养伤吗？”

少校面带笑容，举手敬了个礼。他含笑并眯着细眼睛问：“小姐，您选择哪一位？”

娜塔莎镇静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尽管他还是拉住头巾的梢头，但她的脸色和表情仍是那样严谨，少校不由得收敛了笑容，先思考了一下，好像是在向自己提问，这件事有多大把握，最后肯定地给了她答复。

他说：“嗯，可以，我认为可以。”

娜塔莎轻轻地点了点头，快步来到玛芙拉面前。站在军官旁边的玛芙拉，还在满怀怜悯地与伤员谈话。

“可以，他说可以。”娜塔莎轻声说。

载着军官的马车赶进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接着，应居民们盛情的邀请，几十辆运送伤员的车子拐进另外人家的院子，停放在厨司街各户人家的门口，显然娜塔莎心甘情愿地接待这位特殊的新客人。她与玛芙拉一样，竭力想往自己的家中多收留一些伤病员。

玛芙拉说：“不过，还得先向爸爸汇报一下。”

“没有关系，晚上我们可以搬到客厅去住，我们可以把二分之一的房子让给他们。”

“哦，亏您想得出！小姐。就是让他们住进厢房和下房，也应该先请示一下。”

“好，我这就去问。”

娜塔莎跑进屋子，踮着脚尖走进半掩着房门的起居室，那里散发着醋和霍夫复滴剂的气味。

“妈妈，您睡了吗？”

“哦，睡得挺好！”伯爵夫人刚打了个盹，现在醒来。

“妈妈，心地善良的人！”娜塔莎说着，跪在母亲的跟前，用脸贴了贴母亲的面颊。“我把您吵醒了，对不起，以后不会这样了。是玛芙拉让我来请示的，他们运来了伤员，都是军官，您答应收留他们吗？他们举目无亲，我知道您会同意的……”她急急忙忙，一口气说了出来。

“什么军官？我没有搞懂，把谁运来了？”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笑了起来，伯爵夫人也微笑起来。

“我知道您是会同意的，……我这就去告诉他们。”娜塔莎吻了母亲，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在客厅里她遇到了父亲，他回家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我们的消息太闭塞了！”伯爵不耐烦地说。“俱乐部关张了，警察局也撤走了。”

“我把伤员请到家里来，爸爸，没什么问题吧？”娜塔莎对他说。

伯爵漫不经心地说：“那倒没什么问题，事情是这样，现在我要你放弃做一些无关大局的事情，过来帮助大家收拾东西。该走了，明天就要出城。”对管家和仆人，伯爵下了同样的命令。吃饭时，彼嘉讲述他出去的所见所闻。

他说，今天克里姆林宫向老百姓发放了武器，在告示中虽然拉斯托普庆说了，他会提前两天发号施令，实际上，他已经下令明

天全体民众拿起武器去三山区，将有一场大战在那里发生。

在彼嘉讲这些消息时，伯爵夫人惶恐地望着儿子兴高采烈的脸。她明白，她如果要求彼嘉不要参加这次战斗（她明白他正在为要参加这场战斗神采飞扬），那他会讲出什么男子汉气概和保卫祖国之类固执的废话，叫人无法反驳，这样一来事情就糟了。因此她惟一的希望是在开战之前离开，并把彼嘉作为保护人随时带走。对此，她心中有数，只字未提，饭后她叫来伯爵，哭哭泣泣地要求他马上带她离开。如果条件允许，今夜就动身。她向来表白自己无所畏惧，但今天她出于难以启齿的目的竟说，今晚如果不走，她会被吓死的。现在她对什么都害怕。

十　四

肖斯夫人看望女儿返回的路上，看见了发生在肉铺街一家酒店的事情，更加剧了伯爵夫人内心的恐惧。在街上，她碰见了一群醉汉酒后闹事，挡住了路，只好雇了一辆马车走小巷绕路回家。车夫告诉他，老百姓遵照命令砸碎了酒店中的酒桶。

饭后，罗斯托夫全家人慌慌张张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突然老伯爵管起事来，不停地从院子到屋子走来走去，毫无道理地斥责正在忙碌的仆人，督促大家抓紧时间。在院子里彼嘉指挥着搬运，伯爵相互矛盾的指令，宋尼雅听了以后不知所措。仆人们喊叫、争吵、喧闹，在屋子里和院子里来回奔走，不停忙碌。娜塔莎天生热情，也突然行动起来，跑来参加包装工作，但大家对她都不放心。以为她不会做什么，不愿听她的指挥。但她既固执又激动地要让大家服从自己，因为别人不听她的，她气得快掉眼泪了，最后还是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包装地毯，使她费力地取得信任的第一项功劳。伯爵家中有名贵的哥白林挂毯和波斯地毯。娜塔莎在动手收拾的时候，客厅里摆着两个大箱子，一个几乎满装

了瓷器，另一个装的是地毯。桌子上还摆放着许多瓷器，还有不少从贮藏室里源源不断地搬来。看情景还需要一只空箱子装这些瓷器，仆人已经去搬了。

娜塔莎说："等一下，宋尼雅，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装进去。"

餐厅侍仆说："小姐，行不通的，我们试过了。"

"不，请等一下。"娜塔莎动手把纸裹着的盘子、碟子从箱子里拿出来。

她说："盘子裹在地毯中间。"

餐厅侍仆说："还有地毯呢，三个箱子能装下就算不错了。"

"不，请等一等。"娜塔莎开始利索地整理起来。她指着基辅盘子说："这不要了。"她又指着萨克森碟子说："这是要的，裹在地毯中间。"

宋尼雅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娜塔莎，你休息一下吧，好了，还是我们来装吧。"

管家说："哎，小姐！"但娜塔莎不肯示弱，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动作利索地重新整理装箱，她决定把劣质的地毯和多余的瓷器抛弃。所以，所有不值钱的东西都被取了出来，所有贵重的东西重新装了整整两箱。装地毯的箱子满的关不上盖，应该再取出几件东西。但娜塔莎固执己见，装完后，使劲压，叫来客厅侍仆和她拉来的帮忙的彼嘉一起压箱盖，自己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宋尼雅对她说："娜塔莎，好了，就算你是对的，但上面的这一件还是得拿掉。"

"不要拿，"娜塔莎喊着，一只手把汗津津的脸上的头发向后一拢，一只手还在压地毯，"使劲压，彼嘉，压！华西里奇，使劲压！"她喊着。终于把地毯压实，盖上了箱子。娜塔莎拍手欢呼，泪水都涌了出来。这只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接着，她又立即动手去干别的事情，她已经赢得了别人的信任。有人告诉伯爵，娜塔莎把他的命令改变了，但他并不生气。仆人走过来请示娜塔莎：

要不要把行理车捆起来，东西装的够不够。在娜塔莎的指挥下，事情很顺利地进展着，把没有用的东西留了下来，而贵重的东西紧凑地装起箱来。

尽管大家都在抓紧时间非常努力地忙碌着，但到了深夜还没有把全部的东西装好。伯爵夫人入睡了，伯爵把行期推迟到次日早晨，也去休息了。

宋尼雅、娜塔莎也就和衣睡在了起居室里。

那天深夜，又有一名伤员送到了厨司街，站在大门口上的玛芙拉，让他住进了罗斯托夫家。玛芙拉猜测这个伤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要人物。运送他的马车车篷全部放下，又用了帘子挡住。驭座上，一位彬彬有礼的老仆人坐在马夫旁边。紧接着后面的车上坐着医生和两个士兵。

玛芙拉对老仆人说："请到我们这儿来吧，老爷们快要走了，整座房子将空下来了。"

"好吧，"那个仆人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怕是赶不回家了，在莫斯科我们自己也有房子，但是离得远，有段时间没人住了。"

"那就请进来吧，我们老爷家中东西一并俱全。"玛芙拉说。"怎么，是不是伤的很厉害？"她又问。

仆人摇了摇手。

"恐怕赶不回家了，先请示一下医生。"仆人下了车，走到了后面的马车旁边。

"只好如此了。"医生说。

那仆人又回到主人马车旁边，向里面看了看，摇摇头，让车夫把车赶到院子里，停在了玛芙拉旁边。

她喃喃地说："主啊！"

玛芙拉让把伤员抬进屋内。

"老爷们什么都不会说的……"她说。但他们必须避免上楼，所以就把伤员抬进了厢房，放到了肖斯夫人的房间里。这位伤员就是安德烈公爵。

十　五

莫斯科的末日来临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秋高气爽，和平日的星期天没有什么两样，所有的教堂都在进行礼拜。莫斯科前途令所有的人难以猜测。

目前只有两件事情证明莫斯科的处境：一是民众涌动，二是物价浮动。工人、农奴和农民，官吏、学生和贵族，那天清晨到达了三山区。他们在那里，没等到拉斯托普庆的出现，确认将放弃莫斯科，就分散来到京城各家酒店和饭店。那天的物价浮动也证明了这个问题。武器、黄金、马匹和车辆都涨了价，纸币和生活用品则大幅度下跌，车夫在运送呢绒等贵重商品时，先收取一半的商品作为酬劳，农民的马匹开天价五百卢布；而家具、镜子和青铜器却无人问津，可以白白送人。

在罗斯托夫的庄重而古老的府宅内，从表面上看生活秩序并未明显的被破坏。在众多的仆役中，夜里不过走了三个人，也没有发生失窃。在物品方面，三十辆大车从乡下赶来了，这些财富使许多人羡慕不已，有人愿意向罗斯托夫家出高价收购。不仅有人提出愿出高价收买这些大车，而且从头一天晚上到九月一日早晨，许多负伤军官的勤务兵和仆人来到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住在罗斯托夫家和附近几家住着的伤兵也拖着脚走到这里，他们请求搭车从莫斯科撤离。面对这种请求，管家虽然也很可怜这些伤兵，但也是无权应允，他说甚至不敢向伯爵报告。剩下的伤兵虽然处境令人同情，但是给了一辆车，就没有理由不给第二辆，更没有理由不给所有的车，最后连自己的车也没有了。三十辆车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伤兵，在灾难之中不能不顾自己，不管自己的家人。管家就是这样为自己的老爷想的。

九月一日凌晨，罗斯托夫伯爵轻轻地离开了卧室，怕吵醒到

凌晨才入睡的伯爵夫人。他身穿一件紫色缎睡袍，走在台阶上。院子里放着捆好的大车，台阶旁停着几辆马车。在大门口，管家正与一个老勤务兵和一位面色苍白、吊着手臂的青年军官谈话。管家一见到伯爵，马上对那军官的勤务兵做了一个要他们走开的严厉手势。

“嗯，华西里奇，一切都稳定了吗？”伯爵问道，用手擦擦自己的秃头，和蔼可亲地看着军官和勤务兵一眼，并向他们点点头。伯爵喜欢碰见不认识的人。

“老爷，马上就套车。”

“好极了，等伯爵夫人一醒马上启程。先生，您怎么样？”他向军官说，“您住在这里吗？”军官向前走了一步，他那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您帮帮我吧，伯爵，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搭您的车。我随身什么都没带……我搭行李车……也可以……”军官结结巴巴，没有把话说清，勤务兵也帮助主人向伯爵求情。

“哦！好，好，好，”伯爵立刻给了答复。“我很愿意，很愿意。华西里奇，你过来安排一下，把一两辆车子腾出来……还需要什么……”伯爵的吩咐有点含糊其辞。在那一瞬间，军官脸上现出的无限感激的表情令伯爵无法收回他刚才的许诺。伯爵环顾了一下四周，在院子里，大门口，房屋窗口，到处可以看见伤员和勤务兵们，大家用渴望的眼睛看着伯爵，向台阶前涌来。

管家说：“老爷，您请到画廊去，那里的画该如何处置？”伯爵跟着他走进屋子，再三叮嘱他不要断然拒绝要求搭车的伤员。

“嗯，好吧，先把东西卸下来一些。”他神秘地小声说，好像怕有人偷听见。

九点钟伯爵夫人醒来，她原来的使女玛特廖娜，现在为她做类似宪兵司令的工作，她走来汇报说，肖斯夫人正在生气，因为她认为不应该把小姐们的夏天服装留下。伯爵夫人问，为什么肖斯夫人要生气，所有车上的东西都被解开，卸了下来，安排了伤

员，她的箱子也从车上搬下来了，这是遵照生性厚道的伯爵的吩咐做的。伯爵夫人让人把丈夫找来。

“我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说东西被搬下来了，是吗？”

“是的，亲爱的，我告诉你……亲爱的伯爵夫人……有位军官来求我，腾出几辆大车给他们运送伤员。东西不过是身外之物，但留下来的伤员后果不堪设想！……是的，他们都在院子中，是我们让他们进来的，这里还有几位军官……我想，你知道，真的，亲爱的，哦，亲爱的……把他们一起带走吧……忙什么呀……”伯爵底气不足地说，他每次谈到金钱时都是这样。伯爵夫人已经习惯听见这种语气，知道下面他就会提出些有利于子女利益的计划，如盖画廊啊，建温室啊，组织家庭剧团或者乐团啦。伯爵夫人已经习以为常，认为她的责任就是要反对丈夫低三下四提出来的计划。

她装成顺从但又伤感的样子，对丈夫说：

“伯爵，听我说，你已经搞得家里没有能力购买东西了，今天又准备把属于孩子们的东西全扔掉。你统计过，咱们家中的物品价值十万卢布。我不同意，我的朋友，我不同意。你太随意了，政府该照管伤员。这是常理。你看前天对面的洛普兴家就把东西搬空了。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只有我们傻。你可以不管我，但不能不管自己的孩子呀。”

伯爵摇摇手，一言不发，从屋子里走了出去。

“爸爸！您怎么啦！”跟着他进到母亲房间的娜塔莎关切地问。

“没什么！没有你的事？”伯爵生气地说。

“不，我听见了，”娜塔莎问。“为什么妈妈不同意呢？”

“没有你什么事！”伯爵喊道。娜塔莎走到窗旁，一言不发地沉思起来。

她望着窗外说：“爸爸，别尔格来了。”

十　六

罗夫托夫家中的女婿别尔格已经提升为上校，荣获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仍然担任第二军参谋部第一处副处长这个清闲的职务。

九月一日，他从部队来到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其实没有什么事可做，但他见部队里的人都迫切要求前往莫斯科，并在那儿做点事情，他认为他也需要利用休假去探亲和料理家务。

别尔格乘坐一驾讲究的轻便马车，那两匹黑鬃的肥壮黄马，像公爵似的来到了岳父家中。他注意看了看院子中的车辆，上了台阶，拿出一条洁白的手帕，系了一个结。

别尔格从前厅以轻盈而快捷的步伐跑进了客厅，拥抱了伯爵，吻过了娜塔莎和宋尼雅的手，赶紧向岳母请安。

“现在哪里顾得上身体，”伯爵说。“快讲讲，部队的情况？是撤退？还是要反攻？”

“只有无所不能的上帝才能主宰国家的前途，爸爸，”别尔格说，“士兵斗志昂扬，上面正在开会讨论。结果如何尚不知晓。爸爸，我可以告诉您，二十六日的战役中，俄军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真是体现了传统的无所畏惧的精神，真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描述……爸爸，我告诉您（他像将军讲演时那样捶胸跺足，显然迟了点，应该在说到‘俄军’两个字时就开始捶胸），我跟您说实话，我们身为长官的不仅不需要去激发士兵的斗志，还将劝阻他们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急急忙忙地说，“巴克莱·德·托里将军处处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这是实话。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山坡上面，您想想看！”接着别尔格讲了这一段时间他所听到的各类传说。娜塔莎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别尔格，盯得他都有点不

好意思了，她在他的脸上好像在搜寻问题的答案。

“总而言之，俄军所表现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是前所未有的，语言都难以赞扬的。”别尔格说，他回头看看娜塔莎，好像是向她讨好，用笑容满面应答她那执着的目光……‘俄国不在莫斯科，它永远挺立在儿女们的心中！’爸爸，您说对吧？”别尔格说。

这时伯爵夫人心力憔悴，情绪不佳，从起居室走了出来。别尔格急忙站了起来，上前吻了伯爵夫人的手，问候了她的健康，摇摇头表示同情，然后站到她身旁。

“哦，妈妈，我对您说句贴心话，现在对于每一个俄国人来说，都到了悲痛万分的时刻，但不必那样焦虑不安，你们来的及离开这里……”

“我搞不清楚下面的人在做什么，”伯爵夫人对丈夫说，“刚才我听说，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怎么没有人管理战事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米嘉。事情总是无止境。”

伯爵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是他忍了忍，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这时别尔格像要擤鼻涕，拿出手帕，看了看上面系的结，思索了一下，忧伤而感叹地摇摇头。

他说：“爸爸，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

“嗯？……”伯爵停住了脚步。

“刚才我路过尤苏波娃家，”别尔格笑着说，“一位我认识的总管跑过来问，是否买点东西。出于好奇心我跟着走了进去，看见那里有一个柜子和一张梳妆台。您知道这两件东西是薇拉一直想要的。我们还为这事吵过呢。（别尔格提及柜子和梳妆台时，流露出善于治理家业的得意语气。）真漂亮，抽屉上有英国锁，您知道吗？薇拉盼望已久了，我很想送给她一件礼物。我见您院子里有那么多农民。您送我一个吧，我会多给他一点钱……”

伯爵皱起眉头，整理了一下嗓子说：“你去请示伯爵夫人吧，我可不管这事。”

“要是不方便，就免了吧，”别尔格说，“我不过是为薇拉着想。”

“哦，你们都给我滚，滚，滚！……”老伯爵喊起来。“弄得我晕头转向。”说着他走出房间。

伯爵夫人哭泣起来。

别尔格说：“是啊，是啊，这真是苦难的日子啊。”

娜塔莎同父亲一起走了出去，她好像在苦苦思考着什么，先是跟着父亲，然后跑下了楼。

站在台阶上的彼嘉，向要离开莫斯科的仆人发放武器。院子里停放着装好的车子。有两辆车卸下东西，勤务员扶着受伤的军官，上了其中的一辆。

“你明白是为了什么吗？”彼嘉问娜塔莎。娜塔莎知道，彼嘉是在询问父母吵架的原因，但她没有正面回答。

彼嘉说，“为了爸爸要把所有的大车全都让给伤员的事。是华西里奇告诉我的，依我看……”

“依我看，”突然娜塔莎怒气冲冲地朝彼嘉转过脸去，几乎喊叫起来，“依我看，这实在卑鄙，实在可恶，实在……我不知该怎样说！我们是德国人吗？……”她的声音哽咽得发颤，她生怕自己的怒气削减或是慢慢消失，转过身来匆忙下楼去。坐在伯爵夫人身边的别尔格，又恭敬又体谅地安抚着她。伯爵手中拿着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时气得像疯了一般的娜塔莎冲进屋子，快步来到母亲的面前。

“这实在太卑鄙！这实在太可恶！”她嚷着。“我想这不该是您发布的指令。”

别尔格和伯爵夫人吃惊地望着她。站在窗口的伯爵注意听着她讲的话。

“这样行不通，妈妈，您看看院子！”她大声嚷着。”不能丢下他们！……”

“就是他们，伤员！这样不允许，妈妈，太不近情理了……不，

妈妈，善心的人儿，妈妈，这绝对不可以，对不起……哦，妈妈，这些东西带不带走，无关紧要，您看看院子……妈妈！……不可以这样！……”

在窗口站着的伯爵，没有回过头，只听着娜塔莎的喊叫。他突然吸了吸鼻子，把脸贴近窗户。

伯爵夫人看了女儿一眼，看她为母亲的做法害臊的面孔，也明白了她为什么情绪激动，知道了丈夫现在还不理她原因，她心神不宁地向四周环顾。

“哼，你们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吧！我不会妨碍您的。”她说，还没有立刻嘴巴软下来。

“妈妈，善良的人啊，请原谅我吧。”

伯爵夫人把女儿推开，来到了伯爵面前。

“亲爱的，这事怎么办，就由你决定吧……这事确实我不了解。”她负疚地低了眼睛，说。

“鸡蛋……鸡蛋在教训鸡了……”伯爵含着幸福的热泪说，一把把妻子搂在怀里，她也愿意把自己害臊的脸贴在他的怀抱。

“爸爸，妈妈！让我来安排好吧？行吗？……娜塔莎问。”我们仍然可以把最需要的东西拿走……”娜塔莎说。

伯爵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娜塔莎像玩追人游戏似的快步穿过客厅跑过前室，又顺着楼梯跑进了院子中。

娜塔莎周围聚集着仆人们，不相信她的奇怪的命令，把箱子全部搬回仓库里，而把车辆腾出来让给伤员们，直到伯爵以伯爵夫人的名义证明了这件事情。高高兴兴领旨的仆人们使劲干起来了。现在他们不仅不认为这是奇怪的命令了，反而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就像在十五分钟以前他们认为把东西搬走把伤员留下那样无可非议。

好像一家人要补救他们没有及时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过失，一起动手起劲地把伤员安放在车上。从屋内蹒跚地走出来的伤员们，苍白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把大车围住。隔壁的几间房屋

里的伤员也听到了有车的消息。大家纷纷地向罗斯托夫家院子走了过来。许多伤员提出可以不卸下车上的东西，只要让他们坐在东西上就非常感谢了。但卸车的工作一开始，就进行下去了。全都留下或者剩下一部分，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夜间煞费心思地装上的器皿、铜器、图画和镜子的箱子都零乱地放在院子里，大家还在设法寻找可以腾出来的大车。

总管说："还可以带上四个人，我可以把我的车腾出来，不然让他们坐到哪里去？"

伯爵夫人说："把我装衣柜的车也让出来吧，让杜尼亚莎坐我的轿车。"

装衣柜的车腾空了，被派到隔壁的两间房子去运送伤员。全家上上下下都兴高采烈。娜塔莎更是心甘情愿，干劲十足，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做什么事了。

"那些东西放哪？"仆人把一个箱子系在马车后面的脚镫子上，说，"至少还得剩下一辆车。"

娜塔莎问："这辆车上装的是什么？"

"是伯爵的书。"

"留下，请华西里奇搬下来，这不需要带。"

四轮马车上坐满了人，大家不知道该让彼嘉坐到哪里。

"让他坐驭座。彼嘉，你坐驭座好吗？"娜塔莎大声问道。

宋尼雅也在忙忙碌碌，但她繁忙的目的与娜塔莎不一样，她把剩下的东西整理起来，按照伯爵夫人的意愿开了一张清单，尽可能随身多带些东西。

十　七

午后一点多种，四辆装得满满的罗斯托夫家的车停放在大门口，运送伤员的大车一辆跟一辆从院子里出来。

宋尼雅领着一名使女在停放在门口的轿车里为伯爵夫人安排坐席。从台阶旁边经过的运载安德烈公爵的马车，引起了宋尼雅的关注。

宋尼雅从窗口探出头来，问道："这是谁的马车？"

使女说："小姐，您还不知道呢？公爵受伤了，昨天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夜，今天也同我们一起上路。"

"是谁？姓什么？"

使女叹口气说："安德烈公爵！就是我们家原来的姑爷啊。听说快不行了。"

宋尼雅跳下了马车，快步来到了伯爵夫人的面前。伯爵夫人已经穿好衣服，围上大头巾，戴好帽子，面容憔悴，在客厅走来走去，等候家里人到齐，以便在走之前小坐一会儿，做一会儿祷告。娜塔莎现在不在屋内。

"妈妈，"宋尼雅说，"安德烈公爵负了重伤，就在附近，快不行了。他也同我们一起走。"

伯爵夫人吃惊不小，双眼睁大，抓住了宋尼雅的手臂，又往四周环顾了一下。

她问："娜塔莎呢？"

开始一瞬间，宋尼雅和伯爵夫人听了这消息都有一种忧虑。她们熟悉娜塔莎，担心娜塔莎是否能经受起这种打击。这种忧虑超过了她们对所爱的那个人的同情。

宋尼雅说："娜塔莎现在还不知道，可是他同我们一起上路哇。"

"你是说他快不行了吗？"

宋尼雅肯定地点了点头。

伯爵夫人抱住宋尼雅，抽泣起来。

"天有不测风云！"伯爵夫人心想，她觉得万能上帝的手在阴曹地府中主宰着人间的一切。

"哦，妈妈，一切准备就绪，你们在聊什么呀……"娜塔莎跑

进屋子,兴高采烈地问。

“没谈什么,”伯爵夫人说,“都预备好了,那就出发吧。”伯爵夫人低头去看自己的手饰,以此掩饰她悲泣的面容。宋尼雅抱了抱娜塔莎,吻了她。

娜塔莎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了?”

“什么事? ……这件事对我意味着不妙?”聪明的娜塔莎问。

宋尼雅叹了口气,没有说一句话。伯爵、彼嘉、肖斯夫人、玛芙拉、华西里奇先后走进了客厅,把门关上,大家入座,几秒钟鸦雀无声,谁也不看谁。

伯爵第一个站起来,大声叹了一口气,朝着圣像画十字。大家也都如此行事。然后,伯爵拥抱了继续留在莫斯科守家的玛芙拉和华西里奇。他们则握住伯爵的手,吻他的肩膀。伯爵夫人走进了祈祷室。宋尼雅看见她跪在凌乱地挂在墙上的一些圣像前祈祷着(家中最珍贵的神像已准备随身带走。)

在院子里和台阶上,将要离开的仆人佩带着彼嘉发给他们的短刀和马刀,裤脚塞进靴筒中,扎紧裤带和腰带,向留下来的人挥手告别。

就像大家平日出门一样,忘记带很多东西,又有很多东西位置错乱,两个跟班在大敞的车门前和脚踏前等了很长时间,先伺候了伯爵夫人上车,这时,带着靠枕和包袱的使女们从屋子里跑上了马车,又从马车下去返回到屋子。

“她们总是丢三落四!”伯爵夫人说,“我怎么能一直这样等待。”杜尼雅莎咬咬嘴唇,没有作声,脸上带着责备的神情,上了马车,重新安排坐位。

“唉,这些佣人。”伯爵摇了摇头。

伯爵夫人惟一信得过的老车夫叫叶斐姆,坐在高高的驭座上,不回头看身后发生的一切。凭着三十年的经验他知道,离开时必定要说的“上帝保佑,走吧。”这句话,而且还得等些时间,即

使说完了这句话，也至少再停上两次，回头去取落下去的东西，此后还将叫他再次停下马车，直到伯爵夫人从车里把头探出，嘱咐他看在基督的份上务必特别小心下坡，这才能上路。——他的马好像有点不耐烦，特别是左边的那匹枣红色马飞鹰，跺起蹄子，不断地嚼着衔铁。最终大家都各就各位，踏梯收了起来，翻上车子，嘭的一声关上了门，又派人去取一个匣子。这时伯爵夫人把身子探出，说了句该嘱咐的话。于是，叶斐姆不紧不慢地脱帽，动手画了个十字。领头的马夫和所有的仆人也随着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叶斐姆重新戴上帽子，说，“驾！”领头的马夫催动了车。右辕马拉起了束套索，高高的弹簧吱吱作响，车子移动了。仆从看车起动以后跳上了驭座。从院子里驶到不平坦的街上的时候，轿车颠了一下，下面的车也一辆接一辆地颠了一下。整个车队走上了大街。当车经过住宅对面的教堂时，车上的旅客都画了一个十字。留守在莫斯科的仆人在两边为他们送行。

坐在伯爵夫人身边的娜塔莎，看着从窗外徐徐后退的被遗弃的失落的莫斯科，心里觉得少有的高兴。她偶尔从车口探出头来，向前眺望一长列运送伤员的车队。她看见最前面那辆安德烈公爵的放下车篷的马车。但她不知道里面坐着什么人，但是她每次看望车队，总是不自觉地用眼睛寻找那辆车，她知道那辆车走在最前头。

从库德林诺街、尼基塔街、普列斯尼亚街、波德诺文斯克街来了几队和罗斯托夫家差不多的车队。走到花园街时，马车和大车已排成了两行。

在苏哈列夫塔楼绕道时，娜塔莎带有好奇心地很快打量着坐在车上的人和步行在路上的人，突然又惊又喜地嚷道：

“妈妈，天哪！宋尼雅，快快，是他！”

“谁？谁？”

“看呀，是的，是皮埃尔伯爵！”娜塔莎说，她把头伸出车窗外，看见一个身材又高又胖，身着车夫长袍的男人。从步态和举

止上看，此人肯定是个老爷。他和一个穿粗毛呢大衣、面色萎黄、没留胡子的小老头一起走过苏哈列夫塔楼的拱门。

娜塔莎也看见了，说："是的，皮埃尔穿着车夫长袍，领着一位样子奇怪的小老头，真的，瞧瞧！"

"不是的，那不可能是他，别信口开河！"

"妈妈！"娜塔莎喊道，"我敢拿性命和您打赌，就是他！我向您保证。等一下，等一下！"她对车夫叫道。但是现在马车不可能停下来，因为从小市民街又走来了很多很多大车和马车，他们朝着罗斯托夫家的车队大喊大叫，让他们快点走，不要挡道。

是的，现在离的很近了，罗斯托夫一家人都看清了是皮埃尔，或者说是一个和皮埃尔一模一样的人。他身着车夫长袍、低着头、面无笑容，和一个样子像仆从、没长胡子的小老头在一块走。这位小老头看见车窗里有人探出脑袋望着他们，就用臂肘恭敬地碰了碰皮埃尔，指了一下马车，向他说了几句话。皮埃尔显然在想心事，半天没理解他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明白了老头儿的意思，朝他指去的方向看去，认出了娜塔莎，立刻情绪激动，快步向马车走过去。但刚走了十来步，他像有什么心事，又放慢了脚步。

从车窗里探出来的娜塔莎的脸上现出了亲热的嘲笑。

"过来，皮埃尔伯爵，您被我们认出来了！太妙了！"她把手伸给她，叫道："你这是在干什么？怎么这么一身打扮？"

皮埃尔握住伸过来的她的手，一面跟着走（马车仍在前进），一面笨拙地吻了吻她的手。

伯爵夫人即吃惊又同情地问："伯爵，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您不要问我。"皮埃尔说，回过头看了看娜塔莎。她那喜庆的眼神（他不用看她就可以感觉到）令他神迷心醉。

"您怎么还要留在莫斯科吗？"

皮埃尔沉默了一阵儿。

“莫斯科？”他迟疑地说。“是的，是留在莫斯科。再见。”

娜塔莎说：“唉，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一定同您一道留下来，如若这样，该有多好！妈妈，您只要答应，我保证留下。”皮埃尔漫不经心地向娜塔莎看了一眼，刚想说什么，就被伯爵夫人挡住了：

“我们听人讲，您上了战场啦？”

皮埃尔回答说：“是的，我去过，明天还要打仗，……”他刚说到这儿，又被娜塔莎打断了：“伯爵，您怎么这样一身打扮，我快认不出您了……”

“不要问，不要问，我自己也不明白。明天……不！再见，再见了！”他说，这段日子实在可怕！”他走在马车后面，回到了人行道。

好长时间娜塔莎还把头伸出车外，对他露出亲热、嘲弄和愉快的微笑。

十　八

皮埃尔从家里走出后，在他亡师巴兹杰耶夫的空屋子里呆了两天。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皮埃尔回到莫斯科，看过拉斯托普庆伯爵以后，次日醒来，好长时间弄不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该做什么。他听说，有一个法国人在招待室里等着他，带来了一封海伦伯爵夫人的信，突然他产生了一种思维错乱而又绝望的一种情绪，突然他觉得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一切又都灭亡了。不知谁对，谁错，前途一片黑暗，看不见出路在哪。他尴尬地微笑着，嘴里不知说了些什么，束手无策地呆坐在沙发上，忽然又站了起来，来到门口，在门缝中看了一眼招待室，忽然又摆了摆手，转身拿起一本书。管家再次进来向皮埃尔禀报，那位给伯爵夫人送信

来的法国人求见，哪怕只一会儿也好；巴兹杰耶夫的遗孀也派人来，请皮埃尔将她丈夫的书籍代管好，她自己下乡去了。

皮埃尔对管家说："哦，是的，我就来，稍等一下……哦，不，……不，你通告一声，我这就过去。"

皮埃尔等管家一走，就从桌子上拿起帽子，从后门溜出了书房。走廊里没有别人，皮埃尔穿过走廊，绕到楼梯时，他皱起眉头，双手擦了擦前额的汗水，走到楼梯的拐角处。大门口门卫还站着。还有一条楼梯从皮埃尔站着的楼梯口，一直通向后门，通过这座楼梯他走进院子。没有人发现他。但他一走出大门口，就被马车旁的车夫和院子里的人发现了，对他摘下帽子示意。皮埃尔想躲开向他投来的目光，他低下了头，像鸵鸟似的把头藏在灌木丛免得被人发现，随后加快步伐，沿着大街向前走去。

那天早上，皮埃尔在处理事物时，认为整理巴兹杰耶夫的书籍是无关重要的事情。

他雇了他碰上的第一辆马车，要他拉他去牧首塘，巴兹杰耶夫的遗孀就住在那里。

皮埃尔不住地看望离开莫斯科的车辆，尽量使自己肥胖的身体保持一种平衡，免得自己从颠簸的破旧的马车上滚下去。他像一个逃学的孩子，放松了心情，与车夫聊起天来。

车夫说他，克里姆林宫今天正在分发武器，号召全体居民明天赶到三山门外，在那要决一死战。

皮埃尔来到牧首塘，去巴兹杰耶夫家，他也有好长时间没到这来了。他来到大门前，皮埃尔五年前在托尔日克见过的，那时他与巴兹杰耶夫在一起的一位面色萎黄、没有留胡子的小老头盖拉西姆，听到有人敲门就走了出来。

皮埃尔问道："夫人在家吗？"

"由于局势不稳定，巴兹杰耶夫夫人领着孩子到托尔日克乡下去了，大人。"

皮埃尔说："我还是要进去，我来的目的是整理图书。"

“请进，已故东家——祝他在天堂安宁！——他兄弟玛尔卡在家中，不过您是知道的，他身体虚弱。”老仆人说。

皮埃尔知道，巴兹杰耶夫的兄弟玛卡尔，是个酗酒成癖的半疯癫的人。

“是的，是的，我明白，我们进去吧，进去吧……”皮埃尔边说着边走进了屋子。一个高个老头、秃脑袋、红鼻头，身着睡袍、光着脚穿着套鞋，站在前室中。他看见皮埃尔走进来，就怒气冲冲地嘴里嘟囔着，向走廊走去。

“原来是个明白人，现在变得半癫了。”盖拉西姆说，“您要进书房吧？”皮埃尔点了点头。“书房门被封上了，一直没人打开过。但女主人吩咐过，只要是您来，随便拿书。”

皮埃尔走进那个阴森森的书房，恩师在世时他常是胆战心惊地走进去。这个书房，从巴兹杰耶夫去世后还没有人进来过，如今满屋子灰尘，越发显得阴森恐怖了。

盖拉西姆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踮着脚尖小心翼翼走出书房。皮埃尔先在书房中转了一圈，走到存放抄本的书柜旁，取出了一本当时是共济会最神圣的书稿。这是苏格兰共济会教律的真本，上面恩师的批示和注释清晰可见。在满是尘土的写字台旁他坐了下来，把手抄本放在眼前，打开又合上，最后把书摊开，用手托着头沉思起来。

几次盖拉西姆小心翼翼地向书房内窥探，发现皮埃尔一直保持着同一姿势坐着。过了两个多小时，盖拉西姆壮大胆子在门口有意弄出点声音，想打断皮埃尔的沉思，但皮埃尔毫不在意。

“要把车夫打发走吗？”

“唉，是的，”皮埃尔清醒过来，急忙站起身来吩咐，“你听我说，”他拉住盖拉西姆外衣上的一个钮扣，他用那双湿润发光、炯炯有神的眼神上下打量着老头儿，说：“我告诉你，明天有一场大仗要打，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盖拉西姆回答。

“请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是谁，还要照我说的做……”

“是的，大人，”盖拉西姆说，“您想吃点什么吗？”

“不，但我需要点东西。我需要一套农民的服装和一支手枪。”皮埃尔忽然涨红了脸，说。

“好的，大人。”盖拉西姆思考了一下，说。

那天剩下的时间，皮埃尔就一个人独坐在恩师的书房里。盖拉西姆听到他失神地从房子的这边走到那边，嘴里一直在自言自语。他替他准备好过夜的床。

盖拉西姆是个见多识广的老佣人，怪事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了，对于皮埃尔寄宿在他的家中没有感到奇怪，好像还为有人可以伺候而感到有事可做。那天晚上，他根本不问个为什么，便帮助皮埃尔弄来一套车夫的长袍和一顶帽子，并答应皮埃尔第二天弄把手枪。当天晚上，玛卡尔穿着拖鞋两次哗哗啦啦地走到门前停住，讨好似地看着皮埃尔。但皮埃尔一转过身来，他就害羞似地拉拢睡袍，急忙逃走。皮埃尔穿着盖拉西姆帮助他找来的、还用蒸汽消毒过的车夫长袍，和他一起去苏哈列夫塔楼买手枪，在路上，他碰巧遇到了罗斯托夫一家人。

十 九

九月一日夜里，库图佐夫命令俄军穿过莫斯科向梁赞大道撤退。

第一批军队在夜里行动，他们不急不慌，缓慢而庄重地挪动着。到黎明时分，后退的部队走上了陶罗戈米洛夫桥，看见前面有许多人一齐向桥上涌去，桥的另一边和大街小巷里都塞满了人潮，后面还有大量的部队开过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情绪控制了军队。大家不约而同、毫不退让地向桥上拥去，拥过桥，拥向浅滩，拥向渡口。库图佐夫也绕过后街，来到莫斯科的另一边。

九月二日早上十点以前，留在陶罗戈米洛夫门外的野地中，只有后卫队。大军已到达莫斯科的边缘，撤离了京城。

与此同时，九月二日早上十点，站在波克朗山的自己队伍中的拿破仑，眺望眼前的景象。从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日，从鲍罗金诺会战到法军开进莫斯科，在这提心吊胆的难忘的日子内，一直秋高气爽，战时的太阳比春天还温暖，清澈的天空把一切照得耀眼，芬芳的空气沁人心肺，使人神清气爽，振奋精神。这几天就是在夜间也很温暖，在这温暖的黑夜中，天上不时落下几颗闪亮的星星，令人惊喜交加。

九月二日早上十点天气也是如此，早晨的阳光魅力无比。从波克朗山起，连同莫斯科的河流、花园和教堂，却极为舒展，仍过着它习惯的生活。教堂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拿破仑望着这座奇特的古都和以前没看见过的奇特建筑物，不由产生了一种嫉妒和奇特的心情，就像人们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开始生活时那样。这个城市到处充满了活力。拿破仑根据那些在远处也能观察认出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物体的特征，从波克朗山摸到了城市生活的脉搏，并感觉到这座美丽的城市脉搏的跳动。

“莫斯科，这个拥有无数教堂的亚洲城市，神圣的莫斯科！终于来到了这座古都！到时候了！”拿破仑想着下了马，吩咐打开了莫斯科地图，然后把翻译雪劳恩·蒂特维尔召来。“一个被侵占的城市就好比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女人。”他想（他在斯摩棱斯克对杜奇科夫也是这样说的）。他怀着这种心情看着眼前这位以前没有见过的东方美人。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原以为难以实现的宿愿终于实现了的时候，一定是兴奋万分。而在这明媚的晨光里，他一会儿看看地图，一会儿望望城市，核对着城市与地图的每一个部位，然而这会儿占领城市后的激动中带着忧虑。

“难道是这样吗？”他想，“看，这座伟大的莫斯科就在我的足

下，等待着我来安排命运。而今亚历山大在哪里？他在思考什么？这是一个奇特、美丽而庄重的城市！这是一个奇特而庄重的时刻！我应该怎样出现在他们面前呢！”他想到自己的部队。“哼，这是对所有意志薄弱人的狠狠一击。”他环视着周围的人和开过来的队伍，心想，“我只要下一道命令，我只要一挥手，这个沙皇的古都顷刻之间就毁灭。但我对战败者是以慈悲为怀的。我要宽宏大度，使自己显得更加大度，不，说我已占领了莫斯科，这不是真实的，”他又想，“但看啊，它明摆着就在我的足下，它那些圆顶的建筑和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过我要宽恕它。我要在野蛮和专横的古碑上刻上正义的仁慈的诗篇……亚历山大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个，我了解他这个人。（拿破仑以为当前战局的意义所在是他与亚历山大个人的争斗。）我要在克里姆林宫——是的，就是克里姆林宫，是的——为他们建立公正的法律，我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我要让一代代的贵族怀着虔敬的心情永远记住征服者的姓名。我向贵族们表示，我一向喜欢和平；我只是与他们王室的荒谬的政策作斗争，我崇敬亚历山大本人，在莫斯科我愿意接受有利于我和我的人民的和平条件。我不想利用战争的胜负来污蔑尊敬的王室。我要告诉贵族们，我厌恶战争，我想让我的全体臣民享受安宁与和平的生活。但是，我认为，有他们在场能使我感到振奋，我要用我的习惯方式告诉他们，态度明确、庄重威严。然而，我真的是在莫斯科吗？看，这正是莫斯科！”

他对随从们说：“去把大贵族们找来。”一位将军立即带着卫士骑马去办事。

两个小时过去了，拿破仑吃过早餐，又站在波克朗山原地等候代表团的到来。对大贵族的演讲在他心中已经拟好稿，那篇演讲将充分显示拿破仑的雄才伟略。

拿破仑准备对莫斯科采取的宽大策略，并使自己也受感动，在他的想像中将在沙皇的宫内召集开会，届时俄国的达官贵族

将与法国的达官贵族会面，他心里拟定一个总督，他能够赢得民心。他听说京城内有很多慈善机构，他决定要对这些机构大发慈悲。他认为，在非洲要身着斗篷坐在清真寺里，而在莫斯科就要同沙皇一样大发恩惠、笼络人心，要彻底收买俄国人的心，他和周围所有的法国人一样，认为只要是表露真情，就将用上“我亲爱的，慈善的，可怜的母亲”等字眼，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所有建筑物上用大字刻上——献给我亲爱的母亲，或者干脆刻上——我母亲的住宅，最后他决定了就这样刻。他心中琢磨着：“我真的是在莫斯科吗？是的，莫斯科就在我的眼前，可是市里的代表们怎么迟迟不来报到呢？”

　　这时，将军们和元帅们都和他的随从们在后面小声而紧张地研讨着战局，奉命去找代表们的人回来说，莫斯科是一座空城，该走的人都走了。正在议事的人个个神色紧张、面色苍白。他们对于居民离开莫斯科这件事本身并不害怕（无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他们害怕的是不知如何禀报战事，如何告诉皇上整个一座城除了酒鬼没有别的什么人。他等待大贵族的到来这么久，而却一个都没来，怎样汇报才能使皇上不感到荒唐可笑。有人建议想办法拼凑一个代表团，有人不同意，提出应该用巧妙的语言让皇帝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告诉他真相。

　　随从们说：“无论如何也将告诉他……诸位……”但问题严重性在于，皇上正在思考着宏伟蓝图，专心地在地图前面踱来踱去，偶尔用手遮住阳光顺着大道向莫斯科望去，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这样还是不行……”随从们耸耸肩膀，还是不敢说出荒唐可笑的事来。

　　这时，拿破仑等待已久，有些疲劳了，凭着他演员般的敏感觉得，庄严的时刻拖得太久会使它的庄严性丧失，于是他打了一个手势。随着号炮一响，包围着莫斯科的部队从八方四面猛攻莫斯科，向特维尔门、卡卢加门和陶罗戈米洛夫门前进。队伍你追

我赶，快马加鞭，在他们扬起的灰尘中消失，同时传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声。

拿破仑为眼前的大举进军所陶醉，他也跃身上马随部队来到陶罗戈米洛夫门，又在那里停了下来，从马上下来，在财政部的土墙旁踱来踱去，还在等待代表团。

二　十

那时，莫斯科已成为一座空城。城里还有一点人，只剩下不足五十分之一的居民，但它实际上已是一座空城。这座空城，就像一个被蜂王遗弃了的废蜂窝。

一个让蜂王遗弃了的废蜂窝是无活力的，但从表面上看，它还像其他蜂窝一样没有太大差别。

在中午热烘烘的阳光下，围着没有蜂王的蜂窝旁蜜蜂快乐的飞舞，就像围绕着有蜂王的蜂窝飞舞似的；虽然没有了蜂王，蜂窝还是把蜜香远远地放散，蜜蜂照样飞进飞出。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个蜂窝已经没有了生命。这时蜜蜂飞进飞出已和有蜂王的蜂窝不同，养蜂之人闻到的香味也不一样，耳听的声音也不一样。敲敲没有蜂王的蜂箱板壁，养蜂人现在听见声音已和原来的那样不同，几万只蜜蜂缩着肚子、迅速拍翼所发出的整齐而威严的嗡嗡声音，变成了被遗弃的蜂箱中发出的分散的微弱的嗡嗡声。从蜂箱口中散发的，也不是原来那种蜜和毒汁的沁人心脾香味，也不是全体蜜蜂团结一致而显示的坚强，而是闻到一种混有空虚和腐败的蜜味。蜂箱口那样翘起肚子、发着警报随时准备死守的蜜蜂也不见了。蜂箱里也没有像沸水一样均匀而轻微的颤音，剩下的只有那杂乱而不谐调的吵闹。盗蜜的长形黑体蜜蜂从蜂箱飞进飞出；它们顾不上螫人，只顾自己逃命，远离险区。原来是带蜜的蜂往里面飞，空身以后向外飞。今天却只

有带蜜的蜂往外飞。打开蜂房下面的板壁，养蜂的人向里窥测。原来挂在板底上互相抓着腿、不断发出嗡嗡声的酿蜜动作已经没有了，因劳累而身体失去光泽的黑蜂，萎靡不振地在蜂房底板上和墙壁上无力地乱爬，以前那种被蜂翼打扫得干干净净、上面涂胶的底板消失了，只剩下狼藉的蜂蜡、蜂粪、半死不活的蜜蜂和已经死去的蜜蜂。

养蜂人打开蜂箱上面的板壁，观察蜂房顶部。他看见的不再是一排排紧密排列着使幼蜂获得温暖的蜜房，而只是排列杂乱的蜂房，也不像原来那样整齐干净了。一切都变得荒凉和脏乱。盗蜜的黑蜂敏捷地钻进蜂箱盗蜜，家蜂一个个变得憔悴衰老，有气无力地爬动着，不去理会别的蜜蜂，也没有任何奢求，丧失了生存的欲望。雄蜂、胡蜂、熊蜂和蝴蝶都在盲目地撞击着蜂箱的墙壁。在留有死幼蜂和蜜的蜂蜡上，隐约可以听见微弱的嗡嗡声；有的地方，几只蜜蜂凭着习惯和记忆清理着蜂窝，费力地把一、两只死蜂或者胡蜂拖走、它们这样做的意义连它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另外一个角落，有两只老蜂无精打采地争斗着，或者扇扇翅膀，或者相互抢食，连它们自己也搞不懂这样做是出于友情还是出于敌意。在另一个角落中，群蜂相互拥挤、进攻、争斗或者闷死一个。只见那只衰弱或者已经死亡的蜜蜂轻如鸿毛地躺在了死尸堆中。养蜂人打开两个中部底板，来看蜂窝。他见到的再不是原来那样背靠着背、密密麻麻地拥在一起守卫着崇高而神秘的繁殖后代的上千只蜜蜂，而只是几百个衰弱无力、近乎死亡的蜜蜂。它们濒临死亡，而它们还没有意识到，却仍然守着其实已毫无意义的殿堂。它们的身上散发出腐败的臭气。其中有几只还能动弹的，能飞得动，到最后是落在敌人手中，濒死的还在攻击着对方，死亡的蜜蜂就像鱼鳞一般脱落。养蜂人关上蜂门，拿支粉笔在上面做个记号，等待着它的只是扔掉、焚毁。

拿破仑心力交瘁，疲倦不堪，紧锁眉头，在财政部土墙旁来回踱步，等待着见他认为礼仪上必要的代表团时，实际上，莫斯

科不过是一座空城。

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中，有一些无意识活动着的人，他们只是按常规过日子，而并无目的地忙碌着什么。

有人小心翼翼地向拿破仑汇报，莫斯科不过是座空城，他火冒三丈，看了一眼汇报的人，转身一言不发地来回踱步。

他吩咐说："马车！"他带着值日副官坐上了马车，向城门口驰去。

他自言自语："莫斯科竟是一座空城，真是无奇不有！"

他并没有进城，却留宿在陶罗戈米洛门外的一家饭馆中。

戏剧的结局不大圆满。

二十一

俄军从凌晨二点至午后二点撤离莫斯科，带走了最后一批居民和伤员。

部队在行进中，石桥上最拥挤，即莫斯科桥和亚乌扎桥。

部队分兵两路绕克林姆林宫时，拥挤在莫斯科桥和石桥上。大批士兵利用阻塞的机会，从桥头返回，不动声色地溜进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和波洛维茨门，返回小山岗，走到红场。人们以为现在是毫不费力任意可拿别人的东西的机会。人们像抢购廉价商品般的拥挤在中心市场的巷道中。这里没有商人招揽顾客时的甜言蜜语，没有小贩，没有衣着绚丽的女顾客。这里全都是士兵，他们没有佩戴枪，空手走进商城，又不动声色地带着包袱走出来。人数极少的商人和伙计夹杂在他们中心，垂头丧气，打开铺子又给锁上，和伙计一块把商品搬走。中心市场的广场上，鼓手们敲着集合鼓。但鼓声远没有以前那样能把士兵召唤而停止搬，他们听见后毫无感觉，背道而驰。在士兵中，在商店和街巷中还可以看见一些穿灰衣、剃光头的囚犯。有两个军官，一个身穿

军服，戴围巾，骑着一匹浅灰色的瘦马，另一位身着外套，没有骑马，站在伊林卡街角谈话。又有一个军官骑马来到他们身边。

“将军下令把所有的人立即赶走，太无法无天了！竟有二分之一的人跑散了。”

“你要上哪儿？……你们要去哪？……”他向三个士兵大声喊叫。这三个步兵没有拿枪，拿着外套的下方，在他们眼皮底下溜走。“站住，强盗！”

“是啊，得想办法把他们召集起来。”一个军官说，“可是没办法让他们集中；趁最后一批还没有走开，得想办法赶紧走，只得这样！”

“可是怎么走？那里堵得水泄不通，都拥到了桥上，走不过去。要不然想办法建一道防线，防止最后一批士兵跑散？”

那个高级军官喊道：“到那边去，把他们赶走！”

戴围巾的军官跳下马，叫来了鼓手，和他一道来到拱门。有几个士兵一见他们来拔腿就跑。一个腮帮两旁长有红色痣疮的商人，脸上露出镇静而精干的神情，煞有其事地晃动两只手，来到军官跟前。

“大人！”他说，“请开开恩保护我们吧。我们不会在小件东西上计较，我们是心甘情愿奉献！您请，我马上把呢子取来，给贵人两段呢子我们也心甘情愿！因为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应该的，可是现在算是怎么一回事，纯粹是抢劫！请吧，最好派巡逻队过来，至少也该让我们锁上门。……”

军官被那几个商人围住。

其中一个瘦子板着面孔说：“还嚷嚷什么呀！脑袋都快保不住，还替头发伤心什么呀。喜欢拿什么随便吧！”他使劲挥了挥手，侧过身对着军官说。

“伊凡·西里多奇，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第一个商人怒气冲冲地说，“大人，您请吧。”

瘦子嚷道：“还说什么！我三个铺子有十万卢布的货物。部

队一走，东西还保得住吗？唉，人与上帝抗争有用吗？”

“大人请吧！”第一个商人鞠着躬说。军官站在那里举步不定，脸上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这不关我的事！”他突然嚷道，向市场快步走去。从一家敞开的铺子里传来了打骂的声音。军官走向那里，把一个着灰外衣、剃着头的人从里面推出来。

这个人躬下腰，在商人和军官身旁溜走。军官又向店中的士兵冲去。从莫斯科桥上这时传来了更可怕的喊叫声，军官又返身向广场跑去。

“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他的同伴已经骑马经过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朝叫喊的地方跑去。军官上了马，跟在他后面跑去。他跑到桥旁，看见有两门卸下前车的炮、走过桥的士兵、几辆翻倒的大车、几个惊慌失措的人和几个士兵的笑脸。一辆双驾马车停在大炮旁边。四条带项圈的猎狗紧追在马车车轮后面。车上的东西装得好像一座小山，上面有一张四脚朝上的木椅，旁边坐着一位农妇，绝望地尖声哭泣。同伴们告诉军官，人们和女人的尖叫是因为叶尔莫洛夫将军来到这里，知道了士兵们私抢商场，人群拥挤在桥上，把桥堵得水泄不通，就命令卸下大炮，作出准备向桥上开炮的样子。人群中发生了一阵混乱，撞倒车辆，互相拥挤，拼命地叫喊，等桥上人员稀疏了，军队就沿桥前进。

二十二

整个城市这时已经空了，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人。路边的店铺和房屋已经关门。偶尔可以听见一两声的叫喊或醉汉哼小曲的声音从酒店附近传出。街上看不见一辆马车，也罕见行人。听不见人的脚步声。厨司街上一片寂静和死气沉沉。罗斯托夫家

的院子里撒满了马吃剩下的干草，随处可见马粪，只是不见一个人影。在那座留有全部财物的住宅中，只剩下两个人守在大客厅中，这就是看院子的伊格纳特和哥萨克小鬼米施卡。米施卡是华西里奇的小孙子，他随爷爷留在了莫斯科。米施卡掀开古钢琴的盖子，用一只手在上面胡乱弹琴。看院子的人站在镜子面前双手叉着腰，高兴地笑着。

“真好玩！是吧？伊格纳特叔叔！”米施卡说，突然两手一起拍着琴健。

“哈，看你的！”伊格纳特回答，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笑得如此起劲，感到很惊讶。

“真难为情，是啊，真难为情！”玛芙拉静悄悄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后说。“哼，看这么胖的脸还龇牙咧嘴。留你们在这儿是胡闹的！那边还没有收拾，华西里奇已经累坏了。你等着吧！”

伊格纳特紧了紧腰带，收敛了笑容，顺从地低下眼睛，走出了客厅。

米施尔说：“阿姨，我只是轻轻的。”

“那好，我就还你个轻轻的，小淘气！”玛芙拉对他挥挥手，喝道。“去替爷爷烧茶！”

玛芙拉抹去琴上的尘灰，把古钢琴盖上，长叹一口气，出了客厅，把门锁好。

玛芙拉走进院子里，她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去厢房同华西里奇一起喝茶呢，还是去储存室收拾东西呢。

急促的脚步声从沉静的街上传来，脚步声停在大门口，有人把门推的咯咯直响。

玛芙拉走到门口。

“找谁呀？”

“要找伯爵，罗斯托夫伯爵。”

“您是谁？”

“我是一名军官，我求见伯爵。”一个听起来有教养而说话语

调愉快的俄国人说。

玛芙拉打开了门，一个圆圆脸的十八、九岁军官走了进来，他的脸型有点像罗斯托夫家人。

玛芙拉以关切的语调说："小少爷，他们走了，昨天傍晚走的。"

青年军官站在门口，犹豫进去还是不进去，动了一下舌头。

"唉，真不巧！……"他说，"我要是昨天来就好了……，真不巧！……"

玛芙拉很同情地打量着这个她所熟悉的罗斯托夫家人的面孔，又看看他身上穿着的破外套和旧皮靴。

她问："您找伯爵有什么事吗？"

"唉……有什么办法！"军官沮丧地说，抓住门把想走，但又迟疑地止住了脚步。

他突然说："您认识我吗？我是伯爵的一个亲戚，他待我一直不错，您看（他和善而愉快地笑着瞧瞧自己的外套和皮靴），穿破了，又没有了钱，所以我想恳求伯爵……"

玛芙拉不等他把话说完。

"您等一下，小少爷，请等一下。"她说。军官的手从门把上拿开后，玛芙拉就转过身，迈着老妇人的快步，向后院自己的厢房走去。

当玛芙拉快步返回卧房去时，军官低头看了看自己破衣烂衫的样子，心中好笑，在院子来回踱步。"我虽然没有找到叔叔，很是遗憾。可她也是个多好的老妇人啊！她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不知道要追上我们团该走哪条路呢。现在我们团是不是已到达罗戈日门了吧？"青年军官心里想。玛芙拉面带恐慌而坚定的神情，手里拿着一块叠起来的方格手绢，走了过来。在离军官还有几步远的时候，她打开了手绢，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白色的二十五卢布钞票，快速递到他的手中。

"老爷他们要是都在家的话，作为亲戚，他们一定会表示表

示的，可是……现在……”玛芙拉面带不好意思的神情，尴尬得束手无策。军官并没有推辞，他从容不迫地接过了钱，向玛芙拉道了谢。“伯爵要是在家就好了。”玛芙拉抱歉地说，“少爷！基督保佑您！上帝照顾您。”玛芙拉说着，向他鞠躬送行。军官自嘲似的摇着头，一路快步沿着无人的街道向乌扎桥方向追赶他的团。

玛芙拉双眼含泪关上了大门，站在旁边好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军官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母爱和怜悯。

二十三

华尔华拉街上有一座还未完工的房屋，有一家酒店在房屋的底层，从那里传出了一阵阵醉汉的狂叫和歌声。在一个肮脏的房间里，有十几个工人分坐在几张桌子旁边，他们个个酒气醺天，汗流浃背，双眼迷浊，张着大嘴，使劲地唱着歌。他们唱歌的调各自不同，唱得却很卖力，显然他们唱歌是带有盲目性的，只能表达他们喝醉了，心里没有忧愁，其中有一个长着浅头发的高个子，身着一件干净的蓝外套，就靠他们站着，他的脸上长着挺拔的胡子，要不是他那张紧闭的嘴唇在颤抖，目光显得呆滞忧郁，其实他长的倒是蛮漂亮的。他就站在这群狂欢的人们身旁，显然有什么心事，他把袖子卷上去，严肃而笨拙地摆动着白净的手臂，肮脏的手指不自然地分开着。他衣服的袖子不由自主地往下滑，他想竭力再把它卷上去，仿佛露出那筋脉显露的手臂是很有必要的。歌声中，还是可以听见门廊和台阶上有叫喊和打架的吵闹声。高个子挥了挥手。

“住嘴吧！”他大声喝道，“弟兄们！打架了。”他依旧卷着袖子走上了台阶。

工人们都跟着他。那天早上，在酒店里喝酒的工人在高个子

的指挥下，把从厂子里拿出的几张皮子送给老板，因而换得酒喝。附近铁匠铺里的铁匠们听见了酒店里饮酒作乐的声音，以为酒店有人给砸了，也趁火打劫，因此在台阶上他们就动起手来。

在门口酒店的老板与一个铁匠打架，工人们走出酒店时，铁匠刚从酒店老板手底下挣脱出来，正好倒在了人行道上。

另一个铁匠冲进门，与酒店老板撞在一起。

卷着衣袖的高个子年轻人一走出酒店，就给了想冲进来的铁匠当头一拳，并大喊道："弟兄们，他们欺负我们！"

与此同时，第一个铁匠从地上爬了起来，捂着受伤的脸，带着哭腔高喊着："救命啊！杀死人啦！……杀死人啦，弟兄们……"

"哎哟，我的上帝，打死人啦！打死人啦！"从隔壁门里跑出来一个妇女，尖叫着。人们把血迹斑斑的铁匠围住。

"你敲人家竹杠还嫌不解气，还想剥人家的皮吗？"有个人对酒店老板说，"为什么要打死人？恶棍！"

高个子站在台阶上，浑浊的双眼时而看看酒店老板，时而看看铁匠，心中在琢磨现在该打谁。

"杀人犯！"他突然把目标转向酒店老板。"把他捆起来，弟兄们。"

"什么？你们敢把我这样的人捆起来！"酒店老板气愤地嚷道，把向他扑来的人推开，脱下帽子，扔在地上。他这一举动像是有神秘的威力一般，要冲上去的工人都迟疑地站住了。

"老弟，我是个规矩守法的人，我要报告警察。你们以为我不敢吗？现在谁也不能抢劫！"酒店老板拾起帽子，喊道。

"那咱们去吧！咱们去吧！"酒店老板和高个人一唱一和，两个人一起向街上走去，血迹斑斑的铁匠也随他们一同前去，工人们和一些闲来无事的人也莫名其妙地跟在了他们身后。

在马罗赛伊卡街角上，二十多个衣服褴褛，体瘦如材，神情沮丧的铁匠面对一家挂鞋匠招牌而大门紧锁着的房子，等候在

那里。

“他应该如数给钱！”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紧锁着眉头、形体消瘦的工人说。“哼，他吸干了我们的血汗，就算完了。他糊弄我们，糊弄了我们整个一个星期。到头来他倒先溜了。”

说话的工人见到人群和斑斑血迹的人，停止了说话，鞋匠们好奇地也跟上这群人走去。

“我们去哪儿呢？”

“当然去见长官啦！”

“我们打不过他们吗？”

“你想怎样？听听大家的意见。”

有答有问，好不热闹。酒店老板乘人越来越多，有意拉在后面，溜回了自己的酒店。

高个人并没有发现对手酒店老板已经溜走，挥动卷着袖子的臂膀，大声说话，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群大部分簇拥着他，希望从他那里可以获得一些问题的答案。

“让他们维持秩序，维护法律，当官的就应该做这些事！是这个理吧？弟兄们？”高个人面带微笑地说。

“他们以为长官不存在了吗？难道没有长官可以吗？要不然趁火打劫的何止他们这几个人。”

“真是胡说八道！”有人在人群中说。“怎么就这样把莫斯科放弃了！人家和你开玩笑，你也当真。我们的军队人数不够吗？这样就把敌人放进来，这些长官应该向人民负责任，听听老百姓是怎样说的吧。”有人指指高个子说。

在中国城（莫斯科的一个区）的城墙边，有一小群人围着一个手中拿着文件、身穿粗呢外套的人。

“有命令，在宣读命令，在宣读命令！”人群中有人说。大家朝宣读命令的人拥去。

身着粗呢外套的人宣读八月三十一日的公告。大家都围着他，他好像有点尴尬，但应了挤在他身边高个子人的要求，用微

微颤动的声音读起公告来。

他念到："明天早晨我去见公爵大人，"高个子的人皱着眉头，嘴角带着嘲笑，煞有其事地学着他说："公爵大人！""与他商量，赶快行动起来，协助部队歼灭暴徒；我们也要打击他们……"念公告的人停住了声音，高个子人得意洋洋地喊："听见了吗？他要替大家解决问题呢……""把他们全部干掉；我一定返回吃饭，我们大家动起手来，要行动起来，把暴徒歼灭光。"

在一片肃静中，他读完了最后几句话。高个子忧郁地低下了头。显然，大家没有明白最后几句话的意思。有一句"我一定返回吃饭"让读的人和听的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老百姓情绪高涨，而这些文字又简单，又太白，老百姓都会说这样的话，当局的命令似乎不该这样写。

听众们垂头丧气，一片寂静。高个子翕动着嘴唇，晃动着身子。

"得问问他！……这是他说的吗？……应该问问他！……干吗不问……这是他下的命令……"后面的人群中传出几句议论来。人们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广场警察局局长的马车上，有两个骑马的卫士跟在马车后面。

那天早晨，警察局长接到拉斯托普庆公爵的命令去烧船，为此而弄到的一大笔钱就装在口袋里。他看见向他走来的涌动的人群，命令车夫停下车。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大声地同时胆怯地向拥向马车的人群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我在向你们问话？"没有得到回答，他又问。

"大人，他们，"一个穿着粗呢外套的小官吏回答，"大人，他们是遵照伯爵大人的公告，不怕牺牲，愿为效劳的民众，而不是伯爵所指的暴徒……"

"伯爵还没有走，他还坚守在这儿，他会向你们下指令的。"警察局长说。"走吧！"他对车夫说。人们止步，目送马车离去。

这时警察局长恐惧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对车夫命令几句，他的马跑的更快了。

“弟兄们，他骗人！我们去见伯爵本人！”高个人叫道，“别让他溜，弟兄们，抓住他，让他答话！”有几个人跟着嚷起来，于是大家又去追马车。

闹哄哄的人群追赶着警察局长的马车，向鲁比扬卡大街涌去。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有钱人和商人都走了，让我们在这里等死？难道我们不是人吗？”

二十四

九月一日晚上，拉斯托普庆伯爵与库图佐夫见面后心情不好，感到伤心和气愤，因为他没有受邀请参加军事会议，库图佐夫又没有采用他坚决保卫莫斯科的建议，同时他感到奇怪，因为他发现，军队中竟把莫斯科的安全和爱国情绪认为是不重要的事，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事。带着这种伤心、气愤和惊讶的情绪，拉斯托普庆伯爵回到了莫斯科。吃完晚饭，他和衣躺在沙发上。半夜十二点以后，专使把他叫醒，送来了一封库图佐夫的信。信中说，部队要从莫斯科背后通过梁赞大道撤退，伯爵能否派警官作为引导，带部队过城。对拉斯托普庆来说，这消息不算什么新闻。不仅昨天在波克朗山同库图佐夫见面后，甚至从鲍罗金诺会战开始，他就明白，莫斯科将被放弃，因为那时到莫斯科来的将军，就同出一辙地说，无法再进行会战。而且伯爵亲自批准在夜间运走公家的财物，也有一半居民撤离。就是如此，今天夜里把他从第一觉中惊醒的库图佐夫的手谕，还是让他气愤和生气。

后来，拉斯托普庆伯爵在几次回忆录中，解释他当时举动。他当时的两大目的是：维持莫斯科的治安和撤走城内的居民。如

果是为了这双重的目的，那么拉斯托普庆的所作所为就变得无可非议了。为什么不把京城中的圣物、武器、弹药、存粮通通搬运走？为什么要向居民欺骗说莫斯科不会被放弃？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回答是：为了维持古都市内的安宁。而为什么要把成捆的无用的官府中文件和雷比赫气球等物品运走？拉斯托普庆伯爵回答说，为的是使莫斯科变成一座空城。只要指出是什么因素威胁着人民的安宁，那么任何行动都有理由解释。

对恐怖的忧虑出自于对人民幸福安康的关心。

那么，一八一二年拉斯托普庆伯爵对莫斯科人民安宁的忧虑根据何在呢？有什么理由会认定城里将有暴乱发生？居民正在撤离，后退的军队挤满了莫斯科，人民为什么要起来暴乱呢？

不仅在莫斯科，就是俄国各地，侵军进攻时，都没有发生暴乱。九月一日、二日，还有一万多人剩留在莫斯科，除了奉卫戍司令的指示有人聚集在他的院子里，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如果说鲍罗金诺会战以后，放弃莫斯科是惟一出路，至少也是有必要；如果当时拉斯托普庆不分发武器和张贴告示来鼓动民众，而是采取措施搬运圣物、火药、弹药和钱币，并实话告诉人民，京城将被放弃，那就更无人民暴乱可谈了。

拉斯托普庆是一个脾气怪异，易于冲动的人，有一技之长周旋于上层官场。虽有一腔爱国之情，但却不理解他管辖的民众之心。自从斯摩棱斯克被敌军占领以后，他就认为自己是引导人民情感的“俄国之心”。他不仅这样认为（所有的行政官吏都这样认为）莫斯科人民的行动是由他来指挥，而且他还以为通过宣言和公告（语言粗劣，令人民蔑视，而他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这点）疏导着市民的情绪。拉斯托普庆是喜欢充当疏导人民情绪这一体面的角色，他那么乐于扮演这一角色，不说些豪言壮语就把莫斯科放弃，他会很不自在。他管辖的土地突然失陷，这令他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他虽然明白莫斯科要被放弃，而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没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因此也没有做好该做的准备。

违反他的意愿居民纷纷离城，由于官员们的要求政府机关也要撤离，他勉强答应。他只善于专心扮演他自己选定的角色，他是一个富于想像的人，早就知道要放弃莫斯科，但是出于愿望，他内心没有接受这一事实，思想上也没有为新的变化作好准备。

他勤奋顽强地工作（这有多少意义，对老百姓有多少益处，另当别论），目的是把自己身上的情绪感染给居民：憎恨法国人的爱国之心和增强必胜的信念。

但事态一旦发展到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语言都无法表达对法国人的刻骨仇恨，连浴血奋战都无法表达这种仇恨之时，却在守卫莫斯科这一敏感问题上自信心全然丧失，市民不约而同地放弃家园，涌出莫斯科，用这样的消极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强烈爱国之心——在这种时刻，拉斯托普庆所选择的角色突然没有了任何意义，他显得那么孤独、软弱和可悲，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丧失了脚下的立足点。

在梦中拉斯托普庆被惊醒，接到了库图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式的旨意，他越发觉得自己有过失，心中也越恼怒。所有的莫斯科的公共财物都交付于他，应该在侵军进来之前运走，可是现在还没有搬动。现在要运走所有该搬走的东西已成为不能办成的事情。

他想："这过错究竟应该由谁负责？是谁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可不是我。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要死守莫斯科！他们却把事情搞到这般田地，真是混蛋！叛徒！"他不明确这些混蛋和叛徒是谁，但是这些人令他憎恨，因为他现在落到这般尴尬境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拉斯托普庆伯爵连夜发布命令，人们从莫斯科各个角落前来听从命令。伯爵如此愁闷和恼怒，是他身边的人从未见到过的。

"大人，领地注册司来人领命令……宗教事务所来人，参政院来人，大学来人，孤儿院来人，副主教派人来……请示……消

防队该怎样办理？典狱长来了……疯人院来人……”向伯爵报告的人通宵不断。

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伯爵都是怒气冲冲予以简短的回答，表示他的命令现在失效，他煞费苦心所做的安排被人扰乱了，这个人应对现在的局面全权负责。

“哼，你去通知那个木头人，”他对领地注册司的来人说，“叫他留下来整理文件。你提消防队这些废话有什么用？他们有马，让他们自己去弗拉基米尔，不能留给法国人。”

“大人，疯人院院长来请求，您有什么吩咐吗？”

“什么吩咐？把他们放走就是了……把疯人从疯人院里放掉。既然在我们这里疯人都可以指挥部队，还把这些疯人还关起来干什么？”

问到狱中囚徒该如何处置时，伯爵怒发冲天向典狱长吆喝道：

“难道给你两支队伍押送这些囚徒吗？没有人，把他们放掉！”

“大人，还有政治犯：米施科夫，魏列夏金。”

“魏列夏金，怎么还没有把他吊死？”拉斯托普庆喊道，“把他给我带来。”

二十五

早上九点以前，部队已经通过莫斯科，没有人再向拉斯托普庆伯爵请示工作了。能走的人自己都走了，那些留守的人正在考虑自己的出路。

伯爵下令备马去索科尔尼基。他面色枯黄，眉头紧锁，默默不语，手抱双臂，呆坐在书房中。

在无战事之时，每个行政长官都认为，他管辖下的人民依靠

他而生活，这种非我不可的意识也正是他辛苦工作的最高荣誉。当历史之船在海洋中无风无浪的日子里，行政长官驾驭着这条破旧的大船，领导着人民大众缓缓前进。他满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指挥着大船向前行驶的。但风暴乍起，海浪波涛汹涌之时，大船仍向前行驶，这种错觉就消失了。大船是靠它自身的力量前进，一、两个人驾驭不了它。行政长官霎时间由统治者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由力量的源泉变成无所作为。

拉斯托普庆体会到了这一点，为此气恼万分。

曾被人群挡住的警察局长同前来报告已备好车的副官一同进来见伯爵，俩人都神态惊恐，面色苍白。警察局长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又禀报说，院子中有一大群人求见伯爵。

拉斯托普庆一言不发，站起身，快步来到明亮华丽的客厅，走近阳台，抓住门把手，接着又把手拿开，走向窗户，在那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里发生的一切。高个子的人站在前排，板着面孔，一只手在挥动，嘴里说些什么。身上血迹斑斑的铁匠面色沉阴，站在他身边。隔着关闭的窗户也听得见人群中发出的喧闹。

“马车备好了吗？”离开窗口，拉斯托普庆问道。

“大人，已经备好了。”副官说。

拉斯托普庆又回到阳台门前。

“他们要干什么？”他问警察局长。

“他们说，大人，他们要听从您的命令去打击法国侵军，他们嘴里还在骂放弃京城是叛国行为。不过，大人，他们是一群歹徒，我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大人，以我之见……”

“走开，我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拉斯托普庆愤怒地嚷道。他站在阳台门前，看着人群。“哼，他们把俄国搞成了这个样子！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拉斯托普庆心想，心中不由得冒起一股对罪魁祸首难以抑制的满腔仇恨。就和性情暴躁的人一样，他已经义愤填膺，找寻的正是发火的对象。“哼，这些贱民，都是些人民的渣滓，社会的败类，”他望着人群想，“他们头脑简单，胡作非

为！他们中需要一个牺牲者。”他望着那个站在前排挥动手臂的高个子。他想到这点，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一个牺牲者，一个泄火的对象。

他又问：“马车备好了吗？”

“大人，备好了。您对魏列夏金有什么吩咐？他还在台阶旁站着哪。”副官说。

“哦！”拉斯托普庆大叫起来，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件意外的事而惊慌失措。

他猛然推开门，走进阳台上。下面喧闹的人安静下来，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抬起头来望着伯爵。

“弟兄们，你们好！”伯爵大声地说。“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马上就下去看望你们，但我们现在要首先处理一个叛徒。我们要惩办一个令莫斯科失陷的叛徒。请你们等一会儿！”伯爵砰地一声关上了门，迅速返回屋内。

人群传出一片赞许的声音。“这么说，他准备处理一个叛徒了，你说是不是法国人……他要替咱们解决问题。”人们的议论，彼此还是缺乏信心。

几分钟以后，从前门匆匆走出一名军官，发出命令，龙骑兵排成队。人群的目光从阳台上移到了台阶上。拉斯托普庆满脸怒气地大踏步走到台阶上，向四周环顾，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他在哪儿？”伯爵问道，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被两个龙骑兵押着走了过来。这个年轻人脖子细长，头被剃成阴阳头，现在刚长出了短头发。一件原来很讲究的蓝呢面子的狐皮大衣穿在他的上身，下身是肮脏的囚裤，裤筒塞进肮脏的旧皮靴里。纤细衰弱的腿上带着脚镣，使他原本就迟钝地走动更加步履艰难。

“哦！”拉斯托普庆说。他把眼光匆忙地从穿狐皮外套的年轻人身上移走，用手指指台阶的最下一层。“把他带到这儿来！”哐啷哐啷地带着脚镣，年轻人走到指定的台阶上，用一只手撑开外套的紧领子，转动一下细长的脖子，长叹了一口气，顺从地把一

双瘦手叠放在腹部上。

年轻人站在台阶上以后，沉默了几秒钟。只有来自后排的挤动声，以及叹息、呻吟和挪动脚步的声音。

拉斯托普庆紧皱眉头，用手擦擦汗，等魏列夏金在指定位置站好。

“弟兄们！”拉斯托普庆用金属般的声音铿锵有力地喊道，“就是这个人，魏列夏金，他是个叛徒，莫斯科毁在了他的手里。”

穿狐皮外套的年轻人呆呆地站立在那里，双手交叠在腹部，稍稍弯着腰。他那憔悴的、剃成阴阳头而显得丑陋的面孔带着绝望低了下来。他听了伯爵说的几句话，慢慢把头抬起，自下而上看着伯爵，好像想解释什么，至少想与他的目光相遇。但拉斯托普庆并没有看他一眼，在年轻人细长的脖子上，有一条血脉像绳子般的充盈起来，耳朵都涨红了，他的脸也涨成了紫红色。

一双双眼睛都望着他，他无奈地看着人群，好像想从人们的眼神中找到希望，他伤心而胆怯地苦笑了一下，又低下头，两只脚在台阶上重新站好。

“他出卖了沙皇和祖国，向拿破仑降服，只有他一个人辱没了俄国人的荣誉，莫斯科毁于他的手中。”拉斯托普庆的声音稳重而尖锐。突然，他向下望了望依然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的魏列夏金。这情景反而把他激怒了，他举起一只手，几乎喊叫着朝人群说：“你们来处理他吧！我把他交给你们处置了！”

人群中只是沉默，彼此挤得越来越紧，呼吸着这近似窒息的空气，大家静静地等待着，一种不可预知的可怕局面。这种状况使人群越发感到难受。站在前排的人，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惊恐万状，睁大双眼，张开嘴巴，使劲向后用力，以挡住来自后面的拥挤。

“揍他！……消灭掉叛徒，不允许他玷污俄国人的荣誉！莫斯科让他给毁了。”拉斯托普庆叫道，“把他杀了！我命令！”人群中听到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声嘶力竭的声音。人群中不知所

措，拥上去，忽而又止。

“伯爵！……”在重新出现的短暂的安静中，魏列夏金胆怯而演戏似地说。“伯爵，上帝在我们头上……”魏列夏金昂起头来说，细脖子上的粗脉管又充盈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没等他把话说完。

“我命令，把他斩了！……”拉斯托普庆的面色也突然像魏列夏金一样苍白，叫道。

“拔刀！”军官向龙骑兵下令，自己也抽出刀。

另一个更强烈的波动，发生在人群之中，从后面达到前排，相互拥挤的人把前面的人踉跄地挤上台阶。高个子的脸上面无表情，他举起一只手站在魏列夏金旁边。

“斩！”军官以低语的声音命令龙骑兵。于是一个士兵突然现出了愤怒扭曲了的脸，用刀背向魏列夏金的头上砍去。

“啊！”魏列夏金短促而绝望地惨叫了一声，恐惧地向四周环顾，好像没有搞懂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人群中也同样发生了恐惧和不满的叫声。

“哇，主啊！”有谁发出悲哀的惨叫。

魏列夏金在一声惨叫之后，又因疼痛哀叫了一声，随着这一声哀叫，他已陷入临死的境地。那种紧张至极，控制人群的情绪忽然崩溃了。罪行一经开始，就难以控制局面。责难的怨言被人群中威吓而凶残的吼声压下去了。那以后排掀起的不可控制的巨浪，冲到前排，掀倒他们，吞没了一切。动刀的龙骑兵还想举刀再斩，魏列夏金发出绝望的惨叫，双手抱住头往人群中冲去。高个子受到魏列夏金的冲撞，他双手抓住魏列夏金的脖子，发出野兽般的叫喊，和他一起跌倒在吼叫和拥挤的人群的脚下。

有的人在攻打魏列夏金，有的人在厮打高个子。被践踏在脚下的人的惨叫声和想救助那高个子的喊声，只是引起人群更加狂暴。很长时间，龙骑兵也没有能够把那个血迹斑斑、被打得半死的工人救出来。虽然人们急于去完成已经开了头的事情，他们

对魏列夏金又打、又掐、又骂，却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因为好像是一个物体，把他们做为主心，向各个方面摇荡着，既不能把他打死，又不能把他放弃。

“用斧头砍吗？……把他踩死了……叛徒，他出卖了基督！……还活着……没死吗……他是罪有应得。用木棍打！……他还活着吗？”

直到受害者没有能力再挣扎，叫喊声变成了均匀而微弱的咽气声，人们才匆匆躲开那具血肉模糊的人体。每个人都走过来看一眼事情的结局，带着恐惧、责备和惊讶的神情纷纷向后挤。

“啊！主啊！人变成了野兽，他活不成了！”人群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像个商人吧，把人打成了这个样子！……他们说，不是他个人……怎么不是那个人……哇，主啊！……听说，他们殴打另外一个人，而差一点把他打死……唉，人哪……谁不怕罪过啊……”一些人说着，怜悯地看着青紫的脸上沾满了血和泥土、细长脖子已经断裂的尸体。

尽职尽责的警官认为，在司令大人的院子里放一具尸体有失大雅，命令龙骑兵把尸体拖到街上。两个龙骑兵上前抓住两条血肉模糊的腿，把尸体拉到街上。沾满尘土的血淋淋的阴阳头、细长脖子的尸体，在地上被拖得转来转去，人们拥挤在一起畏惧地离开尸体。

当魏列夏金倒在地下时，人们狂喊着在他身边挤来挤去的时候，突然面色苍白的拉斯托普庆不去有马车等着他的后门，却低下头快步沿着通向楼下房间的走廊走去，伯爵自己也不明白这是去哪和干什么。伯爵脸色苍白，下颌像发疟疾一样抖个不停。

“大人，这边走……您去哪？”他身后有人惊恐地小声说。拉斯托普庆伯爵已没有力量去回答什么，很听话地转过身，朝着别人给指的方向走去。一辆马车停在后门外。这里也能听得见远处人群喧闹声。拉斯托普庆伯爵慌忙坐上马车，吩咐车夫前去索

科尔尼基郊区别墅。马车来到肉铺街，已经听不见人群的喧闹声，伯爵在心中开始忏悔。这时，他闷闷不乐地想起，他在下属面前流露出不安和过激的情绪。“群众如此可怕，群众如此可恶，”他用法语自言自语，“他们简直是一群狼，除了吃肉，什么也不会使他们心满意足。”“伯爵！上帝在我们头上！”他忽然记起魏列夏金刚才的话，一阵恐惧的寒战掠过他的脊背。但这样的感觉只是瞬间，拉斯托普庆伯爵轻蔑地自嘲地笑了一下。“我身负重任，”他想。“人民的愿望应该满足，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有一些人要做牺牲，还有许多人也需要牺牲。”于是，他想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对家庭，对交付给他保卫的古都，对他自己——不是拉斯托普庆伯爵个人（他认为他是在为大众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而是作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政府和沙皇的代言人。“如果我仅仅是拉斯托普庆伯爵，我的做法就会截然两样，但我有义务保护卫戍司令的生命和尊严。”

拉斯托普庆已经听不见来自人群的可怕的声音了，他在柔软的弹簧马车上轻轻摇摆着，他的身体平衡了，而随着身体的平衡，他的头脑也为他精神平衡提供出适当的理由。使拉斯托普庆逐渐平静下来并不是有了什么新想法。自从有了地球，人类开始自相残杀以来，所有的人对于同类犯罪都是以这种理论加以安慰自己的：假如自己是为了别人作事，是为大众谋福利。

一个不受欲望支配的人，永远弄不清楚这种理论；但一个罪犯是可以理解这种理论的，而拉斯托普庆现在就非常明白这一点。

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而且还心满意足。因为他自以为是巧妙地利用了机会：即惩罚了罪犯，又安抚了民心。

“魏列夏金被施以死刑，”拉斯托普庆心想（其实魏列夏金只被参政院判服苦役），“他是叛徒，是卖国贼；我必须要惩罚他，这是一箭双雕，我用一个牺牲品对民众杀鸡给猴看，同时也泄了民愤，处决了一名坏蛋。”

伯爵来到了郊外别墅，安排了家务，心态完全平静了。

三十分钟以后，伯爵乘坐一驾快马车穿过索科尔尼基田野。他不再回忆刚才发生过的事情，一心只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他现在去亚乌扎桥，是听说库图佐夫在那里。拉斯托普庆伯爵考虑着对库图佐夫提出愤怒而尖刻的疑问他该如何回答。因为其实是库图佐夫欺骗了他，他要让这个宫廷老狐狸认识到，古都陷落和俄国灭亡，全部责任经都在他那昏庸腐朽的脑子里。拉斯托普庆在马车上激动地转动着身子，恼怒地望着两边的田野，考虑着怎样说话更有力。

索科尔尼基田野上只见一片荒凉。在它的边缘，在养老院和疯人院旁边有一群群身穿白衣服的人。他们中有几个人单身走在田野上，他们挥动着手臂，嘴里不停地叫着。

其中有一个人上前挡住了拉斯托普庆伯爵的马车。拉斯托普庆伯爵本人和他的车夫、龙骑兵们，都带着恐惧与惊奇的心情，看着那些被放出来乱跑的疯子，其中有一个朝着他们跑来。

这个疯子上身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袍，两条细长的腿摆动着，急匆匆地跑过来，他的眼睛死盯着拉斯托普庆，哑着嗓子向他大喊大叫，打着手势让他把车停下。疯子的面孔又瘦又黄，满脸忧郁和庄严的神情，留着杂乱的大胡子。他那又黑又亮的黑眼珠在发黄的眼白中惊恐地转动着。

“站住！停下！听我说！”他尖叫着，上窜下跳地狂喊，同时打着手势。

他终于追上马车，随着马车在旁边跑着。

“我三次被他们杀害，而我又复活了三次。他们用石头打我，给我钉上十字架……我要复活……我要复活……我要复活。他们把我的身体撕开。我要推翻王国，……我要推翻三次，再建三次。”他叫道，嗓门越来越大。拉斯托普庆伯爵顿时脸色苍白，就和刚才人群冲向魏列夏金时一模一样，他转过身去。

“快……快马加鞭！”他声音颤抖着向车夫命令。

马车前进，但是好一阵拉斯托普庆伯爵还可以听见逐渐远去的疯狂的叫喊，而在他的眼前浮现的则是那穿皮套的阴阳头的细脖子和恐惧的血淋淋的面孔。

这些回忆虽然还记忆犹新，但拉斯托普庆却认为这种回忆只能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中，铭刻时他的心在流血。他还明白，这个血淋淋的回忆所刻下的伤痕，永远都不会消失，它将永刻在他心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间越长会越令他痛苦万分，时间越久越令他难受无比。现在他好像听见自己讲过的话："杀了他，你要以性命为我负责！"他想："为什么我要这样说话！说得多么不适宜……我本可以不说什么，这样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他仿佛看见动刀的龙骑兵惊畏又突然变得残忍的面孔，而那穿狐皮外套的小伙子害怕而又无奈的责备目光……"我这样做不是在为自己，我这样做是迫不得已。为平民百姓严惩叛徒……大众的幸福。"他想。

在亚乌扎桥旁边还拥挤着军队。天气炎热，库图佐夫紧锁着眉头，无精打采地在桥旁的长凳子上坐着，用鞭子在沙地上画着什么。这时有一辆马车飞也似地向他驶来。一个身着将军军服，头戴花边帽的人，带着又似愤怒又似恐惧的眼神，走到库图佐夫面前，用法语向他汇报，这正是拉斯托普庆伯爵。他告诉库图佐夫，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古都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军队也只剩下一支了。

"如果总座您没有下这样的命令，不发一枪就这样拱手让出莫斯科，那情形就不会是这样，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一切了！"他说。

库图佐夫看着拉斯托普庆，好像听不懂他的意思，竭力想从说话人面部特别的表情上看个明白。拉斯托普庆尴尬地不说什么了。库图佐夫轻轻地摇了摇头，一直以审视的目光盯住拉斯托普庆，低声说：

"是的，我不会一枪不发而放弃莫斯科的。"

库图佐夫说这话的时候，也许他是心不在焉，或许随意而说。但拉斯托普庆伯爵却没有再说什么，匆匆离开库图佐夫，说来也怪！莫斯科卫戍司令、傲慢的拉斯托普庆伯爵竟手中拿着鞭子走上桥头，大声吆喝驱赶着挡路的车辆。

二十六

午后不到四点钟，缪拉的军队首先进入莫斯科，领先的是符腾堡骠骑兵，在他身后骑马的是带着大量随从的那不勒斯王本人。

在阿尔巴特街中心，圣尼古拉显灵堂旁边，缪拉站住了，等待前哨部队报告"克里姆林宫"城堡的情况。

一小群莫斯科留下的居民聚集在缪拉周围，大家都胆怯而疑惑地看着这位戴花翎、佩金饰、留长发的怪异长官。

"这难道就是他们的沙皇吗？不对吧！"人群中有人轻轻地说。

一位骑马的翻译来到人群前面。

"脱帽……帽，"人们相互议论着。翻译向一个年长的看门人打招呼，问他克林姆林宫在什么地方。看门人困惑着听着他从未听过的不熟悉的带波兰腔的俄语，误认为翻译说的不是俄语，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就躲在别人的身后了。

缪拉走到翻译跟前，叮嘱他打听一下俄军的位置。有一个俄国人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于是有好几个人同时做了回答。法军一个前哨部队的军官骑马来到缪拉面前，报告说城堡的大门被堵，可能那里有埋伏。

"既然如此！缪拉说着，转身对一个随从下了命令，四门轻炮推到前面去轰炸宫门。

在缪拉后面的纵队中炮兵冲了出来，沿着阿尔巴特街挺进。

他们在伏兹德维卡街街口停下来，在广场上排列成队。几个法国军官布置好炮位，又拿着单筒望远镜眺望克林姆林宫。

克林姆林宫正敲着晚祷钟，钟声令法国人困惑和不安。他们误以为这是作战的信号。几个步兵跑向库塔斐耶夫门。一些圆木和木板摆在了门口。一个军官带领一小队士兵刚跑近大门口，门底下射出两发步枪发出的声音。站在轻炮旁边的将军向军官发布了命令，军官和士兵跑了回来。

门内又射出了三枪。

一颗子弹击中了一个法国士兵的腿，挡板后面传出了几声奇怪的叫喊声。法国将军、军官和士兵好像一下子听到了口令，他们的面部表情顿时由平和愉快转为紧张严肃，好像是准备作战和受苦。对所有的人来说，从元帅到士兵，这里不是伏兹德维任卡街、莫霍夫街、库塔斐耶夫街和三一门，而是一个新沙场，一个浴血奋战的新沙场。大家都在等待这场会战。门里的呐喊声消失了。大炮已经推到前面，炮兵吹旺点火杆。军官下了口令：“放！”两发霰弹连续发出。霰弹击中宫门的石头上、圆木上和挡板上，广场上顿时腾起团团的硝烟飞土。

炮声打在石头建筑的克林姆林宫上，没一会儿，法国人头上响起了一种奇异的声音。一大群寒鸦腾空而起，在城墙上空嘎嘎地叫着，千万只的寒鸦鼓动着翅膀在空中盘旋。宫门口传来一个人的呐喊声，那人身穿农民长外衣，光着头，手中拿支枪，向法国人瞄准射击。“放！”炮兵军官又下了口令，此时此刻又传出一下枪声和两下炮声。整个宫门被硝烟笼罩。

挡板后面没有声音了。法国步兵和军官走到宫门，发现门口躺着三名伤员和四名死者。两个穿农民外衣的人沿着城墙向兹纳敏卡街快跑。

军官指了指圆木和尸体，说：“把这些收拾掉！”于是，法国人给伤员补上一枪，把尸体扔到墙外。那些死者是谁，没人在意。“把这些收拾掉！”——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被扔出了墙外，又

被拖走,免得尸体发臭。倒是法国史学家梯也尔写了几句动听的话来对他们表示怀念:“这些不幸的人守卫在神圣的城堡前,他们从兵器库中拿出步枪向法国人射击。他们中有些人被打死,从克里姆林宫中拖了出去。”

缪拉接到通知,说障碍已经清除。法军走进宫门,在参政院广场内扎营,椅子被士兵从参政院门口扔到广场上,动手在那里生火。

还有一些部队经过克里姆林宫沿马罗赛伊卡街、鲁比扬卡街和波克罗夫卡街上扎营。另外一些部队沿伏兹德维任卡街、兹纳敏卡街、尼科尔街和特维尔街扎营。法军到哪里也找不到房屋的主人,他们分散地在城里人家住下,就像住在城里的兵营一样。

虽然法国兵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而且减员三分之一的兵力。但他们部队进入莫斯科时却是秩序井然。这是一支疲惫不堪但仍具有战斗力的可怕的军队,这是士兵分散进入居民家以前的情况。士兵进入了没有人居住的富裕公寓,军队就涣散了,士兵变成了非民非兵的特种人,也就是趁火打劫的罪犯,他们抢夺他们认为贵重和有用的东西。当他们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的目的已不像来时那样单纯只是为了征服,而是要保住已经抢在手中的东西。一只猴子把爪子伸进的颈瓶中,抓了一把核桃,就不肯松开拳头,生怕失去了抓住的东西,结果可再也拿不出来,毁了自己。法军也是如此,在离开莫斯科时只有死路一条,他们背着抢劫到的东西负担过重又不肯放弃,就像猴子那样不肯松开拳头放弃核桃一样。法军的队伍进入民宅以后十分钟,就找不到一个军官和士兵了。从民宅的窗户里只能看见穿军大衣和短靴的人,笑着穿梭在各个房间。他们去地窖和储藏室中任意寻找食物,在院子里打开或砸破仓库和马厩。在厨房里点起火来,卷起袖子揉面、烤面包、煮菜。吓唬、取笑和调戏妇女,耍弄孩子。这样情景比比皆是,在商店和民宅中最多,军队已不复存在

了。

当天,法军长官发布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禁止军队随意分散到城里去,严禁对百姓施以暴行,严禁趁火打劫,每晚要对全体官兵点一次名。但无论采取何种有效措施,军队还是像散沙一样分散到这座富裕而舒适的空城中。好似是一群放牧在贫乏田野上的饥饿牲口,一旦走进茂盛的草地,就无法制止他们到处择食。军队一进入富裕的城市,也同样没有严厉的方法阻止他们闯入民宅。

莫斯科已基本没有了居民,法军士兵像沙土一般撒在城里。他们最先进入克林姆林宫,又如星光一样无法阻挡地射向四面八方。士兵走进堆满财宝的商人家中,发现那里的马廊拴马绰绰有余,他们又走进隔壁的房间里,认为那里条件更好。有些人侵占了一些房子,用粉笔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为此与其他部队争吵,甚至打架。士兵们还没有休息好,就跑到街上观光赏景,听说城内遗留了大批财物,又是可以随意拿取贵重东西的地方。长官跑去想制止这些盲目的行动,结果自己同样情不自禁同流合污。在本市街上有几家马车铺,聚集在那里将军们替自己选挑各种马车。留下没有走的居民邀请长官来到自己住宅,希望以此可以避免抢劫。莫斯科的财富无穷无尽,难以估量。在法军占领的附近还有一些房子未被占领,法国人认为,那里的财富更多。莫斯科把他们吸引进去,就像水一样流到干枯的土地上,看不见水了,干土湿润了。同样,饥饿的军队进入了没有人的富裕城市,军队消失了,富裕城市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垃圾、灾难和抢劫。

莫斯科的大火法国人把它归罪于拉斯托普庆的野蛮和爱国行为;俄国人则把它归罪于法国人的残暴掠夺。事实上,莫斯科的大火不是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酿造的,也不可能几个人可以办到的。莫斯科被焚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任何一座木头建筑的城市,在那种非常条件下非焚毁不可,一百三十条简陋的消防水管不论是否存在。莫斯科都将焚烧不可,因为居民已经撤

走，它就像一堆刨花，火星飘落，一燃即烧。一座木头建筑的城市，就是当它们的主人和警察都同在的时候，几乎每年夏季天天都会发生火灾。而一旦居民撤离，进驻不断吸烟的军队，在参政院的广场上用椅子生火，一天两次烧饭，这些都增加焚烧的机遇。在平时，哪里一驻扎军队，火灾次数就明显增加。那么外军进驻在木头建筑的空城中，火灾发生概率又怎么不增加呢？拉斯托普庆的野蛮爱国心和法国军队的残暴行为都应该为此负责任。是由于烟斗、灶头、炉火，是由于住房的法军士兵的粗心大意造成的莫斯科被焚烧。即便有人纵火（这事值得怀疑，因为纵火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遭来麻烦和危险）也不应该把纵火作为原因，因为不纵火，莫斯科照样被焚毁。

不论法国人怎样自作聪明把罪过推给了拉斯托普庆的野蛮，俄国人又怎样振振有词斥责拿破仑的残忍。但事实是，火灾并没有直接原因，只是莫斯科非焚烧不可，就如同任何一座乡村、任何一个工厂和任何一栋住宅，主人不在了，来了一些陌生人生火做饭，非烧毁不可一样。居民把莫斯科烧毁，这是事实；但烧毁它的不是留下来的居民，而是撤走的居民。莫斯科让敌军侵占，没有像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城市一样完好无损。原因是因为莫斯科居民不心甘情愿拿出面包和食品欢迎法国人，也没有主动把门钥匙交给法国人，而是事先从城中撤离。

二十七

九月二日，法军在莫斯科像星光一样放散开来，到傍晚，才到达皮埃尔所在的街区。

在这里，皮埃尔过了两天离群索居日子，精神上到了近似发狂的境地。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连他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念头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原因产生的，但他确实被搅得十分健忘，对现实

生活无法理解，他的所见所闻像是在雾里梦中飘荡。

皮埃尔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为了躲避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纠葛。在当时的状况下这些纠葛无法处理。他借口整理图书文件到达巴兹杰耶夫的公寓，目的是想从生活的烦恼中逃避，寻求安宁。在他的心中，对巴兹杰耶夫的回忆永远和一个永恒的庄重安详的精神世界相联系。这种精神世界可以抵制那些搅得他头晕脑胀、心神不宁的纠葛。他寻找安宁和避难所，这样的地方只有在巴兹杰耶夫寓所。在寂静安宁的书房中，他的双臂放在死者堆满灰尘的写字台上，脑海中平静而郑重地回忆起件件往事，有些就发生于不久前，特别是鲍罗金诺战役。用他们身上（永远铭记在他心中的人们）的真诚、朴实和刚毅作比较，更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和虚伪渺小。盖拉西姆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时，他想起他要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出于这个目的，他要求盖拉西姆为他找农民的外衣和一支手枪。他告诉盖拉西姆，他暂时要隐姓埋名留在巴兹杰耶夫家中。在休闲中渡过的头几天（皮埃尔几次想研究共济会的手抄本，但都没做），他几次联想到，他的名字和拿破仑的名字之间的某种神秘关系。别祖霍夫作为一个俄国人，命中注定要来限制这头野兽的权力，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突如其来地出现，又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皮埃尔买了农民的外套（目的是为了参加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巧遇了罗斯托夫家人。娜塔莎向他问："您要留下吗？哦，那太好了。"这时他忽然感到，即使莫斯科沦陷，他留下来执行命里注定的任务也是件大好事。

第二天，皮埃尔怀着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落在他们后面的念头，随人群去了三山门。待他回家时，已确认将放弃莫斯科。这时他突然感到，原来认为可能做的那件事，如今变得必要和无法避免了。他一定要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等待拿破仑的到来，并把他杀死。这样做不是他一个人的生命结束，而是结束整个欧洲的灾难，因为他认为，这场灾难是拿破仑一个人挑起

的。

皮埃尔了解，在维也纳一八〇九年有一位德国大学生暗杀拿破仑未遂的详情，也知道这个大学生后来被抢杀了。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实施自己的计划，面对着这种死亡危险，他越发感到接受挑战后的兴奋。

两种同样的强烈情感，不可抗拒地吸引皮埃尔前去实施自己的计划。第一种情感是出自于共同的灾难，自己情愿牺牲和受苦。八月二十五日，他来到莫扎依斯克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又离家出走，放弃了已经习惯了的舒适优异的生活，在硬沙发上不脱衣服睡觉，和盖拉西姆一样进食，都是出于这种情感。第二种情感是一种说不清的纯粹俄罗斯情感，也就是抛弃一切习惯的人所追求的东西，也就是被大多数人认作是幸福的东西。皮埃尔是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感受这种情感。当时他突然意识到，财产也罢，权力也罢，生命也罢，就是人们努力争取和拼命维持的一切，如果这一切有什么价值，即就在于可以把它们随时放弃的乐趣。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感，一个志愿兵要喝掉了他身上的最后一文钱，一个醉汉毫无理由地打碎了镜子和玻璃，明知这会使他赔掉身上所有的钱。正是怀着这种情感，一个人能做出近似疯狂的事情，好像想显示他个人的权威和力量，以此来表明人类在生活条件之外，还有超越生活的最高主宰。

自从第一次皮埃尔体验到这种情感以来，他不断受到它的左右，但直到现在才感到心满意足。此外，皮埃尔所做的事情，正支持着他的愿望，并使自己无法放弃这种愿望。如果他和别人一样离开莫斯科，他离家出走、购买农民的外衣和购置手枪、他向罗斯托夫家人所做的要留在莫斯科的声明，这一切都会黯然失色，没有了意义，而且变得可耻和可笑（皮埃尔在这方面是很敏感的）。

皮埃尔的身体状况与他的精神状态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吃不惯粗茶淡饭，天天喝的只是伏特加，没有葡萄酒和雪茄，身上穿的是肮脏的衬衣，两个晚上睡在没有被子的短沙发上，几乎辗转不安、彻夜未眠。这一切使皮埃尔恼怒，使他近乎发疯。

到了午后一点多钟了，法军已经进驻莫斯科，皮埃尔知道这事后，但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仔细考虑自己的计划，考虑每一个细节。皮埃尔并没有生动地想像出行刺的过程和拿破仑死亡的情形，而是鲜明而感伤地想像着自己的就义和的英雄气概。

"是的，为了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危，我必须单枪匹马行动，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想，"是的，我要去……然后突然……用手枪还是用短剑？"皮埃尔思考，"不过，用什么都行。我要说：'惩罚你的不是我，而是上天的旨意。'（皮埃尔考虑行刺拿破仑时要讲的豪言壮语）'好吧，随你的处决吧！'"皮埃尔继续自言自语，脸上现出严肃而庄重的神情，低下头来。

站在房间中间皮埃尔自言自语的时候，书房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向畏畏缩缩此刻精神焕然的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他敞开睡袍，面色绯红，脸庞难看。他显然是酩酊大醉了。他看见皮埃尔开始有点尴尬，但一看皮埃尔的神色也有点慌张，立刻重新精神抖擞，迈着两条细腿，摇摇晃晃来到房间中央。

他哑着嗓子活龙活现地说："他们害怕了。我说，我决不屈服，我说……是吗？"他停了下来，突然发现手枪放在桌子上，出其不意地一把抓住，向走廊里跑去。

在门厅中，盖拉西姆和看院人紧跟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把他拦住，动手夺取他手中的枪。皮埃尔来到走廊，又怜悯又厌恶地看着这半疯癫的老头。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皱着眉头，使劲握住枪不松手，声嘶力竭地挣扎着，好像用枪去做一件壮举。

"拿起武器！马上行动！不行，我不给！"他叫道。

"行了，对不起，行了！您行行好，放手吧！哦，老爷，您开恩……"盖拉西姆说。小心地抓住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胳膊，把他向门口推。

“你是谁？拿破仑！……”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喊道。

“老爷，这样不行。您进屋吧，歇会儿，快把手枪递给我。”

“滚开！你这下贱的奴才！别管我！看见了吗？”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挥动着手枪，叫道。“马上行动！”

盖拉西姆对看院人低声说：“抓住他！”

他们抓住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双臂，把他拉到门口。

门厅里到处都是嘈杂的叫嚷和醉酒后的沙哑喘息。

台阶上突然响起女人的尖叫声，接着厨娘跑进门厅。

“他们来了！天啊！……真的，是他们。一共四个人，骑着马……。”她大声叫道。

盖拉西姆和看院人松开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手。在宁静的走廊里清楚地听到几个人敲大门的声音。

二十八

皮埃尔决定在实施计划之前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让别人知道他会法语。他站在半开的走廊门口，想等法国人一进门就躲藏起来。可是当法国人真的进来时，皮埃尔并没有离开门口，一种无法抵御的好奇心，促使他原地未动。

进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军官，长得高大英俊，仪表堂堂；另一个是士兵，或是勤务员，长得又瘦又矮，皮肤黑黑的，双颊塌陷，反应迟钝。军官手中拄着一根拐杖，瘸着腿走在前面。他走了几步，感到这里是一所好住处，就止住脚步，回头向站在门口的士兵厉声叫着，让他们牵马进去。军官说完以后，潇洒地抹了抹胡须，扬起手臂，举手行礼。

“大家好！”他高兴地说，面带笑容向四处张望。

没人回答他。

“你是主人吗？”军官问盖拉西姆。

盖拉西姆用惊恐惧而困惑的神态看着军官。

“住宅，住处，宿舍。”军官说，带着忠厚和气的笑容从上到下端详着这个矮小的人，“法国人是好人。我们不争吵，老大爷。”他又说，接着拍拍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盖拉西姆。

“怎么，这儿没有人听得懂法语吗？”他又说，向四周张望时，遇见了皮埃尔的目光。皮埃尔从门口走开。

军官又向盖拉西姆说话，要他带他去看看房间。

“老爷没有……我不明白……我的……你的……”盖拉西姆说话极力加上外国腔，以为这样他们能听明白。

法国军官微笑地向盖拉西姆摊开双手，表示什么也没听懂。然后，瘸着腿向皮埃尔站着的门口走去。

皮埃尔想走开，以避开他。但就在这时，他看见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从厨房里把头探出来，手中还握着手枪。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带着疯子的狡黠神情，看看法国人，举起手枪瞄准。

“立即行动！！”醉汉按住板机，大声道。法国军官闻声转过身来，在这一瞬间，皮埃尔扑向醉汉。就在皮埃尔抓住了手枪上举之时，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也扳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法国人面色发白，向门口跑去。

皮埃尔顾不上他想隐瞒懂法语的打算，夺过枪，把它扔掉。然后冲到军官面前，用法语同他说话。

“您没有负伤吧？”他问。

“好像没有……”军官周身摸索了一下，回答，“我真是死里逃生。”他指了指墙上打落的泥土，加了一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军官严厉地瞪了皮埃尔一眼问。

“哦，我为刚才发生的事表示遗憾。”皮埃尔把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完全忘记了，“他是一个倒霉的疯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军官走到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张大嘴，背靠着墙，身子晃晃悠悠，

似乎睡着了。

“强盗，你该受惩处的。”法国人说，放开了他，“我们打了胜仗宽大为怀，但我们对叛徒不会轻饶。”他神情变得悲壮，做出潇洒有力的手势，补充说。

皮埃尔用法语继续劝说军官不要与喝醉酒的疯子过不去。法国人沉默地听着，脸色依然阴沉，突然他露出笑容对着皮埃尔。他不做声地看了皮埃尔几眼，他那英俊的面孔又露出悲哀和温和的神色。他向皮埃尔伸出手。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吗？”他说。在法国人看来，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法国人才能有这样的壮举，即救了他第十三轻骑兵团大尉仑巴尔先生的命。

法国军官的这个推理和由此而建立的观念好像是不用怀疑的，但皮埃尔感到必须打破他的观念。

“我是俄国人。”皮埃人说。

“嘿，这话您对别人说也许有人相信。”法国人含笑说，竖起一个手指在自己脸前晃动着，“这一切您以后跟我说吧，碰到同胞我真高兴。那么，我们该怎样处置这个人呢？”他接着说，对皮埃尔已如同对自己人一样了。法军军官的神色和语气说明，皮埃尔即使不是一个法国人，他也是世界最崇高称号的获得者，这一点他无法推托。皮埃尔对法国军官说明了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身份，并告诉他，在他们进来之前，这个醉酒的疯子刚刚抢走实弹手枪，他们还来不及从他手中夺回，最后皮埃尔恳求军官不要和疯子一般见识。

法国人挺了挺胸膛，做了一个威严的姿态。

“既然您救了我的命，您又是法国人，是您让我饶恕他，那我就饶恕他。把这个人带走吧。”法国人迅速而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用臂挽住皮埃尔这位因救他的命而提升为法国人的朋友，与他一起走进屋里。

院子里的士兵听见枪响，迅速冲进门厅，问发出了什么事，

并准备惩罚罪犯，军官严厉地挥手把他们制止住。

他说："有事我会叫你们的。"士兵们出去了，勤务兵已去了厨房，这时回到军官面前问："大尉，他们厨房中有汤和烤羊肉，要不要给您送来点？"

"好，再弄点酒来。"大尉回答。

二 十 九

法国军官同皮埃尔一块走进屋内。皮埃尔认为他应该再次向大尉讲明，他并不是法国人，并想离开。但法国军官根本不听他说的这些话。他既热情、亲近、又友善，真心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因此皮埃尔不忍心回绝他，迫不得已和他一起走进第一间屋内坐下。皮埃尔再三解释他不是法国人，大尉对此感到费解，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拒绝这值得骄傲的称呼。于是他耸耸肩膀，说，要是他一定要做俄国人，那也不勉强，但他的救命之恩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如果这位法国军官能了解一点别人的思想，猜透皮埃尔的心情，那么皮埃尔一定会离他而去。但他除了理解自己，对其他一切都无动于衷，这使皮埃尔因此失去了戒心。

"法国人也好，隐姓埋名的俄国公爵也好，"法国人看了看皮埃尔肮脏但很考究的衬衣和手上的戒指说，"我非常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希望能和您交个朋友。法国人不会忘记耻辱，更不会忘记恩惠。我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我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些。"

这个军官说话的语调、表情和姿态，都表现得如此友善和高雅（按照法国人的理解），使皮埃尔不得不以笑脸来回报笑脸，并向他伸出手去。

"我是第十三骑兵团的仑巴尔大尉，九月七日因战功获得荣誉团勋章。"他自我介绍说，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使他小胡子下

的嘴唇都皱了起来,“我没有带着疯子送给我的子弹躺在救护站里,现在能和阁下愉快地谈话,真是幸运。可以问问吗,阁下的尊姓大名?”

皮埃尔说,他不能告诉他自己的姓名,他涨红了脸,想编造一个不能说的理由,但是法国人开始了他的话题。

“得了,”他说,“我知道了,您是位军官……可能还是位校官。您有可能和我们打过仗,这些不关我的事。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已经满足了,因此我仍愿意为您服务。您是位贵族吧?”他问道。皮埃尔垂下了头。“大名是什么?别的我不问了。您说,您叫皮埃尔吧?够了,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法国兵送来了烤羊肉,煎鸡蛋和茶炊,从俄国人的地窖中取出了伏特加和葡萄酒,仑巴尔请皮埃尔共同进餐,仑巴尔如同一个身体健壮而饥肠饿肚的人那样狼吞虎咽起来。他结实的牙齿用力咀嚼着,不停地咂着嘴说:好极了,好极了!他脸色红红的,满脸都是汗水。皮埃尔也饿了,快活地和他一起又吃又喝。勤务兵莫列尔送进来一锅热水,在里面烫着红葡萄酒。后来,他又送来了一瓶克瓦斯,那是他从厨房里拿来让他们品尝的。法国人了解这种饮料,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猪柠檬水。莫列尔对这种从厨房里找到的叫猪柠檬水的饮料大加赞扬。大尉有了从莫斯科搞到的红葡萄酒,就把克瓦斯送给莫列尔。他拿过一瓶红葡萄酒,用餐巾包住瓶颈,给自己和皮埃尔斟上了酒。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酒以后,大尉更加高兴,嘴里的话更多了。

“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是您从那疯子手中把我救了出来,我要特地为您点一支感恩蜡烛。您看,我身上的子弹足够了。这一颗(他指指腰部)是在瓦格拉姆战场留下的;这一颗(他指指脸上的一条伤疤)是在斯摩棱斯克战场留下的。这条腿,您看,也不太好使了。这是七日在莫斯科城下会战时搞的。哦!那战场真是壮观啊!简直成了火的海洋,值得一看。你们给我们苦头够多了,这是你们值得自豪的地方。说实话,虽然拿到了这个宝贝(他

指了指十字勋章），我还是愿意再经历一次那个场面，没有看到这场面的人真是太遗憾了。”

“当时我就在那里。”皮埃尔说。

“哦，是真的？那太好了。”法国人继续说，“应该承认，你们是我们很难对付的敌人。你们能守住那个大多面堡，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您看，那里冲上去过三次。我们三次逼近炮位，三次都像纸人一样打回来。你们的掷弹兵很是了不起，是的。我亲眼所见他们的队伍集合了六次，他们的行动像被检阅一样严整。伟大的民族！我们的那不勒斯王在这方面是个行家，他也为他们喝彩：‘好哇！’哈哈！原来您和我们的兵也没什么不同。”他停了一下，又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皮埃尔先生。打起仗来很恐怖……”他挤了挤眼睛，“皮埃尔先生，法国人如同女人一样很会大献殷勤，是吧？”

大尉是如此的幼稚、爽朗、纯真和自得，皮埃尔望着他，差点儿自己也挤了挤眼睛。“殷勤”这个词可能使大尉想起莫斯科的情景。

“听说，女人们都离开了莫斯科，这是真的吗？真是奇怪，她们有什么可怕的呀？”

“如果俄国人进了巴黎，法国的太太小姐们也不离开吗？”皮埃尔反问道。

“哈，哈，哈！……”法国人高兴地哈哈大笑，伸手拍了拍皮埃尔的肩膀，“哈，说的好！巴黎吗，但是巴黎……巴黎……”

“巴黎是世界一京都……”皮埃尔替他把话说完。

大尉看着皮埃尔，他有一种习惯，在谈话中不时停下来，眼睛带着亲切的微笑看着对方。

“要不是您再三说您是俄国人，我敢打赌您是巴黎人。您身上有一种，一种……”这句恭维话说完之后，他又默默地对他望了望。

“我在巴黎呆过，有好几年时间。”

“哦，看得出来。巴黎！……只有野蛮人不知道巴黎。一个巴黎人在两英里之外都能认得出。巴黎有塔尔玛、裘申奴河、波蒂埃、孛邦、林荫大道……”他发现这个结论并不有力，急忙补充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巴黎。您是一个俄国人，但是去过那儿。那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照样敬重您。”

度过了几天离群独居的苦闷生活的皮埃尔，现在喝了点酒，觉得和这位快乐善良的人交谈可以找到一些乐趣。

“让我们接着谈谈你们的太太小姐们吧，听说她们长得很漂亮。法国军队来到莫斯科，她们却躲到草原上去，真傻！她们失去了绝好的时机。你们的庄稼汉另当别论，但你们是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和了解我们，我们去过维也纳、柏林、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华沙，世界上所有的都城几乎都光顾过。大家畏惧我们，但也欢迎我们。相识是没有害处的。再有皇帝……”他的话被皮埃尔打断。

“皇帝，”皮埃尔也说了一遍，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忧郁和疑惑。“皇帝是？……”

“皇帝吗，大度、仁慈、公正、严明、天才——这就是皇帝。这话是我仑巴尔概括的。不瞒您说，我父亲是一个流亡的伯爵，八年前我还反对他呢。可是这个人征服了我。我服从了他，我亲眼所见，他为法国争得荣誉，所以我不能无所作为。当我明白他争取的是什么，当我看到他在为我们摘取桂冠时。我告诉自己。他就是我们的皇上，我愿意为他而战、而死。就是如此，哦，朋友，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

“那么，他到了莫斯科了吗？”皮埃尔结结巴巴地问，脸上露出了歉意。

法国人看了看皮埃尔窘迫的脸色，冷笑了一下。“不，他明天进城。”接着，他们继续谈话。

门口几个人的叫嚷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莫列尔进来向大尉报告说，几个符腾堡的骠骑兵进来了，他们想把马寄存在大尉

拴马的院子里，但是他们不懂法语出了点麻烦。

大尉吩咐召来他们的上司，厉声问他是哪个团的，团长叫什么，为什么要抢占别人已经进驻的房屋。略懂法语的德国人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听懂最后一个问题，他用德语夹杂着法语说，他是个团军需官，长官命令他占领所有的房子。懂得德语的皮埃尔，把他的话翻译成法语给大尉听，又把大尉的话翻译成德语给符腾堡骠骑兵听。那德国人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服从了，把他的人带走了。大尉走到台阶上，大声吩咐了一些事项。

大尉回到屋里，皮埃尔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双手抱住头，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他现在的确很痛苦，大尉刚出去时，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现在使他痛苦的不是莫斯科的陷落，不是幸运的胜利者在城里胡作非为。如今军中有人庇护他，尽管这件事让人很不好受，但使他痛苦的却不是这件事。使他痛苦的是，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几杯甜酒下肚，又和这个和蔼可亲的人聊了天，把皮埃尔这几天阴沉沉的心情一扫而光。但是这种心情却是他为实现自己的企图所必备的。手枪、匕首和农民的外套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拿破仑就进城。皮埃尔仍然认为刺杀这个恶棍是有价值，是值得的，但是现在他觉得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他预感他的企图不能成功。他与自身的软弱进行争斗，但他隐约感觉到，这种软弱他无法克服。原来那种复仇、杀人和为国捐躯的壮烈心情，因为接触到了一个人，而云消雾散、无影无踪了。

大尉微微瘸着腿，嘴里吹着口哨，又回到了屋内。

法国人的夸夸其谈刚才还使皮埃尔心情愉快，这会儿却令他厌烦。他吹口哨，他的步伐，他卷小胡子的样子，这一切都令他生厌。

“我马上离开，不再同他说话了。”皮埃尔心想。他心里虽然这样想，但仍站在原地没有动。一种软弱无能的奇异感觉把他困在原地，他想走，但是走不动。

相反，大尉却异常高兴。在屋里来回转了两圈。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小胡子微微颤动，好像想起了什么可笑的事，心中暗自发笑。

“那个符腾堡上校其实挺可爱的！”他突然开了口，“他是个德国人，尽管如此，是个好小子，但还是个德国人。”

大尉在皮埃尔的对面坐下来。

“那么，您懂得德语啰？”

皮埃尔无言地望着他。

“德语怎么说，避难所？”

“避难所吗？”皮埃尔回答，“避难所德语叫‘恩特孔孚特’。”

“恩特孔孚特。”皮埃尔重复了一遍。

“恩特科孚，”大尉说，含笑的眼睛看了皮埃尔几眼，“这些德国人像傻瓜，皮埃尔先生，您说是吗？”

大尉高兴地叫道：“好，我们再来一瓶莫斯科红酒，让莫列尔再给我们烫一瓶。莫列尔？”

莫列尔送来蜡烛和一瓶红酒。在烛光下大尉看见皮埃尔脸上现出苦恼的神色，大为吃惊。仑巴尔表现出真诚的同情，走到皮埃尔面前，鞠了一个躬。

“有什么事令您不高兴？”他说，并拍了拍皮埃尔的手，“是我令您不高兴了吗？没有。您是对我有什么看法吗？”他一再问。“是不是当前的局势令您不高兴？”

皮埃尔并没有回答，但亲近地望着法国人的眼睛，法国人的同情让他兴奋。

“真的，先不提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我愿意和您交个朋友，我能为效劳吗？您尽管吩咐。我们是生死之交，我对您说的是心里话。”他把手按在胸口上说。

“谢谢。”皮埃尔说，大尉注视皮埃尔，就如同刚才知道德语避难所怎么讲的一样，他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笑容。

“好，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吧！”他兴致勃勃地说，斟满了两杯

酒。皮埃尔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仑巴尔饮尽了自己的一杯，又握了握皮埃尔的手，然后，忧郁地沉思着，臂肘放在桌子上。

“我的朋友，是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谁知我会从军，我会当龙骑兵大尉，替波拿巴——我们这样称呼他——效力呢。如今，我和他一起进了莫斯科。”他似乎是有意要讲一个感伤和漫长的故事所以慢慢说，“我的朋友，不瞒您说……我们是法国一个古老的望族。”

带着法国人特有的爽直和天真的坦诚，大尉向皮埃尔讲述了他的祖先、他的童年和成年，以及他的亲戚、财产和家庭。他的故事中，“我可怜的母亲”占了很大篇幅。

“不过，这一切只是生活的开端，生活的本质是爱情，爱情！您说对吗，皮埃尔先生？”他越讲越兴奋，“再干一杯。”

皮埃尔又干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倒上了第三杯。

“唉！女人啊女人！”大尉闪亮的眼睛望着皮埃尔，讲起爱情和他的恋爱史来。他的风流韵事很多，从他洋洋得意的俊美的脸上和津津有味地谈论女人的神态上，可以完全相信他所说的话。仑巴尔讲的恋爱故事都带有法国人当做爱情魅力和诗意的淫秽性质。但他描述得如此真切，使人确信他领略过爱情的全部魅力。他的讲述又把女人描述得如此迷人，使皮埃尔一直好奇地听着。

显然，这个法国人所迷恋的爱情，既不是以前皮埃尔对妻子那种庸俗低级的爱情，也不是他对娜塔莎的那种浪漫的爱情（仑巴尔同样蔑视这两种爱情，他认为前者是马车夫的爱情，后者是傻子般的爱情）。这个法国人所崇拜的爱情，主要是和女人的那种不自然的关系，再加感官的享受。

大尉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怎样爱上了一位迷人的三十五岁的侯爵夫人，同时又爱上了这位迷人夫人的女儿，一个十七岁的天真可爱的姑娘。母女俩相互谦让，结果是母亲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成全了女儿同自己的情人结婚。这事虽然早已成为过去，

但至今仍使大尉激动不已。然后他又讲了一段插曲，在同一台戏中，丈夫扮演了情人的角色，而情人却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他又讲了德国的几段喜剧情节，如避难所德语叫恩特孔孚特，在德国男人喜欢吃些泡菜，而年轻的姑娘们一头金发。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波兰，大尉记忆犹新。他红着脸，快速地做着手势，讲他如何救了一个波兰人的命（在大尉的讲述中，不断出现救命的情节），这个波兰人把他的富有魅力的妻子（精神上是个巴黎女人）托付给他照顾，自己则从军于法国军队。大尉很有运气，这个如花似玉的波兰女人要同他私奔。但秉性诚实的大尉，把妻子还给了丈夫，并且告诉他："我保全了您的性命，我还要保全您的名誉！"大尉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擦了擦眼睛，抖动了一下身体，好像在回忆这件动人的事情时要驱赶走自己的柔情似的。

皮埃尔静静地听着大尉的讲述，如同往常一样，在深夜或是酒后认真听一个朋友所讲的话。与此同时，他在内心中不知不觉地涌起一系列过去个人的故事。他听着这些爱情的故事，突然回忆起他对娜塔莎的感情，他回忆起这次恋爱情景，并与仑巴尔讲的事进行比较。皮埃尔一边听着恋爱和义务的矛盾，一边重温着最后一次在苏哈列夫塔楼旁与她相遇的细节。那次邂逅当时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一次也没有回忆过。但是现在他认为，那次会面有特殊意义，而且充满了诗意。

"皮埃尔伯爵，请您过来，我认出是您。"此刻她的声音又回响在他的耳边，他仿佛看见她的眼睛、微笑、旅行帽、一绺刘海……他觉得这一切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温情和激情。

大尉讲述完富有魅力的波兰女人的故事，问皮埃尔有没有体验过为爱情自我牺牲和嫉妒合法丈夫的感情。

听到这个问题，皮埃尔兴奋起来，抬起头来，觉得有必要讲讲自己的想法。他说，他对女人的爱情有些不同看法。他说，他这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现在仍然爱她，但是不能拥有这个女

人。

“瞧你！”大尉说。

皮埃尔接着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爱上了这个女人，但不敢想她，一是因为她年纪太小，二是因为自己当时是个没有地位的私生子。后来，他获得名誉和财富，仍不敢想到她，因为太爱她了，把她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高贵，当然也高于他自己。皮埃尔讲到这儿，问大尉懂不懂他的意思。

大尉做了个手势表示，即使他不太明白，也请他讲下去。

“柏拉图式的爱情，虚无缥缈……”他低声说。也许因为有几杯酒垫底，也许他需要找人倾诉心底的话，也许对方不认识他讲述的任何一个人，也许三者均有。皮埃尔的嘴没有了把门的，他那湿润的眼睛望着远处，嘴巴含糊不清地讲述着自己的全部故事：他的婚姻、娜塔莎同他最好的朋友的恋爱、她的变心，以及他同她的不太复杂的关系。被仑巴尔一问，他把原先想隐瞒的事情也说了出来，包括他的社会地位和姓名。

皮埃尔的话令大尉很吃惊，他非常有钱，在莫斯科他就有两套公馆。如今他抛弃了一切，却没有离开莫斯科，而隐姓埋名藏在这里。

他们一起走到街上，夜已经深了，明亮的夜晚充满着暖意。在房子左边，彼得罗夫卡街上冒出了莫斯科的第一把大火。右边的空中高悬着一轮新月，月亮的对面，是那颗与皮埃尔心中的爱情相联系的明亮的彗星。大门口站着盖拉西姆、厨娘和两个法国人。可以听见他们的笑声和彼此都听不懂的对话，他们都向城里的火光望去。

在一座大城市里，远处的火灾并不能令人生畏。

皮埃尔望着高高的星空、月亮、彗星和远处的火光，心中感到快慰。“啊，这有多好啊！我还要求什么呢？！”他想。他突然想到自己的企图，眼前一阵晕眩，同时感到恶心，他急忙靠住墙，以免自己跌倒。

没有和自己的新朋友告别，皮埃尔慢步走进大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沙发沙躺下，很快睡着了。

三　十

逃难的莫斯科居民和撤退的部队，在不同的道路上，怀着不同的心情，遥望着九月二日燃起的莫斯科的第一把大火。

那天晚上，罗斯托夫家的车队停在了距离京城二十俄里的梅基希村。九月一日，他们动身太晚，车辆和军队已把道路阻塞，他们又丢三落四，几次派人回去取，因此那天决定在距离莫斯科五俄里处过夜。第二早晨出发又不早，中途还行停了多次，结果只到达了梅基希村。当晚十点，罗斯托夫一家和跟他们同行的伤员分别住在这个村子中的几个大户和农民家中。罗斯托夫家的仆人、车夫和伤员的勤务兵伺候着主人，吃了晚饭，喂好了马，走上了台阶。

隔壁农舍中躺着耶夫斯基负伤的副官，他的腕骨折断，疼痛剧烈，呻吟不止。呻吟声音在静静的深夜听来令人胆战心惊。第一夜，这个副官同罗斯托夫家人同住在一个院子中，伯爵夫人因为呻吟声，一夜都没有合眼。因此到了梅基希村，她住进了一户贫困的农家，以便离这个伤员远一点。

在黑暗中，一个仆人发现，停在门外高马车上方另外有一处不大的火光。有一处火光早就发现了，大家都明白火灾发生在小梅基希村，是马蒙诺夫哥萨克放的火。

勤务兵说："弟兄们，又一处着火了。"

大家注视着远处的火光。

"听说，小梅基希村是马蒙诺夫哥萨克放的火。"

"不错，是他们干的。可这不是在梅基希村，还要远点。"

"看，是在莫斯科。"

两个仆人走下台阶，来到马车的一边，坐在踏脚上。

“这里要偏左一点，梅基希村在那边，不是一个方向。”

又来了几个人。

一个人说：“瞧，火烧得多猛！诸位，这是莫斯科的火，不是苏歇夫街，就是罗戈日街。”

谁也没有接他的话。大家默不作声地远望另一处的火焰，望了很长时间。

伯爵的跟班丹尼洛来到人群前，对米施卡喝道：

“你什么没见过，傻瓜一样……伯爵问起来，一个人也没有，赶快去把衣服收拾好。”

“我不过是去拿点水。”米施卡说。

“丹尼洛，你以为如何，这火是不是在莫斯科？”一个跟班问。

丹尼洛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好一阵，火光越来越大，蔓延到更广泛的区域。

“上帝保佑！……又刮风，又干燥……”又有一个人说。

“瞧啊，把一切都烧光了！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火光照得连寒鸦都看得见了。主啊！饶恕这些罪人吧！”

“可能能够扑灭。”

“是的，可是谁来扑灭？”一直沉默的丹尼洛说。他的语调镇静自如、从容不迫。“弟兄们，是莫斯科。”他说，“这位圣洁的母亲……”他的声音突然呜咽，接着传来了老年人的泣哭声。好像大家就是在等待这一说明，以理解这一火光的发源地。这时传出的是一片叹息声、祈祷声和伯爵老跟班的呜咽声。

三十一

跟班回到屋中，向伯爵禀报，莫斯科着大火了。伯爵穿上睡袍，出门观看。和他一起出去观看的还有尚未脱衣服的宋尼雅和

肖斯夫人。娜塔莎和伯爵夫人还留在屋内，彼嘉已经离开了家人，随团去三圣一修道院。

听到莫斯科着火的消息，伯爵夫人哭了。娜塔莎面色苍白，眼光呆滞，坐在圣像下的凳子上（她进来后一直呆坐在这里），她没有听见父亲在说什么，她倾听距离他们三间屋子但仍能听得见的副官的不断呻吟声。

"哦，太恐怖了！"宋尼雅从外面回来，身子冻僵了，心里害怕，说，"我想，整个莫斯科可能都着火了吧，火光咄咄逼人！娜塔莎，快过来看一看，从窗口就可以看见。"宋尼雅对表妹说，显然是想把她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但娜塔莎看了她一眼，仿佛没有听懂她的话，眼睛盯住炉炕的一角，纹丝不动。今天早上，宋尼雅不知怎么感到，安德烈公爵负伤的消息应该让娜塔莎知道，而且他现在就在车队中。这事使得伯爵夫人既气又恼，而娜塔莎从那一刻起变得呆若木鸡。伯爵夫人为此生宋尼雅的气，她很少这样做的。宋尼雅哭了，要求宽恕，为了弥补自己过失，不断来安慰表妹。

"你看，娜塔莎，烧得多么可怕！"宋尼雅说。

"烧什么？"娜塔莎问，"噢，是的，莫斯科。"

为了不使宋尼雅难堪并摆脱她，娜塔莎把头凑近窗口，茫然看了一眼，什么都没看见，又坐回原位。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她说，语气好像是在请求，不要再来打扰她了。

伯爵夫人和宋尼雅心里明白，莫斯科也罢，莫斯科的大火也罢，对于现在的娜塔莎来说都无关紧要。

伯爵返回到屋里躺下，伯爵夫人来到娜塔莎身旁，用手抚摸女儿的头，就像以前女儿生病时那样，然后又用嘴唇轻触她的前额，好像是想知道她是否在发烧，然后又吻了吻她。

"你受凉了，身子在打颤，最好还是赶快躺下。"她对娜塔莎

说。

“躺下？好的，我躺下，我这就躺下。”娜塔莎说。

那天早上，自从娜塔莎知道了安德烈公爵身受重伤，现在和他们一起同行时，开始她只是反复打听，他要到哪里去？他的伤情如何？有没有生命危险？她可以去看望他吗？他们的回答是，她不能见他，他伤的很重，但还没有危及生命。显然她没有相信这些话，但是她认定，无论她询问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她就不再追问，一路上，娜塔莎睁大眼睛，（伯爵夫人了解甚至害怕这双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角落里，现在又以同样的神情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她在考虑问题，她在作出决定。伯爵夫人明白这一点，但究竟作了什么决定，她猜不到。这一点上，令她害怕，使她苦恼。

“娜塔莎，脱衣服，宝贝，睡到我身边来。”（只有伯爵夫人一个人躺在床上，肖斯夫人和两个姑娘还是睡在了铺干草的地上了。）

“妈妈，不，我就睡在这儿，我睡地上。”娜塔莎生气地回答，她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副官痛苦的呻吟声从打开的窗户听得更加清楚。她把头伸向潮湿的夜空中，伯爵夫人看见，她抖动着身体，哭得很伤心。她知道安德烈公爵和他们同住在一个院子中，就在过道那边的小房子里休息。这悲惨的呻吟声使她泪流不止。伯爵夫人同宋尼雅交换了眼色。

“睡吧，女儿，睡吧，我的宝贝。”伯爵夫人说，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娜塔莎的肩膀。“去睡吧。”

“好的……我这儿就睡，马上就睡。”娜塔莎回答。她赶快解开衣服，解开裙带。她把连衣裙脱下，换上了短袄，盘腿坐在地铺上，把又短又乱的长发理到前面，重新编好。她用细长的手指熟练地把辫子解开，又利索地重新编好。娜塔莎习惯性地把头从这里转向那里，但那双眼睛始终都睁的圆圆的，直愣愣地盯着前边。她穿好睡衣，走到临近门的草铺上轻轻躺下。

宋尼雅说:“你睡中间,娜塔莎。”

“不,我就躺在这儿。”娜塔莎说,“您也睡吧。”她烦躁地说,把头埋进枕头里。

伯爵夫人、肖斯夫人和宋尼雅赶忙也都脱下衣服睡下。屋里只剩下一盏神灯点着微亮。但户外因为两俄里外小梅基希村的大火映得通亮,从被马蒙诺夫哥萨克砸毁的酒店中,从大街小巷中传来的市民喝醉酒的喧闹声,还有副官悲惨的不断呻吟声,一切都能听得见。

娜塔莎静静地听着这里里外外发出的声音,一动也不动。她听见了母亲的祈祷声和叹息声,和母亲身下床板的咯吱声;肖斯夫人均匀的鼾声;宋尼雅轻轻的呼吸声。伯爵夫人喊了一声娜塔莎,没有回答。

“她大概睡着了,妈妈。”宋尼雅低声回答。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下子,又喊了一声,仍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娜塔莎听见了母亲均匀的呼吸音,娜塔莎还是丝毫不动。她的一只脚伸在了被子外面,已经快冻僵了。

一只蟋蟀在墙缝中间叫了起来,好像是在唱战胜一切的凯歌。在远处一只公鸡啼鸣,附近几只也立刻响应。酒店里的喧哗已经结束,只有副官的呻吟声更清楚了。娜塔莎坐起身来。

“宋尼雅!你睡着了吗?妈妈!”她低声叫着,没有人回答,娜塔莎小心翼翼、动作缓慢地站了起来,画了个十字,她那柔嫩的光脚小心地踩在肮脏冰冷的地板上,地板发出了咯吱一声响,她迅速地迈开步子,像只小猫一样跑了几步,抓住了冰凉的门手把。

她感到有一个硬物均匀地敲打着四周的墙壁。原来是她那颗因恐惧、紧张和激动而剧烈跳动的心脏。

她打开门,跨过门槛,踏在了寒冷潮湿的门廊泥地上,一股冷气扑面而来令她神清气爽。她的光脚碰上了一个躺在地上睡觉的人,她跨过了这个人,打开了安德烈公爵躺着的屋门。屋内

光线很暗，后面屋角内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有一支很粗的蜡烛放在凳子上。

自从早上娜塔莎得知安德烈公爵受了重伤并且正和他们同行的时候起，就决心要见见他。她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见他，而且见面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她还是决心一定要见他。

在整整一天中，她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夜里和他相见。现在时候到了，她内心又因马上就要见到他而感到不安。他伤势如何？他还剩下什么？他是不是同那个呻吟不止的副官一样？是的，他可能就是这样。在她的想像中，他就是那可怕呻吟的化身。她看见屋角有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并把被子底下支起来的膝盖当成了他的肩膀，她把他受伤的身体想像得惨不忍睹，以至于把她吓得停住了脚步。但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又将她向前推。她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向前迈去，走到堆满东西的小农舍中间。屋子里圣像下的长凳子上躺着一个人（是基莫兴），地板上还躺着两个人（是医生和跟班）。

跟班坐起来，低声嘀咕了几句。基莫兴腿伤痛得很厉害，没有睡着。他睁大眼睛瞧着那身穿白衬衣、睡袄，头戴睡帽的奇怪的女孩。跟班睡意朦胧，恐惧地问："您是谁？有什么事？"这些促使娜塔莎加快脚步，走向那边躺着一个人的角落。不管这个人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她也一定要见到他。她从跟班的身边走过，点着的蜡烛倒了下去，她清楚地看见安德烈公爵双手放在被子外面，从外表看，他的模样和平日没有什么变化。

他的模样没有发生变化，但他那发烧的脸庞，兴奋地瞪大的亮晶晶的眼睛，尤其是他那从衬衫翻领中暴露出来的孩子般的柔嫩的脖子，更显得他天真无邪。这模样她以前从安德烈公爵身上没有发现过。她来到他面前，敏捷地跪了下来。

他微微一笑，向她伸出一只手。

三十二

在鲍罗金诺急救站中，过了整整七天，安德烈公爵才逐渐恢复了知觉。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听医生说，高烧和受伤部位的炎症会夺走他性命。到了第七天，他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块面包，喝了几口茶。医生发现他的热度开始下降。那天早上，他逐渐恢复了知觉。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夜，天气比较暖和，安德烈公爵就睡在了马车上过夜。到了梅基希村，安德烈公爵要求把自己抬下来，他想喝点茶。抬起脖子时不小心引起的剧痛，使安德烈公爵大声呻吟，痛得他又失去了知觉。他被抬到行军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后来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低声问："茶呢？"他想起生活中这样的小事，令医生感到惊讶。他摸了摸脉搏，发现脉搏好转，感到又惊奇又不满。因为医生根据他自己多年临床经验断定，安德烈公爵伤势过重，不可能再活下去了。如果再拖一段时间，只会增加伤员的痛苦。在鲍罗金诺战役中安德烈公爵团中的红鼻子少校基莫兴腿部也负了伤。他们会合在莫斯科，被一起运走。跟着他们同行的还有医生、公爵的跟班、他的马车夫和两名勤务兵。

他们给安德烈公爵送来了茶，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用发烧的眼睛望着房门，似乎竭力想要搞明白，并且回忆起什么来。

"不要了。基莫兴在这里吗？"他问，基莫兴应声从凳子上爬到他眼前。

"大人，我在这儿。"

"伤势怎么样了？"

"我吗？没什么。您好些了吗？"

安德烈公爵又沉默起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

"书搞到了吗？"他问。

“什么书？”

“《福音书》！我想看这本书。”

医生答应替他找一本来，并问他感觉如何。安德烈公爵勉强而冷静地回答着医生的各种提问。然后说在他身下需要放一个垫子，因为他觉得难受，伤口痛的很厉害。医生和跟班揭开他身上盖着的军大衣，闻见了伤口腐烂发出的恶臭，皱着眉头，查看了一下伤口。医生对原来的包扎不满意，重新换了绷带，把伤员翻过身来，这一动痛得他大叫起来，失去了知觉。他不断说胡话，不断要求把《福音书》给他拿来，放在他身子底下。

“这费你们什么事！”他说，“我没有这本书，你们找一本去，在我身边放一会儿。”他可怜兮兮地说。

医生来到门廊里洗手。

“哼，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家伙。”医生责备正在给他倒水洗手的跟班说，“我只不过是稍一疏忽，你们就让他把伤口压住了。这是非常疼痛的，他怎么受得了呢？”

“耶稣基督在上，我们好像是垫过的。”跟班说。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搞明白了他是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他想起了他的伤，怎样负的伤，以及马车停在梅基希村时，他要求把他抬进小屋的情景。疼痛又使得他再次昏迷过去，后来在小屋中喝了点茶，又恢复了知觉。他回想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尤其清晰地记起急救站中的情景。当时他所看到、所遭遇的是人类所不喜欢的痛苦，但他又产生了新的幸福的念头。这念头虽然模模糊糊，但如今却清晰洋溢在他的心灵。他记起他现在有了新的幸福，而这新的幸福是同《福音书》紧密联系的。所以他要一本《福音书》。但他们不小心让他压住伤口和重新将他翻身又使他疼痛得失去了知觉。第三次清醒时，已是夜深人静之时，周围的人都睡着了。一只蟋蟀在门廊外面啼叫，街上有人叫嚷和唱歌，蟑螂在桌子上和圣像上沙沙爬行，一只秋天的大苍蝇在他的床上和身边大蜡烛周围飞舞着。

他的精神有点失常，一个健康的人通常能够同时思想、感觉和回忆起许多事情，不过他还有能力辨别一种思想和现象，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一个健康的人能从沉思默想中醒悟过来，对进来的人打招呼，然后又能返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安德烈公爵的脑子在这方面有点不正常。他的思维比原先更加活跃，更加清醒，但不受自己意志所支配。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和概念。有时，他的思想空前活跃，清晰而深刻，这是在健康的时候做不到的。但思维一旦被一件意外的事情打断，就返不回原来的思路上来了。

“是的，在我眼前展现的是一种无法从人身上夺走的幸福。”他躺在宁静而阴暗的小屋中沉思，一双发热而呆滞的大眼睛望着前方。“这是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超越物质影响的幸福，一种心灵的幸福，一种爱的幸福！人人都知道它，但认清和决定它的只是上帝。那么，上帝究竟是怎样规定的这种法则？为什么儿子……”思想突然被打断了，安德烈公爵听见（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听见）一个柔和的低语声不断反复说：“劈基——劈基——劈基”和“基——基”，接着又是“劈基——劈基——劈基”，又是“基——基”。在这低低的乐声中，安德烈公爵感到，在他的脸上，在脸的正中，升起了一座由钢针和木条构成的虚无缥缈的奇怪的建筑物。他觉得（虽然没难受）应该竭力保持平稳，避免这座建筑物倒塌，但是它还是倒塌了，后来又在那均匀低调音声中缓缓升起。“升起来！升起来！不断地升起来！”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地说。他倾听着低语，感觉建筑物不断在升起，偶尔看见蜡烛周围的一圈红光，听见蟑螂的沙沙声和一只苍蝇碰撞枕头和他脸庞的嗡嗡声。每次苍蝇碰撞他的脸，都给他一种灼热的感觉。但同时他又感到奇怪，因为苍蝇撞他脸上的建筑物，却没有把它撞倒。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就是门口有一个白色的狮身人面像，它也在向他挤来。

“这也许是放在我桌子上的衬衫。”安德烈公爵心想，“而这

是我的腿，那是门。但为什么老是升——升，老是劈基——劈基——劈基，基——基，劈基——劈基——劈基……”

“够了，停止吧，停下来吧。”安德烈公爵痛苦地请求。突然他的思想和感觉又变得非常清晰和活跃。

“是的，爱。”他又十分清楚地明白了，“但不是那种出于什么目的，为了什么缘故而产生的爱，而是那种在我临死前第一次体验到的爱，那种就是敌人也能产生的爱，我体会到的这种爱发自心灵深处，它不需要爱的具体对象。我现在体验到了这种幸福。爱别人，爱仇人，爱一切人，爱无所不能的上帝。用人间的爱去爱最亲爱的人，用上帝的爱去爱仇恨的人。因此，当我真心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体验到了极大的幸福。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人间的爱可以由爱变成恨，但上帝的爱是永恒的。无论任何事情都不能把它消亡。它是心灵的本质。我一辈子恨过许许多多的人，对所有的人，我都没有像对她那样爱过和恨过。他清楚地想起活生生的娜塔莎，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想到喜欢她的美丽娇媚，而是第一次想到她的心灵。他理解她的感情、她的痛苦、羞愧和悔恨。现在他第一次知道他拒绝她是多么的残忍，和她决裂是多么地残酷。但愿我有机会再与她相见，再看看她的大大的眼睛说……”

“劈基——劈基——劈基，基——基，劈基——劈基——劈基——砰！”一只苍蝇又撞了上来。……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另一个现实和另一个昏迷的世界。那里正在发生一件特别的事，在这个世界中，建筑物还在升起并没有倒塌，还有什么东西在扩展，蜡烛依然发着一团红晕，那个衬衫般的狮身人面像还躺在门口。除此之外，听到咯吱一声响，有一股凉风吹了进来，还有一个新的白色狮身人面像出现在门口。这个狮身人面像有他想像中的娜塔莎苍白美丽的脸和亮晶晶的大眼睛。

“唉，总是昏迷不醒真是痛苦万分！”安德烈公爵心想，竭力想从脑海中驱除这张脸。而这张脸却更加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眼

前，而且越来越近。安德烈公爵想返回原来纯属幻想的世界中去，但是他无能为力，他又昏迷过去。轻轻的低语又在他耳边响起，有一个东西唤醒他，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安德烈公爵竭力想清醒过来，他的身子动一动，突然耳鸣起来，他就像是一个落水的人，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过来时，那个活生生的娜塔莎，那个他最新觉悟到的上帝万能的爱去爱的娜塔莎，就跪在他的面前，他明白这是真正的娜塔莎，他没有觉得惊讶，心中非常高兴。娜塔莎跪在他的面前，恐惧而木然地看着他，克制着就要爆发的恸哭。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只有嘴角在微微颤动。

安德烈公爵轻轻地舒了口气，微微一笑，伸给她一只手。

"是你？"他说。"真是太幸福了！"

娜塔莎敏捷而小心地移动膝盖凑近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他的手，弯下腰去，嘴唇轻轻地接触到他。

"原谅我！"她抬起头来低声说，眼睛看着他。"请原谅我！"

"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

"原谅我……"

"原谅什么事？"安德烈公爵问。

"原谅我所做的……事。"娜塔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一再轻轻地吻他的手。

"我比以前更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同时托起她的脸，想要看清楚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饱含着幸福的泪水，羞愧、同情、快乐而深情地望着他。娜塔莎憔悴苍白的面孔、嘴唇浮肿，不仅不好看，模样还有点可怕。但他看到的只是那双亮晶晶的美丽眼睛。有人在他们身后说话。

跟班彼得这时醒了，便唤醒医生。基莫兴因为腿痛一直没有睡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早就看见了，缩在凳子上，竭力用被单裹住自己没穿衣服的身子。

“发生了什么事？”医生从床上坐起来，问。“小姐，请您走吧。”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伯爵夫人发现女儿不见了，就派使女来找。

娜塔莎像是一个梦游病患者，在睡梦中被人唤醒。她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失声痛哭。

从那天起，在罗斯托夫一家的旅行中，每到一处休息或过夜，娜塔莎总是寸步不离负伤的安德烈。医生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料到一个姑娘如此坚强，照顾伤员是如此尽心尽责。

尽管伯爵夫人想到安德烈公爵有可能死在女儿的怀抱中（听医生讲，很有这个可能），就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她又无法禁止娜塔莎做这做那。负伤的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现在关系亲近，要是他能够康复，两个人可能恢复婚约，但是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尤其是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本人。因为生死未卜的问题不仅有在于安德烈公爵身上，也有在于整个俄罗斯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任何问题也无暇顾及了。

三十三

九月三日，皮埃尔睡得很晚。他觉得头很痛，睡觉时因为没有脱衣服，使他睡得不舒服。心里则隐约地感到昨天做了件可耻的事情，那就是同仑巴尔大尉的谈话。

时针指到十一点，但户外仍然阴暗。皮埃尔擦了擦眼睛起床，看见了那支有雕花柄的手枪又被盖拉西姆放在了写字台上。皮埃尔记起了这是在什么地方，今天他准备做些什么事。

“我是不是起晚了？”皮埃尔心想。“不会的，他不会在十二点以前进莫斯科的。”皮埃尔没有再多思考什么，立即动身行动。

他整理身上的衣服，拿起手枪，准备外出。这时他才想到，怎

样带枪出去，总不能拿在手中吧。那件宽大的农民外套也藏不住这支大手枪。捶在腰带里或者夹在胳肢窝中，都会被人发现。还有，手枪的子弹已经完了，也没来得及重装。“没关系，匕首也行。”皮埃尔自言自语，虽然他在考虑自己的计划时就认为，一八〇九年，那个大学生的失误在于他是用匕首暗杀拿破仑。不过，皮埃尔的主要目的似乎并在于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是在于实施行动和加强自信；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图谋，而是千万百计想办法去实施。他急忙找出在苏哈列夫塔楼一起购买的那柄带绿鞘、有缺口的钝匕首，把它藏在背心下面。

皮埃尔在外衣上系了一条腰带，把帽子拉得很低，竭力不出任何声音，避免碰见那个大尉，他穿过走廊，来到街上。

他昨天晚上十分平静地观察过火灾，一夜之后，大火蔓延开来，到处都在燃烧。同时燃烧的有车市街、莫斯科的河滨区、商场、厨司街、莫斯科河上的木船和陶罗戈米洛夫桥边的木材市场。

皮埃尔穿过小巷来到厨司街，又从厨司街来到阿尔巴特街的尼古拉显灵堂。他早就决定在那里做要干的事。大部分房子的门窗都是关闭的。大街小巷也难寻人迹，空气中夹杂着焦味和烟气。有时偶尔见到神色慌张的俄国人，也可以见到一些不是城里人，还露出军人派头的法国人在大街上走着。俄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他们都惊讶地看着皮埃尔。俄国人打量皮埃尔，除了他身高体胖、神色忧虑外，还搞不明白他属于哪个阶层的人。法国人惊讶地注视他，是因为他有别于其他俄国人，其他俄国人都是恐惧好奇地注视法国人，而他却根本不理睬法国人。在一座房子的大门口，有三个法国人向不懂法语的俄国人解释什么事，他们挡住皮埃尔，问他懂不懂法语？

皮埃尔摇了摇头，继续向前走。在一条小巷中，一个站在绿色弹药箱旁边的哨兵向他吆喝。直到听见第二次严厉的吆喝时，皮埃尔才明白他应该绕行。周围的一切他都没有听见，也没有看

见。他怀着自己的目的,好像是怀着一件可怕而生疏的什么事,慌慌张张,提心吊胆地走去,惟恐失去它们。但命中注定皮埃尔不能把这种心情保持到目的地。另外,就是在路上不受任何干扰,他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企图,因为拿破仑早在四个小时以前,已经从陶罗戈米洛夫门外出发,经过阿尔巴特街,到达了克里姆林宫,此时正心绪不宁,坐在克里姆林宫中的沙皇办公室内,发布扑灭火灾、防止抢劫和安定民心的详细的紧急命令。但这一切皮埃尔并不知道,他一心考虑的是当前的行动,他感到痛苦,就像固执地坚持要做力不从心的事情的人一样,他之所以力不从心,不是因为目标太高,而是由于目标同他们的个性格格不入。他担心自己在关键时刻下不了手,因而主要是不自信。

他看不见也听不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凭着本能行走,在通向厨司街的众多小巷内并没有迷路。

皮埃尔越接近厨司街,发现烟气越重,而且就越感到大火的热度。有时火舌从房顶窜出来。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面部表情也越发紧张。皮埃尔发现周围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火场。皮埃尔沿着一边通厨司街、另一边邻接格鲁吉亚公爵府花园的一大片空地的小路走去。突然他被身边发出女人绝望的哭声惊醒,停住脚步,抬头观望。

小路旁,在落满灰尘的枯草地上散乱着一堆堆生活用品:羽绒褥子、茶几、圣像和箱子。箱子旁边,一个坐在地上的中年妇女,她长着暴牙,身着黑色外衣,头戴一顶睡帽,她正摆动着身子,边泣边诉。两个十到十二岁的女孩,身穿肮脏的连衣裙和外衣,面色苍白,惶恐地望着自己的母亲。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身穿厚呢外衣,头戴别人的帽子,在老保姆怀中啼哭着,一个肮脏的赤足使女坐在箱子上,解开浅黄色的发辫,放下烧焦的头发,在鼻子底下闻。那个中年女人的丈夫是个矮小的驼背,身穿文官制服,蓄着圈形络腮胡子,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光滑的鬓角从帽子下露出来,面色呆滞没有表情,正移动叠在一起的箱子,从底下

露出几件衣服来。

那女人一见皮埃尔，几乎是扑倒在他的脚下。

“亲人哪，正教徒啊，帮帮忙吧，救救命吧，好人哪！……哪一位帮帮忙啊！”她边哭边诉，“女儿……小女儿：……我把小女儿丢了！……烧死了！……呜……呜！我苦苦把你养这么大……呜——呜！”

“别这样，玛丽雅！”丈夫对妻子劝阻说，显然是要在旁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一定是姐姐把她带走了，要不然，她会去哪里呢？”他补充说。

“木头！坏蛋！”女人突然停住了哭泣，大骂起来，“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如果是别人，早从火海中把她救出来了，你是木头，不是人，不是父亲。您是位贵人，”女人一边哭，一边急急地拉住皮埃尔对他说，“火在旁边烧起，向我们扑来。丫头叫道：起火了！我们慌忙收拾东西，我们逃了出来……这些是抢出来的东西……圣像、我陪嫁的床，别的全丢了。我们带着孩子们出来，可卡嘉不见了。哦！主啊！哦——哦——哦！”她又痛哭起来。“我的孩子，我的宝贝，烧死了！烧死了！”

“那她在哪？留在哪里了？”皮埃尔问。女人从他那关心的神态中明白他能够帮助她。

“老爷！好老爷！”她抱住他的腿，哀求道：“恩人，您就让我放心吧……阿尼斯卡，贱货，给这位老爷领路去！”她对使女大声吆喝着，怒气冲冲地张着嘴，把她的长板牙暴露得无遮无掩。

“领我去，领我去……我去。”皮埃尔连忙表示说。

从箱子后面走出一个肮脏的使女，理了理辫子，叹了一口气，迈开笨拙的光脚沿着小路在前面带路。皮埃尔仿佛从沉重的昏睡中苏醒过来。他昂起头，眼睛里焕发出生气勃勃的光彩。他快步跟着使女，走到厨司街。整个街都弥漫着浓密的黑烟。一条条火舌从黑烟中窜出。一大群人挤在火场周围。街道当中站着一个法国军官，正向周围的人解释什么。皮埃尔在使女的带领

下，向法国军官站着的地方走去，但被法国士兵挡住。

“这里不准靠近。”有人对他嚷道。

“叔叔，这儿来！”使女说。“我们可以走小巷，通过尼古林街过去。”

皮埃尔转回身，有时跑几步才能跟得上使女，她跑过一条街，朝左边拐进小巷，穿过三座房子，向右拐进大门。

使女说：“就在这儿。”接着跑过院子，打开木栅门站住，指给皮埃尔看的是一所正燃烧着熊熊火焰的木头小厢房。木厢房的一边已经倒塌，另一边正在燃烧，火焰从窗户和屋顶窜出来。

皮埃尔走进栅木门，立即被炽热的空气包围，不由自主地止住了步。

他问：“哪一座是你们的房子？哪一座？”

“啊呀！”使女指着厢房叫起来。“就是那一间，那一间就是我的房子。烧死了，我们的卡嘉，我们美丽的小姐，哎呀！”阿尼斯卡一看见大火，觉得应该表示她的感情了，就哭了起来。

皮埃尔冲进屋子，热气逼人，他不由得围着屋子转了一个圈，来到一座大房子前面。这座房子的顶部已经起火，旁边有一群法国兵。皮埃尔看见那些法国兵在抢什么东西，开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发现前面有个法国人用一个钝短刀在砍一个农民，还从农民的手中抢走一件狐皮大衣。皮埃尔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抢劫，但他没有时间想什么。

爆炸声、墙和天花板的倒塌声，腾腾火焰的呼呼声和咝咝声，人们激动的叫嚷。房屋里时而乌烟浓密、时而火光腾跃、夹杂着火星的烟云，有些地方像一束干柴燃起的烈火，有些地方像金色鱼鳞在墙上蔓延的火焰，咄咄逼人的热气，浓烟和人们紧张的抢险——这一切对皮埃尔产生的是火灾通常给人的影响——强烈的刺激，看到了这场大火，皮埃尔突然觉得摆脱了沉重的包袱。他觉得自己变得年轻、坚强、灵巧和坚毅。他从大房子这边绕过去，向还未倒塌的屋子部分跑去。突然听见有人在喊叫，接

着一个沉重的东西落在身边炸裂了。

皮埃尔抬头一看，只见房屋里有几个法国兵，把装满金属品的五斗橱抽屉扔下来，另外，几个法国兵向抽屉走去。

“你这个家伙跑来干什么！”一个法国兵对皮埃尔吆喝道。

“这屋子里有个孩子，您们发现了吗？”皮埃尔问。

“你在说什么？滚开！”有几个喝道。一个法国兵好像是怕皮埃尔和他们一起抢抽屉里的银器和铜器，向前走了一步向他威胁。

“一个孩子？”有个法国兵在里面大声说，“我听见来自花园的哭声，说不定就是他的孩子。我说，讲点人道，大家都是人……”

“孩子在哪？孩子在哪？”皮埃尔问。

“这儿！这里！”法国人从窗口向他喊，用手指指屋子后面的花园。“等一下，我就来。”

没一会儿，果然有个长着黑眼睛、脸上有个黑痣的法国人只穿着一件衬衫，从窗子里跳出来，拍一下皮埃尔，同他一起向花园跑去。

“快，你们快点。”他向法国兵喊，“火烧过来了。”

法国人跑到屋后铺着沙子的甬道上，拉住皮埃尔的手，指给他看一个圆形的场地。一个长椅底下躺着一个穿粉红衣服的三岁左右的女孩。

“唉，那就是您的孩子。啊，是个小女孩，真是太好了。再见，胖子。我说，得有点人情味，大家都是人吗。”脸上有黑痣的法国兵向同伴那儿跑去。

皮埃尔兴奋极了，跑到小女孩身旁，想把她抱起来。但这个患有瘰疬症、相貌和母亲一样难看的小女孩看见陌生人就一面大叫着，一面跑开。皮埃尔把她一把抓住，抱在怀里。她拼命地狂叫，拼命推开皮埃尔的手臂，她那流着口水的嘴乱咬。皮埃尔感到一阵恐怖和厌恶，就像抓住的是一个小动物一样。皮埃尔使

劲抱住小女孩不让她挣脱，把她抱回大屋子里。但原来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使女阿尼斯卡已不在那里等候了。皮埃尔又怜悯又厌恶地小心抱着痛哭流涕、拼命挣扎的小女孩，跑过花园，寻找别的出路。

三 十 四

皮埃尔抱着小女孩绕过了一些房子和小巷，跑回厨司街转角处的格鲁吉亚公爵花园那儿，他简直认不出刚才离开的这个地方了。因为那儿挤满了人，堆满了从屋子里拖出来的家具杂物。除了带着东西从大火中跑出来的几家俄国人外，这里还有几个穿着不同服装的法国人。皮埃尔没有去答理他们，急急忙忙地寻找那个官吏，想把他们的女儿交还给她，自己还可以再去救别人。皮埃尔觉得，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得抓紧时间。皮埃尔被大火的热气蒸灼加上自己的来回奔跑，这时比刚才跑去救孩子时更加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时女孩已经安静下来，两只小手抓住皮埃尔的外衣，坐在他的手臂上，像一只小动物似的向四周观望。皮埃尔偶尔对她望望，微微一笑。他觉得他在这张恐惧的病态小脸上看见了天使般纯洁可爱的神态。

原来的地方已经找不到那个官吏，也找不到他的妻子。皮埃尔快步在人群中间穿行，在人群中寻找孩子的父母，不由得他注意到一个格鲁吉亚或者亚美尼亚家庭，其中包括一个身穿新羊皮袄和新靴子的东方脸型的俊美老人，一个同一脸型的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皮埃尔发现这个年纪很轻的女人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美女，她生有两条弯弯的黑眉毛，一张嫩红的美丽面孔，但面无表情。她身穿很阔气的缎子外套，头上包着鲜艳的紫色头巾，在广场堆满杂乱物中，和人群中间就像是一颗抛在雪地上的娇嫩的热带植物。她坐在老妇人身后的包裹上，她那双黑色动人

的眼睛覆盖着细长的睫毛，一动不动地望着地面。显然，她知道自己长得很漂亮，并因此提心吊胆。她的美丽使皮埃尔感到惊讶。他匆匆沿着栅栏走过，几次回头看她。皮埃尔走到栅栏旁，还是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他停住脚步，向四处寻找。

皮埃尔抱孩子的模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周围聚集了几个俄国男人和女人。

有人问他：“先生，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人？您是位老爷，对吗？这是谁家的孩子？”

皮埃尔回答说，这是一个穿黑外套女人的孩子，刚才她带着孩子坐在这里。他问有没有知道她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

“大概是安斐罗夫家的。”年老的助祭对一个麻脸女人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他用习惯的低音说。

“怎么会是安斐罗夫家的！”那个女人说。“安斐罗夫家一早就走了。她不是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家的，就是伊凡诺娃家的。”

“他说是个女人，可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是个贵妇人。”一个家奴说。

“你们认识她吗？她长得很瘦，牙很长。”皮埃尔说。

“那就是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他们去花园了，刚才那些狼窜到这里来。”她说着指指法国兵。

“哦，上帝保佑。”助祭又说。

“您从这里走，他们在那里。就是她，她伤心死了，一个劲地哭。”那个女人说，“就是她，往这里走。”

这时皮埃尔并没有注意听那女人的话。他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发生在几步外的事。他看见有两个走近亚美尼亚家庭的法国兵。其中一个，矮小灵活，身穿一件蓝色大衣，一条绳子系在腰上。他头上戴着一顶睡帽，光着脚。皮埃尔对另一个人感到奇怪，他身材瘦长，有点驼背，头发浅黄，动作迟缓，神态像个白痴。他身上穿着粗呢外套、蓝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高筒皮靴。小个子

法国人光着脚，身穿蓝色军大衣，走到亚美尼亚人面前，说了几句话，立即抓住老头儿的双脚。老头儿急忙脱下靴子。那个穿粗呢外套的法国人，在亚美尼亚美人面前站住，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一动也不动，默默地望着她。

“抱走，把孩子抱走。”皮埃尔对那个女人下命令，同时把孩子递给了她。“你交给她们，你去交给他们！”他几乎是在向那个女人大声喊叫，同时把哭哭啼啼的小女孩交给了她。接着又回过头来看法国兵和亚美尼亚家庭。老头儿已经赤脚坐在了地上。小个儿法国人拉下他的另一只靴子，把两只靴子相互拍打着。老头儿一边抽噎，一边说着什么，但皮埃尔只是对他瞥了一眼。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穿粗呢外套的法国人身上。这时，那个法国人慢慢地摇晃着身子，走到那个年轻女人面前，两只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抓住她的脖子。

亚美尼亚美人坐在那里一动没动，垂下长长的睫毛，好像没有看见，对士兵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反应。

皮埃尔朝着法国人跑了过去，那个穿粗呢外套的瘦长抢劫犯已拉下雅美尼亚年轻女人脖子上的项链，那个女人双手抓住自己的脖子尖声叫着。

“放开这女人！”皮埃尔狂怒地大声叫着，抓住那瘦长驼背法国人的肩膀，一把推开他。那个法国兵倒在地上，爬起来跑了，但他的伙伴丢下靴子，拔出短刀，走了过来，威胁皮埃尔。

“喂，喂，别胡来！”他嚷道。

皮埃尔气愤得忘记了一切，浑身上下都是劲。他朝着那赤脚的法国兵扑了上去，没等那个法国兵拔出短刀，就被他一拳打到在地，接着又用拳头揍他。周围人群中发出了阵阵的喝彩声，这时街角出现了一对法国枪骑兵。枪骑兵奔向皮埃尔和那个法国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后来发生的事情，皮埃尔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他揍了一个人，人家又揍了他。最后他的双手被缚住，一群法国兵站在他周围，搜他的衣服。

“中尉,他有一把刀。”这是皮埃尔听懂的第一句话。

“哦,武器!”军官说,转身与那个同皮埃尔一起逮捕的赤脚法国兵说话。

“好,好,你去法庭上辩解吧。”军官说。然后他转过身来问皮埃尔:“你懂法语吗?”

皮埃尔用充血的眼睛向四周看了看,没有说话。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军官低声说了几句话,有四名枪骑兵离开了队伍,围住了皮埃尔。

“你会说法语吗?”军官与他保持了一定距离,又问。“叫翻译来!”一个穿俄国人便服的矮个子人从行列中骑马跑出。皮埃尔从他的服饰上和他的语言中马上认定他是莫斯科一家商店的法国人。

“他不是一个普通居民。”翻译望了望皮埃尔说。

“哦,哦,他好像是一个纵火犯。”军官说,“问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加了一句。

“你是干什么的?”翻译问。“你回答长官的提问。”

“你们不用知道我是谁,我不过是你们的俘虏,把我带走吧!”皮埃尔突然用法语说。

“哦,哦!”军官皱起眉头,说,“开步走。”

人群围住枪骑兵。那个抱着女孩的麻脸女人离皮埃尔最近。等枪骑兵一离开,她就走到前面。

“我的好心人,他们这是要把你带到哪去啊?”她说,“女孩,这女孩,叫我把她往哪儿送,如果她不是他们的孩子我该怎么办。”麻脸女人说。

“她要做什么?”军官问。

皮埃尔像喝醉了酒似的,一看见他救出的小女孩,更加兴奋。

“她想做什么吗?”皮埃尔说,“她抱的是我的女儿,我从大火中把她救了出来。”他说,“再见!”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

脱口编出这么几句没有目的谎话来，接着就雄赳赳地夹在法国兵中间大踏步走去。

这队法国枪骑兵是奉杜洛奈边防司令的命令，巡逻莫斯科街道的巡逻队之一。它的目的是制止抢劫，特别是要逮捕放火犯。因为根据法国高级官员当天发表的意见，他们是引起火灾的根源。巡逻队经过了几条街，又逮捕了五名俄国嫌疑犯、一个小商人、两个神学院学生、一个农民、一个家奴和几个抢劫犯，但皮埃尔是所有嫌疑犯中嫌疑最大的一个。全体人犯被带到祖波夫堡一座临时充当拘留所的大屋子里，而皮埃尔则受到严格的单独监禁。

第四卷

第一部

一

此时，鲁勉采夫派、亲法派、玛丽雅太后派、皇太子派这些彼得堡最上层的派别以及其他各派，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活动，而宫廷里的帮闲照常是乱搅一气。但彼得堡的生活依旧是歌舞升平、醉生梦死；要透过这样的生活来认清俄国人民面临的危难和险境，必须要下一番功夫不可。皇帝依旧上朝，舞会依旧开，法国剧院依旧灯火辉煌，达官贵族们的兴趣依如往昔，权势之争和勾心斗角依然如故。惟有在最上层，有人极力提醒注意目前的困境。人们私下谈论，俄国的处境如此艰难，两位皇后却各怀心腹事。太后玛丽雅所关心的只是她庇护的慈善机关和教养机构，并早已下旨往喀山迁移这些机构，许多设备都已打点妥当。伊丽莎白皇后则出于俄国人的爱国精神，回答那些请示她的人们的问题时说，因为一切都由皇上决定，她无权干涉政府部门，至于她自己，将是离开彼得堡的最后一个人。

鲍罗金诺会战的那一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六日，安娜·舍勒家的晚会和往常一样举行，而晚会的高潮则是朗诵主教大人奉献给皇上圣谢尔基神像时所写的那封信。这封被奉为爱国言辞楷模的信将由著名朗诵家华西里公爵亲自朗诵（他常为皇后朗诵）他的朗诵以嗓音洪亮、婉转悠扬而闻名。他的朗诵时而激情高昂，时而哀怨缠绵。至于何时激情高昂，何时哀怨缠绵，没有什么规则，完全随他的意。正如安娜·舍勒家举办的所有晚会一样，这次朗诵也具有政治意义。将会有几位显赫人物光临那天晚

会，安娜·舍勒邀请他们的目的是想唤醒他们的爱国精神，以他们去法国剧院一事感到耻辱。客人大多已到，但安娜·舍勒还没有看到他邀请的重要人物出现在客厅里，所以朗诵仍未开始，人们都在随意地聊着天。

海伦伯爵夫人生病是彼得堡最新的热门话题。据说，几天前她忽然卧床不起，错过了几次显示她迷人风采的晚会，又听说她不愿见任何人，只请了一位意大利医生采用新的医疗方法替她治病，而没有找那些一直为她治病的彼得堡名医。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美丽的伯爵夫人的病因，就是不能同时嫁给两个男人，而这位意大利医生的治疗就是解决这种障碍。由于安娜·舍勒站在客厅里，所有的人都显出一副毫不知晓内幕的样子。

“听医生说可怜的伯爵夫人得的是心绞痛，而且病得很厉害。”

“哦，心绞痛是一种好可怕的病呀！”

“听说，因她的病很重，她的两个情敌握手言和了。”

大家都饶有兴趣地、不时谈论着心绞痛这个名词。

“听说医生一宣布这种病会导致死亡，老伯爵竟像个孩子似的伤心地哭了起来。”

“唉，她确实是太迷人了，失去她可是个重大损失。”

“您在谈论那位可怜的伯爵夫人吗……”安娜·舍勒闻声走过来说，“关于她的病情，我已经派人探望过了。捎回的话说，她感觉好些了。毫无置疑，她是世界上最令人着迷的女人。”安娜·舍勒不禁为自己的热心微笑起来。“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但我对她的敬意丝毫未损。她太值得同情了。”

一个鲁莽的小伙子认为安娜·舍勒用几句话就轻而易举地揭开伯爵夫人害病的真情，表示非常愕然，就无所顾忌地追问，为什么要请一个丝毫不懂医术的江湖郎中治病，而不去请名医，或许这样是很危险的。

“或许您比我更了解内情，”安娜·舍勒的语气突然变得尖刻起来，“不过据可靠消息得知，这位医生是西班牙皇后的御医，知识渊博，医术精湛。”安娜·舍勒就这样驳得这位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哑口无言，转身向比利平所在的另一个圈子走去。眉头紧皱的比利平正在谈论奥国人，显然为了舒展眉头，他说了一句俏皮话。

“我认为那倒是很有趣的！”他提到一个外交文书，这个文件连同维特根施泰因（彼得堡称之为彼得堡英雄）缴获的奥国军旗被送到维也纳。[①]

“什么，您说的是什么？”安娜·舍勒问他，这样让大家安静下来听那句她已听过的俏皮话。

于是比利平又重复了一次那份他起稿的文件的原文。

“皇帝奉还奥国旗帜，”比利平说，“这些象征友谊的、误入歧途的旗帜，是从大道之外发现的。”比利平说完，眉头轻松地展开。

“太妙了，真是太妙了。”华西里公爵说。

“可能是在通往华沙的那条路吧，”伊波利特公爵忽然高声说道。大家都转头看，没弄清楚他的话有什么含义。伊波利特公爵也惊喜交加地环顾四周。他和别人同样不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在他的外交生活中，他不止一次地发现，如果出其不意地插上一句，常常有俏皮话的效果，所以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随意插话。“也许效果很好，”他暗自忖道，“即使不好也没关系。”果然不出所料，在一阵令人尴尬的冷场中，安娜·舍勒期盼的那个不太爱国的人走过来。她微笑地伸出一个指头告诫伊波利特，又请华西里公爵走到桌子前，递给他两根蜡烛和一份手稿，请他朗读。房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尊贵的皇帝陛下！”华西里公爵表情严肃地朗读道，然后环

---

① 指克利亚斯提策城之战。

顾了一下听众，好像想知道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没有人开腔。“古老的国都莫斯科，新的耶路撒冷，迎接它的基督吧，”他念到“它的”两个字时，语调加重了，“就如同母亲拥抱她那热情的儿子，透过缓缓升起的烟雾，看到了你的国家显赫的光荣，兴高采烈地歌唱：‘和撒那，光荣属于上帝！’”华西里公爵略带哭声地读完了最后一句。

比利平仔细观察自己的指甲，很多人看起来都有些心怀畏惧，好像是在问自己的罪行。安娜·舍勒像老妇人念祈祷文似的，抢先说道：“让胆大妄为的歌利亚……”

华西里公爵接着念道：

> 让胆大妄为的歌利亚把死亡的恐惧由法国边境散布到俄罗斯的国土中吧；温和的信仰，俄国大卫的机弦，将猛击他那凶残成性的傲慢头颅[①]。现敬献皇帝陛下一尊圣谢尔基神像，他是古代我国利益的捍卫者。我身体虚弱，不能亲自拜见陛下，对此甚感抱歉。我祈求上天，愿全能的主能保佑正义的民族，完成陛下的心愿。

“措词多么有力！风格多么美妙！”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作者和朗诵者，由于这封信的鼓励，安娜·舍勒的客人们一直不停地议论着国家大事，猜测着近期即将爆发的战斗的各种结局。

“皇上的圣诞就在明天，”安娜·舍勒说道，“你们就会看到，我们会有好消息。我预感到一定会这样。”

---

① 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第十七章。

二

果然，安娜·舍勒的预想得到了证实。次日，为了庆祝皇帝圣诞，整个皇宫正在祈祷仪式时，被叫出教堂外的伏尔康斯基公爵收到库图佐夫公爵送来的战报。这是库图佐夫写的有关塔塔利诺瓦战斗当天的战况。战报上是这样写的：俄军始终坚守着阵地，没有退让一步，法军比俄军伤亡损失惨重；由于他在战场上的报告写的匆忙，还没有收集到最新战况。总而言之，我们俄军打了一场胜仗。教堂里还没作完祈祷的人们，再次为上帝保佑俄军在这次战斗中获得的胜利作了感恩礼拜。

安娜·舍勒的预想得到了证实。在这个清晨，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喜庆之中。人们一致表示这是俄军取得了一次决定性胜利，竟有传言说法国已选出新元首，拿破仑已经被抓获并被撵下了台。

要想真正地了解到战事的整个情况无疑是很难的，更何况在这离前线如此遥远的宫廷环境里。一件具体的事情往往会代表一般的事物表面情况。正如现在宫廷里人们正在举行的欢庆仪式，俄军打了胜仗是高兴的原因之一，其次是由于恰逢皇帝圣诞之际传来如此令人兴奋的捷报。这简直是双喜临门。在库图佐夫的战报中也报告了俄军的伤亡情况，其中就有杜契科夫、巴格拉基昂和库培伊索夫不幸伤亡的消息。尤其是库塔伊索夫阵亡这件事，对彼得堡上层人物的震动很大，这是俄军伤亡中最不幸的消息。

年轻、惹人喜爱的库塔伊索夫是大家都认识的，喜欢的，连皇帝也不例外。那天聚在一起的人们第一句话就是：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竟发生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唉，真是令人痛心！库塔伊索夫的牺牲是我们俄国的一大损失！”

“我是如何对你们讲我们的库图佐夫？”此刻带着自豪神态的华西里公爵以一个预言家的口吻说道，“我一贯坚持，能打败拿破仑的只有他。”

然而，第二天前线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为此大家都有些惶恐不安。朝廷上下都提心吊胆的，就连皇帝为此也烦躁不安。

“真是难为皇帝了！”大臣们说，他们都在责备库图佐夫，是他使得皇帝如此坐卧不安，焦虑万分，完全转变了两天前对库图佐夫的赞誉。整整一天，华西里公爵在谈到战局时，对他的崇拜偶像库图佐夫的赞美之词一句也没有。不仅如此，那天的傍晚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弄得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心神不安，而且突然传出一个可怕的消息：近来一直卧床不起的海伦伯爵夫人不幸去世，她是死于人们经常谈论的可怕疾病——心绞痛。海伦伯爵夫人死于心绞痛，是人们在公开场合所谈论的说法，但在熟知详情的人们之间却在私下里悄悄在谈论着这样的内幕：那位作过西班牙皇后的御医的意大利大夫给海伦开了一种只能小剂量服用的药，但一直受到老公爵怀疑的海伦给她的情夫（那个运气不佳的浪子皮埃尔）写了信，却一直迟迟得不到他的回音，内心忧郁、苦闷的她就吞服了许多这种药，发现后已来不及抢救，结果在痛苦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据说华西里公爵和老伯爵想重重处罚意大利人，然而他们罢休的原因是那位意大利人和盘端出了可怜的死者所写的厚厚的一叠信。

皇帝不了解前线战况，库塔伊索夫的为国捐躯和海伦的突然去世，这三件让人心情烦闷的事是人们几天来一直谈论不休的话题。

就在库图佐夫战报传来后的第三天，一个从莫斯科逃到彼得堡的地主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坏消息：法军已经占据了莫斯科。不久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京城。皇帝的前景更加不妙了！库图佐夫背叛了国家。华西里公爵对来吊唁他女儿的人们说，对一个没有爱国心的瞎眼老头，还能期待他对国家

起什么作用呢。他忘记了自己以前是如何对库图佐夫赞不绝口的，或许失去女儿的悲痛使他忘记了自己所说过的话，想必是可以体谅的。

“皇帝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人担负着俄国的命运。我真是不明白。”

也许不是正式公文发布的这个消息，还是让人表示怀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拉斯托普庆伯爵送来的公文，内容如下：

“我收到库图佐夫公爵派他的副官送来一封信，告知军队上梁赞大道，命令我派警官保护。信中说，陛下！为了您和国家的命运，库图佐夫才决定舍弃莫斯科，为此他很痛恨自己没有完成皇帝交予的重任。作为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古都——莫斯科，历代先帝都安葬在这里，万一失守，全国将为此震惊。所有军用物资已全部带走，我将随军行动。祖国的命运使我悲痛欲绝。”

看过这份公文，皇帝马上派伏尔康斯基公爵给库图佐夫送去自己已写的诏书：

“库图佐夫公爵！自八月二十九日起，就没有收到过您的任何公文。可是在九月一日那天，我接到来自雅罗斯拉夫尔方面的莫斯科卫戍司令送来的坏消息；说您已作出将军队撤出莫斯科的命令。这一消息对我的震惊您完全能够想像到，而更令我震惊的是您的沉默。现特委派侍从长官伏尔康斯基公爵送此诏书，向您了解战况，以及您为何作出如此伤心的决定。”

三

莫斯科被法军占领九天后，库图佐夫派专使向皇帝递交了放弃莫斯科的正式公文。这个自称是热爱俄国的外国专使叫米肖，是位不会说俄语的法国人。

皇帝马上在石岛皇宫办公室召见这位专使。俄法开战前，米

肖从未来过莫斯科，当这个不会俄语的专使拜见了至高无上的皇帝时，汇报了燃烧在莫斯科的大火几乎映红了半个天空时，还是忍不住唏嘘。

尽管米肖先生伤感的缘由不同于俄国人民，但当满面忧愁的他被带进皇帝的办公室时，皇帝见到他的第一句就是：

“上校，你又获得了什么情况？不是很糟糕的情况吧？”

“情况确实很糟，”米肖低垂眼睑，唉声叹声地说，“莫斯科让法军占领了！”

“难道莫斯科就这么轻易地让给了法国人？”皇帝雷霆大发，迫不及待地问。

米肖诚惶诚恐地重复了库图佐夫让他回禀的话，就是在莫斯科城下无法作战，仅有一条出路可供选择：要么军队和莫斯科共存亡，要么放弃莫斯科；而作为军队的长官只能选择后者。

皇帝眼睛望着远方，一声不响地听着。

“法军已经占领那里了吗？”他问。

“确实如此。陛下，现在全城已陷入一片火海。我走的时候城内火光冲天。”米肖迅速地说，随即瞅了皇帝一眼，不禁吓了一跳。皇帝胸脯急促起伏着，嘴唇哆嗦着，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霎时间充满了泪水。

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皇帝突然眉头紧皱，似乎在责怪自己的懦弱。他昂起头，神情果断地对米肖说：

“上校，从各迹象不难看出，我们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是上帝的旨意……我已决定退让。但是请您告诉我，米肖，您路过莫斯科的时候，库图佐夫率领的未响一枪一炮就放弃古都的军队状况如何？您觉得士兵是否士气低落？”

看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平静下来后，米肖也随之稳定下来。但必须明确而直率地回答皇帝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而他却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陛下，您是否希望我以一个忠心耿耿的军人名誉说实话

吗？”他如此说，是想获得一点考虑的时间。

“上校，我的一贯作法就是……”皇帝说，“任何事都要实话实说，不要瞒我，我需要的是事实真相。”

“陛下，”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的米肖已酝酿好一个既幽默又恭敬的回答说，“我告别库图佐夫的时候，从上至下，个个惊慌不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皇帝紧皱着眉头，声色俱厉地说，“难道我们俄国军队打了败仗就会丧失士气吗？……这是不可能的！”

皇帝一说出这句话，米肖趁此机会故意说了一句俏皮话。

“陛下，”他带着恭敬而又略带戏弄的表情说，“他们担心陛下心慈手软而签署和约。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斗，”这位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说，“不惜献出生命向陛下表示忠诚……”

“啊！”皇帝轻轻拍了拍米肖的肩膀，眼睛里露出赞赏的目光，语调平和地说。“上校，您让我放宽了心”

皇帝沉默地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

“好，现在您可以归队了。”他挺直了身子，对米肖做了一个有力而和蔼的手势说，“哪怕您走到天涯海角，只要碰见我的勇士们，我的臣民们，即使战斗到弹尽粮绝，我也将亲自率领他们战斗到底，不惜耗尽国家全部力量。我们的力量会超乎敌人估量地强大……”皇帝越说越亢奋。“但如果上天注定，”他抬起那双明亮俊美的眸子望着天空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的王朝可能将断送在我这一代，但我将会竭尽全力，使我的胡子不再长长，”边说边用手在胸口比划了一下，“即使同我们的农民一起啃土豆，也决不会再退让，再签订卖国条约，因为我十分珍惜人民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皇帝用异常激动的声音慷慨陈词，说完这番话，便猛然转过身去，好像在躲避米肖，不愿让他看到自己充满热泪的眼眶，匆匆走向办公室的尽头。他在那办公室的尽头驻足停顿了片刻，便又大步回到米肖身边，激动地用力地握住他的双

手。此时，皇帝那柔和而英俊的脸颊涨得通红，一道坚定而愤怒的光芒充满了双眸。

“米肖上校，请您记住此时此地我对您所说的一切，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愉快地回想起这件事……或者是拿破仑，或者是我，”皇帝又激动地拍着胸脯说。“我们俩人势不两立。现在他再也骗不了我了，我可看透他了……”皇帝皱了皱眉头便沉默下来。在此庄严时刻，这位深深热爱着俄国的法国人——米肖，听了这番话后，又看到皇帝眼睛里流露出异常坚定的神情，内心深受感动，倍受鼓舞（他后来如此说），下面就有一段能描述他自己已熔融了俄国人民情感世界的言语，因为他自认为有权代表俄国人民。

“陛下！您现在确保了民族的荣誉和欧洲获得新生！”他说。

皇帝满意地点点头，让米肖离开。

四

当时有一半的俄国国土遭到侵占，居住在莫斯科的人们背井离乡，层出不穷的民团奋起反击，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作为这些俄国子孙后代此时都会清楚地明白，所有的俄国臣民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为国而战，并为祖国遭受这种耻辱而痛不欲生。历史会记下那个时代的真实境况，自然会告知后人，当时的俄国人民为国献身的精神、一腔爱国热情、绝望、痛苦和反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这样想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俄国的长远利益，而没有顾及个人的眼前利益，实际上个人的眼前利益远远大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样会使人忘记国家的长远利益。当时大多数很有影响的活动家们对国家大事很淡漠，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

只有那些所谓最无用的社会成员，才是真正关心局势、敢于

牺牲自我、愿意参与国家大事的人。他们总是将事情搞得条理不清，虽然想做点有益的事，结果总是半途而废，例如经常劫持俄国乡村的那几个团，是由皮埃尔和马蒙诺夫所供养的，又如那里的伤员永远不会得到太太小姐们经常撕扯的那些裹伤用的棉线团，等等。就连那些善耍小聪明、发泄个人感情恩怨的人在谈到当时俄国局势时，也常常故弄玄虚，信口雌黄，或者对一些无辜的人横加指责和表示不满。在历史事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禁食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戒律。会产生结果的常常是无意识的行动，而历史事件中的著名人物决不会了解它的涵义。即使他想了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真正经历过俄国当时所发生事件的人并不明白它的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外省城市，那些太太小姐们和民团的成员们都为俄国的前途命运和古都的失守而痛不欲生，发誓并作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家园等等表示；但撤离莫斯科的军队都避而不谈莫斯科，眼看着火光冲天的城池，却没有人发誓要向法国人复仇，在他们脑子里所考虑的只是四个月未发的军饷和下一站休息地，考虑到那个叫玛特廖什卡的随军女商贩之类的事……

其实，那位参加了整个卫国战争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并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境界，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因为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服兵役。因此，他对俄国当时的命运并不悲观，也不发表武断而消极的观点。若有人让他发表一下对俄国局势的看法，他会不假思索地说，对不起，这问题请你最好请教库图佐夫等人，但有消息说战争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新兵员要充实到部队来，如此下去，他很可能在不久就升任为团长。

因此，这种想法的产生使得他在奉命到沃罗涅日为部队补充马匹而不能参加即将发生的战斗时，他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非常高兴。他丝毫不遮掩这种喜悦的心情，战友们的心里也明明白白。

尼古拉在鲍罗金诺大会战的前夕，便将差旅费和公文都领走了。几个被派出的骠骑兵在前面开路，然后自己乘驿车去了沃罗涅日。

当尼古拉离开这随处可见的粮秣车、给养车和野战医院的地区时，也只有那些饱经长期战争痛苦，心里留下伤疤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和理解他此时离开这里的愉快心情。他所看到的并不是营地的士兵、各种车子和随处丢弃的垃圾，而是那些住着农户的贫穷乡村、地主的庄园豪宅、牧放牲口的田野、驿站和酣睡的驿吏，这使他感到异常的兴奋、新奇，就好似以前从没有见过一样。尤其使他欣喜若狂、兴奋不已的是，在那些既年轻又健康、全身充满活力的女人身边并不是像他所想像的那样，会有一群军官围着大献殷勤。因此，当偶然路过一个军官能同她们调笑的时候，这些女人就会感到非常的荣幸、高兴和自豪。

当尼古拉兴冲冲地来到沃罗涅日一家旅馆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了。他点了些在军营中许久没有吃到过的饭菜。翌日，又把满脸的长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似乎年轻了许多；然后又穿上一套崭新的、且十分考究的军装去拜见当地的民团司令。

当地的民团司令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文职出身的将军，从言谈举止和表情来看，他对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感到壮志未酬。在接待尼古拉时，他带着一脸的愤怒，显示出极不高兴的样子，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一个军人本色。他装模作样在查问尼古拉，并用一种鄙夷的目光注视着尼古拉，好像仿佛这样做是他的权力，又仿佛评论国家大事也是他的权力，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兴高采烈的尼古拉只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趣。

离开了民团司令，他又乘车去拜见省长。态度和蔼又随和的省长是个个子矮小、生性快乐的人。他热心地向尼古拉介绍哪里的养马场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好马，并把城里一个马贩子和离城二十俄里的一个地主情况的告诉了他，说要想买到好马就去他

们那里，还应承说到时会帮他的忙。

“听说您是罗斯托夫伯爵少爷？我妻子是令堂很要好的朋友。每个星期的周四是我们宴请客人的日子，恰巧今天是周四，请您一定光临敝舍。”当他向省长告辞时，省长说。

随即尼古拉带领司务长，截住一辆飞奔的驿车，到离城二十俄里外的地主家去买马。到达沃罗涅日的这几日，尼古拉觉得事事如意，日子过得快乐无比，仿佛一个人心情舒畅的时候，任何事情都是那么称心如意。

尼古拉要去拜访的这个地主是一个独身多年的老骑兵，善于养马，惟一的嗜好是打猎。房间内有一间布置讲究的卧室，几瓶百年陈酿和匈牙利名酒已珍藏多年，最值得夸耀的是养有一批骏马。

尼古拉没费吹灰之力就用六千卢布买了十七匹膘肥体壮的种马（他总是为此夸口），作为补充马匹的样品。吃过饭，同那地主多干了两杯匈牙利陈年老酒，彼此之间就开始称兄道弟，告别时还热烈拥抱。尽管路上泥泞不堪，但他还是兴致勃勃，不住地督促车夫快些赶路，否则会参加不上省长家的晚宴。

回到住所，尼古拉洗了个冷水澡，穿上一身新装，喷了喷香水，才来到省长家。此时他已经来晚了，所以非常抱歉地对大家说了声“来晚也比不来强呀”。

尽管主人只是说举办晚会，也没说邀请大家跳舞，可是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将在晚会上用古钢琴弹奏华尔兹和苏格兰舞之类的舞曲是大家都知晓的，由于对这一点作了估计，所以都打扮得参加舞会似的。

一八一二年，除了莫斯科以外，外省的生活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惟一的变化就是城里新增加了许多来自莫斯科的豪门大户，城里一下子喧闹起来。况且，此城也如同俄国其他城市，开怀畅饮随处可见，一切都无所畏惧，一切都毫不在意，整天无所事事的人们只是像以前那样谈论天气和生活琐事，如今谈论的却是

有关莫斯科、军队和拿破仑的话题。

所有沃罗涅日的达官显贵们都聚集在省长的家里。

众多的太太小姐中有几个是尼古拉认识的莫斯科的旧友；然而在这些男人中，像他这样平易近人而又风度翩翩的伯爵，既获得过乔治勋章、又能够为军队购买到如此价廉质优骏马的骠骑兵军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及。其中竟有一个曾当过意大利俘虏的法军军官，尼古拉更觉得意洋洋，这位在场的意大利俘虏衬托得他越发高贵不可及。看到这个意大利人，尼古拉如同看到了一件战利品。他感觉到大家看待这个意大利人的感觉同他一样，故而对他更加贴近，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他需要同这些人保持距离。

身着笔挺骠骑兵制服的尼古拉，浑身带着浓浓的香水味和酒味，一边走着，嘴里一边抱歉地说着"晚来总比不来好呀！"旁边的人们也在随声附和着。看到晚会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瞧着他，使他觉得自己在外省也占有这样显赫的地位，霎时间心里涌起一种受宠的感觉。过惯了长期枯燥艰苦的军旅生活，如今这种环境和地位使他飘飘欲醉。不论在驿站、旅店还是在那位称兄道弟的地主家的会客厅里，能够得到他的垂青的婢女们都为获此殊荣而兴奋不已；这里也不例外，在今天的晚会上，尼古拉越发受到众多的年轻太太和漂亮的小姐们急不可耐的追逐，纷纷向他献媚、邀宠，以便获得他的青睐；即使那些上了年纪的太太们自打见到他的第一天起，都忙于向这个粗鲁的骠骑兵介绍她们所认识的漂亮姑娘们。省长夫人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个，尼古拉在她的眼里如同是她亲近的侄儿、而且用法语关切地称呼他尼古拉。

果然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弹起欢快的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舞会开始了。活跃在舞会上的尼古拉在外省的上流人物更格外引人注目。大家对他那粗犷豪放的舞姿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就连尼古拉自己对能跳出这种舞也感到惊讶。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从未跳过这样的舞；这种格调低下的舞姿简直与他的身份

极不相称；然而在这种地方，必须作出些新奇东西才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必定认为这在莫斯科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了，然而在外省人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那个晚上一个金头发、蓝眼睛、体态丰满、俊俏可爱的女子一直吸引着尼古拉的注意。经打听才知她是省里一位文官的夫人。尼古拉像花花公子一样作着天真的打算；认为别人的妻子都与他天生有缘，故而与她形影相随，他心怀鬼胎，然而在表面上却彬彬有礼地与她的丈夫交谈着。尼古拉和这位夫人的确趣味相投，只是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罢了。然而她的丈夫与尼古拉话不投机，总是用冷冷的面孔对待他。或许尼古拉显得过于单纯幼稚，那位丈夫的情绪也不免被他的激动情绪所感染。不过，就在晚会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情绪愈来愈兴奋的女子的眼睛愈来愈明亮，丈夫的情绪则愈来愈低落；面色愈来愈苍白，好像俩人兴奋的总和是个常量，妻子身上每添加一分，丈夫身上就减去一分。

五

一直面带微笑的尼古拉正悠闲自得地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向紧贴着身边的那个金发女人说着恭维话，不停地献着殷勤。

身上散发着浓浓香水味和酒味的尼古拉毫无顾忌地抖动着他那马裤紧裹的双腿，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夫人，同时也在卖弄自己的强健，自我欣赏地看着那双穿皮靴的小腿的优美线条，对金发蓝眼的女人说，在沃罗涅日，他会带走一位夫人。

“什么样的女人令你如此着迷呀。”

“有着一双蓝色眼睛的她，简直是一位令人神魂颠倒的天使。”尼古拉望了一眼对方，心里想着，“那张灵巧的小嘴像红樱桃一般，肌肤雪白雪白……如月神般苗条的身材……”心里默默

的念叨着，便将目光移向了她的肩膀。

丈夫的面孔阴沉着走到他们面前，不悦地问妻子在聊什么。

“哦！尼基塔·伊凡内奇先生，”尼古拉一边说着一边规规矩矩地起身。他好像要有意让尼基塔·伊凡内奇也一同参与开玩笑似的，说他也想拐走一个金发女人。

满脸现出苦笑的丈夫此时看见妻子却笑得很开心，情绪十分高昂。慈眉善目的省长太太漫不经心地走到他们面前。

“尼古拉，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要见你。”尼古拉从她说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的口气里马上明白，这位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定是位显要人物。“我们一起走吧，尼古拉。不是你喜欢我这样称呼你吗？”

“当然很喜欢，伯母。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是谁？”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她听外甥女说你对她有救命之恩的……难道你不记得吗？……”

“女人，我倒是救过不少！”尼古拉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就是她的外甥女。她现在就在沃罗涅日，跟她的姨妈在一起。怎么啦？瞧你脸红的！……”

“伯母，我挺好的，别逗我了。”

“好，好！孩子，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他被省长太太带到一个身材壮实、又高又胖、头戴蓝帽的老妇人那里，她刚同城里几位显赫人物打过牌。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是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姨妈，是个没有孩子的有钱寡妇，一直在沃罗涅日居住。正坐在那里打牌的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此时却一本正经而威严地眯起了眼睛，看了一眼正朝她走过来的尼古拉，不断地咒骂着那个赢了她钱的将军。

“你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好孩子。”她伸出一只手说，“希望能到敝舍去坐坐。”

这位地位显要的老妇人在谈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她的亡父的时候，流露出不喜欢这位亡父的表情，继而又向尼古拉打听安

德烈公爵的情况，这位公爵显然也不十分令她喜欢。再次盛情邀请尼古拉去她家，这才放他走。

尼古拉接受了她的邀请，又红着脸向她告了别。一提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尼古拉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心跳甚至害怕。

离开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的尼古拉，本想再回去跳舞。但身材矮小的省长太太把她那圆鼓鼓的小手放在尼古拉的衣袖上，说她有话要跟他说，就把他带到起居室。起居室里的人们一见省长太太回来了，就马上都出去了，害怕妨碍省长太太。

"我说，好孩子，"省长太太那善良的小脸上现出一副严肃而庄重的神情，说，"你们正好是天生的一对，般配极了，我给你们做媒好吗？"

"伯母，您指的是谁啊？"尼古拉问。

"傻孩子，是公爵小姐呗。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叫她丽莉，但我还是称她公爵小姐。你愿意吗？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会感激我的。老实说，她可真是个容貌俊美的好姑娘！"

"不、不，"尼古拉好像有点气愤，说。"伯母，作为军人，既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也没有什么可拒绝的。"尼古拉直截了当地说。

"我说的可是真的，并不是跟你说着玩儿的，你得把这当回事。"

"这我明白！"

"没错，没错。"省长太太喃喃自语道。"乖孩子，我发现你总是围着那个金发蓝眼的女人转，大献殷勤，这使她的丈夫很尴尬，还有……"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仅仅是一般朋友罢了。"尼古拉幼稚地说，他哪里会想到，自己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会遭到别人的嫉恨。

"噢，我刚才怎么能对省长太太说这么愚蠢的话！"尼古拉进晚餐时暗暗地想。"她如果真的为我作媒，我怎么对宋尼雅解释呢……"当他告辞的时候，省长夫人又笑着拉住他的手说："我对

你说的这事一定要放在心上。”尼古拉就拉着她到走到一旁说：

“可是，伯母，我有实话对说……”

“好吧，好吧，我的孩子，我们坐下来慢慢地说。”

尼古拉突然产生一种感觉想把自己的心里话，甚至对母亲、妹妹和朋友们都没说的话讲给这个几乎陌生的省长夫人。直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他回想起这次忘乎所以的举动，感到后果相当严重，这种情况常常是人们碰到的，真是一时冲动。然而这次冲动，同其他杂七杂八的琐碎事情合在一起，竟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如此可怕的后果。

“实不相瞒，伯母，让我同有钱人家的小姐结婚是妈妈早有的打算，然而每当我想到我结婚是为了金钱，心里就难受极了。”

“噢！我理解你的心情。”省长夫人说。

“可是，玛丽雅公爵小姐不同于一般的有钱人家的小姐。第一，我不愿意骗你，她确实招人喜欢，很合我的心意；第二，我见她的时候是在特殊环境里，这也许是天生的缘分。我也常想这是否就是命运的安排；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对这件事，妈妈早有打算，只是从前我一直没有见到她的机会。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没有遇见她的机会。早先她哥哥的未婚妻是我妹妹娜塔莎，同她结婚我当然有所顾忌。碰巧的是，我见到她的时候，娜塔莎同她哥哥刚巧解除婚约，于是……经过就是这样。对谁我都没谈论过这件事，以后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你是我惟一谈论过此事的人。”

省长夫人轻轻地按了按他的胳膊表示她的感激。

“我的表妹宋尼雅您见过吗？我很爱她，曾告诉她会同她结婚，我一会要娶她为妻……所以您应该清楚，我不可能答应这件事的。”尼古拉涨红了脸，磕磕巴巴地说。

“真是个好孩子，好年轻人，你怎么能这么去想？你很明白，宋尼雅家境贫穷，这点你自己也承认，你父亲的近况又如此糟糕。你没有想过你妈妈呢？那会使她丧命的，这是其一。况且，

你的表妹也应该凭着良心想一想，结婚后她将会如何过日子？你母亲会绝望的，你家的景况会更加败落……这是不可能的，好孩子，你和你的表妹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尼古拉一声不吭。但是这话听起来让他觉得很高兴。

“话又说回来，伯母，怎么也是不可能的。”他沉默了片刻，叹口气说，“公爵小姐愿意同我结婚吗？何况，现在她还在服丧，她又怎能想这件事？”

“你真的认为我要你马上娶她吗。任何事情都有限度的。”省长夫人说。

“您真是个难得的好心人，伯母……”尼古拉说着，亲吻了一下省长夫人那肥嫩的小手。

六

后来玛丽雅公爵小姐同尼古拉相识后一同前往莫斯科，看到了她的侄儿和家庭教师，以及安德烈公爵写给她的信，信中让她去沃罗涅日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姨妈家，并告诉怎么才能找到；在父亲病重及去世以后这段期间，尤其是与尼古拉见面之后，令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烦恼的是自己好像受到某种引诱。目前，忙乎搬家、对哥哥的想念、布置新居、会见各种陌生人和对侄儿的照顾和教育，忙碌的事情使她没有时间考虑这种烦恼。她一直感到悲哀。在这种平静的环境里平静渡过一个月以后，因为失去父亲和俄国沦陷使她心里更加强烈的悲哀。每当想到她惟一的亲人哥哥处于那种如此危险的境地，就烦躁起来，精神上倍觉痛苦。为了侄儿的教育，她费尽了心机，只是感到心力憔悴；然而在她的心灵深处却如一泓静水，这就是她觉得控制住了自己在同尼古拉见面后所产生的梦幻和愿望。

省长家晚会后的次日，省长夫人来找安娜·伊格纳季耶夫

娜，把她的打算告诉了这位姨妈：眼前是无法考虑他们的婚事，但还应该让两个年轻人见一面，彼此交往交往。得到姨妈的赞同后，省长夫人找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她的面前提起了尼古拉，赞扬他，还说当她向尼古拉提到公爵小姐时，他的脸都涨红了。听了这些话，玛丽雅公爵小姐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却现出痛苦的表情，因为企盼、忧郁、自责和平静同时占满了她的内心空间，使她不能保持平静。

两天之后尼古拉就要前来拜访，玛丽雅公爵小姐一直在思量，她应采用什么的态度来接待尼古拉。她一会儿下决心，当他拜访姨妈时，她就以服丧期间不应见客为由不去客厅；一会儿又考虑到，在这种时候不见他是否不太礼貌，何况他还帮了她那么大的忙；她一会儿又想到，从她姨妈和省长太太的目光和低声言谈中可以猜测，她们是在为自己和尼古拉的有意撮合；然后玛丽雅公爵小姐又喃喃自语道，难道像她这种品德不高尚的人才对她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她们会记住的；现在她还在服丧期间，这种的作法是对她和对她服丧的一种蔑视。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像着：如果她就这样与他见面，那么他会对她怎么看，她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忽而她感到那样作是否对救过她的人是否过分，忽而又觉得过于含蓄。她最担心的是与他会面的时候她会显得心意烦乱，是否在他的面前会露出窘迫神态。

然而，当做完星期日早晨的祈祷后，听到差人走进客厅里通报尼古拉伯爵来拜访的时候，玛丽雅并没有感到心里紧张，只是两颊微微泛起红晕，眼睛变得明亮起来。

“姨妈，您见到他了吗？”玛丽雅公爵小姐神态平稳地问，她自己居然都纳闷，为什么自己的心情如此平静。

当尼古拉跟随差人进入客厅内时，公爵小姐微微低下了头，似乎有意提示客人先问候她的姨妈，直到他转过身来面向她时，她才抬起头，明亮的目光迎接他的目光。她优雅地向他笑了笑，神态典雅地站起来，伸出她那纤巧、柔弱、细嫩的小手，头一次用

甜美柔润的声音对他说话。就连当时也在客厅里的布莉恩小姐，都十分诧异地望着玛丽雅公爵小姐。即使她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遇到有风度迷人的男子时也比不过此时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如此恰如其分的应付。

“或许是一袭黑衣衬托着她的脸庞，或许是她的确是出落得更加可人了，可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尤其是她风度优雅的姿态，落落大方！”布莉恩小姐思忖着。

如果此时此刻玛丽雅公爵小姐思维敏捷的话。她会对自己如此的变化吃惊得更甚于布莉恩小姐。自当这张亲切、可爱的脸出现在她的面前，仿佛她的生命中注入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她的言谈、她的举止似乎都已不受她的大脑思维的控制。尼古拉的出现，顿时使她的脸变得光彩照人，神采奕奕。好像一个制作精美的灯笼：原先是那么的随意简朴，毫无诱人之处，一旦点亮，就变成一件美妙绝伦、赏心悦目的佳品，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脸此刻就在瞬间发生了如此巨变。她原本质朴、可爱的天性豁然间显露出来。她的所有内心世界、她的自我哀怨、她的烦恼、她那善良心愿、她的柔弱、她的爱意、她那甘愿奉献的精神，所有的一切一切如今都写在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眸子里，在她那如阳光般灿烂的笑意里，她那柔和甜美的脸上每个细胞都闪烁着。

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映入到尼古拉的眼里，好像他完全了解她过去的一切。眼前这个超脱凡俗的人使他觉得他见过的任何人都比不上她，更别说他。

他们进行了令人乏味的谈话。他们也像所有人那样谈论战争，以及对目前战事的过分担忧，对于上次的会面，尼古拉在谈论时试图转变谈话的内容，只是谈论热心的省长夫人、尼古拉的亲朋好友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亲友。

玛丽雅公爵小姐也在试图回避谈论她的哥哥，假如姨妈的话题一涉及到安德烈，她就巧妙地岔过话头。显而易见，她可以故作镇静地谈论俄国的不幸，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控制自己在

谈到哥哥的情绪，因为哥哥与她是血脉相通的。尼古拉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察觉出玛丽雅公爵小姐性格上的这种特点，这就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尼古拉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的特征几乎一致，每当大家提及公爵小姐时：特别是在他一想起她时，他就觉得脸热心跳，心神不定，可是一到她跟前，一切拘谨都消失了，早已想好的话一到嘴边就变了样，说起话来随意流畅。

在短短的拜访过程中，尼古拉也遇到了无话可说的境遇，如同平时有孩子在场时那样，转到安德烈公爵小儿子身旁，抚摸着他的头，故意逗他是否愿意当骠骑兵？他抱起孩子，乐悠悠地逗着怀中的孩子，并不时地回头看看脉脉含情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此时，玛丽雅公爵小姐羞涩而又幸福地注视着心上人抱着那可爱的孩子。当俩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尼古拉好像读懂了其中的含义，脸涨得通红，兴奋异常，洋洋得意地亲吻起孩子来。

尼古拉认为在玛丽雅公爵小姐居丧不出的时候，再去拜访她也不合适宜，可是省长夫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她的红娘工作，她把玛丽雅公爵小姐赞美尼古拉的言语传递给他，同时又把尼古拉称赞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一切言谈传给她，并坚持让尼古拉向玛丽雅公爵小姐倾吐自己的心声。为此，两位年轻人被安排早祷前在主教那里见面。

虽然尼古拉对省长夫人说，自己并不打算向玛丽雅公爵小姐表态，但还是给了省长夫人的面子，答应一定去。

正像在蒂尔西特时那样，尼古拉不允许自己对公认的善事是否能被证实去持怀疑的态度，目前，他的思想在作着激烈的斗争，不过，在对于应凭理智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还是凭命运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两者之间他作了短暂而认真的内心斗争后，他选择了后者，被引导着他的那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屈服。他明白，既然已经答应了宋尼雅，再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求爱是不道德的。他坚信自己决不能做这种缺乏道德的事。但他同时也从心底里

感觉到：如今环境和他周围的人迫使他不得不屈从，看来这算不上卑鄙，相反一件他从未做过的至关重要的事正等待他去做。

自他与玛丽雅公爵小姐见面的那一天起，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生活一如既往，然而他已对以前的各种爱好都失去了兴趣。美丽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她既不像他想像中的交际圈内的那些小姐那样，又不像他多年来一直痴痴想念的宋尼雅那样。如同普普通通的好小伙子那样，他想像中的那些小姐，与他们想像中的未来的妻子联系在一起。梦想着他们如何一起度过共同的生活：白白的外罩、火炉旁相伴的妻子、妻子的漂亮马车、可爱的孩子、年迈的父母双亲、婆媳之间的关系，等等。他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但每当想到由别人介绍的而且见了面的玛丽雅公爵小姐，他却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婚后的生活如何。即使努力去想，也觉得很不理想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涌上心头。

七

九月中旬，一连串的坏消息接连不断地传到沃罗涅日，鲍罗金诺交战惨败的战报，俄军死伤严重的公文，以及莫斯科完全被法军占领的消息。从发布的公告上，玛丽雅公爵小姐看到在伤员名单中有哥哥的名字，可是有关哥哥的伤势如何却一无所知。她决定亲自寻找自己的哥哥——安德烈公爵。尼古拉听说了她所作的决定，但一直没有见到她。

鲍罗金诺交战惨败的消息和莫斯科被法军占领的消息传到了尼古拉耳中，他居然没有感到丝毫的悲观、气愤和报复的念头，只是觉得在沃罗涅日待得无所事事，甚至有些惭愧和坐卧不安。他感觉在这里所有的谈论都装模作样的，究竟前线的局势如何无法断定，只有回到前线才能对当今局势了如指掌。他想尽快

办完买马的差事，所以经常对所有的人和跟随他的司务长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再有几天尼古拉就要动身返回团里，为庆祝俄军取得的胜利，教堂里举行感恩礼拜，尼古拉也被邀请参加进来。他表情庄重地站在省长后面，脑海里思绪万千。礼拜仪式结束后，省长夫人找到了他，并把他叫到一边。

“你见到公爵小姐了吗？”她问，用头向站在唱诗班后面穿黑衣裳的女人方向扬了扬，示意他向那边看。

尼古拉一眼就认出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且不论从她在帽子下面的侧面轮廓，更确切地说是他凭着感觉，从她那郁抑、悲哀和痛苦的样子上辨认出来的。很显然，玛丽雅公爵小姐心事重重，画完最后一次十字后便了离开教堂。

尼古拉诧异地远望着她那张悲哀的脸。同以往他所见到的这张脸没有不同，整个内心世界的活动依旧写在脸上，然而此时却平添了一种异样的色彩，充满凄苦、企求和希望的表情，使这张脸更显得楚楚动人。没等省长夫人暗示，尼古拉仍像平常碰到她那样，根本不顾及自己在教堂里招呼她的场合是否适宜，就大步走到她面前，表明他已经听到有关她的不幸，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对她的关怀和慰问。她看到站在面的他，听到他的声音，脸色霎时间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她的忧愁和喜悦同时呈现在脸上。

“我想对您说的只有一句话，公爵小姐，”尼古拉说，“假如安德烈公爵不幸以身殉职，那么，他身为一团之长，你一定会在发布的公报上发现他的名字的。”

公爵小姐望了望他，没有弄明白他这句话的含意，但看到他脸上痛苦而又充满同情表情，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安慰。

“经过战斗的都知道，如果只是中弹片伤的，不是立刻致命，就是伤势很轻。这种例子我见过许多。”尼古拉说，“我们最好是往好处想，我相信……”

玛丽雅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

“哦，想起来真是好担心、好害怕……”她说，因情绪过于激动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低下了她那优美高雅的头（在他面前她总是这样的）。她看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感激之情，跟着姨妈走出了教堂。

当天晚上，尼古拉没有去任何地方，呆在房里清算同马贩子的账目。账目算清后，想去别的地方已经过晚，但睡觉太早，尼古拉独自一人在屋里来回踱步，久久地思虑着他今后的生活。这对他来说实在是难得的。

在斯摩棱斯克，玛丽雅公爵小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时他与她的相遇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而且母亲特意强调她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这是她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两件事情。沃罗涅日滞留这段时间，她留给他的印象不仅深刻，而且分外鲜明。这一次，尼古拉惊奇地看到在她的心灵深处蕴藏着一种奇异的美。遗憾的是，几天来他一直忙于作着出发准备，此次离开沃罗涅日，或许他将永远不会再有与公爵小姐相见的机遇，但这并不令他感到痛惜。与玛丽雅公爵小姐今天教堂里的见面，他并没有想到的是，她会在他的心中留下如此美丽的、难以忘怀的记忆，与此同时也搅乱了他平静的内心。她那因过于忧伤而显得苍白、秀丽的脸，她那清澈哀怨的双眸，她那优雅的身姿，尤其是她那脸上的哀愁，深深地打动了他，唤起了他满腔同情，对那些上流社会的男人所过的那种故作高雅的精神生活，尼古拉根本就没瞧不起（所以他不喜欢安德烈公爵），对这种故弄玄虚、无所事事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而从玛丽雅公爵小姐身上表现出的过度悲哀，尼古拉虽然也感觉不太适应，却被一种无法抵抗的磁力吸引住了。

“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就像天使一样。”他喃喃自语道，“我为什么这么急迫地同宋尼雅私定终身而使自己丧失了选择权？”在他的心中比较这两个人的不同：从精神上相比，一个缺乏，一个富有，而这种精神正是尼古拉自己所没有的，所以特别

珍惜这种感情。他暗暗思量，如果现在他可以选择的话，那么他会作出何种选择。他是否会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求婚，而她是否会答应作他的妻子？不，这是无法想像的事情。想像不出今后的情景该是怎样的，他不禁觉得后背冒出一身冷汗。而与宋尼雅则不同，对未来的生活，他早已勾画出鲜明的生活轮廓，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自然。因为一切会按照计划来实施，对宋尼雅他了如指掌；但他无论如何想像不出如何与玛丽雅公爵小姐共同生活，只不过他爱她，但不了解她。

一想起宋尼雅他就有一种轻松快乐的感觉，可一想到玛丽雅公爵小姐，他便觉心里沉甸甸的而且有些害怕。

"她是如何祈祷的呀！"他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不难看出，她在用她的整个心灵祈祷。这是一种可以坚定不移的祈祷，我坚信她的愿望一定会实现。难道我就不能为自己的愿望祈祷吗？"他想。"究竟什么东西才是我需要的呀？自由，与宋尼雅断绝关系。也许她说得对，"他想起省长夫人的话，"我娶宋尼雅为妻，除了不幸，不会再有其他结果。简直是一团乱麻，妈妈悲痛欲绝……家事……一团乱麻，烦死人了！何况，我并不爱她。是的，并不是真心地爱她，上帝呀！帮我走出这如此折磨人的环境吧！"他竟然祷告起来。"也许，祈祷能排除万难，只要有恒心，就像小时候我和娜塔莎祈求上帝能把雪变成糖，而且还跑到院子里看看雪是否真的变成糖，可是现在我的祈祷并不是为了一般的生活琐事。"他把烟斗放在屋角，站在圣像前，双手合拢在一起。此时他想起玛丽雅公爵小姐祈祷时的情景，就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祈祷之中。他好久没如此虔诚的祈祷了。泪水充满了他的双眼，喉咙哽咽着。恰在这时拉夫鲁施卡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笨蛋！我又没唤你，进来干吗！"尼古拉慌忙转过身来，生气地说。

"省长派人来送封信，"拉夫鲁施卡睡眼朦胧地说，"这封信是送给您。"

“好了，多谢你了，回去睡吧！”

尼古拉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母亲写来的，另一封是宋尼雅写给他的。她们的笔迹他是十分熟悉的，宋尼雅的信被他先拆开了。刚读了几行，他的脸就变得煞白，眼睛睁得老大，悲喜交加。

“不，这怎么可能？”他不禁失声叫到。他再也坐不住了，手里拿着信边走边读。他快速地看了一遍，而后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他耸起肩膀，张开双臂，呆呆地站在房间中央。就在刚才他还在祈祷，信心十足地坚信上帝会满足他，现在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但他仍然惊讶不已，觉得此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况且这事来得过快，而且非同寻常，似乎这不是上帝的安排而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捆绑在尼古拉身上的，使他失去自由的带子似乎无法解开，却被宋尼雅这封意外的（尼古拉有这样的感觉）信解开了。信里她是这样写的，由于近来时局动荡，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几乎倾家荡产，伯爵夫人多次表示尼古拉将要与玛丽雅公爵小姐结婚，以及他对她的沉默和疏远，她经过再三思考决定放弃他对她的誓言，让他得到完全自由……

“每当我想到你们家多年来待我如自己亲生女儿，如今这个家却因我而苦恼和不平静，我的心十分难受，”她写道，“我的爱，就是要使爱我的人和我所爱的人幸福、快乐；所以我恳求您，亲爱的尼古拉，让自己变得自由吧，而且你要记住，不管何时何地，您的宋尼雅是天下最爱您的人。”

从圣三一修道院同时寄来了两封信。另一封信是母亲伯爵夫人写给他的。信中较细致地述说了莫斯科最后几天的情景，撤退、大火、财产几乎损失一空。信中还提到了，与他们一起撤出的还有其他伤员，安德烈公爵也夹杂在其中。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不过据医生说，他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宋尼雅和娜塔莎俩人一直在护理他。

第二天，尼古拉去见玛丽雅公爵小姐，让她看了这封信。不

论是尼古拉还是玛丽雅公爵小姐,都闭口不提“娜塔莎护理安德烈公爵”一事。不过,尼古拉同公爵小姐却因为这封信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忽然变得更加亲密起来。

第二天,尼古拉护送着玛丽雅公爵小姐到雅罗斯拉夫尔,几天后,他自己也返回部队了。

八

此时住在圣三一修道院的宋尼雅给尼古拉写的信,而尼古拉却认为他的祈祷得到了应验。而她写这封信的真正原因是老伯爵大人盼望尼古拉与一个有钱的小姐结婚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了。她很清楚,阻碍这件事成功的主要障碍是宋尼雅。这样在伯爵夫人家里,宋尼雅的日子愈发艰难,尤其是在尼古拉在家信中提到他在保古察罗伏与玛丽雅公爵小姐相见之后。伯爵夫人时常借机进行谩骂、嘲讽、挖苦,宋尼雅的日子实在是难熬。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莫斯科的前夕,由于当时时局混乱,伯爵夫人心绪烦乱地把宋尼雅找来,既没有怪罪她,也没有逼迫她什么,只是眼含热泪恳求她同尼古拉断绝关系,以答谢他们家多年来对她的照顾。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怎么能安心。”

宋尼雅放声痛哭,边哭边说,她肯为他们家作任何牺牲,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只是没有正面答应老伯爵夫人,只是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与尼古拉断绝关系,为了让养她教她的家庭得到幸福安宁,她宁愿牺牲自己。况且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我,对宋尼雅来说已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只能是:只有自我牺牲才能显示出她高尚的品德,对于这种自我牺牲她已习以为常,也以自我牺牲为乐趣,只是在以前,她总是幸福地认为自我牺牲的作法能抬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提高

自身价值，以此为她一生中最爱的尼古拉相配；如今这一次却要她把多年所作的牺牲而获得的和她生命中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放弃。自出生以来她第一次品尝到了那些照顾她而又如此残酷地折磨她的人施加给她的痛苦滋味。她好羡慕娜塔莎，因为娜塔莎从没有作过自我牺牲，从没有品尝过这种痛苦的滋味，只有别人为她作出牺牲，她只享受大家的宠爱。伤心的宋尼雅已经感受到，她与尼古拉之间默默的洁白无暇的爱情转眼间变成一种高于礼法、道德和宗教的强烈感情。正是这种情感，使宋尼雅在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学会了隐瞒事实真相，她只言词模糊地对付了伯爵夫人，此后就一直躲避着她，不想再同她说一句话，只是一心一意地盼望着能同尼古拉见一面，不过，此次相见不是彻底断绝关系，而是永远在一起。

在即将离开莫斯科的最后几天，罗斯托夫一家因对战争的惊恐而忙乱起来，暂时排除了宋尼雅心里的忧伤情绪。她每天忙于各种事情而忘记了心中的痛苦，为此感到很高兴。可当她晓得安德烈公爵因受伤而住在他们家里时，虽然她打心底里同情他和娜塔莎，却有一种迷信想法使她快乐起来，认为上帝在保佑她和尼古拉不再分离。她明白娜塔莎的心中只有安德烈公爵，而且现在还在爱着他。她明白，他们重新相遇在眼前这种艰苦环境里，他们肯定会再次坠入爱河，如果他们结了婚，那么尼古拉就不能与玛丽雅公爵小姐结婚。虽然在离开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和旅途中最初几天各种麻烦接踵而来，宋尼雅却十分快乐，她意识到上帝在关照她的爱情。

在旅途中，罗斯托夫一家在圣三一修道院里第一次整整休息了一天……

修道院提供了三间大客房供罗斯托夫家使用，其中一间安置了安德烈公爵。那天，他的伤势渐渐好了起来。娜塔莎陪伴着他。隔壁房间里，修道院院长前来看望老相识和老施主，伯爵夫妇毕恭毕敬地陪同他谈话。宋尼雅也陪坐在那里，心却飞到了安

德烈公爵的房间,极力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在谈什么。隔着门她听见他们的说话声。突然安德烈公爵房间的门开了,情绪激动的娜塔莎从里面跑了出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向她微微点头致意、拢着右乎宽袖筒的修道院院长,直直地冲到宋尼雅跟前,一把拉住她的手。

“娜塔莎,你这是怎么了? 快过来!”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转身走过去勉强接受了修道院院长的祝福,修道院院长劝她向上帝和圣徒寻求帮助。

等到修道院院长一走,娜塔莎马上拽起朋友的手,领着她来到了一个空房间。

“你说宋尼雅,他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娜塔莎说。“宋尼雅,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地幸福而又多么不幸! 宋尼雅,我的好朋友,生活还会像以前那样,如果他能活下去。他不会……因为,因为……”娜塔莎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放心吧! 我什么都知道! 感谢上帝,”宋尼雅说,“他一定会活下去的。”

宋尼雅的激动情绪不亚于她的朋友,一方面是因朋友的害怕和悲哀,另一方面是为自己无法倾诉的心事。她一边伤心地哭着,一边吻着娜塔莎,安慰着她。“但愿上帝能保佑他活下去!”她心里想。两个朋友哭了一阵子,又谈了一会儿,把脸上的泪水擦干,走到安德烈公爵房门口。娜塔莎轻轻地推开了房门,望了望里面。宋尼雅同她一起站在半开的房门旁边。

闭合双眼的安德烈公爵躺在垫得高高的三个靠枕上。他那苍白的脸似乎显得很平静,呼吸均匀。

“啊! 娜塔莎!”突然宋尼雅差点喊出声来,她紧紧抓住表妹的手转身退到门外。

“什么? 怎么了?”娜塔莎问。

“难道这就是,就是……”宋尼雅说着,嘴唇哆嗦着,脸色变得煞白。

娜塔莎小心翼翼的关上了门，和宋尼雅一起来到窗前，心里很奇怪，不知道宋尼雅在说些什么……

“你想起我以前说过的话吗，”宋尼雅表情庄重又略显慌恐地说，“在奥特拉德诺的那次我为你占卜，是圣诞节……你在镜子里看到的……你记得我对你说的我看见了什么吗？……

“当然记得，记得的！”娜塔莎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说，脑海中隐约记起宋尼雅当时对她描述过安德烈公爵躺在那里的情景。

“你不记得吗？”宋尼雅接着说，“我当时看见的情景，曾对大家说过的，你、杜尼雅莎都听我说过的。我看见他躺在床上，”她说，并不时地用一个手指比划着强调每一个细节，“他的双眼紧闭，也是这样一条粉红色被子盖在身上，两手也放在一起，”宋尼雅说，描述着此刻见到的情景，更加坚信当时见到的就是这种情景。事实上她当时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她所说的只不过是她大脑中想像的情景，可是她的幻觉是如此形象，就像回忆着一件真实的往事那样。而且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说过的话：他的眼睛看了看她，冲她笑一笑，一样粉红色的东西盖着身上，她相信就是这条粉红色的被子，然后他的眼睛就闭上了。

“是的，是的，你说的是粉红色。”娜塔莎说，仿佛也猛然想起她说过粉红色，因此可以说明预言胡乱瞎说的，已经得到的应验。

“可是这种预言究竟表明了什么呢？”娜塔莎心事重重地说。

“哦，我真没有想到这事竟这么灵验！”宋尼雅双手捂住头说。

几分钟之后，安德烈公爵拉响了床铃，娜塔莎走进房内，异常兴奋之中夹杂悲哀的宋尼雅站在窗前，思考着这件非同一般的事情。

那天有个能够捎信到部队里去的机会，伯爵夫人赶忙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宋尼雅，”正在写信的伯爵夫人看见宋尼雅从她身旁走过，

抬起头轻声地叫住了她。“宋尼雅,你有什么事情想写给尼古拉的吗?”伯爵夫人用一种轻柔、低婉的语气说,宋尼雅看着那双眼镜后面的疲劳眼睛,明白了伯爵夫人所说的话里的含意。她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哀求,却又怕对方拒绝的害怕神情,是哀求于人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羞愧神情,也包含了一种如果被拒绝,并将结下一种刻骨仇恨的心理准备。

走到老伯爵夫人跟前的宋尼雅跪在地上,用嘴唇轻轻地吻了吻她的手。

“放心吧妈妈,我会写的。”她说。

那天所看到的事情,尤其是占卜灵验的奇迹,令宋尼雅柔肠寸断、兴奋和哀伤。她清楚地知道,因为娜塔莎同安德烈公爵的重逢,俩人和好如初,尼古拉与玛丽雅公爵小姐结婚是不可能的,她那乐于和习惯的自我牺牲的快乐又恢复了。她的眼睛里含着悲喜交加的泪水,快乐地做着曾应允过的自我牺牲的事情。不断涌出的泪水不时模糊了她那双天鹅绒般的漂亮的黑眼睛,不得不中断几次,终于写好了那封令尼古拉震惊不已的感人信件。

九

被逮捕的皮埃尔关进了拘留所,对他怀有敌意的法军官兵们竟对他带有几分敬意。另外,他们一直在怀疑他的身份,弄不清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否是个重要人物,而且因为刚刚同他打过架,才对他产生了敌意。

到了第二天清晨,看守的士兵们交接班后,皮埃尔觉得,新来的官兵不像昨天逮捕他的那些士兵对他那么凶。事实亦是如此。新来的看守士兵压根就不知道这个穿着农民衣服的胖子曾经同抢劫拚死搏斗过并和逮捕他的士兵打过架,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是为了救孩子。这些奉上级命令的士兵们只是把他同另

外十七个俄国犯人一样看待。只是皮埃尔那副毫不害怕和庄重沉稳的神态,以及令法国士兵都有些吃惊的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显得他与其他的俄国人有些不同。尽管这样,那天皮埃尔还是同另外十七个俄国人被关在了同一个屋子里,原因是一个法国军官占用了关押他的那个房间。

同皮埃尔关在一起的都是最下层的俄国人,他们认出皮埃尔是贵族老爷,就同他疏远,尤其因为他会说法国话。皮埃尔听见他们嘲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听说所有被拘押的人都将按纵火犯的罪名受审,估计自己也包括在内。第三天,皮埃尔和另外十七个犯人同时被带进一个屋子里,一个长着白胡子的法国将军、两名上校和几名佩肩带的法国人坐在屋子当中。他们审问被告的态度十分蛮横,内容明确,好像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人放火的确凿证据。此时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向皮埃尔等人提出许多问题:你是干什么的?到这里来干什么?来这里的目的是想干什么?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问题抛开事情的本性,而且去掉弄清本质的可能性,如果只是按照法官提出的问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如果钻进法官设计好的圈套,那么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他们定罪的目的。倘若被告不按照这种提问来回答的话,法官就另设圈套,让你的回答无效。此时此刻,就像所有的被告一样,皮埃尔也不清楚他们向他提这些问题的目的何在。他觉得用这种圈套来引诱被告的回答,只是出于表面上的宽松和礼貌。他很清楚一旦落到这些人手里,他们就有权带他到任何地方,有权让他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判他的罪。所以,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又设法判他的罪,那就没必要玩弄审判这种鬼把戏。显而易见,他们的任何回答都可能成为他们定罪的把柄。他们问皮埃尔做了什么而被捕,他故作伤心地回答说,他帮助一对年轻的夫妇从火里救出他们的孩子。问他同那些抢劫犯打架又

是为了什么？皮埃尔回答说，他为了保护一个受辱的女人，而保护受欺的弱者，是每个人应有的义务……他们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他的回答与本案无关。问有人证明他待在着火的房子里，当时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他只是好奇想看看莫斯科城里的情况。他的话又被打断，他们并没有问他想去的地方，只是关心他呆在火场旁边干什么。问他是干什么的？话题又转回开头问过他而他又没有回答的问题。他又说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

“记下来。这是非常不好的嘛。”胡子花白，脸色红润的将军威严地说。

第四天，祖波夫堡一片火光冲天。

克里木浅滩的一个商人车棚里是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关押的目的地。浓烈的黑烟笼罩着全城，皮埃尔穿过街道时被这股浓烟呛得快要窒息了。城的四周都是熊熊燃烧的大火，皮埃尔胆战心惊地望着漫无边际的大火，还不理解火烧莫斯科的真正含义。

皮埃尔在克里木浅滩商人家的车棚里被押了几天，这期间，他在同法国兵的交谈中得知，所有被关押在这里的人都在听候元帅下达的命令。究竟是哪位元帅，皮埃尔也没有从士兵口中获悉，对一个小兵来说，元帅就是令人感到有些神秘的最高权力。

刚开始几天，即九月八日第二次审问俘虏之前，皮埃尔的心里特别难受。

十

九月八日这一天，在关押俘虏的车棚里来了一位军官模样的人，看守们对他特别恭敬，见到他都行军礼，由此可以猜测他是一个很重要、很有地位的大人物。此人大概是位参谋官员，按照手里拿着的名单，对俄国人逐个点名，在点到皮埃尔时，称其

为隐姓埋名的人。他显着非常懒惰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环视着周围的俘虏，命令看守军官，让俘虏们穿得干净整齐些再去见元帅。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时来了一群士兵，将皮埃尔和另外十三名俘虏带到圣母广场。这一天刚刚下过雨，天气十分晴朗，阳光明媚，空气格外新鲜。烟不像他们从拘留所被押解到祖波夫堡那天那样低低地弥漫在地面上，而是像柱子一样腾空笔直升起。大火在城里难以见到。四周到处是一根根腾空的烟柱，在皮埃尔眼前的莫斯科是一片瓦砾，遍地都是烧剩的炉子和烟囱，偶尔可见焦胡的断垣残壁。皮埃尔向那些废墟望去，很难辨认出原来完好无损的建筑。但教堂还偶尔可以见到一两座完整的。克里姆林宫仍然保持完好，雪白的钟楼和伊凡大帝教堂从远处望去屹然矗立。附近的一座新圣母修道院的圆顶发着光并不时传来悦耳的钟声。这钟声意味着今天是礼拜日，是圣母的诞辰，但街上一片冷清，根本没有一点节日的欢庆气氛，随处可见支离破碎的残墙断壁，废墟瓦砾，偶尔可遇见几个俄国人，他们都慌慌张张、面色惊恐、憔悴、衣衫褴褛，遇见法国人就东藏西躲。

显而易见，法国人彻底摧毁了俄国人民的美好家园，皮埃尔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问题，在俄国家园沦陷后，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强硬的法国秩序已毫无疑问地建立在这片惨遭践踏的家园上。对于这一点感悟，他从押解他们的队伍整齐、士气旺盛的士兵神态上可以领略到；也从一位坐在豪华马车上迎面而来的法国大官的神情上领略到。当然，他还从广场左边传来的欢快的军乐声中，特别是今天一早那位法国军官点名时的气势凌人的叫喊声中领略到这一点。

士兵们将皮埃尔和另外几十个俘虏押解到一个地方，然后又押解到另一个地方；看样子，皮埃尔已被他们遗忘了，让他和其他人呆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在接受审问时又被称作匿名的人。如今，皮埃尔就是带着一个如此可怕的称号被士兵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从押送士兵的脸上可以看出连他在内的

所有被抓的人恰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将被押送到必须去的地方，皮埃尔感到自己如同一块小木片被扔进一架他不清楚但转动正常的机器里。

皮埃尔和其他犯人被带到圣母广场右边，离修道院很近的一座白色的大房子里，房前有一座很漂亮的大花园。这里就是谢尔巴托夫公爵的府邸，皮埃尔曾是这里的常客，从士兵们的交谈中他才明白，现在法军元帅达武住在这里。

他们被命令在台阶上站着，然后挨个被带到房子里。皮埃尔排在第六个。穿过玻璃走廊、穿堂、前厅这些皮埃尔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他被领进一间狭长而低矮的办公室，一名副官站在门口。坐在办公室最里头桌子旁的达武，带着一副眼镜。皮埃尔被带到他跟前。达武头都没抬，看得出他是在处理公文。他看都没看一眼皮埃尔，只用一种很低的声音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皮埃尔没回答，因为他想不出如何来回答他。他很清楚，达武不仅是法国将军，还是一位以冷酷而闻名的将军。皮埃尔看着达武那毫无表情的脸，感到他似乎遇到了一位蛮横的老师在烦躁地等着学生回答他的问题，所以稍稍的犹豫都会使自己失去生命，可是他还是没有想好应付的话。如果像开始受审时说的那样，他不想那样做；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和身份，简直是太危险，太可耻了。皮埃尔仍是一声不吭。但就在皮埃尔犹豫不定的时候，达武把头抬了起来，将眼镜架到额头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瞧着皮埃尔。

“这个人我见过，”他慢条斯理地表情冷漠地说，看来他是想恐吓住皮埃尔。一阵战栗从他的后背掠过的，同时像冰冷的铁箍一样紧紧箍住了他的头。

“将军，您怎么可能见过我呢，可是您，我也从来没见过……”

“他是一个俄国间谍，”达武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对屋里的

另一位将军说，这时皮埃尔才看清屋里还坐着一位将军。达武把身子转到另一边。突然皮埃尔声音颤抖着焦急地说。

“不是这样的，大人……”他说，猛然想起达武是位公爵。“不是，大人，您根本没见过我，我只是个没有撤离莫斯科民兵军官。”

“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别祖霍夫。”

“谁能向我保证你说的是否是实话？……”

“大人。”皮埃尔失声叫道，他的语调充满了乞求而不是愤怒。

达武又抬起了头，用眼睛认真地看了看皮埃尔。他们的目光仅相遇了几秒钟，正是这相遇的目光挽救了皮埃尔的生命。目光中没有了战争和审判等因素，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他们感慨万分，刹那间他们明白他们都是人类的后代，是手足兄弟。

达武从用号码标明的案件和人名的名单上抬起头来，第一个感觉就是，皮埃尔只是名单上的一个号码，达武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然而此时的感觉使他感到眼前的皮埃尔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沉吟了片刻。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所说的都是真话？”达武语调冷淡地问。

皮埃尔一下子想到了伦巴尔，就把他的姓名、部队和他所住的街名一一述说出来。

“你还是没有说出实话。”达武又说。

皮埃尔声音更加颤抖起来，又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他能够想起的事情以保证他说的都是真的。

这时副官走进来，报告达武一些需要他处理的事情。

听了副官的报告，达武立刻变得精神焕发，扣上军服钮扣。彻底忘记了皮埃尔的存在。

副官低声告诉他还有个俘虏呆在这里，他皱了皱眉头，朝皮

埃尔点了点头，命令士兵将他带走。但是将会带到什么地方，皮埃尔心里一片茫然：是回到原来的地方，还是带到行刑的地方。

刑场就在他们经过的路上，在路中同伴已指给他看了。

他转过头去，看见副官在向达武请示着什么。

“是的，当然！”达武说，可是他所说的“是的”含意是什么，皮埃尔当然是不明白的。

皮埃尔想不起他是如何被带走的，走了多长时间，要去哪儿。他头昏脑胀、恍恍惚惚地走着，他已看不到周围的一切，只机械地跟在别人的后面移动着双腿，大家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下来。在这段时间内，皮埃尔头脑里惟一的念头：这最后的审判结果是由谁来决定的？起初审问他的那些人，因为看上去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是达武吗，也不是。从他看着他的目光中他感觉到那里充满了同情。如果多延长一分钟，达武就会感到他们所做的事情该有多么愚蠢。只是进来的副官耽误了这一分钟。显然这个副官也不是心甘情愿地做坏事，如果他不进来，也许事情会有转机。那么，即将枪毙皮埃尔，使他失去性命，葬送他的一切回想、爱好、未来和思想的究竟是谁呢？这一切又都是谁造成的呢？皮埃尔感到每个人都不像是造成这些罪恶的凶手。

这是战争，是形势所迫。

正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杀害了他皮埃尔，使他失去了生命，毁掉了他的所有。

十一

士兵们押解着俘虏们走过谢尔巴托大公爵公馆，走过圣母修道院左边的圣母广场，来到一块菜地上，那里直立着一根杆子。在杆子后面掘出了一个很大的坑，坑边的泥土还是潮湿的，

显然是刚刚掘的，大坑和杆子旁边站着许多人。其中一少部分是俄国人，大多数是没有站岗的拿破仑士兵，里面有穿着各式军服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杆子两边齐刷刷在站着身穿蓝军服，佩红肩章，脚登短统靴，头戴高筒帽的法国兵。

犯人们根据名单次序站好队，皮埃尔是这排中的第六个，士兵们把他们押到到杆子旁边站住。突然两边的几只军鼓被敲了起来，此时皮埃尔感到这剧烈的鼓声带走了他的一部分灵魂。他的大脑已经停止了思考能力。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和听着。他惟一的希望，就是让那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早些结束。皮埃尔环顾了一下他旁边的人，细心地瞧了瞧他们。

最前面的两个是剃光了头的囚犯。一个细高挑儿，另一个皮肤很黑，塌鼻子，头发蓬乱，身体肥胖。站在第三个的是家奴，大约四十五岁左右，花白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体看起来保养得不错。第四个看上去像是个农夫，相貌英俊，黑黑的眼睛，留着一把密密的褐色胡须。第五个是工人，面黄肌瘦，看上去大概有十八九岁，穿着肮脏的工作服。

皮埃尔附近的两个法国人正在商量如何枪毙这些犯人：一次打死一个，还是一次打死两个。"一次两个，"一个校官面无表情地冷酷回答。士兵们的位置换动了一下，大家都急急忙忙行动起来，只是盲目地在执行一件大家都糊涂的事，而不是在做一件明明白白的且又非常愉快的事。

一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军官走到犯人行列的前头：俄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宣读审判书。

而后四个法国士兵走到犯人队伍前，按照法国军官指示带走最前面两个抖抖嗦嗦的犯人，这两个犯人被带到杆子旁站住，等着法国士兵拿口袋来，他们惶恐不安地环顾周围，仿佛被打中的野兽等待猎人来收拾。一个犯人用哆嗦的手指在胸前画着十字，另一个挺起胸，嘴唇默默抖动着，似乎在微笑。士兵们急忙把他们的眼睛蒙住，将他们的头用口袋套住，然后再把他们捆在柱

子上。

这时，从队伍里走出十二名迈着矫健整齐步伐的士兵，他们手里端着枪，立定停在了离柱子八步远的地方。皮埃尔不愿看见即将发生的一切，便将脸转了过去。在可怕的寂静过后，背后遽然响起一阵劈劈啪啪的枪声，皮埃尔觉得犹如五雷轰顶，比最可怕的雷声还响。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只见那几个脸色灰白、两手发抖的法国人在坑旁干着什么。被带出来的另外两个犯人也用同样惊恐的眼神望着大家。似乎在用乞求的目光默默地央求他人的庇护，显然对即将要发生的一切不可思议，也难以理解更难以相信。他们之所以不能相信，是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生命的可贵，而难以理解也难以相信人家可以夺走他们的宝贵生命。

皮埃尔又转过脸极力回避着眼前的一切；但这是不可能的，随后又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惊心动魄的枪声，伴随着枪声呈现在眼前的是弥漫的硝烟、流淌的鲜血以及吓得魂飞魄散的法国人那张面如土色的脸，他们双手抖个不停，相互推拥着，在柱子旁做着什么。皮埃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四周巡视了一下，好像在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仿佛所有人的目光也都表露了这样的疑问。

他在此时此刻心里所感受到的惊恐、畏惧和思想斗争与那些俄国人和法国官兵的脸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情绪有着惊人的相似。“到底是谁干了这种事？使得他们像我一样心里如此难受。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这问题在皮埃尔脑海里一闪而过。

“八十六步兵团，齐步走！”有人喊道。这次只带出了一个皮埃尔身旁的人，他已经是第五个被带出去的。皮埃尔还不知道此人同其余的人被押到这里只是陪绑而已。他愈发感到害怕，眼前的此情此景，心里既不感到兴奋，也没感到慰藉。穿工作服的工人是被带出的第五个。法国兵的手刚刚碰到他的衣服，他就害怕得往旁边一跳，就趁势抓住了皮埃尔。皮埃尔的全身也不停地颤

抖着，极力想挣脱抓住他的手。那个工人一步也迈不动了，两个士兵架着他往前走。他一直不停地在喊着什么。刚站到杆子旁边，突然没有了声音。霎时间他一下子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不知他是否知道喊也是无济于事呢，还是认为人家只是在吓唬他不可能杀他，他被架到杆子旁站住，等着同前面那几个的样子被蒙上眼睛，而且也像一头被打中的猎物，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周围的一切。皮埃尔已不能控制自己，扭过脸去不用眼睛看了。他和在场的所有人的新奇和心里刺激在他们杀害第五个人时达到了极点。这个犯人也同前面几个犯人一样，给人一种似乎很安定的感觉，他用工作服把自己又裹了裹，一只光脚蹭着另一只。

他的眼睛被蒙上了，似乎觉得脑后的结子勒得太紧就动了动。随后被推到沾满了血迹的柱子上，身体向后仰着。可能是觉得这个姿势挺难受，就换了一个姿势，两脚叉开稳稳地站好，靠在柱子上。皮埃尔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不放过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按照常规应该发出一声命令之后是八支枪同时响起的声音。但尽管后来皮埃尔如何绞尽脑汁地回忆，也没能回忆起当时的一声枪响。他只记得那个被蒙着双眼的工人突然瘫了下去，从两个地方一下子涌出血来，绳子由于身体的瘫软松开了，那工人的脑袋不自然地耷拉下来，一条腿弯屈着跪下来。皮埃尔向柱子跑去，没有人阻止他。几个脸色早已吓得惨白的人在工人旁边忙乎着。一个长着大胡子的法国老兵用哆嗦的双手解开绳子时下巴颏不停地抖动。尸体摔倒在地上。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把尸体迅速拖到柱子后面，把它拖到坑内。

很明显，大家都确信不疑地相信自己犯了罪，得尽快把自己犯罪的罪证掩埋掉。

皮埃尔看了一眼坑里，只见那个工人躺在里面，膝盖朝上，挨着脑袋，一个肩膀比另一个高，高出一点的肩膀不时地抽搐

着。但铲进去的土已覆盖了整个尸体。

一名士兵气急败坏地对皮埃尔吼了一声，要他从那儿赶快回来。可皮埃尔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站在柱子旁静静地等着，也没有人来催促他。

填平土坑后，传出了口令声。士兵把皮埃尔带回到原来的地方，伫立在柱边的法国兵原地转了九十度弯，迈着整齐的步伐从柱子旁边走过去，开初站在圈子中央的二十四名端着空枪的士兵都随着走过身边的队伍及时归回到原位。

皮埃尔呆呆地看着这俩人一对对地从圈子里跑出的士兵。除了一个没归队外，其他的士兵都归队了。没归队的士兵是个年轻人，他的脸色如白纸，十分难看，高筒帽的帽沿已歪到了脑后，枪放在地下后，仍然愣愣地站在坑旁开枪的地方。他仿佛一个醉汉，东摇西晃地前进几步，后退几步，来维持身体的平衡而不至于跌倒。一个上年纪的军士跑出队伍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拖到连队里。法国人和俄国人都走散了，大家都默默不语地低头往前走着。

"这是警告大伙不许纵火！"一位法国士兵说。皮埃尔回头瞧了一眼这个说话的士兵。他本想对所作所为说些聊以自慰的话，但话还没讲完就挥挥手走了。

十 二

皮埃尔自那此行刑后，就被单独关在一座龌龊破旧的小教堂里，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

傍晚时分，两名士兵由看守的军士引导着走进教堂，向皮埃尔宣布，他被赦免了，马上转到战俘营去。皮埃尔没有听明白说的是什么，便起身跟着士兵出去了。有几间木制的棚子被烧得黑乎乎地伫立在广场尽头，士兵将皮埃尔领进了其中一间。昏暗

中，皮埃尔发现自己已被约摸二十来个形形色色的人围住。望着这些人，皮埃尔感到莫明其妙，不晓得这是些什么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会把他怎么样，他听着这些人在对他说着什么，可不懂什么意思，因此也无法下结论和判断。他只顾回答那些人提出的问题，也顾不上谁在认真听，更顾不上那些人怎样理解他的回答。他望着他们的脸和身子，感觉这些人都是毫无表情的冷血动物。

自从皮埃尔亲眼目睹了士兵被强迫进行残忍可怕的大屠杀之后，他心中那个支持一切的精神支柱像一根强大的弹簧一样突然断裂崩溃了，于是一切都变成一堆废物瘫痪了。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对世界完美无缺，人类的良心和自己的魂灵以及对上帝的崇拜信仰，全部都化作泡沫破灭了。这种心境现在变得如此强烈，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以前皮埃尔曾有过怀疑，但这种怀疑只起因于自己的罪过。他的内心感到，自己才真正是排除失望和怀疑的关键。然而，呈现在自己眼前的这个世界已支离破碎了，崩溃了，变成了一堆废墟，这责任不是自己造成的。他觉得对人生完全失去了信心。

在这黑暗中，团团围住他的那些人对他显然非常感兴趣。大家与他攀谈，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将他领到一个地方，最后来到一个有人说笑的棚子角落里。

“静一静，伙计们……就是那个亲王（说到那两个字时语气特别地重）……”另一个角落里有人说。

皮埃尔静静地坐在堆满干草的墙边，沉默不语，眼睛间或睁开，间或闭上。闭上双眼时，眼前就呈现出那个工人由于憨厚、朴实而显得格外恐惧的脸，以及那些被迫行刑而违背自己良知意愿的刽子手因内心愧疚而显得更加恐惧的脸。于是他又睁开双眼，在一片黑暗中不知所措地望着四周。

一位身材矮小、弯着腰的人坐在皮埃尔身旁，起初皮埃尔并没注意，只是在这人一动身上就发出一股强烈的刺鼻汗臭时才

引起皮埃尔的关注。这人在黑暗中摇晃着他的脚，尽管皮埃尔看不清他的面孔，却感到此人时刻在盯着他。皮埃尔渐渐在在黑暗中适应了一些，发现这人正在脱靴子。皮埃尔对他脱靴子的方式感到很有意思。

他把一只脚上的带子解开，然后整齐在摺好，而后又麻利地解另外一只，不时打量着皮埃尔。他用一只手把带子挂起来，另一只手则在解另一只脚上的带子。他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利索地脱下靴子，把靴子挂在头顶上的楔子上，拿出一把小刀，好像在割什么东西，而后把小刀合上放到枕头下面，然后又让自己坐得舒服些，两手拢住膝盖，不错眼珠地盯着皮埃尔。从他老练的动作上，从他在黑暗中不慌不忙的安排上，乃至从他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气味上，皮埃尔有一种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和自由自在的感觉，不由得直直地望着他。

“您受过不少罪吧，老爷？”小个子的人突然问。他那听起来让人亲切的声音是如此诚挚，皮埃尔想答复他，然而下巴颏不住地颤抖，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小个子的人不让皮埃尔难堪，就用他那悦耳的声音说起来。

“嘿，好兄弟，别伤心。”他说话的口气像俄国乡下老太婆，声音柔和、亲切而悦耳。“别伤心，兄弟，受苦一时，幸福一世！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安心地在这里住着，上帝恩赐，不受气。这里有好人也有坏人。”他说。同时一边说着，一边灵巧地一屈膝站起来、咳嗽了几声走出去了。

“噢，小捣蛋来了！”皮埃尔听见那人好听的声音从棚子的另一端传来。“小捣蛋来了，只有它还想着我！哦，好啦，好啦！”那个人把扑到他身上的小狗推开，走到原先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手里却多了一个破布包。

“来吧，吃一点，老爷。”他保持着一种恭敬的语气说，把破布包打开，往皮埃尔这边递过来几个烤土豆。“中饭吃的是稀粥。这土豆可真香！”皮埃尔已经饿了整整一天了，闻着烤熟的土豆特

别香。他感谢那个人,大口吃了起来。

“感觉如何,味道很香吧!”那个士兵自己也拿了一个土豆笑着说。“你最好这么着。”他又从枕头下面拿出那把折刀,把土豆托在手上一刀切成两块,从布里捏点盐撒在上面,才送到皮埃尔面前。

“烤土豆就是这么好吃,”他又说,“你就这么吃吧。”

皮埃尔此时的感觉是,他的一生中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

“嗨,我倒不在乎,”皮埃尔说,“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处置这些无辜的人呢? ……最后枪毙的那一个仅仅二十岁呀。”

“嘘嘘……嘘嘘……”小个人说。“造孽啊,造孽啊……”他赶紧补上一句,好像这话是一个常用的口头语,时刻会随口而出,接着又补充说:“你是怎么搞的,老爷,您怎么会呆在莫斯科而没走呢?”

“我没料到他们会来的如此迅速。我不是特意留在这里的。”皮埃尔说。

“可是他们怎么会把你抓住呢,好兄弟,是在你自己家里抓住的吗?”

“不是,我去看被火燃烧的房子,就被他们抓了起来,说我故意放火。”

“哪里有军队,哪里就有为所欲为的事情。”小个子插话道。

“你被抓到这里很久吗?”皮埃尔一边问,一边吃着最后一块土豆。

“我吗? 是前几天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被他们抓进来的。”

“你是作什么的? 是个兵吗?”

“我们这些兵都是阿普雪隆团。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我们二十来个人都病倒在床上。简直无法料到。”

“现在感觉如何,在这儿呆得难受吗?”皮埃尔问。

“怎么不难受，小老弟。我叫普拉东，姓卡拉塔耶夫。”他补充道，为了使皮埃尔更方便地称呼他，“在部队里，大家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鹰’。怎么不难受，好兄弟！莫斯科是俄国的古都。眼看着这光景，心里怎么不难受，俗话说得好：虫子钻进圆白菜，把自己害惨了。”他怏怏地说。

“什么，你说什么？”皮埃尔问。

“你问我吗？”普拉东问，“我说：人有千条妙计，逃不了上帝的眼睛和惩罚。”他说，好像在重复说过的话。他随即又说下去，“您的日子过得如何，老爷，有领地吗？有房子吗？这样看来，您是有钱的人！内当家的有吗？父母大人都在吗？”他问。由于房内太黑，皮埃尔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能够感受到，那个兵在问这些事的时候，抿着嘴只是现出亲切的微笑。当他听说皮埃尔父母双亡，特别是母亲早已去世，很替他伤心。

“有内当家的就好商量，有丈母娘就会有关照，但都比不上自己的亲娘亲！”他说，“那么，有没有子女？”他继续问。显然对皮埃尔如此否定的答复又使他伤心，他赶紧加了一句说：“没关系，你们还年轻，上帝会恩赐予你们的。只要夫妻恩爱……”

“如今一切都无所谓。”皮埃尔言不由衷地说。

“不是这样的，你是个好人哪。”普拉东表示反对，“要饭也好，进监狱也好，永远不要互相抛弃。”他让自己坐得舒服些，咳嗽了几声，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听我告诉你，亲爱的兄弟，当年我没当兵的时候，”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老爷的领地很富裕，土地多得是，庄稼人的日子过得挺不错，自己还有房子住，感谢上帝的恩赐。我们一家七口人，我爹自己也下地干活。日子过得挺安稳。我们都是守规矩的正教徒。万万没有料到出了事……”于是普拉东细细地叙述了他的遭遇：有一天，他到属于别人领地的树林里砍柴，被看林人逮住了，挨了一顿毒打，还受到判决，其后被送去当兵。“唉，好兄弟，”他带着笑音说，声音却有些异样，“没料到因祸得福！如果我不犯罪，我弟弟就会被送到兵

营。我弟弟需要照顾五个孩子，可我呢，只有一个老婆。还有过一个女儿，不过我还没当兵的时候就被上帝召到天堂了。实话对你说，我曾请假回过一次家。回家一瞧，日子过得比原先还棒。院子里到处都是牲口，内当家的和弟妹们都在家，两个弟弟出外挣钱去了。只有小弟弟米哈伊洛呆在家里，我爹告诉我说：‘每个儿子都一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咬哪个地方都疼。如果普拉东那次没有被抓去当兵，就得轮到米哈伊洛。’实话跟你说，我爹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了去，命令我们站在圣像前。他说：‘米哈伊洛，过来，跪在神像的脚前，还有米哈伊洛的媳妇，你也跟着跪下，孙儿们也都跪下。你们知道了吗？’他说，‘一切都是如此，我的孩子们。’人是争不过命的。可是我们总是牢骚满腹：这个不称心，那个不满意。兄弟，幸福正如网里的水，向上拉的时候好沉好沉，等到拉上来却什么都没有。事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普拉东在干草堆上换了个姿势。

停了一会儿，普拉东站起身来。

“我看出来，你已经睁不开眼了吧？”他说着熟练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口里念着祷词：

“主哇，耶稣基督，圣尼古拉，圣福罗拉和圣拉夫勒，主耶稣基督，圣尼古拉！圣福罗拉和圣拉夫勒，主耶稣基督，宽恕我们，挽救我们吧。”他结束了他的祷告说，并在地上磕了个头，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主哇，保佑我睡得像石头一样实，起来的时候像面包一样轻松。”祷告完后，他就躺在干草上，把外套盖到身上。

“你嘴里念的是什么祷告词啊？”皮埃尔问。

“你说什么？”普拉东问，他刚刚闭上眼睛。“念的是什么？祷告上帝啊。难道每天晚上你不作祷告吗？”

“不是的，我也祷告的，”皮埃尔说。“可你说的圣福罗拉和圣拉夫勒是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普拉东快速地回答，“他们是马神，畜生也需要爱护的。”普拉东说，“瞧这小东西，团成一团。它这样倒也不

冷，狗崽子。”他说着，抚摸了一下脚边的狗，转过身去就睡着了。

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哭声和叫声，从棚子缝隙里能见到外面的火光，然而棚子里却只有沉寂和黑暗。过了好半天皮埃尔还是睡不着，他在黑暗中睁着一双眼睛躺着，旁边的普拉东发出均匀的鼾声，使他听起来觉得以前被毁坏的世界又重现面目，牢牢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十　三

皮埃尔在这个简陋的棚子里关了四个星期。棚子里被关着的还有二十三名作俘虏的士兵、两名军官和两名文官。

很久以后，这些人都没有在皮埃尔的脑海里留下记忆，只有普拉东至此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变成了纯朴善良的圆圆的俄罗斯人的样本。被关进棚的第二天清晨，皮埃尔看清了这位乐观的邻居，起初完全得到了证实的是圆圆的形象：普拉东穿着一件法军大衣，并用一根绳子束着，头戴军帽，脚穿树皮鞋，整个人看上去都是圆的，圆圆的大头、背、胸、肩都是圆滚滚的，就连他那双时刻用来拥抱什么似的双手都是圆圆胖胖的，他那总是带着笑意的脸也是圆圆的，以及他那双可爱的栗色的大眼睛也是圆圆的。

根据普拉东自己所说的他当兵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大概有五十多岁。可是连他自己都闹不清他有多大岁数，他特别喜欢笑，每次笑的时候都露出上下两排齐整的洁白坚硬的牙，他的头发和胡子总是黑黑的，他的全身都极富有弹性，特别壮实，耐力很强。

虽然他的脸也布满了细小的皱纹，但神情纯真无邪。他的声音听上去是那样的令人舒服，坦率和天真是他说话的特点。很显然他对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和将要说什么从不考虑，正由于这样，

他那快速而又坦诚的话语包含着一种无法驳斥的说服力。

刚刚被俘前几天，他精力旺盛，动作干脆利索，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劳累和病痛。每天清晨和夜晚，他总是躺在干草堆上祷告说："主哇，请保佑我睡得如石头一样沉，起来活动时如面包一样轻松。"清晨起身时总是耸耸肩膀说："躺下，缩成一团；起来，精神抖擞。"事实亦是如此，他一躺在草堆上立刻睡得像石头一样沉；他一睡起来，马上就精神抖擞，片刻钟也不耽搁，马上开始动手干活，就如孩子一起床就开始玩弄玩具那样。他样样事情都能做，做得不精也不粗。烤面包，烧菜，缝衣服，刨木头，补靴子样样都会，一天到晚不停地忙，只有到了晚上才会与人谈天，他喜欢聊天，唱歌。他唱歌的时候不像歌手那样，歌手是许多人在场的时候才唱歌，他唱歌就像鸟儿在林中歌唱，只需发出一种声音，如同人需要伸腰和散步一样。他的歌声特别像女人唱出的声音那样尖细悠扬，婉转动人，唱歌时的表情总是很严肃。

自从做了俘虏，他把胡子留得很长，改变了他当兵时养成的各种规矩，过起了以前农民的、老百姓的一般生活方式。

"士兵一退役，衬衫露出来。"这也是他的口头语，他从不提起当兵时的生活，也从不说所受的苦，只是常说当兵的时候他没有挨过一次处罚，他经常提起的是他所宝贵的当"基督徒"（他总是把"基督徒"和"农民"两词的意义混在一起）的往事。他的话里时常带着俗语，可并不是一般士兵所说的下流无耻的俗语，而是民间俗语，这种俗语自身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但是恰当使用时，却含义颇深。

他的话经常自相矛盾，但一说起来总是义正词严，郑重其事。他很爱说话，也乐于说话，说的话经常带有一些民间谚语。皮埃尔认为这些民间谚语都是他随意编造的，而他的话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那些皮埃尔看见从没在意的小事，经他一提起，就变得意义颇深，不同一般。其中一个士兵每天晚上都要讲故事，故事的情节差不多，但普拉东很乐意听，特别喜欢听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真人真事。一听这种故事，总是喜笑颜开，还时常插几句嘴，提出一些问题，尽量把这种事情理解得完全透彻。皮埃尔心底里的留恋、友谊和爱情，普拉东是绝对不会有的，但他那充满了爱的心使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爱，尤其是对人，不过不是针对具体某个人，而是对他周围所有的人。他对他的长毛狗爱，对伙伴们、法国人、以及坐在他身旁的皮埃尔的爱；可是皮埃尔仍感觉到，普拉东尽管对他很亲切，他的这种作法使皮埃尔从心里感到暖融融的，然而有朝一日同他告别也丝毫不会有恋恋不舍之情。皮埃尔对普拉东的感情也是这样。

普拉东在那里的俘虏的眼里只是一个下等的大兵，无论大家叫他小鹰还是普拉东，都是心怀恶意地嘲弄他，随意支使他。要是留给皮埃尔的心目中的记忆，则是第一夜的那个憨厚纯朴和真理的令人迷惑的永恒的浑圆化身，自此这个形象永远留在了他的脑海中。

普拉东除了祈祷词之外再也背诵不出什么，他一打开的话头、好像就不知道如何收尾。

偶尔皮埃尔对普拉东所说的话感到惊异，请他再重复一遍，可是普拉东已完全忘记了他刚刚说过的话，其他事情也是同样，他对他所唱的特别喜爱的歌词的含义说不出来。例如歌词里唱到：

“亲爱的故乡，小白桦树，我心里苦闷。”但他无法说明这些歌词的含义。他不会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每一个歌词中所代表的意义、他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是他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表现，而他丝毫没有感受到生活中的意义。只有当他感觉到他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时才会有意义。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所有言行举止，如同从鲜花里挥发出来的香气一样直观、实在和均匀。他不会体会到个人言行的价值和意义。

十　四

自尼古拉告诉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一家现都住在雅罗斯拉夫尔后，她根本没有听从姨妈的劝阻，马上作出动身的准备，不光是她自己，而且连同她侄儿一起带走。至于路上是否会遇上困难，是否能一路到达，她从不去问，也不愿意去问：她的惟一的念头就是不但是自己来到随时可能离开她们的哥哥身边，而且必须把他的儿子带到他的身边。所以她作好了一切准备。安德烈公爵没有写信告诉她，她只是想或许他伤得太重无法写信，或许是他考虑到，如此遥远的旅途对她和他的儿子来说简直是太困难太冒险了。几天来玛丽雅公爵小姐一直在为动身作准备。她准备乘坐公爵的那辆大轿车到沃罗涅日，随行的还有几辆篷车和行李车。同行的有布莉恩小姐，小尼古拉和他的家庭教师、老保姆、三个使女、季洪、一个年轻的男仆和姨妈派来保护她的随从。

沿着平时去莫斯科的路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玛丽雅公爵小姐选择绕道经过利佩茨克、梁赞、弗拉基米尔和舒亚。这条路既漫长，也不好走，因为这条路上不能随处都能找到驿站，甚至还可能有危险，因为有人已看到梁赞附近出现了法国军队。

在这次艰难而又危险的旅行中，布莉恩小姐、德萨尔和仆人十分惊讶玛丽雅公爵小姐表现出的那种毅力和旺盛的精力。每天她都是最晚一个躺下，最早一个起来，任何难处都没能阻拦她。她的超人毅力和精神使她的旅伴们受到了鼓舞，走到第二个星期的周末他们已平安到达雅罗斯拉夫尔。

在沃罗涅日暂住的那几天是玛丽雅公爵小姐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幸福时刻。对尼古拉的爱恋使她不再有苦闷和不安。她的整个心到处充满了爱情，并演变成她身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她不想再作任何抵抗，近一段时间，玛丽雅公爵小姐坚信，她已被另一个人所爱，自己也爱上了那个人，尽管她对自己这份爱恋没有明确。她同尼古拉见最后一次面时，尼古拉告诉她，她受伤的哥哥由罗斯托夫一家人照顾着，那一时刻她对这点就坚信不疑。尽管尼古拉丝毫没有提到关于如果安德烈公爵恢复健康，他和娜塔莎很可能和好如初，但从他的脸上，玛丽雅公爵小姐还是看出了，他很清楚这一点，而且慎重地想到过这一点。尽管如此，他对她那种恭敬、关心和爱慕的神情不仅没有一丝变化，而且为此感到快乐，因为如果事情照这样发展他们便是亲戚了，他可以更随意地向她表达自己的情意，——玛丽雅公爵小姐时常这么想过。玛丽雅公爵小姐心里很清楚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与人相恋，她对这种有人爱她的感情，心里有说不出的宽慰、快乐和幸福。

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并没有减轻她对哥哥受伤状况的深深担忧，反而更加深了她对哥哥的忧伤。从沃罗涅日出发那时起，这种感情反应的如此强烈，令所有送行的人看到她那布满忧郁、疲惫的脸，都害怕她会病倒在路途上；但一路上玛丽雅公爵小姐全身心都投入到操劳之中，反倒使她暂时把悲伤抛到了脑后，给了她支撑下去的力量。

如同一般旅行时那样，玛丽雅公爵小姐所有心思都在旅行安排中，而忘记了此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当他们接近雅罗斯拉夫尔市时，一想到见到哥哥不是会再等待几天，而是在今天晚上，即将见到哥哥的激动心情令她兴奋的久久不能入睡。

随从先行一步去打探罗斯托夫家住在雅罗斯拉夫尔具体位置，安德烈公爵的病情如何。返回的时候他看到了停在城门口的公爵大轿车，当公爵小姐从车窗里探头出来向他询问情况如何时，面对小姐这张惨白得十分吓人的脸，不禁吓了一大跳。

“一切都打听明白了，公爵小姐：罗斯托夫一家就住在商人勃朗尼科夫家里，就在距离这儿不远的广场旁。具体说就是在伏

尔加河畔。”跟班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奇怪地望着他，弄不清他对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回避她想知道的最重要问题：哥哥的伤情如何？布莉恩小姐看出了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心思，提到这个问题。

“公爵的情况怎么样？”她问。

“公爵老爷和罗斯托夫家同住在那所房子里。”

“照他这么说，我哥哥还活着。”玛丽雅公爵小姐想，随后又低声问道“他的伤怎么样？”

“听仆人们讲，一直就那样。”

“一直就那样”是什么意思，公爵小姐没有继续往下问，只用眼睛悄悄地瞄一眼坐在她面前只是左顾右看的七岁的小尼古拉，垂下了头。那辆笨重的轿车在马路上发出轰轰的响声，不停地颠簸着，摇晃着，直到车停住，她才把头抬起来。听着外面哐啷一声，车梯放了下来。

车门被打开了。车子的左边是一条大河，右边是一座宅院的台阶。几个男仆，一个女仆站在台阶上等候着，他们的旁边还站着一个梳着乌黑大辫子、脸色红扑扑的姑娘。玛丽雅公爵小姐察觉到她是在勉强使自己露出微笑。这个姑娘就是宋尼雅。公爵小姐急急在向楼上跑着，那个强带着笑容的姑娘说：“请往这边走！请往这边走！”公爵小姐急匆匆到了前厅，看见一个长着东方脸型的老妇人激动不已地从里面向她迎来。这位老妇人就是伯爵夫人。她充满柔情地拥抱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亲吻着她。

“我的孩子！”她说，“我多么想你，我早就听说你了。”

尽管玛丽雅公爵小姐此时的心情也很激动，可她明白眼前这位就是伯爵夫人，就必须同她寒暄，故而她模仿着人家与她说话时的样子，随意用法语客套了几句，然后焦急地问：“我哥哥现在怎么样？”

“医生看过说他没有生命危险。”伯爵夫人说话的时候悲哀

地长叹了一声，眼睛看着别处。这个表情使人一眼就会看出事实与她说的话相反的。

“他现在在哪里？我能去看看他吗？行吗？”公爵小姐问。

“别着急，公爵小姐，请稍等片刻，我的孩子。这大概是他的儿子吧！”看到同迪萨尔一起走进来的小尼古拉，她说。“这里房间多得是，够所有人住的。哦，真是个惹人喜爱的孩子！”

伯爵夫人领着公爵小姐到了客厅。宋尼雅跟布莉恩小姐互相谈着话。伯爵夫人亲了亲小尼古拉。这时老伯爵走了进来，对公爵小姐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由于公爵小姐上次见到过老伯爵，而眼前老伯爵的模样几乎完全变了。那时他还是一个无忧无虑、谈话妙趣横生的小老头，如今竟变成一个诚惶诚恐的可怜老人。他同公爵小姐谈话过程中，不时地东看西看，好像在向人家询问，他有没有做错的地方。自从莫斯科被法军占领、他的家园被毁以来，他已经没有了正常生活，陡然对生活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在生活中的地位也彻底消失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此时激动不已，只是想马上能看到哥哥，可是老伯爵和伯爵夫人却同她应酬，装模作样地一味夸奖她的侄儿。而且她观察到周围的形势，没有办法只好暂时应付这种局面。她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无法逃避的，尽管心里感到厌烦，但她觉得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这位是我的外甥女，”伯爵把宋尼雅介绍给公爵小姐说。“您彼此还不认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转向宋尼雅，极力控制自己心头对这个姑娘怀有的敌意，象征性地吻了吻她。可她感到周围人与她的心情相距甚远，心里愈发感到难受。

“我哥哥他在哪里？”她再一次发问。

“他住在楼下，娜塔莎在他身边。”宋尼雅涨红着脸小声回答，“已经让人过去打听消息了，我看您大概是累坏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急得眼泪都涌了出来。她回过身去，又打算问一问伯爵夫人如何去他那儿，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轻快急促的脚步声。公爵小姐转过头去，看见了很久以前曾在莫斯科见面时自己很反感的那位娜塔莎，她几乎是跑着进来的。

但此刻娜塔莎一出现在面前，公爵小姐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位能与她患难与共的真正伙伴，可谓是她最真诚的朋友。她扑向了娜塔莎并一把抱住她，趴在她的肩上激动地哭了起来。

陪伴在安德烈公爵床头的娜塔莎，听仆人的通禀玛丽雅公爵小姐要到这里。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他的房间，用一种玛丽雅公爵小姐感觉轻盈的脚步向她跑来。

她是带着一种兴奋心情跑进客厅的，她的脸上显现的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爱，爱他，爱她，爱她心爱的人所亲近的一切，以及同情人，热切盼望为帮助人而奉献自己的所有。此刻娜塔莎心里已经忘记了自己，更没有去想她同安德烈公爵的关系。

玛丽雅公爵小姐对此很敏感，看到娜塔莎的脸，心里便明白了一切，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马上趴在娜塔莎的肩上抽泣起来。

“来吧，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玛丽雅。”娜塔莎说着领她到了隔壁房间。

玛丽雅公爵小姐抬起头，擦干了脸上的泪水，看着娜塔莎的脸。她感到只有从娜塔莎那儿才能知道她想要知道的一切。

“那么……”她刚张开了嘴，马上又不说了，她简直无法用她的语言来答她。娜塔莎的表情和眼睛更能明明白白的、一览无余地表明一切。

娜塔莎望望她，好像又犹豫：是不是她所掌握的所有情况都告诉她。又仿佛觉得，眼前这双咄咄逼人的目光、能洞察她内心深处的眼睛，她很难不把她知道的全部真相说出来，娜塔莎的嘴唇禁不住哆嗦起来，嘴角呈现出难看的皱纹。她不禁用手捂住脸，低声抽泣起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彻底明白了。

但她还抱着一丝幻想，用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话问道：

“他的伤势究竟怎么样？总的情况如何？”

“您，您……自己去看看吧。”娜塔莎哽咽着只说出这样一句。

她们只得到楼下紧挨着他房间的旁边坐了片刻，使自己不再哭泣，装出无事的样子进去看他。

“整个病情如何？恶化好长时间了吗？现在这种症状又有多长时间了？”玛丽雅公爵小姐问。

娜塔莎告诉她说，刚开始因发高烧和疼痛不止曾发生过危险，可是到了圣三一修道院后就没事了，医生惟一担心的就是：发生坏疽。但这种症状也过去了。来到雅罗斯拉夫尔后，伤口开始恶化——化脓（娜塔莎懂得化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说，化脓也许能平安度过。可是后来又发烧了。医生说，发烧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没有料到的是两天前，”娜塔莎说，“突然出现了现在的症状……”她强忍住眼泪说。“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一会儿您会看到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他变得更虚弱？更消瘦了吗？……”公爵小姐问。

“不是，不仅仅是这样，目前他的状况比这还要糟。一会儿您看到就会全明白的。唉，玛丽雅，玛丽雅，他太善良了，可是他活不了多久了，真的活不了多久了……因为……”

十　五

娜塔莎轻轻地推开他的房门，让玛丽雅公爵小姐先走进去，此时此刻公爵小姐只感到喉咙已被什么哽咽住了。尽管她事先有了思想准备，见面时一定要镇静自若，可是她一见到他时眼泪

还是忍不住掉了下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娜塔莎所说的“两天前出现了现在的症状”含义是什么。她懂得了，这是说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变得如此虚弱不堪，而这种虚弱和悲伤的症状往往是走向死亡的前兆。她站在门口，脑子就闪映出她从小就熟悉的安德烈那张柔和、可亲的面孔，这并不是他常露出的表情，所以每次见到他都让她激动不已。她知道他会对她说些悄悄话，表示对她的关切，如同父亲临终时那样，她将会受不住而恸哭不止。但这事迟早要会发生，她不得不勉勉强强走进屋去。他的身体和面容被她那双近视的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楚，对她来说，即将爆发的恸哭是不可避免的，她同他的目光像火花一样碰撞到了一起，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他依在沙发上，头枕着枕头，一件灰鼠皮色的睡袍穿在身上。他显得又瘦又白。他那双枯瘦如柴的白蜡般的手，一只攥着手帕，另一只轻轻地弄着稀疏的长胡子。用眼睛看着走进来的人。

一看到他的脸，一遇到他的目光，玛丽雅公爵小姐马上把脚步放缓、放轻，感觉眼眶中的泪水突然干枯了，也停止了哽咽。她清楚地看到他面部的神态表情和目光，骤然变得害怕起来，并且心里感到非常的内疚。

“我为什么要感到内疚呢？”她自言自语地问着自己。“你活着，想到的仅仅是活人的事，可是我！……”他那冷若冰霜的眼神好像在这样回答。

他缓慢地将眼睛抬起，瞧了瞧妹妹和娜塔莎，他那目光似乎不是往外瞧而是在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探视，他的深邃目光里几乎充满着敌意。

他像往常一样同妹妹互相吻了吻手。

“你好，玛丽雅，真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他说，声音如同眼神一样显得异常平静而陌生。倘若此刻他要是绝望地尖叫一声，

可能还不至于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这样忐忑不安。

“小尼古拉也来了吗？”他依然那么平静而缓慢地说，显然在竭力回忆。

“目前你的身体如何？”玛丽雅公爵小姐问，对于这样的问话，连自己也感到诧异。

“我的朋友，这事你得请教医生。”他说，显然竭力想表示亲热，然后又悄声悄语地说（他似乎根本没想到他在说什么）：“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亲爱的朋友。”

玛丽雅公爵小姐礼貌地握了握他的手。她的握手使他微微地皱了皱眉头。他没有言语，弄得她也不知所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非常清楚这两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从他的言语里，从他的语气中，特别是从他那冷冰冰的充满敌意的警觉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使活人感到恐怖、与人世疏远隔离的神色。看来，目前他几乎不懂得活人的事，但同时又使人认为，他不懂得活人的事并非因为他丧失理解力，而是因为他理解那种活人所不能理解而占据他整个身心的事。

“你瞧，多么神奇，命运又把我们联在一起！”他指指娜塔莎，大声说到。“她始终在照顾着我。”

玛丽雅公爵小姐听着这似懂非懂的话。默默地自言自语道，“这个多情而又聪明的安德烈公爵怎么能在彼此互爱的人面前说这种话呢！他假如还想活下去的话，就不该用这种冷得使人发颤的口吻说这种话！他假如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应该可怜她，怎么能当着她的面说这种话呢！对于这一切只能有一种解答，那就是他对什么都不在乎，因为他已得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启示。”

谈话过程是冷淡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常常是前言不搭后语。

“玛丽是取道梁赞到这儿来的。”娜塔莎说。当她对安德烈公爵的妹妹用了昵称时，他并没有注意到。而娜塔莎也是第一次注

意到自己当着他的面这样称呼她。

“那又怎么样?”他问。

“据人传说莫斯科烧光了,完全烧光了,好像……”

娜塔莎突然把话语停住,她难以再说下去。他显然在用心仔细地听着,但是好像什么也听不见。

“是的,听说都烧光了,真是够可惜的。”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睛望着前面,并用手指漫不经心地摸着小胡子。

“你碰到尼古拉伯爵了,玛丽?”突然安德烈公爵说,他故意想说些别的话题让她们快乐起来。“他在信中说他十分喜欢你,”他装作无事的样子继续说,显然她们没有理解他的话所含有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倘若你也爱他,那简直是太好不过了……你就可以嫁给他。”他又稍微迅速补充了一句说,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说出这句话的机会而感到高兴。玛丽雅公爵小姐听了他的这样一番话,根本没有产生别的念头,只是感到这个世界离他是这么的遥远。

“至于我的事没什么好谈论的!”她静静地说,朝娜塔莎看了一眼。娜塔莎虽然没有抬头,但仍感觉到她向她投来的目光。三个人又默不作声了。

“安德烈,你想不想……”突然玛丽雅公爵小姐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你想不想看看小尼古拉,他最念念不忘的就是你。”

安德烈公爵脸上头一次现出微微笑容,但对从小就熟悉脸部表情的玛丽雅公爵小姐却惊恐地发现,这种微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不是对儿子的思念柔情,而是一种只有玛丽雅公爵小姐才能发现的温和的嘲笑,他在嘲笑玛丽雅公爵小姐费尽心机使用这最后一招以激发他对亲人的眷恋之情。

“噢,小尼古拉也来了吗,我太高兴了。他身体结实吗?”

小尼古拉被领到安德烈公爵床前,孩子有些害怕地望着父亲,但没有咧嘴哭,因为房内每个人都没有哭。安德烈公爵轻轻地吻了下他,好像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对他说些什么才是。

小尼古拉被带出房间后，玛丽雅公爵小姐又走到床前，吻了吻他的面颊，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他静静地注视着她。

“你是替小尼古拉伤心吧。”他问。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点了点头。

“玛丽，你读过《福音书》……”他说到一半突然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哥哥你在说什么？”

“没说什么，在这儿别哭。”他说，仍旧用那种令人寒心的目光看着她。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哭，他心里就清楚了她是为小尼古拉即将失去父亲而伤心。他费了好大精神才努力使自己返回到世间，同她们一样看待这件事情。

“确实，她们想必会伤心死的！”他想，“实际上这种事再平常不过了”

“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他喃喃自语道，而且好想把这句话讲给公爵小姐听。“不行，她们都有各自的想法，她们不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的！对于这种事她们不可能理解，其实她们十分珍惜那些感情，还有我们自以为终身追求的那些思想是多余的。我们彼此不可能理解至深。”故而他不再说什么了。

安德烈公爵年幼的儿子刚刚七岁。他只学会认一些字，别的一概不明白。自从见到父亲之后，他好像经历了许多，知识、观察力和经验都长进了不少。不过即使他当时具有成年人那样的观察力，也不会完全理解他当时所见到的父亲、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三人合演的场面。他只是明白跟前的一切，没有哭泣，走出房间后，娜塔莎随他走了出来，他默默地走到她的跟前，用他那双与年龄不相称的，总是静静思索的漂亮眼睛害羞地看着她。他那鲜嫩、红润的小嘴撇了一下，就把头贴在她身上伤心地哭起

来。

自那天起，他总是躲避德萨尔，躲避抚摸他的伯爵夫人，不是一人独坐，就是怯怯地来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身边，害羞地亲近她们，而对于娜塔莎和他的姑姑，他似乎更喜欢娜塔莎。

玛丽雅公爵小姐走出安德烈公爵房间后，彻底明白了娜塔莎脸上流露出的神态。关于如何挽救他生命的事她同娜塔莎谈话时不再提起。她和娜塔莎昼夜不分地守候在他的床边，没有眼泪，只是用她们的心灵一刻不停向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祈祷。显而易见，上帝已经向这个垂危的病人伸出了双手。

十　六

安德烈公爵不但明白自己即将离开人世，而且感受到自己的逝去，一只脚已经迈入了上帝的一边。他有一种脱离凡间、异常轻松的感觉，他慢悠悠地、心境安详地静候着马上就要来临的死亡。他活着经常能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恐惧的、万能的、遥远而不可测预的事情，如今已近在眼前，并且现在已能完全理解和触摸到这种轻松感觉。

他以前很恐惧死亡的来临。而且有过两次极其痛苦的接近死亡体验，现在这种感觉不再有了。

那一次飞到他面前的榴弹像陀螺似地转着，他看着留茬地、灌木丛和高高的天空，意识到死神来到了他的身边，那时他第一次有过这样的感觉。负伤后，清醒过来的一瞬间，他从精神上完全摆脱了生活的重担，那朵永存世间的、不受压抑的、自由的爱之花开放了，死对他来说已无所畏惧，而且也没有想到死。

他负伤后，自己单独和半昏迷状态的一段时间里，上帝对他启示的永恒的爱常常使他陷入深思状态，他就越想过那种远离

喧嚣的生活。对世间万物的爱，对所有人的爱，为了爱而永远牺牲自己，换句话说不会对哪个具体的人产生这种爱，越远离尘世的生活。他精神上对这种爱的理解越深，就越想放弃尘世间的生活，越想抹杀没有充满爱的生与死之间的沟壑。他第一次考虑到死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死也无所谓了，死也许比活着更好。

然而在梅基希村度过的那一夜，他在半昏半醒状态遇到了那个他日思夜想的女人，他的唇贴在她那温柔的手上时，眼里悄悄流淌出快乐的眼泪，对她的爱意毫无察觉地进入他的心坎，他对世间又产生了依依不舍的留恋。快乐和兴奋又在他心中诞生了。他极力回忆着他在急救站见到阿纳托里的情景，现在他的快乐和兴奋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他迫切想知道的只有一个问题：他能否还能活下去？可是他不敢提出这个问题。

他的病情在继续恶化着，但娜塔莎所说的“他身上有了某种变化”，则是在玛丽雅公爵小姐到这的前两天。这是最后一次生与死的搏斗，而死打败了生。他还是很惊奇地发现他对生命仍是这样恋恋不舍，是对娜塔莎的爱唤醒了他对生的欲望，也是他最后一次对死神召唤的恐惧。

一天傍晚，吃过饭后仍旧在发低烧，但思维十分清晰。宋尼雅守候在床边。他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他心底里荡漾出一种幸福感。

“哦，准是她来了！”他想。

果真，宋尼雅坐过的椅子上坐着刚轻轻走进来的娜塔莎。

自打她照料他那天起，从第六感官上他就能感觉到她就在他的身边。她悄悄地坐在安乐椅上，侧着身子替他挡着闪闪的烛光，手里不停地织着袜子，她之所以学打袜子，是因为安德烈公爵偶尔对她说过，只有那些老保姆才会真正照顾那些病人，谁也比不得上她们。她们总是坐在床边轻轻地织着袜子，而最能使人感到舒心的就是这种做法。她那纤细的手指灵巧地伸动着，时而相碰的钢针发出轻脆的响声，他认真地看着她那沉默不语的侧

影。她轻微地挪动了一下，一个线团滚下了膝盖。她的身体轻微地颤抖了一下，转头看了看侧边的他，用手遮住蜡烛。小心翼翼而又十分灵巧地弯下了身，把线团从地上捡了起来，又以原来的姿势坐了下来。

他屏住气息静静地看着，察觉到她轻微的动一下后总是深深地吁一口气，可她又怕惊忧了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喘这口气。

在圣三一修道院的时候，他们谈起了过去的事情。他对她说，假如他不会死去，他会永远感激上帝，因为是上帝让他负了伤，并因此再次遇到了她；不过打那以后他们没再谈过将来的事情。

这事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呢？此刻他望着她怔怔地想着，而且侧耳细听着钢针轻脆的碰撞声。"难道命运如此戏剧般地让我同她相遇，就是想让我永远地离开她吗？……难道上帝在向我暗示着人生的真谛，就是为了让我如此虚伪地活着吗？我爱她超过爱世界上的一切，我爱她，可是现在我怎么办才好呢？"他喃喃自语道。突然他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每当处在痛苦中时，他就会发出这样的呻吟。

听见他的呻吟声，娜塔莎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向他弯下身去。突然她发现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轻轻走过去，弯下身去问他：

"您还没有睡着吗？"

"没有，我已经看了你好长时间了，您一进来我就感觉到了。只有你才能使我的心平静得如一泓湖水……让我快乐、幸福。我觉得自己幸福得直想哭。"

娜塔莎把身子向他贴得更近些。她的脸也充满了幸福、兴奋的神情。

"娜塔莎，我多么的爱您，我爱您超过爱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可是你知道我吗？”她转过身呆了几秒钟，“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说我这么的爱你？……那么，您又怎么样呢？您说心里话你觉得我还能活多久？您怎么认为？”

“我相信，我相信您一定会活下去！”娜塔莎情绪激动地握着他的双手，如同在向上帝起誓。

他只是静静地望着她。

“但愿上帝保佑！”他把她的手吻了又吻。

娜塔莎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幸福和激动。她又转念一想，这样对他可不好，他需要绝对静养。

“可是您该睡觉了。”她抑制住自己心头的狂喜说，“您还是赶紧睡吧……快安静地睡吧。”

他又恋恋不舍地握了握她的手，才放开。她转身走回蜡烛前面，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她回头看了他两次，每次都见他瞪着一双熠熠闪光的眼睛看着自己，就强迫自己一心一意打袜子，不再看他一眼。

果然，过了没多一会，他就合上了眼睛睡了。可是睡了没多久，又突然被噩梦惊醒了，还出了一身冷汗。

在睡梦里，他还在思考着自受伤以来一直盘旋在脑海中的问题：生与死。然而占据头脑中的问题总是死。他已感觉到死亡离自己不远了。

“爱？究竟什么是爱？他想。“爱是阻挡死亡。爱就是渴望活下去。因为我有爱，我才了解一切，一切。因为我有爱，世界上才存在一切，一切。只有爱才能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贯穿起来，上帝就是爱，而死就是让我这个爱的因子返回到万物永恒的开端。”这些念头令他感到宽慰，可总是觉得这种想法，似乎缺少些什么，只是个人理性的成份偏多，思想主题不够明朗，依旧感到忧伤和困惑，他慢慢进入了梦乡。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现在的房间里，只是身体没有

负伤，好好的。他同一些各种形态、面部冷漠而卑微的小人们不停地谈论着，为一个毫无相关的问题争论不休。他们好像即将去一个地方。安德烈公爵朦朦胧胧地记得，他们所争论的一切都是无关痛痒的，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等待着他去做，可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些无聊的、所有人都感到诧异的俏皮话。后来所有的人都一个个毫无声息地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门没有关。他想把门插上，就站起来向门口走去。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能不能及时地锁上门。他赶紧加快了向门口走去的步子，可是两腿仿佛已不是自己似的。他已经明白自己已不可能把门关上了，可还想竭力使出全身力气。他清醒意识到魂飞天外，事实上这就是人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它就站在门外。当他软弱无力地爬向门口时，而门外那个令人惊骇不已的家伙正在门外用劲地往里推，马上那个东西就要闯入门内。正当那个令人间所有的人感到恐惧的东西——死神即将闯入的时候，他已趴到了门口，一把抓住门把手，拚死也想顶住那扇门。倘若没有时间上锁，也要堵住门，可怜他力气已尽，那个令人惊骇不已的家伙已经推开了门，随即门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当那个家伙又一次在外面推门的时候，他把自己全身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此时两扇门已悄无声息地大开着。它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来，它就是死神。于是安德烈公爵被死神带走了。

然而就在安德烈公爵即将离开人世的一刹那，他猛然醒悟过来他是在睡觉；也就在闭上眼睛的一瞬间，他拚命地使自己清醒过来。

“噢，原来这就是死，我就要死了，而我同时也醒过来了。我明白了，死就是醒！”此刻他的心猛然豁亮起来，那张一直遮盖着、他一直想获知的另一个世界的帘幕在他心灵面前拉开了。他感到心灵深处一直被约束的力量被解开了枷锁，身上顿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如此妙不可言的飘飘然的轻松感。

作了一场噩梦的他，醒了过来，身上出了一身透汗，他在沙发上微微动了一下，娜塔莎立刻伏在他身边，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只是目光特别怪异地望着她，大脑已不明白娜塔莎在说什么。

这种事情已发生在玛丽雅公爵小姐赶到雅罗斯拉夫尔的前两天。找来的医生说，自那天起，病情就开始明显恶化，高烧不退使他耗尽了全身的体力，只是娜塔莎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心上，直到眼见他在精神上发生的这种可怕的症状，才确信安德烈公爵的病情已无法挽救。

那天，安德烈公爵从这个噩梦中被惊醒，也就是他从人世间的生活觉醒。如今他已清楚地感受到，从人世间凡尘中觉醒并不晚于从睡梦中惊醒。

况且，这种迟到的醒悟并没有让他感到有什么恐怖和痛苦。

在他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几天和最后时光，他一直显得冷淡而安详，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心里总有这种感觉。她们没有眼泪，没有害怕颤抖，在他离开她们的最后时光里，就连她们自己都觉得她们照顾的不是真实的他，他早已离开了这里，离开了她们，只是在照顾令她们难以舍弃的东西——他的躯壳。她们俩对他的留恋感情是那么炽烈，以至于他的那令人感到可怕的死已对她们失去了作用。她们觉得她们的哀伤情感已经麻木了，任何事情也触动不了她们。不论是当着他面还是背着他，她们保持着镇静，谈话时也从不提及他的有关事情，她们无法用言辞来表达她们的感情。

他们俩一直在看着，他在安详而渐渐地离她们而去，慢慢地走进了另一个未知世界。并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他必然的归宿，没有什么好伤心的。

神父为他做了祈祷，授了圣餐；所有的人都来同他作最后的告别。他们带来他的儿子，他亲了亲儿子稚嫩的小脸，随后就把脸别过去，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心里都很清楚，并不是由于

他因离开他的儿子而感到难过或者伤心，而是他认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所以当他们请他为儿子祝福时，他也一一照办了。他还用目光环视着周围，似乎在问，需要他做的还有什么事情。

当他的灵魂脱离他的躯体的时候，他的身体不住地抽搐着，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目睹了这一切。

“他去见上帝了吧？！”他的躯体静静地躺在那里过了好几分钟，并在逐渐变凉，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娜塔莎走到他的身边，仔细地看了看死者的双眼，用手为他合上了。她为他合拢眼睛的时候，并没有去吻他，只是将自己的身子伏在那引起她最亲切回忆的身体。

“他的灵魂去了哪里？他如今魂归何处？……”

他那经过洗浴的躯体穿着整洁的衣服静静地躺在桌上的棺材里。这时，所有的人都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大家都落了泪。

小尼古拉的流泪，是由于难以接受的事实让他感到害怕；伯爵夫人和宋尼雅的流泪，是出于对娜塔莎的怜悯，而且将永远失去了她最亲爱的人；老伯爵的流泪，是由于他也意识到不久的将来他也同安德烈公爵一样走到这令人恐惧的一步。

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也在流泪，不过她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失去亲人而伤心地哭。她们流泪，是因为她们看到了这并不神秘却令人感到庄重的死亡的经历，内心充满了对上帝和死神的敬畏感情。

第二部

一

光凭人类的智慧是无法探索出各种现象的完整真相,然而人的心灵却一直在不停地想搞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如果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没有摸清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条件,况且这些条件中的任何单独的一个看起来似乎都是原因,只是肤浅地抓住一个最先碰到的相似条件加以评说:这就是原因。在人类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中,人的行动只是处于观察对象的位置上,最原始的相似原因是神的意志,而后是站在历史重要位置的人的意志,也就是历史上被人们赞誉为英雄人物的意志。可是,如果想透彻地弄清每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换句话说就是更深一步地弄清参与其中的所有普遍群众的活动,就会明白所谓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不能引导群众的活动,而且所处的位置常常的是被动的。不管如何理解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意义,情况亦是如此。有的评论家认为,西方人侵略东方,主要是拿破仑的想法;另有评论家认为,这类事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说法与下列两种说法的可以说是完全类似的:一种人认为,地球静止不动,是行星围绕地球转;另一种说法是,他们还没有弄清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地球,但是众所周知,地球和行星的运动都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历史上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原因只有一种。然而事件发生的规律,有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是我们可以探索出来。我们不要只利用主观意志来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去寻求发生的原因,才会发现这些规律,就像人们

只有放弃地球静止不动的观念，才能发现现在许多行星的运动规律一样。

历史学家认为，在一八一二年爆发的俄法战争中，鲍罗金诺战役、莫斯科沦陷和被毁等这几个众所周知的重大事件中，俄军从梁赞大道转进卡卢加大道，而后直插塔鲁季诺营地，进一步讲就是越过红帕赫拉河的侧翼攻打法军。历史学家把这一辉煌战绩的功勋归于各类人，并且对这次侧翼进攻的战绩究竟应该归功于谁而争论不休。其中许多外国史学家，甚至包括法国史学家在内，不得不赞叹俄国统帅的确是位奇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连同他们的党徒都一致赞同：这次侧翼进攻只是一个人深谋远虑的结果，因而挽救了俄国、导致拿破仑战败。对于这种论调是让人难以接受的。首先，对于这次行动的深谋远虑及其奇才所作出的定夺表现在哪里令人难以看清，谁都知道，一支军队在不作战的时候，它的最佳优势就是军饷充足，这个道理是毋庸置疑的，一般普通人都明白的常识，甚至连任何一个不懂事的十几岁的孩子也知晓的事情。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沦陷后，对当时的军队来说，最有利的地形就是在卡卢加大道。所以，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史学家们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次行动是深谋远虑的结果，这是其一；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史学家们又如何看出，这次军事行动使俄军获胜而使法军受到致命打击而战败的呢？这是其二。就这次侧翼进攻而言，倘若在进攻前、进攻战役中和进攻后发生异常事件，那么，也许受到致命打击就会是俄军，而获胜的该是法军。就是说，这次军事行动开始后，俄军在这次战役中逐渐占据了优势，那也决不能肯定是这次行动造成的。

这次侧翼进攻，倘若没有外部环境，也许带给俄军不会是这次胜利，只能是俄军的全部毁灭。假使莫斯科依旧如故，假使俄军没有从缪拉的视野中消失，假使拿破仑大举进军，假使听从别尼生和巴克莱的建议，在红帕赫拉附近同法军交战，结果会如

何？假使法军在俄军渡过帕赫拉河后进行猛烈进攻，结果又会如何？假使拿破仑在围攻塔鲁季诺时，把进攻斯摩棱斯克兵力的十分之一用来进攻俄军，那又会怎样？假使法军进攻的是彼得堡而不是莫斯科，结果又会如何？……这一系列假使倘若有其中的一条能够实现，那么，这次侧翼进攻就会是灾星而不是救星。

其三，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也是历史学家们不愿看到的，这次侧翼进攻不是任何一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这次军事行动如同当时从菲里撤退时一样，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它的整个结局，它的结局是无法说清的，千头万绪的条件中，逐步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一个时差一个时差地不间断地显示，直到此次行动全部完成并演变为过去的事情后，才全部显露出来的。

在菲里召开的决策会议上，大多数俄军将领认为，沿着下城大道一直退却是毋庸置疑的必然的事。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这个决议，尤其是会后总司令同主管军粮的兰斯基耶场所谈论的内容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兰斯基向总司令报告说，部队的军粮及辎重主要集中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省和卡卢加省，假如部队向下城撤退，存粮将被宽阔的奥卡河所阻断，已到了初冬季节，部队和粮草以及辎重渡河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是必须放弃以前固执地认为最简单的直奔下城的想法的第一点理由。当军队沿右边梁赞大道挺进的时候，会离给养较近。后来，由于法军甚至不晓得俄军处在什么位置而不敢妄动兵力，俄军则要保护图拉的兵工厂，尤其是要保护粮草存放地，就进一步向南移动推进，来到图拉大道。就在俄军迅速地跨过帕赫拉河向图拉大道行进的时候，将领们想在波多尔斯克停下来，却根本没考虑到塔鲁季诺阵地。但是很多情况，包括原先不知俄军去向的法军的重新出现，使得作战计划被迫变更；特别是卡卢加的粮食充足，促使俄军不得不继续向南挺进。前进到粮食所在的交叉路，从图拉大道转到卡卢加大道，再直奔塔鲁季诺。这种问题就像无法回答莫斯

科是何时放弃的那样，至于转移到塔鲁季诺究竟是谁的主意，人们也无法回答，直到俄军由于各种原因的巧合来到塔鲁季诺后，人们才煞有介事地说，俄军早就打算这样做，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了。

二

那次的侧翼进攻名扬天下，远近闻名，这其实只是俄军在法军进攻下的直线后退，待到法军停止进攻，就改变原来的路线，看到后面没有追击，自然就转向粮草充裕富足的地区。

假如没有英明的统帅来领导俄军，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支没有军官率领的军队，那么，这支军队也不会有其他更多更好的办法，只能从粮草充裕、物产丰富的地区迂回到莫斯科。

从下城大道向梁赞大道和卡卢加大道转移，这是十分自然的事，甚至连俄军中的那些不守纪律的士兵也纷纷朝那个方向逃跑，而彼得堡也要求库图佐夫朝那个方向转移。秋天库图佐夫在塔鲁季诺接到皇帝非常不满的谕旨，斥责他把军队带到梁赞大道，责令他占领卡卢加对面的阵地，其实他在接到圣旨时已到了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俄国军队比作一个球，它受整个战役和鲍罗金诺会战的影响而运动，沿着推力方向向前滚动，一旦推力消失而新的推力还没有出现，它就将停止不前。

库图佐夫的功劳不在于所谓天才的战略行动，而在于只有他自己懂得那次事件的意图，只有他自己懂得当时法军按兵不动的意图，只有他自己一直认为鲍罗金诺会战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只有他自己竭力阻止俄军去作无谓的战斗，而他作为总司令，就这一身份来讲，他是应该率领军队进攻的。

在鲍罗金诺受伤的那头野兽躺在猎人离去的地方。它是否

还活着，是否还有力量，还是仅仅躲藏了起来，猎人可不知道。突然，远处传来那头野兽发出的呻吟声。

法军这头受伤野兽的呻吟暗示着它即将灭亡，因为已派洛里斯东到库图佐夫营地去求和。

拿破仑固执狂妄，做事从不考虑后果，只凭心血来潮头脑发热行事。他在给库图佐夫写信时，信手写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曾写道：

> 库图佐夫公爵！今派我的侍从长官与您谈判诸多重大问题。请阁下相信他所说的话，特别是向您表达我对阁下仰慕已久的敬意和景仰之情。我在此祈求苍天给您神圣的庇护。
>
> 莫斯科　一八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
> 拿破仑

"假如我被看做是任何和谈阴谋的主谋，我将受到诅咒。这就是我国人民的意志。"库图佐夫这样回答，仍然竭力制止他的军队进攻。

法军抢劫莫斯科达一个月之久，而俄军在塔鲁季诺安稳地驻扎了一个月，敌我双方在士气和人数的对比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优势已向俄军方面倾斜。俄军虽然不十分了解法军的情况和人数，可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进攻的要求便会立刻从许多迹象上表现出来。这些迹象表现为：洛里斯东的前来求和，塔鲁季诺的充足粮草，法军如同一盘散沙，纪律松弛的情报，这一段气候良好，俄军部队获得了补给，俄军士兵在长期休整后求战的心情迫切，以及想知道久未交战的法军情况的好奇心，俄军哨兵敢于在塔鲁季诺法军驻地附近放哨的勇气，法军被农民和游击队轻而易举战胜的消息，由此而激发的羡慕之情。法军只要在莫斯科侵占一天，每个人心头的复仇情绪就难以平抑，这主要是，每个

士兵都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目前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优势在我们方面。实际力量对比起了变化，进攻就不可避免。就如同钟表的分针走完一圈，时钟就会准确地报一次钟点那样，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军队上层的活动在不断加强，也像时钟那样发出了响声。

三

不仅库图佐夫及其参谋部可以指挥俄军，而且彼得堡皇帝也可以指挥俄军。在莫斯科沦陷的消息传来之前，彼得堡就拟订好一个详细的全面作战计划，这一计划作为库图佐夫的指导方针。该作战计划虽是在莫斯科沦陷之前拟订的，但参谋部还是赞成并准备执行该项计划的。库图佐夫回信强调说，远方制定的行动计划常常难以实施。于是彼得堡又发出新的指示以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还派出一批监察员来监督库图佐夫的行动并随时向彼得堡反馈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另外，俄军参谋部又作了全面调整。将以身殉职的巴格拉基昂和愤而辞职的巴克莱的空缺做了补充。又仔细认真地考虑了人员的调动：这种调动只是把甲调到乙的位置上，把乙调到丙的位置上，或者把丙调到甲的位置上，等等，好像这种调动除了能使甲乙满意外，还能起到别的什么作用。

在指挥部里，库图佐夫与参谋长别尼生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皇帝亲信的参与和人员频繁调动，使得派系之间的钩心斗角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在频繁的调动和重新组员过程中，甲、乙、丁、丙之间互相暗算等现象层出不穷，见怪不怪。这些明争暗斗的矛盾主要是为了军事行动，简言之，就是说上层人物都想夺取最高指挥权。但军事行动是根据它自身的规律自然发展的，不是以他们某些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换句话说就是事件并没有

按照他们的想像而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着。所有这些勾心斗角的暗算，充其量不过是对当时上层人物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的一种真实反映而已。

在塔鲁季诺战役结束之后，总司令于十月二日接到皇帝下达的旨意。“库图佐夫公爵！九月二日莫斯科被法军占领。可您发出的报告是二十日，截至现在，您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击退法军，以此收回沦陷的首都，令人吃惊的是，您的采取的行动正如在发来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继续向南撤退。敌军已占领了谢尔普霍夫，而拥有全国重点大兵工厂的图拉也同样面临着危险。据文森海罗德将军报告，敌人有万余兵团正沿彼得堡大道挺进。另外有一支数千人的部队也已在向德米特罗夫靠拢。法军的第三支部队正沿弗拉基米尔大道挺进。现驻在鲁扎和莫扎依斯克之间的第四支军队人数也相当惊人。现已是二十五日，拿破仑本人仍在莫斯科指挥战斗。根据上述消息，敌军已分成若干路，拿破仑及其党卫军仍驻扎在莫斯科，您是不是就此认为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太大而不能出击呢？其实不然，追击您的只有他们全部兵力的几个分支，充其量说也就是一个军，力量与您现在的兵力相比差远了。所以，根据收集的这些情况，您完全有足够的力量攻击比您弱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掉，起码也会迫使它后退，被敌人占领的各省大部分土地还是可以收复的，这样的话也会使图拉和内地城市免于沦陷。倘若拿破仑派出他的大批军队来进攻这个兵力薄弱的京城彼得堡，您就负全权责任，因为您是这支军队的总指挥，如果采取迅速行动，您是能够彻底免除这一新的灾难。请您记住这一点，您不仅为莫斯科沦陷而负责，而且还要对蒙受了这种耻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会及时表彰您的战绩；这您心里是明白的。我的决心已定。但我和全国人民有要求您奋勇向前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权力，所有的人都相信以您的聪明才智、多年积累的军事经验和您所领导的勇敢士兵们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后方人对你们的殷切期望。”

就在皇帝这封传达从彼得堡方面获息双方力量的比较的圣旨还在途中的时候，库图佐夫就已无法控制他的军队对法军发起了进攻，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十月二日，一个叫沙波瓦洛夫的哥萨克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用枪打死了一只兔子，另一只也被打伤了。沙波瓦洛夫在追赶兔子的过程中，冒失地闯进了树林，迎面碰到了没有丝毫防备的缪拉左翼部队。这位哥萨克侦察员笑着对他的同伴们说，他差点被法国人抓住。哥萨克少尉闻听了这件事后，立即向他的上级作了报告。

哥萨克指挥官派人去叫沙波瓦洛夫以询问法军的情况，想趁此机会，从法国人手里抢几匹马回来，可是一个与上级军官有联系的指挥官向参谋部的一位将军报告了此事。近几天来，参谋部里气氛十分紧张。就在几天前，叶尔莫洛夫同别尼生进行会晤，求他以他与总司令的交情奉劝总司令对法军发动攻击。

“假使我与您毫不相识，我只会认为您不是真心想达到您的请求而是开个玩笑而已。不管任何时候，我只要对总司令提出某项提议，他必定会作出反面的决定。”别尼生回答。

再次被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证实了那个哥萨克侦察员的话，可以肯定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绷紧的发条松懈下来，时钟发出嘀嘀嗒嗒的声音。虽然库图佐夫拥有名不符实的最高权力、令人信服的聪明才智、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善于识别人的能力，对别尼生亲自递上来的皇上的旨意、全体官兵的强烈愿望、他所猜测的皇帝的意愿和哥萨克侦察兵的报告不得不令他加以重视，他已明白自己无法控制这次必行的军事行动，勉强发出命令执行他认为毫无可能获胜的进攻，迫使自己承认眼前的事实。

四

别尼生言辞激昂地讲述了采取进攻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哥萨克侦察兵二次探明法军左翼军队没有任何防备的情报，这一切只需下达最后进攻的命令，最终定于十月五日向法军左翼发起攻击。

十月四日清晨，库图佐夫签发了进入作战准备的命令。托里向叶尔莫洛夫宣读了这个签发的命令，并命令他作好全面作战部署。

“好的，好的，只是现在我没有空闲，”叶尔莫洛夫边说边走出小屋。作战命令只好由托里起草。他写得真不错，如同在奥斯特里茨作战时那样，没有完全使用德语：

“第一纵队进发方向是某地，第二纵队进发方向是某地。”如此如此。要示所有纵队都必须按作战计划限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点，彻底消灭敌人。如同所有作战计划一样，事情计划得都如此圆满，可是最终结果是无一个纵队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达规定地点。

当作战计划印成少量几份之后。然后派一个军官去叶尔莫洛夫那里，向他传达作战命令。被派往的是库图佐夫的传令官，这个年轻的近卫骑兵军官接到这个重要任务很兴奋，马上动身赶往叶尔莫洛夫的寓所。

“他不在家。”叶尔莫洛夫的勤务兵回答。近卫骑兵又急忙赶往与叶尔莫洛夫交往甚好的一位将军那里。

“没有来，将军也不在家。”

近卫骑兵军官又快马加鞭赶到了另一个地方。

“没在家，他出去了。”

“但愿我为这种原因而耽误了战机而受到责备！简直要了

命!"那个军官想。整个营地他都找遍了。有人曾看见叶尔莫洛夫同其他几位将军从营地走过去了,有人即说他大概是回家了。那个军官就这样不停地寻找着,一到了晚上六点钟,连饭也顾不上吃。叶尔莫洛夫没有在营地的任何地方,可谁也不清楚他究竟去了什么地方。那个军官在伙伴那里胡乱吃了点饭,又到前卫去找米洛拉多维奇。结果米洛拉多维奇也不在家,他的勤卫兵告诉他米洛拉多维奇到基金将军那里去参加舞会,估计叶尔莫洛夫也会在那里。

"那他们会在什么地方?"

"噢,就是叶奇金那里,"指着远处一座地主房子的哥萨克军官说。

"听说,准备在防线外面举办舞会?"

"他们命令两个团作为前哨,今晚就在那里大摆筵宴,狂歌劲舞,这不等于找死,还有两个乐团,三个合唱团。"

那个军官就奔向前哨叶奇金那里。他还没有走近那座房子,远远就闻见充满快乐和谐的士兵舞曲。

"在草地上……在草地上!……"口哨声和托尔班琴[1]声时常被叫喊声埋没。那位军官听到这声音打心里也愉快起来,但同时也有些害怕,担心拖这么长时间没把重要命令送到会受处罚。时间很快过了八点。他跳下马,走进一座门廊,这是一座处于俄法两军之间而仍保存完好的地主住宅的门廊。仆人在餐室和前厅正忙着端酒送菜。歌手们站在窗外。被引进门里的这位将军,看见了军队中那些地位显要的将军,其中包括身材高大引人注目的叶尔莫洛夫。将军们都敞开了上装的衣扣,满面红光,眉飞色舞,喜形于色,站成一个半圆形,毫无顾及地大声说笑。大厅中央,一位将军面目清秀、个儿不太高,满面通红,英姿飒爽地跳着特列帕克舞。

① 托尔班琴:旧时流行于波兰和乌克兰等地的弹拨乐器。

“哈，哈，哈！尼古拉真出息！哈，哈，哈！……”

军官觉得，此时此刻带着重要命令进去打扰，岂不是罪加一等；他本打算稍等片刻，可恰在此时有位将军注意到了他，知道他的来意，就告诉了一旁的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皱着眉头走过来，听了军官的报告，沉默了一会儿，便将文件从他手中接过来。

“你以为他走开是毫无目的的吗？”那天晚上参谋部一个同事对骑兵军官在谈到叶尔莫洛夫时说。“这是耍手腕，故意这样做的。他是要与柯诺夫尼岑过不去。等着看吧，明天会有好戏看了！”

五

翌日一大早，身体欠佳的库图佐夫起身后做了祷告，穿好衣服，一想到他还得去违心指挥一场自己不赞成的会战，心中烦闷，坐卧不安，便乘马车，从距塔鲁季诺五俄里的列塔舍夫卡到进攻部队集合的地点去。坐在车里的库图佐夫，昏昏欲睡，迷迷糊糊地听着右边有没有枪声，战斗是否已经打响，可始终没听到动静。在那个曙光初露潮湿凄凉的秋天早晨，快到塔鲁季诺的时候，库图佐夫瞧见一些牵着马穿过大路去饮水的骑兵。库图佐夫仔细地瞧着他们，停住马车，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或许这些骑兵所属的纵队早该去远处准备作战了。“不会是搞错了吧，”上了年纪的这位总司令心里想着。库图佐夫又走了一段路，看见几个步兵团的士兵们有的架起枪，有的只穿着衬裤，衣冠不整；有的在熬粥；有的在抱柴。他叫来一个军官询问，那位军官报告说，他们没有接到任何进攻命令。

“这是不可能的……”库图佐夫刚说了一句，又马上停住，并下令叫来一名高级军官，他从马车上爬下来，耷拉着脑袋，胸脯

一起一伏地喘着粗气,一声不响地踱来踱去,等候着。这时总参谋部有位叫艾兴的军官奉命跑来,库图佐夫满脸涨得通红,并不是由于这个军官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这位军官是个比较合适的出气筒。老头子气得浑身发抖,上气不接下气,愤怒得简直像一头雄狮。他一头冲到艾兴跟前,挥舞双手,大声训斥着,骂着难听的话。而此时另一个无辜的人——勃罗津上尉恰好碰上,也遭到同样的厄运。

“你这混蛋是怎么搞的?非毙了你不可!”他像疯子一样挥舞着双手,身体摇摇晃晃,用一副嘶哑的嗓子叫道。仿佛他全身心上都感到非常痛苦。这位总司令大人,众所周知在俄国还从来没有人拥有像他这样大的权力,如今却落为整个军队的笑柄。“我白白花费心思为今天的局面祈祷,白白通宵不眠反复思考!”他暗暗地为自己想到。“假如我是个区区的尉官,也不会有谁如此取笑我……然而现在!”他如同受到体罚般地感到肉体上的痛苦,情不自禁发出疯狂的号叫,但迅速地感到力不从心。他看了一下周围,觉得自己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便坐上马车,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身体虚弱的库图佐夫将怒气一发泄完就平静下来,他眨着眼睛,听取第二天才来向他作汇报的叶尔莫格夫的一番话。叶尔莫格夫作了种种辩解和袒护的理由,并陈述了别尼生、柯诺夫尼岑和托里坚持第二天发动进攻的要求。库图佐夫不得不再一次表示赞同。

六

翌日傍晚,军队集合在了指定地点,当天夜里出发。这是一个乌云密布的秋夜,但没有下雨。地面虽潮湿但并不泥泞,军队悄悄地行进着,只是间或隐隐地听到炮车的辘辘声。行军中严禁

高声谈话、吸烟、打火；不许马嘶鸣。行动的神秘平添了它的魅力。士兵愉快地行进着。有少数纵队停下来，架起枪，躺在寒冷的地上，满以为已到达了目的地；而大多数纵队虽走了一个通宵，但显然是走迷了路。

只有奥尔洛夫伯爵带领一队哥萨克准时到达指定地点。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支最无足轻重的分队。这个分队停在树林边缘，即斯特罗米洛夫村和德米特罗夫村之间的小路上。

天刚露出鱼肚白，正在昏昏欲睡的奥尔洛夫伯爵被唤醒了。人们带进来一名法军逃兵。这人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军的一名波兰士官。这名士官用波兰语解释说，他因受了屈辱而特来向俄军投诚，实际上他比任何人都勇猛顽强，按说早就该提升为尉官，所以他毅然决定离开法军，不仅如此还要对他们进行报复。他说。缪拉就在距这儿一俄里外过夜，只要给他一百名卫兵，他就能把他活捉过来，奥尔洛夫伯爵和军官们商量了一下。因为这个建议非常具有吸引力，它让人无法拒绝。战士们都自告奋勇，跃跃欲试，个个都摩拳擦掌。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格列科夫少将带两团哥萨克跟那名波兰士官前去。

“请你记住，”奥尔洛夫伯爵在放那个波兰士官走时说，“你如果撒谎，我就把你像一条狗那样吊死；你说的如果是真话，情况属实，我将赏你一百金币。”

那士官神态坚决，一言没发，便骑上马，跟着格列科夫迅速集合的人马出发。很快消失在树林中。奥尔洛夫伯爵在寒风料峭的秋晨中蜷缩着身躯，对这个自作主张的行动感到异常欣喜。他送走格列科夫后，走出树林，望了望在熹微的晨光和残余的篝火中忽隐忽现的敌营。在奥尔洛夫伯爵右方是一片开阔的斜坡，俄军各纵队本应出现在开阔的斜坡上。奥尔洛夫伯爵向那边望去，虽然距离很远，可还是能够望得见，但奇怪的是望不见我们的纵队。在法军营地那边，奥尔洛夫伯爵觉得，特别是根据他那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副官的话，法国人已开始行动了。

“哎哟，坏了，太迟了，”奥尔洛夫伯爵向远处的敌营望了望，说。就像我们所信任的人突然不见时那样，他顿时恍然大悟，原来那士官是个骗子，他撒了谎，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使我们两团人马离开阵地，从而打乱了整个进攻计划。怎么会从这样庞大的队伍中活捉到总司令呢？

“没错，他一定是撒了谎，这个无耻的骗子！”伯爵说。

“还可以把他抓回来，”有个侍从说，他向敌营望了望，也同奥尔洛夫伯爵一样，认为这次行动不可靠，很可能上当。

“噢？真会这样吗？……您看如何是好，是让他们去，还是叫他们回来呢？”

“您看是否下达命令追回来？”

“追回来，追回来！”奥尔洛夫看看表，果断地说，“恐怕太迟了，天大亮了。”

然后副官就骑马到树林里去找格列科夫。等到格列科夫回来，奥尔洛夫伯爵因为计划改变，等步兵始终没有等到，敌人又近在眼前，心里十分焦急，纵队里的士兵都很焦急，他便决定马上发动进攻。

他低声命令道：“上马！”士兵们各就各位，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上帝保佑！”

“乌拉——拉！”震天响的喊声在树林里久久回荡。哥萨克端起长枪，一个连接着一个连，犹如口袋倒豆子一般，迅速地越过小溪，插向敌人的心脏。

当敌营中的第一个法国人看见哥萨克时吓得魂飞魄散。于是全营的人都衣冠不整、睡眼朦胧地弃下枪炮和马匹，不顾一切地落荒而逃。

如果哥萨克不顾周围和身后的一切，而孤注一掷地继续追击法军，他们很有可能活捉到缪拉，缴获全部的战略物资。指挥官们也无不希望如此。但哥萨克带上所获得的战利品和俘虏的

敌人，就无法调动了。可谁也没听命令。在这场战役中一共抓获了战俘一千五百名、缴获三十八门大炮、许多旗帜，以及哥萨克最宝贵的马匹、鞍子、被子和其他物品。这一切都得处理，俘虏要安置，大炮要上缴，战利品要分配，大家你争我夺，相互斗殴，乱作一团。

然而没有受到追击的法国人渐渐醒悟过来，他们集合好队伍，重振旗鼓，射击起来。奥尔洛夫伯爵仍在等待各纵队到达，没有再进攻。

与此同时，按照“第一纵队向某地进发”[①] 等部署，几个迟到的步兵纵队在别尼生的指挥和托里的统率下按照规定出发，而且像战争中的一般情况那样，声东击西，不是去指定的地点，而是去了别的地方。人们本是满心喜悦地出发，此刻又停下来，只听得怨声载道，一片混乱，部队向后退却。副官们和将军们骑马来回穿梭，怒气，叫嚷，吵嘴，埋怨走错了路，迟到了，骂人声不绝于耳，最后大家摆摆手，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不管怎么走，总会走到的！”果真走到了，但所到的地方不是目的地，有几个纵队虽然到了，但来的太迟了，这丝毫不起作用，不过倒成了对方射击的活目标。托里在这次会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威罗特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的角色完全相同，他竭尽全力骑着马奔走，发现所到之处都呈无序状态，乱七八糟。比如当他跑到树林里巴戈乌特军那儿时，天已大亮，而这个军照规定早就应该跟奥尔洛夫的部队会合，而此时却没有。托里为此十分动容，愤怒，认为应该有人对此负责，于是策马找到军长巴戈乌特，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劈头盖脸地对他痛加训斥，说他应该受到枪毙的惩罚。巴戈乌特是位久经沙场、十分干练的老将，由于一路停滞不前，队伍混乱，矛盾重重，感到精疲力竭，因此他一反平时温和的脾气，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暴跳如雷，对托里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

① 原文是德语。

“我从来不愿听人家的教训，但我率领士兵和敌人决一死战的英勇的大无畏精神决不比任何人差！”他说着，便带领一师人马前进了。

勇敢的巴戈乌特情绪激昂，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敌军的炮火向田野跑去，他没有时间考虑目前这样投入战斗是不是有益，便率领一师人往前冲到炮火底下。他怒火中烧，根本顾不上枪林弹雨的危险。敌军一梭子枪弹就打中了他，他壮烈地牺牲了。然后许多士兵在敌军猛烈的火力下一一倒下。他的部队就这样在猛烈的炮火下坚持了一会儿，但毫无结果。

七

与此同时，库图佐夫所在的另一纵队应从正面攻击法军，他内心非常清楚，这场与他心愿相悖的战斗除了混乱不堪外，不会取得任何胜利，因此他竭力控制军队，让部队按兵不动。

库图佐夫骑着他那匹灰马默默地向前走着，回答人家要他进攻的建议时也显得有气无力。

“你们一口一个请求出击，为什么没意识到我们的军队打不了复杂的游击战，”他对前来请求出击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我们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所以没有在一大清早活捉缪拉，现在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他又对另一个人说到。

一位军官向库图佐夫报告说，哥萨克侦察兵送来的情报表明，法军后方只有少许兵力，只有两个营波兰兵留守。库图佐夫用眼角瞟了瞟叶尔莫洛夫。从昨天到现在，他已没跟他交谈过一句话。

“你们看看，所有的人都在请求出击，并提出种种作战方案，然而一旦与法军交手、却稀里哗啦、一片混乱，相反敌人倒是提高了警惕，他们不失时机的采取了防备措施。叶尔莫洛夫听完了

库图佐夫的话，只是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轻轻一乐。他心里很清楚，一场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库图佐夫只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稍微刺激刺激他。

“他只是想刺激我。”叶尔莫洛夫用膝盖悄悄碰了一下站在他身边的拉耶夫斯基，低声说。

呆了一会儿，叶尔莫洛夫来到库图佐夫跟前，毕恭毕敬地报告说：“总指挥，现在还为时不晚，敌人还没有完全撤退。您为何不再下达命令继续进攻呢？不然的话，近卫军恐怕连枪声都没有听见呢。”

库图佐夫没有理睬他的话，只是听说缪拉军队在向南撤退时，他才下进攻的命令，可是每前进百余步左右就滞留三刻钟。在整个战斗期间，只有奥尔洛夫的哥萨克取得了一些胜利，余下的部队只是损失了几百人，毫无战绩可言。

因为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皇帝授予了库图佐夫钻石勋章，别尼生也被授予钻石勋章和十万卢布的奖赏，其他相应军官都参照级别得到可观的奖赏。此次战斗后，参谋部内又作了有关的人事调整。

“我们处理任何事情一贯是乱七八糟的！”参加过塔鲁季诺战役的俄国军官和将领都这样认为。如今还有人这样说，好像是哪个笨蛋将事情搅得乱七八糟，假使当时由他们来处理，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了。可是说这种话的人，或是不弄清当时的情况，或是自我吹嘘。事实上所有的战役，包括塔鲁季诺战役、鲍罗金诺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都没的按照作战计划进行，大概情况即是如此。

不受束缚的力量控制着战斗的形势，尤其是在生死的搏斗中，人的力量是最不受束缚的，而这种形势是永远无法预知的，永远不会与任何一种力的趋势相协调一致。

假如作用于一个物体上的多种力来自于不同方向，那么，该物体的运动方向决不会同其中任何一种力的运动方向相一致，

而总是采取折中的合力方向，也就是力学上表示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假如我们从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法国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他们的叙述，认为战争是事先谋划好后才进行的，那么，我们从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叙述是不客观的。

塔鲁季诺战役所取得的结果显然不是托里预期的目的：军队并没有按照预先制定好的作战部署依次投入战斗；也没有达到奥尔洛夫伯爵预期的目的，即活捉缪拉；也没有达到别尼生等人希望一举歼灭敌方整个军的目的；军官没有达到参加战斗、荣立战功的目的；哥萨克没有获得比他们获得的更多的战利品，等等。但假如战斗的目的就是实现俄国人的共同愿望：把法国人驱逐出俄国，并歼灭他们的军队，那么，塔鲁季诺战役由于本身错综复杂性，也恰如其分地符合了那一阶段战争的需要。根本想像不出比这次战役结果更美满的结果了，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费力最小，损失最少，而取得了整个战役中最大的成功；俄军由战略退却转为战略反攻，使法军的弱点暴露无遗，并且使拿破仑军队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迫使他们全面的溃逃。

八

在莫斯科河获得辉煌战果的拿破仑进住莫斯科，那场战斗的胜利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法军占据了优势。俄军放弃古都，不战而退。莫斯科地产丰富，武器配备精良，财富数不胜数，而今全部被拿破仑占有。俄军的兵力仅为法军的一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俄军没有企图发起过一次进攻，拿破仑现在兵精粮足，他拥有双倍于俄军的兵力完全能攻击俄军残余兵力并加以围剿，从而与俄国签订有利的条约，即使和谈遭到拒

绝，那么就有理由向彼得堡进攻，倘若进攻失败，还可以退守斯摩棱斯克或维尔诺，或者占据莫斯科。总而言之，要保持法军的优势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可以说能够非常容易地做到这一点：只要严明部队纪律，禁止部队抢劫，将全军的过冬衣服在莫斯科准备好，从正当途径征集粮食，据法国史学家描述，莫斯科的存粮可供全军食用半年。可是拿破仑这个被史学家誉为天下最伟大的天才，掌握着一切军权的人，在这些方面却迟迟未动。

不仅如此，而且恰恰相反，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可供选择的几种道路中挑选了一条最愚蠢最不利己的道路。他可以在莫斯科过冬，可以进军彼得堡，可以进军下新城，可以向北或向南撤退，也就是后来库图佐夫撤退的那条路，没有料到拿破仑却在莫斯科滞留到十月，公开放纵军队洗劫这个城市，后来又对是否继续驻扎在那里，又犹豫不决，随后退离莫斯科，向库图佐夫所在的方向进军，却没有向他们发起进攻而向右转移，将部队带到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又没有企图突破，并没有沿着库图佐夫所走的那条路，而沿着遭到毁坏的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到莫扎依斯克。正如后来的结果所证实的，再也没有比这种指挥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使军队陷入了如此境地。假如说，拿破仑此次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法国军队灭亡，那么就是富有极度作战指挥经验的军事家也制定不出比这更有成效的方案，况且一切都与俄军的行动毫无相关。

才华四溢的拿破仑就干了如此愚蠢的事情，假如说，拿破仑是出于自愿而毁灭他的军队，换句话说就是他过于愚蠢，那是对他的一种不公正的评论；恰如前面所说的，拿破仑带领他的军队进攻莫斯科也是出于自愿，就此说明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天才一样也是一种不公正的的评论。

不管当时是处于何种境况，拿破仑个人作出的决定或许还不如一个普通士兵，只不过他当时的决定符合客观规律而已。

史学家毫无根据地告诉我们，拿破仑的智慧枯竭在莫斯科，

并没有根据结果而断定他的行为如何。其实他同从前是一样的，这里指的是一八一三年，为了自己和他的军队的利益，他耗尽了他的全部智慧。拿破仑在俄国所作的行为并不逊于他在埃及、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行为。我们不能详尽知道，在埃及，拿破仑究竟将他的才智发挥到何种地步，因为“那里人们景仰他的伟大功绩将达四千年之久”。而且这些伟大功绩都是法国人写给我们看的。我们也不能因为从法国和德国的文献资料中获得的报道，而正确地断定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卓越才能。那里的部队一个个不战而降，一个个要塞不攻自破，德国人对此摸不清原因所在，最后只能把他看做是伟大的天才作为对德作战获胜的惟一原因。然而，我们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天才可以用来遮盖自己的愚蠢。我们为了获得问题的真相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可不能舍弃它。

拿破仑在莫斯科所作出的决策，同在其他地方一般无二，才华四溢，令人佩服不已。从他攻入莫斯科到撤离莫斯科，他接连不断地制定计划，下达命令。莫斯科的所有居民跑光，没有任何代表团前来同他协商，莫斯科的冲天大火，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令他慌乱不已，他内心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利益，没有忽略敌人的行动，考虑到俄国百姓的利益，没有忽略巴黎的军机要务，以及对有关签署和约的外交上的考虑。

九

在战略方面，拿破仑一进入莫斯科就命令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密切注视俄军的所有动向，各条重要道路都派兵严守，下令缪拉寻找库图佐夫的踪迹。然后进一步加强了克里姆林宫防备工作，制定占领整个俄国的天才战略。在外交方面，拿破仑派人将遭到抢劫、破衣烂衫、还没有计划好如何才能逃离莫斯科的雅科

武列夫上尉[1]找来，向他讲明了自己的整个规划和宽大政策，还给亚历山大皇帝写了一封信，向皇帝说明由于拉斯托普庆无法治理莫斯科，他具有告诉他的朋友和兄弟们的责任，情况很不好，所以他才派雅科武列夫去彼得堡面见皇帝。他又向图托尔明[2]全面讲明了他的计划和宽大政策，同时也派这个老头子去彼得堡谈判。

在法律方面，莫斯科城内大火燃烧后，他马上发布严令捉拿纵火犯并判处死刑。严惩恶棍拉斯托普庆的命令是火烧他的公馆。

在行政方面，他赏赐莫斯科一部宪法，成立临时市政府，并发布公告以示市民：

莫斯科公民们！

你们受尽了苦难，现皇帝兼国王陛下特发布以下命令来免除你们的灾难。他会惩罚那些违犯命令和规定的人，已有一些人接受了可怕的处置，希望你们能吸取教训。为了防止暴乱，保持社会治安，特制定了严厉措施。由你们自己选举出的代表将组成市政府或市政管理局。它将负责你们的安全，满足你们的要求，关注你们的福利。市政府官员将身披红色绶带，市长则另配一条白腰带。在公余时间，他们只需在左臂佩带一块红袖章。

市警察局正按照原样重新修建，所以市内秩序已明显好转。市政府任命了两名总监和警察局局长以及各区二十名区监或警察分局局长。识别他们的标志就是左臂上佩带的白袖章。几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已经重新对居民开放，教徒们可随意前往教堂作礼拜。每天都有不少人回到了自己住

---

① 近卫军上尉雅可夫列夫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父亲。

② 图托尔明：退役少将，莫斯科孤儿院院长。

所,他们可得到援助和保护。新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就是要尽快恢复秩序,使你们摆脱目前的困境。为达到这种目的,你们必须全力配合政府,彻底忘记你们的苦难,对自己未来的好运抱有很大的希望,请你们相信政府,对那些敢于置国家法令于不顾的不法之徒胆敢侵犯你们的人身安全和剩余财产,政府决不会放过这些家伙。最后,你们不要再持怀疑态度,你们的生命和财产会得到绝对的保障,这是由世界上最伟大的陛下所下达的圣旨。所有国家的士兵和臣民们!只有公众对政府恢复信任,才是国富民安之根本。你们要像手足兄弟一样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和庇护,才能万众一心破坏那些坏人的阴谋,听从政府当局的话,以后你们将不再有眼泪。

在部队给养方面,拿破仑下令所有进城官兵轮番洗劫莫斯科,以保证军队需求。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下令把城内所有牧师召回,使教堂恢复礼拜。

在商业和军粮供应方面,整个城市张贴如下公告。

布　　告

所有守纪守法的莫斯科市民、手艺人和工人,凡因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以及因恐惧至今还流浪在田野里的农民,请注意!城内现已恢复正常,秩序已稳定。你们的同胞们知道自己在城内受到尊重的保护,都勇敢地走了出来。凡对居民人身和财产侵犯者,一律严惩不殆。伟大的皇帝兼国王陛下为保护所有的居民,除违抗陛下命令者之外,都将视他们为善民。他要消除你们的灾难,使你们重返家园与亲人团聚。请顺应他那仁慈的心愿吧,安全地返回你们的故乡。居民们!请你们放心地返回你们的家园吧,你们的愿望不久就

会得到满足！手艺人和劳工们！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上吧，房屋、店铺、卫兵都在期待着你们。你们的辛勤劳动能获得相应的报酬！还有农民们，从你们躲避的树林里走出来吧，放心地回到你们的房子里，毫无疑问你们将会得到保护的。城里又新增添了许多粮店，农民们还可以把余粮和种植的蔬菜运到那里来卖。政府已制定了下列措施来确保农民随意买卖农产品。（一）自即日起，农民和莫斯科郊区居民可以自由将各种产品运到城里指定的两家粮店，其中一家在莫霍夫街，另一家在猎品市场，并保证一路平安。（二）产品由买卖双方协商交易，如果卖方认为价格不合适，可将产品运回，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刁难。（三）每星期日和星期三规定为赶集之日，所以，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六政府将派出军队确保在城外各条道路上的货车。（四）农民返回时，将采取同样措施以保证安全，道路畅通无阻。（五）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恢复正常贸易活动。城乡居民们，任何国籍的工人和手艺人！我们倡议大家积极地响应皇帝兼国王陛下的仁慈意愿，协同陛下共同发展公共利益。请虔诚地伏在地上向陛下表示真诚敬意和信任，希望我们积极合作！

为了鼓舞士气，安抚民心，接连不断地举行阅兵式和颁奖仪式，皇帝亲自骑马巡察，安慰居民，并不顾军政事务繁忙，仍然亲自到他下令修建的剧院看戏。

为了表明帝王具有很高的德政，拿破仑还在慈善事业上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下令在慈善会会所题写“吾母之家”，把他做儿子的孝心同作君主的恩德相结合，以达到他以仁慈之心治理国家的目的。他去参观孤儿院，让那些被他拯救出来的孤儿们亲吻他那双柔嫩的手，态度亲切地同图托尔明交谈。还有就是听从口齿伶俐的梯也尔的建议，将他伪造出来的俄国钞票作为他的军队银饷。考虑到他和法军的利益，他制定出措施对那些家园

被毁的人们进行补偿。只不过因为食物过于珍贵,不能发给对他们持有敌意的外国人,所以拿破仑认为最好的措施就是发给他们现钞,允许他们自己去买卖食物,故而他下令发给所有返回的居民们纸卢布。

在军纪方面,他一再发出禁令,对玩忽职守者严惩不殆,并严禁抢劫行为。

十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命令、关怀和措施与以往类似情况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却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如同钟的指针脱离了控制,脱离了齿轮毫无规律地乱走一样。

在军事方面,梯也尔在谈到拿破仑制定战略布置时说:他的聪明才智从来没有像当时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令人扼腕不已。梯也尔同芬先生关于此事进行争论时证明,这个天才战略的制定针对的是十月五日而不是十月四日,那个计划当时没有实现,大概永远也不会实现了,因为计划与实际相距太远。为增强克里姆林宫防备而将清真寺,也就是拿破仑称之为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夷为平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克里姆林宫里布满了地雷,只是为了达到皇帝撤离莫斯科时将这座宫殿炸毁的愿望,如同小孩子摔了一交,要痛打把他弄倒的地板一样。拿破仑一心想歼灭俄军,结果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怪事,法军将领寻找不到俄军六万多人的行迹。据梯也尔说,全依仗缪拉的聪明智慧才像海底捞针似地找到这支队伍。

在外交方面,拿破仑极力在图托尔明和雅科武列夫面前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和公正的心迹,其实他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弄到一件军大衣和一辆豪华的大车,结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因为亚历山大皇帝根本就没接见这两位特派使者,对他们肩负的

使命毫不在意。

在司法方面，处死了一批无辜的纵火犯之后，莫斯科的另一半城市也在大火中被毁坏了。

在行政方面，新成立市政府并没有制止抢劫行为，反而是在市政府供职的那些人，他们假借维持城内秩序，不是进行一番抢劫，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不遭到抢劫。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在埃及亲临一次清真寺，就获得了民心，可是在这里却一无所获。法军当局在莫斯科找到两三个教堂神父，命令他们按照拿破仑陛下的旨意去做，其中一个神父在做礼拜时被法国兵刮了耳光，另一个的情况则是："找到了一名神父，请他主持礼拜。当他打扫完教堂并锁上了门之后。夜里便有人砸坏了门和锁，撕毁圣经，还干了其他坏事。"

在商业方面，所有的居民和农民对贴在墙上的布告毫无表情，城里没有一个干活的工人；农民偷偷把几个拿着布告走得远离城市的警官抓住，并杀死了他们。

修建新剧院让军民同乐一事同样破灭了。设在克里姆林宫的剧院和设在波兹尼亚科夫家的剧院开幕没有多长时间就不得不关闭了，因为所有男女演员都遭到了不法之徒的抢劫。

就连慈善事业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真钞、伪钞充斥了整个莫斯科的交易市场，钞票如同废纸一张。收购战利品的法国人只要黄金作交易。不但拿破仑赏赐给难民的伪钞是废纸一张，就连白银的价值也远远低于黄金。

最令人惊愕不已的是，拿破仑下令严禁抢劫和恢复城市治安的最高指令也没有起到作用。

军队长官为此作了如下报告：

> "城内严禁抢劫的法令虽已三令五申，抢劫事件仍是层出不穷。秩序仍旧一片混乱，没有一个商人进行买卖交易。只有随军小贩才敢做，可他们所卖之物都是抢劫来的。"

“我区仍受到第三军团的抢劫，他们不但抢走了不幸居民偷藏于地窖中的少量财产，还用军刀凶残地砍伤他们，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

“除士兵们在市内明抢暗盗外，没有其他报道。——十月九日。

“盗窃抢劫不断发生。在我区有一伙盗窃团体，必须采取有力手段加以制止——十一月十一日。”

“尽管皇帝对严禁抢劫三令五申，可是近卫军仍旧成群结伙地公开抢劫后返回克里姆林宫，皇帝对此甚为生气。老近卫军中骚扰民宅和抢劫事件越来越多，后果十分恶劣，昨今两天甚为严重。这些经过皇帝精心选拔的护驾卫兵首当其冲应为严守军纪的楷模，但他们无视军纪，公开哄抢存放军用物资的地窖和仓库，皇帝为此气急败坏。有些士兵更为恶劣，根本无视哨兵和卫兵的劝阻，对劝阻他们的人进行辱骂和殴打。”

“宫廷司礼长多次痛责这些目无法纪的士兵们，尽管禁令再三发布，他们仍在屋外甚至皇帝居住的窗户下面随意大小便。”

这支军队犹如一群野性十足的牲畜，随意践踏可以让它们免于饿死的饲料，无聊地待在莫斯科横行霸道，士气消沉，正逐渐走向衰亡。

但是这支军队一直滞留在莫斯科不前。

直到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行进的辎重队遭到劫持，塔鲁季诺会战的爆发，部队才产生了慌乱，才逃离了这座城市。据梯也尔介绍，拿破仑在阅兵时突然接到塔鲁季诺会战的报告，这才有了歼灭俄军的想法，于是签发了要求全体将士前去应战的命令。

这支军队在逃离莫斯科时，全部携带走了抢劫得来的财物。就连拿破仑也用车拉走了了他的全部财宝。梯也尔还说，拿破仑看见行李车因载物太重行走过慢，牵连军队，不禁大吃一惊。只

是凭他多年的作战经验，没有下令烧毁这些拖累的车辆，如同围攻莫斯科时对元帅车辆一样，只是望了望士兵们拉载的车辆说：“这挺不错的嘛，这些车辆还能够运送粮食和伤员的。”

这支如同一头受伤的野兽般的军队感觉到自己已经走上灭亡之路，可又不知如何才能挽回。对拿破仑及其军队攻占莫斯科到全军覆没这个时期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和目的，如同研究一头受了致命打击的野兽在作垂死的挣扎和抽搐一样。一头受到伤害的野兽听见猎枪的声音，一般都是扑向朝它开枪的猎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最终的结果就加速了自己的死亡的时间。此时拿破仑带领全军逃离的情况也是如此。塔鲁季诺会战就像猎人的枪声，惊动了这头贪婪的野兽，它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最后只得沿着最不佳、最危险但是又很熟悉的老路往回跑。

那时的拿破仑给人造成的一种感觉就是，他好像是这次战争的领导者，如同古时雕在船头上的神像常常被看做驾驶船只的导航者一样，实际上他在这个期间的所采取的行动同一个孩子一样，只拉住马车的缰绳，却自以为驾御了整个马车。

十一

十月六日清早，皮埃尔从棚子里走了出来，往回走时，却在门口停了下来，戏弄着一只身长、腿短又弯曲的青灰色小狗。这只小狗整天同他们住在这个棚子里，总是在他身边嗅来嗅去的，到了晚上就睡在普拉东身边。它有时遛进城去，准时按点回来。估计它是只野狗，即无人领养也没有名字，法国人管它叫阿佐尔，那个爱讲故事的士兵叫它费姆加尔卡，普拉东和其他人都叫它阿灰，有时叫这只长着长耳朵却没有主人，又没有名字，品种辨别不出，连毛色也说不上是何种颜色的小狗，并没有感到它的日子有什么难过的。它那蓬松的毛茸茸的大尾巴总是像帽子上

的翎子那样直立着,四只短短的罗圈腿却非常灵活,它跑起路来常常是抬起一条后腿麻利地用另三条腿,姿势非常优美,对什么它都饶有兴趣。时而肚皮向上,仰卧在地上,快乐地尖叫几声;时而一声不吭地晒太阳,表现出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气;时而欢蹦乱跳,对一块木片或者一根干草玩耍不已。

皮埃尔如今只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衫,这已是他所剩的惟一的一件衣服,一条士兵穿的裤子(他听从普拉东的劝告,用绳子扎住裤脚以保暖),一件农民穿的外套和一顶农民常戴的帽子。近期一段时间,皮埃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已没有原来那么胖,但保留着遗传下来的魁梧体格,他的下半边脸上长满乱蓬蓬的胡子,如一团乱草似的头发爬满了虱子,像一顶肮脏不堪的帽子扣在头上。他的眼神却变得坚定刚强,生气勃勃。这种气质是他以前从未曾有过的。打不起精神的眼睛现在变得炯炯发亮,好像时刻准备行动和反抗。他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了。

皮埃尔有时望着有大车和骑马人经过的空旷田野,有时望着河对岸的某个遥远的地方,有时瞧瞧这个装作要狠狠咬他的小狗,有时又瞧瞧他那双能随意摆出各种姿势、随意晃动的粗大肮脏脚趾的光脚板。每当凝视着自己的肮脏的光脚板时,他的脸上总是露出激动和得意的微笑。一看见这双脚,就会令他想起他近来一段时间所感受的理解的一切。这种沉思令他心情舒畅。

一连几日都温暖如春,只是早晨稍稍有些寒意,正是所谓秋天怡人的日子。

站在棚子外面的阳光下仍然暖意融融,这种暖和的天气加上略有寒意的清晨,使人感到万分舒畅。世间万物,不论清晰的还是模糊的,都在初秋时节,焕发出明亮奇异的色彩。站在这里可以望见远处的麻雀山以及矗立在山上的村庄、教堂和一座乳白色的大房子。树木的枯枝、黄色的沙地、褐色的石头、颜色斑驳的屋顶、教堂的绿色尖塔、远处乳白色房子的墙角,这一切在纯净的天空显得都异样分明,轮廓勾画得异常清晰。最近处是一座

被法军占领的烧得不成样子的贵族庄院,院子里还长着几棵依然顽强活下来的叶子深绿的丁香。就连这个在阴天让人觉得阴森恐怖的废墟,此刻在明净天空的映照下也显得格外安静。

一个戴着便帽的法军班长,大大咧咧地敞着怀,嘴里叼着烟斗,从棚子的一个角落里冒了出来,挤挤眼表示他的友好,来到皮埃尔跟前。

“今天的太阳真不错,是吗?基里尔先生(法国人都称呼皮埃尔为基里尔)? 简直像春天一样美。”班长懒洋洋地靠在门上,递给皮埃尔他的烟斗,尽管他每次让烟皮埃尔都谢绝了。

“要是在这样的好天气行军……”他打开了他的话匣子,皮埃尔趁机向他打听是否有军队开拔的消息。班长回答他说,差不多所有的军队都已经开拔了,今天应该传达如何处理这些俘虏的命令。皮埃尔住的棚子里有个叫索科洛夫的病危的士兵,皮埃尔对班长说,应该想办法让这个病员住进一家医院。班长叫皮埃尔放心,说这附近有一所野战医院,另外还有一所正规医院,都会治疗病人的。总而言之,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长官都考虑得很周全。

> “而且,基里尔先生,您只要跟上尉说句话一切都会解决,要明白……他这个人……任何事情都会在心里想着的。等上尉来视察的时候,您只要说一句话,他立刻都会替您办妥的……”

班长所提到的那个上尉,经常同皮埃尔长时间交谈;处处照顾他。接着那个班长又说:

> “实不相瞒,圣·托马他曾经对我说过一次,基里尔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还会说法语。他是个俄国贵族,只不过现在落难了,但仍可以看出他不同于一般人。他知书

达理……不论他有什么要求，你都不要难为他。一般有学问的人，喜好知识，对有教养的人很尊重。基里尔先生，我对您说，前几天如果没有您，事情就很麻烦了。”

班长同他说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班长刚才提到的那件事，就是几天前俘虏同法国人打架的事，皮埃尔劝住了同伴。有几个俘虏听皮埃尔同法军班长进行了交谈，立刻围拢过来向打听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皮埃尔告诉同伴们，班长刚才说法军所有部队已经开拔了。恰在这时，一个穿着破烂、瘦弱不堪的法国兵站到棚子门口。他快速而又怯怯地举起手表示敬礼，问皮埃尔，为他作衣服的士兵普拉东是否住在这个棚子里。

一个星期之前，这个法国士兵把抢来的一批皮料和麻布拿到这儿，要俘虏为他缝制靴子和衬衫。

“好了，作完了，老弟！”普拉东手里拿着一件叠得非常整齐的衬衫走出来，说。

普拉东是由于天气暖和及干活方便，所以只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肮脏得像泥巴的破衬衫。他像工人那样用树皮把自己的头发扎起来，越发显得他的脸又圆又可爱。

“大丈夫说话驷马难追嘛。说让你礼拜五来取，礼拜五就会做好的。”普拉东抖开了已缝制好的衬衫，面带微笑说。

法国人有些顾虑地回头看了一下四周，好像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快速脱下军装，穿上衬衫。他没在军服里穿衬衫，瘦骨嶙峋的上身只穿了一件肮脏不堪、带花点的长绸背心。很显然他是怕周围的俘虏看他的笑话，赶快把衬衫套在头上迅速穿了起来。俘虏中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瞧，多合身哪！”普拉东一边说，一边替他拉了拉衬衫。法国人穿好了衬衫后，并没有抬起头，用眼睛不停地打量着身上的衬衫，细心地查看着缝制的针线。

“唉，老兄，我又不是裁缝，又没有作衣服的家伙。俗话说得

好，没有家伙拿虱子也没招。”普拉东说着，笑得脸更圆了，显然对自己的手艺感到得意洋洋。

“好，好，多谢，那么，剩下的布呢？”法国士兵说。

“如果你贴身穿，更合适，”普拉东仍陶醉在自己的得意杰作之中，说，“更漂亮，更舒服呢。”

“多谢，多谢，朋友，那么，剩下的布呢？……”法国人面带着笑又说了一遍，掏出钞票递给普拉东，“剩下的布就还给我吧……”

皮埃尔明白了普拉东是故意不想听懂法国士兵的话，就袖手旁观站在一边，没说一句话。普拉东说了声谢谢收下了他的钱，还在为自己的杰作而欣赏不已。法国士兵一再要求收回剩下的布，请皮埃尔翻译他的话给普拉东听。

“他要裁剩的布做什么？”普拉东说，“这剩下的布倒可以让我做一副挺不错的包脚布。好，那就算了吧。”普拉东突然脸变了色，将一卷碎布从怀中掏了出来，看也没看一眼法国人，甩手扔给他。“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普拉东说着转身就往回走，法国人看了看扔在眼前的那块碎布，沉思了片刻，又带着疑问的目光看了看皮埃尔，皮埃尔的目光好像在向他暗示着什么。

“普拉东，普拉东，”法国人突然脸涨得通红，尖着嗓子叫道。“你把它拿去吧。”他边说边把这块碎布还给了普拉东，转身离开了这里。

“看你这人奇怪不奇怪，”普拉东晃着头说，“听说他不信基督教，但他还是有良心的。俗语说得好：穷人慷慨大方，富人一毛不拔。他看上去是一无所有的，却赠人于东西。”普拉东面带笑容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块碎布，沉默了片刻。“老弟，还可以做一副不错的包脚布嘛。”说着他回到棚子里。

十　二

皮埃尔被俘后关在这里已有四个多星期。尽管法国人说过将要把他从士兵棚子转到军官棚子，然而直到现在他仍留在第一天进的那个士兵棚子里。

在沦陷的莫斯科，皮埃尔头一次品尝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品尝到的极端困苦，只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体格是如此强壮，更没想到这种困苦是悄悄降临的，说不上是从何时开始的，他不仅轻轻松松地闯了过来，而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心绪宁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获得了他一生中一直在追求而没有追求到的安宁和快乐。多年来，他企图从生活的各方面寻找这种精神上的安宁和内心的快乐，企图寻找参加鲍罗金诺会战士兵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在慈善事业、共济会、上流社会的无聊生活中，在酗酒、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中以及对娜塔莎的浪漫爱情中他都进行过寻找，而且还苦苦地思索过，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他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当他经过了死亡的阴影，经过众多的苦难，经过他与普拉东共同经历的一段时间，从他的身上得到的启示，才真正获得了精神上的安宁和内心的快乐。在临刑时，他所经历的最恐怖时刻，好像将原来在他的头脑中占有重要的一些想不透的思想和感情永远失去了。他再也不会去想俄罗斯、战争、政治和拿破仑。此时此刻他的感觉是，过去的一切都不再与他有关，他不再肩负这个没必要的使命，只是他仍对这一切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俄国和夏天，两者不相关。”他又想起普拉东说的话，心里默诵了一遍，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宽慰感。此刻他觉得，他原来计划刺杀拿破仑、推算神秘的数字和《启示录》中那头怪兽，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荒谬、可笑，简直是过于天真了。原来他痛恨自己的妻子，担心她会使自己名誉受到侮辱和

嘲笑,现在觉得所有的一切又是那么微不足道,甚至令人感到十分可笑。那个女人爱呆在什么地方,她爱过她喜欢的生活,这与他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这里关着一个叫皮埃尔伯爵的俘虏,这与谁又有什么相关呢?

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与安德烈公爵的交谈,而且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只是对安德烈公爵抱有的思想有些不同的看法。安德烈公爵认为,幸福常常会走向它的另一面,可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苦涩和嘲讽的语气。他想说的话的原意是,我们一心想追求真正的幸福,可是总得不到它,只能徒劳地折磨自己而已。皮埃尔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没有任何痛苦,人所需的各种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以及因此带来的选择职业的权利,也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皮埃尔现在的观点是这就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只有呆在这里,皮埃尔才第一次感到肚子饿时吃东西、口渴时喝水、要睡觉时一躺下就能睡着、寒冷时得到温暖、想说话和渴望听到人的声音时能去说等等快乐。美酒佳肴,漂亮温馨,自由,这一切皮埃尔已经拥有的现都已失去了,只有到了这种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原来的生活是多么的快乐幸福。至于对职业的选择,也就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目前是完全受到限制。可他觉得原先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罢了。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条件过分舒适,就会使人对自己因需要得到满足时感觉不到幸福,而他对职业的选择时所享有的最大自由度,则由他所受的教育、他的财富、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失去了选择职业的需要和可能。

现在皮埃尔专心致志地梦想着即将恢复自由的日子。可是到了后来,皮埃尔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回想和谈论那一个月的俘虏生活。那种一去不复返的强烈而快乐的感受令他回味无穷,特别值得回味的是那段时间里内心的彻底安宁和精神上的彻底解放。

被俘第二天,清晨他从他的地铺上爬起来,迎着朝霞走出棚

子，放眼望去，首先看到的是新圣母修道院的灰暗的圆形屋顶和十字架，看到了沾满灰尘的青草上的露珠，看到了麻雀山上的跌宕起伏的山丘，看到了消逝在紫色远方的树木的茂密弯曲河岸。清晨的新鲜空气令人心旷神怡，意气勃发，此时他听到了从莫斯科上课传来的寒鸦飞过田野的的啼声。没过多久，东方忽然放射出万道霞光，火红的太阳神圣从云端露出边缘，于是圆形的屋顶、十字架、露珠、远方和河流都在令人愉悦的阳光中闪耀。这时，皮埃尔感觉到了一种从未享受过的人活着的快乐和活力。

这种感受在他作为俘虏的整个时间时刻伴随着他，反而在所处的环境非常不顺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却越发强烈。

来到棚子没多长时间，皮埃尔就得到伙伴们的尊敬，他那种遇事沉着和乐于助人的心性显得更加明显。他精通多种外语，法军对他很尊敬，他淳厚朴实，无论谁有求于他，他都会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助别人（他每个星期都得到三卢布的军官补贴），他力大无比，所有的士兵都亲眼目睹过他把钉子用手按进棚子墙壁，他对待同伴非常友善，他能够一动不动地坐着苦苦思索好半天，所有这些都让士兵们认为他这人高深莫测，非同一般。他力大无比，鄙视安逸的生活，懒懒散散，不拘小节，这些特征原来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好的，这会儿让他觉得毫无拘束，可现在与这些人在一起，他却根本就成了英雄。由此皮埃尔感受到，他们对他的这种想法更增添了他为人解难的责任心。

十　三

十月六日晚上，法军着手准备：把厨房和棚子拆下来装上车，部队和辎重就开始出发了。

七日早晨的七点钟，法军押送俘虏的部队身着行军装，头上戴着高筒帽，肩上扛着枪，背着背包和大口袋，在棚子前列成了

队。从队列里发出一片吵吵嚷嚷、夹杂着咒骂声的用法语交谈的声音。

集中在棚子里所有的士兵都穿好了衣服，扎紧了腰带，脚蹬靴子，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指令一到就出发。身体有病的士兵索科洛夫身体青瘦，脸色发白，眼圈青紫，一个人坐在原地，身上既没有穿衣服，脚上也没有穿靴子，深陷的双眼满含着询问的神情，无助地观望着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的同伴，他有节奏地轻声哼哼着。显然，他的哼哼声不是因为痛苦（他得了痢疾），而是害怕包括他在内的一千人被留在原地待命。

皮埃尔用绳子扎紧腰，脚蹬普拉东用茶叶箱的包皮给他做的鞋（这块皮子是一个法国人拿来补靴底的），来到病人面前蹲下来。

“听我说，索科洛夫，他们并不是一去就不回来了！在这里还留下一座医院。说不准你是我们当中最幸运的人呢。”皮埃尔安慰道。

“唉，我的天哪！我快不行了！唉，老天！”那个士兵加大声音哼哼起来。

“我现在就去再向他们求求情，”皮埃尔说，起身向棚子的门口走去。皮埃尔刚刚走到门口，昨天请皮埃尔抽烟的那个班长和两个士兵一起从外面走了进来。班长和士兵都准备妥当，肩上背着背包，头上戴着高筒帽，帽带发出亮光，遮住了下巴。这样的穿着打扮和他们平常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别。

班长是按上级的指示来锁门的。点完俘虏人数以后才能出发。

“班长，生病的人怎么办？……”皮埃尔问道，但他话刚一出口心中就犯嘀咕，弄不清楚这个班长他是认识，还是别的根本不熟识的人，由于这时班长的模样与以前相比已没法辨认了。另外，当皮埃尔说话的时候，两旁猛然间响起了咚咚的鼓声。班长听了皮埃尔的话，双眉紧锁，让人摸不着头脑地骂了一句，砰的

一声把门关上离开了。两边鼓声震耳欲聋,把病人的哼哼声压住了。

“来了!……又来了!”皮埃尔嘟哝道。一股凉气不由自主地掠过他的脊背。从班长不正常的脸色上,从他的话语中,从惊天动地的紧急的鼓声里,皮埃尔嗅出那逼迫人们去与同类搏杀的毫无人性的神秘气味,与上次受刑时他所感觉到的那种是一样的。他畏惧由此所产生这种力量,并尽全力去躲避它,求助或说理于成为这种力量的代言者,根本就是毫无用处的。这一道理皮埃尔如今是彻底弄明白了。除了听天由命外,就只剩下耐心了。皮埃尔再也没有走到病人的面前去,也没去看一看他。他静静地站立在棚子门口,双眉紧蹙。

棚子的门刚一打开,被俘虏的人们就像一群任人宰割的绵羊互不相让地向门口涌去,皮埃尔挤到他们前面,来到上尉面前。这个上尉就是班长向皮埃尔说过的愿意他帮忙的那个人。上尉也是穿着一身准备行军的装束。从他那面无表情的脸上,皮埃尔嗅出了班长的话语气中和鼓声里所显示出的那种神秘力量。

“走,走。”表情严肃的上尉喊道,看着围在他身边的俘虏。皮埃尔心中明白根本不会有意外出现,但还是走到了上尉的跟前。

“喂,有什么事吗?”上尉冷冰冰地转过头来看了看,好像根本就认不出。皮埃尔与他说起了那个病人。

“他也一样,也得走,真烦人!”上尉说,“走,走,”他连看也没看皮埃尔一眼,接着说:

“不成,他就要不行了……”皮埃尔刚开口说。

“走开,走开!”上尉非常凶狠地扬起眉毛,嚷道。

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耳。皮埃尔清楚,那种神秘的力量已把这些人牢牢地束缚住了,如今说什么也是毫无用处的。

法军把俘获的军官从士兵中叫出来,叫他们在队伍的前面走着。包含皮埃尔在内的军官大约有三十来人,士兵大约有三百来人。

从其他几个棚子里出来的被俘获的军官都是从没见过的，衣着都比皮埃尔的好得多。他们看着皮埃尔，一看见皮埃尔所穿的鞋，脸上就显出不相信和不屑一顾的神情。在皮埃尔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个胖少校，他身穿喀山长袍，腰间扎着一条手巾，面黄而肿胀，火冒三丈地走着。他在被俘同伴中很明显受到大家的敬重。他一手把烟荷包放到在怀中，另一只手紧紧捏着长长的烟管。少校上气不接下气，一脸的不高兴，牢骚满腹，生所有人的气，好像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推他，他们没有紧急的事情，却都显得急匆匆，没有什么奇特的事情，却都显得吃惊异常。另一个身材单薄、矮小的军官，总是找别人说话，好去推测现在要把他们押送到什么地方去，今天要走多长的路。一个身着毡靴和军需官服装的军官来回跑动，瞻望大火后的莫斯科，声音很大地叙说着他所看到的事情：哪样的房屋被烧掉了，那是莫斯科的什么地方。一个听口音好像是波兰人的军官，与军需官辩论着，向他争辩说着，他把莫斯科的什么地方搞错了。

“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少校满脸怒气地说，“不论尼古拉区，还是弗拉斯区，都是一样的。你们看，一切都被烧掉了，完蛋了……有什么挤的呢，路难道还窄吗？”他怒气冲冲地对后面的人喊道，事实上别人根本就没有推他。

“哎呀呀，都烧成什么样子了！”俘虏们看着四周的火烧场，连声感叹，“看，就连莫斯科河滨区、祖波夫区、克里姆林宫都剩下不到一半了……我早就对你们讲过，莫斯科河滨区没戏了，就这么简单。”

“您早就了解这些情况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呢！”少校说。

在经过哈莫夫尼基区（莫斯科剩下的很少几个没被烧毁的区之一）的教堂时，俘虏们忽然躲向一边，爆发出一阵因害怕和令人作呕时才能产生的的尖叫声。

“瞧，这些恶贯满盈的东西！这些异教徒！那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死人……那人脸上还涂过什么了。”

皮埃尔听到尖叫声，也向教堂的方向走了过去。他只看见教堂墙上靠着一个东西，可什么也没有看清。他从视力比他好的同伴那里了解到那是一具死尸，站立着靠在墙壁上，脸上曾经还涂过煤灰……

“走！走！……你们这些讨厌的东西……”押送队的士兵们高声骂道，法国士兵又原形毕露，为了把正在围观尸体的俘虏赶开，抽出了短剑。

十　四

俘虏们由押送队看管着，经过了莫夫尼基的小街，押送队的各式车辆紧跟其后，可进到了粮店那里后，他们就混入掺合着私人车辆的壮大而密集的炮兵队伍中间。

一到桥头，人马全部停下来，先让前面的人过桥。俘虏们只要往桥头上一站，就能够看见没有首尾正在前进的车队。右边，部队和车辆在卡卢加大道通过聂斯库奇诺耶转弯的地方，延伸到一望无边的尽头。这是波加尔涅军的先头部队，奈伊的部队和车辆分散在后面河岸上和卡敏内桥上。

穿过克里木浅滩的部队是达武部队（他们就是看管战俘的），并且他们有些已经到达卡卢加街。由于车队太庞大，奈伊的先头部队已走出奥尔登卡时，波加尔涅军的车队还没离开莫斯科。

俘虏们经过克里木浅滩后，从四周涌来的车辆和人马越来越多，拥挤得不得不使他们走几步就要等一下，然后接着再走。在大桥和卡卢加街之间，俘虏们才走了几百步，却用了一个多小时，过后达到莫斯科河滨街于卡卢加街交汇的广场上。在那里他们围成一堆，待了好几个小时。轰轰的车声从四周响起，就像大海的波涛，一刻也不曾停止过，错综的脚步声和不停的训斥声和

谩骂声也掺杂在其中。皮埃尔靠在一座已经烧毁的房子的墙上，听着在他脑袋里咚咚作响的鼓声以及由此而汇成一片的喧嚣声。

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几个被俘的军官爬到皮埃尔靠着的那座墙上。

“哦，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大炮上都装满了东西！瞧，毛皮衣服……”他说，“瞧这些混蛋抢了那么多东西……瞧放在后面那辆车上的东西……那是个饰品，是从圣像上拽下来的，肯定没错！……那肯定是个德国人。那不是！还有我们的农夫，……哼，浑蛋！……你瞧，那浑蛋背了多少东西，都走不动路了！瞧，旅行马车也被他们抢了过来！……看那箱子上竟然坐着人。上帝……他们打起来了！……”

“就这样扇他的脸，扇他的脸！这样下去天黑了也不可能走了。瞧，你们瞧……那人肯定是拿破仑。瞧，那匹马多精神！瞧那皇冠，花体字母还刻在上面。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房子。丢了口袋那家伙还没察觉。又打了起来……那个女人抱着孩子，长得挺漂亮。真是的，肯定能放这样的人过去……瞧，根本望不到边。有几个俄国姑娘，没错，是姑娘！坐着马真的很舒坦啊！”

这些俘虏又像在哈莫尼基教堂那次一样，被好奇心驱使着跑到了大路旁。皮埃尔借助自己个儿高的优势，把使俘虏们好奇的情景，越过别人的头看得清清楚楚。

又三辆马车夹在弹药车中间，几个身穿艳丽服装，略施粉黛的女人紧靠着坐在马车上，嘴里不时地发出尖叫声。

当这种神奇地力量被皮埃尔感觉到时，他对任何事都无所谓了；不管事出于戏弄人而在尸体上涂抹煤烟的，还是那些不知去向的女人，或是莫斯科的瓦砾场，都不能让他感到好奇和惧怕。此刻眼前的这一切似乎没给皮埃尔留下任何印象，印象一场艰难的搏击正准备在他的心灵深处展开。所有能够削减自己力量的感受他都不愿意接纳。

那几辆载着女人的车开过去了。紧跟其后的是大车、士兵、货车、士兵、弹药车、轿车、士兵、箱子、士兵，不时还夹有妇女。

皮埃尔没见到任何单独的人，只看见长龙般的人流。

似乎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着所有这些人。皮埃尔注意了一个小时，只见每个街道都有许多人跑出来，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他们互相推搡着，怒火中烧，互相厮打。他们龇牙咧嘴，眉头拧紧，恶毒地谩骂着，一种无所畏惧、残酷冷漠的神情在他们每个人脸上表现出来，皮埃尔仿佛又看到清晨击鼓时班长的类似神情。

傍晚时分，队伍才被押送队长集中起来，叫嚷着插入辎重车队。俘虏们走在卡卢加大道上，被紧紧包围着。

大家急忙赶路，也都顾不上歇息，太阳落山后才停了下来。辎重车集中在一起，预备夜宿。每人都恼羞成怒，满腹怨言。来自四周的叫骂声、嘈杂声和厮打声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一辆走在押送队伍最后的轿式马车与押送队伍的大车碰撞了，轿车的车辕把大车碰了一个洞。几个押送兵从四周冲到大车的前面，一些人把拉轿车的马牵到一旁，开始动手打马的头部，一些人互相之间厮打起来。皮埃尔目睹了一个德国人的头部遭到了非常严重的刀砍。

在这阴冷的秋天的傍晚，当所有的人停下脚步的时候，他们才满怀自责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必这么心急火燎地奔跑。此时的他们才真正发觉，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要去何方，也不明白前方的道路上还会碰到多少艰难险阻。

这次歇息，押送队的士兵对俘虏们的手段更加恶劣。这一个月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给俘虏们马肉吃。

从军官到士兵，好像所有的人都对每个俘虏结有仇，变得不如原来那样客气和善了。

在清点俘虏的时候，他们察觉有一个俄国兵假装肚子痛，在从莫斯科出发时偷偷跑掉了。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他们之间的相

互仇视。由于一个俄国兵离开大路远了一点，皮埃尔目睹了这名俄国兵受到了一个法国士兵的毒打，随后又听到士官因让一名俄国兵逃跑，而受到他所熟悉的那位上尉的训斥，那位上尉并威吓说要把他押送军事法庭。士官找理由说那个兵生病了，无力支持，军官吩咐道，上级有指示，跟不上队伍的统统就地处决。皮埃尔感觉到，那种他在刑场所受的折磨、在被俘关押时已逐渐消退的那种不祥的预兆，现在又牢牢地笼罩着他。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而且他感到，那种企图置他于死亡地界的力量在逐渐加强，而他身上摆脱死亡阴影影响的生命力也在随之加强。

皮埃尔和同伴们一起吃着黑麦面糊和马肉，聊着天。

皮埃尔也罢，他的同伴们也罢，大家对沦陷的莫斯科的所见所闻、法国士兵对待他们的野蛮态度以及即将对他们宣布的随时就地处置的命令等等都避而不谈，大家好像特意对抗目前险恶的处境，个个显得格外欢快和惬意，他们只谈论着自己的以往的事，快乐时光，谈论着在被押途中看到的令人捧腹不已的场面，就是不谈论目前的困境。

夕阳早已落下，只有几颗稀落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一轮圆圆的初月将一片明亮的月光倾泻到大地上，它如同一个银色的圆球，在灰蒙蒙的暮霭中显露出神奇的光彩。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在黄昏已尽，夜将来临之际。皮埃尔起身，走到与新的同伴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经过一堆堆篝火，走向道路的另一旁。他知道被俘获的士兵都在那个地方。他打算与他们谈谈心。在去的路上，有个法国哨兵挡住他的去路，命令他回去。

皮埃尔不得不回去，但只是去到一辆卸了鞍的马车旁边，那儿根本没人，而没有回到同伴们的篝火旁。在车轮旁他盘腿坐在冰凉的地上，耷拉着头，纹丝不动地坐了很久，盘算着心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没有任何人来干打扰他。猛然间，他放声大笑起来。他那雄浑而友善的笑声是如此响亮，引得四周的人都惊讶地转过头去，将目光投向那发出孤独的奇异笑声的地方。

“哈哈哈！”皮埃尔傻笑着。他大声嘀咕道，“我过不了那个士兵的那一关。我被他们逮了起来并被关了起来，他们以为我是俘虏。把我看做是什么人了呢？我的灵魂将永驻人间！哈哈哈……哈哈哈！……”他兴奋得泪流满面。

这时有人站起身，向那个单独发笑、非常古怪的大胖子走了过去，想看个究竟。皮埃尔忍住笑，避开那个很有好奇心的人，并环顾四周。

篝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人声鼎沸的宽敞宿营地此刻静了下来；火红的篝火忽明忽暗，渐渐灭了。一轮明月高挂在头顶的上空。原来隐现在营地外树林和田野，此时在远方显露出来，经过树林和田野，能够眺望到那变幻莫测、具有无穷吸引力、毫无边际的明亮远方。皮埃尔抬起头向天空望了望，看到了逐渐消逝的、发出熠熠光芒的星星。“这一切都属于我，这一切都在我心中，这就是我！”皮埃尔想，“可是他们连这一切都不愿放过，抓住关到板棚里！”他禁不住笑了笑，回到同伴那儿躺下了。

十　五

十月初，拿破仑的议和信又被一名军差带着来见库图佐夫，他谎称是从莫斯科来的，实际上拿破仑当时离库图佐夫很近，已到了旧卡卢加大道。库图佐夫的答复是：毫无和谈的余地，与前次答复洛里斯东送来的第一封信一样。

过了不久，在塔鲁季诺左边附近活动的陶洛霍夫游击队送来一份战报，说法军在福明斯科耶出现了，属于布鲁西埃师，这个师与其他部队丧失联络，轻而易举就能把他消灭掉。俄军官兵这时又请求行动。那次在塔鲁季诺郊外轻松获胜，让参谋部的将军们每次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所以这次他们一致要求库图佐夫接受陶洛霍夫的提议。可是库图佐夫依旧觉得用不着发动攻

势。没办法，只好双方相互妥协一下取个中间办法：派支小队伍到福明斯科耶去与布鲁西埃交战。

恰巧这项任务（过后知道，这项任务是最艰巨最关键的）就交给了陶赫杜罗夫。陶赫杜罗夫个子不高，很不起眼，他的事迹没有人报道过，例如他曾拟订作战方案，在部队里忙前忙后，以及发十字勋章给炮兵连等等。大家觉得他鼠目寸光，没有主见，然而在整个俄法战争中，从奥里茨会战到一八一三年，哪里形势严峻，哪里就能见到陶赫杜罗夫指挥的身影。在奥斯特里茨战中，俄军有的逃走了，有的战死，最终连一个将军也没有幸存，这时他还是把军队集中起来，尽最大努力去拯救那些残兵败将，率部把守奥格斯特堤坝，坚守到最后一刻。即使他生病发烧，也仍然带领着两万人马护卫着斯摩棱斯克城，抵抗拿破仑军队。在斯摩棱斯克的莫洛霍夫城门口，他的病情复发，迷迷糊糊地睡着没有多大会儿，就被敌军攻城的炮声震醒，最终斯摩棱斯克仅仅坚持了一整天就被敌军攻破了。在鲍罗金诺战役，巴格拉基昂战死了，我们左翼士兵伤亡的人数高达十分之九，法军射出炮弹密密麻麻地落在那里，可派到那儿进行防守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鼠目寸光、没有主见陶赫杜罗夫。原计划库图佐夫打算让另外的人去防守，在最后又及时调整自己的错误观点。这个个子不高、毫不起眼的陶赫杜罗夫被派到那里，可结果鲍罗金诺战役却给俄军争得了最大的名声，俄国人用诗歌和散文记叙了成千上万立下战功的人，但其中却根本未涉及到陶赫杜罗夫只字片言。

接下来陶赫杜罗夫被委命到福明斯科耶，从福明斯科耶又被委命到马洛雅罗斯拉韦茨，最后一仗是在那里与法军交战的，而从那里起，法军就开始节节败退。在这次战役中又有大量的天才和英雄受到了褒奖，对陶赫杜罗夫却仍然未涉及只言片语，甚至连一笔带过，含混其词的程度也没有达到。人们对陶赫杜罗夫缄默不语，从另一方面更显然地证明了他的崇高境界。

一片刨花落进了正在工作的机器里，一个不了解机器特性

的人认为那是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事实上它梗塞在机器里面，严重影响了机器运转。机器的重要零件之一不是那片严重影响机器运转的刨花，而是那无声转动的小小传动齿轮，这是一个不了解机器的人所无法理喻的。

十月十日，在去福明斯科耶的途中，陶赫杜罗夫在阿里斯托伏村驻扎，以便能够准确地执行上级的指令。就在同一天，法军狂奔到缪拉阵地，好像要准备打一仗，却突然不知何故又向左面逃窜，从新卡卢加大道，进入原本仅有布鲁西埃驻扎的福明斯科耶。在那时陶赫杜罗夫所统领的，有陶洛霍夫这支大部队和另外的费格纳和谢斯拉文两支小的部队。

十月十一日黄昏，谢斯拉文把一名俘获的法国近卫军押到阿里斯托伏村去见司令官。那俘虏讲，今天进入福明斯科耶的部队是法国大军的先头部队，拿破仑也在其中，法军逃离莫斯科已有五天了。当天夜间，从博罗夫斯克来了一个家奴，据他说他看见成队成队的军队开进城里。陶洛霍夫游击队的哥萨克通告说，他们看见法国近卫军沿着去博罗夫斯克的大道前行。一切情况都说明，他们原本觉得那里最多有十个师的法军，到如今才发觉所有的法军都从莫斯科一涌而出，更想不到的是他们走了一条无法想像的线路——旧卡卢加大道。陶赫杜罗夫因为对他目前的任务还不明白，所以他未采取任何措施。他原来奉命攻打福明斯科耶，可是原先觉得只有一个布鲁西埃师的福明斯科那，如今却是全部的法军在那儿驻扎着。叶尔莫洛夫本想单独采取行动，但陶赫杜罗夫一直认为必须等库图佐夫下达指示。鉴于此，他下定决心要向总司令部询问对他们的安排。

为此他派遣了一名精明能干的军官波尔霍维季诺夫，去向上级递送书面报告，并且还要向上头汇报现在军队的所有情况。午夜近十二时，波尔霍维季诺夫拿到书面汇报报告并带着口头指示，与一名哥萨克和几匹替换的马一起向总司令部的方向狂奔而去。

十　六

这个秋天的夜晚温和而阴暗。已经下了四天的小雨。波尔霍维季诺夫换了两次马，在泥泞的道路上用一个半小时跑了三十俄里，到达列塔舍夫卡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在一所围墙上挂有“总司令部”牌子的农舍前他下了马，然后他扔下马向着黑暗的门廊走去。

“值班将军，快！我有急事！”他对着门廊里的一个人说，那人呼吸急促地正在站起来。

“昨晚大人就生病了，他都三天没合眼了，”勤务兵小声解释说，“您还是先把上尉喊醒吧。”

“我是陶赫杜罗夫将军派来的，我有急事，”波尔霍维季诺夫说，向着敞开的门摸索着走进去。勤务兵赶紧走在他前面，对着一个人轻声喊到：

“大人，大人，有信使。”

“什么？什么？谁派来的？”一个人迷迷糊糊地问。

波尔霍维季诺夫急忙回答：“是陶赫杜罗夫和叶尔莫洛夫派来的。拿破仑到了福明斯科耶。”问他的人是谁，在黑暗中还看不清楚，但从声音上判断不是柯诺夫尼岑。

醒来的人打着呵欠，伸了伸懒腰。

“我可不想去把他喊醒，”他用手摸着什么东西，说，“他病了！这可能是谣传。”

“这是战报，”波尔霍维季诺夫说，“我受命立即转交值班将军。”

“等一会儿，让我把火点上。死家伙，蜡烛被你放哪儿啦？”伸懒腰的人骂勤务兵说。原来他是谢尔比宁，柯诺夫尼岑的副官。“找到了，在这里。”他又说。

勤务兵点着了火，谢尔比宁找到了烛台。

“哼，真脏！”他厌烦地说。

借着一丝烛光，波尔霍维季诺夫看见手拿蜡烛的谢尔比宁年轻的脸，还有一个人躺在前面的角落里，这人就是柯诺夫尼岑。

硫磺木片被火苗点着，燃起蓝色火焰，接着火焰变成红色。谢尔比宁刚把蜡烛点着，烛台上正在啃蜡烛的蟑螂急忙从上面逃了下来。他借着烛光看了看信使。波尔霍维季诺夫浑身是泥，他用衣袖把脸蹭了一下，脸上又多了一层泥。

“这个报告是谁写的？”谢尔比宁拿起信封，问。

“情况真实，”波尔霍维季诺夫说，“俘虏、哥萨克、侦察兵，他们都这样说。

“没法子，只有叫醒他了，”谢尔比宁说，起身来到那个戴着睡帽、身上用军衣盖着的人面前。“柯诺夫尼岑将军！”他喊道。柯诺夫尼岑没有丝毫的反应。“到总司令部去！”他微笑着说，他知道要使他清醒过来一定要说这句话。果不其然，戴睡帽的人马上抬起头。柯诺夫尼岑面容英俊刚毅，脸颊通红，露出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可是他立刻振作精神，平时沉着冷静的深情又出现在他脸上。

“嗯，什么事？谁派来的？”他立即问，可语气仍旧不慌不忙，眼睛因不适应烛光而眨着。柯诺夫尼岑一边听着军官的汇报，一边撕开公文，浏览了一遍。他刚看完，立即把穿毛袜的脚伸到地上，开始穿靴子。而后扯下睡帽，把两边的鬓发捋了捋，接着戴上军帽。

“你着急回去吗？我们去见总司令。”

柯诺夫尼岑马上意识到，这传来的情况太重要了，不能耽误。他没有想过，也没问问自己关于这消息到底是好是坏。他并不关注这事，他不用智慧对待整个战争，也不作分析，而是运用其他的东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都会平安无事的，对于这一点

他深信不疑，可是还不能依靠这一点，甚至不能说出来，只要把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就可以了。而对待自己的那份工作，他的确已经竭尽全力了。

出于礼貌柯诺夫尼岑如同陶赫杜罗夫一样，也被载入所谓一八一二年英雄的名单，并于与巴克莱、拉耶夫斯基、叶尔莫洛夫、普拉托夫、米洛拉多维奇等人齐名。他也和陶赫杜罗夫一样，虽然没有多少知识、能力也有限，但却是个很有名的人。对于作战方针他从来都不预先制订，可是在最艰巨的地方总能看见他在指挥战斗，这一点他也是和陶赫杜罗夫一样。在他被提升为值班将军后，他睡觉时始终开着门，而且嘱咐不管谁来都可以把他叫醒。库图佐夫经常责怪他，甚至不敢给他下达任务，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总是顶着枪林弹雨，不顾生死。其实，他也和陶赫杜罗夫一样，是个不爱吭声、也不引人注目的齿轮，但却是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零件。

柯诺夫尼岑走出农舍，融入潮湿的深夜，眉头皱起，一个原因是因为头疼加剧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个让人担心的预感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参谋部那帮实权人物，尤其是塔鲁季诺战役后与库图佐夫水火不容的别尼生，知道这个消息后反应不知如何强烈。他们会提出什么建议，相互指责，下达指令，撤消命令。这个想法让他高兴不起来，虽然他清楚这是毫无办法的事

于是，他把这消息沿路告诉了托里，托里立即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与他同住的将军听。柯诺夫尼岑在一边精神不振地静静听着，过后提醒他应当报告总司令。

十　七

老年人晚上总是睡得很少，库图佐夫也是一样。白天他经常会突然觉得很困，可是到了晚上，他就和衣躺在床上，其实他很

多时间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想事情。

此刻他也是这样躺在床上，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他那负过伤的沉重的大脑袋被他那只肥胖的手支撑着，那只独眼大大地睁着，注视着黑漆漆的夜晚。

别尼生自从与皇帝通过信，掌管着总司令部最高的权利后，他老是避开库图佐夫，相反库图佐夫却觉得很平静，因为从此不会有人再强迫他带领军队发动徒劳的战斗。库图佐夫想，塔鲁季诺战役和战役前夜所留下的深刻教训现在自己还历历在目，对别人也应该有所触动。

“他们应当清楚，如果我们发动攻势，只能遭到失败的结局。克制和时间能使我们不战而胜！”库图佐夫想。他明白这个道理：苹果青，不用摘。苹果熟，自然落。采摘青苹果，不仅浪费苹果而且破坏树，你的牙齿还被酸掉。他如同一个经验老道的猎人，清楚野兽受伤了，他的伤是整个俄国的力量造成的，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他的伤势是否使他丢掉性命。目前，库图佐夫依据洛里斯东和别尔捷列米的情报和游击队的战报，差不多能够判定，它受的伤是致命的。但是证据还不足，需要等待。

“野兽是如何被杀死的，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跑过去看清楚。别着急，你们会看清楚的。总是运动战，总是进攻！”他想。“到底为了什么呀？还不是想表现自己。好像打仗是件好玩的事。他们幼稚得像小孩，什么都不明白，还总想显示才能。但目前还不是显示才能的时候。

“多少绝妙的运动战他们都向我提出过啊！两三个偶发事件（他回忆起彼得堡的总体计划）被他们预料到，就认为斟酌周全了。实际上，偶发事件是多得不计其数的！”

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未知的问题悬挂在库图佐夫的脑海里，那就是：在鲍罗金诺敌人受的伤是否致命。法国人侵占了莫斯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库图佐夫真的从内心认为，他和全体俄国人民竭尽全力的严重制裁对法军应当是致命的。

然而不管多么迫切地想找到证据，他为此已经等待了一个月，并且时间越长，他越是感到烦躁。他夜晚躺在床上睡不着觉，脑海出现的全都是年轻将军们所要求而被他责骂的事。他在想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拿破仑的死也是其中的一件。他同年轻人一样，假想着的各种偶然性事件，但他们之间也有区别，那就是他不把这些偶然性事件当做根据，这种事他想到的不仅仅是两三件，而是成千上万件。他想的越多，偶然性事件可能出现的机会也越多。他想像着拿破仑军队（他的全部军队或部分军队）的各种动向；进攻彼得堡，他被袭击、被包围，还想像着拿破仑可能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莫斯科安营扎寨，以静制动，这种情况才是他最担心害怕的。库图佐夫甚至想像，拿破仑军队可能撤退到梅登和尤赫诺夫，然而有一件事他没预料到：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十一天里拿破仑军队疯狂地四处逃窜，法军完全崩溃失败了，这使库图佐夫当时不敢想也没想到事变成了现实。法军已被打垮，正忙于逃命这个事实，从陶洛霍夫有关布鲁西埃师情况的战报、游击队关于拿破仑军队溃败的消息、法军从莫斯科撤出的传闻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可是这一切只是猜测，青年人认为重要，但库图佐夫不这么认为。他积累了六十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些谣传可信度有多大，这些人心怀叵测，别有用心，他们总是依靠一些小道消息来实现他们的期望，那么，反面的消息就会经常被他们忽略。这种情况库图佐夫越是盼望实现，对它的可信度就越表示怀疑。他的全身心都被这个问题所占据。其余一切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可这些事实在不少，例如：同参谋人员谈话啦，从塔鲁季诺给斯塔尔夫人写信啦，读小说啦，颁发奖章啦，同彼得堡通信啦等等，但是他心中惟一的愿望，就是惟独他自己预料到的法军惨败。

十月十一日夜里，他用手支撑着头躺着，心里想着这件事。

隔壁屋里有人走动，托里、柯诺夫尼岑和波尔霍维季诺夫的脚步声从那里传来。

“喂，是谁啊？进来！进来！有什么情况？”总司令大声嚷嚷到。

随从把蜡烛点上后，托里说了这消息。

“这消息是谁提供的？”库图佐夫大问，他的脸色在烛光下显得异常严峻使托里感到非常惊讶。

“大人，这消息确信无疑。”

“喊他来，到这儿来！”

库图佐夫在床上坐着，一条腿垂掉下来，另一条腿蜷起，上面被他那大肚子斜压着；他把那只独眼眯起，想把信使看得更清晰一些，似乎他所关心的事都写在他的脸上。

“说吧，说吧，兄弟，”他把胸前敞开的衬衫扯了一下，用他那老态龙钟的声音对波尔霍维季诺夫说，“过来，靠近点。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啊？拿破仑从莫斯科逃跑了？你没骗我吧？啊？”

于是波尔霍维季诺夫把他获悉的情况的前因后果仔细汇报了一下。

“快说，快说，别折磨人。”库图佐夫迫不及待地对他说。

波尔霍维季诺夫汇报完后，静静地等待命令。托里嘴巴张开刚想说话，库图佐夫就把他打断了。库图佐夫要说些什么，可是突然他眼睛眯起，眉头拧起，对着托里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去，正对着被神像挡住光线的阴暗的堂屋。

“主哇，我们的救世主哇！我们的祈祷你听到了吗……”他双手合拢，声音颤抖地说，“俄罗斯得救了。感谢你！主哇！”他哭了。

十　八

在获悉法军撤出莫斯科直到结束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库图佐夫利用权力、计谋和请求制止军队作徒劳的进攻和打运动战，以免与濒临灭绝的敌人再产生冲突，这成为他的全部工作内容。

陶赫杜罗夫去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可是库图佐夫却犹豫不决，命令从卡卢加撤出，他感觉这样做是正确的。

虽然库图佐夫到处后退，可是他还来不急后退，敌人就朝着相反的方向逃窜。

拿破仑的史学家向我们描述了他如何机敏地与塔鲁季诺和马洛雅罗斯拉韦茨进行的运动战，并且推断，假如拿破仑深入富裕的南方各省，又将是如何一种状况。

然而，拿破仑进入南方各省时没有被任何困难所阻碍（因为俄军到处给他放行），对于这一点这些史学家就回避不谈，他们不记得拿破仑的军队已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它本身具备将要毁灭的充分条件。既然这支军队在莫斯科得到足够的粮草，却因支撑不住它而把它践踏在脚下，既然这支军队在斯摩棱斯克不是收集粮草而是洗劫粮草，那么，在卡卢加省（与莫斯科一样的俄国人也住在这里，也具有同样能够放火的东西）这支军队又如何能够恢复元气呢？

所有地方都不能使这支军队恢复元气。因为它本身已经产生了腐败因素，这些因素就是从鲍罗金诺战役和对莫斯科实行抢劫后才有的。

这支军队的士兵和长官一门心思只想（从拿破仑以至于每个士兵）迅速挣脱这种既迷茫，又使人感觉到的绝境，他们自己没有方向和目标，只知道一起逃命。

在马洛雅罗斯拉韦茨的军事会议上，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将军们都假装声势地展开讨论，提出各种疑义，其实大家的愿望就是“尽快逃跑”，可是到最后才被憨厚的士兵穆东道出。结果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个大家都认同的事实，就连拿破仑在内，也没能说出一句有疑义的话。

但是，即使大家都清楚确实没什么退路了，只有逃跑，可还是不好意思承认这个事实。要战胜这种羞愧心理需要借助外界帮忙。好在及时出现了这种力量。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皇帝，

乌拉！”[1]

拿破仑在会后第二天早上，带着元帅和卫队装模作样要巡视军队，视察以前的战场和未来的战场，骑着马从军队中间穿过。皇帝差点儿被那些四处搜寻战利品的哥萨克碰到活捉。不管是在塔鲁季诺，还是在这里，哥萨克都是先扑向战利品而后再去抓俘虏，所以这次拿破仑没有被哥萨克活捉，全靠使法军灭亡的战利品救了他一命。他们光奔向战利品，没注意拿破仑，所以拿破仑能够安全脱身。

既然皇帝本人在法军中差一点被顿河的儿子们[2] 捉住，那么，还有什么疑问呢？拿破仑除了尽快从最近、最熟悉的路逃跑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拿破仑明白，自己有四十岁了，已是人到中年，再也不可能如同过去那般机灵和英勇了。自从哥萨克让他虚惊一场后，就跟史学家预料的一样，他立即接纳了穆东的建议，命令撤向斯摩棱斯克大道。

虽然穆东的意见拿破仑接受了，军队也撤退，但这并不表示他曾经下令这样做，可是，推动法军全军从莫扎依斯克大道撤退的那种力量也影响了拿破仑自己。

十　九

一个人总是先有行动的目的才会把行动付之与实施。人要行程千里，那么千里之外肯定有什么好东西吸引着他。要得到行动的动力，一定要假设前面有人间天堂在期待着他。

法军进攻时，人间天堂是莫斯科，撤退时，是祖国。可是祖国太遥远了，一个行程千里的人一定要把最终目的忘掉，而且只能

---

① 俄军冲锋时常喊“皇帝，乌拉！”这里就是指俄军冲锋。

② 顿河的儿子们：指哥萨克。

对自己说："我今天要走路，然后休息，过夜。"于是四十俄里外的休息处就替代了最后目的，变成了他所有愿望和期望。个别人的幻想时常会影响一大群人，最终成为这群人的希望。

祖国这一最终目的对沿着斯摩棱斯克旧道撤退的法国人来说实在太遥远了，斯摩棱斯克才是最近的目的，所以就增强了人群去斯摩棱斯克的愿望和期望。倒不是由于他们认为斯摩棱斯克有充足的物资，坚实的后备军，也不是由于类似的话有谁跟过他们说过（恰恰相反，高级将领和拿破仑本人都清楚那里缺少物资），只是由于只能如此才能给予他们行动并忍耐现在困苦的动力。无论他们是否知情，同样都不面对现实，都在自我安慰，把斯摩棱斯克当成人间天堂，朝着那里疾驰而去。

法军来走大路，朝着他们心中的目的地以惊人的毅力和难以相信的速度狂奔而去。法军这样同心协力的行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团结一致所以意志坚强精神饱满，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人数众多。人数众多就如同物理学的引力定律原理，把所有人像原子那样吸引在一起。他们千万个人一行动就如同一个国家。

当俘虏，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只有这样才能挣脱各种恐怖和苦难。然而，每个人都被迫到达斯摩棱斯克目的地这个共同的愿望吸引到同一方向，这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一个军总不可能投降于一个连吧，尽管法国人从不放过任何离开队伍的机会，各种不足挂齿原因都成为他们投降的借口，就是这样，原因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的。法军无法投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和集中的急速后撤，甚至让俄军无法制止法军全部人马竭尽全力地撤退。物体的分解不能依靠超限额地机械断裂来提高速度。

要一团雪立刻融化是不现实的。有适当的时间限额存在，要使雪融化所有温度都不能提前于这个限额。相反，温度越高，残雪就冻得越紧。

这个道理在俄国将领中只有库图佐夫明白，其他人谁都不

懂。就在法军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退逃时，十月十一日夜里柯诺夫尼岑预测的事就开始应验了。每个高级将领都想立功，每人都想阻断、袭击、抓获和消灭法军，每人都要求进攻。

尽管每一个总司令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是惟独库图佐夫一人极力反对进攻。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他当时是不可能对他们说的：为什么还要继续打仗，为什么要封锁道路，为什么还要自己的人牺牲，残忍杀害可怜的人们？敌人既然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没战斗就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么还有必要再打仗吗？库图佐夫凭借他老年人的丰富经验说些他们能明白的话，告诉他们对敌人要手下留情，然而他们还是嘲笑他，侮蔑他，他们大动干戈，面对敌人那只死老虎大显威风。

在维亚兹马周围，法军距离叶尔莫洛夫、米洛拉多维奇、普拉托夫等人不远，他们控制不了要阻断并消灭法军的强烈欲望。他们告诉了库图佐夫自己的图谋，信封里没有装说明，只装了白纸一张。

无论库图佐夫如何阻止军队，都无济于事，俄军依旧发动进攻，全力阻截敌军。据悉，几个步兵团吹着军乐，敲着军鼓进攻，结果敌人有几千被歼灭，自己也牺牲了几千人。

说到阻断，没有什么敌人被他们阻断，也没有什么部队被消灭。在危险面前法军更加团结，途中人员不断减少，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朝着那条通往斯摩棱斯克的死亡之路进发。

第三部

一

历史上有许多引以为诫的事件，比如鲍罗金诺战役，以及随后的莫斯科沦陷和法军弃战而逃。

什么是战争？史学家这样定义：战争就是国家和民族在涉外活动中，相互间发生冲突的一种具体表现，战争的结果对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强弱有着直接影响。

有史书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某国一位君主同另一国君主之间发生争执，他就派来军队与对方发动了一场战争，被杀死的敌人有三千、五千、一万，最终战争以他们胜利而告终，一个有千百万人口的国家和民族就这样被征服了。这种事相当奇怪。军队的人数还不及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可是只要他们战败了，整个民族就只有低头屈服。这也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尽管这样，据了解，一切历史事件都证实如下一个真理：一个民族壮大的直接原因，或其壮大的主要标志体现在两个民族的军队发动战争后的最终结果。一个民族的军队在战争中战胜了另一个民族的军队，获胜民族的力量就会立刻得到加强，而战败民族的力量就会马上受到减弱。如果军队打了败仗，那么这个民族所享受的权利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而被削弱，要是它的军队被彻底摧毁，那这个民族也就相当于被另一个民族统治了。

据史书记载：世界历史从古至今，就是这样的。这个规律被拿破仑参与的每一次战争所证实。奥地利按照其军队战败的程度，失去自己本应享有的权利，而法国则因为获胜增多了自己享

有的权利,加强了自身的力量,奥地利在耶纳和奥尔施泰因战役中的彻底失败,使其最终丧失了主权的独立。

然而,自一八一二年法军在莫斯科城下打了一个胜仗,并占领莫斯科以来,它们再也没有打过仗,可最后灭亡的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和拿破仑的法国,而不是俄国。

篡改历史而为了人为地去迎合历史规律,为了某种目的硬说鲍罗金诺战场仍在俄军的控制之中,在莫斯科陷落后又打了几仗,从而摧毁拿破仑军队,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事实上,自鲍罗金诺战役打了胜仗以后,法军连一次像样的小仗都没有打过,更不用说打过一次大仗,而法军就这样被征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是说这以历史事件发生在中国,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违背历史事实(当一切历史事件不合史学家要求时,他们就常采用这种杜撰的方法)。要是这仅仅是少数军队之间的短暂冲突,我们可把它说成是一个特例。但那次事件事关国家的生存,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并且也是父辈们耳闻目睹的,……

在战争中获胜并不是获得统治权的原因,也不是统治别国的必然标志;同时,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取决于征服者,也不取决于军队和战役,而是取决于别的因素,上述的情况在一八一二年开始,从鲍罗金诺战役到俄军把法军彻底驱逐出国境的整个战争中可以得到明证。

据法国史学家记述,由于缺少草料喂马和其他牲口,除骑兵、炮兵和辎重兵外,那支令人生畏的法国军队在撤出莫斯科前,根本就是毫发无损。那种缺少草料所造成的灾难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消除的,因为莫斯科郊区农民烧掉了所有有可能被法军利用的干草。

可俄军在战争中获胜,好的结果并没有随之而出现,由于像卡尔普、弗拉斯之流的庄稼汉在法军撤走后,却大张旗鼓地赶着大车进莫斯科掠夺,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英雄行为。没

把干草运进莫斯科赚钱，而是选择把干草烧掉，这样的庄稼汉可以说不胜枚举。

让我们来想像这样一件事情，有俩人持剑按规则进行决斗，决斗按正常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忽然决斗一方发觉自己受了伤，他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而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于是他就扔掉长剑，就势捡起一根大棒挥舞起来。这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很机敏地使用了最恰当的武器，可他受骑士精神的影响想要掩盖他获胜的事实真相，强说那是符合击剑规则的。但我们觉得，像这样描写决斗的情况是多么滑稽啊！

法国的击剑者主张决斗要按照击剑规则来进行；俄国的击剑者却在决斗中扔掉了长剑、舞起了大棒；而最后俄国的史学家却殚精竭虑按照击剑规则来解释那场战争。

那一场不符合常规作战方法的战争是从斯摩棱斯克大火开始的。像烧毁城市和乡村，边战边退，鲍罗金诺的战事受阻和撤退，莫斯科的沦陷和大火，烧杀掠夺的法军，打劫运输车，发动游击战，所有这一切均是跟战争常规相悖的。

拿破仑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莫斯科他就端出正规的击剑架势，看见对方举起的大棒而不是长剑时，就总是谴责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作战不符合规矩，好像杀人也要受到什么规矩约束。不管俄国人被法国人指责没有按规矩办事，也不管俄国上层人士为什么会觉得用大棒作战是丢脸的，而只是期望依照规矩把第四或第三姿势站好，摆出第一姿势，然后看准时机进行巧妙的冲刺，等等。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虎虎生威地举了起来，也不管是否符合人家的口味和规矩，举止粗野，对准目标，无所顾忌地举起来，打下去，攻击法国人，使侵略军全军覆灭为止。

如果一个民族已经不是跟一八一三年法国人那样有教养地依照击剑规则，调转剑柄，把剑交给气度非凡的胜利者时姿态还是很高雅的，那么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了。一个民族在紧急时刻实际而机灵地马上拿起木棒攻击敌人，不理会别人在这关键时刻

做事要依照什么规矩，反正一直要把郁积在胸中的屈辱和仇恨宣泄完为止，达到蔑视和可怜地对待敌人的目的，那么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了。

二

用分散的人群攻打挤成一团的人群，是违背所谓兵法的一种最具成效和最有利的行动。人民战争中经常会运用这类行动。这种行动不是两群人直接面对面地发生攻击，而是分散一群人，碰到对方大部队进攻就迅速撤离，一旦时机成熟再单独出击。运用这种方法很奏效，所以有很多人都这么做，比如：西班牙游击队，高加索山民，一八一二年俄国人等。

游击战就是这种战争的名称，顾名思义就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从任何兵法中都找不到与这种战争相一致的叙述，并且还是与公认的毫无错误的战术规则相违背。兵法中这样规定：应集中兵力打击对方，使自己在战斗中的实力比敌人壮大。

游击战（据史书记载，游击战总是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与这条兵法是相抵触的。

兵法规定，军队的实力是和军队的人数是成正比的，因此它是与兵法不符合的。按兵法中的意思说，就是人多力量大。权力总是在人数多的一方控制着。

兵法有点类似于力学，力学是根据物体的质量研究物体运动，也就是说两种运动物体的质量是否相等，对两种运动物体的力是否相等有着直接的影响。质量和速度的乘积等于力（运动量）。

军事上也是如此，也是由质量和某种因素的乘积组成军队的力，也就是质量和未知数 X 的乘积。

军事科学家研究发现：在历史上有许多军队的质与力不相

符的事件，像大部队被小部队击败，最后又只能含含糊糊地承认存在某种未知的因子，并竭尽全力从几何图形、军事装备、统帅的才能（常用的）中去搜寻这种因子。要想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果，用这些数值来替代因子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只要抛弃为了迎合英雄而对当局最高战时指示所作的令人作呕的吹嘘，那么这个未知的 X 就能够得到了。

全军所拥有的一定的斗志和大无畏精神就代表这个 X，也就是通常指的士气。这种斗志和大无畏精神与战事指挥的将领的才能毫不相干，与军队分成三排还是两排不相干，与使用大棒还是每分钟三十发的步枪不相干。最强的战斗力总是被士气最旺盛的人所拥有。

力的积数就是士气这个因子乘上质量而得到。科学的任务就是要界定和弄清楚这个未知因子——士气的值。

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如果我们用统帅命令、军事装备等表示力的条件当做因子的价值，随意用它来置换未知的 X，那是不应该的，我们应毫无条件地承认这个未知数是一定的斗志和大无畏精神，而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未知数的确定只有通过已知的历史事件用方程式表示出来，并与这个未知数的相对应的价值相比较，才是可能的。

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者师的军队与十个人，十个营或者师的军队发生战争，并被对方全部击毙或俘获，而对方却仅仅损失了四个人。最终一方损失了四个，另一方却损失了十五个。因而，四相当于十五，也就是 $4X=15Y$。它的方程式就是：$X:Y=15:4$。这个方程式仅仅表示出了两个未知数的比例，而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未知数的数值。我们可以通过方程式把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像战斗、战役、战争阶段等）罗列出来，求取方程式中的各种未知数据，并从那些数据中寻找到某些规律。

军队的实力在于士气，这一点从军队进攻时要集体行动，撤退时要分散行动这个战术规则的深层次中得到明证。率领军队

冒着炮火前进,比打退敌人的进攻需要更严格的纪律,而这样的纪律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取得,但这项战术规则忽视士气,因此往往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全民战争中,士气有时高涨,有时低落,这种规则同事实矛盾,就格外明显。

一八一二年,法军退缩,按战术规则要求,队伍分散开来抵御敌军才是当时惟一的选择,他们在行动中却挤成一块,又由于斗志不高,军队只有抱成一团,才能勉强坚持。俄军却与法军反其道而行之,按战术规则应保持大兵团参战,而他们却在行动中把兵力分散开来,由于斗志空前高涨,战士们不等指挥官下达进攻命令就自动向法军发动攻击,在战争中他们不需要上级加压,不计艰险,随时冒着生命危险。

三

从敌人攻入斯摩棱斯克起就产生了所谓的游击战。

俄军正式采用游击战前,就有数千名敌军——落队的抢劫兵和饲料采购员——被哥萨克和农民所击毙。就像一群狗咬死一条疯狗一样,这些人杀死敌军是不自觉的。杰尼斯·达维多夫用俄国人所具有的才智首先悟到了这种大棒的厉害,他不去顾及兵书要求,而采用别的手段去摧毁法军,因而他应该得到第一个合法地使用这种作战方法的荣誉。

达维多夫建立第一支游击队的时间是八月二十四,随后别的游击队也相继组成。随战事不断深入,游击队的数量继续扩大。

那支大军被游击队一批一批地消灭。游击队员们拾掇落叶,有时还摇曳枯树。这棵枯树就表示法军。十月份,法军往斯摩棱斯克方向逃窜时,这种人数不限、性质差异极大的游击队有成百个,有些游击队像正规部队一样,包括步兵、骑兵、参谋部,随身

还带着生活必需品；有些游击队却只由哥萨克骑兵组成；有一些是小股的，有些有步兵和骑兵；有些仅由普通农民和地主组成。其中有一支游击队的队长由教堂执事担当，在几个月里他俘获了上百名敌军。有一个村长的妻子叫瓦西里萨，她击毙了几百名法军。

游击战在当年十月底达到了高潮。在最初阶段游击队不断消灭敌军的程度，连他本身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任何时候都存在被法军包围和逮住的危险性，时常马不卸鞍，人不下马，躲藏在林中，随时都担心被敌军追击。现在这个时候已顺利地度过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已有定论，所有人都明白，应付法军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如今惟有那些设有参谋部的大游击队长官按照兵法规定，与法军保持很远的距离，他们仍然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办到的。那些小股游击队却从离法军非常近的距离去进行观察，尽早就对法军采取军事行动。甚至连那些大游击队无法想像的事，他们都觉得是有办法可以办到的。而哥萨克和农民却混进法军之中，他们认为现在任何事情均能够实现。

十月二十二日，杰尼索夫指挥士兵们与敌人周旋，他们如鱼得水地打起了游击战。他率领队伍很早就采取行动。他成天蹲在大路旁的林子里，密切注视着一支护送骑兵辎重和俄国俘虏的法军运输大队。据侦察兵和俘虏说，这支运输大队正离其他部队越来越远，他们在凶猛的火力的掩护下正向斯摩棱斯克进发。知道这支运输大队的除了杰尼索夫和率领一支不大的游击队、在杰尼索夫游击队周边活动的陶洛霍夫外，还有设有参谋部的几个大游击队。所有的人都明白有这样一支运输大队，且就像杰尼索夫所描述的那样，大家都对它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有两个大游击队，一个的队长是个波兰人，一个的队长是德国人，他们都想让杰尼索夫的队伍与他们的队伍联手去偷袭运输大队。

“不，老兄，”杰尼索夫读完信，说，“我也不是小孩子。”他给

德国人回信说，虽然他很愿意在骁勇善战的名将麾下服役，可他只得放弃这份荣耀；因为他的队伍已经与波兰将军领导的队伍联合。他同时又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给波兰将军，告诉他的军队已接受德国将军的领导。

杰尼索夫不打算把这样的安排向上级汇报，他就与陶洛霍夫联合起来，率领他们不多的兵力偷袭并劫持那个运输大队。十月二十二日运输大队从米古林诺村行进到了沙姆舍沃村。从米古林诺村到沙姆舍沃村，大路的左边是大树林，其中有些树林子紧靠着大路，有些距离大路有一俄里或更远。杰尼索夫骑着马率领他的军队一直在树林里转悠，或者潜入林子深处，或者来到林边，可他们眼睛始终注视着正在后撤的法军。大清早，在米古林诺村不远、树林紧挨大路的地方，两辆载着法军骑兵马鞍的大车深陷泥中，结果被杰尼索夫游击队拦劫到林中。从那时起一直到傍晚，游击队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密切注视法军的一举一动。先不要去打草惊蛇，让他们放放心心地行进到沙姆舍沃村，然后好同陶洛霍夫联合起来，并且陶洛霍夫傍晚要到离沙姆舍沃村一俄里的看林人的小屋里来与他商议，等到黎明时从两面进行夹击，像雪崩爆发一样突然压到敌人头顶，以便把他们全部俘获。

在军队后面，离米古林诺村两俄里、树林紧挨大路的地方，他埋伏了六名哥萨克士兵，告诉他们等新的法军部队一出现就马上来通报。

为了搞清楚什么地方还有法军，在沙姆舍沃村的前面，陶洛霍夫也同时密切注视着大路。法军运输大队大约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的部队有两百人，陶洛霍夫的部队大概也差不多有这么多人。虽然敌军人数占有很大的优势，但这并不能阻止杰尼索夫采取军事行动。他下一步需要搞明白的是敌方是什么兵种，为了达到目的，杰尼索夫需要去抓一个舌头（就是从敌人部队里抓一个俘虏）。清早偷袭法军那两辆大的运输车，由于行动得太匆忙了，结果连押车的法国士兵都干掉了，仅仅活捉了一个掉队的

小鼓手，那小鼓手还是一个孩子，他自己也根本弄不明白那队法军是什么兵种。

杰尼索夫经过分析认为，再次偷袭的危险性很大，那样会使法军整个纵队都警觉，因而他把游击队队员季洪派到前面沙姆舍沃村，以便能够找机会抓到法军设在那里打前站的设营员，哪怕能够逮到一个对他们也是非常有用的。

四

这是一个暖和而多雨的秋日，昏黄的颜色在天空和地平线上出现。天空一会儿雾气腾腾，一会儿又下起瓢泼大雨。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良种马，他戴着的毡斗篷和皮高帽都在滴着雨水。他和他的马由于被大雨击打，都皱起了眉头，他们歪着脑袋，侧着耳朵，可此时的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前方。他那长满浓黑短胡须的瘦脸由于愤怒而变了颜色。

杰尼索夫的助手哥萨克大尉正好就在他的身边。哥萨克大尉正骑着一匹高大雄壮的顿河马，和他一样也戴着毡斗篷和皮高帽。

另一个也戴着毡斗篷和皮高帽，身材很高，身体单薄得就像木板一样，白净的脸，淡黄的头发，眼睛很小但却炯炯有神，这一哥萨克大尉的名字叫洛华伊斯基，此时的他从面部的表情和骑马的姿势看来，都显示出任何事对他来说胸有成竹。尽管无法说清楚这匹马和骑者有什么奇特的特点，但只要把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作一比较，就马上可以看出，杰尼索夫狼狈不堪，淋得像一个落汤鸡似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骑手；可那个哥萨克大尉依然风流倜傥，神清气定，就像他根本不是骑在马上，而是人马融为一体，拥有成倍力量的某种生物。

一个农民向导在他们前面很近的地方正不停地走着。他穿

着灰色长袍，头上戴着白色尖顶帽，全身上下都已被雨淋湿。

他们后面不远处，一个年轻军官，身穿着蓝色法军外套，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吉尔吉斯马，这匹马长着长长的尾巴和鬃毛，嘴唇磨得血流不止。

一个骑马的骠骑兵走在旁边，一个身穿破烂法国军服、头戴蓝色尖顶帽的孩子坐在马屁股上。这个孩子的双手冻得通红，他抓住骠骑兵，为了取暖一双赤脚在空中来回摆动，不时微微扬起双眉，惊奇地看着四周。这就是在早晨俘获的法军小鼓手。

队伍后面，三五成群的骠骑兵，艰难地行进在林间狭窄的泥泞小路上；再后面是披着毡斗篷，身着法军外套，头顶着马衣的哥萨克士兵。湿透的马匹看上去都是乌黑的，不管它本身是棕红色的或是枣红色的。由于马鬃毛淋过雨，使马脖子看上去非常细长。所有的马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热气。与土地和路上的落叶一样，衣服，马鞍，缰绳，所有的事物都是湿滑湿滑的。人们坐在马背上，蜷成一团，纹丝不动，以便焐暖流到身上的水，同时也防止水滴从座位底下、从膝盖、从脖子后面再流进去。哥萨克的部队拖得非常长，有两辆套着法国马和哥萨克带鞍的马的大车夹杂在队伍中间，摇摇晃晃地行进在树桩和枯枝中间，车辆碾过路上的积水，发出咕唧咕唧的响声。

杰尼索夫为了防止马踩着路上的水洼，便往路旁一拐，却使杰尼索夫的膝盖碰在了一棵树上。

“真是活见鬼！”杰尼索夫怒骂道，他咧着嘴接连打了马两三鞭，马儿踩着了积水，使自己和同伴溅得满身都是泥。因为全身湿透和又饥又饿（从早晨起他们都没有吃过东西了），更要命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陶洛霍夫的音信，加之派去抓“活口”的人也没有回来，这些使得杰尼索夫的心情很不愉快。

“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偷袭运输队的良好时机了。因为单独偷袭又太危险，可要是捱到明天行动，那又会让其他的大游击队从我们眼皮底下夺走本该属于我们的胜利。”杰尼

索夫思索着，不时向前方眺望，内心多么希望能够望见陶洛霍夫派来的人呀！

杰尼索夫停在了林间小路边，从这儿往右能够看得非常远。

“有个骑着马的人跑过来了。”他说。

哥萨克大尉顺着杰尼索夫手指的方向向前望去。

“有两个：一个是军官，另一个是哥萨克士兵。但却不能断定是否是中校本人。”哥萨克大尉说，他惯常爱用哥萨克们难以理解的词语。

两个骑马的人在山坡下失去了踪影，但几分钟后却又出现了。前面那个军官的衣服破破烂烂，周身都被雨淋湿了，裤脚卷到膝盖以上。他用马鞭不停地鞭打着那匹疲惫不堪、呼呼喘气的马。而他身后的那个哥萨克士兵站在马镫上，以便能让马走得更快些。那军官还是个很年轻的孩子，宽宽的脸膛，红红的面颊，双眼透着喜气。他骑着马来到杰尼索夫面前，递给他一个已经湿透的信封。

“这是将军让我给你送来的，”年轻的军官说，“对不起，已有些淋湿了……”

杰尼索夫锁紧了眉头，动手拆开接过来的信封。

在杰尼索夫读信的时候，年轻的军官对哥萨克大尉说，“所有的人都说危险，非常危险，”他用手指了指哥萨克说，“可我与柯马罗夫早就准备好了。士兵们每人都有两支手枪……那是怎么回事？”他盯着那个法军小鼓手问。“他是俘虏吗？你们和敌军交过火了？我能问他一些情况吗？”

“哦，你就是罗斯托夫！彼嘉！”杰尼索夫很快就看完了信，喊了起来，“你为什么不说你是谁？”杰尼索夫脸含微笑，转过身去同年轻的军官握手。

这个军官就是罗斯托夫家的彼嘉。

为了不让别人觉察出他们二人是认识的，彼嘉一路上都在思考着他应该怎样像一个成年人，像一个军官那样与杰尼索夫

打交道。可是当杰尼索夫对他脸露笑容,彼嘉马上就精神抖擞,兴奋得满脸通红,完全把事前预备好的军官应有架子忘在了脑后,滔滔不绝地叙说他是怎样从法军身边经过,他接到这个委派后是多么的兴奋,他在维亚兹马城下亲自经历过的战争,某个骠骑兵在什么地方建立了战功。

“哦,非常高兴能见到你。”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脸上又露出了心事重重的神情。

他对哥萨克大尉说:“米哈伊尔·费奥克里迪奇,又是那个德国将军送来的。他是他的部下。”杰尼索夫把信的内容向哥萨克大尉讲述了一遍,说德国人再次要求一起偷袭法军运输队。“要是在明天之前我们还不能截下法军运输队,他就会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把它夺走。”他最后说。

杰尼索夫刚刚对彼嘉说话时不怎么热情,彼嘉因此觉得不高兴,他认为是杰尼索夫看到他卷起裤脚有失体面才这样的,于是就瞅准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交谈的时候,借军大衣的掩护把裤脚放下,尽力装出一幅军官的模样。

“大人,有什么吩咐?”他问杰尼索夫,随后把手举到军帽边行了一个军礼,又摆出一副副官见将军的神态,“我应当留在大人您的身边吗?”

“吩咐? ……”杰尼索夫似有所悟地说,“你能呆到明天吗?”

“哦,好……我能够留在您身边吗?”彼嘉高声问。

“可是将军是怎样吩咐你的,叫你立刻回去吗?”杰尼索夫问。彼嘉的脸变红了。

“他没有吩咐什么。我想可以呆在这儿了吧?”他带着探询的口气说。

“那好吧。”杰尼索夫说。他接下来对部队作出了安排:安排一队到指定的看林人屋里歇息,寻找陶洛霍夫的任务就交给了骑吉尔吉斯马的军官(他执行副官的职责),让他去弄清楚陶洛霍夫现在在什么位置,晚上能不能来。杰尼索夫自己则领着哥萨

克大尉和彼嘉，打算到靠近沙姆舍沃村的树林边，探明第二天要偷袭的法军驻地。

他对带路的农民说："喂，大胡子！把我们带到沙姆舍沃村。"

在几名哥萨克和押解俘虏的骠骑兵的陪同下，杰尼索夫、彼嘉和哥萨克大尉，经过左面的一个山谷，向林边走去。

五

雨停了，天空中升起了浓雾，水珠从树枝上滴了下来。戴尖顶帽的农民在前带着路，杰尼索夫、哥萨克大尉和彼嘉默默地跟在后面。那农民穿着树皮鞋的八字脚踩在树根和潮湿的落叶上，静静地带着他们向林边走了过去。

带路的农民在斜坡上停了下来，向四周望了望，然后沿着树木稀疏的方向走去。他在一颗尚未落叶的大栎树下停住了脚步，神情异常地向他们招手。

杰尼索夫和彼嘉骑着马向他走了过去。原来从他站着的地方能够看到法军。树林外的半坡上有一片春麦地。经过右边一个险峻的峡谷，一个小村庄隐约可见，那里有一座房顶都倒塌了的地主的房子。小村庄里、地主的房子里，所有的丘陵上，花园里，水井和池塘边，从桥头到村庄四百米的上坡大路上，透过烟雾缭绕的雾气，到处都能看到人头颤动，听见人们用非俄罗斯语催赶拉车上坡的马，以及相互之间的应答声。

"把俘虏带过来，"杰尼索夫轻声说，双眼始终看着法国人。哥萨克跳下马，把孩子抱下，来到杰尼索夫面前。杰尼索夫问那些法国人：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这个孩子把双手插在衣袋里，他的双手已经冻麻木了，他抬起眼睛，胆怯地望着杰尼索夫。杰尼索夫问他什么，他总是点头回答是，很明显他愿意说出他知道的所有东西，可是却总是显得语无伦次。杰尼索夫皱起眉头，转过

身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萨克大尉。

彼嘉生怕有什么重要的事与自己失之交臂，他不停地转动脑袋，一会儿看看小鼓手，一会儿看看杰尼索夫，一会儿看看哥萨克大尉，一会儿又看看村里和路上的法国人。

“无论陶洛霍夫到不到，都要拿下！……对吗？”杰尼索夫高兴地眨眨眼，说。

“这个地方太合适了。”哥萨克大尉说。

“这个沼泽地我们派步兵走，”杰尼索夫接着说，“让他们往那花园里爬，”随后杰尼索夫指着村庄后面的树林继续说：“您带着哥萨克从那里出发，我带着骑兵从这儿走。枪一响就开始行动……”

“不能走洼地，那里有泥塘，”哥萨克大尉说，“会把马陷下去的，得从左边绕过去……”

就他们小声商量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是从下面池塘边的洼地上传出的，即刻那里就冒起一股白烟，接着又响起一声枪响，顿时几百名法国人在山坡上欢呼雀跃。刚开始的一瞬间，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向后退了一步。他们以为是自己引起了枪声和喊声，因为他们之间离得不远。但是枪声和喊声与他们毫无关系。下面沼泽地里跑过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显然他才是使法国人开枪和叫喊的原因。

“那人好像是我们的季洪？”哥萨克大尉说。

“是他！就是他！”

“瞧这个机灵鬼。”杰尼索夫说。

“他跑了！”哥萨克大尉眯缝着眼睛说。

那个叫季洪的人跑到小河边，一头扎进河里，溅起了水花。他在水里藏了一会儿，又从水里爬上岸，活像个落汤鸡，继续往前跑。追赶他的法国人停了下来。

“真聪明。”哥萨克大尉说。

“哼，这个撒谎的家伙！”杰尼索夫还是咬牙切齿地说。“到现

在为止他都做了些什么呀?”

“他是干什么的?”彼嘉好奇地问。

“是我们的探子。我派他去抓‘舌头’。”

“噢,是这样。”杰尼索夫一说完话彼嘉就点头,似乎他全明白了,其实他什么也不明白。

对游击队用处最大的人就是季洪。他原本是农民,住在格沙特河畔波克罗夫斯科耶村。

开始活动时杰尼索夫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还是先找来了村长,询问他们对法国人的情况是否熟悉。这个村长和其他村长一样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急忙回答说,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当杰尼索夫向他们说明,打击法国人是他的目的,他就是想了解这一带是否有逃窜的法国人时,村长才告诉他说,的确有外国佬来过这里,可是全村敢整治他们的只有季洪一人。于是杰尼索夫命令找来季洪,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并当着村长的面说了一些人民应该忠于沙皇、忠于祖国、敌视法国人的道理。

季洪听了杰尼索夫的话后感到有点心虚,就说:“其实对法国人我们没做什么坏事。我们只想逗一逗那些家伙而以。没错,我们是打死了二十来个外国佬,但我们没有干坏事……”杰尼索夫第二天就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农民,当他要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时,有人向他请示到,季洪不愿跟着部队,想跟着游击队,请求留下他。于是杰尼索夫就同意把他留下。

季洪开始只做些杂活,如生营火,挑水,剥马皮等,没过多长时间他对游击战的浓厚兴趣逐渐表现出来,而且还很有这方面的天赋。他经常夜间出去活动,每次都能带回一些战利品,例如法军的衣服和武器,若是给他下命令的话,他就会连俘虏一起带回来,所以杰尼索夫下命令不再让他干杂活,自己出外侦察时总是带他一起去,最后他被编入哥萨克队伍。

季洪总是步行,他不喜欢骑马,可是他绝对不会落在骑兵后

面。火枪、长矛和斧子是他的武器。他主要是为了好玩才带着火枪,他的斧子被他用得就像狼使用牙齿一样熟练,狼很容易就能用牙齿在皮毛里找跳蚤,并且还能轻而易举地啃粗大的骨头。季洪用斧子同样是轻而易举地,他可以熟练地抡起斧子劈木头,握着斧背削小橛子,雕小勺子。在杰尼索夫游击队里季洪的地位是非常特别的。如果遇到要干用肩膀把大车从泥里扛出来,抓住马尾巴把马从沼泽里拉起来,剥马皮,偷偷摸进法军营地,一天赶五十俄里路等诸如此类非常辛苦而大家都不愿干的活时,大家就会笑着指向季洪。

“他健壮得如一匹骟马,这些活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大家都这样说他。

有一次,季洪为了追赶一个法国人,被法国人开枪打中,他背部的肌肉受了伤。季洪治伤的办法是用伏特加,他不仅要喝,而且还用它外敷伤口,就这么他竟然治好了伤。这事成了全队取笑他的最有意思的笑料,而季洪也愿意让人寻开心。

“如何? 老兄,以后还干吗? 被人家打成驼背了?”哥萨克也讥笑他。季洪就装出生气的样子,故意驼着背,做着鬼脸,用逗笑的话骂着法国人。这件事过后,季洪就很少去抓俘虏了。

游击队里最英勇最有价值的人就属季洪了,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找到这么多的偷袭机会,也没有比他俘虏和打死的法国人更多的人;他成了全体哥萨克和骠骑兵取乐的对象,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也非常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这回,杰尼索夫夜里把季洪派到沙姆舍沃村去捉“舌头”。然而,不知是他在夜里睡觉误了时间,还是捉一个法国人不够过瘾,白天他在灌木丛中钻行,直到钻进法国人的最中心地带,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法国人发现了,也就是杰尼索夫在山上看见的那种情形。

六

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对明天行动又商量了一下。他看到法国人与他们相隔不远，好像最终作出了决定，就掉转马头往回赶。

“喂，老弟，我们现在就去把衣服烤干。”他对彼嘉说。

走向看林人小屋的路途中，杰尼索夫慢下脚步向林子里观望。一个身穿短褂，脚穿树皮鞋，头戴喀山帽，肩上扛着枪，腰里别着一把斧子，两条长手臂前后摆动着，迈着轻快的脚步的人从林子里走了出来。他一瞅见杰尼索夫，神色紧张地把一件东西丢到灌木丛里，摘下帽子，帽檐被雨淋的耷拉下来，然后来到长官跟前。原来是季洪。他那一双小眼睛镶嵌在凹凸不平、充满褶皱的脸上，透出一股自得的神情。他把头高高地抬起，似乎想掩饰住笑意，眼睛注视着杰尼索夫。

“哼，你跑到哪儿躲起来了？”杰尼索夫问。

“去抓法国佬呗，还能躲到哪儿去？”季洪壮起胆急忙回答到，声音嘶哑但却耐听。

“笨蛋！你大白天跑到那里干什么？怎么，没抓到吧？……”

“当然抓到了，”季洪说。

“人在哪里？”

“我在天刚亮时就抓到一个，”季洪撇着肥大地穿着树皮鞋的扁平八字脚，接着说，“我就带他到树林里来。可是我一瞧，他快咽气了。我就想再去抓一个精神点儿的来。”

“你看这 个撒谎大王，”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说到，又继续问季洪，“那一个你怎么不把他带来？”

“我带他来干什么？”季洪气愤地回答说，“他已经没用了。未

必您想要什么样的我还不清楚吗?”

“哼,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然后呢? ……”

“我又回去抓一个,”季洪接着说,“我钻到树林里躺下,就像这样。”突然季洪迅速趴在地下,演示了一下当时的动作。“又有一个过来了,”他继续说,“就这样我抱住他的腰。”季洪灵巧地蹦起来。“我说,走,带你去见团长。那家伙大声呼喊起来。不一会儿就引来了四个人。他们握着短剑刺向我。于是我拿着斧子就这样冲了上去:哼,你们想怎么样,快去见你们的上帝吧!”季洪双手挥舞,威武地锁紧眉头,挺直胸脯,大声怒喝。

“怪不得,你跳过洼地逃跑时我们正好在山上看见。”哥萨克大尉说,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闪烁出神采奕奕的眼神。

彼嘉很想笑,可是看见大家都在憋住笑。他快速地把目光从季洪脸上转到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脸上,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别故意装傻,”杰尼索夫气愤地说,由于生气他不断地咳嗽着,“那第一个怎么不带来?”

季洪一只手抓抓头,另一只手搔搔背,他那凹凸不平的脸突然间被拉得很长,流露出很得意的憨笑,他的门牙让人看见少了一颗(大家为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缺牙”)。杰尼索夫露出一丝微笑,彼嘉再也忍不住爆发出愉快的笑声,接着季洪也被逗乐了。

“他真的是个毫无用处的废物,”季洪说,“我怎么能把他带回来,他的衣服破烂不堪。还有,长官,他是个非常粗鲁的人。他说:‘哼,我不去,将军是我的父亲。’”

“咳,真是个笨蛋!”杰尼索夫说,“你应该把他带来让我来盘问他……”

“该问的我都问过他了,”季洪说,“他说,他不知道。他告诉我,他们有很多人,可全都是些没用的家伙,只不过空有其名而已。他跟我说,要想让他们全部听话的投降,只需要大喊一声就

行了。”季洪说完，高兴而自信地看了杰尼索夫一眼。

“我要使劲地抽你一百鞭子，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装傻。”杰尼索夫咬牙切齿地说。

“你生什么气呀？”季洪说，“您所要的法国人未必我没见过吗？您想要什么样的，只要天一黑，您就是要三个我都能给抓来。”

“行了，我们走吧。”杰尼索夫说，他一直走到看林人小屋前，一句话也没说，他的眉头因为生气被拧成了一团。

季洪紧随其后。哥萨克和他一起有说有笑，还取笑他的一双靴子被丢到灌木丛里，彼嘉一直在听他们说话。

听了季洪的话他们哄堂大笑，彼嘉这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季洪杀了那个人，他心里觉得很难受。他回顾了一下小鼓手，似乎有什么东西把他的心扎疼了。不过很快这种难受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他认为必须提起精神，把头高高地仰起，十分严肃地向他了解明天的安排，这样才不会让别人产生他不够资格加入这个集体的错觉。

在路上杰尼索夫碰到派去的军官，他汇报说他们那里一切都很顺利，陶洛霍夫立刻就到。

杰尼索夫立刻高兴起来，彼嘉被叫到他面前。

“那么，现在你把你自己的情况跟我说说。”他说。

七

彼嘉与家人分离是在全家逃离莫斯科时，刚回到自己的团里，就把他安排到一个领导大游击队的将军那里当传令官。彼嘉自从被提升为军官，特别是到作战部队参加维亚兹马战役后，经常为自己长大成人而觉得沾沾自喜，甚至对所有冒险立功的机会都十分注意，从不放过。他非常感兴趣军队中所发生的任何事

情，这些事也让他感到很愉快，并且他总是感到一些英雄业绩此刻肯定在他去不了的地方塑造成了。所以他对没去过的地方总是迫不及待前往。

十月二十一日，将军提出杰尼索夫部队需要派一个人去，彼嘉就极力要求去，使得将军没办法回绝他。但是将军同意让他去时，不由地想起他那次在维亚兹马战役中的疯狂举动，他当时不按照规定的路线走，而是自作主张地冒着法国人的炮火跑到散兵线上，还两次开了手枪。这件事让将军一想起，就不同意彼嘉参加杰尼索夫部队的任何战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杰尼索夫问彼嘉是否留下时，他急得满脸通红，不知该如何回答。在快到林边时，在按规定完成任务之后，彼嘉认为他应当即刻返回。可是当他看见法国人，认识了季洪，知道今夜要执行袭击行动时，他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他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回去是可耻的，现在他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非常敬仰的德国将军只不过是一个草包，而杰尼索夫才是英雄，哥萨克大尉才是英雄，季洪才是英雄。

天色已经黑了时，杰尼索夫才带着彼嘉和哥萨克大尉来到看林人小屋前。在茫茫的夜幕中，能够看见备鞍的马，林边空地上哥萨克和骠骑兵在搭棚子，为了避免被法国人发现，只好在峡谷里生火。一个哥萨克正在小屋门廊里挽起袖子切羊肉。三个杰尼索夫队里的军官正在取一块门板当桌子。彼嘉把湿衣服脱下交给别人去烘干，自己动手帮军官摆饭桌。

铺着桌布的饭桌经过十分钟后摆好了。伏特加、装着朗姆酒的军用水壶、白面包、烤羊肉和盐都放在桌子上。

彼嘉与军官们一起围着桌子坐着，飘香的肥羊肉被他们撕着吃，羊油顺着手上流了下来。他手舞足蹈，孩子气十足，他强烈地爱着每个人，并且也相信别人也同样爱他。

“我在您这儿待一两天，没关系吧？”他对杰尼索夫说，“您意下如何，杰尼索夫队长，”杰尼索夫还没回答，他就迫不及待解释

到:“我是奉命来了解一下情况的,我想打听……恳求您让我参加最……重要的行动。我不需要任何奖励……我要……”彼嘉咬着牙,高高的抬着头,向四周看了看,摆了摆手。

“最重要的行动……”杰尼索夫重复他的话说,脸上充满笑意。

“我只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小分队,由我全权指挥,”彼嘉接着说,“这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吧?哦,小刀您要吗?”他向一个要切羊肉的军官问到。并递给他自己的折刀。

军官对这把折刀大加赞赏。

“那就送给您吧。我有好几把这样的小刀……”彼嘉羞涩地说,“哦,上帝!我怎么给忘了,”他突然叫起来,“你们知道吗,我有上等的葡萄干,无核的。一个新来的随军小贩到我们那儿,他的东西真是不错。我一下买了十斤。我最喜欢吃甜东西了。你们来点尝尝吗?……”说着彼嘉跑到门廊里去找他的哥萨克,拎来几个口袋,五斤葡萄干就装在里面。“诸位,大家品尝一下,大家都来尝尝。”

“咖啡壶您要不要?”他问哥萨克大尉,“也是从我们的小贩那儿买的,很好的!什么样的好东西他那儿都有。他是个很实在的人。这点非常关键。我一定送给您。还有,也许你们的火石用完了,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准备有,就在这里……”他指着口袋,“我有一百粒火石。我用十分便宜的价买来的。需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全拿走都可以……”彼嘉突然打住话题,他怀疑自己的话是否偏离主题了,脸噌地一下红了起来。

他回忆自己是否做过其他的蠢事。他把今天一整天的事逐步审视了一下,那个法国小鼓手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他想:“我们过得挺好的,他情况不知如何?他被关在哪里?他有没有东西吃?他有没有受虐待?”他发现他一提到火石,就心有余悸。

“可以打听一下这事。”他想,“可是他们一定会这样说:‘你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真是孩子可怜孩子。’等着瞧,我是个怎样

的孩子到明天他们就会知道的！假如我问问，是不是很没面子？”彼嘉想，“哼，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一想到这，脸上立刻又涌现一片红晕，他胆怯地看了看军官们，想观察一下嘲笑的神情是否挂在他们脸上，接着说：

“那个被俘的孩子能不能让他出来？拿点什么吃的给他……也许……”

“对啊，那小家伙是挺可怜的，”杰尼索夫说，显而易见对彼嘉的提醒，他并没觉得是丢脸的事，“带他过来。他叫樊尚·博斯。去把他带上来。”

“我去叫他来。”彼嘉说。

“去把他叫来，去把他叫来。可怜的小家伙！”杰尼索夫重复说。

彼嘉站在门口时听见杰尼索夫说的这些话。彼嘉从军官中间挤过去，来到杰尼索夫面前。

“让我亲吻您，好大人，”他说，“哦，您真好！真是太善良了！”他吻了吻杰尼索夫，便跑向屋外。

“博斯！樊尚！”波嘉站在门外大声喊道。

“您找谁，长官？”有人阴暗处问道。彼嘉回答说，那个今天被抓获的法国孩子。

“噢！是找维森尼吗？”哥萨克问。

哥萨克把樊尚的名字叫成“维森尼”，农民和士兵又把他叫成“维谢尼”。俄语里“春天”的发音与这两种叫法相似，非常适合用在小伙子身上。

“他在烤火，在营火那边。喂，维森尼！维森尼！维谢尼！”几个人的叫喊声和笑声从黑暗中传出。

“这可是个聪明的孩子，”站在彼嘉身旁的骠骑兵说，“刚才我们已经给他吃过东西。要不他就要饿死了！”

一阵脚步声从黑暗处传来。是小鼓手向门口走来，他光着脚板走在泥浆路上，发出啪哒啪哒地响声。

“哦,原来是你!”彼嘉说,“您饿了吗?别害怕,他们不会为难你的,”他又说,生疏而亲切地摸摸他的手,“进来! 进来!”

“谢谢,先生!”小鼓手回答,他的声音紧张而且有些颤抖,并且童音还没完全退掉,他把脚上的泥在门口蹭干净。彼嘉对小鼓手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他又有些羞于启齿。他犹豫地与门廊里的小鼓手站在一起,接着,抓住他在黑暗中的手,握了握。

“进来! 进来!”他低声说到,语气显得十分柔和。

“唉,我能帮他做些什么呢?”彼嘉喃喃到,然后打开门,让孩子先进去。

小鼓手走进屋里后,彼嘉为了不让自己因为太关照他而降低身份,所以故意找了个离他远一点的地方坐下。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掏钱,准备给小鼓手,这么做他不知道会不会让小鼓手感到没面子。

八

杰尼索夫嘱咐勤务兵拿些伏特加和烤羊肉给法国小鼓手,还拿出俄国长袍给他穿,他没有同其他俘虏一样被送走,而是被留在队里。此时,因为陶洛霍夫的到来,彼嘉已顾不上关照小鼓手了。陶洛霍夫一进屋,彼嘉就一直注视着他,因为有关陶洛霍夫英勇善战和很凶残地对法国人的许多故事彼嘉部队里就早有所闻。他精神饱满,把头高傲地仰起,似乎在表明自己是很有身份的,因为他可以结识陶洛霍夫这样的伙伴。

外表朴素的陶洛霍夫让彼嘉感到十分意外。

杰尼索夫蓄着大胡子,身穿哥萨克上衣,圣尼古拉像挂在胸前,他让人感到那么与众不同,不管是从言谈上还是举止中。陶洛霍夫恰好相反,他现在身着标准的近卫军军官服装,以前在莫斯科时他也总是一身波斯装。他的脸被剃得十分干净,身穿一件

近卫军棉大衣，一枚圣乔治勋章挂在纽襻上，头戴一顶普通军帽。他没招呼任何人，把湿润的斗篷脱下放在屋角，然后来到杰尼索夫面前，立即了解作战情况。杰尼索夫把他们两支大游击队攻击法军运输队的计划、彼嘉送来的信件，以及他是如何答复两位将军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最后杰尼索夫把他了解到的法国部队的状况也跟他说了。

“就这些情况，看来我们应当对对方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等情况做近一步的了解，”陶洛霍夫说，“得去打探一下。在不知道他们具体人数以前，不能轻举妄动。做事谨慎是我一贯的原则。我说，各位，谁愿意跟我去一趟他们的营地。法军军服我都准备好了。”

“我愿意，我去……我跟您一起去！”彼嘉马上喊道。

“用不着你去，”杰尼索夫说，接着又对陶洛霍夫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让他去。”

“哼，好极了！”彼嘉喊道，“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不需要你去。”

“啊，请原谅，我要去，因为……因为……我要去，就这么定了。”他又问陶洛霍夫：“您同意带我去吗？”

“这没什么……”陶洛霍夫若有所思地回答到，眼睛注视法国小鼓手的脸。

“这个小家伙在你这儿待了很长时间吗？”他问杰尼索夫。

“今天刚俘虏来的，但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已经被我留在身边。”

“可是，剩下的俘虏被你弄到哪儿去了？”陶洛霍夫问。

“什么弄到哪儿去？他们被我送走了，我还有收据！”杰尼索夫急红了脸，大声说，“我敢发誓，我没有昧着良心害过一条人命。把二十个甚至三百个俘虏押到城里，难道说这事比——恕我直言——损坏军人的形象难吗？”

“哼，这种好听的话惟独十六岁的伯爵少爷才说得出口，”陶

洛霍夫讥笑到，“你已经过了说这种话的年龄了。”

“嗳，我可没说什么，我就说我想跟您去。”彼嘉胆怯地说。

“老兄，我们不应该这么仁慈了，”陶洛霍夫接着说，似乎对这个让杰尼索夫非常恼怒的话题十分反感。“这个小家伙你还留着干什么？”他摇摇头说，“你是怜悯他吧？你的收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是清清楚楚。你送去一百个，却只有三十个到达。除了被饿死就是被打死。那不是白费功夫吗？”

哥萨克大尉认可地点点头，又把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眯了起来。

“说什么都没用，结果都一样。昧良心的事我是不愿做。你认为他们活不了。嗯，就算是这样吧，只要没在我手里死去就行。”

陶洛霍夫笑了。

“他们连续下令来抓获我，谁又能制止呢？他们但凡抓住我们，那样，你和我，还有你的骑士风度，还是逃不脱全部被吊到白杨树上的结局？”他停了一下，“我们还是做正经事吧。把我的马褡子叫哥萨克拿来！我备有两套法军军服。如何，敢跟我一起去吗？”他向彼嘉问到。

“我？去，去，肯定去。”彼嘉激动得眼泪快要流下来，同时还用眼睛瞟着杰尼索夫。

彼嘉在陶洛霍夫与杰尼索夫就该怎样对待俘虏这一问题发生争执时，感到非常难堪和狼狈，但他们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他还是没有搞明白。“既然德高望重的名人都这么想，可见那一定没错的，肯定是好的，”他想，“关键是不能让杰尼索夫误会我是听他的，他可以对我随便下命令，我坚决要跟陶洛霍夫去法军营地。他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尽管杰尼索夫对彼嘉再三劝说，彼嘉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向来做事细心，决不会三心二意，并且对个人安危他从来不在乎。

“原因，您也是知道的，假设对他们的人数我们没能准确掌握，那么就会影响几百人的生命安全，而我们就是丧命也只是两个人，再说，我十分想去，我坚决要去，坚决要去，请您别再阻止我，”彼嘉说，“这样对谁都不利……”

九

彼嘉和陶洛霍夫换上法军大衣，戴上高筒军帽，就朝着那条林间小路急驰而去，在这条路上杰尼索夫能很清楚地监视敌营的活动情况，他们穿过一片黑暗的树林，到达洼地。来到下面，陶洛霍夫命令护送的哥萨克在这里等他，自己就顺着大路迅速向桥头狂奔去，彼嘉同他并驾齐驱，紧张得呼吸困难起来。

“如果不能回来，我一定不会活着让他们抓住，我有手枪。”彼嘉小声嘀咕说。

“不要说俄语，”陶洛霍夫压低声音急忙说。就在此刻，黑夜中传出吆喝声：“什么人？”还有抠枪机的声音。

血顿时涌上彼嘉的脸，他赶紧抓住手枪。

陶洛霍夫用法语回答到：“六团枪骑兵，”这时他还是保持刚才马的速度，不快也不慢。哨兵黑糊糊的身影在桥上矗立。

“口令？”陶洛霍夫拽住马，缓慢地走着。

“喂，热拉上校在不在这里？”他问。

“口令！”哨兵没答复，一下拦住他的路。

“长官巡视前线，哨兵不问口令……”陶洛霍夫叱喝道，火气突然冒了上来，他冲着哨兵扬鞭奔去。“我在问你上校到底在不在这里？”

哨兵把路让开了，陶洛霍夫来不及等他回答，就慢步跑上山去。

陶洛霍夫看见一个黑色人影正穿过马路，就把他截住，问他

哪里才能找到司令和军官。那个士兵立刻停下，他肩上扛着一个口袋，走到陶洛霍夫的马跟前，友好地摸了一下马，率直而和善地告诉他，司令和军官就在山上右边农场里（地主庄园被他收作农场）。

陶洛霍夫沿着大路往上走，法国人的谈话声不时地从大路两边的篝火旁传来。他来到地主庄园。他从大门进去，跳下马来，在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边停了下来。几个人围坐在篝火边，正在高谈阔论。满满一锅食物在火上煮着。一个士兵跪在火边，用通条搅拌着锅里的食物，他头戴尖顶帽，身穿蓝大衣，火光把他身子照得通亮。

“哼，那个小鬼你拿他毫无办法。”一个军官坐在篝火对面的阴暗处说。

“他们被他好好地收拾了一下……”另一个笑着说。陶洛霍夫和彼嘉牵着马向篝火走过来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们，两个法国军官停止了交谈，伸着头向这边看。

“先生们，你们好！”陶洛霍夫说，声音洪亮清晰。

篝火边军官们移动了一下身子，其中一个军官绕过这些人，向陶洛霍夫走来，他个子很高，脖子也很长。

“克莱芒，是你吗？”他说。“从哪里来，见鬼了……”他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这才知道认错了人，他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与陶洛霍夫打了个招呼，如同跟陌生人打招呼一样，问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陶洛霍夫向在场的军官打听有谁知道六团的消息，并说他和同伴掉队了，正在追赶自己的队伍。谁都不知道。彼嘉感觉得出，军官们用戒备和怀疑的眼神盯着他和陶洛霍夫。有几秒钟大家都没说话。

“如果你们还没吃晚饭的话，那可来晚了。”有人在篝火后面强忍着笑说。

陶洛霍夫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吃过了，今天晚上他们还要赶路。

他把马缰递给刚才搅拌锅的士兵，自己蹲在那个长脖子军官所在的篝火旁。这个军官仔细地看着陶洛霍夫，又问了一些他是哪个团的。陶洛霍夫似乎没听他说话，也没有回答，而是在口袋里掏出一只法国烟斗抽起烟来。他向军官们询问，以后的行程中遇到哥萨克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帮土匪无处不在。”篝火后面有个军官回答。

陶洛霍夫说，惟有他们这种掉队的人才惧怕哥萨克，可是哥萨克对大部队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吧？他带着试探的语气说，但是没有人理会他。

“啊，现在他该离开这儿了。”彼嘉在篝火前站着，听着他们交谈，不停地想。

然而陶洛霍夫把已经终止了的谈话又继续说下去，他开门见山地询问他们有多少个营，营里的人数是多少，多少俘虏。当说他们队伍里的俄国俘虏时，陶洛霍夫说：

“到那儿都得带上这些死鬼真是麻烦透了，干脆把他们全枪毙算了，”说完他发出怪异地笑声，彼嘉害怕他们的骗局会被法国人立刻揭穿，下意识地往篝火边退了一步。陶洛霍夫所说的话和他笑声还是没有人理会。一个开始没有见到的法国军官（他躺在那里被一件军大衣盖着）撑起身来，在同伴的耳朵边不知说了些什么。陶洛霍夫站起来，对刚才牵马的士兵叫喊了一声。

“他们会不会把马给我们呀？”彼嘉想，不自觉地往陶洛霍夫身边靠了一下。

马还是还给了他们。

“诸位，再会。”陶洛霍夫说。

彼嘉也想向他们道一声晚安，可是他嘴里怎么都说不出这话。军官们之间在窃窃私语。那匹马不愿好好站住，使陶洛霍夫费了好大的功夫才骑上去，接着朝大门慢步走出去。彼嘉在他身边骑着马，他实在想扭过头看看法国人是否追上来，可是他没敢这么做。

上了大路，陶洛霍夫穿过村庄，没从田野回去。到一个地方他停了下来，然后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

“你听见了什么？”他问彼嘉。

彼嘉听见说话声，是俄国人在说话，又看见有个俄国俘虏的影子在篝火旁晃动。彼嘉和陶洛霍夫下坡来到桥上，经过哨兵身边。那个哨兵沉默无语，拉长着脸来回在桥上晃悠。他们来到与哥萨克约好会面的洼地。

“好，再见了。你告诉杰尼索夫，信号就是天亮第一声枪响。”陶洛霍夫说完刚要走，彼嘉却把他的手臂抓住。

“等等！”他叫着，“您真是位大英雄！嘿，好极了！干得太棒了！我真喜欢您。”

“好了，好了，”陶洛霍夫说，可是彼嘉不愿让他走。彼嘉向他弯过身来，陶洛霍夫在黑暗中还是看见了。他要与他吻别。陶洛霍夫亲吻了他，笑起来，拨转马头立刻在黑夜中消失。

十

彼嘉回到看林人小屋，在门廊里被杰尼索夫碰见。杰尼索夫坐立不安，懊悔自己不该让彼嘉去，此时正万分焦急地等他回来。

“感谢上帝！”他喊道。当彼嘉迫不及待地把事情经过说给他听时，他又说了一次“哦，感谢上帝！”“你这该死的家伙，为了你害得我觉都没睡好！”杰尼索夫说，“哦，感谢上帝，我现在可要睡了。趁天还没亮还能够打个盹。”

“噢……不，”彼嘉说，“我还不能睡。我自己的毛病我最清楚，我一旦睡着了就醒不来。话又说回来，我已经习惯了在战斗之前不睡觉。”

彼嘉在小屋里坐了片刻，对这次行动的每个细节都愉快地

咀嚼着，并且对明天可能发生的情节浮想联翩。后来，他看见杰尼索夫睡着了，就起来走到屋外。

天空还是漆黑一片。雨虽然没下了，但是树上还在滴水。在看林人小屋周围，能看见黑压压的一片哥萨克棚子和一起拴住的马匹，有两辆大车若隐若现地停在屋后，几匹马拴在一边，峡谷里的篝火只剩下一些火星。哥萨克和骠骑兵有些还没睡，因为除了滴水声和马的咀嚼声之外，还有窃窃地说话声从某些地方传出。

彼嘉从门廊里出来，在黑夜中看了看，然后走向大车。大车底下传来打鼾声，有几匹准备好鞍的马在大车旁边吃燕麦。在黑夜中彼嘉一眼就看见他的马。他虽然叫它卡拉巴赫[①]，但这马种却是是乌克兰的。他来到马面前。

“喂，卡拉巴赫，明天我们就要立功了。”他说，并嗅嗅它的鼻孔，又亲吻了它。

“老爷子，您为什么不睡？”一个哥萨克坐在大车底下的说。

“不睡……你像是在叫利哈乔夫吧？我才回来，我们去了法国人那儿。”接着彼嘉把这次行动的经过不但仔细描述了一番，并且还讲了他坚决要出去的原因，以及他为什么宁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愿庸庸碌碌混时间的道理。

“您还是休息一会儿吧。”哥萨克说。

“不，我习惯了”彼嘉回答。“对了，你们手枪里的火药都用完了吧？我这儿有。你要吗？给你吧。”

哥萨克的身子从大车底下钻出来，想仔细看看彼嘉。

“我做任何事都从不马虎，”彼嘉说，“一些人做事三心二意，事先不准备好，过后又懊悔。这样可不是我喜欢的。”

“没错。”哥萨克说。

“伙计，我还有一事相求，你能不能磨一磨我的马刀；刀钝了

---

① 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以产良种马著称。

……(彼嘉不愿意说谎,马上改了口)这刀还没有开过锋,你行吗?”

“当然行,简直不在话下。”

利哈乔夫站起来,在驮子里摸了摸。不久,嚓嚓的磨刀声传入彼嘉的耳中。彼嘉爬上大车,坐在车沿上,大车底下哥萨克在磨刀。

“我说,大家都睡了吗?”彼嘉问。

“有些人睡了,有些人和我们一样,还没睡。”

“那个孩子情况如何?”

“维谢尼吗?他睡在门廊里。他受惊吓后睡着了。他现在可高兴了。”

过后彼嘉半天没出声,聆听着各种声音。一阵脚步声穿透漆黑的夜里传过来,还有一个人影在晃动。

那人走到大车跟前问:“磨什么呀?”

“给老爷子磨刀。”

“不错的差事,”那人说,彼嘉认为他有点像个骠骑兵。“我是不是把茶杯落在您这儿了。”

“对,在车轮边放着。”

骠骑兵拿起杯子。

“可能天快亮了。”他说,他一边打着呵欠,一边走向别处去。

彼嘉本来就知道他是在树林里,是杰尼索夫的游击队里的人,与大路相隔有一俄里,他坐在收缴来的大车上,是从法国人手里缴获的,马拴在车旁,哥萨克利哈乔夫坐在大车底下,正在为他磨刀,看林人小屋就是右边的那个大黑点,左边下面那个发光的小红点是将要烧完的篝火,骠骑兵就是来拿杯子喝水的那个,可是彼嘉什么都不明白,也不愿全都明白。他置身在仙境中,现实与那里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那个大黑点可能真的是看林人的小屋,也可能是一个洞穴,一个直通地心的一个。那个红点说不定是火,也说不定是某种怪异动物的眼睛。此

时他可能是真的坐在大车上，也可能没有坐在大车上，却是在高耸入云的塔尖上坐着，然后从那里坠落下来，要落到地面需要一整天，或者要一整月，甚至就这样一直往下坠落，始终到达不了地面。可能是哥萨克利哈乔夫坐在大车底下，也可能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世上最善良、最英勇、最奇特、最优秀的人。说不定有一个骠骑兵真的来汲水，又到洼地去了，但是说不定他才消失，消失得杳无音讯，那么从此就不会存在他这个人了。

无论彼嘉现在看到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吃惊。他置身仙境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他仰望天空，天与地一样奇特。天空晴朗，云飘荡在树梢上，好像要把天幕拉开，使星星能够展现出来。时而他觉得天空晴朗，一片黝黑的纯净天空被显露出来；时而他认为那些黑点是乌云；时而他觉得天空在头上高高地悬着；时而又觉得天空低得触手可摸。

彼嘉闭上眼睛，身子开始晃悠起来。

水滴滴答答地落着，有人在窃窃私语。马嘶鸣着，相互碰撞。有人在打鼾。

"嚓嚓，嚓嚓，嚓嚓……"马刀与磨刀石发出碰撞声。突然，彼嘉听见一阵音乐声十分和谐，那是一首生疏的庄重动听的赞歌。彼嘉与娜塔莎同样，从来没学过音乐，也没想到音乐，但他比尼古拉有音乐细胞，所以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旋律感到十分好奇，十分感人。音乐声越响越大。曲调渐渐变得复杂起来，从一种乐器转换到另一种乐器。奏的是赋格曲，尽管什么是赋格曲彼嘉根本不清楚。各种乐器，有时像小提琴，有时像小号，但比小提琴和小号更好听，更纯净。每种乐器都是独立完成演奏，可是一个旋律还没奏完时，就与另一种乐器融合，接着再同第三种、第四种乐器相融合，等全部的乐器都融合在一起时，就开始分开，然后又合起来，一会儿演奏出神圣庄严的教堂音乐，一会儿又演奏气势磅礴的凯歌。

“哦，我是在做梦吧，”彼嘉嘟囔道，身子向前冲去，“它只在我的耳朵里响起。可能这音乐只属于我自己。又来了。演奏吧我的音乐！来吧！……”

他眼睛闭上。颤音从四周远远地涌来，逐渐融合成和声，分开，汇合，又合成那个神圣动听的赞歌。“哦，太美妙了！我太喜欢这音乐了！”彼嘉自言自语。他希望能成为这个庞大的乐队指挥。

“喂，轻一点，轻一点，现在停！”他好像指挥着音乐，“喂，现在高一点，欢快一点，再高兴一点，更欢快一点。”结果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庄严的声音从不知底细的深处传出。“喂，跟上来声乐！”彼嘉命令。然后男声先传来，接着是女声。声乐渐渐加重，匀称而庄严地加重。彼嘉聆听着这非同寻常的音乐，心里感到即惧怕又高兴。

一支庄重的胜利进行曲被歌声伴随着。音乐并没有被水滴答滴答地落地声，磨刀发出地嚓嚓声，马的嘶鸣声和相互碰撞声所影响，而这些声音却与音乐合成一体。

彼嘉也不清楚这场景到底延续了多长时间，他怎么也欣赏不够，他一直感到非常吃惊会有这样的享受，并且因为没人能同他一起分享而感到十分遗憾。他被利哈乔夫亲切的声音唤醒。

“磨好了，老爷子，法国人肯定被您劈成两半。”

彼嘉惊醒了。

“天亮了，真的，天都亮了！”他叫道。

原本看不清的马，现在连马尾都看得十分清晰，在光秃的树枝间还闪烁出水珠的光。彼嘉精神抖擞，噌地跳起来，在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递给利哈乔夫，把马刀挥舞了一下，试试刀刃，然后插进刀鞘。哥萨克们解开缰绳，扎紧肚带。

“看，司令来了。”利哈乔夫说。

杰尼索夫走出看林人小屋，彼嘉被他叫去，命令集合。

十 一

在微弱的晨光中，游击队队员都快速找到自己的马匹，扎紧肚带，组成几个小分队。看林人小屋旁站着杰尼索夫，他在最后一次发指令。步兵的几百只脚踏在泥地上，顺着大路进发，不一会儿就在烟雾缭绕的树林中消失了。哥萨克大尉也在命令着哥萨克。彼嘉拽着缰绳，迫不及待地等候着上马的指令。他的脸用凉水洗过，特别是他那双眼睛，像被火烧了一样火辣辣的，然而背上却觉得有一股股凉气正往上冒，他浑身快速而有节奏地颤抖着。

“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杰尼索夫说，“牵马！”

马牵来了。因为马肚带太松而使杰尼索夫而十分恼怒，狠狠地把哥萨克斥骂了一顿，然后骑上马。彼嘉踩上马镫。这匹马还是习惯想咬咬他的脚，可是彼嘉却轻而易举地跳上了马背，回头看了看昏暗中即将开拔的骠骑兵，向杰尼索夫跟前跑去。

“杰尼索夫队长，您给我安排一个任务吧！求求您……看在上帝份上……”他说。杰尼索夫好像忘记了彼嘉的存在。他扭过头瞟了彼嘉一眼。

“有件事我要求你，”他厉声地说，“就是听我的话，不要擅自行动！”

杰尼索夫一路上总是沉默地走着，与彼嘉再也没说过话。他们到达林边，田野上天已经全亮了。就在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在嘀咕些什么的时候，哥萨克陆续从彼嘉和杰尼索夫旁边飞驰而过。等全体人马都过去了，杰尼索夫才扬鞭急驰到山下。马后腿蹲着，试探地划着，骑手被马驮着到达了洼地。彼嘉同杰尼索夫并驾齐驱。他全身越来越严重地颤抖着。天色渐渐亮起来，只有远方的物体上还弥漫着晨雾。杰尼索夫跑到山下，张望了一

下，然后对身旁的哥萨克点头示意。

“信号！”他说。

哥萨克举起手开了一枪。顷刻间，飞奔的马蹄声、叫喊声和枪击声从四周响了起来。

就在马蹄声和呐喊声四起的时候，彼嘉不顾杰尼索夫对他的呵喝，扬鞭抽了一下马，松开缰绳，径直朝前冲去。枪声响起，彼嘉仿佛觉得天色好似中午一样明亮。他奔向桥头。前面大路上哥萨克们在飞奔。他和一个落后的哥萨克在桥上碰撞了一下，又向前飞奔而去。大路前面有一群人（可能是法国人）自右向左跑去。其中一个摔倒在彼嘉马旁边的泥地上。

一群哥萨克集中在一所农舍旁边，正在干着什么。一声凄惨的叫声在人群中响起。彼嘉冲向人群，一张下颚发抖、面无血色的法国人的脸出现在他的眼帘，这个法国人手握着一杆长矛对着他。

“乌拉！……弟兄们……我们的人……”彼嘉喊道，松开飞奔的马的缰绳，沿着街道向前狂奔而去。

枪声在前面响起。大路两旁涌出哥萨克、骠骑兵和衣衫破烂的俄国俘虏，他们大声吵嚷着。一个强壮的法国兵脸涨得通红，身穿蓝色大衣，没有戴帽子，正与骠骑兵对拼刺刀。彼嘉骑马赶到时，那法国人已经被刺倒。“又迟一步！”这个想法在彼嘉脑海一闪而过。然后他奔向枪声集中的地方。他昨夜同陶洛霍夫去过的地主庄园里发出了一阵枪声。树木繁茂的花园里藏着法国人，他们隔着篱笆向埋伏在大门口的哥萨克开枪。彼嘉接近大门时，透过硝烟看见陶洛霍夫铁青着脸，对着士兵们大声呼喝着。“绕过去！ 等一下步兵！”他喊道。这时彼嘉已跑到他跟前。

“等一下吗？……乌拉……拉！……”，彼嘉喊道。他没有停下，立即奔向发出枪声和冒着浓烟的地方，一阵排枪声响起，子弹呼啸而来，啪达啪达落在什么地方。彼嘉冲进庄园大门，身后跟着哥萨克和陶洛霍夫。在弥漫的浓烟中，有些法国人丢掉武

器,从灌木丛里向哥萨克跑来,有些向山下池塘逃窜。彼嘉骑马经过地主庄园,可是没有拽住缰绳,只是双臂奇怪地快速晃动着,身子渐渐倒向一边。当马跑到在清晨即将燃尽的篝火旁停下时,彼嘉就重重地从马上摔倒在湿乎乎的泥地上。哥萨克们看见他的头没有动,可是他的手脚却立刻快速地抽搐起来。他的头被一颗子弹打穿了。

一名法国高级军官用刺刀举着一块白手帕,从屋里走了出来,表示要投降。陶洛霍夫同他说了几句,跳下马,走到彼嘉身边,这时彼嘉没有动静、双臂摊开躺在地上。

"死了。"他锁紧眉头说,然后走向大门去迎接已经飞驰而来的杰尼索夫。

"打死了?!"杰尼索夫嚷道,相隔很远他就看见了彼嘉已经停止呼吸的身体。

"死了。"陶洛霍夫又重复了一遍,他说这话时好像显得非常知足。他大步流星地走到已经被哥萨克迅速包围的俘虏边。"这些人我们不能留下!"他对杰尼索夫大声说。

杰尼索夫没有搭理他。他冲到彼嘉旁边,下了马,双手颤抖地把彼嘉沾满血和泥的灰白的脸翻了过。

"我喜欢吃甜东西。这是上等的葡萄干,你们全都拿去吧,"——彼嘉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一种好像犬吠的哭声响了起来,哥萨克们听见后都惊奇地回过头来:原来是杰尼索夫,他突然转过身去,走到篱笆旁边,死死地抓住篱笆。

皮埃尔伯爵就在杰尼索夫和陶洛霍夫救出的俘虏中间。

十　二

从莫斯科撤退以来,有皮埃尔在的那队俘虏,根本未得到法军长官的任何新指令。十月二十二日,在从莫斯科撤退时,与这

些俘虏一道的马和车队已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原走在后面的干粮车队，一半遭到了哥萨克的劫持，一半已把他们远远地抛到了脑后；走在前面没了马匹的骑兵早已全军覆没；根本见不到他们的踪迹。现已押送朱诺元帅的威斯特伐利亚人的特大车队已取代前几天走在前面的炮队。骑兵车队是在俘虏的后面。

其中从维亚兹马出发的法军，它的三个纵队现在乱得已不成体统。和刚从莫斯科出发时相比，皮埃尔现在见到的混乱场面可以说已达到了极点。

一路上，路的两旁死马扔得到处都是。那些跟不上部队、衣着破烂、狼狈不堪的士兵，一会儿进入正行进的纵队，一会儿又掉队了，他们总是在来来回回地变换自己的角色。

在行进途中发生过几次自己吓唬自己的事情。押解俘虏的士兵拿枪射击，到处乱跑，互相推搡，可不久又集中在一起，为发生的事而互相埋怨。

骑兵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车队这三股人走在一起，他们之间还稍微保持着独立性，可也保持完整，这三个队的人员都在迅速减少。

原来由一百二十辆大车组成的骑兵车队，如今却仅仅剩下不到六十辆了；另外的一些遭到了劫持，一些被遗弃。被遗弃和被劫持车辆中也有几辆是朱诺车队的。被达武军掉队士兵抢劫的有三辆大车。从德国人的交谈中皮埃尔得知，押送俘虏的人比押送车队的人少，元帅下令处决了其中一个德国兵，因为元帅的一把银匙在他身上被搜出。

俘虏押运队是这三队人中人员减少最严重的一支。从莫斯科开拔时还有三百三十人，可现在的人数还不足一百人了。押送队士兵认为，处理骑兵的马鞍子和朱诺的行李比应付这些俘虏容易多了。他们清楚，至少马鞍子和朱诺的匙子或多或少还有些使用的价值，可是这些饥寒交迫的俄国俘虏（有些死在路上和掉队的，掉队的就立刻处决）对于同样饥寒交迫的押送兵来说，押

运他们不仅让人难以接受，并且令人极度反感。押送队士兵处境十分凄惨，为了使自己的日子稍微好过些，他们掩饰住对俘虏的怜悯之心，非常残酷冷漠地对待俘虏。

在多罗戈布日，押送队士兵要去洗劫自己的仓库，就把俘虏锁在马房里，有几名俘虏挖墙脚逃跑，结果被法国人抓住枪决了。

从莫斯科出发时，俘虏中的军官和士兵都专门单独编了队，可是这项制度早就被打乱了。只要还可以走的都在一起走。到了第三天，皮埃尔又与普拉东以及那条雪青色矮脚狗走在一起。那条狗把普拉东当做主人，始终和他寸步不离。

普拉东在莫斯科医院里曾经生过的热病，在离开莫斯科的第三天又复发了。因为普拉东生病，皮埃尔开始不愿接近他。为什么会这样皮埃尔自己也弄不明白，自从普拉东身体变得虚弱以来，皮埃尔总是很不情愿地再与他接触。皮埃尔每次靠近他，听到他在痛苦地呻吟（普拉东每到休息处就呻吟），闻到他身上传来的让人恶心的气味，就特别反感，所以也就不想去接近他，甚至都不愿想起他。

皮埃尔认为：人为了幸福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幸福就在自己身上，就是看人的本能需求是否能够满足，因此所有痛苦并不是由于缺少什么造成的，而由于过剩造成的，这些道理是他在俘虏棚里琢磨出来的，不过他不是依靠理智才认识到这个道理，是依靠全身心，甚至他的生命。但是如今，在近来三个星期的行程中，又有个新的让人慰藉的真理被他琢磨出来，那就是：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他领悟到，世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让人有绝对的幸福和解脱以及绝对的痛苦和约束。他认识到，痛苦和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并且两者仅隔一步之遥。一个人以前睡在华丽的被褥里，他对被子里的一个折角的感觉与他现在睡在生硬潮湿的地上，一边身子冷一边身子热的感觉是一样的，都会觉得十分难受。以前他穿挤脚的舞鞋的痛苦感觉，与他此刻光着两只

出血的脚(他的鞋早就穿破)的痛苦程度是一样。他认识到,当年他与妻子自愿结婚,也没有比现在晚上被关在马棚里更自由。在他后来才感到痛苦可当时完全没意识到的事情中,最痛苦的就属他那双被磨得血肉模糊的光脚。(马肉既美味又有营养,硝烟替代食盐,味道好极了;天气不寒冷,白天行军经常发热,夜晚还有篝火;他被虱子咬得全身发热。)刚开始惟独他那双脚让他感到痛苦。

第二天上路之前,皮埃尔在篝火旁把自己出血的伤脚看了看,心想可能走不动路了,可是当大家出发的时候,他居然一瘸一跛地还是跟了上去。尽管到晚上那双脚看上去更加恐怖,但是当时他走得浑身出汗,也没觉得脚疼,所以他尽量不往脚上看,想点别的事分散一下注意力。

十 三

二十二日晌午,皮埃尔顺着充满稀泥湿滑的道路向山上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看着它的脚和坎坷不平的道路。时而又瞧瞧四周熟悉的面孔,时而又看看他自己的脚印。人群也罢,自己的脚也罢,确实他经常看的。雪青色的矮脚狗阿灰兴奋地在路边跑着,一会儿提起一只后脚,用那剩下的三只脚来显示它的灵活和了不起。随后又大叫着,使劲向落在尸体上的乌鸦飞扑过去。和在莫斯科时相比,阿灰更好动,身上的皮毛也更油光了。道路上各处散落着人肉到马肉等各种动物的肉,那些肉都变质了。因为狼不敢靠近人经过的地方,所以阿灰能够毫无顾忌地饱餐。

一大早,天就下起了雨,眼看天就要晴了,可没曾想到,雨不仅未曾停一会儿,却下的更猛了。因路面已被泡涨,雨水再也浸不到地表下去了,就沿着马车走过留下的车迹流动。

皮埃尔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并且每走三步,就把一个手指

弯起。他心中在对天说:“下吧,继续下吧,下得再猛烈些吧!”

他总觉得他好像头脑中一片空白,可他的内心却正在回想一件非常重要而使人感到高兴的事情。那就是他昨天与普拉东的交谈中所了解、吸收的最细微的精神食粮。

昨天夜间,在宿营地已燃尽的篝火旁边,皮埃尔感到非常凉,他就起身跑到就在近旁在燃着大火的篝火旁。就向牧师穿着法衣一样,普拉东身裹军大衣,坐在篝火旁用他那因生病而明显底气不足却非常有条理、动听的声音给士兵叙述一个皮埃尔再熟悉不过的故事。此时早已过了午夜,但这却是在一般情况下普拉东病后身体正常而精神好的时候。

皮埃尔来到篝火旁,当他听到普拉东那体虚有病的声音,瞅见他那映在火光中显得非常令人怜惜的脸,他的内心觉得犹如针刺。他又害怕自己表现出对普拉东的可怜,想走得远远的。可没有另外的篝火可供暖身。

“你的身体状况如何?”他问道。

“身体状况吗? 要是一有病就吐苦水,那上帝就不会让人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普拉东说,马上又接着叙说他的故事。

“……听我说,老弟,”普拉东继续向下讲,清瘦而无血色的脸上显现出了笑意,双眼中放射出不同寻常的愉悦的光芒,“……听我说,老弟……”。

皮埃尔早就听说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普拉东独自与他叙述了五六次了,每当讲这个故事,他总是有不同寻常的愉悦的心境。不论皮埃尔多么了解这个故事,他现在听到却仍然感到好像从没听说过,而普拉东叙说故事时的那种恬静的愉悦很显然也使皮埃尔感动。故事是说一个老商人,他的一家人生活在无邪虔诚的氛围中,一次他与一个很富有的商人一同到了马卡里。

他们俩一起住在一家旅店。第二天,有钱的那位商人因财而被人杀死了。一把上面沾有血迹的刀在老商人枕头下面被搜了出来。为此依照法律程序老商人遭到了判处,被鞭抽,鼻子被撕

破，后来把他流放服苦役去了。

“对啊，兄弟，”普拉东正讲到这时，皮埃尔走了进来，“这是十年前的事了，或许是十多年前。那老头始终在服苦役。他老实本分，从不做坏事。他惟独请求上帝能赐他一死。嚯，那些苦役犯有一天围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里面也坐着那老头儿。大家闲谈，谁为什么遭这样的罪，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有人说他杀了一个人，有人说他杀了两个，有人说他是纵火犯，有人说他是逃跑的奴隶，无缘无故受牵连。有人问老头儿：‘老大爷，你犯了什么罪呀？’他说：‘我的小兄弟们，我是为自己的罪恶，也是为了别人的罪恶才到这受苦的。我没杀过一个人，也没偷过东西，我还帮助过穷人。我的小兄弟们，我有很多钱财，我是个商人。’就这样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说：‘我并不为自己难过。这是上帝在处罚我。我只心痛我的老婆和孩子。’说到这儿，老头儿伤心地流出了眼泪。没料到杀害那个商人的罪犯，恰好在这些人里面。他问：‘老大爷，在什么地方发生这事的？什么时间？哪个月？’他仔细地问着。此时，他心里惭愧极了。就这样他来到老头儿跟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说：‘老人家，你替我受罪了，兄弟们，他说的都是真的，他是被冤枉才遭到这份罪呀！’他继续说：‘是我做的这事，是我在你睡着的时候把刀子放在你枕头底下的。老人家，看在上帝的份上求你宽恕我吧！’”

普拉东停顿了一下，凝望着篝火，愉快地微笑着。他把柴火拨了拨。

“老头儿说：‘上帝会宽恕你的，在上帝面前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我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恶。’说着，他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老弟，您没想到吧！”普拉东越说，脸上越显露出激动的笑容，似乎他现在所讲的事，隐含着最感人最有价值的内容，“你没想到吧，老弟，这个杀人犯最后到官府投案去了。他说‘我杀过六个人，罪该万死，可我太对不起这个老头儿了。请他不要再记恨我了。’他去投案，人家把他的供词记录下来，递交了公文，并按照

法律程序处理了所有的事。那是个很僻静的地方，法官审理了案子，依旧写出了一份份公文交到了上面。最后，这案子递交到沙皇那里。沙皇下了一道指令：释放商人，退回没收的财产。指令下来后，四处寻找老头儿。那个被冤枉的老头儿哪去了？沙皇下达了圣旨，大家四处找寻。”普拉东的下巴颏颤抖起来。“实际上上帝已宽恕了他——他死了。就是如此，老弟。”普拉东讲完了他的故事，脸露微笑地注视着远方，望了许久。

此刻，皮埃尔心里逐渐愉快地感受到的是，普拉东讲故事时脸上浮现出愉悦的表情和这种愉悦所隐含的奇妙意义，而不是这个故事的自身内容。

十　四

“各就各位！”突然间有人喊道。

一阵兴奋的躁动在俘虏和押送队中间产生，大家都在盼望一件幸福和神圣的事。口令声从四周响起，一队骑兵从左边绕过俘虏走了出来。他们个个服装考究，坐骑精良。一种慌张的神情表露在大家的脸上，这种神情每次都是在最高统治者即将到来时常常出现的。他们把俘虏押到路边，挤在一块。然后押送兵排好队。

“皇帝！皇帝！元帅！公爵！”健壮魁梧的士兵才走过，又来了一辆由几匹灰马横竖着拉住的马车。一个头戴三角帽的人立即被皮埃尔看见，这人仪态大方，英俊潇洒，肤色雪白。这位是元帅。元帅看了一眼皮埃尔高大的身体，皱起眉头，扭过脸去，皮埃尔看出怜悯的神情从他脸上表现出，而且极力掩盖着。

率领车队的将军骑着一匹瘦弱的马，在马车后面跟着一起飞驰，他们神情紧张，满脸绯红。几个军官凑在一块，他们被士兵紧紧地围住。人人脸色激动而紧张。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呀？……”皮埃尔耳边响起了一片提问声。

当元帅通过的时候，俘虏们挤在一起，从清晨就没见到的普拉东现在皮埃尔才看见。普拉东挨着一棵桦树坐在地上，身上穿着一件瘦小的军大衣。他的脸上除了有昨天讲冤枉受苦的商人时那种欣慰怜悯的表情外，又多了些安详神圣的神情。

皮埃尔被普拉东那双充满善意和泪水的大眼睛注视着，很明显他有话要对他说，所以示意他过来。然而皮埃尔顾忌太多。他假装没看见他的目光，慌张地走开了。

俘虏们又要出发了，皮埃尔回过头看了看。普拉东坐在路边的桦树旁，有两人低头跟他说着话。皮埃尔再也没转过头看他。他跛着腿走向山上。

一声枪响从普拉东坐着的方向传来。枪声，皮埃尔听得很清楚，然而就在听见枪响的一瞬间，他想起了他在元帅即将来临之前，就开始计算到达斯摩棱斯克还有多远的路途，可是现在还没算出来。于是他又接着计算。皮埃尔面前跑过那两个士兵，其中一个提着一支枪还在冒烟。他们脸色苍白，就酷似几天前那个被判处的年轻士兵的脸色，其中的一个胆怯地瞟了皮埃尔一眼。皮埃尔盯着那士兵，想起了他几天前把衬衫在篝火上烘烤时，不小心把衣服给烧坏了，这件事成为大家嘲笑他的把柄。普拉东坐过的地方有一条狗在哀吠。皮埃尔在想：“有什么好哭的，蠢家伙？”

与皮埃尔同行的俄国兵和皮埃尔一样，个个表情严肃，对那发出枪声和狗叫声的方向都视而不见。

十　五

沙姆舍沃村里停着骑兵车队、俘虏队和元帅的车队。大家都围在篝火旁。皮埃尔走到篝火边，吃了些烤马肉，然后背对着篝

火躺了下来，不一会就进入梦乡。他睡得很沉，就像鲍罗金诺战役后在莫扎依斯克村睡觉一样，感到十分安稳。

莫扎依斯克村的人们对他谈的那些思想，有人——是他本身还是别人，不得而知——又对他谈思想，这些都是实际和幻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命就是万物，生命就是上帝，所有的万物都处在运动的变革中，这里所指的运动就是上帝。存在生命就有感知神灵的乐趣。要珍惜生命。为了上帝。在病苦中，在不幸受苦时，最艰难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珍惜生命。

“普拉东”，皮埃尔想起了他……

皮埃尔眼前突然栩栩如生地出现了在瑞士教他地理课的老师。他是一个亲切友善的小老头。但早就被他忘在脑后了。“等一等”那小老头说，他把地球仪给皮埃尔看了看。这是一个没有标明尺寸比例但能活动的球。一些点子密密麻麻地嵌在球上。这些点子一会儿几个合成一个。一会儿一个又分散成几个。每个都处于运动之中。时刻都在变动自己的位置。每个点子都在尽力扩张和多占空间。而其他的点子也进行扩占。就排挤它或者吞噬它。或者和它粘合在一块儿。

“生命就是这样。”小老头老师说。

“这是太清楚了，”皮埃尔想，“可在以前我为何就不明白呢？”

“上帝就在中间，每一个点子都在扩占空间，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反映上帝。他不断长大，聚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距离缩小，从表面上失去踪影，下沉到纵深出，随后又浮到表面。普拉东就像点子一样，先扩占空间又失去踪迹。——明白吗？”老师问道。

“你明白吗，真是的？”有一个声音大声喊道。皮埃尔随后就醒了。

他伸了伸懒腰坐了起来。一个俄国兵正好被一个法国兵推开，他在篝火边蹲着，用通条串着肉在火上烤。他挽起了衣袖。一

根通条被他那双筋骨凸现、肤色红紫、毛茸茸的、手指粗短的手麻利地转动着。从篝火光中，他那紧锁双眉、神色忧郁的褐色脸庞被看得清清楚楚。“他总是不在乎，”他轻捷地转身向身边的士兵嚷道，“真是个强盗！”

那个兵转动通条，神色怪异地看了皮埃尔一眼。皮埃尔转过身去，盯着阴暗的地方。被法国兵推在一边的俄国俘虏正坐在篝火边，用巴掌拍打着什么，皮埃尔凑向近旁看了看，弄清楚了那是一条雪青色的小狗，那条狗坐在那士兵身边，快乐地摆着尾巴。

“啊，你到了！”皮埃尔说，“喂，普拉东……”他刚要张开嘴巴，却讲不下去了。一瞬间，他的脑海中，又回忆起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在树下坐着时，普拉东看他的眼光，从那里传过来的枪声，狗的哀鸣，从他身边匆匆而去的两个法国士兵愧疚的神情，那只冒着青烟的步枪，普拉东现在已不在宿营的人中了，他只好承认普拉东被敌人打死了，却就在这时，不明白为什么，他却猛然忆起了夏天时在基辅庄园阳台上与一个波兰美女同享黄昏美景的那档子事情。皮埃尔最终没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串联起来，从事情中总结出一个结论。他眯上双眼，于是夏天的美境与游泳、转动的地球仪都交织在一起，他的整个身子向水中沉下去，一直到水淹没了头顶。

在天亮之前，一阵密密匝匝的枪声和喊声传了过来，皮埃尔被震醒了。很多很多的法国兵从他的眼前晃过。

“哥萨克！”一个法国兵叫到。不多久，就上来了一队俄国兵把皮埃尔团团围住。

皮埃尔好久都未搞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听见了从四周传来了同伴们的欢叫声。

“弟兄们！亲人、宝贝！”老兵们一边与哥萨克和骠骑兵拥抱，一边呼叫着。骠骑兵和哥萨克围着俘虏，手忙脚乱地把衣服、靴子、面包送给他们。皮埃尔则坐在他们中间失声痛哭。他与第一

个来到他面前的士兵抱着,泪流满面地狂吻着他。

陶洛霍夫站在一个已经坍塌的房子门口,让已经投降的法国士兵进去。法国士兵在事情刚发生时,都在互相激动地讲着话,可当他们经过陶洛霍夫身旁时,看见他眼色冰凉,毫无善意,且用马鞭轻轻掸着靴子时,他们都闭口不讲话了。在门的另一边站着陶洛霍夫的哥萨克,他在点俘虏的法国兵人数,只要数满一百就在门上做一个记号。

"多少?"陶洛霍夫向哥萨克打听俘虏的法国兵人数。

"一百多一点。"哥萨克答道。

"走快点、走快点。"陶洛霍夫不停地喊道,他这是从法国人那儿学来的。只要他的眼睛和俘虏的眼睛一碰触,他的眼色就会令人不寒而栗。

杰尼索夫脱下帽子,声色凝重,跟在抬彼嘉尸体的哥萨克后面,向着花园里事先掘好的坟地走去。

十　六

十月二十八日是个霜冻天气,从这天开始,法军战败的状况越来越凄惨;很多人要不就是被冻死,要不就是被篝火烤死,但一些穿着华贵的衣服,坐着马车的人,却带着皇帝、国王和公爵洗劫来的不义之财不停地赶路;只是,溃退和瓦解的状况不会因为法军撤出莫斯科起任何的变化。

法军原本有七万三千人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不包括近卫军,在全部战争中,近卫军没做任何事,只知道抢劫),而现在只剩下三万六千人,可是只有不到五千人是因战争而死亡。这只不过是一项数字,但从中就能测算出其他项目的数据。

法军是依照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从维亚兹马到斯摩棱斯

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津纳，从别列津纳到维尔诺，这个比例不断地减员和慢慢地被战胜。但天气严寒的程度，敌人是否在追赶、道路畅通与否等情况对这种变化丝毫构不成影响。到维亚兹马后，以前兵分三路的法军重新整编在一起，就这么坚持到战争结束。皇帝收到了贝帝埃递交的一份战报（大家都很清楚，那些官员所描绘的军队现状有多脱离现实）。他这样写道：

> 陛下，我觉得我有义务把我近来三天观察到行军中各部队的情况，向您做一下汇报。这些部队已基本上溃不成军。大部分士兵随意乱窜，到处搜寻食物，回避自己所负的责任，其中仅有四分之一的士兵按照规定继续前进。所有的人都想尽快到斯摩棱斯克休息。这几日很多士兵纷纷丢弃他们所带的枪支弹药。不管陛下今后怎样部署军队，考虑到陛下的军事利益，我们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整顿军队，把那些丢失马匹的骑兵、丢弃武器的士兵、多余的辎重和一些炮兵，由于这些炮兵与当前的兵力不相称。军队既需要粮食又需要休息和整顿；士兵疲惫不堪；这几日又有许多士兵死在行军中和宿营地，情况越发危急，使人感到万分焦急。要是不及时采取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况继续蔓延，若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可能存在无兵可用的情况。写于十一月九日，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处。

法军冲进他们觉得是天堂的斯摩棱斯克后，为了抢夺食物而互相残杀，抢空了自己的仓库，并把全部搜刮一空，后又继续逃窜。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何方，去干什么，只知道使劲儿地逃命。虽然拿破仑是个天才，但他更是感到迷茫，这是因为没人对他下命令。可是他和他身边的人还是一直沿用一成不变的老惯例：草拟命令、发公函、填报表；互相称谓：“陛下、贤弟、埃克米亲

王、那不勒斯王”等等。可他们对这些命令报告全都没有执行，也执行不了，因为这些命令报告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虽然他们平时都用陛下、殿下、贤弟等亲切地称呼，却互相都明白如今是他们对以往所作的令人发指的事情应受到报应的时候了，现在他们都显得很可怜。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很自私，只想自己的事，挖空心思地想怎样能快速地逃跑，但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特别关心军队的样子。

十　七

俄军和法军在从莫斯科退到涅曼河的交战中，他们就像在捉迷藏：游戏的双方都被蒙住了双眼，在游戏的过程中，一个为了让另一个知道自己所藏的地方，不时弄响手中所拿着的铃铛。开始时那被捉的人根本就不把捉他的人放在眼里，不时弄响铃铛，可到后来，心里一想到令人紧张的事情，就想尽办法去回避对方，无声无息地跑掉，然而心中越想躲开，却越躲不开对方。

当初，拿破仑的军队沿伏尔加大道逃跑时，他们还想让俄军清楚他们逃离的方向，但后来到了斯摩棱斯克大道，他们便捂住铃铛撤退，总以为别人不清楚自己所逃向的地方，可以放心地溜掉，这种情况下却往往撞到俄军怀里。

因为法军逃跑和俄军跟踪追击那样的快速，又因为骑兵的马早已经疲惫不堪，侦察兵要想去确定敌军所逃向的地方是无法办到的。另外，由于两军所处的地方又经常变换，费尽心机弄到的情报也早已是过时的了。比如二号得到情报，说敌军在什么位置，三号应该怎么行动，可是敌军的那个纵队却已走了两程路，早就变换位置了。

一支军队在前面跑，另一支军队跨着大步在向前猛追。从斯摩棱斯克出发，又有多条路摆在法军面前，法军停顿了四天，想

要摸清敌军在什么位置，这群已乱了军心的士兵早已没了主见和对策，他们既没有向左也没有向右行进，却又继续沿着那条对隐藏他们踪迹不利的老路，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逃窜。

敌人应在他们后面而不可能在他们前面，法军总是这么想，他们在逃窜中相互之间扯得很远，从前到后大概有二十四小时的路程。皇帝跑在最前面，国王其次，公爵在他们后面。俄军推算拿破仑会从左边渡过第聂伯河，因那是当时可选路线当中惟一合乎情理的路线。于是俄军也转向右边，赶上了去往克拉斯诺耶的大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正如玩捉迷藏，俄军与法军的先头部队撞了个正着。法军没有料到会在这儿遇见敌军，顿时乱了方寸。他们被吓得屁滚尿流，扔下跟在后面的同伴没命地往前逃。此时的法军各部队，最前面是总督部队，接下来是达武部队，最后是奈伊部队，一个跟着一个，连续行军跑了三天三夜。他们各自为伍，把一切重东西、炮和一半的同伴远远扔在后面，落荒而逃，为了不让俄国人发现，他们只在晚上向右边转了半个圈。

走在最后面的是奈伊，他们处境最糟，可能正是由于如此原因，他连把他摔痛的地板也要惩罚，更不用说，他要把对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斯摩棱斯克城墙摧毁了。先前与奈伊一起走在最后的那个军共有一万人，可等到他逃到奥尔沙与拿破仑会面时，却仅仅剩下一千人了。他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大炮都扔掉了，趁夜晚穿过树林，暗暗通过第聂伯河。

他按照从奥尔沙到维尔诺的大道方向逃窜，与追兵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在别列津纳河他们又不知所措，很多人落入水中，很多人只得缴械投诚，只剩下那些渡过河的人又向前逃跑。那身着皮衣的主将，坐上雪橇，扔下同伴，孤身猛逃。只要有机会逃跑的人都逃跑了，其余的只好缴械投降或者被打死。

十　八

法军在这场逃窜中，是在寻找各种机会以便能使自己得到解脱。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个具有任何意义，无论是从转到卡卢加大道还是元帅丢下军队逃跑。对这一时期的战况，史学家应该不可能把群众的行为原因全部强加在一个人的意志上，而对此次败退随意描绘吧。可实际上正好相反。对于此次战争，史学家的作品真可谓是挖空心思，他们对拿破仑的策略和他深思熟虑的计划，他奇特的用兵才能，以及他手下元帅们的绝妙安排，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原本从马洛雅罗斯拉韦茨撤退时，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道路，根本用不着走那一条困苦艰难的道路，当时他前面明摆着一条到达物资丰富地方的道路，并且还可以走一条与之平行的道路，也就是后来被库图佐夫追赶的那条路，可他还是没有这么抉择，就这样史学家还认为这也是长远考虑的结果。他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到奥尔沙，也被认为是从长远计议的举措。甚至，把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行动当成英雄之举，听说当时他在那里准备应战，亲自指挥战斗，他曾举着桦树木棒说：

"皇帝我已经做腻了，现在我要尝尝做将军的滋味，"虽然他是这么说，可他说完就扔下他的残兵败将自己逃命去了，全然不顾他的部队，让他们听天由命去了。

接着，元帅们的崇高的精神又被史学家给我们做了一番描述，尤其是奈伊，他在夜间穿过树林取道偷渡第聂伯河，丢弃军旗、大炮、和百分之九十的部队向奥尔沙逃窜，这就是他崇高的精神。

后来，我们还听史学家说，英勇的军队被伟大的皇帝抛弃也是一种伟大的聪明举措。史学家笔下还为那些让人们感到厌恶

之极、甚至连小孩子都知道羞耻的逃跑行为找到了恰当的托词。

史学家们每当讨论历史这条伸缩自如的线，直到再也长不了时，或者人的行为明显违背人类公认是好的甚至正义的标准时，都会求助于"伟大"这一词。好像"伟大"这个词不能用是非标准来衡量伟人没有恶劣行端，伟人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指控犯罪。

如果有一天史学家说"这太伟大了"，就不再存在善与恶，而只存在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意味着善，不伟大就意味着恶。在史学家眼中，伟大可以认为是那些被称作英雄的特殊人物的本性。即便身着轻裘的拿破仑回家，任凭他的那些伙伴以及（据他看来）那些由他带到那里的人的消亡，他还自我感觉"他太伟大了"，因此怡然自得。

"高尚（他自认为很高尚）与可笑仅有一步之遥，近在咫尺，"他说。于是半个世纪来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不断地重复说："高尚！伟大！拿破仑伟大！高尚与可笑仅有一步之遥，近在咫尺。"

然而没有谁也会想到，对于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的默许，就是对微不足道和极端渺小的肯定。

基督既然赋予了我们善恶的标准，那么世上就不存在什么不可衡量的东西。如果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就谈不到什么伟大。

十　九

对于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描述，没有哪个俄国人不感到深深地懊丧、愤慨和困惑不解？人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法军被俄国三路大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所包围，既然法军饥寒交迫，士气锐减，溃不成军，纷纷投降，既然（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俄国军队的目的是要切断、阻止和俘虏全部法军，那么，怎么没把他们俘虏和消灭呢？

既然俄军能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打一场鲍罗金诺战役，那么，法军已被俄军从三面包围，而俄军最终目的又是要俘虏法军，怎么可能会达不到这个目的呢？难道法军真是硬骨头难以消灭吗？纵然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他们也不能将他们击败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

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证明：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察戈夫等人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而错失战机呢？如果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审判，没有被处决呢？可是即便将俄军失利的责任推到库图佐夫、寄察戈夫等人身上，仍然难以理解，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两地都占有绝对优势的俄国军队，为什么竟然没有俘虏法国军队及其元帅、国王和皇帝呢？ 既然这是他们的目的。

出现这种怪现象用库图佐夫妨碍进攻（俄国军事史家就是这样说的）来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知道，库图佐夫在维亚兹马和塔鲁季诺无法阻止俄军的进攻。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俄军曾以微弱的兵力在鲍罗金诺战胜全部敌军，为什么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两地拥有绝对的优势兵力时，却败于不堪一击的法军呢？

倘若俄国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战胜和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们，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对于要达到这一目的的企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最可耻的惨败，那么，法国人认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战争最后阶段的一连串胜利，这种说法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俄国史学家认为那是我们的胜利，那就大错特错了。

尽管俄国军事史家们对俄军的骁勇善战和抛头颅洒热血作了热情的歌颂，高度的赞扬，倘若他们从逻辑思维出发，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得不承认，法军退出莫斯科可谓是拿破仑的一连串辉煌的胜利，是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可耻的失败。

如果撇开民族自尊心不谈，每一个俄国人也会感悟到，这个结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法国人的一连串胜利却导致他们的彻底灭亡，而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却导致他们日益强大，完全消灭敌军和光复祖国。

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根源，究其原因在于，史学家们根据两国皇帝和将军的通信，根据战报、报告、计划之类的历史文件资料来研究当时的事件，从而确定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级的目的是要战胜和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和军队，其实这样的目的是一种假象情况，从来不存在的。

仅仅作为虚构是可以的，这样的目的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有，因为它丝毫没有意义，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我们之所以说这样的目的没有丝毫的意义，是因为第一，拿破仑的溃军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俄国，也就是他们做了每个俄国人所希望的事，达到了俄国人的目的。既然人家法国人竭尽全力，仓惶而逃，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还要对他们穷追不舍呢？

第二，阻击仓惶逃跑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外因并不能使法军摆脱迅速自行灭亡的命运，即便没有尾追堵截，他们也不可能在十二月间使更多的约占全军百分之一的军队逃离俄国国境，因此为了消灭这样少量法军而损失自己的兵力是没有意义的，不能做丢西瓜拣芝麻的蠢事。

第四，要将皇帝、国王和公爵俘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就连当时诸如迈斯特尔等最杰出的外交家们也都认为，倘若俘虏这些人将会给俄军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而欲将整个法国军队俘虏就更无意义了，因为俄军当时到达克拉斯诺时自己就已损失兵员达半数之多，而押送这成千上万的俘虏需要整师的人，加之当时俄军士兵也不能经常及时领到足够的粮饷补给，使已有的俘虏也正在被饿死。

如果将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熟思远虑的计划比喻为一个菜园主所制定的计划，菜园主为了要驱逐践踏菜园的

牲口，匆忙赶到菜园门口，恰好遇到那头可恶的牲口，并迎头痛击它一顿。这惟一可以为菜园主行为辩护的理由是，他太气愤了。但这对制定计划的人来说无所谓，因为他们并不是菜园遭践踏的受害者。

然而，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这事做不到的原因有四，第一，一次的作战经验曾证明，将作战纵队行动拉长到五俄里的距离，决不符合计划的要求，要奇察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及时在指定地点会师，其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库图佐夫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接到这项计划时就预言，远距离牵制作战是很难得到预期效果的。

第二，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要求俄军当时必须拥有比现有力量强大得多的力量，才能制止拿破仑军队撤退时的那股冲力。

第三，之所以做不到，还因为在军事术语中用“切断”这个词极不恰当。我们可以切断面包，而军队是无法切断的。切断军队也就意味着将它的去路堵截，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军队是活动的，可以迂回绕行的地方总是很多，再者，一旦黑夜降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即使军事学家拿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实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对方与你对抗而不肯就范，你就无法战胜和俘虏他，就像无法捉住一只小鸟那样，除非它自愿落到你的手里。只有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和战术投降的人才能加以俘虏。但法国人理所当然认为这样做是不值得，因为逃跑和被俘都摆脱不了死的命运，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第四，我们认为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像一八一二年战争那样艰苦卓绝，异常惨烈。俄军已用了浑身解数来追击法军，如果超过这个极限，将会带来灭顶之灾。

俄军在从塔鲁季诺到克拉斯诺那的行军途中，患病和掉队

的人数达五万之众，相当于一个大省城的人口。还没有参战就损员一半，战斗力大打折扣。

俄国军队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没有靴子和皮大衣，更缺少粮食和伏特加，一连数月在零下十五度的雪地里露宿；那个季节里，白天只有短短的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漫长的黑夜，根本无法维持严谨的纪律；当时，人们不像在战斗中那样只有几小时处于自由散漫的生死关头，那时人们一连数月始终与饥饿和严寒的威胁作斗争，不断地与死亡的威逼相搏斗；当时，军队在一个月中就有一半的人死掉。史学家讲到这一阶段的战争时，曾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某地侧翼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察戈大应当向某地转移，这种转移是在没膝深的雪地中进行的；某某应当击溃和切断敌军，等等。

剩余的俄军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家园，无愧于祖国人民的崇高目的已竭尽了全力，因此，一些俄国人在享受着和平的年代里，提出某些异想天开的问题和建议，俄国军人可不能对此负责。

事实和历史记载之间所以产生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矛盾，就在于史学家们没有将历史事实如实描写，而仅仅是把将军们的美好感情和豪言壮语进行了脱离实际的美化。

能激发史学家们兴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或者这个将军或者那个将军所获得的奖赏及其他们所作的推测。至于留在医院里和坟墓里的五万人，则不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因为那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

实际上，只要将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抛开，去深入细致地研究千百万人直接参战的行为和动机，那么，那些原以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就不会再存在什么疑问，从而可以获得可靠的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曾经有十来个将军产生过要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幻想，但从来就不曾实现过。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毫

无意义而又无法实现。

俄国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从侵略者手中夺回被占领的土地，夺回祖国的尊严。如今这一目的达到了：首先，它是自然而然达到的，不需要你自己大伤元气，因为法国人逃跑的时候，只要你不阻碍他们就行。其次，这个目的是靠消灭法军的人民战争达到的。再次，俄国大军犹如一名警察，只要法军这辆残损的破车在十字路口一停步，就对它实施武力加以制裁。

如果将俄国军队的行动比喻为像一条驱赶牲口的鞭子。有经验的赶牲口人懂得，举起鞭子吓唬奔走的牲口是最佳方法，而不是抽打它们的头。

第四部

一

当一个人见到一只动物挣扎着将要死去，他会觉得很害怕，毕竟他眼前这只痛苦死去的动物也是有生命的。然而如果死去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是自己深爱的人，那么，你看着将要逝去的生命，不仅仅只是害怕了，你会觉得心如刀割，痛不欲生。这是一种能够致命，也会痊愈的心灵创伤，这种痛苦和肉体的伤痛同样最怕碰触，一碰就会很疼。

这种痛苦的感觉时刻折磨着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因为他们知道安德烈公爵真的死了。她们逃避现实，精神颓废，对笼罩在头上的死亡乌云极力躲避。她们对还未痊愈的伤口谨慎地呵护着，怕再被痛苦侵蚀。但这伤口太容易刺痛，比如街上飞奔而去的马车，开饭的叫喊声，女仆请示要准备什么衣服，特别是并不真诚的应付性的怜悯，时刻侮辱着她们（那严肃的无声合唱所需要的平静被打破，使她们无法认真倾听），她们喜欢眺望呈现在眼前的瞬间的若隐若现的远方，现在也被打乱。

惟一让她们没有被侮辱和尴尬的感觉的时候，是她们俩独处的时候。她们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说些无关痛痒的杂事。对于未来会如何，她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她们不愿相信还有未来，否则，她们就觉得这是玷污了她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她们在交谈时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谈一切关于死者的事情。

在她们看来，语言是无法表达她们曾经历和承受的不堪回

首的往事。她们眼睛里经常会出现的奇怪的幻觉，她们认为，这种幻觉是伟大和神圣的，所有关于他生活细节的话都会破坏这种感觉。

她们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更加单纯和明确，时常默默无语，(与人保持这一定的距离)这样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想起他的话。

但是，世界上不会有绝对的快乐，所以也不会存在绝对的悲哀。(两个星期后玛丽雅公爵小姐从悲伤中回到了现实生活，她意识到她不仅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还是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她需要回复一些家信；小尼古拉又咳嗽起来，他住的那间屋子实在太潮湿了。)阿尔巴端奇趁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账目之际，想说服她搬回莫斯科伏兹德维任卡街的住宅。那是一所很不错的住宅，完好无缺，只要稍微修理一下就可居住。生活对于大家来说并没有停止，生命还要延续下去。(对玛丽雅公爵小姐来说，她不得不去解决一些琐碎的杂事，为此她就要非常不情愿地离开那个沉寂的世界，特别是把娜塔莎一个人留下，她心里更是感到不安。)她在为搬回莫斯科作着安排和准备，先是同阿尔巴端奇一起检查账目，然后就关于如何教育侄子的问题同德萨尔进行了一番讨论。

就只有娜塔莎一个人了。娜塔莎一直在躲避玛丽雅公爵小姐，她不愿见到玛丽雅公爵小姐为准备搬家忙碌的情形。

玛丽雅公爵小姐想让娜塔莎和她一起去莫斯科，于是便向伯爵夫人提出。娜塔莎的父母立刻就同意了，他们认为换个环境，还有莫斯科医生替女儿治疗，这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女儿的健康有好处。

娜塔莎听到这个建议后，马上回答到："我哪儿也不想去，求求你们别管我。"说完，含着眼泪冲出了屋子。她流泪不仅是感到伤心，更是觉得非常烦躁和气恼。

娜塔莎常常一个人待在屋里，独自忍受痛苦，她认为自己被玛丽雅公爵小姐抛弃。她蜷坐在沙发角上，什么东西被她瘦弱的

手指不停地撕碎或者揉捏着，目光呆呆地盯着一个方向。她需要这种孤独，尽管被它折磨得很疲惫，也把她搞得很尴尬。如果有人进来，她就会立刻站起来，拿起一本书或者是针线活掩饰自己的神态，并很不耐烦地等待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总感到，以前无法回答的，又是她心灵深处所关注着的可怕问题，马上就能弄明白。

娜塔莎在十二月底得一天蜷着腿坐在沙发角上，身上穿黑色羊毛连衣裙，发辫随意地绾了一个结，显得这么苍白、瘦弱，她神经质地把腰带末端揉皱又抚平，眼睛一直盯着门角。

她望着他去的生命的彼岸。以前她总觉得这个彼岸那么遥远、那么虚幻，所以从没想到过，而今她知道此岸不仅有空虚和幻灭，还有悲伤和屈辱，为此她觉得此岸离她不远，就在她身边，也因此而感到更亲切，更可理解。

她知道他就在她望着那个地方，她想像不出他别的模样，她看到的只是他原来的样子。他在梅基希村、三一修道院和雅罗斯拉夫尔时的样子又浮现在她眼前。

他的脸又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他的声音、他的话以及她对他说的话又仿佛在她耳边响起，并且她还设想他们之间当时可能进行的交谈。

她看见他现在用削瘦无力的手支撑着脑袋，穿着丝绒睡袍躺在安乐椅上。他的胸脯凹陷得很深，肩膀耸起，并且紧紧地闭着嘴唇，眼睛闪着光，皱纹在他毫无血色的额上若隐若现。他不停地轻轻抖动着一条腿。娜塔莎明白，这是他此刻与巨大疼痛作抗争的表现。娜塔莎想："为什么会这么痛？这疼痛是怎么回事？他忍受得了吗？他多么难受啊！"他抬起眼睛，发现她在注视他，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起话来。

"有一件很恐怖的事，"他说，"那就是把一个饱受苦难的人永远地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他向她投来试探的目光，而娜塔莎立刻就明白了。娜塔莎还是毫不犹豫地安慰他："您会好起来的，

会痊愈的，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不会的。”

此刻她又见到他，当时的那种感觉又开始体会到。他说话时注视她的忧伤而严肃目光又让她想起，责怪和绝望全从这目光中流露出来。

“我同意，”这时娜塔莎自言自语到，“这太可怕了，总是让他这样受罪。可是他误会了我说的话，我这么说是因为这对他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不是对我来说很可怕。当时他对死很恐怖，他想要继续活下去。可我却把那么无理愚昧的话对他说了。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只是另外一回事，根本就没想到这层意思。如果我的心里话被我说出来，那我就会这么：‘让他慢慢死去，在我面前慢慢死去，我也会比现在这样好受得多。’现在……我一无所有。这些他都知道吗？不，他不会知道的，再也不会知道了。而今再也没有办法弥补这事了。”当他对她说了相同的话时，另一种回答立刻在娜塔莎心里反映出来。她阻止他说：“对您来说是可怕的，对我则不是。能分担您的痛苦是我最高兴的事，如果您在我的生活中消失，那么我的生活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些您知道吗？”他把她的手拉起来，紧紧地握着，就和他临终前四天那个让人心碎的夜晚那样。于是她当时说的一些亲密的话又在她心里重复。“我爱你……爱你……爱……”她颤抖着紧紧地握住双手，咬着牙说出这些话。

一种甜蜜的伤感在她心里油然而生，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了下来，突然间她问自己：“谁在和我说话？他在哪里？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接着一切又被一种苍白、干枯的迷茫所掩盖住了。看着他躺过的地方，她的眉头又锁紧了。她仿佛感到这个生死之谜立刻就要揭开……这时，她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使女杜尼雅莎惊慌失措地快步跑了进来。

“爸爸请您马上去，”杜尼雅莎的神情十分紧张，“真不幸啊……有信来……彼嘉少爷的。”她哽咽着说。

二

娜塔莎觉得她疏远了所有的人，尤其时是自己的亲人。父亲、母亲、宋尼雅一如既往地对她还是那么关心，和她的关系还是那么和谐，为此她认为自己最近独处的那个空间会被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情感所玷污。她不但很冷漠地对他们，甚至敌视他们。她不清楚杜尼雅莎谈彼嘉和不幸的消息是什么意思。

娜塔莎心里嘀咕着："他们遇到什么不幸？他们能够有什么不幸？一切还不都是平平常常老样子。"

当她刚走进客厅时，看见父亲急匆匆地从伯爵夫人屋里走了出来。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他明显是要宣泄强忍住的痛哭声才从屋里跑出来。他一见到娜塔莎，那原本已经松弛的圆脸立刻就变扭曲了，他非常绝望地冲着娜塔莎摇了摇手，发出一阵悲痛的哭声。

"她在叫你……快去……彼……彼嘉……快去！"他失声痛哭，就像孩子一样，他那衰老的两条腿快速地移动着，脸被双手捂住，快要倒在椅子上。

娜塔莎全身猛然间像触电一般。强烈的电流冲击着她的心。她觉得身上就像有什么东西要被撕裂般的疼痛，她活不下去了。然而剧痛之后，一直束缚她的内心生活立刻挣脱出来。当她看见父亲，听到母亲发疯般的哭喊声从门里传出，顿时把自己以及自己的痛苦给忘掉了。她冲到父亲面前，父亲的手无力地晃了晃，对着母亲的房门指了指。玛丽雅公爵小姐握住娜塔莎的手，脸无血色，下巴颏颤抖着，对她说了些什么。娜塔莎好像没听见她说的话，也没看见她似的。她急忙向门里冲去，走到门口时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在给自己鼓多一点勇气，接着才向母亲跑去。

伯爵夫人睡在安乐椅上，身体别扭地伸着，用头撞着墙壁。

她的双肩被宋尼雅和女仆们按住。

“叫娜塔莎来！快叫娜塔莎来！……”伯爵夫人叫嚷道，“这不是真的……他在骗我……不是真的……叫娜塔莎来！”她推开旁边的人，叫喊着。“都给我滚开，这是不可能的！他被打死了！……哈，哈，哈！……这是不可能的！”

娜塔莎俯下身来，一条腿屈跪在安乐椅上，搂着母亲，用超常的力气把她抱起来，转过她的脸，紧紧地抱着她。

“妈妈！……好妈妈！……我在这里，妈妈！好妈妈！”她一直连续地默默说着。

她并没有放开母亲，与她轻轻地挣扎着，并要人拿来了枕头和水，然后解开和撕破了母亲的衣服。

“妈妈，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的好妈妈！”她不停吻着母亲的头、手和脸，并低声哭喊着，泪水像溪水般止不住地顺着鼻子和脸颊流了下来。

伯爵夫人把女儿的手紧紧地握着，闭上眼睛，平静了一会儿。突然，她快速地坐起来，一脸的茫然，当看到娜塔莎时，就使劲地把她的头抱住，然后把女儿疼得变形的脸扭过来，一直呆呆地望着她。

“你爱我吗？娜塔莎。”她低沉的语气中充满了信任，“娜塔莎，你把实情全部都告诉我，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好吗？”

娜塔莎看着母亲，眼睛里满含泪水，希望得到谅解和疼爱的表情写在她的脸上。

“妈妈，好妈妈！”她重复喊道，希望自己的爱能使压在母亲身上的悲伤尽力减轻。

母亲与现实做着徒劳的抗争。她不愿相信爱子这么年轻就被打死，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下去。所以她又逃离了现实，回到自己神志恍惚的世界。

那一天怎么过的娜塔莎已经记不起了，那天夜里，第二天和第二天夜里又是怎样度过的更是不清楚了。她不愿离开母亲，也

不睡觉。娜塔莎寸步不离地搂抱着伯爵夫人，用她坚强而执著的爱，呼唤着母亲对生存的希望，而不是劝说和抚慰。伯爵夫人能安静几分钟是在第三天晚上。娜塔莎头用一只手支着，在安乐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娜塔莎听到床咯吱的响声，睁开了眼睛。伯爵夫人坐在床上，神秘地说：

“我很高兴你来了。喝点茶吧？你太劳累了。”娜塔莎听见后来到母亲面前，“你长大了，像个男子汉了。”伯爵夫人拽着女儿的手说。

“你胡说些什么呀！妈妈，……”

“他不在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娜塔莎。”伯爵夫人抱着女儿，嚎啕大哭起来。

三

玛丽雅公爵小姐将行程推后了。宋尼雅和伯爵没有办法把娜塔莎替换下来。他们知道，要使母亲绝望得不至于疯狂，只有她能办得到。娜塔莎守在母亲身边一步也不离开，晚上就在她屋里的沙发上睡，给她端水，喂饭，同她不停地说话，她那体贴温柔的声音使伯爵夫人感到莫大的慰藉，就这样过去了三星期。

无法医治母亲心灵的伤口。她的半条命也被彼嘉的死夺去。在彼嘉噩耗传来一个月后，她从一个精力充沛的五十岁女人，变成了一个对生活淡漠、没有一丝生气的老妇人了。可是娜塔莎却因为这个要去伯爵夫人半条命的打击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心灵的伤痕和肉体伤痛一样，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痊愈，尽管由精神崩溃造成的心灵创伤很奇特，但和肉体伤痛完全一样，再深的伤口也能全部愈合。

娜塔莎也是这么使自己的伤口慢慢愈合的。她原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可是她从对母亲的爱中明白了，没有爱就使生命失

去意义，而她心里依然有爱。爱苏醒了，生命也被爱召唤回来了。

娜塔莎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结合在一起是在安德烈公爵即将不久人世那几天。她俩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遇到了新的不幸。三星期来玛丽雅公爵小姐为了精心照顾娜塔莎，延缓了行期。娜塔莎这几个星期一直在母亲房里待着，她的精力全被消耗完了。

一天中午，娜塔莎在发抖被玛丽雅公爵小姐看见了，她把娜塔莎带回自己屋里，让她在自己床上躺下。当玛丽雅公爵小姐放下窗帘要离开时，躺上床上的娜塔莎把她叫到面前。

"我睡不着。好玛丽雅，你陪我坐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吧，你太累了。"

"不，不。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妈妈会找我的。"

"她好多了。她今天正常说话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脸被躺在阴暗的房间里床上的娜塔莎仔细地观察着。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对，似像非像。令人感到生疏、难以理解、奇怪的就是她这个人。她爱我。有些什么在她心里？善良，是怎样的善良？她想些什么？她怎么看待我的？是的，她真是一个好人。"

"玛丽雅，"她小心翼翼地拉起她的手，说，"玛丽雅，你不要觉得我这人很傻。你不会怎么想吧？玛丽雅，亲爱的。我爱你。让我们做真正的好朋友吧。"

说完她与玛丽雅公爵小姐拥抱在一起，并亲吻她的手，还有她的脸。玛丽雅公爵小姐非常高兴娜塔莎对她的这份感情，尽管被她弄得有点难为情。

从此，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的友情变得亲密而和谐，这种感情只有女人之间才会有。她们很多时间都待在一起，不停地亲吻，互相说着知心的话。要是一个不在家，另一个就会觉得坐立不安，赶紧去找她。她们感到单身一人还不如俩人在一起平静。一般的友情已经代替不了她们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她们相互

依赖着这种感情。

她们要么可以连续几小时不说话;要么可以聊到天亮,就这么躺在床上。那久远的旧事时常被她们回忆起。玛丽雅公爵小姐回忆她儿时的事,谈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她的理想。娜塔莎对玛丽雅公爵小姐原来那种平和顺从的生活感到十分费解,也不赞成基督徒牺牲自我的精神,但现在她对玛丽雅公爵小姐非常眷恋,也爱她的过去;她理解了以前所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生活。由于她喜欢寻求刺激,她不愿让服从和失去自我成为自己的生活原则,可是现在她明白了,别人身上好的品质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只要发现了就会爱上它。玛丽雅公爵小姐与娜塔莎有同感,当她了解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娜塔莎时,也明白了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生活,从中知道了生活的真谛和生活的快乐。

她们为了避免心中神圣的感情遭到亵渎,对他只字不提,闭口不谈,渐渐地她们就把他忘却了。

娜塔莎身体非常虚弱,脸无血色,人也瘦了。但她却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大家都在关心她的健康。但偶尔她会突然惧怕死亡,害怕生病,也怕衰弱,更担心美丽不再。她忍不住细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臂,她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手臂变得那么纤细。照镜子是每天早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可每天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一张清瘦得让人怜惜的脸。她感到恐惧和悲伤,可是又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一次她上楼,只不过速度快了些,就累得气喘吁吁。为了测试一下自己的体力,她立刻找了个借口下楼,然后再一次跑上楼。

还有一次,她发现自己在喊杜尼雅莎时,声音是颤抖的。虽然杜尼雅莎的脚步声她已经听到了,但她还是再叫了一声,用的是胸音,就是想好好地听一听自己的声音。

她的悲伤在慢慢减轻,因为她那积淀着厚厚阴云的心灵深处已经开始冒出了希望的嫩芽,它会根深蒂固,并用它那生机盎

然的绿叶掩埋她的悲伤，过不了多久她的悲伤将会不复存在，对于这些她还没意识到也不敢相信。伤口在从根部愈合。

玛丽雅公爵小姐起程去莫斯科是在一月底。伯爵为了娜塔莎的病能够在莫斯科得到更好的治疗，一定要她跟玛丽雅公爵小姐一块去。

四

库图佐夫的军队要打败和拆散敌人的想法已不是他能够阻止的了的，所以在维亚兹马打一仗是在所难免的，从那以后逃亡的法国人和紧追他们的俄军直到克拉斯诺耶便也没有发生过冲突。由于关于法军行踪的情报时常不准确，再加上法国人迅速地逃跑，俄军怎么也追不上，还把骑兵和炮兵的马累得迈不动步子。

俄军再也加快不了步伐，因为他们已经连续昼夜不停地走了四十俄里，个个累得疲惫不堪。

培鲁季诺战役以前，俄军死伤人数不超过五千，不到一百人被抓去当俘虏，但现在从塔鲁季诺出发的十万俄军，到达克拉斯诺耶时就只剩下五万人，从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俄军损失程度如何。

法军虽然落荒而逃，但追击他们的俄军急行军与他们一样，损兵折将。法军时刻有生命危险，死亡一直伴随着他们，而俄军则可以行动自如，并且，俄国士兵掉队了是留在自己土地上，而法军的病号如果掉队了就会被敌人抓住，这些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行动迅速是拿破仑军队损兵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从俄军损失程度就可以看出。

库图佐夫不管在塔鲁季诺还是在维亚兹马的所有活动，就是极力使用他的权力对法军自取灭亡地逃跑不加阻拦（这样也

是彼得堡方面和军队中的将军们所盼望的），并且还要继续加快他们的行动速度，使得俄军的行动速度变得缓慢。

另外，库图佐夫减缓军队行进速度、伺机而动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行进速度太快会使得军队消耗过度和造成人员大量伤亡，而且还存在着别的原因。跟踪追击法军是俄军的最终目的。然而，由于法军逃逸的路线让人琢磨不透，这就使得俄军越想寸步不离地追随，追击所走的路线就越长。实际上，俄军要想抄捷径去切断法军的行进路线，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进行追踪。不断地来回调动军队，加大军队的行军路程是那些俄国将军们提出的所谓的各式各样的良机妙策。可是，事实上惟有减少这样的行军路程才是真正的目的。以至于从莫斯科到维尔诺，库图佐夫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这样做并不是碰巧的，想当然的，而是自始至终的，一成不变的。

作为一个俄国人，库图佐夫同其他的任何一个俄国士兵一样，不是靠自己聪慧的头脑或兵法，而是凭直觉体察到：法国人兵败了，他们在逃遁，我们必须把他们赶离我们的祖国，同样，他和士兵们都觉得，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以人们无法想像的速度行军是非常艰辛的。

但是，对于那些将军们，尤其是俄军中的那些外籍将军们，为了引人注目或想出人头地，都希望俘获到一位公爵或者一位国王。实际上，目前发动任何战争都是让人痛苦的、毫无益处的，可这些将军们却认为目前是发动战争、消灭敌人的最佳机会。库图佐夫接连不断地接到他们的作战命令，他也是无可奈何，他明白要实施这些计划，惟有使用在一月里已减员一半的那支军队，那些军人都穿着破鞋、没有皮外衣，都已饿得有气无力了，他们即使能够继续行军，可要到达边境的距离却远远超过他们已走过的距离。

他们那种想引人注目或想出人头地，希望和法军作战，并最终战败和瓦解敌人的想法，在俄军和法军交战时表现得特别强

烈。

这样的情况在克拉斯诺耶就出现过。他们想在那里找到法军三个纵队中的一个，却遭遇上了率领一万六千士兵的拿破仑本人。尽管库图佐夫为保存军队的战斗力，力图避免杀伤力极大的遭遇战，但是在克拉斯诺耶，疲惫不堪的俄军还是接二连三地围剿了毫无斗志的法军。

托里发布了一项命令：第一纵队向某地前进，[①]等等。然而，最终还是按照常规而没有依据发布的命令行事。坐守山上的符腾堡的叶夫盖尼亲王一边用枪狙击成队逃逸的法军，一边要求部队声援，但声援部队始终未来。在夜间法军就设法躲开俄军四散开来，分头逃窜，一些藏进树林，另一些能逃的就继续逃窜。

米洛拉多维奇说，他根本毫无心思去过问部队的生活琐事，并且别人要想找到他也是非常困难的。他自认为是无所惧怕、非常完美的骑士，一心想与法军谈判，劝降他们，最终还是徒劳无益，可他也没按给他的命令行事。

“弟兄们，”他骑着马来到骑兵面前，指着法军说，“我把那个纵队交给你们了。”于是，骑着疲惫不堪的筋骨凸现的马儿的骑兵就用马刺和马刀鞭打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赶上了交给他们的那个纵队，那是一队饥寒交迫、毫无斗志的法军。结果，这个纵队就乖乖地缴械投降了，而这也正是他们盼望很久的结果。

在克拉斯诺耶，俄军总共俘获了两万六千名法军，截获了几百门大炮，收缴了一根据说是“元帅杖”的棍子，且他们时常争辩别人的功过得失，自以为是，可总因没有捉到拿破仑或者一个英雄、元帅而感到非常义望。他们为此而相互指责，并认为库图佐夫更应该受到严厉的责备。

这些意气用事的人仅仅是毫无目的地按照古板的规律定义办事，却俨然认为自己就是英雄，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高尚

---

① 原文是德语。

无比、最具价值的事。库图佐夫遭到他们的谴责，他们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干扰他们战胜拿破仑，只顾着满足个人的欲望，知道亚麻布厂[①]那里很安全，所以寸步不离；谴责他一得到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的消息，就被吓得惊恐不已，不敢前进；谴责他可能是叛变到拿破仑那边去了，[②]与拿破仑一起耍阴谋诡计，等等，类似于这种的传言。

当时不仅感情用事的人这样说，就连外国人也说库图佐夫是个阴险、淫荡、贪生怕死的宫廷老臣，俄国人则说他这个人难以理解，是个走狗，地位显赫全仗着有个俄国姓……，而拿破仑的英明伟大是后人和史学家所公认的。

五

人们公开谴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是在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三年。皇帝也不满意他。前些时间历史按圣旨这样杜撰说，俄军没有光荣地战胜法军，全是由于库图佐夫是个老谋深算的宫廷骗子，他惧怕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犯的错误所导致的[③]。

这种命运属于极少能够理解并遵从天意的形单影只的人，它不是俄国学者们所承认的所谓伟人的命运。众人厌恶和轻视的就是这种服从天意的人。

俄国史学家觉得拿破仑是个值得称赞的、伟大的人物，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甚至在流放期间，拿破仑这个不起眼的历史人物，人的价值都没在他身上表现出。而

① 亚麻布厂地处卡卢加至维亚兹马线上，库图佐夫曾在此扎营。

② 见威尔逊的笔记。——列夫·托尔斯泰。

③ 见波格丹诺夫所著一八一二年历史：《评库图佐夫和令人不满的克拉斯诺耶战役结果》。——列夫·托尔斯泰。

库图佐夫，他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从鲍罗金诺到维尔诺，言谈举止从未发生变化，他超凡的自我牺牲和洞悉事件发展趋势的能力一直是历史上的典范。库图佐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却是不可理喻的可怜虫。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让他们感到有些丢脸。

但是，能够自始至终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而活动的历史人物，要想找到一个那太难了。我们更是无法想像得出一个能够毫无差异地表达全体人民意志且更高尚的目标。我们如果要想在历史上找到一个人物，能像一八一二年的库图佐夫那样费尽心力而最终达到了预定目标，也是很难的。

库图佐夫从不提他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也不说他做了什么或还要做什么，对于"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①] 之类的话更是从没说过。他一直是个最普通最平常的人，他说的话从来都是语不惊人，对他自己的事也只字不提，从不虚张声势。（他给他的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同漂亮的女人交际，跟将军、军官和士兵说笑话，人家要他证明什么，他从不使他们难堪。）一天，拉斯托普庆伯爵在亚乌扎桥上遇见库图佐夫，对莫斯科失守的过失进行盘问说："您不是承诺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说，"放弃莫斯科并不是我没有战斗，"虽然这时莫斯科已经沦陷。阿拉克切耶夫跑来对他说，应该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这是圣上的意旨，库图佐夫回答说："对啊，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一分钟前说的是完全相反的话。拉斯托普庆伯爵把首都遭受劫难的责任归属于自己还是归属于他，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反正大家都不了解情况，而他自己是最清楚的。对于炮兵司令由谁担当，他更是不在乎了。

他说话无所顾忌，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告诉他，思想和所要表达它的语言并不能成为人们行

① 暗示拿破仑临战前在金字塔上对部队说的话。

动的动力，所以这位老人在任何场合都这么说。

在所有活动中，这个说话无所顾忌的人，对自己战斗的目标不利的话从来也没说过。他在各种场合不由自主地重复说明自己的意见，这显然是因为他的家人们不支持他而使他的心情格外压抑。他和身边的人意见不统一，是从鲍罗金诺战役开始，他说：鲍罗金诺战役是一个胜利。他不仅嘴上这么说，还在报告和上交的文件里也这样写到，就是到死他也没改过口。他认为，莫斯科沦陷并不标志着失去俄罗斯。他在回答洛里斯东的讲话和提议时说：不能妥协，因为这是人民的意愿。在法军溃退时，他说：为了使得我们在到达边境时还保存有一定的兵力，他不赞成用一个俄国士兵的生命去换十个法国士兵的生命，并且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应给法军留一条生路，可能最终结果会比我们所想像的还要好得多，像塔鲁季诺战役、维亚兹马战役、克拉斯诺耶等所有的运动战都是没有必要的。

惟有他，被人们描写为了讨好皇帝不惜向阿拉克切耶夫撒谎的宫廷宠臣，在维尔诺说，越过国界继续作战是毫无好处的，最终使得皇帝非常不愉快。

当时他对局势发展的看法还不能光是靠语言来证实。他的行动毫无偏差，自始至终坚信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总的来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尽全力打击法军，第二，打败他们，第三，把他们驱逐出俄国的领土，极力使人民和军队从战火中解脱出来。

库图佐夫是一个把“忍耐和时间”作为行为标准的慢性子老头，向来反对打仗时硬碰硬，然而这一回却以非常谨慎的态度预先准备妥当，最终引发了鲍罗金诺战役。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发动攻击之前，就预测此仗必败的同样是这个库图佐夫；在鲍罗金诺战役上，惟独他舌战群儒，始终认为鲍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但是那些将军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失败，因为得胜后的军队向后撤退是毫无先例的。在法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只有他力劝不应当

再发动徒劳的战斗，不应该再引起新的战争，不应越过俄国国境去追击法军。

最好不要把十来个人行动的目标强行说成是集体行动的目标，现在要去认知事情的本质已非常容易，毕竟事情及其结果已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眼前。

奇怪的是，这个老头子为什么在行动中能够自始至终坚持这种看法，而能清晰觉察出人民对当时事件的看法？

其原因就在于他对人民具有非常纯真和深厚的感情，以及对当时事情非常明白人民违背沙皇的意愿，通过一种非常的办法，提议把这个失宠的老头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言人，正是因为人民认为他具有这种感情。他之所以能够爬上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地位，尽力去爱怜和呵护他们而不是去屠戮和消灭他们，正是这种感情在支配他这个总司令。

他不是那种史书上所勾画的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而是一个谦虚纯朴、非常受人尊敬的伟人。

在社会低层人才的心目是没有伟人的，因为他们对类似伟人这个词有他们自己的认知。

六

克拉斯诺耶战役的头一天是十一月五日。黄昏时分，走错路的将军们开始相互埋怨，并打发了一些带着不可调和的命令的副官过后，大家确信战斗不会再打起来，因为敌人已经在四处逃窜，由于总司令部今天已迁移到多勃罗耶那里，所以库图佐夫离开克拉斯诺耶直奔总部。

天气虽然很寒冷，但还算晴朗。库图佐夫骑着他那匹健壮的小白马，向多勃罗耶进军，身后还跟着一大群对他心怀叵测、议论纷纷的将军。一路上围在篝火旁烤火的一堆堆人都是当天抓

获的法国人(总共七千人)。在距多勃罗耶不远处,许多法国俘虏站在一排刚卸下来的大炮旁,无所顾忌地大声谈着话,他们这些人衣衫不整,身体随便用一些东西遮住。他们看见总司令走过来,就立刻停止了谈话,许多双眼睛都射向库图佐夫。库图佐夫顺着大路慢慢地走过来,他头戴红箍白帽,耸着肩,身上棉大衣的背部微微有点隆起。身边有一位将军向他汇报在什么地方收缴的这些大炮和抓获的这些俘虏。

库图佐夫对将军的话有些不专心,好像在思考自己的事。他神情严峻地眯起双眼,非常专注地看着这些相貌十分可怜的俘虏。这些法国兵大部分都冻烂了鼻子和脸颊,眼睛也红肿溃烂,容貌丑陋得让人感到特别恐怖。

一群法国人站在路边,其中两个士兵(一个满脸生着疮)撕扯着一块生肉。他们瞟了一眼过路的人,眼睛里充满让人惧怕的野兽般的目光,那个长疮的士兵对库图佐夫狠毒地看了一眼,而后扭过身去接着做他的事。

库图佐夫对这两个士兵注意了好长时间,更加锁紧了眉头。他微闭双眼,犹豫地摇摇头。他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俄国兵和一个法国兵在一起亲热地交谈着,还时不时地互相随便地拍着肩膀。库图佐夫又摇摇头,神情犹如刚才。

"什么?"他向那个将军问到,"你说什么?"将军没有停下来,接着向他汇报,并且还指着插在普烈奥勃任斯基团前的法国军旗让总司令看。

"哦,军旗。"库图佐夫看完后说,他脑子里的这种思维还在纠缠着他,很明显他是无法避免的。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四周。几千双眼睛注视着他,等候他的发言。

他往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跟前一站,双眼紧闭,长叹了一声。一名随从对着拿着军旗的士兵挥了挥手,让他们在总司令的旁边放上军旗。库图佐夫缄默了片刻,由于自己的身份不同,因此只好无可奈何地讲了话,其实他心里丝毫没有感觉到愉快。他

被军官们团团围住。他仔细地看了看身边紧围着的军官,其中有几个是他认识的。

他对士兵们说:“我感谢大家!”继而又转过头去对军官们说。他慢条斯理的说话声在一片肃静中,被听得清清楚楚。“你们忠诚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我们胜利了,我感谢你们! 俄罗斯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巡视了一下四周,停了停。

“把旗杆头降低些,还要降低些!”他对那个手握法国军旗、不在意地把它低放在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军旗前的士兵说。“还要放低些,再放低些,好了,就这样。乌拉! 弟兄们!”他对士兵们说,同时快速地把下巴颏向他们摆一摆。

“乌拉——拉——拉!”几千个声音跟着放声大吼起来。

就在士兵们高声欢呼时,马鞍上的库图佐夫俯下身,低着头,一种亲切而愚弄的眼神从他的独眼中折射出来。

“我说,弟兄们。”等吼叫声停下来,他说。

突然间他的声音和神情骤变:说话的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而已经不是总司令了,此刻他就是想对士兵朋友们说几句最中肯的话。

军官和士兵都想听得更明白些,大家又都向前凑了凑。

“我说,弟兄们! 我很清楚你们确实辛苦,我也实在没办法,相信这种日子不会长久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吧。只要我们把客人送走,就可以轻松地休息了。你们所做出的贡献,沙皇是记着的,不会忘记的。你们都很疲惫,可幸运的是还在自己的国土上;而他们,你们都看看他们的狼狈相,”他指俘虏们说到,“甚至连最落魄的乞丐还不如。在他们壮大的时候,我们不愿拼命的重击着他们,可是现在我们却能可怜他们了。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同样是人哪。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他发现大家都赞同他的话,这是因为他在向四周巡视时,看到大家都用虔诚、尊敬、迷茫和认真的目光注视着他。他顿时精

神抖擞，老年人们常有的亲切的笑容在他脸上流露出，使得嘴角和眼角的皱纹都轻松地皱了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困惑地把头低下。

突然，他抬起头说："可是话又说回来，谁让他们侵略我们的？他们这是报应……畜生……。"说完他一甩鞭子，骑着马离开了已经解散了但还在开怀大笑、放声吼叫乌拉的士兵，他这么风驰电掣骑马飞奔还是开战以来第一次。

士兵们不一定能听懂库图佐夫的话。没人能把总司令这位老人那番开头严肃、结尾纯朴的话重复说一遍，可是大家不仅都能理解这番倾心之言，而且埋藏在每个士兵心中的内在情感，都从这位老人善意的谩骂中表现出来了，这种情感就是对敌人的同情和相信真理的高尚感情，并且用连续不止的乌拉声发泄出来，库图佐夫的心情非常激动，这时，一个将军问他是否要备车，他回答时竟然掩饰不住呜咽起来。

七

克拉斯诺耶战役结束于十一月八日。天黑之时，部队才到达了宿营的地方。这天从早到晚都感觉不到一丝风声，但天仍极其寒冷。天空中纷纷洒洒地落着雪花，透过晶莹的雪花，可以望见淡紫色的、灰蒙蒙的星空。寒气更加透人肌肤。

穆什卡捷尔斯团队如今仅剩下九百人，而从塔鲁季诺离开时是三千人。这个团队最先到达目的地（大路边的一个村庄），但是，探路的前哨说，村里只剩下一间房屋可让团长休息，其他空房都被病人和死人、伤残的骑兵和参谋人员所占用。

团长住进了他的休息室。团队路过村子，并在大路边住宅的屋顶安下了岗哨。

这个团队的士兵开始为自己建造安身之处和架起了火堆，

就如同一头巨型的爬行动物。有的士兵三三两两分散开来，他们踏过没膝的雪地，村子的右边有一座茂密的桦树林。不久，就传出了刀砍斧凿的响声，不时夹杂着树枝断裂的响声和欢声笑语；另一些则在大车和马群附近，搬出大锅和面包干，拿出草料喂那些饥饿的马匹。第三部分则到村子中将房中法国人的尸体挪走，把房子作为参谋人员的住所。并找来木板、干柴和屋顶上的干草，作为火堆和挡风篱笆的原材料。

在一间被掀掉屋顶的棚屋后面，大概有十五名士兵在快活的呼喊声中摇晃着它那高大的篱笆墙。

"嗨，嗨，使劲呀，用力地推呀！"叫喊声整齐而震耳。随着呼喊，墙上的冰棱咔嚓咔嚓的响声也有节奏地结束。下面的墙桩咔嚓声越来越响，终于，那覆盖着白雪的篱笆墙倒下了，士兵们也随之而倒地，发出一阵粗犷豪爽、欢快的大笑声。

"抓紧！一起抓紧！把那棍子给我！对。你是往哪儿推？"

"喂，喂，使点劲……停，伙计们……高喊号子吧！"

于是，大家都安静下来。接着，一个低沉的嗓音唱了起来，像天鹅绒般的悦耳，接着最后第三节的最后一个音，二十多个人的声音响起："哎唷！来吧！加油！一齐干呀！亲爱的兄弟呀！……"，然而那堵篱笆墙岿然不动，在稍微停顿的寂静中，可以听到人们急促的喘气声。

"喂，六连的小伙！滑头！鬼东西！来帮忙……以后你们也有用我们的时候。"

刚经过的二十多个人，全都走了过来。士兵们扛着那一堵有十多米长，两米多宽的篱笆墙，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沿着村庄的街道往前移动。

"走啊，喂，怎么啦……要倒了，咳……怎么停了？嗯，嗯……"

不时，士兵们那快活的、各式各样的秽语从没停过。

"你们干什么？"突然远处传来一声严厉的问话，一名士兵飞

奔而来。

“首长们都在这儿，屋里将军就在休息，你们这些小鬼，狗娘养的。我揍你们！”司务长叫道，他抬手就给先碰到的士兵狠狠一下，“你不出声就不行吗？”

士兵们都闭了嘴。那个被打的士兵被篱笆擦破了脸，满脸是血。他边大口喘着气，边抹着脸上的血。

“瞧，他妈的，真狠，弄得我全是血。”他怯怯地小声说道。

“怎么样，你不喜欢吗？”有人笑着说。于是，士兵们放低了喉咙，继续向前。一出村子，他们又照样大说大笑，仍然说些无聊的骂人的脏话。

士兵们经过的一间小屋内，一些高级军官在谈论着一些当天的事和明天的运动战，气氛热烈，炉上的茶冒着热气。他们打算着由左翼发起进攻，隔断代理总督（缪拉）并活捉他。

当士兵们将篱笆墙拖到目的地时，到处都已点起做饭的火堆，木柴噼啪作响，雪渐渐融化。在被踏过的雪地上，士兵们来来往往忙碌着，身影乍隐乍现。

四周此起彼伏地响起劈柴的声音。一切都井然有序。搜集了过夜的木柴。为军官们安置好了帐篷。米饭的香味从锅中飘出，武器和装备都已安置好。

八连的士兵们用枪支把篱笆墙朝北竖成半圆形，墙前燃起了熊熊的火堆。不久，一阵鼓声响起，那是晚点名的信号，晚饭后，有些在补鞋袜，有的脱光的衣服烘烤衣服里的虱子，有的在吸烟，大伙都安然地准备度过漫漫的不眠之夜。

八

俄罗斯的士兵在那时的条件极其艰苦，让人不忍目睹——没有穿越雪地的靴子，没有大衣，没有一间可借以栖身的房子，

露宿在零下十八度的雪原上，甚至食不果腹（部队的给养常常短缺），士兵们本应士气低落，狼狈不堪的。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此刻却截然相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时更加欢快、活跃的场面。可能是剩下到达这里的都是部队的精英——不论身体素质方面，还是精神意志方面，这些人都比那些被淘汰的士兵强壮、坚强。强者是胜利者，这是自然的选择。

相对来说，八连的营地筑造得比较暖和，所以，八连驻地的人渐渐增多。其中两个火堆燃烧得最旺的周围人群中，还有两个司务长。他们规定，每个前来烤火的人，必须携带来木柴。

“喂，马凯耶夫，你怎么了……你干吗去了？狼将你叼走了？去拿些柴来。”有个红发红脸的士兵叫喊道，他宁愿让烟熏得睁不开眼，也不肯离远点火堆。“你，乌鸦，也去搬木柴。”这个大兵转过身对另一个吼道。这个红脸士兵仗着壮实对那些弱小的士兵指手画脚，他既不是军士，也非上等兵。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士兵乖乖起身，准备去执行这个并非命令的命令，谁叫他又瘦又小，而且长着尖鼻子呢。此时，一个士兵抱着许多木柴向这边走来，他身材修长，相貌英俊而年轻。

“抱到这边！真是雪中送炭！”

大家七手八脚去劈柴，架到火堆上，用嘴吹，用大衣的下摆煽，火苗丝丝作响，火堆渐渐地旺起来。士兵们靠近火堆，抽起烟来。那个年轻英俊的士兵，两手叉腰，快速有节奏地跺着脚，以激活那冻僵了的肌肉。

“哎呀，我的妈呀，”他低声嘟哝着，好像每个关节都要打个嗝似的，“夜露真是难受，庆幸我是一个火枪兵……”。

“喂，鞋底要飞了！”那个红脸人看到翩翩起舞的人鞋底掌吊在鞋面上，高喊，“好一个舞蹈家。”

那位兴致勃勃的人停下身，扯下搭拉的破皮，顺手丢到了火堆中。

“行啦，老兄，”他说。他坐到地上，从腰中的挎包中拿出一块

灰色的法兰绒，用它将脚包住。“都快冻僵了。”他又说道，把脚伸到火堆旁。

“新的不久就会分发的。有人说，仗一打完，大家可得到双份服装。”

“你瞧，彼得罗夫这小子还是掉了队。”司务长说。

“我早就注意到了。”另一个接道。

“别说了，无用之辈……”

“有人说，三连昨天又少了九个人。”

“没办法，脚都不灵活了，还能走路吗？”

“嘿，多嘴！”司务长接道。

“你也想那样？”一个老兵说，冲着那个说脚冻坏了的人，语气中带有明显的责备。

“你心里怎么想的？”那个被人称为乌鸦的士兵说，声音又尖又细，并且颤抖着，他突然从火堆边欠起身。“人不是拖瘦，就是拖死，我浑身都提不起劲了，”他面对司务长说，语气有些强求和乞求，“送我去医院吧，我感觉到自己骨架都快散了，更别说周身的疼痛啦。不然，说不准我哪天就掉队了。……”

“好啦，好啦。”司务长一脸平静的神色。

那个小兵不再出声，谈话仍然继续着。

“今天逮着不少法国人，说实在的，这些人其实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一个士兵挑起了一个新话题。

“他们的靴子全给哥萨克人脱走了。兄弟们，真是惨不忍睹。”那个跳舞的人接过话头，“他们给团长清洗房子的时候，翻动尸体时，有一个还活着，嘴里还嘟哝着说着话呢。你相信吗？”

“每个人都白皙白皙的，弟兄们，”第一个起头的人说，“白的，就如桦树皮一样白，有的仪表堂堂，很可能是贵族。”

“有可能，他们人人都得服兵役，贵族又怎么着。”

“每个人都不懂我们的语言，”那个跳舞的人一脸疑惑地答道，“我问他：‘军服上印着的王冕是谁戴的。’他咕囔着法国的语

言。不可理解的民族！”

“也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白皙肤色感到惊奇的人接着说，“据莫扎伊斯克的农民说，那里曾打过仗，尸横遍野，他们清理战场埋死人时，法国人的尸首虽已躺了个把月了，尸体却很白皙，就像白纸一样，而且很干净，甚至连火药的臭味都没有。”

“那是天寒地冻的缘故吧？”一个人问。

“你真有意思！寒冷！其时正值六月天！

“‘如果是天气寒冷，我们的人也不会腐烂发臭。’农民说，‘再去看看我们的人，天啊！全都烂了，还生了蛆。’他说，‘我们不得不用手巾将脸裹起来，脸扭过去拖着尸体走；胃都一阵难受。”他又说，‘而他们的人干净白皙；一点气味都没有。’”

大家都沉默了。

“那一定是吃得好，”司务长说，“上等伙食！”

大家似乎都同意他的话。

“听那个农民说，在莫扎伊斯克附近，曾发生过战斗，召来十来个村子的人，花了二十天时间也没有将死尸运完。有好多都喂了狼。……”

“那真是恶战一场啊，”有个老兵说，“只有这一仗令人难以忘却；可是后来那些……只不过是折腾人罢了。”

“就是，大叔。昨天我们进攻他们，咳，还没等我们靠近，他们就赶快扔下枪，跪下，‘饶命！’他们说道。这不过是个小小的例子。听说，普拉托夫曾两次活捉拿破仑。他不懂法语。虽然捉住了两次，咳，你猜怎么，他在他手上变成了一只飞鸟，飞走了。也没能杀死他。”

“你这个牛皮大王，基谢廖夫。”

“不是吹牛，有真凭实据的。”

“要是我能幸运地逮着他的话，哼，这个害人精！我一定活埋了他，再钉上一根杨树橛子。”

“反正快结束了，他——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那

个老兵睡意朦胧地说道。

谈话声慢慢平息下去，士兵们陆续躺下。

“瞧天上的星星，真亮！你看，老娘们展示她织的布了。”一个士兵望着星河说。

“明年一定是个好年头。”

“谁去添点柴火。”

“真是难受，背考暖了，肚皮却冰凉冰凉的。”

“老天！”

“别挤，火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瞧……瞧……他把手脚伸成什么样子了。”

谈话渐止，四周一片寂静，可以听见几个入睡人的鼾声；其余的不时翻着身子烤火，偶尔低语几句，百步开外的另一堆篝火旁传来阵阵快活的欢笑声。

“你听！ 五连真热闹，”一个士兵说，“他们人真多！”

一个士兵朝五连那边走去。

“笑得真欢，”他回来时说，“有两个法国佬在那儿。一个被风刮得直哆嗦，另一个却闹得欢，还唱起了歌。”

“是吗？ 去瞧瞧……”有几个士兵向五连走去了。

九

五连的军营就在树林的边缘上。熊熊燃烧着的营火照亮了被冰雪压沉了的树枝。

半夜时分，五连的士兵们听到树林中传出嚓嚓的踏雪的脚步声，还有树枝断裂的响声。

“伙计们，可能是狗熊！”有人说。大伙儿都侧耳细听。不一会，从森林中闪出两个人影，显露在篝火的亮光中，他们相互搀扶，衣着奇特。

这是两个法国人，躲在树林里许久了，最终饥寒交加，就顾不上许多出来了。他们来到篝火边，指手画脚地说了一通法国语，士兵们一个词也不明白，只听到一阵沙哑的嗓音。一个头戴军官帽的身材伟岸些，看上去已心身俱疲。来到篝火旁想坐下，却瘫倒在地上了。腮帮被手巾缠着的另外一个矮小而壮实。他扶起同伴，指着自己的嘴，呱呱地说着什么。士兵们围着两个法国人，他们给病者捂上了军大衣，又端来了一些麦粥和伏特加酒。

那个病弱的军官叫仑巴尔。那个用手巾包着头的是他的勤务兵莫列尔。

莫列尔喝过伏特加，吃了一碗粥后，竟然变得异常活跃起来，无休无止地对着那些听不懂他的话的俄国兵叽叽咕咕地说着话。仑巴尔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头枕着肩躺在篝火旁边，一声不吭，只是用痴呆的目光、通红的眼睛望着这些俄国士兵，他不时长吁短叹，然后又没了声响。莫列尔指指他的肩，想让士兵们明白，这是一个军官，应该让他暖和一下。一个走过来烤火的俄国军官派人请示团长，能否让一个法国军官去他那儿取暖。不久，那人回来说，团长同意他去，于是他们叫仑巴尔去那里。他起身想走，却始终摇晃着迈不开脚步，要不是旁边的士兵一把扶住，不然就摔倒了。

“怎么样？你还敢来吗？”一个士兵嘲笑着，挤挤眼，说道。

“咳，你这个笨蛋！你在说什么呢！土老冒，十足的土老冒！”那个嘲弄的士兵遭到了大家一致的责备。众人围着仑巴尔，将他架到两个士兵交叉的手臂上，将他送到团长的休息室。仑巴尔搂着一个士兵的脖子，声音悲戚地说：

“哦，好人哪！哦，善心的善意的朋友们哪？这才是真正的人！哦，我好心的朋友们！”他将头偎依在一个士兵的肩上，就像熟睡中的孩子一样。

莫列尔这时坐在一个既无风又最暖和的位置上，士兵们围

成一团。

莫列尔是一个矮小壮实的法国人。他的眼又红又肿,淌着泪水,穿戴像个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才会在军帽上扎一条手巾,他的皮袄也是女式的。他将手搭在他身旁士兵的肩上,用沙哑的声音时断时续地唱着法国民谣。显然,他是喝醉了,士兵们瞧着他,笑得直抱肚了。

“喂,喂,教教我们大伙,怎么唱?我们很快就能学会。怎么唱?……”莫列尔接着的那个幽默的歌者说。

亨利四世万岁,万岁,勇敢的国君!

莫列尔唱道,眼睛不停地眨着。

亨利四世那个魔鬼……

那个士兵呜呜啦啦,挥动着手臂,果然合上节拍。

“好家伙!哈——哈——哈!”一片豪放的、快活的大笑声响起。莫列尔紧缩了一下眉头,也哈哈笑了起来。

“喂,再来,再唱一个!”

他有三套本事
喝酒、打仗
还有当情夫……

“曲调也挺和谐。扎列塔耶夫!快,接上!唱呀!……”

“有有……”扎列塔耶夫唱得很起劲,“他—哟—哟……”他用力翘起嘴唇,拉长声音,“列特里勃塔拉,吉—布—吉—吧,伊得特拉瓦哇嗄拉!”他唱到。

“真棒!真假难辨!啊……哈—哈—哈!怎么样,你还饿吗?”

“再给他些粥；挨过饿的肚子是很难填饱的。”

人们又给他粥；年轻的士兵们都围着莫列尔，他笑着吞下了第三碗粥，脸上洋溢着快乐。当然，老兵们不以为然，认为这有失尊严而且无聊，他们躺在篝火的另一边，时不时欠起身子看着莫列尔，并流露出真诚的笑意。

“他们也是人啊，”一个士兵用军大衣裹紧身子，说，“苦艾也是从自己的根生长。”

“噢哟！主啊！主啊！星云密布，严寒又将来临……”四周都寂静下来。

星星仿佛知道此刻无人会去欣赏它们，在黑夜的夜空中玩得更欢。它们时隐时现，时而颤动，也许相互之间正忙于传述着一些悄悄话，那么神秘，那么快乐。

十

法军依着精确的几何级数匀速地减少着。别列津纳河一战曾被大写特写一番，也不过是法军溃败如潮的过渡性插曲，而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别列津纳河战役之所以在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都会详尽地载入史册，为后人所谈论。对法国人而言，先前缓慢遭受的灾难在这破桥上集中地发生于顷刻之间，那悲惨的情形将会永远刻在人们的心灵中，不可磨灭。对俄国人而言，是因为在远离战场的彼得堡制定了一项在别列津纳河设下战略陷阱，以图活捉拿破仑的计划。不论谁都毫不怀疑，一切按部就班地照程序实现，因而坚持说，法国人是因为别列津纳河而毁灭。而统计情报表明，实际结果是，不论武器还是人员损失，法国人的损失远远低于克拉斯诺耶战役。

强渡别列津纳诃战役仅有的意义是，这次渡河毋庸置疑地证明，所有想切断敌军的计划是不正确的，而库图佐夫所主张的

惟一可行的行动方式——尾随追击是完全正确的。那群法国人——乌合之众——为了逃命拼命加快速度。他们如丧家之犬地狂奔,企图挡住他们的去路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行为。证明这点的,与其说是渡河的计划,还不如说是桥上发生的意外。

当桥倒塌之时,空手的士兵们、从莫斯科逃出的人们。随从法国运输队带孩子的妇女们,都受习惯的影响而没有停住,都向桥上涌去,向冰凉刺骨的河水中涌去。

这种拼命前冲的愿望是自然的。不论逃跑的人还是追赶的人境况都是同样的坏。落难的人,如果落在自己人的中间,还可从伙伴们那里获得帮助,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落入俄国人之手。他虽然处于同样遭难的境遇的情况中,但是在分配生存的必需品时,他就不得不成为最后考虑和照顾的地位。法国人不需得到情报,就能知道俄国人对半数的俘虏将是毫无办法,即使俄国人很想拯救他们不致冻饿而死;他们明白,事情只能如此。最富有仁慈心肠的俄国军官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甚至在俄军中服务的法国人,对俘虏也爱莫能助,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个毁灭了法国人的灾难,同样令俄国人饱受折磨。谁也不能从饥肠辘辘的士兵手中把面包和大衣夺去分给那些无用的法国人,那些既无危险性,也不可恨和罪行的落难者。虽然有些俄国人这样做了,都是凤毛麟角。

落后必然死亡;前方却酝酿着希望。只有破釜沉舟,法国人只能全力向前集体逃亡,此外,别无它途。

法国人逃得越快,他们的残兵剩卒的境况就越是悲惨,尤其是在别列津纳河战役之后,它被彼得堡的计划寄予特别的希望。那些情绪激昂的俄国司令官们因此而火上添油地群情激愤。特别是怪罪库图佐夫的人。他们认定,彼得堡的别列津纳计划如果失败,应归咎于库图佐夫。因此,对他的不满、嘲讽和鄙夷越发强烈。但这都是以表面的恭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使库图佐夫如哑巴吃黄连,抓不住把柄去质问他们。他们并不认真地同他谈

话，说出真心话；在向他报告或者申请时，他们做出执行一件痛苦可悲的仪式的样子，而在背后挤眉弄眼，尽可能地处处虚与委蛇。

没有人能了解他，所以都认为同他无话可谈；他永远也不明白他们的计划的重大作用，他要对诸如“网开三面”、“不能带领一群乌合之众打出国门以外”的话负全权责任。所有的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他所说的一切：例如后援跟不上，士兵们没有靴子，都是些不必考虑的。而他们的建议是复杂却聪明的，在他们看来是明摆着的：他已经又老又蠢，而他们则是军事天才，却不掌握军权。这种情绪和参谋部的闲言碎语在显赫的海军上将军队和彼得堡的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以后达到了极点。对此，库图佐夫只能以叹气耸肩表示全部的感觉。只有一次，在别列津纳战役以后，他非常气愤，给私自向皇帝上书的别尼生写了如下一封信：

因闻贵病复发，见信后即去卡卢加，听候皇帝的旨意和任命。

把别尼生打发走之后，康斯坦丁亲王来到军队。他在战争初期指挥过军队，后来被库图佐夫调离军队。他通知库图佐夫说，皇上不满意我军战绩不佳、行动迟缓，打算日内亲临三军。

就是库图佐夫，这个无论朝政和军事都经验丰富的老人，在这年八月违反皇上旨意而被选为总司令，也就是他，把皇储和亲王调离军队，也是他，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决定放弃了莫斯科。此刻，他已明白，他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然逝去，他那假定归属于他的权力已不再归他所有。他不仅依据朝廷的态度明白了这一点。一方面，他知道，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军事活动正悄悄结束，他的使命即将完成。另一方面，他感到此时他已身心俱疲，他那衰老的身体需要合理的调养。

库图佐夫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进驻他所说的“亲爱的维尔诺”——他曾两次出任维尔诺总督。富饶的维尔诺城在战争中保持了完整。库图佐夫不但享受到久已失去的闲逸生活条件，还找到了一些旧日朋友和对往事美好的追忆。于是，他突然抛却一切令人烦厌的事务，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仿佛如一个隐士，历史进程中的一切都同他毫无瓜葛。他尽可能沉浸在其中，这是他原先习惯的生活。

一个热心于阻击和溃破战术的人——奇察戈夫；他起先要到希腊，然后要到华沙进行声东击西的进攻，他敢于向皇上进言而为军政界所谈论；他自认为对库图佐夫有恩情——一八一一年他奉命同土耳其议和，当他认为和约缔结了，便自以为是在皇帝面前归功于库图佐夫。他，第一个在城堡门前候迎着库图佐夫归来。奇察戈夫，身着笔挺干净的海军文官制服，佩一把短剑，臂下夹着帽子，递给库图佐夫一份驻军报告和一把城门的钥匙。这个得知库图佐夫已失宠的奇察戈夫，在所有的貌似恭敬行为谈吐中，表明了对库图佐夫的轻视——轻狂的年轻人对他们眼中昏庸老头的轻视。

在同奇察戈夫谈话中，库图佐夫顺口提到，要将他在波里索夫被抢的几车器皿还给他。

“您是说，我连饭钵都没有。正相反，就是您要举行宴会，我也能提供全部餐具，一应俱全。”奇察戈夫说，他面红耳赤。他想用他的一字一句来表明他是正确的。因而自认为是，库图佐夫重视他的话。库图佐夫耸耸肩，带着某种意味的笑容说：“我只不过要说我已说过的话。”他的笑容仿佛能洞察一切。

库图佐夫在维尔诺截留了大部分军队，明显地违反了皇上的意愿。据他周边的人说，此次进驻期间，他的精神异常委靡，体弱而不支，并极少垂询军中事务。他将这所有军务派给将军们处理，整天他都在闲适中度过，等候着皇帝的驾临。

皇帝四天前乘着他的旅行雪橇离开彼得堡，十一日抵达维

尔诺，随身侍从有——托尔斯泰伯爵，阿拉克切耶夫。伏尔康斯基公爵等等。虽说地冻天寒，但前来迎候的人员——将军和参谋人员谢苗诺夫仪仗团——仍只身着检阅服装在城门前迎风而立。

一位急行信使，赶着雪橇在皇帝之前赶到城堡前，套上的马和人都呼出白白的热气。他用长期练出来的嗓音喊出让每人都清晰入耳的话："皇上到！"在门旁闭目养神的库图佐夫自然也即刻得到了从门厅而入的柯诺夫尼岑的通报。

一分钟后，老头子晃悠着他那臃肿庞大的身躯走出门廊。大礼服使他平添几分威严，勋章排满胸前，一条绶带缠绕于腰间。两侧有遮檐的帽子端端正正戴在头上，手套握在手中，过度肥胖的身子让他费力地斜着挪下台阶，来到街道上，他手中握着厚厚一叠军事报告，以面呈皇上。

人们来来往往地低语，一辆飞奔而来的三马雪橇出现。于是，所有人都注视着那渐渐驶近的雪橇，已经能分辨出雪橇上皇帝和伏尔康斯基的身影了。

历经了五十年的官场，经验告诉这位老将军，这一切不同寻常。他仔细、匆忙地摸了摸身子，正了正帽子；就在皇帝走下雪橇，放眼望他的一瞬间，他强自抖擞精神，挺起身板，随着报告的呈递，开始用讨人喜欢的嗓音缓慢均匀地说起话来。

皇帝的目光迅速将库图佐夫从头到脚仔细观察了一番，皱起了眉头，但很快又舒展开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向前跨出几步，伸开双臂，亲密地抱住了老将军。这种貌似君臣融洽的动作有着神奇的效应，库图佐夫又让周围的人感到了他对君主的涕零之情。只有他知道这其中的某些作用很大的因素——长期的习惯影响，内心的某些思想。

在向军官们和仪仗队表示慰问之后，皇上又握住老将军的手，携他一道进入城堡。

在君臣相处时，皇帝对缓慢的追击行动和在克拉斯诺耶和

别列津纳所犯错误表示了极大不满，库图佐夫既不作解释，也不发表意见，七年前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受训时的表情又浮现在脸上，除了老将军，谁也不明白他这种毫无意义的表情究竟意味着顺从呢，还是别的情绪。

库图佐夫离开书房时，低着头，步态蹒跚地走过大厅，有人叫住了他。

“阁下。”

库图佐夫抬头望见了托尔斯泰伯爵，库图佐夫一脸疑惑，他面前的伯爵手托银盘微笑着。

猛然间，他回过神来，在他的胖脸上闪过一丝几乎觉察不出来的笑容，他神情恭敬，俯身从银盘上拿起了——圣乔治勋章。

十　一

第二天，元帅举行了宴会和舞会，皇帝亲自驾临。库图佐夫获得一级圣乔治勋章；虽然皇上给予元帅至高无上的荣誉，但皇帝对库图佐夫的不满早已被人所熟知。皇帝不过是做一个遵守礼节的样子而已。人人都清楚，老头子犯了错误，已是昨日黄花。皇帝进入舞厅的时候，库图佐夫按照叶卡德琳娜时代的旧例，吩咐将缴获的军旗丢在皇帝的脚下，皇帝皱紧了眉头，明显地表现出不愉快，有人听到他嘟囔出一句“老狐狸”。

皇帝对库图佐夫的不满情绪随着在维尔诺的时间增强，尤其是因为库图佐夫显然不愿意，或者不能理解未来战役的重要性。

第二天早晨，皇帝召集军官们进行训话时，对他们说道：“你们挽救了俄国；你们还挽救了欧洲。”大家心中明白，战争仍要继续。

只有库图佐夫一人对此表示不解，他当众阐述了个人见解，

他说,新的战争非但不能提高俄国的地位与荣耀,增强俄国的实力,反而它将给俄国带来灾难性的改变——大大损害俄国目前的利益。他强烈表明征募新兵的困难之外,他摆出了人民的困境,还谈到可能遭遇的挫败,等等。

面对这样的元帅,理所当然被视为当前战争的障碍了。

当然,皇帝同元帅之间的冲突是应竭力避免的,政治权力争夺的诡计比比皆是:就像在奥斯特里茨对付他,在这场战争开始时对付巴克莱那样,不声不响地,削弱他手中的权力,并将军权交还给皇帝。

为达到这个目的,逐渐地对司令部进行重组,库图佐夫的实权逐渐转移到皇帝手中。托里、柯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等人另委重任。人们对元帅身体严重衰弱议论纷纷,元帅也因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而烦忧。

为了将他的权力交给接替他的人,他就得健康欠佳。事实上,他也确实如此。

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库图佐夫从土耳其到彼得堡财政厅招募新兵,然后加入军队,这是因为那是时势所趋,所以他这样做是有条理的、单纯的和有序的。现在,库图佐夫的历史使命,角色任务完成了,有新生代取而代之,同样也是有条理、明了、有序的。

一八一二年战争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俄国人民所珍视的民族意义,再就是对欧洲的意义。

既然有自西向东的民族迁徙,就会有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移,面对新形式战争格局,应有新的风云人物,他具有同库图佐夫不一样的品性、思想,为新的动机而征战。

亚历山大一世对于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和恢复各国的疆域是必需的,正如此前的库图佐夫为了挽救俄国和俄国的荣誉必需一样。

不顺应历史潮流者,必被淘汰,这是政治的需要。库图佐夫

不理解欧洲、均衡势力以及拿破仑代表着什么，他不明白这点。但敌人已经消灭，外侵者已经驱逐，俄国独立并达到荣誉的巅峰，这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这位俄国人民的代表，便无所事事。除了一死留给他之外，别无它物。于是，库图佐夫死了。

十　二

在囚犯生涯终了后，皮埃尔才深刻地感受到被俘的那段日子的痛苦不堪和精神的高度集中。

从俘虏营出来后，他到了奥廖尔，三天后，生了病的他不得不打消前往基辅的念头，三个月的时间是在奥廖尔的病床上度过的。医生的结论是说胆囊炎引起的，他听任医生给他治疗，放血、服药，终于，他又有了健康的体魄。

从获救到得病这段时间，皮埃尔对自己所经历的几乎没什么印象了。他只能回忆起灰色的天空，阴沉沉的，时不时地下雨降雪的天气，内心的郁闷，脚和腰的疼痛；对于人们的苦难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记得审问官审问他时的好奇心令他心神不安；他为寻车和找马而东颠西跑。特别是，他记得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时的感觉，他已无力去思考什么。得救时，他看到了彼嘉·罗斯托夫的尸体。同一天，他得知安德烈公爵在鲍罗金诺战役后活了一个多月，便于不久前在雅罗斯拉夫尔死去。也就是那天，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杰尼索夫在谈话中提到海伦的死。他以为皮埃尔早已获知。对这一切，当时皮埃尔感到迷惑，他无法理解所有这些消息于他有何意义。他当时只急于远离这些人类相互残杀的场所，去寻找一个无人干扰的避难地。在那儿，可以让心情平静，休息休息，思索一下这期间所见所闻的新奇事物。但是，一到奥廖尔，他就病倒了。从病中苏醒过来后，他见到了捷连基和华西卡，他的两个刚从莫斯科来的仆人，还有大公爵小姐。她一直住在叶

利茨的皮埃尔庄园。闻讯说皮埃尔病倒在奥廖尔，专程赶来伺候他。

在康复期间，皮埃尔才渐渐消除了过去几个月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印象，他清楚：明天再也没有人赶他到什么地方去，不会有人抢夺他那舒适的床铺，午餐、茶和晚餐都有保障。但是，他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还梦见他当俘虏的日子。皮埃尔渐已清楚他释放以后所了解到的消息：安德烈公爵去世，妻子的死，还有法国人的失败。

一种愉悦的自由感——在他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站首先体会到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彻底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在皮埃尔整个康复期间充溢着他的灵魂。使他吃惊的是，这种不受外界干扰的来自心底的自由，此时却仿佛外界的自由也过多地给予了他。他独自住在陌生的异地他乡，没有认识的人。没有人要求他干什么；也没有人赶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有他想要的东西；就连以前折磨他的对妻子的思虑也随她而逝。

"啊！多么美好！多么奇妙！"当他坐到一张香味四溢的肉汤的桌前时，或者他躺在舒适、整洁的床上时，或者当他想起妻子和法国人都没有了的时候，他就嘟哝着："啊，多么美妙！"于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他的习惯："那么，未来又怎样？我又应怎样？"他马上回答说："其他的一切没有关系，我首先要的是活下去。啊！多么美好啊！"

人生目的，此时已不再重要，不复存在了。这曾是他先前一直寻找的并令他感到痛苦的事。这个被寻找的人生目标，并非偶然现在不存在，也不是此时陡然间消失的，但是他觉得，它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他幸福的感觉是基于这种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正是来源于这目的的消失。

他不能有目的，因为这已经为信仰所替代——并非对某种制度、或者某种言论、或者某种观念，而是信仰永生的现实的上帝。以前这种有目的的寻求不过是寻找万能的主罢了；可是，他

在被俘期间靠直觉体悟了保姆早就说过的真理：上帝就在身边，就在这儿，它无所不在。他认识到，普拉东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崇高，更无限，更不可测。他觉得就像一个用尽目力远眺，结果却在自己脚下找到所要的东西的人。人其实用不着努力远眺，只看跟前就行了。

他过去完全看不到那个崇高的、深不可测的、无限的东西。他仅仅感觉到，它一定存在于某一个地方，于是便极力寻找。在一切近处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上面，他只能看到有限的、虚幻的、平凡的、世俗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他曾经戴上了一副虚幻的眺望镜，眺望远方，他认为隐约的在远方的，那种渺小的，尘俗的东西之所以崇高和无限，只是因为我们看不清罢了。他眼中的欧洲风俗、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是这种东西。但是，就是在那阵苦恼的自卑的时候，他的精神也曾渗透入到那些地区，他所见的依然是渺小的、尘俗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而现在他已学会在一切东西中发现崇高、永恒和无限了。因此，为了享受一下这种观察的乐趣，他抛却了那架一直以来从人们头顶远望的眺望镜，而欢天喜地地注视着四周永不停止的流动、崇高的、不可想像的、永恒无限的人生。他看得越近，越觉得平静、快乐，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幸福。先前曾摧毁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可怕问题："为什么？"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对于这个问题，他会说："如果上帝不允许，什么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十　三

皮埃尔仍然一如既往，外表几乎丝毫未改变。他仍旧漠不关心地对待周围的一切，心不在焉，好像他所关心的并非眼前的事情，而是关于他自己的、某种异乎寻常的事物。他目前和过去的

不同之处是：他以前忘掉了眼前的事、忘记别人对他说过话的时候，他总是紧锁着自己的眉头，好像想看清而又不能看清楚那离他很远的事。现在他也是忘掉了这些——他说过的话、他跟前的事；但是现在总是注视着他前面的事物，脸上带着莫名其妙的类似讥讽的微笑。聆听着对他说的话，心中想着的却是另外的事情。他过去虽是一个极富善心的人但却是个很不走运的人；因此人们都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他的眉间蕴含的是人生欢乐的微笑，眼睛闪着对人怜悯的亮光——似乎在问：他是否也同我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同他相处时，人们都很快乐。

先前他说话时喋喋不休，抑扬顿挫，不听对方说话；现在，他很少介入谈话，却善于倾听别人说话。因而人家乐意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

这位公爵小姐对皮埃尔向来没有好感，并不喜欢他，自从老伯爵去世后，他觉得她屈于皮埃尔的恩惠之下，因此对他格外敌视。但令她懊恼和惊讶的是，在奥廖尔待了不久之后，她原本打算表明，虽然他薄情寡义，她仍然有义务照顾他。公爵小姐不久觉得，她有点喜欢皮埃尔。皮埃尔并未主动去寻得公爵小姐的欢心。他只是仿佛带着一种儿童所具有的好奇之心去审视她。公爵小姐最初能觉察到他的冷漠、嘲讽的目光。因此，她能感觉同陌生人在一起时的拘谨，只摆出她天性中争强好胜的一面；而现在相反，她觉得他似乎努力想要了解她心灵深处最圣洁的东西；最初，她对他毫无任何信任感，后来却感激地向他展示了她天性中隐藏的仁厚的一面。

就是最滑头的人也不会像皮埃尔那样巧妙地被公爵小姐觉察到他的心机，不能赢得公爵小姐的信任，唤起她对往昔美好的追忆和对青春年华的留恋。而当时皮埃尔的一切狡猾仅在于唤起这位忿恨的、冷漠的、极其傲慢的公爵小姐天性的人类情感，并以此为乐而已。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人，只要不是在坏人、

而是在像我这样的人影响之下。”公爵小姐自忖道。

捷连基和华西卡以他们自己的角度发觉了他们主人的变化，他们觉得他和善多了，捷连基常常帮他脱了衣服之后，道过晚安，拿着靴子和衣服，迟疑着不想离去，看看老爷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皮埃尔看出他想聊天，多数时候会挽留他。

“给我讲讲……你们怎样获得食物。”他问。于是，捷连基就讲起莫斯科所遭的践踏，讲起已故的老伯爵，拿着衣服站在那儿谈了很久。有时皮埃尔也讲自己的经历，然后，他愉快地回到前厅，这感觉中除了愉快，还有主仆间所持有的友好。

医生每天都来对皮埃尔进行诊断。虽然，这位医生具有一般同行的习惯，认为应当显示出他的每分钟对于遭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样子，然而他却常在皮埃尔处一连坐上几个小时，讲述他喜爱的故事和他对一般病人，特别是女性患者性格的观察。

“是的，同他的交谈是令人愉悦的；他和我们本地人是不同的。”他说。

有几个被俘法国军官住在奥廖尔，这个医生带了其中一个意大利年青军官拜访皮埃尔。

当这位青年军官以后经常拜访皮埃尔，公爵小姐也常常以他对皮埃尔表示的感情为笑料。

看来，这个意大利人从和皮埃尔谈话中感到了幸福。他向皮埃尔讲他的经历，讲述他的家庭，讲叙他的爱情，向他发泄对法国人、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愤慨。

“假如俄国人民都同您相似，”他对皮埃尔说道，“同您这样的人民发生战争，简直是罪过。法国人让您遭受苦难，您甚至没有怨恨之心。”

皮埃尔博取了这个意大利人的全部热情，是他使他灵魂中最圣洁的东西得以复苏，并且欣赏它。

皮埃尔即将离开奥廖尔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一位老友

——维拉尔斯基伯爵前来看望他，就是他在一八〇七年使皮埃尔成为共济会的一位成员。

维拉尔斯基娶了一位俄罗斯女人，她在奥廖尔省拥有几座大庄园，而他在本城军用粮站谋得一个临时差役。

维拉尔斯基在奥廖尔没什么朋友，所以时常感到孤单。当然，能遇上就会显露出一种异常的亲切和友好，这样的态度只有在沙漠中相遇的人才会有。虽然，彼此来往不多，但能遇上一个同一圈子，而且趣味相投的人，他当然十分高兴。

不久，他惊奇发现皮埃尔是一个落伍者，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他私下认为，皮埃尔陷入淡漠和利己主义之中。

“我的朋友，您太消极了。”他告诫他说。尽管如此，维拉尔斯基现在和皮埃尔相处比过去更加觉得快乐。他几乎天天都到皮埃尔那儿去。而皮埃尔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维拉尔斯基此时的言行同不久前的他惊人地相似。

维拉尔斯基是一个有妻室的，每天忙着料理家务、妻子的田产以及他的公务。他认为这一切阻碍了他人生的进程，不值得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因为这不过是为了微不足道的个人和家庭的美满。军事、行政、政治、共济会都经常吸引他的注意力。而皮埃尔听之任之，并不加以驳斥和指责。仅带着他现有的那种平稳、喜悦的嘲笑欣赏着这种怪异的、他所熟悉的状况。

皮埃尔以一种新的观念——承认每个人按照各自的思想观点思考，各自的方式感知和观察外界；承认语言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处世观点和哲学——处理同维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以及一切他所遇见的人的交往。这种多样性的特点以前曾使皮埃尔激动和愤怒，而现在却成为激发兴趣的基础，以及使他更富有同情心。人们的想法和生活之间的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有时是完全矛盾的，引起皮埃尔随和，讥笑的表情。

皮埃尔发现，在处理现实事务时，他出奇地有了主见，这种主见是前所未有的。先前所有的金钱问题，尤其是像他这样富足

的人所经常碰到的那样，当有人向他讨乞金钱时，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很富有，而他需要钱。但是别人也许更穷。谁最需要呢？他们不会是骗子吧？”从前，他不知如何解决这一类问题。只要他有钱，他就给，不论是谁。过去，每遇到有关财产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有人教他如此如此，有人说应当那么办，他却不知所措。

如今，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有了鲜明的主见，不再犹豫和不安了，这令他既惊讶又满意。他心中如同有了一个审判官，依据他所不清楚的某些法则决定要做什么和那些事情不用做。

对金钱问题，他还是漠然置之。不过现在，每遇到时总能明辨出可为与不可为。这个内心的法官首次的表现是为他处理一位被俘法国上校的要求：这个上校给他讲述了一通他的赫赫战功之后，用几乎正式的语气，向他要四千法郎寄给他的妻子和儿女。皮埃尔不费吹灰之力就拒绝了他的要求，丝毫没有紧张感。过后，他有些吃惊，突然意识到，过去好像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并非像他以前所顾虑的那样。就在他回绝上校的同时，他感觉到那个意大利军官是需要钱的。因此决定在离开奥廖尔之前，必须找到妥当的方法送些卢布给他。还有两件事让他又更加确定自己在实际问题的处理中有了明智的见解。处理他妻子的债务和修复莫斯科住宅和别墅的问题上。

他的总管来到他身边，他和皮埃尔大概地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收入进行了估计。根据总管的计算，莫斯科大火使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百万卢布。

总管为了表示对皮埃尔的损失的慰藉，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的计算表明，只要拒绝偿还并非他的法律责任的妻子的债务，只要不去修复莫斯科近郊别墅和住宅——这些建筑物每年得耗费八万卢布而无所收益。他的收入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

“不错，不错，这是真的，”皮埃尔愉快地微笑着说，“对，那都

是我不需要的，真是因祸得福！破产使我更加富足！”

但是，后来的情况让他改变了主意。一月间萨维里奇从莫斯科赶来，告诉他一些莫斯科的情况，还对他说了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住宅和近郊别墅所做的预算。听他的语气，这似乎是已确定了的。在这段时间里，皮埃尔相继收到华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都向他提起了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认为：先前那个总管令他得意的计划是没有道理的。他应前往彼得堡处理妻子的债务，到莫斯科修缮房屋。至于原因，他并未深思熟虑。但是，他相当清楚，应该这样处理。虽然这个决定使他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直觉告诉他，应该这样做。

维拉尔斯基要前往莫斯科，于是他们约定同行。

旅途中，不断见到陌生的面孔，他感到了一种比奥廖尔康复期间更加强烈的自由感和生活的愉悦。天地是广阔的！在整个旅行期间，他感觉到小学生度假的欢悦。每个他见到的人：驿站车夫、站长、路上和村中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在他的眼中都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涵义。维拉尔斯基喋喋不休地抱怨，说些俄国穷困，愚昧，未开化，落后于欧洲之类的话。他的这番话使皮埃尔兴致勃勃。在维拉尔斯基的眼里尽是灰色，毫无生气的地方，皮埃尔却在漫天大雪中，在这辽阔的大地上看出一种潜在的生命力正在生长、壮大，正是这种力量，才能使这个完整的、独特的、统一的民族生命得以延续。他饶有兴趣地倾听着他的话语，并不想去辩驳，就像同意他的观点（这种假装最有效地避免了无意义的争论）。

十　四

人类很难理解蚂蚁为何在被摧毁的洞穴口急急忙忙地进出，有些蚂蚁拖着小粒食物、蚁卵和死尸走出洞穴，有些返回洞

穴，它们相互冲撞、追赶、争斗的原因令人费解。同样，很难解释是何种原因使得俄国人在法国人撤退后又重新会集在莫斯科。然而，当你看到在毁坏的洞穴周围爬满了蚂蚁的情景，洞穴虽然完全被破坏了，但是从重建洞穴的昆虫的那股韧劲和无法计量的数目可以看出，一切都可以被摧毁，但那种构成蚁穴全部力量的东西却是永恒的、不可摧毁的。——莫斯科的情况也是如此，十月间，虽然没有房屋，没有财富，政府、教堂、神圣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然而却依旧是八月间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毁灭了，但那精神的、永恒的，不可摧毁的东西同样存在。

莫斯科的敌人已远去，人们怀着不同的个人目的——起初多数是怀着一种不文明的动机，从各地涌向莫斯科。但并不排除人们共有的一种意图，那就是用尽快的速度赶到那个名叫莫斯科的都市，在那儿从事自己的活动。

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莫斯科已经有一万五千人，两周过去了，就有了两万五千居民。就这样，数字直线上升，到一八一三年秋季，人口数目远远超过一八一二年。

文森海罗德部队的哥萨克，附近农民和从莫斯科逃到近郊的居民是首批进入莫斯科的俄罗斯人。当他们发现莫斯科遭到洗劫，也忍不住干起这个勾当来。他们继续着外来入侵者的行为。农民用装载东西的马车偷运丢弃在莫斯科被毁坏的房屋内和大道上的一切东西。哥萨克们把能搬走的东西都运回他们的营地；房主把别人屋里的东西赖为己有。

但是，继第一批抢劫者扫荡之后，又有第二批、第三批，随着强盗的增多，抢劫也一天比一天越发困难，并已形成一种更加确定的模式。

法国人得到的莫斯科虽然是一座空城，但它仍具有一个城市的所有组织形式，能够有序地、正常地进行生活的保障。商业和工业，奢侈品，政府机关和宗教团体一切都俱在；存有货物的商场、小铺、商店、粮店、集市还依然存在；这里有充满着奢侈品

的宫室和巨商富人的府第;这儿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礼拜堂、大教堂。而这一切都随着法国人占领的时间而渐渐泯灭。最后,变成了一片死气沉沉的历尽劫难的废墟了。

莫斯科的财富在法国人的抢劫中逐渐遭到破坏,抢劫者的力量也随之削弱。与此相反,在俄国人占领首都之初,俄国人自己的抢劫越是持续进行,参加这种行动的人也越多,而莫斯科的生活财富和城市建设的恢复就越快。

受好奇心的驱使,除去抢劫者,形形色色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莫斯科,农民、手工业者、官吏、商人、房产主、僧侣,都各怀心事来到莫斯科,就如同血液回流心脏。

混乱却有序。一周以后,政府当局扣留了还想用大车装运东西的农民,强行让他们将城中的尸体运走。随后听说情况有了变化,就将生活必需的粮食、燕麦、干草运到城里,互相削价抛售。木匠们忙忙碌碌,到处都在建造木房子,修理烧坏的房子,希望借此发时运之财。商人摆起了地摊,开起了小铺。饭馆和客栈重新开放,不论房子是否已被烧坏。神父们在许多未遭火灾的教堂恢复了礼拜。施主们捐助教堂被窃的物品。官吏们开始处理公文,在小屋里安放桌柜凳椅,文件柜和坐具上都铺着粗呢。法国人劫后的东西正由高级官吏和警察负责分配到各家。那些从别人家搬来许多东西的房主发着牢骚,振振有词地说怎么能将东西集中于多棱宫。另一些人叫嚷道,是法国人将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的,因此将这些物品分给存放房主是不公平的;警察受到人们的诅咒和收买;故意夸大损失的人要求补偿,拉斯托普庆伯爵正起草着安民告示之类的文书。

十　五

皮埃尔一月底抵达莫斯科,找了一间未被大火焚烧的偏房

安下了身。他拜访了几位已返回莫斯科的朋友，其中包括拉斯托普庆伯爵，并准备第三天前往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在欢庆；这劫后复苏的莫斯科一派生机。皮埃尔成了大家欢迎的人物，谁都想听他谈谈他的所见所闻。皮埃尔的感觉告诉自己，他对所遇见的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好感。但是他现在对所有的人又都不由得提高警惕，免得受到牵连。所有人的问题——无论重要与否，例如：他将住哪儿？他要修房子吗？何时动身去彼得堡？能否帮助捎一个箱子？——他一律说："是的，也许，我想。"等等。

有人对他说罗斯托夫一家在科斯特罗马，然而他却少有想起娜塔莎，即使想起，也不过是一些久远的回忆罢了，他感到自己不但放下了日常俗务，而且也挣脱了那种他似乎认为是自作多情的心境。

到莫斯科的第三天，他造访了德鲁别茨基家，从那儿获悉，玛丽雅公爵小姐也来了莫斯科。现在他的眼前又形象地显现出那些不时占有皮埃尔心灵的往事：安德烈公爵的死，他的痛苦和临终时那些日子。午饭时他获知，玛丽雅公爵小姐住在伏兹德维任卡街一幢她的未被烧毁的宅院里。他当即前去拜望了她。

在前去拜望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路上，皮埃尔不时地想起安德烈公爵，怀念他们的友情和每次见面的情景，尤其是最后那次在鲍罗金诺的相会。

"难道他就在当时那种痛苦的情绪中死去吗？难道他在去世前还未悟通人生的意义？"皮埃尔想。他想起了普拉东，想起了他的死，不由地比较了这两个十分不同，却又非常相似的人，他们相似是因为他对他们都存有爱慕之心，还因为两个人曾来到这世上，现在又都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

怀着极其肃穆的心情，皮埃尔来到了老公爵的府第。这所住宅相对地保存得较完整，但仍能找出被毁的印痕，住宅整体面貌并未有太大的改变。迎接皮埃尔的是一个年老的侍者，他严厉的神色表明：老公爵虽不在，但家规依旧，他告之皮埃尔，公爵小姐

已回到闺房，每逢周日才会见来访者。

“你去通报一下，或许她会见我。”皮埃尔道。

“好的，您老，”侍者不动声色，“请到肖像室稍等待。”

不到一刻钟，那位侍从和德萨尔出来了，德萨尔向皮埃尔传达了公爵小姐的邀请，她非常乐意见他，如果他能原谅她的失礼，请他到楼上她的房间去。

这是一间矮小的屋子，里面燃着一支蜡烛，一个黑衣女人陪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皮埃尔当然记得玛丽雅公爵小姐身边常伴有女伴，但她们的身份都是些什么，他从不清楚。“这是她的一个女伴，”他瞅了一眼黑衣女人，心中默默想到。

公爵小姐连忙从座位上起身，迎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是啊，”他吻了吻她的手之后，她端详着皮埃尔那张经岁月雕凿了的脸，说，“我们又见面了。他临终前时常谈到您，”她一面说，一面带着使皮埃尔惊讶的羞色，把目光由皮埃尔转向女伴。这神情让皮埃尔吃惊不小。

“得知您安然无恙，我非常高兴，这是惟一的这段时期获得的好消息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向女伴望了一眼，神情更加不安，刚想开口，却被皮埃尔打断了。

“您会想到的，对于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他说，“我以为他牺牲了。我所了解的，都是由第三者转述的。我听说他遇见了罗斯托夫一家……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皮埃尔的话语急促而兴奋。他瞥见了那黑衣女人投来的关注、亲切、异常的秋波。他在谈话时他能感觉到这种情形，直觉告诉他，这个黑衣女伴是一位善良而又讨人喜欢的人，她并不介意他和公爵小姐的畅所欲言。

他注意到，当他提到罗斯托夫一家时，玛丽雅公爵小姐变得更加窘迫。她又将视线移向那个黑衣女伴身上，她说：

“您还没认出来吗？”

皮埃尔重新端详了那个女伴的脸庞：苍白、瘦削、奇特的嘴

唇和一双黑眼睛。那双眼神专注而带有一种他已遗忘的、亲昵的和非常可爱的神情。

“啊！这可能吗，”他想，“不可能是她的。虽然她的脸同样肃穆、瘦削和苍白，但有些老。相似的人有时是很多的，只是我心里想她而已。”但是，玛丽雅公爵小姐打断了他的疑惑，“娜塔莎。”皮埃尔只感到那久已忘却的、此时无法意料的幸福，因为那眼神专注的面庞，好似一扇生锈的门困难吃力地打开了似的，露出了笑意，迎面有如吹来一阵芳香的春风。芬芳四溢，香气袭人，将他整个人淹没了。当她嫣然一笑时，更是不用再怀疑：这就是娜塔莎，他爱着的娜塔莎。

起初瞬间，皮埃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连他本人也不清楚的那个秘密，不但对她，对玛丽雅公爵小姐，更主要的是对他自己。他涨红了脸，痛楚却又快活。他企图隐藏自己的激动。但是，适得其反，他的努力更加明显地——比准确的语言更为明显地对自己、对她、对玛丽雅公爵小姐泄露了他对她的爱意。

“是啊，真是想不到，”皮埃尔想。但是他刚想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继续刚才的话题时，又瞟了一眼娜塔莎，他脸上飞起的红云愈发浓郁，他的内心充满着快乐和恐惧，以至于他吞吞吐吐，话说到半截便继续不了了！

皮埃尔的紧张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她会出现在此地。还有她的变化使他后来也认不出她了，她瘦削而苍白。但是这并不足以让他确认：他刚进来时认不出她，只因以前她的那双眼总是不时闪耀着对人生乐观的笑意，而现在却只有一双专注的、善意的、忧伤的和有所疑虑的眼睛，脸上毫无笑意。

皮埃尔的窘迫并未让娜塔莎不安，她脸上只闪现了一丝细微的愉快神情，让人难以觉察得到。

十　六

“我邀请她来做客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解释，“伯爵和伯爵夫人随后就到。伯爵夫人身体欠佳，但是娜塔莎也必须去看医生。她们让她同我一起来莫斯科。”

“是啊，难道还存在没有不幸的家庭吗？”皮埃尔面对娜塔莎，“您听说了吗？就是在我获救的同一天发生的事，我瞧见了他。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娜塔莎并不出声，只是眼睛睁得愈发大而明亮，以此作答。

“没有什么动听的词可以安慰。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呢？”皮埃尔接着说道，“什么也没有，一个多么可爱的、生气勃勃的孩子，为什么一定得让他死去呢？”

“是的，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没有信仰难以存活……”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对，不错。这对于此时是一条确确实实的真理。”皮埃尔连忙接过话说。

“为什么？”娜塔莎凝神盯住皮埃尔。

“怎么说为何？”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只要一想到我们的……”

玛丽雅公爵小姐话还没完，娜塔莎问讯的目光又投向皮埃尔。

“因为，”皮埃尔说，“只有信赖有一个全能的主，才能经受她的……您的这种损失。”

娜塔莎张了张嘴，想说话却中途停了下来。皮埃尔连忙转向玛丽雅，又向公爵小姐讯问他的朋友弥留之际的情形。皮埃尔的窘迫几乎完全消失；但同时，他觉得他先前的自由感也完全消失了。他觉得，现在他身边存在一位法官审视他的一言一行，她的

裁判比世上其他任何人的裁判对他来说都可贵。他现在一说话，就会考虑到他的话会使她产生何种印象。他也不想说一些中听的话；但是，她会用她自己的理论来评论他的言辞。

玛丽雅公爵小姐如通常那样，并不乐意描述她对安德烈的回忆。但是，由于皮埃尔问题的引导，他惶恐不安的目光，他激动得颤抖的面颊，渐渐促使她越发详细地谈起那些让她害怕的情况。

“是啊，是啊，对，对……”皮埃尔点着头，俯身靠近玛丽雅公爵小姐，全身心投入听她的讲述。“是的，是的；那么，他平静了吗？变得柔和了？他就是这样满腔心血地经常寻找一件东西：做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不怕死的人。他的错误，如果有的话，都不是品质上的。这么说他变得柔和了？”皮埃尔说，“他能见到您是多么的幸福啊！”他突然回头对娜塔莎说，眼眶中含着泪在注视着。

娜塔莎的脸抽搐了一下，微微皱了皱眉头，垂下眼睑。不知是该说话还是应该保持沉默。

“也许，这是幸福。”她用发自心胸的低小而沉闷的声音说道，“这，对我来说大概是幸福。”她停顿了一下，“他说……他说……他，正期待着这个呢，在我刚进去见他的时候，他说……”娜塔莎忽然中断。她的脸涨得红红的，把扣起的双手紧紧地按在膝盖上，突然，她明显的是在尽力克制自己，抬起头，急急地说：

“我们从莫斯科出来，无所适从。不敢打听他的消息。突然间，宋尼雅告诉我，他正与我们同行。我大脑一片混乱，想像不出他的情况怎样，我只需瞧见他，同他一起相守，”她颤抖着，呼吸明显的急促。她不理会别人，讲她从来未曾对任何人启齿的经历：讲叙她们在旅途中和在雅罗斯拉夫尔三周的一切。

皮埃尔张着嘴，眼睛充满着同情的泪水。他并未想到其他的任何事情：安德烈公爵、死亡、她所讲的。此时的皮埃尔只是在听，发自内心的感觉只有一种——同情——同情她诉说时的苦痛。

公爵小姐坐在娜塔莎身边，用力紧皱着眉，忍住她欲涌的泪水，第一次听到她哥哥弥留之日同娜塔莎的浪漫情事。

对于娜塔莎而言，她急切地要说出这个甜蜜却带着几分苦涩的故事。

在她的叙述中，融合着最细微的情节和内心最深处的隐密，好像无穷无尽。有时重复着已讲过的情节。

门外传来德萨尔的讯问声，问是否可让尼古拉进来道晚安。

“就是这些，全说了……”娜塔莎猛然打住。在尼古拉进屋时，她急忙起身，几乎是奔向门口，她的头碰在了垂有门帘的门上时，不知是撞门的疼痛还是内心的悲哀，她哽咽着跑出了房间。

对着那扇她奔出去的门，皮埃尔突然有一种这个世间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感觉。

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将他从一个恍惚的状况中唤醒，让他见一下进来的小侄子。

此时的皮埃尔正在情感的漩涡中回旋，当他看到尼古拉有着同父亲非常相像的脸时，他深深地被触动了，走上前去吻了吻他，就急忙起身，快速走到窗口，掏出了小手帕，他想向玛丽雅公爵小姐告退，但她还是留住了他。

“请不要着急地离开，我和娜塔莎有时深夜还不睡呢，请多待一会儿。我去吩咐准备晚饭。下楼吧，我们随后到。”

在皮埃尔准备离开房间之前，公爵小姐说：

“她第一次那样谈起他。”

十　七

饭厅中灯火通明；几分钟后，传来脚步声，公爵小姐同娜塔莎慢慢走进来。可以看出，娜塔莎心平气和了，虽然她表情有些

严肃，不带一丝笑容。玛丽雅公爵小姐、娜塔莎和皮埃尔同时感到了一种常有的、在推心置腹的、严肃的交谈之后的不安感觉。要继续先前的话题已是不可能的了，谈些琐事——又不愿意，而沉默是难堪的，因为大家都还想说点什么，而一言不发是不真实的。他们来到餐桌前，默然无语，侍者们将椅子拉开又推向前，皮埃尔展开冰冷的餐巾，决定要说点什么，他看了看娜塔莎，又看了看公爵小姐，她们也下了同样的决心：她们的眼神流露出对生活的满足，显示着除了忧伤，还有幸福欢乐。

“您要伏特加吗，伯爵？”玛丽雅的一句话突然将曾有过的阴霾驱散得无影无踪。

“说说您的经历吧，”玛丽雅公爵小姐，“许多人都传述着您令人无法置信的奇遇呢？”

“是的，”皮埃尔一贯的语气又明显地显露，随和而嘲讽的微笑呈现着，“有人甚至把我从未梦想到的奇事告诉了我。玛丽雅·阿勃拉莫夫娜邀请我做客，不停地对我讲，我遇到了什么，或者我应该遇到什么。斯吉邦·斯吉邦内奇也教授我如何去谈我自己的故事。总而言之，我认为，做一个有趣的人简单易行，也很有意思（我就是一个有趣的人）；大家都请我，让我讲述我的故事。”

娜塔莎眼睛闪动，想说话。

“有人说，”玛丽雅公爵小姐截住说，“您在莫斯科损失两百万。这确切吗？”

“而我的财产是原来的三倍，”皮埃尔说。由于妻子的债务和应修缮的房产，皮埃尔的家产改变了，但他还是说他比先前富了三倍。

“我确实得到的，”他认真地说道，“那就是自由……”但是他立即觉得这个话题太无情，就不再继续。

“您要盖楼吗？”

“对，这是萨维里奇的主意。”

“冒昧一句，您在莫斯科还未得悉伯爵夫人的逝世吧？”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完，脸即刻涨红了，她清楚，在他说了他是自由的之后，她的话就对他而言无任何意义。

“不知道，”皮埃尔回答说，他明显的并不因为玛丽雅公爵小姐理解了他的自由的含义而感到难堪，“我是在奥廖尔时听说的。您想像不出，这个消息令我多么的震惊。虽然，我们的婚姻并非他人效仿的榜样，”他说得很快，并注意到娜塔莎很好奇他对妻子的评价，“但是，这个不幸的消息令我非常的震惊。俩人的不和，双方都应承担责任。而我的过错，在一个已经逝世的人面前变得异常的沉重。而且，死得……没有亲朋，没有慰问，这令我很痛心。”他说完，娜塔莎露出了赞许的表情，这令他十分快慰。

“对啊！您又是单身汉子啦，又可以另娶妻室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皮埃尔顿时满脸涨得通红，好半天不敢看娜塔莎。当他大着胆子看了她一眼时，她的神情是那么冷淡、严峻，甚至是鄙夷的。

“你真的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见过拿破仑，而且还同他讲过话。”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皮埃尔笑了。

“无中生有，人们老是认为，俘虏都成为拿破仑的座上宾。我从未见过他，甚至没听到有人谈论他。我和一群被俘的人在一起，处境都很不幸。”

晚饭后，皮埃尔开始并不愿意回顾那段痛苦的经历，可是，后来渐渐还是讲了起来。

“您本想留下来行刺拿破仑，对吗？”娜塔莎微笑着说道，“我们在苏哈列夫塔相遇时，我就有这个想法，您没忘吧？！”

皮埃尔承认这是他当时的想法，由着这个问题起头，在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引导下，尤其是在娜塔莎的提问提示下，他逐渐详尽地叙述了他的冒险经历。

起初，他的神情、眼神中还带着他现在对任何人包括他自己

的那种随和的嘲讽；但是后来，当他讲到那些耳闻目睹的悲惨的、令人痛苦的场景时，他抑制着其他人常有的、在回忆感觉深刻的印象时的激动心绪，不知不觉忘掉了自我。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脸温和的微笑，不时瞧瞧皮埃尔，又去看看娜塔莎。在全部故事中，她只瞧见了皮埃尔和他善良的心肠。娜塔莎手撑着头，表情随着故事的延续而不断变化，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皮埃尔，显然，她同他感受着他所叙述的一切。不仅她的神情，而且她的叹息和简短的问话，都表明她从他的语言中所感受的正是他想表达的。而且，不仅这样，她还明白了言辞之间所蕴含的深意。还有他想表达的而语言又难以描述的东西。关于他为保护妇女和孩子而被捕的那个片断，他是这样说的：

“那是个可怕的场面，孩子们被抛弃，有的扔在火中……就在我的眼前，一个孩子从火堆中被拖出来。……妇女们，她们的东西被掠夺，耳环被扯走……”

皮埃尔脸红了，迟疑了一下。

“这时，巡逻队来了，将所有不曾参与抢劫的人，所有在场的人、农民一律抓走了。当然，我也不例外。”

“您一定故意省略了情节，您一定做了什么……”娜塔莎停了停，接着说，“做了善事。”

皮埃尔继续着。当他讲到行刑时，他不想再回忆可怕的细节；但是娜塔莎请他别有丝毫的省略。

皮埃尔开始叙述普拉东的故事（他已经离开了饭桌，在室内走来走去，娜塔莎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他停了下来。

“不，他没有文化，是个简单、憨厚的老实人，你们肯定不能理解我会从他身上学到如此之多的东西。”

“恰恰相反，您继续！”娜塔莎说，“他现在哪里？”

“他差点被打死在我的跟前。”于是，皮埃尔谈普拉东的病和他的死（他的声音哽咽着），他回忆起他们撤退的最后一段时间。

皮埃尔此刻讲的这一切，仿佛他从前从未回忆过似的。他悟

出了一些他的经历的新意。在娜塔莎的倾听中，他感受到了有女人倾听时稀有的快乐，这是由女人所给予——愚蠢的女人在听人家说话时，尽其所能地将别人的言辞记住，以充实自身。抓住时机便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一番，或者将听到的东西和自身的想法相融合，然后将那些产生于有限的头脑里的聪明言词赶紧告之他人；而现在所享有的快乐，却是真正的女性所赋予的，这类女性善于选择和采撷、吸收那只有男人才具有的一切美丽的事物。娜塔莎浑然不知。她是如此的全神投入：他的声音的每一哽咽，面容的每一抽搐，目光的每一瞬间，每一个字，眼神以及所有的姿势都没有被她疏忽。她在猜测着皮埃尔的内心活动的秘密意识时，能揣摸到对方说出的话，并毫无保留地接纳入她那宽广的心胸。

玛丽雅公爵小姐理解他的故事，同情他的遭遇。但此时，她发现了那占有她全部精力的东西，她觉得娜塔莎和皮埃尔之间有爱情和幸福的契机。这个首次滋生于她头脑的念头，令她满心欢欣。

已是午夜三更。谁也没有注意到换蜡烛的侍者，他们忧郁，一脸严肃的表情。

皮埃尔的故事虽然结束了，娜塔莎仍凝神注视着皮埃尔，眼睛闪亮闪亮而且异常的兴奋，好像想知道他似乎也许还没有说出的话。皮埃尔窘迫和羞涩重现，然而幸福弥漫他全身，不时地注视她一眼，想说点别的转变话题。玛丽雅公爵小姐默然无语，谁也没注意到，已经是凌晨三点钟，该睡觉的时候。

“人人都说：不幸、痛苦，”皮埃尔说，“要是此刻有人问我：您愿意还同被俘之前一样，还是愿意重新经历一次？哦，我的主啊，千万别让我再当一次俘虏和只吃马肉。我们一贯认为，一旦离开了旧路，就一切都会结束；其实，美好的、崭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只要有生活，就有幸福，我们也只是开始，前路还有许许多多。这是我对您要说的。”他转身，面对娜塔莎说。

“是的，是的，”她却说了一向完全不同的话，“我什么都不希望，只求重新经历那一段时光。”

皮埃尔注视着她。

“是的，我别无它求。”娜塔莎再次确定。

“不对，不对，”皮埃尔叫嚷着，“我活过来了，而且还要活下去，这不是什么过错，您也应一样。”

娜塔莎忽然埋头哭起来，双手捂着脸。

“你没事吧，娜塔莎？”玛丽雅公爵小姐安慰道。

“没事，我很好。”她对皮埃尔微笑着，含着一汪泪水，“就到此吧，该休息了。”

皮埃尔起身告退。

像往日一样，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一同走进了卧房。她们谈了一会儿皮埃尔讲的经历。玛丽雅公爵小姐并未确切她对皮埃尔的观感。娜塔莎也没有谈到他。

“好了，晚安，玛丽，”娜塔莎说，“你知道吗，我们不能谈到他（安德烈公爵），好像这样做会伤害我们的感情，但我又不时害怕，我们会渐渐将他淡忘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深深叹了口气，这叹息表示虽然她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她不能用言语表示赞同。

“怎么会呢？怎能忘却呢？”她说。

“今天，我觉得很痛快，我将一切都说了，心中虽然沉闷、痛楚，但是却感到非常痛快，”娜塔莎说，“我确信，安德烈的确爱他。因此我才对他痛诉了一切……我对他讲了，这不要紧吧？”她突然红了脸，问道。

“对皮埃尔吗？噢，没什么，他这个人的确太好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我说，玛丽，”娜塔莎说，她脸上突然露出了顽皮的笑容，这是玛丽雅公爵小姐久违了的神情，“他变化得是如此干净，那么

光彩,新鲜,就如同刚从浴室出来,我说的是他精神焕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极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他变得好了许多。”

“那短短的常礼服,那剪短了的头发,真像刚从浴室出来……爸爸常常……”

“我明白为何他最喜欢他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接道。

“是的,他俩各具特点。人们说,各有特点的男人容易成为朋友。这话大概不错。真的,他们之间无任何相似之处,是吗?”

“对,他性格好极了。”

“好了,晚安。”娜塔莎说。那孩童式的微笑,仿佛被遗弃似的,长久的停留了在她的脸上。

十　八

而皮埃尔,这晚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卧室中踱来踱去,忽而皱眉,时而想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又猛地耸耸肩,退缩一下,时而又快活地笑笑满脸幸福的神态。

已是清晨六点,他还是在室内走来走去,他想起了安德烈,想起了娜塔莎,想起了他们的爱情,时而嫉妒他们的过去,忽而为此自我责备,接着又原谅自己。

“应该怎么办;但如此不通呢?怎么办才好?!就是说,应这么办,”他自顾自,嘴中叨唠有词,匆匆脱了衣服,上床躺着,他感到幸福和激动,但并不犹豫,没有忧虑。

“不管这种幸福多么怪异,我不在乎没多大可能,——为了和她成为情侣夫妇,我要尽全力去完成。”他自言自语。

星期五前往彼得堡是早就计划好的。星期四他醒来时,萨维里奇进来请示整装上路的事。

“什么,去彼得堡?彼得堡怎么啦?我去找谁?”他不知不觉

自己问自己。“噢，应该是很久的事了，还在尚未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为何确定去一趟彼得堡，”他努力回想。“为什么要去，也许我应该去。他如此和善，如此细心，什么事都牢记在头脑！”他望着萨维里奇，他的脸饱含岁月的风霜，想到：“他的微笑多么愉快？”他端详着。

“萨维里奇，你为何不去追寻自由？”皮埃尔问。

“大人，我为什么要自由？老伯爵在世之时——愿他升入天堂，现在侍候您，从未被苛待过。”

“你不为孩子们着想？”

“孩子们也过得去，大人；跟着主人是能够活下去。”

“可是，我的继承人呢？”皮埃尔说，“我突然结了婚……要知道，这并非不可能的。”他不由微笑。

“我斗胆妄言：这是美事，大人。”

“他将这事看得多简单啊，”皮埃尔想到，“他不知道这事的危险性，慎重性。太早或者太晚……可怕！”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明天启程吗？”萨维里奇请示。

“暂时不走了，要推迟几天，到时候，我会再告诉你的，我又给你添了不少乱子，请原谅。”皮埃尔说，他望着萨维里奇的脸；他正微笑着，“多可笑，多奇怪，也不知道现在首要解决的是那件事，轮不上去彼得堡。也许，他是知道的，只不过装着一无所知罢了，同他谈谈吗？看他对这事怎样看待？”皮埃尔想。“算了，以后再说吧。”

在早餐桌旁，和公爵小姐共进早点时，他告诉她，他昨天拜访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你猜我见到谁了？遇到了娜塔莎·罗斯托娃。”

公爵小姐不以为然，神态仿佛表明她不明白这个消息比皮埃尔见到安娜·谢苗诺夫娜有何不同之处。

“您不认识她？”

“我同公爵小姐有几面之缘，”她回答，“有人说，人家正撮合

她和小罗斯托夫的联姻呢。这对罗斯托夫家是多么的有意义，据说，他们完全破产了。”

“我那时仅对此事有所耳闻，真遗憾。”

“也许，她仍旧不明白，或者装疯卖傻，”皮埃尔想，“最明智的是，别同她谈。”

公爵小姐同样也为皮埃尔准备了旅途食品。

“他们全都如此淳朴，”皮埃尔想，“这类事物对他们而言，肯定是毫无兴趣，但他们都做了，仅是因为我的缘故，这真令人惊讶。”

同一天，警察局长也来拜访皮埃尔，请他派人去多棱宫领回发放给原主的物器。

“这个人也是如此，”皮埃尔望着警察局长的脸，“真可爱，多么漂亮的军官，多么和气！现在还管这些鸡毛小事。竟然还有人说他狡猾，爱钱。真是瞎话胡言！但，他为何不寻求享受？他接受的就是那种教育。所有人都如此。他瞧我时，老望着我笑，笑容多么令人愉快，显得那么善良。”

皮埃尔去玛丽雅公爵小姐家吃午饭。

他的车从大街上驶过，大火焚毁的房屋比比皆是。他对这些废墟惊叹不已。烟囱、断垣残壁，在遭过大火的市区内伸展着，互相遮掩，这一切都让人生动地联想到莱茵河和古罗马的遗迹。他所遇见的人都焕发着快活的容光瞧着皮埃尔，车夫、乘客、做木构架的木匠、女商贩和店主们，仿佛都在说：“瞧，他来了！让我们瞧瞧有什么结局吧。”

在跨入玛丽雅公爵小姐府宅时，忽然，皮埃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到过这里，是否真的见到过娜塔莎，并同她说过话。“也许是我的梦吧，也许里边空无一物。”但是，刚走进那个房间，他便感到一种无形的吸引，他全身心都能感觉到她的存在。虽然她依旧那件软褶黑衣服，还是一个发型，但她却如换了个人。要是昨天也如此，他便是一秒钟后才认出她来也是

荒唐的。

她重现了她少女时、后来做安德烈公爵未婚妻时他所熟悉的神态。目光快乐而如有所询问;温柔的、奇特的、顽皮的神情。

皮埃尔饭后打算同她们闲坐一夜,但是玛丽雅公爵小姐要去做晚祷,皮埃尔也一道前往。

第二天,皮埃尔到得很早,吃过饭,消磨了整个晚上。虽然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对她们的客人是非常欢迎;而且,皮埃尔此时的全部生活情况都集中在这个家庭,但是,当夜幕渐渐降临时,他们谈完了一切,话题不断从一件琐事到另一件琐事,即使如此,也还是不时出现沉默。这天晚上,皮埃尔呆了很久,玛丽雅公爵小姐不时彼此看看,很明显,等待他是否快要走了。虽然,皮埃尔已看出这一点,但他还是不能走。他的心情窘迫、局促不安,依旧不挪动身子,因为他能站起来,不能离开。

玛丽雅公爵小姐看不出何时结束,她首先站起身,说自己头痛,起身告辞了。

“这么说,您明天要去彼得堡?”她说。

“噢,不,不去了,”皮埃尔神态惊讶,仿佛着急了似的,连忙说,“不去了,去彼得堡明天?我还不打算离开。我还要来看看有没有事要托我办的。”他涨红了脸,对面前站着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并没有准备离开的意思。

娜塔莎把手伸给他,然后走了出去。玛丽雅公爵小姐却反而停了下来,不但不走,反而坐到圈椅中,她严肃地凝神望着皮埃尔,那目光闪闪而深沉。已没有了刚才露出的倦意。她深深地长叹一声,好像要做一次长谈。

娜塔莎一离开屋子,皮埃尔窘迫、惊慌不安顿时一扫而光,换上的是急切、兴奋的表情。他连忙将椅子移到玛丽雅公爵小姐旁。

“是的,我确切地对您说,”他对着她那询问的眼神答道,“请帮助我吧,公爵小姐。我要做些什么?我有希望吗?公爵小姐,

我的朋友，您听我说。我全清楚。我知道同她并不相配，我清楚目前还不能谈及这件事。但是我想成为他兄长。不，噢，不，不是那种……我不要，不可能……”

他停了下来，用手揉揉眼睛，抹了抹脸。

“我的意思是，是这样的，”他继续着，神态表明，他在尽力将话说得连贯，“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爱上了她。然而，我知道我只爱她一个人，我只爱她，如果没有她，很难想像以后的日子我将怎样度过。当然，现在我还不会向他求婚，但是，一起到有一天她将成为我的妻子，也许我会失去这个机会……机会，……多么可怕。您认为，我有希望吗？您说，我怎么办才对，请告诉我，亲爱的公爵小姐。”他说，片刻沉默之后，他碰了一下她的手，因为她像若有所思。

“我在分析您说的话呢，”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对您说吧，我认为，您现在对她表示爱意，这很正确……”公爵小姐沉默了一会。她本想说，此时对她表示爱情是不恰当的，但她忍住了，她想起了，最近三天，娜塔莎突然变了许多，假如他现在向她表示爱慕之情，娜塔莎不仅不会感到屈辱，而且她正期待这个呢。

“但现在向她表示……不行。”终于，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那么，我应该如何做呢？”

“您说让我要处理此事吧，”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我知道……”

皮埃尔望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眼睛。

“您的意思是……您是说……”他说

“我想她爱……她会爱上您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改变了自己的话。

不等她说完，皮埃尔就一跃而起，惊惶不定地一把抓住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手。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您认为我有希望？您是说？！……”

“对，我是说，”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您给她父母写封信。她

这边，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转达的。我乐意成全此事。愿上帝保佑您。我心中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会成功。”

“噢，天哪，不，这事能成吗？我多么幸福！但，这可能吗？……我多么幸福！不，不可能！”皮埃尔亲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手，兴奋得不停抖动。

“您去彼得堡吧；这样好些。我会写信给您。”她说。

“去彼得堡吗？对吗？是的，好，我就走。但明天我还要再来一次吗？”

第二天，皮埃尔来告别。娜塔莎失去了前几天快活的神情；但是，这一天，每当皮埃尔有时注视她的眼睛的时候，感觉自己正在融化，自己同她一同消失了，只剩下一种幸福的感觉。“这不是幻想吗？不，不可能，”他自言自语道。她的每一个秋波，每一个姿态，每句话，都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欢愉的激情。

当他同她说再见的时候，他握紧她那瘦削、纤细的手，不由得将她的手长久地握在自己手中。

“难道所有这些我所认为的女性美的瑰宝，这手、这脸、这眼睛，这一切都属于我了吗？就如同我自己的一样吗？不，这不可能！……”

“一路平安，伯爵，”她大声对他说。“我一定等着您。”她又低声说。

就是这句话，如此普通，以及说这话时的神态和眼神，让皮埃尔以后的两个月里饱尝了思念之苦，成了他无尽的回忆、想念和希冀幸福的源泉。“我一定等着您……是的，是的，她怎么说来着？对，我一定等着您啊，我多幸福！这是怎么回事，我多幸福！”皮埃尔自言自语道。

十　九

皮埃尔此时的心情，跟类似情况下和海伦定婚时，无任何共同之处。

那些当时他带着极其羞愧的心情对海伦说出的话，他已不情愿再说，也不会再重复："嗨，我为什么这么说，为何，为什么我当时说'我爱您'？"然而，现在他的记忆深处翻起娜塔莎的表情和欢颜，没有做任何改动，重复着说她和他谈过的每一句话。他总是想不停地复述。他丝毫不怀疑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所选择的一切的好与坏。但是不时的，他的头脑中浮起一团可怕的疑云。这一切是不是在梦中？有何能表明这是真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没弄错吧？我是不是太高估了自己？我有信心；可是突然间会是这样：玛丽雅公爵小姐告诉了她，她微微一笑，说道："真奇怪！他一定是误解了。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难道他不明白他很普通吗？而我呢？……我则不一样，我属于高贵的那一类人中。"

这团疑云不时掠过皮埃尔的心灵，仅此而已。他现在未做任何准备。他老是以为这个幸福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一旦确切了，一切都会很完美，不会再发生任何意外了。

喜悦、意外的疯狂充满着皮埃尔，这在以前是从不曾有过的。一个生命的真义，不只是相对于他一个人来说的，还对于整个世界，他认为只在于他的爱情，只在于她能不能爱她。有时他认为许多人只忙一件事——就是为他的以后的幸福而奔波。有时，他觉得人人都同他一样，兴奋，不过是他们故意隐藏而已，假装忙别的事情。人们的每一动作，他都认为是暗示他的幸福。他常常让人感到讶异——他常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他们之间好像非常默契，以及不时流露出幸福的目光和微笑。但是，当他清醒过来，明白别人还不知道他的幸福的时候，他就非常可怜他

们,有一种想对他们说出来的冲动。想对他们说:你们所忙的全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当人们对他说:“你到政府做事吧。”或者人们对某些公共的、社会的事务和战争进行探讨时,或者认为某件事情的结局将有利于大家的福利时,他常微笑着,还是那种温和的、同情的表情。并且发表的议论使聆听的人惊讶不已。皮埃尔觉得,那些找到生活意义的人,也就是理解他的感情的人,以及显然不明白这个的人,——这段时期所有的人,他的光辉感情将其照得透亮,不论见到谁,他马上毫不费劲地看出他们身上一切好的,值得喜爱的优点。

对于他死去的妻子,他毫无眷恋之情,他处理她的事物和一些文件时也如此。只令他觉得可惜的是,她永不会知道他现在所体验到的那种幸福。华西里公爵——一个得意于谋得一份新差和获得几枚勋章的老头——他觉得他不过只是一个和善、可怜而令人感动的老头子。

这个时期的疯狂幸福后来令皮埃尔回味无穷。他以后并不否认这个时期形成的对人和环境的见解的正确性。不仅如此,后来每当内心发生疑问和冲突之时,他总是寻求这段疯狂时所形成的观点的帮助,而且总是证明这个见解的客观正确性。

“也许,”他想,“我当时确定是有些古怪和令人可笑;但并不如看到的那样疯狂。相反,我比任何时期都清醒,更能洞悉事物的玄机,生活中值得理解的一切,我全都悟透了,原因吗……也许是幸福使然。”

皮埃尔的疯狂是一种爱的狂热,是耶稣说的:爱你的邻人、爱你的敌人,爱你的一切。他不是如常人那样,必须找到符合己意的称之为优点的时候,才去爱他们、全心充满爱的人,他总能找到驳倒一切的充足理由去无缘无故地爱人们。

二　十

皮埃尔走后的第一天晚上，娜塔莎对着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他就如同刚出浴室，穿着常礼服，短短的头发，从此刻起，娜塔莎心中有一种东西仿佛苏醒了。这是一种隐藏的、难以克制的、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的东西。

面孔、脚步、眼神、嗓音——她所有的一切全都更新了。她自己也能感到有许多东西浮了上来并要求满足：令她意外的那种生命力和对幸福的希求。从那时起，娜塔莎如同忘掉了过去。没有人听到她抱怨她的情况，从不再谈论往事，并不再怕憧憬未来的美好蓝图。她虽然很少提及皮埃尔，但每当玛丽雅公爵小姐谈到他时，她的嘴角绽放着独特的微笑，人们能感觉得出她眼中又燃起久已熄灭的火光。

娜塔莎身上的反应最初让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意外；后来，她明白了这种变化的起源时，她心中不是滋味。“难道她同哥哥的情意如此浅薄，过眼成云烟。”玛丽雅公爵小姐心想，不时独自思考着这种变化。但是，当她又同她相处时，她并没有露出丝毫气愤责备和神色。娜塔莎洋溢着含蕴的活力，不可遏止，那么出于她的意料，以至于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她没有丝毫道理，哪怕是暗暗怪罪娜塔莎。

此刻的娜塔莎毫无掩饰自己的心意，她全身心和所有的虔诚沉浸在这种新的感情之中，只有快乐和喜悦，感伤已荡然无存。

那天晚上，玛丽雅公爵小姐送别皮埃尔后回到自己房间时，娜塔莎在门口迎接她。

“他说了？对吗？他说了？”她反复询问。娜塔莎的表情是欢喜的、又可怜可怪的，还带有为这种欢喜请求原谅的意味。

“我本想暗中偷听;但又知道你会告诉我的。”

尽管玛丽雅公爵小姐非常理解、同情、感动她的眼神、激动的样子。然而最初的片刻,有种屈辱感笼罩着他。她想起了哥哥,想起了他的情意。

“可是,没有办法!她不得如此,”玛丽雅公爵小姐思忖着;于是她重复了皮埃尔的话,她带着忧郁的,有些肃穆的神情。令娜塔莎非常惊恐的是,听说皮埃尔将去彼得堡。

“去彼得堡!”她还没明白,重复着。但是她猛然醒悟玛丽雅公爵小姐忧郁的原因,她为什么难过,她突然哭了起来。“玛丽,”她哭着说,“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害怕做出傻事。你告诉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告诉我吧……”

“你爱他吗? 娜塔莎。”

“当然。”娜塔莎低声接道。

“那就别哭?我很高兴。”玛丽雅小姐说,由于她的泪水,她已经完全原谅了娜塔莎的快乐了。

“这虽然不会很快,但那天终会到来。你想想,玛丽,你做了尼古拉的妻子,而我嫁给了他。那是多么幸福。”

“求求你! 别谈这个! 娜塔莎,我们只谈你的事。”

她们停了一会儿。

“不过他去彼得堡干吗?”娜塔莎说,连忙的,她又接道:“不,不,是该去……玛丽,你认为呢? 应该去……”

尾　声

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二年到现在，七年光阴匆匆流逝。风起云涌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在它的海岸内渐渐低落。它似乎停息了！但那些使人类前进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这些力量运动的规律，我们还不能非常清楚地描述），却继续起着推动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似乎风平浪静，但人类的活动仍如时光流逝一样不断进行着。人们结成的各种社团成立了，解散了；时空中酝酿着国家的形成和分裂以及民族迁徙的各种原因。

历史的海洋，不再如此前在海岸间来回激荡；但它却在深处回旋。风云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浪涛从此岸到彼岸卷来卷去；现在，他们停止不前，仿佛在一处打漩。早先，他们是带着军队，用命令、战斗、出征、战争来回击民众运动，而现在，反击激昂澎湃群众运动的是政治和外交手腕，法律和条约。

史学家称历史人物这种活动为——反动。

史学家往往在描述这些活动时，严厉地谴责他们，在史学家眼中，他们所说的反动的根源就是这些历史人物。从亚历山大和

拿破仑到史达尔夫人[1]、福蒂[2]、谢林[3]、费希特[4]、夏多勃里昂[5]和其余的人，每一个这个时期的著名人物，都受到史学家严正的判决，根据他们对称之为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和谴责。

这一时期的俄国，依历史学家的阐述，也曾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罪魁祸首便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依然按史学家的阐述，在其统治初期，曾提倡自由主义和拯救俄国。

在现今的俄国历史文献中，从中学生到知识渊博的史学家，每一个人都因为亚历山大执政其间的过错而对他严厉责备。

“他本应如此如此。某件事他处理得好，而另一件却太差。他在即位之初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漂亮；但是，给予波兰宪法是愚行，成立神圣同盟是不明智的，把大权授予阿拉克切耶夫大错特错，不应鼓励高里岑和神秘主义，不应为希施科夫和福蒂撑腰，过问前线战事是不妥的；解散谢苗诺夫团队，他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对亚历山大所作的一切评论，如果要一一列举的话，就得用十多页纸才行。史学家所依据的标准，是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理论。

这些责备的意义是什么？

史学家所赞赏有加的亚历山大一世的业绩——如，执政初

---

① 史达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积极浪漫主义前驱，受启蒙主义影响。主要作品有《论卢梭的性格与作品》，小说《黛尔菲娜》、《柯丽娜》等。

② 福蒂(1792—1838)：诺夫哥罗德修道院院长，于一八二〇年发动对不同教派的迫害。

③ 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自然哲学体系初探》、《先验唯心主义体系》等。

④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

⑤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著有《基督教真谛》、小说《阿达拉》等。

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领导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民族气概、一八一三年的出征，所有这些同备受史学家责难的那些行为——如，神圣欧洲同盟、波兰的独立、二十年代的独裁，不都是滋生于同一源泉吗，滋生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经历等条件的同一源泉。

这些责难的本质在于什么？

它在于下列情况：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风云人物，他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山峰之上，就像是处在当时所有炫目的历史光芒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之中；像他这样的人，那些伴随着权力而来的阴谋、诡诈、献媚、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一切理应影响他；他应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他是活生生的，而不是子虚乌有的，像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习性、情感、对美好的一切的渴求——五十年前，这个人物并非身无长物（史学家并未因此责备他）。但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那种理解和见识——这些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考究学问，他们博览群书，领会讲义，把心得记在小本本上。

假如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的幸福的见解是不正确的话，那么，当然也该假定那个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在几年后对人的幸福的见解同样是不对的。这个假定之所以是有道理的和必然的，那是因为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明了，随着年代，著作者的不同，人类的幸福观也不同。曾经是福，十年后却是祸；反过来，这也正确。不仅这样，即使同一时间，在历史上可见到是祸是福的完全矛盾的观点并存：一些人认为使波兰复国和欧洲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外一些人却因此而责备他。

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有益还是有害，因为我们缺少有益或有害的依据。假如这种活动不为某些人所喜欢，那不过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本人对幸福的有限认

识罢了。不论是一八一二年保全了我父亲在莫斯科的住宅，或是俄国军队的荣耀，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是波兰的解放，或是俄国的崛起，或者各种著名的欧洲文明进步，或者欧洲的局势，对这些现象，不论我做何种观感，我都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除却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我所不明白的、普遍的目的。

但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协调所有矛盾的可能性，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的永恒标准。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将一切依照另一种模式完成。假定他能依照一些人的指示办事——那些责斥他的、自以为深知人类活动最后目的的一些人——并依照那些现在责备他的人所给予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更新的东西看样子没有了）的纲领处理问题。我们假定，亚历山大按照早已存在的一个拟好的纲领行事。这样的话，那些仅对当时政府行政政策的人们的所有活动——史学家定义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后果？这种活动将不会有；实际生活也将消失；一切都会不存在。

如果仅认为人类的生活是理性的和科学的，那么，现实生活的可能性也就会消失。

二

如果要达到理性的目标的话，像史学家所设想的，由伟大的人物领导的目的——或是俄国或者法国的强盛，或是欧洲的势力均衡，或是优秀思想的传播，或是地球文明的进步，或是其他方面，那么，应理解偶然和天才这两个概念，才能阐明。

为了俄国的强盛，本不必进行本世纪初的那些战争，不必进行侵略，这个目的也同样能达到。不用革命，也不用建立帝国，法国强盛这个目的照样能实现。出版书籍比动用军队能更好地完

成传播思想的目的。即使不用毁灭人的性命及其财富的手段，同样能找到更适于传播文明的途径，取得文明进步。

但是，事情如此发生了，而不是另一样发生了，为什么？

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这样发展，是因为“偶然造形势，天才利用它。”

但是，何谓偶然？ 何谓天才呢？

偶然和天才并不具有物质性、实体性。所以不能加以概括的。这两个词仅有助于理解世间现象的某种深度。我并不知道某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我想，我是不能认识的，因而也不想知道；所以我说：这是偶然造就。我看到一股力量，它产生了不相称于人性的行为。我不明白这样事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只能说：这是天才造成。

一只公羊长得肥于别的羊一倍，只因为它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赶到特殊的单圈单独喂养。对这群羊而言这只羊似乎应当是天才，因此，正是这只每晚不是进普通的羊圈去吃燕麦，也正是这只养肥了的羊作为肉羊而被屠宰，这种情况应当是天才与一系列偶然惊人的结合。

但是，只要那些绵羊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有不合乎它们理论认识的种种目的；只要不再以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单纯为了达到它们羊的目的，那么，它们便会应该明白，那只养肥的公羊的遭遇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就算它们不明白那只公羊为什么长得肥。它们基本懂得，在那只公羊身上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和它们所能把握，所以，它们不必去懂得偶然和天才这些概念。

只有不去探求人类自身的、可以领会的目的，并承认最终的目的是我们有限理智所不能获知的，我们便能看出那些历史人物活动的关联和合理；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些不合人类本性行为的前因，因而，偶然和天才这些名词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

只有我们不再自认为清楚知道欧洲各国人民动荡不安的目

的，我们只了解这些事实：最先在法国，接着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俄国——在这些地方的血腥残杀，还有，自西而东和自东而西的军事浪潮，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和实质。这样，我们就不必去寻找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人格中独有的能力和天赋了，也不必另眼看待这些人，以之为异了；还有，不仅如此，还会明显地看出造就这些人物的小事的必然性了，而不必借助偶然来解释。

放弃探求人类活动终极目标，我们便会很明了，正如我们想出另有一种植物，可能生长出比某一种植物本身长出的花朵和种子对这株植物本身更合适的花朵、种子，是一种愚蠢的念头一样，不可能想出另外两个各有其经历的人来，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充分来完成这俩人所完成的使命。

三

应该说，欧洲各国人民自西而东后又自东而西的穷兵黩武是十九世纪初许多欧洲事件中的一个重大事实。这种活动的首因，应是自西而东的行动。西方各国的目的是完成直捣莫斯科的速战行动，必须具备：一、一支足以抗击东方军队庞大的军事集团的组建；二、改掉一切不合适的传统和习惯；三、必须有一个首领，他不但能为他们辩解，也能辩解他自己在活动时发生的诈骗、抢劫和屠杀行为。

那个不够强大的旧集团在法国革命之初分崩离析了；旧习惯和旧传统也随之破除了；在法国革命中，新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在逐步孕育，同时，一个未来运动的弄潮者，并对一切行将发生的事负全权责任的人，也顺应天意而降生。

这个没有信仰、习惯、传统、名望、甚至不是正统法国人，好像由于极其希奇的机会，不加入其中任何党派，在激荡的法国各

党派之间,竟然高人一筹,登上了显赫的交椅。

同事的浅薄、反对者的弱小、本人的欺骗手段、虚有其表、刚愎低能,使他升迁为军队首领。意大利军队士兵们优良的素质,敌人的缺乏斗志,幼稚的冲动和妄自尊大,使他获得了军事威望。无数的所谓机会处处伴随着他。他得不到法国当权派的欢心反而对他有利。他想改变命运的追求都未成功:俄国军队未收留他,请求去土耳其并未获准。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都从死亡的边缘逃得一条小命。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衡量,那支能将他声誉毁于一旦的俄国军队选择了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击欧洲。

巴黎政府崩溃时,他才回到了法国,所有同这个政府有关的人都被血洗。但是,无缘无故的派他远征非洲使他从这个险境中脱身。这时,又是这个偶然性随着他。固若金汤的马其他岛竟一枪未放而降,最鲁莽的军令却得到了圆满的执行。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人舰队,当时竟给拿破仑全军放行。他在非洲对毫无装备的当地居民犯下了一系列罪行。而这些暴徒,尤其是首领,竟然尽力使自己相信,这是应该夸奖,是一件光荣的事。这才效仿了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个崇高和光荣的理想是:赋予犯下的罪行以不可名状的超凡的意义,并不以为它恶劣,相反,要为它自豪,——这种理想必然指导这个人及其随从的人们在非洲充分发扬光大。不管什么事,他都能成功。瘟疫不传染他。没有人将屠杀战俘的残暴行为归罪于他。就连幼稚的,无缘无故地撇下难友从非洲溜走的不光彩行为也成了他的功绩。并且,敌方的海军又为其两开方便大门。他沉醉于他侥幸犯下的罪行,并准备继续扮演他所参与的闹剧时,他毫无准备地来到巴黎,这时,那个一年前可以置之于死地的共和政体已完全崩溃,他的与各党派没有联系的新人身份,这时反而能令他的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打算,他害怕一切,但是,各党派都重视他,请他入伙。

只有他这个人才能为正在发生的事辩护。因为他有在意大利和非洲培植了的伟大和光荣理想,他有疯狂的自我奉承,有不守规矩的胆量和撒谎的本领。

那个空缺的座位需要他,虽然不是出于他的意愿,虽然他没有坚定的自信心、没有计划和做了许多不正当的事,但是他还是被拖去参加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并且成功了。

他被拉去参加所谓的国民会议。他手足无措地想到逃跑,认为自己死期已近;他假装晕倒,说些本应让他走上断头台却毫无意义的话。但是,原来精明而狂大的法国统治者,这时觉得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演完,比他更惊慌失措,这些人说了一些并非为了保住政权和置拿破仑于死地的话。

偶然,成千上万个机会,使他获得权力,而全部的人像是经过了协商似的,都帮助他确立这个权力;偶然地,当时的法国当权者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他;偶然地,保罗一世愿意承认他的权力;偶然地,仅对他的计谋没有起到作用而增强了他的权力;偶然的,出乎意料的,昂季安公爵落入他手中并迫使他杀了公爵,使人更惧于他的权势;偶然地,他的集中全力远伐英国的意图(显然这会毁掉他)令人意外化为攻打马克和不战而降的奥地利。靠偶然和天才,他在奥斯特里茨才取得胜利。并且偶然所有人,除了未参与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英国人,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整个欧洲,全部的人,尽管害怕和厌恶他的罪行,但还是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自冠的称号,承认了他那伟大与光荣的理想,大家都认为这个理想是一种崇高的、合乎人性的东西。

好像是衡量一下自己的力量,以为即将到来的运动做热身运动,一八〇五、一八〇六、一八〇七、一八〇九这几年中,西方势力好几次向东进发,不断充实,不断膨胀着。由法国的一伙人和中欧各国的人集成一个庞大团伙。随着团伙的不断扩大,为领导运动的人提笔弄墨的力量也进一步增强。在大规模运动备战阶段的十年中,这位风云人物纠集了欧洲所有手握权杖的人。人

们看到了外强中干的各国当权者的真实面貌，他们没有丝毫力量对抗拿破仑式的光荣与理想。他们一个个地在他面前显出奴才嘴脸。普鲁士国王献上了他的妻子邀宠；奥地利皇帝认为将公主请入床第是天赐的恩泽；教皇，各国人民圣物的保护人，也利用宗教助长他的声威。与其说拿破仑给自己准备好的角色，还不如说是周围的人做好一切让他去对正在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他的每件事、每桩没有道德的事、或者每次小小的欺骗，在他周围人口中都成了伟大的榜样。日耳曼人为他想到了最好的庆典——耶纳和奥尔施泰因的庆祝活动。他的伟大，使他的祖先、兄弟、义子、妹夫们，全都变得伟大。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让他失去最后的理智，那个可怕的角色非他莫属。当他准备就绪，军队也装备完毕。

莫斯科——最后的目的地，侵略的矛头所指的难地。京都被占领了；俄国军队损失惨重，更甚于敌军先前从奥斯特里茨到瓦格拉木的历次战争损失。但是，物极必反，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底诺着凉伤风到天寒地冻到火烧莫斯科突然之间，替代了一贯使他不断获胜而达到目的的偶然。而天才也被前所未有的愚蠢和卑劣取而代之。

入侵者逃了，扭转身子，一逃再逃，慌不择路，所有偶然都转化反作用他了。

与前次自西向东的运动相似，这期间发生了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同样的试验，自东而西，发生在一八○五至一八○七至一八○九各年中；同样，庞大的团伙结成；同样，中欧各国参加了；同样，中途意志不坚定，也是越接近目的地的行动速度越快。

最终的目的地——巴黎抵达了。拿破仑的政权和军队被摧毁了。拿破仑本人也毫无价值了。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显然都是可怜的下贱的；但是，怪事出现了：同盟国仇恨拿破仑，他被人们看做是灾星；对这个被剥夺了权势的拿破仑，他的险恶和诡计被揭露了，人们本当如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将他认作一个目无法

纪的盗贼和歹徒。然而，出于某种奇特的机遇，谁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的角色还未演完。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认定为强盗的人，带着给他的卫队，被遣往离法国两天航程的、归属于他的小岛上去了，竟然还付给他数百万法郎。

四

各国人民的军事浪潮在岸边平息下来。巨大规模的运动浪潮向后退落，海面渐渐平息，一个个漩涡是遗留力量的回旋，外交家们随着漩涡飘流，他们自认为，运动的平息是他们的努力所造成。

但是，平静的大海，风浪又起。外交家们估计说，这是由于他们意见不合所导致的风浪；他们以为他们的元首之间要发生冲突；他们是对这种形势无能为力的。但是，他们又觉察到，这阵波浪的汹涌并非来自他们预料的地方。巴黎，波浪依旧从这个运动的起源地发生。这是逆流，从西方而起运动的逆流；这是一股解决那些似乎难以解决的外交难题的逆流，这是结束这个时代的军事活动的逆流。

这个人只身潜回法国，他没有施展任何诡计阴谋，没有护卫，法国曾经差点毁于他手中。每个卫兵都可将他逮着；但是，奇迹又出现，上帝的旨意让人难以捉摸。不仅没人抓他，而且他还受到大家的热烈迎接，他们没有想过这是个一天前他们还在诅咒、一个月后仍被诅咒的人。

这个人对于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还有利用的价值。他还是他们的号手。

戏，该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当然要卸装了，洗去粉墨，脱下戏装，他再无用处了。

春秋几易，星移斗转，在这段时间内，在这个孤零零的小岛

上，他独自表演着一出可怜的喜剧自娱自乐。此时，不再需要他的花言巧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一如既往地耍诡计、编故事为自己辩解，并向全世界表明，权势并非它物，只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手。

谢幕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将指着演员给我们看。

“各位，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就是他，你们的感情不是被他调动，而是我，现在，你们清楚了吗？”

但是，深置于运动其中的人们，早已头晕目眩，很久也不能明白这一点。

亚历山大一世，他领导了自东向西相反运动的人，他的一生更显示了巨大的一贯性和确定性。

具备什么？才能站在这场运动的前锋，阻挡别人。

需要正义感和关心欧洲事务，而且不为小利所蒙蔽，具有长远目光。需要在精神上优越于那些一起共事的当时各国首脑；他的个性必须温和而富有吸引力；具备反对拿破仑的私人怨恨。这一切，亚历山大都具有；所有的都由他过去经历的无数偶然机会做好了准备：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参谋、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会议。

在卫国战争时期，这个人无所事事，因为他不起作用，但是，全面的欧洲战争的因果性一旦显现，他便在应有的地位上崭露头角，他一呼百应，联合欧洲各国，领导他们冲向目标。

目标实现了，一八一五年，亚历山大指挥了最后一场战争后，处在了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之巅。他怎样行使他手中的大权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青年时代起就全心为其民族谋求幸福，并在自己的祖国首先提倡自由主义改革，此时，当他似乎拥有绝顶权利的时候，最能够为民造福的时候，当拿破仑在流放中作出儿戏的无用计划，扬言如果他重新大权在握后就为民造福的时候，亚历山大完成他的大任后，感觉到上帝之手

在指挥着他。他突然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虚幻、微小，于是就放弃了他，将他交给他所不齿的小人。他只说了：

“‘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请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那样体悟自己的灵魂和上帝吧。”

正如太阳和太空中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备的球体，同时又是异常大得为人类无法了解的宇宙整体的一个原子。——同样，人人各有目的，而这些目的又是为那些为人类所不能明白最终极目标。

一个小孩被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刺了一针，于是小孩怕蜜蜂，于是他就说蜜蜂的目的是螫人。诗人观赏钻入花蕊的蜜蜂，于是，他就说蜜蜂的目的在于吞吸花香。养蜂人见到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带回蜂房，他就认为，蜜蜂的目的是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细致地观察了蜂群的日常行为，于是就说，蜜蜂是为了养育幼蜂和供养蜂王，目的是要繁衍种族。植物学家看到，蜜蜂使鲜花授粉，这就是蜜蜂的目的。另一个考察植物的人，见到蜜蜂有助于这一工作，便可能会说这是蜜蜂的目的。但是，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只限于这个、那个、第三个等等这些人类理论所指出的目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知识积累得越多，最终目的的不可理解也随之昭著。

人类所能理解的，只是看到的蜜蜂行为和别的现象相对应的关系，对历史人物和各族人民生活的目的，也应当如此理解认识。

五

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是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和皮埃尔的婚礼。不久，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死了，通常的情形，他的

逝去标志着那个旧家庭的解体。

所有的一切:莫斯科火灾、从莫斯科逃难、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悲情、彼嘉的死,以及老伯爵夫人的悲伤——在过去的一年中接二连三地沉重打击了老伯爵,他似乎不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心中,他低下了他那老年人的头,好像等待和请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反复无常,他有时候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有时兴奋不已,对很多事情都兴致勃勃。

在娜塔莎的婚礼上,他显得忙忙碌碌,他预订了午餐和晚宴的酒席,在这段时间内,他一副快乐欢欣的样子;但是,他身边的人都已感受不到他的快乐情绪,熟悉他的人和喜爱他的人都只是可怜他。

皮埃尔夫妇离开后,他变得不爱说话,并且抱怨说他很孤独、烦闷。没过几天,他就生了病,卧病在床。虽然医生一再安慰他,让他安心养病,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再也不会有康复的可能。伯爵夫人坐在他床头的安乐椅上守了整整两个星期,从夜到天明寸步不离。夫人将药递给他的时候,他总是哽咽着,轻轻地吻她的手。就在逝世那天,他失声痛哭,对妻子说,请她和远在军队的儿子饶恕他的主要罪过——耗尽家财。领过圣餐、行过涂敷圣油的仪式后,他静静走向了另一个世界。第二天,亲朋好友在罗斯托夫家租用的住宅内向死者遗体告别。以前,这些人是他家的桌上宾,时常参加他家舞会,但是,他们也经常嘲笑他。此时,他们都有些悔恨和内疚,仿佛向谁作自我辩解似的,说:“不论如何,他为人极好。现在,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再说,一个人活了一辈子,谁能没错、完美无缺呢?……”

伯爵这个时候逝世了。他的经济情况早已是入不敷出了。已无力再度过一年了。就是在这个时节,他忽然与世长辞。

尼古拉得到父亲谢世的恶讯时,他所在团队正驻守巴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莫斯科,不等上司批准他的呈辞就离开了军队。伯爵已经死去了一个多月,家中的底细也盘算清楚了。虽然大伙

都知道伯爵早已重债负身，但数额之大还是令人吃惊。即使将全部家产抵押，也只够偿还一半债务。

亲友们都认为，如果尼古拉接受遗产是一种不明智的作法。但是，尼古拉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挑起了还债的义务。拒绝接受财产在他看来是孝子对亡父的神圣纪念的亵渎。

伯爵还活着的时候，生性善良，同别人的关系很融洽，债主们对于他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影响力都有一种畏惧感，以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现在却都络绎不绝地前来要债。通常的情形都是，债主们争着先得到债款，这些人当中讨债最急的是米嘉等持有赠与期票的人。虽然，尼古拉显然没欠账却自愿承担债务，但那些对老伯爵（似乎他使他们受到损失）怀有怜悯之心的人也毫不留情地向这个年轻人逼债，不肯放宽他的还债期限，不给他以缓冲的机会。

虽然尼古拉绞尽脑汁，没有一种计划的周转方法获得成功，地产只卖了一半价钱，债务还有一半没有偿清。从妹夫皮埃尔那里，他借下了三万卢布，用来偿还他认为是现金的真正的债款。他只有重任公职，他才能不至于为余下的债务而被关进班房。

伯爵夫人现在将儿子看做是她生活中惟一的靠山，不愿离开他，因此，他不能回到军队重任团长之职。虽然他对文职工作有种厌恶的心理，但他还是不情愿留在了莫斯科，同他从前的熟人交往，找到了一个文官职务。这样，他同母亲和宋尼雅搬到西夫采夫·弗拉日克区的一所小房子中安定下来。他告别了他的军旅生涯。

尼古拉并未将自己的困境告诉彼得堡的娜塔莎和皮埃尔。虽然他向妹夫借了债，但是却竭尽全力不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窘境。虽然他只有一千二百卢布薪水，却要养活三个人：自己、宋尼雅和母亲，虽然他处于一种特别为难的处境，但他还不能让母亲知道穷困已成事实。伯爵夫人还是像以前，时而要马车去接客人（此时他们家已无马车），时而想尝山珍海味和为儿子要美酒，时

而要钱给娜塔莎、宋尼雅和尼古拉买一件他们意料不到的高级礼物。她不清楚儿子的艰辛，她简直不能想像她怎样适应她没度过的穷苦生活。

宋尼雅操持着家务，侍奉着姑母，她给她读书，虽然姑母的任性和她嫌恶老人，但她还是极力忍受着。尼古拉未让老伯爵夫人知道家中的窘迫，她也帮他圆谎。虽然尼古拉非常感激宋尼雅对母亲的尽心照顾，虽然她的耐性和忠心让他赞叹不已，他还是尽力疏远她。

也许是因为她尽善尽美而无可指摘才让他对她颇有微辞。她除了使他爱她的东西之外，似乎一切人们珍视的品性都具有。越是欣赏她的为人、品性，他就觉得更加少有对她的爱的念头。她过去在信中承诺，她会给他以自由，现在他对她所表示的一切，就如同过去的所有的经历早已忘却，再也没法挽回了。

尼古拉的境况越来越不好。从薪金中省点钱是不现实的想法。不仅存不了钱，他还借了几笔小债以满足老伯爵夫人的要求。他怎么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能让他脱离窘态。每当亲戚对他说让他娶一位富有的姑娘，他总是感到反胃。他从未希望母亲去世而摆脱困境，他没有什么愿望，对以后的路不抱任何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毫无怨言，不乱发不满之言。内心深处，他感到一种欢乐，一种郁闷而又严肃的欢乐。他很少同熟人交往，以避开他们的可怜和令人屈辱的帮助。他不再同友人一同去娱乐逍遥，在家中，他也很少进行什么游戏，只同母亲玩玩牌，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吸着烟，一袋接着一袋。似乎，他只有保持这种淡漠的心态才能忍受目前的这种处境。

六

冬季刚刚到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来到了这个劫后的都市莫

斯科，城中圈中不时有人谈到罗斯托夫的境况，有人告诉她："儿子为了母亲而自我牺牲"——许多她遇见的人都这么议论着。

"我就知道尼古拉会这么做的。"玛丽雅公爵小姐对自己说，她有一种感觉，她还是爱着他。她对此感到一阵欣喜。她想起两家的世代交情，她觉得她已属于那个家庭，她应当去探访罗斯托夫家才对。但一回忆起在沃罗涅日那段同尼古拉的交往，他又忐忑不安。最终，待在莫斯科的九周以后，她还是鼓足了勇气去看望罗斯托夫一家。

她首先遇见的是尼古拉，因为他的房间是去伯爵夫人那里的必经之路。玛丽雅公爵小姐第一眼就瞥见，尼古拉脸上带着一种她以前从未见过的淡漠和孤傲，并不如她所期望的欣喜之情。尼古拉向她道了一声好，将她带到母亲的房中，呆了四五分钟就离开了。

公爵小姐离开伯爵夫人屋子里，尼古拉又迎着她，仍是冷漠又规规矩矩地将她送到前厅，她提起伯爵夫人的健康时，他也未置一词。"这不关您的事？让我安静，别打扰我！"他的眼神似乎说着这样的话。

"她闯到家里有何贵干？她要做什么呀？我不能忍受这些有钱小姐和她们的客套！"公爵小姐的马车未走几分钟，他心中的怒气冲冲，再也控制不住，冲着宋尼雅大声嚷嚷道。

"哎呀，你怎能这么说话？！尼古拉！"宋尼雅显然内心非常高兴，说，"她是多么善良，妈妈又如此喜欢她。"

尼古拉无声无息，他根本不再愿意提起公爵小姐。但自从公爵小姐那天来后，每天，伯爵夫人都要提到她几次。

伯爵夫人时常喋喋不休夸奖她，让儿子去拜访她一次，并说，想不时见到她。但是，每次谈到公爵小姐，夫人总是觉得心中打翻了五味瓶。

每当尼古拉听到母亲提到公爵小姐，他总是不吱声。夫人对此更是不满。

“她那么淑贤，又那么可爱。”她说，“你理应去瞧瞧她，你总得会会朋友，要不总是同我们呆一起，会很闷的，我这么思量着。”

“我没有丝毫想见人的念头，妈妈。”

“你不是说想见见人吗？怎么又说出这句话来。宝贝，我真不懂，你一会儿闲得慌，一会儿又拒绝见人。”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闷得慌。”

“啊，你没说你连见都不想见她吗？她可是个好姑娘，你一直都喜欢她，但不知怎么搞的，你许多事都不告诉我。”

“我一点也没有瞒你，妈妈。”

“要是我让你做什么你不情愿的事，倒也无话可说，我只不过让你尽个礼数，回访一次……我求求你了，既然你有事不愿对我说，我也就不再过问你的事了。”

“您让我一定要去的话，我照办就是了。”

“我才不管，我都是为你考虑。”

尼古拉咬咬胡子，长叹一声，开始分牌，全力想避开母亲的话题。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场谈话一再重复着。

玛丽雅公爵小姐私下承认，拜访罗斯托夫家受到尼古拉的意外冷遇表明，她原来不想主动访问罗斯托夫家的想法是对的。

“我到那儿有什么好处，指望着什么，”她傲气地自言自语，“我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过都瞧瞧老夫人，她一直对我很亲近，她对我有不少恩泽。”

虽然这样说，但她的内心仍得不到丝毫安慰：每次她一想起那次见面，悔恨之情总是油然而生，折磨着她。尽管，她已决定不再到罗斯托夫家去；将在那里遇到的不愉快抛之脑后，但她总觉着自己被什么牵挂着似的。她扪心自问，什么事让她郁郁不欢时，她不得不自我坦白，那就是同尼古拉的感情。他那种有礼有节的冷漠之情并非是他对她内心的真正情感（这点她非常清

楚),他借此掩藏着某种东西。这正是她所需弄明了的,而到现在让她内心无法宁静的也正是这一点。

仲冬到了,这天她正在书房里看顾侄儿做家庭功课,佣人通报说,尼古拉登门拜会。她决定不露声色,尽力保持平静,她让布莉恩小姐同她一起会见客人。

她首先就从尼古拉的神态得出,他只是依礼回访而已,于是她就决定用同一种态度接待他。

自然,他们的话题由伯爵夫人的健康而起,谈到一些都认识的人近况,也谈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战争报道。这样礼节性的闲谈一般需要十分钟。话题一过,客人起身了。此刻,尼古拉就站起来了告辞。

有布莉恩小姐在一旁搭腔,公爵小姐才将这场寒暄持续了下去。但在最后的瞬间,当尼古拉起身告退的那个时刻,公爵小姐感到这种强行维持的交谈让人疲劳不已,接着又想到,为何生活给予她个人的欢愉是那么的少——这个念头如此深扰她的心,以致她一阵心神恍恍惚惚,她那明亮的眼睛呆望着前方,没有觉察到尼古拉已经起身,而她却呆着不动。

尼古拉瞧瞧她,想掩饰他已看出她的走神就同布莉恩小姐说了几句话,又瞟了一眼公爵小姐。她依然呆坐不动,痛苦的神色溢于她的和善的脸上。他一阵心怜,并隐隐约约地感到可能是他伤了她的心,让她呈现出如此哀怨的表情,他想安慰她,对她说些让她愉快的话,但却找不到话头。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她回过神,脸脖子都红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哦,对不起!"她说,仿佛刚刚清醒,"您要回去了,伯爵,那么,再见! 那么,给伯爵夫人的枕头呢?"

"稍等一会儿,我这就去拿。"布莉恩小姐接道,跨出了房门。

两个人都不说话,偶尔看一下对方:

"啊,公爵小姐,"尼古拉苦笑着,终于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

"我们初遇于保古察罗伕,仿佛还是前不久发生的事,可是,世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我们俩都没有远离——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换回那段岁月……但,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尼古拉说话时,公爵小姐那双有神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仿佛,她想竭力从玄外之音了解他内心深处对她的真实情感。

"对啊,对啊,"她说,"对于过去,你没什么可叹的,伯爵。就我所知道的您现在的境遇而言,您将会永远愉快地回想起它,因为您现在所做的一切充满着负责的自我牺牲……"

"这,我承受不起,"他连忙截住她的话,"反而,我一直都在责怪我自己。不过,这些话太乏味,没意思。"

于是,他的眼神回复到冷漠。但公爵小姐又从此刻的他身上找到了原来那个尼古拉,她心爱而又熟悉的人。而此时她就正同这个人说着话。

"我想,你不介意我说这些话吧,"她说,"我曾和您……同您的一家人那么亲近,所以我曾以为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是不恰当的,但我想我错了,"她说,这时,她的嗓音忽然发抖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定了定神,继续说,"您从前并不如此的……"

"为什么——这个词有上千种回答(他特别加重地说了为什么)。多谢。公爵小姐,"他低声说,"有时心中很难过啊!"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公爵小姐内心说道,"不错,我爱他,不只是爱他那愉快,善良和开朗的眼神,不仅爱他英俊的外貌,我知道他有一颗崇高、坚强和不惜牺牲的心,"她在心中自言自语,"对呀! 他现在一贫如洗,可我却有钱……对! 就是因为这个……对,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她回忆起了他原本的温柔,这时望着他那和善、忧郁的脸、她猛然知道了,他为什么淡漠。

"为什么,伯爵,到底为什么?"她凑近他,情不自禁地说,"告诉我,为何? 您会对我说的。"他不吭声,"伯爵,我知道了原因,"她继续说,"您要知道,我心里很难过,我……我向你承认。您本

不应使我失去我们原来的情意。这使我非常痛心难过。”她喉咙里呜咽着，眼中满是泪，“我生活中本就少欢寡乐，因此失去任何东西我都更加难过……对不起，再见。”她忽然哭了起来，走出屋去。

“公爵小姐！看在上帝的份上，等一下！”他喊到，尽其所能地拦住她。“玛丽雅！”

她回过头来，望着他，他们默默地注视了几秒钟，于是那遥不可及的事，一下回到了跟前，即将成为现实甚至无法避免。

七

一八一四年的秋天，尼古拉和玛丽雅公爵小姐举行了婚礼，他们一家四口迁到了童山居住。

三年过去了，他还清了其余的债，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他又继承了一笔表姐的不大的遗产，还清了皮埃尔的钱。

到了一八二〇年，尼古拉已将家产治理得井井有条，还在童山附近购买下一处小庄园，并且，他正同拥有父亲在奥特拉德诺的住宅的人谈判，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一桩心愿。

当初，他是出于需要治理家业，但不久，就迷上了经营庄园，这差不多成为他惟一仅有的爱好了。尼古拉是一个平凡、保守的地主，不喜欢新事物，尤其地，他讨厌当时风靡的那套模式和作风，他鄙弃经济学著作不喜欢建立工厂，不愿用价格昂贵的商品，厌烦种植其他名贵的农作物，也不单独经营某一农产品。他的精力是放在整个庄园，而不是庄园的某一部分，在庄园里，农业劳动者才是主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的氮和氧，并非特别的犁和粪肥，是他们使氮、氧、粪肥和犁发生作用。当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时，对各个方面进行透彻的了解时，特别注意农民。他认为农民既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手段，而且是农业生产

的最终目标和判断农业生产效益的最后裁判员。他先是观察农民，努力了解他们的需求，弄清他们对好坏的评价，表面上，他发号施令，而事实上，他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式、语言，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当他清楚了农民的喜好和心愿，学会了用他们的语言交谈，明白他们话间的潜伏之意，觉得自己已和他们融化成一片时；他才放心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的职责。尼古拉这样来经营着他的庄园，于是在农业上，他取得了非常大的业绩。

尼古拉有着一种先天的洞察力，着手管理庄园时，立刻指定了合适的村长和监工（如果让农民选举的话，也仍将是这两个人，而且没再更换）。他先做的是弄清楚农民的牲口的头数，并用各种方法使牲口增加，而不是研究化肥的化学成份，不是弄清借方和贷方（这是他常说的笑话）。他支持农民组成一个大集体而非分成各个部分。他不姑息懒汉、二流子和软弱无能的人，将他们尽可能地从集体中驱逐出去。

在耕种、收割干草和农作物上，他一同看待自己和农民的田地。像尼古拉这样的农场主很少，他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收入丰盛。

他对家仆的事很少插手，他称他们为吃闲饭的人。因此大伙认为他姑息家仆，惯坏了他们。每当处理某个家仆的事务时，特别是要处分他们时，他老是犹豫不决，总是同家里的人商量。惟一例外的情况是，在用家仆替农民服兵役之时，他会毫不考虑地派家仆去从军。在解决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却非常果断。他清楚，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赞成，最多只有一两个人持有不同意见。

他不会心血来潮时就找某人的漏子或者处分什么人，他饶恕原谅人和奖励人的标准并不是个人的好恶。他虽不能说出何事该做和何事不该做，但它们的依据却在他心中确定无疑。

遇上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事时，他经常是生气地说："我们

俄国的老百姓真没办法。”似乎他觉得自己无法同这样的农夫相处。

但是，他整个心灵都是爱“我们俄国老百姓”的，爱他们的民俗风情，就是这个原因，他才能了解和运用最有效率、最适合俄罗斯农村特点的农村生产经营方法和方式。

丈夫对事业的热情与投入竟然引起了玛丽雅伯爵夫人的妒忌，常常叹息她不能分享这种乐趣，但她也感受不到他在那个世界里寻得的欢乐和烦恼，那个世界对她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她不懂得，他一大早就起床，在田地里或打谷场上消遣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获后回家和她一起喝茶时，为何总是那样兴致勃勃，洋洋自得。她不能理解当他赞赏地谈起富裕农户马特维·叶尔米什和他家人连夜搬运庄稼，别人还未收割，可他已垛好禾捆的时候，那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当他看到绵绵细雨洒落在干旱的燕麦苗上时，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睛，咧开留着胡髭的嘴唇，她不明白他怎会笑得如此开心。在割草或者收割庄稼的时候，风吹散了乌云，他的脸被晒得红通通，又脏汗淋漓，身上散发着一股苦艾和野菊的气味，从打谷场回来，这时，她不能理解为何他总是异常兴奋，搓着手说“还有一天，我们的谷和农民的谷物都可入仓了”。

虽然尼古拉心地善良、处处令她满意，但一听到她给农妇农夫求情，解除他们的劳役时，她不明了，他为何会露出绝望的神情，善心的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她，他很生气地叫她不要管那些同她无关的事。她一直认为，他还生活在另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他十分热爱的世界；一个她不了解其中某些规矩的世界。

有时候，她有一种了解他的渴望，但他一听到她说他给农奴做了善事，他就非常生气。他回答说：“错了，我从未这样想过，我并未为他们谋求幸福。什么为他人谋求幸福，全都是漂亮娘们的瞎说。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挨家乞讨，我活一天，就应治好我的家业。就这么简单，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格管理才能做到

这一点。仅此而已。"他动情地紧握拳头说,"当然,要公平合理,"他又道,"因为,如果农民挨饿受冻,家中没好马,那无论是为他还是给我干活,都干不成了。"

就是这样,虽然尼古拉的本意并非是成他人之美事,但却善邻好施,于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极有效率,他的财富快速增长,邻庄的农奴都来请求将他们买过去。他死后,农奴们还不能忘掉他。"他是个好庄主,……将农民的事放前头,自己的事放后头。对人并不姑息。没的说——一个好东家。"

八

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尼古拉时常遇上烦恼的事,他性子急躁,又加上当骑兵时养成的习惯,二话未说就挥起拳头。开始,他并未觉察出其中的不妥,但婚后一年,他就改变了对这种惩罚方法的观念。

夏季的时候,有一次他派人将代替保古察罗伏已去世村长德龙的新村长叫来,因为有人揭发他营私舞弊,玩忽职守。尼古拉在门口见他,刚没说上几句,就听见尼古拉大喊大骂,拳打脚踢的声音。吃早饭前,玛丽雅正在绣花,尼古拉照例来到她跟前,将早餐的安排讲给她听,顺口提到了村长的事。玛丽雅伯爵夫人脸一阵红,一阵白,抿紧嘴唇,一直低头坐着,对丈夫不理不睬。

"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尼古拉一提起他就气愤不已。并且说,"他要是对我说喝醉酒的话,那倒也罢休,我没见过……你怎么了,玛丽雅?"他突然问到。

玛丽雅伯爵夫人抬起头,欲言又止,立刻又垂下头,抿紧嘴巴。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亲爱的?……"

玛丽雅伯爵夫人虽不是花容月貌,但她一哭起来却似雨打

梨花，楚楚动人。她没有为痛苦和烦恼而哭过，感伤和怜悯却让她时而落泪，她哭泣时，那双眼睛就有一种迷人的魅力。

尼古拉一握住她的手，她就呜呜咽咽起来。

“尼古拉，我知道……他是不对，但你，你为什么那么做！尼古拉……”她说着，用双手捂着眼。

尼古拉默默无语，脸急得通红，离开她，不声不响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知道她哭的原因。但他从小就习惯这种错误，还不能马上就纠正过来。

“这是她心肠太善，习惯婆婆妈妈呢，还是她是对的？”尼古拉自问道。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又看了一眼她那痛苦而又可爱的脸。忽然间，他认定：她是对的，而他错了。

“玛丽，”轻轻地，他走到她面前小心地说，“这样的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我向你发誓。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他像一个孩子一样请求宽恕，声音颤抖着重复道。

伯爵夫人更加泪流不止。她吻了吻丈夫的手。

“尼古拉，什么时候你把这个打碎了？”为了改变气氛，她望着他手中的拉奥孔[①] 头像戒指说。

“今天，就是那事。算了，玛丽，别提了。”他脸又红了，“我向你保证，那样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就让这戒指做一个提醒的东西吧。”他指指打碎的戒指说。

这件事后，每当尼古拉同村长和管家发生争执，头脑发热时，双手紧握拳头时，他将转动套在手上的那枚破裂的戒指，于是，惹他生气的人就发现，尼古拉垂下了眼皮。但一年之中有一两次，尼古拉忘记了自己的誓言，这时，他就到妻子面前认错，并保证以后不再重犯。

“玛丽，你不会瞧不起我吧？”他对她说，“我这是自讨苦吃。”

---

① 据希腊神话，拉奥孔是特洛伊的祭司，因警告特洛伊人不要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连同其两个儿子被巨蟒缠死。

“如果，你觉得不能抑制自己的怒火，那你就走开，尽快走开。”伯爵夫人说，闷闷不乐却竭力安慰丈夫说。

在本省的上流社交圈中，尼古拉得到众贵族的尊敬却不讨他们喜欢。他漠视贵族利益，在有些人眼中他高傲，在另一些人心中却是愚蠢。在整个耕作期间，从春播到秋收，他都热衷于农事。秋高气爽的季节，他带着从事农务那样一丝不苟的精神，带上猎人和猎犬到平原、森林中狩猎，有时，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冬季，他就走访各地村庄或者在家读书。他的书籍涉及最多的是历史，每年为此花费不少。就像他认为的，他有不少藏书，凡是买回来的书逐一都会读完。他认认真真地坐在书房读书，最初是当做一项工作，后来却养成了习惯。从中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滋味，并认为读书应该端正态度。冬天，除了处理必要事物，他大多时候待在家中，连同母亲和孩子一起做些乐事，共享家庭乐趣，他同妻子的情感也越来越深厚，每天，他都能从她身上发现精神瑰宝。

尼古拉婚后，宋尼雅仍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婚前，玛丽雅公爵小姐就从未婚夫那里知道了宋尼雅同他的关系，听到他的自责和对宋尼雅的称赞。他请求未婚妻一定要好好善待表妹。玛丽雅伯爵夫人知道尼古拉有误宋尼雅，同时，自己也觉得有愧于宋尼雅。她很清楚，她的财产影响了尼古拉的选择。她不能对宋尼雅有丝毫的责怪，而应去爱护她。但事实上，她不能做到去爱她，她无法克制有时对宋尼雅怀恨在心的感情。

有一次，她同她的妹妹、小姑子娜塔莎谈到宋尼雅，并谈到自己对她的不公平。

“听我说，”娜塔莎说，“你常读《福音书》，其中有段话，我想正适合宋尼雅。”

“你说的是哪段？”玛丽雅伯爵夫人惊讶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1]你记得吗？她是那个没有的，原因，我不了解，也许因为她不自私，我不知道，但她应有的，全被夺走了。有时，我很可怜她，以前我真心希望尼古拉能娶她。但我老是觉得，这件事说不定没有希望。她就像草莓上一朵不结实的花朵，你认为呢？有时我对她有一种同情之心，可有时却又感觉到她不会像我们一样认识到这点。”

当时，玛丽雅伯爵夫人对娜塔莎对《福音书》里那段话的理解表示了异议。但一见到宋尼雅，她又深以为然，非常赞同。宋尼雅生活得似乎很快乐，从不苦恼自己的处境，不在乎自己注定是一朵谎花。可以看出，也许她爱的不是家中的某些人，而是整个家庭。她像一只家猫，对整个家依依不舍而非某个人。她侍奉着老伯爵夫人，抚爱和宠惯小辈，总是为别人做些所能做的事，别人心安理得接受她的照顾而不必感激她，对她怀有感激之情。

童山庄园又修缮了一番，规模已不能同老公爵在世时相提并论了。

家业并不宏大时翻修工程当然理应从简。房屋虽大但是却建在旧有的石基上，全部是木质结构，里面是用灰泥抹就。房间很宽敞，地板并未请人油刷，摆设的家具也很简朴，只是家里的木匠用自家的桦木做好的几只硬沙发和几张桌椅。房子很大，还有下房和客房。罗斯托夫家和保尔康斯基家的亲戚，全家到这儿一连住上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此外，到了男女主人的命名日和生日，每年四次有上百个客人到童山来聚会，玩上一两天。其他的时候，生活则很有规律，日常事务，按时饮茶，准备早餐、午饭和晚宴，当然，食品产自庄园里。

---

① 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

九

十二月六日是冬季圣尼古拉节，一八二〇年这天的前夕，这年初秋，娜塔莎一家就住到了她哥哥的家中。皮埃尔专程前往彼得堡去办理事务去了。他本来说将在那儿待三个周，可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多星期了。他说他一办完事就会回来。

十二月五日那天，尼古拉的老朋友，退役将军华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杰尼索夫也在罗斯托夫家作客。

在第二天的圣尼古拉节将会有许多客人来访。尼古拉知道，到时候他得脱掉棉袄换上礼服，穿上尖头皮靴，坐着马车到最近落成的教堂去。接着，回家接受祝贺，请客人用点心，谈论贵族选举和年景。但他坚持节日前夕他可一如平常。年饭前，尼古拉查阅了管家做的侄子名下梁赞庄园的账目，写了两封事务性的信，查看了谷仓、牛圈和马厩。他为明天过节大家可能喝醉的事情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去用午餐。他没有同妻子说上几句话，就坐到了长桌旁边。桌子上摆上了二十副餐具，全家人围坐在桌旁。这里有老伯爵夫人，陪伴母亲的别洛娃老婆子、妻子、三个孩子、男女家庭教师、内侄和他的家庭教师、宋尼雅、杰尼索夫、娜塔莎和三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还有在童山安度晚年的已故老公爵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人。

餐桌的另一端是玛丽雅伯爵夫人。尼古拉刚刚坐下，就拿起餐巾，将面前的玻璃杯和酒杯推开。从这一动作，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察出丈夫心情不好。他有时就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当他直接从农场回来吃饭，在没有喝汤之前。玛丽雅很了解他的性格，当此时她心情佳，她就静心等待，等他喝过汤，她再和他谈话，让他自己认识到发火是没有原因的。但是今天，她完全忘记这样观察。他毫无缘由地火气让她心里一阵难受，她认为自己很不幸

运。她打听他干什么去了。他回答了她。她又问到农场是否一切如常。他听出了语气中的其他含义，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随口答应了她一句。“我又没犯错，”玛丽雅伯爵夫人想，“他又怎么冲我发脾气？”玛丽雅伯爵夫人从他的腔调中听得出来，他对她不满，没有同她继续谈话的兴趣。虽然她控制不住语调的不自然，但还是情不自禁要再问几句。

餐桌上的气氛在杰尼索夫的逗乐下变得浓郁起来，大家很快就亲热地交谈起来。玛丽雅伯爵夫人再也没有跟丈夫搭腔。当众人离开餐桌，去向老伯爵夫人道谢时，玛丽雅伯爵夫人伸出手来，一面吻了吻丈夫，一边问他生她气的原因。

“你总是胡乱瞎猜，我其实没有想过要生气的。”他说。

但是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他意思是说：对，我生气了，我不过不想挑明而已。

尼古拉和妻子恩爱有加，亲密无间，这甚至让宋尼雅和老伯爵夫人都嫉妒了。希望他们出现争吵和隔阂，但却无机可乘。但他们之间也有不和睦的时候。而且，日久生厌，在他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之后，他们会相互感到不和谐，有一种反感。这种情况通常是在玛丽雅伯爵夫人怀孕的时候，现在她又怀着胎儿。

“哦，女士们，先生们，”尼古拉的法语很纯正地说道，声音也很大，他一副心情愉快的样子（玛丽雅伯爵夫人听来，觉得他是在故意气她），“我从六点钟就不停干活。明天还得受尽折磨，我现在想休息了。”对玛丽雅伯爵夫人，他一言不发就走进了小起居室，躺到了沙发上。

“他老这样，”玛丽雅伯爵夫人想，“跟大伙说话，却不理睬我。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尤其是我有孕在身时。”她的肚子已大大地挺起，从镜子中，她看到了自己那张瘦脸，蜡黄、没有血色，眼窝也深陷了下去，显得眼睛更大。

所有一切：杰尼索夫的叫嚷声和笑声，娜塔莎的说话声，宋

尼雅匆匆投来的目光——所有这些都令她心中感到不舒服。

可怜的宋尼雅总是成为玛丽雅伯爵夫人生气时发泄的对象。

玛丽雅伯爵夫人出于礼节陪客人呆了一会儿，客人们说的什么，她一点也没听明白，后来，她悄悄地走进了育儿室。

孩子们正玩“到莫斯科去”的游戏，孩子们将椅子连成火车坐在上面兴高采烈地玩着，她同他们乐了一会儿，但心中一直在想着丈夫此刻的情绪，她对丈夫毫无缘由的发火感到一阵难过。她离开孩子们，踮着脚尖向小起居室走去，虽然很费劲，但她还是尽量轻手轻脚。

“可能，他并未入睡，我应去同他辩个明白。”她自言自语道。大孩子安德留沙跟在她身后，也踮着脚。玛丽雅伯爵夫人丝毫未觉察到。

“亲爱的玛丽雅，他好像睡着了，他很累。”宋尼雅大声的法语话从大起居室传来(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和她狭路相逢)。“安德留沙，别去吵醒他！”

玛丽雅伯爵夫人回头一看，后面小安德留沙亦步亦趋，这证实了宋尼雅的话，这更加令她恼怒，脸都涨红了，好半天才将那些难听的话吞回了肚里。她没有出声，但为了有意同宋尼雅的话相反，只做了个手势叫安德留沙小心别弄出响声，还是让他跟在后面，朝房间门口走去，宋尼雅则从另一道门出去了，小起居室里传来玛丽雅伯爵夫人熟稔的尼古拉均匀的呼吸声。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午夜，她听着他的呼吸声，长久地凝视着这张脸——有着光洁漂亮的前额、小胡子的脸庞。突然，尼古拉动了一下身，咳了一声。冷不丁地，安德留沙在门叫嚷了一声：

“爸爸，妈妈在这儿呢。”

玛丽雅伯爵夫人吓了一大跳，脸都变白了，慌忙向儿子打手势，他闭上了嘴巴。安静了一会，玛丽雅伯爵夫人心有余悸。尼古拉最讨厌熟睡时被人打扰。尼古拉突然又干咳和在床上翻身，

并不高兴地说话了：

“不让人有片刻的安宁。是你吗？玛丽雅，你为何将他带到此处？”

“我只想来瞧瞧，我不小心……对不起……”

尼古拉又咳起来，没再出声。玛丽雅伯爵夫人离开了门口，将儿子带到回了育儿室。没过几分钟，尼古拉的宝贝女儿——三岁的小娜塔莎，长着黑眼睛的小精灵——听哥哥说爸爸在小起居里睡觉，就悄悄地瞒着母亲来到父亲跟前。这黑眼睛的小姑娘大胆地咯吱一声打开了门，迈着小碎步，小腿结实而有力，来到沙发边，看着爸爸背对着她躺着的姿势，就踮起脚尖吻了吻他在枕在头下的手，尼古拉翻过身，脸上一付慈爱的笑容。

“娜塔莎，娜塔莎！”门外传来伯爵夫人惊慌的叫声，“爸爸在睡觉呢。”

“不，妈妈，他不想睡了，”小娜塔莎的语气中透着一股很有把握的神气，“瞧，他还在笑呢。”

尼古拉垂下脚，站起来，抱起了女儿。

“别待在外面，玛丽。”他对妻子说。玛丽雅伯爵夫人走进了屋子，坐在尼古拉旁边。

“我不知道安德留沙跟在我后面，”她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想……”

丈夫一手抱着小娜塔莎，注视了妻子一会儿，她的歉意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就用另一只手搂住她，亲了亲她的秀发。

“可以亲亲妈妈吗？”他问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抱住了他。

“再吻一个。”她作了个动作，指指尼古拉刚才亲过的地方，语气带着不容反抗的成份。

“我不懂，你怎么会认我情绪不好。”尼古拉说，仿佛看到她内心的活动。

“你想像不到，你一这样，我心里多不好受，多无助。我老是

以为……”

“玛丽雅，不说了，真笨，也不害羞。”他快活地说道。

“我老以为，你会不再爱我，我现在这么丑……很少就……但现有……不是如此……”

“嗨，你真好笑！女人并不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只有马尔维纳斯之流的女辈才借青春美色迷人。要是问我爱不爱妻子？！我说不爱吗？唉，真不知道得怎样才能和你说清楚？！当你离开我，或者我们之间闹别扭时，我就变得魂不守舍，没有心思做任何事。你说，我爱自己的手指吗？如果说我不爱，那你试着割下我的手指看看……”

“不，我当然不会那样，但我心里清楚。这么说，你并没有生我的气喽？”

“非常生气。”他微笑着，站起身，向后整了整头发，并在屋里走来走去。

“你知道吗，玛丽雅，我在考虑什么？”他们又和好了，他马上将心中的想法说给妻子听。他不管她爱不爱听，也不在乎她听不听。他的每一个新想法也都是她的。他对她说，他想让皮埃尔一家在这儿住到明年春天。

玛丽雅伯爵夫人听完丈夫的话，说了自己的打算和考虑，她的出发点是小辈的事。

“她已经不小了，”她朝娜塔莎噘着嘴，用法语说，“男人们老是说女人缺乏理性的、清楚的思考。她就是我们这儿的思考者。我说，爸爸要休息，可她却嚷嚷：‘不，他在笑呢！’而且她对了。”玛丽雅伯爵夫人欢快地说。

“不错！不错！”尼古拉的手臂强壮有力，他抱起女儿，将她高举，让她骑到脖子上，抓住她的两只小脚，扛着她在房间中走来走去。父女俩都一副无限幸福美满的神情。

“你知道吗，你也许有点不公平。你老宠她了。”玛丽雅伯爵夫人的法语很地道。

“虽然这样，可也没有办法！……我已尽力不表现出来了。……”

这时，一阵脚步声和滑轮声从门廊和前厅传过来，似乎有人走近。

“有人来了。”

“说不定是皮埃尔，我去瞧瞧。”说着，玛丽雅伯爵夫人向门外走去。

趁她离开，尼古拉扛起女儿在屋里飞快地旋转起来，他上气不接下气，猛地将高兴得咯咯笑的女儿放到地上，紧紧地拥入怀中。他这一闹，让他想起了舞蹈。女儿的脸圆乎乎而快活地笑着，他想，当他变成了老头，他将带女儿去参加舞会，跳玛祖尔卡舞，当年，他已去世的父亲带女儿跳的是丹尼拉·库波尔舞。不知那时，自己的女儿不知将是怎样一副模样。

“是他，是他，尼古拉，”一会儿，玛丽雅伯爵夫人开心地回来了。“我们的娜塔莎这下就快乐了。你到去瞧瞧她多么高兴，皮埃尔这么晚才回来，定会被她数落了不少。好了，快去，快去！你们呆在一起也够久的了。”她笑着对小女儿说，此刻她正像小鸟一样窝在父亲的身上。尼古拉牵着女儿的小手，走了出去。

玛丽雅伯爵夫人留在了起居室。

“我真不敢相信，我会如此幸福。”她小声地说着，笑靥浮上了脸庞。但接着，又叹了一口气，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从那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来。仿佛，她想到了这辈子不可能再得到的另一种不同于此刻所感到的幸福。

十

一八一三年的春天，娜塔莎和皮埃尔就成为了法定夫妇。七年时间内，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她期待已久

的，所以现由他亲自给儿子喂奶。从前那个身材苗条，性格活泼的娜塔莎消失了，而替之以一位身材肥胖、身强力壮的母亲。脸上不再呈现那种给予她特殊吸引力的青春活力了，不再出现那洋溢着热情的青春活力了。她的面部轮廓已不再会有多大变化了，她变得神情淑静、温柔而又大方。仿佛，她的外表形体完全掩盖了她的灵魂。人们所熟悉的只是一位强壮、端庄和多子女的母亲，从前的火热情怀已很难再现。现在，只有皮埃尔回家时，孩子病好了的时候，或者同玛丽雅伯爵夫人一起回想安德烈公爵时（在丈夫面前，她从不说起安德烈公爵，认为他会吃醋），或者偶发兴致唱歌的时候（婚后她已很少放声高歌），她才会重燃起热情。她偶尔重新燃起躲藏在她美丽丰满的身体的热情时，就显得魅力无穷。

婚后，皮埃尔一家在莫斯科、彼得堡、莫斯科郊外庄园和尼古拉家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年轻的别祖霍夫伯爵夫人很少涉足交际场合，同她交往过的人对她的感觉也不好。她并不是那种亲热可爱的贵族夫人。这并非是她喜欢孤独的原因所致，她自认为她并不喜欢孤单一个人自得其乐。她接二连三地怀孕、生育、哺育孩子，时刻注意丈夫的生活，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她去参与社交活动。每个熟悉她的人都惊讶于她的这种惊人变化。母性的本能使老伯爵夫人非常理解她的女儿。娜塔莎的火热情怀出于她离不开家庭和丈夫。在奥特拉德诺耶时，老夫人就用很严肃而非取笑的口吻说过如此的话，身为母亲的老夫人惊奇于别人对娜塔莎的大惊小怪和误解，她认为娜塔莎是个贤妻良母。

“她将全部的爱都给予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伯爵夫人说，“爱到极点，都变得傻乎乎了。”

尤其是法国人这样聪明人，从未停止宣告说：一个姑娘在结婚后不修饰打扮自己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不要将自己的才华和风采都埋没了，相反地，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仪表，让丈夫保持婚前的倾心。但这条金科玉律并未得到娜塔莎的重视。恰恰

相反，她一出嫁就抛却了她原先独身时所有吸引人的地方，特别是她最迷人的歌唱。她不再唱歌就是唱歌最能让人着魔。她不循规蹈矩：她毫不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向丈夫撒娇邀宠，不整天坐在梳妆台前，不向丈夫提出种种要求约束他。在她脑子里，以前向丈夫展现迷人之处是出于天性，而此时在丈夫面前仍旧那样是可笑的，因为，一开始，她就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有另一种难以描述的、牢固的东西维系着他们的关系而非那种朦胧美的感情，就如同心灵同肉体的结合体一样牢固的东西。

在她观念中，这种行为——梳上蓬蓬的卷发，穿上风行的连衣裙，哼着情歌来获得丈夫的愉悦——就像自我欣赏一样非常可笑。这时，她已没有功夫来梳妆打扮去讨人喜欢，虽然也许会让她感到很有乐趣。她想她没有时间去唱歌，去刻意梳妆打扮，斟酌词句地挑着词语说话。

要知道，一个人一旦全神贯注、全心投入一件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它也将变得非常重大和有意义。

家庭——也就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让娜塔莎全力以赴。丈夫对家的重视需要她的努力，丈夫对她的珍爱要她去努力。生育、抚养和教导孩子是她做母亲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的全部聪明才智、她的整个心灵都已投入到她所从事的活动中，她越投入，那件事在她看来就越大，她逐渐地感到难以胜任，感到自己力量的弱小，即使她将所有精力用于其中也不会将应该完成的事情做完。

当时，社会中早已存在着关于妇女权利、家庭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讨论。当然并不如现在的观点，将它看成一个那么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娜塔莎而言，既不能引起她的兴趣，她也并不理解其中深远的意义。

不论当时和现在，只有对那些只看到婚姻的开始，并未看到家庭全部涵义，将夫妻关系简单化为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

在这样一种人——他们认为吃饭的目的是取得养分，结婚的目的是建立家庭——的世界中，无论当初和现在，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些议论和现在存在的一些的问题存在原因类似于从吃饭中获得最大满足。

虽然两顿饭一起吃能实现从吃饭中获得满足的目的，却并不能达到获得养分的目的，因为胃容不下如此多食物。

虽然娶许多妻子或嫁许多丈夫的人也许会从中得到许多满足，但决不能实现建立家庭这个目的。

应该说吃饭的目的在于得到养分，结婚的目的在于建立家庭，那么要实现它，饭不能过量，一个家庭的夫妻不能超过需要，就是说一夫一妻才是正确的。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已经有了，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她已毫无兴趣再找一个更好的丈夫，她认为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她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家庭操劳，她不能想像另外一番情景。

虽然娜塔莎不爱同别人交往，却很珍视亲朋好友的拜访，同玛丽雅伯爵夫人、哥哥、母亲和宋尼雅的交往她都相当珍惜。她会穿着睡袍、毫不梳扮、喜形于色地从育儿室飞快地跑出来，将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说孩子身体好了许多。

虽然，她周围的人笑她的不修边幅、衣着、发型、嫉妒心（每一个女人，不论美丑，她都嫉妒）和她跟不上潮流的谈话。众所周知，娜塔莎将皮埃尔管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刚结婚，娜塔莎就提出了她的要求。她丈夫的每一分钟都应属于她的这一新鲜观点，让皮埃尔大为惊异。虽然感到不胜吃惊，皮埃尔也相当得意，完全照她的吩咐去完成。

这些事实：不敢向别的女人献殷勤；同别的女人说话一丝不苟；不去俱乐部消遣；不敢乱花钱；除非正经事，不敢远离家门。表明皮埃尔对妻子的顺从。尽管对皮埃尔的学术活动丝毫不了解，她却很重视并将它列为正经事。但与此相反的是，皮埃尔在

家里有权处理自己的事,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全家事务。在家中,娜塔莎是丈夫的奴仆。当皮埃尔工作时,在他书房读书著作时,全家人都得轻手轻脚走路。皮埃尔所喜欢的东西一经表示,总能获得。娜塔莎竭尽全力实现他提出的新要求。

实际上,不用皮埃尔正式吩咐,娜塔莎通过全力猜测丈夫的愿望将之变为全家人的行动指向。全家的生活方式、居住地、社交、娜塔莎的职业、孩子的教育,全都是遵循皮埃尔的心意。从皮埃尔的言谈中,娜塔莎竭力揣摩他的意思。丈夫的真实意图总能被她相当准确地猜测到。一旦明了,她就坚持照办。而且,有时如果皮埃尔违反了自己先前的意图,娜塔莎就将他原来的想法搬出来,同他作斗争。

皮埃尔此生不会忘记那段他们患难的日子。其时,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很瘦弱,连换了三个奶妈。娜塔莎为此焦急不安。有一天,皮埃尔告诉她说,奶妈喂养孩子不符合自然规律,对母子都不好——这是他所信奉的卢梭的思想。于是,不顾当时的风俗习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坚持自己喂奶。也不顾母亲、医生和丈夫的反对。而且一直这样坚持喂养后来出生的孩子。

常常的,夫妇俩因一时冲动而争吵不休,但过一段时间后,皮埃尔常常发现不论妻子的言论还是行动都体现着他原来的观点,而这以前她是反对的,这让皮埃尔惊喜交集。皮埃尔从她所说的话中,不只看到自己的本意,还看到她已不在意他的偏激之辞。

七年家庭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从妻子的身上,皮埃尔看到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他原来怀疑的坏人。他既有善良的地方,也有自私之处,两者相融。但是,妻子只从他这儿得到了真正善的那些,不完善的已被抛却。所有这些是从某种神秘的途径直接反映出来而非来自理性思考。

十　一

皮埃尔是一个协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两个月前，这时，一家人住在罗斯托夫家他收到来自彼得堡的费多尔公爵的邀请函，让他前往参加协会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

皮埃尔经常将信件交给妻子阅读。看完信后，娜塔莎主动劝丈夫去彼得堡，虽然丈夫远行会增加她的负担。娜塔莎很重视丈夫的专业工作，虽然她对这些抽象的脑力劳动一点也不了解，总是害怕自己阻碍丈夫的工作。皮埃尔读完信后，用询问的目光征求妻子的意见，目光有些心虚。娜塔莎决定让他去，条件是他得确定所费的时日。皮埃尔得到四个星期的假期。

按照约定，皮埃尔两周前就应该回来了。旁人可以看出，两个星期来，娜塔莎一直心情不好，提心吊胆，并且还不时忧郁不安。

杰尼索夫是一位将军，但已退役，他不满于现状，这时正好到罗斯托夫家做客。此时他遇到的娜塔莎已大异于当年曾一度让他倾心的人。就如同看到一幅不同的画，他感到非常忧伤、惊讶和感叹。原来，她在他心中是一位可爱的天使，现在她的目光却是悲哀、伤感毫无光彩的。谈话也答非所问。话题大多是喋喋不休的关于孩子的牢骚。

这期间，娜塔莎一直处于心情低落不安。郁闷不乐的状态。当母亲、哥哥或玛丽雅伯爵夫人推测皮埃尔迟迟不还的原因，藉此安慰她时，她心情却更糟。

“满篇胡言乱语，都是废话，”娜塔莎说，“他的奇谈怪论不会得到什么效果的，一个无聊至极的协会。”此刻的她却这样断论她本认为是正经事的工作。然后，她就到育儿室喂她自己惟一的儿子彼嘉去了。

她抱着这个小东西，他才满三个月，她感到他的小嘴的翕动，小鼻子呼呼地出着热气，她就得到了比任何人有效的慰问。她觉得这小东西说："你不高兴吗？你吃醋了，你应该找他算账，你又不敢，可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她默然无语，她不得不承认这点。

在这心情烦躁的两周里，惟一能让娜塔莎心灵得到安慰的就是儿子。她不断侍弄儿子，结果却喂多了奶，孩子生起了病。虽然儿子的病让她忙里忙外，但她却希望如此。一照顾儿子，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就得以减轻。

那天，正在喂奶给孩子的娜塔莎听到雪橇声，第六感觉告诉她可能是丈夫。保姆是女主人的贴心人，知道怎样讨好女主人，就兴高采烈地走进来告诉她。

"是他吗？他回来了？"娜塔莎的声音很小为不惊醒孩子，身子一动不动。

"回来了，夫人。"保姆声音虽小却洋溢着喜悦。

血涌上了娜塔莎的头，她情不自禁地挪动脚，但她不能立即起身跑出屋去。儿子又睁了一下眼。"你在这儿。"他仿佛这么说，随后，又懒洋洋地咂起了嘴来。

娜塔莎轻轻抽出奶头，摇摇孩子，又将他交给了保姆，向门口快步走去。但她在门口停了下来，好像由于太兴奋而如此匆忙不管孩子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她回头看了一眼，保姆正抬起臂时，将婴儿放到小床上。

"您走吧，去吧，夫人，您放心吧。"保姆低声说，微笑着。主仆之间的关系显得很融洽。

娜塔莎是小步欢快地跑向前厅的。

杰尼索夫叼着烟斗从书房来到大厅，这时他才又看到了那个复回原来面貌的娜塔莎。她又容光焕发，活泼可爱。

"他回来了！"她边跑边说。杰尼索夫对皮埃尔并无太多好感，但此时也因皮埃尔的归来而高兴。娜塔莎一跑进大厅，一个

体格伟岸的穿着皮大衣的身影首先印入眼帘，他正解下围巾。

“是他！真的是他！”她不禁出声，跑了过去，将他一把抱住，将他的头贴到自己的胸前，然后再推开，瞧了瞧他那结着雪花的红润快活的脸。“没错，真是他，真使人高兴，真让我开心……”

猛的，娜塔莎回想起这两周盼他的苦恼之情，脸上的欢情瞬间消散了。她一皱眉，冲着皮埃尔发起火来。

“哼，你倒快乐，玩得高兴……而我在家呢？！你至少得为孩子想想，我自己喂奶，可是我的奶不行了。彼嘉大病一场。是啊！你多快活，多有兴致！”

皮埃尔知道她是泄一时之怨气，是不对的，过不了两分钟她就会没事的。而且，自己并非故意晚回家，他是不能提早回来。主要的，他心中很高兴，很得意。他想笑却不敢表露出来，就装出一副怯生生的可怜相，弯下身子。

“我没办法提早脱身，真的！彼嘉怎么样。”

“现在无大碍了，我们走吧！你真不怕丢脸！该让你瞧瞧，你不在时我受的罪啊！

“你有不舒服吗？”

“走吧，走吧。”她嚷嚷，没有放手。他们一同向卧室走去。

尼古拉夫妇来看望皮埃尔时，皮埃尔正在育儿室抱着儿子逗乐，小东西刚刚醒过来。孩子咧着嘴，牙还没出来，小脸上浮着愉快的微笑。一切狂风大雨已经过去，娜塔莎深情款款，望着父子俩，浑身焕发着朗朗的气息。

“你和费多尔公爵将一切都谈好了吗？

“对，非常成功。”

“你瞧，我们的宝贝抬起了头。他可吓着我了！”

“你见着了公爵夫人？她真的爱上了他？”

“对啊，你可以想像得到……”

这时，尼古拉和玛丽雅伯爵夫人走了进来。没有放下孩子，皮埃尔吻了吻他们，对他们的问话一一作答。虽然，分别了这么

长一段时间有许多话题可聊，但皮埃尔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戴着睡帽，摇晃着的小东西身上。

“多可爱！”玛丽雅伯爵夫人望着小孩说，同时逗着他。“尼古拉，真不明白，”她对丈夫说，“你为何不懂得这些小东西多可爱。”

“我不懂，我瞧不出来，”尼古拉冷冷地瞧着婴儿，“小东西一个，走吧，皮埃尔。”

“实际上，他却很慈祥，”玛丽雅伯爵夫人为丈夫辩解说，“但要等孩子满一周岁……”

“皮埃尔却是很会抱小孩，”娜塔莎说，“他说，他的手天生是抱小孩的。你们看。”

“不，可偏偏不会抱小孩。”皮埃尔忽然笑笑，将小孩搂起，交给了保姆。

十　二

每一个正常的大家庭都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圈子，童山庄园也不例外。组成一个和睦家庭的每个圈子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却相互体谅。家中发生的每一桩悲事或喜事，对所有的圈子都是同等重要，但悲事的原因却是不同的。

皮埃尔的归来对这个家中的每个成员而言，都可以说是大喜事一件。

仆人们往往能对主人家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他们根据主人的行动和日常行为而不是他的谈话和表情作出评判。他们为皮埃尔的回家感到高兴的原因是：只要皮埃尔在家，尼古拉伯爵就不会天天去查看田庄，伯爵的心情和脾气会变好些，而且，过节时，大伙都能得到很多节日礼物。

皮埃尔·别祖霍夫的归来也令孩子们和女教师高兴，这样，

他们又可在皮埃尔的带领下经常参加社交活动，除了他，谁也不会在击弦古钢琴上弹苏格兰舞曲（他只会弹这一支舞曲），他说，这支舞曲可以伴奏各种舞蹈。而且，所有的人将会收到他的礼品。

小尼古拉已是一个十五岁的瘦小聪颖，有着淡褐鬈发和漂亮眼睛的小男孩了。他钦佩和热爱皮埃尔叔叔（他这样叫他），皮埃尔的回来自然令他兴奋不已。虽然，谁也没有要他喜欢皮埃尔，而且，他也很少见到皮埃尔。虽然抚养他的玛丽雅伯爵夫人竭力培养小尼古拉对丈夫的热爱，但小尼古拉却还有些鄙视姑父的成份掺杂在对他的爱中。对皮埃尔却异常热爱，他的理想是成为皮埃尔叔叔一样的人——聪明、善良、有学问，而不是得圣乔治勋章的骠骑兵，就像姑父尼古拉一样的人只要皮埃尔在他旁边，他总是兴高采烈，神气自得，眉飞色舞。皮埃尔一和他说话，他就面红耳赤，呼吸急促，皮埃尔的话他总是全部牢记在心中，过后就同德萨尔或者一个人体味着皮埃尔的每一个词。皮埃尔过去的事迹，他在一八一二年前的难遇（小尼古拉根据听到的事，在心中独自描述出一幅朦胧的富有诗意的图画）、皮埃尔在莫斯科的冒险、他的俘虏生涯、普拉东的事（皮埃尔讲给他听的）、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小尼古拉对娜塔莎也有一种特殊之情），更重要的是皮埃尔与小尼古拉的亲生父亲之间的友情（小尼古拉已记不清他父亲的面容了），所有这些在小尼古拉心中将皮埃尔塑成一个英雄和圣人。

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的成长过程中，许多的事——皮埃尔偶尔对父亲和娜塔莎的谈论，皮埃尔谈到亡父时的激动心情、娜塔莎谈到他死去父亲时小心和诚挚的态度——让他猜到他父亲同娜塔莎相爱过，临终时将她托给自己的好友照顾。虽然，父亲的印象早已忘却，但父亲在他心目中有一个神圣的地位，他崇拜父亲。他一想到父亲就心里一阵阵发紧，感慨而涕下、悲喜交加。所以，皮埃尔的回家让小尼古拉也非常高兴。

客人们喜欢皮埃尔是因为他使气氛变得和谐、热烈和欢快。

家中成年人喜欢皮埃尔的原因是同他一起生活得轻松愉快、和睦安宁。

老夫人们欢迎他，因为他拥有令她们喜爱的礼物，而且，娜塔莎因为他又变得活泼可爱。

皮埃尔知道各人对他抱有不同的观感，他尽其所能地去赢得别人的认同感，帮助别人。

皮埃尔从前是个疏忽大意的人，但这次却根据妻子开的条，将所有的东西都买了回来。他并未将岳母和内兄的嘱托抛之脑后，没有忘掉买送给别洛娃做礼物的衣料，给侄儿侄女们的玩具他也一件不落掉。刚结婚时，他惊奇于妻子提醒他别忘买这买那的嘱咐，他第一次出门时就忘掉了该买什么。他又惊奇于妻子的闷闷不乐。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他知道妻子是给别人买东西，很少给自己买东西。当皮埃尔提出来时，她才买。这次给家中的亲朋好友买礼物时，他体会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小孩子一般的兴奋愉悦，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忘记这类事了。如果再受到娜塔莎责怪的话，那就是他买得太多，价钱太贵。这样，在大多数人眼中具有不修边幅、粗心大意两大缺点的娜塔莎（在皮埃尔看来这是优点）又会被人们指摘为吝啬。

令皮埃尔自己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随着成家立业，人口增多，实现花费却比原来少了一半，而且，由于事业已开始渐渐摆脱前妻债务的影响而蒸蒸日上。

皮埃尔整理着他在莫斯科买的礼物，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多美！”他用店员一般的动作抖开一块衣料对抱着女儿坐在对面的妻子说。她那闪闪的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到那块衣料上。

“是送给别洛娃的吗？真不错。真棒！”她摸了摸衣料的质地。

“这大概要一卢布一尺吧？”

皮埃尔告诉了她价钱

“太贵了，”娜塔莎说，“孩子们会很兴奋的，妈妈也将笑得合

不上嘴的，只不过你不必给我买这个！”她又说，不禁笑起来，欣赏着一把当时刚刚流行起的镶珍珠的金梳子。

“这是因为阿迪尔的鼓动，她一个劲头地说，买吧，买吧。”皮埃尔说

“我什么时候戴呢？”娜塔莎将梳子插到了辫子上。“等玛申卡第一次出席舞会的时候呢，没准到那个时候又会流行这个了。行了，走吧。”他们将礼物收拾好，先去看望孩子们，然后去探望老伯爵夫人。

夫妇俩提着、搂着一件件礼物来到了前厅，老伯爵夫人照例在同别洛娃老婆子玩牌。

花甲之年的老伯爵夫人睡帽下面银发闪闪，荷叶帽边围着她的堆满了皱纹的老脸，双目早已失去了神采，上嘴唇干瘪着。

她的儿子和丈夫一个接一个地去世了，她只觉得她是一个被遗弃在这个世上的人她已对生活不再抱任何的希望和目的。日复一日，她吃饭、喝水、有时睡觉，有时不睡觉，她活着却又并非真正地活着。她不会再对任何的生活有强烈的印象。生活对于她来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平淡宁静，这只有死亡才会让她永远的宁静。她慢慢地消耗着她的生命力，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在这之前，她还得支撑着。她的身上带有明显的婴儿和老人的特点。她活着并不思考将来，似乎只是为了运用身体的各项作用。她为保持肠胃、头脑、肌肉、神经、肝脏才去吃饭、睡觉、思考、说话、哭泣、做事和发脾气。不是由外力推动她去做，不像人在精力旺盛时那样能集中力量来达到一个目的，不注意其他目的。她哭得像婴儿的原因是她需要擤鼻涕，她觉得要活动活动肺部和舌头她才说话。等等这些。在她的大脑中，精力旺盛的人称为重要事情不过是一种借口。

例如说，前一天和早晨吃了油腻的东西，她就想耍脾气，别洛娃的耳朵不灵光就成了这时她发脾气的理由。

她在屋子另一头小声地对别洛娃说

“今天气温我觉得升高了，我亲爱的。”她的声音很小。

别洛娃回答说：“对呀！他们坐雪橇来了。”这样，老夫人就毫不客气地说：“我的天！瞧她真是又聋又迟钝！”

还有的理由是她的鼻烟，她嫌鼻烟不是太干就是太潮，或者研磨得不够细。她一生气脸就变得黄黄的。奴婢们一瞧见老夫人的脸一发黄就知道准是别洛娃听不清她的话或者鼻烟准备得不好。同样的，同发脾气一样，她偶尔借口要玩牌要活动一下她那变得不利索的大脑。怀念已故的伯爵是她需要哭的最好理由。她还可借尼古拉的健康问题发挥她的惊慌、坐立不安。玛丽雅伯爵夫人有小错误是因为她想说些难听的话。她对已听过许多次的家人老讲同一个故事是为了她动动嗓子，多半是在晚饭后六七点钟的阴暗屋子里进行。

大家心中都明白老太太的这些怪僻，但大家都绝口不提，而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尼古拉、皮埃尔、娜塔莎和玛丽雅之间不时交换一下眼神，相对苦笑一下，告诉对方自己的心声。

这些眼神中包含的另一种意思是说她已卸下生活的责任，她已不再是完整的伯爵夫人，并且以后我们也将经历她的这种境况。他们的目光说明：她在这个世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因此，大家都愿望顺她的心意，照顾她，并克制自己容忍这个可怜的老人——她原来很讨人喜欢，像我们一样生气勃勃。

这个家庭中的人只有无情的人、愚蠢的人和少不更事的孩子才不明白这些，才对她敬而远之。

十　三

皮埃尔和娜塔莎回到大厅，这个时候老伯爵夫人正在玩牌，活动活动大脑。虽然，每次皮埃尔或儿子出门回家时常常说：“是时候了，该回来了，我亲爱的，大家都着急了，平安到家就好，感

谢天地。”在将礼物给她的时候，她也是重复着几句老话：“你的这片心让我感动，亲爱的，谢谢你心里还牵挂着我这个老婆子……”但这次皮埃尔碰上的时机不准，她玩得正在高兴时，让她分了心，让她心里很不痛快，她尽兴地玩完了牌，才去瞧礼物。皮埃尔送给她的是一只精致漂亮的牌盒，一只浅蓝色的塞夫勒盖杯，杯上绘着几个牧羊女。还有一只老夫人希望已久的金鼻烟壶，上面绘着的老伯爵遗像是皮埃尔约请彼得堡一位专擅长微型画画家特意绘制的。老夫人此刻并不悲哀，因此只是瞟了一眼遗像，然后就玩赏起那个做工精细的牌盒来。

“谢谢你，亲爱的，你这可让我快乐了，”她的话一如既往，“还好；你终于回来了。这太好了。你妻子都将家里闹得一塌糊涂了，你应该管教管教你的妻子，没有规矩。你离开家时，她简直神经混乱了，看不到东西，记不住事情。”她又老调重弹，“你瞧，别洛娃，他带给我们的这个盒子多漂亮。”

别洛娃也赞口不绝，并称赞了送给她的衣料。

老人在许多方面相对来说都是趋于保守的。虽不是有什么事不想让老伯爵夫人知道，但皮埃尔、娜塔莎、尼古拉、玛丽雅伯爵夫人和杰尼索夫不愿在她面前谈论，尽管他们有很多事要说，但不愿让老伯爵夫人听到，那样的话，就得面对她一连串的早已落后的问题，而且有许多话还得再三重复。如告诉她某人去世了，某人结婚了。就是这样，她还是过一会儿就忘了。按照往常的情形，他们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喝茶，皮埃尔则回答老夫人的问话，例如华西里公爵是否变老了，玛丽雅·阿列克谢耶夫娜是否给她来信了，是否记挂着她这老婆子等等。虽然这是些谁都不关注的问题（她也不关心）……

喝茶时，这种谁都没有兴趣而又无法躲开的话题始终不间断，家中成年人都围着圆桌品味着茶，旁边坐着宋尼雅和她守着的茶炊。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在旁边的起居室里兴奋地玩乐和交谈着，他们早就喝过茶了。在这边喝茶时，大家差不多坐在

老地方，尼古拉坐在炉边的小桌旁，上面放着给他的茶，老米尔卡这时躺在他身边的安乐椅上，这是一条一代名犬米尔卡生的脸上长满白毛的母狗，乌黑的大眼睛此时瞪得圆圆的。在白鬈发和络腮胡子的杰尼索夫老将军敞着他的将军服，坐在玛丽雅伯爵夫人身边。娜塔莎和老夫人之间是皮埃尔。他向老伯爵夫人说了许多他认为老太太明了且感兴趣的事情。

他说到了外面社会上的变化，他也谈到像老太太一样安享晚年，天各一方的老夫人的同辈人，他们当年活跃过一段时间，而此刻都已似乎正收割着年青时种下庄稼的最后果实。在老伯爵夫人看来，她们那一代才是真正正统的一代，从皮埃尔兴致勃勃的样子，娜塔莎看得出来，他此行一定获益不浅且有趣，才如此滔滔不绝，但面对老夫人，有许多话却还是欲言又止。杰尼索夫没有长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不明白皮埃尔为何说话如此不畅快，吞吞吐吐。而他又不满政府，因此，急于知道一些彼得堡的情况。于是，他不断提关于谢苗诺夫团近况的问题，谈阿拉克切耶夫的情况，说圣经会的成立。皮埃尔讲得高兴时，就有点不知所云，这时，尼古拉和娜塔莎就连忙问起伊凡公爵和纳雷施金娜伯爵夫人的身体状况。

“这样的话，高斯涅尔和塔塔利诺娃，[1] 还是那样继续胡搅乱缠？”杰尼索夫问道。

“继续干？”皮埃尔差不多喊了起来，“他们这个时候正飞黄腾达了，圣经会现在大权在握了。相当于政府了。”

“这怎么啦，我亲爱的，”她喝完了茶，看样子想在饭后找个理由起性子，“你所谓的政府是什么，我不懂。”

“哦，妈妈您知道是这样的”尼古拉搭腔道，他知道怎样说母亲就能听得明白，“高里岑公爵创办了一个团体，听人说他现在

---

① 圣经会于一八一二年由高里岑建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因高里岑失势，于一八二六年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封闭。

有权有势。”

“阿拉克切耶夫和高里岑，”皮埃尔忍不住说出来，“如今手里掌握着权力，可却提心吊胆，认为别人在搞阴谋。”

“咳，高里岑公爵有什么不对吗？他深孚众望。以前在玛丽雅·安东诺夫娜家中我常见到他，”老夫人语气一股愤愤不平。大家的闭口不说让她心中火气更大。接着说：“现在的人都学会了飞短流长，乱加批评，圣经会很不错呀！”她站起身来（大家也都起身）一脸不高兴，朝隔壁起居室走去。

大伙尴尬地静坐着时，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从隔壁传来。那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令孩子们兴奋的事。

“好了，好了！”小娜塔莎的喊声超过了所有人的欢笑声。皮埃尔和玛丽雅伯爵夫人和尼古拉互相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皮埃尔一直注视着娜塔莎。）

“像音乐一样悦耳！”他说

“肯定是安娜·玛卡罗夫娜将袜子织好了。”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是吗？我去瞧瞧，”皮埃尔站起身，说，“你要知道，”他在门口时放慢脚步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像音乐一样的声音？因为它会告诉我家中平安无事。今天我回家，离家越近心绪越不稳定。我一进大厅，安德留沙快乐的笑声告诉我，孩子们都健康着……”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心情，”尼古拉也说，“不过，我就是不去看。我知道，她织的袜子太神奇了。”

皮埃尔到隔壁房间去了，那边喊声更高，笑声更欢。“安娜·玛卡罗夫娜，”皮埃尔说，“你到这中间来，听口令，听我数一、二、三，我数到三时，你就站到这里来，我抱你。好，一、二、……”皮埃尔的声音装得很紧张，接着是片刻寂静无声。“三！”孩子们欢叫声从屋里传来。

“两只，两只！”孩子们叫道。

他们说的两只袜子是指安娜·玛卡罗夫娜有一手绝活，能够一副针同时织出两只袜子。每次织完后，她总是非常得意地在孩子们面前从一只袜子里抽出另一只袜子。

十　四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孩子们都同在座的人一一道过晚安、亲吻，男女教师行过礼，然后就回到了各自的小天地。只有小尼古拉不肯走，他的老师德萨尔也只得留下来。德萨尔小声地叫小尼古拉下楼去。

“我不，德萨尔先生，我会请求姑妈让我呆在这儿。”小尼古拉的声音也很小。

“姑妈，我想呆在这儿。”小尼古拉来到姑妈面前请求，他一脸的兴奋、激动和渴盼之情。玛丽雅伯爵夫人看了他一眼，冲皮埃尔说：

“你瞧，你一在这儿，他就不愿意离开了。……”

“德萨尔先生，我过不久就会将他送到您那儿去的，晚安。”皮埃尔的手伸向那位瑞士老师，接着便笑着转身对小尼古拉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玛丽雅，他非常像……”他对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是像爸爸吗？”孩子红着脸，用一种敬仰、炯炯有神的目光仔细瞧着皮埃尔。皮埃尔向他微笑示意，又说起了被他打断的话题。娜塔莎一直望着丈夫，玛丽雅伯爵夫人在十字布上绣着花，宋尼雅一直守着茶炊，精神不振。尼古拉从她手中接过茶，又同杰尼索夫一起用烟斗抽着烟，边问皮埃尔那些在外面获得的情况。这个长着卷发弱小的孩子，独自呆在一个角落里，眼睛炯然有神地望着皮埃尔，细细的脖子从衣领中伸出来，当他偶然感觉到某种新的强烈感情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发抖一会。

不一会，大家谈到了当时抨击最高当局的议论中，当然其中有令大多数人都兴趣盎然的国内政治形势。杰尼索夫对彼得堡的不光彩的事件大为快慰，因为他在军界不受人欢迎，自然，趁着这时发了一气难听的议论。

“从前被迫做德国人，此刻又得陪养塔塔利诺娃和克留德涅尔夫人[①] 翩翩起舞，还得阅读艾加特豪森[②] 之辈的作品。哎，要是波拿巴那小子又跑出来就好了，他会扫除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的，将谢苗诺夫团让施瓦茨这个大个子来统辖，真不成体统？”他大声嚷嚷。

尼古拉虽然认为杰尼索夫有失偏激，但他认为国家大事人人都有责任去分担。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评判不是小事，而皇帝的话，大臣的发言，甲做大臣，乙任总督是一些重大的事件。他因此也不时向皮埃尔提出细节问题。但他们俩问题的都不过是一些有关于政府的高级部门的小道消息。

对丈夫的思想和性格，娜塔莎再清楚不过了，她早知道皮埃尔想切入重点，想说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到彼得堡之行就是同他的新友费多尔公爵一起探讨此事。于是她就问皮埃尔，他跟费多尔的事[③] 怎么样了。

“什么事？”尼古拉问道。

“就是那些事。”皮埃尔看看四周说，“大家都了解，局势已经到非常不妙的地步，所有有良知的人们都应来尽其所能挽救它。”

“但是有良知的人们该做什么？”尼古拉不耐烦，皱了皱眉头，“什么是他们能做的呢？”

“他们要做的是……”

---

① 克留德涅尔夫人（1764—1825）：女作家，生于里加，宣扬神秘主义，亚历山大一世曾受她影响。

② 艾加特豪森（1752—1803）：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③ 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我们到书房里去吧。”尼古拉提议道。

娜塔莎早就觉得又得喂奶了，听到保姆的呼唤，就走到育儿室去了。玛丽雅伯爵夫人也和她一块儿去了。男人们走到了书房里。尼古拉没有注意到小尼古拉也溜了进去，躺在近窗口的书桌的幽昏的角落里。

“你说该干什么？”杰尼索夫说。

“怕都是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尼古拉说。

“事情是这样。”还未坐下，皮埃尔就开始说起来。他在房间里停停走走，边说边打着手势，语言含混不清。“彼得堡现在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中，皇帝沉迷于神秘主义之中（这是皮埃尔所不能忍受的）。他不理朝政，只想清静修养。而马格尼茨基、阿拉克切耶夫这帮人不顾天理良心，不知廉耻的人手握大权，胡作非为，乱杀政敌，殃民误国，他才得到清净……要是你不管理庄园，只享受闲情逸致，那么你的管家就越厉害，你的目的就会更快达到，对不对？”他问尼古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尼古拉不解。

“唉，整个俄国将会解体了。法官审理盗窃案忙得不亦乐乎，军队不保家卫国，只会鞭笞，出操，屯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教育遭到废除，新生事物，优良传统都遭到破坏和压制。大家心中很清楚，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弓拉得太紧就会断。”皮埃尔说（有政府以来，人们这么形容它），“在彼得堡，我只说了这些给那些人听。”

“都对谁说？”杰尼索夫问。

“这您清楚，”皮埃尔皱着眉望着他说，目光另有一种含义“就是对费多尔公爵和他周围的人说。奖励教育事业，热心支持慈善事业虽然很好，但只是有个好的希望而已，而目前要做的事，还有另外很必要的。”

尼古拉这才看到小侄儿躲在里面偷听，就朝他望去，满脸阴沉沉：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就让他听吧!”皮埃尔拦住尼古拉,又说:“我对他们说,那样做是不够的,现在需要另外的东西。大家都等待着,弦绷得太紧,随时可能断。当大家静静地无法阻止的变革来临时,抵御那将要来临的灾祸就需要更多的人,更加团结,紧密携手,共同努力。年轻力强的人都已被拉过去了,堕落了,腐化了。不是迷恋女色,就是醉心于权位;再就是追求钱财名利,都投到那个帮派去了。根本找不到有主见和独立的人啦。我说,要扩大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呼声是:独立和行动起来,别只是流于口头的道德。”

尼古拉离开侄儿,搬了一把椅子坐下,听着皮埃尔谈着,面有怒色,眉头紧皱,不时不以为然地干咳着。

“那么,这些行动有什么用呢?”他叫道,“你对政府作何观感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协助政府,我们的组织不是一个反皇派,而且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保皇派。条件是政府让我们组织公开。这是一个真正的绅士组织。我们只不过为了阻止普加乔夫来杀害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不想被阿拉克切耶夫送到屯垦区。我们的目的是公众的利益和大众的安全。”

“是的,但秘密组织只能产生不良后果,因为它是敌对的,有害的。”尼古拉驳斥道。

“妄下断论?难道拯救欧洲的道德联盟(当时不敢妄想俄国能救欧洲)是不好的?道德联盟是一种美德的联合,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宣扬的爱和互助。”

这时,娜塔莎走了进来,愉快地注视着丈夫,她高兴是因为皮埃尔神采奕奕,兴奋的样子让她心里特别舒服,并不是她所早就知道的他所说的话,她并不感兴趣这些事(她有开心的感觉是由于她知道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小尼古拉也是那么兴奋,激动地望着皮埃尔叔叔。这个被屋

里大人所忽略的从翻领里伸出细长脖子的孩子将皮埃尔叔叔的每一句话牢牢记在了心中。他没有觉察到他不安的动着的小手指将姑父桌上的火漆和鹅毛笔都捏折了。

“你想错了，这些才是所谓的德意志的道德联盟[1]，也正是我所建议的东西。”

“哦，老弟，道德联盟只有益于吃腊肠的人（德国人），我不了解它，也说明不了。”杰尼索夫大声地下着判断说，“一切都很糟糕，很坏，我承认这个现实。但我即不了解也不喜欢什么道德联盟。什么道德，什么联盟！只不过，要我一切听你的指使。”

皮埃尔微微一笑，娜塔莎则开怀大笑。尼古拉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他竭力证明，不会有任何变革，那是他自己想像出来的灾难。对于这种观点，皮埃尔更有说服力的相反论证陷尼古拉于一种窘境，他的思维能力强过尼古拉，思想更加活跃。这样使他更气恼，他认为自己的想法出于直觉，他认为直觉比推理更有力，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我要向你说清楚，”他站起身说，神经质地将烟斗移到嘴边，接着又干脆扔掉，“我证明不了我的观点。但我坚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都腐败而必须以改革清除的。你说，宣誓是有条件的，我想我应该向您说明白此事，你知道的，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有一点应让你知道，你们要是成立秘密团体反对政府的话，不管它是好是坏，维护它都是我的责任。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阿拉克切耶夫讨伐你们的命令的，我会立即带领一个骑兵连即刻行动的。至于你的议论，我是不会搭理的。”

他的这些话使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还是娜塔莎率先开口打破这个僵局。当然，她是攻击哥哥而支持丈夫，她无力笨拙的辩解却也达到了缓和气氛的目的。于是，谈

---

[1] 道德同盟：一八〇八年在普鲁士成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宗旨是反对拿破仑法国，于一八一〇年被法国政府下令解散。俄国十二月党人最初的组织章程曾参考“道德同盟”的政治纲领。

论又继续了，那种因尼古拉一番话引起的敌对气氛也烟消云散。

已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大家纷纷起身离去，脸色苍白但眼睛有神的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走到皮埃尔身前。

“皮埃尔叔叔……您……不……要是爸爸还在，他会支持你的观点吗？”他问。

皮埃尔突然省悟，当他在谈话时，这个孩子的头脑里经过一场特别的、心潮起伏的、复杂和独立思考的斗争。他后悔不该让他听到这一切，但事已如此，他就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会的。”他回答得很坚强，随后走出了书房。

孩子垂下头，这时他才突然发现他弄坏了桌上的东西。他的脸涨红了，向尼古拉走去。

“姑父，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他指着折了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尼古拉气得哆嗦了一下。

“算了，算了。”他强忍着性子，将折断的东西扔到了桌子下面。

“你根本就不应该到书房来的。”他又加了一句。

十　五

晚饭的话题不再是政治、社团之类的东西。而转为尼古拉最喜欢的对一八一二年的回忆。这话头是由杰尼索夫挑起，皮埃尔也很高兴地愉快地谈到了这段岁月中的一些往事。后来，大家在一种十分和睦、亲密的氛围中结束了这顿晚餐。

晚饭后，尼古拉到书房中对管家吩咐了一些事情，他已等候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换上睡衣，走到卧室。这时，他看到妻子还坐在写字台旁写些什么东西。

“玛丽，你写的什么呀？”尼古拉的问话让玛丽雅伯爵夫人脸

红了起来。她怕丈夫不理解和赞成她所写的东西。她所写的日记本不想让丈夫看到的。但既然他看到了，那就自然应让他知道这件事。这样的话，她也不再会觉得难为情和偷偷摸摸的。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将一本蓝色的笔记本递给他看。上面的字笔势遒劲。

“日记？……”尼古拉的口气中明显带着不以为然，接过笔记本。日记是用法语写的。

“十二月四日，今天，路易小姐派人找我，大儿子安德留沙起床时不肯穿衣服。孩子很固执任性。我想吓一吓他，却不料他变得更执拗。我就不理他了，自顾自地干起活来。和保姆一起给其他孩子穿衣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他似乎大惊失色，半天没吭声，然后，他穿上一件内衣跑到我跟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费了好大劲也没哄住他。看来，他因为伤了我的心而感到很难过。晚上，我给他分数单时，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了。只要对他温柔体贴，他就很乖。”

“什么是分数单？”尼古拉不明白。

“我每天晚上给孩子们的操行打的分数，由他们白天的表现给定。”

尼古拉又凝视了一会儿妻子的眼睛，她的眼神清澈而有一种母性的光辉。又接着翻看日记。日记中写下的是从母亲角度看孩子们生活中值得重视的事，从中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天性，并提出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尽管所记的大多是细小的事，但做母亲的却不这么看待。连第一次读到日记的尼古拉也对此表示赞同。

“米嘉吃饭时淘气。爸爸说不给他吃馅饼，真的就没给。在别人吃馅饼时，他眼巴巴地看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认为，罚孩子不吃甜馅饼，只能增强他们的食欲。告诉尼古拉这一点。”

尼古拉放下日记，注视着妻子。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询问一般地望着丈夫。似乎在问他是否同意她写的日记。明显的，尼古

拉不但赞成，还对妻子表现出一种钦佩之意。

“也许用不着如此一丝不苟，也许这不是必要的。”尼古拉想。但玛丽雅为培养孩子们的道德品质所作的毫不松懈的付出和精神让尼古拉自然而然产生出一种钦佩之情。可惜，尼古拉从未深入地分析过自己的感情，要不然，他会发现，正是因为妻子有一个他几乎无法企及、惊叹不已的真挚崇高的内心精神世界，才让他如此坚贞、自豪和满怀柔情地爱着他。

妻子的聪颖让他自豪，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远远不如妻子的崇高。然而，最令他高兴的是，不但她的身心完全属于他，而且已融合成他的一部分。

“亲爱的，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尼古拉意味悠长地说，想了一会儿，又说道：“可我今天做得不好。我同皮埃尔争论时生了气，当时你不在书房。我没法忍住性子，在那种情况下。当时他就像一个孩子。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娜塔莎管他，他会成为什么样子。你知道他在彼得堡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秘密……”

“噢，我知道，”玛丽雅说，“娜塔莎跟我说了。”

“这么说，你清楚了，”尼古拉一想起那些话就很激动，他接着说，“他想让我相信，所有有正义感的人就应去反对政府，并且还要发誓效忠于新的组织……可惜，当时你不在，你知道吗，那时他们都来同我争执，包括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太可笑了，要知道平时她将皮埃尔牢牢管住，但一开始争论，她却毫无立场，只是鹦鹉学舌般地将皮埃尔的话再说了一遍。”尼古拉继续说，他已忍不住要说说自己的亲友了。他没有想过，他议论娜塔莎的话可以全部用到他对妻子的关系上。

“不错，我也注意到了。”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当我说我将忠于职守看得高于一切时，他就生拼硬造地讲了一些道理来支持他的观点。真可惜，当时你不在，要是你在场，你会怎么说？”

“依我看，你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娜塔莎也这么说过，皮埃尔

认为，现在大家都在遭受灾难，人变得堕落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这是对的，”伯爵夫人说，“但他却没想到，我们还有更迫切的责任，这也是上帝的意思，那就是我们可以去冒险，但决不能连孩子也受之影响。”

“对呀，对呀，我对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尼古拉接着说，随声附和，说话的语气似乎表示他真的这样说过，“可他却还坚持要爱他人和基督教，而且说这话时还让小尼古拉呆在里面，这孩子偷偷跑进书房，还弄坏了东西。”

“唉，尼古拉，你要知道，我总担心这孩子，”伯爵夫人说，“他的性格很古怪，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孩。我常怕对自己的孩子有些太过爱护而冷落了他。其他孩子都有亲人，只有他什么亲人也没有。他总是一个人呆着想自己的心事而不对别人说。”

“你也用不着自我责备。你待小尼古拉犹如亲生，你做了一个最慈爱的母亲为自己最亲爱的儿子的一切。而且还继续做。你应该问心无愧，我也对此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出众的孩子。今天他听皮埃尔讲话非常专注以至于将我桌上的东西弄坏了，直到去吃晚饭时才发觉。接着，他就马上向我承认错误，他从未对我撒过谎。真是一个好孩子！”尼古拉又说，他承认他的优点但他从没喜欢过小尼古拉。

“毕竟，他不是我生的。”伯爵夫人说，“我感觉到这其中的差异。我心里很难过。他真的是个好孩子，我还是很担心他。他要是有个伙伴就好了。”

“不要紧，过不了多久时，到夏季我就带他去彼得堡。”尼古拉说，“是啊，皮埃尔一直是个空想主义者，而且永远是个空想主义者。”他又忍不住将话题转回到争论。这话题明显使他很激动。“至于阿拉克切耶夫的缺点，以及种种其他问题，同我又没什么关系！我结婚时，债务差点让我坐班房。母亲对此间的严重情况一无所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后来娶了你，有了家庭和庄园。难道我只是为我个人爱好才从早到晚地在账房里工作？不对，我这

样做是为了奉养母亲，报告你，我可不想让孩子们像我那样一无所有。”

玛丽雅欲言却止，想对他说，人生存着不仅仅是靠面包，他将家产看得太重了。但知道没有必要说，说了也没用。她只是拿起他的手，亲了一下。尼古拉认为妻子的这一举动是赞同他的观点，他沉思了一会儿，继续大声地自顾自地说着话。

“玛丽雅，你要知道，”他说，“从坦波夫乡下的管家伊利亚·米特罗方内奇回来了，他说已经有人想买那片林子，出价是八万卢布。”尼古拉显然很高兴，说，“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够重新拥有奥特拉德诺了。再过十多年，孩子们就可以从我们这里过上很富有的生活了。”

一听这话，玛丽雅伯爵夫人就知道下面丈夫想说的话了。她知道，一直以来都这样，每到他自言自语时，有时会突然问她，他方才说了些什么。如果他发觉她心不在焉，他会非常地不高兴。所以，事实上，虽然他所说的一切她都提不起兴致，她也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她眼睛望着他只不过在体验一种特别的感情，心中无所思。她眼前这个人从不知道或完全理解她的内心，但她却对他百般依顺，怀着无尽的柔情，随着光阴的流逝，她对他的一往情深还越来越强烈。这个时候的她完全陷入了这种感情，她没有听清丈夫的各种打算和想法，不能仔细地观察，而且，一些毫无关联的念头还不时出现在她的头脑中。她想到哥哥的遗子（她很惊讶小尼古拉在听皮埃尔讲话时的情绪），想到他那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她想到侄儿，也想到自己的孩子，虽然她并未比较侄儿和她的孩子们，但她对比了自己对他们的感情和关怀，并觉得对小尼古拉的感情有所欠缺，她为此，内心深深觉得有一种疚愧和惶恐不安。

有时她认识到，这种不同是年龄的差别形成的；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对待他没有尽全力。她在心中暗自立下誓言加以端正，努力去像耶稣基督爱人类那样，虽然这对她而言是不可

能的事。一生都爱丈夫，爱孩子，也爱小尼古拉，爱所有的人。不知从何时起，玛丽雅一直都在不断追求这种永恒的完美的精神境界，因此她的心灵一直得不到安宁。她一脸的严肃表情正说明了受肉体之累的灵魂所感受到的崇高而秘密的楚痛。

尼古拉又瞧到了她这种神色。“天啊！她又是这种严肃的表情。我老觉得她就要升入天堂了，要是她离开了我们，我们怎么办？！”尼古拉心想着，然后就站在圣像前做起晚祷来。

十　六

关系亲密的人进行思想交流时，谈话的方式是非常奇特的，没有判断、推论和结论的程式，不依照任何逻辑的法则，像一般的夫妻之间一样，娜塔莎和皮埃尔也是如此。娜塔莎早就习惯了这种谈话方式。如果皮埃尔说话时条理清晰，简明有力，就确切无疑地说明他们夫妻之间在闹别扭。皮埃尔开始不紧不慢有条有理地进行理性谈话，而且娜塔莎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这样的情形是他们争吵的前奏。

当房间中只有他们夫妻俩的时候，娜塔莎就会睁大一双幸福的眼睛，突然悄悄地走到丈夫身边，一把搂住他的头，紧贴在胸前，说：“现在你全是我的了，全是我的了！你逃不掉了！”接着他们就谈起话来，没有条理的，谈话着各式各样的话题，接着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但没有影响到彼此之间的理解，相反，更清楚地说明：他们彼此了解。

梦中的一切都是不实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前后不统一的，但支配梦中一切的情感都是真实的。像在梦境中一样违背正常的逻辑情理，他们的彼此相处也是如此，语言含糊不清，前后不连贯，而只有感情在支配他们的交谈。

娜塔莎向丈夫说起哥哥的日常生活，说起他不在家时她的

痛苦和感到生活无意义，说起了她对玛丽雅的感情更加深厚，讲自己不如玛丽雅，不论哪个方面。娜塔莎说这些话时，非常诚挚地说玛丽雅要好过自己，然而同时要求皮埃尔更加喜欢她，而不是喜欢玛丽或别的女人，尤其这次皮埃尔去彼得堡后，一定见过了许多女人，她更加强烈地向他说明一下。

皮埃尔对娜塔莎说，在彼得堡的众多舞会和酒席上，他确实见到了许多太太小姐，不过自己可受不了她们。

"我早忘了，同这些太太小姐们交往已是一件不习惯的事，"他说，"真的无聊之极。再说，我还忙不过来我自己的事呢。"

娜塔莎专注地凝神着他，又说：

"我真佩服玛丽雅！"她说，"她很懂孩子的心。她仿佛看透了孩子们的想法。就说昨天吧，米嘉淘气……"

"哦，这小家伙简直是和尼古拉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皮埃尔插嘴说。

一听皮埃尔提到米嘉像尼古拉，娜塔莎知道他想到了同哥哥的不愉快的谈话，他很想了解娜塔莎对此事的意见。

"尼古拉就是这个毛病，他总是不同意大家未经大多数人认可的。当然，我清楚，你很看重拓展新领域。"这句话皮埃尔以前说过。

"不是，重要的是，"皮埃尔说，"思考和推理对于尼古拉而言，只是一种消遣活动，更进一步说，是为了打发时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就是他收藏书的规则，未读完买来的书（西斯蒙第[1]、卢梭、孟德斯鸠的作品），就不买新书，"皮埃尔笑着说，"你清楚，我打算让他……"他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娜塔莎截住了他的话题，使他知道自己那样做事是无必要的。

"你是说，思考对他而言是一种娱乐……"

"对，我认为所有其他的才是娱乐。我觉得彼得堡之行就如

① 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坠梦中，所有的人都会见了。只要我一深思，就觉得其他一切只是娱乐而已。”

“对了，方才你探望孩子们。和他们相互道问时，真遗憾我不在那儿，”娜塔莎说，“你最喜欢哪个孩子？我想是丽莎吧！”

“对，”皮埃尔说，他还继续地对妻子说着他心中的想法，“尼古拉认为，我们不必思考。我做不到这点。别说在彼得堡时我所感受到的了。我感到（我对你直言），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没有我，所有事情都完成不了。那时各人守着各人的想法。而我却能联合大家，我的方法简单易行，大家也很快就同意了它。你知道吗？我不是宣告说我们理当推翻这推翻那个。那样做将使事情很不好办，会出纰漏，我说，积德好善之人应团结起来，积德行善是我们惟一的纳领和口号。谢尔盖公爵真不错，并且是个聪明人。”

毫无疑问，在娜塔莎的心目中，丈夫的思想是伟大的，但令她疑惑的是，他竟然成了她丈夫。“难道说，一位如此重要的人，一个社会栋梁之材也是我的丈夫吗？！这种状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她想对丈夫一吐心中疑问。“有谁是不容怀疑地要比其他人更有智慧呢？”她扪心自问，她在大脑中一遍又一遍地考虑了皮埃尔所敬重的人。他以前的言行表明，普拉东是丈夫心中最敬重的人。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她说，“我想到了普拉东，你认为他为人如何？要是他在，你的做法会获得他的赞同吗？”

这个问题丝毫不令皮埃尔惊讶。妻子的思路他很清楚。

“普拉东？”他说，仿佛思考了一番，显然是在思考普拉东将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他也许不会很明白，但我想他对此会表示支持的。”

“我真爱你！非常非常爱你！”娜塔莎忽然说。

“不对，他不会赞同的，”皮埃尔想了想说，“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他会表示赞成。优雅美观、美满、安宁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我会

让他看看我们。这会令我很自豪。对了，刚才你说到了分别，分别后，你知道我是怀着一种怎样的感情思念你吗……”

“对呀，还会更加……”娜塔莎说。

“不，不是那个。我一直都爱你，爱得不能再爱了，尤其是……是啊……”俩人相遇的目光中断了他的话语，彼此的眼神将余下的话全都表达了。

“别胡说，”娜塔莎突然叫道，“什么蜜月啦，恋爱之初最甜蜜啦，正相反，现在才是金秋收获爱的时刻，只要你不离开家就行了。我们吵架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常常是错的，总是我错，可原因，我却早已忘记了。”

“总是那一件事，”皮埃尔含着笑说，“嫉……”

“不要说了，我受不了！”娜塔莎叫道，她的眼光冷冷地，“你见过她吗？”她略一停顿后加了一句。

“没有，假如我见了，我也不认得她了。”

他们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唉，你知道吗？你在书房谈话时，我正注视着你，”娜塔莎开始说道，显然急于消除那笼罩了他们的阴云。“你和他，我们的孩子，像两粒豆一般相像（她指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哦，是去他那里的时候了……奶来了……不过，我不想离开你。”

他们又安静了一会，突然同时转过来面对面，同时想说话。皮埃尔感到满足，浑身洋溢着热情；娜塔莎布满幸福的笑容，平静而端庄。他们一起开口，然后又一起同时候住，让对方先说。

“我不说，你说什么？先说，先说。”

“不，你说吧，我不过随随便便说说。”娜塔莎说。

于是，皮埃尔说开了。他洋洋自得地继续讲他在彼得堡的成就。他觉得有一种向俄国和全世界指明新方向的使命。

“我要说的，只是：简单的思想具有伟大影响力的前提。我的道理非常简单，要是坏人结成团伙形成一种力量，那么好人也应

联合起来与之对抗。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对。”

“你有什么话?”

“我只是信口开河。”

“不要紧,说呀。”

“没什么,不值一提,”娜塔莎说,她的笑容更明朗了,“我是想说彼嘉,当保姆要从我手中接过去时,他喀喀直笑,眼睛眯起,紧紧搂住我,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保姆抱他了。可爱得很。你听,他又哭了,好了,一会见!”她走出了房间。

这时,小尼古拉的卧室里,小灯仍然点燃着。(他孩子怕黑,他们无法改正他这个毛病。)德萨尔已经呼呼入睡,他垫着四个枕头,那鹰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刚带着一身冷汗醒来的小尼古拉,在床上坐起来,睁大眼睛凝视的前方。他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他梦见他和皮埃尔叔叔,戴着像普鲁塔克[①]著作中那样的盔甲,正率领着一支大军。那支军队是用德萨尔叫做圣洁线的秋天飘荡的、蛛网一般的、充满空中的白色斜线合成的。前面是光荣,它由更粗的一些飘忽不定的丝线组成。他和皮埃尔轻松愉快地在它的导引下前进,愈来愈接近目标。猛然,引导他们的线掉了,缠绕在一起,拽也拽不动。就在这时,尼古拉姑父神情严厉恐怖地站在他们面前。

“这是你们干的好事吧,”他指着断裂的火漆和折了的鹅毛笔说,“以前,我是爱你们的,可阿拉克切耶夫有令,谁也不准再朝前走,否则,就干掉谁。”小尼古拉回头寻找皮埃尔,皮埃尔早已无影无踪。皮埃尔叔叔换成了父亲。父亲是没有实体形状,却是真真切切地站在那儿,小尼古拉一看就知道,父亲很爱他,他感到一切都不存在了,力气、骨骼、形体都已不在了。父亲对他又

① 普鲁塔克是古希腊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伟人传》。

怜又爱。这时，尼古拉越来越近，小尼古拉心中一阵恐惧，就惊醒了过来。

“父亲，”他回想着，“我父亲，即使家中保存有安德烈公爵两张非常像的画像，尼古拉依然印象模糊不清，他来过了，还同我亲热过。他支持我和皮埃尔叔叔，他所吩咐的一切，我都将完全去做。穆西乌斯·赛沃[①]烧掉了他的手，这种事情为何不发生在我的生活中呢？我明白了，他们的意图是要我先学习。我应该学习。我不用再学习，有所作为的一天自然而然会到来的，我要对主说的是：使我碰到像普鲁塔克的英雄们所碰到的事吧，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他们为楷模的。不仅如此，我会胜于他们。到时候，我会名扬四海，受到人们的爱戴、称赞。”

小尼古拉一阵心口收紧，直想哭，于是就大哭起来。

“您怎么了？”德萨尔被弄醒了。

“不要紧，”小尼古拉说，头枕到枕头上，“他多么和蔼可亲，我喜欢他，”他这么想德萨尔，“皮埃尔叔叔也是！他真是个好人！对啦，还有父亲！父亲啊！父亲！有一天，我的所作所为连父亲也是满意的……”

① 古罗马传说中的英雄，他为拯救罗马烧手以表决心。

第二部

一

各民族和人类生活是历史主要研究的内容。无论人类生活还是民族生活的论述,都是不能直接探讨和用语言文字描述的。

在那似乎不可捉摸的一个民族的生活的探讨和描述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为大多数以前的史学家所运用。选取该民族统治者的个别人的活动来论述。他们认为,全民族的活动将由这个活动所体现。

一个民族活动是怎样由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呢?什么支配着这些人的意志呢?所有这些,史学家作了如下的解答:认定各民族服从一个上帝的选民的人的意志是神的命令,是神指引选民的意志去达到即定的目标。

这样,相信神直接介入人类的事务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然而,现代历史理论否定了这种神意论。

现代史论既然不再运用这两条原则,那么,理所当然就应该:研究政权形成之因,而非政权的表象,然而令人遗憾,它没有如此发展。它依然在不知不觉中将已否定的以前的史学家的观念付之于实践之中。实践中,还是这种理论在论述着人类的生活,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现代史论中,赋有神权和直接由神意志指导的选民被那些称为英雄——他们有着天赋且才能超人——或者帝王,或者记者所代替,他们能领导群众。神意下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以前史学家认为的人类活动目的),在现代史论中则化为

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用史学中的概念说就是：全人类文明的福利——一般是指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古代人的信仰在现代史论中被否定，代替它的所谓新观念却是它的胎儿。虽然史学家在臆想中抛却帝王的神权和古人命运理论，但他们仍受到现实的逻辑的逼迫。他们经过前人走过的路走到同一目的地：那就是承认：一，个人领导民族；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一个既定目标行动。

表面上看，现代史学家的观点都很新颖且有所不同，然而，从基本[①]到巴克尔[②]，这两个古老却不能避免的原则依旧是他们全部著作的理论根基。

他们的著作分为：一、记叙他认定的领导人类活动的个人活动（帝王将相、演说家、哲学家、诗人等等不一而论）。二、他认定的人类之目的（或者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崛起，或者名叫欧洲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了一场运动，它不断蔓延四周，形成一种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它反复了好几次，它同一个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相撞；一八一二年它到达了高潮——莫斯科，然后，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对称，发生了一个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同样，中欧各民族都卷了进去。这次相反运动抵达了它的西方目的地——巴黎，然后退了下去。

在这二十年时间里，田园杂草丛生，房屋烧毁，贸易易道而行，数以万计的人变穷了、变富了，从一处迁到另一处，许多宣扬爱他人的基督徒在相互残杀。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这种事为何存在？他们为什么烧杀抢掠？这些事情的起源是什么？人们这样做的力量从何而来？人类碰到那个时代的遗迹和传说时，这些直率、天真而又自然的问

---

① 基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② 巴克尔（1821—1862）：英国社会学家，实证论者，著有《英国文明史》等。

题接二连三困扰着人们。

要寻找答案的话，我们常常转向历史科学，历史科学的内容就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自我认识的系统知识。

假如史学保持了古人的观念，它告诉你的答案便是：神在奖励或惩罚他的人民，才赐与拿破仑以权力，并引导他的意志，达到神的旨意。这个答案应该说是清晰、完整的。对拿破仑的神权，可以信其有，也可信其无；如果相信它，人就可理解其时的全部历史，而不会遇到任何矛盾的地方。

但新的史学论不会做出这种答案的。神介入人类事务的观点在现代史论中遭到驳斥，因此，它得另作答复。

新的史论会这样告诉你：你想了解这个运动的作用吗？它的起因吗？这些事件的力量源出何处？那么，听吧：

“路易十四是个非常骄傲、狂妄的人；他有如此这般的情人，有这样那样的庞臣，他未治理好法国。王位的继承者软弱无能，不理国事。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有怎样怎样的情妇。与此同时，有些人出了一些著作。十八世纪末，巴黎有二三十个人宣扬着人人平等和自由。此后，法国人相互仇杀。这些人砍了国王和另一些人的头。拿破仑——一位天才在法国脱颖而出。他所向披靡，意思是说他杀了许多人而且是出于他的英明。后来，由于某种理由，他去了非洲，消灭了许多野蛮人，他是如此狡猾和富有智慧，他回到法兰西，命令所有人服从他。于是大家都臣服于他的脚下。他戴上了皇冠，又杀向了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等地。又在那儿屠杀了许多人，其时，俄皇是亚历山大一世，他认为有必要重建欧洲的秩序，因此，同拿破仑发生了战争。但是，一八〇七年，他却又结交了拿破仑。一八一一年两个又不和，发生了冲突，又消灭了各自的许多敌人。其后，拿破仑率领大军六十万进击俄国，攻破莫斯科；可是不久，他逃离了莫斯科，由于斯坦因和别人的建议，亚历山大联合了欧洲几乎所有能联合的力量，去反对他这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一切原本支持拿破仑的国家一夜间成

为他的敌手，拿破仑的军队才整编好，就受了这支武装力量的攻击。拿破仑被盟军打败了，巴黎被占领，他不得不退位，拿破仑被驱逐到厄尔巴岛，但他的皇帝称号因为表示对他的尊敬而保留，即便是五年前和一年后他被大家认定是个猖狂的大强盗。路易十八夺回了王位，法国人和盟国人一直视他为笑料。拿破仑不得不流着泪告别老近卫军，退位后就被流放了。然后，维也纳的会谈使某些国家获得了利益而高兴，有些国家则自认为有损国家权益而不满。这次会谈的主角是一些精明干练的国事活动家和外交家（其中当数塔列兰，他捷足先登，位列首席，使法国国境扩大了），然后，那些外交家和君主争执了起来；他们准备动手发动战争了；但此时，只有一营人的拿破仑又回到了巴黎；他的法国对手们又屈服于他了。这件事又惹恼了盟国的君主们，又组织军队攻打拿破仑。这位天才被打败了，并判定他是一个强盗，将他囚禁于圣海伦娜岛。这个远离可爱人们和他心中圣地法国的流放者在孤零零的小岛中慢慢离开了人世，他的伟业只成为人们饭后的闲聊之题。而反动的力量又让欧洲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不是嘲讽，是一幅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所有史学家的论述的最浅显的概述。他们是回忆录、各国专史、文化通史的编撰者，你可以从他们的巨作中看到相互矛盾，文不对题的。

这些答案为何奇怪得令人发笑？现代史像耳聋的人一般回答无人问的问题。

要是说，历史是为了描写人类和民族的活动，那么，首先要问——这个问题如无答案则其他问题难以理解——，各民族运动的力量缘何而来？在这个问题上，现代史论不是绞尽脑汁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骄奢异常，或者说，哪些人提倡什么。

那所有的是可能存在过的，人们也愿意认同这种观点，但是，问的不是那个。也许所有的都是有意思的，要是我们承认神

权，这个神权依赖自己，一贯通过拿破仑们、路易之辈和著书者来统治各民族的话；然而，这种神权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因而，说明这些人物和民族运动的关系应置于对拿破仑们、路易们的著作者们的评判之前。

要是另有力量而非神权，对新力量的描述是必要的，因为全部历史的意义集中于此。

在史学家们的头脑中，这个问题是不用解答的，人人都明白这种力量。尽管如此，满心承认已明了这种力量为何物，但，不管是谁，只要他清楚史书中所记的所谓事实，都会问：史学家们对此新力量各执一词，又怎么说所有人都懂得？

二

推动各民族的力量是什么？

权力——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之权——在有些传记史学家和个别民族史学家看来就是这种力量。他们这样阐述历史，拿破仑们、亚历山大们的意志决定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或者有如专题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是某些人物意志决定历史。这类史学家的理论，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勉强会被人所接受，那就是只有一个史学家对某个历史事件作注释。但是，只要有不同国家而且观点不一样的史学家谈论同一事件之时，这些答案便流于闲谈。要知道，总有不同甚而相反的对这种力量的解释。就同一事件，一个史家说，这是拿破仑的权力所致，而另一个史学说，这为亚历山大权力所致，有第三者却道是由某某第三个人的权力所致。不仅如此，这类史学家在谈到某人的权力的来源或根基时，同样互不相容。拿破仑权力的基础之争便是一个例子。在波拿巴的梯也尔看来，它建立于德行和天赋之上，而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对人民的欺诈才让拿破仑夺得这权力。这些史学家互相争

吵，没有任何确实的答案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答复，人们亦无法从他们的理论中明白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事物。

专题史学家的这种历史力量观点的错误性似乎被考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发现。他们持着许多不同力量形成权力的观点，不只说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的权力。他们以同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相互影响来论述一场战争和对一个民族的征讨，而非求助于个人权力。

依照此种见解，权力将不再认为是引起事件的力量了，因为它自己产生于许多力量。然而实际上，权力是一种力量通常仍为大多数史学家所认同，认为它造成了历史事件。据他们说，历史人物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他的力量只是不同力量的产儿。并且还说，权力是一种力量，它造成事件发生。这其中就有，盖尔温努斯、施洛塞尔及其他人等等，时而论证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由一七八九年思想所产生，如此如此，在另一处又说，由于拿破仑错误意志，才有一八一二年远伐俄罗斯，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被拿破仑的独裁。拿破仑的大权产生于进步思想、普遍的情绪。而它又抑制了进步思想和普遍情绪。

这种奇异的不协调是必然的。你可以到处发现这种情况，而且世界通史学家的叙述都是由这样一条矛盾的链条所组成。这种不统一发生的原因，就在于通史家才进入分析的领域，就半途而废。

分力变成合力，分力之和必等于合力。世界通史家却不依照这个原则论述。因此，没有足够分力的情形下论述合力就只能假想还存在一种神秘的能影响合力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描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简单地说，亚历山大的意志促成了这些事件。但是，这遭到世界通史家盖尔温努斯的驳斥，他努力论述，远征俄罗斯和波旁王朝复辟，不但是由亚历山大的意志决定，斯坦因、梅特涅、史达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勃里昂以及其他人的行动也是促

成它的力量。明显的，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如下各分力：塔列兰、夏多勃里昂等人；这些分力之和，也即塔列兰、史达尔夫人及其他人的作用。明显的，这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并不等于数百万的法国人屈从统治者的现象，这样说吧，那些分力等于一个A，但它们又怎样变成为一个等于千倍于A的合力。这位史学家又只好承认他本已否定的力量——权力（只有权力使法国人臣服于他们的统治者），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意思便是，他必须承认一种神秘地对合力起作用的力量。

不懂得下雨原因的农民，本着他们想下雨或者想天晴的心态说“风吹散了乌云”或者“风吹来了乌云”。这种情形有如世界通史家：本着他们想证明这个理论或者那个理论的需要，他们或者说，权力产生于事件；或者说权力造成事件。

还有另外一类史学家——即所谓文化史学家的人，对这种力量的诠释，沿着通史学家偶尔经过的途径——承认撰书者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进行了论述。文化精神、思想才是这种力量是文化史学家所持的见解。

文化史学家以老一辈的世界通史家作为他们的先驱。他们认为，既然某些人的相互作用能说明历史事件，那么也就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它。这些史学家于是从每一事件的背景的论述中，抽取智力活动这个表征因素，于是，这个表征因素就成了原由，然而，虽经他们极力论述事件之因在于智力活动，使我们只有作出极大的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些相联系的地方，但是，不论怎样，我们也无法承认智力活动指导群众行动，要知道，人类平等学说引起法国革命的残杀，死亡和战争起源于爱邻如己的教义等论述会同这种观点相抵触。

退一步来说——承认那些充斥于史学中的巧妙编写的论述是没有错误的，承认所谓观念这种不明确的力量影响着各民族——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得不到解答。再有就是这样处理，在帝

王权力、通史家所提到的顾问和别的人的影响之后，再添一种新的力量——观念。但是，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得说明：拿破仑用权力造成某事，这可以理解。拿破仑结合别的势力，成为某些事的原因，也可理解，但一本《民约论》使法国人内部的作用过程的理解就必须以说明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

毋庸置疑，所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之间总有某种联系存在。有如关系存在于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个行业之间一样，在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找到这种关系。但令人迷惑的是，在文化史学家的理论中，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事件的原因。只好用以下几点说明史学家的这种结论：一、历史是由有知识的人写的，是脑力劳动的人写的，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将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认做全人类的活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民和军人也喜欢这样认为一样（这些并未形成文字是因为他们不写历史罢了）；二、采用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观念这些无确切含义的概念的作用就是，能随意使用那些意义含糊、可乱编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再谈论这些史论的的本质吧（它们对于某人、某事可能有用），下面事实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史同通史渐渐相融合，虽然它对每一事件的原因细分总结为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的理论，但它在描述一个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远征俄罗斯），它就无意中将那件事认作权力所造就，简洁地说，某某事件是谁的意志的产物。这样，文化史家就实际自我矛盾。让人觉得他们妄想出来的新力量无法解释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让人觉得，他们所否认的权力才是说明历史的独一的方法。

三

一辆机动车在向前行驶，要是有人问：它移动的原因是什

么？一个农民会说：魔鬼推着它。另一个会回答：因为它的轮子在滚动。第三个会告诉你：风将烟都吹到后面去了。

农民难以被驳倒。他已经得到一个自认为完美的证明。只有证明没有魔鬼、证明有个德国人在开着它才能将他们驳倒。只有让他们看到相互矛盾，他们才会明白他们的错误。但是，那认为轮子转动推动车子的人，可以自我反驳，因为照他的推理方式应当进一步弄清轮子转动的原因，只有他最后得出原因是锅炉的蒸气压力时，他才可停止追寻原因。至于那个以风将烟吹到后面为由的人，他认为不能以车轮转动为原因，只有将他首先看到的第一现象当做原因。

只有与所见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才能诠释机车运动的概念。

只有一种同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才能诠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

不过，不同的史学家对这种概念有着各自的诠释，但他们所诠释的力量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英雄们天赋的力量被有人认定是它，这类似于机车由魔鬼推动，有人认定几种不同力量产生的力量是它，这类似于另一个农民认为车轮运转产生了力量；还有些人认定观念影响才是它，就如第三个农民被风吹走的烟产生了力量。

只要历史所关注的是一个个的人，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们、亚历山大们、路德们还是伏尔泰们，而不是事件参加者全体——没有遗漏的全体的历史，就必然使得其他人朝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人。而史学家都知道的这种惟一力量概念，就是权力。

这个概念是处理历史题材的惟一把手，谁如果折断它，例如保巴克尔，而又无处理历史题材的其他方法，他就有让自己失去处理历史题材的惟一方法。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的行为表明了必然用权力概念诠释历史。他们力图放弃这个概念，而每一步

叙述却都得运用它。

至今,现代史论诠释人类的问题方式,依然相似于流通中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人物传记和各民族的历史著作如同发行的钞票。这种钞票在发挥作用时;可以供使用、流通,对谁都有益无害,只要保证它产生的依据。梯也尔们的历史只要抛却英雄意志产生之源的问题就将是有趣的、很有意义的,也许还会有些诗意。但是,正如纸币造得太容易,发行过多,或是大家都要兑换成黄金,这样,纸币的真实价值就产生了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史作多如牛毛,或者由于有个心地单纯的人问:“拿破仑依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个?就如要用纸币换成可掌握的理解上的真金时,这类史论的真实价值的问题随之而来。”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就如这样的人——他懂得纸币的不足之处,便用金属铸成硬币代替纸币。那种硬币振振有声,但仅此而已。纸币尚可蒙骗白痴;但是,谁也不会上那只叮当作响的硬币的当。黄金不仅因为可供使用而且可供交换才成为黄金。因此,世界通史家如能说出“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主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们只有自相矛盾的回答,而文化史家则避而不答,回答一些无丝毫相关的话。如外表像黄金的铸币只能流通于认可它代表黄金的人之中,对人类的主要问题没有作出回答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是只能出于自己的某些目的,在大学和在具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而已。

四

古人的观点是,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则服从于神的。现代史论否定了这种古人的观念,那么,就应从下面两件事中选择一件:要么重取神直接干

涉人类事务的旧信仰，要么确切回答“权力由何种力量而来？”这个问题——它产生历史事件——，要不然，矛盾将处处存在于论述之中。

回到前一项的说法是不可能的，旧信仰已经被破除；因此，必须诠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发令召集军队去打仗，我们熟悉这种想法，并不以之为有悖常理，这使得我们觉得“为什么六十万人听了拿破仑的某些话就去浴血沙场”这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那种权力，所以他的命令被执行。

要是我们相信那种权力由上帝所赋，这个回答就十分满意了。但一旦我们否认这一点，那就得论述这种一个人统治别人的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压服弱者的直接体力优势——运用体力或以体力恐吓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①] 的权力；它也不能依照一些历史学家的天真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主要人物都是英雄，即具有天赋的品性和素质的人们），它建立在品性和素质的优越性上，要知道，姑且不论拿破仑们的英雄人物，关于他们的品性的评论许多人各执一词，历史表明，统治成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品性上无任何特殊的优越性，相反的是，他们大多在品性方面劣于他们所统治的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

要是权力的源泉并不内在于个人，那么明显的，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外在于人，在掌握权力的人同众人的关系之中。

法理学（历史的兑换银行）对权力就是这样理解的，许诺对权力的历史诠释兑成纯金。

权力是借助于明许或默认将意志移交给被选出统治者的群众的意志总和。

---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在法理学领域中,在论述国家和权力应该怎样布局(要是可以安排的话)时,所有这些再明白不过。但是,应用之于历史的时候,这个权力就需加以诠释了。

法理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就像古人对待火一样——看成为一种具有实体的事物。但是,对现代史而言,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现代物理的观点,火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现象。

这样,现代史学与法学在观念上有这种差别,因此,法学虽然可以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权力是什么,这种理论不能回答现代史学所考虑的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权力的意义的问题。

要是权力是群众移交给统治者的意志总和,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呢?如果不是,那么拿破仑一世为什么是呢?为什么拿破仑在布伦被俘时是一个罪犯,后来逮捕他的人又变成罪犯呢?[①]

有些时候,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就是通过两三个人参加的宫廷政变吗?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了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〇八年移交给拿破仑吗?一八〇九年,当俄军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了拿破仑?

这些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

一、要么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而,每一种新权力的出现,每种反对既经指定的权力的斗争,都绝对应当看做侵犯真正权力的行为。

二、要么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人们所共认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并指出,统治者们不遵守移交条件才会造成对一切权力的限制、冲突、以致摧毁。

三、要么认为,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不

---

① 拿破仑三世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失败,第三次成功。

过那些条件是不为群众所知、不明确的;其中许多权力的出现、斗争和灭亡,全是由统治者不同程度地遵守这些不为群众所知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根据这些权力条件由某些人移交给别一些人)所引起的。

这就是史学家描述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类型。

一些史学家,就是那些传记家和专题史学家,不懂得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有这样天真的想法,似乎群众的意志总和从来就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个权力的时候,他们将那个特殊的权力认做是惟一的真实的绝对的权力,任何反对这个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只是对权力的侵犯,只是暴力。

他们的理论适用条件是:社会处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若在民族历史的复杂的动荡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崛起,相互斗争,他们的理论便不合适了,因为正统的历史学家会论证,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只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则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政权,波拿巴派会论证,帝国才是真正的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而易见,这些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解释,众说纷纭而只能哄哄小孩。

认识到这种历史见解的错误,另一派史学家则说,权力是有条件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群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条件是什么,即使他们说了,他们说的将一直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由他对民族运动的看法得出,法国或别的国家的伟大、公民的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暂不说史学家们对这些条件的彼此矛盾,就假设存在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纲领,历史事件的发生也总是同那种理论相不一致。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何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安然高踞王位直到去世,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

被群众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路易十六承受了路易十四违反条件的恶果,即便如此,为何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就产生这个后果呢?为何恰恰发生在路易十六身上呢?这种后果的成熟时间是多长?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具有这种理论的人不能说明,为什么那意志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者的手中,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频繁交接,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浦,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群众的意志这样迅速地由一个人移交给另一个人,而且还关系到国际关系、征服和结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不得不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并非群众意志的正常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域的政治手腕不同而不能分开的偶然事件。因而,这些历史事件——内战、革命、征服——并非群众意志自由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不正当的意志的转移结果,就是说,只是权力的篡夺。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是理论的例外情况。

一个植物学家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就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然长大的棕榈、蘑菇便被当成违反理论的东西。这些历史学家同样是这样。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那些条件是我们所不清楚的。他们认为,历史人物只不过执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才具有权力。

但是,照此论述,要是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在历史领域手中,而在各民族群众自己手中,那些历史人物还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这些历史学家会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意志;群众的活动由历史人物的活动所代表。

要是这样的话，就发生了下面的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照一些史学家的说法，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这样的话，拿破仑们、叶卡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中丑事，都是用来表现民族的生活，这显然是胡言乱语。又照一些所谓哲学史学家所考虑的，只有历史人物的某一方面的活动才是民族生活的表现，那么要断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哪些方面是表现民族生活的，首先得明确民族生活包括什么。

遇到这个障碍，这类史学家们便想出一些抽象观念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这些观念能够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事件，并且最模糊，难以了解，最笼统。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等是为几乎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普通的概念。他们一面将某种概念认定为人类活动的目的，一面考究着那些国王们、大臣们、将军们、著作家们、改革家们、教皇们、记者们的事迹、生平——他们留下的可供考证的东西最多，按照他们的看法，评论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这些抽象观念。但是、因为要想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文明是个人所不能完成的，又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教化者的关系建立在这一随便的假设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不同寻常之人，事实上成百万人迁移、烧房子、抛却农业、相互杀害同类的人们的行为，从不表述在那十多个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他们同类人的人们的记述中。

历史处处证明了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人民的骚动和东进能由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们和宠臣们的生活来表述吗？能由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和别人的经历来表征吗？

伊凡四世可怕的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1] 的书信往来能描

---

[1] 库尔布斯基（1528—1583）：俄国政治家，原是伊凡四世手下的宠臣，后逃亡立陶宛，写信给伊凡四世，斥责他的暴政。

述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

研究哥弗雷[1] 们、路易们和他们情妇们的生活能描绘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迁徙吗？我们依照难以理解那场只有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2]、没有目的、没有首领的自西而东的民族浪潮。历史上风云人物曾给十字军明确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而就在此时，这场运动令人费解地中止了。教皇们、国王们和武士们解放圣地的煽动不再让人们有所行动，因为先前推动他们的所不知道的原因已消失了。哥弗雷和行吟诗人们的历史显然不能概括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行吟诗人们的历史依然是哥弗雷和行吟诗人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目的仍旧是不清楚的。

各民族的生活在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中说明得更少。

文化史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改革家的兴趣、生活和思想。我们读到过，路德脾气暴躁，说过如此这般的话；卢梭疑心很重，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后，人们为什么相互仇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期间，人们为什么互相送上绞刑架。

要是我们将这两种历史综合起来——这是最新史学家所做的事，那么，我们仍然得不到各民族生活的历史，而只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

五

少数几个人和各民族的关系并未被发现，因此，各民族的生活并不能概括在少数几个人的生活中。有一种仅是未经历史经

① 哥弗雷：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领袖。
② 彼得是法国修道士，曾带领穷人队伍作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验证明的假论理论说，这种关系的根基是将群众意志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

群众意志总和移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对法理学的目的是重要的，它在法理学领域或许能说明许多东西。但是，应用到历史学中，一旦历史处于动荡时期，革命、征讨或内战爆发，这种理论丝毫不能解释什么。

群众的意志总和移交行为是不能证实，这种理论也仿佛是不能驳倒的。

无论什么事发生，也无论什么人站在事件前头，那个理论总可告诉你，这样那样一个人所以负起领导的责任，是因为集体意志移交给了他。

一个人见到一群牛移动，而不注意不同地区的不一样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赶，就将牛群所走方向归因于偶然走在前头的那头牛的引导。这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回答正如上面所述之人的回答。

“牛群所以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走在前头的那头牛的引导，所有别的牛的意志总和交给了那个牛群领袖。”这就是第一类史学家——那些承认无条件移交权力的人——的回答。

“要是领导牛群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那头牛所引导的方向不是牛群所择方向，全体牛的意志总和就由一个领导者移交给另一个领导者。”这便是那些设想群众总和意志在他们认为已确知的条件下移交给那些领导者的史学家们的答案。（这种考察方法常常发生以下情形：那个观察者以自己喜好的方向，将那些由于群众改变方向不再走前头，而走一边，甚至是后头的人当做领导者。）

“要是前头的牛不断地更换，整个牛群的方向不断变动，那是因为，为要达到既定方向，牛群将它们的意志移交给我们关注的那些牛。因而，要研究牛群的运动，我们应该观察在牛周围走动的所有引人注目的牛。”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

记者——是他们时代的表现的第三类史学家是这样说。

群众意志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仅是一种文字游戏——用另外一些词句复述那个问题。

历史的原因是什么？权力。权力实际上是什么？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总和。群众意志移交的条件是什么？在那个人表现全体群众的意志的条件下。就是说，权力是权力，换而言之，权力是一个名词，我们不了解它的意义。

如果人类知识所涉及的仅是抽象的思维活动，那么，把史学及法学对权力的论述加以批判后，人类便可说：权力只是一个名词，实际并不存在。但是，为了了解现象，人类除了抽象推理之外，还有一个用来检验思维结论的方法——实践。而经验让我们知道，权力不只是一个名词概念，更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要知道，权力这个概念对于叙述描绘人们的集体活动是必要的，而且，历史和对当时事件的观察证明了权力的实在性。

任何一件事件发生了，总有一个人出现，或者一伙人出现，那个事件如同由他们的意志所造成。拿破仑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到了墨西哥。[①] 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一声令下，于是一支军队冲向波希米亚。[②] 拿破仑的一道檄文，于是，一支军队长驱直入奔向俄国。亚历山大发布一道命令，于是，波旁王朝重临法兰西，事实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事件发生，那个事件发生总与发令的一个人或几个人有关。

史学家们沿旧的逻辑——承认神授人权，想从赋有权力的某人的意志表现上寻找事件的原因，但是，这种论断既不能用理性证明，亦不能为经验所证明。

一方面，深思熟虑表明，一个人的意志表现——他的话——

① 拿破仑三世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八六二—一八六七年法国参加对墨西哥的干涉，以失败告终。

② 指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

只是表现于一件事件中(例如一场战争或一项革命)的全过程的一部分所以,不假设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一种奇迹——就不能认定几句话可以是成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与之相反的另一面,就算我们认定几句话便导致事件发生,但是历史又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现在许多状况下不能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常不被执行,甚至出现与他们命令适之相反的事件。

不承认神干预人类事务,就不能把“权力”当做事件的原因。

从事实的观点看,权力仅存在于某个人的意志表现和另一些人对其意志的执行之间的关系。

要说明那种关系的状况,我们第一步是确定意志表现的概念,承认它是属于人,并非来自于神。

古代史告诉我们,如果神发布一道命令表现他的意志,那种意志的表现同时间并不相干,也不由任何事物而引发,因为神不受事件的影响。但命令——人们意志的表现——并不相同于它,应当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我们应当明确:(一)发生一切的状况:事件和发命令的人的行为的可能时间内的关联性、连续性,(二)命令者和执行者的无法避免的关系及其条件。

六

神的意志表现是不必依赖时间的,它可以影响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整串事件。神是不受任何事物影响和控制的,他才能由他独立的意志来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但人受事件影响,按一定时间行动,而且亲身投入事件。

明确了过去被忽略的条件——时间条件,我们能看到,没有前面一道命令使最后一道命令可以执行,则任何命令都执行不了。

自发出现的命令是不存在的，适用于一系列事件的命令也是不会有的；而每一道命令来自于另一道命令，而且只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而不是针对一系列的事件。

例如，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打仗，我们就将一系列连续的、互有联系的命令结合在一个同时表现的命令中。拿破仑不能下令征讨俄国，也不曾那样做过。他今天命令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成千上万的命令，这众多命令形成一系列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掌权的时候，曾发出有关进攻英国的命令，并且在此耗费的大量时间和力量，远胜于其他计划，可是他手握大权时从来没有急于去将它付诸实施，却攻入了他数次认为最好结成同盟的俄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前面那些命令对于一系列的事件不适合，而后面的一些命令是恰当的。

能够有被执行的条件，命令才能够被执行，但是，这是困难所在：分辨何种命令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不但在有数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征讨俄国的情况下极其困难，就是最简单的事件中也不可能。每种命令被执行时，同时总有大量未被执行的命令。没有被执行是因为都同事件没有联系。命令被执行的条件是：与往常的命令相关，同一系列事件相符。

我们观察有限，只看到数不清的命令中，只有与事件相直接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没有记起那些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命令。于是，这个不正确的观念发生了：一个命令引起了一个事件的发生。还有，在这方面的错误主要有：在历史书中，一系列无数的、不同的细小事件，例如引导法国军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结局被归纳为一个事件，这样，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为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认为，拿破仑要远征俄国，就进攻了。实际上，拿破仑的所有行动并未显示任何相似于这种意志的表现，只显示了众多

的、繁杂的、意图不明朗的命令，也可以说他的意志表现。拿破仑许多命令未被执行，而一八一二年战役的命令被执行了，并非这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不同之处，而是那一系列命令与使法军进入俄国的一连串事件相符；这就像镂花模板绘制各种各样的图形，并不是在哪一边或者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刻着的图形的各个面上都涂上了颜色。

通过考察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事件的原因不是命令，而两者间只是有着某种关系而已。

重新确立发命令的人亲自参与事件这个条件——所有并非神授而是源于人的命令所具有的、被忽略的条件——才能了解上面所说的关系。

名为权力之物便是发令者和受命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素是：

共同行动让人结成某个团体，虽然团体中为共同行动所树立的目标不一样，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总是恒常的。

这些人群结成的团体，相互之间存在如此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取得统一行动时，需要大多数人参与的部分人数多，需要少量人参与的部分人数少。

在为统一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军队是最典型、最清晰的范例。

每支军队都有低等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大部分；较高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人少于列兵，这样，随着级别渐升，人数更少，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指挥部。

军事组织形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比底部较小的截面；由此推论，总司令成为圆锥体的顶端。

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是士兵组成，人数最多。他们从不发命令，只从上级军事人员那里接受直接去刺、杀、烧、抢这些命令。军士们（数目少）行动少于士兵们，但他们也发命令，军官更

少行动，但是命令增加了。将军的任务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极少拿起武器。总司令只发布与全军行动有关的总命令，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具有共同行动的一切团体中，无论农业、商业和行政机关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而，用不着有意识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的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一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基层到最高层的职位，我们能得到这样一种规则，依照这种规则，统一行动中的人结成如下关系：指挥权随着亲身参加行动的人增多而减小，人数也越多；反之也正确无疑；就这样，从最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他参加行动最少，而发布命令最多。

权力这个概念的本质便是这种指挥者与被指挥者的关系。

重视时间条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时间条件下出现），我们得知，命令被执行是因为它同一系列相应事件相关连。重视发令者和受命者之间的关系的前提，我们得到，这种条件性质决定：发令者亲身投入事件最少，他们的活动都是发布命令。

七

每一个人对发生的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因为事件是由诸多人的集合行动产生的，这些表达出来的意见或想法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要不就基本实现了，当其中一个见解符合事件时，我们潜意识中，这个见解作为事前发出的命令同事件相联系。

一群人拖一根木头。每人都提出见解：怎样拖和经过哪条道路。他们将木头拖走了，事后证明，这件事是按其中一个人的建议做的。他发的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最初模型。

那个多用体力做事的人，便不会多考虑他所做的事，也不能思索集体行动所能促发的事，不能发布命令。那个多从事指挥的

人，由于他是动头脑，因此动身就少。当一个较大团体共同实现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投入共同行动的人、越多从事发令的人的级别就越明显。

独自工作的人总有一些意图想法，他用以引导了过去行动，辩护现在的行动，指导他计划未来的行动。

一个集体也是如此，那些不亲身投入行动的人得为他们的共同行动进行规划、辩护和引导。

因为某些理由，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砍头、互相绞死。于是，同那个事件相对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个事件正名说：这是必要的，这是为了法国利益，为了自由，平等。人们不再彼此杀害了，于是为这个事件辩解说：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如此，这是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残杀他们的同类，与它相随的是法国的荣誉、英国的卑劣等等理论。他们从历史知道，这些事件的辩言从未有任何统一的观念，是互不相容的。例如，他杀人是他有权力，在俄国杀人无数是让英国无颜面对各国。然而，这些辩解在那个时候却是意义非凡。

这些辩言想推卸那些肇事者的道德责任。这些一时之言只不过是清扫前面路轨的刷子，替那些人的道德责任清扫道路。这些辩言回答在研究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非常质朴的问题：数以百万人怎么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在，在这种复杂的欧洲政治、社会生活形式下，可能有什么不经过君王、大臣、国会、或报纸指示和命令的事件吗？有什么共同行动不能借口统一国家、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寻求文明的呢？因而，每一事件吻合某种愿望是不应惊异的，它必然得到辩护，表现为一个或几个人的意志的结果。

一只轮不管开向那个方向，它总能在前面辟开波浪。船客觉得，这些波浪的流动是独一能见着的运动。

只有分分秒秒都细看那波浪的运动，并将波浪的运动同船的运动作比较，我们才会清楚波浪的每一细微的运动都应归诸

船的运动。我们感觉不到自身的运动，才造成了错误。

要是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重新确立所发生的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视了历史人物和大众的必要关系，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样的情形。

波浪在船只向一个方向开动时有一个情形，船变换方向时，波浪也随之频繁变更。但是，无论它怎样转，波浪的运动总随着船的运动。

无论什么事情的发生，人们总会发现它是他们所预料的，合乎道理的事件。无论轮开向何处，那浪花老在它前面滚滚翻动，但是它不引导、增强它的运动，远望时，我们看到一种幻象，浪花不只自己移动，而且也引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研究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命令是它的同事件相联系的方式，由此而得出事件随命令而变化发生。但是，通过研究事件本身和所有人（包括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得出事件决定历史人物及他们的命令。这个论断不可驳辩的事实是，不论发生多少命令，要是没有其他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相反，无论事情发生，总能在众多人的似断不断的表现出的为数庞大的形形色色意志中，找到一些在含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形式同事件相关的意志表现。

讨论到此，我们就可以率直而口气坚定地为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作答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什么力量推动民族运动？

一、某一个人同别人的关系便是权力。在这种关系中，他亲身投入运动随着他对正在进行的共同行动作出的思考、预见和辩解的增加而减少

二、权力、智力活动和史学家们所设想的两者的结合并不引发民族运动，民族运动由所有参与它的人的活动引起，那些人如此协调结合：亲身投入事件最多的人所担责任最少；亲身投入最

少的人，负最重责任。

从无形思想方面看，权力促成了事件；从有形实体说，服从权力者便是原因。然而，物质实体活动是无形思想活动的前提，因此，事因并不在两者之内，而在它们的结合之中。

换而言之，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用原因的概念是无法阐述的。

剖析到最终，我们就达到无限循环——人类理智在每一思想领域所达到的最后限度，要是它不同它的主题捉迷藏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相吸，原子相斥。

说到热、电或原子的相互作用，我们说会发生这些作用的机理是什么是愚蠢的，我们说，这些现象的特征如此，这是它们的规律。历史事件也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发生？我们不清楚，我们知道的是，人们参加一个团体，结成一定团体，进行某种行动；我们说，人性如此，这是一种规律。

八

倘若历史是研究表象的，那么建立这样一个简洁易懂的规律就可以了，我们的讨论也就应该终止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对于吸引与排斥的规律，它丝毫未有感觉，因此那种规律是不正确的。但是历史的主宰者，却直言不讳地说：我是自由的，在那个法则中我是不受任何拘束的。

历史的进程每上一个阶梯，都可以感觉到有人类自由意志问题的存在。

所有潜心研究的历史学家们都很自然地遇到了这个问题。历史所有的矛盾和混乱，以及科学所遵循的错误指导，皆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或者说，我们可以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完全不受约束,那么整个历史即会变成一连串毫无关连的偶发事件了。

如果,在一千年间,一百万人中有一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也就是可以为所欲为,那他只要有一个举动违反规律,就会摧毁适用于全人类的任一规律的存在。

如果只有一个限制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无法存在,因为人类的意志活动要遵循于那个法则。

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矛盾,从远古时代就为顶尖的人类所思考,从那个时期起就有人阐述了它重大意义的所在。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无论以什么观点——神学、历史、道德、哲学,如果以人为对象来观察,我们都将发现人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循一种普遍性的必然规律,就像所存在的一切事物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来看他——因为我们已意识到的事物,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不依附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而且是与理智完全无关的自我认识的来源。人凭借理智审度自己,也只有凭借意识来认识自己。

如果不存在自我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智的的实践都是无从想像的。

要想了解、观察和有所断论,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个体的存在。一个人只有凭借他的意志,或者他有所意愿,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当人对构成他生命本质的意志有所认识时,他也只能认为它是自由的。

如果人在审度自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意志总是被同一规律所控制(他观察摄取食物的必要性或者头脑的运用,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于是,他把他的意志这一永恒不变的方向看作是一种管制,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所谓的管制。一个人认为他的意志受到管制,那正是因为他是自由的。

你说:我没有自由可言,但是我可以举起我的手,再把它放

下。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一不符合理性的答案是一种无可辩驳的自由的例证。

这个答案不在理智的意识表现的范围之内。

如果自由意识并非一个独立的自我认识的来源，那么，它是可以证明和检测的，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是无法想像的。

所有这些验证向世人证明，他，你为观察的对象，遵从某一些规律，人一旦对地球引力不渗透性规律有所认识，他就会遵从它，而且永远遵从。但是同样的验证又向他证明，他心灵深处所觉察到的那种彻底性的自由是决不存在，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以他的机体，他的脾性以及影响他的因素来决定的，但是人类总是抗拒这些验证的结束。

一个人根据验证得知一堆石头向下落，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盼望他所知道的那个法则会实现。

但是，当他坚定不移地明白他的意志正遵从于许多规律时，他却不肯而且不能相信。

虽然验证向世人证明，一个人在条件不变，性格不变的情况下，他前后所做出的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即使他第一千次从事那总是得到相同结果的行动的时候，他依然像先前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可以自由行动。任何人，无论是愚者还是智者，虽然验证无可辩驳地向他证明，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行动，但是他仍然认为，这种观念是不合理的（这种观念构成自由的本质），但没有它，他无从想像生活。他认为，尽管难以想像，仍旧是那样，因为没有自由的概念，他不但无法理解生活，而且他无法存活。

他所以无法存活，是因为人类求生的本能以及所付出的努力，不过是为自由添加的努力。富足与贫穷、荣耀与默默无闻、权力与屈从、强大与弱小、健康与疾病、智慧与无知、忙碌与闲暇、饱食与饥饿、正义与罪恶，都只是自由在程度上或高或低而已。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就只能看做是被剥夺生活权力的人。

如果理智觉得自由的观念是一种毫无意义所在的矛盾，就好似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了两种不同行动的可能性一样，或者好似一种没有原因的结果的可能性一样，那只能表明意识不归属理智范围。

这种不可破坏、不可否定的自由意识，不受经验或推理所控制，为所有思想家所认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觉得到，没有它就不可能产生关于自由意识的任何观念，这种意识组成问题的另一方面。

全能、好善、无所不知的上帝创造了人。从人类的自由意识中产生的罪恶的观念是什么呢？这是神学上讨论的问题。

人类的活动在统计学的总的确定性规律中得以表现。在社会中，人类的义务（这一观念也产生于自由的意识）是什么呢？这是法学上讨论的问题。

人类活动的产生是由于他的天性以及影响他的因素。良知是什么，从自由的意识中产生出来的是非认识是什么？这是伦理学上讨论的问题。

把人类的全部生活串联起来看，决定生活的规律为人类所遵从。但是以其他方法来看，人似乎是自由的。应该怎样审度各民族和人类的过去生活呢——你为人类自由活动的结果呢，还是你为受管制的活动的结果呢？这是历史学上讨论的问题。

当我们的时代发展到科技知识为大多数人所掌握，民族自信心最强时，印刷品的传播，使我们的社会摆脱愚昧，也正因此，意志自由的问题才被提到它本身不能存在的程度。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顶尖人物中，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滥竽充数的愚人，他们从事博物学家的工作，从问题的一个特征去考察，以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

没有灵魂和自由的存在，因为人一切行为表现产生于肌肉运动，而肌肉运动又受挫于神经系统的活动；灵魂和自由意识并

不存在，因为在无法确定的时代我们由猿猴进化而来，于是他们就这样演说、撰写、编辑成册，毋庸置疑，他们现在如此努力地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论证那个确定性规律，远在千年以前，不但为所有宗教和所有思想家所认可，而且从未被人推翻。他们不明白，自然科学对于这个问题并非是全能解答工具，它所能解释的也只是一个方面。因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理性和意志只是思想的产物，按照基本的法则，人或许是在那不可知的时代由低等动物逐级进化而来的，这个事实不过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证明了所有教派和哲学理论在千年以前就已认可的真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人服从于确定性的一连串法则，但它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相反的另一方面。

如果人是在那不可知的时代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这同他是在一定时期由泥土做成的，一样能够令人明白（前者不知道的是时间，后者不清楚起源）；比较生物学和动物学不能解决人类自由意识同确定性规律的问题，要知道，从一只青蛙、一只兔子和一只猿猴身上，我们只能看到筋肉的活动，而从人身上，还能看到意识。

那群自认为能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的博物学家和他们的信男信女们，就如这样一群灰泥匠：本来他们只粉刷教堂的一面墙，但是趁着监工离开了，一时兴起，将窗框、神像、脚手架、还未加扶壁的墙壁全粉刷了，他们兴奋得很，在这些灰泥匠看来，所有的都变得平滑明亮。

九

在探讨自由意志和确定性的问题上，历史不涉及人类自由意识的本质，只关系到这种意志在过去和确定条件下的表现，因而优于其他思想领域。

在探讨这种问题上,历史有异于别的科学,就如同实验科学不同于抽象科学。

在历史方面,人的意志本身并非是它的主题,我们关于它的表象才是。

因而,不像在神学、道德学和哲学方面,在历史领域,自由意志和确定性的矛盾统一所展现的无法解决的奥秘并不存在。历史研究人对生活的表象。这两种矛盾的统一已经在人类生活的表象中显现。

在现实中,每一历史事件、每一人类行动都被描述得非常清晰、确切,丝毫不存在矛盾的意味,虽然,每件事看起来有些是自由的,另一部分的被确定的。

为寻求自由和确定性怎样统一和它们本质是什么的答案,历史哲学能够且应该踏上一条与别的科学相背的道路。历史不应当先定义自由意志和确定性这两个观念,然后将生活的现象归入这两个定义之下,而应该从大量历史现象中导出自由和确定性这两个观念的定义,而那些现象应是同它们相联系的。

不管我们如何考察关于许多人或一个人的活动的表象,我们总将这种活动认定为部分人的自由意志和部分确定性法则的结合体。

不管我们所讲到的是民族的迁徙还是外族入侵,还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还是某一个人一小时前从几个方面中选出一个散步方向的行动,我们都看不出二者的矛盾之处。在我们看来,引导这些人的行动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限度是很明晰确定的。

在自由度的表象方面,常因我们看待现象时所持观点不同而因人而异;但是,永远有共同之处,人的每一行动,在我们的眼中,都是自由和确定性的统一。在我们所研究的每一行动中,我们能分出一定成分的自由和一定成分的确定性。而且一直是这样:在任何行动中自由越多,确定性越少;确定性越多,自由越少。

而且，所持观念的不同对研究行动时得出自由和确定性孰多孰少有影响，但是，两者的量总成反比例的关系。

一个掉到水里的人抓住另一个人，将他人也一同淹死了；或者，一个因为哺育婴儿而瘦弱不堪的母亲，偷了一些面包；或者，一个遵守命令的人，在服役时，遵照长官命令，杀死了一个不能自我保护的人，在清楚那些人所处境况的人看来，似乎罪过较小，因为自由比较少，确定性的条件较多；而在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了、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等等的人眼中，自由就比较多。同样，一个人二十年前杀过人，从那以后就无害地生活在社会中，他的罪过这时看来较小；在二十年后才考察他的行为的眼中，他的行为似乎更有确定性条件，而在他犯罪第二天来研究他行动的人眼中，他的行为比较自由。同样，一个神志不清的、醉酒的，或高度紧张的人的每一行动，在了解有此种行动的人精神状态的人眼中，似乎自由比较少，确定性比较多；而在不了解的人眼中，就似乎自由比较多，确定性比较少。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自由度的概念随着研究时所持的观点而增减，确定性的概念也随之或增或减。所以，确定性观念越大，自由的观念就越小，反过来也一样。

确定性和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宗教、人类常识、法理学的主题之一。

我们关于确定性和自由观念的增减，全部都基于下面三个标准：

一、完成行为的人与外界的关系；

二、他和时间的关系；

三、他和引起行动的原因的关系。

一、第一类标准是，我们不同程度地对人类与外界的关系有所认识，不同程度地明确了每个人在与他同时并存的一切事物的关系中所占的一定地位。由这类标准中可以看出，一个将要淹死的人没有一个站在干地上的人那么多自由，更多属于确定性；

还能看出,一个在人群聚集地与别人往来密切的人的行动,一个受家庭、职业约束的人的行动,自由度低于一个独自居住、寡朋少友的人的行动。

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他同周围一切的关系,仅观察了他一个人。要是我们注意了这些,要是我们将他同身边的任何事物的关系纳入考察——和他交谈的人、他阅读的书、他所取职业、甚至他周围的空气、照在他身上的光线的关系,我们会知道,每种东西都影响他,有的还支配着他行为的某些地方。于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影响越多,关于他自由度的观念就将随之减少,有关他遵循确定性的观念就越增加。

二、第二类标准是,人们不同程度地明了了人与世界在时间上的联系,不同程度地了解了那个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由这类标准能够看出,夏娃或亚当的堕落,显现不如现代人的婚姻自由。这样还能看到,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在时间上对我们有影响的人们的生活,无论衣、食、住、行,我觉得他们比现代人所能选择的更少。

在这一点上,对于自由和确定性的逐渐了解,决定于完成那件事的行动和我们评判它之间的时间差的大小。

要是我研究我在一分钟以前所结束的一个行动,它在同我现在环境几乎相同的环境下完成。我觉得我的那个行动是很自由的。但是,要是我考察我一个月前完成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不得不承认,那些行动不应当受以前行为结果的影响,还受对以后的计划所支配,如果没有那次行动,从现在这个行动所产生的众多良好的、圆满的、甚至是重要的结果也就不会存在了。要是我回忆更加久远的十年或更早以前的某次行动,那么,我将认识到我现在这次行动的结果更为显著,我也觉得很难假设,如果没有那次行动,会是什么一副什么后果。我回忆得越久远,或我对同一件事思考得越深,我就越发怀疑我的行动所谓的自由。

在历史上，对于自由意志在人类共同活动中的作用，我们能认识到同样观念的几何数。我们认识到，现代的每一事件都是某些全体人们的行动；但我们已认识到一个历史远古事件的确定的后果，在这之外，我们不能设想出任何其他的后果。我们研究的事件越远，我们愈加认识到那些事件不是由当时的人随意作出的。

我们认识到，普奥战争[1] 毋庸置疑是俾斯麦的狡诈和其他这样的事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虽然有些怀疑，但依旧认为拿破仑那些战争是风云人物的意志所产生的结果；然而，我们已确定了十字军事件的作用了，要是没有发生这个事件，我们很难猜测欧洲的近代面貌，但在十字军的编年史学家的观念中，这个事件仍是某些人意志的后果。关于各氏族迁徙的论断中，今天没有人认为阿提拉[2] 的胡作非为造成了欧洲的复兴。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对象越远，造成那些事件的人的自由意志就更加值得怀疑，确定性的规律也就越明显。

三、第三类标准是，我们对没有尽头的因果关系的了解程度，这是理性的必然要求。在一连串因果关系的中，我们所清楚的每一个作为以往现象结果和以后现象原因的现象，应当有它确立了的位置。

依照这类标准，一方面我们对那些经验及实践得来的人类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规律知道得越详细，我们对行为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前因认识得越准确；另一方面，我们所考察的行为越简单，我们所考察的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及他的行为越简单，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就更加自由，就越不是确定的。

---

① 指一八六六的奥普战争，当时托尔斯泰正在写这部小说。

② 阿提拉（406—453）：匈奴部族首领，曾征服东罗马帝国，蹂躏欧洲大片土地。

当我们一点不明了某个行动的前因时，不管它是恶行还是善行，或者可能是一种不能定论的行为，我们将认为这种行为的自由度最大。要是恶行，我们就迫切要求惩诫它；如果是善行，我们就高度地赞美它。如果是不能说是善是恶的行为，我们就认定它是有创造性独特性和自由的行为。然而，我们如果了解许多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了解它的某种确定性，也就不会非常急于惩恶扬善了，对好像是首创的行为也会认为并不是那样自由了。一个罪犯是在坏人中成长的，就会让人觉得他的恶行并不如此严重。父母亲为子女的牺牲，可能得到赞美的行为，比没有原因的自我牺牲更容易了解，因此，似乎不那么值得怜悯，自由度较少。教派或团体的创建者，我们要是清楚他的活动是如何准备、用什么准备，那么就不会那么博得大家的惊叹了。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研究不断在人类的行为中寻求前因后果的联系，那么，我们越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行为的确定性，他们行为的不自由。如果我们研究简单的行为，并且有许多那类行为供考察，我们就会加强对那些行动的确定性观念。一个不诚实的父亲的儿子的说谎行为，一个在坏人中的女人的令人不齿的行为，一个爱喝酒的人的醉酒等等，我们越清楚这些行为的前因，就越发觉这些行动的确定性。要是我们研究一个智商低的人的行为，比如，研究一个小孩、一个疯子、一个呆子的行为，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行为的原因和性格与智力的低下，我们会认出确定性的成分很大，自由意志成分很小，进而我们如果确切掌握那行为的前因，我们就可以预测它的结局。

所有法律所认同的无责任能力和减刑的情况，完全依据这三个标准。责任的大小，部分决定于我们对受审查的人所处环境的了解有多少，部分决定于完成那行为和进行审查相距多长时间，部分决定于我们对行为的前因了解的程度。

十

因而，我们认识到的自由意志和确定性的关系，随着人同外界的联系大小，随着时间距离的长短，随着对原因的了解多少（我们由这些原因研究一个人的行为），而逐渐减少或增加。

这样，如果我们研究的人是这种情形：他同外界最为人所熟知，评判他这个行为同他完成它的时间是足够长，行为的原因是最易明白的，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大的确定性和最小的自由的观念。如果我们研究的一个人，与外界条件的联系最少，他结束行为的时间离现在很近，他的行为原因我们很难了解，那么，我们就获得最小的确定性和最大的自由的观念。

然而，不管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不论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标准，不管我们如何弄明白人同外界之间的联系，或者不管我们怎样认识到那关系没法弄懂，不管将时期怎样延长或减短，不管我们觉得原因是否可知，我们都找不到完全的自由或完全的确定性。

一、不管我们如何设想外界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的轻微，我们都不能得到在空间上自由的概念。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必然受到自己身体的影响和他周围事物的支配。我举起手，随后放下。我觉得我的动作是自由的；但是，我能否朝所有的方向挥动我的手呢？然而却是，我是朝着动作最不受四周事物和我自己身体构成阻挡的方向挥动手的。想要自己的行为自由，就得让我的行动不会碰上什么障碍。如果假设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就得设想他不在空间中，这显而易见是个荒唐的想法。

二、不管我们让评判的时间多么逼近行为的时间，我们依旧不能得到时刻上的自由概念。要知道，假设我研究一秒钟前完成的一个动作，我依然认定那动作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同完成它的

那时刻是不能相剥离的。我能够挥手吗？我挥了手；然而我能在已经消失的那刻不挥手吗？要让自己确定这点，我在下一刻不挥手。但是，我并不是在向我自己提关于自由的问题的那一刻不挥手，时间已经消失，我是不能留住它的，而且，我这时不挥的手已不同于那时我挥过的手，我挥手时的空气并非现在围绕我的空气了。完成第一个动作的时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那个时刻我也仅能做一个动作，不管我做什么动作，那个动作只能是惟一的一个。我能挥手并不能由那时刻我不举胳膊证明。要知道，在那时刻我只能有惟一动作，它不可能是别的动作。要将它想成自由的，就必须设想现在的、过去的和将来的它是同一个它，必须舍弃时间因素，就是说，超越于时间之外的它，这是不可能的。

三、不管了解前因是多么困难，我们都得不出完全自由（即，原因不存在）的概念。即使我们对自己的或别人的任何行为中的意志表现的前因的了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人的理智天性是假设和寻根究底。任何现象人都不能想像从虚无中来，无中生有。我挥手的动作无任何前因，没有前因便是我的动作的前因。

后退一步，即使假设一个全然不受任何制约的人，只研究他此刻这一刹那间的行为。假设他的这行为没有任何前因，假设确定性的剩余几乎没有，我们也得不出人有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同任何事物没有联系、脱离时间以外，毫无缘由的生物，应该不叫是人。

同样，一个人的行为全然没有丝毫自由，完全受制于确定性的规律也不是我们所能假想的。

一、正像空间的广袤无垠一样，人所处的空间条件数目也是数不尽的，因而我们增加这种无穷无尽的知识的行动是不会终止的。因此，既然不能找到一切条件，不能确定人所受的所有影响，那便不会有全然的确定性，也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

二、不管我们如何延长我们研究的现象和断定那现象之间的间隔，这个间隔是有限的，时间却是无限的，因而，在这方面也

不会有全然的确定性。

三、不管行为的前因这链条是如何易于被认识，我们都不能认识全部链节，要知道，它是没有尽头的，因而，我们还是永不能得出全然的确定性。

但是，还有，就算认定剩余的意志自由小得几乎没有，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一个怀着的胎儿，或者一个白痴，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存在的，要是如此，我们就将那个人的观念也破坏了。因为自由意志是人区别于其他事件的特征。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服从确定性规律，没有丝毫意志自由，这种想法正如一个人完全自由的观点一样，是不存在的。

因而，要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完全遵从确定性规律，无任何意志自由，我们就得假设有无数数量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间隔和无限多的原因，都一清二楚。

要认为一个人完全自由，不服从确定性的法则，我们就得设想他是一个超脱空间、时间，摆脱一切前因的人。

在第一种情况下，假设没有自由的确定性是存在的，确定性规律的概念内容将由那个确定性自身得出，也就是得到一种无实质的单纯的形式。

第二种情况下，要是没有确定性的自由是存在的，我们就达到一种超脱时空的和摆脱因果的无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本身是无条件、无限制的，无影无形，也就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单纯的内容。

简而言之，我们达到构成人类全部世界观的两条总则——未知的本质和辨明本质的规律。

理智说：一、空间及物质（空间显现它自己的各种形式）是无限的，不然是难以想像的。二、时间是流逝不停的没有终止的运动，不然是难以想像的。三、因果关系无始无终。

意识说：一、惟我，万物即我，我即万物；因此，我包括空间。二、时间于我只一刻、我存在于所谓时间一瞬间，时间于我是静

态永恒;因而,我是超然于时间。三、静止、惟我,万物即我,因而我是解脱在因果之外的。

理智表达至确定性规律,意识表达意志自由的本质。

不受局限的自由是人类意识中的生活本质。无实质的确定性是三种类型的人类理智。

自由是考察的对象,确定是考察的途径。自由是实质,确定是形式。

要是将两种认知的源泉分离——它们的关系是形式和实质,便得到独立的、相矛盾的和不能理解的自由和确定性的定义。

而人类生活的确切观念来自它们的融合。

没有这互为规定的形式和实质的融合的两个观念,不能想像任何生活。

我们知道的所有人类生活,仅是自由和确定的某种融合关系,即意识和理智规律的关系。

我们知道的所有自然物,不外乎自然力和确定性的一定关系,或生活的本质和理智规律的一定关系。

自然的生命力外在于我们,不为我们所了解,我们称之为引力、斥力、电力、畜力,等等;但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力——自由。

但是,正如人人能觉察到,而其本身却神秘的引力一样,我们对它的遵循的确定性规律了解多少(从所有物体有重力这个常识,到牛顿定律),我们就对它了解多少;同样,人人能觉察到,而其本身却神秘的自由意志力,我们对它所遵循的确定性规律(从人要死亡的事实到最复杂的经济规律或历史规律的知识),我们就了解它多少。

所有知识只是生活的实质的理性规律的表述而已。

人的自由意志不同于其他一切力量,人是清楚自由意志的力量的;然而,从理智而言,它与其他的任何力量不同。引力、电力、化学亲和力,彼此之间的不同,只在于理智对它们做了不一

样的分析。同样，在理性而言，人的自由意志力同别的自然力的不一样，仅在于理智对它做的分析。自由离开确定性，也就是，离开规定它的理智规律，就相同于引力、热力、植物生长力。对理智而言，自由仅是瞬间，不能确定的生命的感觉。

就像神秘的推动天体的力的本质，无法把握的热力、电力或化学亲和力，或生命力的本质，形成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的内容一样，历史学是由自由意志力的本质形式。但是，正像每种学科探讨的对象是难以确定的生活本质的表象，而这本质的本身只能由形而上学探讨一样，历史探讨人的自由意志在时空中和因果关系中的表象；而由形而上学研究自由意志本身。

在经验学科中，已知的事物我们称之为确定性规律；未知的事物叫生命力。生命力不外是对我们所认识到的生活实质以外的未知部分的一种称呼。

历史中也如此：我们将已认识的事物称为确定性规律；就历史而言，自由意志只是对我们已了解的人类生活规律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称呼。

十　一

历史对人的自由意志与外部世界相关联的表现的研究借助于时间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用理智的规律来阐述这种自由，因而历史成为科学的条件是：用这些规律阐述自由意志。

如果历史学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能制约历史事件上的力量，也即是不遵循规律的东西，正像天文学承认天体运行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样。

承认这一点，规律将会消失，也就是说，任何知识将不会有。要是有一个天体自由运行，那么凯普勒和牛顿的定律是不会有

的，所有天体运行的概念也不再存在。要是有一种人自由行动，那么，任何历史规律，所有历史事件的概念，都会消失。

对历史而言，人类意志有少许运行轨迹，有一端藏在未知世界中，而在另一端，一种现在的人的自由意志在时空中和因果关系中活动着。

这种活动的领域在我们面前展现得越宽阔，这个活动的规律就越确切。历史的主题是发现和解释那些规律。

现代史论用它现在看待其探讨对象的观念，并按照它现在所遵循的方法在人的自由意志中寻找现象的前因，现代史的规律的阐明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我们不管怎样缩小人类自由意志的作用，只要认为它是一种不遵循规律的力量，规律就不会存在。

只有无限缩小这种自由意志，就是说，将它看做无限小的数量，我们才相信原因的秘密性，于是，历史不再去探求前因，而是将发现规律当做它的主题。

古人早就有探求这些规律的行为，历史应该吸收新的思想理论，并且同时抛却那种不断把现象的原因分析了又分析的旧历史方法。

一切人类科学踏上这条道路。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达到无限小时，便舍弃了解析的过程，开始了总和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里程。数学放弃了因果的观念而寻求规律，也即寻找所有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性。

别的科学形式虽有不同却也循着同样的想法进行。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时，他没有说，太阳或地球有种吸引的性质；他说，无论大小，所有物体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换而言之，他抛开物体运动原因的问题，来阐述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共同的性质。各门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他们舍弃原因问题来寻找规律。历史也应如此。假如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全人类的活动，而不是描述个人生活中的情景，那么，它也应抛弃原因的

观念来寻找那些不等、相联系、无穷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有的规律。

十　二

自从哥白尼体系被提出和验证后，只是承认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一现象，就能够推翻古人的全部宇宙观。驳倒哥白尼体系，就能保持天体运动的旧思想，但是，不驳倒它，便好像托勒美①的天地说的研究不能继续。但是，就是在提出哥白尼体系后，还有许多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着托勒美的天动说。

当有人提出和论证，出生率和犯罪率遵循数学规律，一定的地球环境和政治经济因素决定着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比例关系影响着民族迁徙，此后，古代史论所根据的基础就从最低层被摧毁了。

驳倒这些新观念，便可以保持古代史论的旧观念；但是，不驳倒它们，将历史事件当做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来考察，好像不可能。因为，如果某些地理的、人种的或经济的条件能造成建立某种管理形式，或某一民族迁徙，那么，原来认为建立管理形式或发动民族迁徙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便不再能认作是原因了。

然而，旧的历史仍被人们研究着。同样，完全违反它的原理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语言学和地质学的规律也被人探讨着。

新旧观念在形而上学中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斗争。神学支持旧观念，责备新观念破坏了主的启示。但是，当真理获得胜利之时，神学依旧牢牢树立在新的基础上。

在当代，新旧历史观念同样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神

---

① 托勒美：古希腊天文学家，首创天动说。

学同样支持旧观念，指责新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从两方面唤起炽热的情感，磨灭真理。一方面，为丧失若干世纪建起的整个大厦而感到惊惧和痛恨，另一方面是要求被破坏的激情。

在反对新树起的形而上学的真理的人们观念中，要是他们承认那种真理，就会摧毁他们对上帝、对创造宇宙万物、对嫩的儿子约书亚的全能所具有的信仰。在保卫哥白尼和牛顿的定律的人们看来，例如在伏尔泰看来，似乎天文学的规律摧毁了宗教，于是，万有引力定律成了他反对宗教的兵器。

就如现在的情况，仿佛一承认确定性规律，就会破坏了灵魂的概念，善恶的概念，以及因这些概念而建立的一切国家和教会的机构。

就像当年的伏尔泰一般，现在，确定性规律的自愿保卫者用确定性规律当做反对宗教的长矛；然而，正如哥白尼在天文学方面的定律一样，历史的确定性规律非但没有毁灭政府和教会所依赖的基础，反而巩固了那个基础。

现在的历史问题恰似当年的问题，所有见解的不同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一种绝对的标准作为现象的尺度。在天文学上是地球的中心性；在历史上是人性的独立性——自由意志。

正如在天文学上，承认地球运行的难处在于放弃地面静止而行星运动的感觉；在历史上，认定人遵循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规律的难处在于，否定自己人性的独立性。但是，在天文学方面，新观念说道："虽然我们觉察不了地动，但是，认为它不动，我们就会得到荒唐的结论，认为它动，我们就有了规律。"在历史方面，新观念说："虽然我们感觉不到受控性，但是，承认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就要得出荒谬的结论、承认我们依赖外界、依赖时空、依赖因果，我们就有了规律。"

在前者，要否定空间静止的感觉，并承认我们感觉不出运

动;在目前情况中,要否认被认识的完全自由,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到的受控性。